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一・經部・書類

尚書微一卷 〔清〕劉光蕡撰……一
尚書駢枝一卷 〔清〕孫詒讓撰……三一
尚書古文疏證辨正一卷 〔清〕皮錫瑞撰……四五
今文尚書考證三十卷 〔清〕皮錫瑞撰……八五
尚書箋三十卷 王闓運撰……二七三
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 王先謙撰……四二七

2E73/04

西伯戡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篇及微子牧誓等篇言紂惡不過酗酒聽婦言廢祀所用匪人而已是紂惡亦臣下爲之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非故爲紂出脫也故君權不能不公於人先能公於進退人才則天子亦可世及在位無長惡逢惡之人雖桀紂之惡不能遍及天下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先王以德陳爲法後人以法敗厥德一代之亡德亡而法不虛行也自古至今莫不皆然

惟綱紀不立法令不行姦人作惡公然無忌所以大小皆好作惡而不爲善卿士亦相效爲之朝廷之賞罰不行人何憚而不爲惡也故治天下非難公道明天下治矣

小大指草野之民卿士則朝廷之官也治法之壞當

由上而下微子乃先言民後言卿士者蓋殷紂之亂
乃風俗壞也學校無教化卽鄉里無風俗鄉里無風
俗卽朝廷無人才否泰之機伏於復姤風俗壞而天
下亂必然之理也
小民方興相爲敵讐
小民相爲敵讐朝無綱紀善惡不分小民惟力是競
天下安有不亂凡國之亡皆無法以治其民也
父師若曰
蔡傳及僞孔傳謂父師爲箕子書古微謂爲抱祭器
之太師少師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因循是廢弛之始廢弛是因循之極因循未嘗廢事
也因襲循行視爲具文不加整頓而一事不可舉矣
召敵讐不怠
召敵讐不怠所作皆亡國之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
而夷然不顧且嘗然罔覺而爲惡則惟日不足故曰
不怠也
我罔爲臣僕我舊云刻子我不顧行遯
此篇父師似宜從孔傳我罔爲臣僕我舊云刻子及
我不顧行遯皆自矢之詞箕子不臣周而遯於朝鮮

固自踐其言矣
牧誓國語有敎牧野事之日月者最詳宜閱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
夫長百夫長
以君之尊誓師及百夫長惟君臣之閒儀文簡易情
無隔閡所以人皆奮勉戰無不勝也
及庸蜀羌髳
庸蜀羌髳後世以爲夷蠻武王率以伐紂是紂不如
夷蠻而夷狄可進於中國也守迂儒之說則武王率
夷蠻以亂中國矣

經文言治兵皆是修利器械易所謂除戎器傳所謂
蒐軍實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牧誓數紂之惡不過聽婦言親小人而已女子小人
乃能使人君陷於大惡以致殺身亡國可畏哉
不迓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哉夫子
誓師斤斤於步伐之止齊可知練兵以整齊爲第一
義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
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後世以天下私其子孫者欲子孫常奉祖宗之祀而
能厚其兄弟也乃傳子之局甫開爭之者即爲吾子
於是欲以天下私其子必並子之賢否不論而爲立
嫡之法乃可以息爭以至於桀而夏之局終矣湯以
兵起傳子之法不能易也乃略變通之加之以及兄
弟可無爭矣而傳嫡之法自若也且天子世及諸侯
亦必世及天子不能世世皆賢大臣亦不能世世皆
賢也而世家之禍興盤庚是也嫡子皆可有天下而
爲嫡之變起高宗肜日是也嫡則雖以紂之惡而爲
君非嫡雖以微子之賢而出遯比干死箕子遯犧牲

被竊祖宗早已不祀商之局終而武王又以兵起矣
假使傳子之局仍可傳賢微子箕子比干之賢皆能
有國而商祖宗之祀自可緜緜不絕故牧誓數紂之
惡特言昏棄厥祀昏棄王父母兄弟見宗廟之享子
孫之保不必遺以天下而能然而子孫之不肖且以
天下之富有不能供祭祀收兄弟者傳天下者可以
恍然矣

洪範（洪範發明人參天地之理語最精深 黃石齋之註最佳書古微用之宜閱）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九疇乃禹演其數而箕子繫詞也禹治水爲順水之
性以奠水土何關於金木火三行而爲不汨五行且
五行不汨何以彝倫攸斁可知鯀之汨陳非僅在墮
水也是時天欲開文明之治大變洪荒之俗五行皆
思大獻其菁英鯀不順而導之而欲力爲堙之鮮食
不欲易爲粒食羽皮不欲易爲絲麻營窟檀巢不欲
易爲棟宇舟車四載不屑乘而懋遷有無不屑爲甚
且如荆梁如蠻夷宜擯之化外謂益稷爲亂政宜錮
之終身雖天時人事日啟新機稱神明之才子誕生

其家能平成之聖人升聞於帝而亦悍然不顧持其
偏執之見以與舉世爭以荒陋爲純樸而嘗文明爲
奇淫也故曰方命圮族方命圮族斁彝倫之實汨陳
五行堙洪水其一也治水以堙爲主上古法也金木
水火土之治視此矣舜陶漁堯以陶爲號垂竹矢禹
鑄鼎益掌火蓋皆新法鯀皆不用故曰方命曰圮族
也禹乃嗣興不言禹之所爲舉鯀之所堙者而爲之
通迎天地之新機而大啟之洪水以此治彝倫以此
敘矣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西人以氣火水土爲四行謂金木非原質詆中國用
金木遺氣之非不知中國以有形而行於世者言之
故五行之行亦有作形者氣則耳目不能見謂之無
形中國以理氣並言謂萬物稟天地之理爲性稟天
地之氣爲形其視氣較西人爲重西人以金非原質
不敘於五行水土亦非原質何獨列於四行中也
二五事一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
洪範五行傳以休咎配五事事而求其應物物而
求其合其徵驗多有穿鑿附會然天人合一之理則
甚精微夫所謂天者積氣而已而中有理焉以爲之
主宰氣形爲萬物而人爲之主宰由物變以推人事
即事由氣化以推其理此理非妄則物變必非無關
於人事而特不必銖兩胥符也去其拘泥之占而存
其傳傳必孔門微言人君時時以此自檢則顧視明
命之實而懍帝天之鑒者無稍或疏矣
五行萬物也五事人也人主萬物而八政以綱紀之
乃有世道五紀世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曰師當以爲師友之師上古以兵爲刑之大者統
於司寇司寇列於第六第八之師不得復爲兵也
禹以司空爲百揆而讓稷契皋陶稷爲農官一曰食
也契爲司徒五曰司徒也皋陶爲士六曰司寇也此
處次序與唐虞亦合龔定菴分此爲三世一曰食二
曰貨三曰祀萬物萌生人各自謀其生爲洪荒之世
春秋所謂據亂世也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制作漸備政刑斯起爲文明之世春秋所謂昇平世
也七曰賓八曰師制作大備教化大行人人有士君
子之行不待法制禁令而人以德相與爲大同之世
春秋所謂太平世也其見甚是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封建之世貴胄躡位而英俊沈抑卽虐煢獨也巡狩
之典不舉黜陟之法不行諸侯放恣而天子無如之
何卽畏高明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庶民有善天子何以知之如是之詳政卽是教路寢

卽是學校天子卽是師以君知民實以師知其弟子也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拔人之有能有爲旣不指在位之人則此亦是指庶民以下文厲言庶民也則旣富方穀當指君所錫之福不必指官祿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用無德之人卽爲君之咎人君以安民爲職民之不安皆其用人之不當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義爲心之制道爲心之理路則施於事爲之迹也凡古人歌詠其變換就韻非趁韻也皆有意義皇極之道君當先建之而民自會歸也則每上句皆是戒人君下句乃是言庶民之遵遵卽是會歸無偏陂等卽是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舊解皇爲大極爲中按此解皆解其意非皇本訓大極訓中也皇是天極是理本天理以爲天下不可易之法故曰皇極訓爲大中卽洪範之謂也洪大也範卽範之於中也皇極之敷言謂本天理以敷陳其詞也是彝是訓勉人君之詞謂人君當以是布爲常法當以是垂爲大訓也于如于予治之于于爲也助也謂助上帝以訓民也此數句勉君敷皇極之訓下則勸庶民遵皇極之訓而終以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以天理爲政教爲代天者之貴而民自會歸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仍戒人君天子作民父母天子當先以皇極率民也天子以皇極率民而民自歸往故曰以爲天下王天下歸往之謂王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黃石齋洪範講義以此爲九五福六極之數言惟辟能爲天下造福惟辟能爲天下降罰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庚子之亂非權自庶民出也拳匪當威而二三大臣福之則仍臣之有作福也其與洋人搆禍則以欲廢皇上之故爲玉食計也與庶人何涉拳匪非庶人乃

惡人也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六經人民並用處皆人指在位者民指庶人此處解
宜用蔡傳民用僭忒卽夫子所謂庶人之議庶人應
受治於上上之所爲不足以服民心民皆起而非議
之其議雖正然天下之公是非不明於朝廷僅存於
庶人之口以下議上不得不謂之僭人人議之必不
能盡歸於正則又忒矣臣之作福作威皆所以爲一
身竊玉食也而遂壞天下之風俗而使之亂故天下
歸往之謂王威福之權必操之協於皇極之王者而
之則大公無私事之可否不難決矣然後參之卜筮

天下始定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古者以神道設教卽以天統人事之意卜筮其一也
古者用卜筮皆於廟內皆以人主之誠通天祖之靈
爽於冥漠之中非盡乞靈於枯骨敗草也商俗又尚
鬼蓋皆上古之遺風巫咸巫賢世父王家筮字從巫
二字亦時通用重卜筮爲古舊俗自商已漸輕矣故
下文卜筮以人爲主重民義也擇建立卜筮人臨時
始擇其人而建立之蓋擇有道德而精純之精神能
與天通者建立之其人當爲大臣如巫咸巫賢之流
而誕妄小術不能側於其間以惑人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三占從二今西國議院以與議多寡定從違卽此意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
彊子孫其逢吉
汝者君也君所有之事皆庶人之事君謀定於上卿
士奉行於下君謀未定卿士無所稟承故大疑專屬
於君也庶人事之所由起卿士事之所由行謀皆及
之則大公無私事之可否不難決矣然後參之卜筮

以神道靜人心也庶人爲事之所由起故堯之師錫
舜之明目達聰盤庚之命眾至廷太王之屬耆老文
王之交國人以及周官外朝春秋衞文以國讓父兄
朝眾晉作爰田州兵陳懷公問與楚與吳皆謀及庶
人之證自秦以後天子獨斷於上謀且有不及卿士
者而庶人則決非謀之所能及矣是之謂大同君民
同心天人協應故爲大同自無不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然則國家有事君臣與民之議論固可鼎足而三君

以位尊民以衆勝卿士則在位與衆之閒今西國議院以君從其議者準若干人其法與此同而彼不決之神不如中法之詳密無弊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事不僭祀事國內一切興作用人皆是龜從筮逆則君有專制一國之權而不及於境外故作內吉也

若筮從龜逆則雖人君從之亦不能用於國內如晉立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立之而卒爲凶所謂筮短龜長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以雨爲木暘爲金此說本洪範五行傳籠意庶徵分之五兆亦以雨霽蒙驛克爲次雨卽水暘與霽同則火也雨暘爲水火燠寒不能不爲金木而風自然爲土此當以書文爲詮釋也五行傳乃以雨爲木暘爲金燠爲火寒爲水風爲土以配貌言視聽思而與本書所敘五行不合蓋天地之氣陰陽兩端而已由二而三爲水火土由三而五無以肖之參以金木金木行於天地閒不如水火土之多且要吾聖人非不知

也特以氣著之質終必爲土而由氣以之土則先分爲火爲水水陰之象也火陽之象也陰陽之氣不能遽爲水火則取金木以參之金取天行之健氣之凝爲元質而至精者也木爲土之所生而土爲木化者爲多故八卦以乾爲天爲金而洪範以風爲土八卦則巽爲風爲木也西人嘗吾中國五行之說而以水火氣土爲四行其說卽乾坤坎離之說乃吾中國道家爐火之術本出於周易而反以傲吾中國則妄矣氣天也土地也水火爲天地之用金木其始也地之氣遇金寒而爲水天之氣著木燠而爲火其實仍爲

二氣水火之行金木則特肰其行中之始耳金爲水之始木爲火之始至於貌之爲木者氣之上現也言之爲金者氣之外宣也皆依稀仿髣取之而非可拘爲定論然以一身之氣擬天地之氣則理無不同故可以雨爲木暘爲金而燠寒爲水火要之參金木於水火土之閒以肰氣行之次序而非謂金木之用足配水火土也

說文心字下註土藏也博士以爲火臟五經異義云今文尚書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

二家之說惟腎水同餘皆絕異有形之五臟其應五行也尙無定說況五事爲人身之動其應五行可拘爲一定乎然據古文家以心爲土臟五行以土居終五事以思居終而庶徵以風居終而皆爲土其以肅爲水乂爲火哲爲木謀爲金殆古文家之說乎今醫書言五臟皆從今文家說淇範五事庶徵之配五行其殆出於上古未經夫子之改定與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人在氣變之中雨暘寒燠風皆爲氣之鼓動謂盡無豫於人事者非必謂事事之感召悉符亦非也故五

行之恆不能盡一歲皆然五者之時不能以一日爲期故歲月日之省非省其極與無而省其時與否也惟八政獨無敷言則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又可疑黃氏以臣無有作福作威等語爲五福六極敷言則無偏無陂六項及會歸兩項當爲八政敷言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上之王省惟歲王卽天子則卽天也天以日月爲用恆星爲體日月之行以恆星紀其度之遲縮卿士師尹之行以庶民驗其情之向背月之從星必從星之所好可無疑已日月之行不悖乎星之躔度而天道得卿士師尹不逆乎庶民之性情卽王道行矣故此不言王者之政王者之政

卽卿士師尹之行也

總論

九疇以皇極爲主前四疇由氣化而人事有人事卽有政事政所以綱紀人事實法天道以治人則前四疇爲由天而人也後四疇由德性而行事行無所疑天道在人而嚮福行其所疑人違天道而殛威故後四疇爲由人而天也皇極居中主世界以成治化故洪範爲王者治世之大法其理出於天故曰天錫也

黃石齋以王省惟歲以下至則以風雨爲四五紀之敷言五事下有貌曰恭

等語惟八政五紀僅舉其目不贅一詞故以王省惟歲等語爲五紀敷言則無偏無陂六項及會歸兩項當爲八政敷言又可疑黃氏以臣無有作福作威等語爲五福六極敷言按五行下有水曰潤下敷言

無偏無陂食之政當公利於民不可偏頗也無有作好貨之政當防其奇淫以縱欲也無有作惡祀之政當矢其寅清不可畏惡而生諂也無偏無黨司空奠民居當度地以容之不可有偏多偏少也無黨無偏司徒復民性當明道以教之不可或黨此黨彼也無反無側司寇之兵刑皆爲反側而設無則司寇之職

修也會即朝會之會天下以賓禮相接也歸即民歸于德之歸所謂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太平大同之象也此說若近附會牽強然八疇有敷言而八政一疇獨無理不可解今割此數語隸之似適符合或亦黃氏之所許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後世史家以事紀年本此此句當著眼下周公冊祝之詞皆從此出見天下初定武王斷不可死也二公不

欲卜徒問疾之吉凶也周公以爲徒戚先王者不請命於天而徒問疾之吉凶疾本凶危卜之先王是以武王凶危之疾戚先王而無益於武王之疾也故以爲未可以爲必祈三王請命於天乃可卜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公乃自以爲功公知三王之意欲以己代武王故以己之不能代武質告先王使三王爲天下之民請命於天故不禱之廟中而爲三壇以禱也史記訓功爲質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逸周書有武王有疾以位讓周公事武周聖人兄弟之間相信必深是武王知周公之聖薦之於天祖而天祖已默許之故此周公由三王以請命於天以爲天下初定須有神武之君臨於其上方能鎮懾無事非已之仁柔所能勝任也冊祝之詞語皆實情故精誠所感天爲之動而武王之疾果瘳也若爾三王以下至不能事鬼神皆擬三王之意言之謂三王以周公爲賢於武王而欲使代任其責也丕讀作不經書

中甚多故史遷訓作負謂三王以武王不能治安天下爲負子之責於天也蓋勘亂之才武王優於周公而制治之才周公實優於武王武王不若周公則武王爲負矣家人父子之閒豈容僞謙故周公直推三王之意無所諱飾所謂公乃自以爲功爲質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史記作予巧能多材藝能事鬼神不是死而事是生

而能奉祭祀卽是能事鬼神若作死而事奉祀鬼神於地下天上此後世殉葬之說所自起最害理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設爲廟祀且不許墓祭而謂鬼神取其子孫仁順材藝之生魂以事已於地下天上乎周公而出此言何爲知鬼神之情狀何用廟祀故以此坊民後世猶有用生人殉葬者周公自謂巧能材藝代武王死以事鬼神之說萬不可從旣已死矣又有何事而須巧能材藝以爲之耶

此數句之解從若爾三王句一氣貫下謂三王以武王能定天下不能安天下故欲以旦易之謂旦巧能

多材藝能事鬼神能事鬼神者謂治天下安宗廟爲神民主也乃元孫不若旦多材藝不能事鬼神不能治天下安宗廟爲神民主卽上文所謂負子之責於天也此皆揆先王之意言之謂先王見爲如此故令武王遘虐疾而不爲之請命於天也不知武王之巧能藝材不如旦此小有材承平循分盡職之用而非天下初定之用也今爾元孫乃受命帝庭廣以保佑四方之民亦以安定三王之子孫於下由爾元孫之聲威震疊於四方之民無不懷柔敬而畏之故一戎衣而有天下歸馬放牛海內晏然不復用兵是爾元孫一身能震懾天下使長太平其功百倍於旦也若無爾元孫則天之命我周安定天下者今將復亂是墜寶命也命旣墜我先王何能依歸乎此數句語方是述己意爲武王請命語極沈痛而無一非當日實情觀武王喪後羣叔流言武庚卽叛淮夷徐戎並興周公至滅國五十設使武王於此次之疾卽喪天下當更成何景象民之塗炭又將何若故武王此時萬不可死周公之禱實出於萬不得已而至誠遂有以格天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俟三王許周公之禱爲武王請命於天非歸俟己死之命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周公之禱直爲天下之民非爲武王一身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幷是吉

二公欲爲王卜則二公亦謂武王不當死是卿士從也周公自以爲功則是事周公爲主蓋武王若崩周公之任百倍重於二公故疑武王之不當死亦百倍切於二公則周公卽洪範所謂有大疑之汝也四方之民罔不祇畏武王是庶民亦從也三龜幷吉則洪

範之龜從筮從而爲大同之象矣故周公信以爲大吉而知王之罔害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新命于三王新請命於三王也惟永終是圖所請之意也永終卽不墜不墜降實命則天下安矣故新命於三王爲天下之民請命於三王也茲攸俟與前俟三王之命不同前俟三王之命龜告幷吉已得命矣茲則俟武王之疾瘳也武王之疾瘳則天下之重任賢循行常理而流言發於骨肉此世變之大者傳賢

在武王周公僅爲輔臣其事易爲而天下不亂故爲天祖之憐念已也予一人卽上予小子周公自謂也

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史言成王少少字甚好武王之崩成王不必在襁褓記謂武王九十三而崩時成王之年必大於漢孝昭蓋踐祚居攝係唐虞以來君薨之定理舜禹益皆如是至殷高宗時猶行之人君命相卽是命爲己副卽是薦其人於天故堯舜禹有命舜禹益事無立太子事湯武當亦然湯事無所見武王讓周公則見於逸

周書又見此篇前周公之禱卽是辭武王以周公巧能材藝早告於天祖故周公不能自謝不能以爲武王請命也武王旣崩周公不能不循常理踐祚居攝加益於啟伊尹於太甲三年之內成王爲太子居喪不言三年之後則相其材可爲君卽奉之爲君不惟禹湯武無容心而益伊尹周公啟太甲成王亦均無容心以爲帝王御世之常重天下不能不如是也至再世無聖人遂沿爲父死子繼之常由夏至周習爲成例以武王周公之聖成王之賢循行常理而流言發於骨肉此世變之大者傳賢之局所以唐虞以後不再見也

何以知踐祚居攝爲君薨常禮曰以流言知之也流言不曰公不利於孺子而踐祚居攝乃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將者此不利之事尚未見而不以踐祚居攝爲非也若古無君薨大臣踐祚居攝之禮流言能不直斥其非而爲此隱約閃爍之詞哉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辟當訓法不當訓避謂用法於三叔也周公所以居攝者爲何非以主少國疑懼天下有變乎今流言旣

至三監已叛亂方生矣而乃避居以自全國家之患將使誰任避之而流言即可止畔亂即可定乎三叔流言武庚畔亂果因公之居攝起乎不因公居攝而起即不能因公居東而止成王二公尚不爲流言所惑鎮靜如常而公乃張皇無措僅以一避了之乎故辟字斷不可訓爲避而當訓作法公知流言起自三叔以動搖朝廷而助武庚煽亂天下使武王敷佑已久之四方民重遭塗炭得罪天祖罪不容死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居東即致法於三叔也罪人斯得謂武庚及三監俱伏其罪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此節之解惟魏默深氏之說得之于後爲三監伏罪後爲詩貽王名之曰鴟鴞魏氏以鴟鴞爲大鳥非惡鳥巢於葦茇所繫不固呼鴟鴞而告之即如鴟鴞之自言蓋以鴟鴞大鳥喻周之爲天子也謂喻成王也可謂周公自喻也可謂喻文王也亦無不可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則舉古今能治國家者悉喻之矣詩之爲用固如是也我鴟鴞自我也取人取之毀人毀之也恩斯二句管蔡被取無可如何恩勤之心變爲鸞子之閔已耳鬻賣也言三叔爲武庚所賣

不可挽回惟有悲閔而已迫天未陰雨二節皆慮室之毀而預爲治之也末節則喚醒成王使急圖之也王亦未敢誚公誚當從史記作訓訓順古字通謂成王未敢順公而言制禮作樂仍謙讓未遑也鴟鴞之詩足該成王周公一生所爲周室百年之基實固於周公成王此後大誥以至康王之誥皆其事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秋大熟未穫以下史記記於周公薨後當從此篇爲書後半部提綱篇首至乃瘳爲周公任天下之始蓋

武王薦周公於天而武王猶存如舜之居攝二十八載內之事也武王既喪至是以未敢誚公爲公任事之中蓋成王不順公所爲而公一切爲之卒至教化行於天下成文武之德此後大誥康誥酒誥梓材洛誥召誥多士多方無逸君奭立政皆是如舜之命官及謨貢兩篇是也此至終篇則周公之終如舜典篇舜生三十節是也書經惟敘舜周公特詳全書以舜周公爲主也即春秋以文王始以堯舜終之意言周公所自以爲功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公即言文王也

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此當是周公薨而成王已卜郊天有風雷之變疑天意欲改郊乃啟金縢之匱考故事以改卜也遂得周公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見武王早薦周公於天周公一生身爲其事而不有其位成王是時始知周公以天下自任之故任勤勞而不有其名其盛德愈不可及也武王薦周公爲武王請命之冊公自寫其外廷不及知也而周公兄弟閒自相委任二公或知之誠不商之二公故王與二公得冊皆不知周公以此

冊詞請武王之命於天問諸史及百執事問此冊詞出自何人之手史對以此冊爲當日實用之冊又歎息言公命者謂公自爲文令諸史百執事書之我勿敢言謂冊中所措之詞非我輩所敢言也蓋二公知武王以爲材藝而委薦於天之事未見公之禱詞何以格天而武王卽瘳諸史百執事見周公之禱詞而不解何以如此措詞成王則惟知周公之禱祝詞既未見其所以如此措詞更無從知也故與二公問諸史與百執事而後周公任事之始末恍然如遇諸目而不能不泣下也

補其過者今見祝詞則武王時公已知武王崩後天下必亂是武王所定之天下僅以威懾之而未能以德服其心也故東征伐叛罪人斯得人爲已致太平而周公則以爲勤勞之始定鼎作洛誥多士多方制禮作樂以興學校化民成俗以大和會億兆之民無不心歸於周七年勤勞視武王崩時蓋別成一世界而成王蒙無窮之福也故成王見祝詞問諸史回首自思武王崩時之危急如何今日之治安如何兩相比較周公之勤勞見而成王之哀感深矣堯舜禹以朝廷治天下故重知人周公以天下治天下故重教

民金縢而外周公之書十篇半爲誥教其民堯舜之
治至周公而極盛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王出郊當是出而郊祭非迎周公之喪也由豐至洛
往返須十餘日若是則大木之拔者不能復植禾之
偃者將皆枯槁矣蓋王心既悟天心卽轉先行郊禮
後迎公喪所謂天地之祭越紼行事也
大誥卽金縢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意也此
篇是周公調和於內故誥多邦御事內和而後可以出師伐叛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傳釋詞
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紹天明武王受天命之初也武王伐紂後封武庚以
承殷祀必知武庚之不能克終特是時微子遁荒不
知所在不能不封武庚以三叔監之而天下之變伏
於此矣於是卜之於龜卽告有艱而且有西土之人
不靜則武庚之畔三叔之流言武王周公皆豫見之
而事未發無從消弭武王知周公之才足以平亂故
專任周公周公則冀武王之壽祇畏天下而或無事

此節可以爲周公祝詞之證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
復反鄙我周邦
紀其敘紀者重爲整理也敘紂所次序之事也紂所
萃之多罪逋逃武庚復崇長信使之徐戎淮夷飛廉
與蒲姑等五十國皆是而三叔則新逋逃也此皆民
賊助紂惡以得罪於天者而武庚不畏天之降威而
敢犯之非誕妄而何其誕妄也卽天之降威天降威
於彼民不得安矣乃藉口復興舊邦反以我周爲鄙
陋不足以宰制天下何其誕妄之甚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
大事休朕卜并吉
越茲蠢在武王時龜兆告有亂也此今蠢則武王既
喪流言已動傳至周也流言至周之翼日民之賢者
十人卽以三叔流言及武庚謀畔告于惟敬而承之
以止安武王所圖之功知有大事而又卜之則并吉
也
武庚之畔必非順民心蓋聚紂之舊黨與二三不逞
之徒祖述紂德以煽亂於天下故此言民獻則武庚
舉事民眾不從公舉十夫奔告於周周公翼之以往

征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播卽逃也播臣卽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僅伐此等人爲之民不與也故伐之以此等人武庚之惡則周公不當伐矣若以武庚臣周救民若民與武庚則周公不當伐矣若以武庚臣周復畔爲逋播臣則周臣殷而伐殷豈非殷之逋播臣乎

歷代定天下其艱難皆其初念所不及料漢業之艱難不在亡秦而在臧項唐業之艱難不在入關而在羣雄以及宋元明皆然故周之艱不在武王之有天下而在周公之靖民以靖民爲有天下則大誥之東征猶其未也民不靖乃天之明畏所以使我靖之卽以弼丕丕基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

天惟勤愼最愛百姓故有不愛者天必疾之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弆仿大誥養作長養音近可通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當從厥仿大誥訓作定天降戾于周邦卽天明畏弼我丕丕基也天明降之以威戾也而天下由此治平定也世有明王奸惡愈畔亂天下愈治安故奸惡者聖王之資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厥仿大誥以大艱人爲翟義劉信則此當指武庚三監大艱人大艱難之人也殷之與周鄰也天下則周之室也武庚三監之叛豈能遽入關以壞我周特爲亂於天下耳不知我周今以天下爲室矣今殷與三監之作亂是猶鄰之伐我室也爾等人知寧王經營奄及飛廉五十國當是飛廉嘗紂誅後蓋卽奔於東

天下其受天命爲不易矣而竟坐視鄰之伐之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予長思之殷何以叛此天之喪殷也武王伐紂僅取其凶殘而立武庚未改殷命今自作不靖是使我周滅殷如農夫之去草絕其根株也天命如此予曷敢不終其事如穡夫之終其畝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武王伐紂前徒倒戈僅誅一人天下遂定武王去其海之上煽惑淮夷徐戎及五十國武王既崩遂與武庚同時俱叛聲勢相應洛陽以東蓋無寧土矣然洛陽以西安然如故西方多邦及周畿內之臣必有偷安自完之見謂天下之亂與周無與閉關自守待其自定不必勞內地之民以救四國之禍不知聖人無利天下之心亦無忌天下之心貪人之土地而殘民以逞固爲不仁坐視天下之亂不爲安定之則亦不仁故武王既受命爲天子卽以天下爲其室鄰伐其室而不之救是自毀其室也大誥爲五誥之首亦卽鴟鴞章之首所謂無毀我室也是時周公出居於洛

以遮蔽西方卽以指揮諸將帥康叔進定殷墟太公就封臨淄伯禽就封曲阜唐叔亦就封於晉先誅武庚三監以蹶其本然後行師東方踐奄伐淮夷徐戎殲飛廉滅國者五十而天下大定紂之黨惡至是淨盡無餘而周公乃制禮作樂以致太平矣無武庚之叛周之武功不能及於海隅卽文德不能及於海隅殲飛廉於海隅蓋至是惡俗可以盡革天下惕惕於周之威乃可順施文德而天下大治矣故曰天休于寧王我有大事休不極亂者不極治此之謂也

此篇當依莽所仿之大誥尋其文義雖不能盡得本

義然究西漢人之說與古爲近多可從也

康誥

據史記及書序及漢儒說皆謂康叔封於衞爲周公時周公以成王命封康叔不能復從己稱謂康叔爲朕弟故蔡傳斷爲武王封康叔初封康爲武王時移封則周公時卽封康叔於衞卽本武王舊冊書公時周公移封康叔於衞世家所謂周公懼康叔而命之康地必非周之畿內觀管蔡非周畿內則康叔之封當亦在東土三監同武庚叛而康叔不叛故周公從而用平殷亂及三監叛遂移封於衞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至在茲東土武王誅紂命康叔卽封康時之策書也王曰封汝念哉以下乃周公述成王之命以移康叔於衞之策書卽衞世家所謂周公懼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汝念哉卽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汝念哉卽申告意必求殷之賢人至務在愛民民詰詞作新民卽務在祗遹乃文考以下至作新民將在祗遹乃文考以下至作新民卽務在愛民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以是終篇當爲命康叔爲司寇之

詰命與始封之詰命合而爲一以皆命康叔之詞故聯爲一策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詰治

此四十八字當以在此爲是周之太平成於周公大詰定亂也以下皆爲致治致治必以教化殷民爲首務康叔撫定殷民變殷俗爲周公致治之始故大詰後用此四十八字總提周公致太平之事三月哉生魄周公平殷亂後其年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基初定殷亂封康叔於衞以革殷俗入爲司寇以刑罰佐

治也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召誥洛誥之事四方民大和會會諸侯於東都以議民政卽多士多方之事周公之事全注意於民故民大和也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諸侯會於洛邑同議治民之法而以播之於民卽無逸立政君奭之事見士於周卽教化旣成報政於周見其學校所造之士於周也王者之政全在學校有成造之士貢於天子則天下之風俗齊同歸於至善矣周公見其所造之士咸勤勞之博訪其民之疾苦與其政治風俗乃洪大詰教而成治也以此四十八字爲總提周公致治則必在此

篇之前而非洛誥之錯簡矣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康叔爲睦兄弟以德相取也周之教化洽於天下康叔始之周公成之康叔愼刑罰以治殷墟周公興禮樂以治成周殷之舊俗革周之新治乃可成也

天乃大命文王卽虞芮質成文王受命也文王受命治天下天下歸周卽殪戎殷也文王受命爲伐紂之受命伐紂之事周之諸侯均在先王之廟武王以戎殷當與壹戎衣爲一事殪壹通用殷衣同聲皆指

始武王伐紂爲受命之終武王之事是繼述文王殪戎殷當與壹戎衣爲一事殪壹通用殷衣同聲皆指受命歸周之義

也

寡兄之寡當作寡德解武王自謙之詞此東土當指康叔始封之康國必與殷墟近其地亦染殷俗武王誅紂後封康叔治之其地在周之東故曰東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

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此下周公申告康叔之詞蓋古之誥命猶今之敕書、周公移康叔於衛亦是繼述文王之志事故本武王之冊書申戒以求殷先哲王商耆成人及古先哲王以保乂民定殷亂也

在字似疑依本訓合下爲句衣不必改作依自有依意謂佩服文王之教訓也此下至作新民卽爲周公申誥續於舊冊書中首用明德愼罰提起先言明德愼罰通篇文法一絲不紊不類續作何也曰此後言愼罰通篇文法一絲不紊不類續作何也曰此

聖人刪書之妙也且武王時康叔必已爲司寇據武王入商周公而外與執事者惟曹叔振鐸奉陳常車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封布茲而左傳祝鮀謂康叔爲司寇五叔無官是武王入商康叔以官執事也故封康叔於康兼命以官職其以明德愼罰提起者明德有國治民之事也愼罰居官行政之事也至周公移康叔於衛康叔仍爲司寇治殷遺民斷不能廢刑不用而武王之說大綱已定不可易故周公整理參合命之仍武王之舊不別爲誥如今各官之誥敕皆循國初之舊別加職事別增入數語不別爲敕命卽此

意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弘于天謂保民之量須探原於天順而承之則有德於身措置裕如能康乂其民乃爲不廢王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恫瘝乃身卽所謂痛癢相關也明德之本卽新民之源也有新民之實心乃有新民之實政

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恫瘝乃身誠也敬哉敬以存其誠也天畏敬也棐忱誠也敬以存其誠也天畏敬也棐忱

誠也誠以行其敬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刑罰之弼教古人決不重而先之封叔撫有一國不他告戒而斤斤於刑恐非周家忠厚尚德緩刑之意故疑此至無或劓刖人爲康叔於武王時卽爲司寇以命愼罰之詞也王曰外事以下似移封衛時所命愼罰之詞也以上數節不言治外後數節多言治外和親之治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刖人無或劓刖人

非汝封刑人殺人當作一句讀下又曰當在非汝封之用在輕而詳謹小愼微則人相習守法不陷於大

乃大明服謂康叔時敘所罰明之於民則民知所不可服而當服之事明矣故民相戒敕以勉於懋和也若有疾謂康叔時敘之罰以民有不和而疾之也上之所惡民必避之故畢棄咎也明好惡以示民使民自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如保赤子然民自趨於康樂和親之治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刖人無或劓刖人上命康叔明德愼罰明德教也愼罰弼教也

民生日用之瑣務皆有一定之程違之卽有罰小懲而大誡民不陷於惡可期無刑故明德愼罰所用以致刑措之源也罰無敘而不以時舉則民皆陷於刑殺非汝封之所爲而不啻汝封之所爲也以不罰之於持刀嘗人時而至殺人則不得不刑之也刑字略讀人殺人當連刑人殺人其人殺人也觀下劓耳人不曰劓人耳人可見劓耳卽刑也劓耳人卽刑人也當明德愼罰道齊民於先不可使民陷於刑戮劓耳且不可況荆宮大辟乎觀此知三苗之肉刑周初必不用周且不用唐虞可知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當句謂周疆外之罰事指殷墟也惟爲殷墟故命康叔先陳周時王之法而又令有司師取殷罰之有倫者而用之也左傳所謂疆以周索而啟以商政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當作勾囚解釋爲囚之要者則於多方我其戰要囚之不可通矣要囚卽圜土收教罷民今西法之拘禁若干日有財者則以財贖也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謂拘禁之使自服念其罪而悔五六日罪之輕者至于旬時罪之大者丕蔽要囚謂拘囚已蔽其辜則大釋之不以爲罪案使抱終身之憾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罰蔽殷彝謂上文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殷常用之罰法也今之罰旣以此蔽矣或有入於刑不能不刑殺者則當用其義不可以就汝心之喜怒爲刑殺也盡遜者遜其心以求合於義則可謂時敘矣然尤自審其心而自咎蓋惟不能懲之於其小使民陷於惡而用刑殺其治民仍未盡爲遜事也

王曰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王莽仿大誥已字皆作熙熙從已音與嘻通當切今嘻字歎詞也此節承上起下周之王天下欲從教民做起密於日用閒小事之罰民不至犯大罪而用刑殺文武周公成王之心皆是如此康叔雖爲小子早能知之故上文申告之而有不得不用刑殺者則此下寇攘姦宄及元惡大憝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暬不畏死罔弗憝

殺於人以求貨則不辭矣當作顚越解凡民自得罪推民得罪之由也民何以得罪上失其

道也上失其養民之道而寇攘姦宄以奪民之財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當指紂時師師非度之卿士貪黷虐民之爲故民不堪其虐而卽效其所爲所謂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爲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爭民施奪民之寇攘姦宄上爲之倡故曰元惡元惡

故大可疾惡也上失養民之道必無教民之道而民父子兄弟之間囂凌爭競不孝不友者多矣故元惡大憝亦卽不孝不友之所自來也速由文王作罰施文王養老之政於東土必行不孝不友不慈不悌之罰作罰謂立法也文王治岐導妻子使養其老其民間父子兄弟日用之閒繼惡必有定法守法卽當罰罰懲之於小刑則及茲之元惡大憝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不率大戛不奉行由文王所作之新法而仍用商紂之弊法以播敷於民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此承上文吏不率大法而播敷於外者由君身先不奉行也由文王所作之罰奉行當自君之家人始不能行之於外而爲紂之威虐是大放王命者由其君不正身修德以治民故令不行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由文王所作之典康叔當先自敬守而行之敬行其罰民不陷於惡而勉於善刑將措而不用故罰輕而密乃所以裕也惟文王之敬忌奉行必爲文王之敬而不忍忽忌而不敢違必使民皆無惡優游太平之世則及文王之治而王化行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求當爲好仇之仇同音假借也

別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言殷民之不適於治乃後王不迪之故非民之咎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欲民皆適於德當立之法而罰其不率者故告以德之說於罰行之也德之說卽明德之說謂之說者德在於心教之誨之皆不能無言也罰之行卽愼罰之行罰見於事小懲大戒皆行也如教民孝悌使民行之上無事也民或游惰不顧父母之養則罰以警之所謂于罰之行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未同當卽上文未戾厥心下文爽字謂未齊一也爽有參差意卽未戾厥心忽彼忽此是衆人之德未同也德有參差卽爲爽德民有爽德上之德亦必有所爽也天罰殛我我何敢怨自惟厥罪至小至少然不得謂之無罪小而罰不行元惡大憝所以積也天且罰殛我我尙冀有顯德聞於天乎此實詮愼罰之愼謂無忽於微小也以此例之並爽惟民之爽亦當作參差解謂民德參差不一正惟其爲民須上迪而導之則大同而吉康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妓瑕殄上文蔽字作蔽斷解此處蔽字當同其義謂蔽人罪之時當存惻怛之誠而又不可姑息小不忍以致留獄當大取法於古人之敏德罰行而汝心亦盡則卽以康之也用罰悉法敏德非自作怨故心康也蔽罪仍存惻怛常顧念己之明德也勿用非謀非彝則遠乃猷也如是則民德皆同王道蕩蕩所謂裕以民寧矣

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服當作事字解服命因其事而命之使治也篇首明德愼罰並提而言愼罰者多因殷民舊染污俗非痛加洗滌不能爲新治故服卽此篇愼罰之事命則其詞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明德愼罰是一篇主意明德民所固有惟爲習俗污染乃至不明罰以革其舊俗民德乃無不明矣故愼罰乃所以明其德也德曰明罰曰愼德刑先後輕重之序未嘗不秩然可見後世尙德緩刑則有意爲之民德參差不一正惟其爲民須上迪而導之則大同

終必流於廢弛不忍猛而寬致興兵以取萑苻之盜而盡殺之則由不愼其罰以至刑不能詰而用兵也大誥爲周公戡亂之事康誥以下皆周公制治之事周公制治乃以刑罰爲入手不與商鞅之治秦同乎曰商鞅治秦以刑周公治殷以罰刑與罰相因而注意不同則適以相反注意於作姦犯科而立法以齊之則爲刑注意於日用倫常而立法以齊之則爲禮刑禁於大施於已然禮範於小施於未然未然而範以禮其有放逸卽以罰懲之罰所以驅民於禮而民何至作姦犯科以待治之以刑乎故愼罰者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也卽以孝諭忤逆殺奪大惡無道不可不處以嚴刑矣然子弒其父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始而違犯教令繼而詬誶倨見箕帚德色婦姑反唇名爲父母詈辱可加鞭撻亦可加也刀鋸則成爲弒矣設遇小有違犯卽有罰及其身何至陷於大戮哉故聖王之祥刑愼罰之謂也唐虞之象刑文王之罪人不孥皆罰懲於小民不陷於罪刑無所加也若商鞅則不教於未爲惡之時而濫殺於已爲惡之後論囚渭水皆赤宜足以禁姦矣而詬誶反唇之惡俗至漢猶有違犯教令之罰不行於鄉里無以清作姦之源也

酒誥紂之惡成於淫酗在位化之所漸士師師非度也上行下效民俗遂以腥聞故誥康叔往革殷俗特嚴酒禁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魏默深謂管叔之叛由於醉後失德言爲武庚所誘此說可從天降威卽指武庚之亂我民謂三監不忍斥言故以我民渾之也小大邦卽武庚淮夷徐戎及所滅之五十國殷末之酒殆如今之鴉片煙無人不迷於其中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聽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上節文王教其子此節欲民皆教其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上節是文王訓戒於家於國者此下乃王誥康叔往教妹土之民也馬融於酒誥篇首特著成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謂酒誥爲周公述成王命以命康叔往治殷民周之王業始於文王嗣王卽嗣文王也繼世之君可臣兄弟繼祖之君並臣伯叔父此尊祖敬宗

之義也春秋魯隱元年爲平王四十九年而公羊穆王正月之王爲文王然則有周一代詰命皆行於文王廟以文王之心臨天下則爲王者無文王之心卽非王者不必泥爲何王也堯舜合三代爲一文武成王周公合三世爲一此官天下之法猶存於家天下之中而禪繼之義一也一者何天下國家爲民多寡之詞而非一姓一家之詞也

庶士有正

此節教妹土之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舉周臣受文王教者以爲殷民示之則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見酒禁殷亦有之非自周始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當越字句惟助成三字

貫下八字內服之人助成行王道之德顯越於天下外服之臣助成正人之性敬以守法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三句當三父字絕句若疇圻父謂順守封疆者政官司馬也薄違農父教不率教者教官司徒也若保宏父順以保安斯民者事官司空也定辟定法自古國設三司卽爲三公故三司同定其法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卽上文所定之辟爲周臣在殷墟者設也周臣旣承文王教訓能剛制於酒至殷墟而頓違之此故意違犯其罪重不可不殺也此結文王誥教小子至克受殷之命數節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之諸臣爲習俗所囿皆湎於酒此由於無人教訓不可不教而殺故勿庸殺而教之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此殷人新爲周用者之法也有斯明享謂有爲斯時

明揚而享用者卽當嚴守我之教詞乃不敬守則我
卽不愛惜其人不潔治其職事則當以治周臣者治
之同於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者明辯告誡不率教者用前法徧治之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
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
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
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
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

此篇當用尚書大傳之說大傳爲伏生所傳必孔門

舊說經戰國散佚其次第原在酒誥後後人輯其斷
簡殘篇容有酒誥之簡錯入而梓材本文則必誥康
叔與伯禽也尚書大傳之康叔必爲唐叔之訛唐康
形皆從庚聲亦相近而命以伯禽又有左氏傳武王
母弟八人周公康叔爲睦康叔稱叔不與郇季同稱
季康叔之齒必不過少康叔伯禽唐叔皆分殷民蓋
武王伐紂未嘗滅殷故太公元勳封於東海之濱唐
叔幼子封於太原武庚旣叛周公東征滅國五十此
時必康叔伯禽唐叔均在行閒周公居洛命康叔以
全師向殷墟以摧其根本而伯禽出師於東以斷淮

夷徐戎與武庚往來之路唐叔必起晉陽之甲循太
行而南以拊武庚之背故三年而天下大定三人同
心戮力故周公又同日命之皆以撫其所定之民康
叔定殷墟爲勘亂之本故命撫定殷墟而誥之特詳
伯禽事有費誓卽三監叛時伯禽出師之事惟過淮
夷徐戎與武庚往來之路守而不戰久戍於外故費
誓重戒馬牛其風臣妾之逃以及寇攘姦宄而汲汲
於楨幹糗糧芻茭之供唐叔事無可見然唐叔得禾
異畝同穎歸之成王成王使唐叔歸周公於兵閒則
唐叔亦在兵閒矣竊思唐叔此時撫定晉地帖然不

動小民耕稼樂業故有異畝同穎之禾歸之成王則非得之於王畿內而在晉矣歸周公於兵閒謂年穀和熟周公久兵於外無憂飭匱也則三監之平唐叔之功固與康叔伯禽等也康叔爲父行故誥書先之唐叔伯禽爲周公子行故在誥命爲唐誥伯禽之誥而周公之意則訓伯禽唐叔以子道故取篇中梓材二字以名之謂訓子成材也其文散佚最早集斷編殘簡爲之不可卒讀而相傳唐叔之事皆訛爲康叔故伏生史公均以此篇爲誥康叔以在酒誥之後也首節謂爲酒誥脫簡此見頗近是然當爲王曰封惟

邦君二十一字其自此以下非誥文也酒誥脫簡僅一班氏云簡二十二字此二十一字其即酒誥所脫之二十二字之簡與簡既脫何由知其字數蓋後人據竹簡別寫或帛或簡遇有缺簡即就脫簡之字留爲空白故後人見爲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其實所脫之的爲若干字不可知也又以汝若恆越曰以下二節皆爲酒誥之文但酒誥脫簡惟一不能如是之多據論衡戝可爲疆敗可作是則他字之訛脫必更不可究詰宥可爲有監可爲賢則於唐叔之晉尤要務也此等處疑以傳疑可也

惟曰若稽田一節與大誥若考作室節頗類且有梓材名篇之義謂爲梓材本文甚是而疑今王惟曰以下爲周公誥康叔因誡成王爲合康誥酒誥而總結此亦有見汝若恆越曰二節今不得其解安知非梓材原文今王惟曰以下的係誥王之辭或者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常以教成王者教伯禽此或其遺語之僅存者而後人入於梓材篇也又召誥脫簡二此下或係召誥所脫二簡竄入於梓材者乎則召公誥成王之辭也

如以惟曰若稽田至塗丹雘爲梓材本文周公教唐叔伯禽之文則三項當平列不能前一若字訓汝後二若字訓譬若也周公與康叔唐叔伯禽同平殷亂既平之後即命各鎮撫其所定之地稽田作室家作梓材大亂之後君所以安集其民者莫要於此三事周公將平亂之時即命二子就封則勤敷菑勤垣墉勤樸斲皆已往之事此時已招集流亡生聚教訓爲疆畎正經界民業定矣塗墍茨民居完矣塗丹雘民用備矣皆亂後重葺補修之意爲厥疆畎其即疆以鄰北狄疆畎以限戎馬尤經國之要務也

費誓有峙乃楨幹無有不供之語楨幹所以築垣墉也既勤垣墉其亦當日之實事與費誓有善穀乃甲胄等語考工記梓人所爲之器皆爲禮樂之器此言梓材其亦有偃武修文之意與此下爲治下告王之詞人之召誥頗近然雖孟堅謂召誥脫簡二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二簡則五十字此下至終八十六字似不盡爲召誥之文今擬取今王惟曰至庶邦享十七字下接和懌先後迷民至終三十二字共四十九字爲召誥之文則二簡僅少一字未知是否向移皇天既付中國民三句於前惟其塗丹臒下而接使汝等各用心招徠亦各既用明德遵用后王之法式典章而庶邦悉臻至治以大享於天也梓材必更有脫簡不得爲完書予謂內有酒誥召誥脫簡者本班孟堅之說亦不得其解而强爲之辭

魏氏直改王曰封爲王曰伯禽此當從康叔唐叔伯禽同日封不應康誥有三篇而誥唐叔伯禽無一語也

梓材必有唐誥語唐叔稱唐而其後爲晉猶康叔稱康而其後爲衛猶康叔移封衛仍稱康叔也唐叔封晉歲在大火當爲移封於晉之事初封於唐當在成王元年唐必非許州之唐而爲冀州之唐與康叔伯禽同時就封以定殷地而後周公命之也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公營洛邑以盟會持天下之政誠小民以永天命即以天下人持天下而不以君之威力强使之服從也故營洛邑爲諸侯會同議政之所而非僅爲諸侯之朝覲貢賦均也若爲諸侯之朝不使諸侯就天子而至洛何難至豐且受諸侯之朝不使諸侯就天子而使天子就見諸侯亦名分之不順矣夫周公營洛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不欲後人據險自守以久暴虐其民故公權於民以會同持天下之政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亂天下而諸侯亦不能以一人之私亂於一國也此法蓋武王周公定之太公召公成之故是時營洛召公與周公同心先往相宅營位而誠

王以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也
定鼎於洛以洛邑爲京師也豐鎬爲周之本國如天
之紫微垣行本國之政之所洛邑爲天子之都爲天
之太微垣行天下之政之所周滅殷不遷鼎於豐而
於洛是周未嘗亡殷也殷自不能撫天下之民周爲
民而代之撫此武王周公之心所以爲善繼述文王
之志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書古徵以上節爲召公營洛邑爲東都之事召公卜
之功役亦召公主之此下至庶殷丕作爲周公營成
周以處殷民之事周公卜之其功役亦周公主之宜

從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
命殷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以上皆營洛邑及成周之事以下東都下邑俱成乃
入召誥正文召公以營洛邑之後人心無不歸周諸

侯皆大和會周家八百年之基蓋定於此懼成王因
四方之和會而有怠心故以庶邦冢君取幣詔王也
旅王見和會議天下之政出於天下人之公心也若
公謂立此政體爲公本謀誥王順守無違也誥告
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用書誥庶殷而庶殷能丕作
非一日之間文誥所能爲功也由王御事之人皆順
人心爲政事無不治民戴其恩故聞誥丕作也誥告
庶殷卽上周公之用書命殷庶也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
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指商受後民當指商受時之民謂殷先哲王在

天之靈能佑後王使有其後民故服厥命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
以民心驗天命此誠可信矣然夏民何嘗不歸心夏
先王殷民何嘗不歸心殷先王今皆墜厥命矣先王
之得天命人心果可恃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後用顧畏于民嗇
以下似宜接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
邦享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

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四十九字班志所謂召誥脫簡二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也今王惟曰誥王顧畏民嵒之法欲王常思此也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武王勤用明德懷柔天下諸侯皆朝享也和懌先後迷民迷民即殷民先後爲受與武庚所迷也和懌武王之會朝清明周公之命庶殷丕作皆是若茲監即監於夏殷前相古先民有夏今相有殷是也欲至於萬年祈天永命也保民即誠和萬民上文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二保字王道本源無不從保民做起也王政全是保民子子

孫孫永保民即永承天命矣欲字即祈字之意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當是會同四方諸侯民議保民之政以紹上帝之休命欲子子孫孫永永如此而先從己身爲其事於土中也王厥有成命蓋周公定保民永命之議當營洛邑以會同持天下之政召公贊之而王從而命之故曰王厥有成命治民即周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先服殷御事此服字與上服字同謂從事於此也

王欲祈天永命當先保民欲保天下之民當先從事於土中以保殷民保殷民不能不從事於殷之御事矣殷之御事染紂昏德蕩失其性誠不易進之於道惟有使之參於我周御事之閒使之日與親比以漸節其性惟日興起以進於善矣近日各國圖强皆先聘用客卿即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之說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作所謂作羣治觀瞻之所也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即洪範之皇極此誥所謂王位在德元也殷御事以周御事節其性周御事當以何者爲之節則王不可不敬爲作之所也所何以作敬其德而已矣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之義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王之嗣受厥命與桀紂嗣夏殷同嗣而功則爲先王否則爲桀紂今始初受命未可知也功者行政之迹若猶若何不定之詞也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王者欲受天永命必以小民天命無形聲小民之愛

戴卽其形聲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以讐民爲稠蓋謂王者不當與小民爲讐況此誥作於庶殷丕作之後乎然當以周民及殷民不能反以殷民及周民友邦之民讐乃周之聲近而訛也先民後曰君子此言祈天永命王者天民故先之也

咸陽劉古愚先生著書十餘種風行海內久已膾炙人口曩讀其煙霞草堂孝經本義立政臆解等集愛不釋手亟思窺全豹以爲快戊馬倥傯未遑也壬戌春旅省者舊懼前賢手澤散佚於劫火之中遂乃呈明當道特設陝西文獻徵輯處諭陋如維亦濫竽其閒竊幸鄉先正之名山述作得稍稍見聞矣而齊年友蘊生郭君出先生所著尚書微一冊命加校勘讀之其辭奧其旨遠洪範梓材暨康誥召誥考證皆詳而金縢一篇引逸周書武王有疾以位讓周公事謂周公之禱爲天下之民非爲武王一身云云批隙導窾尤足發前人所未發自范史儒林文苑劃分兩途學者幾疑鄭馬無文章崔蔡無經解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今得先生其爐而冶其羽翼經傳嘉惠士林寧待問耶校勘訖取昌黎掛名自託不腐之義綴數語於簡端既示景慕并質之蘊生云岐山後學段維謹識

尚書駢枝敘

自文字肇興而邃古語言得箸於竹帛綦字而成語綦語而成辭驪騁其辭錯綜連屬以成文文辭與語言固相傳以立者也語言則直蒙簡而成人緜懣恩樓而智慧文野鄙質而都邑雅夫文辭亦然有常也有雅也或簡而徑或繁而曲不可以一端盡也故常語恆畸於質期於辭約恉明而已雅辭則詭名奧誼必式古訓而倘先民其體邃判然若溝畛之不可復合矣古記言之經莫尚於書自夫三科文立辭體攸殊唐虞典謨簡而易通商周命誥錯而難讀是豈如後世楊雄樊宗師之倫故爲艱深以離學子哉亦其辭有雅質則區以別耳大戴禮記保傅篇不云乎天子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而禮聘記又云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然則文雅之辭義至而無弗達雖古之良史猶或難之而可以晚近淺俗之辭例求之乎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禮三朝記小辨篇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是知雅言主文不可以通於俗雅訓覩古不可以概於今故春秋元命苞說子夏問孔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紀何蓋春秋經則云元年春王正月此記事徵實之辭也書康誥則云惟三月

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此記言文雅之辭也釋詁之篇託始於初哉首基所以綜雅辭而明其義也唯詩亦然國風方語也故易通雅頌雅辭也則難讀故命誥之辭與雅頌多同大誥云天棐忱辭文致奧衍證以湯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大明云天難諶斯則昭若發蒙矣康誥云汝惟小子乃服惟宏恉亦簡晦證以民勞云戎雖小子而式宏大則弁若合符矣大雅思齊云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鄭皆未得其義證以康誥云不汝瑕殄則渙然冰釋矣若玆之類殆不可以僂指數然則文言雅辭非淹貫故訓不能通其讀而況以晚近淺俗之辭強爲詮釋其詰鑈爲病不亦宜與書自經秦火簡札殽亂今古文諸大師之所傳漢博士之所讀所以錄古定者或以私肊更易展轉傳授舛悟益孳漆書古文蓋多叚緒如非匪率爲棐今多作正字其偶存者則皆誤釋爲輔者也文多作悉古文箸心於文中今所傳鼏敬識威如是今絕無悉字而有諰作寧者則因釋爲安而存其形似也其它文字殊異復數百科書之諰易無完札固不待八厓而然矣書有八厓見段氏撰異敍乾嘉經儒治尚書者如王西莊段若膺孫淵如莊葆琛諸家多精通雅詁而王文簡述聞釋詞釋古文辭尤爲究極微眇余少治書於商周命誥輒苦其不能盡通逮依段王義例以正其讀則大致文從字順乃知昔之坿益僞到以爲釋而綴葉晦蝕仍不可解者皆不通雅辭之敝也頃理茀舊册撫蒙所私定與書傳殊異者得七十餘事別寫存之而約舉古文辭之要略以示家塾子弟俾知雅辭達詁自有焯然之通例斯藉文字句讀以進求古經之大義儻有所津逮尒

尚書駢枝

瑞安孫詒讓

堯典

帝曰吁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孔傳云滔漫也言共工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不可用　案僞孔意此滔天與後文浩浩滔天及舉陶讓洪水滔天義同後傳亦云浩浩洪水若漫天　史記夏本紀以訓故易之亦云似恭漫天卽僞傳所本然後文及舉陶讓皆說洪水此論共工之惡德不應亦曰漫天於義實雅通故蔡沈集傳從林之奇朱子說並謂此滔天二字爲衍文然史遷所見已有此二字則必非衍文今考滔當爲韜之借字爾雅釋詁云韜疑也郭璞引左傳曰天命不韜（哀十七年傳文杜預注同）左傳昭廿六年又云天道不韜廿七年傳云天命不慆久矣（說文心部慆說也卽此字）文選西京賦天命不滔左傳哀十七年釋文亦云韜本又作滔是韜慆滔聲同字通象恭滔天亦謂貌爲恭敬而不信天命（周書酆謀篇帝命不韜孔晁注云韜僭也僭疑義亦通）說文言部無韜字疑古通作慆此經或本作慆說文言部作譸云詶也引書玉譸告之則許讀修屬下句是也此修當讀爲攸同聲叚借字攸與所義同（禹貢陽鳥攸居史記夏本紀攸作所）經文恆見若作修則上下屬文義皆難通足知其誤相時憸民猶胥順于箴言孔云言憸利小民尙相順于箴誨氏古文未顯其云散民或卽本今文書義與

後人誤依僞傳改之

舜典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孔傳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于諸侯與之正始孔疏云舜以朔日受終又偏祭及斂瑞入月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至月末也　案此經文上承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爲文上日卽朔日則此既月疑當爲望後猶云既望也月之光以望日爲最圓滿故既望亦云既月蓋受終文祖以下並有事於內外祭祀吉禮隆重宜於望前舉舉之望後乃行朝覲之禮乃日者無定日之詞明四岳羣牧人數既多不能限以一日故不拘定日要在既望之後不必至月末也傳疏並訓既爲盡失之

皐陶謨

撻以記之孔云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故　案撻卽舜典之鞭作官刑扑作教刑然與記識事無涉下文書用識哉乃正是記識之事爾此記疑當爲誌說文言部云誌也笞撻並是警誡過誤之刑誌記形聲並相近故經通作記它篇則多作忌如康誥呂刑之敬忌（禮記表記引呂刑鄭注云忌之言戒也）多方之不忌于凶德（不讀爲丕）並誌戒之義此篇獨

段用記字故孔不得其解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案依經自此至鳳皇來儀並夔自述作樂之事下又云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亦夔更端語然尋繹文義疑此曰字或是衍文此上文云舉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孔傳謂史美舉陶之語此夔憂擊鳴球以下與彼文相次似亦史臣美夔典樂事至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以下乃正是夔自述語爾史記夏本紀云舉陶於是依禹之德云云又云於是夔行樂祖考云云兩節卽檃括此經文例不異以此推之史遷所受孔安國說憂擊鳴球上或實無曰字故與上文敘舉陶事同可以據證至史記於百獸率舞百官信諧亦不箸夔曰則是文省不別史例往往如是不足異也

盤庚上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孔云王布吉人以所修之政下匿其指　案孔蓋讀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爲句播說文言部作譒云譒敷也引書玉譒告之則許讀修屬下句是也此修當讀爲攸同聲叚借字攸與所義同（禹貢陽鳥攸居史記夏本紀攸作所）經文恆見若作修則上下屬文義皆難通足知其誤相時憸民猶胥順于箴言孔云言憸利小民尙相順于箴誨

案隸釋載漢石經憸作散蓋謂冗散卑賤之民春秋繁露服制篇云散民不敢服雜采憸民說文心部作懱民立政亦云憸人此並古文字與今文不同馬融（釋文許愼說文心部憸字注）並釋憸爲憸利佞人則未必能順于箴言石經作散義似可通董子時孔氏古文未顯其云散民或卽本今文書義與

盤庚中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句）用誕其有衆（句）咸造（句）弗褱在王庭孔傳云大誥用誠於衆釋文誠馬作亶誠也　案孔似以誕告用誕其有衆七字句而訓上誕字爲大下誕字爲誠則不足據爲馬季長本下誕字作亶訓爲誠則當以誕告用亶四字句謂告以誠信之言也今審繹文義實當以誕告二字爲句誕爲語詞（此經誕多語辭孔傳誤訓爲大詳朱彬經傳考證）用亶其有衆五字句此誕當從馬本作亶而讀爲單尙書單並訓盡如君奭云丕單稱德雒誥乃單文祖德釋文引馬融讀丁旦反信也卽讀單爲亶此以單爲亶卽其比例謂盡召有衆故下承之曰咸造猶祭義云惟爲社事單出里也

后胥慽鮮（句）以不浮于天（句）時殷降大虐先生不讀孔傳云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于天時爲句于義

未安此當從朱彬讀后胥慼鮮讀爲斯猶無逸惠鮮鰥寡鮮讀爲斯經傳考證謂后與民相與同憂於此也以不浮於天句浮猶言過坊記云食浮于人人浮于食卽其義言無罪過於天也時當屬下殷降大虐爲句時讀爲是時殷猶多士云則惟帝降格籲於時夏也孔失其句讀故不得其義矣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孔傳云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案爾雅釋詁云豫寧綏安也卽僞傳所本但云安汝父祖之忠則無告敎之義今考綏訓安引申之安人以言亦得曰綏猶言慰安之也洛誥云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被事亦謂安告之與綏義略同　下篇云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鄭云安隱于其衆也　大誥云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敢于憖並謂以言相告也此與下文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文正相對綏與告義亦相近

盤庚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用降我凶句德嘉績于朕邦孔傳云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　案孔蓋以此凶德與多方篇爾尚不忌于凶德義同但依孔說凶德與嘉績文正相對於義未安此當從鄭讀爲降降猶下也言我先王將多于前功用下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句用降我凶猶言降伏我之凶災使不作德當訓爲升德嘉績于朕邦言登升善功于我國不必增字爲訓也說文彳部云德升也乃其本義皋陶謨羣后德讓孫星衍釋爲登降揖讓康王之誥王義嗣德答拜莊述祖讀爲王義辭句德答拜並訓德爲升其說甚碻此升降義正相對蓋古書德字多用本義今久不承用而此篇及康王之誥皆失其句讀矣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孔傳云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　案此經依孔說義甚迂曲難通竊謂弔當訓爲善與大誥多士弗弔費誓不弔義同（弔敵之古文此經通例如是費誓孔疏亦訓弔爲善）由靈當讀爲用令古字並通呂刑苗民弗用靈禮記緇衣引作苗民匪用命命亦卽令也此言我不惟不廢棄其謀又善其能用命令也孔說失之

西伯戡黎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舉典孔傳云所行不蹈循常法鄭注云傲狠明德不修敎法（史記殷本紀集解）　案不迪舉典迪從由聲古字通用由用也言民習於爲惡不用典法牧誓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是其證僞孔訓不迪爲不蹈訓牧誓不迪爲不接之以道並誤（此經迪多與用由猷通孔多誤訓爲蹈道詳王氏述聞）盤庚下篇云不吉不迪亦此義僞孔亦訓爲不道　率迪率語詞猶康誥云汝其速由茲義率殺義率殺卽彼上文之義殺此迪率典亦卽迪典也（此經率皆語辭孔多誤訓爲循詳述聞）　不不虞天性謂疫癘皆天災也虞樂也（說文女部嬛樂也虞嬛之借字）民不遂其生是謂不樂其天性鄭孔說並未析徵子

我祖底遂陳於上孔傳云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世　案陳僞孔訓爲陳列望文生訓實非經恉此陳當爲句之叚借字周書祭公篇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俞樾讀陳爲句（華經平議說文梓材惟曰若稽田既勤敷惠乃亦用勸相小民乃惟曰未有若保宏父定辟矧亦惟曰若茲監乃惟曰未有若恭桐治惟其陳脩爲厥壓說隊亦與句同）致遂陳卽作陳義與彼同毛詩小雅信南山篇維禹甸之周禮稍人鄭注引甸作敷敷陳字同亦其證此言成湯致成邦句之功于前卽謂作商邑猶多士云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也

我其發出狂孔傳云我念殷亡發疾生狂鄭注云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史記宋世家集解）　案此狂當從鄭讀爲往（史記宋世家同）發疑當爲廢（論語微子釋文盧本廢作發引鄭本廢作發）言我其廢棄而出亡也（詩及爾出王傳云王往也）　廢出往猶召誥云徂厥亡出執文例略同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句用以容句將食無災孔傳云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之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畀之者言政亂案此當讀用以容三字句猶召誥云合由以容由用義亦同言用此以相容隱故將食無災也僞孔釋用爲器實與犧牷牲平列爲四殊不成文義又讀以容屬下句尤誤

降監殷民用乂讎句敛召敵讎不怠孔傳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敛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馬注云稠數也敛賦敛也（釋文馬本讎作稠）案馬鄭孔並讀用乂讎敛句而義小異今考宜讀用乂讎句乂刈通言相刈伐相讎怨也敛召屬下讀劉逢祿引詩大雅敛怨以爲德證此義（尚書集解）甚塙怠已聲近言敛讎怨無已也

謂王子出句迪篤云刻子孔傳云我敬王子出合于道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于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也馬注云云言也刻俊刻也（釋文）　案僞孔義甚迂曲不可通竊謂此當讀詔王子出爲句與下文王子弗出文正

相應迪與猶通猶猷同爾雅釋詁云迪道也釋宮云猷道也刻子烝衎說讀爲篾子據漢書儒林傳易篾子之明夷趙賓讀爲荄子證此刻子補疏甚塙此太師勸徵子出亡避禍云猶我舊言於篾子亦勸其出走今我勸徵子亦如是也孔訓迪爲道又屬上讀大誤又此篇大師少師孔謂卽篾子與比干舊說並同惟史記謂是大師疵少師強今定此刻子卽指篾子正足證史遷說至王充論衡以此節爲微子語則恐不塙

大誥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句　弗造哲句　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僞傳云又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爲智道以安人故使叛況其有服至天命乎孔疏引王肅云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　案大歷服歷當訓爲今文經廣雅釋詁歷亦行也謂重大行事當訓行謂揚舉其行事也孔讀大歷句釋爲大數失之弗造哲句造當讀爲遭後文予造天役漢書王莽傳振大誥造作遭言弗遇明哲知人也迪民康句迪亦當訓爲用見西伯戡黎用猶以也謂以民安康也康誥云爽惟民迪吉康義與此同僞孔讀服弗造哲迪民康爲一句訓迪爲道並誤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句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從朱彬經傳考證讀紹天明句　卽命曰句　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句　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句　民不康句　曰予復句　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從俞氏樾四字句　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予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句　休矧卜幷吉孔傳云威用言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征伐四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尙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于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于此蠢動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敗紀其王業欲復之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祿父欺惑東國人令不安言我殷當復反鄙易我周家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幷吉所以爲美　案此王自述卜命龜得吉兆之事用當屬下讀言用文王所遺大寶龜以卜也朱氏考證如是紹天明紹當訓爲助爾雅釋詁紹相助勸也亮介尙右也郭注云紹介勸尙皆相佑助案紹與紹亦通　謂輔助天之明命以示人也古者凡卜必先告龜以所卜之事謂之命龜此卽命曰命龜之辭告龜以所卜之事　金縢云今我卽命于元龜並謂就龜而命卜事與此義同宗與此事異而義亦同　自有大艱以下至我有大事並述命龜之語蔡沈集傳謂大艱二句是也而云安天下之王亦非

尙書駢枝　五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句　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句　民不康句　曰予復句　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從俞氏樾四字句　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予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句　休矧卜幷吉孔傳云威用言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征伐四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尙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于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于此蠢動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敗紀其王業欲復之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祿父欺惑東國人令不安言我殷當復反鄙易我周家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幷吉所以爲美　案此王自述卜命龜得吉兆之事用當屬下讀言用文王所遺大寶龜以卜也朱氏考證如是紹天明紹當訓爲助爾雅釋詁紹相助勸也亮介尙右也郭注云紹介勸尙皆相佑助案紹與紹亦通　謂輔助天之明命以示人也古者凡卜必先告龜以所卜之事謂之命龜此卽命曰命龜之辭告龜以所卜之事　金縢云今我卽命于元龜並謂就龜而命卜事與此義同宗與此事異而義亦同　自有大艱以下至我有大事並述命龜之語蔡沈集傳謂大艱二句是也而云安天下之王亦非

尙書駢枝　六

我西土人亦或應之而不靜於此蠢動孔謂殷小腆謂武庚是也而釋爲殷後小腆腆殊不辭綱謂腆當讀爲殄典殄聲相近周禮輈人頒典鄭衆注典讀爲殄是其例小殄謂小疵病康誥云不女瑕殄猶左僖七年傳云不女疵瑕王鳴盛尙書後案說周禮稻人注云殄病也是殄卽謂疵病言此殷之叛者在我周止爲小小疵病猶云癬疥之疾爾乃敢紀其先王之敍而作亂天降威知我國有疵亦卽承此小腆而言逃命龜語既訖乃云休矧卜幷吉則王以喜得吉兆予卜休禮吉故舉以宣示庶邦君等冀決東征之議也寧王寧武卽文王文武之謚古鐘鼎款識文皆作㚔字卽悉與寧絕相似故此經文王文武皆作寧後文寧考寧人亦並文考文人之誤僞孔讀降威用句又以卽命爲就其命而言之又訓紹爲繼敉寧武爲撫安武事並誤王是也而云安天下之王亦非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句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句　不可征孔傳云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爲大難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敎化之過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　案此章大指述邦君庶士等阻王東征之語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二句並承民不靜而言大意謂此次以殷叛者若管蔡霍諸叔皆王之懿親是時管蔡流言雖已得主名猶未敢頌言其罪狀故邦君庶士等咸謂與殷民爲不靜者其人乃惟在王家及邦君家與我小子宗族之父兄廣雅釋詁越與也此等皆親貴故不可遽征伐之也知考翼爲父兄者爾雅釋親云父爲考因之諸父通得謂之考釋詁云翼敬也兄長亦人所敬故亦謂之翼酒誥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此翼與長義亦同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翼子亦當謂子之尊者猶云冢適也毛傳訓翼爲敬鄭箋敬事之子孫恐非鄭注下文考翼云其父敬職之人此注已佚義亦當同僞孔釋爲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蔡傳釋爲父敬事者亦並以敬詒翼皆非經義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孔傳云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于我身馬融云造遭也　案馬讀未詳其義造漢書王莽傳擬大誥作遭蓋謂與文侯之命閔予小子嗣句　造天丕愆義同說亦可通但與天役二字究不合綱謂此造當訓爲作爾雅釋詁造作也　作天役猶呂刑云非汝惟作天牧謂爲天之役使也王氏後案云遭天所役亦微誤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孔傳示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爭民矣我何其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孔傳示言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爭民矣若有疾予曷敢不

不于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紹乎天亦勞憫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我何敢不于前文王所受美命紹畢之　案凡此經棄字並當爲匪之叚借孔讀如字訓爲輔並誤天棐忱猶詩大雅蕩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諶（說文心部引詩作忱）謂天命無常不可信也（下文云越天棐忱嚮諺云天棐忱君奭云若天棐忱義並同）辭語助下言或成我民或勸勞我民善否並陳卽申天棐忱之意前寧人卽文候之命云前文人爲孔說並失其義又棄玩此文古者攘除疾病蓋或謂之畢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是月令之畢卽逸禮之出疫故此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謂封于前文人受其休美而畢除其疾康誥亦云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畢棄咎卽攘除棄去疾病也（爾雅釋詁云咎疾也秦誓秋楚平王名棄疾與棄咎義同）兩經互證足知其義書禮舊說並通釋畢爲紹盡則與疾病不相涉而若有疾句爲贅語矣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句）民養其勸弗敢孔傳云以作室喻政治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

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而棄之鄭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詩孔疏）　案此文例前後變易無方作室云考菑云父考卽父也上章及此先云考翼後云兄考亦並指父兄言此卽承厥父厥子及予有後爲文考既爲父明翼爲兄長而上文予小子考翼亦卽此兄考可無疑矣上唯言子不及弟而下兼舉考翼父兄者亦文有變易耳民養僞孔無釋蔡傳引蘇氏說釋養爲厥養（公羊宣十二年傳厥役屬養）甚塙民養謂民人及僕隸二字平列亦與考翼父兄文例同僞孔訓考翼爲其父敬事創業鄭注亦略同皆失其義民養漢書王莽擬大誥作民長顏師古注云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卑敉其子尤迂曲難通蓋其誤解久矣

康誥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句）惟時敍乃寡兄勖（句）肆汝小子封在東土孔傳云大受其王命于其國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敎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王引之云時敍者承敍也承敍者承順也謂其國其民莫不

承順也（逸周書謚法解曰大誕語詞言文王受殷之天命與殷國殷民頗也下句當讀惟時敍乃寡兄勖句時敍當從王訓爲承順言汝惟承順乃寡兄武王之敎勉故汝得在東土也時敍自以康叔承順武王言之依文汝小子封應箸上句經文自有此變例下文云有敍時乃大明服文例與此正同（敍時也敍猶承順亦卽時可云順承王謂指國民承順文王言則乃寡兄勖句文義不足似失其句讀僞傳說尤誤

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句）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孔傳云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敎惟宏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愛殷之民棄宏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敎王鳴漸云昭八年左傳齊樂高相攻子旗語陳桓子周背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桓子遂和之如初時殷亂方定尙多反側故戒以民怨無恆宜順而勉之服以寬大與子旗語情事正合也　案此當讀乃服惟宏句詩小雅民勞云戎雅小子而式宏大鄭箋云宏猶廣也此語意與彼正同言汝雖小子（此箇凡云汝惟小子惟疑並當爲雖設借字召誥云有王雖小元子義）而所當服行之職事則甚廣大故左傳亦以服宏大言之也下乃申言宏大之事謂王

既受保殷民（王引之云廣雅德受也周語曰周保明德士冠禮永受保之）　汝亦惟當助王度天命（朱彬云宅亦訓度卽圖度天命之謂棄朱說是也）惟自時厥後（王引之云天命自度作與所受殷之新民（新民與周禮旅師新甿義同）下文云有敍時乃大明服（明云明乃服命可與此文互證）　惟民其勑懋和乃大明服卽承上懋不懋語意亦一貫可證服宏大不指宏王也至此上云應保自屬王言下云助王乃屬康叔言義亦相承貫僞傳讀乃服惟宏王句既失其讀偷依其說則宏王與助王義相重複其誤甚明以本篇下文及左傳毛詩證之知經義必不如是也（王西莊以服宏大爲服以寬大亦非經義）

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事孔傳云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敍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爲不足王鳴盛云荀子致仕篇宥坐篇引此經又皆申說之云言先敎也楊倞注云當先敎後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然則順事謂敎民之事言我未有順導民之事其義與僞孔傳小異　案時敍亦當如王說爲承順遜疑當讀爲訓舜典五品不遜史記殷本紀遜作訓是其證言汝雖盡其敎訓而民已承順惟自曰未有敎訓之事此遜與多士云比事臣我宗多遜奔走臣我多遜諸遜字同爲敎訓故荀子有先敎之說矣

矧惟外庶子訓人孔傳云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鄭注云訓人謂師長　案衆子故孔疏亦即以周禮夏官庶子爲釋於文既重複且庶子亦非主訓民之官其說殆不可通鄭云師長則當指周禮地官鄉氏保氏諸官然古書亦無可證竊謂訓人當爲周禮地官士訓誦訓二官稱人者通官屬之辭猶句師稱句人山虞澤虞稱虞人也士訓誦訓王巡守則夾王車則亦親近之臣侯國蓋亦有之爵皆中下士故與外庶子同舉也

已汝其速由茲義率殺孔傳云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于時世者循理以刑殺　案率語辭（詳王氏述聞）即言汝速用義殺也此承上文義刑義殺而言上云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謂用義刑也此則謂用義殺但文例小變耳僞孔不知率爲語辭而釋爲循理遂迂曲不可通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句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孔傳云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民惟求等況今民無道不云從教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孔疏云爽惟民迪鄭以迪爲下讀　案爽惟民迪吉康當依鄭讀迪當訓爲用（詳前西伯戡黎）言明爲民作罰刑茲無赦謂用義刑也此則謂用義殺但文例小變耳僞孔不知率爲語辭而釋爲循理遂迂曲不可通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句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孔傳云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民惟求等況今民無道不云從教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孔疏云爽惟民迪鄭以迪爲下讀　案爽惟民迪吉康當依鄭讀迪當訓爲用（詳前西伯戡黎）言明爲民作罰刑茲無赦謂用義刑也此則謂用義殺但文例小變耳僞孔不知率爲語辭而釋爲循理遂迂曲不可通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句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孔傳云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民惟求等況今民無道不云從教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孔疏云爽惟民迪鄭以迪爲下讀　案爽惟民迪吉康當依鄭讀迪當訓爲用（詳前西伯戡黎）言明爲民作罰刑茲無赦謂用義刑也此則謂用義殺但文例小變耳僞孔不知率爲語辭而釋爲循理遂迂曲不可通矣

用吉康之道與大誥殪造哲迪民康又云爽邦由哲義同矧今民罔迪亦謂民不知所用吉康之道故下繼之云不適不迪不適言不知節適與多士有夏不適逸義同不迪亦即罔迪（詳盤庚下篇云不迪義亦同）言如是則其國如無政事也孔說並誤

酒誥

惟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孔傳云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　案將當讀爲裸將之將周禮小宰裸將之事鄭注云將送也德與皋陶謨羣后德讓義同亦當訓爲升（詳盤庚前）謂惟祭祀升堂送爵雖飲不至於醉也孔釋爲以德自將義雖可通而未究古訓原本亦其陋也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孔傳云則汝庶幾能進饋祀于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　案自介介當爲詩介福介壽之介詩疏引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是也言既能祭祀則惟自介福于神乃可以自逸即受胙之意孔訓介爲大非經恉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句）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孔傳云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邦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

上敬不厚于酒故我周家至今能受殷命　案棐亦當讀爲匪徂當讀爲且並同聲假借字詩周頌載芟云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云且此也此棐徂即非且其義亦爲非此言我周西土非自此始君臣皆尚能用文王教命不敢厚用酒猶云自昔已然故下文即繼之曰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曰棐徂又曰至于今猶詩匪且匪今兩語正相承貫僞孔釋棐徂爲輔訓往日屬下邦君御事爲句蔡傳亦從之不成文義矣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肯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　句　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孔傳云殷先智王謂湯陷德畏天明著小民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爲非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　案迪畏天顯小民句（舊傳讀如是而迪爲行則非）迪用也（詳前）天顯猶大誥云天明言殷先哲王用畏懼天之顯德及小民猶多士云罔顯于天顯民祇小民即謂民祇無逸云天命自度治民祇懼治當從漢石經作以古以台聲顯同字通）即此畏小民之意也僞孔釋迪爲陷道又云畏天明著小民並失其義成王畏畏讀爲威謂贊成王之威命猶後文云助成王德顯召誥亦云保受此棐有恭與匪共意異而義正同言御事之臣即在休假之時非有當共之職事亦不敢自暇逸也

厥命罔顯于民祇保　句　越怨不易孔傳云施政令于民無顯明之德所教所安皆在于怨不可變易　案孔讀祇保越怨不易六字句於文殊不順今諦玩之祇保當屬上讀此與上文迪畏天顯小民意略同多士云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又云罔顯于天顯民祇此云厥命罔顯即不順天顯此云于民祇保即不順民祇民祇亦猶無逸云治民祇懼（多士孔傳云無顯于天無逸孔傳云無敢不敬亦未得其義）越怨不易言與民怨之不可易也（引詩周頌曰傳訓文仲曰圖維小不可易也思命不易敬此義與彼同）君奭云不知天命不易義亦與此同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句　亭在商邑　句　越厥國　句　滅無罹孔傳云疾很其心不能畏死棐彝人在都邑而任之于殷國滅亡無憂懼　案越當訓爲與爰在商邑謂彝在商邑與其通國也邑專屬國都國則通全國言之總與別不同也僞傳訓越爲于

爲更端之語失之矣滅無罹亦承上邑國二者言之罹僞傳訓爲憂懼言邑與國有罪不自知憂懼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惟弗綱句乃事時同于殺孔傳云汝有此明訓以享國汝若怠忽不用我教辭惟吾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于見殺之罪　案享當讀爲嚮嚮享聲近字通若典享夏字互通此經多作嚮段經傳謂當本作鄉漢人改嚮是也凡此經云嚮者並有賞勸之意洪範云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孔傳釋嚮爲勸嚮蓋嚮爲嘉惠賞勸威爲咎罰畏懲二義正相對威福箸明則曰明嚮明威大誥云天明畏明畏即明威與此明嚮文亦相對雒誥云仟嚮即有僚謂使勸就官也多士云則惟帝降格嚮于是夏謂嘉勸於是夏國也此享與彼嚮義並同多方云惟有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維誥云公明保予沖子）彼明保享猶此云明享享亦嚮之叚借字也僞孔不憭凡享並釋爲享國則此明享必增爲明訓享國爲而後可通失之遠矣此蒙上殷諸臣來工湎於酒者勿殺而姑惟教之較之上罰罪飲之不教而殺者獨爲寬恕故云有斯明享明此乃姑勸勉之不欲遽加以罪言有此明顯德惠乃猶有不用我教辭者則惟有同於殺矣弗綱當屬上句讀乃事時同于殺爲句事猶任也使也言任使其是同于殺明不宥之對上不庸殺爲文梓材云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此時事同于殺與彼事字義亦同也孔說並誤

梓材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句肆徂厥敬勞句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句孔傳云亦其爲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案此段大意謂君敬勞則諸臣亦敬勞君宥有罪則諸臣亦宥有罪以戒康叔之謹身率下也徂亦當讀爲且此也（詳酒誥）往當訓爲彼與徂對文皆主臣言謂其君能敬慎勤勞民事則此諸臣亦法之而敬慎勤勞民事（此疑亦據治獄而言康誥云敬明乃罰）即彼諸臣以姦宄殺人歷人之罪而枉法宥之亦因見君任戕敗人之罪或寬宥不治故效之而曲宥有罪也徂此往彼文取相變歷人謂搏執平民而歷其手（說文木部云櫪撅柙也歷即櫪之省）莊子天地篇云罪人交臂歷指呂氏春秋順民篇云劇其手劇亦歷之借字也（當從盧傳寫誤從盧）事當

甚壙當从之此言周達庶國皆來享獻而任役也作謂興作任勞役之事享與作二事平列下文云庶邦丕享即來享也雒誥云庶殷丕作謂來共役即來作也來享來作故總括之曰兄弟方來言並來也（方謂並詳王氏述聞）孔似訓作爲爲又訓方爲四方並非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遺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案此僞孔本也古本壹不如是周禮賈疏序周禮廢興引鄭君周禮敍云案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依鄭說書敍盤庚云作說命三篇泰誓云作泰誓三篇康誥敍文壹正與彼同此鄭以前本也若如今本則與彼三敍殊異鄭不宜并數之古酒誥梓材本皆冢康誥爲上中下篇故韓非子說林篇云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今其文在酒誥是舉以前酒誥亦稱康誥而梓材可以類推矣又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爲酒誥三篇俄空焉今亡矣夫揚子壹不知古無酒誥梓材之名因見書百篇凡著篇目者皆列於敍惟酒誥有目而敍不見故云俄空不及梓材者亦文不具也今以意推定先秦故敍壹云作康誥三篇其書中篇目則酒誥爲康誥下與盤庚說命泰誓同至西漢時所傳尚書則書中篇目別題酒誥梓

材故尚書大傳有酒誥梓材傳而敘則仍其舊有篇數無篇名董自伏生史遷以迄馬鄭本皆如是揚子因錄庾秦誓中下篇皆不別著篇名獨酒誥梓材當篇各自有題署敘與彼不相應因而獻疑否則同敘異篇若大禹舉陶謨棄稷諸篇多何獨致疑於酒誥耶

召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孔傳云言困于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籲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無地自容　案徂疑詛之叚借字言詛祝暴君之亡國或出奔或見執也徂詛聲類同字通（無逸云否則厥口詛祝）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孔云王來居洛邑繼天爲治　案紹當訓爲助（詳前大誥）孟子梁惠王篇引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僞古文太誓亦用此文）紹上帝卽助上帝也文侯之命云用會紹乃辟王助上帝與諸侯助王義同孔及蔡傳並訓紹爲繼望文爲釋失其恉矣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孔云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于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　案比次也（賈子連語篇云動靜擇次謂之比）介當訓爲副言王當先任用殷諸臣（服與多士亦惟爾多士攸服義同）使比此介副於我周諸臣之治事者若爲僚屬之等僞孔訓服爲服治比介爲比近並迂曲難通（集解）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　句　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孔傳云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歸政而退老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莊逮祖云復白也辟法也（集解）　案此當讀朕復子明辟法句復當訓白莊說得之言我敬白子明君王猶立政云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如弗敬及句言如不敢求及先王但冀保我天命耳亦謙抑敬戒之意凡書云及者皆謂及先王或古人如康誥云乃由裕民（王引之云猷由古通猷裕道也）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余一人以懌有及謂道民以能及文王也（孔傳謂有及於古未析）　君奭云罔勖不及言無人勖勉我則不能及古之賢臣也呂刑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墨子尚賢下篇引彼文釋之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度非及亦謂何所謀度非求及古之聖王乎（孔謂刑及世輕重所宜與墨子不合）蓋周時以求逮及前人爲及習爲常語如故墨子尚能通

其義也天基命定命謂初始基之終則定之皆天所以命先王我則繼續而保之及與肅皆對先王而言文意甚明僞傳全誤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句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句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　句　敍勿其絕（從馬融讀）孔傳云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于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敎衆官躬化之少子愼朋黨戒其自今已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案此周公遹王命其論功而辭之語爾雅釋詁云齊將也言我將百官使從王於周（漢書律曆志引伊訓云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此義略同）我惟曰庶其有當任之事乎不敢望記功也今王乃就命我等曰其記於掌功之宗官云（漢書儒林傳宗工疑卽周官司勛掌禮官曰秩宗也使以功就大祀時告先王而命之又惟命我曰汝受先王命正輔我（篤書同厚字）當視宗官所記之功書（蔡傳云功敎者記功之書）

之敎緒是也案洛誥之盟敎（以上皆公遹王命如是孺子其朋以下則又公戒成王語朋當與詩魯頌閟宮三壽作朋義同召誥云敬以王之羣民百君子越友民朋與羣友義同）言王與諸臣其殆如朋友乎其自今以往王當愼之無若火始燄燄之小及其灼則灾敍相屬不易絕皆戒王謹於擇人之語僞謂此爲周公告成王當記人之功則與今王卽命曰文義不合又釋朋爲朋黨則是周禮邦伯（秋官士師敎）人臣大罪非所以戒君又讀宗以功句弼丕視功載句厥攸灼敍句並失其讀餘義亦並非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孔傳云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　案厥若彝猶梓材云汝若恆言如常日及如予撫事勸其不必記功也孔訓若彝爲順常道蔡傳亦同並非是

乃惟孺子頒（說文引書頒如是）朕不暇聽　句　朕敬汝于柴民葬汝乃是不蠲乃時惟不永哉孔傳云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敬汝于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惟是不可長哉鄭注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蠲勉也　案頒鄭孔皆訓爲分是也而釋義則並未塙此當讀

如周禮大宰匪頒之頒說文支部引頒作敬音義亦略同言王以恩惠頒賜羣臣使記其功也朕不暇聽句言我不暇聽王記功之命卽不敢受命之意榮民彝謂民之匪彝召誥云其惟王勿以小民經用非彝秉匪非並同猶呂刑云率乂于民棐彝言我敎戒汝以小民不法之事此句爲下汝乃是不釐二句發端孔以乃惟孺子頒朕不暇爲句聽朕敎汝子棐民彝爲句咸不成文義鄭謂誘掖之言分亦未得其恉又案釐字譌俗字書所無莊葆琛謂卽賡字之訛說文賡部賡續也从貝庚省聲省聲釋文引徐邈音莫剛反又武剛反與賡字音七荏反不合賡亦不得有勉訓錢竹汀謂釐卽賡之譌爾雅釋詁孟勉也賡孟音近義通其說是也段懋堂亦从錢說而謂釐从侵音省聲與夢字从夢省聲同則古本無是字究不足憑此當本爲賡字後譌爲釐又譌爲釐鄭訓勉釋文云馬王同卽是賡孟音轉漢時本不作釐也儒漢時經本已作釐則是不體之字馬鄭必先正其字云釐當爲賡而後訓爲勉今不見有此文足明其非大抵此字訛於魏晉以後故徐邈作音亦不能辨其是非也周禮春官大卜三夢字釋文一本作釐亦譌俗無理與此釐字相類

王曰公功棐迪句篤罔不若時孔傳云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案此當讀公功棐迪句棐亦當爲匪之叚字詳大誥迪當訓爲圖言周公之功我未及圖之左僖二十八年傳云子犯乃德左文元年傳云子家乃傚勞之不圖報于何有信無下如是也左文元年傳云子家乃傚不忘此義與彼略同迪从由聲古字與猷通爾雅釋詁篇圖也厚也釋宮云猷道也爾雅釋言云猷圖也此猶康誥云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棐迪猶言不迪罔迪也篤義與信同爾雅釋詁篇圖也厚也信卽固厚引申之義篤罔不若時與君奭篤棐時二人義亦可互證詳後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孔傳云于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少子今所以來相宅于洛邑其大厚行典常于殷賢人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善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我旦以衆卿大夫子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案弘朕恭當訓爲共謂職事言與武王弘大我之職事越訓與詳前大誥孔釋爲恭奉其道誤孺子來相宅以下說王相宅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後周公自言輔王布治則爲四方萬民之倡率當與信從政令者爲先王云大惇德典殷獻民卽謂典治殷士爲周臣者周公云荅其師卽謂對衆百姓皆以臣民分說文義咸相承貫僞孔全不憭而妄說於經無當也

王賓句殺禋孔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王廟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孔說安賓當讀爲儐舜典賓于四門鄭注云賓讀爲儐儐之省卽觀禮之四傳文人部儐導也或作擯賓卽儐之叚擯也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儐進之也此謂王令宗伯擯詔周公魯公進就位受命然後殺牲而祭也王及僞孔讀賓如字失之凡宗廟之祭殺牲並在祼後故禮運云既祼而後迎牲此殺禋後乃云王入大室祼者以告周公後特入祼以告與正祭之祼不相冢也

多士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句亂弼我孔傳云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案此當讀允罔固句罔固卽承上殷命而言謂天不與殷故其命信無堅固詩大雅皇矣天立厥妃受命既固言其易隊失也亂弼我句亂卽率之叚借字率語辭並詳王氏述聞言殷命既不固故改而輔助我周也君奭云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此罔固卽言無固命與彼有固命義相反而文例正同足以對勘此云亂弼我亦猶彼云亂明我立政又云丞乃俾亂相我受命弼相義亦同文詳略小異耳僞孔誤讀允罔固亂爲句因訓亂爲治宋薛艮齋書古文訓又改固爲怠卽怙古字乃承郭忠恕等肊定之本江艮庭王西莊並附會左傳毋怙亂之文宣十二年濬十五年詳據以破僞孔皆由未參考君奭故有此巨謬矣

予亦念天卽予殷大戾肆不正孔傳云我亦念天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討不能正身念法案此承上文我不敢動而言動卽謂征伐多方大誥以威正征之叚字謂我已念天已降殷大戾故不復征伐汝肆不正猶湯誓云不敢不正大誥云不可征也僞孔全失其恉

王曰多士昔殷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孔傳云今移徙汝于洛邑使汝遠于墨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案召誥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此比事即謂比介御事大意謂我所以移汝于遠者使亞副我御事之職以臣我宗官而多教訓之比事言處賤位臣我宗猶多方云奔走臣我監彼監謂有地治之吏此宗則謂王官猶酒誥云宗工傳釋爲尊官監與宗名異而實同言小臣不得專達于王猶梓材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也遜訓字通詳康　多遜謂多訓猶酒誥君奭多方云多誥與後文奔走臣我多遜正相對此爲初克奄後事彼爲作雒邑後事寬嚴絕異而文互勘其義甚明僞孔殊不憭攝政三年踐奄王自奄還作多方四年封康叔五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

又案此云比事臣我宗即多方所謂奔走臣我監五祀也此篇首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鄭注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王之邑用成王命告王之衆士以撫安之孔傳亦謂周公致政明年三月事與鄭義同上云昔殷來自奄即指多方所命言之故多方篇首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篇敘亦云成王歸自奄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依鄭說周公攝政三年踐奄王自奄還作多方四年封康叔五年營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

政成王次年方爲成王元年僞傳依王肅說成王即位非攝元年則此爲成王七年與鄭說同　是攝政三年以前殷民尚爲亂黨未爲周臣遷踐奄以後始歸周至致政次年首尾適五年郟鄏衛三監雖廢滅而洛邑官吏亦得稱監殷民遷洛即臣我監不必三監也此篇又云臣我宗宗即指王官而言二篇所言自是一事彼傳乃以監爲成周之三監又以爲五年無過則還本土則是虛擬之詞並非是

今殷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依馬融徐邈讀爲擯　亦惟爾多士攸服句　奔走臣我多遜孔傳云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　案此與上文相對上文移徙疏遠之故言比事此就雒邑而用之謂我作雒邑亦惟汝多士爲任使俾爲我共奔走之任上云比事雖亦即奔走而云臣我宗乃爲官之僚屬此直云臣我不云宗前升于王廷矣上又上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多方亦云今爾奔走臣我監比云奔走臣我文例正與彼同但彼云臣我監則又與上文臣我宗爲一事此不云監及宗明得自達於王即梓材所謂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也多遜亦言多教訓之僞孔似誤讀攸服奔走句蔡傳亦同以多方證之足知其誤也

王曰又曰時予句乃或言爾攸居孔傳云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

之言則汝所當居行　案王曰之下忽更云又曰文殊難迪孔釋亦未及竊疑又當讀爲有有曰謂有是言曰猶云有言曰盤庚中篇云遲任有言曰古人有言曰與君奭言曰在時二人義亦相近時予亦當與君奭云君已曰時我同義時當訓爲承詳王氏引聞言謂言問廣雅釋詁云言問也周禮春官冢人言盤車象大意言我本不欲誥汝因汝衆民有言曰能順承我故我乃或言問爾所安居之事多方云有夏誕厥逸不肯曷于民曷言亦謂憂勤慰問之與此言義僞攸居與禹貢陽鳥攸居義同史記夏本紀作所居盤庚下篇亦云尊厥攸居即冢上文宅爾宅繼爾居云孔以時予爲是我乂以攸居爲所當居行大誤此篇詞意頗傷駁雜末乃慰藉之故更綴此數語凡此經云又曰者此多參合案校又皆當讀爲有古文字通如上文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謂今爾殷多士有曰夏人簡在殷之王庭有職事例于百僚也此與又曰時予並據殷多士有言語氣略同又曰時予上不云今爾者文省耳康誥云非汝封人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言非汝封有命曰劓刵人尤氏侗又云劓刵人猶又爲有則無他人敢劓刵人也此劓刵二字爲句劓人猶人爲大辟也　又云王曰外事句　汝陳時臬司師句　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孔疏引鄭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非是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言有告曰當要囚者則服念之五六日至旬時乃蔽之僉氏平叔亦讀又爲有　君奭云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引之从馬融本作迪惟是也當據校正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有人曰天命無常不可信則我亦惟文王德之延長爲可信也孔疏引鄭云人又云義亦通又引王肅云重留重長其天命則鄙又云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言有曰無能而但往來奔走者此以常教告文王以小德也詳後　多方云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言如有曰是仍如爾之初不能敬和則我必罰之無怨我也孔疏引顧氏云又曰者王又復言也非是以上諸文並與有曰文義相協足以互證釋者率不解遂多望文肊說則此經方書王曰未箸一語遽繼以又曰揆之詞氣必不能遽稍知文義者能知之曾謂古經有此不承貫之辭例乎

無逸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孔傳云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馬本作俾云使也　案卑當从馬本作俾其訓爲使則是而未盡也此當訓爲從爾雅釋詁云俾使也是俾使皆有從義服當訓爲奉行猶康誥云明乃服命召誥云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此承上大王王季克自抑畏之文謂文王從先王之德而奉行之即就康功田功也孔以卑服爲卑其衣服蔡傳亦云猶禹所

謂惡衣服陋矣

君奭

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 旬 罔尤違惟人 旬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孔傳云君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惟衆人在我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　案此當讀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爲句越與也詳前大誥言不敢不永遠念天之威及此下民猶後文云於惟用閔于天越民也僞孔訓越爲動化大謬罔尤違惟人言無尤怨于人惟于義同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孔傳云不能民久歷遠不可不愼又云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　案此十字作一句讀經歷當爲經營行事歷訓行詳前大誥與後文多歷年所義具僞孔以弗克經歷四字句又詁爲經久歷遠並非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孔傳云言天壽有平王之君故安治有殷鄭云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此孔疏駁格義非元文　案此當從鄭專就臣說卽承上伊尹以下而言天壽平格言天錫諸賢臣以壽考平順而自至猶後文云天休茲至平與康王之誥丕平富義亦同僞傳據君言大誤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孔傳云有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徵之德下政令于國人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陋知天威鄭云蔑小也　案孔以無能往來以下並指虢叔等五人言之非也五人乃賢臣爲文王之師友不止共往來而已此乃於五人之外別有無能可見惟任往來奔走之臣才德不及前五人者故以有曰別異之凡經云又曰者並當讀爲有曰詳前多士篇孔讀爲猶曰失其惟矣茲迪彝教文王蔑德者茲迪彝與洛誥厥若

哉而言明受天休者非止二人故又云我用能至於今日休也篇榮時二人與洛誥篇周不若時意異而文義略同榮時猶不若時也僞孔訓爲厚輔文武則風馬牛不相及矣且文武受命閉國寧有弗哉天休之理其失明矣　又案墨子非命下篇云召公之執令於然之疑當作於召公曰譌誤且畢自降天之哉得之疑當作不自天彼云惟予二人與此經在時二人義亦同墨子多引逸書疑召公先有作書而周公作此以答之惜古書亡佚不可考也

多方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孔傳云監謂成周之三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徒臣服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　案五年之說舊無填解今考篇首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鄭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又篇敘云成王歸自奄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孔傳則謂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王親征奄滅國五月還至鎬京二說不同當以鄭爲長詳王氏後案依周書作雒則武王滅紂之年即封武庚三監之立亦在是年武王滅商後十年崩成王元年管叔流言以武庚叛二年

周公伐武庚依鄭說則成王三年喪畢三監始叛周公居東二年歸始滅武庚踐奄而攝政二說舛異要殷多士臣武庚已十餘年此云臣我監臣三監即臣武庚也以年推之究難通竊疑武庚之封雖在滅殷之年而立三監或在滅殷後六年故至武王崩年適五祀其時三監未叛殷衆士尚相安無事故下文云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而無貶詞明此五祀不衆從三監作亂計之也

克閱於乃邑謀介爾　句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孔傳云懋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天惟與汝懋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　案是時尚未營洛邑此因遷殷民于洛邑而言之孔訓介並爲大於義未協竊謂介當從蔡傳訓爲助謀介爾謂謀所以助爾此以謀介爾句猶下云畀矜爾介賚爾也詩周頌酌云是用大介我龍受之鄭箋云介助也大介賚亦卽謂大佽助賜予之也與詩義正同孔蔡並讀謀介句甚不辭孔又釋大介賚爲大大賜汝則文義尤重複矣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惟鮮哉孔傳云又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嘆此五者知憂得其人者少王肅云于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休茲此五官美哉孔疏　案此篇記傳公與羣臣共告戒成王之語用咸戒于王以下乃史官所記曰王左右以下乃史記同在位告戒之人叫周公與此等近臣同戒王非周公告王以此諸官宜得其人也嗚呼休茲知惟以下始是周公戒王語謂當休嘉之時而能知憂惟其人甚少猶召誥云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卽此意也此乃泛說王肅及僞孔並謂屬五官言失之

棐德惟乃弗　句作往任　句是惟暴德罔後孔傳云棐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莊述祖云弗拂通戾也　案此當從莊讀棐德惟乃弗句弗與徵子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之咈聲義並通言棐之德咈戾與下文其在受德暨文例略同屬云受德受所爲德也此棐德義同孔以受德爲紂字非孔讀弗作句誤此當讀作往任

謂羞羞耆字此與彼同耆亟也謂急于刑罰下云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庶習猶皐陶謨云庶明勵翼耆刑暴德與彼文例正同王引之以刑暴德與習逸德相對爲釋亦未得其義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孔傳云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所高慎之事　案庶言謂凡論議教誨之官若師氏保氏之屬庶獄卽刑官謂司寇士師之屬庶慎謂凡掌典法之官周書商誓篇有庶義庶刑此庶獄卽彼庶刑庶慎卽彼庶義若周禮司會大史諸職掌百官中成之等周禮大宗伯天神司中左襄十年傳及說文並作司愼義亦可互證此三庶並實指其官罔攸兼似謂使名盡其職不侵其官爲傳謂泛辟衆言衆刑獄衆所高慎之事以上下文例推之並不合不足據也

顧命

牖間南嚮敷重蒲席黼純華王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圖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孔傳云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雕刻鏤　案此經四几並云仍几周禮司几筵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注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仍因也因其質無飾也玄謂吉事謂王祭事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二鄭同依爾雅訓仍爲因而義不同爲孔義又與二鄭小異依後鄭說奠几朝夕相因此經殯宮所陳非奠几則不得取此義爲孔謂因生時几亦無塡證考禮記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鄭注云仍因也因爵之飾也彼云仍雕與此雕玉仍几文義正同玉琖之用通咳吉禮則不得謂因生時爵後鄭與孔說皆必不可通惟先鄭謂因質無飾說尚近理但此經四几與禮記玉琖皆有飾則不得云無飾諦繹先鄭之意似謂几以木爲之惟就玉爲飾雕刻之而其木質則不復雕刻變几則刻其飾玉復刻其木質蓋文尤華縟矣禮記玉琖仍雕亦謂以木爲爵而飾以玉卽就玉雕之其木質亦不復雕刻斯謂之仍雕兩經互證其義或可通乎　又案仍因之訓自是古義故鄭孔咸據以爲釋考爾雅釋天云因章曰旃卽周禮司常通帛爲旜對雜帛之物爲文旃爲繇斿同色物則繇施異色詳周禮正義及九旗古義述鄭郭舊說並誤　是因章者同色不雜之謂竊疑仍几亦謂几上版與下柎足同色變几則上下色異旗色貴純故因章爲飾几飾貴文則仍几非吉義各有所取也此與仍因古義似更符合附記之以備一解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鄭以麻冕黼裳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孔疏　案此經王與諸臣同麻冕而裳各畏鄭以麻冕黼裳而冕服有文孔疏申其義謂指衮冕服黼卽十二章之一旦黼在十二章中差爾在下不宜以此名裳金鶚據畫繢黑與白謂之黼謂此裳黑白相間舉玉藻黼裳爲證求古錄禮說　其說甚塙竊謂此經爲康王卽位柩前之禮於喪中而行卽位之吉禮不可以無變於常故服齊服玄冕而易玄裳而黼裳禮記郊特牲云玄冕齊戒大並禮記哀公問五義纂嚴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任於食喪此並說天子諸侯齊服玄冕玄裳也　卿士邦君無事陪位則服正齊服玄冕玄裳蟻裳卽玄裳也鄭亦見注惟太保太史太宗以方行册命之盛典不得不吉服則玄冕而彤裳此其義也

康王之誥

丕平富不務咎孔傳云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　案孔望文爲釋殆非經義案校此文丕當爲語詞平富猶言安富餘氏平議讀富爲福引洪範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爲福與咎相對之義詩小雅常棣外禦其務左傳僖二十四年通說亦　咎蓋指困阨窮民而言務者侮之借字爾雅釋詁務侮也

引作侮不侮窮民猶康誥無逸云不敢侮矜寡也

費誓

時乃植幹甲戌我惟栽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孔傳云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鄭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橐不殺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于罪隸亦不殺之孔疏　案此篇魯公誓師曰汝則有常刑者三曰汝則有大刑者二唯植幹不供獨曰有無餘刑他書咸無見文以前後文義推之常刑謂劓刖以下諸刑大刑謂死刑孔傳及史記集解引馬融與說如是此特曰無餘刑則必重於常刑又特曰非殺則必輕於大刑皆可知矣但鄭謂盡奴其妻子蓋據甘誓湯誓孥戮之刑然周禮司厲鄭司農注釋孥爲奴則唯本身役作不盡奴其妻子其說較長段令如康成說植幹不供而戮及妻孥於法既嫌太重孔云刑者非一亦望文生訓恐皆未得其義竊謂此餘當爲舍之借字說文餘从余省聲古餘字亦或省作余見周禮委人故余舍二字得相通借魏三體石經尚書余字作舍卽借舍爲余也周禮司圜收教罷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

而舍下畢一年而舍注云舍釋之也是古者國土繫畢人以三年爲葢限過三年不舍則永不舍矣此無餘者或流放或役作終身不釋故曰無餘而究貸其死故又云非殺也楚辭天問說舜殛鯀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云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畢也此云無餘楚辭云不施義葢略同

文侯之命

既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孔傳云卽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　案孔釋俊爲德則是耆壽與俊平列於文例殊不合此俊當讀爲駿爾雅釋詁云駿長也言我御事無有耆壽能長在其位者也無駿在厥服卽由於無耆壽上下文義正相應

汝多句　修扞我于艱若予汝嘉孔傳云戰功日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于艱難　案孔讀汝多修爲句釋爲功多甚修殊不辭（說文支部攸字注引周書曰攸我于艱扞氏假亦同孔讀）今考當讀汝多爲句修與攸通盤庚上篇云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與此文例正同

秦誓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孔云惟爲古我執古義之謀人忠賢塞叔等則曰未成

我所欲反忌之　案孔說迂曲不可通此文大意謂古之善謀之人予不及見之則曰未卽就於予身忌乃語助辭詩太叔于田叔善射忌毛傳云忌辭也此文義與彼同說文心部引忌作基亦忌之假字孔望文生訓釋爲反忌之大誤

尚書古文疏證辨正自序

國朝尚書之學始於閻百詩徵君白疏證書出而古文孔傳之僞如秦越人洞見五臟癥結使學者不爲僞書所惑厥功甚偉惟徵君生當　國初其時漢學方萌芽於古今文家法未盡瞭然亦間惑於先入之言多引宋人臆說詆斥古義有僞孔本不誤而徵君以爲誤者非特無以服僞孔之心且恐左袒僞孔者將有以藉口徵君嘗駁朱子集注曰輕議先儒其罪小而徇先儒而俾聖賢之旨終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余竊居罪之小者而已錫瑞學識淺陋奚敢觝排前哲顧嘗謂徵君能辨古文孔傳之僞而未識今文尚書之眞疏證一書向有重名洽尚書者奉爲圭臬不爲辨正恐疑誤後學乃竊比於徵君之駁朱注此也後漢書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衞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鄭康成之傳注解皆是物也辨曰徵君之言是也而尚有未盡者後漢書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此馬鄭古文尚書出於杜林之證也漆書止一卷非完書杜林得之即能傳古文尚書者列之而質所未備其精搞者不贅一詞義有未安妄加箴記不知益國請俟異日善化皮錫瑞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楚元王傳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夫一則曰得多十六篇再則曰逸書十六篇是古文尚書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也後漢書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衞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鄭康成之傳注解皆是物也辨曰徵君之言是也而尚有未盡者後漢書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此馬鄭古文尚書出於杜林之證也漆書止一卷非完書杜林得之即能傳古文尚書者列之而質所未備其精搞者不贅一詞義有未安妄加箴記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列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故一篇又杜鄴傳曰鄴子林清靜好古其正文字通於鄴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是林精小學兼通經

學其於古文尚書必先通曉後乃得漆書耳孔壁古文藏中
祕外人苦不得見新莽之亂或散民間西州漆書疑卽中祕
散佚者書雖止一卷精小學者得此卽可以考正文字杜林
所傳古文尚書其本必較他本爲善故賈逵傳其父徽古文
尚書乃不用其父之本而用林本爲之作訓正以其得漆書
校正之故也林本無訓解始於賈逵衞宏而遞傳於馬
鄭馬鄭古文孔穎達以爲出於張霸固非以爲卽是孔壁眞
本亦未是孔氏古文眞本自在中祕此當是副本傳於民間
而杜林嘗用漆書校正者耳
按古文尚書實多十六篇惟論衡所載其說互異其正說篇云
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

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
帝時張霸僞造百兩之篇帝出祕百篇以校之愚謂成帝時校
理祕書正劉向劉歆父子及東京班固亦典其職豈有親見古
文尚書百篇而乃云爾者乎劉則云十六篇逸班則云得多十
六篇確然可據至王充論衡或得於傳聞傳聞之與親見固難
並論也且云武帝使使者取視不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視
此何據也
辨曰馬融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則衞賈馬鄭所注古文尚書
仍止二十九篇之文增太誓三篇耳其餘逸篇數並與三家同又
尚書正義曰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無訓解故
曰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
傳者諸君皆不爲逸篇作注徵君引季長之言又云孔氏一
家之學粲然詞不別白似衞賈馬鄭於古文逸篇亦有注者
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

恐疑誤後學不可不辨王肅曾著古文尚書注見正義釋文
所引僞古文別出舜典卽用王肅注此云王肅撰著無古文
尚書亦誤蓋徵君專據孔疏之說以馬鄭王所注尚書皆爲
今文惟僞孔增多者爲古文不知馬鄭王亦是古文惟歐陽
夏侯三家是今文故其書於分別今古文處多不了了也
又按馮班定遠常熟錢氏之門人也謂顏注伏生傳晁錯往受
書事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爲妄矣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伏
生所傳者又志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
不假口傳明矣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千
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
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列於學官者
自是伏生親傳非晁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
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
伏生年已九十餘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
何至尠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耶某曾身至濟
南潁川其語音絕不相遠雖古今或異大略可知何至言語不
相通耶衛宏且勿論顏注漢書號爲旺氏忠臣亦贅列斯語疑
誤至今殊可怪耳
又按梅氏鷟亦謂吳才老云伏生得於既耄之後爲失考朱子
於古文言壁藏今文則言暗記亦是受校人之欺論正與定遠
合蓋漢定伏生卽求其書以教於齊魯之間不待孝文時始然

生未耄也今文二十八篇亦從屋壁得之手授之其人非待越
錯來始背誦衛宏說妄也凡此等皆遠勝先儒者又按書大序
云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此亦是魏晉間衛宏使
女傳言教錯之說盛行故撰序者採入而不覺其於史文相背
劉歆有言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
其書見在脗口授云乎哉
辨曰徵君引馮梅之說善矣而未盡也後漢書儒林傳曰衛
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是古文尚書有訓
解實始於宏鄭君書贊云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敘衛
於賈馬之前亦是其證衛說今不傳攷帝王世紀曰帝摯之
母於四人之中其班最下而摯年兄弟最長故得登帝位封
異母弟放勳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故輭弱而唐侯德盛諸侯
歸之摯服其義乃率其羣臣造唐朝而致禪因委至心願爲
臣唐侯於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禪而封摯爲高辛氏事不經
見漢故議郎東海衛宏所傳云爾案此事近廢立疑非其實
古書皆不經見而獨傳於敬仲則古文異說疑多敬仲所撝
敬仲序謂伏生言不可曉益誣今文以扶古文安知後有王
肅卽本序意作僞古文而衛賈馬鄭之書皆廢則敬仲之誣
今文亦奚益哉
安國古文之學其傳有四一傳於都尉朝朝傳庸譚譚傳胡常
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塗惲惲傳桑欽王莽時立於學官璜惲皆
貴顯惲又傳賈徽徽傳子逵逵數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詔選高

才生從達學由是古文遂行一傳於兒寬一傳於其家孔僖傳
所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是也一傳於司馬遷遷書所
載多古文說是也東漢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
寶愛之後歸京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
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顧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林同郡賈
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康成注解古文之說大備康成雖云受
之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
源於安國明矣

辨曰此攷古文之傳有四甚塙而都尉朝以下惟桑欽禹賈
古文說畧見於漢志說文賈逵之說略見於說文五經異義

其他皆無可徵兒寬所傳並在三家今文說中孔氏世傳古
文尚書不過守此孤本傳爲世學其書亦無訓解漢書孔光
傳云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安國延
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
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儒林傳云孔霸孔光習大
夏侯尚書大夏侯有孔許之學案漢儒最重家法歐陽生至
歙八世皆治歐陽尚書霸乃安國從孫如安國古文有師說
霸豈得舍而事夏侯勝與光父子且以夏侯學名孔氏無古
文傳注可知班孟堅謂遷書載堯典洪範微子金縢諸
篇多古文說今以此五篇攷之史記以旋機爲北斗與大傳
云北極不同以南嶽爲衡山與今文說霍山不同以禹錫元
圭爲帝錫與緯書言天錫不同微子奔周殷本紀與宋世家
有兩說或一爲古文說洪範思曰睿不作思曰容又以箕子
陳範乃封朝鮮與大傳箕子封朝鮮來朝乃陳洪範不同僉
世家云周公奔楚與論衡引金縢古文家說似同而論衡以
爲管蔡流言時魯世家以爲反政之後亦不盡合古文說之
可攷者不過如此予常疑漢時今文家有師說古文家無師
說非止尚書一經後漢儒林傳云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
未有名家漢書劉歆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
故而已儒林傳云費氏治易無章句蓋自毛詩以外古文家
師說皆起於東漢之後漢藝文志有尚書古文經而無傳近
人皆知孔傳之僞而又疑馬鄭古文說皆本於孔安國是知

二五而不知十也鄭君自謂淵源安國亦古文家裴飾門面
之言耳此徵君所未及者更詳辨之

按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司馬遷親
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實有可疑者兒寬
傳寬以治尚書事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
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
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
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
者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爲博士時年
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
六年始獻書卽甫獻書而卽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

得爲盎卒乎況孔氏子孫都無高壽者不過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謂之盎卒何獨於安國而天之乎頗不可解又安國大序謂得壁中書悉上送官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採摭以立訓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用不復以聞是獻書者一時作傳畢而欲獻者又一時也作傳畢而欲獻會國有巫蠱則初獻書時未有巫蠱何不即立於學官而乃云以巫蠱遂不及施行邪蓋僞作此書者知兩漢祕府有古文而無訓傳今又並出訓傳不利不遷就傳會其說以售其欺耳

辨曰謂有巫蠱未及施行本於劉歆移太常博士文以今攻之不特僞序之說謬卽劉歆之說亦謬也天漢四年又太始四年征和二年乃有巫蠱之難立學非難事此數年中何不施行邪蓋今文所謂蠱祿利之路然不施行者安國古文本無訓解逸十六篇更無師說不便學者誦習非因巫蠱之故其託於巫蠱者乃欲諱言其無說解而自揜爲說解也故傳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效此諸經惟毛詩有師說若左氏則欲傳明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欲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左氏有章句實勝於欲則古文尚書之有說解亦當勝於欲今其書雖不傳然以諸書所引攷之如以六宗爲乾坤六子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父師爲箕子文王受命爲九年觀兵爲十一年克殷爲十三年皆與今文家說不同是其明證蓋欲之意

施行巫蠱之後至欲移書時又將百年何以猶不施行所以不施行者安國古文本無訓解逸十六篇更無師說不便學者誦習非因巫蠱之故其託於巫蠱者乃欲諱言其無說解而自揜爲說解也故傳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效此諸經惟毛詩有師說若左氏則欲傳明而得祿之驗乎本不當槩寬於安國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漢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既古文頗不合時務是也兒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因之未暇改正云

辨曰微君之說猶有未盡史記儒林傳曰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漢書則寬兼通伏孔今古之儒林傳曰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據史記漢書則寬兼通伏孔今古文本同一家之明證也漢學三家又皆出於寬此西漢今古文家說不同是其明證蓋欲之意

之博士皆傳今文安國亦必以今文教授然史記云兒寬既通尚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則似寬以所得於歐陽者爲未足問安國有古文學欲更受之不然寬專習今文則安國所學亦當與歐陽無異寬既通歐陽尚書矣何必更受業安國帶經誦習如是之勤哉安國以古文尚書起其家意必有校刊訂正之語於今古文多寡異同處或繫以說此之謂古文說其古文與今文同者其訓解必仍同今文斷不盡易今文之說若馬鄭之紛紛也兒寬受之以傳於歐陽夏侯則安國古文說已並在三家今文說中後之異於三家而託之安國者可不攻自破矣

按鄭康成註書後無復有言古文者惟王肅註書序於汨作九

共九篇不曰已亡而曰古逸似肅曾見古文但未有註釋耳或書因馬融鄭康成之所逸者亦從而逸之不必見古文亦未可知獨孔穎達謂閻始竊見梅氏之書其註尚書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經典釋文云王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則大可笑也王肅魏人孔傳出於魏晉之間後於王肅傳注相同者乃孔竊王非王竊孔也

辨曰僞孔傳出王肅近人已有定論丁晏尚書餘論辨之尤晰然則王孔是一人孔沖遠謂王竊孔固失之微君謂孔竊王亦未爲得也

又按舊唐書經籍志古文尚書十卷王肅注新唐書藝文志鄭康成注古文尚書九卷然則汨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猶傳乎余

曰否孔疏云賈逵馬鄭所注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所傳正同但經字多異如堯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爲柳谷之類是也愚意此王肅鄭康成注亦卽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寫之者故謂之古文尚書亦猶唐有今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何以謂之今文蓋唐明皇不喜古文詔集賢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而孔書亦復因之而一變矣嘗思書藏屋壁之中純是科斗古文及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始易以隸然猶古隸並存孔穎達所謂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大序云隸古定是也至天寶三載始詔改定凡不合於開元文字者則謂之野書不特古文廢絕卽兩漢來所傳之隸書亦多浸失由是字既舛譌書復簡陋久假不歸積習成俗此又論古今經學者之所掩卷而三歎也

辨曰古文今文之別是文字不同伏生書初出屋壁亦是古文以其不便流傳乃易今文孔安國以今文讀古文如今之繙譯本其正文仍用古字故謂之古文古人之書皆口授手鈔今文傳習既多不免譌俗今所傳嘉平石經及兩漢碑文其字不盡合於六書是其明證東漢諸儒自杜林以至許鄭皆精小學故皆輕視今文謂之俗儒然今文師承最古其字雖俗其說不誤古文則本無說解當時若以古文正今文俗字說解仍用三家兼取其長斯爲盡善而漢時今古文家相疾如仇衛賈馬鄭遂以古文壓今文並其說解亦盡易之究其所爲新說不過多引周禮如六宗六卿冕服十二章以周

制解唐虞既非塙詁他如高宗肜日之豐祔微子之告箕子比于金縢之避居亦皆不如舊說之安乃馬氏詆三家爲俗儒鄭君疾歐陽之蔽冒馬鄭之說既盛三家漸衰以至於亡其後僞孔書行乃並馬鄭亦亡徵君但以馬鄭古文之亡爲可惜不知三家今文之亡尤可惜也益文字之譌猶可攷證說解一誤經何由明此尤論經學者之所掩卷而三歎矣

漢傳論語有三家一魯論一齊論一古論古論出於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馬融鄭康成註皆本之藝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兩子張是也魏何晏集解論語中有孔子曰者卽安國之辭余嘗取孔註論語與孔傳尚書相對校之如子小子履敢用元牡三句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盛稱周之才而無貶辭乎安國於禪諶于產臧武仲齊桓公凡事涉左傳者無不覩縷陳之於註何獨至古文泰誓而若爲不識其書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當時安國壁中之

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太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朕躬有罪無以萬方四句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二句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所重民食喪祭一句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與今安國傳湯誥泰誓武成語絕不類安國親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泰誓武成豈有註論語時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則曰此易恒卦之辭南容三復白圭孔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論語所引易詩之文無不明其來歷何獨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將安國竟未見古文乎據古文則子小子

不免受校人之欺也

按藝文志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氏曰孔氏即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學七十當作與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其說是矣而孔穎達禮記疏載康成云漢志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又六藝論亦以孔壁得古文禮五十七篇皆與今漢志數不合未知何說

辨曰丁晏辨正曰晏案班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併儀禮十七篇與逸禮三十九篇言之劉歆傳讓太常博士疏亦言逸禮有三十九獨投壺孔疏稱鄭言四十篇者考王充論衡正說篇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一篇奏宣帝下示博士然後禮益一篇始知逸禮三十九篇宣帝世又得一篇故鄭君有四十篇也徵君謂未知何說蓋考之未詳

耳

又按鄭氏箋毛詩東門之池序引孔安國云停水曰池不知從何得此訓安國生平止傳論語孝經二書無池字意是別有訓說流東漢鄭得之載於此古文泰誓上陂池作傳者於陂字既用毛傳澤障曰陂又於池字用鄭箋停水曰池若以白賁其語且反見康成之箋原本於此心誠哲學誠博矣

辨曰丁晏辨正曰安國訓出陸氏釋文乃音義非鄭箋也元朗引停水曰池即僞泰誓傳文汲古閣刊本不作分行細書以音義混入箋故有此說以釋文單行本校之其訛謬立判

矣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註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書宅嵎夷鄭曰宅嵎鐵昧谷鄭曰柳谷心腹腎腸鄭曰憂賢陽剔刑剔鄭曰腐宮劓割頭庶剠其與眞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於古文宜同於今文矣而石經久失傳然殘碑遺字猶頗收於宋洪适隸釋中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書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敘爲次碑又云高宗之

饗國百年亦與五十有九年異其與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爲一家之學者也

辨曰此引鄭曰宅嵎鐵四條皆誤後又云按宅嵎夷四條見孔疏云出夏侯等書是今文也而以孔書當之者以與孔書合益徵君引疏誤其何讀以今文夏侯等書爲鄭說以孔書爲今古於今文今古文皆倒易段玉裁辨之已晰詳見古文尚書撰異徵君又言晚出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則所見甚精僞傳實出王肅肅傳父朗之學朗受業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洪亮吉傳經表以王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肅蓋兼通今文故作僞古文孔傳暗用今文義以難鄭如解無逸三宗

有太甲及多士多方奄再叛再征之類實有勝於馬鄭者當
分別觀之王西征諸人必徂鄭而駁僞孔亦非平情之論
周公世家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
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
於今而后成武王業經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
按人在而遽稱以證史記此類甚多左氏僅一處陳桓公方有
寵於王是也兩稱成王皆係見在爲遷所增竄不問可知以閒
金縢書爲周公卒後亦是妄說非出古文何以明之鄭康成受
古文者果爾何以箋毛詩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歸
乎先儒以秋大熟爲即上文居東二年之秋情事最得余故曰
其要領剔徹君生當國初漢學始萌牙攷究止於許鄭西漢

讀遷書者擇焉可也
又按高宗享國百年亦見漢書五行志及劉向杜欽兩傳益用
今文書也成王葬周公而雷風薯災亦見梅福傳顏師古註謂
出尚書大傳乃知遷書又雜用今文說余故曰非出古文
辨曰成王本生前之號洒誥釋文曰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
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成王少成二聖之
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正義曰鄭曰三家云王年長骨節
成立今文說不以成王爲死謚故史記與伏生大傳皆有生
稱成王之文攷之周頌昊天有成命爲成王郊祀天地之詩
而已云成王不敢康國語賈子新書引叔向之言皆以爲道
成王之德然則成王塙是生號如湯生稱武王之例今文說

不誤卽馬所傳古文酒誥亦作成王馬不曉今文以爲後錄
書者加之僞孔本乃因馬說而妄刪成字徵君云遷所增竄
蓋猶誤信僞孔本也史公傳伏生今文本不與東漢古文合
伏生生於秦未焚書之前親見百篇之書又爲傳尚書之初
祖史公載金縢用其說說必不誤鄭君後於伏生且四百年
所傳古文異說如以居東爲出奔非卽東征其說頗謬則鄭
所傳金縢之義未必可據尚書以今文爲最古古文說起於
東漢其前並無師承徵君於第一卷攷之甚詳何獨於此專
據鄭箋而詆史公爲妄說哉大凡書愈古則愈難明今文三
家之學雖亡伏生史公之書見在而國朝通儒輩出莫能得
其要領剔徵君生當國初漢學始萌牙攷究止於許鄭西漢

今文皆未暇及故以徵君之精博能辨孔書之僞而不能信
今文之眞也徵君謂遷書雜用今文說子攷遷書全是今文
以大傳及兩漢諸人所稱引證之歷歷不爽班孟堅云遷書
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亦謂此五篇有古文
說耳近如孫淵如諸人乃謂史記皆用古文遂於馬鄭之不
同於史記者反謂之今文以致今古文混亂不明蓋爲班說
所誤史記述金縢言成王發書有兩次所云周公奔楚以論
衡所載金縢古文說證之其說大同塙是用古文說此班氏
義之可證者孫淵如乃不攷論衡明載今古文二說且與史
記前後二說相符而强辨之曰王充以爲古文說者今文亦
古說也混淆顚倒豈不謬哉金縢明有古文說可徵而鄭與

僞孔皆不用之亦不可解蓋古文本無師說解者各以意爲之耳

又按閻陳第季立有尚書評一篇謂太史公述尚書失尚書之意處曰尚書之文簡短而深閎明雅而窅奥玩之愈淵行之愈切測之不可以爲象卒然而置於前則令人驚怪不知何從而得之也誠宇宙間至文哉故自漢至今文士多矣然必以太史公爲絶匠何者以奇勝也故當世人物一經序傳班固兢兢錄之稍改句字一二適以顯其益奇故後世論史或病其取與之謬或譏其稽考之疏此誠有之然至於文章之奇妙未有不歎賞而拱手推服之也觀其於左國國策世本楚漢春秋諸書剪綴而運量之揚推而變化之縱其所至若波濤萬里而不知其

所歸孰爲太史公孰爲非太史公若淄澠混合但見其淪漣浩渺而已不能以目辨之也蓋得其意放其詞伸縮自在行止由己想其致思運筆之趣若飄飄乎天馬騰空不自知其奇矣乃臨當尚書之文眴然而目眩怵然而手拙故於堯舜禹湯武皆兢兢典謨誓誥錄焉卽有一字之改亦猶班固之於太史公也蓋其意不足以包貫之詞欲踴躍而馳騁可乎高宗肜日曰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昵今曰罔非天繼常祀無禮於棄道其義不可通也不甯惟是金縢一書破斷爲二前序冊祝之意以及鴟鴞之貽末言周公卒後暴風雷雨開金縢見書曰朕小子其迎夫旣卒矣又何迎乎此不無少舛也不甯惟是文侯之命平王命晉文侯仇作也今以爲襄王命文公重耳之詞蓋見左

傳彤弓矢斨弓矢秬鬯一卣之賜未及察其詞之異也

辨曰陳季立篤信僞古文蓋不足辨而妄詆史記不得不爲證明史記載高宗肜日云常祀無禮於棄道西漢今文家引高宗肜日皆不同於馬鄭豐禘之說史公所云無禮棄道當別有義近人主王音劉歆易儲之義謂毋加禮於棄道之人義或然也金縢一書本是二篇董非破斷孫淵如疑秋大熟以下爲毫姑文說亦近是古迎逆通用迎字當讀爲逆屬下文連讀謂我小子其逆我國家報功之禮亦宜有此天變也文侯之命爲命文公重耳劉向之說亦同馬本書序平王無平字故馬解義和不以爲文侯仇字史公用今文說師承最古安得據陳氏所信之僞古文以詆之

按說文所引書重在字多約其成文如重鬯字則約子郑若時娶于塗山爲子娶鬯山

辨曰說文引書誠有約其成文者而子娶鬯山則尚書本文非約其字句也江聲集注音疏作子娶之文嫌予字重疊乃遂去禹曰字則子創若時下卽接予娶之文嫌予字重疊乃遂改爲娶于塗山賴有說文猶存其眞茲特據以刊正余攷之史記曰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索隱曰益今尚書脫漏太史公取其言亦不稱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陳喬樅云小司馬所據史記本益有舛錯集解引僞孔傳曰辛日娶妻至於甲四日復往治水則知裴所見史記本實作子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啟也正義亦云禹辛

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是正義所見史記本皆與裴同案陳
說是也予又證之論衡讀告篇曰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
論衡之文亦有譌誤以創爲娶無文可證予娶若時義不可
通又無塗山二字則予娶若時辛壬癸甲文不相承益論衡
予娶若時四字亦當作予娶塗山與說文史記合此文上本
有禹曰字上文毋若丹朱傲本有帝曰字僞孔妄刪經文禹
曰帝曰字乃妄改經文爲娶于塗山以舜言併爲禹言後人
又據妄改之經文改論衡爲予娶若時致其義不可通今據
史記正論衡之譌卽可據史記論衡證說文之並非脫誤徵
君執僞孔本以疑說文非也

又按堋涯于家今本作朋安國傳朋羣也穎達疏言羣娶妻妾
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余謂丹朱之惡尚未至此益古文本堋
說文云堋喪葬下土也此如楚王戊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詔
倘其支郡之事亦與上文罔水行舟一例於義爲長
辨曰此未明許氏引經說段借之例段玉裁已駁之詳見說
文解字注

理學之明肇自周程而朱子謂先此諸儒歐陽永叔劉原父孫
明復亦多有助益運數將開義理漸欲復明於世也此說是也
書無逸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詩大雅稱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其所爲受命之說如是而已無稱王改元事也自
周書以文王受命九年春在鄗而改元之說興由漢迄唐容有
辨其不稱王未有辨其不改元者歐陽永叔泰誓論出而文王

之寃始白禮記中庸稱武王壹戎衣而有天下樂記稱武始而
北出再成而滅商無所爲觀兵更舉之事自僞泰誓三篇興以
觀兵爲上篇伐紂爲中下二篇以合於書序十一年伐殷一月
戊午濟孟津之別太史公書悉詳載之由漢迄宋初未有敢辨
其非者而伊川程子出則謂武王無觀兵而武王之寃始白是
卽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
日命絕則爲獨夫之意也大哉言乎三代以下所未有也今試
平心易氣取晚出武成篇讀之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惟九年大統未集非卽受命改元之妄說乎泰誓上篇曰我
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
商非卽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之說乎又曰惟受罔有悛心云云
予小子夙夜祗懼以爾有衆底天之罰非卽歸居二年聞紂虐
滋甚更徧告諸侯東伐紂之說乎凡此書出於魏晉之間羣言
淆亂之日皆歷有明徵而世之儒者必欲曲爲文解以九年爲
自專征始觀政爲非觀兵若以此晚出諸篇爲太有異於僞泰

誓者嗚乎其亦未之思也已矣

辨曰宋儒好以義理懸斷千載以前之事實凡自古相傳之
事與其義理少有不合卽憑臆決以爲無有故其持論雖正
而證經稽古則失之益常變經權不同古今時勢多異古者
諸侯有道進爲天子天子無道退爲諸侯天下非一姓之私
聖人初無取天下之意天與人歸不得已而應之耳征伐始
於軒轅禪讓肇自舜禹其事皆爲後人藉口然不能謂古書

皆誣文王三分有二服事不懈其後以虞芮質成爲諸國推戴改元稱王何損至德以文王不稱王爲是曹操司馬懿高歡宇文泰皆終身不稱帝亦可稱爲至德乎武王觀兵盍以警紂若紂知悛改三仁見用則盍津之師可不再舉以觀兵還師爲非豈必一舉滅紂乃爲是乎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說見公羊伏生大傳云六年稱王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武王觀兵大傳史記皆載其事諸人去古未遠必有依據未可從宋儒臆說而廢漢儒明文也徵君引中庸壹戎衣爲不觀兵之證案鄭注以爲卽殪戎殷與康誥義同不當讀從本字又以僞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爲妄案逸周書云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周書爲孔子刪書之餘劉歆蓋

用其父說作三統術以爲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再期觀兵爲十一年伐紂爲十三年僞古文本於劉歆較今文說皆差二年當以大傳史記今文說文王受命七年爲正僞古文與僞傳出於魏晉之間書雖僞而近古事實未經變亂故孔傳視蔡傳爲優徵君當漢學初興宋學猶盛之時狃於先入之言好援宋儒義理之說以駁孔傳而並譏駁古義非特無以服僞孔之心且恐祖僞孔者將有所藉口矣若解九年爲自專征始覲政爲非覲兵皆後人調停之見不足以證古義

又按西伯受命稱王亦不始史記伏生尚書殷傳已有之其遠則自文王世子篇來武王對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鄭氏註言君王則既受命之後不爾何以呼王余謂夢齡

事之虛妄先儒具有明辨獨怪孔穎達疏尚書見孔傳無稱王字遂力以文王稱王爲無疏毛詩見鄭箋有稱王當在六年伐崇後以至疏禮記亦然眞所謂從孔則廢鄭從鄭則廢孔唐人義疏之學之拘如此

辨曰唐人義疏署名孔穎達其實皆本前人故疏尚書以文王稱王之事爲無疏毛詩禮記則謂在六年伐崇後小戴記傳於七十子之後伏生親見百篇尚書史公生漢初兼通今古文其說自屬可據然則毛詩禮記疏爲是而尚書疏爲非是矣徵君不信孔傳猶以孔疏爲然蓋由惑於宋人之說

傳注家有錯解之辭要久而後錯始見論始定亦朱子所謂後出者巧爾無逸篇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孔傳曰湯孫太甲也唐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傳出而譌始定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則不義惟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肜日序以爲高宗祭成湯蔡傳則謂其祭禰廟蔡傳近是矣然終至金氏前編出而論始定曰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史遷繫於祖庚之紀內則是祖己爲祖庚作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曰君且以廟號稱

之曰典祀無豐于昵詳味其辭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祖庚也明甚既祖己以訓祖庚則典祀無豐於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文者生於祭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說命中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若與彼二篇爲實相表裏者抑豈料其錯解也哉凡晚出書之以錯解爲實事其誤如此按無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經世書證之或十年者則太戊後仲丁十三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則太戊後陽甲七年武丁後祖庚七年或五六年或四六年或四三年者則祖甲後廩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歷歷皆合且與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然則安得謂無豐于昵一句遂從金氏臆說以爲祖庚繹於高宗之廟乎高宗肜日篇僞孔傳並不誤無逸文序雖倒易而解太甲亦不誤徵君乃以不誤爲誤謂作古文者生於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誤以錯解爲實事予則謂作僞傳者生於蔡金兩氏之前臆說未興之日書雖僞而解不錯徵君執宋人無稽之說盡棄兩漢古義此等議論實爲全書大疵作僞書者有知且將笑人於地下矣徵君又引鄒子經世書以證或十年等年數案史記殷本紀多不載即位之年共和以前不爲年表蓋其時已無可徵鄒子生於干戚之後專憑推算臆造年數豈可引爲堪據以證經義徵君書如此等處皆恐疑誤後學不得不爲辨明

又按以錯解爲實事復得二條一此書事事主王肅之學肅錯解中月而禪爲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輒卽吉故撰於太

祖甲卽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傳謂殷家祖其功故稱祖不知太甲在史記有宗稱無祖稱至南軒予不識其爲何人當論定之後而猶以兩孔氏爲確論傎已甚矣

又按孔傳之誤因於王肅王肅之誤因於史記史記之誤又因於國語於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復降而同帝甲淫亂其幸不幸如此

辨曰史記云太甲稱太宗漢書劉歆宗廟議云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無逸之戒舉三宗以戒成王史公用今文劉歆用古文其說相同是今古文尚書皆當以太宗列中宗高宗之前其文當曰昔在殷王太宗後乃云其在中宗又後乃云其在高宗下文當曰昔在殷王太宗及

甲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歸一金縢我之弗辟馬鄭皆讀辟爲避周公居東二年謂避居東都至王肅始錯解爲東征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爲法亦用王肅說可知故攙於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於商嗟乎此古今二大關鍵也服閔於二十五月於是兩晉諸帝俱短喪而陷於不孝矣周公身誅管蔡於是唐太宗臨湖之變推刃同氣而莫之恤周公可以藉口矣

辨曰書序逸周書作雒解尚書大傳史記周本紀魯世家宋微子世家管蔡世家皆以居東卽是東征並無避居東都之說毛公詩傳亦以居東卽東征史記雖讀辟爲避而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

王則亦非謂避居至東漢古文始有避居東都之說馬鄭皆用其說與古不合謬於事實惟王肅解爲東征不錯僞孔解辟爲法雖與史記不同而周公大義滅親亦不必謂無致辟之事徵君謂王肅始錯解爲東征蓋習馬鄭之說而不窮其源不知古義本如是也又以太宗藉口周公謂周公不身誅管蔡然則舜禹湯武亦有爲人藉口者亦將曰舜禹無揖讓之事湯武無征誅之事乎

又按余向謂孔傳多同王肅注乃孔穎王非眞漢武時之孔氏預與三國魏之王氏合也以三年之喪二十六月卽吉驗之今又得一事是葛洪禮於六宗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義至魏明帝詔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今安國傳正同孔竊王又一證矣

辨曰家語與僞孔傳是王肅一手作故其說同以爲孔竊王

尚未晰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予竹書紀年文意簡質雖頗似春秋經然此書乃戰國魏哀王時人所作往往稱謚以記當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蔑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倣經例而爲之與身爲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杜氏後序則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亦過乎予曰竹書今不傳然散見史記中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當時之事乎與春秋曷異乎杜所見益全書今所譏乃杜舉之數條竊恐考有未詳而立論太果杜正未肯受過耳

辨曰紀年出於魏之史官子夏傳春秋而退老西河正是魏地魏國之人必有從受春秋者此書明是仿春秋經爲之杜氏後序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似疑夫子當時國史文法本是如此夫子作春秋反是依仿此等書爲之所見殊偏此杜氏解春秋所以堅執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其謬誤不可究詰也胡氏謂後人倣經例而爲之其說甚是若徵君所引數條以爲史官據實書當時之事不知此正依仿春秋經爲之耳

又余向謂文有承譌踵謬千載莫知其非而一旦道破眞足令人笑者不獨大禹謨之於左傳抑且見五子之歌之於爾雅矣爾雅釋詁篇鼛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鼛陶思君爾雅釋文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鼛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鼛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于治孟子固已明下註腳曰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眞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僞爲憂尙易僞爲喜實難故象口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識字也乎歷千載人亦未有拔爾雅以正之者抑豈可獨罪僞作者噫予益不敢深言矣

辨曰鼛陶明兼憂喜兩義徵君駁斥諸說諸說皆不誤益陶可訓喜鼛不可訓喜徵君專據爾雅以爲鼛陶皆爲喜是於爾雅之文尙未審也那疏及禮記孔疏皆云心初悅而未暢甚是

又按蔡傳於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云舜至是年九十三矣非也益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載年三十有二明年居攝二十八載堯崩年六十遭堯三年之喪畢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耳又二載是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時年六十三越三十有三載年已九十五矣豈九十三乎或曰如此於三十在位頗不合余曰三十在位乃自居攝數之以迄居喪禁居喪仍居攝也不見古君薨聽于冢宰之禮乎臣居君喪豈猶夫子居父喪一無所爲者乎故曰通二十年乃卽帝位若歷試三載當在徵庸句之內或曰如此又於兩三十字不合余曰此敘舜之歷年非計舜壽數也既曰徵庸矣自包有歷試在內若必以歷試與居攝合數又三十一載亦於三十不合且安所置堯三年之喪地耶抑竟忘此歲月耶蔡氏聞之亦應啞然自笑也

辨曰尙書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五十年舜年三十堯舉之位趙岐孟子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此今文尙書作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二十史記曰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相堯二十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卽眞四十年言之此今文家說也姚方興注則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此非方興之說采馬王之說爲之也然則鄭以今文讀古文馬王則墨守古文不讀徵庸三十爲二十亦不辜合前文二十有八載不謂攝位爲在位似較今文家說

爲易了段說較微君更詳然終當以鄭君所說爲正
晚出書未論二十五篇雜亂而即與馬鄭王三家本同者亦多
所增竄三家本俱不傳僅散見一二於孔穎達正義如堯典帝
曰我其試哉三家本無帝曰二字四岳之言也以上文嶽鯀
云試則此試哉亦嶽語鄭康成註試以爲臣之事愼徽五典原
接帝曰欽哉之下試即指愼徽五典等下女于時二語乃另一
意蓋是時帝女嬪虞及期舜又未娶其賢聖如此可以爲二女之
觀刑原僞作者心必欲增以帝曰不過以擇壻大事宜斷自宸
衷非外廷諸臣所可與不知唐虞朝大公何事不聽其臣博議
況擇壻乎蓋當師錫帝曰有鰥在下已含有可妻也之意矣又
僉曰益哉三家本僉作禹同治水者二人曰益曰稷稷既

命之仍舊職矣益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遭缺官禹蓋深知
其才智於草木禹畎故特薦之原僞作者心必欲貶禹爲僉曰不
過以上文薦禹及垂下文薦伯夷皆屬僉曰此不宜別一例不
知唐虞朝大公眾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不爲朋黨若獨知其
賢即越眾以對而亦不以爲異蓋於是欺晚出書之紛紛多事
也
辨曰史記明有堯曰是今文有帝曰二字正義云馬鄭王本
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然則庸生所傳古文尚書已
有脫漏不及今文尚書之完僞孔本蓋依今文尚書增入二
字王本不增而僞孔本增者或王肅故意參差之跡以欺後
人或由後人增之皆未可曉以文義而論必當有帝曰二字

侯姜之僞也一以爲四岳一以爲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
此然則宜何從曰云四岳者是也觀太公望曰呂尚于丁公曰
呂伋系出四岳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記傳爲一人
且伯夷與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書悖他尚是姜姓說必不誤伯夷其人
辨曰國語史記以爲伯夷四岳是姜姓說必不誤伯夷其人
名也四岳其官名也舜命二十二人據史記爲九官十二牧
其一人是彭祖彭祖蓋四岳之一此外更有兼主方岳者三
人伯夷亦當是其一白虎通引尚書曰咨爾伯爲老臣不名
之證是伯夷嘗堯時已爲四岳左氏傳曰夫許太岳之允也
國語曰申呂雖姜齊許猶在近人以爲堯讓天下於許由許
由即四岳之一韋昭謂伯夷四岳之族非是徵若謂伯夷未

間佐堯亦究之未詳說苑君道篇曰當堯之時伯夷爲秩宗益典禮兼主四岳諸侯也

又按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卽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亳與葛鄰鄰葛卽今梁國甯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平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史記注謂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余卽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放太甲於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於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近或曰註曷由而誤余曰誤自史記正文正文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其說並不誤蓋湯本嘗居偃師也徵君信皇甫謐之謬說又不知湯始居亳本在商州而後居偃師反以史記爲誤由未攷史記湯起於亳之文

湯之故居注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以實其說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卽往于亳殷宅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是也湯復往居此不知此原泛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如上所遷五邪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曰卽指湯湯或者曾有意亳殷山險往視之如武王告周公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後成王卒成其志周則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曰致有三亳鼎稱三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徙西亳若徙西亳終無以爲孟子於桐解矣凡此皆商有天下規模形勝之大者余不可以不論

辨曰書序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正義引鄭云契始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然則從先王居者謂從契居商也尚書中候及益典禮兼主四岳諸侯也

又按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亳與葛鄰鄰葛卽今梁國甯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甯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平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史記注謂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余卽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放太甲於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既以身當國於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近或曰註曷由而誤余曰誤自史記正文正文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其說並不誤蓋湯本嘗居偃師也徵君信皇甫謐之謬說又不知湯始居亳本在商州而後居偃師反以史記爲誤由未攷史記湯起於亳之文

箕子父師卽太師也比干少師乃孤卿之首見今文書辨曰微子所問太師少師史記今文說以爲太師疵少師彊並非箕子比干其作父師少師以爲箕子比干者馬鄭古文說也此云見今文書誤蓋微君以僞孔所增加之外皆爲今文不知今文說解多不與古文合非可執馬鄭古文說爲今文說也

又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名與其職任不得相混籍虞時四岳百官名百揆非官名也蓋其官以揆度百事爲職任必欲認以爲名則非何以驗之後文契作司徒司徒其官名也敷五敎則其職皐陶作士士其官名也明五刑則其職以至伯夷官名秩宗而職典三禮龍官名納言而職出納朕命是舜所謂百揆

亦與三禮敷五教之類耳不得爲官名苟以爲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面豈有一官名在內者乎或曰然則此爲何官余曰此卽舜相堯禹相舜之相也有若則有相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然其名亦隨在而異在周曰冢宰在商曰阿衡又曰保衡若唐虞則不可的知矣或曰然則舜他日又曰使宅百揆非使之作相者乎余曰宅者居也言使之居揆度百事之任耳非如伯禹作司空司空則官名矣此亦幾微之辨僞作周官者不通此義竟認百揆與四岳俱官名曰內有百揆四岳其殆昔人所謂圖對偶親切者與

又按納於百揆百揆時敘惟左傳解得最分明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又卽孟子使之主事而事治之謂也益驗決非官名

辨曰徵君謂百揆非官名甚塙史記於納于百揆百揆時序云徧入百官百官時序又云百官皆治於使宅百揆云使居官是史公以百揆爲百官非官名其說尤明徵君未及引

按荀子大略篇詁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文並同穀梁隱八年傳但傳本是交質子不及二伯二伯自確余嘗笑僖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爲質於秦非穆公手中事乎荀卿其忘諸乎疏稱荀受經於穀梁已一傳而譌雖文字小失然於事有礙故程子曰傳經爲難

又按疏稱荀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申傳江見儒林傳申受於荀尚不足信楚元王傳少時與申公等受詩浮邱伯伯荀卿門人申於詩爲再傳何獨於春秋而親受業乎且申至

篇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幷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卒六十四年荀子五十始游學來齊至此蓋百有餘歲古多長年之人實公張蒼皆百餘歲此云秦幷天下荀卒已久似亦過於武斷

又按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後之序非也既知肇州在平水土後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後可知其四罪擯未倂者蓋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最確泛記舜行事初不計先後之序若指此二節而不指彼一節亦可矣

辨曰尚書大傳曰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鄭注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是今文尚書本作兆兆卽垗之段借谷永日食地震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旣平更制九州王莽傳曰堯典十二州後定爲九州是今文說分十二州在水土未平之先水土旣平乃定爲九州兆不作肇亦不訓始而馬鄭據古文作肇遂謂新置三州於是爲十二州在九州之後故鄭注云禹治水旣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王肅駁之曰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誅舜失五典克從之意其早死也不然文公豈得寵而忘舊考不一迎歸之乎姜豈不若季隗請待子而不嫁乎齊倘若蔡嫁蔡姬晉不興兵伐之文迎之以歸爲夫人果爾置文嬴何地不足據

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王肅好與鄭難而此駁則鄭無以辨僞傳卽王肅作故特圓其說云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近人亦謂史臣類紀非順時事然其說亦牽強無義若如今文說以兆爲垗祭十二州本在水土未平之前則與流四凶初不相礙安用此紛紛強辨哉

按吳氏棫書纂言不信魏晉間古文一以今文篇第爲主但曰若稽古皐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四字爲增斷自皐陶曰以下又不令伏生其亦揚子太元所謂童牛角馬不令不古者與

辨曰白虎通聖人篇曰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曰篇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此本紀記事體之祖也皐陶曰云云此記言之體也皆以若稽古先之夏史所作故皆云稽古也其說最通吳氏斷自皐陶曰以下句讀不誤惟以篇首四字爲增則非也

又按里中顧諟在曠問晉文公在齊妻姜氏從亦不見下落不比秦文嬴狄季隗一逆之一歸之何也余曰蓋未及公子反國而已前死云曷徵乎爾徵諸文六年趙孟之言古者諸侯娶有九女文嬴嫡也班第一偏姞世子母也班第二季隗文公託狄時妻班第三杜祁以讓此二人也故班在四然則趙孟獨不曰以齊故讓姜氏而已又次之故班在五則姜氏不在九人之列

辨曰史記管蔡世家明云康叔封少未得封其時故殷墟已封三監更有何地以封康叔春秋時甯武視毖皆言封衛是成王周公以衛臣言衛事豈猶有誤至朱儒忽謂武王封康叔大可怪駭其掛為此說者以不信周公稱王之事康誥篇首作成王若曰無以解之謂是成王成王又不能呼康叔為弟不得不引出已死之武王強坐以封康叔之事案王若曰孟侯鄭注云王若曰總告諸侯依舊說太子十八為孟侯呼成王也又大誥王若曰鄭注云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鄭君加一權字其說最精蓋事有常變義有經權周公攝王勢非得已三監之變主少國危不權稱王無以鎮服天下既致太平退就臣列躬扆如是此為至忠昔在春秋楚

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歸設械以守國應楚人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釋宋公公子目夷逆襄公歸楚昭王弃隨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間王所在而後從王公之達權正與此類皆出險犯難以濟國家何暇計及奸雄之口實迂儒之訾議哉戴記七十子所傳荀子生於秦未焚書以前皆云周公踐天子位事必有據漢有王莽自比周公宋儒懲莽之篡遂謂公無稱王之事不知公與莽心迹雖異而異在復辟不在稱王不稱王使莽能居攝致太平俟孺子嬰長而立之則莽亦周公使公不復辟於成王則公亦一莽矣公為古聖人豈必不攝王而後為聖哉至以太子之號加之成王則抗法伯禽禮有明證孟訓迎謂太子迎諸侯非封太子為侯孔疏妄駁蓋不識字康誥篇不用攝王之義王若曰必不可通徵君雖無辨周公攝王之文而信朱人

甚正反惜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其言而不察也辨曰欲所建立皆以膽說亂漢儒家法說已見前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耳

書執文志皆不載蓋有意削之與於劉歆說者

然儀禮士昏禮記註用所使者用昏壻也壻亦稱主人俗作婿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一條

辨曰丁晏辨正曰晏案漢儒音注祇曰讀若某未有翻切微若引鄭氏反語亦誤以釋文為鄭注也當時刊注疏者割取音義散附注下遂將壻悉訂反十四字訛為大字溷入注文故徵君不免沿誤耳

按愚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邱明蓋左氏六國時人習聞闕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於孔子前人不覺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當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後先事之虛實有不暇顧故曰左之失誣或者猶以歐陽公言爲據余請更以事徵之千古聖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已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爲曰季所問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於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要在一反轉觀之而誣自見籍謂能移此法以讀古文則亦可無惑於論語矣

辨曰微君此言固屬通論然夫子自論逃而不作亦未必非徵引古言觀曰季自謂臣問君子明言古志夫子卽不必取於左氏所載亦何妨與曰季及君子同引古言乎必以此爲左氏之誣似亦未然

按伏生今文以上統名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茲說文於引今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之文皆曰虞書於引尚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唯於今舜典五品不遜作唐書與大傳說堯典謂之庶傳同四引洪範皆曰商書與左氏傳同卻與賈氏所奏異豈愼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與

辨曰班孟堅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洪範列微子前今文家益以洪範爲商書與左氏古文合此許君所本也說文四處皆同必不誤

又按向以東京古文盛行推功於達更以帝紀參之章帝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呂扶微學廣異義焉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舉能通尚書顧富人曰尚書上脫古文二字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儒林傳云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其盛心如是故當時古文尚書幾炳於日星目所共睹愼從達受具載撰著得以上獻闕廷不以爲譌若西京末以尚書爲備而古文舊書猥以有不誦絕之者何啻莛楹學固有幸不幸如是

辨曰後漢書賈逵傳曰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慕慕焉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亦徒有吕馬頹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遲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夫哉案蔚宗此論甚有微辭似不以景伯所建立爲然蓋此爲今古文廢興一大關係漢時十四博士所傳今文爲一家左傳毛詩古文尚書爲一家故劉歆欲立左氏春秋必牽引古文尚書毛詩景伯欲興

左氏春秋亦必牽引古文尚書毛詩歆之說行於王莽而旋
廢景伯之說行於章帝而遂興漢世經學之盛亦利祿之途
然也其先古文不立學故不能與景伯導以利祿之途而四
經遂行於世矣迺四經行世而二家公羊三家詩三家詩
遂以漸亡若景伯者可謂古文之功首今文之罪魁景伯於
左氏春秋增置傳文附合圖讖曲學阿世亦與劉歆畧同史
迺中左篇云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
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徵君過於稱揚益爲古文之
說所歷

更例以今文之例如武王命康叔爲衛侯作康誥直云王若曰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平王以晉侯爲方伯作文侯之命直云王

若曰父義和
辨曰宋儒以前無有云武王封康叔作康誥者說已見前徵
君云以今文例之不知所引是何等今文兩漢今文家不受
誣也文侯之命今文亦不以爲平王皆失攷
又按孔傳以蔡沂內國名非以康誥之康爲沂內國名御是
遠勝鄭康成解作謚號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當既有書文帙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謚取以冠其篇
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謚康將兩
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
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良然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
翟縣西北三十五里

辨曰馬季長已曰康沂內國名僞傳益本馬注然不如鄭注
謚號之塙史記管蔡世家云康叔少未得封並無先封於康
之說故宋忠不知所在若括地志乃僞傳盛行之後附會其
地何足爲據豈有漢人不知而唐人知之者哉若疑父謚康
子不應亦謚康父子不可同名未聞不可同謚謚法周公所
定文王謚文公亦謚文見於國語如其非禮當時明知公定
謚法豈有以非禮之謚加之公者春秋時魯又有文公則祖
孫又同謚矣今由翰林出身者例謚文常有數代同謚文者
何獨康叔父子不可同一易名之典乎至謂名以康誥不應

與成王同觀康誥篇多云康如康乂康保康乃心迪吉康可
證益以生號爲謚則亦可無疑於左氏之說康叔封於衛以
國名篇當云衛誥即云先封於康亦不當仍先封之名而沒
其見在之國也又案徵君此書屢言武王封康叔且謂封康
叔即在克殷之時此又信僞傳以康爲沂內國名誠如其說
不知康叔當以何時封於沂內豈猶在克殷之前乎徵君又
不信文王改元稱王則克殷以前周未稱王又安得有沂內
乎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徵君將何說之辭
武王康叔同爲文王之子而此一子向彼一子康誥則曰惟乃
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酒誥則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亦從而乃之武豈自外於文考乎穎以古人不甚拘與或以乃

作虛辭用亦可

辨曰康誥非武王作說見前改武王爲周公乃不誤

又按馬端臨云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證驗之人也

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

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眞僞不

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諸風聞道

聽以爲其說如是者也余終譬之春秋毛公自謂子夏所傳譬

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得經之旨爲多齊魯韓三家遠遜於

毛然不無可取則譬之公羊氏而已矣穀梁氏而已矣合者疑

聖人之舊不合者是雜以己意抑豈能一筆抹殺哉此文公詩

集傳川說者謂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允矣

辨曰自古文盛而今文十四博士之傳遂亡三家詩之不能

與毛詩爭公穀之不能與左氏爭猶今文尚書之不能與古

文爭也人多習所見而疑所不見故率以古文爲是今文爲

非治今文者始自乾嘉以來其前皆治古文者也然古文實

不可盡信卽以詩而論毛傳與序亦不盡愜於人心如變風

刺之例及解成王湯孫之類　故宋儒出而盡反之近人多抑宋儒而申毛

義然朱子集傳亦有本於三家而勝於毛義者必欲一切廢

之專主毛公一家之說亦非平情之論也微君之說雖通達

於今古文亦抑揚太過

又按胡朏明曰逸三百不取桑中溱洧之類讀晉宋以後詩不

取子夜讀曲宮體之類亦未爲不善學也

辨曰胡氏辨易圖解禹貢學甚精博而所言如是蓋於詩全

未肄業者以聖人手訂之篇比之子夜讀曲何太不倫三百

篇本無注詩解者誤以爲注乃以導淫爲詩人罪而詆之且

刪之大可嗤笑

又按余久而後得王文憲詩疑曰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

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爲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

詩示後世而反取之乎晦庵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

上爲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何義

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爲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

之逸志以此法觀後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蓋其規橅恢廣心

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爲吾所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

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

盡某嘗疑今曰三百五篇者豈果爲聖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

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緪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閭巷浮

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擅雜

以尾二百之數某亦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柰聖人放鄭聲

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

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某是以敢謂淫奔之詩聖人之所必削

決不存於雅樂也審矣安意以刺淫亂如新臺牆有茨之類凡

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

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聖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

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淬穢雅頌淆亂二南初不害其爲全經也

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

辨曰朱子信鄭樵之妄說撥棄小序以鄭衛爲淫詩謂當以接何等賓客似並左氏傳七子賦詩皆未謂過殊屬可怪其門人王魯齋作詩疑乃刪去鄭衛風並易詩之次序四庫提要極斥其謬曰相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魯齋亂經之罪無可辭矣宋儒果於疑經疏於考古於易則疑十翼非孔子作於詩則三百篇非孔子原本春秋則誣爲斷爛朝報哉則多謂非孔子之言刪改孝經移易大學於尚書而淺於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余謂此益足證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辨曰齊魯韓三家與毛詩次序不甚相合齊詩以采蘋居草蟲之前魯詩以黍離爲衛風三家以采薇杕杜出車爲宜王時皆其明證今所據者毛詩次序三家次序已不可知未可事據毛詩謂其失古人之次也四家次序雖異三百篇之篇數不異其爲孔門舊草固無可疑若因此疑其非舊而妄刪之是企仁山案尚書大傳舜巡四岳奏義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義伯和伯當有其人益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麻法無所統矣說致權義伯和伯倘今臨正監副四子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若義和即四子當其分遣遠出猶有休暇爲上間又古者太史職掌察天文記時政益合古候紀載之事詞以一人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細史記百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四子盡出帝之左右誰爲載筆哉其必不然者

辨曰朱子之說是也兩漢今文家皆謂義和即是四子馬鄭

至其所引魯齋華川篁墩陽明鹿門諸人之論其謬誤不勝摘此辨尚書連及於詩故僅言其大概而未暇詳辨也

又按日知錄有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曰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並棄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爲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曰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自幽王以下至平王之初師移

之是非聖無法矣徵君與亭林先生益猶未見及此

又按朱子言義和即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企仁山案尚書大傳舜巡四岳奏義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益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麻法無所統矣說致權義伯和伯倘今臨正監副四子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若義和即四子當其分遣遠出猶有休暇爲上間又古者太史職掌察天文記時政益合古候紀載之事詞以一人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細史記百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四子盡出帝之左右誰爲載筆哉其必不然者

辨曰朱子之說是也兩漢今文家皆謂義和即是四子馬鄭

乃謂羲和與四子共六人鄭云卽周六卿掌天地者其曰伯
乎又曰其時官名益曰稷司徒曰平曰益皆作疑辭益由本
無塙證大傳所云羲伯和伯當是別有其人非此司天之官
若謂卽此羲和其餘六伯又是何人鄭云四子卽四岳又謂
分掌事混八伯案大傳明以四岳八伯並列何得云分四岳
爲八伯四子司天之官何得主掌方岳周禮自是周制何可
以解唐虞侯甸羣牧天臨官制準之尤屬附會至於分遣
遠出不過分命時暫使測驗斷非經年在外何必國都更留
其人僞傳以羲和卽是四子不誤惟以四子卽四岳乃誤耳
天祚宋代絕學有繼程子出而理明凡六經中言心言性言仁
言義等無不析之極其精仍可融之會於一邵子出而數明凡

堯典二帝之載數無逸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年數洛誥惟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參以魯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往營雒
邑此七年卽在成王紀年內成王共三十七年呂刑王享國百
年參以周本紀穆王卽位在春秋已五十五年晉合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
康立中閒寒浞篡位四十年亦從補出豈非數往者順邵子不
當是時之知來者逆邵子不可乎曰觀之上下千萬載罔或牴梧
若卓爾曰孔子之後惟邵子一人而已矣

辨曰理猶可以空言數豈可以懸度史記年表始自共和其
前已無可徵劉歆三統術所推後人謂難盡信竹書紀年尤
不足依據況邵子生於數十年後元會世運憑臆推測其可

信者不過據諸書附會而成其不可信者牴牾必不能免微
君以爲不當足蹈曰觀亦過信宋學之故
又按多士本在多方前金仁山案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
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甚而自今文以
來失之從而緒正繫多士於成王七年三月下爲卽甲子周公
朝用書之書多方繫成王五年五月下篇有奔走臣我監五祀
之文監卽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是書非作於五
年而何余謂此斷以文理理至而數不能違違推以麻法成王
五年庚寅歲距積二千三百九十一年中積八十七萬三千三
百〇〇日五三四三八一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
天正經朔二十二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步至五月建辰之月
經朔二十〇日七五〇五八三甲申日則丁亥月之四日也愜合

如此吾欲起仁山於今日而告之今補入前編
辨曰多士在多方前書序與史記同多士多方二篇皆在成
王卽政之後書序與史記亦同是今古文皆無異說而自鄭
康成以後解者多誤鄭注多士惟三月爲成王元年三月甚
是而注多方王來自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周公居攝之時
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如其說則多方
當在多士前矣益鄭不知奄叛非止一次疑成王踐阼卽周
公踐阼當在東征之時故注書序成王政云編篇於此未聞
疑其次序倒亂注此王來自奄云王與周公征之不知周公
東征王不親行且其時周公攝王何又以王爲成王鄭義已

不免自相矛盾以致後人倒亂篇次移易經文皆出此說啟之惟僞孔傳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叛又叛其說與書序史記皆合塙當不誤江艮庭王西莊必欲是鄭非孔不信叛有再叛再征之事乃致二篇之義皆不可通此從金氏應說又以麻法附會之皆非是

又按沈括筆談以定四年楚子濟江入于雲中證雲在江北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證夢在江南所以太宗時得古本禹貢雲夢二字不連雲土夢作乂蓋雲才土見而夢已可耕治也辨曰丁晏云雲夢諸書有合稱者周禮職方爾雅十二藪呂覽淮南同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宋玉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此合稱雲夢者也有單稱雲者左傳定四年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楚語雲連徙洲是也有單稱夢者宣四年棄子文於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鄧伯田江南之夢宋玉招魂曰與楚王趨夢兮課後先是也或合稱連文或單稱省文雲夢一而已自沈括羅泌等創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之說蔡傳分爲二澤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其說支矣案丁辨宋人之誤是矣而未盡也王逸注楚辭云楚人謂澤爲夢是今文說以爲夢卽是澤然則雲夢猶言雲澤夢中猶言澤中江南之夢猶言江南之澤耳經云雲土夢猶言雲土澤雲土卽雲杜亦卽雲連徙洲土杜徒一聲之轉今史記作雲土夢不誤漢書雲夢土由傳寫誤倒段玉裁辨之甚明而以雲夢土爲古文尚書則猶過

信僞古文本而未能一從今文爲定也

又按至於陪尾孔蔡二傳並云豫州山漢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其東北古文以爲陪尾杜君卿隸諸古荆州則陪尾當爲南條江漢北境之山與內方一列豈得爲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乎宜改正然則何以正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其徐州之山乎徐西境豫東境正相接禹既下太華乃於是而熊耳洛所經也而外方伊所經也而惻相淮所出也至於陪尾泗所出也則諸水之治亦可見矣若橫尾淮禹爲經此孔傳自誤或曰柰漢志何余曰漢志禹貢山川不從之者眾矣奚有于是周官保章氏賈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揺星公彦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矣

辨曰丁晏云鄭注亦引地理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晉地理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胡東樵引吳澄書纂言謂泗水縣陪尾山毛晃禹貢指南曰博物志泗出陪尾卽斯旱也此自是魯國泗水之所出俗呼嫣亭山偶名陪尾非安陸之陪尾山也此解最析東樵失之案徵君與東樵同時相得所解禹貢多同東樵此與東樵同誤

又按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鄭康成書註曲爲說忽謂朱葉氏曰雍吉織皮昆侖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卽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不覺躍然然葉猶存傾字余

謂直戎字之譌蓋西戎固恒是來最直截了當

辨曰鄭引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今在陝西洮州衛西南三百三十餘里西參厄番特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正與恒水行羌中相接魏書吐谷渾傳阿豺田于西疆山即西傾段國河州記稱疆土山皆一山異名徵君謂直戎字之譌勇於改經未敢附和

又按太史公曰余西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嘗得廬山圖經案之有所謂上霄峰者爲山絕頂處傳司馬遷嘗登於此因思當日從北而觀有九江焉班固志尋陽縣九江在其東皆南合爲大江應劭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是也從南而觀有九江焉劉歆曰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爲九江王莽頁豫章郡曰九江是也然通典以湖漢水隸古揚州則與禹貢在荆者不合太史公其必從北乎記其遺蹤故道漢唐猶存孔安國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皆歷歷可指數與太史公疏字合與湖漢等合爲一源皆不同異洞庭湖爲衆水會聚者很異夫孔曰其得地勢之中則不必如九河例也豈別爲一地與上不相屬者然且最爲明證九江納錫大龜孔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史記龜策列傳神龜出於江水中盧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迄漢猶然向嘗謂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紀物產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互千年而不變者於茲益信則兩九江爲一處在尋陽而不在灃州之下巳陵之上斷可識矣或曰蔡傳謂即今之洞庭引水經者非與曰未盡非也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敷淺原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爲導山之九江導江之九江作註於九江孔殷無涉

辨曰徵君謂九江在尋陽最是而又引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爲導山之九江導江之九江作註於九江孔殷無涉有兩九江未免騎牆之見案全謝山校正水經謂長沙下雋之說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世所竄入也且水經江水篇缺佚不完淮水注秦立九江郡治壽春縣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是即尋陽之九江呂忱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爾雅釋地以下至九江皆禹所名則禹貢一書不得有兩九江迷惑後人耳目當一從前說爲定太史公不敢言山海經尤非可以證經義者

朱子言孔安國解經最亂道余謂亂道之尤者是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以入於海此豈入震澤者哉善乎鄭氏言三江既入

海耳不入震澤也若似逆知魏晉間有爲異說者豈作僞者並
鄭注不觀與抑王肅議禮必反鄭元而書注亦然傳實從酈來
與或曰解三江者衆矣畢竟以何說爲不可易余曰蔡傳不可
易已終本酈注酈用揚都賦注參以顧夷吳地記陸德明釋文
張守節正義並合非一人之私說也
辨曰漢志會稽郡吳注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注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
北東入海丹陽郡蕪湖注云中江北江也會稽吳注云南江北江中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初之說
經司馬彪續郡國志盛宏之荆州記皆從班說導江孔疏亦
依漢志此三江之說最古可據者徐堅初學記引鄭注左合
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與孔疏引鄭
注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說不同雖指據之已未
萬年縣南五十里經傳所說終南一名太一亦名中南據張衡
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嵬潘岳西征賦九嵕巀嶭群太一龍挻
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岐家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
李善曰終南太一以二賦徵之不得爲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
之總名大一一山之別號洵是固當於京兆尹長安縣下注禹
貢終南山在南一汧山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爲汧山
此則余所舊遊汧山在隴州西四十里唐六典隴右道名曰秦
嶺者是吳嶽山在隴州南八十里唐六典關內道名曰吳山者
是尤非一山不知固家扶風安陵距長安咫尺吳嶽亦不遠何
緣皆認錯祇當於右扶風汧縣下注禹貢岍山在西隴州山九
字耳
辨曰初學記終南山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

名太一要義劉向撰在班志前向親校中祕古文說尤可據
續郡國志太一山本終南水經渭水注引杜預曰中南亦曰
太白山太一亦名太白山也初學記又引秦州記福地記皆
以終南太一爲一山惟文選西京賦於前則終南太一吳辭
綜注二山名也未可偏據周禮職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鄭
注嶽吳嶽也在汧與班志合微君以爲非一山此等益皆於
古不分而後人分之仍當從古義爲正
又按陳第季立閩人也嘗登黃鶴樓望隔江漢陽府東北山實
名大別爲漢水入江之處因憶左氏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
于大別益近漢也杜預土地名至云大別闕不知何處豈未經
斯地耶抑果以未見孔傳耶

辨曰漢志六安國安豐注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鄳注與水
經亦謂在廬江安豐縣胡東樵據杜預謂大別在江夏不在
安豐引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案
魯山水經江水注所稱襄際山也唐人以爲大別東樵從之
恐未可據微君益同東樵之說
又按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
縣西南最合近徧徼之通典天水部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
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嶓州大潭縣有朱圉山何朱圉之多也
說者遂謂朱圉山連峰夢嶂綿亙於伏羌縣之西南皆可以朱
圉目之予以爲否班氏明於冀縣下注曰朱圉山在縣南梧中
聚一村落中所有之山他縣豈得而附之耶或曰子言在伏

羌西南三十里而元和志則六十里不合者何也予曰今之縣
治乃宋熙甯三年以伏羌寨爲城者在秦州西九十里見九域
志與元和志云縣東南至秦州一百二十里者移卻三十里矣
或曰子亦知秦漢冀縣故城乎在今縣南五十步亦余所目視
大抵山水澤藪原隰非身所親歷及文獻之鑿鑿者都未可憑
余猶嫌王伯厚謂朱圉在大潭之不甚確耳
辨曰魏源云伏羌縣志稱縣西南諸山皆朱圉之別峯隨地
異名則是山或曰白岩或曰石鼓禹貢總謂之朱圉西接洮
水與鳥鼠南北相直其山脈橫行自南而北則朱圉固可爲
鳥鼠之來脈故道山先朱圉於鳥鼠漢志謂在冀南梧中聚
者就其盡處而言或祀典所在猶上曲陽之不可以盡恆山
西縣之不可盡嶓冢而閻百詩泥之謂一聚可容阯必非廣
則經昜爲繫諸鳥鼠之上西傾之下即謂禹道水循行次第
亦豈有循洮水至渭源乃不道鳥鼠而先東至朱圉始折西
至鳥鼠復折東至太華者耶
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故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
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
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弘憲曰河出積石
山在西南羌中注於蒲昌縣潛行地下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故
今人目彼爲大積石此爲小積石余案癸丑秋容臨洮欲策馬尋
小積石之河源亦不果嗟乎漢如段熲破西羌且窮且行四十
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唐如李靖等攻吐谷渾靖踰積石山任城

王道宗侯君集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彼何人哉吾徒仰面看屋梁而若昔不可愧恥乎或曰然則蔡傳當云何曰當作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

辨曰漢志金城河關注云積石山在西南水經續郡國志並云隴西河關縣西南並無兩積石之說毛晃指南云積石本無異說元和志乃有大積石小積石大積石爲導河之始然禹導不過小積石在河鄯之間或謂大積石爲導河之始然禹導不過岷山未嘗達入西域河源乃深跨羌戎絕迹之地說者流於荒誕不經也蔣斯同羣書疑辨云唐置積石軍今河州境禹

之導河始於此過此即爲西域不必導且河不爲患也惟唐張守節正義謂河源出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在北流至小積石山夫張騫都窴導河源皆不言經大積石山張氏果何所據而云然乎徵君謂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於唐人亦與胡東樵同誤

又按蔡傳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甫吉以爲即禹貢潛而以那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予徵諸通典元和志良然因思於此平地有澤焉人遂名之大陸澤非大陸一片土盡爲澤藪也果盡澤藪水患雖平人可得而耕作乎故知大陸在禹貢土地言在爾雅指藪言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自班氏地理志尚貢大陸澤在鉅鹿縣北始果爾經文當作北過大陸至於

澤水何則枯澤渠在貝冀二州今在鉅鹿縣大陸澤之北故經文既是北過澤水至于大陸其必不屬枯澤渠可知

辨曰丁晏云冀州有三大陸漢志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呂氏有始覽云趙之鉅鹿高注廣阿澤也大陸澤在今直隸順德府鉅鹿任縣及趙州隆平縣界此禹貢之大陸也呂覽九藪又云晉之大陸注云魏獻子所居左傳定元年魏獻子田於大陸杜預謂火澤陂近衛在今河內修武縣淮南子亦分大陸鉅鹿爲二藪水經濁漳水注謂自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爲大陸合大陸鉅鹿爲一非也水經注又謂呂氏春秋大陸即鄗澤在今太原介休縣界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蔡傳引程大昌大陸非鉅鹿廣阿鉅鹿去古何遠大陸者四

無山阜曠然平地杜佑李甫吉以爲即禹貢潛而以爲那趙深三州之地今不從丁說較塙徵君駁班志似未得班氏之旨

又按蔡傳沱潛既道曰若潛水則未有見也顧之不覺失笑竇州記乾德三年升唐白狀徵科巡院爲潛江縣九域志潛江縣在江陵府東北一百二十里

辨曰鄭注潛則未聞象類蔡云潛未有見頗得闕疑之旨若宋乾德始置潛江縣傳寫集解以爲即禹貢潛水恐涉傅會此所引寰宇記九域志等書皆出乾德沿潛江縣之後不足以證經當從鄭蔡闕疑爲是

又按蔡傳引水經曰漾出隴西郡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漢中入沔東流爲滄浪之水過南郡江夏謂之夏水又東至江夏沙羨縣與江合又東至於漢口又東至於江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

出隴西西縣（二字今增）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遝𣲘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鄘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漾水者是也水經原文乃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茲節去五字語不完會泉始源曰沔泉乃白水二字始源曰沔當移在遝𣲘萌入漢之下華陽國志可證至遝𣲘萌入漢是西東兩漢水異源同流宇宙間水之大者不可不極論禹鄘道元雖前引庾仲雍漢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之文及自歷次津流止云又西南遝關城北津水流入焉不云及東漢是二水不合者一關城今陽平關在甯羌州西北八十里州北九十里爲嶓冢山漾水所出東流入沔縣界西漢水則在州西自略陽縣流入又西南入四川廣元縣界是二水不合者二經文嶓嶓既

藝導嶓冢至于荆山山爲梁州之山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水即爲梁州之水與漢西縣在雍州地西漢水即出在雍州地者原不相涉豈得以後代同名之水上混聖經是二水不合者三梁州貢道浮於潛潛鄼康成註爲西漢水逾於沔沔即東漢兩水中有間阻不能以舟通行者故經文曰逾是二水不合者四其彊爲附合者一誤於班固再誤於常璩班固曰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多徐禹貢二字此蓋別嶓冢爲西漢水源與鄘注亦雖合常璩曰遝𣲘萌入漢今甯羌州有三泉故城金牛縣皆古𣲘萌地何曾見兩川同注異者直至魏收撰地形志曰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此地方顯此名前此僅班志有於西縣水經有於氐道縣耳何禹貢三千年後始知當日導漾

貢在此地故世翻滋擬議或曰通典雲嶓山在漢中府金牛縣寰宇記嶓冢在三泉縣東二十八里既知漾水出此則亦知漢氐道縣所在何以謂氐道無考嘗質諸黃子鴻子鴻曰宋三泉縣今甯羌州也爲漢廣漢郡𣲘萌縣地其北今略陽縣爲漢武都郡沮縣地又北今葭昌之兩當漢中之鳳縣皆漢武都故道縣地至於漢氐道縣屬隴西郡隴西東南境爲今秦州與漢𣲘萌縣相去五六百里中隔武都郡何由接壤其水又有嘉陵江水隔之亦不能通入東漢故曰無考且云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當作東源在今三泉縣之東東源在今西縣之西當作西源在今秦州清水縣上邽鎮及西和州之境蔡氏始終不辨宋西縣在今秦州非漢之西縣爾

辨曰丁晏云班志隴西郡西下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氐道下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下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水經禹貢篇云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今甘肅秦州即漢隴西地嶓冢在秦州西南是禹貢之嶓冢也東西漢同出嶓冢西漢水出嶓冢之西東漢水出嶓冢之東即沮水也與氐道漾水合流又稱沔水漢志於氐道下雖不言出嶓冢然氐道西縣俱屬隴西郡相距甚近鄘注及山海經郭注皆言嶓冢在武都氐道縣南蓋山勢綿亘氐道亦得有嶓冢甚明志文互見不重出也東樵沿後魏地志之誤以甯羌州之嶓冢爲東漢水之源不知甯羌州爲漢𣲘萌縣地水經漾水西源出西縣遝𣲘萌入漢實爲西漢水所經至東

漢水即泄水並不經甯羌之地其謬甚矣案徵君此說與東
樵誤同
嘗思緯書萌於成帝成於哀平逮東京尤熾有非識者至比諸
非聖無法罪誅死嘗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識其撰
禮名樂又不待云當時能心知其非而力排之者桓譚氏而止
耳張衡氏而止耳縱有儒宗賈逵氏摘識互異三十餘事以難
諸言識者及條奏帝前仍復附會圖識以成其說身亦以貴顯
他更可知於此有人焉能料二百載後其學寖微有發使四出
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悉焚之被糾輒死如隋之代也哉
又料有乞取九經正義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
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如歐陽氏之請也哉

辨曰緯書不始於哀平金鶚徐養原辨之甚明俞正燮緯書
論攷證尤搞緯益起於春秋戰國之時漢儒據以解經雖未
可盡據要是古義至宋人乃盡反其說且以引用識緯爲漢
儒罪案歐陽詢九經正義刪去識緯幸而其說不行如行則
並注疏不完漢學不可問矣徵君以爲前於成帝尚未深探
其原
鄭夾漈謂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余亦謂今文明則古文如
指諸掌其相關合尤在金縢蔡仲之命二篇金縢爲千載來儒
者聚訟今亦漸次渙釋獨難處則罪人斯得一語以爲知流言
出管蔡謂之罪人邪何不立歸公且鴟鴞詩既取我子分明管
蔡已陷於死公痛其兄之詞如此上文辟將又作刑居東又作
東征近讀鄭氏敬軒解云其居東二年何也王疑久未釋也則
罪人斯得謂管叔始伏辜也公初至東管叔謀叛而終不肯改
步明年將以殷叛成王慮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非謂
即管叔也不曰叛而曰得不用師以計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
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疑公懿叔故取叔必
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爲叔請進無以自於王退無以解於兄
管叔所以蕴然被戮公所以黯然流痛不能伸一悖之力於後
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鴟鴞見幽風然史不稱叔稱罪
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云管叔以殷畔朝廷以畔殺罪人非
以流言殺叔也何以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
鴞之詩猶不悔也欲請讓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

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啟金縢然後悟耶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
流言以叛也以叛爲罪則以流言爲忠以叛爲罪知叔之當討
以流言爲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成王被於讒也蓋流言初不
知所起公知而不言及公居東久管叔既以叛誅而王尚不悟
流言之即叔也使元宰沈恤在外故史臣記罪人斯得於公居
東之年以正叔之罪以舒公之冤即詩云誅欲譖言豈不爾受
既其女遷之意世儒不達誤謂公以流言得叔嗟乎大古人立
本求諸間謗動色即非聖人況曰吾風聞殺兄自明視管叔所
爲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或曰何據而知其非公得
郭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成王方以流言疑公
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必不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己

不利而又專制興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間謗不辨輒自引避處嫌忌而巽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由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周辟孔書承訛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凶蔡叔其說緣飾於春秋傳僞舣舵云管蔡啟商悉聞王室王殺管叔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此言成王殺管叔周公不能救而推恩其子始末甚明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歟斯是爲東征征成王悔悟迎周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祿父非討管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罪

人已得管叔已死序謂將黜殷作大誥既黜殷殺武庚是也故大誥後金縢詩東山後鴟鴞篇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管叔今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曖昧片語奚損儆德而擅興師旅甘心同氣兄弟之惡不過閱牆而扣檄星馳播告四方宣聖人所爲況被謗之初既不忍累兄自避位之後又豈肯因謗殺兄學者窮經此何等事可以不辨既序誣公矣乃柳大義滅親授湯武放殺爲解大湯武放殺無地可避公一避而心迹昭然桀紂負天下天下乘之兄雖負弟弟忍乘兄常棣一歌千古舍悌七月鴟鴞皆爲傷兄作大誥康誥棐泣而語無逸戒詩張亂殺立政敎破爾山獄詩云鼠思泣血無言不疾公盡終身未

爲可疑某嘗哂千古少讀書人非誣語也
辨曰徽君謂今文明則古文如指諸掌其說郅塙然則今文
豈有古於大傳史記者乎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
克殷三年踐奄史記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
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甯淮夷
東土二年而畢定是今文家說以居東二年卽是東征罪人
斯得卽管蔡武庚奄君淮夷之屬曰東漢古文說出乃以居
東爲避居東都罪人斯得爲周公之屬黨其說按之經文既
不可通準之事實又不相合後之袒護古文者曲爲之辨終
覺難通若郅氏之解尤多妄說今舉其說辨之郅氏曰公初

至東管叔謀阻而終不肯改步明年將以殷叛成王覺使人
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謂管叔也案管叔以殷叛見
孟子據逸周書大傳史記皆謂已叛今曰將是猶未叛也成
王何遽覺而殺之且罪人尚有蔡叔武庚奄淮夷何得獨指
管叔郅氏既欲以罪專歸管叔以便其周公不殺兄之說又
先以將叛未叛爲管叔出脫以便其周公不知之說進退無
據可謂甚難而實非矣郅氏又曰世謂公以流言得叔口舌
風聞殺兄自明視管叔所爲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案管叔之罪若祇流言公可不辨而管蔡啟商基問王室國
家危如累卵豈止口舌風聞逸周書云管叔經而卒是公並
無殺兄之事蔡叔之罪止於流棄管叔若在必不手刃欲爲

大誥誅武庚管蔡甯淮夷東土皆在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之
候蓋自馬鄭古文說出而金縢今文家說亂僞孔傳則斟酌
皆由不改古義大傳列大誥本在金縢之前史記以東伐作
於古今之間自成一解宋明以後人又各自爲說如郅氏解
多沿馬鄭之誤又添出成王疑周公一層成王殺管叔一層
愈變愈支去古愈遠今之爲尚書學者亦多爲郅說所壓不
能一準古義陳樸園治今文學猶必以鄭說汩之於郅氏豈
何尤
接讀辟爲避太史公書亦然王肅始解作刑辟漢儒皆是魏儒
也以康誥爲成王書書序及傳定四年皆然終氏從經文證辨
屬之武王良是郅氏必欲易之得毋以山舊爲翻新地耶余嘗
愛黃楚望注經於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

以相是非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朱子至謂之汗
下將合是二說爲郝氏告焉
辨曰微君引尹黃二先生之言乃解經要訣也然漢人以書
序爲孔子作朱子謂是周秦間人序卽非孔子作亦七十子
所傳也若伏生爲尚書家初祖太史公傳伏生今文又從孔
安國問古文先儒舊說無舊於此者乃微君於書序大傳史
記皆不信而獨信蔡傳郝氏治經好新奇而此以康誥爲成
王不從蔡傳則未誤微君反以不從蔡爲好新奇是豈書大
傳史記皆爲新奇獨蔡爲先儒舊說乎亦豈宋之蔡氏更先
於孔子七十子伏生孔安國太史公乎顚倒之見令人不解
又按郝氏自謂金縢之解古所無達者信之余亦謂仁山梓材
之解古所無惜少未盡蓋自康誥篇首錯簡四十八字蘇子瞻
欲移冠洛誥朱子是之蔡傳從之而仁山則以洛誥乃告卜往
復成王往來周公暨後之文與咸勤誥治之事不合不可冠致
雒梓材一書果才老斷自王其效邦君以下爲宅洛之文朱子
是之蔡傳又頗不然而仁山則以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
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正合以康誥敘冠梓材一書但衍王
字封字仍曰宇于妹雒其所未盡者謂詔誥三日甲子周公乃
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命庶殷之書則多士篇是敘所
謂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
伯之書卽此梓材是其敘卽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

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愚考甲子乃
月之二十一日哉生魄則月之十六日哉生魄在前甲子在後
豈可併於一時又豈可以哉生魄不合而擅倒去之與竊以是
歲三月甲辰朔乙卯周公始至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祉于新
邑祭告事畢翼日己未望方大興爰斤築版之事侯甸男邦采
衛咸在周公乃作大誥爲後又五日甲子周公以書命庶殷侯
甸男邦伯爲故前敘從詳後敘從畧亦可概見或曰命庶殷侯
甸男邦伯必一句讀與曰然侯甸男邦采衛遂有九服之五此本四方言之
根庶殷言之也侯甸男邦采衛有九服此居其三
也服有廣狹則當時從眾有多寡各任厥事且細玩召誥一書
似專爲庶殷一則曰以庶殷攻位再則曰用書命庶殷三則曰
庶殷丕作卽下召公旅王若公亦以誥告庶殷爲詞初未關入
他諸侯故雖興役于望日大誥爾邦君亦不見召誥之敘其書
法嚴於此仁山謂此庶殷兼古書之舊余嘉其有大復古之功
而少案文切理之實故訂之以俟後之君子云又案蔡傳計金
縢書首歷九七年非也克商二年戊辰在庚辰後五年乙酉武王
崩明年成王紀元周公辟居東凡二年罪人始得秋大熟輒係
於此二年中獨仁山以於後二字謂詩當作于二年之後秋大
熟乃成王三年戊子尤合蓋是書首尾凡七年云
辨曰移易經文宋儒陋習皆可一筆抹摋微君亦附會其說
何耶若秋大熟在周公薨後未知何年秋則尤宋人所未知
也

百篇序謂之小序伏生時猶未得小序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書兩漢諸儒並以爲孔子作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似以序出自孔氏云故前加經以從序而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宋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誠是也朱子謂是周秦間低手人所作尤屬特見

辨曰兩漢諸儒自史公至馬鄭皆謂書序是孔子作即如朱子說以爲周秦間人則亦在秦焚書之前親見百篇書者宋儒何苦排之徵君何反以排之爲是書序亦有今古文之分伏生今文已有序見於史記所載今所傳書序出於馬鄭與史記不盡合當爲古文史記所載序皆可信馬鄭書序則間有可疑如君奭篇史記以爲在周公攝政時次當在大誥康誥間馬鄭書古文疏證辨正　三十

誥間馬鄭列於無逸篇後乃有召公疑周公貪位之說益失其次若盤庚三篇本是一篇漢后經於篇後空一格可見古經舊式史記載顧命康王之誥之序已分二篇故云伏生傳書二十九篇何待孔安國分之又何獨孔壁古文有序皆攷之未審

呂刑发始注爲朝則脉鄭本剛則脉黯作脂宮剛割頭庶剡鼻脉謂脉破陰墨爲罰又考孔疏云鄭康成註則隋耳劓截深刻異於皋陶之爲是鄭本又初不異本知何自矛盾

辨曰此引鄭注宅嵎鐵柳谷憂暘陽順宮剛割頭庶剡皆誤據今文爲鄭注云考孔疏鄭本初不異未知頴達何自矛盾此是徵君讀孔疏斷句偶誤非孔氏矛盾也

安國大序一篇冠五十八篇之首者朱子謂其不類西漢人文章又曰只是魏晉間人所作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余直謂此篇蓋規摹許愼說文解字序而作槪其起處猶可見至承襲而譌遂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以所問伏生書考論文義始得知其妄可得而辨焉說文解字序曰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興以八體試學僮新莽居攝時有六書曰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古文者卽孔子壁中書若以自秦以後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前無所爲古文也者不知葢文志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更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蕭何固以習古文爲一代之功令也豈得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識乎

辨曰漢志與說文序皆但云古文與篆籀不同並無科斗之說惟鄭君書贊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卽周之古文是鄭謂古文作科斗形卽科斗書僞孔之序蓋本鄭說然說文自序云其稱書孔氏皆古文而說文所列古文並不作科斗形未知鄭說何據說文古文字亦無幾疑卽杜林漆書一卷中字杜傳之賈景伯賈又傳之許也

自僞孔傳有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

八卦謂之河圖及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之說後說易者皆以河圖說洪範者皆以洛書紛紜膠葛莫可爬剔甚哉其爲經之蠹久矣及讀漢五行志劉歆曰虙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乃知孔出於歆向嘗謂魏晉間書多從漢書來者豈無徵哉雖然河圖八卦是也孔註論語有是說矣要未可盡抹煞蓋易繫詞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與書同出伏羲之世程子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卽如前所云伏羲取法固自多矣亦何妨更法圖書

且圖書之法亦不過所謂觀鳥獸之文而已遠取諸物而已豈得謂龍馬出伏羲始能畫不然將束手不作易哉至洛書出禹經傳都無其事於洪範尤了不相涉祇緣歆當莽時尚符瑞敢爲矯誣傳會

辨曰徵君於易不信宋人先後天圖自是卓見而並駁劉歆河圖洛書之說則非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明見於繫辭歐陽公不信徵祥乃並謂十翼非孔子作豈可爲訓

又按洪範篇二孔俱不言有錯簡宋蘇子瞻始言之以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爲五紀之傳繫於五曰庶數之下逮金仁山參以子王子益定又以無偏無頗至歸其有極爲皇極經文曰皇極之敷言至以爲天下王爲皇極傳文共一百字皆繫於皇建其有極之下敘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一百四十六字繫於五曰考終命下爲五福之傳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八字繫於六曰弱下爲五福六極之總傳讀之頗覺如昌黎所謂文從字順皇甫湜所謂章妥句適云

辨曰此皆宋人窺易經文之陋習徵君乃稱爲文從字順章妥句適部人不敢附和

又按姚際恆立方亦以經與傳同出一手僞則俱僞笑世人但知辨僞傳而不知辨僞經未免觸處成礙耳似暗指朱子言余問何謂也立方曰如辨伊訓傳太甲繼湯而立之非矣則於僞經王徂桐宮居憂不能通諒未有太甲服仲王之喪而處祖墓旁者辨泰誓上傳武王承襲父年之非矣則於僞經大勳未集者蔡沈徒爲曲解不足據故其若俱僞之俱僞之斬卻葛藤矣辨曰經傳同出一手僞則俱僞極是然文王受命改元武王不改元武王不承父九年大統未集不能通諒未有文王不受命改元而得稱九年者也文王受命改元武王不改元武王不承父年爲正卽從劉歆之說亦猶勝於文王不改元武王不承父年之臆說也徵君此等處多不辨

又按石紫嵐謂三統厤武成篇乃以庶國祀商于周廟在廟獻俘于社在社祀用太牢于周廟祀商用少牢于周廟獻俘于社用特牲似非武王所以待紂古文未必實予曰參以周書世俗解當日正有此事但不必如周書已甚周書云負商王受懸首白旂斐懸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蓋至於此若王制出征執

有罪反以訊誡告牧誓明數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長信使暴虐奸宄非所稱有罪者乎又如戮飛廉於海隅卽截其左耳來以告先而明武功之成聖人動舉扁落光明豈若後世囘互者之所爲哉

辨曰徵君知此可無疑於文王改元武王觀兵及周公攝王之事矣

又按禮記曾子問有公館私館之別公館凡二一是公家所造之館卽賈所謂正客館一仍是卿大夫士家爲君所使停舍者卽爲公館聘禮一篇自卿至館賓卽館後有司入陳註云入賓所館之廟揖入及廟門註云舍於大夫廟卿館於大夫註云館者必於廟皆曾子問後所稱之公館非前所稱不得以公彥曲說爲藉口

辨曰俞正燮云此言公館故有右房何以明之記云君不見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均爲代君受玉儀節同則必均在公所右房之爲公館無疑也以左傳言之魯衛鄭宋在晉各於大夫有所主襄公二十一年鄭子產壞晉館垣納車馬非毀所主大夫士家之垣也故知負右房行禮是公館其私館大夫士家無右房也

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受負右房而立與聘禮還玉賓盤庚三篇本是一篇康王之誥與顧命伏生未嘗合而爲一說亦見前且其析亦非由安國古文惟酒誥召誥脫簡劉子政以中古文校之則當是孔壁原文藏於秘府者子國傳經之功蓋亦不多而比於杜子春后蒼子國從祀固可無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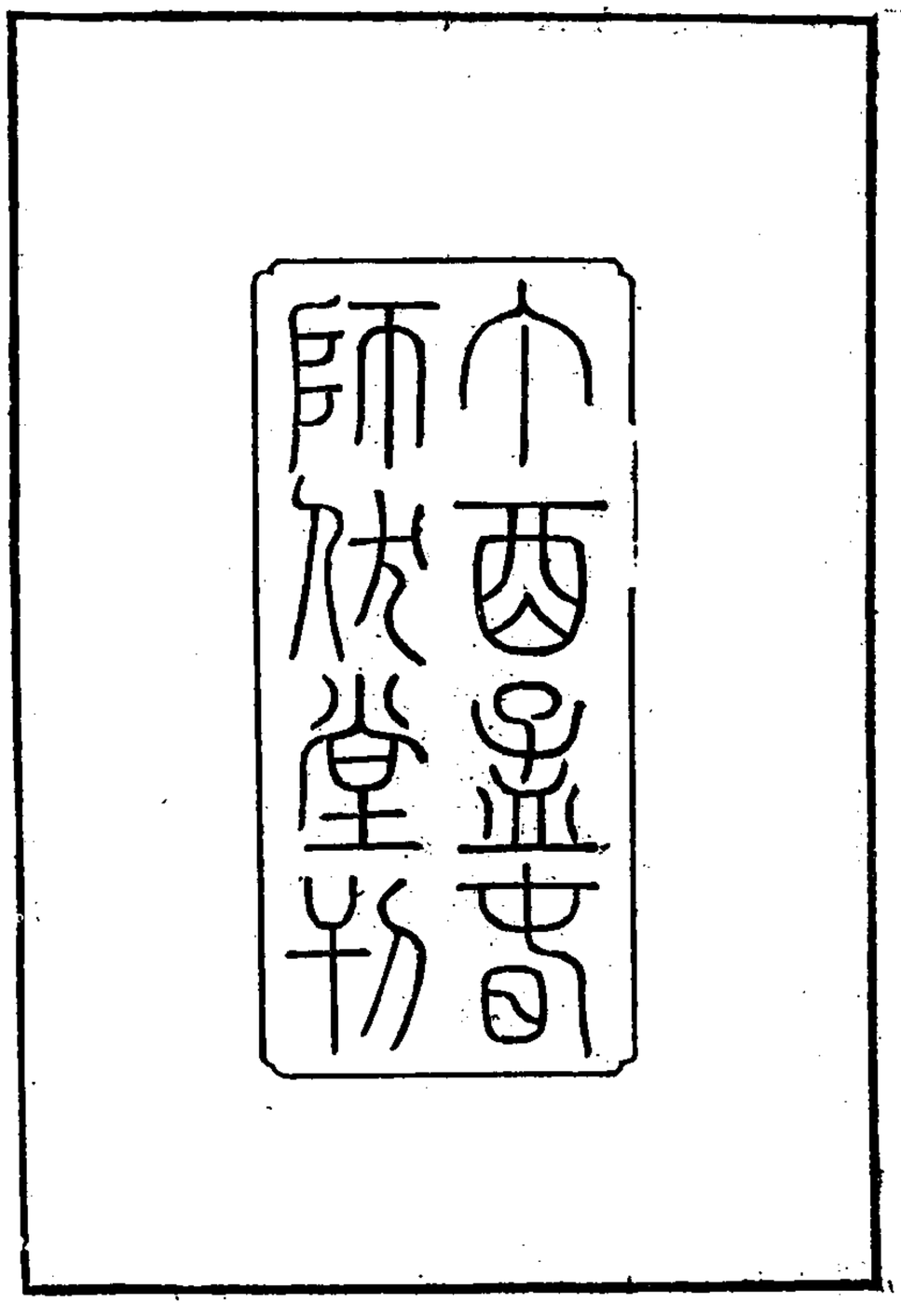
辨曰安國孝經論語注皆僞書說已見前逸禮雖出孔壁未開安國有校正之功漢志說文敘皆有禮記而非今之戴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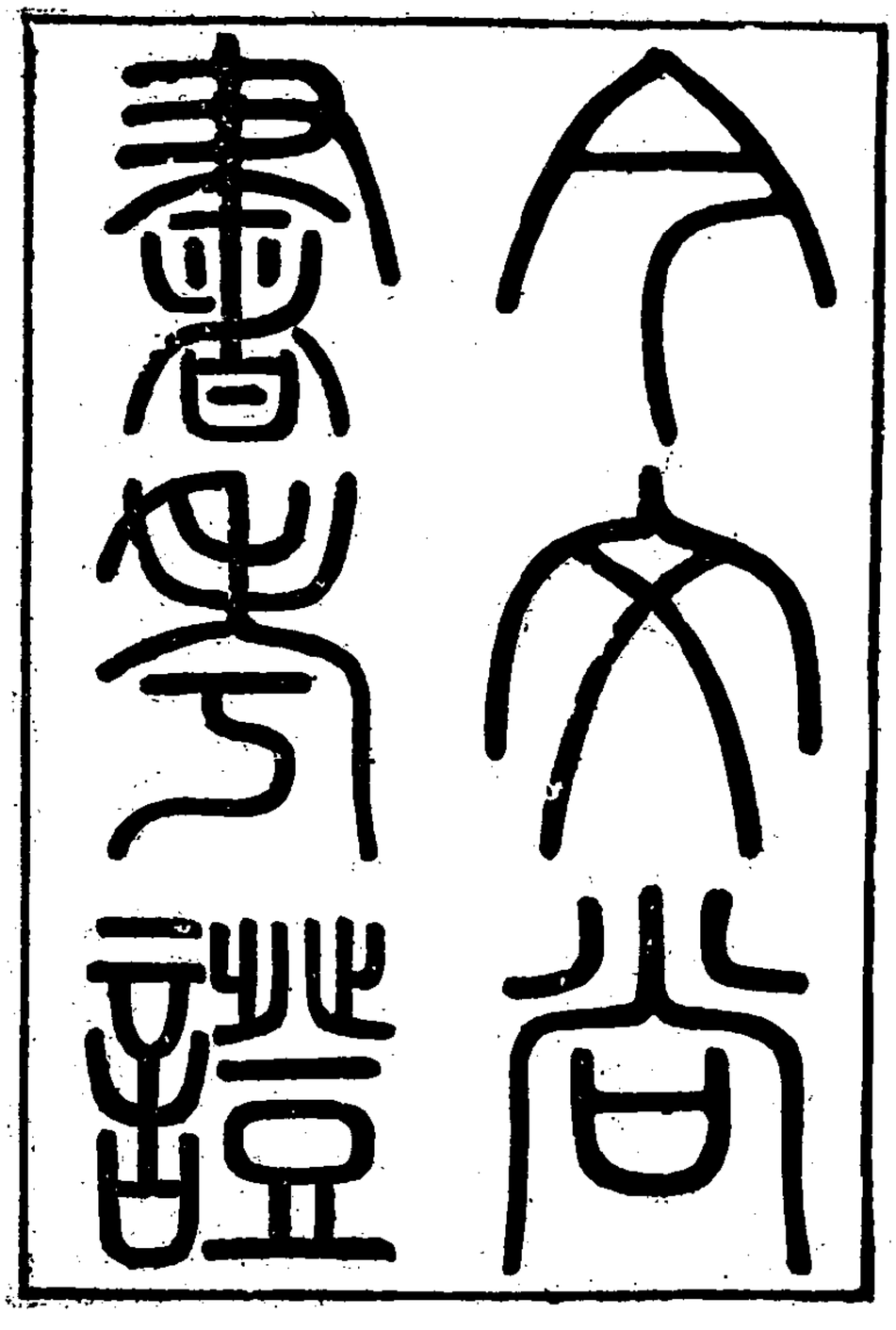
安國壁中所得實止論語孝經尚書禮經四部無禮記今云然者亦偶本漢志余又曾疑漢志魯恭王壞孔子宅一段禮記記字爲衍文或經字之譌因顏注未明故未盡削去實非屬定論

古文尚書經與傳皆屬假託然則安國之從祀亦可得而去乎

余曰唯唯否否安國之尚書誠假託然其於經籍之功亦有不可得而泯者如孝經一二章傳至梁始亡論語二十一篇何晏時雖不傳而今論語註有所謂孔曰者卽安國之辭是其有功於論語不可泯也禮古經五十六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正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哀帝時欲立學官不果鄭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今鄭注有所謂古文作某卽安國之本所謂今文作某者乃從安國本也逸禮三十九篇唐初猶傳諸儒曾不以爲意遂燬於兵而吳澄所纂逸經八篇猶安國之逸也是其有功於儀禮不可泯也禮記未詳篇數然漢志亦謂自孔壁得之伏生今文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安國古文出始分析酒誥召誥率多脫簡劉向以中古文校之始復完備是卽其有功於今文尚書亦不可泯也

辨曰許叔重說文解字序亦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
段懋堂云禮者禮古經也記者謂禮之記也志云記百三十
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
遺事也王史氏二十七篇七十子後學者也漢志禮記字或
亦當如此解





序

尙書傳自伏生其徒歐陽夏侯西京立學宗習徧天下溯龍門著記虎觀講經迄於熹平所刊一以今文爲主雖其間有史公雜采之說有三家歧出之說要皆截然不紊考迹可知古文肇出魯壁不列學官盛於新莽微於中興厥後杜衞賈馬賡續倡和若故爲今文樹之敵者而其從來亦遠矣夫經義不窮引而日新學塗衆趨則材高者激而返古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漢書稱今文徒衆或善修章句或增多師法未嘗不各自爲說若古文當日之不泯亦非獨文字古也史遷從孔安國問故明孔氏嘗爲故矣遷書載堯典諸篇多古文說是古文有說矣桑君長名傳古文其言散見地

志水經與今文不同者皆可決其爲古文說劉歆又從而推演之如莽立六宗建三公及三統厤言文王受命武王克殷之年顯背今文由歆創說此可以意定者而必謂古文義說盡出於歆或不其然自鄭君以漢末儒宗雜糅今古爲書學一大變東晉僞經傳出茫昧千年　本朝碩學朋興今古文界域始明而蔽亦因之曲阿高密強仞今文蔽一尊尙古文故抑伏傳蔽二不信史記損斥舊聞蔽三皮君鹿門治尙書最精嘗爲大傳疏證古文冤詞平議二書行世矣近復以今文尙書攷證視余其條理今文詳密精審兼諸大儒之長而去其蔽後之治今文者得是編爲前導可不迷於所往余讀君撰箸每有鍼芥之合惟於論古文義說反求於心

而未能釋然序君書因併出所見相質編附於諗友之義云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月正元日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凡例

自獲麟奮筆刪書百篇祖龍燔經烈火一炬慈逍一老鞏啓三家漢代今文沛南爲盛雖復河內屋壁掇魚烏之墜文廟堂金絲發科斗之奇字而或僞眞莫辨傳注全無今文大書疑引緯書與大傳史記之文爲之與廿九篇之文不類伏生所傳本無大書孔安國無受詔作傳事是以二百餘年不參異義十四博士合爲通家御史大夫衍三大宗之緒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出於兒寬開兩夏侯之傳大小夏侯尚書大小同出於夏侯始昌　馘馘彬彬元元本本是知子駿之移博士本屬講言敬仲之序官書皆爲謬論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衛宏古文官書序云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皆祖古文而誤今文之謬論沛南之學極盛鳥有朽折散絕略以其意屬讀者哉　趙宋以降伏書散亾沛南顓家無復別風之字吳中孤本僅傳雅雨之編抱經補其遺恭甫刊其誤於是福州輯本鄞縣佚書踵事遂精攷文較覈覽其閎恉拱璧足珍葆此殘篇碎金斯貴如大麓之野必是名山旋機之星乃爲北極四方上下六宗之義可尋三才四時七政之文具在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條之肉刑何關畫象七始七律文猶見於唐山五服五章制豈同於周世三公紬陟在巡守之先重華禪讓居賓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載而稱王元公居攝閱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爲世子以迎侯皇天動威開金縢而改葬凡此塙詁皆當信從勿因瓦釜之鳴反棄黃鍾之寶

龍門著史多列尚書之文馬遷傳經實守歐陽之法如大麓是林

龍非錄尙書百揆卽百官何云宰相堯太祖稱文祖異於禰祖之名允子朱爲丹朱知非允國之主舜年凡百歲見徵庸三十之譌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內九官十二牧合以彭祖塡是二十有二人四嶽卽在十二牧之中藝曰八字本屬衍文予乘四載必當分列戛擊鳴球以下記自虞史伯夷明良喜起之歌卽爲舜傳大禹般庶屬小辛時作比於陳古刺今微子咨樂官乃行何與剖心胥靡多士文兼毋佚意在兩義互明君奭告以勿疑事屬初崩居攝成王開金匱非因管蔡之言重耳賜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魯公就國誓衆征戎秦伯封殽懲前悔過參攷舊文不乖師說至若文王囚羑里之後乃出戕者箕子封朝鮮之前已先訪範史記惟此二事與大傳不合雖有小異無害大同

西京舊說既萃龍門東漢逸文亦叢虎觀白虎通多載今尙書說琮璜五玉麋鹿二牲九族親睦竝列異聞三攷黜陟不拘一義放勳非號說見於郊天伯夷不名義彰於敬老鳴球堂上尤貴降神之歌燔柴岱宗斯隆封禪之典攷績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別受銅卽位大斂卽可稱王改朔應天太平亦宜革正祉稷用孝經之說博士理本相通巡守徵王制之篇今文義原一貫他若周公薨當改葬康叔封據平安皆不背於伏書亦無違於遷史

三家派分顓門教授說經者言逾百萬從學者衆至千人大麓旋機或更古義象刑章服亦背師傳漢人以大麓爲大錄旋機爲渾儀象刑爲象天道作刑服章爲十二章九章皆與伏生史公之義不合蓋三家博士新說也然矛盾無多淄澠可辨攷其得失足用證明乃知熹平刊經皆據學官之本白虎議奏不主中祕之書意在同文名非慕古至於赤文綠字蛟緯可甄翠琬青珉豐碑漢碑尤可據信

疏通古義當據舊文俗儒不知妄說斯啟是末師而非古執課本未泐殘竹捃逸斷碣鉤沈凡屬隻義單詞皆同吉光片羽漢世通行今文以疑經如賚愚據爲孔以誣史公近人據馬鄭以誣伏生皆是豈知愚牛頭而賣馬脯何怪抵牾斷鶴鄒以續鳧脛安能強合故事實不可移易古今尤戒混淆如箕四而徵乃奔詎有父師可告衛封以伯爲爵見史記衛世家漢書古今人表胡云康叔稱侯君奭以居攝爲疑非因時已致政伯禽以征戎就國何得尙未受封略舉數端足資隅反誠能塙守伏義證明今文究焉馬班二史之異同掇東西兩京之遺逸則通如馬鄭尙難執簡而爭僞若梅姚何從緣隙而奮

漆書一卷出自西州馬鄭古文本於杜林漆書古文四十六卷漆書止一卷則非全文孔安國本藏於中祕新莽赤眉之亂蓋已亾佚此一卷當卽其中佚出者漢時民間相傳本有古文尙書蓋孔安國副本然不立學私相授受不無譌脫變亂如我其試哉脫帝曰八字重出優賢揚作心腹腎腸殷三宗無太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杜林好小學蓋用漆書一卷校正當時之古文尙書文字其本較他本爲善故馬鄭卽孔壁古文用之然漆書非完文以爲馬鄭卽孔壁古文非也古序百篇疑由東海今所傳書序與史記所引書序多不同詳見書序攷證或以毛詩序爲衛宏作古文書序疑亦出於宏蓋不無變亂文惟崇古義乃戾今豈知中祕舊藏外人莫覩臨淮早卒著述無傳孔壁眞本惟劉向校中古文見之至東漢蓋亾矣史記云安國爲臨淮太守蚤卒不云有著述漢藝文志列歐陽夏

厥章句說義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不列章句說義蓋本集之凡屬班志臚列論衡徵引說文表其逸字異義述其遺聞大率違出國師近宗衛賈掇周官於屋壁据左氏於山巖孔安國古文尚書惟以今文正其文字竝無義說蓋創自劉歆歆於哀帝時請立古文尚書爲諸儒所排平帝時王莽從之卒立學既立學當有章句義說蓋皆散爲之莽立六宗建三公歆作三統厤以爲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十三年克殷皆與今文尚書異即其說也後漢儒林傳云杜林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又云衛宏從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是杜林止有定本而無訓義衛賈馬鄭相繼成之馬鄭注尚書多引周禮說虞夏之制或亦本於劉歆說也漢書地理志論衛說文異義引古文尚書說亦即劉歆衛賈之說諸君厭故喜新是丹非素遂使彗孛旁出揜北斗之光芟妖謾紛乘啟黎邱之誕幻且孔壁文多謾脫不如伏書違有師承膠東傳經竟漏帝曰嬀汭降女皆屬臣言此則誤始庸生咎非馬鄭孔穎達書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庸生傳古文爲孔安國再傳弟子其書已謾脫如此如其說則當以我其試哉竝爲四嶽語豈可通乎據此足知安國古文不及伏生今文此一有師承一無師承之明驗也史記云堯曰吾其試哉是史公所據今文有帝曰僞孔本亦有帝曰此僞孔從今文勝於馬鄭古文之一證也段茂堂左祖馬鄭乃以我其試哉應四嶽語蓋絕知者之甕足見壁中古本已遜沛南今文何必補安國之遺開子雍之僞

今文尚書攷證　凡例

洨長侍中皆名碩學扶風高密竝號通儒乃必寶守漆書力崇祕簡者蓋以壁藏舊本體少變更世俗通行字多謾省是以兩漢碑碣不在明年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其說是也鄭分烝與祭歲爲兩年之事按之經文殊不可通成王踐奄非東征而實因再叛大傳踐奄周公事史記踐奄成王事周公踐奄成王不親行經云王來自奄知奄昔朕來自奄今文舊說鄭同用今文說再征其說甚塙蓋王肅誤合爲一事王西莊孫淵如陳樸園必駁孔申鄭乃或以伏生爲誤或以史公爲誤其解多士多方兩篇之義皆不可通由門戶之見太拘也

此皆違勝古說原本今文參稽脫誤法中壘之校文不尚怪奇戒紅休之立學字體或依古本訓辭仍襲今文義兼取其兩長聖可俟夫百世可以搴芳草於蕭艾授明珠於沙礫乃必批剝孔傳曲阿鄭君以

致踳駁難通齟齬不合於是具文飾說詆史公爲謬悠顚倒是非譏伏生爲老耄陳樸園於文王受命周公避居兩事皆詆伏生老耄記憶不全不知千慮一失無損智者之名以人廢言初非公允之義茲特平其曲直參其合離不爲北海之佞臣宣作沛南之佞子

國朝經學盡闢榛蕪山東大師猶鮮壘守百詩專攻僞孔不及今文西莊獨阿鄭君無關伏義艮庭兼疏伏鄭多以鄭學爲宗茂堂辨析古今每據古文爲是淵如以史記多古說遂反執鄭義爲今樸園謂鄭注皆今文不顧與伏書相背伯申攷證郅塙簡略惜不多傳默深誠詞實工武斷乃兼宋學茲取其精當辨其舛譌不使今文亂眞非與前人立異

先漢經師必由口授文字多寡不免參差派別三家經有異本師法雖無大異傳習不必全符是以龍門蘭臺馬班殺其青簡熹平太學陳留書以丹文於乎烏虖不同於戲之字無逸厶佚別傳毋勉之文邦國恒常非關避忌維惟乃迺或別古今眞由習本判殊非盡後人改竄許君解字有伏書雜出之辭顏監匡謬乃蔡氏一家之學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作雖古文尚書作烏乎今文尚書作於嚴專據石經言之按之史記漢書亦不盡合凡此遺文可證皆於大義無關茲各依其本書不敢强之使一

是書體例本仿樸園博訪通人改從薈省先用陳樸園今文尚書改從今文後依王逸梧先生更定仍仿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體例正文用通行本小字分注今文　眞以史公所載完篇不過十餘史記載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高宗肜日多士毋佚君奭甫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不完　博士之傳列宿難尋廿八若必勇更習本臆造經文則天吳紫鳳未免倒顚清廟生民將遭塗改自我作古恐爲西河所訶毛西河古文尚書冤詞誣詆羅氏父子私造今文尚書甚至若改造經字恐似羅氏所爲獨抱遺經詎眞東漢之舊漢石經厶今文尚書遂無完本仍用通行之字庶無杜撰之議凡有古義可通但云今文作某

堯典第一　唐書標目云堯典第一者書正義曰檢古本竝石經直言堯典第一漢石經乃今文尚書孔穎達及見石經揭本是今文尚書以堯典充論衡正說篇曰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面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與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用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泰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此引當時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爲之說其說雖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爲五家則同鄭君書贊曰三科之條五家之文家說謂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據尚書大傳

堯典之前題曰虞傳夏傳有書而後有傳則伏生所治尚書當以堯典爲唐書舉陶謨爲虞書禹貢以下爲夏書湯誓以下爲商書牧誓以下爲周書矣白虎通號篇云或曰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正與論衡所引尚書說同亦今文家言也段玉裁云漢魏人祇有歐陽夏侯尚書無謂歐陽夏侯尚書爲今文尚書者晉以後古文盛行始言今文尚書以別之案段說甚塙今必以今文尚書標目者以別於僞古文竝以別於歐陽夏侯三家之先者故不得以歐陽夏侯尚書標目也漢人解尚書之義不同鄭君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言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引尚書璇璣鈐曰因而謂之書加之事猶多闕焉董賢傳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杜鄴傳曰至於稽古禮文尚以尊之書正義云鄭康成依緯以尚字爲孔子所加今遭其文象布節度書者如也如天行也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君蓋用其說春秋說題辭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又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受命之際緯書皆今文說論衡正說篇曰尚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又須頌篇而與鄭君以尚書爲天書又以尚字爲孔子所加之說不同稱名釋書契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與論衡說略同論衡書解篇言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則仲任習歐陽尚書所引蓋歐陽說鄭君殆用夏侯說故不同歟

堯典大傳曰堯典可以觀美

曰若稽古桓譚新論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錫瑞謹案漢書儒林傳曰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爲博士授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夏侯建傳曰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奉引以次章句是小夏侯本文繁理富延君復申其說故其文尤繁惜其說皆不可攷據桓君山所引則小夏侯尚書以曰若稽古四字絕句班固東巡頌曰若稽古在漢迪哲孟堅亦習夏侯尚書者漢策文多以若稽古三字發端用今文尚書說也周書寤儆解云奉若稽古發端段玉裁說曰若稽古四字爲句不特皋陶謨也皆以若稽古發端可證也劉逢祿說孔子序三統之書蓋堯典亦然逸周書武穆解說孔子序三統之書首夏書唐虞者夏之三統也則曰若稽古四字當是孔子尊加之今文尚書亦作粵若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粵若稽古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粵若稽古大禹漠夏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咸墊乃心罔有救粵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粵若稽古帝德罔愆粵若稽古帝嚳曰嗚呼胤子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粵若稽古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咸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粵若稽古皋陶曰如何粵若稽古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粵若稽古皋陶曰吁如何粵若稽古禹曰俞乘四載隨山刊木

舊貲瓊請舉藉田禮疏曰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虞唐以應天桓榮傳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東觀書曰稽乾則古安帝策夏勤文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又郭丹傳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合經蔡邕和熹鄧后謚議曰事不稽古不以爲政趙岐孟子題辭曰訪論稽古荀悅漢紀曰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續漢書律厤志曰此諸術爲近然猶未稽於古劉寬碑曰閎學稽古訓谷儒林凡此諸說皆不可以同天解之是以稽古爲考古兩漢諸儒皆無異義賈馬王肅說爲順攷古道今文家說蓋亦今文異義然與漢人所引稽古之義皆不相合孫星衍以鄭君同天之解爲解帝堯帝字非解稽古其說近是或正義誤引鄭注歟

帝堯 璇璣鈐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在政不私公位稱之曰帝樂稽耀嘉曰德象天地爲帝仁義所生爲王風俗通皇霸篇引尚書大傳說云堯者高也饒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白虎通號篇云帝王者何號也德合天地者稱帝帝者諦也象可承也又云書曰帝堯帝舜帝者天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王高之貌消妙高遠優游博衍睿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僎僎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劉熙說法曰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義本大傳又白虎通謚篇曰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詔願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謚之爲堯何爲謚有七十二品禮謚法記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錫瑞謹案此今文家以堯爲名死後即以名爲謚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自殷以上未有謚法但以生前之號即爲死後之稱加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皆是也大傳說五帝之稱皆一例是伏生以堯爲號故史記三代世表云號唐堯正義引譙周說亦以堯爲號白虎通引謚法云帝堯者放勳則當以帝堯曰放勳有堯蓋後人加之耳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曰若稽古帝舜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撻雒戒曰若稽古周公旦皆連若稽古三字成文則今文家亦或以曰若稽古帝堯六字爲句蓋帝堯二字上屬下屬義皆可通故大戴禮以曰放勳三字爲句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塞晏晏之謂也又案大傳曰羅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是舜當時本稱王今稱帝堯帝舜皆據周制言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紬王瑞作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倘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存帝嚳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帝舜而號紬虞而號舜曰帝舜之帝號紬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

曰放勳 大戴禮趙鼓孟子注皆作勳今文也○今文一作放勳○史記攷靈耀皆作勳白虎通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勳德洽黃支稱臣放勳祀天必自稱名則今文作勳之證中候引堯祇天文稱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此帝堯刻璧率羣臣東沈于雒書曰天子臣放勳德覽八十皇王部五引中候運衡曰今文作勳之證中候引堯祇天文稱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此文說以放勳爲堯名史記堯本紀曰帝堯者放勳舜本紀曰帝舜者名曰重華故馬融注曰放勳堯名趙岐注孟子曰放勳堯名也重華舜名重華重華爲名則放勳亦名可爲閎是黃帝當時亦稱王據董子說則黃帝乃周人追證耳此西漢今文說東漢以後知之者匙矣

而朝又曰黃帝之先證四帝之後證何也曰天之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證卑故四帝後證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述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疏之義也又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旆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紬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紬爲九皇下極其爲民子生時皆稱王推前二代竝爲三王又推前五代爲五帝又推前九代爲九皇後人以夏殷周爲三王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皆沿周制言之漢舊儀曰祭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蓋用董子之說蒼頡黃帝史臣其製字以王居門中爲閏是黃帝當時亦稱王據董子說則黃帝乃周人追證耳此西漢今文說東漢以後知之者匙矣

知蓋堯舜名也放勳重華亦名也皋陶一名庭堅不得以古無二名爲疑說文勳古文作勛今文亦作勛者段玉裁說壁中亦有今文伏生亦有古文非孔氏者皆古文無今字也劉逢祿說放勳號也馬融以爲堯名即號也帝者三王以前曾加之辭堯當時亦稱王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欽明文思安安 ○今文作欽明文塞晏晏○後漢書和熹鄧后紀第五倫傳曰體晏晏之姿陳寵傳曰宏崇晏晏何敞諫爲篤景起第疏曰陛下履晏晏之純德又上疏論郅壽曰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曰明公履晏晏之化禹衍傳曰傷塞晏之政顯志賦曰思唐虞之晏晏蔡邕司空袁逢碑曰其惠和也晏晏然衛尉衡方碑曰少曰文塞敦厖允元長曰欽明玏哲詩悅書唐扶頌曰崇晏晏之惠康受禪碑曰欽明文塞皆漢人引今文義也鄭注攷靈耀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鄭亦用今文義○一作欽明文思晏晏○後漢書馮衍傳李賢注引尚書攷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以下誰所作欽明文思晏晏論衡須頌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塞以下誰所作文思或三家本異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是今文亦作文思

不盡由後人改之仲任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蓋指書序言之漢人皆以書序爲孔子作今書序作聰明文思而仲任云欽明文思者或今文書序書序爲孔子作今文書序之字不同也○一作聰明文塞晏晏○後漢書陳寵傳注引尚書攷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則今尚書序合堪武泰山刻石文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攷靈耀與書序合段玉裁不知今古文不同

疑攷靈耀聰字爲誤未免疏失

允恭克讓○今文尚書攷證○說苑敬愼篇曰昔堯履天子之位恭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史記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玄冠車乘白馬大蔵禮五帝德篇文略同蓋史記所本也此今文家說

光被四表○今文尚書攷證○今文亦作光被四表○漢書宣帝紀蕭望之傳載黃霸等議皆曰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荀爽易注曰聖德光被四表高誘淮南注曰頗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一作假于上下○段玉裁說文解字引虞書曰假于上下王逸注招魂曰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叔向也後漢書順帝紀丕顯之德光被四表黃瓊言宦官專權光被時雍崇光被四表王粲無射鍾銘曰昔我光武受命橫被四表格于上下○一作假于上下○段玉裁說文解字引虞書曰假于上下舜典引注引作格于上下蔡邕典引注引作格于上下張衡東京賦曰聖德洋溢橫被無窮王莽傳曰格于上下○今文亦作格于上下○一作假于上下○段玉裁說文解字引虞書曰假于上下所引雖大誓之文然作假字與序橫被四表亦沿用今文義○一作廣被○後漢書禮樂志平當正雅樂議曰孔傳訓光爲充蓋本三家今文尚書作光今文尚書說鄭君訓爲光耀非其義也段玉裁以爲古文尚書作光今文尚書作橫橫者光之假借也光者橫發揔攝後漢書桓焉傳云焉作光者橫發揔攝之義攷之文亦有未盡蓋猶有漏義也若成陽靈臺碑云德彼四表乃段彼爲被非今文家有作彼之本也下云廣彼之恩亦段彼爲被可證四表之義攷靈耀曰二十八宿之外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海四表之中冬至晝漏刻亦是引用今文尚書攷證

格于上下○今文亦作格于上下蔡邕典引注引作格于上下張衡東京賦曰聖德洋溢橫被無窮王莽傳曰格于上下○一作假于上下○段玉裁說文解字引虞書曰假于上下叔向也後漢書順帝紀丕顯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一作假于上下○段玉裁說文解字引虞書曰假于上下舜典引注引作格于上下張衡東京賦曰聖德洋溢橫被無窮王莽傳曰格于上下○今文亦作格于上下○一作假于上下○段玉裁說文解字引虞書曰假于上下所引雖大誓之文然作假字與序橫被四表亦沿用今文義○一作廣被○後漢書禮樂志平當正雅樂議曰孔傳訓光爲充蓋本三家今文尚書作光今文尚書說鄭君訓爲光耀非其義也段玉裁以爲古文尚書作橫橫者光之假借也光者橫發揔攝後漢書桓焉傳云焉作光者橫發揔攝之義攷之文亦有未盡蓋猶有漏義也若成陽靈臺碑云德彼四表乃段彼爲被非今文家有作彼之本也下云廣彼之恩亦段彼爲被可證四表之義攷靈耀曰二十八宿之外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海四表之中冬至晝漏刻亦是引用今文尚書攷證

克明俊德○今文亦作克明俊德民鄭仲任習歐陽尚書蓋歐陽別本有作俊者又講瑞篇曰堯以俊德致黎大學自明義合鄭君以俊德爲賢才兼人者非今文義也○一作克明馴德○史記曰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言堯自明其德以訓九族段玉裁說訓馴順三字通用堯典在歐陽夏侯當作克明馴德與五品不訓用字正同徐中散在晉末雖今文尚書已佚然字異而義同光被即廣被亦即橫被皆是充塞之義後漢書陳寵傳田聖也段玉裁以爲古文尚書作光今文尚書作橫光者橫發揔攝後漢書桓焉傳云焉作光者橫發揔攝之義攷之文亦有未盡蓋猶有漏義也若成陽靈臺碑云德彼四表乃段彼爲被非今文家有作彼之本也下云廣彼之恩亦段彼爲被可證四表之義攷靈耀曰二十八宿之外各有萬五千里是謂四海四表之中冬至晝漏刻亦是引用今文尚書攷證故方行作旁行然因此說文解字會光爲光耀則非也

而祖飢謹蕆之類尙存一二又采集舊聞知顓頊訓字故云古訓字也○一作克明峻德○大學引帝典作峻大小戴與夏侯尙書同師是夏侯本作峻漢書平當傳曰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當習歐陽尙書見儒林傳則歐陽家亦作峻也當引此以證聖人之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夏侯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凡九族皆從己上下親疏以恩服爲輕重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今文亦作平章百姓白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以崇天氣所以生者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音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據白虎通之說平章百姓蓋辨別章明之即吹律定姓之事白虎通用今文而亦作平者平便一聲之轉三家異文或同古文作平崔駰章帝誄議曰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蔡邕封事云平章百姓徐廣曰平一作辨別也章賞罰亦引此經字或據古文采古文辨詁古文作采章今作平乃采字之誤恐未可據○一作便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曰平一作辨別也章賞罰亦引此經字或據古文采古文辨詁古文作采章今作平乃采字之誤恐未可據○一作便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曰平一作辨別也章賞罰亦引此經字或據古文采古文辨詁古文作采章今作平乃采字之誤恐未可據○一作便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曰平一作辨別也章賞罰亦引此經字或據古文采古文辨詁古文作采章今作平乃采字之誤恐未可據○一作便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曰平一作辨別也章賞罰亦引此經字或據古文采古文辨詁古文作采章今作平乃采字之誤恐未

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尙書曰平章百姓百姓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也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音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據白虎通之說平章百姓蓋辨別章明之即吹律定姓之事白虎通用今文而亦作平者平便一聲之轉三家異文或同古文作平崔駰章帝誄議曰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蔡邕封事云平章百姓徐廣曰平一作辨別也章賞罰亦引此經字或據古文采古文辨詁古文作采章今作平乃采字之誤恐未可據○一作便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曰平一作辨別也章賞罰亦引此經字或據古文采古文辨詁古文作采章今作平乃采字之誤恐未

此今文家異說妻族三當與母族相同父族亦止於三則四族中當少一族不知所少者爲何其詳不可得聞矣

異姓有服不止親屬鄭君之說未足以難今文也白虎通宗族篇云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聚之道故謂之族尙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有九何九之數也據白虎通之說平章百姓蓋辨別章明之即吹律定姓之事白虎通用今文而亦作平者平便一聲之轉三家異文或同古文作平崔駰章帝誄議曰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蔡邕封事云平章百姓徐廣曰平一作辨別也章賞罰亦引此經字或據古文采古文辨詁古文作采章今作平乃采字之誤恐未可據○一作便章百姓○史記作便章百姓徐廣曰平一作辨別也章賞罰亦引此經字或據古文采古文辨詁古文作采章今作平乃采字之誤恐未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異義引尙書歐陽說

協和萬邦○今文作協和萬國○今文邦多作國史記曰合和萬國蓋以訓故代經高祖功臣年表序引作協和萬國漢書宣帝紀成帝紀地理志引皆作協法言先知篇曰堯親九族協和萬國王莽傳曰萬國和協東觀記和帝賜彭城王恭詔曰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漢紀杜業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熙之政易國爲方陪文不拘也後漢書明帝紀論衡儒增篇引作萬國舟車以濟不通殆行天下方制萬里譬壘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協和萬國此之謂也據此則今文說以萬國爲實有萬國非虛數也○一作叶和萬國○今文亦作叶論衡齊世篇引作叶說曰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及夷狄也文蔡增篇曰尙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並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仲任以萬國爲增而非實蓋

文義詩小雅采菽正義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尙書大傳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班固典引曰辨章百姓協和萬邦漢書宣帝紀成帝紀地理志引皆作協法言先知篇曰堯親九族協和萬國王莽傳曰萬國和協東觀記和帝賜彭城王恭詔曰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漢紀杜業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熙之政易國爲方陪文不拘也後漢書明帝紀論衡儒增篇引作協和萬邦與今文不合疑後人改之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殆行天下方制萬里譬壘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協和萬國此之謂也據此則今文說以萬國爲實有萬國非虛數也○一作叶和萬國○今文亦作叶論衡齊世篇引作叶說曰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及夷狄也文蔡增篇曰尙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並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仲任以萬國爲增而非實蓋

化治答賓戲曰辨章百姓協和萬邦明認不能辨章三困親志景元年有司議奏曰朝廷所以辨章天下者也

歐陽說與班孟堅夏侯說不同協作叶者叶古文協大傳不叶于極白虎通叶時月皆引作叶是伏生今文亦有古文之證

黎民於變時雍○今文作黎民於蕃時雍○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應劭曰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草木蕃昭曰蕃多也陳喬樅說易文言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應劭以變化說蕃字之義也古文尚書作於變今文尚書作於蕃韋昭以蕃訓爲多如其字釋之從今文家說也孫星衍說潛夫論考績篇云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以養釋蕃云致時雍疑又以時爲時代之時案後漢書魯恭傳曰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則今文說有以時爲時代之時者○一作於元時雍○漢書地理志引作元段玉裁說元卽今之卞字弁之變體弁蓋蕃之叚借字古音弁讀如盤

乃命羲和孫星衍說西漢諸儒用今文說以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貪貨不以爲六官與馬鄭異月令云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是羲和於周爲太史之職也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於唐虞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百官公卿表云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子順天文授民時注應劭曰堯命四子分掌四時之教化也張晏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也食貨志云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魏相傳云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論衡是應篇云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是以仲叔等四子爲羲和今文說也鍚瑞謹案孫說是也雨漢諸儒皆以四子卽是羲和羲和專掌天文不治民事孫氏所引之外如史記厤書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飭茂氣至法言重黎篇曰羲近重和近黎漢書律厤志曰厤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遹命羲和三國魏志注引王沈魏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堯文志曰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古今人表有羲中羲叔羲和中和叔別無羲和後漢質帝紀本初元年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續漢書天文志曰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律厤志曰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厤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中論厤數篇曰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三國魏志注引王沈魏書曰乃命羲和與四子爲天地四時之官四子卽是四羲和之職據此諸說以羲和爲司天皆無異義惟馬鄭之注以羲和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今卽其說辨之虞有九官見於尚書並無六官之名九官中亦無司馬舜以蠻夷猾夏屬之作士是兵刑合爲一官班孟堅作漢書刑法志兼言兵不別立兵法志蓋用今文尚書之義稷爲天官古無明文國語云稷爲大官不云天官鄭蓋以緯書云稷爲司馬又云司馬主天故傅會爲是說然據鄭義夏爲司馬則司馬非主天鄭又云初堯天官爲稷禹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其箋詩又云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勞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如其說則棄於堯時已爲天官其職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堯舜禪讓皆不及棄且稷爲天官司馬爲夏官天官尊於夏官后稷有功於民何以又由天官而降爲司馬舜時九官並命皆周要職何以舉其五而遺其四又於其內增一司馬是其爲說皆不可通鄭創爲是說者蓋以重黎司天地似近天時近春夏秋冬之官不知唐虞官制與周官不同非可強合爲一羲和司天之官不得兼治方岳之事漢書公卿百官表云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注應劭曰堯命四子分主四岳以舉賢才揚側陋是今文家有師說古文尚書家並無師說專據周官等書比附爲之卽此可見其槩據伏生以俟識者隅反○今文一作遹命羲和○今文乃亦作遹見漢書律厤志引經皆作遹○一作曦和○今文義亦作曦見論衡是應篇引經皆作遹吾令羲和弭節兮天問曰羲和之未揚王逸注皆云羲和日御也廣雅釋天云日御謂之羲和日御者也又攷漢志云黃帝使羲和占日楊雄河東賦曰羲和司日李尤漏刻銘曰乃建日官又曰乃命羲和是羲和爲日官者也蓋羲和本日御之名以羲和爲日官以司日堯命羲和蓋亦因於古耳王仲任引作曦和則三家今文必有別本從日作曦者亦因其本以日御得名也以羲和爲兼官名或如周制三公在六卿中其時三公卽在九卿之中或別有三公蓋未可知司徒司空之外或增太尉或增司馬亦未可知要與羲和四子司天之官不相涉也陳喬樅以鄭注爲今文不知鄭義與今文多違是其大較鄭與今文違異者甚衆略舉其一以俟識者隅反○今文一作遹命羲和○今文乃亦作遹見漢書律厤志引經皆作遹○一作曦和○今文義亦作曦見論衡是應篇引案楚辭離騷經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天問曰羲和之未揚王逸注皆云羲和日御也廣雅釋天云日御謂之羲和日御者也又攷漢志云黃帝使羲和占日楊雄河東賦曰羲和司日李尤漏刻銘曰乃建日官又曰乃命羲和是羲和爲日官者也蓋羲和本日御之名以羲和爲日官以司日堯命羲和蓋亦因於古耳王仲任引作曦和則三家今文必有別本從日作曦者亦因其本以日御得名也以羲和爲兼官名或如周制三公在六卿中其時三公卽在九卿之中或別有三公蓋未可知司徒司空之外或增太尉或增司馬亦未可知要與羲和四子司天之官不相涉也陳喬樅以鄭注爲今文不知鄭義與今文多違是其大較鄭與今文違異者甚衆略舉其一以俟識者隅反○今文一作遹命羲和○今文乃亦作遹見漢書律厤志引經皆作遹○一作曦和○今文義亦作曦見論衡是應篇引案楚辭離騷經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天問曰羲和之未揚王逸注皆云羲和日御也廣雅釋天云日御謂之羲和日御者也又攷漢志云黃帝使羲和占日楊雄河東賦曰羲和司日李尤漏刻銘曰乃建日官又曰乃命羲和是羲和爲日官者也蓋羲和本日御之名以羲和爲日官以司日堯命羲和蓋亦因於古耳王仲任引作曦和則三家今文必有別本從日作曦者亦因其本以日御得名也以羲和爲兼

治民事其謬不待辨矣

欽若昊天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春日昊天夏日蒼天秋日昊天冬日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敕四時知昊天不獨春鄭駁異義云元之閒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無可怪耳錫瑞謹案鄭從今文說故與許君不同而說文作昦云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則亦同今許鄭說爲春昊夏蒼者不同而許君引今尚書說云爾雅亦然鄭從今文說蓋由異義早成說文晚定故也今爾雅作蒼夏昊與歐陽從今尚書說而又以爾雅爲不誤者蓋許鄭所據爾雅亦作春昊夏蒼與李巡孫郭之本異也史記作敬順本爾雅釋詁釋言漢書李尋傳義文志亦作敬順

厤象日月星辰　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云書曰厤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孫星衍說李尋言俯察地理者蓋謂下宅嵎夷宅南交等亦以義和卽羲仲等四子也錫瑞謹案李尋師張山拊受小夏侯尚書所引者小夏侯說也厤象史記作數法索隱曰謂命羲和以厤數之法文顯錫曰堯眉八彩是謂通明厤象日月璇璣玉衡白虎通聖人簡說同蓋以璇璣玉衡當書之星辰卽今文家以旋機爲北極玉衡爲北斗之說也後漢書襄楷傳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厤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則又以星辰爲五緯所在

敬授人時　○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人時古人引用如鄭注尚書大傳徐氏中論韋注鄭語皆引敬授民時皆治古文尚書者也史記五帝本紀漢書律厤食貨藝文志李尋王莽傳孫叔敖碑亦皆引敬授民時皆治今文尚書者也

撫大傳之文而作民不作人則大傳亦必作民時也

分命羲仲　鄭注云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孫星衍說知主方岳之事爲四岳者大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其下有羲伯和伯等樂與陽伯夏伯秋伯冬伯爲六周禮敘引鄭注云堯始得羲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竝宅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後稍死曠兠共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又注大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嶽八伯是叔後大傳八伯缺一又何以知爲和叔之後鄭據大傳爲說不遍因其中有羲伯和伯與經所云羲和偶合遂傳會爲一以證其說也風俗通聖人則大傳亦必作民時也

宅嵎夷　○今文作度禺銕○段玉裁說宅今文尚書也然則宅嵎夷宅南交等亦以義引度西曰柳穀此鄭所引今文尚書作度矣嵎夷今文皆作度禺銕說文金部銕字下曰交宅朔方今文尚書作度禺銕嵎銕崵谷也此用今文尚書也嵎當本是禺或增山旁耳史記夏本紀索隱曰嵎夷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銕說文嶋字下曰日旸谷也尚書曰宅嵎夷今文尚書作禺銕者古文鐵字也東方之行以訓故代經文方言曰度居也東齊海岱之閒或曰嵎或曰鐵或曰嶋或曰嵎夷皆三家之異文也○一作度郁夷○史記云嵎夷度作居以訓故代經文方言曰度居也東齊海岱之閒或曰嵎或曰鐵或曰嶋或曰嵎夷皆三家之異文也○一作度嵎銕○書正義引夏侯尚書作禺銕禺銕者夏侯尚書作禺銕銕字同禺夷卽嵎銕之渻文今文尚書或作禺銕讀皆同夷皆三家之異文也○一作度郁夷○史記云嵎夷度作居以訓故代經文方言曰度居也東齊海岱之閒或曰嵎或曰鐵或曰嶋或曰嵎夷皆三家之異文也○一作禺郁一聲之轉據尚書釋文則史記亦有一本作禺銕也近人或據詩小雅周道倭遲漢書地理志引作郁夷倭遲漢書東夷傳說東有九種云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羞日之所出也或說似近之而說文云暘郁音近倭卽今日本之地據後漢書東夷傳說郁夷卽倭夷日本在遼西索隱云按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銕在遼西則今文說以爲在遼西非倭夷之地

曰暘谷○今文作曰暘谷○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暘說文暘字下曰一曰暢穀暘谷也此稱今文尚書也以暢穀今文則知相屬之暘谷今文無疑也○一作曰湯谷○史記作暘谷索隱日史記舊本作湯谷今並依尚書字按淮南子日日出湯谷浴于咸池則湯谷亦有他證明矣據索隱說則史記本作湯谷亦出今文尚書湯谷之證於索隱所引外如楚辭天問日出自湯谷王逸注云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又遠遊日朝濯髮於湯谷兮山海經日黑齒之北日湯谷論衡說日篇曰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又談天篇曰且日火也湯谷水也說文云桑叒木皆作湯與史記同及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皆作湯與史記同

寅賓出日　大傳曰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民人事君之道也正甲大傳之義鄭注云寅賓出日命驗曰春夏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其解經與大傳說殊蓋三家義異也史記作敬道日出以訓故代經說文寅辰也賓敬惕也史公訓爲敬而經文作寅者蓋今文尚書用段

借作寅古文或用本字故李仲璇孔子廟碑引作賓賓集韻引賓儐作賓浸也尚書釋文云賓如字徐音儐說文云儐導也史公訓賓爲道則今文尚書亦段賓爲儐道之儐矣

平秩東作○今文亦作平秩東作或三家今文有作平者如辯章亦作平章之比大傳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故謂東方春也○一作便程東作○史記曰便程東作索隱曰劉伯莊傳皆依古文作平秩音然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則是訓秩爲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正義曰便程並如字後同耕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羲仲恭勤道訓萬民東作之事使有程期孫星衍說平秩爲便程者聲俱相近說文鼓从大殸今作秩是也案史公作便程蓋歐陽尚書異文非訓秩爲程也○一作辯秩○一作辨秩○史記索隱引大傳曰辯秩東作周禮鄭相氏注引仲春辯秩南譌仲秋辯秩西成仲冬辯在朔易賈公彥疏云據書傳而言是鄭亦引今文與索隱所引合辯辨實一字也風俗通祀典篇引青史子云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爾戶而出與大傳合惟北海相景君碑云辨秩東衍北海相景君碑云挺集韻云埏方也辨秩東衍猶言平秩東方未知是否東作等語兩漢今文家亦以屬農事言漢書王莽傳曰每縣則耕以勸東作每縣則耨以勸茂成每縣則粟以勸蓋藏後漢書賈逵傳云方春東作蔡邕行考城須云勸茲稽民東作是營應劭漢書注云東作耕也趙岐孟子注云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耆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是以東作爲耕皆無異義列子楊朱篇曰宋有田父暨春東作則其義古矣近人或以東作等文爲治麻法非古義

申命羲叔宅南交○今文作度南交○大傳曰中祀大交鄭注云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王引之說大傳所稱皆今文尚書鄭注大傳所引皆古文尚書是古文作大交也以日暘谷曰幽都例之大交之上當有日字古文尚書脫曰大二字耳幽都山名大交與之相對則亦山名無事別求其地而謂當有日明都三字矣錫瑞謹案墨子節用篇云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際幽都東西五萬里之外莫不賓服南撫交阯說苑反質篇云臣聞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大傳云堯南撫交阯與墨子韓子大戴說文同則亦當有北服幽都句文不具耳以交阯與幽都對舉則南交即交阯無疑王氏云當作度南曰大交以大交爲山名與大傳南撫交阯爲地名不合未敢據其說爲今文以增經字也

平秩南訛○今文作便程南爲○史記作便程南譌索隱說則史記本作南爲今作譌乃後人改之鄭注周禮引書傳作譌惡非書傳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牾回也據索隱說則史記之舊云南爲者古訓爲爲成漢書天文志戎爲孟康曰爲成也易緯通卦驗茉豆不爲淮南天文訓禾不爲春秋繁露五行順逆

方字乳而尚微也

爲魚大爲皆當訓成○一作辯秩南僞○辯秩見上王莽傳云予之南巡必躬載褥每縣則導以勸南僞古爲僞通用以南僞爲耘導亦今文說大傳曰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莽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者○今文作中夏見上○考靈燿日主夏心星昏中則火卽心也考靈燿又曰鳥星爲春候火星爲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

厥民因鳥獸希革漢書鼂錯傳曰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分命和仲○今文作申命和仲○史記作羲仲

宅西曰昧谷○今文作度西土曰昧谷○史記曰居西土曰昧谷集解曰徐廣曰一無土字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一作柳谷騶案鄭元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允山索隱曰徐廣曰一作柳柳亦日入處地名據徐說史記本作柳虞翻奏鄭解尙書違失事言古大篆弟字讀當爲柳古柳弟同字而以爲昧是自鄭君始改柳爲昧史記不得先作昧谷豈卽後人據鄭本改之如湯谷改暘谷之比耳書正義引夏侯等書昧谷日柳谷是今文尙書作柳谷之明證莊述祖說文弟爲古文丙爲春門萬物以出酉爲秋門萬物以入故秋日丙之今文之誤淮書本作丙鄭氏謂以爲丙而讀昧翻又從今文以改古文今當從古文正作丙鄭玄注考靈燿瑞案莊說非是論衡說日篇云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當所出入之處蓋柳谷卽細柳之地故索隱以爲日入處地名東爲湯谷西爲柳谷相對爲義不必作丙字○一作度西日柳穀○周禮天官縫人鑿柳鄭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日柳穀孔疏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傳文聚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柳穀大傳曰秋記華山鄭注云入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濟人語據此則今文尙書作谷亦作穀其實作穀字者亦卽段借爲大傳用假借史記夏侯等書用本字乃三家異文谷與穀古通莊子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證也柳谷乃日入處地名鄭賈訓柳爲聚非今文義獨星衍據賈疏云日將沒其色赤謂說文有穀字云日出之赤則穀當假借爲穀說太璽不可從

寅餞納日○今文作寅餞入日○大傳曰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帝命驗曰秋冬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此今文尙書考證卷十　十五

文作餞之明證王鳳麟漢藝文志攷證漢人引書異字有寅餞入日今文尙書又有賓餞納日古文尙書也史記易其文曰敬道日入與春言敬道日出合道猶導也導引也彙迎送二義寅賓者迎日之出故云敬道日出寅餞者送日之入故云敬道日入帝曠日主夏所謂春迎其來秋送其去也大傳五帝德篇曰帝曠日月而迎送之大戴與今文尙書義合僞孔傳訓餞爲送正用今文之義大傳以寅賓出日爲春分朝日此文鉄焉弗詳然據鄭注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月亦出日謂春分朝日與大傳同則此注以寅餞納日上不必更言況其說迂固非是以大傳是以賓餞訓餞猶送也是以鄭注云古文餞爲踐踐亦作淺踐與淺義相近踐故馬從之說尤非是以大傳餞字爲後人所改亦不然也

平秩西成崔駰西巡頌曰惟秋穀旣登上將省斂平秩西成○今文一作便程西成亦作辯秩西成○史記作便程大傳作辯秩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皃始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秋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

寄中星虛以殷仲秋○今文作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宵夜殷史記作正壹今文尙書

鳥獸毛毨史記作毨毛氂是古文尙書作毛毨當是今文作厖厖毛氂也史記作北方大傳曰北方者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始也而朔方朔字無訓則伏生今文不作朔方

申命和叔宅朔方○今文作度北方○史記作北方大傳曰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蓋今文作北方也

厥民夷○今文作厥民易○史記作其民夷夷弟易也是夷易義同故古文尙書作厥民易古文夷字當從今文義爲易言其民至秋棄易史記作其民夷易當是以書校史注其旁而寫者誤入今爲刪正

鳥獸毛毨史記作毨毛氂是古文尙書作毛毨當是今文作厖厖毛氂也史記作北方大傳曰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蓋今文作北方也

平在朔易○今文作便在伏物○史記作便在伏物索隱曰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言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尙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大傳曰北方者何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

曰幽都大傳曰幽都宏山祀鄭注宏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恆山也恆山北稱幽都也淮南墜形訓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幽都也都聚也元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高誘注云幽闕也都門也幽都卽幽州也下文流共工於幽州莊子作幽都

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故曰北方冬也○一作辨在朔易○大傳曰辨在朔易曰短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段玉裁說此朔易二字乃淺人妄增命三公云云所謂辨在伏物絶無始易之意也漢人多用今文尚書王莽傳日予之北巡以勸蓋藏蓋藏即伏物也此今文尚書說也侯康說段說非也段所疑者以大傳下數語絶無始易之意然大傳於辨秋西成傳亦與西成意不相涉蓋循行渾舉大意而已況正義引王肅此句注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皆易正與大傳意同使大傳果爲伏物言之王肅必不取以解朔易此今文之不作伏物又一證也錫瑞謹案段侯二說皆失之御覽引大傳作辨在朔易與貢公彥疏合不得以朔易非大傳說史記作便在伏物小司馬以爲據大傳亦不得以伏物非大傳說也其所以異者大傳乃伏生沒後歐陽張生各記所聞蓋亦如三家今文互有同異故伏物朔易二本不同若以今文必不作伏物大傳明日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即北方與伏物義合不必定作朔方始與上東南西三方相配也王肅亂經之人其說何足依據肅蓋影附朔易伏物二義而象用之耳

日短星昴攷靈燿日虛星爲秋候昴星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不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

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段玉裁說亦淺人用馬融自可引伸象煖義不俟加火旁洪頤煊說底徵字本作奧史記漢書公羊傳注皆同○一作鳥獸褭毛○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褭說文褭字下云戾書曰鳥獸褭毛與毛部引鳥獸罕毳絕異蓋今文尚書也○一作鳥獸毳毛○漢書音義錯傳曰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氄毛錯親受尚書於伏生疑今文尚書有作氄毛者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白虎通引尚書作朞則今文亦作朞○今文一作歲三百六十六日亦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史記本紀作歲三百六十六日漢書律曆志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三家之本不同而皆無上文帝曰咨女羲暨和七字蓋今文尚書本無之非閏文也朞作歲亦今文尚書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元命包曰歲之言遂也遂出也出行事於所直辰也朱均注遂出也出行事於所直辰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漢志白虎通公羊傳解詁皆作定與史記異者蓋三家今文不同白虎通日月蒼日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獨斷曰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今文定一作正○史記作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月正四時成歲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今文亦作庶績咸熙○一作庶績既熙是今文作咸熙○蔡邕蔿皇甫規表云臣聞唐虞以師古曰此皆虞書堯典之辭也錫瑞謹案師古及兄今文石經似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所引堯典爲今文孟不據以爲今文者班氏以百工作百官庶績咸喜作衆功皆美皆以故訓改經與史記作便在伏物相同非今文尚書本然也知者揚雄美新云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子雲所用皆今文尚書是今文作咸喜若作衆功皆美子雲不得引爲庶績咸喜也段玉裁說疑今文尚書作庶績咸熙熙與熙古通見文選注引李登聲類貢勫作洵熹篇言洵沱大盛或誤作洵喜匡謬正俗亦言熹誤爲熹字讀喜音然則美新喜字熹之誤也案段說亦非是漢膠東令王君碑云庶績咸喜績漢書律曆志曰今改行四分以道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羣咸喜以明子祖之遺功皆作咸喜與美新所引合是美新作喜非熹字之誤蓋今文尚書本然也

帝曰疇咨○今文亦作疇咨○漢西嶽華山廟碑云是以唐虞疇咨○漢劉寬碑云詢咨儒林

若時登庸史記日誰可順此事案史公以若爲此時爲事傳會失之張守節正義曰言將登用之嗣位也以登庸爲登用位蓋本漢人舊說三家今文之遺揚雄美新云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此今文說以登庸爲登帝位之證如今文說可以解孔疏求官而薦太子之疑偽孔以肖子朱爲肖國君其謬不待辨矣馬注云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與今文義不合蔡邕琅琊王傅蔡公碑云若時徵庸登謂王臣蓋易登爲徵以避下句登字非必今文作徵庸也

放齊曰肖子朱啟明○今文作肖子朱開明○史記曰嗣子丹朱開明○今文尚書禮古文作啓今文啓皆爲開可證允作嗣故訓字爲開者今文尚書古文作朱作丹朱亦史公以意增經非今文尚書本然也知者漢書律曆志曰堯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朱之封丹必在舜徵庸之後其先則朱爲太子故稱肖子大傳曰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

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路說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天子以爲左右鄭注云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六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善成王也據鄭說則太子左右即抗世子法之事大傳云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蓋堯使舜爲丹朱左右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居抗世子法之意其後灼知舜聖而朱不肖乃使朱處丹淵爲諸侯而以舜爲太子下文賓于四門馬注云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馬云舜迎諸侯正與大傳云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相合蓋堯既廢朱乃使舜居太子之職此時舜未登用故齊稱朱爲胄子則不得稱丹朱史公就其後日所封言之欲人易曉耳不意猶有如僞孔云胄國子爵之顯者史記之顯

帝曰吁囂訟可乎○今文作帝曰吁頑凶不用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頑訟史公訓訟爲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九

段玉裁說爾雅說文皆曰諠訟疑本作諠誤爲凶錫瑞謹案二說皆無塙證當仍從史記作頑凶知頑字非史公以故訓改經者頑囂各有本義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下文父頑母囂史公文亦相同非頑易曉而囂難知何必以頑代囂故知史公所引爲今文尚書潛夫論論榮篇曰堯聖父也而丹凶傲傲見皋陶謨丹朱傲凶即史記所云之凶又今文尚書作凶之證也漢樊毅修西嶽廟碑云建武之初彗埽頑凶蓋用今文尚書頑凶字可乎二字疑後人增入古人語質但言其人不善則不可之意自見下云象共滔天放命圮族皆然初無別加可否之語此但云頑凶則於義已足何用別加斷語可乎二字非上世澤瀕之文所有尚書一經無用乎字爲句末助詞者兄堯典乃最初之書安得有此輕脫之句史公云頑凶不用乃增不用二字以足經意非以不用釋可乎也下云似恭漫天不可負命毀族不可文義正同一律此云不用猶彼云不可也若以不用之用爲釋庸字謂史公所據今文作庸則史記下文不可之可爲釋何字耶馬本作庸當屬同音段借江聲以庸字屬下讀爲庸可乎非是

帝曰疇咨若予采史記曰誰可者

驩兜曰都○今文作驩兜○史記本紀漢書古今人表皆作讙兜山海經博物志同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十

共工方鳩僝功○今文作旁述孱功用以故訓代經段玉裁說說文人部引虞書方設僝功此稱古文也辵部引虞書旁述孱功此稱今文也凡古文尚書作方今文尚書作旁如方鳩僝功五帝本紀作旁方施象刑白虎通作旁方告無辜論衡作旁皆可證錫瑞謹案段說是也陳喬樅據鄭注士喪禮云今文旁爲方謂旁述孱功爲古文與史記作旁不合非是旁述孱功古說指治水言張衡引春秋議云共工理水淮南本經訓曰舜之時共工壅防百川韋昭注引或曰共工堯時諸侯皆今文遺說也鄭注亦云共工水官名

帝曰吁靜言庸違○今文亦作靜言○吳志陸抗傳曰靜言庸違唐書攸戒以堯典爲唐書今文五家說也漢書翟義傳楚辭王逸注皆作靜言○一作靖言○漢書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曰靖言庸違今文尚書也史記作善言以善詁靖也漢書王尊傳靖言庸違翟義傳莽詔義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靜同靖靖言蓋今文家說如是今文秦誓讒說靖言與堯典同左氏春秋云靖譖庸回即靖言庸違也回邪也古回違通用王尊傳云庸違五帝本紀云其用僻則今文尚書字亦作違義訓邪僻九經古義曰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案鄭注尚書以爲共工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爲氏然則楚辭所謂康回即書云靜言庸違也違與回通古庸字或作康故楚辭言康回秦詛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重遏稱康爲庸是也錫瑞謹案史公云善言其用僻亦謂其言巧行邪非謂其言善而行惡也說文云夔夔巧言貫之證王逸九辨注云譆譆言也廣雅釋訓云譆譆善也是善言即巧言引尚書譆譆淨言潛夫論救邊篇云遠外傳注云譆譆巧言也廣雅釋訓云譆譆善也是善言即巧言謂其善言譆耳莽詔云靜言令色尤靜言即巧言之證段云史記以善詁靖似猶未晰互見秦誓篇攷證又案王叔師傳今文家說何至妄舉共工之名其注天問云康回共工故引淮南子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是以此共工名也非以爲堯時之共工與顓頊同時若堯時共工何得有觸不周山之事屈子何云地東南傾哉淮南于注明云非堯時共工也惠氏不之攷乃傅會康回即庸違反疑叔師注誤其說殊謬段氏引其說不加辨正亦失之○一作靖言庸回○論衡恢國篇云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驩兜共工互易乃可通荁傳寫之誤

象恭滔天故訓代經而恭字仍作恭中論引亦作恭○一作象龔

○漢書王尊傳引靖言庸違象冀滔天師古曰靖治也庸用也違
併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併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
漫音莫干反一曰滔漫也孫星衍說漫與慢同詩蕩云天降滔德
傳云天君滔慢也薆謂其貌似恭敬而慢其天性白虎通壽命篇
云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鍚瑞謚案孫說
近之據史記作漫天與下文洪水滔天作滔字不同疑經所云象
冀滔天本非一字水旁與心旁易亂此滔字當作慢薆史公訓慆
作慢史記漫天字當作慆慢以故訓字代經也師古注漢書云滔
漫也漫音莫干反一日滔漫也此文殊不可通凡古書一日之例皆別爲一解而此所云一日滔漫也仍即前云滔漫也三字重複無義必有誤一日滔漫一作慢以別於上云莫干反之漫也此必漢人服虔舊注三上云莫干反之後人不知今文家別有慆慢之家今文之遺師古引之以存異文後人不知今文家別有慆慢之訓乃妄改之或謂共工不善治水以致滔天其說非是班處北征賦云巨滔天即慢天以猾夏今漢書自敘述王莽傳云篡漢滔天此以滔天之證也若以爲治水豈新莽亦嘗治水耶

帝曰咨四岳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四岳謂四方諸侯薆夏侯
昭國語注云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爲諸侯伯皆不同於鄭說以
四岳爲四子此今文與古文之說不同也孫星衍以漢書所云爲
今文與古文之說不同而已又夏本紀日等之未有賢於縣者願帝試之錢大昕說古人語急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史記曰試不可用而已又夏本紀作負命毀族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今文作放命圮族○史記作負命毀族
不可以故訓代經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
放漢書傳喜傳傅太后詔曰同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薛宣朱博傳制
日今晏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顏此今文尚書也馬
鄭王皆依今文讀方爲放棄漢書敘
傳曰諸侯方命此當是本作放命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史記曰試不可用而已又夏本紀日等之未
有賢於縣者願帝試之錢大昕說古人語急

以不可爲可也古經簡質得史公而義益明孫
琳云今文尚書作試不可用而已恐未可據

帝曰往欽哉史記曰堯於是驩嶽用縣後漢書鄭興傳曰堯知縣
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後漢紀作
帝知縣不可然猶屈已之
是從嶽之非重違衆也

九載績用弗成○今文作九載績用不成○東觀書杜林郊祭上
疏羣臣僉薦縣效績不成九載乃誅後漢書張衡
疏曰尚書堯使縣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論衡佚
治水知力極盡嶵嶢尚書傳云四岳阿縣績用不成吳越春秋云
受命九載功不成中論審大臣篇云唐虞無九載之費矣○一作
九歲績用不成史記作九歲功用不成又夏本紀云治水九年
面水不息功用不成滅琳說今文尚書九歲績用
七十載故知此非訓載爲歲乃本異也下文三載考績史記亦作

三歲一考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今文岳作嶽○史記作嶽○白虎
通號篇曰或稱朕或稱我也獨斷曰三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
覆載故曰載也又曰朕我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書緯曰初堯在

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巽于位中候運衡曰年者既艾鄭注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論衡氣壽篇云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諸書皆不言堯即位之年惟論語泰伯疏引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遂以爲號陳壽祺說堯典正義云偏檢書傳無帝堯即位之年惟孔傳非伏生大傳也陳壽祺謂尚書孔傳同則其所謂書傳即僞孔傳之外無書傳則僞孔傳之首引其文蓋誤不足依據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大傳如此則大傳必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傳正與僞言堯即位之年者論語疏所引書傳同則僞孔傳之首引其文蓋誤不足依據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大傳如此則大傳必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景雲出龔鳳皇止庭朱草生郊嘉禾孳連廿露涸液醴泉出山

汝能庸命巽朕位○今文作踐朕位○史記作踐阼琳說巽踐聲近今文尚書踐朕位由堯言之曰巽由四嶽言之曰踐乃位蔡質立宋皇后儀云皇后即位孔穎達正義云偏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者論語疏所引書傳正與僞言之曰踐錫瑞謹案漢書王莽傳曰往踐厥位蔡邕瑯琊王傅蔡公碑曰四嶽稱名帝貴賢咸及疏遠隱匿故書傳曰堯復使嶽揚舉厥陋三國魏志曰堯復使嶽揚舉厥陋邊讓章華賦曰舉英奇於厥陋是訓師爲衆論語太尉箴曰師錫帝命崔駰大尉箴曰師錫帝命度作尉蓋用緯書位冊曰師錫帝命度作尉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　壹

以戾伯俠踐帝大戴禮虞戴德言大射之禮曰天子踐位

岳曰否德忝帝位○今文作嶽曰鄧德忝帝位○史記作鄧臧琳說今文尚書作鄧論語子所否者論衡問孔作否然今文亦作否然

于所鄙者兩漢人所引文正同錫瑞謹案文選揚雄羽獵賦注引鄭尚書大傳注云否不也疑爲否德之注似今文選揚雄羽獵賦注引鄭尚書大傳與伏生義多不同未敢據

曰明明揚側陋史記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設玉哉說悉舉作明揚明側陋錫瑞謹案蔡邕瑯琊王傳蔡公碑曰揚明德於側陋與段說似相合然無確證○今文一作仄陋○漢書循吏傳曰及至孝宣徵仄陋而登至尊班固北征頌曰拔所用於仄陋左雄疏曰興於仄陋張衡思元賦曰幽獨守此仄陋兮李善注尚書帝曰明明揚仄陋劉毅論鄧太后注紀疏曰顓揚仄陋邊讓章華賦曰舉英奇於仄陋三國魏志曰堯復使嶽揚舉仄陋

師錫帝曰史記曰衆皆言於堯曰是訓師爲衆論語曰衆潛夫論楷歎篇曰故堯參鄉黨以得舜則師卽鄉黨也蔡邕九疑山碑曰師錫帝世堯乃授徵汝南周巨勝碑曰聖上詢諮師錫漢獻帝禪位冊曰師錫帝命度作尉蓋用緯書

舜爲太尉之說尚書中候曰伯禹在庶四嶽師舉薦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巽于位中日四嶽四方諸侯也師衆也薦進也此師錫與師舉義同

有鰥在下大傳曰男三而娶女二十而嫁書有鰥在下曰虞舜之端故謂之鰥論衡氣壽篇云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引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吉驗篇云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用今文皆作鰥○今文一作有矜在下○史記曰有矜在民間大傳於矜鄭字多作矜蓋矜鰥古通用臧琳說古文尚書作鰥今文尚書作矜不然也

曰虞舜王符志氏姓云舜姓虞鄭語史伯稱舜之先曰虞幕虞是覇篇曰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如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作秩蓋秩鰥古通用臧琳說古文尚書作鰥今文尚書作矜不然也以舜爲名風俗通皇霸篇曰舜禹平水土是也則今文家以舜禹爲名不爲謚蔡邕瑯琊王傅蔡公碑曰四嶽稱名帝名則其義甚古鄭君亦曰舜名白虎通以舜爲謚者亦生號死謚之說耳鄭注中候曰禹號也因爲德謚是其謚名史公義不如是

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史記曰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瞽者子錫瑞謹案汪中說以瞽爲官

父頑母嚚象傲○今文作弟傲○史記作弟傲臧琳說今文經作弟傲錫瑞謹案臧說是也舜之弟名象堯未必知之且象猶稱名則與上云父母不一例當從史記作弟論衡日舜兄狂弟傲言舜有兄乃今文家異說而云弟傲則同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史記作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以故訓代經王引之說當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乂不格姦爲句列女傳曰舜父頑母嚚象傲遊於羝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曰逮于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烝烝是讀乂不有姦意是讀乂爲句也列女傳又曰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乂不格姦爲句也經言以孝烝烝即是孝德之形容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爲孝者新語道基篇曰虞舜烝烝乂不陷姦邪漢紀靈帝紀曰崇有虞之孝昭烝烝之仁後漢書章帝紀曰陛下至孝烝烝又曰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和熹鄧后紀曰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宗意傳曰陛下至孝烝烝張禹傳曰陛下體烝烝之至孝馬融傳曰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曰伏惟將軍至孝孝烝烝張衡東京賦曰烝烝之心感物曾思巴郡太守張納碑曰脩烝烝之孝友高陽令楊著碑曰孝烝烝內發又曰烝烝其孝蔡邕胡公碑曰夫烝烝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孝于二親烝烝誰降嶽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曰孝章皇帝至孝烝烝

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舜難知佞使阜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錫瑞謹案論衡正說篇曰堯老求薦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又曰女于時觀厥刑於二女觀者觀示怜職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夫二女以訓故代經論衡正說篇曰試哉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又曰女于時觀厥刑於二女觀者觀示怜職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舜難知佞使阜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猶舜之知也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錫瑞謹案論衡所引經與今本同臧琳說今文尚書作吾其試哉觀其德于二女其說非是史記論衡皆有堯曰試哉二字馬鄭王本皆無帝曰由當時庸生之徒漏之直以我其試哉爲四岳語其義殊不可通古文尚書不如今文尚書即此可證段玉裁偏執古文爲是尤非也王仲任引其時博士書說以爲試者用之於天下聖人相信不待試之觀之而仲任非之以爲試者試之於職觀者觀其夫婦之法也二說皆今文義而仲任之說爲長後漢書章帝紀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後漢紀楊賜上疏曰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皆以爲堯試舜以職楊賜習歐陽尚書者故與仲任說同無四岳試舜之說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史記曰舜飭下二女于嬀汭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舜益恭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段玉裁說堯本紀日舜能盡孝道烝烝乂不格姦二女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劉逢祿說嬪婦也有舅姑之辭嬪于虞則已見舅姑矣本紀訓釋字嬪字義甚當帝曰欽哉者飭戒二女之辭史錯舉記之致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今文作入于百揆百揆時序○史記堯本紀曰乃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舜本紀曰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段玉裁說堯本紀作入今文尚書也錫瑞謹案敘皆作序蔡邕太尉楊公碑曰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太傅祠前銘曰越升三卿百揆時序皆今文作序之證少府光祿勳三卿皆非相位伯嗜引此經以美之者蓋不以百揆爲相名又以百

書五行志谷永曰食地震對曰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師古曰飭讀曰勅舜謹敕正躬以待二女其德益崇子雲用今文說亦與史公義同外戚傳曰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是班氏以釐降屬舜師古注曰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嬀汭言堯欲觀舜治迹以己二女妻之舜能以治降下二女以成其德後漢書荀爽傳爽引經而釋之曰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荀悅漢紀論王吉請改正尚主之禮云昔堯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又申鑒時事篇云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二荀論漢尚公主之非而引釐降之義故舉堯而不及舜非謂釐降非舜事也段氏所聞者秦漢尚主之事惡足以說唐虞之書哉

揆爲揆百事蓋竝不以百揆爲官名史公以百揆百官此今文家不以百揆爲官名之證左氏傳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是百揆爲百官揆事之處本非官號史公以爲徧入百官謂使舜入百官揆事之處則舜命禹使度百揆亦謂使居百官揆事之處耳入百官與史公義合卽入于百揆之事也撰可知淮南泰族訓曰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旣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賜以昭華之玉淮南言大麓本之大傳任以百官與史公義合卽入于百揆之事也撰僞古文者誤以百揆爲官名乃造周官篇云內有百揆四岳沿其誤者遂以百揆爲相又以四岳共爲一人皆由僞孔亂經致違古義論衡恢國篇曰舜以司徒司空而不及百揆舉司徒司空而不及百揆是今文家說以司徒司空爲官名不以百揆爲官名愼徽五典鄭注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是也若百揆爲官名仲任何爲舉司徒司空不舉百揆乎讒周古史攷曰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與僞孔誤同皆不足據○今文典一作莫尉氏令鄭季宣碑引作莫衡方碑典誤作莫引愼徽五典仍作典

寘于四門四門穆穆　史記曰諸侯違方賓客皆敬集舜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錫瑞謹案據史公馬氏之說則今文說以賓四門爲攝太子之職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白虎通朝聘篇曰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孝經鄭注曰天子使世子郊迎儀禮疏以爲吳代之制蓋本唐虞舊法堯始以丹朱爲太子至是乃廢朱而使舜攝太子之職賓四門也續漢書百官志引明帝詔曰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案堯時不聞謁者官名謁者亦非尊官足據不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漢書王莽傳燕然山銘引作納蓋班孟堅用夏侯尚書作納與歐陽尚書作入不同不迷○史記堯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今文一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舜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傳曰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史公義則爲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漢書王莽傳燕然山銘引作納蓋班孟堅用夏侯尚書作納與歐陽尚書作入不同不迷○史記堯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今文一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舜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傳曰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史公義則爲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漢書王莽傳燕然山銘引作納蓋班孟堅用夏侯尚書作納與歐陽尚書作入不同不迷○史記堯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今文一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舜本紀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傳曰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史公義則爲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

九招之樂於大麓之野是伏生以麓爲山麓與史記同若以麓爲錄何必加之野二字耶古義多假借麓或取義於錄然不得竟以麓爲錄若云致天下於大錄之野與九招之樂於大錄之野文義豈可通乎訓麓爲錄由漢博士傳會改其師說耳說水經注引應劭說鉅鹿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而縣取目焉水經注又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據鄭氏說大麓卽鉅鹿之地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虞舜百揆納于大麓之時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賜以昭華之玉淮南言大麓也虞舜亦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據此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舜納于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舜仲任以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爲一人皆由僞孔亂經致違古義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王莽傳張竦引書曰納于大麓不得以麓爲錄鄭注引古書與大傳同當卽大傳漢書于定國傳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莽改鑄錢書曰予前在大麓桓譚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尚書官矣班固燕然山銘曰四門穆穆以迓大麓之位大麓論衡正說篇曰尚書注紀疏曰覽總大麓蔡邕太尉汝南李公碑曰外則折衝內則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錄二公之事衆多竝吉若疾風大雨此皆夏侯博士說也九招之樂於大麓之野是伏生以麓爲山麓與史記同若以麓爲錄何必加之野二字耶古義多假借麓或取義於錄然不得竟以麓爲錄若云致天下於大錄之野與九招之樂於大錄之野文義豈可通乎訓麓爲錄由漢博士傳會改其師說耳說水經注引應劭說鉅鹿鹿者林之大者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而縣取目焉水經注又引古書云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乃致以昭華之玉故鉅鹿縣取名焉據鄭氏說大麓卽鉅鹿之地十三州志云鉅鹿唐虞時大麓也虞舜百揆納于大麓之時烈風雷雨不迷乃屬以九子賜以昭華之玉淮南言大麓也虞舜亦使天下皆見之故置諸侯合羣臣之明已禪之公也大陸縣今有堯臺高與城等乃堯禪舜之處據此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舜仲任以百姓納之大麓之野然後以天下授之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舜不得以麓爲錄鄭注引古書與大傳同當卽大傳漢書于定國傳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莽改鑄錢書曰予前在大麓桓譚新論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尚書官矣班固燕然山銘曰四門穆穆以迓大麓之位大麓論衡正說篇曰尚書注紀疏曰覽總大麓蔡邕太尉汝南李公碑曰外則折衝內則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錄二公之事衆多竝吉若疾風大雨此皆夏侯博士說也

論衡正說篇仲任又自爲說曰試之於職書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明卽尚書所謂烈風雷雨弗迷也王逸注楚辭遠遊云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以二女以治天下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蓋引用此經以大林爲大麓內之大麓任之以職叔師亦以麓爲林麓故別出之於任職之外也風俗通義山澤篇曰謹案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王仲任應仲遠兼治古今文說高誘王逸則專治今文說者皆以麓爲山麓陳忠乃陳寵之子寵引經晏晏甫刑與今文合則忠亦治今文說者後漢書劉愷傳載陳忠曰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則亦必以麓爲山麓是歐陽今文說與馬鄭古文說以麓爲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山足初不殊異史公之說不誤堯必使舜入山林川澤夏本紀曰禹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是禹之治水必入山林川澤則舜行視縣之治水無狀又言禹之治水亦必入山林川澤行視非一時之事使大錄之錫瑞謹案論衡正說篇仲任又自爲說曰試之於職書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明卽尚書所謂烈風雷雨弗迷也王逸注楚辭遠遊云屈原美舜遭值於堯妻以二女以治天下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蓋引用此經以大林爲大麓內之大麓任之以職叔師亦以麓爲林麓故別出之於任職之外也風俗通義山澤篇曰謹案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王仲任應仲遠兼治古今文說高誘王逸則專治今文說者皆以麓爲山麓陳忠乃陳寵之子寵引經晏晏甫刑與今文合則忠亦治今文說者後漢書劉愷傳載陳忠曰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則亦必以麓爲山麓是歐陽今文說與馬鄭古文說以麓爲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山足初不殊異史公之說不誤堯必使舜入山林川澤夏本紀曰禹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是禹之治水必入山林川澤則舜行視縣之治水無狀又言禹之治水亦必入山林川澤行視非一時之事使

事有時或遲暴風雷雨弗迷則天與之可知鄭注書序云入麓伐木即經所云虞山采木正歷試諸艱之一事入麓即入于大麓此古說之僅存者列女傳曰遷於林木入於大麓與鄭所云入麓伐木義同御覽職官部五引春秋緯運斗樞曰赤龍負圖以出麓伐木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集發藏大麓占經引春秋緯元命苞曰唐帝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右尉舜等百二十臣發視之藏之大麓蓋亦以麓爲山麓如藏之名山之義與運斗樞說同鄭注書序不誤而注大傳用博士傅會之說殊非伏生之旨魏公卿上尊號奏曰遵大麓之遜訓魏受禪表曰舜受大麓桓階等奏曰舜受大麓桑茜未移而已陟帝位直以大麓爲受禪之地則沿鄭君之說而更失之者也段玉裁以山麓之說爲今文大錄之說爲古文說之不誤者正解爲大錄不知今文說也陳喬樅說以山麓爲歐陽說大錄爲大小夏侯說證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周堪孔霸俱事夏侯勝授元帝經則元帝報于定國乃用夏侯尚書分別甚塙○一作列鳳雷雨不迷

○今文亦作列見王莽傳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今文作三年。史記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孫星衍說乃言字疑衍文古文乃似乃故重出乃言二字史記文無之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今文作不台。史記曰女登帝位舜讓于德不懌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索隱曰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懌也史記自序曰怡懌也索隱曰古文尚書作不台台即怡字史公作不懌蓋以音義曰昭曰古文台爲嗣後漢書李賢注曰前書音義曰台讀曰嗣據二李所見本是台字則今文尚書本亦作不台與史記所據歐陽尚書不異不怡說也又曰諸呂不台徐廣曰怡懌也索隱曰不台音怡怡說也又曰不台今本作不嗣文選李善注曰漢書音義曰台讀曰嗣據二李所見本是台字則今文尚書本亦作不台與史記所據歐陽尚書不異不怡說也又曰諸呂不台徐廣曰怡懌也索隱曰不台音怡怡說也又曰不台今本作不嗣文選李善注曰漢書音義曰台讀曰嗣據二李所見本是台字則今文尚書本亦作不台與史記所據歐陽尚書不異

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五府之帝唐時蓋以黃帝配之鄭說與馬氏史公俱同義錫瑞謹案緯書多同今文鄭君亦用今文家說明堂乃尊祖配天之處故史公以爲太祖馬以爲天各舉一偏言之其實一也漢書王莽傳曰以漢高廟比堯太祖廟是以文祖爲太祖廟與漢如舜之代堯故以漢高廟比堯太祖廟是以文祖爲太祖廟與堯公說同論衡譴告篇曰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是以文祖爲天與馬氏同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而一以爲天足徵二說之異而不異矣桓子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於此此亦古說文祖即明堂之證孔穎子以於人爲書不足據也中論爵祿篇曰故舜爲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于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今文作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大傳曰齊中也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又玉海引大傳曰七政布位日月星之土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爲政與御覽所引大傳不同孫星衍說大傳云旋機謂之北極此蓋夏侯歐陽之說與史公殊玉海所引或歐陽之說又與夏

正月上日。大傳曰上日元日馬曰上日朔日也鄭曰帝王易代不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上日即位乃改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用今文家說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

佐之旋機玉衡各舉其一古書簡略多不分析非大傳爲今文史記
爲古文也若玉海所引大傳非大傳其說與索隱所引馬融注合
是古文說王伯厚誤引耳古書旋或作璇或作琁機或作
璣參錯不一據大傳旋者還也機者幾也當以旋機爲正易乾
鑿度曰合七八以觀旋機審矣尚書中候曰昔帝軒提象配永循
天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以長爲順斗機爲政也春秋運斗樞曰
璇璣懸象以齊七政索隱曰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
機鄭注曰長也循順也以長爲順斗機爲政也周禮大宗伯以
肆類于上帝○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王莽傳引經皆作遂
類于上帝蓋今文尚書本然非故訓也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
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
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
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俊
書說而說文示部作禷云以事類祭天也仍從今尚書說蓋今古
文說本不相違三代異物唐虞之禮不得以周禮駁之詩文王是
類是禋毛傳曰於內曰類於外曰禋爾雅釋天云是類是禋師祭
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非必告攝乃有類祭
禋于六宗○今文尚書亦作禋于六宗○史記
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王莽傳後漢書光武帝紀說苑辨物篇
論衡祭意篇引皆作禋東觀漢記曰孝成時匡衡奏立北郊復祠
六宗至建武都雒制郊祀六宗廢不血食大臣上疏謂宜復舊
上從公卿議由是遂祭六宗續漢志安帝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
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三月庚辰初
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戊亥之地禮比太社劉昭注引李氏家
書曰司空李部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
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

前後今遂隆集於河濱子駿習古文尚書者而以機衡與太階魁
杓並言則以爲星名與今文不異其時馬鄭異說尚未出也從漢
書郎顗傳曰璿璣動作與天相應漢書律厤志曰昔者聖人之
作厤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傳稱明帝詔曰璿璣所建靡不奄
有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又禮銘曰機衡建子萬物
含滋則以機衡皆爲斗建漢山陽太守祝睦碑曰升紫微平機衡
又後碑曰陟泰微准樞衡斡樞衡即機衡也蔡邕巴郡太守謝表曰
周旋三臺充列機衡胡公碑曰內正機衡又曰入參機衡司空文
烈侯楊公碑曰璿璣運周七精循軌七精當即七政九疑山碑曰
旋璣是承泰階以平亦以旋機與泰階並舉王逸九辨序曰天有
九星以正機衡九思曰上察兮璇璣注云璇一作旋機衡人改之
也察即在之義九思下文云大火撮提蓋
叔師本作旋機後人改之也若注云璇天中故先察之是其明
皆星名則亦以旋機爲北斗文耀鉤以旋機爲中宿
證九思又曰策謀從兮翼機衡正文作機而注作璣正後人改之
參差不一之證以此推之則凡古書以旋機爲星名而其字從玉
者皆後人據馬鄭古文說妄改之耳馬鄭古文渾儀之說雖本緯
書然兩漢古義皆不如是江聲劉逢祿魏源已辨之大傳以旋
機爲北極本於周諱算經魏源書古微說解已詳茲不復贅

肆類于上帝○今文尚書亦作肆類于上帝李氏家書引亦作肆○今文一作旋○論衡祭意篇引尚

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建武制祀六宗廢不血食宜復舊制上從郤議據此則漢初已祭六宗皆用今文之義至王莽始用劉歆異說耳揚子太元元告曰神遊乎六宗注曰不居四時天地者爲六宗論衡祭意篇引尚書曰禋于六宗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楚辭惜誦云戒六神以鄉服王逸注云六神謂六宗之神也引尚書禋于六宗之文以注禮也東觀漢記曰光武即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

續漢書禮儀志云六宗燔燎大火燃有司告事畢與路史合

望于山川○今文尚書亦作望于山川同白石神君碑云類帝禋宗望于山川○史記與論衡祭意篇引亦今文尚書也陳喬樅說蓋歐陽經作望于山川無秩字○一作祭祀志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皆作望秩于山川說苑辨物篇曰山川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祝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祝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山川漢書郊祀志云六宗五嶽四瀆之外則劉歆說爲日月星辰泰山河海說皆非是且下文明言山川何以祝于男也禮記王制曰天子祭天地四時山川東觀漢記趙熹請封禪言望秩山川黃圖載元始儀兩引望秩山川漢書郊祀志云六宗五嶽四瀆之外則劉歆說爲日月雷風承天心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云故經有望秩之禋蓋今文尚書說也鄭注大傳引經望秩于山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禋于山川徧于羣神之文也鄭注云禋祭祀志王莽傳續漢書郊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黃圖載元始儀作徧于羣神黃圖載元始儀作徧于羣神君碑云故經有望秩之禋蓋今文尚書說也鄭注大傳引經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文也鄭注云禋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

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圜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丙故見象於丙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丙方象地外圜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徵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倘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內陰出成於外內圜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錫瑞謹案據白虎通義則今文家說以珪璧琮璜璋爲五瑞亦即下文五玉焦氏易林之井否之訟皆云珪璧琮璜璋執贄見王之贄易林四字爲句故或言璋不及璜或言璜不及璋互見爲義公羊定八年傳何氏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亾之也珪以朝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與白虎通言五玉所施正同焦延壽何劭公皆習今文故皆與白虎通義合馬注云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覲往班之據白虎通爵篇引含文嘉禮記王制鄭注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當從今文家說爲正白虎通朝聘篇曰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尚書曰輯五瑞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今文作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史記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引經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史公或以故訓改經班孟堅則不然而史漢所引皆同蓋皆引用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本異也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曰冒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不見屬白虎通瑞贄篇引大傳文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見不屬白虎通瑞贄篇引大傳文曰珪所以還何以爲珪信瑞也

歲二月東巡守漢書郊祀志禮王制皆作守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蓋夏侯本作守也白虎通亦出於班氏據其故訓亦當作守後人加犬旁耳史記作狩或歐陽本不同集解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元曰建卯之月也公羊疏引鄭多歲二月者正歲六字陳喬樅謂攷上文正月上日爲堯正歲之二月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字明其爲正歲之二月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又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豫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錫瑞謹案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知之耳羅泌正本緯書知爲受終後五年者以下云五載一巡狩馬注路史非之曰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融以爲受終後五年非也羅據大傳說似更塙

至于岱宗柴史記曰岱宗泰山也錫瑞謹案至于岱宗柴今文家說以爲封禪後漢書張純傳請封禪泰山儒林需之井否之訟皆云珪璧琮璜璋執贄見王是古以珪璧琮璜璋皆爲見王之贄易林四字爲句故或言璋不及璜或言璜不及璋互見爲義公羊定八年傳何氏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亾之也珪以朝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與白虎通言五玉所施正同焦延壽何劭公皆習今文故皆與白虎通義合馬注云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覲往班之據白虎通爵篇引含文嘉禮記王制鄭注皆云殷爵三等則周以前不得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當從今文家說爲正白虎通朝聘篇曰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正君臣重法度也覲禮經曰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尚書曰輯五瑞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今文作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史記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引經云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史公或以故訓改經班孟堅則不然而史漢所引皆同蓋皆引用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本異也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曰冒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不見屬白虎通瑞贄篇引大傳文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見不屬白虎通瑞贄篇引大傳文曰珪所以還何以爲珪信瑞也

歲二月東巡守漢書郊祀志禮王制皆作守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蓋夏侯本作守也白虎通亦出於班氏據其故訓亦當作守後人加犬旁耳史記作狩或歐陽本不同集解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元曰建卯之月也公羊疏引鄭多歲二月者正歲六字陳喬樅謂攷上文正月上日爲堯正歲之二月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字明其爲正歲之二月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又曰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豫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錫瑞謹案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爲天子五年二月東

柴祭燔燎此石刻之可據者而作狩作柴與史記文合是知史記之狩字柴字非後人改之也又案鄭君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正義曰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以此爲祭靈威仰蓋今文義

望秩于山川○今文作望秩于山川偏于羣神○錫瑞謹案續漢書祭祀志載光武封禪刻石文曰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蓋引此經以明巡守封禪之義也周頌時邁篇鄭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則鄭所據尚書亦多一句蓋今文尚書亦多此四字與前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下文正同孔穎達正義云書二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文蓋不知今文與古文不同也其或作班或作徧者亦猶前文所據本異耳白虎通封禪篇曰於岱宗何明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班氏所據今文尚書亦有班于羣神一句史記封禪書引尚書無此四字或臥陽本無之

肆覲東后○今文作遂覲東后○史記封禪書引作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漢書郊祀志續漢書律曆志祭祀志載光武封禪刻石文白虎通巡狩篇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經皆作遂一作遂見東后○史記本紀作遂見東方君長以東方君長釋之蓋今文尚書作遂見東方君長

協時月正日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作協○今文一作叶時月正日○白虎通巡狩篇續漢書律曆志元和二年詔月令章句引皆作叶史記作合故訓字

同律度量衡錫瑞謹案同律度量衡之同古書皆不以爲陰呂漢書律曆志云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上加乃字則同謂齊等又曰律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無一語及同又曰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三

東后乃以故訓代經肆覲作遂見蓋今文尚書漢書郊祀志周禮大行人注風俗通山澤篇引皆作遂見郊祀志曰東后者諸侯也

武封禪刻石文白虎通巡狩篇公羊隱八年傳解詁引經皆作遂○一作遂見東后○史記本紀作遂見東方君長以東方君長釋之

肆覲東后○今文作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漢書郊祀志續漢書律曆志祭祀志載光武封禪刻石文曰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蓋引此經以明巡守封禪之義也周頌時邁篇鄭箋引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則鄭所據尚書亦多一句蓋今文尚書亦多此四字與前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下文正同孔穎達正義云書二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文蓋不知今文與古文不同也其或作班或作徧者亦猶前文所據本異耳白虎通封禪篇曰於岱宗何明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班氏所據今文尚書亦有班于羣神一句史記封禪書引尚書無此四字或臥陽本無之

修五禮五玉○今文作修五禮五玉修五禮五玉漢書郊祀志作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玉五瑞孫星衍說大傳五玉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即五瑞也五樂見虞夏傳云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舞黃其歌聲比余謂名曰晉陽儀伯之樂舞舞其歌聲比余謂名曰晉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謂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謂名曰初虞儀伯之樂焉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或其歌聲比中謂名曰歸來幽都郊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陽曰緩緩幷論八音四會又云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簨以爲八佾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八音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漢書郊祀志五玉亦作五樂是今文有五樂在五禮之下或即五玉之異文陳喬樅說王制云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則其所據尚書堯典亦有修五禮五樂之文足與郊祀志互相證明漢書多用夏侯尚書禮記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故附合也後人傳寫史漢或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以有作樂作玉之不同耳錫瑞謹案據大傳與漢志今文有五樂五玉則文義不完經文五樂五玉皆當有之廣韻帛字注引大傳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則又無疑然帛所以薦玉下有三帛字無字舜齊落歌曰緩緩存五玉而去五樂非大傳之舊也今本大傳作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則又與孫所引小異師古釋五樂之名必有所受蓋出服虔如淳諸人舊注今文遺說也

三帛史記集解引馬注曰三孤所執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通典引中候曰高陽氏尚赤鳶玉以赤繒高辛氏尚黑鳶玉以黑繒陶唐氏尚白鳶玉以白繒錫瑞謹案馬用古周禮孤執皮帛注曰帛所以薦玉也必

之說虞時不聞有三孤則其說非也鄭說本中候與大傳三統三正之義合當是今文家說檀弓正義推鄭之意謂堯以十二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緡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故其後用黑緡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故其後用赤緡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爲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爲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爲正尚白伏羲以上未聞禮緯含文嘉曰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帛一色之帛宋均注曰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宋是鄭君弟子與鄭說不同

二生○今文作二牲○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風俗通山澤篇續漢書祭記志載光武封禪刻石文皆作牲史記本紀白虎通文質篇通作生疑後人改之孫星衍說二生者古以麑鹿白虎通文質篇云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恒幅也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侯之德全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據此知唐虞時二生是麑鹿非羔雁也

一死贄馬注曰一死雉士所執白虎通瑞贄篇曰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

贄○今文作摯○史記本紀作摯漢書郊祀志作贄蓋今尚書多爲字贄俗字當從史記作摯封禪書作贄無爲字乃後人改之

如五器卒乃復馬注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鄭注曰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鄭以載祖爲文祖與今文尚書合禮終復爲還玉疑用今文說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今文岳一作嶽○孫星衍說大傳說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白虎通巡狩篇云南方爲霍山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霍山爲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論衡書虛篇云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竝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此以霍山爲南嶽皆今文說爾雅釋山說五嶽云江南衡用孔安國古文說也又云霍山爲南嶽用今文說也郭璞注云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祭其神於此案緯書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復南嶽之舊非以霍山爲南嶽亦謂霍山非謂衡山也漢人所以致疑者衡山爲南岳周氏以霍山爲南嶽唐虞南嶽即是霍山也爾雅釋山說本中候與大傳三統三正之義合當是今文家說檀弓正義推鄭之意謂堯以十二月爲正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緡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故其後用赤緡少皞以十二月爲正故其後用黑緡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赤故其後用赤緡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黑故其後用黑緡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緡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尚黑故其後用赤緡少皞以十二月爲正尚赤

公羊解詁引尚書如西禮下曰還至嵩如初禮陳喬樅說如西禮馬融本作如初禮攷史記封禪書於皆如岱宗之禮下文又云中嶽嵩高也漢書郊祀志亦同則如初禮之上明有脫文郤公解詁所引尚書曰云云眞今文家之本也段玉裁云史記漢書言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義山澤篇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按應氏說可證今文古文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劭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書郊祀志爲蛇足矣喬樅謂此不然也應劭所云中嶽王者所居故不巡焉者蓋指覲諸侯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諸事以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於此中嶽無事又王者所居爲首善之區政教所頒先自近始無煩重申巽命其柴祭及望山川班羣神之禮中嶽亦當與四嶽同豈有祀典大事獨闕中嶽之理錫瑞謹案嵩高爲合若唐虞都蒲坂平陽嵩高居椎於東周爲合若唐虞都蒲坂平陽嵩高豈王者所居乎應仲遠兼通今古文風俗通義所云蓋用古文說而以周制說虞制殊爲疎失陳氏申今文說而不知虞時嵩山非王都其說亦未爲得也大傳曰五嶽詢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又曰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是伏生實以嵩山列五嶽之中爾雅釋山嵩高爲中岳白虎通巡狩篇曰中央爲嵩高者何嵩言其高大也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皆與今文說合不必王者所居乃爲中嶽也近人有以霍太山爲唐虞中嶽者亦非古義

歸格于藝祖用特○今文作歸假于禰祖用特亦作歸假于禰祖用特○大傳曰歸假于禰祖用特又曰天子遊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又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欲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三軍篇曰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日歸假于禰祖何氏公羊解詁作禰祖禮王制史記本紀說苑修文篇後漢書肅宗紀安帝紀皆作祖禰錫瑞謹案或作禰祖或作祖禰蓋傳本偶異而今文義不異故白虎通引書一作祖禰一作禰祖也禮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又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王制亦曰諸侯將出造乎禰義雖不備而與大傳白虎通說同禮記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班氏亦習夏侯尚書故白虎通兩引禮文大傳云以遷廟主行又云以幣帛皮圭告于祖載於齊車者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也禮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下卽大傳所引白虎通巡狩篇曰王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羣后四朝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公羊桓元年傳諸侯時朝乎天子何氏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嶽四嶽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陳喬樅說攷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尚書異孝經注當是用今文尚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藝文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尚書說合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朝爲虞夏之制也鄭孝經注與何休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爲允鄭但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有諸侯爲五部四方諸侯爲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時朝于方嶽之下而述職故五年乃部於是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于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

五載一巡守大傳作五載一巡狩案白虎通四時篇有二帝言載之文則載一巡狩亦作五歲一巡狩○今文作五歲一巡狩者非盡後人改之○今文尚書作歲一巡狩是今文尚書作歲也白虎通巡守篇曰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風俗通山澤篇曰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御覽引逸禮曰所以五年一巡守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公羊隱八年傳何氏解詁曰三年一使三公絀陟疏云書傳文又曰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疏云堯典文陳璋祺說堯典無此文蓋皆出伏生壁傳疏脫傳字耳

羣后四朝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公羊桓元年傳諸侯時朝乎天子何氏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羣四羣主一時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陳喬樅說攷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孝經與注尚書異孝經注當是用今文尚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藝文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尚書說合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愼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朝爲虞夏之制也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爲允鄭但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部分四羣羣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有諸侯爲五部四方諸侯爲四羣羣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其方以四時朝于方嶽之下而述職故五年乃部於是年亦分四羣以四時朝于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

偏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偏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如從劭公之說爲長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攷黜篇曰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後漢書章帝詔敎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德也○今文敷一作傅○漢書宣帝紀傅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傅讀曰敷今文尚書敷多作傅敷土作傅土敷聞作傅傅聞可證後漢書梁統傳統上疏曰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史記作徧告以故訓代之

象以典刑 今文說以爲畫象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相漸又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幦以居州里而反於禮又曰唐虞之象刑皐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幦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周禮疏引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而已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注引孔子曰五帝畫象世順機徐疏以爲孝經說疏曰五帝之時黎庶已薄故設象刑以示其恥當世之人順而從之其五帝畫象世順機也畫猶設也其象刑者即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云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屨屨也下刑墨幦幦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輕重之差以居州里而民恥之是也白虎通五刑篇曰五帝畫象者其衣扁曰五帝畫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墨蒙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屨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史記孝文帝本紀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不犯漢書武帝紀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揚雄廷尉箴曰天降五刑惟夏之贖亂茲平民不回不軌帝紀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元帝紀曰蓋聞唐虞象刑惟明說文作墨引周禮曰墨黥也今文說以象刑爲畫象其義甚古荀子曰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慘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愼子曰有虞氏之誅以幦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無宮蓋皆與今文義合大傳言刑無宮蓋下罪讁屨大傳言下刑墨蒙則所傳之異也

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爲兆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愚十二州上祭十二次者天有十二次實爲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於某次則災祥應於某州是相繫屬者也○今文一作封十有二州滄川○大傳曰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滄川鄭注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鎭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名鄭以兆爲垓之假借蓋今文家說如是故兆十有二州在封十有二山之下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畺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史記作畺十有二州決川無封十有二山句蓋史公濬作決故訓宇錫瑞謹案兆畺古通用詩生民后稷畺祇禮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又元鳥畺域彼四海箋云畺當作兆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鄭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與大傳注義同說文作垗引周禮曰垗五帝于四郊然則垗爲古文兆乃今文濬借字畺乃今文通段字畺馬鄭以爲畺當訓始故云分齊爲營州分衞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幷舊爲十二州蓋本之漢志冀北創幽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此或古文尚書本以畺十有二州居上或後人據馬鄭注移易其文皆未可知要與大傳今文義不合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褒山褒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又谷永傳永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孟康注曰本九州洪水隔分更爲十二州王莽傳曰堯典十二州後定爲九州據今文家說則十二州之分實因洪水之故蓋州本水中可居之名洪水橫流天下分絕水中可居者十有二處因分爲十二州之說若如馬鄭之義以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則分九州爲十二州之說既不更制九州西漢今文無分九州爲十二州之說若有缺佚又上刑當云赭衣不純墨蒙襜屨中刑墨蒙襜屨下刑墨蒙則所傳之異也

流宥五刑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賂盜者其刑劓男女不以義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譁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孫星衍說此則五刑之條目亦飾其象以待犯者而已又以流放及三宥之法宥之故大傳又稱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知此五刑爲畫象者經文列于鞭朴之前見其輕於傷體膚也錫瑞謹案古說象刑皆與今文義合而後世疑之者蓋疑五刑但飾畫象則五刑反輕於流宥或云象刑成罪不復薗故重似亦不然疑所謂流宥五刑者流放之人又畫五刑之象以別異之如王制云屏之遠方終身不薗而玉藻有元冠綦武不薗之服也

鞭作官刑後漢章帝元和元年詔曰鉗鑽之屬慘苦無極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三國志魏明帝紀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忘也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潛夫論述赦篇曰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貢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章昭圍語注曰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曇

眚災肆赦後漢書陳龍傳龍上疏曰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孫星衍說左氏傳云非日月之眚不鼓注眚猶災也是日月之食謂之眚尚書緯曰當赦不赦月爲之食是今文有說此眚災爲月食者開元占經引石氏曰若月行疾則君刑緩行遲則君刑急故人君月有變則省刑書曰眚災肆赦今文一作眚哉過赦○史記作眚哉過赦者側也過出罪施側爲著也行刑者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尚書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大傳曰不赦有過謂之賊孫星衍說怙終賊也此有虞氏之施刑肆不赦亦衣之盡象而已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陳喬樅說案漢書儒林傳鄭寬中習小夏侯尚書以博士授成帝是作恤者小夏侯之本也案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今文一作惟刑之謐哉○史記作惟刑之靜哉爾雅曰謐靜也恤得與謐通者詩周頌假以溢我說文引云詩以溢我廣韻引云詩以溢我是謐與恤相通之驗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大戴禮淮南子引皆作幽州漢書王莽傳曰流蔡于幽州則今文尚書亦作幽州○今文幽州一作幽陵○史記五帝紀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極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徐廣曰一作變索隱曰變謂變其形及衣服同於夷狄也徐廣云作變非也正義曰言四凶流四裔各於四夷放共工等爲中國之風俗也漢書刑法志曰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論衡惡國篇曰共工之行靖言庸回讙兜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于不毛鯀瑞謹案大戴禮亦云以變西戎以變東夷與史記同變者謂流四凶於四夷使變夏使同於夷狄之俗也同於中國蓋用夏變夷非如秦隱之說用夷變夏使同於夷狄也徐廣云作變則古本史記一作變字謂使四凶變和夷狄班固西都賦曰北變丁令其所據史記蓋作變也善四凶皆有過人之才故使變和夷狄之俗夏本紀曰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吳

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是因殛而死殛非死刑也楚辭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曰言堯長放鯀於羽山殛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漢書鮑宣傳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劉向傳曰故舜有四放之誅息夫躬傳贊曰書放四罪而厥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一作幽都○後漢書侯霸傳光武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則今文亦作幽都○後漢書侯霸傳幽都與莊子在宥合篇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今文作放勳乃徂落亦作放勳乃徂落大戴禮帝繫曰徂落徂薨也薨徂落死也釋名曰徂落言往去落也段玉裁說孟子春秋繁露帝王世紀皆作放勳字葢子用今文尚書者許叔重皇甫士安用古文尚書者疑古文作放勳今文作放勳皆不作帝也說文無落字當是古文尚書孟子爾雅白虎通有落字則同今文尚書錫瑞謹案中候攷靈耀皆作放勳緯書多同今文是今文亦或作勳或作勳也徂落徂字孟子爾雅論衡氣

蔣篇皆作徂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云徂落不豳祝長嚴訢碑云顯實徂落劉歆遂初賦幾不免乎徂落是今文作徂落與說文引古文作殂無落字異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白虎通四時篇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言載三王言年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闇三年謂三王也白虎通用今文尚書引書作載其說分明可按段玉裁謂後人改之非也崔瑗和帝誄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亦用今文尚書作三載。今文三載一作三年。孟子引經作三年史記五帝紀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徐廣曰堯在位九十八年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三年閼氣厥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白虎通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違也書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何爲孝子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孝子

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慘怛無不欲覩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後漢書李固傳曰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尚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趙岐孟子注曰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過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魏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遏密一作閟密。春秋繁露引作閟

月正元日　帝王世紀曰堯崩三年喪畢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度災言有虞以十一月爲正此時舜已改正故以夏之仲冬月爲正也漢書王莽傳曰首冠以戊子爲元日師古曰元善也辭縟東京賦注引作正月元日疑誤倒非今文異文

舜格于文祖　孫星衍說孝經援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於其帝配也江聲說下文命官授職是明堂之事舜畢堯喪至于文祖是宗祀堯于明堂以赤

段玉裁說蓋尚書本作囪窗之或字窻又窗之俗體聰又囪之同音字作囪而或如字或讀爲聰猶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作窗正合惠定宇明堂之說陳喬樅說尚書釋文無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尚書作聰可知也史記五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尚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富是大小夏侯尚書之文矣據郅壽傳何敞以闢四門開四聰衆舉班昭傳昭上疏云開四門而開四聰蓋亦讀聰字爲窗者歐陽謹案風俗通云開窗何敞班昭引皆作開則三家尚書必有或作開四聰開四窗者漢楊叔恭殘碑云開不載今文開字之異失之杜注引作達四窻達字疑後人改俞樾說釋名釋宮室曰窻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是窻聰聲近而義通闢四門所以明四目也達四窻所以達四聰也門與目聲義俱隔故兩言之窻與聰聲義俱通故一言之古明堂之制四旁爲兩夾兩夾皆有窻故曰四旁兩夾窻白盛四窻即四旁之窻也四門在前故以喻目四窻在旁故以喻耳

咨十有二牧　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者何所以使窺遠民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輔旗竝列凡十有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今文作詢于四嶽辟四門明四目通四聰。史記本紀禹舉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韓詩外傳曰虞帝闢四門通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漢書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明四目通四聰又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衆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潛夫論明闇篇曰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通四聰辟佛情勉要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照故共僉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錫瑞謹案古文尚書達于河作通于河顧命達殷作通殷秦誓不達作不通可證故漢人引此經皆作通四聰漢書晁錯傳云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亦用此羅義也惟說苑君道篇引作達蓋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如今本潛夫論亦誤改爲達矣陳喬樅本仍作達不作通與今文尚書不合。一作闢四門。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漢書王莽傳後漢書申屠剛傳郅壽傳班昭傳潛夫論風俗通引皆作開四聰亦作開四窻。後漢書郅壽傳何敞上疏理壽曰同聖于王上疏曰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班昭傳昭上疏曰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風俗通十反篇曰蓋人君者開門開窻號曉博求左氏文十八年傳杜預注曰闢四門達四窻以賓禮衆賢

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漢書朱博傳何武翟方進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屬幽隱也百官公卿表敘引十有二牧應劭曰牧州牧也陳喬樅說禮記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是知此牧即州伯十有二州之伯也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尚書之訓錫瑞謹案白虎通亦用今文家說而其義不同使大夫牧諸侯蓋本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之義不如何武應劭之說爲長大尊曰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疑四嶽外更置八伯蓋四方每方立一嶽每方立二伯以佐嶽如周制一州立一侯一州又立二伯以佐侯之比四嶽八伯合之即十二牧胡益之以爲四岳寓於十二牧其說近是鄭君云四嶽死乃分置八伯與大傳不合史記數二十二人云禹舉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共十人後又歷舉其功與十二牧之功則以十人合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可知二十二人中無四嶽則四嶽即在十二牧中亦可知伏生史公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曰食哉惟時案食哉疑是欽哉因偏旁形似缺誤遂脫然無左證未敢據定陳喬樅從徑改經字作欽殊嫌專輒

柔遠能邇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引柔遠能邇相對爲孔說非是○今文一作深遠而邇漢碑柔深遠多作柔能而古通用見禮運正義

君道篇曰十二牧方三人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親近安遠即柔遠能邇也今文說以柔遠與能邇相對爲孔說非是○今文一作深遠而邇○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冕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史記曰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公說爲論帝德者已下皆述堯之德信賢遠佞不以爲己之美事也錫瑞謹案漢衡方碑云敦厖允元孔彪碑云惇懿允元疑今文尚書惇德字有作敦厖與惇懿者而漢官儀靈帝策書曰司徒胡廣惇德允元則今文尚書亦作德衡方孔彪二碑或以意改經字耳史記亦作厚德未敢據碑改經○今文一作蠻夷帥服○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葅諸夏也錫瑞謹案儀禮聘禮使者朝服帥衆介夕鄭注古文帥皆作率帥大夫以入鄭注古文帥爲率古文作率則今文多作帥可知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毛用古文韓用今文亦其證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史記五帝本紀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又夏本紀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錫瑞謹案今文宅爲度史

公蓋以居訓度也史公釋度百揆爲居官蓋不以百揆爲官名說見上入于百揆

僉曰伯禹作司空史記曰皆曰伯禹爲司空史公不以百揆爲官名故云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蓋謂爲司空即可美帝功非謂由司空遷百揆始可美帝功也尚書刑德放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圖故堯以爲司空說苑鹽鐵論潛夫論論衡吳越春秋皆曰禹爲司空不曰禹爲百揆是今文家說無以百揆爲官名者大傳曰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又曰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於地公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空主地又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徵見著漢官解詁曰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謂之司空皆今文家說司空之義大傳與五經異義所引今尚書夏侯歐陽說皆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是古天子止有三公不得於三公之上更立一百揆之官也鄭君云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此鄭別創異說即僞孔之所本或云禹由冬官進居天官皆非古義今文家無此說也

帝曰俞咨禹史記夏本紀作嗟然段玉裁說疑今文尚書咨在俞上也錫瑞謹案五帝紀作然嗟則史公所據本亦作俞咨段說非是

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今文惟作維○史記五帝本紀作維是勉哉與說文引虞書時維懋哉異史公作是勉之則今文尚書作維時故訓代之耳爲孔名爲古文乃從今文與皐陶用故訓字據禹貢朔南暨聲教史記亦作暨則此經史公作是勉以與說文違異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史記作與皐陶漢書百官志作咎繇與說文引虞書皐陶漢書百官公表作咎繇與說文同

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史記作黎民祖飢○今文作黎民祖飢○史記祖始也漢書食貨志曰舜命后稷以黎民始飢命棄爲稷官也古文言阻馬注阻始也從今文

鄭用古文讀爲阻

汝后稷播時百穀○今文作女居稷○列女棄母姜嫄傳曰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論衡初稟篇曰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鄭注亦云汝居稷官又箋詩魯頌閟宮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尚書本作居稷於義爲長正義曰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非官稱后也此亦強說舜命其臣不當從尊稱疑作后直是誤字后與居形似又經傳多言后稷故因而致誤史記周本紀云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于邰號曰后稷據史公號曰后稷之文則上文爾后稷之后亦當本是居字蓋因帝使居稷故號曰后稷不亦贅乎以此推之則五帝紀之汝后稷亦當爲汝居稷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傳云世世居稷此世居稷之明證也作后者皆淺人所改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今文作五品不馴亦作五品不訓○史記五帝本紀作馴殷本紀作訓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又曰臣多弒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

孝經援神契曰五更者訓於五品漢書霍光傳云五品以訓韋賢傳韋元成自劾責詩曰五品以訓王莽傳曰五品乃訓漢紀曰契作司徒訓五品後漢書鄧禹傳拜大司徒策曰五品不訓劉愷傳陳忠疏曰調訓五品周舉傳曰五品不訓陳蕃傳曰齊七政訓五典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蔡邕獨斷曰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胡公碑曰訓五品於司徒又曰訓五品於羣黎太尉楊公碑曰將訓品物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鄭注周禮地官曰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皆用今文尚書說苑貴德篇引作五品不遜子政用今文亦當作訓後人據古文尚書改之

汝作司徒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典名又曰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

敬敷五教○今文作而敬敷五教列女傳引經亦作而敬敷五教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孔宙碑云祇傳五教三家今文異字也今文敷多作傳陳喬樅本亦未引○一作祇傳五教○漢

在寬○今文作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作而敬敷五教在寬後漢書賈逵傳大司徒策文續漢志注引夏勤策文袁宏後漢紀鄭君商頌譜引書皆重五教二字後漢書明帝紀和帝紀王暢傳寇榮傳亦皆云五教在寬唐石經五教下猶疊五教二字是今文與古文並有之也史記五帝紀不重五教二字後人刪之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史記五帝紀漢書刑法食貨志王莽匈奴傳後漢書馮緄傳皆作猾是今文尚書作猾夏也孔宙碑云是時東嶽點首猾夏不寧俞樾說東嶽點首亦華夏之人也而云猾夏殊不可通竊疑虞書猾夏尚有別解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夂從頁從日日兩手夂兩足也此說蓋不可通豈中國之人有首有手有足而外國之人無之歟又豈中國所以爲中國者止以有首有手有足歟說文又有夏字曰

生以爲夏制未以爲虞制其謂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亦即後世司馬之職推言之未嘗明指皐陶爲司馬如孫氏之說也陳喬樅又以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爲六卿益以虞及典樂納言爲九卿其制非虞非周不今不古自造官制尤不可據倘書刑德放曰益爲司馬說苑君道篇曰契爲司馬論衡初稟篇曰棄事堯爲司馬蓋以司馬無明文故各以意言之其實虞時無司馬也史記與說苑修文篇皆曰皐陶爲大理獨斷曰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皐陶爲理尚書曰皐陶作士是士卽理官漢書刑法志引孫卿曰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今文一作士師則今文尚書刑本有多一師字者段選應劭注皆引書汝作士師○呂覽高誘注文玉裁云唐石經五刑有服之上疑其同僞大禹謨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弼五服之下疑脫文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弼五服書曰汝作士師五刑有服則今文尚書汝作士下無明于五刑四字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襜屨下刑墨幦所謂五刑之服有上中下三等故云三就法言云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辟三千古說無以五刑爲肉辟者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今文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克允○史記五帝紀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論德化篇曰聖人其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勑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皐陶以五刑三居孫星衍說服謂晝衣冠三就者就當讀如纍纍而不絕之纍就鄭注云成也大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下刑墨幦所謂五刑之服有上中下三等故云三就法言云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辟三千古說無以易也陳喬樅說史公宅俱爲度者王制云度地以居民五流者謂流有五刑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鄉移之左國之右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國之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遠方又云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帥循也不循教謂傲很不孝弟者遠方九州之外棘當爲殛殛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案王制殷禮所本古矣疑可以說此五宅三居又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鄭君引此經五流有宅似謂左右文義也段玉裁云五帝本紀益主虞司馬未嘗幷朕爲官名不知史公明曰以益爲朕虞不云以益爲虞是史公以朕虞爲官名之明證也書正義引鄭注云不直稱虞而稱朕虞是爲重鳥獸草木故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史記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垂作共工利器用應劭注曰爲共工理百工之事也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今文作朱斯柏謦爲二人列上中朱殳聲近柏伯與謦古通用

帝曰俞往哉汝諧孫星衍說諧者偕也俞則然其讓矣仍使偕往治事案東觀漢記桓榮傳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宏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爲議郎用此經文○今文一作往才女諧○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才哉古通用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今文作禹曰益哉○史記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尚書正義曰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此當依馬鄭王毛詩秦譜正義虞書稱舜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曰益哉帝曰俞益作朕虞此用馬鄭王本不用方興本文獸禹曰益哉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爲議郎用此經文○今文一作往才女諧○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才哉古通用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史記曰於是以益爲朕虞漢書地理志曰朕虞舜典朕虞養育草木鳥獸百官公卿表敘曰垂作共工棐作朕虞王莽傳曰更名水衡都尉曰子虞大理曰作士少府曰共工漢紀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益典朕虞文選注引應劭曰垂共工益朕虞後漢書劉陶傳曰今文尚書皆以朕虞二字爲官名王莽更水衡都尉曰子虞錫瑞謹案兩漢人用文義也段玉裁云五帝本紀益主虞司馬未嘗幷朕爲官名不知史公明曰以益爲朕虞不云以益爲虞是史公以朕虞爲官名之明證也書正義引鄭注云不直稱虞而稱朕虞是爲重鳥獸草木故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漢書古今人表有柏虎有仲熊有季熊段玉裁說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古今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卽益所讓之虎熊羆蓋朱虎熊羆四人名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無朱止有三人則班氏似以朱虎爲

字也此今文尚書也錫瑞謹案揚子雲箸述存於今者皆與今文尚書相合則子雲亦習今文尚書不得因子雲好古文字遂傅會以爲古文尚書也羽獵賦云禹任益虞則今文尚書帝曰疇若馬鄭王本同蓋今古文皆作禹曰惟方興本作禹曰今作皆曰乃後人據方興本改之陳喬樅謂今文尚書作僉曰非是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史記曰於是以益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百官公卿表敘曰垂作共工棐作朕虞王莽傳曰更名水衡都尉曰子虞大理曰作士少府曰共工漢紀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益典朕虞後漢書劉陶傳曰今文尚書皆以朕虞二字爲官名王莽更水衡都尉曰子虞錫瑞謹案兩漢人用文義也段玉裁云五帝本紀益主虞司馬未嘗幷朕爲官名不知史公明曰以益爲朕虞不云以益爲虞是史公以朕虞爲官名之明證也書正義引鄭注云不直稱虞而稱朕虞是爲重鳥獸草木故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漢書古今人表有柏虎有仲熊有季熊段玉裁說左氏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古今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卽益所讓之虎熊羆蓋朱虎熊羆四人名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無朱止有三人則班氏似以朱虎爲

一人卽柏虎朱虎熊羆共三人與鄭注以爲二人異亦不如段氏說以爲四人也

帝曰俞往哉汝諧史記曰遂以朱虎熊羆爲佐孫星衍云知諧字當訓作偕審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今文岳作嗟四嶽集解引馬融說漢書注應劭皆曰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蓋今古文說同

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今文作咨爾伯○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星衍說此蓋今文說史公則作嗟伯夷是古文有夷字錫瑞案孫說非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其云伯夷乃史公以意增夷字猶以允子朱爲嗣子丹朱使人易曉耳若以多夷字卽屬古文則嗣子丹朱亦古文乎史記齊太公世家曰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呂是今文說以伯夷爲堯時四嶽故舜尊爲老臣而不名而伯夷卽在四嶽之中○一作柏夷○一作百夷○蔡邕彭城姜伯淮碑曰在皇唐蓋與四嶽共典百夷能禮于神舜命秩宗爰封于呂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今文惟作維○史記曰夙夜維敬直哉維靜深蔡邕胡公碑曰夙夜惟寅以允帝命孔彪碑云直哉維清是漢人以四字爲句近人謂當於哉字絕句非是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論衡書虛篇曰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漢之宗正也錫瑞謹案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莽蓋用今文尚書以漢之太常典禮故也伯夷不與舜同宗仲任以漢之宗正當之似誤

帝曰夔命汝典樂史記漢書皆作夔○今文夔一作歸○水經注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尚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歸讀曰夔緯書多同今文蓋三家今文有作歸者

教胄子○今文作教育子○史記曰以夔爲典樂教樂胄子亦作胄子漢書禮樂志曰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殷

玉裁說古文尚書作胄子今文尚書作育子爾雅釋言育稚也幽風鄭箋云昔育之育稚子楊雄宗正箴曰各有育子世以不錯然則今文尚書作育子可證也知古文尚書作胄子者釋文云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又反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陸川王本爲音義馬本王本作胄則鄭本亦作胄可知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卽襲鄭注王制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鄭本同王本也說文十四篇士部曰胄繇子使從善也從士肉聲虞書曰教胄子此引今文尚書也大司樂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此亦引今文尚書也陳喬樅說作育子者歐陽尚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書禮樂志言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是以胄子訓爲國子與史記不同馬鄭王本尚書皆作胄子此古文尚書者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卽本夏侯說歐陽以訓詁字代之故言教釋子物稱不可以不養也許所云養之使作善卽馬所云教長天下之子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稱尚書當爲歐陽說季長之訓亦用尚書歐陽說也案陳說是

直而溫寬而栗○史記漢書皆作栗○今文一作寬栗蓋三家今文異字衡方碑引作寬慄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蔡邕太尉橋公廟碑曰剛而不虐簡以意易之陳仲弓碑亦作剛而無虐傲漢志作敖師古曰簡約而無敖慢也故讀曰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史記曰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今文一作哥詠言○漢書禮樂志云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言爲詩咏永也永長也歌所以長言之又藝文志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咏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錫瑞謹案班氏引經與史公不同此亦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異義也班氏用夏侯說蓋以咏爲歌詠之詠不作永字解禮樂志首云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之詠言鐘石絃弦是以詠爲哥字詠或爲實字其義甚明說文云歌詠也又哥聲也古文以爲哥字詠也尚書曰詩言志歌詠作咏是哥歌詠咏皆卽一字論衡謝短篇云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仲任所據本與班氏同釋名釋樂器云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兗冀言歌聲如柯也劉熙訓歌字蓋用今文尚書歌詠言之義史記於上句歌長言作長乃以故訓代經下句詠長仍爲永字上下異文疑史公所據經文上下兩永字共音義必有異若皆作永皆訓長上句歌長言可通下句聲依長不辭甚矣

釋文云永徐音詠徐仙民讀永爲詠蓋本今文尚書疑史記永字亦當讀詠若漢志明作咏縱謂當從史記作永耆未解漢書作咏之義

律和聲續漢書律厤志曰以六十律分菶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攷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律和聲此之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春秋繁露正貫篇曰德在天地神明休集竝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頌聲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風俗通聲音篇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樂緯叶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今文一作毋相奪倫○史記作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史記曰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是今文尚書神人以和下有此十二字也呂氏春秋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谿林谷之音以歌儛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也史記作毋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漢書賈捐之傳引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愼已惟舌舜敕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潛夫論斷訟篇曰以示小民所據今文尚書皆與古文相同揚雄尚書箴曰龍爲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子雲所據今文亦作讒說漢以尚書當古之納言也○今文一作朕堲讒說殄僞振驚朕衆亦作齊說殄行振驚朕衆○史記曰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衆段玉裁說畏忌者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姜

磬之音以舞百獸樂緯叶圖徵曰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漢書劉向傳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禮樂志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風俗通聲音篇文同論衡感虛篇曰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難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陳喬樅說尚書虞傳言夔窴聲狗吠蚤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夔窴此言王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是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弦其驗也○今文一作擊磬拊石○漢紀引劉向說作擊磬疑今文異字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潛夫論斷訟篇曰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子政之說正與史公說同或即引用史記之文惟不及彭祖耳

今文尚書攷證卷一　姜

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據史記之文則凡公用今文家說二十二人爲禹皐陶契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云云又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子政之說正與史公說同或即引用史記之文惟不及彭祖耳攷今文家說炳如日星史公云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則二十二人即上所數之二十二人無可疑者乃後人不用古說多生異義馬不數皐陶稷契而數四嶽鄭竝不數四嶽而數殳斯伯與朱虎熊羆皇甫謐數九官十二牧及殳斯朱虎熊羆爲二十五人蔡沈

以四嶽爲一人王引之以二十二人爲三十二人之誤紛紛臆說無一可通皆由不知折衷於今文江段孫陳知攷今文而不知引史記爲據殊不可解

欽哉惟時亮天功　衡方碑云剋亮天功。○今文一作維時亮天工漢儀夏勤策文云時亮天工蔡邕橋公廟碑云時亮天工陳太邱碑云惟亮天工皆作工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漢書食貨志谷永李尋傳白虎通潛夫論漢紀卷八後漢書楊賜傳引經皆作三載考績則今文尚書有作三載者不盡後人改之。○今文一作三歲考績。○錫瑞謹案今文尚書以三考黜陟幽明爲句大傳云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資也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治期篇曰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潛夫論考績篇云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風俗通山澤篇云嶽者狩功考矣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嶽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專殺之國不得專征之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黜陟幽明漢紀卷八後漢書楊賜傳引經皆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治期篇曰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潛夫論考績篇云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風俗通山澤篇云嶽者狩功考矣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資也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治期篇曰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潛夫論考績篇云書曰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嶽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專殺之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黜陟幽明漢紀卷八後漢書楊賜傳引經皆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治期篇曰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潛夫論考績篇云書曰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資也於天子之國然後祭漢書谷永傳引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論衡治期篇曰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潛夫論考績篇云書曰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嶽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專殺之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黜陟幽明漢紀卷八後漢書楊賜傳引經皆作

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段玉裁說三十在位今文尚書作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文讀三十爲二十可攷而知也司馬子長據今文尚書作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此徵庸二十而在位此今文尚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伶冰攝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伶冰攝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此又今文尚書之一證也孟子萬章篇曰五十而慕大舜見之矣趙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伶冰攝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尚同古文尚書作三十乃攝行天子事是爲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十以孝聞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今文尚書之一證也論衡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舜年一百二十歲合上文二十歲合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大戴與今文尚書合鄭君云登庸二十蓋古文尚書作登庸今文尚書作徵庸中庸鄭注曰徵或爲登孫星衍說陟方者史公說爲巡守按巡守至五岳而止此至蒼梧者蓋此行分北三苗且行九歲之大考也錫瑞謹案白虎通巡守篇曰王者巡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於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論衡書虛篇曰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窆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共實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適也禹之中諸侯之來竝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據班孟堅王仲任說則今文家以爲巡狩與史公義同而仲任自爲說以爲治水然舜禹崩時已無水患舜禹分部治水其事絕不見他書近人又以虞時南嶽是霍山竝南嶽爲九疑故舜南巡及之而據今文家說虞時南嶽是霍山竝非衡山若九疑爲南嶽其說尤不足據也淮南修務訓云南征三苗道死蒼梧韋昭國語注云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則皆以爲征苗不但巡狩以經攷之三考黜陟分北三苗之後即羅以陟方乃死之文則舜之陟方必爲考績并分北三苗而往故國語云勤民事而野死今文說以爲巡狩征苗是也

皐陶謨第二　虞書

善化皮錫瑞

皐陶謨大傳曰皐陶謨可以觀治僞孔尚書序曰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案續漢書輿服志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是今文家合帝曰來禹以下爲皐陶謨之證史記夏本紀曰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謀臻星衍說大戴禮誥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似解幽明庶績咸熙是伯夷爲虞史官史遷以皐陶方蔵厥敘及蘷曰夏擊鳴球至庶尹允諧爲史臣敘事之文則卽伯夷所述語也曰若稽古皐陶曰若稽古白虎通聖人篇曰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厎行古叡甄曠玄同彙征又旁施象刑維明弼瑞謹案據此則今文以曰若稽古爲句皐陶字屬下讀謂皐陶聖人能爲舜陳道以皐陶上爲句者誤也書正義引鄭云以皐陶下屬爲句蓋今古文說同若稽古帝舜契握日若稽古王湯禱雉戒曰若稽古周公旦雖仿

俞書爲文而失其義陳喬樅據撰禘戒贈諡爲今文說又引白虎通曰若稽古皐陶爲句失之王逈注楚辭惜誦云咎繇聖人也與白虎通義合

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史記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以故訓代經文據史記其在道上或疑今文俞書作允厥迪德案蔡邕中鼎銘曰公允迪厥德朱公叔墳前石碑曰允迪聖矩陳留范史雲碑曰允迪德譽張玄祠堂碑銘曰允迪懿德皆以允迪連文是今古文同段玉裁說本紀信道其德各本作信其道德蓋誤

禹曰俞如何論衡問孔篇曰皐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言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

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曰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王莽傳曰書不云乎惇序九族韋昭國語注曰謂若惇敘九族蓋夏侯尚書作惇敘。今文一作敦序九族。史記曰愼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史記惇皆作敦敘皆作序蓋歐陽尚書字也三國志先主上言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族表於漢帝曰敦敘九族皆作敦

庶明勵翼邁可違在茲。今文作庶明高翼。史記曰衆明高翼。注淮南修務訓云厲高也茲爲已者釋詁云茲已此也疑今文本作已或史公以故訓代之

禹拜昌言曰俞史記曰禹拜美言曰然中論貴驗篇曰禹拜昌言三國吳志評曰或拜昌言。今文一作禹拜讜言亦作禹拜黨言。段玉裁說古文尚書作昌今文尚書作黨僞孔傳訓昌爲當益稷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湯反引李登聲類曰讜言善言也孟子趙注尚書曰禹拜讜言此今文尚書作黨之證也班固西都賦云讜言宏說李善注引字林讜言美言也音黨孟堅亦用今文尚書耳讜逸周書作黨祭公解拜手稽首黨言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又見張平子劉寬二碑玉裁謂平子碑黨言允諧劉寬碑前云朝克忠讜後云對策嘉黨可見漢人黨讜通用古昌黨音同如閶闔子雲賦作閶闔鼓聲不過閭閭即璧字可證此古文作昌今文作黨音同義同也從日從曰與字林讜字訓同然則昌本字黨假借字也陳喬樅說作讜作黨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其歐陽倘書但作昌字觀史記夏本紀云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作昌字可證此歐陽倘書之同於古文者也錫瑞謹案漢書敘傳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又述董仲舒曰讜言訪對爲世純儒班孟堅用夏侯倘書則夏侯本作讜說是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史記曰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白虎通封公侯篇引倘書曰惟帝其難之。今文一作惟帝難之。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詔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之後漢書虞延傳顯宗曰知人則哲惟帝難賢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能知賢者誤也又是應篇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難兜大佞何易日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又答佞篇書之有引經皆無其字蓋三家文異惟帝其難之乃禹所言而武帝詔以爲皐陶對禹鹽鐵論亦以爲皐陶對禹考中卽以爲皐陶言不加分別如漢人引用論語皆以爲孔子之言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漢書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後漢書楊秉傳秉上疏曰皐陶誡虞在於官人。今文一作知人則悊。漢書五行志引作悊師古注云悊智也能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皐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蓋三家今文有作悉者史記作智用故訓字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後漢書孝順帝紀詔曰書稱安民則惠左雄之道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在知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歙教引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今文作能悳能惠○錫瑞謹案史記曰能知能惠知書也漢衛尉卿衡方碑云能悳能惠悳字亦作能與上能字同則今文尚史記合皆用今文尚書又尉氏令鄭季宣碑云能惠者也亦作能字○一作能哲且惠○江聲說而當爲耐據史記作能智能惠則此而實是能字依古文當爲耐也錫瑞謹案淮南泰族訓引書曰能哲且惠則今文尚書有作且字者且與而義近而字不必定作耐也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史記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集解鄭元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縣陳眷梪說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縣與鄭注同皆以佞人爲指共工此古文說也論衡答佞篇云驩兜大佞恢國篇云三苗巧佞之人據此則今文說以巧言令色孔壬即指驩兜有苗言之不以佞人爲共工也錫瑞謹案淮南脩務訓引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無下何畏乎句似亦以巧言令色孔壬即指驩兜與有苗也白虎通諭隱惡之義兄弟引周公誅四國父子不引禹鯀而但引論語是今文家無禹爲父隱之義後漢書郅惲傳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讓言弟庸孔壬不行又曰惲不忠孔壬是亦以孔壬爲佞人非共工○今文一作何憂驩兜何遷有苗○淮南引書無乎字

皐陶曰都今文作皐陶曰都俞○史記作皐陶曰然於段玉裁說於即都也都上有然則今文尚書多俞字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今文作亦言其有德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始事事以故訓代經亦言其有德無人字今文尚書本無之也論衡答佞篇曰雖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據仲任說則乃言當作考言乃形近疑今文有作考言者○史記載采采作事事始事事以故訓代經亦言其有德不治者也孫星衍說釋詁云艾長也歷也郭注云艾長者多更歷俊乂言大臣耆老也漢書孔光傳詔曰誣愆大臣令俊乂大艾爲老也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是俊爲大艾爲老也周語耆艾修之韋昭注云師傅也師師相師法也見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注引鄧展說西京賦薛綜注荀子致仕篇曰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謂師法俊艾也錫瑞謹案今文尚書乂多作艾漢碑亦多作振邦作國敷作普皆今文尚書也祇振雙聲如盤庚震動石經作振復振懼皆祇振通用之

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僉受敷施○今文作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僉受普施○史記祇作振邦作國敷作普皆今文尚書也祇振雙聲如盤庚震動石經作振復振懼皆祇振通用之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史記盩厔尉鐵論論衡後漢書楊震楊賜傳皆作俊乂史公王仲任楊氏父子皆習歐陽尚書者也中候曰文命盛德俊乂在官○今文一作俊艾在官○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孫星衍說釋詁云艾長也歷也郭注云艾長者多更歷俊乂言大臣耆老也漢書孔光傳詔曰誣愆大臣令俊乂大艾爲老也其位又云今年耆有疾俊乂大臣惟國之重是俊爲大艾爲老也周語耆艾修之韋昭注云師傅也師師相師法也見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注引鄧展說西京賦薛綜注荀子致仕篇曰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謂師法俊艾也錫瑞謹案今文尚書乂多作艾漢碑亦多

禹曰何皐陶曰予何善可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今文作禹曰何皐陶曰於予何善可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史記作禹曰於皐陶曰於予何善可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段玉裁說夏本紀作於疑本紀是也共讀爲供謹恩人多不能敬佩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敬字不作共即書作愿而共勝於古文尚書○一作寬而慄○衡方碑作寬慄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史記亂作治塞作實川故訓字

彰厥有常吉哉○今文作章厥有常吉哉○史記作章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云書稱安民則惠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嵓人嵓人其有常德者俊其稟儀則政之善也或出今文家說○史記曰曰均義穀各千勉注云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今文作蚤夜翊明有家○史記曰曰作蚤夜翊明有家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翊也翊同翌爾雅翌明也翊明重言之猶無逸之皇暇也錫瑞謹案華嚴經音義七十四卷下引尚書大傳翊輔也似解此經之傳則今文作翊是也然大傳以翊爲輔與段說不同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翊明其政與史記文正合乃今文作翊之明證史記於夙夜雍寅夙夜出入朕命皆不作蚤夜則此云蚤夜乃今文尚書本文非故訓字也

持事振敬也亦用今文尚書

作艾樊敏碑書載俊艾李孟初碑劉俊字叔艾王袁聖主得賢臣頌云俊艾將自至是俊艾字作艾之明證漢書作艾蓋用夏侯尚書谷子雲言未有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似以俊訓賢艾訓治與孫說不同不必從孫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史記曰百吏肅謹鹽鐵論刺復篇云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中論譴交篇云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孫星衍說公卿謂俊乂大夫謂百僚士謂百工也史公說百僚百工俱爲百吏者詩傳云工官也師師爲肅肅者釋詁云肅肅敬也師師爲譴譴案漢官舊儀云漢拜丞相御史大夫皇帝延登親詔之皆曰朕儽于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則師師與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漢書王嘉傳嘉文作亾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今文一作毋曠庶官○漢書孔光傳策免光曰書不云乎毋曠庶官論衡藝增篇曰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也毋空衆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一作天功人其代之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藩昌也漢書傳曰書稱天功人其代之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藩昌也漢書律歷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以終天地之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也言聖人稟天造化之功代而行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　五

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讀曰傲陳喬樅說案亾無毋三者古通佚與逸同幾者機之淆文機謂發動所由也王嘉傳引教字作敖當亦三家尚書之異文故與史記夏本紀及後漢書陳蕃傳所引不同師古集注讀敖爲傲以傲慢解之疑亦襲漢書舊注之音義也錫瑞謹案亾敖佚欲有國當屬下讀師古斷句非是○一作無教逸遊○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諫曰故皋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袁宏後漢紀陳蕃上書云皋陶誡舜曰無敢遊佚即後漢書之疏敢疑教字之誤佚遊作佚則字之倒謝承後漢書云陳蕃諫桓帝曰故皋陶戒帝無敢遊亦即此一疏也蓋今文說以逸遊爲敢遊後漢書韋賢傳諫詩曰邦事是廢逸遊是娛引此說孫星衍說史遷說佚爲邪涅者方言邪涅也故云邪涅欲爲奇謀者古欲或作猷禮器注引詩匪革其猶詩文王有聲猶作猷猶與欲聲形亦相近釋詁云猷謀也故云奇謀欲又作游與猷通周禮師氏貴遊子弟注杜子春云遊當爲猶○兢兢一作矜矜○三國志王基傳基戒司馬景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以待旦也兢矜聲同疑三家文異

恭和夏哉 蔡邕中鼎銘曰同寅協恭以和天夏則今文說和夏爲和天夏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禮書引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蓋中鼎銘曰同寅協恭以和天夏也藻火赤也天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孫星衍說今文說伏生猶見先秦制度傳授其義似較可信至漢輿服志稱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鄭氏據此爲說則漢時章服亦不能證明古義矣大傳引此經文而說之以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者釋言云袞黼也周禮司服袞冕注鄭司農云袞卷龍也袞自天子至士總名之服故爾疋釋之廣雅云山龍彰也亦舉山龍以該五章則今文家說自天子至士皆有之說也錫瑞謹案歐陽說乘輿備文曰月星辰十二章大小夏侯氏說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皆備五采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以十二章九章七章爲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天子至公侯以九爲節卿以下以七爲節皆與大傳言五服五章不同此三家今文之義也大傳者以五經次序而論尚書應列周官之前面明帝詔首舉周官則當時必以周官

爲重故三家博士變今文尚書之師說以傳會周官不知周禮非可以解虞書經明言五服五章不得有十二章九章七章之制鄭君據周禮以推虞制其義正本於歐陽夏侯後世皆從鄭說不知亦本於三家博士然皆非伏生之義也白虎通攷黼篇云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亦及日月星辰也漢書王嘉傳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引書與今本同後漢書應劭傳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合上文引之非必今文異本胡廣傳亦曰五服五章天秩所作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潛夫論述赦篇曰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書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法志曰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緐來者上矣錫瑞謹案班氏引國語文乃古文說故與大傳今文說唐虞象刑不同御覽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疑是甫刑傳文所謂古者謂夏用肉刑之時非謂唐虞也○今文一作五刑五庸哉○後漢書梁統傳統對曰臣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用作庸與史記諸書不合或據夏侯尚書

政事懋哉懋哉○今文作茂哉茂哉○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云茂哉茂哉勉彊之謂也爾雅釋詁茂勉也郭注書曰茂哉茂哉釋文云茂哉或作茂才蓋三家今文之異郭氏襲用漢人舊注所引書乃今文尚書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五緯尊顯術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帝延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立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孔光傳曰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今文作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作通○枚本作畏釋文云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鄭注周禮引書曰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鄭注禮在贊書之前所引尚書是當時立學官之本則今古文皆當作威也達今文皆作通

皐陶曰朕言惠人篇曰皐陶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白虎通聖人篇曰皐陶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蔡邕獨斷曰朕我也古者尊卑共

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皐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其義也史記曰吾言底可行乎蓋淌文據白虎通獨斷則今文尚書有惠字

禹曰俞乃言底可績○史記曰禹曰汝言致可績無俞字或亦淌文

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今文予作余○史記曰皐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孫星衍說史公以贊爲道者周語內史贊之韋昭注云贊道也道謂導之張守節正義云贊於古道非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史記曰帝舜謂禹曰汝言據史記文則予何言上無帝字或今文本無昌言也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歐陽尚書若大小夏侯尚書當作嘉或作讜說見上

予思日孜孜○今文作予思日孳孳○史記作孳孳孫星衍說孜孜音日夙夜孳孳又黑龍見東蒼對日夙夜孳孳王弄傳張竦奏曰孳孳不已東方朔傳曰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楊雄揚州牧箴云殷紘不可不孳後漢書李固上疏曰夕惕孳孳皆用今文尚書

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今文洪作鴻○史記曰皐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孫星衍說昏字依史記疑當爲皆形相近史公所據本蓋亦今文也以墊爲服於水者廣雅釋詁云墊伏藏也李善注文選云伏與服古字通是伏於水謂陷於水也案蔡邕和熹鄧后謚議曰故自昏墊以迄康乂亦作昏不作皆似未可從孫說

予乘四載○今文作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樏○史記夏本紀曰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樏於前又曰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帷舟作船爲異蓋史公以故訓代之徐廣音義曰橇他書或作蘁樏一作橋音邱遙反○一作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則橋○史記河渠書曰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樏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集解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樏樏直轎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橇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撥行沙以軌又曰毳字亦作橇音昌芮反注以撥子芮反又子綏反與蘁音同隱曰毳字亦作橇音昌芮反注以撥子芮反又子綏反與蘁音同○一作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橋○漢書溝洫志云夏書曰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

行乘毳山行則梮以剋九州孟康曰毳形如箕擾行泥上如滑曰毳音芊蔪之蔪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如今畢牀人舉以行也說文引虞書曰予乘四載山行乘檋澤行乘輴孫星衍說此四載之文河渠書溝洫志俱引爲夏書說文引爲虞書今經文本無或今文本有之錫瑞謹案河渠書溝洫志明引夏書說文明引虞書則此十六字今古文皆有之說文引爲虞書上有予乘四載句乃古文尚書疑僞孔竊取說文爲古文尚書又刪去其下十六字以示異也史公以皋陶謨入夏本紀故謂爲夏書而夏本紀之文與河渠書溝洫志互異者蓋三家今文尚書亦作棄衛包誤

以棄刊爲古今字乃改棄爲刊

隨山刊木　木玨閻夏書曰隨山刊木○今文刊作栞○史記作行山栞木讀若刊又栞云栞槎識也從玨從木會意

君以栞爲篆文則栞爲古文栞○史記作栞衛包誤

識謂衺斫其木以爲表識故史記錄禹貢易其文爲行山表木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栞衛包誤

暨益奏庶鮮食　○今文作暨益奏庶稻鮮食○史記曰與益予衆庶稻鮮食又云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段玉裁說蓋此經鮮食今文尚書作稻食而稻鮮食之鮮字誤多如大誥民獻儀之比陳喬樅說五土物生稻宜下地周官有稻人職掌稼下地以稻性宜水也此時益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既闢卑溼之地可以種藝至隨刊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資民食故史記云與益予衆庶稻鮮食此鮮食謂鳥獸也則經鮮字非賸文矣錫瑞謹案史記於下鮮食字代以食字是也今文尚書此文作鮮與下文義不同今文尚書不應舍鳥獸魚鼈不言有鮮字是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今文濬作浚○史記曰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錫瑞謹案九川爲弱黑河濕江沇淮渭洛九水非謂九州之川說見禹貢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今文作貿遷○史記曰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又云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江聲說鮮三字誼別今俗混用一鮮字非也據史記云食少食少誼則字當作尠說文是部尠少也說文貝部云貿易財也史記言調有餘補不足即貿遷有無徙居即化

暘谷　○今文暘作昜○史記曰昜谷

寅賓出日　○今文寅作夤○史記曰夤賓出日

平秩東作　○今文平作便○史記曰便秩東作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今文殷作盛○史記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

厥民析　○今文析作晰○史記曰其民晰

鳥獸孳尾　○今文孳作孶○史記曰鳥獸孶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　○今文申作重○史記曰重命羲叔居南交

平秩南訛敬致　○今文訛作僞○史記曰便程南僞敬致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今文正作定○史記曰日長星大火以定仲夏

厥民因　○今文因作殷○史記曰其民殷

鳥獸希革　○今文希作毳○史記曰鳥獸毳毛

申命和叔宅西土　○今文和作義○史記曰重命羲叔居西土

平秩西成　○今文平作便○史記曰便程西成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今文虛作墟○史記曰宵中星墟以正仲秋

厥民夷　○今文夷作易○史記曰其民易

鳥獸毛毨　○今文毨作氂○史記曰鳥獸氂毛

申命和叔宅朔方　○今文和作義○史記曰重命羲叔居北方

平在朔易　○今文在作程○史記曰便程北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今文正作定○史記曰日短星昴以定仲冬

厥民隩　○今文隩作燠○史記曰其民燠

鳥獸氄毛　○今文氄作茸○史記曰鳥獸茸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　○今文暨作及○史記曰帝曰咨汝羲及和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今文朞作期○史記曰期三百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衆績咸興

疇若予采　○今文疇作誰○史記曰誰若予采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今文僝作孱○史記曰都共工方聚孱功

旁救懿哉　○今文懿作意○史記曰旁求意哉

帝曰我其試哉女往欽哉　○今文試作式○史記曰我其式哉女往欽哉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今文釐作嬉○史記曰嬉降二女于嬀汭婦于虞

帝曰欽哉　○今文欽作敬○史記曰敬哉

慎和五典五典克從　○今文慎作昚○史記曰昚和五典五典能從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今文揆作撱○史記曰入于百撱百撱時序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今文賓作儐○史記曰儐于四門四門肅肅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今文麓作鹿○史記曰入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今文格作嘏○史記曰嘏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升帝位

讓于德弗嗣　○今文嗣作似○史記曰讓于德弗似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今文上作朔○史記曰正月朔日受終于文祖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今文璿作旋○史記曰在旋機玉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羣神　○今文類作禮○史記曰禮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于羣神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　○今文輯作集○史記曰集五瑞既月乃日見四岳羣牧

還瑞　○今文還作旋○史記曰旋瑞

揚雄大司農箴曰厥僚后稷有無遷易荀悅申鑒曰貿遷有無皆不連化居爲義或三家句讀不同若史記文當以徙居屬上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栞衛包誤栞作孱云徙居衆民爲句乃定萬國爲治爲句恐非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今文烝作烝民乃立萬國作艾○史記曰衆民乃立萬國爲治漢志云萬國作艾蓋今文尚書粒作立邦作國乂作艾也錫瑞謹案今文作立故史公以定訓之詩思文立我烝民即此之烝民乃立也左傳周語皆引立我烝民粒烝以粒食訓之又破詩之立字爲粒以致詩書皆失其解此由鄭氏古文已誤僞孔不任咎也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今文師作斯○史記曰皋陶曰然此而美也江聲說史記禴以訓詁代經文然則師當爲斯聲之誤與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今文直作悳○史記曰禹曰於帝愼乃在位安爾止輔德江聲說據史記作輔德推此文當爲其弼德而悳字從直下心或心字摩滅不見

而爲
直字

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史記曰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江聲說依史記以說此經當云動則天下大應之清其志意以待受上帝命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今文作帝曰吁臣哉臣哉鄰哉哉鄰哉。史記曰帝曰臣哉臣哉三國魏紀何晏奏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蓋皆今文尚書與古文異史記無鄰哉句淆文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史記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無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句蓋史公淆文漢夏勤策文曰宣力四表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是今文尚書有此八字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今文藻一作璪。史記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大傳說見上五服五章錫瑞謹案史公云作文繡服色所以解經之山龍華蟲至作服也而日月星辰別出於上者蓋史公之說亦不謂日月星辰在文繡服色之中其義與伏生同若日月星辰亦在服章之內史公何不以日月星辰竝括於文繡服色之中而必單舉四字以別見義乎日月星辰之用書傳無文或如王肅之說虞夏即以畫于旌旗或別有所用蓋不可攷要之日月星辰乃天象似不宜畫於衣自漢明帝永平二年采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而古義晦矣宗彝藻火後人引大傳有二說隋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與陳祥道禮書引大傳作繪宗彝爲二合藻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分作繪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之義陳說猶未核也道家以藻火山龍大夫火山龍士山龍乃合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之義陳說猶未核也當從隋志更正又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作子男藻火山龍大夫火山龍下宗彝字誤衍宜刪錫瑞案大傳當作子男藻火山龍大夫火山龍士山龍乃合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之義陳說猶未核也華蟲純黃者華蟲當是鳳皇大傳說山龍純青者東方爲蒼龍東方屬木木色青故山龍純青長是鳳皇可稱蟲爾雅釋言曰皇華也皇與黃聲近華蟲之黃即鳳皇之皇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周禮樂師教皇舞先鄭注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後鄭說是皇爲鳳皇五采之色合先後二鄭說皆以羽冒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董巴輿服志曰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黼黻文章粉米黼黻絺繡孫星衍說今文不言粉米黼黻絺繡爲刺繡之文衣裳亦絺繡而已知衣亦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知衣亦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爲刺繡之文衣裳竝用之惟衣有山龍以下衣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飾云絺綌薇形者上古始制衣服以絺綌薇形亦如市之蔽前後人也云絺綌薇形表德勤善別尊卑者即謂山龍等五章以別尊卑也因以爲飾云表德勤善別尊卑也淮南主術訓云人主好黼黻文章絺綌綺縠注云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者絺麤者綌麤者絺綌爲絺綌之有文繡者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孟子盡心篇舜被袗衣趙氏注云袗畫也謂畫衣黼黻絺繡也袗衣即絺衣知以絺爲之說文袗元服以元衣加繡繡故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堯純衣言衣之質則爲純言衣有華蟲則爲黃也皆衣裳竝用絺繡之明證也錫瑞謹案古說皆謂繡不謂畫類漢書輿服志曰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刺繡公侯

斧形黻作弗形之比尊彝古器年久色黑故爲黑作會如攷工記作其鄰之而之作作起也元衣繡黑章色不甚著故爲作起之勢如今之堆花藻純白者藻一作璪即玉藻之藻玉色白故爲白火純赤者當爲圜火形攷工記火以圜火色赤故爲赤也

粉米黼黻絺繡黼孫星衍說今文不言粉米黼黻絺繡爲刺繡之文衣裳竝用之惟衣有山龍以下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知衣亦五章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飾云絺綌薇形者上古始制衣服以絺綌薇形亦如市之蔽前後人也云絺綌薇形表德勤善別尊卑也因以爲飾云表德勤善別尊卑也淮南主術訓云人主好黼黻文章絺綌綺縠注云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者絺麤者綌麤者絺綌爲絺綌之有文繡者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孟子盡心篇舜被袗衣趙氏注云袗畫也謂畫衣黼黻絺繡也袗衣即絺衣知以絺爲之說文袗元服以元衣加繡繡故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堯純衣言衣之質則爲純言衣有華蟲則爲黃也皆衣裳竝用絺繡之明證也錫瑞謹案古說皆謂繡不謂畫類漢書輿服志曰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刺繡公侯九旒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董巴輿服志曰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黼黻文章粉米黼黻絺繡孫星衍說今文不言粉米黼黻絺繡爲刺繡之文衣裳竝用之惟衣有山龍以下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知衣亦五章裳篇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飾云絺綌薇形者上古始制衣服以絺綌薇形亦如市之蔽前後人也云絺綌薇形表德勤善別尊卑也因以爲飾云表德勤善別尊卑也淮南主術訓云人主好黼黻文章絺綌綺縠注云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者絺麤者綌麤者絺綌爲絺綌之有文繡者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孟子盡心篇舜被袗衣趙氏注云袗畫也謂畫衣黼黻絺繡也袗衣即絺衣知以絺爲之說文袗元服以元衣加繡繡故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堯純衣言衣之質則爲純言衣有華蟲則爲黃也皆衣裳竝用絺繡之明證也錫瑞謹案古說皆謂繡不謂畫類漢書輿服志曰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乘輿刺繡公侯九旒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董巴輿

皆以爲刺繡織成說文繒會五采繒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則今古文皆以繪卽是繡無畫友之說鄭注尚書始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按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蓋卽用鄭君說與董巴劉昭皆不合隋志引大傳云作會蓋今古文皆云會而解爲繪禮書引大傳云作繢以鄭說改大傳誤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今文彰作章○鄭注大傳引經也故月令云命婦官染采以黼黻之文刺于山龍等五章空隙之處復分畫爲界域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黼視其文如黍米也荀子正論篇說天子則服五采雜間色重文繡云五采如今文說山龍等五色也間色如黼黻各有二色相間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也是亦同今文之說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今文作七始訓以出入五言女聽○大傳曰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簨以爲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聲天

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注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入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篪柷敔琴也七始黃鐘林鐘大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簨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爲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史記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七始天統也鄭注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入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七始黃鐘林鐘大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簨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爲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史記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七始天統也鄭注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入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　三

以天地民物四時之務則予者帝舜也至人之始也乃顏師古注文今作班志本文蓋亦譌誤攝入樂說曰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故八音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盛衰或調律厤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宋均注曰七始謂四方天地人也均之說與孟康劉德正同白虎通禮樂篇云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爰稼穡作甘木曰枝曲直作酸金曰從革作辛火曰炎上作苦水曰潤下作鹹此五行之性也土曰墳水曰流金曰生水曰潤火曰炎木曰曲直此五行之名也土爰稼穡此五行之事也甘酸辛苦鹹此五味之本也土曰墳水曰流金曰生水曰潤火曰炎上木曰曲直此五行之名也土爰稼穡此五行之事也甘酸辛苦鹹此五味之本也匏竹石絲木皮此八音之物也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者何天地之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卽思其形如此蜩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壎坎音也管長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磬坤音也一說笙柷鼓簫瑟塤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瑟在南方塤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又曰塤在十一月萬物之爲言熏陽氣於黃泉之下熏蒸而萌兌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

音頻氣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温以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德天地祐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邪故謂鼓也簫者仲呂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勁也肅也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勁也故謂之簫也瑟者嗇也閉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物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其氣磬故曰磬鐘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氣用金聲也柷敔者始終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敔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敔柷始也敔終也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風俗通聲音篇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此今文說五聲八音之義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史記曰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諫退而謗予漢書成帝紀建始三年詔曰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潛夫論明闇篇引此經云故爲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辟道或同公則弼之孫星衍說帝既告禹以助成四輔之事又告以拂君之過是臣又兼鄰之職任爲將薦之于天

欽四鄰史記曰敬四輔臣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胥覩歸其睿覩次圖之君也又曰天子必有四鄰前儀後丞左輔右弼直而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相承謂之輔廉潔而切直謂之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儀即疑大傳當脫謂之儀謂之丞六字鄭注云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從今文說列子莊子皆有舜問乎丞之丞即四輔之一列子丞或作烝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史記曰諸衆讒嬖臣廣曰臣一作吾索隱曰諸衆讒嬖臣爲一句君字宜屬下文錫瑞案史公以君德誠施皆清矣徐君德誠施皆清矣七字總括經義至否則威之止君德誠施渾括侯明撻記八句而言皆清矣三字承上諸衆讒嬖臣言謂舉賢則讒嬖自遠故曰皆清非專解侯以明之一句也孫星

衍云史公說侯爲君明爲清疑史公之本止於侯以明之下文乃僞孔所增恐涉武斷大傳說舉陶謨有諸侯貢士之義則此與下惟帝時舉皆言貢士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故有侯以明之等語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文選史岑出師頌曰蒼生更始李善注云蒼生黔首也是以民爲蒼生見於東漢今文家說不始於晉人也

萬邦黎獻○今文作黎儀○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黎儀以康堂邑尚書作黎儀如民獻作民儀之比

共惟帝臣○今文作具惟帝臣○張衡東京賦云具惟帝臣薛綜注具之言俱也李善注引經文作具潘岳藉田賦云具惟命臣潘尼贈陸機詩云具惟近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今文敷作傅庶作試○漢書文帝紀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也漢書敘傳曰

時舉傳納聽斷羅精注李奇曰時是也

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孫星衍說此謂舉賢與堯典考績不同車服以庸謂命爲士大傳云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又或作不得朱軒注云飛軨如今窗車此傳御覽六百卅七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又或作不得朱軒注云飛軨如今窗車也軒輿也士以朱飾之其文見文選注疑是此傳引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騑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是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強不淩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說苑修文篇說同潛夫論浮侈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綈綵而乘車馬皆說此經之義也錫瑞謹案考工記輿人疏引殷傳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騑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顯有德通志器服略說同則文選注所引乃殷傳文非此經之傳也惟詩碩人都人士疏周禮巾車疏禮記玉藻大學疏後漢書王符傳注藝文類聚禮書御覽引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騑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中有敬長好讓等語與下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相合塙是此經傳文玉藻疏

巾車疏明引唐傳更非殷傳可比其稱唐傳不稱虞傳者或與堯典車服以庸傳同耳其前數語與韓詩傳大同證韓詩傳亦即引用此傳耳嶽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春秋繁露度制篇曰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舉服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是今文尚書亦作輿服有庸鹽鐵論大夫曰古者宮室輿服有度輿服以庸漢樊安碑曰庸以輿服皆輿董子合。一作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潛夫論考績篇曰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聽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王節信引經作賦納以言與左氏傳合兩敢字皆作能下句多一誰字皆今文異字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史記曰帝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案帝功謂敷奏同日罔功華言而無實也故潛夫論引此經爲緣文覈實陳言不誣之證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丹朱敖。今文作帝曰毋若丹朱傲。史記云帝曰毋若丹朱傲雖也王節信引經作賦納以言

慢遊是好正義曰此二字及下禹曰尚書並無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堪爲次序當應別見書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毋者禁之也又問孔篇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敖禹毋子不肖子也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敖錫瑞謹案據史公劉向王充袁著引經兩漢今文尚書皆有帝曰及禹曰字今本無之者疑僞孔妄增或古文尚書本無之要以今文有此四字爲長史記作傲兩漢書論衡作敖列女有虞二妃傳曰弟曰象敖游於嫚亦作敖疑史記爲後人改之也據列女傳以嫚游屬象敖古說或有以敖爲人名即指象敖者鄒陽書以朱象並稱亦其證孟子云啓賢論衡以爲不肖者啓涅溢康樂見墨子離騷天問山海經蓋啓亦有慢遊之好故一傳而太康失國孟子云賢者爲後世立教耳今文家以爲不肖當得其實詳見五子之歌書序攷

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晝夜鄂鄂。今文作鄂鄂。潛夫論斷訟篇云慢遊是好是今文作鄂鄂史記曰毋水行舟朋淫于家代經也趙岐孟子注引書曰罔水行舟。今文一作風淫于家。後漢書樂成靖王傳安帝詔曰風淫于家是今文一作風

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史記曰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段玉裁說史記以予不能順是釋予創若時系諸帝語而論衡則若時二字在予娶之下爲禹語疑有舛誤按今文尚書經文蓋亦無此帝曰禹曰而今文家說謂當有之故司馬劉王之書皆從之也問孔篇以毋若丹朱敖系書曰之下無帝曰二字譯之只謂帝舜勑禹此可見經文本無帝曰下文禹曰子娶則因文勢加之非若上文特言書曰不敢增帝曰二字又經本無禹曰今文家云當有而說不同故司馬以子創若時系諸帝錫瑞謹案段說非也論衡明有禹曰與史記云帝曰禹曰相合則今文有帝曰禹曰可知若以仲任引子娶若時爲禹曰與史記予不能順是爲帝曰不合爲疑則今本論衡必有譌誤論衡問孔篇云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勑禹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子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子賑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于也案以創爲娶無文可證子娶若時辛壬癸甲文不相承疑論衡子娶若時四字本當作予娶塗山與說文引虞書予娶禹攻共工幽州是也王節信引經作賦納以言古文尚書不異僞孔妄改經文爲娶于塗山以舜言併爲禹言刪去帝曰禹曰四字後人遂據妄改之經文改論衡爲予娶若時辛壬癸甲之語其義遂不可通今據史記云予辛壬娶塗山可以訂正論衡予娶若時之譌又據史記論衡皆曰予娶可見說文竝非脫誤亦可見今古文本無不合非必今文作予娶若時屬下讀爲禹言也今從史記以予創若時爲舜言舜以已予商均亦不肖故慾創丹朱之絕世亦不以繼統也。史記曰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今文作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史記曰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索隱曰蓋今文尚書脫漏太史公取以爲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癸甲生啓者在家二宿也廣雅釋詁云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即禹合諸侯之事故古文家以會稽山爲會稽也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應劭注云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墟杜預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壽春即九江郡治此皆今文家說也錫瑞謹案陳以史記爲有誤誤近之而孫說亦可通呂氏春秋

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蔡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列女傳曰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趙曄吳越春秋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鄭注娶于塗山三宿而有啓也其義與孫說合路史曰呂氏云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蔡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列女傳曰禹娶于塗山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蔡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列女傳曰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趙曄吳越春秋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鄭注娶于塗山三宿而有啓也其義與孫說合路史曰呂氏云壬癸甲爲四年然後有啓太史公言辛壬娶癸甲生啓繆矣或云癸甲下缺文俱妄夫娶與生子乃自二事其娶止以辛壬癸甲四日一也子生啓而不暇子之二也

啓呱呱而泣白虎通姓名篇曰人生所以泣何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啓呱呱而泣列女傳曰啓生不見父晝夜呱呱泣母獨論序吳越春秋曰啓生頌曰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而泣列女傳史記王逸楚辭注皆作啓○今文啓爲開

○論衡作開今文啓爲開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今文弗作不○史記曰予不子以故能成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釋文云子鄭將吏反樂記易直子諒鄭注子之心莨蕩守節正義曰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土功錫瑞謹案列子楊朱篇曰惟荒度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釋文云子鄭將吏反樂記易直子諒鄭注子之心莨蕩守節正義曰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土功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是一讀如本字一云讀作字子之不皆不作弗而子讀爲字疑今文亦讀作字愛之字

弼成五服弼史記作輔故訓字論衡語增篇云經曰弼成五服五采之服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說也與上下文不貫可怪之甚錫瑞謹案仲任云服日月星辰蓋沿歐陽之誤說以天子服有日月星辰也以五服爲五采服不知下文之解若何若以五服爲天子諸侯次國大夫士五章之服加後世所云冠帶之國義亦可通

至于五千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孫星衍說中國者以五服四面相距爲五千里甸服千里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也史記說禹貢五服亦同云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故詩殷武正義云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案禹貢甸服之外有百里賦納總之屬是謂小數史公不爲正數也鹽鐵論地廣篇云古者天子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

然也舜知天命在禹禹功遠當傳子啓之賢不肖未可知故敕禹曰汝子毋若丹朱乃可繼世禹言啓之生已卽不字愛豈有私其子之心莨蕩守節正義曰及生啓不入門我不得名子以故能成土功又一云過門不入不得有子愛之心是一讀如本字一

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說苑修文篇云禹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漢書貢捐之傳云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按三聖謂堯舜禹此西漢人之說論衡別通篇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俱同今文也錫瑞謹案史記云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是甸服在天子之國以外天子之地方千里此外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五千里加以天子之地千里方六千里賈逵馬融說中國方六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俱同成五服至于五千史公云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五服當不兼天子之國言之未知歐陽夏侯之說何如恐亦不兼天子之國言之也白虎通爵篇曰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也御覽引孫子云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皆同今尚書說淮南子曰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亦今文家說今文家不以爲實有萬國故不以爲有萬里也

州十有二師大傳曰古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鄭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錫瑞謹案大傳明引此經鄭云虞夏之數是當爲虞夏傳無疑禮記雜記正義引作洛誥傳蓋誤段玉裁說大傳爲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爲鄉十鄉爲都然則今本大傳十邑之下有脫文錫瑞按王念孫廣雅疏證云各本作十邑爲鄉十鄉爲都若加以十都爲師十二師爲州以意加之也考書大傳及晉書地理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疏仡紀並作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爲州凡有四百三十二萬家與鄭注不合蓋後人以意加之也考書大傳無脫文段說非是晉書地理志引此今據以訂正據王說則大傳及晉書地理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疏仡紀並作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爲州凡有四百三十二萬家與鄭注不合蓋後人以意加之也考書大傳無脫文段說非是晉書地理志引此以爲昔在帝堯叶和萬邦之制陳氏袁氏所輯大傳皆以爲周傳文非也

外薄四海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脅北海魚劍魚石出琅琊擊閭錫瑞謹案據大傳則今文家說實有東南西北四海之名與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但其地不可考耳漢書王莽傳云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蓋用今文尚書說也

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今文弗作不工作功○史記曰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道者迪之故訓弗作不工作功今文也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

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擧伐其宗者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敕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說苑修文篇與大傳畧同下云然後天子比年秩宗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錫瑞謹案據此則今文說各迪有功乃言諸侯貢士之義苗頑不即功者言其貢士不能有功耳或說功貢也時三苗不得貢士故禹爲請命義亦近之僞孔傳謂一州用三萬人功陳喬從云今文家必有此說故作僞傳者襲取其語苗頑弗即功謂不受所役之人功案今文說此經爲舜授禹位事舜授禹時洪水早平無須更舉治水役功之事不得誤取僞傳爲今文說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今文敘作序○史記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皐陶方祗厥敘　今文作皐陶旁祗厥緒○史記曰皐陶於是敬禹之德續漢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夏勤策文曰旁祗厥緒魏志注引袁宏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曰旁祗厥緒孫星衍說此下虞史伯夷所述非舜言也史公說伯夷語帝前即此至

方施象刑惟明　○今文作旁施象刑維明○史記曰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白虎通聖人篇曰旁施象刑維明新序節士篇曰書曰象刑惟明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刑三千廷尉箴曰昔唐虞象刑天知篇曰唐虞象刑惟明及禹不能揚子先民是全崔駰大理箴曰旁施作明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旁施四方維明孫星衍說史公說方施爲令民皆則禹云者詩傳云方則也是說方爲則說象刑爲不如言刑從之者言設此畫象以示民告以不從教則當加刑而民無犯者故云舜德大明也白虎通五行篇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之滅火宮者法土之壅水臏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勝金五帝畫象者其衣服象五行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宮者履雜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畢劓割臏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刻木故割以去其骨節木能刻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大辟象天刑罰煩之數三千應天地人此是周書所說非象刑也蓋後又用其意而制肉刑然大辟可贖則肉刑亦可贖矣此今文尚書作旁以象刑爲象天道而作刑也錫瑞謹案孫說非也今文尚書作旁方可訓則旁不可訓則史公以不如言刑從之訓象刑則刑即謂

象刑蓋言皐陶敬禹之德令民皆則法禹有不則法禹者即以象刑從之非象刑之外別有肉刑也白虎通引傳合即今文家說以象刑即是畫象孫氏以畫象無肉刑爲古文說象天道作刑爲今文說其說大謬劉子政揚子雲皆習今文者子政引此經云及禹不能子雲引此經云夏后肉刑三千此西漢今文說唐虞無肉刑之明證若法五行制五刑三千應天地人乃周書甫刑之義不可以之說虞制也象天道作刑其說出於荀子荀子曰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然則象刑無肉刑乃古說相傳以爲象天道作刑乃荀卿創論也風俗通曰謹按尚書夏禹以後說其非唐虞之制明矣風俗通又曰皐陶慎其過亦以象天作刑屬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謨虞始造律

夔曰戛擊鳴球　○今文一作拮隔鳴球○史記曰於是夔行樂孫星衍說史公爲於是夔行樂者以夔曰至鳳皇來儀爲虞史之言故說曰爲於是釋詁云爰曰也洪範土爰稼穡史記爰作曰是此曰當訓爰也釋詁又曰于也曹大家注幽通賦云爰于是也大傳以爲禹之五祀則舜薦禹攝位之後作樂於明堂也白虎通禮樂篇引書曰戛擊鳴球蓋三家今文有同於古文者漢書揚雄傳長揚賦拮隔鳴球韋昭注曰拮古文隔爲擊段玉裁說按拮樑也占說皆謂夏擊爲柷敔拮即夏字樑謂樑敔也隔即擊字謂擊柷也韋云古文隔爲擊者謂今文尚書隔字古文尚書作擊也隔擊古音同在第十六支佳陌麥昔錫部隔者擊之假借字也子雲孟堅皆用今文尚書作隔者漢今文家說方施爲令民皆則禹云者詩傳曉故援古釋今不言今文尚書作隔者漢今文家說此畫象云者言設此畫象夫人誦習不待言也不言古文拮爲戛者或當韋時今古文皆作拮或略之今難定也

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今文格作假○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疏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又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朱弦疏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又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朱弦疏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又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朱弦疏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又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朱弦疏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東觀漢記引同釋名釋樂器曰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蔡邕禮樂志曰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假格作假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爲鬼神舉也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蔡邕禮樂志曰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東觀漢記引同釋名釋樂器曰搏

拊也以韋盛穀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瑟施絃張之瑟瑟然也段玉裁說史記禮書尚拊鼗徐廣曰一作搏鼗拊鼗蓋即明堂位禮三本之拊搏尚書大傳謂之拊革史記謂之拊鼗革鼗聲拊革拊鼗拊搏三者異字異名各異字也當是從革鼗聲拊革拊鼗拊搏三者異字異名各卿字讀實一物也依漢人所引尚書大傳則今文尚書搏拊二字作拊革錫瑞謹案段說非也搏拊本可單稱拊見周官禮記搏拊蓋言搏其拊與鳴球句義同大傳引書與今本同又云以韋爲鼓搏拊則大傳亦作搏拊不作拊革可知其謂拊革裝以穀者當以拊字略逗謂拊者革裝以穀耳非以拊革二字連讀也白虎通用今文義亦作搏拊是今文尚書本無異文若史記禮書即取之爲一竜子拊鼗即拊鼗之異文與大傳未必相合段以鼗者鼗與搏音同似皆傳會失之大傳曰搏拊鼓又疑鼗當爲鼗與柄通說文柄重文作棅詩毛傳曰秉把也春秋傳禹之祭祀鄭注大傳曰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爲與柄通之證故以秉一手拊拍之其說近是或疑振以秉即裝以穀之誤非也白虎通引此經爲降神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是祼獻之時降神之樂在上大傳以此爲降神之樂在位不臣丹朱也蓋班倫矣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尚書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是亦以爲舜禹於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是舜在位五十載而以大位自處者考至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封禪刻石記作祖假史記假明哲之祀據祭義禮樂志禮樂之情同於天地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降神之樂在上大傳以此爲降神之樂即指此經而言也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羣與搏音同似皆傳會失之大傳曰搏拊鼓又疑鼗當爲羣羣與柄通說文柄重文作棅詩毛傳曰秉把也春秋傳禹之祭祀鄭注大傳曰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爲與柄通之證故以秉一手拊拍之其說近是或疑振以秉即裝以穀之誤非也白虎通引此經爲降神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降神之樂在上大傳以此爲降神之樂即指此經而言也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爲與柄通之證故以秉一手拊拍之其說近是或疑振以秉即裝以穀之誤非也白虎通引此經爲降神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降神之樂在上大傳以此爲降神之樂即指此經而言也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爲與柄通之證故以秉一手拊拍之其說近是或疑振以秉即裝以穀之誤非也白虎通引此經爲降神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降神之樂在上大傳以此爲降神之樂即指此經而言也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爲

禹攝位後祀明堂作樂之禮虞賓在位爲亞獻則來假以上爲初獻降神明矣史記於帝拜往欽之下即繼以於是天下皆宗禹云是亦以爲舜禹於天爲嗣而作樂與伏生合也又案祖考來假明哲之祀據祭義禮樂志禮樂之情同於天地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之樂即指此經而言也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爲

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據祭禮樂志禮樂之情同於天地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之樂即指此經而言也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爲

則今文說爲宗廟樂舞祭宗廟乃使禹攝事而自居賓客之位者考至後漢書孝章帝紀秋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祖考來假明哲之祀據祭禮樂志禮樂之情同於天地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之樂則當在初獻之時禮記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升歌之樂即指此經而言也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辟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大室明堂中央室也則今文說以此爲

二帝官天下禪郊祖宗不必皆其祖考則其祭祖考亦可使人攝事不以神不歆非類爲疑也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煽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鄭注曰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煽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鄭注曰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煽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鄭注曰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煽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鄭注曰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既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正郊而以丹朱爲尸

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使祭其郊也猱星衍云疑丹朱爲顓頊尸也其天尸及帝嚳堯尸無文可知

傳以大室爲明堂與郊不得爲一未知舜時明堂以何人爲尸也猱說蓋據祭法有虞氏祖顓頊故疑丹朱爲顓頊尸然據鄭注大傳曰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聲樂未罷虞賓在位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于鐘石帝乃雍面歌者重篇拊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雖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賛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鄭注曰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遜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孫星衍說禮樂志九疑賓蓋蔚宗沿謝承華嶠舊文猶用今文家說以虞賓爲舜賓也孫星衍說禮樂志九疑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孫星衍說禮樂志九疑賓蓋蔚宗沿謝承華嶠舊文猶用今文家說以虞賓爲舜賓也孫星衍說禮樂志九疑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孫星衍說禮樂志九疑賓蓋蔚宗沿謝承華嶠舊文猶用今文家說以虞賓爲舜賓也孫星衍說禮樂志九疑

虞賓在位陳氏輯本大傳曰維十有四祀鐘石笙筦變聲樂未罷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于鐘石帝乃雍面歌者重篇拊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雖十有五祀祀者貳尸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賛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鄭注曰舜既使禹攝天子之事於祭祀遜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也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孫星衍說禮樂志九疑賓蓋蔚宗沿謝承華嶠舊文猶用今文家說以虞賓爲舜賓也孫星衍說禮樂志九疑

尸也

羣后德讓

大傳曰羣后德讓貢正聲鄭九族具成孫星衍說此德讓依今文義則是迎尸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讓之諸侯亦讓之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

○今文鼗作鞉○白虎通禮樂篇曰歌者在堂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曰下管鞉鼓笙鏞以間又曰鞉者震之氣也上應鼎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鞉也管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貢地而芽故謂之管管記云管寒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貢地而芽故謂之管管尚書大傳曰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知古以玉爲管後世乃易之以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爲管後世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又曰祝謹案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用柷之音爲節書曰

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釋名釋樂器曰柷始也所以導樂作也敔圉也圉衔也其中空也柷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以木長尺櫟之所以止樂也故訓爲始也敔狀如伏虎如見柷柷然也故訓爲圉也以竹長尺櫟之所以止樂也所以止柷敔也柷敔與鄭注相反與風俗通說柷爲止亦不同乃今古說之異釋名蓋用今文說也韓詩外傳云韶用干戚是下管即有舞古者吹篴以節舞故管亦次之合樂著於儀禮孔子閒居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舞在下管之後故白虎通引下管鼗鼓爲舞時所用鼗所以進舞也王制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鼗鼓也白虎通引下管鼗鼓爲舞時所用鼗所以進舞也太相比爲用儀禮大射儀設倚于頌磬西紘備舞勺設之是也笙鏞以間則舞後所用間即間歌三終大傳云六律者何黃鐘裘賓太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裘賓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裘賓左五鐘皆應鄭注云天子宮縣黃鐘裘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鄭注尚書云東方之樂謂之笙西方之樂謂之笙故笙鏞作笙庸而東西階樂器畢舉與注大傳義同據鄭注則古文尚書笙鏞作笙庸而白虎通風俗通皆作鏞疑今文尚書或從俗加金旁也○柷敔一作祝圉○漢孟郁修堯廟碑引作祝圉蓋今文家假借字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　盖

鳥獸蹌蹌

○今文作鳥獸鶴鶴○大傳曰難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又曰維五記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史記曰鳥獸翔舞鄭注以鳥獸爲筍虡飾瑞謹案大傳史記之說則今文以爲鳥獸咸變而翔舞與馬注同說苑辨物篇曰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游燕幽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鶴鶴鳳皇來儀子政用今文尚書蓋作鶴鶴大傳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禮緯含文嘉曰舜損己以安百姓致鳥獸鶴鶴鳳皇來儀是今文作鶴鶴之證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白虎通禮樂篇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宋均注樂說曰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簫韶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是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長一尺其說簫韶以簫爲主鳳皇來儀象鳳皇之形與馬注以鳥獸爲筍虡相似蓋用古文說也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重文琯云古者以玉爲之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並言則許君亦以鳳皇爲瑞應同今文說○今文說曰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孫星衍說鳳皇今文說作招○史記

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王褒四子講德論曰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極諫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今文颺作揚。史記作揚錫瑞謹案釋詁云賡揚續也史公作揚當訓爲續承上作歌而言謂拜手稽首而續言也錢大昕說燕禮主人媵觚於賓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觶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此揚訓續之證

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史記欽作敬無屢省也揚雄揚州牧箴曰堯崇屢省中論貴驗篇曰帝舜屢省乃成張竦爲陳崇奏曰婁省胡政師古曰婁古屢字

乃賡載歌曰　史記作乃更爲歌曰孫星衍說史公以賡爲更者晉語性利相更注云更續也以蕆說爲者釋詁云載僞也僞與爲通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漢書元帝紀詔引此經司馬相如傳引書曰云云說之曰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漢紀王閎上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以法天地錫瑞謹案大傳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此明哉當與同義

又歌曰。今文作帝又歌曰。史記作舜又歌曰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之不同也案本紀帝曰多作舜曰是今文多帝字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中論審大臣篇曰執政聰明敝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云叔世之君生乎亂世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與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蹺之乘而登大行之險亦必顛蹶矣故書曰股肱墮哉萬事墮哉俗字即墮也疑後人所改

帝拜曰俞往欽哉　史記下文曰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又集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山川神主錫瑞謹案大傳曰於是卿雲聚俊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燁然星陳日月光華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燁然星陳日月

禹貢弟三　夏書一

禹貢　大傳曰禹貢可以觀事史記夏本紀曰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又河渠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曰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鹽鐵論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

禹敷土　漢書地理志作敷班氏用夏侯尚書多與古文合○今文一作禹傅土○史記夏本紀曰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索隱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傅即付也謂付功屬役之事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錫瑞謹案荀子成相亦作傅土張衡司徒呂公誄曰四嶽在虞傅土佐禹皆與史公今文合周禮大司樂鄭注曰禹治水傅土釋文傅音孚或音附鄭亦用今文尚書也

壺口治梁及岐　地理志河東郡北屈云禹貢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云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左馮翊夏陽云禹貢梁山在西北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鄭注引地理志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皆與漢志相合爾雅釋山梁山晉望也河圖括地象曰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廩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揚雄冀州箴云岳陽是都霍太山之陽亦岳陽也箴又云三后攸降列爲侯伯謂唐虞以後冀州不復爲帝都亦即逸書云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也○今文一作既修大原至于嶽陽。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水經注引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大原原端也平而有度釋名釋地曰廣平曰原原元也如元氣廣大也嶽陽史記合說文棻楛識也從木狀聲或詩唐風河東郡虞云故虞州之鎮霍太山也漢志太原郡云在晉陽屬幷州晉陽霍大山在東冀州山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史記曰覃懷致功至于衡漳索隱曰按河內有懷縣今驗地無名覃者蓋覃懷二字當時共爲一地之名也。今文一作至于衡章。漢志曰覃懷厎績至于衡章師古曰覃懷近河地名也厎致也績功也衡章謂章水橫流而入河也志於上黨郡長子云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縣云大鹿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周禮疏引鄭注云衡漳漳水橫流入河覃懷爲縣名屬河內漳水出上黨沾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河壖鄭注則志云鹿谷乃要谷之誤王念孫說鹿當作廔字之誤也廔即要領之要北地郡大廔縣師古曰古要字是其證說文木

隨山刊木　今文作隨山棻木。史記夏本紀作行山棻木鍇禹貢作行山表木用故訓代經說見皋陶謨篇索隱曰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漢志作隨山棻木師古曰棻古刊字言禹隨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淮南修務訓亦作棻云隨山棻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鹽鐵論云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度九州書正義引鄭注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與史記合說文棻楛識也從木狀聲或詩唐風河東郡虞云故虞州之鎮霍太山也漢志太原郡云在晉陽屬幷州晉陽

崇朝而雨天下江淮河濟爲四瀆　已修萬民乃有居皆與大傳名釋地曰山產也產生物也川穿也穿地而流也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皆與大傳名釋地曰山產也產生物也川穿也穿地而流也

冀高山大川　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五嶽謂岱山霍山崇朝而雨天下江淮河濟爲四瀆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視者謂其牲幣黍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史記冀作定集解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錫瑞謹案周禮司市平肆展成奠賈鄭注云冀當爲定是古作冀而漢人作定之證史記作定或史公以故訓代之或今文本作定無文可知據大傳說則今文亦以冀爲秩祀與馬鄭古文義同師古注漢書以爲高山大川各得安定非也大傳以霍山爲南嶽今文說也爾雅

經皆云清漳出沾少山大要谷江聲王鳴盛說邑成當作昌成昌成屬安平其說是也馬融王肅以衡漳爲二水名鄭讀衡爲橫與漢志合蓋用今文說以濁漳入清漳但舉清漳爲主不以爲二水僞孔傳云漳水橫流本於鄭注小司馬據王肅駁孔所見未通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今文作賦上上錯田中中○史記無厥雜字漢志有厥無惟師古曰賦第一也錯雜也言賦第一上第一也錯雜也言賦第一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上上第一也錯雜也言賦第一又雜出諸品也又曰言其高下之形總於九州之中爲第五也一曰謂其肥瘠之等差也宅皆類此錫瑞謹案漢書敘傳曰坤作墜執高下九則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班氏以高下九則屬墜執當以師古前說爲正尚書正義引鄭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之言陳也鄭說與漢書敘傳合蓋用今文說也著高下之等當爲水害備也鄭說與漢書敘傳合蓋用今文說也孫星衍說田之九等以地形高下分之不與賦同溝洫志貢讓奏言若有渠溉則鹽滿下涇墳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考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江聲說昆侖高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上上第一也錯雜也言賦第一又雜出諸品也又曰言其高下之形總於九州之中爲第五也宅皆類此錫瑞謹案漢書敘傳曰坤作墜執高下九則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班氏以高下九則屬墜執當以師古前說爲正尚書正義引鄭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之言陳也鄭說與漢書敘傳合蓋用今文說也著高下之等當爲水害備也鄭說與漢書敘傳合蓋用今文說也孫星衍說田之九等以地形高下分之不與賦同溝洫志貢讓奏言若有渠溉則鹽滿下涇墳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考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江聲說昆侖高

厥土惟白壤史記無惟字漢志有之爲言吐也釋名釋地曰土吐也吐生萬物也已耕者曰田田塡也五稼塡滿其中也壤壤也壤壤肥濡意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今文作賦上上錯田中中○史記無厥雜字漢志有厥無惟師古曰賦第一也錯雜也言賦第一也上第一也錯雜也言賦第一又雜出諸品也又曰言其高下之形總於九州之中爲第五也宅皆類此錫瑞謹案漢書敘傳曰坤作墜執高下九則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班氏以高下九則屬墜執當以師古前說爲正尚書正義引鄭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之言陳也鄭說與漢書敘傳合蓋用今文說也著高下之等當爲水害備也鄭說與漢書敘傳合蓋用今文說也孫星衍說田之九等以地形高下分之不與賦同溝洫志貢讓奏言若有渠溉則鹽滿下涇墳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考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江聲說昆侖高

厥土惟白壤史記無惟字漢志有之爲言吐也釋名釋地曰土吐也吐生萬物也已耕者曰田田塡也五稼塡滿其中也壤壤也壤壤肥濡意也

島夷皮服○今文作島夷○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島夷東北之民賦食島獸者漢志師古注曰此東北之夷搏取島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島也法言孝至篇曰龍堆以西大漠以北島夷獸夷郡勞王師子雲據今文尚書作島島是海中之山是孔本古文亦作島因孔誤讀爲島後人又因孔誤而改經文耳

夾右碣石入于河漢志作河蓋夏侯尚書與史公用歐陽尚書異志於右北平驪成云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遼西郡絫縣云有揭石水南入官揚雄冀州箴云潞洚河流夾以碣石○今文一作夾右碣石入于海亦作河索隱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成縣西南太康地理志云絫渠遂成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又水經云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當非北平之碣石案漢書武帝紀詔曰東巡海上至碣石注文穎曰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云大禹鑿其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遒甚而苞其山故云海中矣又河水條注曰漢司空掾王璜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渝於海水也又濡水條注曰東南至絫縣碣石山又穎曰碣石山在遼西絫縣絫縣並屬臨渝地理志

夾右碣石入于河漢志作河蓋夏侯尚書與史公用歐陽尚書異志於右北平驪成云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遼西郡絫縣云有揭石水南入官揚雄冀州箴云潞洚河流夾以碣石○今文一作夾右碣石入于海亦作河索隱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成縣西南太康地理志云絫渠遂成縣有碣石山長城所起又水經云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蓋碣石山有二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海當非北平之碣石案漢書武帝紀詔曰東巡海上至碣石注文穎曰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渝此石著海旁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云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注云大禹鑿其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遒甚而苞其山故云海中矣又河水條注曰漢司空掾王璜言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君云碣石在海中蓋渝於海水也又濡水條注曰東南至絫縣碣石山又穎曰碣石山在遼西絫縣絫縣並屬臨渝地理志

島夷皮服○今文作島夷○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島夷東北之民賦食島獸者漢志師古注曰此東北之夷搏取島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島也法言孝至篇曰龍堆以西大漠以北島夷獸夷郡勞王師子雲據今文尚書作島島是海中之山是孔本古文亦作島因孔誤讀爲島後人又因孔誤而改經文耳

恒衡既從大陸既作史記恒山恒水皆作常避諱漢志常山郡上曲陽云恒山北谷在西北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弁州川又常山郡靈壽云禹貢衡水所出東北東入虖沱代郡鹵城云虖沱河東至參合入虖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鉅鹿郡鉅鹿云禹貢大陸澤在北史記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衡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郡國志無恒水言衡水亦與班志合郡國志鉅鹿郡鉅鹿故大鹿有大鹿澤並本班志周禮職方疏引鄭注云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案此大陸與爾雅大陸非一地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墜形訓晉之大陸趙之鉅鹿爾雅晉之大陸即呂覽淮南所稱廣阿澤禹貢大陸即趙之鉅鹿爾雅以釋禹貢失之而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廣人恒常通用不關避諱漢志常山郡上曲陽云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弁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北東入虖沱代郡鹵城云虖河東至參合入虖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鉅鹿郡鉅鹿云禹貢大陸澤在北史記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衡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郡國志無恒水言衡水亦與班志合郡國志鉅鹿郡鉅鹿故大鹿有大鹿澤並本班志周禮職方疏引鄭注云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案此大陸與爾雅大陸非一地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墜形訓晉之大陸趙之鉅鹿爾雅晉之大陸即呂覽淮南所稱廣阿澤禹貢大陸即趙之鉅鹿爾雅以釋禹貢失之而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廣

恒衡既從大陸既作史記恒山恒水皆作常避諱漢志常山郡上曲陽云恒山北谷在西北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弁州川又常山郡靈壽云禹貢衡水所出東北東入虖沱代郡鹵城云虖河東至參合入虖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鉅鹿郡鉅鹿云禹貢大陸澤在北史記集解鄭元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衡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郡國志無恒水言衡水亦與班志合郡國志鉅鹿郡鉅鹿故大鹿有大鹿澤並本班志周禮職方疏引鄭注云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案此大陸與爾雅大陸非一地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墜形訓晉之大陸趙之鉅鹿爾雅晉之大陸即呂覽淮南所稱廣阿澤禹貢大陸即趙之鉅鹿爾雅以釋禹貢失之而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廣

濟河惟兗州○今文作濟河維沇州○史記作濟河維沇州鄭元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呂氏春秋曰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注云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春秋說題辭曰濟之爲言齊也齊者度也度者員也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釋水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風俗通曰濟者齊也齊其度量也廣雅曰濟濟也河何皆作濟與史公合蓋用段借之字非贅皇山所出之濟水也風俗通說四瀆云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泲誤矣史公沇州作沇者段玉裁說說文口部云佔山間陷泥地从口从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此當作古文以爲沇州之沇水部曰佔古文沇口部又曰古文尚書作沇州佔即鹵之今字故水部又謂佔爲古文沇口部謂古文九州之渥地故以佔名此比傳山間陷泥地爲此說古文家說

濟河惟兗州○今文作濟河維沇州○史記作濟河維沇州鄭元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呂氏春秋曰河濟之間爲兗州衛也注云河出其北濟經其南春秋說題辭曰濟之爲言齊也齊者度也度者員也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釋水曰濟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風俗通曰濟者齊也齊其度量也廣雅曰濟濟也河何皆作濟與史公合蓋用段借之字非贅皇山所出之濟水也風俗通說四瀆云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泲誤矣史公沇州作沇者段玉裁說說文口部云佔山間陷泥地从口从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此當作古文以爲沇州之沇水部曰佔古文沇口部又曰古文尚書作沇州佔即鹵之今字故水部又謂佔爲古文沇口部謂古文九州之渥地故以佔名此比傳山間陷泥地爲此說古文家說

一千里九州在昆侖東南故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揚州在東南田下下推之餘州知以高爲上卑爲下也

大揭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漢武帝亦嘗以望海而勒石於此今柮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在海中潮水大至不沒世名天橋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灘水於此南入海酈氏絫舉兩說地皆近海史公用今文作海於義爲長一作河者蓋後人改之耳釋名釋水曰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

也古文尚書蓋流水字作沇兗州字作兗不以水名爲州名案如段說則史記作沇自是今文爾雅釋地濟河間曰兗州李巡注曰濟河惟兗州也與說文以渥地爲名義異蓋今文說釋名釋州國曰兗州兗段說不以水名爲州名全別亦今文說也○漢志作沛河惟兗州師古曰沛本濟水之字一作沛水以爲名也與段玉裁以爲或用古文尚書與史記歐陽尚書不同最爲塙當

九河既道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云虒沱河民曰徒駭河東光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簡潔鉤盤鬲津見在成平東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爾雅釋水九河徒駭大史馬頗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大史馬頗河東光虒沱河民曰徒駭胡蘇鬲津簡潔鉤盤鬲津皆同最爲塙當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今文作草繇木條亦作少繇木條漢志作少繇木條無厥惟字師古曰少古草字也繇悅茂也條脩暢也案說文少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讀若徹古文或以爲艸字荀子富國刺少殖穀漢外黃令高彪碑獄獄生出少漢書禮樂志五行志鼂錯董仲舒司馬相如公孫宏趙充國貢禹魏相谷永楊雄貨殖王莽傳及敘傳皆作少此夏侯尚書與古文合者段玉裁說夏本紀草繇木條二句皆無其維字而揚州有之地理志則二州皆無厥惟字疑今文尚書本皆無厥維字史記揚州有之者後人增之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今文作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集解鄭元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中下錫瑞謹案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合馬注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十三年竝縣九年數之與史記說不同蓋古文異說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昔在伊唐世值洪水滔天使縣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亦合禹之十三年與縣九年計之同史記說○一作厥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迺同○漢志作厥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迺同師古曰貞正也州第九賦亦正當也陳喬樅說九州之賦

雷夏既澤漢志濟陰郡成陽云禹貢雷澤在西北郡國志水經同鄭注引地理志亦同風俗通山澤篇引尚書雷夏既澤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釋名釋地曰下而有水曰澤言潤澤也

灘沮會同元○今文作雍水沮水相合入此澤中案鄭注職方氏云

唯缺下下究賦至少固當第九集解引鄭注云其賦中下中下當爲下下之誤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今文一作厥棐織文。史記作篚漢志作棐師古曰棐與篚同貪貨志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陳喬樅說鄭以冀州入穀不貢他州有貢皆即穀稅市所貢匪之物以當邦賦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今文作浮于河。史記作濟漢志作沛達于河皆作通師古曰浮以舟渡也因水入水曰通漢志東郡東武陽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云桑欽言漯水所出鄭注引地理志說文漯水同說文又引桑欽說地理今釋云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弱難瀙瀙二漯以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東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

疏班義最明晰

海岱惟青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書皆作惟字蓋亦歐陽夏侯之本不同顏師古云今文尚書作維古文尚書作惟凡史記一書皆作維漢書一

文尚書作維古文尚書作惟所云今文古文通用非必漢書用古文也史記集解鄭元曰東至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正義曰按舜分青州爲營州遼西及遼東漢志泰山郡博縣云有泰山廟岱山在西北風俗通山澤篇曰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岱始也釋名釋州國曰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爾雅九州無青州云齊曰營州李巡注云齊地皆屬營營平也今爲青州班志云齊地是爾雅營州爲禹貢之青州矣

嵎夷既略。史記漢志作嵎夷後漢書東夷傳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史記集解馬融曰嵎夷地名川功少曰略說文略經略土地也解略字不同以許說爲長許或用今文說。今文一作禺鐵。史記索隱曰嵎夷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在遼西禺鐵古夷字也段玉裁說按鐵當作銕漢一字石經拓本存於祕府及民間者也堯典釋文亦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凡緯書出於漢故考靈耀帝命驗皆今文尚書者蓋用字多同古文或本作嵎夷耳

濰淄其道。今文作濰淄既道。史記作濰淄既道其既古通用亦三家尚書之異文說文引夏書曰濰淄其道顧炎武說濰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從心作惟一作惟留其道。漢志作惟留其道師古曰惟猶一也惟字今作濰留字或作溜古今通用也一曰道讀曰導導治也志於琅琊郡箕縣云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充州寖也泰山郡萊蕪云原山留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寖案志前作惟後作維此通用之證尚書釋文云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孔疏引地理志箕下有屋山二字鄭注引地理志箕屋山蓋皆本漢志爲說注疏者考證禹貢雖指據漢志說文濰水下當加所出二字水道求之入海爲是經言濰淄二水並與志合惟淄水作入海以水志云入沛蓋因下文汶水入沛傳寫之誤正義引班志正作入海王鳴盛反以入海爲誤非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今文作海瀕廣潟。史記作濱俗字當從漢志作瀕斥鹵四字誤衍蓋斥鹵乃潟字之注厥田當下屬以厥田上下爲句厥又其字之誤也徐廣曰潟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之地段玉裁說作斥者古文鹵漢志注師古曰瀕水厓也潟鹵鹹之地也潟古作舄地理志又云齊地負海舄尚書也作潟者今文尚書也潟地理志說文潟鹵也東方謂之舄

鹵溝洫志云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史記河渠書云衍沃饒多原隰墝埆或作斥漢藝文志攷證稱漢儒引異字云海瀕廣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今文作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史記作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集解鄭元曰海物魚也魚種類尤雜又貨殖傳曰太公望封于齊其地舄鹵通魚鹽。一作貢鹽絺海物惟錯。漢志作惟貢上無厥字案史記亦當無厥字史記厥字皆以其字代之此云厥疑後人所增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史記漢志同釋名釋山曰山下根之受雷處曰畎畎吮也吮得山之肥潤也

萊夷作牧厥篚厥絲。今文作厥篚畬絲段玉裁說夏本紀厥作畬二字古音同讀如音猶毛詩慰薈韓詩愔愔古同音也蓋今文尚書作畬或班川正體太史公仍之其義則當爲六書之假借班志不作畬而或後人改易之案此亦三家尚書之異。一作厥棐厥絲師古曰厥厥桑也食蠶之蠶絲可以弦琴瑟。漢志泰山郡萊蕪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琅邪郡朱虛云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維有三

山五帝祠師古曰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汝水平陳喬樅說班志萊蕪下汝水引桑欽言此據古文尚書說也朱虛下東泰山汝水所出云云此據今文尚書說也何以明之說文水部曰汝水出頓邪朱虛東泰山入濰又曰桑欽說汝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沛前說據今文家言後說據古文家言故以桑欽說別之班志之兼存兩說意亦猶是也淮南子云汝出弗其西流入沛高誘注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是即入濰之汝水後人以別於萊蕪之汝遂謂出朱虛者爲東汝淮南高誘皆據今文尚書說也治古文尚書高誘用今文說陳說是也

達于濟○今文作通于沛○史記作通于濟漢志作達爲通漢志前後文達字亦作通字郡國志鄭注引地理志皆同桑欽說此蓋後人改之濟沛則三家異文

海岱及淮惟徐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集解孔傳漢志師古注皆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李巡爾雅注曰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土氣舒緩也釋水曰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春秋說趨辭風俗通皆曰淮者均均其務也

淮沂其乂漢志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泰山郡蓋縣云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青州寖風俗通山澤篇曰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段玉裁說乂今文尚書作艾於漢石經鴻範殘字知之也夏本紀作治故訓字也案石經亦一家之學漢人不必盡與之同漢人引書艾乂互見蓋當時通用淮水郡國志與班志合王應麟闕若璩王鳴盛皆云志史記集解引鄭注說艾後一說皆與班志合用今文義過郡五斠注今古文注疏並云過泰山城陽琅邪東海四郡五字誤

蒙羽其藝史記作藝當從漢志作蓺漢志泰山郡蒙陰云禹貢蒙山在西南有顓臾國在蒙山下東海郡祝其云禹貢蒙羽山在南縣所雉水經山澤篇同

大野既豬○今文作大野既都○史記作大野既都集解鄭元曰志作大壓既豬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一作大壓既豬○漢左傳西狩于大野杜注爾雅魯有大野郭注皆云在東北與志略異風俗通曰北大壓澤在北兗州藪水經云在東梧桐出嶧陽山采東南孫枝以爲琴聲甚清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今文作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翟○史記作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者所以爲太社之封正義曰韓詩外傳七五色羽畎夏翟集解鄭元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太社之封正義曰韓詩外傳天子大社必取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立社謂之茅社釋名釋地曰徐州貢土五色有青黃赤白黑也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漢志貢土五色羽畎夏狄師古曰夏狄一作貢土五色羽畎夏狄○漢志貢土五色羽畎夏狄雉之羽可爲旌旌者也周禮染人鄭注引禹貢作狄與志同而注序官夏采作翟案詩衞風右手秉翟毛詩作翟韓詩作狄翟狄古通用

嶧陽孤桐漢志東海郡下邳云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郡國志鄭引地理志說文水經同惟山名許鄗以爲嶧山之陽其說略異風俗通曰梧桐出嶧陽山采東南孫枝以爲琴聲甚清雅

泗濱浮磬○今文作泗濱浮罄○史記作濱師古曰泗水之涯浮出好石可爲磬也漢志魯國卞縣

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又濟陰郡乘氏云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水經引地理志曰出卞縣北據此則泗水下當補出北二字如右扶風鄠鄭水出東南之例入沛王念孫說當爲入沛渠宇志云泗水至方與入沛渠知泗水至方與入沛下亦當有渠宇志云泗水至方與入沛又云泗水入淮是入淮由方與不由乘氏若自乘氏至昌邑金鄉東縮而至方與爲菏水者是沛水之流非泗也近人多疑志誤失之

淮夷蠙珠暨魚　史記漢志皆作淮夷蠙珠泉魚亦作淮夷蠙珠泉魚○今文作淮夷蠙珠泉魚集解鄭元曰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索隱曰蠙一作玭泉古暨字泉與也師古曰蠙或作玭尚書釋文曰蠙字又作玭韋昭薄迷反蚌也說文玉部玭玭珠也從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玭珠之有聲重文作蠙云逗書玭字也從虫賓聲又糸部紕讀若禹貢玭珠段玉裁說蓋今文尚書作玭古文尚書作蠙宋仲子說此韋本漢志作玭之聲當作玭蚌之有聲者此今文尚書之義用宋仲子古文尚書之音及義系諸玭字下其義明證漢志用今文尚書之明證也用此知史紀漢志之一作玭者皆是原本其作蠙者乃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錫瑞謹案段說甚塙惟三家尚書不同史漢傳本各異或亦有作蠙者不盡由後人改之揚雄徐州箴亦作蠙宋仲子云淮水中出玭珠不云夷水出玭珠是今文說以淮夷爲淮水之夷與鄭云淮水之夷民同鄭用今文尚書之明證漢志用今文說以淮夷爲二水名也續漢書輿服志云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非謂蚌珠故此於蚌珠必加蠙以明之也

厥篚玄纖縞　○今文篚一作棐○史記作篚集解鄭元曰纖細也縞鮮支也即今所謂素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今文作浮于淮泗通于河○史記作浮于淮泗通于河漢志作浮于淮泗達于河山陽郡湖陵云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漢志通作達誤當從史記作通山陽郡下作通不誤而泗淮字傳寫誤倒河字皆涉之譌說文水部滒字下云滒澤水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滒从水苛聲許說即本班志其所據志山陽郡下作滒則志首述禹貢亦必作滒此古今文不異者也水經注泗水篇湖陸地理志故湖陵縣也滒水在南據鄭氏所引則今班志水在南上脫一滒字志云

高誘注云候時之雁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仲秋紀候雁來注云從北漠中來過周洛之彭蠡季秋紀注亦云候時之雁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季冬紀雁北鄉注云雁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淮南時則訓注略同王仲任與高氏皆習今文亦以彭蠡爲鴻雁之屬義同是今古文皆無異說林之奇以陽鳥爲地名非古義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漢志會稽郡吳縣云具區澤在西揚州川又毗陵云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又丹陽郡蕪湖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案班志有中江南江惟不著北江之名攷之水經云沔水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於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則班志所云會稽毗陵江在北東入海者即北江上脫北字也志又云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正與初學記引鄭注左合漢爲北江相合鄭云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皆同班志之義是鄭亦用今文說也三江之說言人人殊後人多疑班志爲誤又謂志所言乃職方三江非禹貢三江錢塘說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地理志南江北江中江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即釋禹貢矣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巾

道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案錢說是也阮元浙江圖考焦循鄭注釋成蓉鏡班義述尤詳文多不具錄風俗通山澤篇曰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釋名釋水曰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今文一作振案廣雅釋地作振澤底定○史記震澤致定底作致故訓字索隱曰震一作振案廣雅釋地作振澤底定○史記震澤致定底作用今文蓋今文尚書有作振澤者疑史記原本亦作振澤廣雅多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今文作竹箭既布孫星衍說史公以篠簜作竹箭今文異字也說文檍引書曰竹箭既檍也陳壽祺說史記此篇所紀九州貢物無有易以訓詁者不應於篠簜二字獨變蓋今文尚書篠簜必作竹箭如檍言夏書竹箭如說文書曰竹箭蓋節引今文禹貢之辭錫瑞案史記敷作布疑亦今文本字史記於禹敷土作傅不代以布字說文引布重莫席乃古文而敷亦作布是由所傳本異非以故訓代之也○一作篠篠既敷史天木喬○漢志作篠簜既敷史天木喬師古曰篠小竹也簜大竹也敷謂布地而生也錫瑞案今文尚書木無厥字雜史記敷作布疑史記於兗州作草繇木條與漢志同於此文乃作其草惟夭其木喬蓋後人妄增之史記皆作維不作惟也○篠簜一作條蕩漢無極山碑曰楊越之杶口條蕩是漢時今文篠簜亦作條蕩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今文作厥土塗泥田記作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錯作雜故訓字集解馬融曰塗泥澤潤也○一作賦下上錯○漢志作賦下上錯師古曰塗泥濕洳也田第九賦第七又雜出諸品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今文作貢金三品瑤琨竹箭○史記三色也孫星衍說史公篠簜作竹箭者與上竹箭既布同非詁字蓋今文也陳喬樅說鄭以金三品爲銅色當是今文家說三色者蓋青白赤也王肅以爲金銀銅非也○瑤琨一作瑤璆○漢志作瑤篠簜段玉裁說釋文曰琨音昆馬本作璆韋昭音貫按此訓音昆與志同李巡注爾雅漢書同韋注漢書璆音貫也說文琨字下曰琨或从貫此蓋今文尚書作琨古文尚書作璆故竝列之如玼蝘之比馬本則同今文者也錫瑞案史記作琨揚雄揚州箴曰瑤琨篠簜琨聲近故古通用其或從昆或從貫者三家之文不同段玉裁謂古文尚書作琨似猶未盡

齒革羽毛惟木○今文作齒革羽旄無惟木字○史記漢志皆作齒革羽毛無惟木二字段玉裁說夏本紀揚州字作毛而正義云按西南夷常貢旄牛尾書詩通訓之旄按紀荊州羽旄齒革字正作旄則揚州作毛淺人所改也漢書汲古本亦揚作毛荊作旄而揚州注內仍作旄則正文亦淺人所改惟木二字紀志皆無此今文尚書也錫瑞案大傳曰禹成五服齒革羽毛器備毛宇亦後人改之師古注羽旄謂旄牛尾旄者也解雖未當然可證顏本漢志正作旄

島夷卉服○今文作鳥夷卉服○史記作鳥夷卉服師古曰鳥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卉服絺葛之屬史記作島夷與漢志正作鳥夷卉服絺葛之屬史記作島夷與前冀州鳥夷皮服作鳥者不同後人妄改之耳陳喬樅說史記用歐陽今文作島此說甚非釋名釋水曰海中可居者曰島非釋名之言矣後漢書安見其用歐陽章句耶眞可謂無稽之言矣後漢書度尚傳稚奢島語之人李賢注引書曰鳥夷卉服師古曰島夷卉服所以柔金也錫瑞案史記於錫大龜錫土姓皆作賜惟此錫貢與錫貢磬錯作錫疑史公今文說亦當爲賜非柚錫命而後貢師古引以注漢志其說非也○今文一作厥棐織貝○漢志作棐織貝師古曰棐織細貝也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史記作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集解鄭元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錫瑞案史記於錫大龜錫土姓皆作賜惟此錫貢與錫貢磬錯作錫疑史公今文說亦當爲賜非柚錫命而後貢師古引以注漢志其說非也○今文一作厥棐織貝○漢志作棐織貝師古曰棐織細貝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今文作均于江海通于淮泗○史記作均江海通淮泗一作均江海通于淮泗集解鄭元曰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漢志多一于字師古曰均平也通淮泗而入江海故云平釋文曰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云均平也段玉裁說馬本依今文尚書也鄭本作松松者沿之字誤故云當爲沿此蓋壁中文轉寫以木爲水水消涸公告不分而鄭正之裴駰史記集解此條當云均鄭本作松松讀曰沿乃合孫星衍說均蓋徇字一切經音義三引三蒼云循古文作徇則謂循于江海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漢志南郡臨沮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又長沙國湘南云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郡國志言荆山衡山鄖注引地理志荆山水經與志同李巡注爾雅漢南曰荆州曰其氣慘剛稟性彊梁故曰荆荆蠻也釋名釋州國曰荆州取名於荆山也必取荆爲名者荆州箴曰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標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常警備之也揚雄警也南經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彊

江漢朝宗于海風俗通山澤篇曰江出蜀郡湔流亙徼外嶓山入海詩云江漢浮浮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論衡書虛

篇曰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滑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山入也經曰江漢朝宗于海虞翻注易習坎有孚曰水行往來朝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段玉裁說說文水部曰淖水朝宗于海也从水朝省聲衍水朝宗于海兒也从水行按淖者今之潮字以淖釋朝宗于海此今文尚書說也澤水之時江漢不順軌不與海通海潮不上至禹治之江漢始與海通錫瑞謹案如段說則當讀朝爲潮朝宗二字不連而鄭注云江水漢水其流遲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朝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侵國有道則人臣之禮鄭訓宗爲尊以朝宗爲尊天子之義與揚子雲說合蓋亦今文尚書說異也

九江孔殷 史記曰九江甚中集解鄭元曰地理志九江在潯陽南皆東合爲大江索隱曰按尋陽記九江者烏江蚌江烏江陘江箇江又張演九江圖所載有三名不同漢志廬江郡尋陽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又於豫章郡鄱陽云鄱水西入湖漢餘汗云餘水在北至鄡陽入湖漢艾縣云修水東北至彭澤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讀縣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南城云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建成云蜀水東至彭澤入江行九百八十里南舉云湖漢水東入湖漢是鄱水餘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合湖漢水爲九俱入江故曰九江至廬江尋陽分爲九是也尚書釋文引漢記及張須元緣江記云與索隱略同又引太康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澤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也九江即今文家說相同史記河渠書太史公書亦作九江雖與史記集解引鄭元云云不同而其義未嘗不可通如讀縣爲都之水亦皆山谿所出不必定指澧沅瀟湘九水爲山谿也顧炎武君治古文尚書與馬班今文家說相同史記河渠書太史公尋陽分九是也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在尋陽之南而班志企引之則九江當即此九水若尋陽記縣江記所云烏江等水此皆瑣瑣未足以當禹貢九江宋胡旦王晃又傅會山海經以九江爲洞庭尤非古義其爲是說者蓋疑豫章九水不在荊州境耳不知禹貢所云必合治水源流施功次序非必一州之水不可窮及他州禹貢首云治梁及岐梁岐即不在冀州之境也孫星衍說九江之水在豫章郡非荊州水而水經云沔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是九江入此澤而合大江故云甚中孫說甚明可無疑於九水不當屬荊州矣

沱潛既道 ○今文作沱涔既道○史記作沱涔水出江爲沱漢爲涔案古潛涔通用毛詩潛有多魚韓詩作涔毛用古文作潛韓用今文作涔涔也○一作沱漢中郡安陽云志作沱潛既道又南郡枝江云江沱出西東入江漢中郡安陽云鄡谷水出西南北入漢水經注引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則今本漢志脫一南字水經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沔鄭注以沱爲夏水與班志不同恐非今文義

雲土夢作乂 史記作雲蕢土爲治索隱曰雲土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故合稱雲蕢耳漢志作雲土蕢在南郡華容縣之南郡華容云雲蕢澤在南荊州藪水經雲蕢澤東段玉裁說作雲土蕢者今文尚書也今史記各本皆作雲蕢土而史記索隱單行本大書雲土蕢三字小注云雲土蕢二澤名引韋昭云雲杜今爲縣屬江夏解之曰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也然則史記本作雲土蕢確然可證而小司馬所引韋昭語乃漢書音義也則漢書本作雲土蕢又確然可證古土杜通用如韓詩桑杜毛詩作桑土毛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是也本呼雲土單呼之爲雲此類甚多錫瑞謹案段說是也而未盡也王逸注楚辭云蕢一作蓉人名澤中謂蕢中叔師習今文則今文家說蕢即是澤非澤之名雲土蕢猶云雲土澤不得如小司馬說雲土蕢爲二澤名也左氏傳云雲中又云蕢中又云江南之蕢盡蕢中即江南之蕢耳雲蕢本一地故爾雅十藪楚有雲蕢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墜形訓九藪楚之雲蕢皆不分別言之司馬貞李吉甫以下乃分爲二云雲在江北蕢在江南非是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今文則今文家說蕢文作厥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革金三品○史漢文同史厥作其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史記作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榦礪一作厲○漢志作杶榦栝柏厲砥砮丹○今文榦一作陳喬樅說史記礪字當從漢書作厲爲正詩公劉取厲取鍛傳記淆行砥厲廉隅左傳哀十六年勝自厲劍皆不從石作礪○杶一作作杶○漢無極山碑作杶釋文杶又作樁說文栝又作檜說文檜云或從熹然則檜爲古文史漢皆從今文明矣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今文作維箘簵楛三國底貢厥名○史記作維箘簵楛三國致貢其名底作致故訓字史公以厥名上屬爲句與鄭以厥名下屬不同集解引馬融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馬同今文說陳喬樅以

說爲今文非也。一作惟篻篧楛三國厎貢厥名。漢志作惟篻篧楛三國厎貢厥名案說文竹部云篧篻也從竹路聲夏書曰惟篻篧楛又重文篧云古文篧從木輅木部云枯槀也從木古聲是古文尚書輅當作篧篧誤脫竹耳竹部所引當是今文尚書今史記漢志作篧皆同古文無有作篧者豈後人改之歟。一作維箭足杼。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箭足杼杼卽楛也音怙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箇篧乎段玉裁說箭足非矢鏃正謂矢榦蓋古文尚書作枯今文尚書作箇篧今文尚書作箭足非訓釋之謂也錫瑞案史記篠簜作竹箭則箇篧作箭宜矣足疑路之壞字

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今文納錫一作入賜厥棐玄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史記納錫大龜師古曰錫命而納不常貢也錫瑞案錫大龜者蓋天子錫諸侯之大龜禮樂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公羊傳言寶玉大弓有龜青純是公羊以寶卽是寶龜正與樂記所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相合是古天子有錫諸侯寶龜之禮納錫大龜謂納此錫大龜之寶龜史記作入賜亦謂入此賜諸侯之大龜也

浮于江沱潛漢。○今文作浮于江沱潛于漢尚書釋文曰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段玉裁說按夏本紀則今文尚書有此于字也或改古文同今文或古文本有皆未可知古文無逾篇無淫于觀于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文作踰于雒至于南河亦作逾于雒至于南河南河漢志作逾于雒至于南河。○史記作踰于雒至于南河洛與下伊雒作雒不符由後人改之參差不一當從史記豫州雒水從佳雍州洛水從佳雍州洛水魚豢魏略云漢火行忌水洛去水而加佳焉說不足信

荊河惟豫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志於南郡臨沮云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春秋元命包曰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李巡注爾雅河南曰豫州曰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釋名釋州國曰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陳喬樅說以豫州爲京師東都所在此據周代言之禹貢之豫州其版誼當以元命包及爾雅李巡注爲允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今文洛作雒。史漢皆作雒漢志宏農郡盧氏云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又上雒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豫州川又河南郡穀城云禹貢瀍水出瀍亭北東南入雒宏農郡新安云禹貢瀍水出出上當有所字書正義引作伊水所出是也案淮南墜形訓曰伊出上魏水羅曰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郭洛山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入于洛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又東遝熊耳山北東北過盧氏縣南東北流入于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瀍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郡國志伊瀍澗水與班志同春秋說題辭曰洛之爲言繹也繹其耀也釋名釋水曰山夾水曰澗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廣雅釋水曰伊伊洛瀍澗不從水高注曰瀍讀裹纏之纏

榮波既豬。漢志作滎波既豬師古曰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遏聚人表作司徒皮儀禮既夕篇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藩是其證今文作播史記作播漢書作波疑皆三家尚書之異文案陳說是也段玉裁謂後人以枚書改漢志失之梁玉繩謂波乃洛之支水駕師古二水名爲妄亦非也。○今文一作滎播既都。○史記作滎播漢志作滎波既豬師古曰波亦水名言其水並已遏聚人表作司徒皮儀禮既夕篇設披鄭注云今文披皆爲藩是其證今文作播史記作播漢書作波疑皆三家尚書之異文案陳說是也段玉裁謂後人以枚書改漢志失之梁玉繩謂波乃洛之支水駕師古二水名爲妄亦非也。○今文一作滎播既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並云滎播播是水播溢之義滎是澤名故左傳云狄及衛戰於滎澤鄭元云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滎播錫瑞謹案索隱謂播是播溢之義非也揚雄豫州箴曰滎播泉漆馬注尚書作播澤名鄭注周禮職方氏其浸波溠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疏禹貢有播水無波呂忱曰播水在滎陽皆以播爲水名說文曰潘水名在河南滎陽播水蓋卽潘水若以爲播溢之義而云滎播則不辭甚矣如賈澤本以震蕩爲名若倒其文曰澤震豈可通乎段玉裁說攻滎澤宇古从火不从水周官經詩鄭箋左氏傳爾雅注釋文凡六熒字皆從火漢韓勑後碑劉寬碑陰鄭烈碑熒陽字皆从火據段說則今文亦當從火史漢皆後人改之

導菏澤被孟豬。○今文作道荷澤被明都索隱曰明都音孟豬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東

北爾雅左傳訓之孟諸今文亦爲然惟周禮稱望諸皆此地之一名案水經亦作明都與史記合○一作被孟諸○案大傳云孟諸靈龜此今文作孟諸之證說文青州孟諸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墜形訓皆曰宋之孟諸高注云孟諸在梁國睢陽之東北惟賦踽○一作被盟豬○漢志作道荷澤被盟豬在定陶東屬兖州又梁國睢陽曰禹貢盟豬在東北水經同師古曰荷澤在湖陵者其流也顏據僞傳改漢志誤矣段玉裁說文僞孔傳以爲在湖陵者其流也顏據僞傳改漢志誤矣段玉裁說明盟孟望古音皆讀如芒在第十部諸豬都古音皆在今之九魚在第五部皆同音通用案此亦三家文異非必盟豬爲古文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今文作厥土壤○漢志作厥土惟壤史記作其土壚上賦錯上中○亦作厥土壤○漢志作厥土惟壤史記作其土壚無惟字錯作雜用故訓集解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釋名釋地曰土黑曰壚壚疏也義亦相近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今文作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纊錫貢磬錯○史記作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纊錫貢磬錯段玉裁說枲夏本紀作絲蓋今文尚書也二字同在古音弟一部纖紀作纁故訓字也案史記錫字不作賜或亦當如鄭注貢錫之義○一作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揚雄作貢漆枲絺紵棐纖纁錫貢磬錯○史記作貢泉與志合

浮于洛達于河○今文作浮于雒通于河○史記作浮于雒達于河漢志作浮于洛入于河達入二字皆誤今文尚書當作通于河與前浮于濟漯通于河同例洛當從史記作雒

華陽黑水惟梁州在南有岷嶓在在南有岷嶓釋山河南華又云華山爲西嶽漢志華陰屬京兆說文鄭注水經竝云宏農華陰蓋後漢建武十五年改屬郡國志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有太華山漢志益州郡滇池云大澤在西北有黑水祠續漢郡國志亦云縣微外南至大花入繩水出越巂郡遂久縣微外東至棘道入江行千四百里後漢書章懷太子注云濾水一名若水濾本作瀘訓黑漢中山瀘奴縣有瀘水鄰元云水黑曰瀘是其證拠雄益州箴曰嚴嚴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

岷嶓既藝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又隴西郡西縣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案班書兼存古文蓋本夏侯尚書與史記不同段玉裁謂後人改竄亦未必然揚雄益州箴曰禹導江沱嶓嶓啟乾○今文一作汝嶓既藝○史記作汝岷既藝索隱曰汝一作嶓又作汝岷山封禪書一云濱山在蜀郡瀹氏道西徼江水所出嶓冢山在隴西縣漢水所出也段玉裁說夏本紀作汝又曰汝山之陽又曰汝山道江今文尚書作汝也史記封禪書說秦幷天下所奉名山大川自華以西有濱山釋之古謂今之汝山即秦之汝山也凡訓詁之法以今釋古濱山也是則漢人呼爲汝山字作汝確然可證貨殖傳曰吾聞汝山之下沃野字作汝此古本也河渠書蜀之岷山字作岷此改竄之本也地理志蜀郡有汝江道史記西南夷傳曰以冉駹爲汝山郡武都羌道越巂沈黎文山郡西南夷傳亦曰以冉駹置文山郡此亦漢時字正作汝或作汶之證也漢人字正作汝者必以伏生尚書作汝確然可據今文尚書作汝屈賦悲回風曰隱岷山以清江王注尚書曰岷山導江岷一作崏一作峨一作汝按汝字是文省譌岷崏皆或體也叔師所引今文尚書也錫瑞謹案漢書孝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目爲武都羌道亦漢時字正作汝或作岷嶓冢導江東別爲沱在西南東入大江又東入于海潛水西南入江潛當作涔○一作沱潛既道○今文作沱涔既道○史記作涔水西南入江其一在鄨縣西南其一在鄨縣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又巴郡宕渠云禹貢江沱汶江云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又巴郡鄨縣云禹貢江沱作潛水經注引鄭注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南海水經注分而爲二非也江沱即鄨之江沱水經注引鄭注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漢志益州郡滇池云大澤在西北有黑水祠續漢郡國志亦云縣有黑水祠或云黑水即若水亦即瀘江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西南靡莫入繩繩水出越巂郡遂久縣微外東至棘道入江行千四百里後漢書章懷太子注云濾水一名若水濾本作瀘訓黑漢中山瀘奴縣有瀘水鄰元云水黑曰瀘是其證拠雄益州箴曰嚴嚴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

沱潛既道○今文作沱涔既道○史記作涔水西南入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又巴郡宕渠云禹貢江沱汶江云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又巴郡鄨縣云禹貢江沱作潛水經注引鄭注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南海水經注分而爲二非也江沱即鄨之江沱水經分而爲二非也漢志益州郡滇池云大澤在西北有黑水祠續漢郡國志亦云縣有黑水祠或云黑水即若水亦即瀘江漢志若水出蜀郡旄牛西南靡莫入繩繩水出越巂郡遂久縣微外東至棘道入江行千四百里後漢書章懷太子注云濾水一名若水濾本作瀘訓黑漢中山瀘奴縣有瀘水鄰元云水黑曰瀘是其證拠雄益州箴曰嚴嚴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

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史漢同集解鄭元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馬融曰和夷地名也索隱曰此非徐州之蒙在蜀郡青衣縣青衣後改爲漢嘉蔡山不知所在也漢志蜀郡青衣云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渻郡國志蜀郡屬國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又漢志蜀郡青衣云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注引鄭注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案鄭義與馬不同當是從今文說鄭以蔡蒙爲一山不知是今文說否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今文作厥土青黎田下上賦下中三錯○漢志作厥土青黎田下上賦下中三錯釋名釋地曰土青曰黎似黎艸色也陳喬樅說此據今文家說知其然者史記青黎作青驪此據歐陽今文黎可訓小疏驪不可訓小疏也馬色黎小疏也此古文尚書說以青爲其色以黎爲其質與今文家

說不同正義引鄭注云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Ⅱ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蓋復益少○今文黎一作驪○史記作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御覽三十七引尚書禹貢梁州土青驪與史記合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史漢皆作璆鏤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尒正璆師紫磨金段玉裁說此條最不可通蓋美玉之字从玉作璆紫磨金之字从金作鏐不能混一馬本作鏐韋昭漢書同韋昭漢書作鏐疑史記亦本作鏐韋昭漢書作璆鏐皆本今文尚書而古文尚書則作璆馬不改字鄭則依今文讀璆爲鏐也案段說似是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史記作西傾因桓是來集解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錫瑞謹案史漢皆以西傾因桓是來爲句馬讀與史漢合師古漢書注與馬同馬說蓋從今文鄭以織皮西傾爲句以桓是爲隴阪名與史漢句讀不同當是古文異說陳喬樅云鄭說蓋從今文非是○今文一作西頃因桓是俅○漢志作西頃因桓是俅師古曰西頃山名在臨洮西南桓水名也言治西頃山因桓水是來無它道也頃讀曰傾頃與俅蓋三家異文漢志隴西郡臨洮云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羌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又左馮翊雍州山在西北之位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　三

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桓水見上郡圁志鄭注引地理志西傾與漢志同水經山澤篇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禹貢會箋云漢志南部都尉治南部二字屬下不得以西南爲句疑誤逗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今文作浮于涔踰于沔○史記作浮于潛踰于沔集解鄭元曰或謂漢爲沔案禹貢言潛者四史記三作涔惟此作潛蓋淺人改之今正○一作浮于潛逾于沔○漢志作浮于潛逾于沔又武都郡武都云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謝之夏水入江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王念孫說東字後人所加隴西郡氐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爲漢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本無東漢之稱其說是也鄭注或謂漢爲沔亦本班志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爲沔水郡國志言渭與班志同春秋說題辭曰渭之爲言渭也廣雅疏證云渭也之渭疑衍字謝玉篇廣韻竝云衍行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史記作維漢志作惟史記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鄭元引地記曰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山海經黑水出崑崙墟西北隅也揚雄雍州箴曰黑水西河橫截崑崙厥指閒畫爲雍限李巡注爾雅河西曰雍州曰其氣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雍象得梁州之地陽所不及陰壅也釋名冀州國曰雍州在四山之內雍翳也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史漢同集解鄭元曰弱水經云弱水皆東此張掖刪丹縣西北至酒泉合黎山服山海經云弱水出崑崙墟西南隅也漢志張掖郡刪丹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安定郡涇陽云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又右扶風漆縣云水在縣西又北地郡直路云沮水出東西入洛師古曰漆沮即禹貢之漆沮洛水也淮南墜形訓曰涇出薄洛之山注云薄洛之山在安定臨涇縣西水經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洛賓雍釋水渭汭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渭涇徑也

澧水攸同荊岐既旅史記作澧水所同攸作所故訓字○今文一作酆水逌同師古曰逌古攸字也攸所也荊岐二山名荊在岐東言二山治畢已旅祭也漢志右扶風酆縣云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酆水出東南又有滻水皆北過上林苑入渭又左馮翊郃陽云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羌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又左馮翊雍州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漢志作惇物又右扶風武功云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河錫瑞謹案班志特舉古文之說則今文說當與古文不同今文家說蓋不以惇物爲山名漢無極山碑曰有終南之惇物岱宗文松楊越之樝口條蕩洪適謂以惇物爲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歐陽夏侯家說程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惇物非別有一山攷漢書東方朔傳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也是終南之饒物產至漢猶然此文與下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對文惇物正與底績相對史記集解鄭元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水經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皆與今文義不合○今文一作終南敦物○史記作敦物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今文作至于都野○史記作都野集解鄭元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水經山澤篇曰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廣雅亦作都野都野與史記合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大原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濕也春秋說題

州山郡國志水經山澤篇言雷首與志同水經又云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餘同漢志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今文作厎柱一作砥柱○史記作砥柱漢中形若柱也漢志河東厎柱山在陝縣東北山在河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水經山澤篇砥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析城山在河東郡濩澤云禹貢析城山在西南垣縣云西皆同漢志孔疏林氏尚書解蔡傳引志在西南脫南字非是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今文一作太行常山○史記作常山漢志作恒山志於河內郡山陽云東太行山在西北壁王云太行山在西北常山郡上曲陽云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分州井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滹沱晏曰常山郡恒山在西遊文帝諱故改曰常山案恒常古通用不盡由避諱大行列子謂之大形淮南子謂之五行之山據漢志兩太行皆在河內野王縣與漢志同漢志有兩碣石說見前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今文西傾一作西頃朱圉一作朱圄在漢陽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素隱曰圉一作圄太華即敦物山漢志作西頃志於隴西郡臨洮云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天水郡冀縣云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豪又隴西郡首陽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又京兆尹華陰云太華山在南有澗豫州山水經同惟以華山在宏農華陰縣爲異段玉裁說圉紀志皆同而漢志冀縣下作圉則其前述禹貢亦必作圉夏本紀索隱云圉一作圄蓋皆後人依尚書改爲圉也錫瑞謹案圉圄古通用左氏定四年經孔圉公羊經作孔圄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蹵封巒石關羅鳥鼠同穴顏師古注引地志與班志小異索隱以大華爲敦物殊誤且今文說不以敦物爲山名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今文作負尾史記作負尾亦作至于負尾○今文說不以敦物爲山名安陸東北若橫尾者漢志作倍尾師古曰倍讀曰陪志於宏農郡盧氏云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潁川郡崇高云武帝置以奉大室山是爲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江夏郡安陸云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水經同陳喬樅說班志稱禹貢多據今文家尚書說其據古文說者則以古文別之間有引桑欽說亦古文家言也此經陪尾今文家必以泗水陪尾釋之與古文尚書以爲橫尾在安陸者說異知者賈疏引春秋文燿鉤語顧欽說陸璣疏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江夏安陸者說皆用今文尚書博物志之語蓋即本今文尚書說也鄭玄注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江夏

酒泉合黎案合黎鄭與水經以爲山名馬融王肅云是地名僞孔以爲水名王逸九思云遏桂車兮合黎注云桂車合黎皆西方山之名蔡師用今文說亦以合黎爲山名然則馬王以爲地名僞孔以爲水名昔非也陳喬樅說禹貢於嗣丹下稱桑欽以爲道弱水出嗣丹非謂弱水自嗣丹以此西至酒泉合黎然則古文說何以明之淮南隆形訓云弱水出自窮石高誘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北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窮石在嗣丹縣西南七十里攷說文山部云岷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几聲而隋志嗣丹縣有岷山蓋即岷山之譌岷山疑即岷山之別名淮南及說文所載或說皆以弱水所自出在嗣丹縣是本今文尚書說故與桑欽古文說不同也案漢志謂呼蠶水入羌谷水羌谷水入居延海班氏據西京圖籍以今黑水河爲正源桑氏傳古文尚書則以爲弱水正源出窮石高誘注云窮石山名在合黎班氏不以此爲禹貢弱水也○一作至于合離。水經山澤篇同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家異文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西北注云合離山即合黎山也作離蓋三

餘波入于流沙

漢志張掖郡居延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郡國志水經山澤篇同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云西北者尚書後案以爲裴誤淮南墜形訓曰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又曰西王母在流沙之濱樂民聚閭在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王逸注離騷云流沙又注招魂云流沙沙流而行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今文導作道。史漢同集解鄭元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通典載鄭君引地說黑水出其南脅較集解爲詳河圖括地象曰三危山爲天苑星黑水出其南流沙又注招魂云流沙沙流而行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今文導作道。史漢同漢書西域傳曰河有二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河水出昆侖東北注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河水出昆侖東北注云渤海大海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水經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又河水篇崑崙墟在二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隅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郡注引高誘淮南注云河出昆侖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其說小異又淮南墜形訓云龍門在河東焉翊夏陽昉又本經訓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注云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又修務訓云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注云龍門水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鑿龍門闢伊闕漢石門頌曰禹鑿龍門闢伊闕而大之故曰鑿也孝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今文南作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伾。漢志曰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伾。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又溝洫志曰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侯朝覲津是也薛綜東京賦注曰厎柱山名也河東縣東南向居中猶柱然也又曰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爲諸侯約誓於其上尚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文作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史記曰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索隱曰盟古孟字又河渠書曰河菑衍溢害中國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大邳論衡曰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故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侯朝覲津是也薛綜東京賦注曰厎柱山名也河東縣東南向居中猶柱然也又曰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爲諸侯約誓於其上尚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文作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史記曰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漢志曰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又溝洫志曰河災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盟津雒內至于大伾溝洫志作雒則地理志洛字蓋後人改之汭溝洫志作內猶雍州渭汭也伾尚書釋文云本又作坯字或作邳段玉裁說按東京賦厎柱轘流鐸以大坯李善注引東過大坯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夏本紀水經作邳疑即坯字之異體也江聲說水經云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北張晏注溝洫志說同而鄭氏以爲在修武武德駘臣瓚又以爲黎陽臨河山名非山也其字從阝水經與伾爲說故皆不得其實大邳實是地名非山也沇出邳際矣是足證史記同水經注五卷引鄭元曰大伾地喉也大邳爲地名矣

北過泜水至于大陸

今文一作北過絺水。史記漢志皆作降而志於上黨郡屯留云桑欽言絺水出西南東入海又信都國信都云故章河故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絺水亦入海段玉裁說此皆釋禹貢也而字作絺則前志述禹貢經文字亦必作絺不爾則禹貢絺水四字前無所承今本地理志溝洫志錄禹貢皆作降淺人用尚書改之耳夏本紀河渠書索隱亦

皆作降且分別之云地理志從桀作絳而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方山東北流冀州入海即地理志桑欽說也張本作絳與小司馬本作降不同蓋今文尚書作絳是以史漢皆從之陳喬樅說水經注引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與班志所引不同疑班志海字乃漳之誤桑欽治古文尚書者以絳水爲入漳此據古文說故班志特著之其信都下以絳水爲入海此據今文家說也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今文作北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海河渠書曰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河渠書逆河當作迎河此足知本紀河渠書逆河當作迎河據此足知本紀入于海當作入于勃海淺人妄改之也陳喬樅說天官書云勃海碣石此言川流盡於勃海山脈盡於碣石也經言夾右碣石入于河知迎河在碣石之西矣又言至于碣石入于海知海又在碣石之東矣禹之道河從碣石入勃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案溝洫志與河渠書略同志又載王橫日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周譜即桓譚新論稱太史公世表效周譜者禹貢雒指云王橫所稱西山即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者高地即史遷所謂至大邳引河北載之高地者也據周譜稱定王五年以前仍爲禹迹漢書敘傳商碣周稷正指定王五年事○一作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漢書地理志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而志於勃海郡云莽曰迎河南皮云莽曰迎河亭溝漁志曰播爲九河同爲迎河入于勃海亦淺人妄改之今文尚書逆爲迎王莽用今文尚書也案孝武元光三年河徙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案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其入勃海與禹時不異所異者改道從頓丘稷徙耳志於勃海郡平成曰虖沱河民脩或曰徙駭河此禹貢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禹河不注勃海何以史漢於宣房既築皆曰南要略篇曰禹剔河而道九岐高誘注云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爲九以入海也風俗通曰河播昔禹治洪水播爲九河自此始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今文導作道○漢志曰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案蒼浪蓋以青蒼得名文選陸士衡塘上行垂影滄浪泉李善注引孟子滄浪之水清云滄浪水色也今趙注所無盧文弨以爲劉熙注據盧說則今文家以滄浪爲水色易說卦震爲蒼筤竹言竹色青蒼也古詩東門行上用滄浪天言天色青蒼也漢水青蒼故曰蒼浪李白詩所謂漢水鴨頭綠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今文至一作入○史記作入漢志作至說文水部云澨水增埤水邊土人所止者夏書曰過三澨陳喬樅說案水經三澨地在南郡邔縣之北酈注引鄭云水名馬王竝同此古文尚書說也然則說文所稱乃今文尚書逆爲迎王莽用今文尚書也臣瓚說文家說矣

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史漢同水經山澤篇云北江在北其上脫北字明東入于海與漢志合然則漢志衡陵下云江在北矣續漢志吳郡毗陵亦云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水經注引鄭元曰匯回也漢與江門幕東成其澤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今文作汶山道江○史記作汶山道江三蜀有汶皁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又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左思蜀都賦

曰逵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肹蠁而興作○一作嶓山道江○漢志作嶓山道江陳喬樅說華陽國志曰七國時杜宇稱帝于蜀號曰望帝其相開明決玉壘以除水害帝遂禪位于開明此說出揚雄蜀王本紀故漢志云汶江縣有江沱既爲七國時開明所鑿則非禹時所有之江沱故漢志不繫之禹貢岷山導江別者矣案孝經援神契曰決江開岷導四瀆書旋機鈐曰禹導積水決岷山流九貢注云九貢九州之貢也水經江水篇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北又有湔水入焉江水又東別爲沱江水又東逕西陵峽歷禹斷江出峽東南流又南過江陵縣南又東逕郢城南又東得蒙章口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從南來沅水貢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西來注之此即東別爲沱又東至于醴也史漢皆作醴史記集解曰馬融王肅皆以醴爲水名鄭元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案澧醴通用禮運地出醴泉釋文醴本作澧爾雅謂之醴泉釋文本作澧泉是其證惟水名陵名馬王鄭說異未知孰爲今文陳喬樅云鄭從今文家說無據

又東至于澧○今文澧作醴○史漢皆作醴史記集解曰馬融王肅以醴爲水名鄭元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案澧醴通用禮運地出醴泉釋文醴本作澧爾雅謂之醴泉釋文本作澧泉是其證惟水名陵名馬王鄭說異未知孰爲今文陳喬樅云鄭從今文家說無據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史漢同漢志廬江郡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陳香樅說水經云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孫金蘭漢時竝未置縣水經魏時人所作蓋魏時置爲縣也水經又云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鄳春縣南鄳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下雉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又東過鄂縣南又東過蘄春縣南鄳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之即此經過九江至東陵者也南注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今文作道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史記曰道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溢爲滎與史記合說文泆水所蕩泆也釋名釋水曰泆出貫疏皆引泆爲滎周禮職方氏注賈疏皆引泆爲滎與史記合手掌中也今兗州人謂澤爲掌○一作道沇水東流爲沛入于河軼爲滎○漢志作道沇水東流爲沛入于河軼蓋三家異文志與史記滎字皆當作滎說見上水經作軼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爲濟水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今文菏作荷○漢志作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濟陰郡定陶云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又云濟陰

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禹貢荷澤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菏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與志同史記集解引鄭注地理志陶邱在濟陰定陶西北成曰陶邱於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也○今文一作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史記作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漢志作北東疑是淺人依梅本尚書改之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今文導作道○史漢同風俗通山澤篇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河圖括地象曰桐柏山爲地穴淮南墜形訓曰淮出桐柏山高誘注桐柏山在南陽

導滑自烏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渭○今文尚書攷證卷三　三十四

今文作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史記作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渭雨雅釋鳥曰鳥鼠同穴其鳥爲鵌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班志郡國志淮南墜形訓水經三輔黃圖言鳥鼠同穴皆不分別言之是鳥鼠同穴是一山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之幹也上爲掩畢星鄭注本之分鳥鼠同穴爲二山蓋誤○一作東會于澧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漢志作東會于澧又東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曰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陳喬樅說汝漆沮二水竝入于洛洛復入渭故閟駘十三州記以洛水爲卽漆沮之水也漢志歸德下洛水入河河當爲渭之誤馮翊懷德下言洛水入渭是其證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漢志作雒又東北入于河道洛作洛字誤當爲雒○今文一作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史記東北上無又字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門也其精上爲畢附耳星水經注引地說曰熊耳山地門也雒水出其間淮南子墜形訓曰雒山熊耳注云熊耳在

上徧西北水經曰瀙水出河南穀城縣瀙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徧陽縣南又東入于徧注云瀙水又東南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注又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舊穀水經又曰南入于穀今穀水東入于洛水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過鞏城邑之南又東北過宜陽縣南又東北過洛陽縣南伊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今文尚書萱作既度大傳曰壇四奧鄭注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有奧無奧之證也○一作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史記於度字爻作居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宅○史記曰於今文作九州攸同四隩既度○漢志曰九州道同四奧既宅河圖括地象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孝經援神契曰計校九州之內士壤山陵大川澤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确不墾者其餘陿封千五百萬二千頃注曰言民少不足以盡地利萊沛水窮漸泲不可耕者廣雅釋地曰帝堯所治九州長城者爲州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天有九道地有九州九州之內士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其墾者廣雅言九澤云都野孟豬彭蠡振澤雷澤見禹貢其四澤不可攻○今文一作九澤既瀧○河渠書作九澤既度封千五百萬二千頃注曰言民少不足耕者廣雅釋地曰帝堯所治九州家異文段玉裁說瀧音所宜切在古音十六部陂从皮聲在古音三部陂者繁也言九澤既宅河圖括地象曰九州道同四奧既宅禹貢其四澤不可攻○今文一作九澤既瀧○河渠書作九澤既度○史記曰於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史記於度字爻作居

九山刊旅　○今文作九山栞族○史漢皆作栞師古曰九州之山皆已栞木通道而旅祭也錫瑞謹案史記曰道九山則禹貢之山實有九數非謂九州之山以經攻之汧及岐至于荊山一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嶽二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四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六也嶓冢至于荊山七也內方至于大別八也汶山之文其數適合蓋山之數不止於九而脈絡相承數山實止一山故可合之爲九山觀經文皆言某山至于某山是數山可合爲一山之證白石神君碑曰居九山之數此漢人以爲九山其數實有九之明證也碑又曰體連封龍而封龍山則九州之山以經攻之汧及岐至于荊山龍山碑曰北岳之英援則白石亦屬北岳之別支北岳恆山在禹貢九山之數中故白石亦可云居九山之數淮南墜形訓曰何謂九山曰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此非禹貢九山○一作九山甄旅○漢延光二年開母廟石闕銘曰九山甄旅錫瑞謹案尚書緯鄭注曰甄表也說文云栞槎識也小徐云槎識謂隨所行林木衺斫其枝爲道表識也是甄與栞義近故三家異文一作甄

九川滌源　史記紀漢書志同九川見道九川史記索隱注○今文一作九川既疏○河渠書溝洫志皆作九川既疏蓋亦三家異文故訓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　壹

九澤既陂　史記紀漢書志同溝洫志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又安功施乎三代錫瑞謹案禹貢之九數則九澤亦當實有九數非謂九州之澤也以經攻之雷夏一也大野二也彭蠡三也震澤四也雲夢五也滎播六也荷澤七也孟諸八也都野九也邊符九澤之數雷夏彭蠡震澤荷澤禹貢明著滎澤見左氏傳都野澤見禹貢其四澤名雲夢孟諸大野皆爲澤見周禮職方氏滎澤見水經其或一州無澤或一州有二澤三澤蓋無一定非如職方氏所載一州各一澤也據此又知王叔師楚詞注用今文說以雲夢爲澤名其說鄧墟蓋夢是澤名則雲夢祇一澤若以雲夢分爲二澤是有十澤不止九澤矣風俗通山澤篇云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廣雅言九澤云都野孟豬彭蠡少原振澤淄畝沛澤雷澤幽都惟都野孟豬彭蠡振澤不可攻○今文一作九澤既瀧○河渠書作九澤既度封千五百萬二千頃注曰言民少不足耕者廣雅釋地曰帝堯所治九州家異文段玉裁說瀧音所宜切在古音十六部陂从皮聲在古音三部陂者繁也言九澤既宅河圖括地象曰九州道同四奧既宅禹貢其四澤不可攻○今文一作九澤既瀧○河渠書作九澤既度○史記曰於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史記於度字爻作居

四海會同　錫瑞謹案今文家說四海亦實有東西南北四海見皋陶謨外薄四海引大傳若爾雅釋地云九夷八蠻七戎五狄謂之四海說苑辨物篇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乃別一義

六府孔修　史記孔作甚故訓字玉篇人部修下引書云六府三事孔修爻三事二字疑亦三家異文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　貳

○今文邦作國○史記曰眾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庶作眾底作致皆故訓字於成賦絕句集解鄭元日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漢志於成賦中國絕句師古曰言眾土各以其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慎貨財以供貢賦皆隨其土田上中下三品而成其賦於中國也中國京師也案師古注與鄭注不同疑亦襲用漢人舊說王肅四子講德論云咸則三壤與漢志句讀同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漢志以錫土姓三字爲句師古曰合所敬養者惟德爲先故無距我之行也台音怡陳喬樅說顏注漢書訓台爲養與鄭注詁異又與僞孔傳以台爲我不同疑是襲漢人音義舊說其訓亦本於三家解詁之異詁也史記以中國賜土姓三字爲句錫作賜故訓字集解鄭元日中卽九州也天子建其

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錫瑞謹案中候握河紀曰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五圖賜爾二三子斯稷契皐陶皆賜姓號刑德放曰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皐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違刑潛夫論志氏族日昔堯賜姓子姬皐陶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呂亦不言皐陶此皆今文說賜土姓之事而言皐陶賜姓未賜其說不同國語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韋昭曰堯以四岳佐禹治有功封於呂命爲侯伯使長諸侯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之後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顧棟高說案經於木土既平後言錫土姓國語蓋亦採尚書今文家說

五百里甸服史記曰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漢志無令天子之國以外七字孫星衍說王制云天子之甸方千里之內曰甸周語云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白虎通京師篇云法日月之經千里然則五百里者去王城外面各五百里合甸服五百里五服四面相距方五千里而其義稍異馬或參用古文家說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史記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漢志無要服外三字師古曰總束稿也銍穫禾短鎌也禮郊特牲云蒲越藁秸之美則秸是藁之類也詩正義引鄭注曰總謂入所刈禾也銍謂刈禾斷去藁也秸又去穎也。今文一作百里賦內總二百里內銍三百里內粟五百里米漢志作百里賦內總二百里內銍三百里內粟服師古曰總禾藁入也內讀曰納銍謂所刈即禾穗也粟

千里加帝畿千里則六千里蓋史公言五服五千里不兼帝畿千里言之若國即是城中史公何必分別其詞云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乎賈逵馬融以爲中國方六千里蓋同史公之說然史公之意以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而其義稍異馬或參用古文家說

五百里甸服史記曰甸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史記曰甸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百里舊武衛史記曰甸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舊武衛漢志無甸服外三字師古曰綏安也言其安服王者文教揆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也三百里皆同舊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史記曰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漢志無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字作二百里男國師古曰男之言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同主斥候故合而言之爲一等案今文尚書說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作任用今文尚書制爵也莽下書曰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晉書王莽傳莽封王氏女皆爲任王事者三百里男國。漢志無甸服外三字作二百里任任王事者三百里同主斥候故合而言之爲一等案今文尚書說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作任用今文尚書制爵也莽下書曰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晉書王莽傳莽封王氏女男皆作任王事者三百里男國師古曰男之言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同主斥候故合而言之爲一等案今文尚書說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作任用今文尚書制爵也莽下書曰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晉書王莽傳莽封王氏女作三疑亦後人改之三百里諸侯集解馬融曰任國。史記曰侯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集解馬融曰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集解馬融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案馬說與鄭王制于里之外曰采注云九州之內取其美物以當穀稅不同未知孰爲今文春秋緯曰侯之爲言候候逆順兼司候王命者白虎通爵篇曰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史公男邦作任國用今文尚書非故謂字漢書王莽傳莽封王氏女皆爲任用今文尚書制爵也莽下書曰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晉書地理志曰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一作二百里男國。漢志無甸服外三字作二百里任任王事者三百里同主斥候故合而言之爲一等案今文尚書說百里采二百里男邦師古曰男之言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同主斥候故合而言之爲一等案今文尚書說百里采二百里男邦師古曰男之言任也任王事者三百里同主斥候故合而言之爲一等案今文尚書說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一作二百里男國

命曰荒服漢書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
喬樅說尚書正義云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是賈馬鄭與歐陽夏侯同何以明之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內以王畿千里言之王畿四面面各五百里甸服謂距王城五百里之外名爲甸服也自甸至荒皆數其一面爲五百里故曰五百里其一面數其五百里之內方千里者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郎甸服自百里相距爲方千里要服之內分布九州謂之九州云方六千里者併荒服數之五千里賈馬所云方五千里者就中國言之也史記夏本紀載禹貢而以訓詁增成之曰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天子之國畿千里者是其說本今文尚書歐陽夏侯所云方五千里王城千里者蓋仲任以爲東海流沙相去萬里者蓋仲任以爲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案王仲任習今文說中國方五千里仲任以爲東海流沙東不盡東海王制之外說多與伏生大傳同是知今文家說以禹貢略同則仲任必以禹貢九州亦止五千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流沙皆在中國之外經言漸被其德廣所及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 史漢同論衡談天篇曰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又曰東海流沙在中國之外故東西相去萬里中國之地實止五千里故談天篇又曰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周時疆域與禹貢九州亦止五千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流沙皆在中國之外經言漸被其德廣所及耳史記作朔南暨聲教訖四海漢書賈捐之傳曰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君房書訓暨爲與以朔南暨聲教絕句荀悅漢紀引作北盡朔南暨聲教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強治也後暨聲教爲句晉書地理志曰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近人或引說文曰頗見之義謂當以朔南暨爲句非古義也且漢志作鼠又何以解乎○今文一作朔南鼠聲教訖四海漢書賈捐之傳曰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君房書訓暨爲與以朔南暨聲教絕句荀悅漢紀引作北盡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強治也後

甘誓　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集解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淮南子脩務訓曰昔有扈氏爲義而亡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啓伐啓啓亡之高誘用今文說亦以爲啓伐有扈與史記合蔡邕銘論云殷湯引此經爲禹誓或所傳異耳蔡邕銘論云殷湯有甘誓之勤是今文說以殷湯時曾以此誓勒銘禹衍顯志賦云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案穀梁隱八年傳曰諱誓不及五帝集解曰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諱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據此則夏以前無誓而啓作誓是帝典始傾矣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楚辭天問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牧之於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注謂扈本牧人逢時爲侯啓攻之於牀擊殺之叔師習今文其說或有所據大戰于甘　白虎通誅伐篇曰戰者何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爲憚警之不以爲鬥也

乃召六卿　史記曰乃召六卿申之鄭注尚書云六卿者六軍之將上推前代以爲虞夏皆同大傳亡佚未知其說如何而以今文家說推之則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鄭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此注則鄭亦以爲夏周禮尚書云六卿者六軍之將謂六鄉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錫瑞謹案鄭據周制則三代同矣又注大傳夏傳云所傳少保爲三孤合六卿爲九鄭注周禮亦用其說又稍變之以說虞夏之制鄭言六卿無義和較莽爲勝而又加以司馬司馬之名不見於尚書惟緯書有之稷爲天官亦出緯書然緯書竝無六卿之說且鄭解堯典以羲和與仲叔四子爲六卿解夏書又以后稷之官亦當爲司徒之屬爲六卿案書序云羲和湎淫則羲和之官夏時尚在何以又不在六卿之列此鄭君古文說不及今文家說可信之一證也今文家說夏止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古天子六師之數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郷言古者則前代相同六師即六軍白虎通引穀梁傳正作六軍鄉者在誤解周禮軍將皆命卿句不知周禮之鄉大夫亦非分職之以六卿爲六軍之將是也以爲后稷司徒等官則誤其所以致誤之故有所據之說推之則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鄭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此注則鄭亦以爲夏周禮尚書云六卿者六軍之將謂六鄉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錫瑞謹案鄭據周制當同大傳以爲夏有九卿則六卿或於九命卿之大夫夏制與周制當同大傳以爲夏有九卿則六卿或於九命卿者蓋假以卿名使爲軍將耳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六卿即六鄉大夫當爲司徒之屬官明甚云日須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則六鄉大夫亦非分職之六卿鄉大夫之職日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

用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白虎通號篇曰仁義合者稱王王者五行之稱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史記王作啓墨子明鬼篇曰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

有扈氏威侮五行　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案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侮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代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發用五事建立王極鄭注王謂禹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鄭所云推演天道即五行傳所云是也五行分屬五事若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即爲威侮五行禹推演五行爲洪範九疇子孫所當寶守有扈氏乃其庶子而威侮之是宜膺天罰矣

怠棄三正　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者所以統天下也卒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禮斗威儀曰三改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白虎通三正篇曰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漢書律厤志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之始史記周本紀引大誓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後漢書郎顗傳曰臣聞天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際會也此皆今文家說三正之義馬注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注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子丑寅即天地人其說似異而同是馬鄭皆用今文義夏時有三正者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后氏殷周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虞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禮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周則復尚赤陰陽氏之主當用天正而尚赤周人代殷用人正而尚黑高陽氏當用天正而尚白高辛氏當用地正而尚黑堯舜氏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氏當用天正而尚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氏當用人正而尚黑太皞氏當用人正而尚黑也崔氏所推與孔氏正義同但孔氏無共工有女媧皇侃引二家說一說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說與鄭同但以神農爲地統黃帝少昊天統顓頊人統帝嚳地統與崔孔所推異皇氏依後說云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人伏犧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爲始也諸說皆謂夏以前有三正殷周乃云湯始改正蓋未改古義也大傳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又云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燭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則禹繼堯仍當繼舜所存二王後必是唐虞三正謂唐虞與夏有扈氏蓋不知三正迭王之義責夏傳子不師唐虞故啓以怠棄三正罪之也

天用剿絕其命　史記作勦誤當从刀白虎通壽命篇曰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遇暴有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祭法正義引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處有遭命以誅暴有隨命以督行注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小學紺珠又引援神契曰行善得善日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隨者逆天道常善之行則隨其暴虐行以教之與白虎通義合○今文一作剿絕○說文水部引書作剿刀部引書作剿蓋三家異文漢書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塞外將軍封剿胡子又詔曰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莽用今文尚書○一作樔絕○漢書外戚傳武帝作賦悼李夫人曰樔絕而不長師古曰樔截也樔蓋叕借字亦三家異文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今文作維共○史記作維共墨子與漢書翟義王莽傳亦作共○今文共一作龔○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李善引尚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一作命予惟恭行天之罰○白虎通三軍篇曰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段玉裁說命字蓋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案白虎通引此爲重天命之證則命字亦可通或三家異文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今文作左不攻于左下無女不共命句疑古本無之○一作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共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引書曰左不共左右不共右與墨子引書同或亦三家異文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今文作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正史記作政與墨子引同

用命賞于祖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貢焉然後筑舍反必告若師行亦當同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閫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遂奉以出載於齋車以行然則有遷主載遷主無遷主載幣帛皮圭大傳又云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鄭注云惡爲亞亞次也宗廟遷主是武王行師亦載遷主行王制就引皇氏說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齋車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孳虞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

弗用命戮于社。今文作不用命僇于社周禮大司寇先鄭注小宗伯後鄭注公羊傳何氏注引皆作不用命僇于社史記同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太社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所爲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致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史記作于則孥戮汝。今文作于則奴僇女。史記作于則帑僇女帑僇人所改當從漢書引作奴漢書王莽傳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罔書曰予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猶後世收孥之律也師古曰奴戮者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爲帑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奉誓云四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匡謬正俗云按奴戮者於讞舉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孥獨作豈得復言弁子俱囚也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戹奴僇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按班書皆用今文說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女先鄭注亦同今文若越語句踐徇于軍曰左而不在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鄭雖仿甘誓之法恐非仁人之師

湯誓弟五　商書一

善化皮錫瑞

湯誓風俗通皇霸篇曰湯者蕩也昌也言其蕩除不軌致奚奄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揖國之開王能制割之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白虎通誅篇曰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證也崔駰大理箴曰夏用淫刑湯誓其罪

王曰史記殷本紀作湯曰殷玉裁說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按史記殷本紀作湯曰云云下文踐天子位作湯誥乃稱王自亞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尚書作王曰錫瑞謹案殷說非也白虎通言質家先作湯曰古文尚書作王曰史記作湯曰不作王曰者史公以意改之伐乃改正朔非謂稱王大傳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是其時未稱王史記曰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據後言之耳然據史官所書則固當稱王曰史記作湯曰不作王曰者史公以意改之使人易曉與五帝本紀作堯曰舜曰不作帝曰夏本紀作啓曰不言啓合小子敢行舉讎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作王曰其義正同非用今文作湯曰也若如段說五帝本紀不作帝曰夏本紀甘誓不作王曰又豈可據以爲今文作堯曰舜曰啓曰之證乎

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文作格女衆悉來女悉聽朕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文作格女衆來女悉聽朕言匪合小子敢行舉讎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正。史記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十二字在天命殛之至舍我嗇事而割政十三字之上與今本尚書先後倒易段玉裁說以漢書攻之尚書每簡或十二字或十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又按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殷或簡傳或間編湯誓正簡編之一證劉瑞謹案據史記所載疑史公所用今文尚書本與古文不同以文義論似史記文義複不如今

受業盧豫章夏敬觀校

本文從字順然文從字順者正恐後人改竄之本未可專據今本爲是疑古本爲非也稽史記作奮與石經合正史記作政無夏字今本夏字乃後人據疏妄增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文女其曰有罪其如台○史記作女其曰有罪其奈何用故訓字孫星衍說如台爲奈何者薛綜注東京賦云如奈也台何聲之轉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白虎通京師篇云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殷也在商邑謂殷也引書與史記異三家異文○今文一作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史記作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奪謂奪其收斂也遏作止協作和或用故訓字

曰時曰曷喪予及汝皆亡。今文作女作曰是曰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鄭注尚書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以我與女亦喪以引不以之徵以脅恐下民也鄭注與史記正同蓋今文尚書本有作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者也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

今文尚書攷證卷五　二

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更日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入告於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以哉日吾乃以奚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鄭注云亳亦鄭注引用今文尚書湯之都也深聽歌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在桀覺兮謂先知者較較以脅恐下民也鄭注與史記正同今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日也復來也新序刺奢篇云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以乎日以奚亦以奚餘與大傳略同列女夏桀末喜傳曰龍逢進諫曰君無道必以矣桀曰有以乎日以奚而我以揚雄荊州牧箴云至桀荒滋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谷永墨龍見東萊對曰夏商之將以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婁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師古注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皆與大傳說合○一作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以趙岐注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以趙岐注曰時是女偕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以我與女俱往以之臺卿以此二語爲湯誓大傳說與伏生史公揚子雲谷子雲鄭君之說皆不合與孟子下文民欲與之偕以意亦不貫陳喬樅以爲小夏矣說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今文輔作及○史記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孫星衍說輔作及者今古文異字非詁也賚爲理者理與賚通書序帝釐下土方嗣注云釐賜也理也按白虎通號篇曰或稱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據此則惟王者可自稱予一人故湯自謂予一人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今文無作毋罔作無○史記曰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奴僇女無有攸赦今本帑字誤賞作奴見甘誓中論賞罰篇曰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罔有攸赦孥字亦後人改之

今文尚書攷證卷六

善化皮錫瑞

殷庚弟六　商書二

盤庚。今文作殷庚。漢石經作殷庚。史記殷本紀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俞樾是爲帝小辛帝小辛所以諷小辛也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也呂氏春秋慎大覽曰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作因百姓思盤庚而作則所重者盤庚之政也其首篇之本指也其中下兩篇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經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義引鄭注意亦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爲上篇盤庚下宜爲中篇盤庚上宜爲下篇曰盤庚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其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則又在後矣然則作書者何以顯倒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盤庚之作百姓追思之而作也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篇其後遷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孰而能詳也於是亦附其後焉此中下兩篇所以作也序書者不能不日三篇作書者則以上篇爲主而中下兩篇特附焉者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仍伏生之舊合爲一篇而其義則從史記爲百姓追思而作錫瑞謹案俞說是也漢石經合爲一篇蓋本伏生之舊同史公之義若如鄭君古文說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則三篇非一時所作不得合爲一篇曰盤庚作殷不止杜篤賦言之豈鐵論本議篇曰盤庚去奢行儉反質篇曰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德藏黃金說苑反質篇曰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年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漢書揚雄傳贊旦夕勞謙以思先王之烈若涉淵水若履薄冰非本摩而不影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殷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漢書揚雄傳贊旦夕勞謙以思先王之烈若涉淵水若履薄冰非本摩而不影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殷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

殷庚梯梯三等之制也漢書翼奉傳與漢紀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張衡西京賦曰盤庚後漢書鄧禹傳贊詔拜章曰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後漢紀崔寔論世事曰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荀悅申鑒曰盤庚遷殷革奢即儉曹褒傳贊翊漢撥亂后須曰盤庚儉而弗怠皆今文說與去奢行儉之旨合漢書孔光傳光議曰以尚書盤庚陽甲之弟兄終弟及山宜嗣光習大夏侯尚書亦今文說也盤庚陽甲故曰及王若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以三篇爲盤庚自作與史記說不同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彪議則非史公所用歐陽義也

盤庚遷于殷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史記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蓋即偃師史記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其說不誤而揚雄兗州牧箴云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則與史記不同史公謂盤庚自河北渡河南所遷者是亳殷子雲則謂盤庚自河南渡河北所遷者即牧野乃今文家異說不如史記足據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今文作率籲衆戚。說文引作戚琭星衍說蓋謂貴戚近臣史記云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鄭注周禮云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是知衆戚爲貴戚近臣也張衡西京賦曰

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宓厥邑

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杜篤論都賦曰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錫瑞謹案史記云五遷無定處五邦即屬五遷蓋並亳於敝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皆合相祖乙圮于耿也

殷數之爲五殷本紀云帝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於邢與書序云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皆合散即囂邢即耿合之湯即位後所遷之偃師盤庚所遷之殷正合五遷之數馬鄭注云商亳囂相耿不數盤庚所遷之殷與于今五邦其說迂曲不可從錫瑞謹案俞說是也漢石經合爲一篇而其義則通蓋不知上篇爲遷殷後作故可並數亳殷爲一篇曰盤庚遷殷亳凡五徙國都正義云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亳爲五邦不合偽孔傳云亳囂相耿我往居亳殷庚爲君時事則三篇非一時所作不得合爲一篇曰盤庚作殷不止杜篤賦言之豈鐵論本議篇曰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年祖乙遷庇南庚遷奄以足五遷之數紀年偽書不足據又或以五遷皆出盤庚尤謬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

由鞫。今文作粵櫱。說文木部櫱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粵櫱又丮部粵木生條也从丮由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粵枿古文言由枿許君以由枿爲古文則粵櫱爲今文尚書明矣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盤庚敬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史記云告諭諸侯大臣又云法則可修蓋解此數句之義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今文作裕女衆。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王曰裕女衆段玉裁說裕者格之誤錫瑞謹案今文尚書與古文不同白虎通蓋用今文非誤字也方言曰裕猷道也是裕猷皆訓道道爲治道之道亦爲教導之導古無二字王莽大誥用今文義以大誥猷爲大誥道此云裕女衆謂教導女衆也史公以爲小辛時百姓思盤庚作則王卽盤庚王鳴盛據鄭說以爲陽甲是鄭義非史公之義陳喬樅引之而不加別白非是

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今文尚書攷證卷六　三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今文作王譜告之。說文言部譜敷也引商書曰王譜告之不連修字爲句與僞孔大傳云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蓋釋經之任舊人罔有逸言也父言老成之言

民用丕變今汝聒聒。今文作今女懁懁。說文心部懁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鬠聲商書曰今女懁懁重文

鬠云古文从耳古文从耳作聾則懁乃三家今文

起信險肩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今文作維女舍德。史記曰舍而弗勉何以成德則今文尚書當作舍德

不惕予一人。今文作不施予一人。白虎通號篇曰臣下謂之君者何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移施狄敭也古音施失異反敭亦豉反錫瑞謹案白虎通用今文作施而義與史公說不同與鄭君說頗近鄭以上篇爲盤庚爲

臣時事則予一人爲盤庚目其君之詞猶云我天子耳此云臣下謂之一人當與鄭同蓋夏侯尚書閒與古文合也

予若觀火周禮夏官序官注雖讀如予若觀火之君讀雖爲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注下文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雖火訓熱火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也然則此經觀火與司爟之爟竹當訓爲熱觀火者猶言熱火也僞孔傳訓觀火爲視火其說非是

予亦拙謀。今文作予亦灼謀。說文火部灼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子威若灼予亦灼謀讀若巧拙之拙王鳴盛說許云讀若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尚書灼字爲拙非也經言予威若熱火之猛烈但予灼謀細威不用使女縱逸不肯徙也陳喬樅說今文尚書當與古文尚書同作灼謀

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今文穡作嗇。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脅力乃有秋收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

今文尚書攷證卷六　四

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張衡西京賦曰何必昏于作勞薛綜注曰昏勉也王國殷志武帝紀曰稽人昏作注殷庾曰不昏作勞鄭元曰昏讀爲敯敯勉也陳喬樅說三家尚書皆作昏昏字昏者敯字之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後漢書傳敎傳迪志詩曰農夫不怠越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今文身作命何及焉及

言命下文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與此悔命相應悔命何及卽所謂罔知天之斷命也今文爲長

相時儉民。今文儉作敯。石經相口敯口敯與說文引商書作憸聲義俱近說文憸疾利口也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傳兩引商書皆有惡之易也四字近人或據以增經文然左氏引經多舉括之辭未可據補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今文作人維舊無求字下求舊作故舊○石經人維舊二
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
求爲救是以救爲求久堯典宥逖亦爲宥救是又以救爲逖錫瑞
篇三國志王朗與許靖書引書皆作人惟求舊三家本小異或有惟字與古文合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今文上予下亦有不字掩作絕○五經異義云謹案易
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
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謂諸侯也世
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
世祿知周制世祿也錫瑞謹案許君引此經爲諸侯卿大夫世祿
興滅國繼絕世之證與大傳說同蓋亦用今文義○一作胥及肄
勤○錫瑞謹案今文尚書逸勤一作肄勤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

碑曰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肄勤此
伯喈據今文尚書作肄勤之證詩谷風既詒我肄毛傳肄勞也左
氏昭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肄焉杜注肄猶勞也肄勤謂勤勞王
事伯喈舉楊公之祖考勤勞王事正用盤庚乃祖乃父胥及肄勤
之義又蔡邕中鼎銘云宣力肄勤肄勤亦即肄勤周禮小宗伯肄
儀爲位注故書肄爲肄君命大夫與士肄學記宵雅肄三釋文皆云肄本作肄集韻肄或作肄是肄與肄通伯喈用今文作肄勤實勝逸勤之義江段孫陳皆未及引也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異引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點其采地不點使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謂也○今文一作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韓詩外傳同惟云先王爾祖其從享之無大字與今本大傳略同說與大傳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異引書曰茲予享于案韓詩外傳與尚書大傳說同足證魯齊韓三家詩皆用今文尚書矣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所云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七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則韓詩外傳是也尚書大傳作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五蓋衍字耳錫瑞謹案陳說非也

道子春秋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氏者方十五里與尚書大傳合則大傳十五里不誤外傳脫五字耳伏生韓太傳之說與古文說不同證以董子書其子孫賢者守之即附於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爲稱名之二字之三十里其先七十里之國其後爲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之國其後爲稱人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正合春秋時紀季以酅入于齊此國滅而采地不滅之證公羊傳云諸侯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得立五廟蓋子孫有罪黜而猶得爲附庸立五廟以祠其受封之人此古者興滅國繼絕世之義也今文家解此經並不訓爲功臣配祭鄭注以大享爲烝嘗或又謂禘祫言之皆非今文尚書之義今文說既不以爲配祭則上句享字上不必加大字下句享字上亦不必加與字矣此則當從外傳無大字與字爲是今本大傳恐後人據古文尚書增之

作禍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弗有志○今文
○石經口口口有志王應麟引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儀
禮既夕記志矢一乘注志猶識也書曰若射之有志陳喬樅說疑
鄭君所引書是作若矢之有志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今文無作毋老作耆弱作溺○石
經女毋翕侮成人毋流下同孫星衍說翕侮猶言狎侮段音字鄭注鄉飲酒義云流猶失遺也馮登府說案流本音爲聊說文彡部弱撓也是弱流音相近錫瑞謹案翕與脅通淮南墜形訓其人翕形注云翕讀脅幹之脅漢書王莽傳動靜辟脅師古曰翕脅之聲相近義則同據此翕疑假爲脅以勢脅衆不使遷也流蕩散之義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又案段玉裁據唐石經訂古文爲老侮成人以今本作侮老在老下今文作翕侮侮特一字不同耳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遷用罪伐厥死
用德彰厥善後漢書濟北惠王傳三國志高柔傳引皆作彰○今文彰一作章○漢書楚孝王嘉傳引皆作昭德章厥善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今文作國之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國語內史過引殷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曰臧善也國俗之善則

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舉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
我有過也其舉當在我韋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
或亦本今
文家說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今文恭作共度乃口作度爾口○石經各其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石經於中篇建乃家上空一字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蓋今文尚書股庚三篇合爲一篇而三篇之文不可無區別故大小夏侯章句皆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也蓋分股庚三篇爲三卷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今文感作高○石經口口口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下闕江聲說讀當

至保字絕句洛誥曰承保乃文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保安也言前后無不承安其民也感石經作高胥相也詩云聿來胥宇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鮮字當屬上讀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時也李富孫說咎繇謨庶明厲翼史記夏本紀作高翼釋詁厲作也鄭注同月令征鳥厲疾呂覽作高疾是石經作高或即與厲字義同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今文汝遷作爾遷邦作國汝作今女○石經口口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下闕馮登府說經文云今子將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下云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今文是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屑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怨○石經口其或迪自怨下闕江聲說或之言有也不有其生道矣雖有怨恚何猶乎馮登府說案稽迪因聲轉而異中州金石記曰迪進也言不進而遷居釋詁云迪道也益稷謨迪朕德史記迪作道道導也訓道義爲長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文誦作永○石經口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下闕段玉裁說誕從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也馮登府說永字正與上謀長對言不爲長久之謀乃爲長久之憂故下云有今罔後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今文倚作踦云踦曲迂避也陳喬樅說倚即踦之叚借也作踦者今文尚書也避亦即僻之叚借字疑玉篇所采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見於他書者而顧氏據之耳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今文丕作不○石經口口口口據石經則今文丕作不不猶大詰爾丕克遠省王莽用今文丕作不也今文尚書蓋以此句下屬爲義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今文丕作不崇作知○石經口于茲高后丕乃知降罪疾曰下闕江聲說予不克羞爾用懷爾八字作一句然字別爲一句丕乃偶孔訓爲大乃大乃之云不詞讀當爲不乃不猶言毋乃也古者丕不二字通用召誥丕能誠于小民說文引作不能誠于小民是其證也金縢丕子之責鄭注亦讀丕爲不此經言我不能進女于樂土以安民夫然是我失于政而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毋乃知之將降罪疾于我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悔厥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今文戕作迓○石經口口口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下闕馮登府說經文云今子將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下云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今文是也

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孫星衍說釋詁云則法也蓋言女當近法乃祖父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戲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丞乃告我高后曰作丞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今文崇作興弗祥作不永於戲今予下闕馮登府說文興从舁从同聲亦相協太元經風動雷興從其高崇馬融長笛賦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節疊重可證與興崇義相通文選東京賦進明德而崇業薛綜注崇猶興也是也毛詩江之永矣文選登樓賦注引韓詩作江之漾矣說文永部首引詩江之永矣又羨字引詩江之羨矣是永與漾同聲春秋昭十一年盟于祲祥公羊作侵羊范君斷碑文曰利干萬曾羊元嘉刀銘宜侯王大吉羊皆叚羊爲祥是祥與羊同聲此祥轉爲永之故也。我高后一作乃祖乃父段玉裁說按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父。釋文云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曰作丕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丕刑于朕孫句絕陳喬樅說又作本陸氏不言其爲誰氏本則非馬鄭王之本可知三家今文多與壁中本異疑作乃祖乃父者是三家今文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氏附載之爾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今文汝分猷作女此猶設作翕。石經口口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下闕江聲說女比附其謀猶念慮以相從于遷所各合中正于女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珍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史記引般庚之誥皆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等字江聲據以刪經文案古人引經有檃括之詞故未敢據以爲今文尚書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石經口建乃下闕中下二篇相接處中空一字此三家今文尚書舊式也

貪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文作女大命。石經口口衆曰女罔台民勖建大命段玉裁說古罔無通台怠懋勖通勑古音同懋矣康說按易雜卦傳越語載范蠡之語秦始皇東觀刻石文相梁臺詩張衡東京賦俱謨怠如台匡謬正俗卷七引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爨盤庚儉而弗怠蓋正用無戲怠之意而亦讀爲台與基爲謨又台古通怡太史公自敘虞舜不台諸呂不台即不怡也而怠亦通怡雜卦傳謙輕而豫怠也釋文引虞氏作怡是也冒从目聲故勖从冒聲而切以諸懋者即旭讀若好之比君奭迪見冒聞于上帝釋文引馬鄭王作勖此懋建所以得爲勖建也錫瑞謹案二說是也厥反國無疑亦古讀怠如怡之證江聲說台當讀爲紿孫星衍說台失也皆非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今文予作我心腹腎腸歷作優賢揚歷。石經今我下闕正義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歷賢揚歷其所歷試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謂書般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一作優敭厥歷。漢國三老袁良碑云優敭之寵咸陽令唐扶頌云優賢厥歷賢作敭揚作颺皆三家異文說文曰敭古文以爲賢字今文尚書閒有用古字者說見前揚颺古通用皋陶拜手颺言史記作揚言蔡邕朱公叔證用優賢禮同優賢字亦用今文尚書也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文嘉作綏凶德綏績下闕馮登府說綏嘉聲之近曲禮大夫則綏讀曰安嘉古音如哥詩東山破斧節南山頍弁相協可證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文震作懾作今爾惠朕震作祇。石經今爾惠朕口祇動萬民以遷我教令以導民使知遷則能安必皆願從何至震懾也今文之意言次順天命以定厥邦厥民耳史記貫誼傳共承嘉惠共承蓋用今文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　石經肆下闕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賈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子其懋簡相爾念敬我
眾朕不肩好貨。○今文隱作乘懋作勖○石經口口乘哉子其勖
衍說乘計也錫瑞謹案今文之義不必與古文同石經后胥高鮮
江聲說爲相度高山以經云適于山證之似江說爲可信則乘哉
之乘或卽乘高之義謂乘高山以建新邑也懋作勖見上
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今文保作萃○盬鐵論本議篇文
案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邊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張敦仁說
卽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
肩好貨下經無總于貨寶正脗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並其
說若何耳臧庸說案此萃居卽當彼經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相
近故文異然則古文尚書作保居今文尚書作萃居其說猶齊語
云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制國爲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蓋別居之令與士農雜處賤之也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
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高宗肜日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
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
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
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史
記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
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
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
作高宗肜日及訓錫瑞謹案史公以高宗肜日作於祖庚之時正
殷庚作於小辛之時其事仍當爲高宗時事高宗崩後追序其
事以美之耳史記與大傳本無不合孫星衍以史公爲古文義失
之大傳引孔子曰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卽史公所云以祥雉爲德
也漢書杜鄴傳曰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卽史記云武丁懼祖
意蓋武丁懼而問祖己祖己乃言也揚雄交州牧
箴曰丁感雉雊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

高宗肜曰越有雊雉。○今文越一作粵。白虎通諫諍篇曰諫或一
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諫質者以兩言
爲諫故尚書高宗殷祭也雊雉釋天釋文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
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之意何休公羊解詁曰殷曰
肜周曰繹繹者擾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
不絕擾今日道昨日斥尊言之質意也漢書外戚傳引書云高宗
肜日粵有雊雉作粵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今文格作假。漢書成帝紀孔光傳
光曰臣計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言異災之來事有不正也師古曰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成帝紀建始元年詔引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假至也言
正厥事修德以應之案史公訓先爲王勿憂師古以爲先代至道之王似非其義孫星衍說史
王勿憂者疑釋假王爲寬暇王心王閒運說大傳云遠方將
來朝者此託言瑞應以寬王心所謂先假王高宗修德而反見
恐懼善意而不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王乃正言其事此進
其

受業宋雷恒
文永譽校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今文唯天監下無民字民中絕命作中絕其命。史記天天民中絕其命石經民中絕命上闕其文不可攷江聲說史記載此文民止一字不重出僞孔本於中絕命上別出民字殊無謂依孔傳音乎非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今文孚作付。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下闕之故訓字。孚一作付。史記曰附。今文作附。史記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附蓋歐陽尚書柔隱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天既付命正厥德以順天也引古通用訓誼同孔光傳大夏侯尚書石經亦用夏侯本史公作附依孔傳音乎非也

嗚呼王司敬民。今文作嗚乎王嗣敬民。史記曰嗚乎王嗣敬民。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也九經古義曰古嗣字皆省作司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原父皆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錫瑞謹案史公作嗣與下文天允義貫集解引僞孔主民釋之非也

繼典作常見釋詁史殺之禮於是以棄常道。史記曰罔非天繼常祀毋遹于弃道允作有雉雊升遠祖成湯廟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訓詁也豐于尼而殺于遠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據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釋之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小辛小乙皆弃道之君殷所以衰由之武丁爲小乙子祀事特豐于禰故祖己因野鳥入廟訓王以毋遹于弃道當思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繼祖武也源說以昵爲禰廟不入廟訓王以毋遹于弃道非古文說也西漢古文家亦未爲得也西漢今文家從無豐禰之說史公云毋遹于弃道明與無豐于昵不同集解索隱皆用僞孔以釋史史記外莫古於劉歆五行傳釋此篇曰雉爲羽蟲之孽易有鼎耳之象而以耳行野鳥自外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衰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野鳥入廟敗亾之異武宗廟之異然則史記所謂毋遹于弃道者即指此事高宗肜日祖己之言爲飭按庭燎疏引高宗肜日祖己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爲弃道之君哉魏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引高宗肜日祖己之言爲飭按庭燎疏引高宗肜日祖己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爲弃道之君哉魏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也徵杜欽上成帝論災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妾爭寵相害爲患引高宗肜日祖己之言爲飭按庭燎疏引高宗肜日祖己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爲弃道之君哉魏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也宗遭雉雊之戒傷已正事殷道復興唯陛下正后妻抑女寵以弭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博士庭歷階登堂而雊六宗正府又集太常宗正府丞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請告人君其徵而著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譬轉禍爲福之驗今雉經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

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今文無豐于昵作毋禮于弃道。史記曰罔非天繼常祀毋遹于弃道允作有雉雊升遠祖成湯廟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訓詁也豐于尼而殺于遠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據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小辛小乙皆弃道之君殷所以衰由之武丁爲小乙子祀事特豐于禰故祖己因野鳥入廟訓王以毋遹于弃道當思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繼祖武也源說以昵爲禰廟不入廟訓王以毋遹于弃道非古文說也西漢古文家亦未爲得也西漢今文家從無豐禰之說史公云毋遹于弃道明與無豐于昵不同集解索隱皆用僞孔以釋史史記外莫古於劉歆五行傳釋此篇曰雉爲羽蟲之孽易有鼎耳之象而以耳行野鳥自外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衰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野鳥入廟敗亾之異武宗廟之異然則史記所謂毋遹于弃道者即指此事高宗肜日祖己之言爲飭按庭燎疏引高宗肜日祖己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爲弃道之君哉魏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引高宗肜日祖己之言爲飭按庭燎疏引高宗肜日祖己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爲弃道之君哉魏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也徵杜欽上成帝論災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妾爭寵相害爲患引高宗肜日祖己之言爲飭按庭燎疏引高宗肜日祖己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爲弃道之君哉魏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也宗遭雉雊之戒傷已正事殷道復興唯陛下正后妻抑女寵以弭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博士庭歷階登堂而雊六宗正府又集太常宗正府丞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請告人君其徵而著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譬轉禍爲福之驗今雉經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

然後入宮其宿留曉告人具備深切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洪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庶繼嗣從無豐于禰廟之說古今人表以孝已祖己列於武丁傳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言使無豐于禰廟之說古今人表以孝已祖己列於武丁傳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言使無豐于禰廟之說古今人表以孝已祖己列於武丁傳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言使

已是臣竝非世子魏以祖己爲王世子更不知出何書且如其說則高宗世子何其多乎據毋佚篇馬注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矣祖庚爲一人爲若又廢孝己則高宗欲廢祖庚孝己祖庚爲一人爲二人亦無明文可據古今人表孝己第三等無注祖庚第四等注云武丁子是班氏不以爲一人且似不以孝己爲武丁子也攷五行志於劉歆說外又載一說云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亾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烏之妖致百年之壽則不專指易嗣與劉歆不同大傳又一說云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亾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則又以祖己所訓行志皆本伏生洪範五行傳家法而二說又不同五行志後一說以雊雉與桑穀並稱木烏之妖與大傳後一說相合論衡指瑞篇云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而雊祖己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祖己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亾此仲任以今文說解大傳與大傳前說相合又異虛篇云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

說尚書家謂雉凶讖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據此則漢時今文家已非一解王仲任不能定其說史記封禪書曰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漢書郊祀志同說苑辨物篇曰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脩身自致而享豐昌之福也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武丁得傅說以銷鼎雉之災曹節傳審忠上書曰昔高宗以雊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書疏引鄭康成曰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諒以爲政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武丁有雊雉登於鼎以災恐懼側身脩德又曰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諸說或渾言之或即一事言之皆非專指繼嗣所以然者上天示異初不明言大臣因事納忠亦非一端而已祖己曰正厥事則凡用人行政以及宮闈繼嗣皆在正事之中高宗修德攘災亦不專在一事說尚書者或云雉吉或云雉凶其義雖異而皆可通蓋上天示變則疑於凶修德禳災則轉爲吉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成帝王音杜欽劉歆皆今文說歆雖傳古文尚書而五行傳所載皆今文之義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是也魏以史公劉歆爲古文說失之魏又云漢人不以繼嗣爲占而以用人懷遠爲占者乃高宗之書不止一篇首篇專詮繼嗣次篇則修德行政用人振武案兩漢人所習今文皆止二十九篇高宗之訓久亡史記已不載其一字漢人安得引之是諸

說所引皆高宗肜日篇文非高宗之訓篇文魏說憑臆無徵皆不可據

今文尚書攷證卷八

西伯伐耆弟八　商書四

西伯戡黎。今文作西伯伐耆者亦作飢。琳一切經音義八十三引尚書大傳作伐者克也則大傳亦同說文作伐尚書音義云黎尚書大傳作耆外紀云西伯勝黎伏生司馬遷作耆路史國名紀云大傳作西伯戡耆漢藝文志云證云大傳以西伯戡黎爲戡耆史記周本紀云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阢殷本紀云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音宋世家云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國徐廣曰阢音者一作阢般本紀云敗者國徐廣曰是今文伐亦作戡耆亦作飢作阢皆三家異文也班固典引云以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孟堅用今文而亦同古文作黎者或夏侯尚書同於古文或後人用古文改之孟堅云以方伯統牧則以西伯爲二伯王逸注楚辭天問昌號衰秉鞭作牧云文王爲雍州牧叔師亦用今文而以西伯爲州牧與班說不同豈文王始爲州牧而後爲二伯歟

西伯既戡黎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者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散宜生等獻寶之後云紂大說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與前云出而伐者不同者蓋五年伐者六年伐崇其事相連紂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緯修大傳以爲六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使散宜生等獻寶之後云諸侯聞之日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錫瑞謹案大傳以爲文王伐者在受命之五年史記以爲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爲被囚而出乃伐諸國大傳以爲文王伐崇文王先伐者乃伐崇也吳中本大傳云西伯既伐耆耆與崇侯文王世子疏耆六年伐崇其事相連紂所引大傳皆不合其文蓋誤文王三伐皆勝紂畏惡之囚于羑里以甚惡之紂囚之前與詩文王序疏禮文王世子疏所引大傳皆不合其文蓋誤文王三伐皆勝紂畏惡之囚于羑里以甚惡之紂囚之前與詩文王序疏禮文王世子疏所引大傳皆不合其文蓋誤文王三伐皆勝紂畏惡之囚于羑里以甚惡之紂囚之前與詩文王序疏禮文王世子疏

受業孟　恒文永興校

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入洛西之地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又曰紂以其大得人心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囚其所以桎梏囚于羑里也是韓非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與大傳合孟郎邪莒郎伐密以過徂莒之莒舉鄧蓋因伐畎夷而舉其地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論衡卜筮篇曰吉人鑽龜龜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仲任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同。今文一作假人元龜無敢知吉。史記殷本紀曰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無天子二字蓋省文無敢知吉作無下云罔不欲喪作罔則此疑用今文本作無也假格古通用徐廣曰元一作卜周本紀曰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宋世家曰及祖伊以周西伯之修德滅阮國懼禍至以告紂。一作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潛夫論卜列篇云尚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疑用夏侯尚書與史公王仲任用歐陽尚書不同蓋據曲禮云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爲命龜之詞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尺二寸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今文惟作維戲作虐。史記殷本紀曰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集解鄭元曰王暴虐於民是鄭本亦作虐字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文作不虞知天性有安食不虞知天性集解鄭元曰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康作安故訓字不虞知天性多知字蓋今文尚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今文弗作不。史記曰今我民罔不欲喪弗不多爲不論衡藝增篇云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亾者夫亾欲王亾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今文作大命胡不至。史記曰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蓋今文尚書不摯作不至上多胡字如台奈何用故訓論衡藝增篇引此經云民之望天降威與大命之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至字與史記合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史記殷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本紀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今文反作返參作叅。史記曰祖伊返曰紂不可諫矣。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叅字見石經尚書攷作叅可知矣亾叅古今文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亾字也玉篇亾力捶切尚書以爲參字

受業雷浹文永馨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九

善化皮錫瑞

微子弟九　商書五

微子 錫瑞謹案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據班氏今文義當以洪範爲商書列微子之前如左氏傳引洪範爲商書也微子一篇史公載其文於宋世家其用古文說不可攷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下文乃言比干諫死箕子爲奴微子世家則曰紂殺王子比干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本紀世家兩處之文不同疑一爲今文說一爲古文說故言微子之去先後有異但其詳不可攷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今文父師作大師○史記殷本紀曰微子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師殷玉裁說今文尚書作大師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大師摯適齊云云也故古今人表太師摯少師陽皆系之殷辛時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大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是則大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即大師摯少師陽也摯即疵陽即彊音皆相近此今文尚書說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疵與彊列第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即疵陽即彊也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並列乎桓譚新論曰二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大師少師與陽列第二等是班氏不謂摯即疵陽即彊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疵與彊列第二等摯疵彊奔周亦同史記之說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今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史記宋世家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弗作不或作有治說史公四方上又有不字有治政是不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 ○今文作我祖遂陳于上我沈湎于酒○史記曰我祖遂陳于上紂沈湎于酒蓋今文尚書無厎字用字我作紂則史公易之微子不忍言紂惡故隱其文曰我史公易之以紂使人易曉也今文尚書沈酗作沈湎史記自序曰帝辛湛湎漢書五行志曰湛湎于酒禮樂志曰湛樂淫志自若谷永傳曰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酗湎義同

今殷其淪喪 ○今文淪作喪○史記曰今殷其典喪集解曰鄭玄曰典喪者珍喪也攷工記輈欲頎典鄭司農讀典爲殄燕禮冥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爲殄是典腆與殄通錫瑞謹案錢說是也列女傳云不脩先王之典法則解典爲國典義亦可通孫星衍以典即圖法引呂氏春秋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亾之周淮南子太史令向摯先歸文王謂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大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是則大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即大師摯少師陽也摯即疵陽即彊音皆相近此今文尚書說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疵與彊列第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即疵陽即彊也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並列乎桓譚新論曰二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大師少師皆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史記曰卿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集解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尚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陳喬樅據鄭注云凡猶皆也謂史記作皆以訓詁代之段玉裁據古音並讀如旁謂今文尚書作旁興並者旁之故訓錫瑞謹案史公用今文尚書不必與鄭注古文同潛夫論述赦篇曰小民乃並爲敵讎並字與史記合蓋今文作並史公非用故訓也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今文作卿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史記曰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集解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尚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陳喬樅據鄭注云凡猶皆也謂史記作皆以訓詁代之段玉裁據古音並讀如旁謂今文尚書作旁興並者旁之故訓錫瑞謹案史公用今文尚書不必與鄭注古文同潛夫論述赦篇曰小民乃並爲敵讎並字與史記合蓋今文作並史公非用故訓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今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史記宋世家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弗作不或作有治說史公四方上又有不字有治政是不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 ○今文作我祖遂陳于上我沈湎于酒○史記曰我祖遂陳于上紂沈湎于酒蓋今文尚書無厎字用字我作紂則史公易之微子不忍言紂惡故隱其文曰我史公易之以紂使人易曉也今文尚書沈酗作沈湎史記自序曰帝辛湛湎漢書五行志曰湛湎于酒禮樂志曰湛樂淫志自若谷永傳曰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酗湎義同

今殷其淪喪 ○今文淪作喪○史記曰今殷其典喪集解曰鄭玄曰典喪者珍喪也攷工記輈欲頎典鄭司農讀典爲殄燕禮冥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爲殄是典腆與殄通錫瑞謹案錢說是也列女傳云不脩先王之典法則解典爲國典義亦可通孫星衍以典即圖法引呂氏春秋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亾之周淮南子太史令向摯先歸文王謂

光傳奏昌邑王湛沔于酒敘傳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揚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悛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益州牧箴曰帝有桀紂湎沈頗僻易林賁之乾曰帝辛沈湎皆今文尚書也韓詩說曰齊顏色均多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湎君子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用亂敗厥德于下 ○今文作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集解馬融曰我祖湯也下下世也錫瑞謹案今文尚書多婦人是三字於用字絕句厥也作湯德則亦史公易之使人易曉也漢書谷永傳災異對曰湛荒淫婦言是從又黑龍見東萊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其先祖之樂爲淫聲大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史記曰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錫瑞謹案

向聲近陽葴字形近摯其說似涉傅會太師與太
史不同官一職圖法一抱樂器不得傅合爲一也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今文作若涉水無津涯亦作若涉水無舟
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錫瑞謹案集解徐廣曰一
書則帝紀曰若涉水無舟航史記曰若涉水無津涯集解徐廣曰一
濟大水荷爽易泰卦注曰馮河而上不用舟航皆用今文尚書而
管子七法篇曰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商子弱民篇曰涉大
川而無船楫又
在漢人之前
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今文父作大狂作
越至于今曰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集解鄭元曰發起也紂爲敗
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荎亦今文尚書意異
合○案鄭注亦從今文
尚書與告去意合
吾家耄遜于荒○今文作吾家保于喪○史記曰吾家保于喪江
聲說卿大夫稱家保安也我卿大夫安于喪亡之
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也錫瑞謹案江說亦通然據史公云微
子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釋此二句之義我其發出往者將遠
出以避難言欲去也吾家保于喪者保守也喪亡也將居家以守
死不去言欲死之也二句正言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之意故重
呼大師少師告之○一作吾於是家保○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
吾於是家保騶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保陳喬樅說是言我爲出亡
之計庶幾國雖喪而家猶可保
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耳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今文作今女無故告予顛隮如
顛隮如之何其集解馬融曰隮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
也鄭元曰其語助也王肅曰無故告子也案據此則王
本亦作無故告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
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今文作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蒼公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
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史記曰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降公
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
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索隱曰劉氏云陋淫皆
輕蔑也孫星衍說陋者隱也說苑君道篇云晏子隱君之賜淫者
文選演連珠云時累不能淫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貴者錫
瑞謹案方與沈酗今文當作竝與沈湎說見上史記無竝與沈湎
于酒句此句之文皆見於上不應重出疑今文本無之無舊有位
人句疑今文亦無之或經師以舊
訓老以有位人訓長誤入正文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釋文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
斂也案馬鄭不同未知孰與今文
合
召敵讎不忘罪合于一多辟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史記於前淪喪作典喪則此亦當
作典孫星衍說淪亦如上文作典
宋世家云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我興受其敗又云爲死
終不得治不如立遂仲任所引今文說下爲微子之言則大師言止於此蓋微子以欲
死之及去未能自決詢之大師太師詔以出迪正決其欲去之意
孫說是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今文作微子曰我舊云孩子
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王子不出○論衡本性篇云微
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又云紂之惡在孩子之時
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孫星衍說今文多微子若曰四字
以此爲微子之言云性惡不出衆者釋名云出推也推而前也言
其貧質不能在衆庶之前荀子勸學篇云其出人不遠矣是也充
時僧見古尚書章句當本歐陽夏侯之義非臆說也錫瑞謹案如
仲任所引今文說則王子屬紂與上文王子指微子不同我乃顛
隮爲微子自我與上子顛隮合蓋微子閔太師詔以出迪之言乃
云我舊云紂爲孩子已不善雖爲王子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
不變則商必亾而我乃顛隮矣仲任所引經義本非難解江聲王
鳴盛不得其說乃以爲謬陳喬樅謂論衡稱微子曰者目尚書之
篇名非以爲微子自言微子睹其不善之性當作微子父睹其不
善之性魏源又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微子字誤當作大師夫漢
人遺說存者無多學者當寫守其說深思其義不得妄生駁難如
有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今文作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蒼公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
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史記曰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降公
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
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索隱曰劉氏云陋淫皆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史記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
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立遂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

牧誓第十　周書一

善化皮錫瑞

牧誓　說文土部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坶野从土母聲許君引周書乃古文史公則用今文尚書故作牧野不必作坶也僞孔名傳古文而亦作牧可蚊矣

時甲子昧爽　○今文作正月甲子昧爽○史記周本紀曰二月甲子昧爽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孫星衍說是今文有二月漢書律麻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之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日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爲十一年二月甲子律麻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爲十三年二月蓋今文古文各從文王受命數年之異也史公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則文王七年而崩若以賜斧鉞爲受命則又在虞芮質成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錫瑞謹案史公用今文尚書則之二月也孫星衍說是今文有二月漢書律麻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之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壄日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爲十一年二月甲子律麻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爲十三年二月蓋今文古文各從文王受命數年之異也史公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則又在虞芮質成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錫瑞謹案史公用今文尚書則

時甲子三字今文當作二月甲子四字而二月字又當從徐廣所據一本作正月齊世家云十一年正月甲子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二月戊午甲子僅七日不得相隔兩月故古文以戊午爲一月則當以甲子爲二月今文以戊午爲十二月則當以甲子爲正月周本紀作二月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史公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史公用魯詩亦今文家說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之年而崩必是七年而崩之謂蓋因七與十字形相似而誤孔穎達大誓正義武成正義皆云史記言文王受命七年崩是孔氏作正義時所見史記尚作七年不誤張守節所據本則已誤作十年張云十當爲九即據僞武成爲說不知史公不見僞書十年本是七年之誤也史記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九年當蒙文王受命七年數之文王七年而崩又二年爲九年所謂再期觀兵也觀兵還師又二年伐紂則爲十一年故史記云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與書序云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正合書序竝無脫文其作一月與史記十二月相差一月乃殷正周正之異書序孔子所作大傳伏生所傳史記亦用伏生今文三書皆相符合漢志所以與史記不合者用劉歆三統術劉歆又本

誓稱王後人不省耳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今文友作有邦作國。史記曰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錫瑞謹案前已云武王武字不必重出此兩武字疑史公以意增之非今文本然也知者史公於甘誓湯誓王曰皆改爲啟曰湯曰欲人易曉此王曰嗟不可改之曰發曰嗟故增之曰武王曰嗟矣逖作遠故訓宇友邦作有國蓋如甫刑有國有土之子亦有友諸侯之誼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謂鄭引此經以證友字則經當作友邦爲是史記有國疑是友國之譌不知史公自據今文豈必與鄭古文同哉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史記曰司徒司馬司空無御事二字蓋今文本無之王鳴盛說大誓云乃告司徒司馬司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

故鄭以爲夏制伏於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和則止有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於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可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於夏同於虞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以此經爲軍中有職掌之人不必從伏也錫瑞謹案王說非也伏生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皆同蓋自虞夏以至周初皆止有三公無六卿據此經與大傳史記所引大誓乃召司徒司馬司空諸節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可證瞿觀周禮六卿之制定於周公制禮之後故顧命召太保奭等乃有六人王云自武王時已定何以牧誓與大誓皆止三公無六卿又從注疏謬說以此爲軍中有職掌之人周公作立政亦止云司徒司馬司空豈亦君王專阿鄭宗從僞孔而不從伏此大惑不解者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今文庸作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檄樂歌舞以待旦武宿夜正義曰舞莫重于武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史記曰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塙蓋此舞樂即象當時士卒之歡樂歌舞也孫星衍說史公王作武王者詩大明鄭箋引此經亦作武王閟宮疏亦同疑僞傳刪武字也史臣追加之文如湯誓稱王後人不省耳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今文作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維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史記曰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一作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是用殷本紀曰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墅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漢書地理志引經與史記略異師古曰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爲政猶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案漢志引經蓋夏侯本與歐陽不同列女殷紂妲己傳曰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譽貴之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祀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蔡邕答詔問災異曰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維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書誡牝雞牡鳴崔琦外

戚箴曰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書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今文作自棄厥先家國遺厥王父母弟不迪○史記曰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厥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集解鄭元曰肆祭名答問也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亾也案今文尚書多先祖字與家國字於國字絕句厥作其迪作用故訓字○一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石經厥遺任父母弟不迪陳喬樅說任字或鐫刻之譌石經厥遺上文闕無以訂其同異俞樾說任乃誤字漢人隸書王壬二字往往無別此經王字漢人書作壬宇因又加人旁作任耳韓子外儲說左篇王登爲中牟令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登即其例也錫瑞案蔡邕等審定石經不應如此有誤夏侯尚書與說或與史公歐陽說不同大傳盤庚篇引書曰湯任父言卑應言則今文說有任父之義或謂遺任乃受遺任父母弟謂箕子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史記曰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無下是以爲大夫卿士句今文尚書本無乃後人解經之詞

誤入正文如禮記毋以嬖御士疾莊士二字一作大夫卿士今本禮記遂誤作莊士大夫卿士也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亾者皆緣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谷永傳引書曰逋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則子雲所引書多罪二字在逋逃二字下乃泰誓文非此經也史記乃作多罪逋逃與今本不異也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文宄作軌邑作國惟作維恭作共○史記曰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恭一作龔○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李善引尚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勗哉史記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作過勗作勉皆用故訓字石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據史記石經皆有

六伐七伐江聲王鳴盛據鄭注樂記不過四伐五伐疑六伐七伐爲衍文非也

尚桓桓史記曰尚桓桓集解鄭元曰威武貌案爾雅釋訓桓桓威也廣雅釋訓桓桓武也揚雄趙充國頌曰趙後漢書高彪傳曰十八侯銘曰桓桓將軍漢書敘傳曰長平桓桓後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孔彪碑爰尚桓桓樊敏碑桓桓大度史孝山出師頌曰桓桓上將無從說文所引古文作狟狟者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今文作如虎如羆○史記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合漢書敘傳云義得其勇如虎如貔與十八侯銘不同疑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今文一作如豺如離亦作如貙如貔亦作如豺別本一作如貔○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蝝同如豺山銘曰蝝虎之士財即豺之叚借字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燕然山銘曰蝝虎之士杜篤論都賦曰尟怒之旅如虎如蝝說文內部嵬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屮歐陽喬說嵬猛獸也李善文選西都賦注歐陽尚書說蝝猛獸也是今文尚書作嵬一作離一作蝝嵬蝝嵬爲正字蝝與離叚借字也歐陽喬即歐陽高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爲博士徵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李善引歐陽尚書說即歐陽喬說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邦有戮○今文弗作不迓作禦○史記曰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勗作勉弗作不身皆故訓字也史記又曰誓已諸侯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桓譚新論曰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受業雷恒文永譽校

鴻範弟十一　周書二

洪範。今文洪作鴻。大傳曰鴻範可以觀度漢書梅福傳曰箕子佯狂于殷而爲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今文惟作維。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歸封諸侯箕子之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勝殷殺受箕子之囚箕子宜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三年也大傳所說較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竝存可也錫瑞謹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不言其何年周本紀以爲克殷後二年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爲十三祀與大傳無不合其不合者宋世家述鴻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則史公以爲陳鴻範後乃封朝鮮與伏生以爲封朝鮮來朝乃陳鴻範說異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鴻範多古文說此當爲古文說之一漢書五行志曰劉歆曰爲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曰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劉歆說與書序相近然書序不明言作洪範之年歆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曰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曰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歆說見漢志僞孔傳用其說故孔疏有受封乃朝不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歆說較之大傳史記書序先後皆差二年本不足據大傳與史記言陳鴻範封朝鮮先後雖異而言文王

崩年相合則武王克殷之年亦必相合維十有三祀自必皆在克殷之後二年不在釋箕子囚之時遷書所載孔安國古文說與劉歆古文說異則歆說不可信不得據劉歆僞孔以駁伏生史公也書序所云以箕子歸或與劉歆說同或如江聲說爲已而箕子來朝亦無不合爾雅釋天云商曰祀祀釋名云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此周書而稱祀者左氏傳許氏說文皆引此經爲商書臧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班氏以洪範列微子上則今文尚書次序或以此篇列微子之前則此爲商書故稱祀也惟十有三祀今文當作維匡謬正俗云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尚書變爲維者同音通用今文尚書本作維也史記述此篇皆作維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今文嗚呼作於乎惟作維敘作序。史記宋世家曰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周本紀曰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是武王與箕子於陳鴻範之前嘗有問答之辭惜不傳耳說文云乃難詞也據史公說武王與箕子皆有難言之意故皆曰乃言史記於此文及下箕子對曰皆不作乃言者以意改之耳於乎下無箕子省文騭作定協作和彝作常攸作所王君碑引經作攸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天陰騭下民彝倫所由順序段玉裁云騭不訓定疑今文尚書本作質非也。乃一作迺嗚呼一作烏呼攸敘一作逌敘。洪書五行志曰王迺言曰烏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服虔曰騭音陟也應劭曰陰覆也騭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呂氏春秋君守篇云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曰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案師古注與服虔應劭諸家說異而與史記相合蓋本漢儒今文舊說服虔說王肅注亦云陰深也言天陰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亦與史公義合或史公用歐陽說服虔應劭高誘皆用夏侯說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今文乃一作迺洪一作鴻。史記曰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汩陳其五行無我聞二字省文漢志曰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應劭曰陻塞也

汩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華嚴音義引大傳曰汩亂也○一作鯀伊鴻水曰陳其五行○石經口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下闕馮登府說案墮伊一音之轉中庸一戎衣注衣爲殷齊人讀殷如衣是古音通也詩漆洧箋伊因也史記作禹抑鴻水孟子同伊抑亦聲之轉曰卽汩之省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今文洪一作鴻○史記曰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斁一作釋裴駰案鄭元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案畀作從帝酒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今文尚書恐未可據○乃一作酒不畀作弗畀攸作逌○漢志曰帝酒震怒弗從鴻範九疇彝倫逌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卽天也震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類卽九章也斁敗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今文洪一作鴻攸一作逌○史記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史記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又於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是也漢書敘傳曰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李奇曰洛書卽洪範九疇也案以洪範卽洛書兩漢今古文說無異尚書中候曰堯率羣臣東沈璧于洛退俟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圖出背甲赤文成字宋均曰稷讀曰側此卽禹所受洛書也云堯率羣臣禹時預焉論衡正說篇曰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禹案洪範以治洪水馬注云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鄭注大傳云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皆用用用

讀曰攴石經次六曰艾用三德下同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漢志曰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應劭曰疑事明考之于蓍龜師古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說苑反質篇曰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曰洪範稽疑則今文亦作稽也王應麟引漢人異字作叶蓋即說文引書云叶疑乃古文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今文嚮作饗威作畏○漢志曰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嚮勸人用六極史記宋世家亦作嚮而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子雲用今文尚書作饗故注云饗樂今史記漢志正文與應劭所據本亦當作饗字應劭注皆淺人妄改之漢紀谷永對策引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同出谷子雲引而與漢書不同此淺人據今本尚書妄改之明證也漢志曰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史記曰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戮作用五福畏用六極惟有四十三字蓋史公省文大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李尋傳白虎通漢紀引皆作爰蓋皆夏侯尚書五行志引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酒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塏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酒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講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又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通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矣卑卑者親親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又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麑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又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通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矣卑卑者親親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又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麑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麑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以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又曰五行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之爲言觸也言觸地氣動躍也火之爲言委隨也萬物也元命苞曰木之爲言觸也言觸地氣動躍也火之爲言委隨也萬物也元命苞曰土之爲言吐也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又曰五行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之爲言觸也言觸地氣動躍也火之爲言委隨也萬物也元命苞曰土之爲言吐也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漢書五行志作土爰稼穡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李尋傳白虎通漢紀引皆作爰蓋皆夏侯尚書五行志引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酒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塏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酒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講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又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通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矣卑卑者親親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又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麑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

時爲秋秋鞼也物鞼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圓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通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嗇蒸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此以五行配五常也。今文一作土曰稼穡。史記曰木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集解馬融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鍊論衡引此經作土曰稼穡與史記同蓋皆歐陽尚書漢書李尋傳尋對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史記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白虎通五行篇曰水味所以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物之生也酸者所以達生也猶五味以甘爲主也下引此經高誘注呂覽云木味酸酸者鑽也此經通解同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引此書傳爲證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　今文五事上無二字。史記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漢志曰經曰蓋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一曰貌者男子之所以恭儀婦人之所以妓好也五事上皆無二字風俗通過譽篇曰諺曰衆口爍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鴻範陳五事以貌爲首論衡言毒篇曰諺曰衆口爍金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又訂鬼篇曰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王鳴盛云王充誤以五事之次即五行之次錫瑞案古尚書說云肺火也肺主音聲語言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則仲任謂古與火直其說有本且仲任專主妖言言之不從時有詩妖仲任說與五行傳合非誤也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今文五曰思下多心字。史記漢志皆日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錫瑞謹案五曰思當作五曰思心說見後五經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肺主音聲語言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則仲任專主妖言言之五行傳亦云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鄭玄之而說文心部云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藏肉部又云肝木藏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腎水藏也則許又似以今文博士說爲正仁故曰視肺義故鼻候心義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口諮是也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不同漢儒若董仲舒一六爲水事聽用聰謀徵寒類爲急五五爲土事思用睿攝聖微風類爲牟牟蓋假借爲脅脅字子雲用今文當作容後人改之也漢書天文志曰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信也思心也心仁義禮知信爲主貌言視聽曰心爲正律麻志曰物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

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風俗通聲音篇曰商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角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宮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徵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羽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聽漢紀曰木爲貌金爲言火爲視水爲聽土爲思心又曰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事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心皆與鴻範五行傳合則伏生之說與古尚書說不異歐陽說背其師傳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今文作思心曰容○史記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九

明聽曰聰思曰睿睿不容僻邪是謂不聖思心之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以寬訓容明是容字今本作睿誤據志文引傳作容誤知前引經作思曰睿亦誤應劭注曰睿通也古文作睿正言古文作睿與今文作容異今本漢書與注皆誤作睿非容非睿義不可通據漢志作睿誤知史記作睿亦誤史公雖於洪範多古文說其字不當作睿也今文尚書當作思心曰容鴻範五行傳曰炎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思心曰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滲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爲叶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據鄭注則大傳作容鄭以爲當作睿志論從今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鄭從古文作睿不睿通則地動鄭注豈可通乎司馬彪續漢志及晉隋書五行志皆引大傳皆改爲睿則鄭注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所引傳皆不誤春秋繁露五行篇云五曰思思曰容容作聖高誘戰國策注引五行傳亦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聖所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寬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斁謀作聖皆與伏生義同錢大昕說容與恭從聰非說文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諺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覩主明聽主聰而思心曰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滲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爲叶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據鄭注則大傳作容鄭以爲當作睿志論從今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鄭從古文作睿不睿通則地動鄭注豈可通乎司馬彪續漢志及晉隋書五行志皆引大傳皆改爲睿則鄭注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所引傳皆不誤春秋繁露五行篇云五曰思思曰容容作聖高誘戰國策注引五行傳亦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聖所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寬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斁謀作聖皆與伏生義同錢大昕說容與恭從聰非說文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諺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覩主明聽主聰而思

獨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今文作艾哲作悊睿作容○史記曰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悊聰作謀睿作聖案今文尚書當爲容容智以故訓代之涣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史公艾爲治哲爲智以故訓代之涣志曰恭作肅從作艾明作悊聰作謀睿作聖說見前鴻範五行傳曰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木乂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水沴火火乂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茶厥罰常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保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日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火乂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水乂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睿厥咎蒙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維土沴木木乂五事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木乂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水沴火火乂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茶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維土沴木木乂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睿厥咎蒙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木乂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水乂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睿厥咎蒙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維土沴木木乂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茶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草妖時則有保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日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火乂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水乂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睿厥咎蒙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維土沴木木乂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水沴火火乂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茶

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後漢紀馬融對策曰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

三曰祀史記曰三曰祀以昭孝事通神明也公羊定八年傳解詁曰祀者無已長久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史記曰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徒主誅寇賊鄭玄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又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史記集解引鄭玄曰師五星也白虎通四時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引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又曰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引咸精符曰三綱之義日爲君月爲臣也又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而成魄比天爲陰故右行

異引經作敖蓋夏侯尚書與歐陽本異○今文敖一作傅汝作女惟作維○史記曰敛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集解馬融曰當敛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以其能敛衆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汝保極者又賜以守中之道蔡邕答詔問災異曰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教也下引此經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口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今文一作無有淫朋人無有下闕段玉裁說按本篇毋偏毋黨字作毋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有分別古文尚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有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今文罹作離汝作女惟作維無虐煢獨

作毋侮鰥寡○史記曰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集解馬融曰高明顯襲者不枉法畏之按史記康作安攸作所皆訓故字毋侮鰥寡今文尚書也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引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一作不叶于極不罹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叶古文協今文中亦有古字罹離同義矜鰥古通用皆三家異文○一作無侮鰥寡○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賜高年鰥寡孤獨帛一匹引經曰無侮鰥寡毋作無亦三家之文不同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今文邦作國○史記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一作使脩其行國乃其昌○潛夫論思賢篇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闕許冲進說文上書曰殊蕤異衡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乃其昌○一作使脩其行國乃其昌石經口口口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潛夫論思賢篇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循其行而下闕許冲進說文上書曰殊蕤異衡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

與墨子兼愛引周詩作不字合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今文皇作王敷作傅彝作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傅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鄭元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聚會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訓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江聲王鳴盛說篇中皇極字大傅皆作王極蓋亦作皇而訓爲君者故王不連極爲義而以王極與庶民極對文爲義也史公於上文彝倫字皆以故訓改彝爲常而此直作夷是順字馬王注皆解爲順是古文義與今文同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記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大傳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祿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以其俱稱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稱之天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爲天之子也故孝經曰天子者天也天子何以稱天子何以

誥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高誘戰國策注引書曰无有作威作福凶○一作臣凶有作威作福凶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凶有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武王曰臣凶有作威作福凶有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武王曰臣凶有作威作福凶有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吉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一作民用僭忒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凶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王商傳張匡對曰竊見丞相商所據之本猶有先威後福者漢書敘傳曰矣服玉食敗俗傷化張又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真梧傳梧上疏曰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亡德不可其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亡志蔣濟傳濟對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所誡隋樂毗論楊素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威福之作威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陷人所據之本猶有先威後福者漢書敘傳曰矣服玉食敗俗傷化張又注王嘉傳曰玉食精好如玉也○一作而凶于而國○石經口妃曰玉食珍食也陳咸傳曰奢侈玉食食如玉也口口口家而凶于而國人用口頗辟下國王肅注云必滅家復害其國是因家而連及國亦用今文義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今文稽疑上無七字○史記龜策傳曰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無七字白虎通著龜篇曰卜卦兆也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爆見兆也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忒○今文作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貢○史記曰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貢集解曰涕尚書作圛徐廣曰涕一曰洟一曰洟霧一曰被鄭元曰卜五占之用二衍貢謂貞卦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筮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屋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貢也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圛孔安國曰氣落驛連結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蒙霧與蒙亦通錫瑞謹案論衡辨崇篇曰故書列七卜則王仲任以七卜二字連讀當謂凡七卜五占之用句二衍貢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其說多同則史記亦當以七卜連讀鄭云卜五占之用句謂術異說喬從云鄭從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非也○今文一作曰圖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文作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白虎通著龜篇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功者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大小長短各隨其宜也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武王也乾草枯骨眾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著之爲言著也久長意也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諮之於謀慮而後考之于著龜白屋之士皆開其謀蓍之役咸盡其心漢書藝文志云著龜者聖人之所用

○案今文尚書亦作圛詩齊風鄭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正義曰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達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弟故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今定本云悌古文尚書無弟字義得並通陳壽祺說賈定弟爲圛猶定雕爲鳥皆從今尚書然於經不改爲雕而改弟者弟則字奇而義迂不如今文作圛爲順賈逵奏定尚書必已改弟爲圛鄭君因之故詩齊風正義史記周本紀集解棣隱引鄭本尚書周禮太卜注引洪範並同作圛依賈所定從今尚書也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曰圛句圛者升雲半有半無圛者以下釋書之詞當即本其師賈侍中說定從今尚書也段君若膺謂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書作圛詩箋悌爲圛之上傳寫妄增以字其言無據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史記曰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深案史記爲字蓋用故訓漢書云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所引無之字蓋省文白虎通著龜篇曰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白虎通前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同用三人也○今文一作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王應麟攷文志攷引漢人文字異者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即引解詁或別有所據皆未可知劭公習今文說則三家異文有作三人議者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史記曰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白虎通著龜篇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功者龜長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者龜長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三尺大小長短各隨其宜也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諮之於謀慮而後考之于著龜白屋之士皆開其謀蓍之役咸盡其心漢書藝文志云著龜者聖人之所用

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夢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已後漢書胡廣傳庶上疏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又庶楨傳楨規實武曰書稱謀及庶人此皆兩漢今文說也王逸楚辭招魂注云尚書曰央之著龜段玉裁說按此今文尚書句也當在金縢洪範等篇今不可考矣又按此用大傳說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謹案段氏後說是也經屢言卜筮不應此文獨異史記漢書白虎通論衡引經皆作卜筮則史公班孟堅王仲任所據今文無作次之著龜者未可據王叔師所引以爲謀及卿曰謀及庶民周禮卿大夫注鄭司農云洪範所謂謀及庶人段玉裁以下文四言庶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書謀及庶人段玉裁以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爲誤案史記白虎通潛夫論皆作庶人或亦三家之文也○今文一作謀及庶民○石經曰乃心不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史記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潛夫論卜列篇曰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洪範之占大同是尚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九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今文身上子上並多而字○史記曰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蓋今文尚書多兩而字也錫瑞謹案漢書王莽傳其逢何絕與上文從同爲韻馬云逢大也是引曰逢吉丁辰景命也潛夫論蔓列篇曰乃其逢吉天祿永終金縢篇乃并是吉今文尚書作乃逢是吉論衡卜筮篇云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則今文尚書以逢吉連讀爲義不以逢字絕句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集解鄭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集解鄭元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洪範曰行傳曰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佑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十

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五是二字爲日時五者四字後漢書律曆志引尚書考靈耀曰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臺詩曰庶卉蕃蕪蓋亦夏矣尚書與歐陽本不同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今文乂作艾暘作陽哲作悊燠作奧○史記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聖時風若史公作悊知用故訓字暘字與上文作陽不畫一疑後人改之漢志續漢志引大傳五行傳皆作陽今本大傳作暘亦後人改之也漢書五行志云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陽若悊時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則雨順之君政治則陽順之悊明也又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大師典致時雨熒惑司悊南嶽大傅典致時奧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智也厥罰常奧奧暑也言之不聰是謂不謀謀事之不艾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

圖也厥罰常寒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史記曰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漢人恒多作常雨若大傳以爲貌之不恭之咎漢志曰咎徵曰狂恒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罰常雨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懈嫚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王鳴盛說庶徵雨乃貌不恭而劉向以爲即大水既以恒雨爲大水當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呂金木之氣易呂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德班氏引此在劉歆貌傳之前當是劉向之洪範五行傳班氏云傷常奧悪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亦當與此不異據此傳則劉向亦以貌屬木末嘗改屬水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三

曰僭恒暘若。今文暘作陽。史記曰僭恒陽若大傳以爲言之不從之咎漢志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論衡言毒篇曰言之咎徵僭恒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後漢書周舉傳舉舉變告對曰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僭恒暘若注曰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

曰豫恒燠若。今文豫作舒燠作奧。史記曰曰舒恒奧若大傳以爲視之不明晻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比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昃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燠順之又云急恒寒若舒恒燠若案王仲任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燠疑亦三家尚書之異文。豫作舒燠作奧。史記曰曰舒常奧若漢志曰言上不明晻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比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昃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燠順之又云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案王仲任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燠疑亦三家尚書之異文。豫作舒燠作奧。史記曰曰舒常奧若漢志曰言上不明晻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比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昃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燠順之又云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案王仲任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燠疑亦三家尚書之異文。豫作舒燠作奧。史記曰曰舒常奧若漢志曰言上不明晻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比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昃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燠順之又云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案王仲任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燠疑亦三家尚書之異文。豫作舒燠作奧。史記曰曰舒常奧若漢志曰言上不明晻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比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昃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燠順之又云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案王仲任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燠疑亦三家尚書之異文。豫作舒燠作奧。史記曰曰舒常奧若漢志曰言上不明晻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比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昃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燠順之又云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案王仲任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燠疑亦三家尚書之異文。豫作舒燠作奧。史記曰曰舒常奧若漢志曰言上不明晻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比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昃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燠順之又云急恒寒若舒恒燠若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恒寒若舒恒燠若案王仲任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燠疑亦三家尚書之異文。

曰蒙恒風若。今文蒙作霧。史記曰曰霧常風若漢志曰霧恒風若應劭曰人君蔽霧鄙吝則風不順之也霧字蒙蒙冒義相近或今文尚書本作蒙而訓爲霧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也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今文王省上無曰字省作眚惟作維。史記曰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上無曰字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卿士四時也馬訓爲省察之省是眚與省通大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案鄭注引子駿傳與伏傳義不合詳見所著尚書大傳疏證漢書外戚傳曰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用正月維王極是司之義五行志李尋引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三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今文無作毋乂作艾俊作畯。史記曰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平康艾作治故訓字樊毅修華嶽廟碑艾用昭明畯民用章文選李善注云尚書畯民用康孔傳是畯與俊同錫瑞謹案史記作畯疑與俊字之義不同樊毅修華嶽廟碑云稽民用章宿駟司徒箴云喬人用章蔡邕陳留太守行考城縣頌曰勸茲稽民疑三家尚書異文有作稽民用章者周禮鄭司農注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是畯與嗇義近或今文尚書本作畯而訓爲稽民漢人以故訓字代經亦未可知畯民用章蓋即烝我髦士之義

曰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今文乂作艾俊作畯。史記曰曰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明艾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敬咎勑之

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今文惟作維○史記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漢書天文志曰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有大雨箕星好風月離于箕則好風箕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斗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温冬至日南不極則温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谷永傳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鹽鐵論論菑篇曰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荀悦漢紀曰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寒暑易節相反而成歲猶陰陽氣變而生四時也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史記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論衡明雩篇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從星而生也故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亦不從日月之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又說日篇亦引此經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今文五福上無九字○史記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漢志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願之其福曰壽聽之不聰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皆本大傳爲說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尚書五福之其福曰考終命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厤定紀數如甲子也鄭寬中習小夏侯尚書以授成帝此詔所引蓋小夏侯異說與洪範義不合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黎庶樂業咸以康寧此今文尚書爲一曰富也中論天壽篇曰壽有行仁之壽有聲聞之壽有德澤之壽有功業之壽有行王澤之壽也後漢書楊賜傳曰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一曰富○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佼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先孫星衍說據此今文尚書爲一曰富也一曰富則當云二曰壽

矣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今文以爲五福之始案獻王與史公同時其時尚書惟有歐陽史記所載之文與獻王說異豈後人改之歟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史記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大傳以爲思心之不容之應漢志曰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折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今文以爲君行失中則有人物夭折之咎故以禽獸木及兄喪弟父喪子爲說言其咎延於民物也

二曰疾史記曰二曰疾大傳以爲視之不明之應漢志曰奧則冬温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

三曰憂史記曰三曰憂大傳以爲言之不從之應漢志曰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四曰貧史記曰四曰貧大傳以爲聽之不聰之應漢志曰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潛夫論讀學曰箕子陳六極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五曰惡史記曰五曰惡大傳以爲貌之不恭之應漢志曰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

形貌醜惡亦是也錫瑞謹案班志兩說竝列當以前說爲正今文說以惡爲攸好德之反前說謂姦軌竝作故其極惡正與民皆好德相反後說拘於以惡爲貌不恭之應謂人君貌不恭則民形貌醜惡亦不宜列於六極鄭君注與僞孔傳皆從其後一說似不若從班志

六曰弱　史記曰六曰弱大傳以爲王之不極之應漢志曰亢之前說以惡爲善惡之反也

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鄭崇傳諫曰臣聞師曰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亾之患神者有疾夭之禍潛夫論德化篇曰德政加於民則多罹癉疢病夭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圖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堅強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罹癉疢病夭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誠大矣漢人說此經以五福六極爲政化美惡之應書正義引鄭云書傳凶短折思不容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三者思睿則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惡則致貧惡言不從之罰貧惡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宜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錫瑞謹案鄭注與班志惟惡聽則致富義同其餘義皆不合班志傳自夏侯始昌皆本伏生五行傳爲說當得其眞鄭以古文睿字改今文不盡用伏生之說疑竝以已意改易其次序未可據依陳喬樅云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爲解全不辨其異同失之甚矣孫星衍以爲鄭說俱通於今文說是也

大誥第十二　周書三

大誥伏生尚書大傳以大誥列金縢前史記周本紀王初管蔡畔大誥魯世家曰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王若曰　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伏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錫瑞謹案王莽大誥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大傳曰周公身居位雖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居位即居攝也故可稱王鄭注云王謂攝也周公居攝之年與史記大傳先後皆異而以王爲周公攝王則與今文義同論衡書虛篇云說今文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冕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仲任所引即三家尚書說然則史公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亦史臣推原周公本意而言周公當時既權代王不必言奉成王命也周公攝王見於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荀卿子書兩漢今古文家皆無異義後人乃謂周公攝王事用王肅僞孔謬說以王爲稱成王皆陋矣不足辨孫星衍說若謂是周公述王命以告則當如多方言周公告乃復言王若曰今此文不然則是王即周公矣

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今文猷大誥道諸侯王也以下也御事主事也錫瑞謹案爾雅釋詁下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猷爾雅釋詁曰猷道也方言曰猷道也猷猷猷道也猷大誥猷猷猷道也猷大誥猷猷猷道也猷大誥

耳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今文弗作不。弔作丧。○葬誥云不言不爲天所弔閔降下也案葬誥無不少延三字蓋省之下云洪惟我幼沖孺子則今文不連延洪二字爲義或當如馬鄭王讀不少延爲句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今文弗造哲作不遭悊格作往。○葬誥云洪惟我幼沖孺子當承緐嗣無疆大歷服事予未遭其明悊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沖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緐漢家無竟之厤服行故事予葬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善爲謙辭也道讀曰導錫瑞謹案師古注義多與僞孔傳異或亦襲用服慶諸家舊注本三家今文遺說也此訓洪爲大洪大皆語詞無實義與多方洪惟圖天之命孫星衍據鄭注康誥乃洪大誥治云周公代成王誥以爲此亦代成王之詞多方洪惟圖天之命孫又訓洪爲逆經同訓異義皆失之造今文尚書作遭格知天命之格葬誥用今文作往

尚書也皆即今之喀字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今文已作矣。○葬誥云熙我念瑒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敬貶段玉裁說此今文

予惟往求朕攸濟敢賁敢前人受命。○今文作予惟往求朕攸濟奔傳前人受命。○葬誥云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勞傳讀曰附王念孫說師古以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傳與敢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敢賁敢前人受命也葬大誥皆用今文尚書疑今文無上敢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而葬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錫瑞謹案王說是也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三國魏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若涉淵水非君攸濟今文於濟字絕句則下當以奔傳前人受命爲句謂奔走以傳近奉承前人所受之命也

玆不忝大功予不敢閉于。○今文閉作比下無于字。○葬誥云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殷王裁說此即經之玆不忝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宣用宣帝宝遺我大寶龜此即經之天降威用宣王遺我大寶龜

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閉字疑今文尚書無之錫瑞謹案殷說是也或疑作不敢于閉或疑于乎古通用予不敢閉于即于不敢閉乎說皆非是師古云前人謂周公亦非葬意葬云予于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承上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而言前人當即謂高皇帝葬自謂不敢比高皇帝也周自文王受命則前人受命必謂文王推今文家之意亦必以爲周公云傳近奉承文王所受命于不敢比于文王也此蓋公自明攝位不敢即眞之意今文家義殊勝若如師古之說葬不敢比前之周公所謂比又將比前之何人耶

天降威用宣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葬帝宝遺我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孫星衍說按攝詁云威則也則者法也言天降明法於寶龜以宣王室前漢人用今文之義如此命者大命漢書作即命居攝踐阼則此言周公攝王以即大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今文靜作靖。○葬誥云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之言則今文家說匿亦必以日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日者遠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錫瑞謹案郡卿衛在鎬京之東

亦當以鎬京爲西土葬以日爲翟義之言則今文家說匿亦必以日爲管叔羣弟之言謂羣叔流言云西土鎬京有大艱也大艱蓋指公將不利于孺子之事

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今文紀作犯敘作序。○葬誥云於是動衆鄉侯信讒敢犯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孫星衍說紀蓋今文作犯形相近錫瑞謹案據葬誥則越茲蠢殷小腆六字作一句今文家說如是不以越茲蠢連上文爲義葬謂翟義造爲西土有大艱之言於是動衆起兵之意則今文家說經亦必謂管蔡造爲西土有大艱之言於是動武劉信而作亂庚作亂之心也葬云管蔡挾祿父以叛今翟義亦挾劉信比祿父也近人讀大誥斷句皆誤遂於葬是以翟義比管蔡劉信比祿父也近人讀大誥斷句皆誤遂於葬所引今文皆不得其解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文疵作咎○葬誥云天降威造我寶龜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滿也師古曰咎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遣龜者知國有災病義宜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咎讀與疵同右讀曰祐俞撝訹挼此則予復反鄙我周邦七字當作一句蓋今文家讀如此曰與上

文卽命曰同乃天貺寶龜以告也復反猶反復也語有倒順耳部當作嗣說文向部嗣書也書部書爰書也嗣爲書卽爲爰書故炸諸作右右之言助也爰之斯助之矣是其義通也嗣聲右聲據段氏說文同在古音弟一部是其音亦相近也予者設爲天之言與詩予懷明德同予復反嗣我篇顧我復我鄭箋曰復反復也卽可以說此經矣錫瑞謹案命曰爲天假寶龜以告之詞則與莽誥用今文義以卽命爲居攝踐阼日字爲述翟義之言皆不相合茲節取其義

今囂今翼曰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今文獻作儀開日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孟康曰翟義反書上開日也民之表儀謂賢者師古曰我用此宗室之儁及獻儀者共圖謀國事終成其功段玉裁說孟此注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木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之賢者可爲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此大誥多依今文必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纚慕此用今文尚書民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矣翼莽作敬今文家說也錫瑞謹案大傳曰民儀有十夫段說是也羅云今囂今翼日五字難通據莽誥則今文尚書疑有異惜其說不可攷予翼以下據莽誥則今文尚書疑多一終字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靈帝制曰敉寧我人

我有大事休朕卜弁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莽誥云我有大事休予卜弁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曰汝于伐東郡厭鄉逋播臣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弁吉是爲美也逋亡也播棄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今文邦作國。莽誥云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宮室越予小子考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眾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段玉裁說然則今文家越予小子考句絕其訓則管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

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今文王下無害字嗚呼作烏虖。莽誥云帝不違卜故予爲沖人長思厥難曰烏虖信義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錫瑞謹案據莽誥則今文尚書不違卜之上無害字莽誥於尚書王宮宣王等字皆易王爲帝字蓋以周稱王而漢稱帝此文易王爲帝其義當同師古以帝爲天帝非是今文家以王不違卜故予爲沖人永思艱二句相連爲義故卽命王不違卜言之據莽誥則今文尚書肆予下疑多一爲字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今文造作遭云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卽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憂己身也錫瑞謹案據莽誥則今文從遺字絕句周公自言爲天所役使留遺也投艱今文訓爲解難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敢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今文邦作國。莽誥云子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令莽行天子事以擬經文則今文尚書必以此爲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錫瑞謹案莽云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云云周公設爲國君慰己之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成寧考之謀績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今文已作矣替作僭王二字。莽誥云熙爲我孺子之故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言天卜吉能安受此命又曰言天道當思助人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卜用況更用卜吉可知矣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替讀爲僭故漢書王莽傳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作諧僞孔云廢也按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曰格知天命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孫星衍說漢書寧王惟卜用無寧王二字是今文寧王惟卜用止作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基。今文嗚呼作烏虖畏作威基作其。莽誥云烏虖天明威輔漢始而大矣

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段玉裁說以大大訓丕丕以矣訓其蓋今文尚書作丕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古收篇率率其見叡釋故知此亦當同也錫瑞謹案段云今文尚書作丕丕其是也云莽誥以矣字訓基則非也莽誥曰始而大大矣明是以始訓基基始也見爾雅釋詁蓋今文作其而仍讀爲基非讀如姬而以爲語詞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今文丕作不○莽誥云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錫瑞謹案據莽誥則惟當訓思惟之惟公云舊人蓋指文武舊臣與公同心者故莽以與己同之泉陵侯當之古不不同字今文作不於義爲優寧王字莽誥多訓爲安王室其義迂曲不若鄭注以受命曰寧王則亦與以寧王爲文王者太皇太后代寧王言於尚書全經爲合莽誥於此文以略同是今文說亦不盡以寧王爲安王室也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今文作天毖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天憯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順宗之業安毖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莽誥云天成功所○莽誥云天帝室所謀之事段玉裁說毖祕閟古通用尚書斷無複用閟毖二字之理蓋今文尚書祇一勞字故孟注憯勞仍是毖訓慎也下文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尚書無毖字勞非釋毖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莽作毖勞孟康訓以憯勞是今文尚書作毖勞一字者不同陳喬樅定今文尚書乃誤以段說古文作毖止當爲一字者不同爲今文刪去勞字止作天毖我成功所段明云今文尚書多一勞字彼豈未之見耶莽以寧王爲安皇帝與前以太皇太后代寧王之義不同師古分兩句讀非是錢大昕說傳訓閟爲慎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閟慎釋詁文攷釋詁本云毖慎也經既以閟爲毖不當重出毖字據莽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毖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從人傳寫致誤孔傳蓋即襲用孟康語耳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今文忱作諶考作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言天以百姓託我漢書孔光傳光引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與莽誥合江聲說淮南氾論訓夏后氏之瑣不能無考又說林訓曰白璧有考不得爲寶是考有疵累之義故云天其累我以民也陳喬樅據說師古注訓肆爲陳與僞孔傳訓肆爲故義異又訓累爲託言天以百姓託我與僞孔傳以考訓成其義迥殊此襲取漢儒服虔等舊注用三家今文尚書之說爲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誘莽作告告亦曉諭之意與化道誼同誼古文尚書作忱古忱諶通用錫瑞謹案莽誥多增字釋經使人易曉天字以字疑莽以意增之今文特以考爲累異於古文耳孫星衍云今文作天其累我以民恐未可據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今文曷作害○莽誥云予害敢不於師古曰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孫星衍說寧人漢書多作安人是今文以寧王寧人爲安王安人不如鄭說以寧王爲文武也錫瑞謹案據莽誥今文之義亦不盡然下文前寧人莽誥直作祖宗不云安人其義爲勝予害敢古文作予曷其與前後皆文作敢不合莽誥用今文作敢其義爲優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今文作害其作敢○莽誥云天亦惟勞我民曷作害弼○莽誥云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眾眾若有疾苦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孫星衍說寧人漢書多作安人不如鄭說以寧王爲文武之前寧人莽誥今文之義亦不盡然下文前寧人莽誥直作祖宗不云安人其義爲勝予害敢古文作予曷其與前後皆作敢不合莽誥用今文作敢其義爲優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今文作害其作敢○莽誥云天亦惟勞我民曷作害弼○莽誥云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眾眾若有疾苦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孫星衍說寧人漢書多作安人不如鄭說以寧王爲文武也錫瑞謹案據莽誥今文之義亦不盡然下文前寧人莽誥直作祖宗不云安人其義爲勝予害敢古文作予曷其與前後皆作敢不合莽誥用今文作敢其義爲優

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矧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今文弗作不肯作克曷作害○莽誥云矧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之父菑人猶不棄其本業況子乎聞莽誥云矧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之父菑人猶不棄其本業況子乎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孫星衍說後漢書肅宗紀云不克堂構注引尚書乃不肯堂矧肯構乃不肯堂矧肯構是桓疑桓是楹今文構作桓也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則今文肯爲克也錫瑞謹案謂今文肯構作楹非也莽誥用今文構作桓也與莽誥合江聲說淮南氾論訓夏后氏之瑣不能無考又

承堂弗構蔡邕勸進碑云克構其堂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云克堂構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克構克堂伯喈書石經一用今文其所據今文尚書作桓乃宋人避諱改之耳據後漢書則古文尚書弗肯字今文作不克魯峻碑弗構作弗三家文異也書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正義所引皆古於矧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正義所引皆古文若今文異同不可放宜從蓋闕并詰以亂宗代寧王字與鄭君訓寧王爲文王義合此并詰用今文說之不誤者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今文養作長○并詰云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言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嘗以公義段玉裁說拔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其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寧王大命既肯堂肯構肯播肯穫矣乃有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子賓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爲孔不以此誥爲則公之言故其解踏駁不可通王莽效之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亂宗在上而忽有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尤爲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若考一例謂若家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因其

長也其可相戒弗救乎以恒情曉之也友并何以作效湯武甚妥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尚書妥萱作妥說文妥者效也效湯武故并用其說也王國運說兄考武王也尊者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政故得兄武王先君爲考言我順武王伐厥之故事案王說近是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鄭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今文嗚呼作烏虖越作粵法作定○并詰云烏虖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勗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戾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肆陳也勗勉也迪亦道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言當由此明智之士以治道而知天命粵卿也天道

氏石室畫像列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周公列武王之下管蔡之上此石刻之最可據者惟史記管蔡世家以管叔次周公之上常是用歐陽之說與諸家用大小夏侯說不同陳喬樅乃云管叔爲周公兄自古無異說惟僞孔傳以是淺人據孔傳以改白虎通失之不攷

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弁詰云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兆陳列惟如此案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大傳釋此經之旨與洪範篇義同王逸注招魂引尚書決之蓍龜即此傳加之蓍龜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二　十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今文弗作不○史記魯世家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錫瑞謹案史公以爲十一年伐紂則克商二年爲十三年即王訪箕子之歲也今文尚書作不豫論衡死僞篇卜筮篇知實篇引經與史記同漢書韋元成傳匡衡疏高廟等廟曰今皇帝有疾不豫白虎通崩薨漢書禮儀志皆云不豫蔡邕和熹鄧后謚議曰遭疾不豫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今文功作質○史記周本紀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又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集解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命曰未可以戚先王也錫瑞謹案鄭以穆爲文王未知今文說同否僞孔訓戚爲近殊不可通小爾雅廣名云請天子尤不可據鄭說稍近而云公知武王有九齡之命今必瘳故止二人之手公之卜如其說則公何以卜爲又何以請爲代而後敢卜庶卜無不吉故止二公憂怖先王故必先禱請以身代而後敢卜而不吉而自以爲質也江聲說質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己爲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說是也史記正義曰自以贊佛告三王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今文植作圭○戴珪作圭○非是

金縢第十三　周書四

金縢大傳金縢列大誥之後葉夢得曰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故次大誥之下孫星衍說史記載周公卒後乃有暴風雷雨命魯郊祭之事是經文秋大熟以下必非金縢之文孔子見百篇之書而序稱周公作金縢周公不應自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當止於王翼日乃瘳或史臣附記其事亦止於王亦未敢諟公也其秋大熟已下考之書序有成王告周公作亳姑則是其逸文後人見其詞有以啓金縢之書乃以屬于金縢耳錫瑞謹案大傳以雷雨開金縢在周公薨後則當次於立政周官之下乃儀列大誥後豈當時已合亳姑於金縢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今文弗作不○史記魯世家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錫瑞謹案史公以爲十一年伐紂則克商二年爲十三年即王訪箕子之歲也今文尚書作不豫論衡死僞篇卜筮篇知實篇引經與史記同漢書韋元成傳匡衡疏高廟等廟曰今皇帝有疾不豫白虎通崩薨漢書禮儀志皆云不豫蔡邕和熹鄧后謚議曰遭疾不豫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今文功作質○史記周本紀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又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集解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錫瑞謹案鄭以穆爲文王未知今文說同否僞孔訓戚爲近殊不可通小爾雅廣名云請天子尤不可據鄭說稍近而云公知武王有九齡之命今必瘳故止二人之手公之卜如其說則公何以卜爲又何以請爲代而後敢卜庶卜無不吉故止二公憂怖先王故必先禱請以身代而後敢卜而不吉而自以爲質也江聲說質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己爲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說是也史記正義曰自以贊佛告三王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今文植作圭○戴珪作圭○非是

受業桂赤夏承慶校

史記魯世家曰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論衡死僞篇曰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史記魯世家漢書王莽傳改之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戴璧秉圭太元捉皆作戴可證易林无妄之臨曰載璧亦作載璧讀如束牲載書之載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今文冊作策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史記曰告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集解鄭元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名諱之由成王讀之則當時策書本作士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徐廣曰一作淹孫星衍說某爲王發者發武王名禱臨文不諱又父前子名古文本作王發與鄭康成所見本異也云勤勞阻疾者遘厲爲勤勞蓋古今文之異非史公詁訓與史記同蓋今文作策古文作冊也史公引書皆據今文說云阻險也淹與險聲相近疑經文本作淹疾史公易爲阻也淹久也錫瑞謹案漢書論衡皆作策祝文作王發非也鄭君以爲諱之發今文爲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二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今文丕作負某作王發○史記曰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之責說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彥徐廣說復非異魏晉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於天謂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魏監用今文家說非也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今文子仁若考作旦巧元孫作王發若作如○史記曰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江聲說仁若衍字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非也能字屬下讀乃能故多材多藝也案江說是也論衡死僞篇引經與今本尚書同釋之曰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仲任習歐陽尚書其所引經與史公所引歐陽尚書異者乃後人以古文尚書改之如植璧不作戴璧此後人改之之證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今文定爾作定女祇畏作敬畏下無嗚呼二字寶命作葆命依歸上多以字○史記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女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鄭元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是鄭本亦有所字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三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弁是吉○今文卜作開弁作逢○史記曰周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人皆曰吉發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篇曰周武王不豫卜三王而卜人皆曰吉發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人也又死僞篇曰周公請命史策告祝冊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蘇請解除已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遇吉論衡卜篇曰周武王不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己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又知實篇曰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築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己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案今文尚書啓爲開周禮卜師注引書曰開籥見書與史記合據論衡則今文作開故訓孫星衍說史公以爲即三王而卜是大王王季文王前各置一龜以占祖考之意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今文無體字罔作無予小子作旦○史記曰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錫瑞謹案君前臣名史公以此爲人賀武王之詞今文尚書作旦是也史記無體字史公疑訓體爲幸毛詩蜉蝣無咎言韓詩作履云幸也是體與履通義得幸蓋公見卜吉而喜曰幸也王其無害史公云人賀故不云幸

也解者必以君占體解體字恐非

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今文惟作維茲攸俟作茲道念予一人集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江聲說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道偽孔傳云武王惟長終是圖茲道能時或采取漢儒之說其說間有是者案此疑亦王肅本其父朗所受楊賜之歐陽義故與史公合也茲道屬上爲句永作長故訓字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今文冊作策翼作翊史記曰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論衡感類篇曰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錫瑞謹案仲任所引今文說也蔡邕胡公夫人哀讚云翊日斯瘳是今文尚書作翊日翊卽翌字說文有翊無翌

武王既喪史記曰其後武王既崩白虎通崩薨篇曰喪者何謂也直言死稱喪者亾也人死謂之喪亾不可復得見也不義引鄭注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錫瑞謹案仲任說文有翊無翌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史記曰成王少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又管蔡世家曰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大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繼公將不利於成王武王既死矣成王少弱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成王疑周公將不利於成王乃與武庚作亂欲攻成周瑞謹案鄭注以既喪爲終喪服據白虎通用今文說以武王既崩後數年俟其長而王在强葆之中周公乃攝政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又管蔡世家曰管叔蔡叔監殷民謂之三監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欲興復殷紂乃與管叔蔡叔作亂淮南要略篇曰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屏成王而自王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大傳曰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周公屏成王而自王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又管蔡世家曰管叔蔡叔監殷民謂之三監武庚祿父治殷遺民欲興復殷紂乃與管叔蔡叔作亂

瑞謹案鄭注以既喪爲終喪服據白虎通用今文說以武王既崩人死稱喪之義是謂喪爲終喪服亾之喪非喪服之喪史公訓喪爲崩蓋與白虎通義同羣叔流言當在武王初崩之時今文家說爲是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則周公攝政三叔流言皆在武王未葬以前初崩逾年事也

王史記無避居之文則七年當從武王崩後數起若武王崩成王在强葆再加七年不過十歲公既攝政何不再攝數年俟其長而歸之乃遽授之十歲孺子乎豈十歲孺子即已長能聽政乎則武王崩時成王非强葆又可知也五經異義引古文尚書說成王即位年十三明年葬武王年十四周公冠之而出征東征三年歸營洛制禮作樂而致政成王年十九讁周五經然否論之而出征東征古文尚書說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二王肅以爲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之年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十二周公攝政四年居東三年歸而作鴟鴞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居東二年成王年十二十五迎周公反以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相去一年再加三年爲周公七年致政之年成王年二十一年與古文說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四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用今文說又加服喪居東之年故書傳云天子十二諸侯以下八也故書傳云太子十八稱孟侯鄭解孟侯用今文說亦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四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四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四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四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

無大異初非幼在襁褓之中漢書杜欽傳云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此亦不在襁褓之一證若在襁褓安得有獨見之明周公又抗世于法於伯禽公作詩貽王若在襁褓安知未敢訓公周公又抗世于法於伯禽若在襁褓何以抗法盧辨注大戴禮記曰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盧說是也必以襁褓爲實則古書所言成王之事無一可通然其誤亦有自來賈誼請豫教太子疏云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成王爲太子在襁抱時事諸家或以爲太子時事傳爲即位時事遂致此誤又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年六歲即位故云襁褓案六歲即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十三歲之數或又誤以嗣王之初歲爲復辟之元年故少卻七年耳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史記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錫瑞謹案史公雖讀辟爲避然不以爲避居東都陳喬樅云鄭君讀辟爲避與史公同皆據今文家說非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六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史記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亶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錫瑞謹案史公之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三叔王子祿父北奔北北謂北狄雒解云祿父北奔北狄北狄即俶擾天作雒解云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中旌父字于東其說與大傳史記合詩幽風毛傳以二子爲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爲康叔字于殷俾于洛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旌父字于東其說與大傳史記合詩幽風毛傳以二子爲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爲公居東爲東征也論衡感類篇引古文家說以居東爲東征此今文說也論衡感類篇引古文家說以居東爲東征也論衡感類篇云周成王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文乃鄭說所本然西漢今文家無此說西漢古文家如毛傳亦無此說也孫星衍拘於班固謂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乃以毛公與史公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葬周公所作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亳姑篇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說鄭以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信讒二家未有定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三叔王子祿父北奔北北謂北狄雒解云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中旌父字于東其說與大傳史記合詩幽風毛傳以二子爲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爲公居東爲東征也論衡感類篇引古文家說以居東爲東征此今文說也論衡感類篇云周成王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文乃鄭說所本然西漢今文家無此說西漢古文家如毛傳亦無此說也孫星衍拘於班固謂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乃以毛公與史公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葬周公所作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亳姑篇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說鄭以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信讒二家未有定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三叔王子祿父北奔北北謂北狄雒解云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中旌父字于東其說與大傳史記合詩幽風毛傳以二子爲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爲公居東爲東征也論衡感類篇引古文家說以居東爲東征此今文說也論衡感類篇云周成王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文乃鄭說所本然西漢今文家無此說西漢古文家如毛傳亦無此說也孫星衍拘於班固謂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乃以毛公與史公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葬周公所作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亳姑篇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說鄭以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信讒二家未有定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三叔王子祿父北奔北北謂北狄雒解云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

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亶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錫瑞謹案史公之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三叔王子祿父北奔北北謂北狄雒解云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中旌父字于東其說與大傳史記合詩幽風毛傳以二子爲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爲公居東爲東征也論衡感類篇云周成王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文乃鄭說所本然西漢今文家無此說西漢古文家如毛傳亦無此說也孫星衍拘於班固謂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乃以毛公與史公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葬周公所作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亳姑篇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說鄭以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信讒二家未有定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三叔王子祿父北奔北北謂北狄雒解云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

史記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亶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錫瑞謹案史公之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三叔王子祿父北奔北北謂北狄雒解云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中旌父字于東其說與大傳史記合詩幽風毛傳以二子爲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爲公居東爲東征也論衡感類篇引古文家說以居東爲東征此今文說也論衡感類篇云周成王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文乃鄭說所本然西漢今文家無此說西漢古文家如毛傳亦無此說也孫星衍拘於班固謂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乃以毛公與史公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葬周公所作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亳姑篇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說鄭以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信讒二家未有定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三叔王子祿父北奔北北謂北狄雒解云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

史記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錫瑞謹案史公雖讀辟爲避然不以爲避居東都陳喬樅云鄭君讀辟爲避與史公同皆據今文家說非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六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史記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亶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錫瑞謹案史公之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三叔王子祿父北奔北北謂北狄雒解云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中旌父字于東其說與大傳史記合詩幽風毛傳以二子爲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爲公居東爲東征也論衡感類篇引古文家說以居東爲東征此今文說也論衡感類篇云周成王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文乃鄭說所本然西漢今文家無此說西漢古文家如毛傳亦無此說也孫星衍拘於班固謂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乃以毛公與史公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王葬周公所作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亳姑篇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說鄭以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信讒二家未有定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三叔王子祿父北奔北北謂北狄雒解云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七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今文名作命誚作訓。

史記曰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錫瑞謹案名當從史公作命書釋文云名徐仙民亦政反是徐從史公讀爲命也訓順古通用成王未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訐訐集韻曰信古作訐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鴟詩言綢繆牖戶即營成周作禮樂之意成王未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訐訐集韻曰信古作訐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也史記之訓乃訐字之誤蓋今文尚書作未敢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

信公與古文尚書作誚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

政反是徐從史公讀爲命也訓順古通用成王未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訐訐集韻曰信古作訐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訐訐集韻曰信古作訐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也史記之訓乃訐字之誤蓋今文尚書作未敢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

信公與古文尚書作誚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

史記曰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錫瑞謹案名當從史公作命書釋文云名徐仙民亦

未敢訓周公錫瑞謹案名當從史公作命書釋文云名徐仙民亦

政反是徐從史公讀爲命也訓順古通用成王未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訐訐集韻曰信古作訐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訐訐集韻曰信古作訐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也史記之訓乃訐字之誤蓋今文尚書作未敢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

信公與古文尚書作誚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

鴟詩言綢繆牖戶即營成周作禮樂之意成王未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訐訐集韻曰信古作訐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訐訐集韻曰信古作訐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玉篇之訐即集韻之訐皆本說文姺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也史記之訓乃訐字之誤蓋今文尚書作未敢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

信公與古文尚書作誚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

周公後尙有營洛遷政弭楚反歸作多士毋逸立政周官諸篇本有若干年大事始接以周公在豐病將沒之文段氏玉裁今文並不一攷史記已則荒謬已極何反以古人爲荒謬乎陳喬樅名治今文曲意阿鄭乃云伏生年老記憶不能全故脫去避居東國之事不知兩漢諸儒從無避居之說引論衡所史記序文甚晰居東卽是東征與大傳相合安得以爲伏生脫去耶陳氏壽祺道光間人字誤當作國人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大傳亦誤作邦皆淺人據古文尙書改之也感類篇雷雨字凡二十餘見則其前引經當作雷雨甚明王仲任習今文故篇中引今文說駢駁二千餘言於古文家不置一辭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文啟作開。○史記曰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鍚瑞謹案今文啟爲開論衡順鼓篇曰周成王開金縢之書感類篇曰開匱得書見公之功恢國篇曰周成之開匱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輒有開匱反風之應皆作開獨斷言冕冠引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今文解弁字與古文同史公作朝服蓋今文家訓弁爲皮弁與鄭注以弁爲冔弁稍異或據王莽傳子甚弁焉疑今文家以弁爲弁急之弁其說甚鑿與史記不合未可信也異義古尙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君所引古文說以開金縢卽在武王崩之後一年與鄭說秋大熟爲周公山二年之後明年秋又異要皆非今文義也論衡感類篇引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陳壽祺云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聯爲一也案陳說亦無據未敢信爲今文死字疑是傳寫論衡之譌其下句云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作威作慝亦傳寫之誤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說一作簡或今文字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記曰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對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陳喬樅說據釋文則馬本古尙書作懿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尙書字史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字之詞非以有爲噫之代字釋名釋言語曰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今文執事一作執士。○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猶以或加事作士乃三家異文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今文穆作繆沖作幼迎上無親字。○史記曰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案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帝乃震慟執書以泣亦以執書以泣爲公薨後之事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公羊解詁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陰陽變化以彰聖德章懷注引尙書洪範五行傳曰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皆引尙書大傳又杜鄴傳曰昔周公葬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皆引尙書大傳又梅福傳曰昔成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猶以或加事作士乃三家異文

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窮金縢之策公不以天子禮葬故爲雷雨以責成王皆與伏生史公今文義合。○今文策作冊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又日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彰聖功又日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之德論衡感類篇引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陳壽祺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論衡感類篇曰獵屬於葬周公之問天大雷雨動怒示威作慝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葬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論衡五經異義鄭注尙書說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請書乃泣反周公蒙恬傳亦載其事後漢書云遜書載金縢多古文說疑卽指此而言然史公以周公奔楚在反政後又與論衡五經異義鄭注尙書中論及墨子越絕書皆異或公之薨疾本有兩事或卽一事傳說皆未可知史公之意在說網羅放失舊聞不拘一說王仲任許叔重皆明別之爲古文若兩漢今文初無是說則不必深辨之也陳喬樅必欲合鄭說於此爲周公薨後之

事則迎不得爲迎周公孫星衍說迎之義亦爲逆禹貢同爲逆河河渠書溝洫志皆爲迎迎河史公無新字則惟朕小子其迎言有逆變也致天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今文邦作國○史記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十

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壞此則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爲霽故論衡以止雨代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既言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雨矣魯世家言暴風雷雨是川今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據古文改之也錫瑞謹案王說今文不得言天乃雨是也而云今文作天乃霽亦無塙證琴操云天天止雨安見今文不即作止雨乎論衡順鼓篇云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遇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遇與止同義蓋仲任所據今文作止也琴操云周公誅管蔡之後有謗公于王者成王大怒欲囚周公周公乃奔于魯而死成王以公禮葬之天乃風雨其說又與今文家略異

受業　燕羅宿　袁宗漪　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四　周書五　善化皮錫瑞

康誥

史記衛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既崩成王少未能治國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滅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亾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謂之亾之乂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索隱曰康畿內國名朱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幾內之康誥酒誥梓材以知所在也案索隱蓋用馬注以康爲圻內國名鄭注則云康圻內之康不能據此則今文家解江聲說邁周書證法解云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康之爲號有此三誼皆與康叔之行相似故鄭君以康爲號有此三誼皆與康叔之行相似故鄭君以康爲號有此三誼皆與康叔之行相似故鄭君以康

屬誤衍二字然亦當以二篇皆云康誥故致誤也必以康爲國名則康王之誥史公但云康誥豈亦是國名耶古今人表以衞康叔封與陳胡公滿竝列班氏當亦以康爲謚胡是謚號康亦謚號人表第六等又有衞康叔注云封子若康叔因封康而稱康豈其子亦曾先封於康耶蔡邕述行賦曰悟衞康之封疆此伯啻川今文說以康爲謚之明證衞康猶云齊桓晉文若以康爲國名則衞康之封疆又豈可通耶康乃謚號而以之名篇者疑康叔生卽以康爲號沒因爲謚史公分別康誥酒誥梓材之義以務愛民屬之康誥則康當取愛民爲義康誥一篇云用康保民用康乂民迪吉康乃心康字甚多疑康叔之康卽以此爲號如成王生號成王之也比

惟三月哉生魄○今文魄作霸○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衞月哉生霸此亦當同說文月部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霸厥古文霸厥爲古文則今文作霸一作載生魄○漢書王莽傳作載生魄段借字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月三日成魄魄推度災日月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白虎通曰月篇曰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援神契曰月揚子法言五百篇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與許君古文說不異惟漢書律曆志引三統術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此劉歆異說與古經傳不同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視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孫星衍說云各攻位於其庭則今文以基爲基址亂與鄭說甚爲基謀異矣

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詰治○今文男邦作任國史記禹貢文可證書釋文云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詰治蓋一本無咸勤二字釋文不載石經同異未可據爲今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曰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之辭也王鳴盛據大戴記公冠篇公冠爲成王可稱公卽可稱侯疏所疑也王肅注衍據釋詁云侯君也太子稱孟侯猶云長君漢靈帝皇子協虞董侯案王肅非謂太子冠而迎諸侯之事蓋堯將禪舜先使舜居太子之職自唐虞至殷其制皆然封康叔在居攝四年未仍可稱世子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是古有代君攝位之事左氏傳曰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注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孔疏云太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云立爲太子者以其未堪爲君猶仍處太子之位故也以此推之成王少未堪爲君猶之魯桓公可奉桓公爲太子周公攝位猶隱公可奉桓公爲太子周公何不可奉成王乎周公攝位猶之塙證成王爲太子子文王世子法於伯禽此周公奉成王爲世子之指諸侯乃周公使成王迎諸侯非周公以王爲侯如孔疏所疑也王鳴盛據大戴記公冠篇公冠爲成王可稱公卽可稱侯孫星衍據釋詁云侯君也太子稱孟侯猶云長君漢靈帝皇子協虞董侯案王肅非謂太子冠而迎諸侯非謂太子

爲侯如王氏孫氏之說皆謂太子爲侯顯與伏鄭之義相違又無以解孔疏之惑且史侯董侯乃亂世之事豈可以證古制哉漢書地理志曰周公封弟康叔虢曰孟侯與其所撰白虎通引大傳義不合陳喬樅以爲班固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蓋小夏侯說也然攷之史記康叔不得稱侯衛世家云封康叔爲衛君不言何爵後有康伯考伯嗣伯庸伯靖伯貞伯皆稱伯至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其後始稱侯索隱引系本庸伯作撃伯貞伯作箕伯爲異而稱伯則同是衛初封時乃伯爵非侯爵矣嶋椒慧似麒然則班志未可據而伏生鄭君以爲成王者其義不可易矣周公封康叔必呼成王者成王爲太子主迎諸侯則封諸侯亦太子之所有事故公竝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臺卿用今文說蓋今文之義如是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今文作克明俊德。大傳曰惟夏曰昔者三王愚然欲錯刑遂罰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又曰子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愼罰。一作克明明德。荀子正論篇引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元而難知使人疑荀子在焚書前其所引書可據大小戴記與大小夏侯尚書同出自夏侯始昌而大學引康誥曰克明德與大傳異者蓋大傳多俊字乃歐陽異文段玉裁云俊字當是本作明淺人所改恐未可據蔡邕朱公叔鼎銘曰克明愼德合明德愼罰言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今文威作畏。中論法象篇云文王祇畏畏畏也蓋今文尚書作畏蔡邕太尉橋公廟碑曰祇厥勳庸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惇惇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論衡初稟篇曰康王臨朕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歆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岐孟子注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趙上進意故曰冒聞讀如氾滕之農書云土長冒橚之冒

以即上所云紹聞衣德言也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耶山之積矣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庭蘇林曰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願于德是乃所以寬裕女身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威忱作諶。今文瘝作矜畏作威。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章懷注云尚書曰恫矜乃身風俗通十反篇云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爾雅郭注文選李善注引皆作威棐諶王傳蔡公碑曰示以棐諶之威今文尚書適相反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今文盡作悉。錫瑞謹案古文尚書盡乃心今文尚書作悉乃心宣帝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五鳳二年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章懷注云尚書曰恫矜乃身風俗通十反篇云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爾雅郭注文選李善注引皆作威蔡邕瑯琊王傳蔡公碑曰示以棐諶之威今文尚書適相反

殲我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今文殲作殱。左宣六年傳引周書曰殱我殷杜注云殱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事詔我爲兵杜氏之說不誤王嗚盛謂杜以文王事移屬武不足據信非也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之誤也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鄭本作壹與左氏傳作殱不同蓋今文作壹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天下太平乃封親屬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無短足之居一人之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鄭注居攝四年隆平已至與白虎通義合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愛民孫星衍說賢人君子謂成人長者謂耆云務愛民謂保乂民云問其先殷所以興

乃心蔡邕西鄂銘曰悉心在公朱公叔鼎銘曰悉心臣事文烈侯楊公碑曰悉心畢力三國志引英雄記袁紹遣使拜烏丸版文曰用能悉乃心克有動力於國家皆用今文尚書江段孫陳諸君皆不一引之未免失之目前矣

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今文作毋侗好佚作艾。史記三王世家立廣陵王策曰毋侗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一作毋侗好逸。漢書武五子傳廣陵厲王胥策曰毋侗好佚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逸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師古曰侗音同侗輕脫之貌也陳喬樅說侗侗古通用字如倥侗亦作空侗是其驗已據褚少孫釋無侗好爲無長好則侗有長之訓誼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不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今文已作熙。國語引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韋昭注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爲從亦不在小或小而難起小怨左昭八年傳曰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當於宏字絕句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書咸服宏業已今文作熙見大誥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四　六

文嗚呼作於戲。潛夫論引作於戲見下禮記大學引作新民緇衣引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今文非眚作匪省式作戒。潛夫論述赦篇云尚書康誥王曰於戲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殿姖殄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愼微智者議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今文非終作匪終眚災作省哉辜作罪時乃作時亦。潛夫論又曰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誤耘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服耘殺也若此者雖日赦之可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左僖二十三年傳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曰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楊倞注曰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今本力作勑而作若朱本不誤江聲說觀左氏荀卿所引知時字不下屬也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孟子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之人若保赤子之罪也趙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注曰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王鳴盛說康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誼乃始允合蓋此主用刑而言言民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自安治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儉以惟民政致康乂又梁商傳商疏曰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蔡邕和熹鄧后謚議曰以迄康乂萬皇甫規曰迄用康乂○今文若保一作如保乂一作艾○禮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曰養子者推心求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焚毀修華嶽碑云康艾室宇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人。今文則作刖○王引之說則當作刖字形相似而誤也因九五劓刖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正與康誥劓刖同義揚雄廷尉箴曰有罔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劓卽本於康誥也鄭注康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刖蓋德公二十八年左傳刖鉏莊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則劓亦刖劓之譌說文敫字引書曰刖劓敫驩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刖也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腊劓宮劓垤謂在割頭庶剝案腊爲去膝蓋與則劓同類故今文作腊古文作刖猶刖辟之刖今文作腊周官作刖也若作則字而訓斷耳則與腊義不相當矣錫瑞謹案王說是也據廷尉箴則子雲所據今文尚書正作刖王鳴盛段玉裁陳喬樅說皆非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四　七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大傳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若異法鬻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荀子正名篇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曰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言殷刑之允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荀子致士篇云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注曰當先教後刑卑自厚而薄責於人也又宥坐篇云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家語始誅篇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

心惟曰未有慎事王肅注曰庸用也卽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段玉裁說據注文則引經愼字亦當同孫賸作順轉寫之譌也案王肅引經略同荀子其注則與僞孔傳合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今文已作熙○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乏之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注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與王鳴盛說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僞傳非也案荀子引書作凡人與下凡民罔不譈作凡民不合人字蓋楊倞唐人避諱改之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今文暋作閔罔弗憝上多凡民二字弗憝作不譈○孟子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曰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遒人得

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案臺灣治今文學者所據孟子本當同今文故與說文引周書曰敔不畏死凡民罔不慤異訓譈爲殺亦與說文作慤訓怨不同蓋今文說也

王曰封元惡大慤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鞏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左僖三十三年傳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後漢書肅宗紀鄭志趙商問引同僖三十三年傳後漢書楊彪傳謝弼傳三國崔季珪傳注引孔融曰潛夫論引篇引同昭二十年傳蓋左氏槩括經義漢人卽本左傳所謂不相及者謂不以父不慈罪其父兄弟亦然其義皆本經文非今文有此佚句也潛夫論述赦篇曰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欲人壽命乃以威姦慝除民害也漢書宣帝紀風俗通皇霸

篇皆引書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連乃其連由四字孫星衍說連者釋言云徹也徹義同召由同說廣雅釋詁云罪也乃其自召罪說酒誥曰惟民自速辜多方曰乃惟爾自速辜語意正同或以乃其速由下屬文王作罰爲句不然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敬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今文已作熙○孫星衍說漢書王尊傳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事也造獄者不循常法過非常之事不得已而用之今有此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尚書或別爲傳播以陷有名之人同惡相引是可誅也歐陽造獄別無可附疑今文說此條之義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荀子君道篇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急

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曰虞芮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段玉裁說古擇澤釋擇通用一人以擇卽擇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陳喬樅說案虞芮之君見文王云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亦化而讓田是所謂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今文無作怨

勿用非謀非彝作毋作怨毋作
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作
曰非廢也本亦作僾僾敗也孔
曰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
武五子傳燕王旦策文曰毋作
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毀玉裁
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等語今
德也則肥僾棐菲皆非正字其
敗取其相背故褚先生訓非德
據後人釋爲薄釋爲廢釋爲敗
亦作肥遞皆同音通用陳喬樅
則知今文尚書勿用非謀非彝
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左成十六年傳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王引之說當以遠乃猷裕爲句方言
猷裕卽遠也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猷由古字通道謂
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錫瑞案王說是也據
方言則子雲所用
今文義當如此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亦引此經禮大學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鄭注命天命也
天命不于常言不專佑一家也戰國策卷二十四引周書曰惟命
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閎策曰惟命不
于常

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
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錫瑞謹案周公居攝封康叔兩
王時事又或用宋忠說以爲由康徙封衛臆說無據既明辨之矣
惟史記三王世家云康叔後扞祿父之難後漢書蘇竟曉劉龔書
曰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二說似有可疑或據以爲
康叔先封管蔡後亂之證今攷二說亦甚易解管蔡流言作亂之
時京師亦必有從亂者惟康叔不從亂周公東征祿父康叔當有
協贊之功故公深知其能使監殷民於衛是以漢書臣言扞祿父
之難蘇武云不從管蔡之亂也或又以云後扞祿父之難似乎受
封在先攷末央宮羣臣奏云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
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
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
之難伯禽珍淮夷之亂此蓋諸臣約舉其事未及分別其文據管
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
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
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武王
叔旦於魯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
載皆少未得封序次甚明是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有伯邑考在內
史公云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不云有後封國則伯邑考無後武王
同母兄弟十人去其一矣而諸臣云有後竝未封國則已失其實矣又
爲大國不知八人中有伯邑考無後竝未封國則已失其實矣又
據史記伯禽珍淮夷之亂與康叔扞祿父之難是同時事伯禽當
時乃攝國事而未定封其定封爲居攝七年又在封康叔之後康
叔當武王時少未得封皆非未至成人而受爵命者諸臣意在早
封王子援引古事或失其眞不得以文害辭徒據一時疑似之文
反違史公之明說也

受業熊羅宿
袁宗濂校

酒誥弟十五　周書六

善化皮錫瑞

酒誥史記自序曰申以商亂酒材是告錫瑞謹案據此則史公所酒誥梓材故曰申告或乃云武王封康叔者書非一篇既有康誥又申之以封於衛乃取武王封叔於康時已作誥成王徙公無是說也或又謂康誥作於武王酒誥梓材作於成王故三家與馬本作成王若曰不知史記周本紀曰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衛世家曰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是三篇皆作自周公乃一時所作此篇獨云成王若曰蓋舊史之文如是非別有異義也揚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子雲蓋因酒誥與康誥同一序疑別有序而亾之故有俄空之歎

王若曰。今文作成王若曰。書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稱文曰馬本作成王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五　一

若曰注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段玉裁說按僞世家曰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蚤終成王少誤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尚書大傳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卷三皆曰成王之叔父史記又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尚書大傳曰吾死必葬我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非屬史家誤筆三家之說固可信也錫瑞謹案蓺文類聚引春秋元命包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亦以成王爲生稱漢書韋元成傳曰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亦即生號成王沒因爲謚之說大傳云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成王尚幼矣今本多妄改改爲今王不知成王本生號也衛賈馬之本同三家而馬誤爲俗儒不用其說僞孔本乃用馬說刪去成字詩周頌成王不敢康國語明云道成王之德乃成王在時所作毛鄭以爲成是王事其說迂迴難通宋儒乃疑是記成王詩今明大命於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王念孫說漢碑多用今文衛方碑鍾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以告來世廣韻曰祕告也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毖毖言女常聽朕告也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績以毖來世祕與毖古字通劉瑞謹案王說是也張遷碑云刊石立表以毖後見亦同此義廣韻之訓蓋本尚書舊注莽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毖亦當訓告孟康訓愼失之

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論衡譴告篇云對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又語增篇云按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愼酒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今文無作毋。韓非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段玉裁說按此酒誥而系之康誥者蓋周時通酒誥梓材爲康誥也錫瑞謹案據此則三篇實同一篇韓非在焚書之前其說可據彼執酒誥成王若曰以康誥爲武王作者其謬不待辨矣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大傳曰天于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將日大宗已侍於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五　二

寶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嫚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事謂祭祀。今文一作德將毋醉。論衡語增篇云世問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今文孝養二字作欽。白虎通商賈篇曰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賈之哉我待賈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王鳴盛說據此是古商賈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乃不稱商而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故也陳喬樅說爾雅釋言云肇敏也郭璞注引書肇牽車牛爲證其義與孔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尚書說也案今文以賈用二字連文爲

義與詩賈用不售同
孝養二字今文作欽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上遊飲也此傳釋經羞耆之義陳喬樅說羞耆卽養老之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者始得用酒以養爾庶士助君養老乃亦得醉酒而飽德故云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也江聲說逸旅酬也詩賓之初筵曰舉酬逸逸傳云逸往來次敘也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
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
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

璧今無此句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不知脫何文也豈若圭璧卽在脫簡中乎陳壽祺說酒誥篇有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之語大傳所引疑或此句之異文
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錫瑞謹案禮檀弓正義曰帝乙先儒注皆以爲紂父鄭注引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則鄭君不以帝乙爲紂父先儒蓋賈馬等說也易緯乾鑿度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謂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白虎通姓名篇曰易曰帝乙謂成湯書曰帝乙謂六代孫也六代孫卽六世王亦卽元孫之孫緯書多同今文今文不以帝乙爲紂父也史記殷本紀曰湯子太丁太丁子太甲太甲子沃丁沃丁弟子小甲小甲弟子仲丁仲丁弟子帝祖乙祖乙立殷益衰是帝乙非令主書不應稱其人又與六世之說不合賈馬古文說非是鄭同今文用易說是也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今文成王作成正厥棐作厥職。中論

諸交篇曰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偉長所引當是今文尚書酒誥篇文江段孫陳皆未及引
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今文作侯甸任衛作國伯。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五行或法三光或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盧文弨說白虎通引以證子男從伯之義似作字亦非衍文錫瑞謹案周禮職方氏有侯甸男采衛之服則侯甸任衛周制也今文說以爲殷者蓋殷以前已有此名禹貢有甸侯任（男邦作）衛之制（畛）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韓詩
說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鄭注
飲酒齊色曰湎以湎字從面耳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
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
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史記殷本紀曰紂大最樂戲於沙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論衡語增篇云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以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以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高誘呂氏春秋注云飲酒合樂曰酣案紂作淫聲以悅婦人蓋飲酒亦作樂故史公云酒之失婦人是用紂之亂自此始也
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白虎通京師篇夏曰夏邑殷曰商邑
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案據此則今文家以辜字上屬爲句
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
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文
監作鑒○中論貴驗篇曰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與子見之
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案據此則今文作毋鑒國語申
胥諫吳王曰王盍亦鑒於人毋鑒於水水戚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
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知吉與凶史記藏湯征曰人視水見
形視民知治不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
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今文男作任○今文尚書男作任見
于也虞辨注曰太史
爲左史內史爲右史
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內史太史左右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詩圻
父箋引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正義曰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
注云順疇萬民之圻父鄭本作順疇未知今文異同何如羣經音
辨引書薄違農父蓋今
古文同今本衛包改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五　五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今文汝
無失○王應麟漢藝文志攷云勿佚作羣飲女無失
誤人引此句作羣飲女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今文作盡執柯獻○說文檮傳柯撝
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柯獻段玉裁說柯作拘此如許君所言苛之字
語義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柯獻台二字疊韻
成文蓋齊語如是蓋
伏生今文尚書如是
文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惟厥罪乃惟眾其顯越厥命庸庸
祇祇威威顯民祇保越怨不易誰能厭傳天降威我其早
知喪我我其大喪余罔能事于厥邦我罔能正于厥民
聽朕毖勿辭乃司民湎于酒

受業熊羅宿
貴宗濮技

梓材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
梓材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
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賃高然而上反
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二三子復
往觀之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
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拊其首勞而食之
曰爾安見君子乎亦見說苑建本篇論衛謹告篇金履祥說梓材
之書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
字鄭漢勛說古文王曰封今文當是王曰子才也子古文或借屮
爲之才又近土古文以屮木二字合爲屮字遂成康叔之名此古
文說之疏也今文曰王曰子才者子謂伯禽蓋引書有材能則可禽獲魏源說大傳以梓材爲誥伯
之名蓋取有材能則可禽獲魏源說大傳以梓材爲誥伯
禽之書其今文之序亦當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
叔伯禽作康誥酒誥梓材與古文序本不同矣祇述此書不名

魯誥而名伯禽後世又名爲梓材者伯禽代父之國父前子名故
不敢曰魯誥伯禽以字行後又無益魯人止稱曰魯公既不敢斥
先君伯禽之名故別取書中梓材二字名篇也康叔於周公不得
爲父子康叔疑唐叔之誤兄弟之子猶子也故可稱父子引文選
陰康氏之舞今誤作陶唐爲證錫瑨謹案此皆鄉壁虛造之說非
今文義也左氏傳云命以伯禽本不在尚書百篇中不可攷大傳
言梓材之義似與經不相符然今古文遺異甚多據論衡引彊人
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可證今三家尚書皆亾佚未可專據今本遂
訛大傳爲謬史記於此篇不載其文而
亦同大傳之議則今文說無梓材命伯禽之事金仁山說非是魏
引申金說又謂今文之序當與古文序
與馬鄭古文書序多異即今文之序也而史記所載書序不同不知史記亦以康誥酒誥梓
材三篇同屬康叔與馬鄭書序同又自序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
自序用韻之文非後人所能改竄是今古文皆以梓材爲誥康叔
之書矣大傳雖以康叔伯禽竝言實當以康叔爲主若以周公於
康叔不當云父子爲疑則古者臣子一例尊者弟兄不得以其屬
通封康叔在周四年周公方攝王故康叔與伯禽同在臣子之
列論衡謂告篇曰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
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咸覺
悟以知父子之禮仲任用今文說康叔於周公可稱父子其義甚

明是梓材告康叔古經傳無異義無緣妄以唐叔易之而以梓材爲命伯禽也鄒以才爲伯禽名尤傅會無據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

敬監厥乂爲民。○今文作强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論衡効力篇曰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衆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之乖異如此蓋彊戕音同宥音同率古讀如律與亂聲且古文同作睪與率相似而敗字則古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尚書開賢字錫瑞案鄭注尚書大傳云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亦用今文開賢字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今文作至于繇寡至于嫋婦。○大傳曰老而無妻謂之繇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段玉裁說此釋至于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尚書作敬今文尚書作矜而矜亦作繇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繇正其比例說文曰嫋婦人妊身也周書曰至于嫋婦說文蓋存壁中故書原文孔子圜讀嫋爲屬屬婦與敬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爾雅古文尚書與繇寡儷句則爲存檀聯屬之誼若今文尚書與敬寡儷句則爲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雅非孔鮒之書其說必有所本蓋今文家說也今文尚書作屬故孔讀嫋爲屬崔子玉清河王誄曰惠於嫋孀崔蓋見古文故書者嫋即寡也錫瑞謹案此與呂刑哀敬折獄皆當從今文作繇矜此爲繇寡之繇亦可作矜彼爲矜憐之矜亦可作繇古繇矜通用僞孔本皆作敬或即僞孔改之或古文以聲近假借要其義必非恭敬之敬也段遒信僞孔本云屬婦與敬寡儷句失之又云孔子圜讀嫋爲屬今文說當如小爾雅其說尤謬崔子玉非習古文者未必見壁中故書其所據必是今文據崔所撰百官箴多同今文可證說文作嫋與崔所引書合是今古文皆作嫋廣雅曰嫋婬嫋也廣韻曰嫋婬娠其義皆同說文張稚讓亦習今文者而與崔子玉皆同說文之義則說文非必用壁中字也

小爾雅與僞孔傳同出王肅其解金縢未可以咸我先王即比附僞孔之說足徵同出一手皆不可據朱子疑孔傳之出小爾雅最爲卓見以段氏之精讖豈不知孔傳小書乃信小爾雅爲今文說僞孔本必是孔安國原本云孔子圜讀嫋爲屬一似今古文皆不作嫋者豈許叔重崔子玉所據乃不如王子雍之可信乎且如其說孔子圜讀嫋爲屬則說文訓爲婬身而引周書者當是假借嫋與屬非一字矣崔子玉何以用經義云惠於嫋孀子玉豈不識文義者若嫋非婬身當讀爲屬而訓以屬屬逮試易其文曰惠於屬屬逮豈可通乎亦俱甚矣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釋名釋宮室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塈猶塗塈也塈以草蓋曰茨茨次也草次第而蓋之也塈之言仰塗仰塗也玉篇土部塈仰塗也漢書揚雄傳曰猶人仏則匠石斲斤而不敢斲服虔注曰塈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師古曰既塈即今之仰泥也說文作涂塈釋名作塗塈皆據三家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作敬正義曰二文皆言敷即古塗字是古文作敷塈茨敷丹雘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中論治學篇引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錫瑞謹案偉長所引今文尚書也古文作斵亦作斲說文引周書曰惟其塗丹雘段玉裁說古文尚書作斵今文尚書作斲斵斲古今字耳今文作斲古文作斵斵斵聲近假借要其義必通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王鳴盛說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錫瑞謹案以此爲周公戒成王爲孟侯於此又呼爲王首尾兩歧似非塙詁康誥篇首呼成王爲王若曰鄭注云總告諸侯此以下當是總告諸侯之詞時侯甸任園采衛諸侯皆在故云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今王周公封康叔自謂所謂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公若以此自儆而戒成王之意即在其中若以王屬成王則成王於時尚爲太子未得稱王也孔廣

森以曰無胥戒以下爲康叔戒王之詞與今文義不合

皇天既付中國民。今文付作附。王應麟攷文志汝曰漢人引皇天既附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今文已作熙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案臺卿用今文說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康叔封此所引經亦與古文尚書無異

受業　熊羅宿
袁宗濂　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七

召誥第十七　周書八

善化皮錫瑞

召誥大傳曰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史記周本紀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詩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周禮疏引鄭注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王鳴盛說鄭以此篇爲居攝五年事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成周事故鄭以爲居攝五年是本諸伏生也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劉歆三統厤以召誥洛誥爲一年內事洛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皆不如伏生爲可信孫星衍說史公以營洛邑作召誥在五年洛誥在七年史公劉歆以作召誥洛誥皆在七年以經攷之當以史記與劉歆之說爲合然大傳之說亦自不誤大傳云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封康叔在四年而康誥篇首已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者蓋三監既平遷邶鄘之民於洛邑以殷餘民封康叔營成周於四五年連言之基謀也營洛誥營洛亦謀也公於四五年定其謀七年乃成其事而作召誥洛誥營洛事非一時所能辦大傳言其始史記要其終兩說可互相明本無違異伏生云五年營成周不云五年作召誥召誥與洛誥文勢相接不得以爲相隔二年鄭君遍求分析失之拘泥雖用伏生之意伏生初無五年作召誥之文王從鄭駁史記固非孫從史公駁大傳亦非也史記本大傳以爲在攝政五年者今文說也此蓋孔安國古文說大傳以作召誥在五年洛誥在七年以經攷之當以史記爲正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今文惟作維越作粵。漢書律厤志曰三統厤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粵若

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粵六日庚戌粵五日乙卯皆作粵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是今文作粵也釋名釋天曰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遥相望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在朝者皋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史記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也艮玉裁說按洛惟太當作維維大錫瑞謹案宅疑亦當作度今文尚書宅爲度史記漢石經可證漢人引三家尚書三家詩宅皆爲度逸周書有度邑篇言營洛之事詩靈臺篇云經之營之毛傳經度之也箋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是度與營義同大傳云營成周是其義當爲度此云宅疑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如洛惟太當作維維大之比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今文越作粵○漢書律厤志云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今文越作粵洛作雒○大傳曰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槃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攻位之事七十里本作七百里今從江聲王鳴盛攻定

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今文翌作翌洛作雒達作通○艮玉裁說逵觀如今俗語云通看一徧逵通也今文尚書逵作通石經顧命史漢馮貢可證也

孟康曰朏月出也○今文一作維丙午蠢○王應麟攻文志攻漢儒引經異字維丙午蠢艮玉裁說此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尚書也惟作維朏作蠢朏從月出蠢與出雙聲方言蠢作也廣雅載出也也疑漢書本作丙午蠢孟康注有古文蠢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錫瑞謹案三家尚書異文不同漢儒所引自屬今文未必即出漢書也王伯厚不云出漢書漢志又引舉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則漢志自作朏非後人改之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今文越作粵洛作雒○大傳曰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槃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攻位之事七十里本作七百里今從江聲王鳴盛攻定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通○今文作粵翌○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以三五經異義曰春秋傳郊以正月上丁郊牛二五帝同天子亦然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巳下天子也魯於天子尊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祭之五經異義引今孝經說與郊特牲疏引同是援神契即今孝經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孝經說今文家說無不相通故諸經今文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合祭又謂古無北郊北郊即社皆非是又據王商等讓牛二乃加牲告徙新邑故用二牛或兼稷牲言之亦非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通○今文作粵翌○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以三五經異義曰春秋傳郊以正月上丁郊牛二五帝同天子亦然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巳下天子也魯於天子尊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祭之五經異義引今孝經說與郊特牲疏引同是援神契即今孝經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孝經說今文家說無不相通故諸經今文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合祭又謂古無北郊北郊即社皆非是又據王商等讓牛二乃加牲告徙新邑故用二牛或兼稷牲言之亦非也○今文作粵翌○白虎通引孝經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者五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也風俗通祀典篇引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表名又總神祇引孝經援神契曰社稷乃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引典引曰稷五穀之祇書疏引曰社爲社神稷爲穀神玉海郊祀引曰勾龍爲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郊特牲疏引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也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位也祭地於大折俎祭時也兆於南郊以祀上帝圜丘祭日也於北郊祭地也夏至日於大折俎祭地祇也冬至日於圜丘祭天也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祭地北郊就陰之義也於北郊就陰位也於大折祭地也於南郊所自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俎祭時也於圜丘祭天也因其所都之南北謂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丘陵凡有天下者皆有郊社宗廟所以仁鬼神而教民孝也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白虎通郊祀篇曰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上辛者自克辛也後甲者反覆丁寧也辛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寧之丁南郊蓋漢人用今文家說據此經爲郊日用丁之證今漢志匡衡王商等奏古皆以上丁祭日以丁與辛同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巳下天子也魯於天子尊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祭之五經異義引今孝經說與郊特牲疏引同是援神契即今孝經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合祭又謂古無北郊北郊即社皆非是又據王商等讓牛二乃加牲告徙新邑故用二牛或兼稷牲言之亦非也○今文作粵翌○白虎通引孝經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者五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也風俗通祀典篇引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偏敬故立社稷以祭之五經異義引今孝經說與郊特牲疏引同是援神契即今孝經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孝經說今文家說無不相通故諸經今文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合祭又謂古無北郊北郊即社皆非是又據王商等讓牛二乃加牲告徙新邑故用二牛或兼稷牲言之亦非也○今文作粵翌○白虎通引孝經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者五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也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位也祭地於大折俎祭時也於圜丘祭天也因其所都之南北謂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丘陵凡有天下者皆有郊社宗廟所以仁鬼神而教民孝也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白虎通郊祀篇曰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上辛者自克辛也後甲者反覆丁寧也辛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寧之丁南郊蓋漢人用今文家說據此經爲郊日用丁之證今漢志匡衡王商等奏古皆以上丁祭日以丁與辛同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即巳下天子也魯於天子尊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社稷以祭之五經異義引今孝經說與郊特牲疏引同是援神契即今孝經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孝經說今文家說無不相通故諸經今文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合祭又謂古無北郊北郊即社皆非是又據王商等讓牛二乃加牲告徙新邑故用二牛或兼稷牲言之亦非也○今文作粵翌○白虎通引孝經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者五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也風俗通祀典篇引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偏敬故立社稷以祭之五經異義引今孝經說與郊特牲疏引同是援神契即今孝經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孝經說今文家說無不相通故諸經今文說皆可以證今文尚書也鄭玄合祭又謂古無北郊北郊即社皆非是又據王商等讓牛二乃加牲告徙新邑故用二牛或兼稷牲言之亦非也○今文作粵翌○白虎通

駁異義亦用今文之說王肅好與鄭異乃以祫祭爲勾龍柱棄而聖證論馬昭已駁之僞孔傳同肅襲此僞孔傳出於肅之一證論衡祭意篇曰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亦同今文之說而又引左傳禮記勾龍柱棄之文並云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社是漢人異說有以禹爲社者漢平帝元始五年用王莽議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宫稷淮南子曰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要皆不若今文之義以牛二爲后稷配與王商等議不冶以用三牲爲立社祀勾龍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騂土中央畳以黄土與白虎通義台獨斷曰天子社稷二壇方廣五丈社稷二神共位土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丕作

○今文尚書越作粤男邦作任國見禹貢酒誥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

書臨賦嘗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竝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王念孫說用雒誥文也隸書丕字或作平與平字相近因譌而爲平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七　四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後漢書宋意傳曰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又何故傳奏記宋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東帛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陳喬樅說鄭君此注是用今文家說攷何休公羊傳注云牛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得郊天故錫以白璋與寶玉傳曰何休亦用今文家說故以白璋與寶玉大弓爲成王特賜周公與郊君同也錫瑞謹案陳說非也公羊傳曰璋判白弓繢質龜青純蓋公羊以寶玉大弓爲三物璋判白玉弓也龜青純也是謂青純稱寶之明證此三物皆周公左氏定四年傳祝鮀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封父龜名繁弱弓名封父之繁弱之當訓與若皇父之二子之義謂封父龜與繁弱弓也禮記禮器曰天子以龜爲寶龜青純寶也禮記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

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爾雅瘝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瘝在今作瘝俗字當作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鳴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

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

○今文鳴呼作於戲壽耇作考老○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俊乂大臣惟茲之人也重其猶不可以罔焉書曰無遺耇老師古曰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今文嗚呼作於戲○說文言部誠和也周書曰丕能誠于小民石部碞磛也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嚴同據說文引書丕上無其字畏上不連顧字當上屬爲何今文或亦當同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史記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白虎通京師篇曰王者京師必擇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則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婁敬傳曰成王乃營成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新序善謀篇引同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新書屬遠篇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勢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歡樂其土此天下所以能長久

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論衡難歲篇曰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此皆今文說以土中爲道里均兼有懼慎易亾之意也仲任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與歐陽說同

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足利古本介作途段玉裁說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途而誤介字之誤也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今文監作鑒○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戒竇憲曰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衡牽性篇曰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孫星衍說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曰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乃初服論衡作今王初服厥命者疑竝上今王嗣受厥命變其詞非經文異字錫瑞謹案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故仲任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非嬰孩所能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潛夫論正列篇曰人君身修正賞罰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上下勤恤則國治民安民安則天悅而受永命今文義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今文友民作有民○續漢律歷志曰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蓋今文尚書作有民如牧誓友邦史記作有國不作朋友解也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受業龍鍾渤袁宗濂校

洛誥第十八　周書九　善化皮錫瑞

洛誥。今文作雒誥。大傳見於諸書稱引者皆作洛誥。史記漢人改之。石經多洛字作雒。

周公拜手稽首　白虎通姓名篇曰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段玉裁說按白虎通各當作各。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段玉裁說按白虎通各當作各。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拜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周之禮拜先拜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

曰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嚳嚳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俞樾說漢儒亦以復爲

逆復之。復平時周公稱王命專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將歸政退從臣禮。故須復命也。蓋復命成王。即是明己將歸政而初非以歸政爲復。復子明辟也。錫瑞謹案漢羣臣引逸書之奏。必出於劉歆漢書律厤志引劉歆三統厤云。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凡以事紀歲。必屬當時大事。則羣臣奏所云。必指復政。復命一節。且以復爲復命於此文猶可通。而王莽傅又曰。稱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又策命稱子曰。昔成王不專指營雒。周公攝政。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後漢書桓帝紀。順烈梁后歸政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云。復還也。謂成王也。魏志注引魏王也。魏志注引魏王丕令曰。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凡此諸文。皆當解爲復政而不可以復命解之。不得曲徇宋人謬說。反易漢儒古義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文選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案下文云不敢以作不爲長。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

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洛水之北鄙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師古曰玉食謂龜爲玉兆之文而墨食也。孫星衍說洪範云惟辟玉食則知食爲玉食此土也。師古注玉爲玉光非是。

伻來以圖及獻卜　漢書劉向傳引書曰伻來以圖及獻卜。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段玉裁說按伻字疑本作平。轉寫俗加人旁。羣經音辨曰平使也。人作也。書平來以圖錫瑞案古文作平。予政引今文或作伻也。今文不盡同於古文。不得以說文所無之字疑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篇云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今文伻作辨。視作示。王應麟說文志攷漢人引經異字。辨來來示予卜休恒吉。錫瑞謹案伻平一聲之轉。平與辨蓋古今文之異。以堯典平秩今文作辨。

秩平章今文作辨。章例之作辨者當是今文義同否。

鄭注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未知今文尚書

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今文王肇下有修字。新邑上無于字。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暇禮樂。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禹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書正義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用殷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說與今文義合。

咸秩無文　漢書郊祀志曰天子祭天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秩序也。禘祫無文者皆以秩序而祭之。翟方進傳曰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祇。咸秩無文。注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風俗通山澤篇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無有文也。王引之說文當讀爲裔。裔猶也。盤庚曰

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素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爲紊成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殺亂也雒方遹傳亦文亦當作無紊統上天地郊宗五時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風俗通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案王說攷之漢書風俗通皆觀者公矣伯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謂所合魏封孔羨碑秩羣祀于無文漢人今文義當如是陳喬樅以無文爲從殷之質非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釋文曰記上音越一音入實反陸氏不載石經同異未可據爲今文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今文教工作學功○大傳曰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嘗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功也侯康說按此篇上言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以功作元祀下言女其敬識百辟享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則謂諸侯奉祭祀而效功與前後義合又後案云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衛揆民和見士于周效功正此時情事然則實勝古文教百工之說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今文其往上有愼字○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多愼字足利古本同此疑妄增也揚雄尚書箴曰書稱其朋川雒誥與爰延說同錫瑞謹案李注引書多愼字於義爲長據爰延說爲愼所與今文尚書當有愼字三國魏志何晏奏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又蔣濟傳濟上疏曰周公輔政愼於其朋皆有愼字

無若火始庸庸○今文作毋若火始庸庸○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師古曰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矣康說按庸燄聲相近左傳文十八年鬬椒史記齊世家作庸職說苑復恩篇作庸幾鬬椒妻嫗方處漢書谷永傳對策作閎妻是也

厥攸灼敓弗其絕厥若奠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嗣

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

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今文已作熙曰不享上無惟字○盤銘詞散不足篇云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繫於前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言祭享之道惟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又谷永傳永對曰能御不享之義襲古儀字萱引此經師古曰御選也享當也言所爲不善不當天心也一曰天不祚之不歆享其貳也後一說與郊祀志義同趙岐孟子注曰享多儀謂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論引經皆無惟字疑本無之谷永引有惟字或僞不享引之耳據孟子與桓寬引經則亦不專以享引鄭注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所謂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解與趙岐合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說文放分也周

書曰乃惟孺子放厥今古文同書正義引鄭注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與說文合當於頒字絕句

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耨鎛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書正義引此傳而釋之曰是教農人以義也以是教農人以義也以爲其明農哉之證孫星衍說此大學小學造士之法周公致仕則爲上老稱父師故欲明農錫瑞謹案孫說過泥大傳所云父師少師乃大夫士之事非周公所當爲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蓋以三公退老者爲之屬大司徒掌教農人之事周公故曰明農大傳所云乃推廣言之耳公卽致政豈得歸鄉里坐門塾爲大夫士之事哉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今文答作對揚文武下有之德字和恒下有萬邦字。大傳曰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制者中理揚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屑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俯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磨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詰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鄭注辟法也揚弁或作振非當言拚帚杙者檄牲者也模繡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椓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玉音金聲言宏殺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俯詔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賤者尚然而況尊貴者乎漢書王莽傳曰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陳喬樅說周公治定制禮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侯成王即政而後始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尚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乃是改殷禮而行周禮周尚赤故用騂牛此與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牛不言騂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即政後舉行此禮益明矣錫瑞謹案陳說與大傳易犧牲之義合爾雅揚訓繼祖文宗武是繼續文武之德烈也三國魏志淄助作策命魏公曰奉對天命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遠帝制曰將何以奉答天意對亦作答蓋三家文異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漢東觀書章帝議增修羣祀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今文作光明于上下四方上無于字。大傳曰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烈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矩之相襲也鄭注聖言太祖段玉裁說凡今文尚書例用菊字凡古文尚書例用方字古文尚書勤施于四方方作穆穆尚書大傳勤施四方旁作穆穆今本大傳勤施四方旁作穆穆此用今文尚書也李善注劇秦美新旁作穆穆此用今文尚書改也揚雄劇秦美新旁作穆穆此用今文尚書也李善注劇秦已引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似擅改者不始於衛包也然安知善注非系淺人所改耶錫瑞謹案段說非也四方者方自應作方旁者溥之旁自應作旁非可以古文作方今文作旁一皆作之德字和恒下有萬邦字。方一皆作旁也且四方字屢見經傳無有作四旁者豈皆古文無今文亦豈皆後人改之耶段改旁作爲方作以爲古文尖之專輒改未敢依其說改四方爲四旁以爲今文也蔡邕東鼎銘曰勤施八方旁施四方維明旁方字亦分別甚晰大傳畧說載東郊迎日碑曰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辭曰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又楊公碑云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楩云此以古文尖之專輒改旁作爲方字分別甚晰又楊公方旁作穆穆伯喈用今文者是今文方旁字分別甚晰茲未敢依其說改四方爲四旁以爲今文也蔡邕東鼎銘曰勤施八方旁施四方維明旁方字亦分別甚晰大傳畧說載東郊迎日碑曰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大戴禮公冠篇同陳喬樅云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

迓衡不迷。今文迓作御。魏志文帝紀裴注引延康元年詔曰烈風雷雨不迷比之公之攝猶舜之攝也御衡不迷今文於迷字絕句案此或以舜在旋機玉衡

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

于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錫瑞謹案公後即下文王命周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即公後也公後王爲公立後而留公自輔也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解詁曰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如周公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盛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牛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迫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遲供養死則葬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說苑敬愼篇曰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使已尊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受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後東觀記曰昔周公不加其後此皆今文之義而其說不同蓋兩義皆有之公聽伯禽就國一則使天下一心乎周二則不使人乃以命公後爲命公留後治雒史記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是公沒於豐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皆不言公留後治雒且留後乃庶宋以後官號三代無此官名毛奇齡已辨之

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

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親卿其祿親次保傅篇云明堂之位日篤仁而好學多問而道也卿設如四體又保傅篇云國有四輔輔卿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問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亡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下引此經是四輔即虞之四鄰故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也王莽爲漢設四輔官自爲太傅幹四輔之事孔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王舜爲太保甄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漢策莽曰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蓋用今文之說莽爲太傅自比周公孔光爲太師比太公王舜爲太保比召公甄豐比史佚也後漢書桓郁傳竇憲疏曰昔成王幼少越在中立聽朝四聖維之融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今文無作毋哉作我○漢書元后傳王

夙乞骸骨上報夙日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杜欽傳欽說王夙曰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績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下有哉字僞孔本用哉刪我文義不完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詩正義引鄭注云文祖者周日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帝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錫瑞謹案鄭以文祖即是明堂本尚書帝命驗緯書雖與今文義合然可以解堯典之文祖不可以解徧誥之文祖唐虞日文祖周曰明堂公不應近舍周名而遠陳古制祖文宗武雖在明堂然以此文經義論之與明堂無涉此云文祖下云烈考武王則文祖即是文王似不必牽引明堂文祖之解此處今文說無可攷恐不同於鄭義也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獨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今本尚書作弘朕恭莊資琛說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俟古文以爲訓字尚書當是本作俟後改作朕字耳作徧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其也段玉裁云僞孔釋恭爲奉則恭本是共字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詩正義引鄭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案鄭以文祖爲明堂陳喬樅以爲今文說恐未可據設四輔官自爲太傅太保比召公乃受命於武王而作洛誥見前

俾來毖殷乃命寧詩正義引鄭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也蓋營徧邑揩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洛者使教殷民者乃受命於武王也陳喬樅謂江說於誥爲長攷史記周本紀稱武王謂周公曰自徧洛延於伊洛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徧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徧邑而後去是營徧實武王之意周公乃受命於武王而爲之此今文尚書說也逸周書度邑解與周本紀所載同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正義引鄭注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徧邑案鄭注與僞孔說異未知與今文合否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毖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毖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今文冊作策○漢書律曆志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曰成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以反政故洛誥曰戊辰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錫瑞謹案班志所引乃劉歆三統術劉以烝祭歲命作策爲一時之事在攝政七年十二月戊辰晦伯禽於十二月晦始受策則是年不得就國故俾侯于魯在成王元年劉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者乃麻家推朔之文又云伯禽侯魯者乃舉是年大事以紀歲之法故云伯禽俾侯于魯之歲非以元年正月己巳朔爲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日也鄭君誤會劉旨以命伯禽即爲元年正月朔日之事故以烝祭

上爲云歲文王駜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謝曰特告文武封周公也茲以經文攷之經云戊辰有日無月在十有二月有月無年於末結之日惟七年則當爲七年十二月戊辰日無疑古人文法多倒裝故先日次月又次年王命周公後四句文法一氣命後作策文已見前然封周公乃大事故又複舉其文云王命周公後作策在十二月之戊辰日也而十二月謂命後作策逸誥在十有二月惟七年也即以十有二月惟七年爲元年正月下文何以云王命周公後作策既屬元年其爲倒裝文法無疑矣鄭以烝祭歲分二月故又總結之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據此篇以上皆周公攝時事以下則周公致政後之周公稱王此古史之文所以簡而明也若以今人文法例之則篇首然尚書二十九篇惟洪範箕子陳之商王士王若曰異於前後事故下多士篇首即變其文云周公告商王士王若曰異於前後事故下多士篇首即變其文云周公居攝時事以下則周公致政後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九

多士第十九　周書十

多士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魯世家曰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涇佚乃作多士作毋逸孫星衍說是此篇作於周公被譖奔楚成王迎歸之後蒙恬傳亦與魯世家同所謂賊臣卽奄君也故經文有云昔朕來自奄乃周公追述伐奄之事孫說非是謂賊臣卽奄君亦無據論衡載金縢有二說古文家說周公奔楚與史記同而史公以奔楚在致政後又與論衡說異蓋皆古文異說偽正變據左氏傳魯襄公適楚夢周公祖而行以證周氏傳亦古文說也周本紀所云與魯世家不同乃今文家說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注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王之眾士以撫安之錫瑞謹案據魯世家云周公奔楚迎歸之後乃作多士則惟三月不得在成王元年周本紀用今文說云成王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正在召誥洛誥之後當爲成王卽政元年之事鄭注用今文說其義是也　○今文洛作雒○正義引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異義今尚書歐陽說天白虎通四時篇同說文曰旻秋天也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所引虞書蓋卽尚書大傳之說釋名釋天曰秋曰旻秋日見天與爾雅釋物就枯落可閔傷也是今文說訓旻爲閔之說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馬亦用今文義惟李巡注爾雅云秋萬物成就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其說不同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馬鄭王皆作翼或今文亦同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　今文逸作佚○論衡自然篇曰天地無爲自然爲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語增篇曰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下同自然篇文江聲說上帝天也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此周公述所聞之語也有夏謂桀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佚則引佚之則也則謂如五命賜則之則謂規矩也錫瑞謹案仲任以上帝爲古帝引佚爲任賢使能蓋今文家說據此則今文說於經文帝字不必皆訓天不畀惟帝不畀兩文並列帝與天當有別或帝當爲古帝也江引大傳以不適爲不貢士似與仲任以引佚爲進賢能義合以上帝爲天與仲任所引今文說不合

惟帝降格嗣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釋文云馬以時字絕句佚又作佾馬本作肩云肩遍也案今文不可攷論衡今文義以上帝引佚爲舜禹進賢能則有夏不適佚當言夏桀不能進賢故此言天命成湯革夏用俊民以治四方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九　二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案帝乙之前未喪父之前未喪父與今文說異

今文說以爲祖乙見酒誥篇詩文王鄭箋云殷自祖乙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以帝乙爲紂父義非是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今文泆作佚○史記曰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集解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案此當以天顯民祇相對爲義史公云及明非一事馬以民屬天顯爲義非是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史記曰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段玉裁說其民皆可誅卽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也周

多士三字誤臆史記此節當移乃作多士作毋逸之下錫瑞謹案史公於周多士下云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戒成王以毋佚篇之文并入多士篇上增周多士句則周多士言周朝多士不屬商王士說疑史公所據今文尚書與古文本不同周多士上又有其民皆可誅句古文尚書無之疑今文尚書有之文選七命注四子講德論勸進今上脫奏彈王源文諸篇注皆引大傳尚書多士篇文與古文尚書無異未可專據古文以史公爲誤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

自乃邑白虎通京師篇曰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于雒陽成文武之制作汔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案此言自乃邑下言天邑商是殷後稱邑之證也王鳴盛說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雒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雒下文朕作大邑于茲雒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九　三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今文時惟天命無違作維天命元。石經維天命元朕不敢有下闕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然也王氏鳳喈云无字誤爲元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經無不作无錫瑞謹案天命元謂天之元命上云厥惟廢元命元命即命元也蓋今文尚書少無違二字多一元字有疑當讀爲宥言我遷爾非我奉德不康寧維天命不敢宥也下云非予罪時維天命正申明此意

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今文肆矜作夷憐。班固典引曰革滅天邑蔡邕注曰天邑天子邑也論衡雷虛篇曰人君罪惡初罔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尚書予惟率夷憐爾孫星衍說此今文書說也以夷爲誅者易雜卦傳云明夷誅也憐爲矜者引論語哀憐亦哀矜異文憐矜聲相近段玉裁說夷肆古音同弟十五部憐矜古音同弟十二部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今文惟作維王曰下有告爾二字石經口口罪時維天命王曰告爾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九　四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孫星衍說經言昔朕來自奄者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多方書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謂編在多士無逸君奭之後也案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亦在多士無逸之後與上文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不同時誅管叔在攝政時踐奄在七年歸政後蓋史公所用孔安國古文說管蔡流言周公不避居而以成王命伐誅武庚及三監及七年反政有諸公者成王疑之公乃奔楚成王開金縢悟迎周公歸乃作多士毋逸故此篇述昔朕來自奄也管蔡流言時奄君亦與知尚書大傳載其事其時未及誅奄君也及反政後又有諸公者當即奄君故蒙恬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則云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則踐奄者周公旦當謂成王踐奄也若大傳成王歸自奄作雒在成王踐奄前若屬成王踐奄公不應豫言後來之事又不當云昔朕來自奄也僞孔傳云奄再叛再征放之經文其說不誤帝王世紀曰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鄗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云奄又叛與僞孔義同僞孔傳即王肅與皇

甫謐爲之而此條實有據蓋本今文家說知奄實有再叛之事者大傳洛誥篇云三年踐奄與孟子曰三年討其君合成王踐奄無三年知非一事而鄭君誤合爲一故云編篇未聞孫疑大傳云周公踐奄與書序所云成王征成王歸自奄不合又疑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誥皆由偏執鄭義不攷今文家說故必不信僞孔再叛再征之解而解經遂不可通經云昔殷來自奄舉前事以警之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九　五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今文惟作維洛作雒經上圖茲雒予維四方罔攸寘亦維爾下圖寘字今鈔本刻本皆誤作責顧廣圻據漢隸字原作寘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今文洛作雒石經上圖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圖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受業龍鍾淪　袁宗濂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　善化皮錫瑞

無逸第二十　周書十一

無逸。今文作毋佚。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涇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段玉裁說按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無今文尚書作毋逸今文尚書作佚漢石經殘碑本篇毋勑于遊田毋兄曰可證史記周本紀作無佚魯世家作毋逸其字參錯不一以世家作毋逸云乃作毋逸蒙上文涇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也錫瑞謹案魯世家云周公奔楚與論衡引古文家說相近則周本紀當爲今文說史公竝列今古文義然文字當依今文作毋逸或作逸疑後人改之也漢人引書多作佚惟石經作勑廣雅釋詁曰勑戲也釋言曰勑豫也與石經合蓋用夏侯說也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留意亡逸之戒亦三家尚書之異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今文嗚呼作於戲無逸

作毋佚稽作audio乃逸作乃佚。論衡儒增篇云尚書毋佚其毋佚先知稼audio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錫瑞謹案王引之說乃逸二字因下文而衍據論衡所引則今文尚書有乃佚二字王說非也石經於篇末公曰於戲作於戲則此文當同正義引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鄭本作嗚呼據古文其說解當無異張謂勤勞弛謂逸豫也

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今文稽作audio作憲誕作延否作不。漢石經上圖audio之艱難乃勑乃憲既延不則侮厥下圖錫瑞謹案石經今文義當以乃勑二字屬上讀與上文先知稼audio之艱難乃佚反正相對成文乃憲既延四字爲句卒即丕字與下云丕則有愆義同非否字也史記魯世家曰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正釋此經之義憲憲訓法與業義近延即長久之義故史公以爲業至長久釋乃憲既延以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家釋丕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

思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今文嗚呼作於歎下接昔中宗作其在中宗據今文說當作其在肆太宗云云昔在殷王曰故昔在殷王中宗疑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曰帝大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許君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錫瑞謹案古文尚書說中宗不毀則今文尚書說當爲中宗亦以時毀可知匡稚圭治齊詩異義引作魯說蓋齊魯義同三家詩多與今文尚書合也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議曰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古文尚書說蓋即出於劉歆劉歆又本於貢禹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今文祗作震享作饗中宗下無之字七十下無有字○史記魯世家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寅作敬故訓字祇作震則歐陽尚書異文集解馬融曰知民之勞作故亦故訓字祇作震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　二

苦不敢荒寧自安也殷玉裁說祇震異部而音轉最近如咎繇謇祗敬夏本紀作振殷庚震動漢石經作祇殷復之魯世家作振皆是也○一作天命自亮以民祇懼殷玉裁說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曰同在古音第一部馮登府說詩涼彼武王韓作亮爾疋釋詁亮相導也漢諸葛名亮亮之傳已久石經必據今文作亮而書之耳釋詁亮右也天命自亮言天命佑勁也此今文義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今文高宗下無時字舊作久爰作爲○史記曰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近今文尚書蓋作爲暨作與爰字形相似舊作久爰作爲爲與爰字形相近舊作與則故訓字也集解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元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殷本紀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雊爲德立其廟爲高宗禋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云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敦煌長史武班碑云久勞于外與史記合中論曰其在高宗寔荷舊勞于外蓋古文尚書時字與寔字義同本虛字屬下讀史公所據今文尚書無之鄭君詩譜云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亦無時字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今文作乃有亮闇○史記曰作其即位乃有亮闇蓋今文尚書或作有集解鄭元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一作梁闇○大傳曰書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不言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違命焉之謂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鄭注尚書冊佚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鄭讀諒爲梁用伏生義也鄭又注禮記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鷁之鷁謂廬也其義亦同○一作諒闇○春秋繁露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漢書王吉傳曰喪服四制篇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白虎通爵篇曰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禮記喪之義也禮記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不忍當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卽位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也又四時篇尚書曰諒闇三年公羊文九年傳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後漢書濟北惠王傳曰諒闇已來二十八月景君碑云諒闇沈思鄭君詩譜亦作惠王作諒闇○一作諒陰○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　三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論衡儒增篇曰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一作涼陰○漢書魯恭傳曰諒陰三年○一作涼陰○漢書五行志曰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涼讀曰諒諒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段玉裁說諒涼亮梁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鄭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也大傳釋傳梁闇鄭注闇讀如鶉鷁之鷁謂廬也其注禮記尚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鶉讀如者釋梁闇爲居廬也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錫瑞案同聲通用段說得之而尚書之義則當本作梁闇伏生大傳用其本字其或作諒涼亮或作陰者皆字之叚借也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又云居倚廬而柱楣者也父喪屏柱楣鄭君云楣謂之梁是梁闇者倚廬之梁闇爲居喪惟馬注解爲信默蓋誤認叚借之字爲本字鄭不以梁闇爲居喪無貴賤一也蓋古天子至士喪禮皆同其制漢人舊說皆母之喪惟伏最爲卓見僞孔傳與論語孔注皆王肅所爲故皆用信默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今文無其惟不言乃謹無其惟不言句○史記曰三年不言語意問禮檀弓喪服四制論衡儒增篇引書皆云三年不言無其惟不言四字是今文尚書本無之以文義論之今文尚書亦無之論衡儒增篇引書大傳亦無之論語孔注皆王肅所爲故皆用信默也

惟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乃謹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案書序有高宗之訓高宗即高宗肜日說是三年其惟不言在逸書高宗篇並非毋佚篇文蓋毋佚篇云三年其惟不言乃謹高宗篇云三年其惟不言其惟不言也作僞古文者蓋據坊記所引增竄經文以示異於史公鄭君所據之本而不顧其文義複沓難通

言乃雍。今文作言乃謹今文尚書說史記作謹今文尚書也記與禮弓坊記引皆作謹段玉裁云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鄭注禮弓同又注坊記云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據此疑鄭所據本亦作謹而鄭詩譜作雍書疏引鄭尚書注云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諾是古文尚書自作雍字鄭注蓺記乃用今文不用古文者以蓺記本今文學故從今文解之也集解引鄭注與書疏所引或即禮弓注也今古文多不合若謂古文爲于言句孔敞薦謝該疏曰三年乃謹用今文尚書

盡非古文不皆是於此可見王肅私定家語亦作謹注云尚書作雍蓋以古文尚書正今文尚書也錫瑞案史記集解引鄭元曰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鄭注禮弓同又注坊記云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據此疑鄭所據本亦作謹而鄭詩譜作雍書疏引鄭尚書注云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諾是古文尚書自作雍字鄭注蓺記乃用今文不用古文者以蓺記本今文學故從今文解之也集解引鄭注與書疏所引或即禮弓注也今古文多不合若謂古文爲于言句孔敞薦謝該疏曰三年乃謹用今文尚書

肅改亮肅何不並家語正文改之乎鄭詩譜云三年不言言惟言乃雍從古文作雍而亦無其惟不

中論天壽篇云三年不言惟言乃雍從古文作雍而亦無其惟不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　四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今文嘉作密邦作國

記曰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御覽引東觀漢記序曰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段玉裁說密靜天下容於小

大槩括無逸篇文也與史記密靖殷國正合是可證今文尚書作密古文尚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尚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鄭詩譜中論皆作嘉用古文

與今文不合光武封禪刻石文曰乾乾日昃不敢荒寧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作肆高宗嬰國五十五年○史記曰故高宗嬰國五十五年錫瑞案史記此文與兩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不合周本紀曰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亦與論衡氣壽篇所云不同疑皆後人改之如改太宗爲祖甲以合於古文尚書不知其與殷本紀云帝甲淫亂不符也○一作肆高宗之嬰國百年○漢石經或怨肆高宗之嬰國百年○今文尚書一本有或字嬰國百年與漢書五行志劉向傳杜欽傳論衡氣壽篇合後康說古文單舉在位之歲今文統舉諸侯通姓名篇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也白虎通引尚書道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無太甲三篇疑亦指毋佚篇太宗高宗言之非引書序文也漢書王莽大誥曰宗王莽信如其說云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中宗而舉高宗乎在古注乃用僞古文說云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中宗七十五年享國視高宗爲久何乃舍中宗而舉高宗乎

其在祖甲。周公曰於戲句下其在中宗句上○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從此句至三十有三年句在○段玉裁說漢石經說是也史記殷本紀曰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遂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白虎通姓名篇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也白虎通引尚書道殷家太甲三篇疑亦指毋佚篇太宗高宗言之非引書序文也漢書王莽大誥曰宗王莽信如其說云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中宗七十五年享國視高宗爲久何乃舍中宗而舉高宗乎在古注乃用僞古文說云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中宗七十五年享國視高宗爲久何乃舍中宗而舉高宗乎

呂刑王享國百年傳疏謂從生年數按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與傳疏合傳疏在仲任後或未足據司馬因足據也以呂刑側之高宗百年亦必從生年數享國二字不必以文害辭漢書五行志中下云高宗據木烏之妖致百年之壽百年下系以壽字必是兼舉生年至論衡氣壽篇云高宗享國百年之壽而言福而劉向論星孛山崩疏已云故高宗有百年之福則不言壽而言福亦不始於仲任周公舉三宗爨國之年一云七十五年一云百年皆舉在位之年故云爨國百年與上太宗中宗不一例若高宗文王義當一例何獨異於高宗漢書處樂志王吉疏云壽何以百年師古曰言高宗享國百年自偽造古文者故世紀獨與之同豈可偽據且世紀又云太甲則舉在位一身爲百年耳太甲三年不言言乃雍從古文作雍而亦無其惟不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　五

宜帝爲中宗元帝爲高宗以仿殷之三宗東觀書章帝賜東平王蒼書曰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亦據今文尚書比放三宗疑是比殷三宗之誤史記作其在祖甲後人改之

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今文惟作維舊作久爲小人集解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盤庚後有過也錫瑞謹案馬說不知所據與西漢今文說不合書正義引鄭說與馬畧同孔氏已駁之矣若王肅兼用今文之義傳古文之次序以祖甲爲大甲而又置之高宗之後作僞孔傳解不義惟王爲爲王不義倒易經文以就已說又造僞古文太甲篇茲乃不義以實之不知此篇屢言小人皆謂小民不應於此獨以不義爲小人與下于外知小人之依顯然不合且古君子小人皆以位言無有以小人之行爲小人者周公泉殷三宗以勤成成王當舉其美不當舉其顯賈典刑之惡是王設尤非也經云不義維王者義古儀字擬也不義維王謂不擬居王位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殷法兄終弟及立子不立孫使外丙仲壬或有一人永年則太甲無次立之勢故太甲不自擬雖王殷時王子多在民間太甲未立之時或亦在外故云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也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惟王其即位句爰字作于外二字惠作享國三十有三年○今文無作其即位句爰字作于外二字惠作享國三十有三年○今文無作其即位句爰字作于外二字惠作享國三十有三年○今文無作

書景十三王傳曰惠于鰥寡谷永傳引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班固典引曰懷保鰥寡之惠浹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引惠於鰥寡皆不作惠鮮惟漢紀谷永對策引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人作民于作鮮與漢書谷永傳不合乃後人改之段玉裁說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畧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旁誤增之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史記曰文王日中昃不暇食墨子曰文王至日昃不暇食對曰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後漢書黃瓊傳曰詩咏成湯之不忘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風俗通過譽篇曰文王日昃不暇食○今文昃一作稷暇一作夏○錫瑞謹案漢今文家昃一作稷暇一作夏成湯臺碑云日稷不夏正用此經之文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郙閣頌云劬勞日稷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亦以日稷爲日昃惟樊毅碑云勞神日昃易豐日中則昃孟喜作稷穀梁春秋經戊午日下稷左氏公羊經皆作昃中侯握河紀云昧明禮備至于日稷而赤光起此昃稷古通用之證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今文遊田作游畋惟正庶邦三字○張衡西京賦曰盤于游畋李善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段玉裁說正國語作政漢書谷永傳引下文皆無以萬民之共亦作正按古政正通用此作正爲長供國語作恭當是本作共後人改之陳喬樅說惠于小民即上文懷保小民惠于鰥寡也唯政之恭即此文不敢盤于游田維正之共也倚相蓋檮杌佚者也與石經合今文尚書作毋兄曰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之文耳政正古相通用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作正字是作正者今文尚書作政者古文尚書也周禮凌人注曰故書正作政是其驗已錫瑞謹案二說是也石經與谷永傳引下文皆無以萬民三字蓋今文尚書本無之楚語引此文亦無以庶邦三字今文尚石經於下文作維作共此亦當同石經與谷永傳於下文皆作毋勑于游田則游田二字連文晏子諫下篇作盤遊於田疑後人妄改之○一作槃于游田○後漢書郅惲傳惲上書諫帝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爲憂李賢注引尚書云以萬人惟正之共也錫瑞謹案君章云以萬人爲憂者乃釋經言文王不敢盤游之意非謂經有以萬人爲憂之文也若注所引乃下文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今文無作毋受作紂酗作湎。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又翼奉傳奉上疏曰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

爲憂與後漢書同蓋後漢書又改民爲人以避唐諱也後漢紀郅惲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則其文尤誤游于二字上下互易與晏子春秋合與漢人引經皆不合以萬民惟正之乃下文戒嗣王語又去其之共二字則文義不完蓋由淺人據古文尚書之下文改君章憂字爲正字以合之而不知君章乃釋經意非引經文也陳蕃傳諫幸廣城校獵疏曰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亦作此以誡成王白虎通壽命篇曰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詩文王篇正義引鄭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陳喬樅說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今文家說亦與此同韓詩外傳說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是今文家說也然則知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尚書說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今文作周公曰於戲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勑于遊田維正之共上無以毋兄曰今日耽樂。漢石經上闕酒毋勑于遊田維口口共毋兄日今日下闕漢書谷永傳曰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引經曰繼自今嗣王于遊田惟正之共說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與石經合今文尚書作毋兄曰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肅本況滋益也據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作況訓滋益詩小雅常棣況也永歎況或作兄兄是古字況是今字大雅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毛傳皆云兄滋也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也

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後漢書梁冀傳袁箸上書曰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殷紂王惡故曰毋以禁之漢人所引無作毋受作紂皆據今文尚書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亾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與今本尚書不同陳喬樅說師古每襲取漢魏人音義舊文以爲已注此注引書有周公曰烏虖蓋舊注約舉此節首尾之詞其受字作紂者所引據今文尚書也於歲作烏虖者三家之本容有不同如漢書翼奉傳王莽仿大誥文皆作烏虖亦其明證也錫瑞謹案陳說是也酗今文尚書當作沈湎于酒記漢書引徵子篇沈酗于酒皆作沈湎于酒則此文亦當同鄘炎遺令書汝無遜于邱無湎于酒是引此經作湎之明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今文嗚呼作於戲教誨下無民字無或譸張爲幻中胥字譸一作舟一作侜一作輈。說文兩引無或譸張爲幻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侜張爲幻皆無胥字段玉裁說按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譸張爲幻亦無胥字蓋因僞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陳喬樅說許兩引書皆據古文尚書也爾雅及郭注引書作侜張此今文尚書也郭蓋襲用樊李舊注之語攷尚書釋文云譸馬本作輈後漢書皇后紀董皇后詔語云兄益也兄曰敬德即益曰敬德也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聽明開不諱博采負薪極盡下情也楊氏傳歐陽尚書引經作自字與今文不合還字亦不可通蓋逌字之誤疑皆後人所改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今文作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漢石經閻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下閻聽作聖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段玉裁說聖字古音同部泰山碑皇帝躬聖見廣川書跋兩否則字恐皆丕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則祇作然不馮登府說案樂記小人以聽過釋文云聽本作聖風俗通義云聖者聲也聲亦有義故字得通錫瑞謹案段說否則皆丕則之誤是也今文作不聖然則不聖其義當爲不容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聖即不容之義東觀漢記序曰密靜天下容於小大乃粲括經文皆作烏虖亦其證也錫瑞謹案陳說是也酗今文尚書當作沈湎知者史

君奭第二十一　周書十二　善化皮錫瑞

君奭史記燕世家曰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乃說孫星衍說史公以召公不說在周公踐阼之時太子賢以爲在還政之後或今古文異說也編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祚時矣錫瑞謹案孫說非也列子楊朱篇曰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列子六國時人與史公說正同是今文說遠有所本漢書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公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然則當時召公爲傅較太公之任更重故公專告召公也

周公若曰君奭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以召公爲周公之兄襄梁莊三十年傳曰燕周之分子也惠棟說分子猶別子禮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子爲公子然則繼禰者爲世子別於世子者爲別子則召公其文王長庶歟錫瑞謹案白虎通論衡皆今文家說蓋今文家有以召公爲文王子者而史記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古今人表亦云周同姓不以爲文王子其說不同蓋亦三家之異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

詳大壯不祥也鄭王本作不詳吕刑告爾詳刑後漢書作詳引詳刑以詰四方竝同孟子申詳擅弓作申祥彀梁昭十一年盟于侵羊作祲祥服注作詳詳荀子修身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爲祥左成十六年傳德刑祥義禮信疏祥詳古字同

我。今文終作道祥作詳鳴呼作於戲。漢石經上闕道出于不祥字易履考祥鄭荀作詳於戲君闕曰時我馮登府說詳古祥字同

我亦不敢宣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陳喬樅說此追述召公襄時之語言君已謂輔成周道是我之責我亦不敢弗任其責而不永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江聲說僞孔以惟人在屬下讀漢書所引此下文我嗣事子孫云不聯引惟人在則漢人於在字讀絕也越當爲曰聲之誤也公謂己意竊計曰我民無有愆尤違倍者惟人在故也亦言已不可去之意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

難諶乃其墜命。今文後嗣作嗣事弗克恭作不克共遏佚作過失天命不易天難諶作命不易天應棐諶乃其作乃亾。漢書王莽傳羣臣奏引經作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亾隊命師古曰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亾失其命也孫星衍說案漢書釋後

嗣子孫爲成王大弗克恭上下爲共事天地臼虎通以大晉上天下地爲上下是也釋遏佚前人光爲修文武之烈前人謂文武佚同失釋在家爲不居攝言退老也以天應棐諶爲天難諶者釋詁云諶信也詩大明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傳云忱信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是天命不易爲不可改易師古注不易爲難非也經言在家不知天命有不易之道委之以天難信乃共上下師古曰上下謂天地是共上下卽共天地之證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陳喬樅說言予小子非敢曰能有改正亦維道揚前人光美施於我沖子而已周公以成王爲沖子自是幼少之時若在復辟之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沖子哉尙書篇次或亦不無錯出故成王政將蒲姑二篇事本在前而編於後未可以君奭編次在徙詰多士後而遂以爲作於致政之後也錫瑞謹案陳云篇次錯出是也而以成王政將蒲姑爲在攝政踐奄之時則又誤引鄭君古文之說不知史記用今文書序殘奄遷薄姑篇次正在無佚之後多方之前是二篇實在致政後竝無錯誤不與君奭篇之錯誤相同未可以古文說汩今文義也陳氏於此等處猶半明半昧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今文道作迪○釋文曰我道馬本作我迪案馬本是也此與上迪維義同因傳訓迪爲道遂誤作道耳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碑云孔彪伊尹之休格于皇天論衡感類篇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後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亦皆作格是兩漢今文家亦假格竝用非魏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三國志潘勗作策命傳寫之譌孔彪碑今尙存乃塙實可據者段玉裁云今文尙書無作格者亦未盡然○今文一作假于皇天○史記曰周公爲太宰傳曰伊尹假于皇天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云勛假皇天皆作假又曰成有聖德假于皇天論衡言毒篇曰巫咸能以祭祀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王逸注離騷云巫咸古神巫也後漢書張衡傳曰咎單巫咸實守王家○今文一作巫戊○白虎通姓名篇曰于民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尙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王引之說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用今文尙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戊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不然則咸非十日之名何以爲生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史記無此句或今文尙書本無之或史公省文疑不能明殷本紀曰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詁厥帝德于是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豈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陳喬樅說案史記所載皆本之今文尙書序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宮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人部云伊殷聖人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云阿衡尹治天下者從人從尹也鄭箋尹詩商頌長發寶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正官名也鄭注尙書是用今文家說案陳說是也廣韻通志引風俗通曰阿氏阿衡伊尹號其後氏焉又曰衡伊尹爲湯阿衡子孫以衡爲氏說與鄭合衡保衡保安衡平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之官名商王湯也此經鄭箋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爲之號也攷尙書大傳言古者天子三公法天地陰陽各主一時一歲而更始終天地之道也故曰三公一公主春夏一公主秋冬一公主變化四時之官名者天子三公法天地陰陽各主一時一歲而更始終天地之道也故曰三公一公主春夏一公主秋冬一公主變化四時之官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今文格作假○史記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扈假于上帝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扈格于上帝○今文格作假○史記

日名子之證乎案王說甚有理而史記諸書皆作戚者蓋三家之文不同古今人表亦作巫戚與白虎通之說不合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今文作甘般。史記曰在祖乙殷復興巫賢任職古今人表有甘般又有傅說或疑甘般即傅說於古無徵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今文惟作維。史記曰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集解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駰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錫瑞謹案今文乂作艾史公用故訓以治字代之史記引書艾皆作治而此獨作乂者蓋此九字後人增實非史公本文也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今文純作醇。錫瑞謹案漢樊敏修西狱廟碑云天惟醇佑萬國以康今文尚書當於佑字絕句下文以命則商實爲句則訓法商非殷商之商

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今文作

奔走。○詩鄘正義引大傳奔走字作趨則今文尚書當爲趨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今文作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王褒四子講德論曰書云迪一人似而李善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迪作故事下有于無作罔傳文與李善所據不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今文在昔作昔在割申作厥亂。禮記緇衣篇君田親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古文作割今古錯亂此文尚書爲宜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謂今文尚書也禮記及古文尚書並今博士讀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近於義理段玉裁說今博士讀者謂歐陽夏侯尚書也讀猶習也謂博士所習也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尚書而云今博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尚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尚書集今文尚書名目也錫瑞謹案鄭從古文故以古文爲近然割申勸三字之義殊不可通鄭君讀割爲蓋而尚書二十九篇無用蓋字爲語辭者則鄭說亦未可據今文厥亂勸厥亂二字與上文厥亂爲民詭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亂者率之借字也厥亂勸寧王德者厥率勸寧王德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今文泰作大。史記作大顛古今人表大顛亦作散宜生南宮括閎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遶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又曰文王以閎天太公望南宮括訟宜生爲四友又曰周文王有大顛又有閎夭散宜生南宮括閎天三子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錫瑞謹案此經言四友則有太顛無太公大傳言四鄰四友則有太公望無大顛疑今文

家說以爲大顛即是太公望太公之功在閎散南宮之上不應周公舉文王四友獨不及太公伏生所言當得其實漢書古今人表大顛以下文王之四友也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表於四友後又列師尚父此誤也大顛與師尚父豈異人乎書大傳曰散宜生南宮适閎天散宜生得四臣亦得四友鄭康成謂周公作大傳以太公教文王以大德周公太公望蓬見西伯太學於太公者太公教文王以大德謙不可以自比禹周公謙不自比君奭稱文王以大德謙不自比禹周公謙不自比君奭稱文王以大德謙不自比禹周公謙不自比君奭稱文王以大德謙不

王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臣亦有四次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曹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公大顚爲二人惟今文家尚知其義耳

又曰無能往來風俗通十反篇杜密曰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於衰蜻冷澀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又曰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比俗儒也今文一作亾能往來○漢書朱雲傳雲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亾能往來注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却孫星衍說前却謂進退也是無能往來爲無能往來之義又曰勑之又可以攻兩漢人解無能往來也

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今文純作諄○今文作諄佑見前引樊毅碑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今文冒作勖○崔文創德西鄰勖聞上帝賴茲四臣錫瑞謹案大傳云四友云四鄰亦云四臣詩緜正義引大傳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是也子玉蓋用大傳四臣之說冒作勖與馬本同下屬爲句與論衡引康誥冒聞于上帝義合疑古勖冒本是一字子玉用今文作勖其義仍同

冒聞于上帝之冒乃上進之義不當如馬訓勉也段玉裁說勖今音許玉切古音勖與冒皆音懋江聲說此經讀當以乃維時昭爲句文王迪見爲句冒聞于上帝爲句冒者自下達上之言

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鄭注云至武王時號等有死者餘四人尚也錫瑞謹案古者稱死爲不祿爲無祿則生者爲有祿云四人尚迪有祿則有一人無祿先死可知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大顚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五人中獨不見虢叔是虢叔先死之證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逸周書世俘解及瀏商王紂揚子方言曰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晉之北鄙亦曰劉王引之說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俄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近咸劉皆滅也猶言遏劉也虔劉也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今文冒作睯○說文目部曰睯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睯陳喬樅說案此睯字之訓疑據今文尚書說也僞孔本作冒是據王肅本肅所注亦即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文異僞孔傳訓冒爲布冒天下正義亦不言馬鄭誼異則睯字出今文尚書可知矣錫瑞謹案據說文引經則昭字當上屬爲句與上文乃維時昭義同皆不連文王武王爲義

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烏呼成王不知一簡之中不應兩小子當屬成王不知一簡之中不應兩在位小子當屬成王而言其同於未在位似有鞅鞅非少主臣之意非所以爲周公此由馬鄭古文家不知周公作書在攝位時故說解多謬宜其爲後人攻駁也

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烏不聞矧曰其有能

格三國管寧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裴松之注尚書君奭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陳喬樅說據裴引尚書經文及鄭注知古文尚書作鳴鳥不聞此傳載明帝詔作弗聞蓋用今文尚書也上文假謂至於皇天鄭注云假至於天也此文當亦同作假而裴引經及鄭注乃皆作格字者疑是後人依梅賾本改之也周公作君奭之後果致此祥尚書中候摘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曰欽惟皇天順踐祚即攝七年鬱鬯見然則鳳鳥之至宓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錫瑞謹案古文尚書多作弗今文尚書多作不陳云明帝詔作弗聞用今文尚書恐非是今文尚書假格竝用說見上陳云後人依梅本改格亦未必然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告君乃猷裕道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不說似陰忽故令謀於寶裕矣之

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秉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江聲說惟文王德丕承作一句讀爲孔傳以丕承屬下句讀非是案江說是也據史記周召分陝爲二伯故曰偶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二人卽二伯說見後墨子非命中於召公之執令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天降之哉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忘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三國魏志裴注引鄭注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書正義引鄭注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劉切之孫星衍說往者謂逃職治自陝以西也白虎通巡守篇曰傳云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又曰薄伐玁狁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棠之下也偶傳以此經二人爲文王武王失之鄭注以之隅不據陝東言之亦未爲得也錫瑞謹案孫說以海隅爲四海使東海率職是周公之任與史公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義合史公云周公爲三公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冢天下爲政是召公爲太傅亦是三公周公則以東伯攝王位也

多方第二十二　周書十三

多方　史記周本紀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孫星衍說此篇書序列在無逸君奭之後前尚有成王征將薄姑二佚篇史記周本紀召誥洛誥多士無佚及此多方俱在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之後與伐誅管蔡非一時事大傳則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則此是攝政三年事當在召誥洛誥諸篇之前故書序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案古今文說書本不同史公問故孔安國又與書序編篇之次相合未可非也大傳云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禄父此時不言誅管蔡流言在成王能治國之後是反政後攝政之年事也蒙恬親見百篇之書說當不謬伏生亦見全書而大傳則夏侯歐陽所記或不必出自伏生耳錫瑞謹案史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而而大傳不出自伏生也蒙恬傳所云周公奔楚其說甚異史記多異蓋今文說而此文以成王踐奄在公攝政三年踐奄別是一事不得傅會爲一謂此成王踐奄即是周公踐奄遂疑此篇當在召誥洛誥之前盡易今古文之次序而晉世家所載與恬說合蓋即本之於恬歟國時處士橫議所言多妄誣大傳不出自伏生也蒙恬傳所云周公奔楚其說甚異史記誣恬非經師說未必盡可據東漢古文家又造爲管蔡流言周公避居之說其說絕不見於西漢以前蓋亦比附蒙恬之說爲之因疑其書名爲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爲之蓋即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二　一

公所載書序與馬鄭書序多異蓋今文說而此文以成王踐奄在七年反政後則與馬鄭書序同是今古文並無異說若大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別是一事不得傅會爲一謂此成王踐奄即是周公踐奄遂疑此篇當在召誥洛誥之前盡易今古文之次序而晉世家所載與恬說合蓋即本之於恬歟國時處士橫議所言多妄誣大傳不出自伏生也蒙恬傳所云周公奔楚其說甚異史記誣恬非經師說未必盡可據東漢古文家又造爲管蔡流言周公避居之說其說絕不見於西漢以前蓋亦比附蒙恬之說爲之因疑其書名爲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爲之蓋即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二　二

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孫星衍說王肅雖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周公反政後實本於史記未爲無據錫瑞謹案多方在反政後奄實有再叛事說已見上王肅雖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則肅亦嘗習今文者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僞異孔傳其書名爲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爲之蓋肅意在攻鄭故陰用今文說以駁鄭之古文說如謂義和即仲叔四子虞時日月星辰即晝於旅旗不在衣祖甲爲湯孫太甲在再叛再征多方在歸政後其說皆與今文家合遠勝馬鄭以駁伏生史公不可以駁孔傳不知以古義爲折衷殊爲失之僞古文孔傳實王肅撰或皇甫謐依托已見丁晏尚書餘論攷之最詳西莊云皇甫謐依仿肅注爲之說猶未確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孫星衍說此五月史公以爲在七年反政之後大傳以爲攝政三年不能推其甲子也王來自奄據多士云昔朕來自奄此篇應與多士相連在前故鄭疑其編篇於此也錫瑞謹案史公之說是也大傳所云並非此時之事鄭君誤合兩事爲一故其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南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不知周公踐奄王不親行多士周公追述三年踐奄之事此篇史臣序其事云王來自奄王踐奄之事鄭君偶不照耳江王孫陳皆沿鄭誤不可通又案趙岐注孟子曰奄東方無道國武王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又是其一解者併爲一談故多牽引之失武王伐紂不但非此時事並非周公攝政時事臺卿通今文學何至謬解如此耶故知引經爲奄大國證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王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肅曰周公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孫星衍說王肅雖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周公反政後實本於史記未爲無據錫瑞謹案多方在反政後奄實有再叛事說已見上王肅雖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則肅亦嘗習今文者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僞異孔傳其書名爲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爲之蓋即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二　三

周公冠王之上與攝政前之大誥異與歸政後之多士同似有可疑孫星衍說王肅雖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周公反政後實本於史記未爲無據錫瑞謹案多方在反政後奄實有再叛事說已見上王肅雖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則肅亦嘗習今文者洪亮吉傳經表以肅爲伏生十七傳弟子故肅僞異孔傳其書名爲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爲之蓋即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二　四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攸閒　釋文曰迪馬本作攸云攸所也與僞孔本作迪不合未審今文異同陳喬樅以爲今文作攸其說無據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
引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懫許君引古文未審今文同否不敢據爲今文
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史記夏本紀曰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
惟天不畀純乃惟爾多方之義民江聲說義民猶民儀謂賢者
大誥民獻大傳作民儀是也
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
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史記龜策列傳曰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漢書古今人表曰桀干莘與之爲惡則行師
古曰干莘桀之勇人也人表干莘推哆在第八格畢子當染篇云夏桀染於干莘推哆大戲說苑云推哆大戲主別虎兕指盡殺人韓
非子說疑篇云桀有侯侈邑國之臣也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高誘注云羊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簡選篇云殷湯遂禽移大犧說苑云桀用干莘案諸書所云即夏多士虐民之事列女夏桀末喜傳曰桀既棄禮義收倡優侏儒狎徙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宮造爛漫之樂亦其事也干莘羊辛當是一人推哆侯侈推哆大戲移大犧亦當是一人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非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巩固典引曰臺命民主五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初起禁邑注曰民曰天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于木終于水則復始也案此今文尚書與古文同孫星衍云經既云商又云代疑後人增代字非也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帝乙卽祖乙湯六世孫說見酒誥
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
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

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
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
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中論法象篇曰墮其威儀忧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悔之者至矣小人忻慢也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王嗚盛說洪範貌之不恭厥咎狂說文引孔子說洪範義謂聖兼包五事貌居五事之首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故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劉向新序言桀爲酒亂敗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
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詩譜序正義引鄭注曰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

周頌武篇耆定爾功箋云武王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正義引鄭尚書注云天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思文正義引大誓鄭注云禮說曰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孫星衍說此云五年當從文王七年數至武王十一年伐紂也鄭注云夏之言假鄭用大傳義是鄭本作夏也自八年數至十三年是匝五年鄭用十三年伐紂之說與史記十一年異也錫瑞謹案史記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爲十一年紂死傳九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爲十三年今古文說不同而先後五年之數則一鄭既用今文受命七年之說又用古文十三年伐紂之說則首尾凡七年與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矣緯書多同今文禮說與我應所云五年當同史記今文之義鄭君兼用今古兩說與史記不同陳喬樅引之而不爲別白非也

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
眾國無堪爲之惟我周能堪之

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僞孔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案白虎通諫諍篇云父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據此則今文尚書亦以管蔡商奄爲四國詩破斧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是今古文無異義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文曷作害○臣謬正俗曰多方篇爾害弗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段玉裁說按今本害作曷此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凡四見皆當由舊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尚書亦皆作害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說文引周書曰畋乂田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尒山與詩齊風正義引多方田爾田不同陳喬樅說一本有作田者此當是馬鄭古文本說文引周書作畋蓋據今文尚書矣錫瑞案光武封禪刻石文曰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蓋用此經之義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今文再下無至于字三下無乃字○漢書文三王傳廷尉賞大鴻臚由移書梁王傳相中尉曰書曰至于再至于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誅汝命也段玉裁說按此少至于字乃字蓋今文尚書本然錫瑞案論衡謹告篇曰管蔡纂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與漢書合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江聲說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年矣言五祀者亦其未叛時言也孫星衍說監謂三監五祀五年也錫瑞謹案江孫二說皆非也據史記今文說多方在周公歸政後與馬鄭古文書序同是今古文皆無異說此時三監已滅不應追述前事且從三監殷數起又不止五祀是五祀不當從監殷數起而監亦非三監之監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建侯衛即封康叔之事監當讀如王啟監之監指康叔中施父言之臣我監五祀當從建侯衛之年數起多方之作蓋在歸政一二年後距四年建侯衛適得五祀商奄之屬既叛而服服而再叛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當從既叛而服數之不當追數未叛以前之事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今文作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大傳曰古者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筑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孫星衍說大傳惟作維伯作賦正作政者今文也胥者周禮天官序官云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此民給繇役者是給繇役者有胥名賦者周禮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家二人是繇役亦賦也今文尚書亦以胥賦小大多政之事小大多得中之政令也

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說文言部甚忌也引周書曰上帝不甚忌于凶德未知今文同否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陳喬樅說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誥多方在攝政三年而云自時洛邑者蓋成周之營本爲安集所遷之殷民多方作於克殷踐奄以後此時將遷殷民於雒故先誥之召誥云厥既命殷庶庶飭已先集雒邑知遷殷在封衛之前而非在營雒之後也錫瑞案陳說非也大傳云五年營成周如此篇作於攝政三年成周未營何故先有雒邑經云自時雒邑明是已營成周之後史記與書序皆以多方列成王親政後無誥多方在攝政三年之說僞孔傳以爲奄再叛再征按之史記書序皆不可易當是王肅襲用今文家言近人必欲執鄭誤解移易經文篇次而以奄再叛再征爲不可信故其解多士多方二篇皆不可通陳氏治今文必以鄭君古文說汨之可謂大惑不解

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

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虞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漢石經我則致天之下闕

善化皮錫瑞

立政第二十三　周書十四

立政史記魯世家曰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孫星衍說便猶辨也百姓百官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史記周本紀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魯世家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臣位爾雅曰昊然是說此經拜于稽首之義

用咸戒于王曰周公就羣臣之位故與羣臣同進戒於王

王左右常伯常任王嗚盛說據揚雄侍中儀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爲漢侍中又據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慎左右皆其明證攷漢人今文說王氏鋟氏所引之胡廣亦云克慎左右皆其明證攷漢人今文說王氏鋟氏所引之漢書王莽傳張竦爲陳崇草奏曰霍光即席常任之重揚雄羽獵賦曰羣公常伯楊朱曼翟之徒李善注曰常伯侍中也後漢書李固傳固疏曰光祿大夫周舉才識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李固傳固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朱穆傳穆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天刑之人假貂蟬之飾處常伯之任襄楷傳楷疏曰今乃反處常伯之位洪謀於中李賢注曰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以機密齎栗常伯劇任陳留太守胡公碑曰乃位常伯恪處左右陳伯超補三事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續漢書百官志云侍中比二千石注引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蔡質即蔡邕諸父當亦習今文者隋書經籍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衞尉蔡質撰續漢志注所引蔡質漢儀即隋志之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也杜佑通典曰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任以爲左右即其任也又云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據此則常伯常任正與贊衣虎弁同

受業龍羅宿長宗濂校

列故進戒首及之或疑常伯常任明分二職何以皆爲侍中不知漢書百官表云侍中中常侍皆加官比員多至數十人得入禁中應劭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攷侍中在漢時分爲左右曹或又爲散騎或又爲中常侍後又合爲散騎常侍安知周成王時不分大小二職師古注谷永傳執常伯之職云一曰常任使之人此其長也言常伯爲常任之長正足爲大小二職之證衛顗受禪碑曰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岳牧邦君以常伯常任別出於公侯卿士岳牧邦君之外亦必以爲侍中常侍之官也

準人法也○今文作牝人謂法官也揚雄箴牧邦君以常伯常任別有朝士屬秋官司寇故辟人與贅衣虎奔同列

綴衣○今文作贅衣○李善文選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案古贅綴通用公羊傳贅旒張衡傳引作綴旒顧命篇綴路鄭司農周禮注引作贅路是其證漢書王莽傳云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蓋用今文說仿古贅衣之官

虎賁○今文賁作奔○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漢官儀曰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走也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古有勇士孟賁改奔爲賁錫瑞謹案據此則古當作虎奔今經典皆作賁者乃東漢以後人所改又案風俗通十反篇曰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亾之機不可不謹也是漢人以此爲周公將沒之言而準不作辟綴不作贅者應仲遠兼通今古文或自用古文尚書字或後人以古文改之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今文嗚呼作於戲○石經於下文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讀羣臣之辭休美也此五官美哉錫瑞謹案蔡邕太尉楊公碑曰庶尹知恤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釐其采乃用知恤鮮哉之義近人訓鮮爲斯雖可通而非古義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錫瑞謹案論衡語增篇以多士上帝引逸爲虞舜是今文家有以上帝爲古帝之義此云上帝義亦當爲虞舜九德即咎繇謨所云九德尊當讀爲遵言有夏繄俊乃遵虞帝故事迪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也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今文宅作度準作辟○石經於下文維厥度心作度則準皆當爲辟度石經於上文準人作辟則宅皆當爲度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今文宅作度○漢石經亂謀面用下同江聲說丕讀曰不古者丕與不通下文云用僉人不訓德此云亂謀面用丕訓德丕之詛爲大既言亂謀則不得言向用大願之德自當如下文所云不訓德乃始允當也訓願廣雅文周頌烈文四方其訓之箋云天下諸侯順其所爲是訓爲順也義讀如儀此言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願之德居其所爲是訓爲順也義宅之官無以儀型於民矣錫瑞謹案江說是也而以亂爲惑亂義爲儀型則猶未當亂語詞與率通梓材厥亂爲民是其證亂謀面用不訓德謂率謀向用不順德也不順德謂不賢之人此乃三度無賢者矣立政一篇首文法與他篇迥異而與此上文云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文法大同蓋夏臣本有此告君之詞周公法之以戒成王公所以法夏者夏與周同尚文見於春秋繁露白虎通諸書可據殷人尚質或無此詞故公舉夏臣告君之詞不及殷也於夏舉其告君之詞於殷舉其在位如此則三句有夏臣告君之詞故多不可通江說近之而其義有未盡考

之詞於殷舉其用人之政亦詳畧互見之法此經自日度乃事以下皆引夏臣告君之詞夏臣蓋謂能度乃任事者度乃牧民者度乃執法者此維君之道矣若率謀向用不賢之人則乃度人此乃所度之任事者牧民者執法者皆無賢者矣蓋反復言之以盡意周公舉之爲後法也今文說雖不傳經義似當如此解者不知此三句有夏臣告君之詞故多不可通江說近之而其義有未盡考茲存鄙說以俟考焉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今文宅作度下文宅皆同石經俊作畯則此三有俊克即俊今文尚書當作三有畯克即畯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今文宅作度俊作畯○說見上文白虎通京師篇曰尚書曰在商邑謂殷也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暬○今文嗚呼作於戲

受作紂○漢石經上闕于厥邑其在下闕錫瑞謹案今文尚書受作紂牧誓毋佚諸篇可證陳喬樅本作受非也紂德言紂之德與上桀德義同馬注受所爲德也馬從古文作受亦不連受德二字爲義說文引作在受德忞乃古文若今文不作受亦不必作忞

惟蓋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今文宅作度俊作會○漢石經上闕有會心以敬事下闕俊字作會陳喬樅說度讀如圖度之度猶制也左傳所謂心能制義日度是也會讀如計會之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爲最是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今文準作辟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

士司徒司馬司空孫星衍說司徒司馬司空則周禮六卿之三也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注以爲殷制然則殷周皆然故三官錫瑞謹案今尚書說天子三公曰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則古天子亦止有三公無六卿詳見甘誓

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今文盧作纑○史記錄牧誓文微纑彭濮人纑字從糸此亦當同書正義引鄭注曰三毫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今文與鄭義同異無可攷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今文惟作維無克字宅作度俊作會○漢石經上闕維厥心乃下闕錫瑞謹案據此則篇中宅字皆當作度石經於上文三有俊心作有會心此文俊字亦當作會會者會合之義今文作克會有德蔡古文作克俊有德於義爲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

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今文惟作維此作茲基作其嗚呼作於戲○漢石經上闕受茲丕丕其於戲下闕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也此作茲基作其烏呼作於戲大誥亦有丕丕基而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作大大矣以矣訓基者蓋今文尚書大誥亦作丕丕其與立政同其者語詞猶如姬姓始而大大矣明是以始訓基石經此文作其即基字淆文並非語詞江聲云今文基爲其其基之淆是也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今文準作辟勿作物惟作雜○論衡明雩篇曰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雜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救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宜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節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王鳴盛說據此則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

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鄭讀妄爲望言无所望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陬五陰陬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間至不宜改政此必曉周學者相傳古訓當從之段玉裁說詳仲任意於末字句絕末無也謂無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庾康說按周禮司常雜帛爲物而說文勿部首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是勿即物又勿無也而物故之物高堂隆答魏朝訪亦訓爲無劉熙釋名劉昭續漢志注同蓋二字非獨音近義亦本通矣但仲任釋此經與古文絕殊蓋以物爲災物考倉公四年左傳必書雲物注雲物氣色災變也又史記留侯世家然言有物漢書東平王宇傳或明鬼神信物怪仲任以物爲災怪義同於此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今文嗚呼作於戲已作以受作前徽作徽○漢石經上闕旦以前人之徽言下闕孫星衍說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沒而微崇爵議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亦美言也錫瑞謹案漢丹楊太守郭文碑云微言絕矣漢人常用微言字當訓精微之微師古注漢書云精微要妙之言是也與微言訓美言不同義

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疏曰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今文惟作維準作辟宅作度由作猶○王應麟云後漢書陳寵傳詔上引尚書異字有則克度之克猶繹之段玉裁說宅作度由作猶今文尚書也）

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案殷庚相時憸民石經憸作散疑此憸字今文亦當作散然無塙據姑具其說俟攷釋文云憸本又作思思與散音近）

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今文訓下無于字在作哉○漢石經訓德是罔顯哉厥世下闕王鳴盛說作哉則當句絕下厥世不成文義未詳庚康說按厥世以下石經闕或與古文不同無嫌哉字句絕然考經典中哉多通載詩文王陳錫哉周昭十年左傳作陳錫載周孟子朕載自亳偁古文伊訓作朕哉自亳禮記中庸注哉讀如文王初載之載釋文載之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惟作維○說文引周書曰用勱相我邦家蓋古文作邦今文作國偁孔用今文本也說文又引周書勿以譣人蓋亦古文○一作用勱相我國家○三國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以勱相我國家勱字說文云勉力也勱亦訓勉曹丕引書勱作勱當是三家尚書異文）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古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三　七

今文惟作維方作旁○勱瑞謹案古文作方今文作旁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師古曰旁行謂四出而行之是今文尚書作旁之明證張衡東巡誥曰旁行海表正合用此經上下二句文晉書地理志曰昔黃帝旁行天下亦本漢志之文皆與今文相合此江孫段陳所未及引者江云方當爲旁但未見他書無所依據故不敢於經文直改作旁猶考之未詳耳）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今文覲作勤）

耿作鮮烈作訓○漢石經上闕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下闕陳喬樅說尚書大傳雒誥篇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此二語疑即引用立政篇耿光作鮮光與蔡邕書石經合覲作勤烈作訓疑是今文尚書本如是也鮮之訓爲明此言鮮光猶雒誥之言明光也詩出車旂旐央央毛傳云央央鮮明也大明檀車煌煌鄭箋云兵車鮮明漢書辛慶忌傳云慶忌性好勇與馬號爲鮮明是鮮本有明誼又兌葉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白亦與明義近矣康說覲作勤者周禮大宗伯注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是覲有勤義也蔡中郎筆賦紀三王之功伐分表八百國之埤覲傳六經而緝百代兮建皇極而敘彝倫是覲有勤音也耿作鮮者耿字訓明見廣雅釋詁鮮亦訓明見周易說卦傳爲蕃鮮疏是耿鮮義同也錫瑞謹案今文作勤當與下句揚字同義爾雅勤與庸皆訓勞是勤與庸義近庸從庚有賡續之義凡勤勞者必賡續用力而不絕也勤與庸同訓當亦有賡續之義爾雅云賡揚續也是揚字訓續此經勤字亦當訓續上言勤下言揚皆謂賡續前人之功也）

仲遠說可信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今文嗚呼作於戲惟作作○案風俗通以此篇爲周公將沒之言故於繼自今後王反復申之以垂戒也史記魯世家於作立政後即云周公在豐病將沒則立政爲公臨沒之言應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十五

顧命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今文作哉生霸王有疾不豫。漢書律曆志引劉歆三統厤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孫星衍說成王在位年數史記無文劉歆說以哉生霸爲十五日亦不可信錫瑞案白虎通日月篇曰三日成魄是生霸以月明生爲生霸則明盡爲死霸晦日爲死霸故朔日爲既死霸二日爲旁死霸死盡則復生故三日爲哉生霸禮記說文緯書推厤法象篇云顯沛而不可臻既彌留乎然則劉歆所引經雖爲今文尚書而其自爲之說殆不可據以爲成王三十年亦與鄭注康王之誥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年端之說不合鄭注康王之誥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又注金縢三年將踐阼據大傳大戴禮記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喪畢年十三將踐阼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感風雷迎公歸鳴成王年十五即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年四十九也鄭所推多據此則頊侯以前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鄭所推多據此則頊侯以前雖不可攷然據大傳云居攝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居東三年故謂武王崩成王十五今文家說武王崩周公居攝時年當十四五與鄭說不相遠其後或當如鄭所推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亦云成王二十八年崩說與鄭同疑今文說本如是也若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九年觀兵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與史記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始終皆差二年故以成王即位爲三十年亦較鄭注二十八年差二年則劉說爲古文異說與今文不同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八年王始躬親王事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釗代立以成王崩年止十六其說尤不可通如其說則康王當在襁褓中豈能冕服見諸侯作誥哉乃世紀又曰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何其自相矛盾

甲子王乃洮頮水。今文頮作沫。漢志引作沫說文水部云沫洒面也从水未聲重文湏云古文沫从頁段玉裁說說文小篆作沫古文作頮頮从水廿頁會意兩手匊水洒面也今說文作湏乃是誤字尚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皆不誤案據此則古文作頮今文作沫

相被冕服憑玉几。今文憑作馮。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孫星衍說先鄭以相爲太保等也此或今文說與後鄭異案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故或今文說也又案說文凡部云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蓋古文作凭先鄭用今文尚書作馮淮南王安上書曰負黼扆馮玉几亦用今文作馮字中論法象篇云顯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亾之候猶不忘敬況於游宴乎是說此經之義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漢石經乃鬮召大保下闕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有芮伯三等有芮伯與師伯同列師古曰周司徒也第六等又有芮伯師古曰當武王時作旅巢命案據此則成王所召芮伯與作旅巢命之芮伯是二人非一人師古知爲周司徒者以周禮六卿之序推之召公繼周公爲冢宰芮伯當爲司徒

彤伯。今文作師伯。古今人表第三等有師伯師古曰周宗伯也尚書作彤伯師古知爲周宗伯者亦以六卿之序推之

畢公衛侯。錫瑞謹案衛侯今文尚書當作衛伯史記衛康叔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孝伯立孝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牝伯立牝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據此則頃侯以前衛皆稱伯不當稱侯大傳孟侯指成王不指康叔史公蓋同伏生說也稱侯乃古文家說漢書地理志謂周封康叔號曰孟侯蓋班氏用大夏侯說與古文說同而與大傳史記皆不合此云衛侯依大傳史記當作衛伯姑具其說以俟識者攷焉

毛公。古今人表第三等有毛叔鄭注曰文王子又有毛公師古曰周司空也案據此則毛公與文王子毛叔鄭亦非一人師古

知爲周司空者亦以六卿之序推之孫星衍說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衆下以爲冊鄭注君奭序答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有三人爲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錫瑞謹案三公兼六卿自是周制若周公未制禮以前祇有三公並無六卿曲禮以太宰與宗祝史卜士並列白虎通以太宰爲天子之大夫皆今文家說曲禮列六太於五官之前以其爲司天之官故耳其實太宰秩卑必非同周之冢宰也若宗伯司寇亦不見於周官與太宰皆當爲三公之屬官不得與三公並列故牧誓立政與古大誓皆祇有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今文家說信而有徵若此經所列六人則是周公制禮以後周公爲三公即在六卿之中鄭君云有六卿之明證召公與畢公毛公所列白虎通以太宰爲天子之大夫皆今文家說曲禮列六太於五然不合且如鄭說畢公入爲司馬則召公當爲司徒毛公當爲司空畢毛爲司馬司空或當如鄭君說若召公爲司徒則當時冢宰何人周公既薨豈復有位於召公之上者若謂一公兼二卿召公以司徒兼冢宰當時六卿何以實有六人是知今尚書說天子三公乃周以前之制古周禮說天子六卿乃周公制禮以後之制鄭君說畢公入爲司馬則召公當爲司徒毛公當爲司空或當如鄭君說若召公爲司徒則當時冢宰何人周公既薨豈復有位於召公之上者若謂一公兼二卿召公以實有六人是知今尚書說天子三公乃周公制禮以後之制鄭君說畢公入爲司馬則召公當爲司徒毛公當爲司空或當如鄭君說若召公爲司徒則當時冢宰何人周公既薨豈復有位於召公之上者若謂一公兼二卿召公以實有六人是知今尚書說天子三公乃周公制禮以後之制

合今古文說傳會爲一其注大傳實與大傳之義不符孫氏引之不加別白非也

師氏虎臣○大夫也又有龍臣○古今人表第三等有師氏師古曰周玉裁說唐人諱虎爲武師伯龍臣師古曰周武賁氏也尚書作武臣段龍臣此今文尚書也而班氏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大漸議郎胡公夫人哀讚曰疾遂以危亟兮胡公夫人靈表曰疾大漸兮遠流惟幾病日臻既彌留○今文一作彌流○蘇順漢和帝諱曰彌留不豫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曰是日疾遂孔彪碑云而疾彌流是今文一作彌流也

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錫瑞謹案傳曰明王踐阼則日儐其精重光以見吉祥漢書兒寬傳寬本陽上壽曰癸亥宗記日宣重光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癸重光謂日

有重日也孝經說曰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春秋元命包曰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桓譚新論曰二年甲子日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荀悅漢紀後序曰至于有周對日重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天子之德光明如日太子比德焉故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爲日或兼月與星言謂文武時有此重光之瑞兒寬傳今文故不同也又光以照下鄜子禮魏受命述曰聖嗣承統爰宣重光魏受禪碑宣重光諸說則以重光爲重熙累洽即大傳云光華復旦之意若孟堅以漢之二祖比文武子禮以曹採比文王曹丕比武王其義尤明是今文家亦不盡以重光爲日或兼月與星言謂文武時有此重光之瑞兒寬傳今文家說曲禮列六太於五官之前以其爲司天之官故耳其實太宰秩卑必非同周之冢宰也而後漢和帝紀永元二年詔曰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歟班固典引曰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蔡邕胡公碑曰人倫轍睦日月重光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曰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張表碑銘曰令德攸分宣重光祝睦後碑曰領二郡曜重光鐘會檄蜀文曰奕世

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劍冒貢于非幾孫星衍說曰者八年傳云冒于貨賄注冒亦貪也貢者廣雅釋言云獻也幾與機通淮南主術訓云治亂之機高誘注云機理也言汝衆國無以貪而進奉以非法之財賄史記云務在節儉毋多欲此篇惟冒貢非幾爲多欲之義釋文冒一音墨是古說亦有以爲貪墨之義者知史公卽解此文蓋孔安國古文說也錫瑞謹案孫說是也而以爲孔安國古文說則未必然史記引經皆今文說班孟堅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則餘篇非古文說可知孫以爲史記皆從古文殊失考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非幾蔡傳作茵。今文既作卽綴作贅。漢石經上闕綴衣下闕馮登府說案展通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釋文本作展依亦作衣學記不學博依注或爲衣衣卽依省也李富孫說說文衣依也釋名訓同依與展通故石經從省作衣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四　五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四

成段玉裁說馬晉謂虎爲死證非生稱與酒誥注相表裏而不知初崩未有謚春秋之例曰薨王葬而後曰葬我君某公案段說是也酒誥成王三家說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洎因爲謚其義最塙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今文仲作中毛作髦。古今人表第三等有中桓南宮髦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今文賁作奔逆作迎。虎賁當作奔見立政白虎通爵篇曰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錫瑞謹案今文逆爲迎上云元子釗元子太子也又云爾無以釗不云子釗此云迎子釗則子非康王名時成王新崩故稱子與春秋未殯稱子某之義同孫星衍說南門者廟門史記所云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是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此文作翌明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班固典引曰正位度宗李賢注云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孫星衍說此本蔡邕典引李賢襲之今文宅爲度

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於設黼扆綴衣。今文扆作贅。漢石經上闕黼衣下闕馮登府說案扆通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釋文本作扆依亦作衣學記不學博依注或爲衣衣卽依省也李富孫說說文衣依也釋名訓同依與扆通故石經從省作衣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笋席玄紛純漆仍几。今文嚮作鄉敷作布篾作蔑。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篾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說文苜部云蔑仍火不明也从苜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蔑席繅蒻席也讀與篾同業史記用今文敷多作布說文所引當是今文下文亦當以例改爲布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賈疏引鄭顧命注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貝傳曰敬宜生之河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尤也垂也和也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案仲師引陳寶與說文異大玉夷玉天球與蔡沈異蓋亦三家之不同。今文一作陳寶宋赤刀。說文宋部宋藏也禾古文係周書曰陳宋赤刀案史記用今文寶皆作葆葆與宋相近說文所引疑亦今文非必壁中故書正義引鄭注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與先鄭所引皆作寶或反爲古文與。一作天球河圖在東杼。王儉緒淵碑文曰餐東野之秘寶李善注云雒書天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之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爲杼古文杼字也段玉裁說尚書大傳天子真庸諸侯疏杼鄭注杼亦庸也是杼爲序之假借今文尚書蓋如是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

用今文。○一作顧頊河圖雒書在東序。○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曰顧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河圖雒書皆存亾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陳喬樅說蔡所引尚書當是尚書說古帝王受河圖元龜者非獨顧頊前有伏羲受河圖見漢書五行志後有堯受河圖見漢書五行志壇舜受河圖黃龍負卷出水見尚書中候握河紀禹受河圖見博物志引尸子是蔡邕特約舉尚書之說所引文句或更有脫佚不得以爲即今文尚書也觀鄭司農天府注引顧命陳寶云云與馬鄭本同則知今文尚書經無顧頊雒書等字也錫瑞謹案陳說非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上言東序下言圖書是班氏以東序兼有圖書塙然可據顧頊河圖雒書蓋見緯候今緯書亾佚不可攷蔡書石經據小夏侯尚書其注乃寫其文藏之東序此典引當亦用小夏侯本三家今文各異故蔡注所引與雒書天准河圖之明證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四　七

聽鄭司農注不同陳氏知有三家之分而於此獨不信蔡說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尚書中候握河紀堯乃沈璧於河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止霽吐甲圖而覆甲似龜背袤廣九尺平上五色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亾之數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肖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大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于紂之庭卽此大貝鼓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綏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今文輅作路綏作賛。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也明臣下當見於君必先孰思其事也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殯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陳喬樅說案賈疏引鄭顧命云大路玉路賛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尚書正義引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路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又引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鏤鈐不陳金路詭飾木路革路者主於朝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賛路爲金路以次路爲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則鄭注爲今文說可知矣鄭司農典路注既引書顧命云云卽言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卽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與服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四十六乘周制大路貳車十二乘先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尚書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今文雀作爵。○白虎通紼冕篇曰周弁殷冔夏收爵弁者何謂也其色如爵頭周人宗廟士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之冠色所以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作言爵弁作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釋名釋衣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錫瑞謹案此皆今文家說而釋名所云與獨斷云漆布爲殼異者蓋爵弁有布韋二種凡兵事韋弁服此執兵者宜韋也又案今文作爵弁詩正義引鄭本亦作爵儁孔作雀非是金榜說康王受冊命在祖廟畢門者祖廟門也先儒以下經王出在應門之內因釋畢門爲路門蓋失考天子七廟太祖廟居中兩廟各有三廟每廟之前有南北隔牆牆皆有閤門見賈氏禮疏祖廟以西凡有四閤門司儀每門止一相聘禮每門每曲揖是也入門者至祖廟門而終畢故曰畢門出則云廟門者出入異詞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四　八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今文綦作騏。○正義曰王肅云綦赤黑色釋文曰馬本作騏云青黑色正義引鄭注青黑曰綦詩正義引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注蓋鄭注綦本與馬本合案爵爲赤黑則騏當爲青黑馬鄭本是王說非也

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鉞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鋭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鉞立于側階。○說文戈部戣周書曰冕執戣侍臣執劉立於東堂也又金部曰鉞侍臣所執兵也鋭立於東垂也又金部曰鋭兵也周書曰冕執鋭鋭讀若允段玉裁謂當依尚書作鋭鋭鋭皆鉞之假字也王麻冕白虎通紼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也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今用絲矣吾從衆非禮也吾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今用絲矣吾從衆非禮也尚書曰王麻冕所以前後遼延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苛細而已極知下故禮玉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遼延禮器云天子麻冕朱綅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錫瑞謹案白虎通未分別吉凶之冕則以麻冕仍同吉服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云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裏

元衣纁裳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其說與孔傳異與白虎通說亦不同疑亦三家尚書之異說也又案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枭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是三家尚書有二說歐陽說前後皆有旒大小夏侯說以爲玉藻云前無後明王應電近儒江永金鶚張惠言皆謂當從夏侯說有前無後前後邃延者乃指其延非指其旒不知漢志之云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邃聲相近劉昭注訓邃爲垂是即王藻之邃延矣獨斷云周禮天子冕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亦直以邃爲垂是即訓邃爲深邃亦宜指旒而言不宜指延而言蓋延之長周制尺六寸漢制尺二寸古者一尺今尺僅六寸強古尺尺六寸今尺僅九寸強以視於延端旒旒其勢乃平若無後旒延既前俛後仰俛者其勢易傾更偏綴以長各尺二寸俛仰遜遜如水之流望之乃邃然而深耳且前後有後所餘纊二寸強耳不得謂之深邃惟前後十二旒垂於延端旒而言蓋延之長周制尺六寸漢制尺二寸古者一尺今尺僅九寸強以視於前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皆有前無後是三家尚書有二說歐陽說前後皆有旒大小夏侯說以爲玉藻云前無後明王應電近儒江永金鶚張惠言皆謂當從夏侯說以爲玉藻云前無後延者乃指其延非指其旒不知漢志之云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邃聲相近劉昭注訓邃爲垂是即王藻之邃延矣獨斷云周禮天子冕前後垂珠有文飾也亦直以邃爲垂是即訓邃爲深邃亦宜指旒而言不宜指延而言蓋延之長周制尺六寸漢制尺二寸古者一尺今尺僅九寸強以視於前後十二旒垂於延端旒而言

書與古文多違異白虎通於太保受同以下無明文不知其說云何或其本文與古文異未可偏執古文以詆今文馬鄭治尚書初無一定之說或馬從今鄭從古或馬從古鄭從今又或自立新說其說多可考見陳氏治今文必欲引鄭爲助遂概謂馬從古文鄭從今文大都傳會無據此經分別今古文尤不塙故具辨之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今文憑作馮○孫星衍說后者說文云繼體君也謂康王也此太史傳述成王之命命康王馮玉几以鎮道揚緒餘之命即白虎通爵篇云即繼體之位也

道揚末命漢書敘傳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尊揚終之命也光能導達顯揚也蘇顧和帝誄曰弼留不豫道揚末命

命汝嗣訓臨君周邦。○今文君作臨○孫星衍說后者說禮廢興引鄭君周禮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是鄭本作君臨也通典天子敬父晉何琦議曰君臨率土其所據本亦作君臨

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今文答作對○白虎通引作對見上古文尚書答字今文皆作對上句答揚依今文當作對揚

曰耇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息天威乃受同瑁。○今文同作銅○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耇耇小子屬當聖業同瑁白虎通引作銅見上

王三宿三祭三咤。○今文咤作度○僞孔本作宅釋文曰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姤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託丁故反莫爵也馬本作宅古文原本馬本作詫者字之誤也孔本作咤者又詫之字蓋壁中古文說與說文音義同段玉裁說許所據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既釋爲莫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錫瑞謹案古文尚書訓居者字皆作宅今文尚書訓居者字皆作度史記漢書及兩漢人引經之例皆然此文既有居義古文作宅則今文必作度可知古無四聲虛實之分量度之度與度量之度不妨同音釋文曰又音姤正今文作度之證今據釋文與段玉裁說文據今文尚書作詫非也

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今文同作銅答作對宅作度○僞孔本作宅釋文曰宅如字馬同徐殆故反段玉裁說拔徐音則宅同度古宅度二字通用皆訓居也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切集韻十一暮曰度或作庢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錫瑞謹案據段說足爲上文三託託字與此宅字今文皆當作度之證上文釋文曰又音姤與此文徐殆故反相近則音如疑亦徐音徐仙民多古音猶及見今文遺說也陳喬樅不改經文作度失之同作銅答作對當以例改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今文同作銅答作對○錫瑞謹案史記云成王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據此則今文說以此諸侯爲來奔成王所命之諸侯廟門即先王廟門解者以諸侯爲殯宮皆非是金縢說不誤見前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十六

善化皮錫瑞

偏告諸侯宜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僞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丙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者爲眞古文不知史公所傳於伏生者初非合爲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錫瑞謹案史公云作康誥與上文云作顧命分別其辭蓋以顧命康誥各爲一篇與馬鄭書序同未嘗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史公本受伏生尚書雖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載多今文說其所載書序與馬鄭書序不同者乃今文家所傳之本而此引書序以作康誥別爲一篇則史公所受伏生尚書亦必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矣蓋伏生傳書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大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入大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僞孔序詞不明因以三家之本爲伏生之本耳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猶可攷見伏生之舊史公用今文說以爲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則亦當從王若曰以下分篇與馬鄭同蓋馬季長以大誓爲僞故用伏生史公舊說不用歐陽夏侯之本仍以康王之誥別於顧命而不數大誓也又案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見於史記漢書論衡諸書其詳史記儒林傳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藝文志曰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又曰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曰伏生

形近因市轉訛卽轉訛成撒祭衣稱訛故撒撒之衣用朱紱也天子諸侯同用朱訛但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不同黃朱次於朱則稱赤故斯干采芑竝云赤芾易乾鑿度曰困六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赤紱也至于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法也又曰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亦紱朱紱者賜大夫之紱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紱其位在二故以大人言之據此則天子與其臣皆純朱諸侯與其臣皆黃朱爲異也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說文引周書陳喬樅以爲今文無據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周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所以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

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說苑政理篇曰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寶命錫瑞謹案自此以上今文皆當爲顧命文續漢書禮儀志曰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于柩前據此則今文說以越七日癸酉以下皆此一日之事卽國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不得如顧炎武說以狄設牖扆綴衣以下爲異時事也說文引周書曰用敷遺後人無休字未知今文同否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今文男作任。今文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圖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陳喬樅說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爲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今文二作貳。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亦曰保乂帝家夏勤策文曰保乂皇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紲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文罔作無。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居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効也指戴傳戴勤操曰雖蹇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用奉恤厥若無遺鞫子盖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蓋今文尚書也錫瑞謹案白虎通喪篇曰王釋冕反喪服無反字蓋今文尚有反字經不言藏銅而白虎通云藏銅者蓋今文說銅爲副璽既未稱王統事則受璽當仍藏之公羊桓元年傳解詁曰先謁宗廟以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亦與此經義合通典載王肅王侯在喪襲爵議曰按尚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反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縗其說亦與白虎通合

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反喪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王肅通今文尚書此引尚書策命不作冕與今文合疑亦今文說也書正義引鄭注曰羣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縗其說亦與白虎通合

呂刑第二十六　周書十七

善化皮錫瑞

呂刑傳○今文呂作甫○馬鄭古文書序列費誓後今文不攷大甫惟墨子書引呂刑可以覘誠禮記孝經皆引甫刑漢人引經亦多作甫刑傳曰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穆王時未有甫名稱甫刑者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猶叔虞初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錫瑞謹案詩崧高云生甫及申毛傳云甫申是甫之爲國舊矣甫其國也呂其氏也今文作呂侯疑皆後人改之古毚眊通用漢書武帝紀哀夫老眊平帝紀眊悼之人彭宣傳年齒老眊皆以眊爲毚是其證孫星衍說大傳作刑詩傳云時善也則今文大傳作鮮度作刑之辟說本史記而甫作呂與刑法志不符古今人表亦作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之中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甫侯於六卿之一公鄭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甫侯內是相即在三公之中大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公羊隱五年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相即在三公之中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甫侯於六卿之一公鄭注云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漢志以爲穆王命甫侯作刑辟漢志以爲穆王命甫侯作刑辟史記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王乃命甫侯修刑辟史記周本紀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百歲矣段玉裁說此用今文尚書毋佚甫刑也以連可傳稱後儒說穆王享國百年謂其壽數與仲尼稱老聃二百餘歲亦當同論衡氣壽篇曰傳稱老子二百餘歲作甕此說是也石經毋劫與史記載毋佚文甕國字今文享作甕○石經毋劫與史記載毋佚文甕國字今文享作甕○石經毋劫與史記載毋佚文甕國字今文享作甕○

敖孫星衍說今文鴟義爲消義廣雅釋詁云消滅也則消義爲滅也鄭注云消義爲善而干軌法也錫瑞案書正義引鄭注曰鴟義益賊狀如鴟梟未免望文生義陳喬樅傳會其說疑消義乃梟義之譌非是

奪攘矯虔。今文奪作敓矯作撟。大傳曰降畔寇賊劫畧敓攘勢以侵燕庶孟康注曰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敓攘矯虔韋昭曰凡稱詐曰撟強取曰虔據孟康所引則奪當作敓矯當作撟大傳作矯疑淺人改之也方言曰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今文弗作咈靈作命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禮記緇衣引甫刑曰其世也鄭注云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虐蚩尤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後世由不任德正義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

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段玉裁說據禮記鄭注民有惡德即泯泯棼棼以覆訓盟之云也遂絕其世即罔有馨香之云也墨子尚同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按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尚書也細衣云甫刑則今文尚書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細衣作命者古靈作練者雙辭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歧誤也錫瑞案揚雄廷尉箴曰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寧子雲蓋用今文家說以爲作淫刑之苗民即是蚩尤夏氏不寧蓋謂夏后氏以苗民作淫刑爲之不寧乃制贖刑易之書序云訓夏贖刑謂穆王順夏后贖刑之義以制罰也論衡以苗民之刑爲蚩尤之刑民與胥漸爲蚩尤之民亦與子雲義同蓋今文說以蚩尤苗民爲一非如鄭義以爲苗民效蚩尤然則細衣所云苗民匪用命即史記云蚩尤不用帝命也古者謂天爲帝趙岐注孟子引帝清問下民以帝爲天史公云不用帝命蓋謂不用天命今文作帝命其義亦當如是不必傅合古文靈字以命爲令之誤如段氏說也鄭以命爲政令亦古文說與今文不同論語魯讀折爲制墨罰是今文此今文作折之證故細衣引甫刑作制古文作折也鄭解苗民爲穆王惡之而謂之民亦非古義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先後鄭注周禮皆有九皇六十四民之文賈疏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然則民乃上古之君名非謂無仁道也如鄭君言則詩言民之初生厥初生民豈亦惡之而謂之民乎

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則椓黥。今文作臏宮劓則割頭庶剭。○大傳曰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則椓黥書正義曰夏侯歐陽等書劓則割頭庶剭王引之說宮劓則割當作宮割劓太平御覽刑法部宮割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引訓釋甫刑之制蓋宮割皆是淫刑割字即在宮字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劓字之下則與宮字不相連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義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謝都本猶有丈夫淫割宮割鄭注文王世子曰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注孝經曰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皆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議

又實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段玉裁說據禮記鄭注民有惡德即泯泯棼棼以覆訓盟之云也遂絕其世即罔有馨香之云也墨子尚同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按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尚書也細衣云甫刑則今文尚書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歧誤也錫瑞案揚雄廷尉箴曰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寧子雲蓋用今文家說以爲作淫刑之苗民即是蚩尤夏氏不寧蓋謂夏后氏以苗民作淫刑爲之不寧乃制贖刑易之書序云訓夏贖刑謂穆王順夏后贖刑之義以制罰也論衡以苗民之刑爲蚩尤之刑民與胥漸爲蚩尤之民亦與子雲義同蓋今文說以蚩尤苗民爲一非如鄭義以爲苗民效蚩尤然則細衣所云苗民匪用命即史記云蚩尤不用帝命也古者謂天爲帝趙岐注孟子引帝清問下民以帝爲天史公云不用帝命蓋謂不用天命今文作帝命其義亦當如是不必傅合古文靈字以命爲令之誤如段氏說也鄭以命爲政令亦古文說與今文不同論語魯讀折爲制墨罰是今文此今文作折之證故細衣引甫刑作制古文作折也鄭解苗民爲穆王惡之而謂之民亦非古義董

交者其刑宮臏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亦即依甫刑臏宮割劓之文爲先後之次是臏字當在宮割之上劓字當在宮割之下大傳不言割者言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後則但言宮辟宮劓也王氏鳴盛說失之疾康陳喬樅皆沿其失非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大傳曰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漸王引之說漸詐也言小民

方興相爲詐欺故下文曰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也引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苟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益而漸譎兵篇招近募選睦執詐尙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爲證案王說甚塙然則民興胥漸卽民起相詐耳

泯泯棼棼。今文作湎湎紛紛。漢書敘傳曰風流民化湎湎紛紛之民赤衣比肩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今文戮作僇方作旁于上作于天帝。論衡變動篇曰甫刑曰庶僇方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錫瑞謹案仲任引書無虐威二字疑今文尙書本無之或後人據下文報虐以威增之也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僞孔本作皇帝釋文作君帝云君宜作皇字帝堯也錫瑞謹案據此則古文尙書有皇帝君帝二本之不同若今文尙書帝字上當無皇字君字趙岐孟子注引帝清問下民謂帝爲天則此經今文家疑亦當訓爲天直作帝字也論衡三引蚩尤皆謂苗民卽是蚩尤則下文

過絕苗民今文家必謂天絕蚩尤此云帝哀矜庶僇之不辜今文家必謂天哀庶僇不辜天哀不辜故過絕蚩尤卽史記五帝本紀所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禽殺蚩尤殷本紀所云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之事也僞孔傳以帝爲堯失之趙岐孟子注引帝清問下民謂帝爲天則此經今文家疑亦當鄭君以帝爲顓頊亦與今文說異

報虐以威漢書敘傳述酷吏曰報虐目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尙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言哀閔不辜庶戮之人橫被殺戮乃報答爲虐者以威而誅絕也。今文一作報虐用威。論衡謝告篇曰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辜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庶戮哉旁告無辜于天帝言之錫瑞謹案段說是矣而未盡也以與用同義故今文亦作用仲任以報虐用威爲用惡報惡則今文家說以此文承上文庶僇不辜言之用惡報惡卽淫刑之事非謂帝報淫刑之虐以誅絕之威也孟堅敘傳意亦當然報虐以威指酷吏之虐威殃亦凶終乃言其後受殃之事師古所注蓋非班氏之旨用惡報惡乃苗民之事仲任以爲苗民卽蚩尤繆王任蚩尤之刑今文說以爲苗民之刑卽周繆王所任之刑也

過絕苗民無世在下　揚雄梁州牧箴曰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逖絕苗民爲梁州之苗借用古時之過絕苗民以言桀紂時之梁州聲教中絕非今文本義也錫瑞謹案子雲此文蓋借用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楚語觀射父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潛夫論志姓氏篇全引楚語之文張衡應閒曰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爲高辛氏作絕地天通同疑亦三家之異說也韋昭國語注曰顓頊高辛盖兼用二家之說法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並言顓頊高辛者重黎皆與鄭注義同惟春秋不言重黎爲高辛時人其說非是重黎篇曰義近重和近黎亦謂重黎非卽羲和與鄭義合也觀射父又言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盟無有殷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與上文以裘詛盟罔有馨香德之意相合是觀射父以苗民卽九黎鄭注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上效父國語爲古文家說故與今文家以爲苗民卽蚩尤之義不同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墨子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之下

德威維威之上逮在下作肆在下作棐常作不常無蓋作不蓋江聲據以移易經文云正義言鄭以皇帝哀矜作不常無蓋至罔有降假說頊項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然則鄭君之本降假下卽接皇帝清問云云與墨子所引適合自是古文如此錫瑞謹案墨子引呂刑不云甫刑蓋古文故作皇帝與趙注孟子不合哲民維刑與大傳不合惟德威維威與表記引甫刑合耳德威維威蓋今古文同鄭本亦古文不知今文同否未敢據墨子爲今文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今文帝上無皇字。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謂帝爲堯魏志鍾繇傳繇上以爲堯以皇字其說以帝爲天古文說以爲今文說失之鍾在鄭後所用卽鄭義尤不足取證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今文作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鄭注曰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錫瑞謹案德威惟威上下皆作威蓋今古文同表記引以爲虞帝所能者下云三后乃虞帝時人故以爲虞帝事然古人引經多斷章取義不盡與本旨合依今文義則乃命三后皆當爲天帝命之知然者趙岐用今文義於帝清問下民訓帝爲天也鄭注亦古文義今文恐未必然或今文說以遏絶苗民爲德威惟威清問下民爲德明惟明也

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省之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鍰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陳喬樅說大傳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尚書本也漢書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悊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弊錫瑞謹案陳說是也或云大傳傳屢屢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其刑輕而不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非以經文本作降禮後人以尚書典字旁注誤入正文如大誥民獻僕之比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今文典下有禮字惟作以。大傳曰孔子曰恐非是世本曰伯夷作刑所謂出於禮者入於刑也又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以伯夷爲老臣則伯夷作五刑是伯夷有作刑之事伯夷典禮而兼陶歟。一作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悊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段玉裁說按悊當作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悊小顏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潛夫論氏族篇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四目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陶引書作制此正如論語魯讀折爲制也陳喬樅說班志引書雖無禮字然詳其說經之辭曰制禮以止刑疑所引經文本作降典禮故師古注亦以伯夷下禮法民習知禮爲解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今文名作命。潛夫論五德志篇曰主平水土命山川是今文尚書名一作命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後漢書楊賜傳引逸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客之也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亦引楊賜之言楊氏世習歐陽尚書蓋歐陽說也淮南子人間訓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其言三后有契無伯夷亦無臯陶

以教祇德大傳曰夏后氏主教以忠又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篇曰王者設三教以相指受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救之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鬼教鬼之失莫如文文之本有不同也攷泉陶謨忠三者如願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教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尚書曰以教祇德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白虎通三教篇曰王者設三教以相指受祇德陳壽祺說周人之教以文當與夏后氏句相連屬中間尚有脫文及說殷人之教耳觀白虎通三教篇自明白虎通正本書大傳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今文中作衷。梁統引今文尚書名一作命

率父于民棐彝。今文率作衷棐作匪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今文罔上有而字身字作躬。禮記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注云敬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王引之說擇讀爲斁斁厭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斁斁敗也說文斁敗也斁與斁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音並同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表記引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身也太元元掜曰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厭則無敗無敗故無爽故可觀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久也無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咈者有矣未有述邪咈者聽也無淫擇則邪咈之言稍正也然則邪咈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曰用罔有擇言失行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

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竝言蓋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錫瑞謹案王說是也予雲伯喈皆今文家說伯喈引作躬與表記合鄭注以擇言爲可擇之言失之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元命苞曰年者天之命也又曰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壽命者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論衡骨相篇曰命謂初所稟得而生者也命議篇曰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善習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今文迪上有不字。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行之道錫瑞謹案緇衣引甫刑播刑之不迪鄭據古文無不字故以爲衍文證則今文尚書當有不字非衍文也今文尚書當以非時伯夷斷句播刑之不迪連下句其今爾何懲爲義謂今爾將何以懲惡也鄭據古文無不字故以爲衍文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今文中作衷。五刑之衷據梁統引今文亦當作衷

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錫瑞謹案今文說以帝哀矜庶僇之義引鄭注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下禍誅之

不辜帝爲天帝遏絕苗民爲天遏絕苗民據此經文足見今文說極精塙可爲切證崔寔議大夫箴曰虐及於天慢德不蠲書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釋文作日月字云人實反唐石經亦作日案作日是也說見下

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今文于民作乎人俾作假日臣罔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李賢注云我君也天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江聲說假當讀爲天假之年之假也據楊賜引書之意則此非終謂不遂天眷而短折不終維終謂考終命

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今文逆爲迎見前禹貢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漢書宜帝紀五風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後漢書陳寵傳竊上疏曰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書緯刑德放亦引此經增祇事不怠四字以惟敬五刑爲衍文非是

顧命等篇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今文迪上有不字。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行之道錫瑞謹案緇衣引甫刑播刑之不迪爲政不行教不成之證則今文尚書當有不字非衍文也今文尚書當以非時伯夷斷句播刑之不迪連下句其今爾何懲爲義謂今爾將何以懲惡也鄭據古文無不字故以爲衍文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今文迪上有不字。禮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行之道錫瑞謹案緇衣引甫刑播刑之不迪爲政不行教不成之證則今文尚書當有不字非衍文也今文尚書當以非時伯夷斷句播刑之不迪連下句其今爾何懲爲義謂今爾將何以懲惡也鄭據古文無不字故以爲衍文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今文邦作國。史記曰王曰吁來有國有土今文邦作國王鳴盛所據史記作有士云士史記作士周禮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云士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于圜土鄭以古土字有作士者故復以圜土釋之詩周頌云保有厥土作士世本作篇云相士作乘馬即相土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咿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爲土周牧敦亦以士爲土是也案漢隸字士士不別韓勑禮器碑四方士仁作士仁可證墨子引書亦作有國有土

告爾祥刑在今。今文爾下有女字祥作詳。史記曰告爾女祥刑在今史公用今文多爾字當以告爾爲句女詳字後人改之尚書今古文皆作詳周禮大宰大司寇注引度作詳刑正義皆云詳審漢書敘傳曰季世不詳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又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寃也章懷注曰尚書曰有那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文選王粲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尚書王有那有土告爾詳刑史記亦當作詳不作祥也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記曰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潛夫論本政篇曰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在富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段玉裁說史記何居非其宜此恐今文尚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朱駿聲說說文彙字引揚雄說以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品从宜會意盤者審慎得宜之意史記作宜蓋以故訓代之經文及字當段借作叠叠及一聲之轉案段朱二說未知孰是墨子引呂刑作何度不及云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此古文義恐與今文不同史記作居即度之故訓多三其字蓋亦足成其義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六　十一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今文造作遭。史記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徐廣曰造一作遭段玉裁說按作遭者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證之史記當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尚書改爲造而徐中散不悟耳錫瑞謹案今文作遭蓋段借爲曹說文云曹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小徐曰以言詞治獄者故從曰然則兩遭蓋即獄之兩曹漢人謂官名爲曹當本於今文尚書陳喬樅據漢書王尊傳尊曰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注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以爲歐陽尚書作造字史記當從歐陽本同作造其作遭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然史記既從歐陽作造何以有一作遭之本陳說恐未可據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今文來作求均作鈞。史記云五辭簡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集解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段玉裁說官者長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矯枉過正也內者女謁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謂雖非女謁苞苴而行請託也三者亦爲一類故史公孚作信故訓字來馬本作求云請賕也今古文蓋同作求漢人隸字求或作未與來字相似故譌作來來求字異不得同訓也惟官十字史記作官獄內獄蓋以官內二者括經文五事如段氏說則官與反爲一類故史公括以官獄有內郎有貨有求謂或藉女謁之勢或因女謁而行苞苴行請託也三者亦爲一類故史公括以內獄公括以官獄有內郎有貨有求謂或藉女謁之勢或因女謁而行苞苴行請託也三者亦爲一類故史公括以內獄

其審克之。今文克作核。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弟一部蓋古文尚書作克今文尚書作核也克當爲核之叚借僞孔訓能非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六　十二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今文克作核。大傳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榮老弱而受刑謂之悖悖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暴不赦小過謂之賊卒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今文貌作訊聽作疑具作共。史記曰簡信有眾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說文糸部緒字次緒下云緒絲也从糸者聲周書曰惟緒有稽陳喬樅說訊其情故史記以詁訓代之云維訊有稽也簡孚作簡信亦以詁訓字代之聽作疑則今文之異者無簡不疑謂既細訊之而無可疑既細訊之而無可信之情則不在疑赦之列也共具古相通用具訓俱俱訓共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六　十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今文墨作黥鍰作率。史記曰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徐廣曰率一作鍰。鍰十作饌。大傳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强而天下治一饌六百鍰僞孔傳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釋文云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文云亦昨誤鋝也鋝十三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王鳴盛說馬既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六兩亦似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劍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爲三鋝爲二鋝十二兩七鋝爲二鋝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爲二鋝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鋝則鄭意以一鋝爲六兩又半兩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彼注云冶氏戈戟重三鋝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也今東萊稱字云鋝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鋝四兩又已人腰三鋝彼注云鋝

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常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爰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鋝又云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鋝見周禮故於鋝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聊存古義其下即繼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則許意以鍰即是鋝俱爲六兩大半兩明矣今文家說雖脫去六兩大半兩但云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勻可贖死罪有是理乎案王說是也此古文說不及今文說三之一證今文但言六兩舉成數耳○鍰一作選○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王鳴盛說史記平準書有白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死罪罰千鍰漢書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饌撰皆鋝之異文音近而假借也。一作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大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白虎通曰墨者法火之勝金墨者額也刑德放曰墨象斗度錫瑞謹案墨辟夏侯歐陽作墨罰則三家今文皆當作罰不以爲五刑而以爲五罰也今文家所以作罰者蓋肉刑始於苗民堯舜之時未可盡廢乃以畫象代之所謂象以典刑是也至夏后始正用肉刑然亦未嘗輕用乃制罰以贖罪大傳云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揚子雲云延于苗民夏氏不宣書序以此篇爲訓夏贖刑蓋五刑不輕用而但用罰故今文家不云墨辟而云墨罰若罪可疑則並不罰赦之而已故云墨罰疑赦其不可赦者乃罰之六百兩故云其罰百率推之下文劓作罰疑赦其罰百率而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尚書之別本也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今文辟作罰其罰倍漏閱實其罪徐廣曰一作蔑五倍曰蔑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白虎通曰劓者法木之穿土劓墨者何其下刑者也劓者劓其鼻也刑德放曰月五星應象變易也陳喬樅說案蔑漏聲相近故纇字亦作

縰此倍漏以下文倍差例之則於倍爲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二百五十鍰也徐廣以蔑爲五倍則比荆辟有加輕重失倫非其誼矣

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今文荆作臏辟作罰○辟疑赦其罰倍差見上史記曰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集解馬融曰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分一也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白虎通曰臏者法金之刻木臏者脫也刑德放曰臏象七精宿變易即氣色生也風俗通曰謹案尚書夏禹始作肉刑則天象而愼其過故穿窬盜竊臏髕者去膝蓋骨也刑德放曰臏象古文尚書荆字今文尚書作臏攷周禮司刑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而改異義云皋陶改臏爲荆呂刑有荆周改荆爲刖鄭云皋陶改臏爲荆呂刑有荆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荆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荆說文作跰云�unknown也刖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臏與刖荆異制刖同而異字耳鄭云皋陶改臏爲荆謂改其制云周改荆爲刖謂改其名但皋陶既改臏爲荆夏刑用之不識今文何以作臏字蓋賓聲非賓聲相關通如玭蠙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間誤作臏字失其實也又云周禮司刑注云周改臏作則夏刑臏辟三

百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尚書作臏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荆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攷異義不符錫瑞謹案唐虞象刑雖有臏名以非屨象之而已皋陶無緣改臏爲荆至夏始正用肉刑然亦多不用刑而用罰此經今文尚書蓋作臏罰疑赦與書序訓夏贖刑相應至周始改用荆不去其臏而斷其足耳段云今文得其實然則鄭周禮注是也攷異義蓋未定之說○辟作罰見上史記曰大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大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又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鐉鄭注曰鐉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勻用財少爾白虎通曰大辟法水之滅火大辟者謂死也陳喬樅說鄭注云三百七十五勻通合千鐉六千兩之數此用今文家說也如以鍰重六兩大半兩計之當爲四百十六勻十兩大半兩今文經云大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徐廣曰一作蔑五倍曰蔑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白虎通曰劓者法木之穿土劓墨者何其下刑者也劓者劓其鼻也刑德放曰月五星應象變易也陳喬樅說案蔑漏聲相近故纇字亦作

之罰見上史記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大傳曰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又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鐉鄭注曰鐉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勻用財少爾白虎通曰大辟法水之滅火大辟者謂死也陳喬樅說案蔑漏聲相近故纇字亦作

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
罪罰二千倨二字衍文也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三千。今文荆作臏。○大傳曰夏刑三千
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千命曰甫刑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
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
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今文荆作臏。○大傳曰夏刑三千
條史記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三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
比尚書與諸經多不相通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大傳云夏刑三千乃用古法非穆王自造何得傅會周禮比
一條是甫刑之五刑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
千章爲重典也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漢書成帝河平中詔
復古刑爲三千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錫瑞謹案班志之義蓋以周禮
之矣刑法志又云宜剛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攝大辟其餘罪犬皆
較其數以爲亂邦用重典乎如甫刑爲亂邦之制孔子刪書必刪
敷以爲亂邦之制孔子刪書必刪
五百章故以爲用重典然其說殊非是周禮
一書與諸經多不相通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大傳云夏刑三千
條是甫刑之五刑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
親而罪不過五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亦正刑三百
科而罪不過五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上殺下殺
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後漢書陳寵傳寵疏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
親服之屬其罪不過五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上殺下殺
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六　去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鹽鐵論刑德篇曰
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一作墨辟之屬二百。白虎通五刑篇曰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
者也。○一作墨辟之屬二百。白虎通五刑篇曰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
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
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剕墨辟之屬各千刑德放曰大辟之屬二百宮辟
二百象天之刑公羊疏引元命包曰墨則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
五百宮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
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臏辟之屬三百劓辟之屬三百墨辟之屬五百
刑鄭注曰周改臏作刖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剕墨
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正義曰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
百此乃轉寫之誤當以呂刑爲正錫瑞謹案今文尚書蓋皆作辟
與古文尚書作罰不同白虎通用今文刑德放元命包緯書多同
今文以呂刑爲正錫瑞謹案今文尚書蓋皆作辟
廢但於罪之輕者用五罰贖之耳夏后氏雖云不殺不刑然既有
辟者上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則移王雖訓夏贖刑而五刑亦未
五刑不能不垂爲令甲蓋刑與罰並用而刑爲重五罰不

能包五刑五刑可以包五罰下云五刑之屬三千則上五句皆當
據五刑言若上五句皆作罰字則下當云五罰之屬三千不當云
五刑之屬三千矣且上五句皆作罰字豈五刑三千條皆中罰無
中刑者乎今文尚書於上文墨辟疑赦等句辟字皆作罰此文墨
罰之屬千等句罰字皆作辟與古文尚書辟罰二字互易其義皆
視古文爲勝史記漢志引經皆作罰不作辟或所據本異或後人
以古文尚
書改之也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今文克作核。○大傳曰
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義小罪勿兼錫瑞謹案大傳蓋
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
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義小罪勿兼
釋此經義與法相近察之術歸於義即經云惟察惟法也此當以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句上下比者禮王制凡聽五
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
比例也此云上下比即王制云小
大之比漢有決事比蓋取義於此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今文適作挾。○後漢書劉愷傳
愷議曰尚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
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錫瑞謹案應劭傳劭議曰大時化則刑重時
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
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
子應引書作時蓋亦本是世字時化之化本
與今尚書不同耳段玉裁說按豈所用今文尚書也以策字隸
爲挾恐亦類此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荀子正論篇曰刑稱罪則治不稱
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
罪固輕犯亂之罪固重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
惟齊非齊。○今文惟作維。○荀子王制篇曰勢位齊而欲惡同物
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
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
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有倫有要大傳曰書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詩疾不同聽每
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雖也注云聽讞獄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今文人作伋○玉海藝文志攷漢儒引尚書異字同音如國語伋之見伋果喪其田伋田爲詢大戴禮公冠篇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伋民伋爲詢左氏春秋伋夫公羊作年夫此蓋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也今未撿得出何書錫瑞謹案今文說蓋以伋極于病即非伋折獄之伋

非伋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中論賞罰篇曰賞罰不可以虛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虛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得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非從惟從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注云皇猶況也江聲說據大傳言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則此經兩從字有從辭從情兩讀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貼辭惟從貼情言也大傳又見孔叢子引尚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語

哀矜折獄○今文折作哲○大傳引孔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又引于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孫星衍說今文作矜哲即折假音字大傳說哀矜爲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洪範無虐煢獨之指也○一作哀鰥哲獄○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段玉裁說矜鰥古同音互借借矜爲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哀矜注非也錫瑞謹案漢書於明慁字作慁而此引哲獄字作哀矜其義當與明慁之慁不同蓋班氏意以明慁字當從心哲斷字當從口應劭注哲知也失之又案盬鐵論詔聖篇曰甫刑制獄疑今文有作制獄者與古文作折獄不同如墨子引呂刑作折以刑緇衣引甫刑作制以刑之例

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今文啟作開克作核○今文啟爲開如開明開呱呱而泣開篇見書可證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法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刑喻犯教罪也五刑有此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錫瑞謹案鄭注之意蓋以五刑雖並列爲教而犯罪則惟科其重罪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一夫而不脫大辟與墨劓臏宮並犯則惟大辟而不墨劓臏宮此之謂并兩刑若一夫被五刑此秦漢時具五刑之事如刑法志所云當三族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非古并兩刑之法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愼罰明察單辭注云單盡也書曰明清于單辭又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注云單辭謂無證據也書曰明清于單辭注云單辭猶偏聽也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孫星衍說大傳云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今文讀府爲誣聲相近也字亦或作誣周語云其刑矯誣注云以詐用法曰矯加謀無罪曰誣受人之財則親下以矯誣其上也以辜功爲未能成其功者漢書律麻志注孟康曰辜必也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辜固也謂規固取必規固以求功也案孫說迂迴恐非大傳之旨姑存以俟攷

永畏惟罰孫星衍引大傳說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思義案陳本大傳作怒勿兼以擇此經案孫氏所據大傳乃吳中本吳中本作必思兼思意小罪勿兼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續呂侯之祥刑三國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皐陶作士呂侯贖刑又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案仲長引作呂侯或用古文祥刑則後人所改今古文皆作詳

文侯之命第二十七　周書十八

文侯之命　史記晉世家曰晉文公五年丁未獻楚俘于周襄王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作晉文侯命又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新序善謀篇曰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亾居鄭晉侯以師逆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晉侯朝王王享禮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命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馬季長不以爲平王錫文侯命亦同史記之說小司馬索隱不知古義乃云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之語今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代數懸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後漢書丁鴻傳云永平十年召見說文侯之命篇丁孝公所說義亦當同史記新序李賢注曰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亦非是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七　一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　史記曰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集解馬融曰義和能以義和諸侯也按史公克作能用故訓字馬注不同鄭說以義和爲文侯仇字蓋用今文義也鄭君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其說迂回又於和字無解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今文升作登敷作布惟作維文王作文武○史記曰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集解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尚書曰昭登于上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作升敷鋪聞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登也錫瑞謹案蔡邕太尉汝南李公碑曰懿鑠之美昭登于上伯啓用今文作登與典引注合史公敷作布蓋用今文如禹貢竹箘既布之例○一作鋪聞在下○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匪奕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升敷鋪聞即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平王爲下班以奕爲上漢爲下此今文尚書說也興宏爲韻厥道下屬李善絕句誤也按段說與馬融注異馬所據或非今文義段云平王爲下據古文義而言若今文義當以襄王爲下蔡邕太尉楊公碑曰敷聞于下昭升于上作升敷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今文綏作其○史記曰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史公躬作身績作繼用故訓字釋詁云綏繼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今文扞作捍○三國魏志引獻帝詔曰捍朕于艱難與說文引周書曰敉我于艱文異蓋古文作敉今文作捍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儀禮覲禮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今文盧矢百作旅弓矢千○史記曰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集解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秬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陳喬樅說按隸古定木作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據史記言賜大輅輅駕四馬則馬四匹者即大輅之服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云王賜晉文公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此文合則作旅弓一旅矢百者非也禮記曲禮正義引含文嘉曰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戉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鈇戶以明其別勇猛動疾執誼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戉

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誼不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此賜大輅是一日車馬也虎賁三百人是六日虎賁也彤弓矢旅弓矢是八日鬯也蓋九賜之中有其四焉詩小雅彤弓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文四年甯俞言於王所悪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敵愾獻功之事毛詩左傳所云與此篇誼正合也案陳說是也集解引賈逵說蓋即左傳莊大傳曰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又略說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以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與繡文合○一作盧弓矢千一作鬈詁盧弓矢千○漢書王莽傳何休公羊解詁盧弓字皆作盧法言五百篇云彤弓鬈矢司馬光曰鬈落胡切與旅同皆謂黑色也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修爾顯德案魏三體石經越作粵閎作悠嗣作祠紹作昭盧作旅簡作柬皆用古文非今文異字

費誓○今文費作胖○馬鄭古文書序列呂刑文侯之命前今文不攷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胖作胖誓集解徐廣曰胖亦作鮮一作獮索隱曰尚書作柴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即胖地誓眾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段玉裁說按鮮音近又按胖鮮獮三字雙聲尚書大傳作鮮史記作胖今文也史記多從今文○一作鮮亦作獮○大傳曰己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門也習門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鬥不可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己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不中也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鄰注云取禽嘗祭澤射宮也陳壽祺說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略說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爲秋取嘗疑是鮮誓之傳也錫瑞謹案索隱曰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其說與大傳合蓋即本之大傳小司馬猶及見大傳全書陳氏以此爲鮮誓傳其說是也

公曰嗟釋名曰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

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孫星衍說史公說以淮夷徐戎反爲在與管蔡同時魯世家前文亦云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淮夷殘奄又云既絀殷命襲淮夷在豐作誥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又云既絀殷命襲淮夷在豐作誥周官是伯禽先伐淮夷在管蔡以殷畔之時周公伐淮夷在歸政之後也但伯禽封魯據洛誥經文命公後及惟告周公其後則在七年歸政之時此云即位之後有管蔡淮夷等反殊不可解史公說有歧異後漢書東夷傳云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征之此疑今文說則魯公征徐戎在穆王時故編篇於顧命後呂刑前也錫瑞謹案

孫說大謬此篇伏生今文雖不可攷而史記作胖一作鮮與伏生大傳合則史公以淮夷徐戎反爲與管蔡同時卽伏生今文說也論衡儒增篇曰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王仲任用歐陽尚書說正與史公說同四國者管蔡商奄也伯禽就封於魯在管蔡流言時史公之說明甚而成王又於七年歸政時封伯禽爲周公後者周本紀云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是魯於武王時已受封其時周公在朝使何人守國不可攷至三監畔乃使伯禽就封然其時周猶周公之國伯禽不過代攝國事周禮凡諸侯之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伯禽卽位蓋亦如是其制猶後世之監國也及公致政當就國成王留公輔政乃加封伯禽以大國命爲公後於是公不之魯魯爲伯禽之國伯禽爲魯始封祖故伯禽稱魯公史記多用今文今文則伏生今文亦當如史公說魯之封國在武王初定天下時並不在七年歸政後孫氏讀史記不熟何反以史公說爲歧異乎若後漢書並無魯公征徐戎之事豈可傳會以爲今文與史記所載今文書序多不合必非孔子之舊史記引書序作胖而馬鄭書序亦列於穆王之世案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雖可攷定而其次序則無以定之近人所定二十九篇之目皆依書序然書序亦有今古文不同史記用今文不與馬鄭古文書序相合則伏生尚書次序必不盡同馬鄭書序矣據史記說君奭當在康誥前據漢書說洪範當在微子前此今文次序之略可攷者史公以胖誓在周公攝政時似而馬鄭書序編次不知馬鄭書序又孫氏之疑蓋拘於書序編次不可盡信史記亦不盡依今本而具其說以俟攷焉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八　二

善敉乃甲胄敉乃干無敢不弔史記曰隊爾甲胄無敢不善孫星衍說史公敉作隊者說文訓敉爲揮夏小正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省亦揮也弔作善者與鄭同案書正義引鄭注曰敉謂穿徹之敉猶繫也訓敉字與史記稍異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敉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大傳曰擭捕獸機檻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杜擭注云阱穿地爲壍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書緐誓曰敉乃擭敉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陳喬樅說是鄭以胖誓在於秋時周禮大司馬職言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爾正亦云秋獮爲獮知鄭據今文尚書說以此篇爲因秋獮治兵而誓眾也錫瑞謹案鄭說雖與今文合而引書作緐誓則所據之本與今文不同引敉乃擭作敉與孔本作杜異禪文云杜本又作敉疑古文有此二本未可決其孰爲今文陳氏以爲今文作敉又引鄭易注以爲今文作敉皆無所據史記曰無敢傷牿正義曰牿牛馬牢也今文說也牛馬逸說文牛部曰牿牛馬牢也下引此經張守節蓋本說文爲義書正義引鄭注以牿爲桎梏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與史記作牿不同不得據爲今文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史記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集解鄭元曰風走逸臣妾逋逃也今文尚書也般庚篇震動萬民以遷作振動谷繹慕曰嚴祗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治民祗懼魯世家作震懼內則記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振語之轉

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史記曰無敢寇攘踰牆垣集解鄭元曰寇劫取也因其失亾曰攘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八　三

窮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白虎通誅伐篇曰征者何誾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疏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今文遂作隧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郊二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史記作隧孫星衍說史公遂作隧者隧卽顯省文大傳說見王制疏當爲此篇之傳而王制疏引尚書傳云多士傳周禮典命疏云毋逸傳皆誤引也魯國百里則郊當在二十里之外遂又在其外也

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書正義引鄭注曰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厮役反則入於罪隸春槀不殺之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今文遂作隧多作及。史記曰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幹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胖誓遂平徐戎定魯集解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馬融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大刑死刑孫星衍說不及蓋不多之異文

也芻茭不至牛馬不得食不可以戰故有大刑若及而不多不應云大刑也當從史記多字與及似而誤錫瑞謹案禮記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時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正義曰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爲毋喪也據史記此篇之作在周公居攝時正義以爲毋喪是也而以爲周公致政之後則與史記不合蓋亦惑於周公致政乃封伯禽之文而不知公居攝時伯禽已就封也江聲以爲當次亳姑事在周公薨後尤非是

秦誓弟二十九　周書二十

秦誓　史記秦本紀曰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史公用今文說與書序以爲在還歸之後左傳以爲在釋歸三帥之時不同公羊文十二年傳曰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大略篇曰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云謂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詢茲黃髮是也中論修本篇曰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九　一

誓告汝白虎通號篇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尚書曰公曰嗟謂秦伯也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今文云作員。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日月逾邁豈云能復員來字今本作云來段玉裁說正義曰員卽云也據正義知經文本作員來（說文引周書曰來就甚甚江聲王鳴盛段玉裁解義各殊說文用古文無閒今文異同茲不具錄）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說文盛段玉裁解義各殊說文用古文無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猶詢茲黃髮。今文云作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漢書韋賢傳韋孟諷諫詩曰喟喟乎黃髮又曰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昔秦穆公說蹇叔之言任忼忼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亾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論衡狀留篇曰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風俗通皇霸篇曰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迺敗之三國魏志管寧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繆之賢猶思詢於黃髮

蜀志秦宓傳宓薦任定祖曰昔百里奚叔以耆艾而定策故書美黃髮皆引此經今本員作云據韋賢傳師古注引秦誓曰雖則員然尙猶詢茲黃髮說之曰員與云同是今本爲後人妄改

則罔所愆。今文罔作無。新序禮事篇曰秦穆公敗其師曰黃髮之言以安國也玉海藝文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玉海藝文志攷漢儒引尙書異字亦作無錫瑞謹案今文尙書蓋作無字猶康王之誥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文作無不在王室也史記亦云則無所過漢官儀殤帝策曰張禹三世在上黃髮罔愆則作罔字無罔義同或三家亦有作罔者張超誚青衣賦曰秦繆思譽故獲終吉又案今文尙書黃髮下疑多之言漢書息夫躬傳丞相嘉對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所引亦有之言二字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今文一作皤皤良士。史記曰古之人謀黃髮番番正義曰番音婆字當作皤江聲說以番番屬于黃髮則番番爲老人狀貌偽孔傳以番番爲武勇非是錫瑞謹案史記自序曰番番黃髮爰饗營丞相嘉傳丞相嘉對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漢書息夫躬傳丞相嘉對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漢書敘傳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師古曰皤皤白髮貌也後漢書樊準勸崇儒學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之良正用此經或三家今文有作皤皤者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七年詔曰旅力既愆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九　二

佸佸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漢書李尋傳曰秦穆公任佸佸之氣聲周書曰佸佸勇夫李尋治小夏侯尙書見儒林傳說文用古文義亦與今文同馬本作詰詰云無所省錄之貌與今古文皆不合解詁曰佸佸然壯勇貌與說文趙盾以入解詁曰佸然從乎趙盾以公羊宣六年傳佸然從乎趙盾以

惟截截善諞言。今文作惟譖譖善諍言何休解詁曰譖譖淺薄之貌諍猶撰也劉向九歎曰讒人譖譖孰可憮兮王逸注譖譖讒言貌引尙書譖譖諍言鹽鐵論國病篇曰讒讒面從以成人之過也注譖譖善言也漢書李尋傳曰昔秦穆公說譖譖之言後漢書樊準勸崇儒學疏曰習譖譖之辭國語范蠡曰又安知是譖譖者乎韋注譖譖巧言賈逵注譖譖巧言也廣雅釋訓曰譖譖善也。一作惟譖譖善靖言。潛夫論救邊篇曰譖譖善諍言。王逸注楚辭九辯曰靜言譖譖而無信。一作惟譖譖善靜言。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曰殆哉鄭注斷斷猶專一貌休休猶美善貌彥士也媢妒也違猶蔽也殆危也言專一之臣其心休休然有容善之美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曰殆哉

今文尙書攷證卷二十九　三

用今文義

我皇多有之。今文皇作兄。公羊文十二年傳曰而況乎我多有之段玉裁說石經今文尙書無皇字與我多有之作兄字同今日毗樂作册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卽今兄字與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兄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二子也尙書大傳皇多有之此假兄爲皇字也皇與兄互相假借也而兄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非

昧昧我思之　江聲說秦本紀云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故作此誓則昧昧我思者自謂思此一介臣僞孔以此文屬上讀云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詳玩經文實不然

如有一介臣。今文如作若。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個臣釋文云一個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界尙書釋文曰介音界又作个音工佐反王鳴盛說說文無个字公羊傳引作介介後漢書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介則作个非也錫

瑞譜案大小戴記傳自夏侯始昌與大夏侯同師則大學所引壙是今文據釋文則一个當讀作介介个卽介之別體不當讀爲箇公羊傳作一介是今文本作介

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今文猗作兮其如有容下有焉字○大學曰斷斷分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鄭注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東觀漢記建武元年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焉後漢書卓茂傳論曰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又謝弼傳弼上封事曰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寬斷斷首善○一作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公羊文十二年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解詁曰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有容能含容賢者逆耳之言孫星衍說釋詁云惟思也能而字通而卽如也案公羊所引與大學所引略異或所據本不同或省文也何注與鄭注義同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今文如作若是作寔保上有能字職作尙○大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鄭注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爲彥黎衆也尙庶幾也論衡刺孟篇云尙書曰黎民尙亦有利哉安吉之利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仁義得安吉之利段玉裁說此今文尙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王引之說大學引秦誓曰尙亦有利哉尙亦當爲亦尙今秦誓作亦職職尙皆主也與亦尙作亦尙亦者傳寫同義案王說是也大學與論衡引經皆當作亦尙作尙亦尙一人之尙正之譌後漢書魯恭傳恭上疏曰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今文曰作娟達作通是作寔○大學曰人之有技娟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娟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也危也案大學作通與今文尙書合據論衡所引則此黎民亦當下屬爲句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邦之杌隉曰由一人○今文杌作阢○說文阜部曰隉危也从自从㠯省徐巡以爲陧凶也賈侍中說陧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陧喬樅說案稱徐巡者古文尙書說也稱賈侍中及班固者今文大小夏侯說也隉與梟雙聲音近達以爲於六書屬假借故訓爲法度如其說則杌字連隉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固阢訓不安許及爲孔傳皆本之也

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白虎通號篇云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公之窮也孫星衍說班氏據此經文知秦穆公之窮是謂榮懷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同義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善化皮錫瑞

書序第三十　周書二十

書序　史記三代世表序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書序盖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畧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盖其愼也孔子世家曰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曰孔子干於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序書則斷堯典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孔子序書馬鄭皆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篇十六卷併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太史公牓舉十取其八九則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篇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

學者因此說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爲堯典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鬵糾受收姆行狩歸嘼異母異畝傀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逸息愼肅愼伯槩伯囧胙誓獮誓柴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之異也陳喬樅說案尚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刪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先大夫曰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中書有序也尚書引序各冠篇首出故疏本古書序皆總爲一篇晉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按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篇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爲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九卷及逸篇十六卷除序數之爲十八篇而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併序數之也伏生本經有序無大誓大誓之合於伏生之二十九篇是今文度亦宜然伏生之二十九篇數之著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如是數之著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如是數之著錄從其實也古文如是今文如是

於伏生大傳據此則史記所引書序與古文書序字異者皆今文與古文不同而非史公改竄可知段云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當增太誓一卷乃合文不具耳段氏陳氏說今文有序皆引張霸作百兩篇爲證陳氏說尤詳明惟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皆引書序卽伏生不分說尚未塙史記所引書序卽伏生今文明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已具不必併序數之蓋歐陽博士增入大誓之後乃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以符二十九篇之數耳孔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其說甚塙孔氏所見石經爲夏侯尚書者多出二篇耳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今文聰明作欽明光宅作光度。論衡須篇曰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喬樅說論衡以欽明文思以下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實孔子所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爲異耳錫瑞案後漢書陳寵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是今文尚書堯典欽明字一作聰明而據論衡此文則今文書序聰明字一作欽明漢時今古文互異如此文思據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爲異耳錫瑞案後漢書陳寵傳注引家之文不同亦有作文思者或後人依古文改之未可知也光宅

天下今文尚書當作光度班固典引曰有不俾而假素冏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孟堅用光度字蓋出今文尚書堯典序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三

今文尚書考證　卷三〇

說故遂亡佚要之據舜典泉陶謨序讀之則典謨皆完備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稷等篇必故等之僞也錫瑞案劉說是也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漢人以配二十八宿其一曰斗說見王充論衡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以尚書爲備是漢時今文家說謂尚書止有二十九篇也孔壁古文逸書史記漢書皆不載篇目尚書孔疏載鄭注書序有舜典汩作九共等篇而孔顏達不信以爲張霸僞書顏達以僞孔古文爲眞馬鄭古文爲僞孔古文爲眞近之治今文者又謂孔氏古文僞孔氏古文爲僞自明以來攻僞孔者則以不駁書序以爲典謨皆異序同篇案史記所載今文書序無典謨之序典謨有序獨見於古文書序與逸書十六篇同出於東漢以後逸書既不可信何以書序獨可信乎鄭君親見逸書舜典而注舜典序云入麓伐木入麓卽書納于大麓今文尚書納正作入見史記漢書其文本在堯典篇中而鄭引爲歷試諸難之注是鄭所見逸書舜典已以納于大麓分在舜典篇矣且非獨鄭注可疑也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以書證序所謂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卽書帝曰俞予聞至納于大麓云云也然則據書序之文所謂古文逸篇分堯典舜典爲二者其所分裂已與僞孔本無大異不過虛張篇目以示異於今文僞孔分愼徵五典以下爲舜典正襲書序之說而小變之者也史記於今文典謨之序雖不載而據今文家二十九篇爲備之說必不同於古文所分證以大學帝典曰之文二帝之典實應合爲一篇禮記出於后蒼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今古文家說如是較古文爲有據矣劉氏異序同篇之義因不敢駁書序爲調停之說耳自趙臺卿以孟子所言舜事爲舜典逸書閻若璩亦從其說毛奇齡作舜典補亡遂盡撏拾以補舜典且引史記舜本紀爲證錫瑞謂史記所載當卽本於孟子之文非必古文逸篇劉氏以爲孟子引書是逸書不引書者是傳記分別最嚴魏源尊信劉氏而書古微猶作舜典補亡沿毛氏之誤斯好奇之過也陳喬樅據宋書禮志高堂隆引書舉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謂此一十五字皆出中侯高堂隆所引偶脫中侯二字今文尚書故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授政改朔爲今文尚書謂今文舜典亡此乃其佚句見於書說者今攷宋書禮志實作曰不作粵若御覽引尚書中侯考河命曰帝舜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授政改朔爲今文尚書故曰若作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錢大昕攷異據御覽引中侯又李善文選注引尚書中侯云建黃皇甫謐謂以土承火色尚黃也此作皇疑誤建黃建皇文選注作建黃高堂隆所引卽中侯之文並非逸書朱彝尊欲據錢氏攷訂極塙

今文尚書攷證　卷三十　四

之以代姚方興本二十八字錢已駁之陳氏復據學字誤文而分宋書與御覽所引一爲古文一爲今文失之甚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尚書大傳虞夏傳九共篇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儆毀玉裁說九共在古文爲逸書伏生誦習百篇述其所記憶如此魏源說九共之篇疑即周禮所載職方氏一篇所陳九州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疏謂三皇之書爲三墳五帝之書爲五典八索九邱則五行汨作之後使禹治之而作此四句似是皋陶謨經文非禹貢書序也然夏本紀於居外十三年過家不入門乃緻四語大同河渠書緻四語下又云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與古文書序合則今文禹貢書序或亦有此四句與今文皋陶謨篇不妨互見也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篇名爲皋陶謨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段玉裁說作僞者割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之下爲益稷因豎益

豎稷之文易棄爲益閻氏百詩曰法言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於此知棄稷眞篇子雲得見之矣劉逢祿說此即今書一謨三序非三篇同序也其言皆禹皋之言故以謨歸之所述兼益稷之功故復以名槩之例至昭然以是知典謨皆完書也逸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棄稷稷然書序孔子所定稷爲配天之祖周人以諱事神故典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必無以棄稷名篇之理其可信乎其可信乎錫瑞案馬鄭作棄稷僞孔作益稷閻段江王以棄爲是益爲非劉從莊述祖說以棄爲非益爲是惜史記不載今文典謨之序無以定二說之是非而莊劉之說要爲近理又案司馬相如封禪文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爲言則今文皋陶謨篇后稷爲棄卿引書在皋陶謨篇而專舉棄稷篇文矣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今文濬作浚。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漢書溝洫志夏書禹堙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即梮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陳喬樅說史記漢書引禹別九州云並冠以夏書是白禹抑

衡引書皆作開可證也史記作啟疑後人據古文尚書改之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今文邦作國。史記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索隱曰皇甫謐云號五觀也段玉裁說按五子之歌惠氏定宇古文尚書考據左氏傳外傳雜騷周書嘗麥解王符潛夫論帝昭國語注證校照書之僞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即五也以左傳淮夏本紀作斟戈氏若干或言若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即觀也五子之歌蓋謂徃觀地即維汭章語最爲明確約之曰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觀詳之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云武觀以西河畔然則觀五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一人不在西河漢東郡觀縣非雒汭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不待辨而自明者錫瑞案段說非也尚書篇名如仲虺之誥高宗之訓徵子之命蔡仲之命康王之誥文侯之命諸篇皆以之爲助辭是書序於四字篇名例加之字無訓之爲往者段氏以之歌爲往觀說甚悉而不辭蔡邕述行賦云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名歌聲伯皆用今文說亦以歌爲詩歌不得謂尚書不當以詩歌名

篇也且掛灌臣瓚謂在東郡括地志謂在青州壽光縣段氏謂即洛汭亦未可據引墨子諸書以證其說皆不甚塙錫瑞謂墨子所引武觀乃書逸篇之名並不在百篇內與墨子上文所引湯之官刑相類而非此五子之歌也離騷篇中康娛二字屢見曰日康娛而自忘又曰日康娛以淫遊則此康娛自縱亦當以康娛二字連文爲義其曰夏康娛者即指夏啟而言啟之康娛自縱略見於墨子竹書紀年山海經楚辭天問諸書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紀年曰啟巡狩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山海經海外西經曰大樂之野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天問曰啟棘賓天謚商九辨九歌皆可爲離騷經之證離騷所云啟九辨與九歌今即山海經紀年天問所云是也云夏康娛以自縱即墨子所云啟乃淫溢康樂是也其下文云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蓋推本其爵由於啟之失道猶墨子言武觀之事而推本於啟之淫溢康樂也古者嘉樂不野合啟舞大樂於野故屈子墨子皆以爲譏以古書攷之則啟亦非賢主孟子以爲世立教耳王叔師注離騷疑啟賢不應有此失乃子以夏康二字連讀傳會爲此序之太康曰夏康啟子以就其說更失之啟乃爲啟子以就其說更失之武觀之事詳見於左氏內外傳周書紀年左傳曰夏有觀扈楚語曰啟有五觀周書嘗麥解曰其在啟之五子辨正也若墨子所云武觀者迥然不同段云五子必非五人不知其解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紀年曰帝啟十年放王季于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即五觀也據周書紀年所說是武觀者啟之第五子故曰季子亦曰五子亦曰五觀乃一人之名非實有五人而此五子之歌則古文書序及史記所載今文書序皆云昆弟五人是實有五人而別爲一事與內外傳周書紀年墨子所云武觀者迥然不同段云五子必非五人不知其解序之昆弟五人作何說也漢書古今人表曰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王符潛夫論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韋昭國語注曰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鄭道元水經注曰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五觀與五子之歌誤合爲一不知書序所云五子之歌在啟崩後太康失國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間巷失尊位也引此書序云云是誤解離騷而因誤解書序自叔師始不知康娛二字屬見於離騷不得不以夏康連讀啟九辨九歌明見於天問夏康娛以自縱緊承上句不得移其過於太康叔師之注殊非屈子之旨惠氏又議改墨子傳曰夏有觀扈墨子所云武觀之事詳見於左氏內外傳周書紀年左傳曰其在啟之五子家降則以五子之歌與左傳言少康娛樂是也其下文云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蓋推本其爵由於啟之失道猶墨子言武觀之事而推本於啟之淫溢康樂也古者嘉樂不野合啟舞大樂於野故屈子墨子皆以爲譏以古書攷之則啟亦非賢主孟子以爲世立教耳王叔師注離騷疑啟賢不應有此失乃子以夏康二字連讀傳會爲此序之太康曰夏康啟子以就其說更失之武觀之事詳見於左氏內外傳周書紀年左傳曰其在啟之五子家降則以五子之歌與左傳言少康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

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史記夏本紀曰帝中康時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解鄭元曰允臣名續漢書律厤志曰和淫湎廢時亂日允乃征之陳喬樅說案此篇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記所載則在仲康時也鄭注以允爲臣名攷漢書古今人表允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允而不稱允侯是允爲臣名信矣錫瑞案書孔疏引鄭玄征字毛奇齡作寃詞不知孔疏誤衍鄭君何不一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史記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曰一作佸上云從先王居故作帝佸孔安國以爲作誥告先王以爲臣名攷漢書古今人表湯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允而不稱允侯是允爲臣名信矣錫瑞案書孔疏引鄭玄征字何得解作誥字今文書序之馬鄭書序及史記所載今文書序皆云昆弟五人是實有五人而別爲一事與內外傳周書紀年墨子所云武觀者迥然不同段云五子必非五人不知其解序之昆弟五人作何說也漢書古今人表曰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王符潛夫論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韋昭國語注曰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鄭道元水經注曰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五觀與五子之歌誤合爲一不知書序所云五子之歌在啟崩後太康失國○今文告作誥○史記諧字作佸以從僞孔帝嚳之說僞孔以爲作誥告先王是其字未誤而解已誤近儒江王孫段陳氏父子皆莫能辨正遂不知臺是商州非偃師先王是契非帝嚳矣其所以致誤者由於亳非一地殷本紀曰契封於商集解鄭元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以亳非商是也六國表湯起於亳徐廣曰京兆杜陵有亳亭是湯所起之亳在西方即契所封之商商頌稱契爲元王故曰從先

王居湯起亳得天下其後遷以亳爲大名故得天下之後遷都偃師偃師與景亳皆稱亳盤庚遷殷亦稱亳殷紂都朝歌而國語曰紂踣于京師是商時以亳爲大名猶周時以京爲大名而豐鎬皆稱京也契始封商湯又起於商州之亳故國號曰商必非以相土之商邱遷於偃師之亳而都偃師並無明證何以知湯所居之亳即是帶之所都皇覽云帝帶都偃師亳相距甚遠惟括地志分列三亳之名而以偃師爲帝帶及湯所都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帶之墟商湯之都也張守節正義據以爲證不知括地志乃唐初人作其時崇尚云作帝告孔傳會偽孔與皇甫謐之說所致之地豈足徵信古文書序云二王後得郊天詩生民曰以歸肇祀傳曰始歸郊祀也箋云得祀之後也三國志注引虞喜志林云詩曰以歸肇祀庶無災生帝以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此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箋云得祀郊天之後得郊天契之後同有大功於國稷之後得郊天契亦以配之湯居亳時未得天下以配之故篇名帝告謂告帝以告篇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者蓋如子產使鄧有章

上下有服之義古者遷都必改制度盤庚遷殷改奢儉敦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湯之遷亳與盤庚遷殷同考工疏文選注引殷傳曰未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乘朱軒有飛軨又外紀以契配之故篇名帝告謂告帝以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駟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略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軨不得飾車駟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此施章乃失之惟以亳偃師猶爲偃孔所誤以亳近商地爲從先王居亳即近商邑也日有日矣桀倦於政事乃服明上下之事也江聲說以先王爲傑帝爲桀帝足正偽孔而就善何不業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倦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吾乃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此即醜有夏歸亳之事自夏歸亳自北門則桀都在湯都之北乃桀都在河北不在河南之證若桀都河南不商於豐以周之豐鎬在雍州漢自屬京兆上洛縣今商州之地故曰從先王居無緣降嘏稱王且遠諸侯不祖天子之商州而非商邱非景亳庶符史記六國表序言禹興西戎湯起於亳始封之商邱是元王所都必是始封之地也漢皆在西方是湯都西亳偽元王契記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尚書中候作雒記三代皆起西方之謚負海而王奄有九州之地是亳爲商州舊名故史記秦本紀甯公云孔子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今文尚書之篇次未知與鄭本古文尚書同否也此篇敘據史記所載有湯把鉞以伐昆吾語與古文尚書敘文異或亦今文三家敘與孔壁古文本不同之例未可知也鍚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史記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陳喬樅說案孔壁古文尚書增多之篇無湯征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乃殘章零句或亦如九共帝告之佚文歟於伏生大傳中故太史公據之而錄入殷紀與孟子書所言葛伯放而不祀及仇餉事當亦在此篇中也錫瑞案皇甫謐謂葛伯南陵之葛據之以證湯都穀熟不在偃師不知湯此時所居在商州之亳非偃師亦非穀熟也葛必近商州之地不可攷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作

女鳩女方。今文方作房。史記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陳喬樅說案尚書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正義曰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於鄭元爲商書據此是古文尚書敘房字作方也偽孔本湯字作亳遇上多有乃字是衍文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趙岐注云伊尹爲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案伏生大傳云古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湯爲夏之諸侯故貢伊尹於夏郊卿注孟子蓋用今文尚書家說錫瑞案伊尹歸亳事亦見於大傳湯誓云夏人飲酒酣者持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開居深巖歌聲更曰覺兮較分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業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倦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吾乃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此即醜有夏歸亳之事自夏歸亳自北門則桀都在湯都之北乃桀都在河北不在河南之證若桀都河南不當入北門矣魏源書古微駁金鶚桀都河南攷甚疏未及引此爲證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史記殷本紀曰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云云以告令師作湯誓陳喬樅說案尚書正義云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今文尚書之篇次未知與鄭本古文尚書同否也此篇敘據史記所載有湯把鉞以伐昆吾語與古文尚書敘文異或亦今文三家敘與孔壁古文本不同之例未可知也鍚

瑞案史記載今文書序與鄭本大序不同此即今文不同古文之明證湯誓在伐桀之先夏社在勝桀之後以先後之次論商書必當以湯誓居首應以今文書序爲正鄭本古文顚倒失次殊不可據僞孔名傳古文其序次乃與史記同與鄭本異者王肅傳其父朗歐陽尚書之學閒引今文說以駁鄭此據史記以正鄭本亦是一證史記載經文與古文不同猶爲游移之說蓋陳氏不攷駁鄭且欲强引鄭君爲今文張目故不敢據史記之今文顯駁鄭本古文之誤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今文無疑至臣扈篇次在典寶之後○史記殷本紀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封禪書曰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漢書郊祀志與封禪書同下云遁惡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曰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柱以棄代爲稷祠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意鄭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也隙裔揆說攷伏生大傳言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是湯之欲遷社以旱故也僞孔傳以爲湯革夏命遷社妄矣案郊祀志與殷本紀合應劭注亦與鄭康成合是知皆本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十一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書說也此先後之次依史記先湯誓次典寶次夏社僞孔傳以夏社列湯誓後既與鄭本乖異又與史記不合於今文古文皆無所徵非其舊之篇次也江聲說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之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知當然者湯誓敘言伐桀遂與桀戰典寶敘言夏師敗績則是既戰而敗故湯誓宜先典寶仲次之此敘言既勝夏則是既勝夏而歸也湯誥敘云復歸于亳則虺之誥敘云湯歸自夏是既勝夏師敗績而至國矣故此三篇之後當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也故殷本紀錄此諸篇之敘先湯誓次典寶又次夏社而無疑至臣扈篇日次則仲虺之誥次則湯誥是順敘文而爲之次也莊述祖說史記夏社次與寶後中霤之誥前與寶前從史記而小變之案馬鄭王本書序本如今文書序次第秩然鄭往往不得其說此湯既勝夏與武王既勝殷序例不符又臣扈爲大戊臣篇名次此亦當闕疑錫瑞案史記載今文此其明證史記無疑至臣扈篇目蓋今文本無之莊疑臣扈爲大戊臣不當列此是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嵕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今文殷

作燮誼作義篇次在夏社之前○史記殷本紀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三燮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陳喬樅說案僞孔傳本湯下有遂從之三字史記所載無之則僞孔本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書序中逸書二十四之目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與史記所紀次序不同蓋今文古文之異尚書釋文云誼本或作義按古今人表有義伯仲伯是今文尚書作義字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今文大坰作泰卷仲虺作中靄○史記殷本紀曰湯歸至於泰卷作誥徐廣曰一無此字索隱曰鄒誕生卷作訓又作洞則卷當爲坰與尚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陶古銘反段玉裁說卷坰雙聲不必改字正義云斯字也正義曰陶古銘反則誤謂卷爲衍字也錫瑞案史而中靄皆古字者段氏謂伏生書中亦有古文是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纘女舊服茲有罪大罰殛女予弗敢赦告于皇天后帝今予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今女有衆有善不敢蔽罪予一人不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爲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十二

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集解徐廣曰立一作土之一作政索隱曰謂禹皋陶有功於人建立其後故云有立帝天也謂堯尤作亂上天乃不佑之是爲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故黃帝滅之先王指黃帝帝堯等言禹皋陶以久勞于外故後有立及堯尤作亂天不佑之乃致黃帝滅之皆是先王功誅有罪言今汝不可不勉此湯誡其臣不道猶無道也又誡諸侯云汝爲不道我則毋令汝之在國錫瑞案湯告諸侯毋不有功於民後云不道毋之在國蓋言諸侯必有功於民乃得有立當從徐本作有土則文義尤明皋陶亦有治水之功史記又云維三月王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明是自東歸於亳也

咎單作明居　○今文篇次在咸有一德後○史記殷本紀曰咎單作明居集解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史記殷本紀曰湯崩於是遒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作徂后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集解鄭元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漢書律麻志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歲也錫瑞案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世本不可信豈孟子合自可信據謂史記世本文與孟子合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則雖孟子有明文者亦不得不置之不顧凡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其弊必至於此今人於僞孔古文之不可信戶知之矣而僞孔本不異則此序非僞孔臆造然其文鶻突不明脫誤已甚成於古文書序之不可信猶未必知之也據劉歆所引書序與馬鄭王肅所見與張守節相等夫孟子非傳

篇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甯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作徂后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集解鄭元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漢書律麻志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歲也錫瑞案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世本不可信豈孟子合自可信據謂史記世本文與孟子合孟子文略同太甲訓三篇雖亡據史公所載今文家說猶可得其大略古文書序止云太甲放桐三年無太甲既立三年之文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以爲太甲既立三年乃放於桐可補古文書序所不及蓋今文家說如此也據孟子文亦有六年解者合兩三年爲一謂止有三年不改乃不明暴虐亦必經歷歲年訓之不已也復歸于亳史記之說與孟子文略同太甲訓三篇雖亡據史公所載今文家說猶可得其大略古文書序止云太甲放桐三年無太甲既立三年之文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以爲太甲既立三年乃放於桐可補古文書序所不及蓋今文家說如此也據孟子文亦有六年解者合兩三年爲一謂止有三年不改乃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在亳西南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鄭說謂劉歆以僞孔傳爲信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記殷本紀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外丙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作徂后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集解鄭元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漢書律麻志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歲也錫瑞案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世本不可信豈孟子合自可信據謂史記世本文與孟子合孟子文略同太甲訓三篇雖亡據史公所載今文家說猶可得其大略古文書序止云太甲放桐三年無太甲既立三年之文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以爲太甲既立三年乃放於桐可補古文書序所不及蓋今文家說如此也據孟子文亦有六年解者合兩三年爲一謂止有三年不改乃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在亳西南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鄭說謂劉歆以僞孔傳爲信禮矣古文書序已不可信其逸篇僞者僞眞者亦未必不僞皆可一筆抹撥何必強爲之說堯典正義載鄭注典寶序引伊訓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祀劉遂祿云鄭所引載孚在亳卽朕載自亳征是三祀卽遂伐三祀用是見逸十六篇毫無意義故絕無師說且疑劉歆僞作以厭伏今文博士者

得已而放未有甫立未久卽驟然放之者如史公說伊尹攝政六年始歸政猶周公七年致政也此云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正與周本紀云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之文相同蓋太甲既立三年伊尹且攝政且訓王諒闇三年時事百官聽於伊尹伊尹卽膺諒闇三年乃復政於王而退老於桐宮三年伊尹思王顧諟天之明命以觀其所終乃嘉其克終允德而明良喜相與扳戴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其德罔克厥辟伊尹放諸桐三年使克終厥德而後歸亳史記殷本紀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作徂后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集解鄭元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漢書律麻志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壬之歲也錫瑞案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世本不可信豈孟子合自可信據謂史記世本文與孟子合孟子文略同太甲訓三篇雖亡據史公所載今文家說猶可得其大略古文書序止云太甲放桐三年無太甲既立三年之文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以爲太甲既立三年乃放於桐可補古文書序所不及蓋今文家說如此也據孟子文亦有六年解者合兩三年爲一謂止有三年不改乃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帝太甲稱太宗集解鄭元曰桐地名也在亳西南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鄭說謂劉歆以僞孔傳爲信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於皇天是今文說以爲伊尹與周公同也史記云帝太甲居桐宮則今文說以桐宮爲離宮迺岐孟子注曰放之於桐邑亦以桐爲地名與鄭注不異僞孔務與鄭異乃以桐宮爲湯葬地又造僞古文云王徂桐宮居憂以寶其說帝王世紀曰桐宮蓋殷之墓地有離宮可居在鄴西南皇甫謐卽造僞書者不知劉向云殷湯無葬地是西漢人並不識湯陵所在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盜至此始知湯冢又曰洛州偃師縣東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近桐宮前後兩說並存一沿皇覽之說一沿僞孔傳

之說其眞僞皆不可知劉子政習今文而云湯無葬地是今文家無以桐爲葬地之說也宋人又沿僞孔謬說以居桐爲諒陰居喪伊尹並無放太甲事宋人不信書序豈孟子亦不足信乎據史記說放桐在既立三年之後又何得以爲諒闇居喪乎

伊尹作咸有一德。今文篇次在湯誥後。○史記殷本紀曰伊尹作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索隱曰尹按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言又失次序堯典正義曰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吉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陳喬樅說鄭本之篇次與史記同今文古文次第皆如此自是成湯時所作僞孔氏以爲伊尹訓太甲語次於太甲之後謬矣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君釋尹告能訂正其譌誤者蓋本今文家相承之師說也伏生所傳尚書以教於齊魯之間者雖僅存完帙二十八篇然百篇之書序首尾完好當略具其梗概又百篇經文伏生素所誦習篇雖脫佚而其大指伏生尚能言之故佚文遺說時掇拾而筦之大傳惜大傳一書殘闕過其故無可徵證耳錫瑞案陳氏云今古文篇次同是也陳以爲逸書無師說鄭說即本伏傳鄭君所注伏傳全本今不可見陳說亦可備攷江聲謂鄭傳賈馬之學乃孔氏古文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後孔氏古文之次如此案江說於今古文分別未晰史記引書序多與馬鄭異自是今文此則今古文不異者也若以史公爲同賈馬古文他篇何以不盡同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之時伊尹卒史記殷本紀曰帝沃丁之時伊尹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張守節正義曰帝王世紀伊尹名摯爲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孔傳曰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孔穎達正義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記以大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錫瑞案僞孔傳疑皇甫謐作而此傳與皇甫所說不合則謂盡出謐手亦未必然孔傳與王肅之說又不盡同或肅謐二人故爲參差以掩其迹乎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自是古義成王葬周公亦然蓋以伊周會攝位當國不嫌於僭作僞傳者不曉古義疑其過分乃易之曰以三公禮葬孔疏以爲情事當然攷古當有實徵若以爲想當然耳豈可信哉伊尹卒大霧三日見論衡感類引百兩篇亦非皇甫臆造張霸百兩僅存此文未知出於今文尚書否而王仲任引之則已見於今文家所稱說矣

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後孔氏古文之次如此案江說於今古文分別未晰史記引書序多與馬鄭異自是今文此則今古文不異者也若以史公爲同賈馬古文他篇何以不盡同乎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今文乂作艾下有作大戊三字。○史記殷本紀曰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艾作大戊封禪書曰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索隱曰尚書伊陟贊于巫咸孔安國云贊猶告也巫咸臣名今云巫咸之興起自伊陟贊于巫咸是也巫咸之興自此始則以巫咸爲巫覡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大戊使釐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以修德而木枯郊祀志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然百篇之書序首尾完好當略具其梗概又百篇經文伏生素所誦習篇雖脫佚而其大指伏生尚能言之故佚文遺說時掇拾而筦之大傳惜大傳一書殘闕過其故無可徵證耳錫瑞案陳氏云今古文篇次同是也陳以爲逸書無師說鄭說即本伏傳全本今不可見陳說亦可備攷江聲謂鄭傳賈馬之學乃孔氏古文司馬遷嘗從孔安國問故亦以此篇次湯誥後孔氏古文之次如此案江說於今古文分別未晰史記引書序多與馬鄭異自是今文此則今古文不異者也若以史公爲同賈馬古文他篇何以不盡同乎

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伏生尚書殷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是大戊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載其事劉所錄當即本之書傳也呂氏春秋又言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信有之矣錫瑞案陳說是也殷人尚鬼蓋信祥異之事湯與大戊武丁皆有桑穀當是三見傳者各異耳不必疑大傳與書序不合史記引書序多作大戊字止于大字戊字下各有大戊二畫而已如是則容有不察而認作單文之誤故云俗儒疏忽加之文依古文篆籀之例則必不重出大戊字也史記引書序多作大戊與史公說同亦以爲武丁時也說苑君道篇又以爲武丁敬愼篇與五行志引劉說亦以爲武丁子政仲任皆習今文而兼言大戊武丁是今古文不異巫咸釋文引馬云巫咸名也正義引鄭云巫咸殷之巫也咸之官與史公說同亦以爲武丁子政仲任論衡感類篇又以爲桑穀爲大戊異虛篇又以爲武丁敬愼篇以桑穀爲大戊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伏生尚書殷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是大戊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載其事劉所錄當即本之書傳也呂氏春秋又言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信有之矣錫瑞案陳說是也殷人尚鬼蓋信祥異之事湯與大戊武丁皆有桑穀當是三見傳者各異耳不必疑大傳與書序不合史記引書序多作大戊字止于大字戊字下各有大戊二畫而已如是則容有不察而認作單文之誤故云俗儒疏忽

誤作單文以專屬下敘則此遂闕大戊篇目矣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今文作伊陟讓作原命○史記殷本紀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然則不應有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爾贊伊陟者命伊陟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以爲原臣名也命原以再湯之道我所修也豈其然乎莊述祖說史記有大戊無伊陟是大戊篇即伊陟篇史公從安國問故因得聞百篇之說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也錫瑞案二說皆從史記所載今文書序與史記不合而如康王命作策畢之殷公字王錫晉文侯之增平字又經後人增竄並非馬鄭之舊不如史記可信馬鄭所見逸篇其眞僞亦未可知將悉以爲殷誤乎陳喬樅從段駁江遹信馬鄭之書不守史記今文家說斯頗倒之見不合皆不可信者也段玉裁以爲史記所云不合皆不可信者也段玉裁以爲史記之與古文書序異者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今文囂作隞仲丁書闕不具索隱曰蓋太史公知舊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七

有仲丁書今已遺闕不具也莊述祖說史記云仲丁書闕不具當亦是書序語蓋百篇中即有錄無書否則漢時亡逸者甚多不應獨舉仲丁一篇也錫瑞案史公不云作仲丁作河亶甲作祖乙但云仲丁書闕不具則似當時河亶甲祖乙之書皆亡而仲丁之書又闕不具也莊氏以爲仲丁書闕不具亦書序語遂祿遂據之以入書序之文殊嫌專輒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史記殷本紀曰河亶甲居相魏源說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外壬仲丁弟帝河亶甲外壬弟又殷本紀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案此二文絕不可解若河亶甲繼外壬而立不在太甲之前乎豈太甲以前尚有河亶甲一世乎若謂在太甲孫小甲雍己大戊兄弟爲四世共太甲子沃丁太庚爲三世太甲之後則太甲父丙壬爲二世距成湯爲五世共閱此九君其中並無河亶甲史記乃忽以河亶甲插入仲壬之後太甲之前然則書何以在太戊之後在太甲之前乎其遷相之書何以作于仲丁遷囂之後乎仲丁太戊子孫之列乎以此觀之則河亶甲斷斷爲仲丁後之君斷非仲壬之子明矣斷斷不能在太甲之前明矣史遷之語與編書序者之顛倒何迴出情理外竟至是乎錫瑞案魏說大謬史記明云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河亶甲乃中宗太戊之子仲丁外壬之弟太甲之曾孫湯之元孫本紀序次甚明魏氏乃誤外壬爲仲壬之子妄誣史記及書序而於史記之文並未入目可謂大惑不解亟當治以謝湯者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今文圮作遷祖乙遷于邢○史記殷本紀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然則不應有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爾贊伊陟者命伊陟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以爲原臣名也命原以再湯之道我所修也豈其然乎莊述祖說史記有大戊無伊陟是大戊篇即伊陟篇史公從安國問故因得聞百篇之說曰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也錫瑞案二說皆從今文書序本不盡合而如康王命作策畢之殷公字王錫晉文侯之增平字又經後人增竄並非馬鄭之舊不如史記可信馬鄭所見逸篇其眞僞亦未可知將悉以爲殷誤乎陳喬樅從段駁江遹信馬鄭之書不守史記今文家說斯頗倒之見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古文書序作圮于耿正義曰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于耿孔傳曰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耿居於圮於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又自彼不解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於耿經言圮於耿大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所毀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之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史記殷本紀曰帝仲丁遷于囂闕不具索隱曰蓋太史公知舊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八

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此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遷囂之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于耿文義甚明承上河亶甲作祖乙亦有書可知史公省其文耳而云祖乙遷于邢則文義甚是而與序文不甚符合孔疏極袒孔傳於此獨獻疑辭謂是祖乙居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與序合矣然祖乙由耿遷何處未能指實疏引史記遷邢不實指爲自耿遷邢耿本是一地不能分爲二也又引汲冢古文疑爲自耿遷奄復云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錫瑞案史記引今文書序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錫瑞案史記引今文書序無作祖乙之文云仲丁書闕不具則仲丁有書河亶甲祖乙亦有書可知史公省其文耳而云祖乙遷于邢則文義甚明承上河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遷囂之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于耿文義甚是而與序文不甚符合孔疏極袒孔傳於此獨獻疑辭謂是祖乙居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與序合矣然祖乙由耿遷何處未能指實疏引史記遷邢不實指爲自耿遷邢耿本是一地不能分爲二也又引汲冢古文疑爲自耿遷奄復云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錫瑞案史記引今文書序無作祖乙之文書闕不具索隱曰蓋太史公知舊書序作祖乙圮于耿文義甚明承上河亶甲作祖乙亦有書可知史公省其文耳而云祖乙遷于邢則文義甚是而與序文不甚符合孔疏極袒孔傳於此獨獻疑辭謂是祖乙居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與序合矣然祖乙由耿遷何處未能指實疏引史記遷邢不實指爲自耿遷邢耿本是一地不能分爲二也又引汲冢古文疑爲自耿遷奄復云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錫瑞案史記引今文書序無作祖乙之文書序乃鶡突不明耳鄭義以善其徙水患非修德可禦陶唐即有水患堯舜何不修德禦之必使禹治之乎鄭解祖乙云善其改政不徙馬解盤庚云取其徙以幸強難通者皆由書序鶡突不明致誤古文書序不如史記所引今文書序此其說並不誤偽孔說以遷都避水夫子刪書取之若此篇獨善其不徙上下諸篇又何言遷都避水乎孔疏所疑商人屢遷實由河患仲丁至盤庚其書皆以爲文便又謂上下皆爲遷事不應此爲不遷錫瑞謂鄭說亦屬強辭非獨如孔疏所疑古文書序不如史記所引今文書序乃鶡突不明耳鄭義一證陳喬樅祖護鄭義謂偽孔傳顯違書序不知偽孔說並不誤古文書序似合於經旨實不合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史記殷本紀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適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遷作盤庚此以盤庚崩三篇索隱曰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由不見古文之史公固未之見若盤庚三篇今古文皆有之史公非不見盤庚序者史記所云今文書序亦與古文不異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敦也云殷民咨胥怨不欲徙即序所云民咨胥怨也惟古文書序無定遂涉河南治亳即序所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敦也云殷民咨胥怨不欲徙即序所云民咨胥怨也惟古文書序無小辛時思盤庚遷作三篇之語蓋古文家省文省文義不完人遂不知盤庚三篇作於何時而五遷五邦之數亦莫能定矣鄭君以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又數商亳囂相耿爲五孔傳不用其說以亳囂相耿之說爲是然孔傳不從史記說以盤庚崩後所追述且非一時之事則說命三篇亦何不可以上篇爲未遷時作不得並數亳殷爲于今五邦陳喬樅引其父左海經辨以傳疏爲非而又用竹書紀年並數庇奄不知祖乙序疏已先駁之謂不經之書未可依信此等新說不得闌入今文

家法當以史記所引今文書序爲斷書作於盤庚崩後正可並數亳殷詳見本篇攷證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史記殷本紀曰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陳喬樅說文叜部云叜營求也從人叜從穴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叜求得之傅巖巖穴也許君所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營求作叜求此據古文尚書此與古文高宗夢求作營求是據今文尚書作營求也史記錄尚書引商書序文皆作叜求古文尚書皆作營求古文高宗夢求說今文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叜求得之傅巖巖穴也營求作叜求此據古文尚書此與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今文黎作一作飢受作紂○史記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云云周本紀曰西伯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尚書大傳殷傳曰文王一年伐于三年伐崇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江聲案戰國策魯仲連言紂醢鬼侯脯鄂侯文王聞之歎紂乃拘之于羑里史記殷本紀亦云然然則紂囚文王不爲咎周之故而鄭玄以爲畏惡之拘于羑里者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據此則紂囚文王不無畏惡之意蓋史記二文不同者互相備爾非異也據殷本紀言知文王之歎而告紂者崇侯虎也周本紀言譖西伯者亦崇侯虎則告與譖是一時之言矣安知酖鬼侯脯鄂侯不適當文王三伐皆勝之後乎錫瑞案江說非也史記明言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是咎周即祖伊書序云殷始咎周周人乘黎乃古人倒裝文法謂周乘黎而殷始咎周古文書序非必與史記今文異馬云爲周所咎鄭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皆與史記不合與書序亦不可據戡者之年史記與大傳說稍異大傳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戡者爲五年事史記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前戡者爲四年事詳見本篇攷證以理而論文王被囚似不因三伐皆勝而惡之何以復有弓矢專征之賜似當以史記說爲是紂雖不無畏忌文王之意而咎周必應指乘黎江氏明知史記與鄭義不同必欲強而同之由於不曉今古文家法非可合一史記云窮數而囚赦出而賜弓矢安得以爲酖鬼侯脯鄂侯適當三伐皆勝之後乎者黎紂受之已明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三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今文作大師少師○史記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宋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師云云錫瑞案史記兩處之文畧異說見本篇攷證今文以大師少師爲樂官與古文作父師少師說爲箕子比干者大異陳喬樅定今文書序仍從古文作父師少師未免童牛角馬矣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今文泰作太○史記周本紀曰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逿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云云蒼兒蒼兒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武王曰太誓云云此太誓錫瑞案據齊世家說則太誓首篇乃武王與太公共作今略見於史記所載小司馬索隱於周本紀白魚躍入王舟中下曰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又曰按今文泰誓也今文泰誓流爲鵬又於齊世家蒼兒蒼兒下曰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畢至白魚赤烏等語皆見今文太誓其說當可信周本紀自上祭於畢至白魚小司馬及見今文泰誓之文據周本紀所載中篇其文早佚尚書中候必今文泰誓之文也周本紀說則太誓下篇乃武王作亦畧見於史記所載中篇其文不可以不舉伐紂之事而作則一時所作由伐紂前史記亦未多引所云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正其說殆出於後人之增飾蓋史公約中篇文也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云十二月戊午史記用今文說仍以一月戊午爲伐紂之年今文說以爲十二月戊午渡孟津爲十三年其說本於劉歆歆說蓋據逸周書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故以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三年與今文說不合鄭君兼用今古文說既從大傳史記文王七年而崩又從劉歆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與再期觀兵年數不符江聲王鳴盛等專信鄭說與史記今文大相枘鑿矣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變淫聲用亂變正聲以悅婦人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案小顏時有年無月日後有月日無年文義甚不可通或又以爲序有脫文乃武王即位之二年所謂再期觀兵觀兵還師居二年而伐紂蒙文王受命七年數之九年欲修文王業當以位字絕句九年蒙文王受命七年而伐紂也云武王即位九年今誤十年孔疏所引不誤詩人蓋兼舉詩亦今文說也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七年都豐明年西伯崩與大傳云七年而崩合是史公用今文說也又云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一時所作則一時所作由伐紂前一年師渡孟津爲十三年其說本於劉歆歆說蓋據逸周書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又從劉歆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與再期觀兵年數不符江聲王鳴盛等專信鄭說與史記今文大相枘鑿矣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變淫聲用亂變正聲以悅婦人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案小顏時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三

太誓見存史記所引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云云塙是今文太誓襲自珍劉逢祿力辨太誓爲僞謂伏生傳書無太誓今攷大傳史記所引伏生史公實親其書史記此文與牧誓相出入未可盡疑其僞也書傳所引太誓伏文江王段孫陳壽祺君掇拾已詳皆有成書茲不備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今文三百人作三千人受作紂○史記周本紀曰武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齊太公世家曰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魯周公佐武王作牧誓錫瑞案虎賁三千人古文書序作三百人孟子盡心篇吕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淮南子泰族訓風俗通正失篇皆作三千與史記合韓非子戰國策亦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江聲說司馬遷曰革車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江說甚塙宜據史記諸書訂正書序之誤字古文書序多譌誤不可信此亦一證又案齊世家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錫瑞案虎賁三千人古文書序作三百人孟子盡心篇吕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淮南子泰族訓風俗通正失篇皆作三千與史記合韓非子戰國策亦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江聲說司馬遷曰革車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江說甚塙宜據史記諸書訂正書序之誤字古文書序多譌誤不可信此亦一證又案齊世家十一年伐紂至牧野魯

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宇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案商書爲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今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錫瑞謂說文引洪範五處作商書引微子曰若以爲誤不應皆誤疑附今文家說以微子爲周書洪範爲商書則商書周書仍合各四十篇之數故儒林傳以洪範列於微子之前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今文邦作封篇次在鴻範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集解鄭元曰宗彝作分殷之器物著王之命及受物賜喬樅說古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錫瑞謂分下無殷之二字邦古封字也漢書嚴助傳云封內甸服封外侯服是即周語所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敘云邦康叔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是已錫瑞案書序列洪範後史記列武成後武王訪問箕子之前武王初克殷時史公用今文說較古文次序爲合蓋古文家誤以克殷後二年分器當在訪箕子在克殷後二年分器當在訪範爲一年內事故移其次序耳若知訪範不在克殷之年則分器不當在訪範之後矣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釋文獒馬云作豪首豪也正義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首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陳喬樅說今文尚書本有百篇之序疑作獒者古文尚書用假借字其今文尚書序用豪本字故馬鄭注均讀獒爲豪豪讀從今文也錫瑞案今文無可改陳說亦未見其必然姑存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正義曰鄭元以爲南方世一見者周禮象胥序官疏引鄭注云巢伯殷之諸侯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錫瑞案鄭君用今文說殷爵三等公侯伯異畿內謂之子是殷時遠夷亦稱伯不稱子男故巢雖九州之外蕃國世一見者亦得稱伯矣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史記魯周公世家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藏其策金縢置中明日武王有瘳陳喬樅說案尚書釋文云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馬所據古文尚書序亦與史記文同又案三家傳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金縢次大誥後尚書大傳次序亦然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敘百篇先後之次第據史記則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徵子開代殷後故初作大誥次

作徵子之命是書敘篇次金縢仍在大誥之前也錫瑞案伏生以金縢次大誥之下今文家說如是若史記並無周公薨後此史家記述其序事之中雜見金縢一篇之文直序王周公薨後且後於大誥遂疑其之體行文不得不然若必據其前引金縢半篇先於大誥之前則其後引金縢半篇在公薨後於周官立政之後乎陳說非是陳解金縢多以古文亦將疑其序列周官立政之後乎陳說非是陳解金縢多以古文泪今文說違背伏生史公家法甚爲紕繆辨見本篇攷證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史記爲本紀曰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王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徵子開代殷後國於宋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徵子之命魯世家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段玉裁說本紀與世家相合惟二年作三年恐是誤字蓋此與世家皆述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也不應世家作二此作三錫瑞案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即謂誅武庚及管蔡之事若三年踐奄又在後也大傳云周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今文啟作開。史記宋微子世家曰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錫瑞案古文書序作啟史記作開此史公用今文之證世家與周本紀皆於作微子之命時云國於宋則其先非封宋可知周本紀言武王封諸侯有焦祝蔚陳杞與齊魯燕管蔡而無宋是微子當時未封宋宋世家云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是其先仍復封於微續殷祀乃武及武庚誅始封宋也觀周本紀所載祝蔚陳杞與樂記同而獨無宋其義可見鄭注樂記云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詞不別白未免混消白虎通攷黜篇曰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畢惡足以絕之即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其說與史記合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今文畝作毋歸作饋。史記周本紀曰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作歸禾徐廣曰歸一作饋魯世家曰唐叔得禾異毋同穎獻之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于東土作饋禾索隱曰尚書作畝此爲毋義亦並通陳喬樅說案毋疑是晦之壞字古文尚書序作歸禾歸饋二字古相通用如古論語作饋魯論語作歸讀頷字爲歸是其證也歸饋古今文之異史記據今文尚書本用

餽字而周本紀餽作歸與魯世家異者疑是後人轉寫依古文尚書改之觀徐廣音義云歸一作餽可見舊書本是餽字也錫瑞案陳云歸當爲餽是也毋爲晦之嶺字則非尚書大傳曰成王時有尚異莖而生同爲一穗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共和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大傳所云異莖即史記所云異母今文序作異母與古文序作異畝其義不同陳氏強改今文以合於古文失之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史記周本紀曰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魯世家曰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索隱曰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作嘉禾不必作魯此由不知魯即旅字見篇名喬樅說案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嘏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嘏故旅字亦作魯也魯泰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逌云魯即旅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此由不知魯即旅字見篇名嘉禾遂改魯爲嘉耳旅與膚通膚猶傳也旅天子命者謂傳天子之命也又漢書敘傳云大夫膚岱集注引鄭氏曰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膚亦陳也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喬樅謂據孫氏瑞應圖言周公受嘉禾有獻之文王之廟語改史記六國表云膚於郊祀漢書郊祀志載郊祀歌云殷勤此路膚所求又云遍膚歡騰天歌又云并汨膚析奚匱則此旅天子命謂奉天子命獻於文王廟於義亦通錫瑞案據陳氏說魯即旅字嘉是誤文鄭注書序云嘉禾亡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嘏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王嗚盛以爲璧中書於增多篇外別有殘章陳喬樅以爲如九共帝告逸文皆載之伏生傳段玉裁以爲取張霸百二篇劉逢祿以爲劉歆僞造錫瑞謂尚書自今文二十九篇外其眞僞皆不必深究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史記周本紀曰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衛康叔世家曰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漢書地理志引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陳喬樅說案說者以班志引書序云云謂康叔號曰孟侯與伏生大傳言天子太子年十八謂之孟侯誼異疑非用今文家說且所引書序亦與古文尚書序不同喬樅謂地理志所引乃大誥之序非康誥序也據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班蓋引之以證三監耳其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衛康叔世家曰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漢書地理志引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陳喬樅說案說者以班志引書序云云謂康叔號曰孟侯與伏生大傳言天子太子年十八謂之孟侯誼異疑非用今文家說且所引書序亦與古文尚書序不同喬樅謂地理志所引乃大誥之序非康誥序也據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班蓋引之以證三監耳其云周公

周公作無逸

○今文作毋佚○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作多士無佚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段玉裁說按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本紀作無逸世家作毋逸以世家作毋爲不誤錫瑞案段說可通而推史記之意似不盡然說見本篇攷證世家作毋逸當本是作毋佚上云有所淫佚作佚可證王仲任用歐陽尚書論衡引書正作毋佚本紀世家遷字疑皆後人改之世家云周公奔楚與論衡引古文說同則世家遷字兼采古文說非盡今文說也亦見本篇攷證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史記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於是召公乃說集解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錫瑞案史公用今文說甚明召公不說周公即疑公之攝政當國踐阼也集解引馬氏古文說謂周公不宜復列臣位是在歸政之後不在攝政之時以古文說解史記今文大相柄鑿周本紀魯世家雖不載作君奭事無以攷其篇次而據論

世家引今文書序以爲踐阼時作是當列於大誥金縢之次不當在多士毋佚之後矣古文書序但云召公不說脫去周公踐阼召公疑之語遂不知召公不說何事此書作於何時乃列之成王政將蒲姑前馬鄭遂以召公不說周公復列臣位解之由於篇次既淆故事實全誤陳喬樅謂鄭君用今文說不知其與西漢申屠剛孫寶及王莽傳羣臣奏引相去千里辨見本篇攷證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史記管蔡世家曰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順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索隱曰按尚書云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攝政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錫瑞謹案周公封魯在武王定天下之初周本紀曰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是也伯禽就封於魯是也史記之說甚明初不待七年致政成王封伯禽爲代就封於魯則在周公攝政之初魯世家曰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魯國也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鄭注以王制似異而同命於天子亦與古制似異而同其制同之證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即魯卿之命於天子者左氏傳曰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著亦以爲魯國卿士與史記說不異作僞古文者不攷史記以爲當時未封伯禽尚無魯國不得有魯卿士於是刪去魯字但云周公以爲卿士若以爲王朝之卿士不知王朝卿士乃執政之最尊者周公之屬不得有卿士之稱也僞古文以駁史記尤謬矣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元

傳曰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著亦以爲魯國卿士與史記說不異作僞古文者不攷史記以爲當時未封伯禽尚無魯國不得有魯卿士於是刪去魯字但云周公以爲卿士若以爲王朝之卿士不知王朝卿士乃執政之最尊者周公之屬不得有卿士之稱也僞古文以駁史記相違棄隱據僞古文以駁史記尤謬矣典正義云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今文次序無攷

周公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孔傳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斂反覆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元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唯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爻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錫瑞謹案困學紀聞云孔傳之序有揜誥孔廣林疑揜即奄揜誥即成王政然無明文可攷史記不載成王政篇目周本紀於多士無佚之後多方之前有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之文東伐淮夷殘奄也遷其君薄姑即下篇將蒲姑序也史記不載篇名已詳事實是史公所據今文書序亦以成王政將蒲姑二篇與多方相次皆在周公反政之後矣今古文既無殊旨則孔傳成王即政親征之說甚合經義鄭君偶有不照以成王踐奄與周公踐奄誤合爲一遂疑編次有誤近儒不攷史記必欲崇鄭抑孔不知之序不異乃妄議移孔子之序以就鄭說眞所謂甯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矣孔疏申傳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卒師伐之於肹作肹誓是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不在居攝奄叛時不在反政後奄再叛時伯禽伐淮夷在居攝奄叛時不在反政後此言乃說居攝之文乃謂成王即位始封伯禽殊誤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薄姑。今文作薄姑。史記管蔡世家曰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順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索隱曰按尚書云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元無仕魯之文又伯禽居魯乃是七年致政之後此言乃說居攝政之初未知史遷何憑而有斯言也錫瑞謹案周公封魯在武王定天下之初周本紀曰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是也伯禽就封於魯則在周公攝政之初魯世家曰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是也史記之說甚明初不待七年致政成王封伯禽卿士即魯卿之命於天子者左氏傳曰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著亦以爲魯國卿士與史記說不異作僞古文者不攷史記以爲當時未封伯禽尚無魯國不得有魯卿士於是刪去魯字但云周公以爲卿士若以爲王朝之卿士不知王朝卿士乃執政之最尊者周公之屬不得有卿士之稱也僞古文以駁史記尤謬矣典正義云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今文次序無攷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二

殘奄因奄再叛與大傳所云三年踐奄並非一事前之奄君名薄姑後之奄君還於薄姑亦非一人詳見多士篇攷證江聲陳喬樅說皆是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自奄歸公居攝三年踐奄王不親行此序云成奄乃奄再叛王親征之塙證詳見本篇云成王歸自周作多方錫瑞謹案周官後攷證

周公作立政。今文篇次在周官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今文篇次在立政前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魯世家曰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豫典正義曰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江聲說案此敘與上三敘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時也立政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成王之後其先後之次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王鳴盛說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康成立政是成王

即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也錫瑞案僞孔固謬江王二說亦非史記以周官立政二篇相接連文爲義則二篇是一時所作何得分周官爲攝政三年事立政爲七年致政事乎史記云天下已安官政未次序於是公作周官立政若攝政三年時方踐奄日不暇給尙未建侯營洛何得云天下已安亦未制禮作樂何遽能次序官政史公以作周官立政列於周公反政之後在豐病將沒之前則今文家說必不以作周官爲攝政時事矣魯世家云成王在豐與周本紀云在豐相合本紀云倣紲殷命襲淮夷亦與古文書序同者蓋周官篇中必有紲殷命之語故序追溯前事言之如多士多方皆去克殷已久而皆追述克殷之事今周官篇亡無以攷見其文而據史記所列次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必不以紲殷命爲此時事也鄭以成王政至周官皆爲攝政時事與古文序及史記所引今文序皆不合江王曲意袒鄭不攷古義陳喬樅引其說又不加別白但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合不知鄭以周官爲攝政三年作與史記大不符疏失甚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本紀曰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本紀北發息慎集解引鄭元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慎與史記合釋文又曰俾馬本作辨江聲本作畀說云畀賜也書或爲辨辨古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卑與畀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攷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悉改作俾故此畀字正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敘作王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改爲畀錫瑞案江說是也段玉裁泥於卑畀不同部謂史記語未完序文當作王俾榮伯賄肅慎作賄肅慎之命共十三字殊嫌專輒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錫瑞謹案史記不載作亳姑之序與古文作亳姑序合是即亳姑之序而此數語在作周官立政之後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與金縢後半篇文同孫星衍疑金縢秋大熟以下爲亳姑文誤入證以史記孫說信而有據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錫瑞謹案史記不載作亳姑之序與古文作亳姑序合是即亳姑之序而此數語在作周官立政之後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與史記文同是史公引伏生說也詳見金縢篇攷證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圭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本紀曰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本紀北發息慎集解引鄭元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慎與史記合釋文又曰俾馬本作辨江聲本作畀說云畀賜也書或爲辨辨古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卑與畀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攷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悉改作俾故此畀字正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敘作王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改爲畀錫瑞案江說是也段玉裁泥於卑畀不同部謂史記語未完序文當作王俾榮伯賄肅慎作賄肅慎之命共十三字殊嫌專輒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與金縢後半篇文同孫星衍疑金縢秋大熟以下爲亳姑文誤入證以史記孫說信而有據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心不敢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錫瑞謹案史記不載作亳姑之序與古文作亳姑序合是即亳姑之序而此數語在作周官立政之後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與史記文同是史公引伏生說也詳見金縢篇攷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記鄭注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名篇在周官之後也錫瑞案僞孔固謬江王二說亦非史記以周官立政二篇相接連文爲義則二篇是一時所作何得分周官爲攝政三年事立政爲七年致政事乎史記云天下已安官政未次序於是公作周官立政若攝政三年時方踐奄日不暇給尙未建侯營洛何得云天下已安亦未制禮作樂何遽能次序官政史公以作周官立政列於周公反政之後在豐病將沒之前則今文家說必不以作周官爲攝政時事矣魯世家云成王在豐與周本紀云在豐相合本紀云倣紲殷命襲淮夷亦與古文書序同者蓋周官篇中必有紲殷命之語故序追溯前事言之如多士多方皆去克殷已久而皆追述克殷之事今周官篇亡無以攷見其文而據史記所列次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必不以紲殷命爲此時事也鄭以成王政至周官皆爲攝政時事與古文序及史記所引今文序皆不合江王曲意袒鄭不攷古義陳喬樅引其說又不加別白但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合不知鄭以周官爲攝政三年作與史記大不符疏失甚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本紀曰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本紀北發息慎集解引鄭元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慎與史記合釋文又曰俾馬本作辨江聲本作畀說云畀賜也書或爲辨辨古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卑與畀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攷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悉改作俾故此畀字正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敘作王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改爲畀錫瑞案江說是也段玉裁泥於卑畀不同部謂史記語未完序文當作王俾榮伯賄肅慎作賄肅慎之命共十三字殊嫌專輒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圭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記鄭注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名篇在周官之後也錫瑞案僞孔固謬江王二說亦非史記以周官立政二篇相接連文爲義則二篇是一時所作何得分周官爲攝政三年事立政爲七年致政事乎史記云天下已安官政未次序於是公作周官立政若攝政三年時方踐奄日不暇給尙未建侯營洛何得云天下已安亦未制禮作樂何遽能次序官政史公以作周官立政列於周公反政之後在豐病將沒之前則今文家說必不以作周官爲攝政時事矣魯世家云成王在豐與周本紀云在豐相合本紀云倣紲殷命襲淮夷亦與古文書序同者蓋周官篇中必有紲殷命之語故序追溯前事言之如多士多方皆去克殷已久而皆追述克殷之事今周官篇亡無以攷見其文而據史記所列次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必不以紲殷命爲此時事也鄭以成王政至周官皆爲攝政時事與古文序及史記所引今文序皆不合江王曲意袒鄭不攷古義陳喬樅引其說又不加別白但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合不知鄭以周官爲攝政三年作與史記大不符疏失甚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本紀曰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釋文曰肅慎馬本作息慎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本紀北發息慎集解引鄭元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慎與史記合釋文又曰俾馬本作辨江聲本作畀說云畀賜也書或爲辨辨古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卑與畀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攷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悉改作俾故此畀字正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敘作王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改爲畀錫瑞案江說是也段玉裁泥於卑畀不同部謂史記語未完序文當作王俾榮伯賄肅慎作賄肅慎之命共十三字殊嫌專輒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遠成王欲事文武之廟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魯身未嘗居魯與史記文同是史公引伏生說也詳見金縢篇攷證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一　圭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偏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康誥段玉裁說按康王即位云康王之誥太史公於殷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尚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錫瑞謹案伏生傳經二十九篇實當并數康王之誥疑今文博士增入大誓乃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耳史記分顧命康誥之序爲二即本伏生之然史記明分顧命康誥爲二篇丕平富等語在康誥篇中不當引以解顧命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今文冊作策畢下多公字。史記周本紀曰康王

書說見本篇攷證史記於康王之誥曰康正同康王之康爲謚號康叔之誥稱康亦當爲謚號說見康誥篇攷證史記曰申告云云蓋檃括顧命一篇之義或以節儉毋多欲解丕平富不務咎之文以篤信臨之解爲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作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史記魯世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劉逢祿說鄭所見逸篇不可考要非此篇也三統術劉歆所造不可信閻之師說康王命作冊畢命非命畢公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句畢命非命畢公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所謂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梓材所謂用懌先王受命也周公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年不用錫瑞謹案古文冊字史記引皆作策蓋用今文畢下古文書序公字不辭史記多一公字此古文書序不如今文之一證也莊述祖執古文誤本反疑史記公字爲淺人所加可乎書序述聞所引莊說多拾朱人餘唾而加以穿鑿不可

從劉逐孫魏源
願信之何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今文作君雅○禮記緇衣引
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釋文云君牙或作君
雅是古文尚書別本亦有作雅字者緇衣篇則據今文作雅也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今文冏作𠂤○史記周本紀
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欲乃命伯𠂤申誡太僕國之政作𠂤命
集解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漢書
古今人表伯𠂤列上中第四等師古曰穆王太僕也王應麟漢藝
文志攷證尚書大傳冏命爲𠂤命師古曰穆王太僕正亦部云𠂤
从亦亞周書曰伯𠂤是許君所據古文亦作𠂤字矣古文書序云
太僕正史記作申誡太僕國之政則其義不同蓋今文家說太僕
卽周禮之太僕不必作太馭解師古曰穆王太僕是也國之政事
國之政事太僕掌內朝之法職雖卑而位親任重故申誡以國政
掌內朝之法職雖卑而位親任重故申誡以國政謂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今文呂作甫○史記周本紀曰甫
鄭元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段玉裁說大雅崧高鄭箋云
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按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呂侯
命穆王也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錫瑞案
史記曰甫侯言於王段說與史記合詳見本篇攷證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臺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今文無平字○史記晉
世家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
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作晉文侯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文乃是襄王命文
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疎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
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爲七代仇至重耳爲十一代而十三侯又不
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年爲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
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非也錫瑞謹
案史公用今文說與鄭君古文說不同索隱不攻今古文之異妄
詆史公非也史記一書引經多據今文不盡用左氏詳見本篇攷
證段玉裁說按此及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劉向
新序善謀篇亦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如金縢篇多用周公以天子禮
葬魯得郊祭之說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今文作胙誓胙
作鮮一作獮○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臺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今文穆作繆崤
作殽○史記秦本紀曰繆公敗於殽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人
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之
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今後世
以記余過史記穆作繆嵩作殽蓋用今文陳喬樅說百篇之敘亦近
儒戴震古今文尚書辨言序爲伏生晉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言
敘亦從孔壁中得以今文二十九篇其一爲大誓先大夫著左海
經辨辨今文尚書有敘伏生二十九篇併敘而不併大誓討論經
典立十有七證以明之夫三家尚書有敘則伏生所傳不得謂無
敘伏生所傳有敘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
篇之敘當其一也喬樅謂漢儒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日斗七
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衆故二十九篇此蓋言二十八篇
之次皆總於敘衆二十八宿之次皆繫於斗故以二十八宿喻二
十八篇以斗喻百篇之敘也錫瑞謹案陳氏解斗七宿似涉傅會
以序當二十九篇之一不如併數康王之誥爲塙而謂伏生尚書
有序則不誤伏生尚書有序史記所引乃其塙證近人著新學僞
經考辨今文尚書無序駁陳氏十七證以力謂史記所載篇目乃
書序襲史記非史記采書序其立說誠辨矣然史記本紀世家所
云作某某塙是序文體例太史公自序即本其體逸周書之序其
體例亦如此若謂史記非采書序所云作某某當作何解豈史公
自言所作耶抑史公別采一書耶不足書序究是何書何名
何人所作耶

今文尚書攷證卷三十

受業袁宗濂
夏承慶校

尚書篹

癸卯夏東洲重校刊

目錄

虞夏書十九篇附五篇凡廿四篇
王氏

堯典 書一 記虞帝受禪始末 故弟一
汩作 書三 此下十一篇記虞帝所行政 故弟二
九共三 書六
九共四 書七
九共五 書八
九共六 書九
九共七 書十
九共八 書十一
九共九 書十二
大禹皋陶謨 書十四 大禹初平水土事 以係大臣陳謨故 弟三
益稷 書十五 大禹平水土事 以係大臣陳謨故 弟四
禹貢 書十六 禹平水土 弟五
甘誓 書十七 禹子啓伐有扈 弟六
五子之歌 書十八 禹孫太康時 弟七
胤征 書十九 太康時 弟八
湯誥 書二十 湯受命之事 故在前 弟九
咸有一德 書廿一 湯末年 弟十
典寶 書廿二 湯末年 弟十一
伊訓 書廿三 湯末年 弟十二
肆命 書廿四 湯末年 弟十三
徂后 書廿五 湯末年 弟十四
太甲上 書廿六 湯孫 弟十五
太甲中 書廿七 湯孫 弟十六
太甲下 書廿八 湯孫 弟十七
沃丁 書廿九 湯孫 弟十八
咸乂四篇 書三十 伊尹作 弟十九
伊陟 書卅一 伊尹作 弟廿
原命 書卅二 伊尹作 弟廿一
仲丁 書卅三 湯孫 弟廿二
河亶甲 書卅四 湯孫 弟廿三
祖乙 書卅五 湯孫 弟廿四
商書廿六篇

夏社 書廿五 湯受命之事 故在前 疑至 書廿六
臣扈 書廿七 湯
湯誥 書廿八 湯末克夏事 與舜典同例 中蘬 書廿九 以下大臣告王之書

湯誥 書三十 其遜文皆湯之言其前葢羣臣告王
咸有一德 書一 書三十二 以一曰明居甲始立作
典寶 書三 伊訓 書卅四 以下大甲篇大甲
伊訓三篇 肆命 書卅五 徂后 書卅六 大甲一 書卅七
大甲二 書卅八 大甲三 書卅九 沃丁 書四十 以下
以時代爲次 咸乂一 書卅一 咸乂二 書卅二 咸乂三
書卅三 咸乂四 書卅四 大戊 書卅五 鄭無伊陟
書卅六 大戊時 咸乂二 書卅七 咸乂三 書卅八
大戊時 原命 書卅七 戊時 仲丁 書卅八 大戊子
書五十 河亶甲子 般庚一 書五十一 河亶甲時祖乙
會孫 般庚二 書五十二 陽甲弟 般庚三 書五十三
庚子 兒命一 書五十四 武丁時作 般 兒命二 書五十五
乙子 書五十七 武丁 子祖庚時祖己作 高宗之訓 書五十八
祖己作 西伯戡耆 書五十九 紂時作 微子 詰父師少師
作在戡耆前以臣書故編于後

周書四十篇

大誓一 書六十一 初伐商所作依湯誓例當在武成後
今在前者周自文王稱王故不與湯同 大誓二 書六十二
大誓三 書六十三 武王之篇凡十大誓 臣民之書非大政故在後 將薄姑 書六十四 多方 書六十五
皆攝王三年 周官 書六十六 攝王四年 立政 書六十七
還政後告小臣 周公 賄息慎之命 書六十八 以下至顧命
成王作 亳姑 書六十九 周公既沒成王 君陳 書七十
顧命 書七十一 康王之誥 書七十二 以下康王篇
畢命 書七十三 君雅 書七十四 以下繆王篇 周書序
書七十五 以下諸侯所作書總次于蔡仲之命後蔡仲自
命其國葢當武王時非三監之蔡 柔誓 書七十六 成王
時 甫刑 書七十七 繆王時 冏命 書七十八 繆王時
文侯之命 書七十九 平王時 秦誓 書八十 襄王時

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二十九卷目伏生本
堯典一皋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坰誓十洪范十一金縢十前大傳大誥在今縢前今從今本二大誥十三遷古文洪范在微子金縢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洛誥十八多士十九毋逸二十君奭廿一多方廿二立政廿三顧命廿四康王之誥廿五柔誓廿六甫刑廿七文侯之命廿八秦誓廿九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目以二十九篇分般庚爲三篇

存書三十一卷同歐陽章句

逸書十五卷同歐陽章句

古文經四十六卷目班固所見本

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三棄稷四五子之歌五肩征六湯誥七咸有一德八典寶九伊訓十肆命十一原命十二武成十三旅敖十四冕命十五

古文經五十七篇目班固所見本
存書三十一篇同歐陽章句
逸書二十三篇以前十五篇加分出九共八篇
晚出大誓三篇
右共五十七篇

鄭注書三十二篇目
存書三十一篇同歐陽章句而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一篇加序一篇
大誓一篇
逸書二十四篇同古文經而有大禹謨在弟十二案古文經俱無大禹謨末知鄭所見何
目錄終

右共卅六卷

堯典第一

虞夏書一　尚書卷一

王氏集注弁箋

堯典大傳說堯者高也饒也馬融曰堯諡也曩崩摯代立摯立不善崩帝放勛立是爲帝堯帝曩氏女生摯堯立七十季得舜二十季而老辟位凡二十八季而崩　箋曰典經也許慎說典從冊丌上加丌尊閣之也莊都說

曰若稽古曰順後人也若順考古道鄭曰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　箋曰白虎通說帝堯聖人也以日篇曰若稽古攷河命若稽古帝舜名曰若稽古王湯禮貳雒若稽古若稽古周公曰若稽古無以承天凡書先題此四字者爲聖人不刊之典頒行天下傳示後世者也湯誓無稽古之文緯書蓋以商太祖例加之

帝堯曰放勛勛一作勳　馬曰放勛堯名　箋曰若後世季號徽號也

欽明文思晏晏晏一作安思考靈耀作塞郊禪引同此從鄭　馬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欽慮深通敏謂之思　箋曰晏晏柔也

允恭克讓恭東晉本作平鄭作共　光班固引恭作橫　鄭作讓　恭蕤班固引作攘　鄭曰共推賢尚善曰讓

光被四表光班固引作橫　鄭曰光耀及四海之外　箋曰書說曰照四極九光光照四十四萬六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春則星辰西游夏則北游秋則東游冬則南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則其中矣四表即四游也測天以表故曰四表言帝德至故曰不食也月爲地行星隨地而游和氣至則地行順軌月當與日光交會皆避而過焉地周行四游而無薄蝕之事是光被也因作歷而測日食因日食而驗地行也

假于上下假東晉本作格鄭作格　引同　鄭曰至于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箋曰書說曰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正月假上人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堯始復迎日推策故以曰喻

克明俊德俊司馬作駿　鄭曰俊人者兼才人者馴禮記引作畯　鄭曰俊德賢才故書說許慎以禪舜爲大故贊其能明俊乂也

以親九族夏侯歐陽說九族異姓有服者　鄭曰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　箋曰親既盡也古者人盡立族而人盡本作平　鄭作畜

九族既睦睦鄭曰親也　箋曰母居無父族堯始

平章百姓辯司馬作便東晉本作平　鄭曰辯別也章明也百姓先行於朝廷之百姓羣臣

百姓昭明　箋曰有族故分姓也白虎論云聖人改律定姓聲

親和萬國和叶國東晉本作協　協王充引作

黎民於

變時雍變孔宙碑引作卞漢成帝引作蕃　箋曰黎齊也變當爲采故讀爲蕃蕃

多也應劭說黎衆時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王符說養黎民致時雍言各治其族

乃命羲和 羲王充引作曦掌天官和氏掌地官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

箋曰許愼說羲氏也以調和陰陽因名官也加乃者既有萬國當有所統始立三伯也天古文說元气廣大則稱昊天司馬釋欽爲敬順

箋曰爾雅欽興也許愼說昊從日介介放也元气昇昇天無質以日爲天耳歷數泆孔穎達說鄭以昊星辰爲一泆之者算其度數以爲

曆象日月星辰 司馬釋曆象爲麻今文歐陽說春曰昊

泆象

敬授民時 民東晉本作人此從司馬大傳曰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緩急故曰敬授民時

箋曰敬警也

分命羲仲 鄭曰官名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土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箋曰言分者明其爲羲和屬官居鄭引作度堣一作嵎夷也居東作西成

日中 馬曰日之漏與日中宵中者日見皆步月之術

箋曰宅度古字通

宅嵎夷 宅司馬作居鄭引作度堣一作嵎夷也居東作西成

日永星鳥 大傳曰大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仲夏之昏七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舉仲月以統一時鄭曰星鳥鶉火之方

箋曰堯正建丑建丑之月日躔元枵婺訾之次也與日相對仲春之月日躔奎星則張也張爲鳥注古名鳥耳月令孟春昏參中仲弧中季七星中建丑月昏婁中凡昏中星但以對日爲改正朔各從其時月此言中星不

分命和仲 鄭曰官名秋爲秩宗春爲秋宗

壽祺說作始也日春行東陸立春春分月從青道出黃道東故曰東作言日月之行於是始也東作西成

日中 馬曰日之漏與不見者齊也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晝夜各五十刻

箋曰閒其與日相對之開

星鳥 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馬曰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翼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凡舉仲月以統一時鄭曰星鳥鶉火之方盡見舉仲月以統

主不必與月令同**以殷仲春**仲司馬作中大傳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出也故曰東方春也鄭曰殷中也春秋言溫涼也　箋曰以日夜分測春分以星鳥測正朔之二月則正歲兩仲春皆得其中必兩測者初作歷宜審**厥民析**司馬厥作其高誘說布散在野如淳云析分也　箋曰其民東方民也其水土多鳥隩隨宜而居言度地居民之法**鳥獸字微**字微東晉本作孳尾此從司馬各記鳥獸之性者人未往居不識其地宜觀鳥獸則知之東方鳥獸易長養故知其隩地也殷敬順說乳化曰孳尾交接曰尾**申命羲叔**羲曰申重也二子皆言申以與羲仲同被命也堯時地益廣始置四岳**宅南交**大傳曰堯南撫交趾以外耎無國土故不言至于**辯秩南譌**譌從司馬鄭本王莽引作僞東晉本作訛箋曰南譌南方之政譌僞爲古字通耳夏頒月令所宜爲亦屬焉阮元說爲造也曰躔交于南測其發斂以造歷陳壽祺說譌差也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景短日長自此之後漸差向南故曰南譌下言敬致所謂冬夏致日**敬致**箋曰致讀如致之于朝之致夏朝南方諸侯天子禮曰于南門外羲叔帥諸侯致之于羲伯以見天子退在辯秩後者二仲各有海外諸侯治侯而已唯朝時典領之平時不與其政也和叔則無諸侯之可領北方諸侯以近冀州皆直達和以**日永**馬曰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鄭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最長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之**星火**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木鄭曰星火大火之屬司景之事得則夏气和夏至之昏中可以種黍木景曰堯仲夏建巳之月日躔大梁實沈相對箋曰堯仲夏建巳之月日躔大梁實沈相對之星則心也**以正仲夏**司馬仲皆作中下同大傳曰南方者何心爲大火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妊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萊萬物而養之外也故曰南方夏也　箋曰正值也以夏至定歲之仲夏以星火定正之仲夏就也**厥民因**許慎說因襄其民以田作自養依田而居也字乳**鳥獸希革**　箋曰觀南方鳥獸希毛其性耐暑革者可活則知地煖宜五穀也鼉錯說揚粵之地鳥獸希毛其性耐寒此從司馬說居西土　鄭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谷鄭讀柳爲昧東晉本作昧谷大傳　箋曰領隴西至于日入之地**寅淺納日**大傳作寅踐入日集韻引作螾淺此從賈昌朝引司馬說寅淺爲敬道也馬曰淺沒也沒猶滅也鄭曰謂秋分夕月爲踐周禮饗有朝踐諸侯來朝王饗之則和仲寅進之于和而踐焉覲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則祭地也地依于日故曰入日也**辯秩西成**大傳曰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訟獄斷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箋曰西成歷也日入于西

自祺說始出測之日入又測之則推步成矣陳壽祺說朔易定朔之術

日短星昴

大傳曰主冬者昴星中可以收斂蓋臧田獵斷伐鄭曰昴白虎中宿也鄭曰日火析木之閒相對之星爲婁婁昴古今字耳宅以正仲冬

大傳曰北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臧于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吸萬物而臧之內也故曰吁吸陰盛則吁吸萬物而養之外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

箋曰以厥仲冬日短星昴定正之

箋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司馬定作正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

箋曰每歲十二月三十日則不合月行者六日如此廿四月則不合行者十餘日而晦望變易節氣

分弓星宵者始入虛火也俏箋夜行道祺說朔易

部西虛中物入與鶉尾之間玄武中虛宿也

落方正方之相值對秋秋也故曰西方者秋秋也

以游堯夏愁兒始以殷仲秋厥民夷

便獵時正而始入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也者陰盛則吁吸萬物而臧之內也故曰吁吸

田紿仲仲入以鳥獸毛毨

射食秋秋鷹民夷司馬

更生鄭曰毨理整理也箋曰毨理

自祺說始出測之日入又測之則推步成矣陳壽祺說朔易定朔之術

日短星昴

大傳曰主冬者昴星中可以收斂蓋臧田獵斷伐鄭曰昴白虎中宿也鄭曰日火析木之閒相對之星爲婁婁昴古今字耳宅以正仲冬

大傳曰北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臧于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吸萬物而養之外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

箋曰以厥仲冬日短星昴定正之

箋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司馬定作正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

箋曰每歲十二月三十日則不合月行者六日如此廿四月則不合行者十餘日而晦望變易節氣

差時差交會高下皆必測日月食四方極遠同時並測以朔爲主故以辯在朔易終焉陳壽祺說朔易定朔之術

日短星昴

大傳曰主冬者昴星中可以收斂蓋臧田獵斷伐鄭曰昴白虎中宿也鄭曰日火析木之閒相對之星爲婁婁昴古今字耳宅以正仲冬

大傳曰北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臧于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吸萬物而養之外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

箋曰以厥仲冬日短星昴定正之

箋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司馬定作正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

箋曰每歲十二月三十日則不合月行者六日如此廿四月則不合行者十餘日而晦望變易節氣

聚居暗嫈之地

鳥獸氄毛

奧司馬作燠東晉本作隩

民奧

奧鄭曰奧內也

馬曰氄溫柔皃

箋曰鳥獸非盛厚羽毛者不生則知地寒毳錯說毳毛性耐寒凡人所不能往者亦無鳥獸居也說文引雅髦雅雅又作褭羽獵韋絳也

箋曰北方民夷從人持毛言

棋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奧司馬作燠東晉本作隩

馬曰氄溫柔皃

箋曰鳥獸非盛厚羽毛者不生則知地寒毳錯說毳毛性耐寒凡人所不能往者亦無鳥獸居也說文引雅髦雅雅又作褭羽獵韋絳也

箋曰北方民夷從人持毛言

棋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杏女義曩和司馬無今從許慎

箋曰此上東晉本有帝曰

之棋從許慎引云復其時

言厚如絳也

說句徧也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司馬定作正

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

箋曰每歲十二月三十日則不合月行者六日如此廿四月則不合行者十餘日而晦望變易節氣

亦異矣故於每歲亦推去六日合所餘之日爲十二日更三十日又歷二十四月餘二十四日加前餘六日而又得一閏月尚餘六月而置一閏月必在歲終五歲而再閏凡以正四時使寒暑有定又以月有虧盈合之則仰而可識　允釐百工　司馬說眾功皆興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許慎引作嚋劉寬碑作詶　司馬說此事　馬曰義和爲卿官堯曰誰可順此事　簽曰都者諸詞也堯之末年皆已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　簽曰疇眾也謀事爲咨庸文从用庚更代之用也凡庸命奮庸徵庸皆言代帝位尊故曰登堯以丹朱不肖於眾中謀可代已者　放齊　曰胄子朱開明　開東晉本作啟朱許慎引作珠　馬曰胄嗣也鄭曰帝堯胄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　簽曰司馬云嗣子丹朱嗣子當立者也開明達政可嗣位也　帝曰吁　簽曰吁驚也驚其不知人　嚚訟可乎　司馬說頑凶不用　簽曰嚚訟不可用登庸也庸可不可登庸也多言之人有似開明故駁之或作訟聲近通用俗儒以爲丹朱嚚訟非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官主工作者　驩兜曰都　驩兜莊子漢書作讙兜　馬曰都者諸詞也　共工方鳩僝功　司馬云僝具也鄭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　堯末庶績多闕當此之時驩兜以今共工在職世官溥聚布功未有過失不可代也古者世官不名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賈逵說共工姜氏左傳說少皞氏之子則己姓也共工但欲遏塞洚流故驩兜乃以爲方鳩工布役未爲失職也　帝曰吁靖言庸違象　靖讒從漢書東晉本作靜　馬曰義和爲卿官恭讒天不可左傳作靖譖庸回共工名康回怒地東南傾王逸說康回共工善言用僻似楚詞康回當作馮庸回　簽曰靖謀也眾謀善言共工庸皆違之　簽曰靖謀也凡庸命奮庸皆言代帝位尊故曰登堯以丹朱不肖於眾中謀可代已者　放齊　曰胄子朱開明　開東晉本作啟朱許慎引作珠　馬曰胄嗣也鄭曰帝堯胄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　簽曰司馬云嗣子丹朱嗣子當立者也開明達政可嗣位也　帝曰吁　簽曰吁驚也驚其不知人　嚚訟可乎　司馬說頑凶不用　簽曰嚚訟不可用登庸也庸可不可登庸也多言之人有似開明故駁之或作訟聲近通用俗儒以爲丹朱嚚訟非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官主工作者　驩兜曰都　驩兜莊子漢書作讙兜　馬曰都者諸詞也　共工方鳩僝功　司馬云僝具也鄭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　堯末庶績多闕當此之時驩兜以今共工在職世官溥聚布功未有過失不可代也古者世官不名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賈逵說共工姜氏左傳說少皞氏之子則己姓也共工但欲遏塞洚流故驩兜乃以爲方鳩工布役未爲失職也　帝曰吁靖言庸違象　靖讒從漢書東晉本作靜　馬曰義和爲卿官恭讒天不可左傳作靖譖庸回共工名康回怒地東南傾王逸說康回共工善言用僻似楚詞康回當作馮庸回　簽曰靖謀也眾謀善言共工庸皆違之　簽曰靖謀也凡庸命奮庸皆言代帝位尊故曰登堯以丹朱不肖於眾中謀可代已者　放齊　曰胄子朱開明　開東晉本作啟朱許慎引作珠　馬曰胄嗣也鄭曰帝堯胄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　簽曰司馬云嗣子丹朱嗣子當立者也開明達政可嗣位也　帝曰吁　簽曰吁驚也驚其不知人　嚚訟可乎　司馬說頑凶不用　簽曰嚚訟不可用登庸也庸可不可登庸也多言之人有似開明故駁之或作訟聲近通用俗儒以爲丹朱嚚訟非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官主工作者　驩兜曰都　驩兜莊子漢書作讙兜　馬曰都者諸詞也　共工方鳩僝功　司馬云僝具也鄭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　堯末庶績多闕當此之時驩兜以今共工在職世官溥聚布功未有過失不可代也古者世官不名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賈逵說共工姜氏左傳說少皞氏之子則己姓也共工但欲遏塞洚流故驩兜乃以爲方鳩工布役未爲失職也　帝曰吁靖言庸違象　靖讒從漢書東晉本作靜　馬曰義和爲卿官恭讒天不可左傳作靖譖庸回共工名康回怒地東南傾王逸說康回共工善言用僻似楚詞康回當作馮庸回　簽曰靖謀也眾謀善言共工庸皆違之　簽曰靖謀也凡庸命奮庸皆言代帝位尊故曰登堯以丹朱不肖於眾中謀可代已者

曰俑具也鄭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　堯末庶績多闕當此之時驩兜以今共工在職世官溥聚布功未有過失不可代也古者世官不名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賈逵說共工姜氏左傳說少皞氏之子則己姓也共工但欲遏塞洚流故驩兜乃以爲方鳩工布役未爲失職也　帝曰吁靖言庸違象　靖讒從漢書東晉本作靜　馬曰義和爲卿官恭讒天不可左傳作靖譖庸回共工名康回怒地東南傾王逸說康回共工善言用僻似楚詞康回當作馮庸回　簽曰靖謀也眾謀善言共工庸皆違之　簽曰靖謀也凡庸命奮庸皆言代帝位尊故曰登堯以丹朱不肖於眾中謀可代已者　放齊　曰胄子朱開明　開東晉本作啟朱許慎引作珠　馬曰胄嗣也鄭曰帝堯胄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　簽曰司馬云嗣子丹朱嗣子當立者也開明達政可嗣位也　帝曰吁　簽曰吁驚也驚其不知人　嚚訟可乎　司馬說頑凶不用　簽曰嚚訟不可用登庸也庸可不可登庸也多言之人有似開明故駁之或作訟聲近通用俗儒以爲丹朱嚚訟非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官主工作者　驩兜曰都　驩兜莊子漢書作讙兜　馬曰都者諸詞也　共工方鳩僝功　司馬云僝具也鄭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　堯末庶績多闕當此之時驩兜以今共工在職世官溥聚布功未有過失不可代也古者世官不名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賈逵說共工姜氏左傳說少皞氏之子則己姓也共工但欲遏塞洚流故驩兜乃以爲方鳩工布役未爲失職也　帝曰吁靖言庸違象　靖讒從漢書東晉本作靜　馬曰義和爲卿官恭讒天不可左傳作靖譖庸回共工名康回怒地東南傾王逸說康回共工善言用僻似楚詞康回當作馮庸回　簽曰靖謀也眾謀善言共工庸皆違之　簽曰靖謀也凡庸命奮庸皆言代帝位尊故曰登堯以丹朱不肖於眾中謀可代已者

而致洪水滔天　帝曰咨四岳　鄭曰司馬作嗟四嶽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散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　簽曰咨謀外臣四岳者普詔天下詢治水之人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簽曰呂氏春秋云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曰鴻水洚水禹貢作降水滔水漫漫大皃方苞割裂蕩蕩懷襄讓也水本勢湯湯治之則苞分裂蕩蕩洶涌也小水欲入大川而大水隋之不能入口則讓而至於高平之原是謂襄陵小大川相爲害故浩浩擬天無人行之道　馬曰俑具也鄭曰共工水官名其人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　堯末庶績多闕當此之時驩兜以今共工在職世官溥聚布功未有過失不可代也古者世官不名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卑以害天下賈逵說共工姜氏左傳說少皞氏之子則己姓也共工但欲遏塞洚流故驩兜乃以爲方鳩工布役未爲失職也　帝曰吁靖言庸違象　靖讒從漢書東晉本作靜　馬曰義和爲卿官恭讒天不可左傳作靖譖庸回共工名康回怒地東南傾王逸說康回共工善言用僻似楚詞康回當作馮庸回　簽曰靖謀也眾謀善言共工庸皆違之　簽曰靖謀也凡庸命奮庸皆言代帝位尊故曰登堯以丹朱不肖於眾中謀可代已者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說文引乂作劈司馬也　箋曰咨謀也以其工鮫俱不可用也謀於下民有能者使治水故曰於鯀哉聲馬曰鯀臣名禹父鄭曰僉皆也四岳義和皆舉鯀也本紀鯀項班固說顓項五代而生鯀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方漢書引作放司馬曰負命毀族也鄭曰方放謂放棄教命也圮毀也族九族也堯立族姓事是其專自用故知其不可用而試不可用而已司馬曰試之以事是其專自用故知其不可已并是爲已舉蓋其工舉鯀故四岳異從已舉之未有賢於鯀者　箋曰許愼說異舉也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司馬曰負命毀族方放也鄭曰方放謂放棄教命也圮毀也族九族也堯立族姓事是其專自用故知其不可已并是爲已舉蓋其工舉鯀故四岳異從已舉之未有賢於鯀者　箋曰許愼說異舉也

遂欲久任之帝曰往欽哉馬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民於鯀者蓋已召還也帝亦以河當塞復役九載績用弗成司馬曰九歲功用不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女能庸命巽朕位司馬曰巽讓也鄭曰言女諸侯之賤也有能順事用天命入處我位就治天子之位七十載自明年老不能躬察水刻也巽選也選用命者使代我位乃咨嗟也

馬佺堯曰吾東晉本帝曰我此從馬本司馬曰治不至姦鄭曰試以爲臣之事箋曰司王充說試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丞進也姦私也以孝進治在官不至姦爲岳言劉向以之皆堯言也司馬以治不至姦意於詞理爲疏也左傳說使女于時箋曰女四岳也時承也命岳承命者鄭曰不言妻不告其父不序其正也

召舜舜遂子假以選壻爲後之義將令受禪亦必爲有立女夫孫爲後之義將令受禪亦必爲觀厥刑于二女司馬曰二女帝女壻也帝命無庸其父不知孟子假託之居言不足論也是時未定六禮壻皆從女居箋有與偕故未昏禮先有媵矣媵必與女俱行蓋自古矣將降帝女先以二妾名曰觀刑也記

舜三妃言帝女及二女也孟子書說以帝二女皆嫁列女傳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非也王充說觀示虞舜于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嬀汭馬曰水所出入曰汭嬪曰婦人謂嫁曰于當作嬀司馬說舜飭下二女于嬀堯飭之也嬀汭以近虞之地說文嬀虞舜居嬀汭因以爲姓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又曰河水東過大陽縣輪橋東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於虞者也今蒲州虵盖先以媵往後降帝女遂歸國見舅姑也孟子記舜爽說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非也帝曰欽哉箋曰欽興也命爲王官也愼

徽五典五典克從司馬徽作和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箋曰左傳說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爲五典愼誠也猶審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司馬說爲徧入百官百官時序箋曰揆度也左傳說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說文揆癸也癸冬時水土可揆度也百揆司空之職求賢本爲治水以舜由孝舉故先以爲教官乃典水官宜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司馬說爲諸侯遠方賓客皆敬以代共工使習治水之事次序其宜也賓客也馬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鄭曰賓擯也舜爲上擯以迎諸侯箋曰說文賓古文作賓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司馬說爲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其類也麓山足也箋曰大麓山名堯使舜入山階諸子門東諸男門西九夷東門外八蠻南門外六戎西門外五狄北門外明堂記東應門西皐門南庫門北雉門穆穆美也擯四門者作義和延訪遠方之情也將將帝位故令府授帝位故合偏見四方來朝者四方穆穆言舜著于四方太子十八曰迎侯亦其類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司馬說爲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其類也麓山足也箋曰大麓山名堯使舜入山不迷鄭曰麓山足也封爵蓋古命相之典烈風雷雨易代之符也不迷者言知天意在舜無可迷惑也大傳云舜十四祀笙管變疾風發屋天大雷雨帝沈首而芙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周公將受王禮天大雷雨以風自古聖人受命以烈風雷雨爲驗大平之世風不鳴條而今烈風故知當有代帝位者淮南子說既入大麓烈風

雷雨而不迷王充說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龍蛇不害桓譚說昔堯試舜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矣漢書文帝報于安國曰萬方之事大錄于君王充又云尚書曰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告若疾風大雨風俗通堯禪位納于大麓魏公卿上尊號奏曰遵大麓之遺訓遂于繁昌築靈壇鄭注大傳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言乃底可績三載女陟帝位考言乃底從北本作考言乃言底司馬云堯以爲聖召舜曰汝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馬曰底定也

帝曰格女舜詢事考堂書鈔引東晉鄭曰三年者寘四門之後三年也箋曰格升也陟登也召舜升帝位也詢事考言者寘四門周知天下之事蓋舜爲相三年悉考知共工讙兜鯀之不可任及禹可用之狀**舜**

讓于德不怡徐廣引作詷東晉本作弗鬩司馬曰舜于德不懌箋曰怡當爲懌懌釋也釋舍也舜讓于德更讓有德也堯不釋舜必令攝也司馬說寘四門以前有十七年舜意亦同今據二載則無此年也**正**

月上日大傳曰上日朔日也鄭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曰月正元日以異文　箋曰詩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受終于文祖**司馬說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大傳曰受謂舜也馬曰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鄭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箋曰受終者堯仍在位使舜攝政終其事舜乃受命不辭尚書帝命稽曰五府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赤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府夏謂世室殷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張守節說文祖者赤帝赤熛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禮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古者無族無所謂五廟但立明堂耳堯有族而舜有昵祖則廟制始堯時舜異姓爲子亦仍堯不疑此及舜格皆言文祖大禮在明堂也**在旋**

璣玉衡旋從司馬大傳一作琁作璿　司馬說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大傳曰旋者還也機也其變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璿是以旋機謂之北極馬曰璿美玉也璣運也故曰機衡其中橫箭所以視星宿也以旋爲機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鄭曰璿機以玉爲衡渾天儀也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旋機北辰居所自運玉衡北斗定十二月觀四游謂堯如北辰舜如斗班固云玉衡北斗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星經云旋機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劉向說苑云旋機謂北辰句陳樞星也蕭吉引尚書說云旋機斗魁四星玉衡杓橫三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苞縣璣

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璇窺衡以知星宿幾徑八寸圓周二尺五寸而强以齊七政司馬說旋機玉衡以齊七政郎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馬曰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伐水謂辰星也第五曰煞土謂塡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也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正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之事也鄭曰七政日月五星是與否重審已之天之中當昆侖之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又州國分野年命莫不受之故爲七政考靈耀云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爲政鄭注大傳云齊中也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大者也今謂月爲地行星五星自行皆不關人事以爲日月五星者非也舜初受禪察政得失又不可卽知在之者謂堯使舜攝之法堯仍爲君如北辰北斗之象有此居攝之法故北辰居所舜代行政如北斗行天以整齊三才四時之政七政卽七始也周公攝政稱玉衡不迷則玉衡者稱攝位之名明矣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司馬肆作遂說文作緊類作顧大傳禋作煙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鄭曰上帝太乙神在紫微宮天之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鄭上帝禮祭上帝於圜北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第五第六曰危木謂熒惑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肆遂通用字遂既事之詞也舜既攝政堯遂使主祭郊天也郊祭昊天上帝昊天帝及北辰神也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繞日故以日爲上帝禋六宗謂祭五帝及北辰神州也地球也地之神也辰也五帝五德感生帝五時祭之北辰神州之神地之祇道以行虛空亦謂之帝皆同煙之祭也大傳所云天卽虛空軌道所云地卽中央黃帝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柔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六宗居中央西時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

受之故爲七政考靈耀云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爲政鄭注大傳云齊中也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大者也今謂月爲地行星五星自行皆不關人事以爲日月五星者非也舜初受禪察政得失又不可卽知在之者謂堯使舜攝之法堯仍爲君如北辰北斗之象有此居攝之法故北辰居所舜代行政如北斗行天以整齊三才四時之政七政卽七始也周公攝政稱玉衡不迷則玉衡者稱攝位之名明矣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司馬肆作遂說文作緊類作顧大傳禋作煙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鄭曰上帝太乙神在紫微宮天之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鄭上帝禮祭上帝於圜北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六宗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第五第六曰危木謂熒惑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肆遂通用字遂既事之詞也舜既攝政堯遂使主祭郊天也郊祭昊天上帝昊天帝及北辰神州也日也地球也地之神也辰也五帝五德感生帝五時祭之北辰神州之神地之祇道以行虛空亦謂之帝皆同煙之祭也大傳所云天卽虛空軌道所云地卽中央黃帝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柔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六宗居中央西時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

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六宗天地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之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司馬徧作辯鄭曰徧以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北陵墳衍之屬揖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揖從司馬及馬本東晉本作輯既月乃日司馬作擇吉月日大傳曰古者主必有冒以朝諸侯諸侯見則覆之故冒主以象天子所以與諸侯爲瑞也者屬也之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于天子瑞也諸侯執所受主以朝于天子瑞也

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畱其圭能改過者復之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削此謂諸侯之朝于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馬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收之使舜親往班之　箋曰以受爲信故斂五瑞於京師舜巡守使頒之若後世合符持節也既讀爲揔分四岳於四仲月使道里均也乃日者乃定巡守之日也覲者巡守四岳諸侯之長來方岳下見舜也羣牧八伯也諸侯有不悉來者故因其牧與之使咸如舜代天子之意歲二月大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曰舜受終之歲二月正歲建寅之月也　箋曰歲二月建寅之月受終卽巡守

以堯老不能出巡舜攝位專爲巡守耳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柴說文作柴古文作祡大傳曰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瑒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晢陽儀伯之樂舞蘧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馬曰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鄭曰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岳名也柴者考績柴也　箋曰自堯都至泰山二千里而近吉行五十里月可千五百里耳以二月發不必二月至也云柴者用天子禮望秩于山川鄭曰望秩之五岳祭之五岳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　肆覲東后肆覲司馬作遂見鄭曰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司馬協作

合一作叶　馬曰律法也鄭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同陰呂律陽律也稱上曰衡　箋曰同陰呂律陽律之同稱上曰衡所須也日名甲乙丑之屬律度法度制節衣服之屬量丈尺斗升也衡權概之類也以將施政布功故合同考之以同律爲樂非也此時未遑修樂也禮公侯伯子男二卿三大夫四士五舜巡守之日也覲者乃定巡守之禮矣　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鄭曰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雉士所執之摯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也　箋曰五瑞已斂矣舜改之爲繅也二生一死者羔鴈生也卿大夫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以帛所以薦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瑞玉者受瑞玉者下士之器各異飾摯之器有五玉鄭曰五瑞馬曰五器上五玉鄭曰五器與之言授摯之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爲繅也二生一死者羔鴈生也卿大夫上士中士執雉所執雉死士所執也　箋曰五瑞已斂矣舜未覲后復未頒之而諸侯仍各如其等以爲摯如瑞也帛分五等玉一等皆執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摯之言至也　五器　馬曰五器上五玉鄭曰五器三帛一器二生二器一死一器必分五等玉一等皆執之總上十一等以見舜自致也如摯古今字摯者總上十一等辨等也君卿大夫士雖國有大小各自爲

等說文引虞書雜褻元
葢古文說褻專屬士雜
禮經則還之三帛以下
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
摯也禮純臣之則入其
於文祖　箋曰復還褻
摯今舜攝位皆還之自
不待　五月　箋曰元祀
言　建巳之月　南
巡守至于南岳　大傳
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
盛其歌聲比中謠名曰
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
山今之九疑距南交千
餘里　如岱禮八月
于西岳　大傳曰秋祀
焉秋伯之樂舞
于羣書二　虞典　十三

名曰苓落和伯之樂
名曰歸來　箋曰舜
餘里　如初　鄭曰
里　如初　鄭曰五月不
八月十一月吉
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十
有一月　箋曰元祀
建亥之月　朔
巡守至于北岳　大傳曰
山祀貢兩伯之樂焉
緩　箋曰舜從華山至
一歲周行之者將大
黜陟諸侯便察水勢
司馬藝祖作禰
曰藝禰也鄭曰藝祖
歸用特者明祭一岳
北岳歸也北岳至帝
字昵祖私廟舜祖廟
廟也使用天子禮自告祭
其祖示不臣也用特

舜典　十四

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
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
從衡山至華山亦二千
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
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
以鬯圭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得專
征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代其宗者
弗請于天子征之而歸其地于天子可也有
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
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再不適謂之誣
誣者則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以地三
絀而爵地畢也　箋曰進貢士舉遺逸之材
以任職代所黜退者以初用無功可試故但
以言進之若舉　明試以功
禹治水是也　大傳曰百年大師陳詩以
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
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

舜典　十五

廟在國以攝位特聽立廟京師使舜
主之爲瞽別子葢祭顓頊故
巡守羣后四朝　大傳曰古者諸侯于天子五
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
職者述其所職職也王者亦貴
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
侯爲四輩輩主一時馬曰四
下鄭曰四朝四年朝京師也
見丁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
于京師歲徧也　箋曰五
也再巡而後試諸侯之功
者各朝于方岳之下不言肆
生告庶之分誅賞諸侯而後
舉禹代之也於是舜徵庸九
司馬敷奏作徧告漢書敷作傅
者諸侯之于天子也三年
一貢士天子命與

舜典　十六

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不孝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則退四罪　箋曰試用也用以功則退四罪　車服以庸　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于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騏馬衣文軿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有罰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　箋曰此謂庶人中賢者不登用之也功曰庸　兆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兆從大傳今作肇二山兆十有二州馬曰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四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曰壇曰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也禹平水土置九州舜遵用其制於是爲十二州也鄭曰舜分置幷州燕齊遠遠分燕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大舜以青州越海而分之也古今分州郡皆以兆十二州則舜始分之也古今分州郡皆以山水爲界鴻水懷襄則驛道離隔營青隔海說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此云云云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谷永舊爲十二州更爲之定界　箋曰鄭注大傳幷幽阻河調發請事皆有阻滯稽候之患乃因山爲界更九州爲十二故封十二山也及禹平水土仍舊作決　鄭曰濬水害爲九州耳　濬川　司馬濬也　箋曰既始分州因命分地任工濬通大川爲治水疏泄之宜也　象以典刑　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幦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於禮又別說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幦臏處而畫之犯

遠分　鄭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並舊爲十二州更爲之定界　箋曰鄭注大傳云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谷永說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此云云兆十二州則舜始分之也古今分州郡皆以山水爲界鴻水懷襄則驛道離隔營青隔海幷幽阻河調發請事皆有阻滯稽候之患乃因山爲界更九州爲十二故封十二山也及禹平水土仍舊作決　鄭曰濬水害爲九州耳　濬川　司馬濬也　箋曰既始分州因命分地任工濬通大川爲治水疏泄之宜也　象以典刑　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　箋曰時舜初立天下未平有當刑者皆赦之使自勑故用象刑以治齊民也　流宥五刑　馬曰流放也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正刑五加二曰蠢愚五刑墨劓荆宮大辟鄭曰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贖刑此之謂九刑其輕者或流或放之四罪是也　箋曰謂大夫以上罪在五刑者則流之也　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　馬曰官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愼者鄭曰朴槢楚也朴爲教官爲刑者　箋曰此三者不入五刑便各隨其所統而結責之也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司馬肆作過徐廣說終一作眾鄭曰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意善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　箋曰眚由人過失非其本意災因飢寒水火所害而犯法禁肆遇誤不審者三者直赦之怙有所恃而犯法終先已犯後又犯之賊起意害人者三者必刑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司馬恤作靜徐廣曰恤一作謐也興哉興哉言當興此九刑時承平久非刑無以懲驕惰振愚蒙也惟此刑靜民所謂疾讒說殄行好風議而不事事者　箋曰欽興承平久非刑　流共工於幽都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都從莊子引司馬恤作靜陵　司馬說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

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馬曰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危西裔也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也殛誅也羽山東裔也鄭曰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皞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今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可知禹治水事乃流四凶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也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　箋曰流荒服外五百里之二百里地也幽都和叔所治之邊地馬君以舜分十二州故著幽州之名餘三人不以州也共工水官不能治水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桓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門九采之國領四塞之長也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之位也四岳三公在中階之前闢四門　鄭曰四門之外蓋舜時分在四門內以領四四　明四目達四聰　聰一作窗司馬云明通四方耳目命十有二牧論帝德　箋曰四目當作四古字圖四相似所謂四辟之外也四窗兩階門內侯伯子男也序其位曰堯聞之聰明則當時以聰明爲官名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云唐虞尚質使大夫往來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何知非堯時十二州而立十二牧以禹貢言九州也　箋曰牧者游行之名輔四岳者也周謂之監每岳三人故十二人唐時四岳但掌外諸侯荒服之地羲和總內至是一岳立三監而罷二伯設百揆以禹功大無與並爲特制也　曰食哉惟時柔遠能

落　箋曰殂往落始也言若始有所往善死之詞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箋曰百姓諸侯公卿也如如執父母之喪言堯尚爲天子舜服臣之服亦見三年之服自堯制九族始　四海遏密八音　箋曰四海夷蠻戎狄之國遏止密靜也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月正元日　鄭曰月正月正必改正者示前皆攝堯之明堂異姓繼統不可入堯廟又不可不祀堯故奉升堯主於明堂詢之二伯所謂三公在中階之前　舜格于文祖　箋曰文祖受終之文祖也　詢于四岳　箋曰此明堂之位也四岳三代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桓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門九采之國領四塞之長也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天子之位也四岳三公在中階之前　闢四門　鄭曰四門之外蓋舜時分在四門內以領四四　明四目達四聰　聰一作窗司馬云明通四方耳目命十有二牧論帝德　箋曰四目當作四古字圖四相似所謂四辟之外也四窗兩階門內侯伯子男也序其位曰堯聞之聰明則當時以聰明爲官名　咨十有二牧　白虎通云唐虞尚質使大夫往來諸侯旁立三人凡十二人何知非堯時十二州而立十二牧以禹貢言九州也　箋曰牧者游行之名輔四岳者也周謂之監每岳三人故十二人唐時四岳但掌外諸侯荒服之地羲和總內至是一岳立三監而罷二伯設百揆以禹功大無與並爲特制也　曰食哉惟時柔遠能

逌鄭曰能恣也爲也牧有董督之責故曰勩哉惟是惇德允元箋曰惇厚堯行厚允信也元首也信爲天下先而難任人司馬遠佞人箋曰任王佞通用字蠻夷率服箋曰蠻夷要荒之外不及流蔡者舉中言之率循也服事也循順職事以聽於賢登庸以明堯授不私之義也熙帝之載司馬說爲美堯之事者鄭曰載行也箋曰熙廣也推廣堯意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司馬說爲使居攝之年舉棄爲之時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空公溝瀆雖過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鄭曰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箋曰伯禹者爵爲伯益嗣蘇崇國也空孔也水道曰孔言作司空者堯前併義和爲司空以命禹已示當登庸之意今宜立之也白虎通說司空爲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非也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司馬俞作然咨作嗟懋作勉　馬曰懋美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說文暨作臯陶作咎繇世本說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莘女莘生咎陶咎繇作臯陶一作咎繇臯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作士司馬宄作軌臯陶一作咎繇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莘女莘生咎陶大傳曰蠻夷滑夏汝作司徒敷五教在寬五教五敎從唐石經初刻本今不重漢書及唐人引皆重　馬曰五品之教帝曰臯陶蠻夷滑夏寇賊姦宄女作士汝作司徒敷五教在寬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惇哉惟時懋哉汝作司空惇叙九疇次序五事厥宜惟修愼乃有司徒降典哉五典謂五品之教也降下也典法也哉始也下典法始謂敎之也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寬容之也汝作司空百揆時叙惟時懋哉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汝作士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服服其罪也五服謂侯甸男采衛也三就謂三等之居也五流謂放諸四裔也五宅謂五等之宅也三居謂三處之居也明謂審於刑獄也允信也士理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敬也恤憂也

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曰士獄官之長鄭曰滑夏侵亂中國也强取爲寇殺人爲賊由内爲姦起外爲宄士察也士察訟獄之事簽曰堯時蓋刑措久矣故有蠻夷之行以亂中國制度者有作寇害以干正法者非立刑官不足謹之舜攝而設九刑以靜天下今更立官也肉刑之制始自有苗今即用以制非用畫象也然侯牧得而無所用故皋陶仍施人帝廷太和設刑官而無割截支體之事象刑而三苗罪止流宥竟無割截支體之事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大傳云五服墨蠃皂纓艾畢韎韐衣三就上中下三等就成之上刑易三中刑易二下刑易一馬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鄭曰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簽曰上刑挾輕下服下刑挾重上服然則本刑有本服故曰五服三就就成也

以服上中下之刑爲成獄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司馬宅作度馬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鄭曰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簽曰五流當五刑而流宥之者以輕重度之**惟明克允**馬曰當明其罪分遠近三等居之使能信服之鄭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成功簽曰三官稷爲堯舊職契皋陶皆舜時始爲之

帝曰疇若予工司馬曰謂主百工之官也

簽曰予付與也眾臣中推舉順次者**僉曰垂**工官爲工虞二官

垂�over

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馬曰爲禹屬官已在工官故但言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司馬無殳斨伯舉二臣名作朱斨伯與班固亦與也眾推順次者與以山林虞衡之任虞于洪范爲貨官次相之職水土初平虞衡事眾故別於共工爲一職**禹曰益哉帝曰俞咨益**禹曰從司馬作皆曰今作僉曰益虞上下和艸木茂益籀作苾伯益咎繇從父**汝作朕虞**簽曰楊雄說禹任予虞虞官禮官獨言朕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唯天子乃有虞政非天子不制禮虞禮皆統以王官也孟子稱益掌火禹云奏鳥獸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司馬以朱虎熊羆二臣名鄭同**帝曰俞往哉汝諧**司馬云遂以朱虎熊羆爲佐**咨四岳**簽曰禮官爲天子接外諸侯故將置禮臣必別問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馬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曰典主也三禮周禮之五禮凶軍賓嘉分五類此天地人分三屬皆總三千之數者天下皆受禮於天子禮無二致故曰我之三禮論語所謂天下有道則禮樂自天子出**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司馬作嗟伯夷白虎通云王者臣有不名

者五尚書曰咨爾伯不名者貴賢敬直哉維靜鄭曰秩宗主次惟淸司馬作秩尊卑簽曰寅進也直蓋古悳字典禮者所以進却朝廷之德以淸政本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簽曰欽興也往興三禮三禮條各繇故更設典樂納言之官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育子育從說文引司馬作胄稽東晉本作冑馬曰青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鄭曰育子國子也簽曰以樂教國子者古者典籍誦讀之事稀聚衆而無業則不能久故因教以詩歌聲律以養其心容而因以驗自然之感應焉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馬曰直而溫正

直而色溫和寬而栗寬大而敬謹戰栗也簽曰此四者大學之教也直寬剛簡育子之性情所近也以樂導之使溫栗無虐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漢書藝文志歌長言馬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鄭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也簽曰詩歌聲律樂之事次第所由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諧說文作龢樂和龢也鄭曰祖考來格羣隅也夔說舜云磬有大小子擊磬也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率舞鄭曰石后德讓其一隅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大石磬及稷皋陶夷垂益契龍七人爲十九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簽曰夔荅帝教育子之庶幾能信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司馬說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辨其物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主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馬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鄭曰自咨十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敕命也二十二人數殳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簽曰司馬無殳斯伯與三人但數十二牧及稷皋陶夷垂益契龍七人爲十九加夔朱虎熊羆三人爲二十二亦以朱虎熊羆二人而禹以功大不列數所以尊百揆

法莫善于樂故獨言其故也磬者樂正之所掌以節和音聲拊循也擊石時歌聲則循石之聲言律和也百獸猶循節而舞神人之和可知此獸舞主教擾與咎繇謨所言各異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說文作垔古文作塞堲讒說殄行者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簽曰殄通用戾也衆臣使之疑師教官也命汝作司馬釋云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馬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讒說殄絕也絕君子之行違是驚動我之衆臣使之疑惑簽曰殄通用戾也師教官也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鄭曰納言如今尚書管王喉舌也簽曰納言出納五言以和六律五聲八音七始采詩之官也所以廣知天下之情盡聞下民所欲言出納之者上以化下下以風上朕命惟允簽曰朕命惟信者言納言舉其職則帝之政令

也此古文家說今文家則四岳八伯爲十二牧加稷禹以下新咎者九人爲二十一其數不合當併數十二牧四岳爲十六人加禹稷契咎垂益夷七人爲二十三禹乃四岳之長故不倫之所以尊之也僞孔傳說禹益伯夷夔龍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今按經文禹垂益伯皆言咨夔龍言命餘無咨命文僞孔傳說是四岳不在四門四目四窗之列者彼三四諸侯多又不純臣不可倫也不及稷契皐陶卨皆守官有效非新命故不加敕四岳亦非新命欲其總倫外邦故鄭重勞遣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司馬說爲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眾功皆興公羊疏引書傳云三年一使二公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三公黜陟大傳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資鬯于天子之國然後祭無假三年而後考也言侯國功興則王朝可知**分北三苗**鄭曰三苗爲西裔諸侯猶惡乃分析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北猶別也箋曰韓詩外傳言有苗之國衡山在北左洞庭右彭澤張逸記舜征苗死蒼梧北當爲八分也咎繇謨禹

請於舜令苗民貢士此記苗民從化爲功成也三苗之君已丕敘矣其民在故土因南巡分別之所謂皇帝親問下民矜寡也率敘者入學有罪者不齒**舜生三十**鄭曰謂生三十年也**徵庸二十**東晉本作三歷試二十年箋曰三年陟位五年再巡守十有三年九州平合二十年攝位凡十七年**在位五十載**鄭曰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箋曰攝位不得爲在位在位者副堯也冰土平堯遂命舜即位八年然後堯崩服喪三年合十一年合之本紀云舜踐位三十九年共五十載**陟方乃死**司馬云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箋曰陟方登方岳也巡守崩于九疑在外故曰死在宮寢則曰殂落死者在祀典禮記曰舜勤眾事而野死

咎繇謨第二　尚書卷二

王氏集注并箋

咎繇謨　司馬曰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陳試士之法因奏其事而與帝論政也本出陳謨因名曰謨詩曰訏謨定命謀也大戴禮孔子引虞史伯夷此篇自皋陶方祇厥敘及夔曰云云爲史臣所敘皆伯夷之語

曰若稽古　白虎通曰皋陶聖人也以目篇曰世法故題篇以配古　箋曰皋陶之謀可爲萬言此乃順天同天之書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司馬云信道其德謨明輔和　箋曰皋陶欲陳用賢育才之法乃言人君信道進有德使在位則謀事明輔佐和也從此至贊贊襄哉皆皋陶與禹論政之言不在帝前

禹曰俞如何　禹曰然以明此皆　箋曰有苗淫刑負固不可更代與官不可謂能安民也

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　司馬都作於漢書元帝引愼身修永　箋曰修亦長也言君欲進有德當先誠其身長思長久之謀

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司馬惇敘作敦序厲作高茲作已高誘注淮南子亦以厲爲高　鄭曰惇厚也庶衆也勵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親之以衆賢明作也次序九族而及遠也　箋曰堯初親九族故當厚敘其法

則惠　箋曰黎民齊民謂侯國所治及四夷氓庶

惠鮮懷之　箋曰言選舉非大智不能也舉士者論且惠司馬而作能惠

何憂乎驩兜　箋曰驩兜唯知世人之惡不知其善

何遷乎有苗　箋曰有苗淫刑負固不可更代與官不可謂能安民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司馬惇敘作淮南子作已高誘注淮南子亦以厲爲高　鄭曰壬佞也巧言令色孔壬皆舜所謂能安民惠而不及遠者

禹曰吁咸若時　箋曰吁驚之者驚其非人臣所敢當若順也帝天子猶不外此二政以用人是君所主也

惟帝其難之　箋曰言天子也言身爲天子猶不能以官人爲事

知人則哲能官人　司馬作哲智　箋曰言選舉非大智不能也舉士者論定然後官之以新進代世官貴臣卑踰尊疏人反亂朝序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司馬作能安民　箋曰黎民齊民謂侯國所治及四夷氓庶惠鮮懷之惠則惠人之道相反

何遷乎有苗　箋曰有苗淫刑負固不可更代與官不可謂能安民也

何憂乎驩兜　箋曰驩兜唯知世人之惡不知其善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司馬惇敘作淮南子亦以厲爲高　鄭曰壬佞也巧言令色孔壬皆舜所謂能安民惠而不及遠者

禹拜昌言曰俞　趙岐孫奭引昌作讜　司馬昌作美　箋曰禹爲百揆總朝政故拜讜言而然之以皋陶能助己不及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箋曰言爲相之職首在用賢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箋曰吁驚之者驚其非人臣所敢當若順也帝天子猶不外此二政以用人是君所主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　司馬作哲智　箋曰言選舉非大智不能也舉士者論定然後官之以新進代世官貴臣卑踰尊疏人反亂朝序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司馬作能安民　箋曰黎民齊民謂侯國所治及四夷氓庶惠鮮懷之惠則惠人之道相反

何遷乎有苗　箋曰有苗淫刑負固不可更代與官不可謂能安民也

何憂乎驩兜　箋曰驩兜唯知世人之惡不知其善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司馬惇敘作淮南子亦以厲爲高　鄭曰壬佞也巧言令色孔壬皆舜所謂能安民惠而不及遠者

禹曰俞如何　箋曰有苗淫刑負固不可更代與官不可謂能安民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司馬都作於漢書元帝引愼身修永　箋曰修亦長也言君欲進有德當先誠其身長思長久之謀

亦行有九德　司馬惇敘作敦序厲作高茲作已高誘注淮南子亦以厲爲高　箋曰亦掖古今字掖扶也扶持故爲誘掖玉篇引亦行云今作掖是舊說也掖行者助成人行言教育有方是爲知人分九科取是掖之也

言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今本作其人有德字唐石經本同載作始采作事以名稱誘掖貢士也王充說唯賢聖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乃言當作考言古文乃乃形近考之以事謂既舉之復詢考之始事

曰司馬無司二句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

栗采司馬有德上無人作事簽曰亦言賢聖之人以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作治擾一作柔塞作實說文引作寔鄭注引作辨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皃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

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司馬恭作共亂作治擾一作柔塞作實說文引作寔鄭注引作辨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皃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簡謂簡閱也辨別也塞實也彊謂彊梁也義謂合宜也

彰厥有常吉哉章從史記及後漢書引東晉本作彰鄭曰彰有常則成善人矣用曰章舉有常吉者言立德不遷乃可用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司馬作蚤夜甚明也鄭曰浚大也

三德六德者皆亂而敬已下之文簽曰柔德爲大大有美質者皆列爲士明不可爲縢辭大夫若寬而栗反爲害德也大夫必亂愿直皆備者重其選其或有寬栗能亂敬者亦堪爲大夫其或寬栗亂敬而簡辨堪爲國君矣此舉其大例耳夙夜大夫之職浚明深智也既勤且智可以輔國

曰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作嚴祇振敬警也亮采信能政事也有邦者既爲大夫可封諸侯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司馬恭作共亂作治擾一作柔塞作實說文引作寔鄭注引作辨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皃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偏也有全德者咸能合九德以受職偏施于政則謂之俊乂簽曰嚴然君子之皃翕合也敷

俊乂在官百

僚師師百工惟時谷永引乂作艾李善引俊作雋百吏肅謹馬曰才德過千人爲俊簽曰俊大也艾歷也治也大材俊能歷治者可爲相在官宮中治事公卿之位也百工庶僚其屬也使其屬奉之如州之師也百工庶職也時承也承行之言九德備則可爲相也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撫順也凝成也馬曰凝定也鄭曰凝成也簽曰五辰五時之詞王國得大以喻五方也撫者自上臨下以撫天下則眾功定言非但治內又能治外也貢士有三等之材備大夫諸侯三公之賢以撫天下則眾功定言非但治內又能治外也貢士有三等之材備大夫諸侯三公之賢以撫天下則眾功定言非但治內又能治外也貢士有三等之材備大夫諸侯三公之

無教逸游洪游漢紀引作無敢佚游司馬釋云毋教邪淫奇謀以爲求士之本故先陳戒天簽曰此下陳君道大子當無自佚也

孫星衍讀逸
游爲佚猶 **有邦兢兢業業** 箋曰有邦諸侯
也兢兢戒也業
業危也大夫不貢
士故唯言有國者 **一日二日萬機** 機從王肅
傳引一作
幾 馬曰一日二日
之發由一二日開所出猶日日也 箋曰萬事
出所成是以政事不可
曠 **無曠庶官天功人其代之** 功東晉本作工
此從大傳漢書
引同 大傳曰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
不蕃昌也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司
馬曰非其人居其官
當舉賢代不肖以諸侯大夫非人位乃天功
也王者不可私親故下言黜陟考課之法王
充云曠空也毋空眾
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
故言
空也 **天敘五典五惇哉** 東晉本作
敘從馬
有此 **勑我五典五惇哉** 箋曰五典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司徒之職也諸侯
侯本之天子天子本之於天教以人倫爲本所謂敦敘九族惇厚也物理也古以爲釐字今讀作敕非司徒戒民以五教維從天所敘使之厚自天秩五禮東晉本作有庸 **天秩五禮五庸哉** 五庸東晉本作有庸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 箋曰五禮
五典五禮則諸侯莫
巡守所修之五禮公一諸侯二卿三大夫四士五秩宗所掌自從我
五典至巡守秩之以
敢蔽賢以巡守親見
侯國羣士也 **同寅協**
共和衷哉 共東晉本作恭此以義改 鄭曰
并上典禮共有此事 箋曰寅進

也能同進九德之士合以供職是謂能和其
衷衷裏衣也貢士在隱僻如裏衣不
帝以此制
和調之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文華蟲作繪宗彝璉火山龍諸侯作
璉火山龍子男宗彝璉火山龍大夫
龍士山龍天子服五諸侯服四玄國
夫服二士服一 箋曰必制五章者古者官
必在位無患等級之不明今有士見天子及
貢士授官之制非用五服不章其等故作五
色之服也華蟲等是繡文之名因以名其色
耳華蟲黃也諸侯無
男無黑色之服宗彝白也大夫無白色之服
藻火赤也士無赤色之服山龍青也大夫玄晁衣當青青其次
青然則虞氏尚黃其正建子而貴黑周禮有
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五等而貴
玄黃黑白赤青諸侯衣黑白赤青卿衣白赤
青大夫士有冕者衣青士無冕者衣
玉唯以大裘爲異也冕服下弁服以爵弁爲
尊爵弁繅衣服尚黑似
足證矣而未敢明說 **天討有罪** 箋曰討
治也 **五**

並以十二章說之詩曰毳衣如菼菼青而瑞赤則毳冕服當白下有二
一青也絺冕衣當赤大夫玄冕衣當青其次
玄黃黑白赤青諸侯衣黑白赤青卿衣白赤
青大夫士有冕者衣青士無冕者衣
王唯以大裘爲異也冕服下弁服以爵弁爲
尊爵弁繅衣服尚黑
足證矣而未敢明說 **天討有罪** 箋曰討
治也 **五**

刑五用哉 用梁統引作庸 箋曰
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也五刑墨劓臏宮大辟五用大
決闕梁五等大小之罪名也決闕梁蹺城郭
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奸宄盜攘傷人者其
刑劓非其所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
詳之辭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
敓攘矯虔

者其刑死太平御覽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班固說大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政事懋哉**箋曰懋勉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鄭曰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之視聽賞罰寄于人故當從馬鄭東晉本作畏箋曰上謂天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天明威**箋曰李尋說**自我民明威**威言下子下謂州里**達于上下**箋曰舉士賢求賢士**敬哉有土**有土者乃有民故可得人**咎繇曰朕言惠可底行**司馬說爲行乎箋曰咎繇欲立貢士之法未知禹然否若以言順則可致行之欲禹行之也禹時吾言可底

爲相乃可底行之**禹曰俞乃言底可績**司馬曰女言致可績箋曰思贊道哉馬曰襄因也鄭曰思其言命咎繇其事致成其功**咎繇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司馬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箋曰咎繇以己陳謨而卽主其事嫌于自顯己長故言己無知人之明思曰贊佐宣揚朝政耳召揆百職在進退人材故曰佐之也上方謂其言順可行此不宜虛謙矣曰今或讀爲曰非也**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箋曰禹既進此謨于帝故帝勞之言非獨皋陶之美**禹拜曰都帝予何言**司馬無帝字箋曰言非己美**予思曰孳孳**孳從司馬東晉本作

孜也思于孜孜言日日不暇給**咎繇曰吁**司馬曰咎繇難禹曰**如何**司馬曰何謂孳孳吁驚之者太平不宜生事箋曰**禹曰洪水**司馬作鴻**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司馬曰下民皆服于水鄭曰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墊陷之害**予乘四載**司馬說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樏箋曰河渠書水行乘船泥行蹈冬澤行乘輔山行卽橋漢書橋作梮說文澤行乘輔尸子泥行乘蘁呂覽云泠涂用樏沙用鳩尸子又云行險以橇行沙以軌聲近橋梮鳩軌聲近輔樏蓋其本字乘四載者蓋當時帝制特以命禹者若今言馳驛矣輔樏有闔樏下施版擿泥上若今舟泊施

跳版有以木扶手便上下也泥淖陷牛馬故施此以通道非若舟車橋可常乘以行故又謂之蹈毳又謂之行險也行險之時以輔車爲蘁布于所當過之道詩曰終踰絕險謂此與橋直轎今作轎**隨山槎木**槎東晉本作刊此從司馬說**暨益奏庶**暨及也**鮮食**鄭作鱻司馬說與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馬曰鮮生也鄭曰授以水之眾鱻食謂魚鱉也**庶鮮**凡血食之類可食者左傳曰不給于鮮箋曰**魚鼈咸進**奏進也進而敎之**予決九川**司馬作以**距四海**距司馬作致箋曰有食者青州海濱爲東海九河

所入在冀州爲北海弱水所入在雍州爲西海黑水所入在荆州爲南海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也距此也如足距之支分也距巡司馬說浚畎澮距川也箋曰濬深通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者明溝爲洩水非引川溉田也俗儒論溝洫多誤以爲引川**暨稷播奏庶根食**馬曰予衆庶難得之食謂百穀鄭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殖物菜蔬艱尼之食箋曰水平則五穀可種故稷爲上卿播蒔百穀**鮮食懋遷**懋李作貿司馬說鮮食爲少食**有無化居**司馬曰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箋曰鮮食即庶鮮食也懋勉也鮮食既多可以貨賣故教之徙居也遷地視所有無有者居之無者貨焉黃帝已立市此吏運販也魚利爲博獸亦多可貨者膠筋皮革齒角皆大利所在**烝民乃立萬邦作乂**鄭作粒立從司馬司馬說衆民乃定萬國爲治鄭曰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米萬國作相養之禮箋曰帝又設四科也前二古

司馬無鄰哉一句何晏引鄭哉鄰哉讀異鄭曰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復言此欲其志心於禹箋曰今所同後二興女工一立男教太平尚文故重采色文詩**予欲左右有民作朕股肱耳目**鄭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箋曰帝又設四科也前二古**予欲宣力四方汝爲**爲作也四方諸侯之國**予欲觀古人**箋曰言采繡文章出於古人古人謂黃帝也易傳曰黃帝垂衣

非咎謨序所謂帝舜申之者愼審也言雖大而解弛**禹曰安汝止**鄭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箋曰安止謂共己正南面上所云愼身也**惟幾惟康**箋曰惟思幾危思安非僅安止而無所爲也**其弼直**司馬以直爲惠曰輔德**惟動不應**司馬曰淸意以昭待上帝命箋曰直古德字徙待也輔德之臣動作惟應於天子皆各靜其志以明承於帝而已**天其申命用休**鄭曰天將重命女以美應謂符瑞**帝曰吁**東晉本無吁此從司馬**徙志以昭受上帝**司馬曰淸意以昭待上帝也昭明也上帝天子也輔德之臣古德字徙待於天子皆各靜其志以明承於帝而已**天其申命用休**鄭曰天將重命女以美應謂符瑞**帝曰吁**東晉本無吁此從司馬**臣哉鄰哉鄰哉**司馬無鄰哉一句何晏引鄭哉鄰哉讀異鄭曰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復言此欲其志心於禹箋曰今所同後二興女工一立男教太平尚文故重采色文詩**予欲左右有民**馬曰我欲左右助我民汝當翼成我也**汝翼**馬曰有助也左右陰陽剛柔之事**予欲宣力四方汝爲**爲作也四方諸侯之國**予欲觀古人**箋曰言采繡文章出於古人古人謂黃帝也易傳曰黃帝垂衣

裳大戴禮言黃帝黼黻衣尸子云黼衣九種之象日月星辰司馬云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箋曰象法也凡色光十色月星辰布列如文繡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箋曰絺希褕古今字隴音轉爲嶺鋸度線曰褕五采備謂之繡字亦作綃象而褕之是爲褕綃線有五采繡成五象也箋曰華黃雘也蟲聚爲華花榮之形作會宗彝大傳曰作繪會作繪太傳曰作繪黑也宗彝虎蜼也鄭曰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彝皆畫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箋曰作起也會畫繪皆有黑義蓋以會色爲黑色之名宗彝尊彝象贊玉色爲陶器形今博古花式猶其遺製以爲虎蜼亦可云雞鳥耶璪火藻從大傳今作大傳曰赤

也箋曰許慎說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今火筱作圜文刻出其遺象也火色赤粉米白米也箋曰此總上五色爲二黼法也一曰粉米今案子也衛宏說黻爲畫粉與黼黻俱從黹許慎說絲繡文如聚細米粲之繡以粗線分界中以線案作粒粒米形故曰粉米五色俱可分米非取米白也米亦有黃赤不得專白名矣二曰黼黻今戴紗也亦白與黑相次成文禮家以爲兩己人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六律者何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左五鐘黃鐘賓無射大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衣裳用粉米繡夏衣裳黼以線數紗縷先以二色線作相背納錦之繡爲若斧刃黻者青與黑相次禮家以爲兩己地乃加文焉蓋冬衣裳黼

黻絺繡以五采鄭曰絺讀爲褕褕翟也白日月至黼黻凡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箋曰絺希褕古今字隴音轉爲嶺鋸度線曰褕五采備謂之繡字亦作綃象而褕之是爲褕綃線有五采繡成五象也箋曰華黃雘也蟲聚爲華花榮之形作會宗彝大傳曰作繪會作繪太傳曰作繪黑也宗彝白也馬曰虎蜼也鄭曰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彝皆畫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箋曰作起也會畫繪皆有黑義蓋以會色爲黑色之名宗彝尊彝象贊玉色爲陶器形今博古花式猶其遺製以爲虎蜼亦可云雞鳥耶璪火藻從大傳今作大傳曰赤粉米白米也箋曰此總上五色爲二黼法也一曰粉米今案子也衛宏說黻爲畫粉與黼黻俱從黹許慎說絲繡文如聚細米粲之繡以粗線分界中以線案作粒粒米形故曰粉米五色俱可分米非取米白也米亦有黃赤不得專白名矣二曰黼黻今戴紗也亦白與黑相次成文禮家以爲兩己人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六律者何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左五鐘黃鐘賓無射大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衣裳用粉米繡夏衣裳黼以線數紗縷先以二色線作相背納錦之繡爲若斧刃黻者青與黑相次禮家以爲兩己地乃加文焉蓋冬衣裳用粉米繡夏衣裳黼

彰施于五色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色采已用謂之色箋曰五色相次謂以白采施黑色衣青與赤相次以青采施玄黃相次以玄采施黃衣如是總謂之繡作服汝明鄭曰作服者此十二章天子以下至黼黻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箋曰絺希褕古今字隴音轉爲嶺鋸度線曰褕五采備謂之繡字亦作綃象而褕之是爲褕綃線有五采繡成五象也箋曰華黃雘也蟲聚爲華花榮之形作會宗彝大傳曰作繪會作繪太傳曰作繪黑也宗彝白也馬曰虎蜼也鄭曰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彝皆畫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箋曰作起也會畫繪皆有黑義蓋以會色爲黑色之名宗彝尊彝象贊玉色爲陶器形今博古花式猶其遺製以爲虎蜼亦可云雞鳥耶璪火藻從大傳今作大傳曰赤粉米白米也箋曰此總上五色爲二黼法也一曰粉米今案子也衛宏說黻爲畫粉與黼黻俱從黹許慎說絲繡文如聚細米粲之繡以粗線分界中以線案作粒粒米形故曰粉米五色俱可分米非取米白也米亦有黃赤不得專白名矣二曰黼黻今戴紗也亦白與黑相次成文禮家以爲兩己人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六律者何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左五鐘黃鐘賓無射大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衣裳用粉米繡夏衣裳黼

而下鄭大夫自粉米而下箋曰五服五章以黃爲貴諸侯黑白赤青鄭白赤青大夫赤青士青皆純帛無采天子乃加繡焉畫繡各隨其色爲繡式夏侯歐陽乃爲十二章之說繡六於衣六於裳鄭又欲畫衣繡者君相婦女織績多閒人情好華婦功尚巧亦以此勞之也典婦功及嬪貢皆掌於冢宰故曰汝明明勉也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大傳曰定傳司馬作泰始東晉本作在治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箸其素蔟以爲八此

二九八

皆應鳥鳴中律其步者皆有容鴈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蹕以治額貌額貌得則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蹕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蹕蹕及倮介之蟲外者皆金聲然後太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鄭曰六律言六律者舉陽陰從可知箋曰鄭大傳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篪柷敔也七始黃鐘大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鐘聲不應此則去之孟康說天地人四時之始爲七始合之大蔟爲木始應鐘爲水始仲呂火始南呂金始爲七孫星衍說黃鐘宮大蔟商姑洗角林鐘徵南呂羽應鐘變宮蕤賓變徵爲七始

五言汝聽 舀司馬作滑內作入東晉本舀作忽鄭曰舀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箋曰班固說舀以出氣詞也舀以越以卽于以言協之五行圖出歌詠五常之也秉笏出內不待君命五聲之本在於五言五言五禮之言善百揆受帝命出之受百官之成內之鄭以冢宰統五官以周制說此蓋失之

予違汝弼 司馬曰予卽予辟汝匡拂予**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司馬說從爲諛後言爲誦箋曰違離弼輔也從諛慫憑也面見也君臣至嚴故賢臣有面順而退諫者如此爲事理不盡也

鄭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上卿其祿視次國之君鄭曰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箋曰四鄰太學之官也欽興也先但設學教育子至是天子自入學因置學官習飲射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 司馬曰敬四輔臣諸眾讒嬖臣君德庶侯國貢士所謂明燕以功者頑王子弟以下不率教者讒善在位邪佞者時善在察也三者有不察善則四鄰舉親學之典王親教之侯射侯也習射教禮讓以勉其政過撻以記之 箋曰於太學行鄉飲禮所謂習鄉尚齒也許慎引古文撻作遧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上言扑作教刑小過撻而已此不率教者聚眾又記之記疏也疏其過犯以待再考

書用識哉欲竝生哉 箋曰並溥生齒也言記於書以識之者屏遠方則不齒不及以政亦弗故生此大學工以納之於善**格則承之庸之** 箋曰否謂不貢及不適者也威之罰譴之**言時而颺之** 箋曰上言簡不肖此言進善也又行采風之典者颺之颺謂歌其風侯國貢士有來者以廣納天下之言善**否則威之** 箋曰帝之罰譴其君長**禹曰俞哉帝** 禹責帝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 箋曰光充也德雖充徧天下聲教說于海隅不越海隩漠以勤民也

蒼生鴈邦簽曰蒼生艸木青蒼可耕植宜五穀之地也萬邦封邑國立君長所謂執玉帛者萬國諸侯附庸都邑卿大夫受封者在方三千里之地其地温寒適中則錫土姓受氣清淑乃興學貢士**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曰簽黎獻侯國獻天子之士萬國之民謂之黎民故貢士爲黎獻周書職方所謂民獻漢讀黎獻民獻皆爲儀登同字異語文獻不足徵也貢士皆登帝朝帝擇時而舉之言舉時者亦善也則不在善也**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左傳引敷庶作賦試王符引同漢書引敷作傳董仲舒引輿服有庸試三途並進以掖行也改試爲庶者對帝言之則主于納改試之制亦取士之法言三途進以掖行也改故命除其國之奏爲納者對帝言之則主于納改試之制亦取士之法言三途進以掖行也改故命除其國

廣其途也立學以教之陳詩以觀之納言以取之而又令外邦貢士加以車服命民而教之俗成矣賢才爲國之本教化爲治之源也貢士法行天下知帝之求自下而上也**讓讓賢應應命也**貢士則皆推賢有讓其君長懼蔽賢之責亦自讓賢應命也貢士法行天下知帝之求自下而上也**警以應詔也**警戒也詔告也**帝不時敷同**簽曰時善也敷敷納也同謂天下同貢士也不能舉善惡則無功**日奏罔功**簽曰奏進也是不知人混同善惡也**罔功**則貢士法雖密而不能得人如不善而令敷納者同進也是不知人混同善惡也**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簽曰帝曰從司馬本劉向王肅本無帝曰二字引同考課遂治丹朱時敢不善也敷敷納也同謂天下同貢士也不能舉善惡則無功**帝不時敷同**簽曰時善也帝曰從司馬本劉向王肅本無帝曰二字引同考課遂治丹朱時敢不善也敷敷納也同謂天下同貢士也不能舉善惡則無功**傲虐是作**司馬作傲慢作傲說文作熬雖不立二王三恪之法亦必以堯胤子代之**罔水行舟**司馬作毋水鄭曰毋淫于家漢讀黎獻民獻皆爲儀登同字異語文獻不足徵也貢士皆登帝朝帝擇時而舉之言舉時者亦善也則不在善也**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左傳引敷庶作賦試王符引同漢書引敷作傳董仲舒引輿服有庸試三途並進以掖行也改故命除其國之奏爲納者對帝言之則主于納改試之制亦取士之法言三途進以掖行也改故命除其國之制亦取士之法言三途進以掖行也改故使居家令思自改則又放游也**用**

珍厥世簽曰用者用黜絕之法也其世丹朱之子孫也朱既不自改故命除其國統之後使居家令思自改則又放游也**用**聖人之子三朋讀若風議之朋淫游也朱以慢游當廢以**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說文作熬雖不立二王三恪之法亦必以堯胤子代之內風淫家對其國邑言之朋鄭曰朋淫淫門界者額額讀爲諮諮論訟也堯言朱罵是也**罔水行舟**司馬作毋水鄭曰毋淫于家漢朋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頷頷使人推行之**朋淫于家**朋安帝引作風說文引作堋**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慢惰也簽曰嫚**罔晝夜頷頷**頷王符引作鄂簽曰晝日出入與夜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慢惰也簽曰嫚**罔晝夜頷頷**頷王符引作鄂簽曰晝日出入與夜爲詘也堯言朱罵是也**罔水行舟**司馬作毋水鄭曰毋淫于家漢朋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頷頷使人推行之**朋淫于家**朋安帝引作風說文引作堋內簽曰家對其國邑言之朋鄭曰朋淫淫門風淫游也朱以慢游當廢以**丹朱傲**帝堯子名**朱以敖戒之**簽曰敖傲也**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慢惰也簽曰嫚**罔晝夜頷頷**頷王符引作鄂簽曰晝日出入與夜爲**丹朱傲**帝堯子名**朱以敖戒之**簽曰敖傲也**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慢惰也簽曰嫚**罔晝夜頷頷**頷王符引作鄂簽曰晝日出入與夜爲詘也堯言朱罵是也**罔水行舟**司馬作毋水鄭曰毋淫于家漢朋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頷頷使人推行之**朋淫于家**朋安帝引作風說文引作堋內簽曰家對其國邑言之朋鄭曰朋淫淫門風淫游也朱以慢游當廢以**丹朱傲**帝堯子名**朱以敖戒之**簽曰敖傲也**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慢惰也簽曰嫚**罔晝夜頷頷**頷王符引作鄂簽曰晝日出入與夜爲詘也堯言朱罵是也**罔水行舟**司馬作毋水鄭曰毋淫于家漢朋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頷頷使人推行之**朋淫于家**朋安帝引作風說文引作堋內簽曰家對其國邑言之朋鄭曰朋淫淫門風淫游也朱以慢游當廢以**丹朱傲**帝堯子名**朱以敖戒之**簽曰敖傲也**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慢惰也簽曰嫚**罔晝夜頷頷**頷王符引作鄂簽曰晝日出入與夜爲詘也堯言朱罵是也**罔水行舟**司馬作毋水鄭曰毋淫于家漢朋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頷頷使人推行之**朋淫于家**朋安帝引作風說文引作堋內簽曰家對其國邑言之朋鄭曰朋淫淫門風淫游也朱以慢游當廢以

班固說堯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荆州記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王充說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慢惰也簽曰嫚**朱以敖戒之**簽曰敖傲也**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慢惰也簽曰嫚**罔晝夜頷頷**頷王符引作鄂簽曰晝日出入與夜爲詘也堯言朱罵是也**罔水行舟**司馬作毋水鄭曰毋淫于家漢朋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頷頷使人推行之**朋淫于家**朋安帝引作風說文引作堋內簽曰家對其國邑言之朋鄭曰朋淫淫門風淫游也朱以慢游當廢以**丹朱傲**帝堯子名**朱以敖戒之**簽曰敖傲也**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慢惰也簽曰嫚**罔晝夜頷頷**頷王符引作鄂簽曰晝日出入與夜爲詘也堯言朱罵是也**罔水行舟**司馬作毋水鄭曰毋淫于家漢朋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頷頷使人推行之**朋淫于家**朋安帝引作風說文引作堋內簽曰家對其國邑言之朋鄭曰朋淫淫門風淫游也朱以慢游當廢以**丹朱傲**帝堯子名**朱以敖戒之**簽曰敖傲也**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司馬作慢作傲慢惰也簽曰嫚**罔晝夜頷頷**頷王符引作鄂簽曰晝日出入與夜爲詘也堯言朱罵是也**罔水行舟**司馬作毋水鄭曰毋淫于家漢朋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頷頷使人推行之**朋淫于家**朋安帝引作風說文引作堋內簽曰家對其國邑言之朋鄭曰朋淫淫門風淫游也朱以慢游當廢以

莊子稱堯殺長子崔譔說長子者啟明舊以爲丹國封絕皆在堯時大傳說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蘭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此禹即位復封朱之事也封丹在舜立時廢朱則丹封絕矣堯子九人朱廢後必更立其次奉堯祀舜雖紹堯不能爲堯九族宗子故別爲堯立國也朱以罪廢則舍其子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至禹時復封朱亦在七八十歲時矣老而能悔故又得**封也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司馬作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王充引禹曰予娶若時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治水簽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禹言自明故不著禹曰史記以予創若時

爲舜言誤也創始也始登用之年禹順承父命娶于塗山蓋鯀鯀讁羽山爲伯爲禹娶鄰國之女水上平而鯀死服除而娶娶四日而詔命至拜司空也不言四日而言辛壬癸甲者古人受詔書皆云被某日詔其甲子朝廷所知故數言之說文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禽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虞書曰予娶禽山壬逸曰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吳越春秋曰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水經注云淮水白石頭城北故當塗縣之故城黃郵山東北逕馬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之日也禹墟在山南即其地也

啟呱呱而泣予弗子　說文呱小兒嘵聲　箋曰啟畱母家生而母死故呱呱泣也此水土平後之事蓋還都而啟母死禹必自明其弗子者引己以律丹朱言人臣之法不得顧私

惟荒度土功　鄭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　箋曰惟者始事之詞荒大度治也大治天下之民也功貢也諸侯之貢士也水土既平地利皆興司空之職在荒度土又新定貢士法立師儒之官以荒度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今文家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相距萬古文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鄭曰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曰五服已五千里又弼成爲萬里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甸服各五百里曰侯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外五百里曰綏服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荒服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亦七千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

州十有二師　大傳曰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邑三邑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鄭曰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大方七千里七千里七四面相距爲方萬里

州立十二師也師三萬六千家率以八口凡二十八萬人計其秀良可貢王朝者必歲有之蓋設學於大國令近者就學焉王制曰諸侯命之教然後爲學不必每國立學故千二百國唯十二師也然則進爵細地不專爲貢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司馬迪作道也迫四海而止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皆通聲教者則爲建鄰朋里邑都之長以教化之不立師者人文尚晦未足興大學**苗頑弗即功帝其念哉**箋曰苗頑三苗故國頑不敘矣其民猶以前見絕于中國不令即貢即次也言不得次序貢士也念哉者爲請命民也其君竄三危者能

念常思也**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箋曰朕我者我朝廷也時承也乃猶彼也迪于朝廷九德之科則承彼所貢而次序用之苗民無德故不即貢**咎繇方祇**大傳曰昔舜左禹而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鄭曰歸美于二臣箋曰方始也祇振也上既定法咎繇始典領考課貢士之法以振作文教**厥敘方施**箋曰厥其也敘貢士之法也溥施天下箋曰庶從劉向引白虎通同東晉本作方曰庶溥也其敘庶也吾德乃女功序之也咎繇**象刑惟明**司馬云道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箋曰初改肉刑用畫象刑從之舜德大明于是敬禹之德令民不犯惡及貢課法行刑措不用乃人以爲不足懲惡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揚雄引戛擊作大傳曰

以韋爲鼓謂之搏拊司馬曰戛擊也鄭曰戛樂也樂擊此四器也戛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琴瑟以詠**大傳說報事還歸乃作樂謂禹行五服還歸也曰夔也夔爲樂正主命工奏歌戛鳴搏拊琴瑟以詠者皆夔自主之初作盛樂重之也擊許愼書爲鼗虎聲也敔象伏虎故以名焉球玉磬拊當爲柎柎亦或爲桴桴擊鼓杖也因以拊地白爲聲三者樂器皆以節樂今之合八音者始以小鼓縣響細腰激越其聲敔之遺響與節下亦有焉異其名謂鼗爲敔以鞉易磬增一字猶鼓鼓也**祖考來格**大傳曰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以鐘鼓竽笙之聲亂人聲不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廟升歌者歌先也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其清也其歌之也清廟之樂君子有大人聲不欲其在位偏聞之也故書曰以咏者謂歌也鄭曰祖考來格此之謂也**虞賓在位**大傳曰維五祀奏鍾石論語曰興於詩也箋曰合絲爲詠歌合竹爲閒歌**祖考來格**大傳一作假格舜除瞽變之喪祭宗廟之樂鄭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祖始考成也其事故堯爲父稱耳父廟謂之禰也瞽自有虞賓不得以瞽入帝都易堯宗廟**虞賓在位**大傳曰維五祀奏鍾石論語曰興於詩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

夔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于大麓之野翬雉雊敬之聲尤重版眼椌敬之用使音無奪倫故事還歸二年謨然乃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張辟雝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又曰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韶爲賓客而雝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教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海成禹之變垂于萬世爲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卽二王之後鄭曰虞賓謂凡虞氏助祭者皆後丹朱也　箋曰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卽二王之後鄭曰虞賓謂凡虞氏助祭者皆以雝爲主人既成韶樂又以禹爲主人明舜始終不當位之義天下雖公起矜下驟陟帝位無下席之勞而遂居之以傳子不足以爲後法故不爲也然而不辭者代堯治定聖人之道宜爲之本爲治水故平水者紹堯堯他子雖賢不必立也舜子大賢義亦不得立在位者迎牲而入乃從而入也**羣后德讓**鄭曰謂諸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箋曰德登也舜既立禹爲主之羣后讓登舜自依燕禮居從禹而降禹又與羣后讓登舜自依燕禮居堂上不復獻尸也**下管鼗鼓**鄭曰下管於周爲笙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亦詩歌也以鼗代磬說文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与鞀鞉也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合止柷敔**鄭曰合樂用柷敔狀如黍筩中有椎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　箋曰柷以代拊應鼗爲節故古文磬磬或曰簫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　箋曰於是乃合樂也鳥獸秉羽舞旄舞之屬大司樂云六樂皆六變一變而致羽物再致羽物三致鱗物四致毛物五致介物六致象物是舞中所象以爲飾有此六等蟲也舞六變歌三終是謂九成祭天神無登歌下管閒歌三節惟六變耳祭地則無登歌登歌惟詠祖考功德以人聲感人鬼耳天地與人非類無取登歌也**鳳皇來儀百獸率舞**鄭曰來儀乘匹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之象來舞庭中言鳳皇象物儀擬也擬狀鳳皇來則九變畢然後前入之鳥獸相率而舞自漢及今樂皆有焉馬以爲笱簴其文近誣鄭以爲眞鳳皇乃妖異矣又以百獸爲服不氏所畜亦無由見其率

夏書

皆從殼聲之主也升歌先敔下管後敔以合之聲尤重版眼椌敬之用使音無奪倫故曰止樂俗儒乃曳木虎背云使人知樂之止謬矣今之敔易木以革謂之懷鼓聲如碎黍則刻背之響　**笙庸以閒**庸從鄭東晉本作鏞　箋曰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庸卽大射頌也　箋曰笙庸謂東西縣也閒代也東西鐘鼓並奏歌者相和閒代其聲東西相代也**九成**司馬說牆翣爲翔舞馬曰鳥獸牆翣者謂飛鳥走獸牆翣然而舞也簫韶舞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肅敬共紹堯道故謂之簫韶**鳥獸牆翣簫韶**鳥獸牆翣者畫羽毛爲之飾也簫韶舞所制樂也　箋曰簫韶舞時民樂其肅敬共紹堯道他

舞凡音感人乃爲有益若無取也庶尹允諧大傳曰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纔纔兮日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蘷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蠲褰去之于時乃八風修通卿雲旅旅蟠龍賁信于其淵龜魚咸躍于其藏蛟魚踊躍于其淵龜魚咸出于其穴遷虞而事夏也鄭曰庶眾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眾正之官得其諧也凡廟中樂聞歌之後與祭和　箋曰諧和也諸侯在廟中者及執俎抗鼎者皆得和故曰諸侯在廟而歌又曰千人唱萬人和執刀執匕者負牆而事夏也鄭曰庶眾也尹正庶尹謂羣執事者信帝之志亦和禪禹之詩

不載其詩者彼韶樂詩多皆所不載禹是舜功亦成禹乃登庸皆以明求賢知人之事故以終咎繇謨之篇**作歌曰勑天之命**勑司馬作陟東晉本作勑　箋曰勑猶告也禹勑虞古文通用釐理天之命以告禹勑釐古字通用釐理也**惟時惟幾**鄭曰幾危也　箋曰惟思也時承而戒臣而承咎繇之言以苟急瑣小爲戒危也戒禹之詞言承天命此乃荅皋陶拜也又歌爲戒禹荅皋陶拜故在下**帝庸**箋曰庸用禹自代也作韶樂以明堯功於天下于是宗禹之明度數聲律也舜立十四祀笙管變是也禹大傳曰十四祀笙管變是也禹嗣十七年帝猶巡守孟子司馬子云薦禹十七年者也合前堯在位五十年則舜陟帝位三十年乃立禹之事以亂大政　箋曰說文奏古文作屬疑也乃女女禹也戒禹當率諸臣作興政事惟百揆之法以興治**庶事康哉**箋曰康安也樂也**又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箋曰股肱喜哉之任所謂天下于是宗禹之明度數聲律也舜立十四祀笙管變是也禹嗣十七年帝猶巡守孟子司馬子云薦禹十七年者也合前堯在位五十年則舜陟帝位三十年乃立禹之事以亂大政　箋曰說文奏古文作屬疑也乃女女禹也戒禹當率諸臣作興政事惟百揆之法以興治**庶事康哉又歌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徐幹引二句皆作墮　箋曰墮小也舜戒禹無小也無此二句　箋曰率先導也憲法以治官府**乃賡載歌**鄭曰載始也　箋曰賡續也古今字續始歌者非和非作若漢以來連句**曰元首明哉**箋曰明言公天下之道明著大傳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立禹之美德既明也**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　箋曰康安也樂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馬曰叢總脞小也鄭曰叢聚脞小也舜戒禹無小也無總小也無聚小也**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徐幹引二句皆作墮　箋曰墮小也舜戒禹無小也無總小也無聚小也**帝拜曰**箋曰拜受其戒臣　箋曰惟思也時承而戒臣而承咎繇之言以苟急瑣小爲戒**俞**念哉鄭曰俞然皋陶拜也又歌爲戒禹　箋曰俞然皋陶拜故在下**往欽哉**箋曰欽敬也往導也憲法以治官府**乃賡載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賡載歌**鄭曰載始也　箋曰賡續也古今字續始歌者非和非作若漢以來連句**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箋曰拜受其戒臣**俞**念哉鄭曰使羣臣念帝之

禹貢弟三 虞夏書三

王氏集注幷箋

禹貢 司馬說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工役道山川之便利貢功也治水還上其里之書

禹敷土隨山刊木 敷荀子引作溥木馬曰敷分也鄭曰敷布也布治也布治土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水箋曰吐生萬物可養人者爲土也欲人得土著不遷故治水水盛迷漫故隨山行便斫山木爲梮識以記形勢 司馬說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先定其功因依

奠高山大川 馬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也鄭曰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箋曰奠定也禹主名山川先定其名因依以分九州之畛若沛河沇荊衡荊也 司馬說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馬曰載載於書也鄭曰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箋曰異夤異之稱北極出地故又加北水中可居者居必依水故黃帝以來以州分國舜權制其名也帝圻兆十二州水土平還舊或更制無界名山大川不封無與共界也疆土或有分限又已久定異於入州之新制也既載載當連下壺口爲句師說或以載於書既事其役既或以既載爲始上不宜加壺口馬曰壺口山名鄭曰

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　箋曰此當云既載壺口所謂載之高地也水經注河呂覽說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龍門口大溢是汾渭邑河之事也當禹之先共工鯀必不容汾溢帝京而水不得泄則剝地容水使汾不泛因此乃可治其下流本非禹功故曰既載**治梁及岐**鄭曰地理志梁山在夏陽西北河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害易也　箋曰水經說梁山在夏陽西北河上春秋梁山崩傳言邑遏河魏土地記梁山北有龍門山西北有大梁山呂梁山足亘河中如脊故曰呂梁遏河者也在汾口上流百里岐山在今武功涇渭灃浐所會遏渭則灃水不流故**壺口**水通河道必先治梁岐也以治在上者梁岐非冀州境內而治壺口必先疏河分渭明其功爲汾與也河既通渭北流而汾南注矣**既修太原至于岳**鄭曰大原今以爲郡名岳陽大原之南於地理志岳陽在河東故堯縣東名霍大山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也　箋曰至于者不從水行別取他道記興役當爲水害備也**恒衛既從**鄭曰地理志恒水在靈壽衛水在縣相距八百里波汾陸行而南舍汾而至沁以治恒衛水周之**程**途也大原岳陽今縣名霍大山在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內者底致功績言疏蓄得宜有利無害也**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箋曰覃延也覃懷沁洨所受小水延及衡漳水使橫流所經注洪水盡消也水經注洪水至于者舍而從陸北行至曲周斥漳水使橫流所經注洪水盡消也帝都鯀盛人民輻湊百物阜蕃雖山海瀕險閒有貧瘠錯磽計之猶爲天下一也鄭曰土地有分稅則太相縣又以爲出穀益非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高下鄭曰地高下之等者也　箋曰恒水出恒山北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美也鄭曰壤柔土也記種穀之兒　箋曰白者可壤壤子性也**厥賦惟上上錯**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之宜**厥賦惟上上錯**　箋曰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上中出五夫稅中中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中下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不貢賦從貝武出財貨以供武事周五夫爲一井九井爲一通十通爲一成出車馬乘時蓋亦同之非收穀帛也錯磽

東流合泉原水遷朝歌南紂都在焉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今鉅鹿縣在曲周北東北作島鄭箋曰島鳥鼠者今字遠也今吉林黑龍打牲諸部箋曰島以鳥窩古貂貉狐魚鹿因以所獵爲食以皮貢焉服治也鳥獸毛毳也

島夷皮服島東晉本之民賦食

以治皮爲事

夾右碣石入于河此河司馬作海鄭作

不農田也

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山也禹由碣石山東南行入河治之

碣石入于海今謂之旅順也自山海關出甯遠錦州蓋平右則旅順口二石相對爲左右山在此其南更有石門口

西臨渝南水中今臨榆縣山海關有九門口

戰國秦漢通以爲碣石在此其南更有石門山

斗入海今謂之旅順口

即九河之對岸也海舟出海而入河口

復州金州旅順口皆奉天西界旅順入口

九河既道

馬曰河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般鬲津

鄭曰言流州之界在此二水之地

濟河惟沇州

鄭曰沇水入海之間

也古文作兗從口從水敗見口介水退見口介誘水導沇州渥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至乘氏分爲二南爲菏北爲濟濟出河東垣縣王屋山頂東北流

說河出其北東至甲下邑入河亦正河說釋地皆禹所名其南水經濟出河東垣縣王屋山頂東北流

正說河出其北東至甲下邑入河亦正河說釋地皆禹所名其南水經濟出河東垣縣王屋山頂東北流

說文作兗從水從台台音怡此州之界在此二水之間

濟河惟沇州

說文引縣作繇抽也

厥土黑墳

馬曰墳有膏肥

厥土黑墳

鄭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蠶成陽西北則濮州合濮至濟州近開桑土既蠶

桑土既蠶

司馬曰於是民得下北居土鄭夾川兩大流之間民尤喜故記之桑宜依北下北平土故以降北爲墾治桑土之名桑利四倍之桑度土居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北降北

是降北宅土

司馬曰此州寡於山而多於水

厥土黑墳厥艸惟繇厥木惟條

馬曰墳有膏肥艸木者三州皆煎鹽之地供薪爲九以衰其埶壅塞故通利之也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高唐九河江三江皆往往有其遺處焉鄭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般鬲津皆一水自分介正記九河名廣異聞耳非禹分之也水合則迅分則漫河不可謂也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雷夏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昔華胥履大迹處娠而生伏羲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鄭曰灘水出爲灘沮矣瀕子河爲灘沮即成陽西北則灘州合濮至濟州近開

桑土既蠶

鄭曰其地尤宜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蠶成陽西北則濮州合濮至濟州近開

是降北宅土

司馬曰於是民得下北居土鄭夾川兩大流之間民尤喜故記之桑宜依北下北平土故以降北爲墾治桑土之名桑利四倍之桑度土居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北降北

厥土黑墳

馬曰墳有膏肥

厥土黑墳厥艸惟繇厥木惟條

馬曰墳有膏肥艸木者三州皆煎鹽之地供薪

岸也（鄭曰岸也許慎說鹹地）下者宜麥其黍菽則隨田附植之成鹽（馬曰禹治水下之後當上工作當賦無他征也於諸州當下）上上錯（鄭曰十三年乃有賦十三年入州治水）十有三載乃同（馬曰禹治水）厥賦中上厥貢鹽絺（鄭曰貢者）海物惟錯（鄭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岱畎絲枲鉛松怪石（鄭曰鉛青金今錫也錫以柔金作器）萊夷作牧（鄭曰地理）厥篚檿絲（檿山桑蠶所吐也）浮于汶達于河（鄭曰浮出朝城至利津入海流也）海岱及淮惟青州（鄭曰東至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

嵎夷既略（鄭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濰淄其道（鄭曰濰淄水出原山濰山在沂）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檿山桑蠶所吐也）浮于汶達于濟（張安民亭入于濟）

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曰東北與青界西南與揚界也）淮沂其乂（馬曰淮沂其治）蒙羽其藝（鄭曰蒙羽山名）大野既豬（鄭曰豬水所停）東原底平（鄭曰東原地名）

秋沛入河今乂之使引沂通泗以蒙羽二山名在泰山蒙陰今新泰羽山在東海祝其今海州二山相距四五十里東晉本作豬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西南沇州南界今謂東原地名今東平郡鄆東原底平鄭曰東平郡東原宜在淮泗流旁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

箋曰水經沂水出蓋艾山至下邳入泗春秋說淮者均也淮水昔通漢入江又自荷混分沛因借沂引淮同入海也蒙羽其藝鄭曰藝種也山上可種故害不爲害不言江以江入州澤也東也箋曰尒疋江南曰揚州此不言江以江入州澤也東也箋曰尒疋江南曰揚州此

通運又黃河南之北徙益復亂之運徙益復亂之非箋曰東平郡鄆東原地名今徐州南界今謂東原宜在淮泗流旁厥土赤埴墳鄭曰墳有起義土性不肥徐土則可肥徐廣說墳有起義土性不肥徐土則可肥徐廣說文引艸木蔪芭包裹也箋曰包本也埴黏爲艸木漸包艸木漸包也相侵叢生曰包包相包裹也

惟土五色鄭曰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各以其方色土與之王者將建國先立社割其土之所宜以建國之社以其色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白以供祭祀茅取其包絜之義苴藉也封諸侯以爲社土歸各以其國所在方色土歸以立社於其國也故書曰大社唯帝其戒用太牲羽畎夏翟鄭曰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畎谷名也翟山雉周官有翟羽箋曰翟山雉也夏采鄭注云以夏翟爲飾蓋染羽以夏因以名之海州贛榆今猶多珍禽嶧陽孤桐鄭曰地理志云嶧山在下邳西葛嶧山也今下邳西北有桐鄉桐山出琴瑟焉嶧陽山也箋曰水經泗水出卞至下邳入淮蒙曰水經泗水出蓋艾山至下邳入泗春秋說淮者均也淮水昔通漢入江又自荷混分沛因借沂引淮同入海也蒙羽其藝鄭曰藝種也山上可種故害不爲害不言江以江入州澤也東也箋曰尒疋江南曰揚州此不言江以江入州澤也東也箋曰尒疋江南曰揚州

浮于淮泗達于菏鄭曰菏澤在豫章郡西南方謂都爲豬鄭曰泗爲徐經流先言淮者淮泗合流淮爲主也菏水在湖陵沛水所分也菏澤在豫章郡西南方謂都爲豬箋曰堵南江也陽鳥攸居鄭曰陽鳥隨陽氣南北往來者蓋其子隨斑固引作逌逌所鄭曰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往來者蓋其子父母也九月從漠北中來南雁箋曰王充曰會稽眾鳥所居也高誘說候雁之彭蠡八月來者父母也九月從漠北中來南雁

魚鄭曰魚珠名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箋曰水經注淮水與洪合爲一水入鉅野之地北沛南淮鉤通汶水也今皆壞以供鬻墾塗畫欲神之故以錫山也土五色也

厥篚玄纖縞鄭曰纖細也縞繒鮮支生帛也箋曰縞染絲織縞正白色此則玄線成之蓋古今字天子冕服玄縞浮于淮泗達于菏引同東晉本作河非箋曰泗爲徐經流先言淮者淮泗合流淮爲主也菏水在湖陵沛水所分也菏澤在豫章郡西南方謂都爲豬箋曰堵南江也陽鳥攸居鄭曰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往來者蓋其子父母也九月從漠北中來南雁箋曰王充曰會稽眾鳥所居也高誘說候雁之彭蠡八月來者

浮于淮泗達于菏鄭曰菏澤在豫章郡西南方謂都爲豬箋曰堵南江也陽鳥攸居鄭曰陽鳥隨陽氣南北往來者蓋其子父母也九月從漠北中來南雁箋曰王充曰會稽眾鳥所居也高誘說候雁之彭蠡八月來者

也鳥居不足特記隨陽爲陽鳥則隨風爲風鳥乎鳥島古今字水北曰陽陽島彭蠡江中諸山水平得平土可居也依長也居止也**三江既入**鄭曰三江左合漢爲北江在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得稱中也三江經有北江中江鄭以東迤箋曰入入正道也北江今無孔道水不兩行故者爲南江中江今無孔道水不兩行故也洪水時流盛在荊分九至揚分三乃足容之漢入江後爲中江地理志水經皆言至陽羨入海則自震澤東行今吳淞口其故道也許愼說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班固說南江在吳縣南入海蓋自芜湖太平高淳溧陽宜興入湖中江南江皆會震澤而後各流故江入而

後澤定又必分三也**震澤底定**司馬釋底爲致箋曰十里今太湖周具區也底平也澤受兩江故記其平定以其亦爲江池又有洞庭之名也**篠簜既敷**司馬說竹箭既布鄭曰篠竹也箋曰竹利同木大小殊用之篠之言條可比木條者禮以管爲簜中簫笛之用者李巡以簜爲大竹節閒相去一丈

厥艸惟天厥木惟喬馬曰天長也箋曰小枝上繚爲喬凡記艸者以煎鹽供竈戶**厥土惟涂泥**馬曰漸洳也箋曰惟宜稻也**厥田惟下下**箋曰亦惟宜種稻也**厥賦下上上錯**箋曰甚從上錯襍計之僅及下上也**厥貢惟金三品**鄭曰金三品者金銀銅三色**瑤琨篠簜**瑤馬作璆箋曰瑤玉之美者琨青色蓋以佩故取搖名昆明也石鎣澈者可作珠或从貝**齒革羽毛**箋曰飾及戎器**惟木**鄭曰此州下溼故衣草服**卉服**給天子之官箋曰鳥夷島卉艸之强忍者所謂蕉葛升越及木緜**厥篚織貝**鄭曰貝錦名也詩曰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即士不衣織箋曰織文一色成花文織貝五色成文**厥包橘柚**箋曰橘果出江南樹碧而冬似柑而實皮皆中藥物生柚條似橙而酢今別有橙包致可百日行萬里**錫貢**鄭曰此州有錫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箋曰錫今鉛也鑄金則用之爲五金母有金必有錫非時乏也

惟荆州鄭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陽箋曰荆州山岐山所分蟠雍豫荆三州之界周謂之南山黃帝鑄鼎處也水經云南漳富平隔一在懷德今富平一在臨沮今南漳富平是也渭非矣山起于盩屋訖于南漳土俗以爲老林山叢木至今不可窮故曰荆山衡山爲南嶽衡也九疑橫連五領舜巡守葬此其江陽交趾以外無地矣尒正漢南曰荆州江水漢水其流遠疾又合**漢朝宗于海**鄭曰江水漢水其入海也猶諸侯之同心

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箋曰荆東境盡于三江江水得漢乃分三以入海海潮至於尋陽潮字書作淖作朝者正字也文从倝从舟日出舟浮是乘潮也宗深古今字衆水會流其聲淙淙卽潮聲也江得通海不患壅流矣帝者不以國朝爲尊方訖四海以謝來者鄭義迂也**九江孔殷**鄭曰地理志九江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　箋曰司馬釋孔殷爲甚中又說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九江卽南江也王莽以豫章爲九江隨九江郡在今德化今鄱陽湖以南江入湖後復受江西諸水適當池口孔殷水盛則倒灌衰仍北會朝宗之間故曰也黯布封九江王都六安班固說廬江郡尋陽

禹貢九江在南皆誤指江北山海經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閒又以爲在池口非涔皆**沱涔已道**涔从司馬東晉本作潛馬曰池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涔鄭曰今尒疋釋水云水出江別爲沱漢出別爲涔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箋曰沱池古今字池涔沱潛分別甚明鄭誤同之不如馬矣涔从岑山下停水不流者也池涔今曰湖周曰渚洞庭五渚受江水成池與彭蠡同亦上受湖南貴州諸水導之者導上游入池以容**雲土夢作乂**　司馬作雲土夢爲治　箋曰水經雲夢澤在南郡華容之東注曰邔亭有雲夢城今沔陽地又云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池陽爲雲夢之藪今沔陽南貴州諸水導之者導上游入池以容雲土夢作乂　司馬作雲土夢爲治　箋曰水經雲夢澤在南郡華容之東注曰邔亭有雲夢城今沔陽地又云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池陽爲雲夢之藪今監利至漢陽江漢之閒地也司馬相如言雲夢方八九百里則北至徳安南至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箋曰荆東境盡于三江江水得漢乃分三以入海海潮至於尋陽潮字書作淖作朝者正字也文从倝从舟日出舟浮是乘潮也宗深古今字衆水會流其聲淙淙卽潮聲也江得通海不患壅流矣帝者不以國朝爲尊方訖四海以謝來者鄭義迂也**九江孔殷**鄭曰地理志九江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　箋曰司馬釋孔殷爲甚中又說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九江卽南江也王莽以豫章爲九江隨九江郡在今德化今鄱陽湖以南江入湖後復受江西諸水適當池口孔殷水盛則倒灌衰仍北會朝宗之間故曰也黯布封九江王都六安班固說廬江郡尋陽

夢之藪今監利至漢陽江漢之閒地也司馬相如言雲夢方八九百里則北至徳安南至河陽譚溪說雲夢一名雲土雲土夢則不詞葢說經者注字誤衍一**陾泥陾田惟下中陾賦上下**　箋曰領南緜富物產豐美也　陾**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杶一作杜　箋曰杶椿櫄古今字櫄木似樗材中車轅榦弓材也記曰榦柘爲上檍檿桑橘木瓜荆竹次之材多故總曰榦栝檜古今字柏椈皆堅芳作器良**厥篚玄纁璣組**　篚所以盛幣也玄纁黑而纁赤石今曰朱沙**惟箘路楛三邦底貢**　箘路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楛木類馬曰言箘路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楛木名可以爲箭鄭曰箘路聆風也出箭也**陾名包匭菁茅**　鄭曰匭纏結也菁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　箋曰名銘也上有題識包匭中不用以神之也管子說封禪江淮之閒一茅三脊以爲藉劉逵說菁茅生桂陽匭古文簋器有蓋者又包之則香不泄**陾名厥篚玄纁璣組**　馬曰璣組組文也　箋曰玄纁幣也卿以下幣通用玄纁玄衣纁裳衣裳材也五色雜而成文曰組織之如織錦然玄纁璣組　馬曰璣組組文也　箋曰玄纁幣也卿以下幣通用玄纁玄衣纁裳衣裳材也五色雜而成文曰組織之如織錦然

瑰組紕貫小珠爲冕旂紱九江納賜大龜賜從司馬東晉本作錫馬曰龜也納入也旂繫曰賜龜賜諸侯者大龜天子寶龜記曰家不寶龜九江在南江之上游葢閩越琛貨浮于江池涔出江湘出洞庭洞庭爲江池涔也會于漢水故不言達也漢繫曰此陸道也雒者荆山近雒也南河登陸必記踰雒州河至河不必由雒陸加至于河以別水陸荆州也豫南界荆州北界河尒正河南曰豫州居土中四方所會故以游名豫州伊雒瀍澗既入于河繫曰水出雒山今商州上洛讙舉山今魯山雒水出今洛陽澗水出新安南白石山今新安三川南北相對俱入于雒水入河又對沁流入河口也滎播既都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箋曰滎播馬曰滎播澤名鄭曰流盛則門雒水入河馬曰滎播澤名作泉夏服厥篚織纊司馬云織絮絮敝緜也統絲以繢也染絲以繡此當爲線統線以縫統以著皆嬪貢錫貢磬錯箋曰貢磬兼貢材待錯者葢帝都人力上供厥篚織貝厥名浮于雒達于河豫箋曰此言豫西地荆揚州同貢貨與土宜異也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北及江漢之間東據荆山連衡山之南以東盡南海西及黑水北距雒水東會于澧水又東北入于江水經出衡山東北至下雋東南入于江又東北至下雋東北入于江又東北至江夏安陸縣東南入于江又東至下雋東北入于江又東北至于河江水正河南曰豫州北界河尒正河北至于河以別水陸荆州也豫南界荆州北界自荆山南至衡山北及江漢之間東據荆山連衡山之南以東盡南海西及黑水北距雒水東會于澧水又東北入于江水經出衡山東北至下雋東南

黑水出張掖雞山雍州梁州以黑水爲界雍州梁州之南華南則荆山之地以荆既表豫荆至南河舉華以顯漢陰岷嶓既艸統其北梁領其南河舉華以顯漢陰岷嶓既艸耳梁雍荒遠但以名山大川包之岷山在蜀郡氐道嶓冢山在蜀郡地理志岷山大江所出嶓冢山在漢陽西縣　箋曰渝氐今松潘嶓冢雍州山之類與荔漢西出嶓冢東南至武陽此嶓即嶓冢雍州山也松潘東至漢中岡嶺蟠亙以西四百里乃又自漢中之岷嶓又有當出下上中下之者差復益少　箋曰梁州巴蜀縣富雲南迤西多之貴州荒瘠藏內藏外貧富縣絕非止三等以下之中三差之厥貢鏤鐵銀鏤砮磬　鄭曰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之賦下中三錯　鄭曰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之賦下中三錯　箋曰梁州巴蜀縣富雲南迤西多之貴州荒瘠藏內藏外貧富縣絕非止三等以下之中三差之厥貢鏤鐵銀鏤砮磬

陽之通道不記滻黔水道經遂黑水西河惟雍州
者在荒服外非商旅而東至于西河簽曰
雍與梁分河東冀西雍州界自黑水南梁北雍與冀分
之梁言擁四塞之國弱水既西鄭曰眾水皆
也尒疋河西行至鳥鼠山條中簽曰凡至于皆禹
故記其西下也簽曰水經弱水出張掖屬延海上原
山今居延海之間入于流沙此水有源流則成灾
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渭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
也鄭曰三危既度三苗大序鄭曰河圖及地理志云涇水出
地近三危既度三苗大序鄭曰河圖及地理志云涇水出
又作溺入沙中亦足爲害涇屬渭汭馬曰入
勝甘州鴻毛青海則無此水爲河源患也郭璞說弱水不
合則爲害弱水本不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
入渭西幵而入渭水經又別有漆水東南流入渭汭
簽曰屬猶連也渭汭渭水之內地也

會合之地涇猶連渭而成汭以渭汭乃作汭也漆沮既從簽曰
滿眾濁涇水濁入渭清而眾流不能馴洛水東過華陰縣北
洛水出三危山東南流經所謂洛水是也說文洛水
漆沮之水是也詩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尒疋汧
洛合渭汧水出鳥鼠山阻地饒可以立國三苗宅而大序同
出不流爲澤爲汧出汧縣弥蒲鄉谷汧又東北入于渭
簽曰灃水又東北入于渭灃水出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尒疋汧
灃汧也詩傳曰洛宗周之望也漆沮入渭水經又別有漆水
今在朝邑入河從謂從渭也灃水攸同
簽曰灃水合昆明水引汧合渭汧乃得流同者同匯
於者行水也雍之詞滿出谷爲弥蒲藪之流也詩豐
別有灃水雍州渭水大爲之流小流短非此灃水
毛詩傳曰渭汭水北夷界中入渭水經又別有漆水
入渭汭水原遠宜爲洛也
水出歸德北蠻蜀所謂洛水渭水東過華陰縣北
洛出三危以變西戎今青海前後
漆沮之水是也說文洛水出三危山以地名山耳宅廣
漆沮既從簽曰
滿眾濁涇水濁入渭清而眾流不能馴乃作汭也
涇屬渭汭馬曰入渭水也簽曰
涇猶連渭而成汭以渭汭乃作汭也漆沮既從簽曰

荆岐既旅在簽曰荆岐在渭北旅呂古今字旅
別有灃水雍州渭水大爲之流小流短非此灃水
於者行水也雍之詞滿出谷爲弥蒲藪之流也詩豐
中谷不流又水波之流也詩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尒疋汧
出不流又汧也詩傳曰洛宗周之望也漆沮入渭
毛詩傳曰渭汭水北夷界中入渭水經又別有漆水
水出歸德北蠻蜀所謂洛水是也說文洛水出三危山以地名山耳宅廣
洛出三危以變西戎今青海前後
漆沮之水是也說文洛水出三危山以地名山耳宅廣
洛水東過華陰縣北
渭水經所謂洛水東過華陰縣北
渭水出鳥鼠山阻地饒可以立國三苗宅而大序同
渭汭水北夷界中入渭水經又別有漆水
入渭汭水原遠宜爲洛也
洛出三危以變西戎今青海前後
漆沮之水是也說文洛水出三危山以地名山耳宅廣
洛水東過華陰縣北
渭水經所謂洛水是也
涇屬渭汭馬曰入渭水也簽曰
涇猶連渭而成汭以渭汭乃作汭也漆沮既從簽曰

滻黔水道經遂黑水西河惟雍州
簽曰凡至于皆禹
行經道此當在道山條中著此者明渭北及
則出山矣乃返西行至鳥鼠山渭北荒山也
西唯有鞏則之功也終南惇物至惇物
原隰厎績至于都野都東至
隰是也原隰邠地從此致功西至都野之澤
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簽曰
記州北邊水利也原隰今延川安定之地黃
河之西都野涼州澤相距二千餘里正在河
曲之南自延川至涼州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簽曰三危地名
在積石之東南非山也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廣
圓百里水經洛水出三危山以地名山耳宅廣
居也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今青海前後
藏山阻地饒可以立國三
苗宅而大序同內地也
厥土惟黃壤簽曰
黎殖猶可以壤所謂膏壤宜禾
厥田惟上上簽曰原宜黍也厥賦
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鄭曰球美玉也琳
曰琳玉樹琅竿朗竿也琅玕珠也簽曰
琅竿青緣松石水晶之類浮于積石簽曰水經積石
在隴西河關縣西南今河州地浮者洮水出西傾過狄道北
也洮水出西傾過狄道也河入河至于龍門西
簽曰至于者陸道也河出塞外不復可浮
河當自河州陸行東二千餘里至汾口龍門

乃復得浮河也會于渭汭箋曰浮渭者亦來會也渭汭在龍門上游將千里自渭浮河至華陰乃南河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敍馬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之西北河下爲昆侖皆西戎之民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衣皮非河所出者也箋曰織皮梁州戎地接雍州北境所貢三十六國自印度連俄羅斯織馬牛駝羊毛爲三危氈罽者也尒正河出昆侖之東北流注河三危在河關之西南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支一作鮮支昆侖之虛漢書三苗徙三危河水經注引竹書三苗以防寶之也卽析支也水經注河水出其東北發原注于蒲昌海又東注于鹽澤其水潛行地然則印度以北至興安嶺皆昆侖之支流故城則楡林塞外故城西藏連新疆葱嶺以西皆昆侖之山脈也故遷三苗于三危都冀鎮之實之也領緬甸西藏連新疆葱嶺以西皆昆侖之山脈也故遷三苗于三危都冀鎮之實之也

道汧及岐北條西傾中條在右扶風也道汧自大行北條西傾中條行渭汭沮洛至岐山正陽列西傾爲次陽列嶓冢爲次

行山記入海者從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
此至右碣石也　鄭玄曰朱圉在漢陽南大華山在弘農華陰南漢也水經西傾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今渭原
柏至于陪尾
山也桐柏在南陽平氏東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南今伏牛山是也
陪尾
行觸大別之阪陪尾在今應山縣東北大別在今霍山縣西南
漢諸水不令混淮也其時漢水東流入淮入泗之口與上例尤合
陪尾至于陽鳥攸居
陪尾在靈壁至陪尾入泗之口與上例尤爲合道嶓冢至于荊山
嶓冢在今西和縣東北漢水所出在秦階之間漢水至荊山之陽過漢諸川遂東循
丙方至于大別
別在廬江安豐縣南方水也嶓冢嶓之頂濛水所出在南郡臨沮縣西流入合黎山名地理志在南郡臨沮縣西北
九江至于敷淺原
北大別分淮漢也　司馬相如傳曰通道九江涉五嶺自閩至桂三千餘里嶺南水經湘江衡山也今九疑在零陵南水經以衡山在湘南縣漢後南嶽也衡山在蜀湔氏道今岷山分陰陽者水經以衡山在湘南縣東北衡陽湘鄉縣西南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
岷山在今松潘廳北江水出焉東南流經茂州汶川縣南又東南流經灌縣西又東南流經崇慶州西又東南流經新津縣東又東南流經眉州東又東南流經青神縣東又東南流經嘉定府東又東南流經犍爲縣東又南流經敘州府南又東流經馬湖府北又東流經重慶府南又東流經涪州南又東流經忠州南又東流經萬縣南又東流經夔州府南又東流經巫山縣南又東流經歸州東又東流經夷陵州南又東流經荊州府南又東流經監利縣北又東流經漢陽府南又東流經漢陽縣北又東流經武昌府北又東流經興國州南又東流經大冶縣北又東流經九江府北又東流經湖口縣南又東流經彭澤縣南又東流經東流縣南又東流經安慶府南又東流經池州府南又東流經銅陵縣南又東流經蕪湖縣南又東流經太平府南又東流經當塗縣南又東流經江寧府南又東流經鎮江府南又東流經丹陽縣北又東流經常州府北又東流經無錫縣北又東流經蘇州府北又東流經崑山縣南又東流經青浦縣北又東流經上海縣北又東流入海
道嶓冢至于荊山
嶓冢在今西和縣東北漢水所出在秦階之間漢水至荊山之陽過漢諸川遂東循
過雒至于熊耳
雒出冢嶓山東北流經商州東又東南流經洛南縣東又東南流經河南府永寧縣北又東流經新安縣南又東流經澠池縣北又東流經陝州南又東流經靈寶縣北又東流經閿鄉縣南又東流經潼關衛南又東流經華陰縣北又東流經渭南縣北又東流經華州南又東流經臨潼縣北又東流經咸寧縣南又東流經西安府東又東流經渭南縣北又東流經同州北又東流經朝邑縣南又東流經大荔縣北又東流經蒲城縣南又東流經白水縣北又東流經澄城縣南又東流經韓城縣東又東流經宜川縣東又東流經延安府東又東流經鄜州東又東流經中部縣東又東流經宜君縣東又東流經同官縣東又東流經耀州東又東流經三原縣北又東流經涇陽縣北又東流經高陵縣南又東流經西安府北又東流經臨潼縣北又東流經渭南縣北又東流經華州南又東流經華陰縣北又東流經潼關衛南又東流經閿鄉縣南又東流經靈寶縣北又東流經陝州南又東流經澠池縣北又東流經新安縣南又東流經河南府永寧縣北又東流經洛南縣東又東南流經商州東又東南流入于渭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在今盧氏縣東外方在今潁川嵩高縣東南桐柏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
道弱水至于合黎
弱水出張掖刪丹縣西北合黎山名地理志在張掖居延縣西北
道黑水至于三危
黑水出張掖刪丹縣西北三危山在敦煌縣南
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北流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積石在今西寧衛西南大陸在今鉅鹿縣北九河今在滄州東北逆河今在天津衛東南

經雲南廣西交趾入海或以藏江爲黑水藏江去雍州遠矣乃三危西也**至于三危**箋曰三危地廣遠此所至者三危南江出三危江源西則沱源沱原西則黑水源由黑至江當渡沱故曰至于**入于南海**箋曰黑水領西南諸小水與沱江分東西流至剛又洚水故曰入于南海

道河箋曰河源出而成池會道河者河以名之河江同出一山不言昆侖所來絕遠分弱而安流矣**積石**箋曰上言浮人河河流始盛功用大行之陸淇漳諸川自汲至于積石乘于積石洮水近汾而遠河至龍門在河津**至于龍門**箋曰龍門在河津

而汾泄但通渭口耳**東至于厎柱**箋曰治沁沈也厎柱在華陰東四百里**南至于華陰**箋曰記方向者

又東至于孟津司馬孟作盟縣水經注河水逕平縣故城南東至于孟津者又曰富平津地在平陸厎柱東南五百餘里沈水東流爲濟枝流合渠又曰湛水於此入河也**東過雒汭**箋曰治雒口也水經注羣縣東成皋西謂之洛汭在孟津東百餘里過雒汭治滎澤濟洪北會于滎播東注于大伾司馬作大邳鄭曰山一成曰伾地也沈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北故鄭疑大伾在武陟不知地喉本謂沛溢故禹至虎牢都滎波爲澤耳非謂沛入河地當大伾也水**北過洚水至于大陸**鄭曰地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河東北流過洚水于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洚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而成池有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今河所從去大陸周時國名北過漳淇也降洚洪鴻通用字河水分九加以淇漳橫之乃有逆河言逆逆河者治淇也鄭曰播散也下尾合名曰逆逆河言**入于海**鄭曰播散也下尾合名曰逆逆河言相逆受也箋曰九河自弓高至鬲津當大陸之東云又北者降水自大陸北流也播者播降水使入河爲九河者因漫流而汪其分九則愈漫乃自元城堰漳使入淇郎今運河自大名至南皮之道於河以清水厮濁泥也南皮曰迎河亭據近海口言之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北堰堰障水也禹貢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播爲九河自此始也蓋疏濶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瘿貝邱鬲般

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池並存川瀆多亡河決金隄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所謂載高地者淇漳皆從高地也水不兩行而河高地來非能使河上高地勢費九年民咨胥怨禹知分九故鯀欲堙之勢非一時之功乃廝二渠迎河水得速泄然鯀謀久長河亾八枝卒併爲一商頌曰景員維河河皆以河合爲瑞非齊桓所能塞至齊桓時故瀆始湮耳禹行無事鯀劝配天爲民受過卒在祀典乃嶓冢道漾東流爲漢鄭曰地理志嶓冢導漾東流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經謂之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口漾出秦州流徑略陽西界而沮向廣元距漢源絕遠流亦不能相通漾不能爲漢也凡爲者皆禹所爲若水自成川何足耳今鳳縣東漢水東南流百里得沮水東流紀乎蓋漾水懷山漢不成川故治之使東流入漢漢自成固至鄖縣始成大川沔漢而得沔水沔出嶓冢東南流二百餘里至南鄭東漢水東南流百里得沮水東流既合今猶謂沔爲白河至鄖乃爲漢也又東爲滄浪之水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今謂之漢水是近楚都又引鄭康成注尚書滄浪之水在武當東北入于漢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以爲江陵東南之江津是誤證也又東者同於爲漢亦不東東流也今河南亦有白水即清水出裕州與南陽白水出內方者俱入新野又東爲過三澨之東　鄭曰三澨水名也鄖曰三澨在江夏竟陵北縣北有竹水經三澨地在南郡鄖縣西南入于

落不可種蒔居止故曰池也又東至于醴醴馬作澧鄭曰醴水名鄭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其以陵爲名乎此經自道弱水以下其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箋曰渡洞庭循湘水至醴陵也既言渡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箋曰不言江池而上游沅湘皆大川沅出山間湘行至漉口湘岸夾山不復能溢平地故泝湘上游沅湘皆大川沅出山間湘行至漉口湘岸夾山不復能溢江則入淮諸川皆灌故必排之水經江水出豫章艾縣北東入于彭蠡又東過柴桑縣南又東過彭澤縣南又東過石城縣南又東過梁虹縣南又東過尋陽柴桑縣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又灌水出東陵鄉大蘇山入淩波水出大別山入淮是也水經東陵在廬江金蘭西北北百餘里則枕淮介正淮南江也東陵去江八百餘里則枕淮介正淮南江也東陵去江八百餘里江夏西陵非也西陵威夷在隴西五陵九州之望阬之言如鳥奮迅耳東迤猶四岳九州之望阬之言如鳥奮迅耳東迤東陵言東則迤者巢湖也南江彭蠡在東陵東馬曰迤靡也鄭曰東迤者爲南江彭蠡曰自東陵西南注之又灌水出東陵西南注之又灌水出正南不得言東北會于匯東爲中江箋曰水經江水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曰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地理志丹陽蕪湖縣南東至陽羨入海此言所以成中江之意也巢湖水既東行江至蕪湖北出西北會于匯東爲中江箋曰水經江水東至石城縣分水北巢湖合東陵南諸水而北出合

爲菏澤亭之菏澤在陶北正北舊菏與沛隔北不通也又引菏入泗也水經沛水東南流過乘氏縣南爲菏水又東過湖陸南入于泗至睢陵入淮菏澤分水盛漲則溢又通泗以備宣泄又東北會于汶箋曰又不奪河也水經汶水出沛合汶使沛自入海今會沛在東平州當萊蕪原至安民亭入海不復入汶有五道故又以爲汶亂字从文言交錯也又菏泗東北二百餘里汶本南入泗今引之東北合沛沛乃得入海也道淮自桐柏者亦發原于上未成流凡言道者發原于上未成流也箋曰水經淮水

于海東北從司馬東北流者至甲下邑入河今晉本作北東非箋曰汶本南入泗又東北入海箋曰水經泗水東北過桐柏山又曰桐柏山出平氏胎簪山東北在南陽平氏縣南注云與醴水同原東爲淮潛流地下二十許里出桐柏之大復山當鴻水時九川混同若未成流則不須引也淮既混漢自桐柏疏治使南行非若江漢當滌其原故不言胎簪道淮又不若積石可浮故道河不言自積石鄭知分別而未思也東會于泗沂箋曰水經泗水出魯卞縣泗過下邳西南入淮沂水出泰山蓋縣北山過下邳西東南入泗淮水至淮陰縣泗水從西北來注之分泗入淮滅菏流也引沂入泗導泰山下諸泉也北沛南淮以泗鉤通泗泗之言會也四也東入于海海今箋曰水經泗水經注所謂分爲游水合淮通流自海州入海者淮水暴長暴竭故必

河耳箋曰與漆沮俱入河也渭一作洛今商州西雒南縣地注云雒出冢嶺山東而北過桐柏山又曰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南注云與醴水同原東爲淮水出上雒讙舉山注云澗水出安縣南白石山入洛灞水出注穀通謂澗水與干金渠合穀水自干金渠也過偃師入洛澗壓在縣西蔓渠山至洛陽縣西北流入洛伊水與澗壓號爲三川害于河洛禹

東北會于澗壓箋曰水經澗水出新安縣東五百里矣距東北流入河南會之使竝隨雒東北會于伊雒箋曰水經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熊耳在盧氏距雒原熊耳山過下洛西南入雒伊水出熊耳山之中北溢害河引雒自河南會之使竝隨雒東北會于伊雒箋曰水經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熊耳在盧氏距雒原東五百里矣東北會于澗壓箋曰水經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入洛灞水出注穀通謂澗水與干金渠合穀水自干金渠也過偃師入洛澗壓在縣西蔓渠山至洛陽縣西北流入洛伊水與澗壓號爲三川害于河洛禹

汨以箋曰汨漆汨溶緩順漆汨口東相對而在下乃駛也入于河汨漆汨北入河也渭一作洛今商州西雒南縣地注云雒出冢嶺山東而北過桐柏山又曰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南注云與醴水同原東爲淮水出上雒讙舉山注云澗水出安縣南白石山入洛灞水出注穀通謂澗水與干金渠合穀水自干金渠也過偃師入洛澗壓在縣西蔓渠山至洛陽縣西北流入洛伊水與澗壓號爲三川害于河洛禹

爲汴令分流春秋說淮者均也道渭自鳥鼠同穴之山有鳥焉名爲鵌似鵲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箋曰言自亦不至其原也渭原出鳥鼠山中南流過乘氏縣西南與沛水合今會沛在東平州當陸南入于泗至睢陵入淮泗今汶使沛自入海不奪河也水經汶水出秦州西傾山在隴西首而以鳥鼠爲渭原因以氏縣水經鳥鼠同穴之山有鳥焉名爲鵌似鵲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箋曰言自亦不至其原也渭原出鳥鼠山中南流過乘氏縣西南與沛水合今會沛在東平州當陸南入于泗至睢陵入淮泗今汶使沛自入海不奪河也水經汶水出

東會于渭汭箋曰水經渭水東過冀縣北瀆縣濁也凡言會者本不相合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今實雞地有漆水入焉今岐山縣東北漆水東注渭汭水由渭來會故曰渭汭漆沮入河與渭口相對而在下高陵西南首東會于澧箋曰水經澧水東過郁夷故城北澧水注之澧水出右扶風鄠縣東南山在扶風鄠縣東南而東北流者至甲下邑入河今實雞地有漆水入焉今岐山縣東北漆水東注渭汭水由渭來會故曰渭汭漆沮入河與渭口相對而在下高陵西南首東會于澧箋曰水經澧水東過郁夷故城北澧水注之澧水出右扶風鄠縣東南山在扶風鄠縣東南而東北流者至甲下邑入河今

又東北會于涇箋曰水經涇水東過安定臨涇縣北涇水注之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笄頭山東過其縣北又東過高陵縣南又東北入于渭涇水東過安定臨涇縣北涇水注之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笄頭山東過其縣北又東過高陵縣南又東北入于渭

又東過漆

鑿伊闕以通水引之入洛澗在洛北伊在洛南又東者引澗會伊
又東北入于河箋曰水經洛水過鞏縣入河洛口對沁水口之閒也
九州攸同班固引攸作迪　司馬說於是九州攸同　箋曰十二州仍爲九也
四奧既宅說文引四墺　箋曰奧內也厓內爲奧既盡宅內也厓內爲奧水平從舊復於大同
九山刊旅箋曰韋昭說言九者皆謂九州先刊可度也四海內土可治者盡度之
九川滌原滌條達分析之也　箋曰原水泉本也表乃旅分之因
九澤既陂大傳曰澤障曰陂　謂祭山爲旅
鴻水時水不行流各理治使有道里也
箋曰澤皐古今字水土艸田交絡之處也水退爲陸陂其四旁使內容水凡澤

隨方廣圓袤必數百里經但見菏澤震澤雷夏澤彭蠡澤依後推之大陸萊夷大野池涔三藪熒播明都都
四海會同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骨海魚劒魚石出瑱擊閻河氾江
魚幹魚脅北海魚須魚目南海魚大龜五龜湖元唐鉅野菱鉅定嬴沛中詹諸
鼉諸靈龜隆谷玄玉大都鰒魚魚刀咸會於
六府孔修中國　箋曰尒正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其內爲中國也
庶土交正愼財賦鄭曰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雖愼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箋曰土未封國者以五服之內
百里采馬曰秸服秸去其穎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
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百里賦納
五百里甸服鄭曰甸服者堯制以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北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　箋曰言天子所治不過五百里也環帝城五百里則方千里其民田皆天子所治
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綏服
五百里要服
五百里荒服
祇台德先不
距朕行鄭曰其敷說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箋曰歸美天子字止也定也朕行今台說也距拒古文治也
禹所行至皆趨事赴功不稽所行治水處所也以故禹敬悅帝德在先故禹不稽留抵拒言
堯政久洽舜巡新慰故民不憚役
甸服鄭曰甸服者堯制以外五百里甸服之國以賦其田使入穀甸服
司馬說令天子之北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　箋曰言天子所治不過五百里也環帝城五百里則方千里其民田皆天子所治無賦貢也周因之爲六鄉之制

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曰禹弼其外百里賦入總謂入刈禾也銍去稾也秸又去穎遠彌輕也每言五百里采不必每言五百里則可直云甸服名亦無所取若如司馬說則綏已當要無故一服治五百里而其弼無取也又言五百里一服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千里以待三等之封其外則亦仍之其外百里賦入總謂入米示甸義也納之以共委積不入城也而必分輕重者示有力役

五百里侯服　司馬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鄭曰其弼以侯治

百里采　馬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鄭曰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

二百里男邦　司馬曰在侯國外

二百里甸服　鄭曰舊以侯治今以侯比采地故必納禾因令諸侯比采地故必納禾之以共委積不入城也而必當男服也今在二千里之內日更爲王鄙采是邑在侯國外日二百里任國

二百里任國　鄭曰近王城三百里內諸侯國日男左傳說鄭伯詩有王有林

三百里諸侯　鄭曰同於侯服也此三等舊在圻內今乃在侯服之外明侯服皆同於采則天子田千里其外五百里以百里封王官及子弟外五百里以百里封國而諸侯皆封王官百里而遙舊國在六百里至千里唯用兵有去帝京千七百里之內者遷改使遠此非王政之體然六百里之內者非事實也水平始定封耳則黃帝萬國非一所先皆王官今乃錫土舜所覲羣后其故

五百里綏服　司馬曰侯服外五百里鄭曰綏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之內

周甸服　鄭曰舊以侯治今以侯比采地故必納禾因令諸侯比采地故必納禾之以共委積不入城也而必當男服也今在二千里之內日更爲王鄙采是邑在侯國外日二百里任國

二百里侯服　司馬曰甸服外五百里鄭曰侯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之內

五百里荒服　司馬曰要服外五百里鄭曰綏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之外

三百里蠻　馬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

三百里夷　馬曰夷平也夷之也謂法令簡易二百里封王官百里封國而諸侯皆王者刑法而已鄭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

二百里蔡　馬曰蔡法也受

二百里要服　司馬曰綏服外五百里鄭曰要服外五百里馬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三百里夷　馬曰夷平也夷之也謂法令簡易二百里封王官百里而遙舊國在六百里至千里唯用兵有征伐度也亦立王官與內諸侯相輔

五百里要服　司馬曰綏服外五百里鄭曰要服外五百里馬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三百里蔡　馬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鄭曰蔡之言殺滅殺其賦簋曰蔡亦荒也開荒曰蔡遷界皆開田屯墾

五百里荒服　司馬曰要服外五百里鄭曰綏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之內

三百里蠻　馬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

三百里夷　馬曰夷平也夷之也謂法令簡易二百里封王官百里而遙舊國在六百里至千里唯用兵有征伐度也亦立王官與內諸侯相輔

**二

不距去不禁鄭曰蠻者聽其從俗二百里流
寫靡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縵也二百里流
馬曰流行無城郭常居　箋曰流放也謫罪人
曰流放也謫罪人以實邊裔　箋東漸于海箋曰
也侵入海外義仲居堨夷是也北狄通連東
夷青徐揚三州頻海無阨塞必越勃海置重
鎮也　西被于流沙　箋曰被披也流沙瀚海
度漠置郵披散而居　朔南暨　大傳曰堯南撫交阯北發肅慎鄭曰朔北
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箋曰暨日
頗見也南北地長戴極而望日窮陸道之所
至以地平爲限若蓋天之說所由起也繞地一
周則朝南易向　聲教訖于四海　箋曰訖止也貢捐之
說欲與聲教則治之
不欲與者不彊治也聖人首出血氣尊親絕
海窮島皆欲內屬如此勞民勤遠日有不給

故以四海絕止之越海則謝
不施教焉其自來去而已　禹錫玄圭告厥
成功　司馬曰帝乃錫禹玄圭告成功于天下
箋曰錫禹也言禹錫者始言禹敷土
末言禹錫圭明受命成功也旋璣鈐曰禹開
龍門道積石山玄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
錫佩蓋玄圭本禹所得帝即以錫禹
其後上公皆錫大圭尺二寸本於此

禹貢三

甘誓第四　虞夏書四

王氏集注幷箋

甘誓　司馬云有邰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
甘將戰作甘誓　箋曰墨子莊子皆
云禹攻有邰呂覽同又云夏后相與有扈
戰于甘澤不勝六卿請復之劉向說禹三
戰而不服修教一年有扈服淮南子說有
扈爲義而亾高誘云有扈啟庶兄以堯舜
傳賢故伐啓凡言禹伐者或以在夏書通
舉禹耳此篇因不勝而申軍令以爲用兵
之法

大戰于甘　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馬曰甘有
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鄠曰天子之兵故曰大　箋曰說文戰鬥也
水經注渭水東合甘水甘水出南山甘谷又
云甘亭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
是言戰者敗詞也春秋傳曰內不言戰言戰
乃敗矣大戰者大敗也　乃召六卿　司馬曰乃
六軍大敗故責六卿　箋曰召六卿申
之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
則三代同矣　箋曰洪范夏制有六卿故知六軍將也乃始也也
六卿故知六軍將也乃始也也難也召入官此召
也軍士不用命乃誅元帥故難其詞　**王曰**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女東晉本作汝下並
同　馬曰軍旅曰誓　箋曰六事之人者言軍
會同曰誥鄭曰變六卿言六事之人
更已下及士卒也　箋曰墨子云王乃命左
右六人下驚誓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嗟咨
也事職也誓約束也白虎通曰王
者或稱予

予我也改帝稱王者傳子之世非眾所推立特以仁義歸往其子嗣故改稱也以軍事爲重故曰六事有扈氏馬曰姒姓之國爲無道者鄭曰有扈與夏同姓簽曰說文扈古戶字甘亭班固云鄠有扈谷古國夏啟所伐扈又作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大傳曰王者存二代之統立三政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以日至十日爲正夏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持一生死三統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王者所以序生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是故三統三正也禮記云古者師行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夜半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馬本日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五行洪範五事傳曰貌言視聽思心之五行以配五事簽曰李賢說威虐侮慢也五行洪範

湯誓第五

王氏集注并箋

湯誓　司馬曰當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于有娀之墟奔于鳴條鄭曰契始封商遂以商爲天下之號商國在太華之陽箋曰本紀傑子昭明子相土子昌若子曹圉子冥子王子亥子天乙是爲成湯諡

王曰諸侯伐天子史記說號武王言敢于爲字也夏殷之主皆以名爲號湯曰箋曰先稱王者不可以法除殘去虐曰湯張晏說湯

王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司馬曰格女衆庶來衆庶叛桀來請師者時伐昆吾女悉聽服言箋曰將歸衆降人來因誓之悉審也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司馬非作匪稱作舉馬曰台我也小子嗣王之稱初即位之號也舉兵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彌厚而民彌暴大傳曰桀刑殺作亂故爾梁遠遂以是也天命已終箋曰言今新降殛極同字極止也

女曰我后司馬曰我君箋曰此述女民奉我爲君也孟子引書曰後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司馬穡作嗇正作政唐石經作割正夏箋曰不恤者自訴其勤也言不遑自恤舍農事而來求君思大國之正已也割害通用字害正因害而求正

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司馬引此至不正十八字在多罪句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司馬曰畏之之上今女下有今夏多罪句在天命殛之之上箋曰天明威自民明威故畏上帝非其杂何此下有今夏多罪句

其曰夏罪其如台司馬曰有罪其曰者恐其反覆也今箋曰其如台者恐其反覆也今言夏有罪其將又言夏無罪則不輔予也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司馬曰遏止割奪邑國協和馬曰遏止也衆民相率怠惰不和同箋曰率律遹眩通用字詞也言夏遏止衆力脅以自助又害夏邑之民故怠而不與同力無助可伐也

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亾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亾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告于王曰大命假予吾之有民也日亾則吾亦亾矣日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亾則吾亦亾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司馬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偕亡箋曰不從之桀自比日日不亾者也如日亾則民皆引以爲民言則不得言夏德若茲故諸家皆引不亾之孟子引書曰後我后徵以脅恐下民也箋曰此述桀言也孟子引之以脅恐下民則萬物不能存非物之利吾亾亦非民利與

民相守女民盡亡乃能及我言不畏天下之兵孟子引曷爲害皆爲偕說云民欲與之偕亡趙岐說曰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臨士衆誓言是乙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夏德若茲箋曰茲此也若此皆以民命爲戲**今朕必往**箋曰

民言桀何桀誓曷盛不可政故告以必往**爾尚輔予一人**司馬

輔作及　箋曰白虎通說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爾謂降民也軍至欲其內應更稱

致天之罰于其大賚女

人者臨天下之詞

司馬賚作理　鄭曰革命之賞傳曰周有大賚賚大封於廟也**爾無不信**箋曰不信者降後又不從義師**朕不食言**箋曰食詐僞也

不僞言者許其必興師**爾不從誓言**司馬爾作女　箋曰約信曰誓粒姓

曰盟湯受桀衆降新附之衆故與盟誓**予則**

記曰殷人作誓謂此也非誓師之誓**帑戮女罔有攸赦**

司馬戮作僇　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帑戮其子孫

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

箋曰帑戮謂克夏之日以不從誓者爲俘虜赦置也刑及大夫以上故云無有所赦縱

湯誓第五

盤庚弟六　商書二　尚書卷六

王氏集注并箋

盤庚司馬云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遷五遷無定居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遷作盤庚三篇馬曰盤庚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祖乙居耿後盤庚遷都上篇是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乙瑪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盤庚爲臣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

日書分三篇弟一篇乃小辛時諸大臣迫遷殷庚之政以刺小辛時諸貴族放逸與遷殷事不相涉其弟二篇始並述初遷之令因美殷庚附及之令弟三篇述初遷之耳僉

殷庚遷于殷箋曰本紀湯子外丙中壬孫太甲太甲子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子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子祖辛沃甲祖辛子祖乙子祖丁子陽甲盤庚凡十世十九君紀年殷庚名旬殷都在河南偃師湯至太戊凡居之百五十七年仲丁去而居囂至殷庚凡四遷復還舊都故小辛時諸臣述其既遷之都下爲新遷諸大族所侵奪

攸民不適有居箋曰適如也如猶順也民在

故客主不安　率籲衆戚出矢言曰戚從說文引東晉本作慼　箋曰籲呼矢陳也率讀爲畜兼幷之故及出朝又陳言于王極言民病我王來既呼籲哀呼憩王以衆戚兼幷之故及出朝又陳言于王極言民病我王來既　箋曰既盡也先王我民謂殷庚也言殷庚欲息民故遷于殷爰宅于茲　箋曰茲謂此殷重我民無盡劉　箋曰重猶愛也劉剝落也詩曰將采其劉言殷庚遷京本爲重愛民生恐其凋喪之故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箋曰匡正卜也客主不能相正其生業予民謀之曰其當如何言當定經制先王有服恪謹天命　箋曰服謂匍匐服也恪非古字當作各各敬正其天命遵土定制

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　箋曰茲此京邑也殷者後漸益兼幷民田經界不正于今五邦　馬曰五邦謂商北亳囂相耿殷也湯之前八遷而還薄湯謂商京師爲邑不常安自五邦者薄囂相耿鄰曰湯之殷數其地則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箋曰斷謂決也天將遷之殷而今罔知決圖言不承順王意修偽爲此篇　史臣作盤庚三篇　格女衆予告　箋曰訓猷道也　黜乃心無　箋曰黜貶下也從衆之前人遷而還薄湯之後五遷亦還薄薄謂西其遷則五　今予將試以汝遷　箋曰試用也言卜稱之意當修湯舊政也　若顚木之有由枿　說文引虞書曰顚木而肄生曰枿　箋曰顚木而肄生曰枿當爲柿木自孽也國經五遷如木已仆望其孳生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箋曰新邑言新邑在新邑言舊人共政惟修　箋曰修治也言卜法則可修　先王之是也播告是修　箋曰先祖俱定天下之法　王播告之修　句切磋之　王命衆悉至于

茲曰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箋曰勸以紹業所謂箴也　殷庚敷于民　箋曰敷布也傳曰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箋曰由讀爲迪迪道也民言紹先業殷庚所布行之政令皆循舊道不改變也　曰丱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馬曰箴諫也鄭曰奢侈之俗小民無有也伏壓也箴許愼說爲縫衣箴竹竿之類其制蓋若詩誦木殷庚與民之所箴者終言其無有敢以貴陵伏小民之所箴者終言其戚無有敢伏　箋曰伏猶匿也箴諫也自此以上皆小辛時追思殷庚所記述故皆題殷庚當時之事衆悉至于廷　箋曰此下稱王者記殷庚時之事衆衆戚也廷朝中也將頒誥故悉于廷面命之　王若曰　箋曰若順也小辛史臣順王意修偽爲此篇　格女衆予告　箋曰格升也升堂受命衆戚升堂訓女猷　箋曰訓猷道也　黜乃心無傲從康　箋曰黜貶下也從恣康樂也欲其自抑損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大傳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　箋曰古先王謂湯也湯宅薄從先王居修明舊法任舊臣言以共政云亦者亦今遷邑之後舊人當自新以共政惟修　箋曰修治也言卜法則可修　王播告之修　句切磋之　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箋曰大言卜也言卜稱王之是也播告是修言舊人共政惟修　箋曰修治也言卜法則可修　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王所敷告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箋曰匿亾也隱指示丕大欽興也不隱匿王所示大興也罔有逸言民用丕變逸言流言也民怨其上罔有流言下所謂逸口浮言也民怨其上諮讒必過其實當止諮以變民俗也今女聑聑起信險膚聑聑多口貌膚美也箋曰聑讀如聶聶附耳小語之聶聶起信險膚者言亦浮也膚臚一聲之轉臚傳也險民是也聑告難告之兒箋曰銛斷也信伸通用字險儉古今字下言儉民字流言相傳曰儉臚語所謂膚受之訴也予弗知乃所訟箋曰乃女也訟容通用字上因上不聽言下乃羣起申其險民浮言也予予自荒茲德惟女舍德舍東皆本作含司馬曰舍而不勉何以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箋曰戎相也畏民助也計久長也畝從田十久字亦作畮百爲畝黍不屬而也樹穀曰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黍不屬而黏者今高粱穠大族也應和善言則不銛銛利小人言女有積德不乃敢大言于百姓箋曰和應和也女不和吉善也百姓百官受姓者萬民中亦有女婚不乃敢大言女有積德箋曰不乃友非可欺侮也乃人積累之德乃不畏戎箋曰王以施實德酒誥曰成王畏相毖于遠邇箋曰毖慎也遠邇猶臣民也貴賤小民皆當厚其生計乃爲毖相也惰農自安不昏作勞箋曰昏厚也惰農不敬也箋曰惰不敬厥身箋曰昏讀爲殙殙勉用侚害於國殙殙禍害姦私宄姦也災侚古通侚害則同列怨唯自殖產則害也侚害也不和吉言則不銛銛利小人也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如侚窴之爲侚害也箋曰侚讀若月三日朏明未盛也許愼讀若惡也民先惡其不匡乃奉其恫箋曰恫痛也民先惡其不匡乃奉其恫漢石經恫作侗侗同也即同字奉承也以同僚君上之俱憎女悔身何及漢石經身作命箋曰身當爲躬躬斯今一作匪躬斯今斯今一作匪躬何及者一無所及作命也躬何及有秋箋曰農耕人也齋慮臧木穀也秋禾穀之計無徒事兼幷歡也勸以思久長也有秋有逸口相視也檢利小小見事之人也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箴言其發胥顧于箴言其發文引作悉馬曰悉責其女克黽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箋曰黽猶降也黽勉也

當相顧之其可謂逸口乎矧子制乃短長之命女曷弗告朕箋曰短長猶得失也貴戚大臣之長短即朝廷之得失女先告予予可制其命以和民止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箋曰浮言逸言也民謠既興將有危禍故恐沈溺也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箋曰言眾怒難犯也燎放火也廣平曰原撲擊也滅熄也以水滅之則惟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馬曰靖安也遲任有言曰人惟舊器非求舊惟新箋曰以器喻新邑民古我先王暨乃

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予不敢箋曰罪罰異義引作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箋曰選數也言已酬其功茲予大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言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宋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其宋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言之此之謂也鄭曰大言謂蒸嘗也箋曰周禮有功者祭于大烝何休說禘則祭功臣依大傳說王世不絕則功臣有祀耳作福作災猶作威也謂大臣專擅凶害國家故不敢用非德以阿縱貴戚朕箋曰短長猶得失也貴戚大臣之長短即朝廷之得失女先告予予可制其命以和民止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箋曰浮言逸言也民謠既興將有危禍故恐沈溺也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箋曰言眾怒難犯也燎放火也廣平曰原撲擊也滅熄也以水滅之則惟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馬曰靖安也遲任有言曰人惟舊器非求舊惟新箋曰以器喻新邑民古我先王暨乃一人之作猷箋曰作爲也予訓女猷女當勉行之無有遠邇箋曰遠民邇臣用罪伐箋曰罪罰伐敗也厥善箋曰善美也厥死箋曰厥其將至于死用德章箋曰章明顯也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箋曰選數也言已酬其功茲予大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言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宋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其宋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言之此之謂也鄭曰大言謂蒸嘗也箋曰周禮有功者祭于大烝何休說禘則祭功臣依大傳說王世不絕則功臣有祀耳作福作災猶作威也謂大臣專擅凶害國家故不敢用非德以阿縱貴戚朕箋曰短長猶得失也貴戚大臣之長短即朝廷之得失女先告予予可制其命以和民止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箋曰浮言逸言也民謠既興將有危禍故恐沈溺也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箋曰言眾怒難犯也燎放火也廣平曰原撲擊也滅熄也以水滅之則惟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馬曰靖安也遲任有言曰人惟舊器非求舊惟新箋曰以器喻新邑民古我先王暨乃一人之作猷箋曰作爲也予訓女猷女當勉行之無有遠邇箋曰遠民邇臣用罪伐箋曰罪罰伐敗也厥善箋曰善美也厥死箋曰厥其將至于死用德章箋曰章明顯也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箋曰選數也言已酬其功茲予大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言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宋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其宋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言之此之謂也鄭曰大言謂蒸嘗也箋曰周禮有功者祭于大烝何休說禘則祭功臣依大傳說王世不絕則功臣有祀耳作福作災猶作威也謂大臣專擅凶害國家故不敢用非德以阿縱貴戚朕箋曰短長猶得失也貴戚大臣之長短即朝廷之得失女先告予予可制其命以和民止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箋曰浮言逸言也民謠既興將有危禍故恐沈溺也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箋曰言眾怒難犯也燎放火也廣平曰原撲擊也滅熄也以水滅之則惟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馬曰靖安也遲任有言曰人惟舊器非求舊惟新箋曰以器喻新邑民古我先王暨乃一人之作猷箋曰作爲也予訓女猷女當勉行之無有遠邇箋曰遠民邇臣用罪伐箋曰罪罰伐敗也厥善箋曰善美也厥死箋曰厥其將至于死用德章箋曰章明顯也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箋曰選數也言已酬其功茲予大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言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宋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其宋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言之此之謂也鄭曰大言謂蒸嘗也箋曰周禮有功者祭于大烝何休說禘則祭功臣依大傳說王世不絕則功臣有祀耳作福作災猶作威也謂大臣專擅凶害國家故不敢用非德以阿縱貴戚朕箋曰短長猶得失也貴戚大臣之長短即朝廷之得失女先告予予可制其命以和民止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箋曰浮言逸言也民謠既興將有危禍故恐沈溺也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箋曰言眾怒難犯也燎放火也廣平曰原撲擊也滅熄也以水滅之則惟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馬曰靖安也遲任有言曰人惟舊器非求舊惟新箋曰以器喻新邑民古我先王暨乃一人之作猷箋曰作爲也予訓女猷女當勉行之無有遠邇箋曰遠民邇臣用罪伐箋曰罪罰伐敗也厥善箋曰善美也厥死箋曰厥其將至于死用德章箋曰章明顯也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箋曰選數也言已酬其功茲予大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言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宋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其宋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言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言之此之謂也鄭曰大言謂蒸嘗也箋曰周禮有功者祭于大烝何休說禘則祭功臣依大傳說王世不絕則功臣有祀耳作福作災猶

箋曰作造謀也此篇追述陽甲時殷庚爲民遷也爲臣謀遷殷之事惟涉河以民遷箋曰惟思也遷殷以抑豪族故有民同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丕晉本作亶馬曰誥告也單單從馬東單誠也箋曰誥會合善言也弗率豪右不循法度者大告以誠舍其奢侈之罪與之更始其有眾咸造馬曰造爲也箋曰造舟也勿褻在王庭褻眾經音義引作媟箋曰褻習也習爲替王廷者殷庚乃登進厥民箋曰登進者延眾升也殷庚爲撰傳王命致萬民于外朝故登厥民曰明聽朕命箋曰以下代陽甲之詞明勉荒廢也朕陽甲也烏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箋曰先后仲丁以後保后胥戚漢石經戚作高后繼體君也言大族貴宗所以安國家相保順天時爲政臣相保順天時爲政無浮溢乃足以拯民幼鮮以不浮于天時箋曰鮮當爲斯古字通用浮汎也猶過也言君殷者咸湯以前之舊其號箋曰殷丁時殷都有大害先王不懷厥攸作箋曰先王湯懷安也湯舊都兼并湯不安其所以作而謀遷去殷之故視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后之聞箋曰言四遷之利女眾所聞也承女俾女箋曰俾職也承讀爲拯惟喜康共箋曰喜讀若殷肱喜哉之喜興也惟思康樂共具也思興民使安樂供事非女有咎比于罰箋曰遷者流放之罰遷京則不比于誥徙民顧訴之情懷茲新邑箋曰新邑懷茲謂民思遷亦惟女故以丕從厥志箋曰丕讀爲不厥不欲遷于亦不敢從民志言依違重其事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作國箋曰將者未事之詞試用遷以安邦言已謀之審而又慎用也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一本女上有今字箋曰困讀爲悃誠也古者宣旬同宇欽與也朕試也眾咸皆宣乃心欽念以忱箋曰宣均也大不

興念誠信之行動于一人爾惟自鞠自苦箋曰鞠生苦監也眾咸結怨于民致民怨驚動朝廷是爾自生之而自壞之以利百敗也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箋曰臭當爲昊昊易曰以求濟也舟人不濟則所載者皆去而舟闐無人人之乘舟之所載皆諸臣不遷受君民之怨必不依任女爾忱不屬惟胥以沈馬曰屬連也不念以忱連屬君民亦將相與沈胥連言其誤國且自誤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漢石經稽作迪怒作怨箋曰或有稽留也怒當爲努勉也眾臣不同我謀後雖自勉曷能瘳愈言當早自計女不謀長以思乃災箋曰乃災謂敗嗣女誕

勸憂今其有今罔後誕漢石經作永　箋曰之勸憂女諸臣當長助我謀國相勸以公義乃長與我分憂今不能然則後將不復居位

女何生在上箋曰上謂先代也女生產受自先祖今失位則無生在上今

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箋曰一無言悉毋也穢荒也臭也人惡惡臭必無起穢以自臭者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玉篇引倚爲踦長也倚仮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箋曰利民而民不欲遷必非民情恐爲人所民在位當與我奉畜眾民　女有戕則在乃心漢石經戕作近近當爲斯箋曰戕害則法謂不循舊法我先后紼乃

天箋曰爲天子乃天所命以舊貴大臣不服陽甲故明之　予豈女威用奉畜女眾箋曰奉持畜止也威用猶用威也大誥曰天降威用用威以持止女眾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臣也禮勢當然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箋曰爾民也神重也先神后謂仲丁河亶甲祖乙是皆勞民以遷者念念其法則　予不克羞爾不從漢石經本東晉本作不　箋曰爾民也言不能進爾以謀長進也羞進

用懷爾箋曰懷安也先王不懷而　然失于政箋曰然詞也記曰然爲之立中陳久惠懷爾則爲失政　陳于茲箋曰然謂耽也朝廷失政大臣豪宗病民于茲久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崇漢石經作知箋曰高后湯也崇充也丕乃猶毋乃也推神之意故作疑詞　曰曷虐朕民女萬民乃不生生箋曰生生當爲姓眾進也言不助國家　曷予一人猷同心箋曰一人猷謂遷亳之作猷諸臣所不願　先后丕降與女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箋曰比俌也爽貳也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箋曰女女諸臣也女同起民在位當與我奉畜眾民　女有戕則在乃心漢石經戕作近近當爲斯箋曰戕害則法謂不循舊法　我先后紼乃祖乃父箋曰安國曰紼文侯之命曰永紼在位言先后之安由女祖父　乃祖乃父斷棄女不救乃死箋曰言諸臣祖父乃斷棄女不救言先業則祖父不救　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箋曰有親也具介蟲也古者貨貝寶龜言貪以亂政而予有親之與之同位　乃祖乃父乃告乃祖乃父乃父一作先父此從唐石經正義本作告我高后　丕乃崇降弗祥崇降弗祥漢石經作崇降弗永箋曰迪進也言諸臣祖父乃私相告語惡此亂政　曰作丕刑于朕子孫正義本無子此從唐石經箋曰丕讀爲不刑法也言天子所作不足爲諸臣法故至此　迪

女祖父猶不右女況進至我高后成湯毋乃重降罪罪女烏呼今予告女不易烏呼漢石經作於戲鄭曰我所告女者不變易言必行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箋曰敬警也大恤死也不用命者其罪伐厥死長用自警無自絕遠女分猷分漢石經作比箋曰分當作介助也助予一人之作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漢石經作翕乃有不吉不迪箋曰不吉不和吉言不迪罔能謀長顛越不共共本作恭箋曰服虔說顛隕越也顛越顛越者暫遇姦宄箋曰君命者不共事不以時辦給者姦宄古文讀僞易東晉本從夏侯說作詭詐不正也我乃劓箋曰大傳說觸易君命姦宄盜據傷人者其刑劓言不共之刑比於姦宄服劓刑也裴松之說謂以於周則誓小史曰墨皆以刑士大夫徇眾以戒事殄滅之無遺育箋曰殄盡滅沒育生也言不共之刑非直劓也又盡沒入其田里不使遺生業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引無新箋曰易施種藝也既沒其舊田施藝也往哉生生箋曰于遷新邑亦無使受田往遷哉眾進以助治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般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鄭曰徙主于民所處次乃正其宗廟朝廷之位故先定其里宅般庚初遷之政蓋陽甲時定議至殷庚立乃還遷時重在懲奢侈嚴大族故定其所居居里居也畢命序曰分居里郊蓋以大族與奢

箋曰歷艾也張載說歷試也裴松之說謂揚扢所歷試言優寵賢人揚舉者艾使新舊開用以輔治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箋曰既遷京正位舊臣恐懼則疑怨恨因合比相譖故協比讒也言予一人箋言也鄭曰古文讀優賢屬下句爭訴之於天于古我先王箋曰古昔先王四遷之主將多于前功箋曰將大也前功四遷之土功既大矣既多矣適于山用降我凶箋曰適山者仲丁也亳有大虐故適山去舊居鄗德綏績于朕邦綏從漢石經東晉本作嘉箋曰德得也遷京之主皆以利遷得安績于我國家今我民

用湯析離居罔有定極箋曰湯汰析破極中也民以幷兼之故奢侈湯破壞井邑之居田賦無有定中之則也爾謂朕曰謂勤也曷震動萬民以遷震漢石經作祇箋曰曷何不也震當爲振振動警戒之使遷也設言諸臣勤於憂國則當警民使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箋曰亂肆古今字治也越于也上帝天也今天心欲復還高祖成湯舊京以治於我商家朕及篤敬恭承拯也篤厚也厚敬謂敬厥指王用丕欽箋曰地謂土田也永地于新邑箋曰地者定編里爲長法肆予沖人

非廢厥謀箋曰廢狀也沖人新嗣位之稱般庚爲臣時欲遷卽位遂遷焉似于前計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箋曰陳彭升讀靈各爲靜落卜予也狂忱哀民亡淪故惜其財解之用宏茲賁箋曰宏深也賁奔也奔走力非敢違我兩無先後藉用諸臣深謀成茲遷殷之功此既遷之後釋君臣之嫌疑也烏呼邦伯隱漢石經作乘箋曰殷之州長曰佰領二百一十國師當作帥帥十一國有連帥長屬長也領五國百執事庶官也隱痛也始遷大朝諸侯畢至因普誥焉外內協謀以恤民隱皆有大勞慰勞詞也必言邦伯者奄在南徐亳在豫冀州也予其懋簡相爾

漢石經懋作勖箋曰懋勉簡大相助也予方將勉力大助女諸臣念敬我眾箋曰念常思也以相助之故思警女眾無好貝玉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箋曰肩作也也生生眾進也我不作好貨聚斂不敢不共謀進治鞠人謀人安其居者保居敘欽箋曰鞫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鄭曰鞫養也敘我則次敘而敬之今我既羞告箋曰羞告謂前此登進民而告之爾于朕志若否箋曰恐諸臣面諛故告以志有順道與否爾無有不興助我則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箋曰總數貨財寶珍也數于財珍謂亟亟於產業也民功曰庸自從也眾進從事于民功乃爲鞫謀人式敷

高宗肜日弟七　商書二　尚書卷七

王氏集注并箋

高宗肜日

司馬云殷庚弟小乙子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啁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高宗肜日　箋曰本紀殷庚弟小辛小乙小乙子武丁自殷庚至武丁四君二世紀年武丁名昭稱高宗者既崩稱宗之後追本其功德而述此事以垂法也高宗益釐正祭祀兄弟同廟之制而但祭其祖父故有雉祥肜祭之明日賓尸也周曰繹商曰肜說文肜船行讀若彤與鬻同意前祭而更祭也繹者於太祖廟詩絲衣高子說以爲賓

后稷之尸於靈星是郊亦有肜其說未聞此蒿祭之肜在契廟也殷人郊冥配郊者無廟亦當肜於契廟**越有雊雉**　箋曰肜祭鼓尸俎雍人陳鼎門外雉野鳥士摯象別子自外升爲天子也鼎長子宗器耳主聽聰作謀示當采羣議雊雉鳴也劉向說雉以赤色爲主於易爲雉近赤祥也**祖己曰**　鄭曰祖己殷同姓臣世本祖氏殷王祖乙祖丁支庶因氏焉非常之異諸臣必多陳天變進諫議故止其言也**惟先假王正厥事**　假從漢書引東晉本作格　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納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司馬云王勿憂先修政事　箋曰假大也暇也災異之來以覺賢聖不爲庸君假大也暇也災異之來以覺賢聖不爲庸君虛下也高宗修德而反見異恐解善意而不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大王心乃正言其光說假爲來言異變之來起讀王正厥事爲一句言事有不正乃訓于王　箋曰訓道也凡臣進規於君謂之訓訓之者無豐于昵也**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司馬無民　箋曰殷庚父之監之亦主其義今繼統而又繼父非主義也**降年有永有不永**　鄭曰年人尤愆焉也　箋曰殷庚先後王年多不永當時有異引以諫王也**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司馬云中絕其命無民字　箋曰嫌斥王故言民中絕明有籠之者**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命**　付从司馬東晉本作孚　箋曰若順既盡付與也言天之付命但罰不順德不聽罪者則盡主之**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司馬作奈何　箋曰言見異當敬修德如台司馬作奈何已正其德猶當曰奈何見譴罰戒懼之甚深求其故也**烏呼王司敬民**　司司馬作嗣　箋曰於乎者將陳其戒也矧雊之來不知何應然王嗣位當警人以畏天宜思其咎**罔非天胤**　司馬胤作繼　箋曰天胤繼天位者也支子非後大宗乃後天耳不永者既卽位卽先王也**典祀**

無豐于昵司馬云常祀毋禮于棄道昵考也謂禰廟也箋曰典主也昵者私廟之稱舜告私廟曰假于藝祖是也賀循說殷之般庚不序陽甲蓋質家以君臣不序陽甲而不敢廢南庚蓋爲父子般庚時陽甲爲禰南庚爲祖祖丁爲曾沃甲爲高祖乙祧矣般庚陽甲小乙皆祖丁之子也般庚不序陽甲而不敢廢南庚蓋以陽甲與己爲一代禰南庚因禰祖丁亦以兄弟爲一代也如此祖辛沃甲兄弟亦爲一代當曾祖廟祖乙爲高祖矣小辛小乙仍之而仍祭祖丁爲禰至高宗則釐正兄弟同廟之制禰小乙而祧小辛般庚陽甲祖祖丁而祧南庚曾祖辛而祧沃甲祖乙仍爲高祖自謂祀典秩然不知其比之道也華恒說宜爲神主立四室共一廟則高宗禰廟有四君禰祭自可竝位常祀遂無別廟

獨禰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廟有四主非人情也且三君皆爲陽甲之臣又迭相臣君臣同堂猶父子同位又不可也殷一世一及末必如周人昭穆之制兄弟相及皆宜

高宗肜日弟七

尚書七

西伯戡黎弟八　商書四

王氏集注并箋

西伯戡者司馬云紂赦西伯使得征伐爲西伯受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

西伯既戡者戡者從大傳說文引作戭司馬又作勘一作阬東晉本作戡黎鄭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于岐封爲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箋曰周之國自大王時始開其時紂畿內箋曰周之國自大王時始開其時爲西戎君長已與商絕矣而不爲邊患商因

而封之詩說自王季受戾伯之命文王襲位三分有二而事殷遂與崇戾並爲二伯其先又與鄂九共爲三公及後囚羑里幾不得免故遂不朝而受諸戾之朝受命稱王大傳說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邘三年伐崇七年而密崩也序云殷始咎周蓋出四五年當朝而不至故咎之周已稱王欲明與殷絕因出兵伐其畿內國以明不臣也周王而曰西伯者商史詞也自商先王言之雖伐紂殺武庚有天下猶曰吾西伯不目爲叛寇以此見天下之公也然而文必稱王者以西伯而稱兵是爲大逆故必正其名也應劭曰上黨壺關黎亭黎侯國今長治縣祖伊恐箋曰祖殷唯特西伯以輯叛撫戎今西伯稱兵天下必亡故震恐奔告于王箋曰祖伊外臣

故曰奔告傳曰奔問官守或者奔命師師以救者因告而進諫曰天子箋曰稱天子者天子尊也以警王心天既訖我殷命箋曰訖止也文王聖人今稱王故知殷命已絕假人元龜罔敢知吉假從司馬本王符引作假尒元龜王充引作格人元龜馬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箋曰假人大人也詩曰大人占之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虐從司馬本晉本作戲箋曰淫大虐殘也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司馬康作安虞下有知字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敎法者箋曰有侑也康食天子之祿康之言廣大也率讀爲律法也虞度天性謂君臣大倫同於父子天性也今民叛是不度之不从司馬今本作弗箋曰王充說我天下民無不欲王者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摯司馬作胡不至說文引作不婜正義本無胡此從唐石經箋曰威亦命也言恨文王受命之晚今王其如台司馬釋如台爲奈何箋曰台我也言紂無道我西伯内改修德欲王外撫西伯伐崇之事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司馬天下有乎箋曰言彼自稱王我生而受命無恐也力不能制之詞祖伊反玉篇云向書以爲參引王充說文云還也箋曰反作返字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箋曰責猶望也言王已絕王王仍望天之命乎殷之即喪指乃功箋曰即喪言自即於亡也指陳功事也祖伊陳事而不見聽也不無戮于爾邦箋曰戮猶伐也言周非但克耆伐于殷此伐耆

西伯戡耆第八

微子弟九

王氏集注幷箋

微子　司馬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西伯滅阮國告紂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鄭曰微與箕子比干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

微子若曰　司馬云紂殺王子比干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三諫不聽其義可以去矣　箋曰若曰者順微子之意非微子自作名之曰詰然亦謨之類也水經注沛水又北徑微鄉東春秋築微杜預曰有微子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微鄉今東平州蒙今沛縣鄭志張逸問殷爵三等有微子箕子何荅云畿內采地之爵

父師少師　司馬父作大云大師疵少師彊後持其祭樂器奔周馬曰父師箕子紂之諸父鄭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大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　箋曰父師掌以三德教國子者記曰父師司成于周則師氏也爲王師官故王子稱曰父師少師蓋大樂正也掌教育子者記曰樂正司業又曰少師奉子以衰本爲王子師故對父師稱爲少也微子若守宮義不可去以其方在太學乃得謀於其師若瞽官大師小師疏賤之人又不得直呼官名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司馬云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箋曰或有通用字或有通用字　司馬無厎　馬曰我祖湯也厎致遂成上古也致成功陳久自古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司馬云沈酗皆酒困婬亂婦人也班伯說沈湎于酒用亂者好酒困婬亂婦人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箋曰酗當爲凶俗字非也沈凶猶淫凶耳于酒德於下馬曰下下世也　儒以爲說文酗字非也沈湎之凶猶淫凶耳于酒德於下馬曰下下世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司馬罔不作既畿內也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草讀爲鈔鈔掠也孫星衍讀爲叢耕有三竊有地竊苗竊卿竊者弗除則蕪除之則虛　箋曰殷謂王子比干微子曰父師少師汝何不與我出此亂乎今殷既大亂喪矣

卿士師師非度　司馬云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箋曰或有通用字或有通用字　司馬無厎　馬曰我祖湯也厎致遂成上古也致成功陳久自古

凡有罪辜乃罔恒獲　司馬罔去作既廢　箋曰凡作皆恒作維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　箋曰言王任用罪人得位不以道　小馬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　箋曰師師眾法其長也卿士之長則三公紂用費中爲政中妍利其是與其時比干死祖伊在外箕子膠鬲之徒皆已去

民方興相爲敵讎　司馬云小民乃並興鄭曰言婁相攻奪也古字方爲並讀若傍傍興傷依也　箋曰方並朋黨勝

淪喪　司馬云淪作典也治國之倫理已亡矣　箋曰倫理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司馬云涉水無舟航行厲水也津水渡也厓山邊也　箋曰涉徒

殷

遂喪越至于今　馬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　曰父師少師　司馬父作大馬曰重呼告之　我其發出往　往從司馬鄭本東晉本作狂　鄭曰發起也紂調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箋曰發往者往大國求正已也古者君有過諫不聽則易位力不能則正於大國今紂如此我爲宗臣當發其罪而出往懲於大國以明殷當亡滅天意章灼甚　降監殷家庇　馬曰卿大夫稱家鄭曰庇昏亂也國邪　吾家庇老也家庇蓋謂箕子宗室長　箋曰吉禮當保于喪　孫于荒　司馬作保老也孫遜也發往則箕子又遜於此荒喪之時似當任其亡國不可易置者　今爾無指告　司馬爾作女指作故日指告以故當發出邪當坐視邪俗儒以身之謀不待問人　箋

顛躋若之何其　說文引躋云登也　馬曰躋之何也鄭曰其助語也恐顛墜也　箋曰非義當如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　箋曰覆宗亡國爲顛躋　父師若曰　司馬云太師若曰鄭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　箋曰侍坐于大司成有師道故不名而記曰父師但記其言非當時口講之詞顯其意而別爲修詞故曰若曰也少師禮不當先對其問之自當竝問耳　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司馬本無毒作篤荒作亡　方興沈酗于酒　司馬本無方興六字　箋曰酗猶湎也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　司馬云不用老長也　咈違也耆老壽也　箋曰迪進道也舊云微子所謂故告也言古人之履刻以有位人訓長後誤入正文　舊有位人　箋曰今殷民乃攘

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　司馬云乃陋淫神祇之祠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馬曰因來純色栓牲體完具　箋曰犧當爲犧獻栓大祀之牲牲用凡用之　將食無災　箋曰將取也食天地宗廟牲容隱謂藏于私家久不饗祭祀故容隱祀牲者難取而無災以明殷當亡滅天意章灼甚　降監殷民用乂　箋曰降監天下視也乂治也天須暇湯之子孫求可用治者　稠敛　稠从馬本東晉本作儔曰稠數也鄭召誥曰敛謂賦敛也　箋曰召徵發也言殷王子弟用事者皆稠數于賦役　敵讎不怠　興相爲讎敵讎小民並耕爲讎敵者怠小民之怨不已唯有微子賢

又義不得立　罪合于一　箋曰言殷子孫無可立者　多脩罔紹　紹東晉本作詔古文作踈踰亦當爲紹今商王無倫理自絕于天祖我無爲更臣附紹繼之言从者非先守官則以身殉暴君是惡黨　王子出　箋曰設兩端言之　迪我舊云　馬曰言也箋曰迪進道也舊云微子所謂出亡台于義乃進道于我所言古人之履刻

子馬曰刻侵刻也　箋曰刻當爲亥馬讀爲刻王充讀爲孩說云紂爲孩子之賭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爲亂不變閻運謂亥讀爲箕箕子書或作亥子易曰亥子明夷箕子也　王子不出箋曰箕子王子不出言箕子王子均不出也時箕子志孫于荒矣我乃顚躋箋曰以一暴人而殺之命自洧洧東晉本作靖　司馬說爲今誠得治國國治馬曰清潔也　箋曰清爾雅作靖治也彼靖亦當爲清自用也言用發出往而能治殷國則可用治司馬以此下爲微子言　人自獻于先王　司馬說爲身死不恨則廢　箋曰安先王爲大紂可　我不顧　司馬說死終不得治　箋曰顧謂安全之也暴君威劫或去不得達而被執戮空有叛主之名已尚不全安能全國乎　行遯　司馬說爲不如去此篇立人臣之大法亦所以箋曰遯逃也戒人臣不得藉口降叛故內臣不謀廢立而湯武得以誅紂其後微子持祭器造周軍則服罪之禮也故紀季以鄫入齊春秋嘉之此義也

微子弟九

坶誓弟十　周書一

王氏集注并箋

坶誓　司馬云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　司馬云十二年正月甲子昧爽未旦也　箋曰劉歆術以爲己卯歲建卯月五日一行術以推譚譔說庚寅建子月五日是月合朔在庚寅牽牛七度朔日庚申四日癸亥日南至距春秋元年已未三百八十九年

于商郊　司馬鄭引經王皆作武王　箋曰大事必有行所朝至之明旦朝焉郊遠郊百里　坶野乃誓　坶從司馬本作牧　詩同東晉大禮於至日下王朝至

鄭曰郊外曰牧牧外曰野將戰于野而誓　箋曰許慎說坶在朝歌南七十里自悉水經注倉水出衞縣西方山東南歷坶野跨澤北皋作鉞旄說文引作旄牛尾　箋曰杖持也戊斧也馬法曰夏執元戊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戊右杖白髦　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郭璞引逖作遠　司馬曰麾之使遠約退周軍也大誓之時師鼓譟歌舞書傳說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麾之使遠恐其赴敵多殺也專戒西人者虎賁三千人從王左右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司馬曰友邦作友國有國　箋曰友

八百諸侯冢君蓋州伯也御事簽曰御訝也侯伯來受事侯故警其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簽曰此皆諸侯之御事也三司者方伯之大夫天子所立三監也梓材謂之三父周制以爲三孤亞大夫也旅下士也師氏於天子領虎賁士之長侯國無虎賁其師氏領君卒與千夫長百夫長鄭曰師帥旅帥虎賁三千置三長也士千長者帥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上士千長者簽曰五百人爲旅旅帥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上士千長者也止殺之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簽曰庸在楚西南左傳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蜀山氏帝嚳外家羌西戎牧羊人髳詩作髦西徼外產旄牛司馬盧作纑馬曰武王所率將咸伐紂也

簽曰水經注下雋西有徼水或謂之麋湖在羅汭下游彭水出宕渠郡南逕朐忍縣左傳羅與盧戎敗楚屈瑕括地志虢州竹山縣及荆州古盧國微盧地今湖南岳州辰沅之境彭濮四川貴州之界皆江漢西南德廣所及春秋夷狄之君七等稱人者其中等也伐紂唯用車三百乘不得將率蠻戎之師此八國君長來會孟津者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簽曰稱舉比合立建也將戰則右持矛故令建于車以下聽誓其干戈步卒亦有焉馬則舉之比之也予其誓王曰簽曰復加王曰宣誓者眾既坻定乃古賢之言古人有言曰牲雞無晨鄭曰以雞知時畜也晨爲辰驗母也雞不知時也無酒不祀牝雞不知時牝雞之晨維家之索簽曰此武王釋古之意言牝不知時而特以占時則是此家之孛悖也索孛字相近而誤耳索當爲孛或說以易震索索索馬云索索內不安也又說索入家掖也索盡也皆空也皆所未安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簽曰言婦人與政昏棄厥肆祀弗苔司馬昏作自問也簽曰昏亂引之讀爲泯蔑也周禮宗廟之祭曰肆祭天曰禋肆大祀解牲體也苔鄭曰肆祭名苔對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司馬迪作用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簽曰王當爲王王任也遺任謂受遺任政者先王之天臣也父母弟叔父也天子之稱羣臣皆爲伯父叔父故改言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谷永引崇作宗逃亡也言紂招誘諸侯之叛臣與謀侵削侯國爲閒諜簽曰逋亡也是以爲大夫卿士司馬無俾暴虐于百姓簽曰百姓舊家大族爲新進者所侵陵以姦宄于商邑司馬邑作國簽曰商邑京師也今子發惟共行天之罰作冀共從司馬本漢書引同李善引簽曰發西伯太子臨師自名者以奉文王主也共具也天罰已具待子行之言商民無罪今日之事

箋曰言一日可定非連兵攻戰之事**不徇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司馬釋徇爲過歐陽詢引作弗譽鄭曰好整好暇用兵之術　箋曰本紀說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揚盤旋不深入也凡戰車馳者徒走車驟者徒趨車輪三轉爲三步車三發則徒三刺六步者車再三發也七步者徒當在車前也止齊以待紂師奔潰示不逼之**夫子勖哉**司馬釋勖爲勉鄭曰夫子丈夫之稱　箋曰夫子謂侯國大夫勖謂勉其衆**不徇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司馬本正義本唐石經五伐下皆有六伐七伐此從鄭本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正行列也　箋曰伐者與敵師戰而追奔也車三發則徒三刺徒更在前故得有五伐凡追奔車皆結陳在後爲聲援徐進言五伐已明步伍下不得有六伐七伐史記有者後人據僞傳本加之**勖哉夫子尚桓桓**說文引桓作狟　箋曰桓桓盤桓不尚深武貌　鄭曰其威當如入也**如虎如貔**司馬貔作羆　鄭曰貔一名白豹虎類也　箋曰此已在郊復言往郊養威使人自畏**如熊如羆**司馬作如豺如螭　鄭曰羆猛而文　箋曰羆戒其克敵之後屯於郊外**弗禦克奔以役西土**禦從馬鄭本顏師古引作御東晉本作迾司馬云不禦克犇馬曰禦禁也役爲也鄭曰禦禁也不得暴虐殺紂師之奔走以爲周之役也　箋曰役從也從西土人進也克敵之後奔者不禦止之縱之使去**勖哉夫子爾所不勖其于爾躬有戮**鄭曰言且也　箋曰爾躬謂百夫長以上之身軍士暴掠則將戮將帥也

鴻範第十一　周書二　尚書卷十二

王氏集注幷箋

鴻範　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箋曰此篇箕子自作傳題王十三祀　夏之道故許愼引爲商書左傳同今以首當在堣誓後

惟十有三祀　箋曰十三祀克殷後一年歲在未制作從舊號　王訪于箕子　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因以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焉

曰　箋曰下言天此言帝帝謂堯也動怒怒其放命　故曰亂陳五行　帝乃震怒　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　箋曰下言天此言帝帝謂堯也動怒怒其放命　不畀洪水　堅從說文引司馬云不從　以鯀治洪水時已畀不畀也　鯀則極死　極又作殛　鄭曰春秋左傳曰舜殛鯀羽山　箋曰改殛言天　禹乃嗣興　嗣興仍不外五　之誅也極鯀其舉也興禹　箋曰帝命而陳之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鯀則殛死　殛誅　禹乃嗣興　嗣興仍不外五　鯀也　箋曰帝命而陳之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王乃言曰　箋曰固辭乃對故云乃言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　堙從說文引漢石經作　汨陳其五行　漢石經曰治水用物器多伊洪作鴻　漢石經作曰　箋曰此篇箕子自作傳不因性而但求勝五行反無用故曰也應劭曰汨亂也水性流行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　帝乃震怒　鄭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　箋曰下言天此言帝帝謂堯也動怒怒其放命　不畀洪水　畀從說文引司馬云不從　以鯀治洪水時已畀不畀也　鯀則極死　極又作殛　鄭曰春秋左傳曰舜殛鯀羽山　箋曰改殛言天　禹乃嗣興　嗣興仍不外五　之誅也極鯀其舉也興禹　箋曰帝命而陳之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鯀也　箋曰帝命而陳之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鯀則極死　極又作殛　鄭曰春秋左傳曰舜殛鯀羽山　箋曰改殛言天　禹乃嗣興　嗣興仍不外五　之誅也極鯀其舉也興禹　箋曰帝命而陳之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鯀也　箋曰帝命而陳之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鯀則極死　極又作殛　鄭曰春秋左傳曰舜殛鯀羽山　箋曰改殛言天　禹乃嗣興　嗣興仍不外五　之誅也極鯀其舉也興禹　箋曰帝命而陳之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鯀則極死　極又作殛　鄭曰春秋左傳曰舜殛鯀羽山　箋曰改殛言天　禹乃嗣興　嗣興仍不外五　之誅也極鯀其舉也興禹　箋曰帝命而陳之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禹乃嗣興　嗣興仍不外五　之誅也極鯀其舉也興禹　箋曰帝命而陳之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嗣興　箋曰帝命而陳之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　疇類　彝倫攸斁　斁敗

彝倫攸斁　斁敗

彝倫攸斁　斁敗

曰五事修身接物之法次三曰農用八政馬曰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鄭曰農讀爲醲醲農和也八政立官行政之法次四曰協用五紀漢書協作叶箋曰五紀治歷步地圖象之法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大傳或作王箋曰皇大也聖人所以通天地次六曰乂用三德艾從漢石經漢書引同東晉本作乂艾除治之意三德刑賞之法次七曰明用稽疑箋曰稽疑所以爭之道次八曰念用庶徵鄭曰庶衆也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箋曰庶徵修省消伏之道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嚮馬曰嚮勸也勸畏從善改惡之術

曜人用六極箋曰嚮與庶徵同庶徵驗之天福極驗之民五行東晉本五行等嗜上各有一二等字此從漢石經司馬同下並同一曰水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箋曰五行以多寡爲先後水包地多莫如水二曰火箋曰火熱力光景炎氣等是也地所以運行故次火三曰木箋曰本根生者有根生者乃有飛走血肉之類四曰金箋曰金剛土也沙石皆其類五曰土箋曰地之吐生物者多有故少于金而次在最後水曰潤下箋曰此用五行之法也欲使物潤使物下則以水及物最捷故欲炎物及也火有光有氣有力乃使物上者用火炎物者謂欲物熟欲物自動自焚及發光也上者以火力木曰曲直箋曰欲物發重刃及使物自升舉也曲及直皆用木木之質又自能利曲直也金曰從革馬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箋曰欲物從用金之類欲物革用金若鼎范鑄若劊鋸鉗環之類土曰稼穡同箋曰土可樹藝箌治之地也稼嫁物別生則用土收斂物亦用土窮葬亦斂也潤下作鹹箋曰此養生之術周官曰以鹹養脈者爲脈象地有水亦所以潤通人身也人恃養脈血之與氣俱行味以養則脈以養脈作鹹下藥物炎上作苦箋曰以苦養氣氣者人所以自舉及覩息者象地有火則作苦以養之曲直作酸箋曰以酸養骨骨酸養筋筋舒功似從革則作辛以養之辛養筋筋固功似潤下作鹹箋曰以鹹養脈脈潤通人身也人恃養氣氣者象地有水亦所以潤通人身也人恃養脈象地有水亦所以潤通人身也人恃養脈血之與氣俱行養生之術周官曰以鹹養脈者爲脈象地有水亦所以潤通人身也人恃養脈血之與氣俱行味以養則脈以養脈作鹹下藥物鹹以養脈作苦以養之曲直作酸者曲直似木則作酸以養之從革作辛箋曰以辛養筋筋舒功似從革則作辛以養之稼嗇作甘箋曰以甘養肉肉生皮毛齒爪似稼嗇則作甘以養之

五事箋曰事察也察已在此五者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大傳作思心漢紀引同鄭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貌屬木貌曰恭言曰從馬曰發言當使可從鄭曰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似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順也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曰睿通也鄭曰睿通於政事五行傳思爲思心睿爲容恭作

肅從作乂司馬艾作治也上聰則下進其謀鄭曰乂治也君貌恭則臣體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晢君思睿則臣賢智**八政**籑曰二相出令而從所以爲治也君貌恭則臣體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晢君思睿則臣賢智**八政**籑曰二相

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馬曰之所會也鄭曰皆謂其政所致也

尹惟日**四曰星辰**馬曰星二十八宿長曰月之所會也鄭曰星五星也

籑曰庶民惟星星列宿也辰北極也此四者紀其順逆以待推步占驗**五曰曆**

籑曰曆歷久推測之數以五星月日

數列宿北辰經緯遠近知地形上下迂直**皇**

極皇建其有極五行傳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斂時五福用**

敷錫厥庶民司馬彪作傅馬曰斂之道用布子眾民

五故皆用五應修土則壽修水則富修火則

康寧修金則攸好攸德修木則考終考命此

五福者君斂之承之乃及庶民庶民

不能自得之于天故曰皇建極也**斂時五福用**

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于女取中

正以歸心也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曰此三句箕子釋斂時五福敷錫庶民之意

女女武王也言當時眾民定中于女故待女

敷福民受女錫又能錫女以安中于女故女

福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籑曰朋風通用字淫朋淫放比德相比順

修德者言民有善惡之分然當知民化于

君非民有比德也皇作極也　**凡厥庶民有猶**

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

行有所趨舍也　籑曰猶爲守也有所執守當思念其

職也猶圖也民所好圖聚之所惡圖去之爲

者農工商之業守者田里市肆之地民俗厚

薄在上故女當念之此總釋上四句也不念

籑曰師尹惟日**四曰星辰**馬曰星二十八宿長曰月之所會也鄭曰星五星也

籑曰庶民惟星星列宿也辰北極也此四者紀其順逆以待推步占驗**五曰曆**

籑曰曆歷久推測之數以五星月日

數列宿北辰經緯遠近知地形上下迂直**皇**

極皇建其有極五行傳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斂時五福用**

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馬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于女取中

正以歸心也鄭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曰此三句箕子釋斂時五福敷錫庶民之意

女女武王也言當時眾民定中于女故待女

敷福民受女錫又能錫女以安中于女故女

福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籑曰朋風通用字淫朋淫放比德相比順

修德者言民有善惡之分然當知民化于

君非民有比德也皇作極也　**凡厥庶民有猶**

有爲有守女則念之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

行有所趨舍也　籑曰猶爲守也有所執守當思念其

職也猶圖也民所好圖聚之所惡圖去之爲

者農工商之業守者田里市肆之地民俗厚

薄在上故女當念之此總釋上四句也不念

上以上者在五事入政月
十以上有貢課之法也**咎皇則受之**司馬羅爲離王應麟云大傳作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司馬邦作國箋曰人謂欲庶民從己凡長民之各使進其行乃可以昌明之人有能協極爲極者作脩云爲官撰人必得其材**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箋云此下七句並釋羞行之意正長也穀祿也詩曰蔽蔽方猶盛也言長民者盡有祿力能移民俗**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箋曰羞其行也好美也善也王不能使正人進善于其家則民化之盡有咎辜好謂東晉本作無好德此從鄭司馬同**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箋曰此言淫朋也受之受其咎也咎責也民有淫朋而不被咎責是皇不極君當代民受咎謂國危亡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箋曰此言比安樂色謂民美好曰予者民相謂也民攸好而色攸德而康此五福之著見者則是女爲君所錫福也不言富壽康寧者康寧謂無疾病非此康也民不皆老不得言壽富又非外可見故唯舉攸好德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威高明**虐煢獨大傳作侮矜寡司馬同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箋曰斯盡也高明高明家也毋以威故陵暴之**羞其行而邦其昌

大傳曰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　箋曰又加曰者總釋皇極之義作父母錫民五福也天下王錫保極也**三德一曰正直**　鄭曰正直中平之人　箋曰正直皇極也治民則一德治大臣諸侯但建皇極猶未知權僅可爲一德故與二克竝乃備三也**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則仍是正直以成治立功　箋曰寬猛相濟則仍是正直也克肩也任也事有宜以剛任或當以柔任者**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司馬彪曰變爲內鄭曰人臣各有一乎守一之人治之使不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之人治之差正之　箋順孝敬之行者則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變爲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剛能之人誅治之其中

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　箋曰此言天子治世因時爲用變猶熟也友順也天下已治則直道而行暴亂以剛治之則壞**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司馬彪曰潛伏也陰也謀謂賊臣亂君親無將將而誅高明君子非一朝夕之漸君親有所爲教君欲有所爲其意未子亦以德懷之　箋曰沈漸若婦人近侍之人古之諫官也殷周更爲之當專任剛高明大族若盤庚三告周公再遷是任柔也谷永說云委曲從順所教不彊獻詩之史後立言官皆所以防救**乃命卜筮**　箋曰乃始也言行事必始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鄭曰凡占龜眡高及四體五者氣如雨然也　箋曰雨者兆之體者更十有八變乃合貞卦而成卦備而成卦猶蓍龜也蓍高體也俯靈屬仰繇屬**曰濟**　濟東晉本作霽鄭曰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

惟天子乃宜知之以三德補皇極之衛濟時者乃爲聖人也王嘉云民用僭差不壹稽**疑擇建**　箋曰擇選也建立也有所擇有所刪建乃有疑宜稽**立卜筮人**　鄭曰言將攻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　箋曰記曰龜爲卜莢爲筮卜筮者聖人以合天餘人假以爲教君欲有所爲其意未定先之以卜筮則外知意旨因可否而進規焉卜筮之人古之諫官也殷周更爲獻詩之史後立言官皆所以防救**乃命卜**

福玉食柔克也作福爵祿人玉食豢養人玉讀爲畜**臣毋有作威作福玉食**　箋曰言偏剛偏柔之德非常法臣不可自專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而凶從漢石經東晉本無而鄭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也**人用側頗辟**　辟東晉本作僻　箋曰人謂士也春秋士爲王人士無威福玉食之權而用其偏剛偏柔是傾側邪頗柄之人王嘉說云國人傾側不正馬曰忒惡也　箋曰僭假也忒貳也庶民尤無權而有偏德徒爲人所不信言權以濟事**民用僭忒**　僭民用僭差不正

箋曰濟益前弁東冤也于卜師爲陽冤故如晴濟**曰圍**圍司馬作涕一作夷鄭曰圍者色澤而光明也　箋曰說文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圍益後弁南冤也爲陰冤故若升雲爾雅以濟爲果以圍爲猶果如雲升也**曰霧**周官注引作孟司馬又作被今正義本作蒙又在圍前鄭曰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　箋曰克者如殷氣西冤靈屬爾雅云左倪不類故氣不釋曰克者右倪北冤若屬爾雅云不若故氣相犯也此五冤冤人謂之六冤以上下爲天地凡卜灼之高以雨爲類前以濟爲類後以圍爲類左以霧爲類右以克爲類各于其類占吉**曰貞**鄭曰內卦曰貞貞正也**凶曰悔**鄭曰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　箋曰說文引悔作𠂤易卦之上體也𠂤每也重卦故每每艸盛上出也伏羲重八卦爲六十四三代易書所同**凡七卜**鄭以凡七爲句卜屬下爲句　箋曰卜者冤著之總名**五占之用**東晉本無之此從司馬鄭**一曰雾克二曰衍忒**司馬忒作貳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　衍之數也忒變也更也變也**立時人作卜筮**司馬云作爲卜筮人乃先命兆卦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立是能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冤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立是能筮人　箋曰時人善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著冤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深

箋曰恐一人阿意故立三人**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司馬乃作女　**謀及卿士**鄭曰卿士六卿掌事者　箋曰說文圍者升民民從漢石經東晉本作人**謀及卜筮**箋曰言君當公其心以訪臣民乃聽卜筮人之議**女則從冤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司馬作而子孫衆和而安衆助而强　箋曰克者如殷氣犯也**孫其逢**司馬作而子孫馬曰逢大也　箋曰言可行也**吉女則從冤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箋曰吉言君亦有獨斷之道**卿士逆庶民逆吉**鄭曰此三者皆從多亦得建立　箋曰庶民亦得**冤從筮從女則從冤從筮從女則逆卿士從庶民逆吉**鄭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故爲吉　箋曰筮者或以義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箋曰說雖從可逆逆者人所不欲故作外事及人**則凶冤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　箋曰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物成而堅故**曰奧**奧從大傳司金氣爲暘　鄭曰暘司馬又作陽暘金氣也秋鄭曰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　箋曰此或天時未可故靜以待之　鄭曰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著冤之道幽微難明愼之深　箋曰時人善人　三人占則從二人

氣也曰寒鄭曰寒水氣也曰風鄭曰風土氣也凡氣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曰時五者司馬作五是來備李雲引是作氏荀爽引作蹟五氣也箋曰時承也時五者承王極亦土氣也以王極故雨暘等皆各爲極也五行傳謂之王極來備各以其敘司馬作序箋曰謂王極修則木火金水土各以敘成庶艸蕃無疵說文引詩曰艸本無作廡艸也箋曰以生微爲驗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備當爲惫惫也五行班壞則生災有一備必有一無若金木是金木亡也曰休徵曰肅時雨若五行傳曰休時雨孟春朔令曰擧不宿飲食不享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于郊以達障塞其禁毋伐林木仲春

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于郊以達障塞其禁毋伐林木仲春毋覆巢殺孩蟲胎夭飛鳥以成鳥獸魚鱉之長事一曰庶民罹之庶民罹之者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故爲土應也土思無不通故曰聖時風若箋曰聖之言聲也聲聞於遠也風之言氣也氣周於物也人君內有聖德之性則其氣聲聞遠而和洽物矣庶艸蕃無箋曰艸蕃無者艸蕃滋茂之貌也曰雨若箋曰雨者潤之所生故以象春人君順之則雨之時也曰暘若箋曰暘者乾之貌也曰燠若箋曰燠者長之貌也曰寒若箋曰寒者藏之貌也曰風若箋曰風者散之貌也曰時若箋曰時者各順其時也曰恒若箋曰恒者久之貌也庶草蕃廡箋曰廡者豐茂之貌也一極凶一極亡箋曰以王極故雨暘等皆各爲極也五行班壞則生災有一備必有一無若金木是金木亡也曰休徵曰肅時雨若五行傳曰休時雨孟春朔令曰擧

並同大傳作荼東晉本作豫　五行傳曰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荼厥罰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艸妖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鄭曰舒舉遲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奧之咎氣來順之　舉曰急恆寒若五行傳曰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媄時則有豕禍時則有魚孽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鄭曰急促自用也言由君急促太酷　曰霧恆風若書引司

眚黃祥維金木水火沴土鄭曰霧見冒亂也　曰師尹惟日　眚從馬同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瞀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媄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日二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正月維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馬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

尚徵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　箋曰眚內生之災也師州十二師者鄉遂都邑之吏也民無生眚師尹主其眚王眚大爲歲之災師尹一日災耳記之以待補救　歲月日時無易　箋曰無易者無眚也歲月日郎王及鄭士師尹也不斥言耳　百穀用成　箋曰穀者乂歲之主鄭士師尹之治以明　峻民用章　峻從司馬同東晉本作俊箋曰峻農夫也致仕大夫教造士者其民造士也章顯也此　家用平康　鄭曰其則其美應如主于王箋曰此王極休徵也王故大夫之家用安自卑以及尊故推日以至歲　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峻　箋曰百穀不成乂治也昏亂也言由君急促太酷不聖厥咎霧厥罰恆寒奧而已　箋曰霧冒也　民用微　箋曰微衰也　家用不寧　鄭曰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王不極咎徵也　庶民惟星　箋曰星列宿也州域故以庶民象之有災祥則占其野欲知方位則以中偏分度里然庶民不自眚故不與歲月日同占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莫同是離逢非五行傳曰星辰風土也爲木妃雨水也爲金妃故星好雨鄭曰沴維鮮之功馬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曰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上十爲木八妻木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滂沱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奧中宮四

季好寒也　箋曰此下別言地氣殊異有恒風雨恒寒奧之地不闕休咎者也星地行軌度所值離之地而有多風多雨者此非沴也乃惟分析氣候之事不可以占驗小數言之今海島沙漠多風荆揚梁多雨是也曰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荀悅引有冬有夏有寒于黄道也　箋曰日月之行謂地行也有冬恆寒之地有夏恆奧之地此乃地南北冬溫涼非舒急所致　月之極晷有長短氣有溫照地地無霧霧則見故王之不極厥罰恆陰

從星則以風雨　鄭曰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箋曰此言恆暘陰仍爲咎也月從星者五星各有月也驗五星之月足明地亦行星行星故能自致風雨鄭曰貧聽不聰之罰五行志言之不從其餘則有雨也至于暘之極疾　三曰憂　鄭曰憂言不從之罰五行志云思心不容其明則致康寧言從作乂之所致也然則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　箋曰成終言作事有終成命言子孫從教言從作乂之所致也攸好德爲貌恭之應五行志以爲視明致壽言從致康寧貌思心容致考終命　六極　鄭曰云六極者備五事也王極致之故苴列爲

一曰凶短折　馬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　箋曰凶短折思不睿之罰五行志云思心不容其極凶短折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艸木曰折一曰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凶天也　二曰疾　鄭曰短艸木曰折一明其罰五行志視之不極疾　三曰憂　鄭曰憂言不從之罰五行志言之不從其疾憂　四曰貧　鄭曰貧聽不聰之罰五行志聽之不聰其極貧　五曰惡　鄭曰惡貌不恭之罰五行

志貌之不恭其極惡　六曰弱　鄭曰愚懦不壯毅曰弱弱故所以弱也六極五福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壅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則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于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五行志皇之不極之罰不能爲大中鄭崇說逆陽者厲極弱逆陰者厲極凶短折弱者雖生如死雖衆如寡故爲大凶極有六福唯五極者王極建則錫五福以聖哲在下位不能此六極者時亂則民罹咎而曰極若王子晉顏淵是自免故不曰凶咎而曰極若王子晉顏淵是短折也伯牛有疾司馬牛憂原憲貧殽蔑哀

駟宅貌惡也然此諸賢不得言弱

鴻範第十一

金縢第十二　周書三

王氏集注并箋

金縢世家云武王十一年周公佐武王代紂作牧誓已殺紂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作金縢其後武王既崩成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强葆之中周公乃踐阼代成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東伐作大誥二年而畢定作饋禾嘉禾東土已集周公踐祚六年制禮作樂致太平成王既冠以政還之北面就臣位而周公退老於豐鎬後成王有疾不豫周公乃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如旦不多才不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則予以璧與珪爾不我許我乃屏璧與珪周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王翼日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在豐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王亦未敢誚公公乃言曰我先王有勤勞於王王有疾我以三王命請代王之身於是乃斷蓍龜卜三王皆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於是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東居二年則罪人斯得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公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邦人築場大熟歲則大有年孔氏曰金縢周公藏策之金縢之匱也後人因以名篇

傳金縢在大誥之後箋曰金縢周公藏策之匱也後總述公功德繫杞王魯爲二王後當在立政後今在此者類次爲武王書滕緘也以銅鐵鉗鎖扃固於匣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作忻說文引馬王充劉向引竝同箋曰禮記云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齡文王曰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吾與爾三年之益所以定帝業生太子成周公成王三年之盛也文王受命七年八年而崩成王之盛亡殷誅紂之期曾受西伯之命躬親之法故武王當亡殷誅紂之期曾受西伯之命躬親之法故武王躬殺之不可以垂訓故文王不受三齡也武疾周公攴當代立非立嫡傳子之法故武王必益三齡也文周聖人自制其壽命武王大

賢其命在天至是有疾者當終之期克商在十二年此爲十四年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政也**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又作睦司馬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鄭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箋曰國有大憂三公聚謀時周太召爲三公周公不吉故云二公卜于文王廟者卜文王與三齡得否天子有疾當禱耳而今欲卜亦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矣今不得三必非文王意卜之文王徒增其憂**公乃自以爲功**箋曰功成與神約誓也言己代从王若與齡傳子雖立大法有慈愛之嫌天或知王不从**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期今必瘳不可憂也晚嚮日申命百姓庶無負子之職亦謂以己代漢爲天子也命必有終文王已與三王季周武不代文王武反損父之年爲天下已定武王雖崩朝委裘而周公輔之三監不敢叛雖叛而亡周公亦不宜私慮過計以請

爲三壇同墠馬曰壇土堂鄭曰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箋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於此用升壇會盟之儀也祭法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箋曰用盟禮故周公立壇上對三壇若面結言**植璧秉珪**司馬植作戴鄭曰植古置字箋曰璧蒼璧以禮天植於壇也珪桓圭上公之贄周公秉持之朝覲之禮**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箋曰三王皆公傳受命故並告之**史乃策**策从司馬東晉本作冊鄭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箋曰史奉策大史進其策**祝曰惟爾元孫某**者由成王諱之也箋曰祝大祝也

元首也嗣王曰元**遘厲虐疾**司馬云王發勤勞阻疾作勵言構造厲精于治也虐獵也爲疾所陵獵箋曰遘讀爲構厲今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司馬作負子鄭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負古字通負特也子慈也丕子猶私愛也三王若與齡傳子雖立大法有慈愛之嫌天或責而不許則旦請代死以子易子是無負子之責也晚嚮日申命百姓庶無負子之職亦謂以己代漢爲天子也命必有終文王不代文王季周武不代文王武反損父之年爲天下已定武王雖崩朝委裘而周公輔之三監不敢叛雖叛而亡周公亦不宜私慮過計以請代貪帝位也然而文王與之周公請之殷殷於此年者聖人先天而天不違貴欲于武周之時立傳嫡長之法周公知與齡之意見武王無故篤疾恐已次當立皇恐而請代惟聖人能以壽歲益人也舜帝位而不當乃至損年益之於成王有繼絕之恩故推爲禪讓之君而以魯爲王者後**予仁若**箋曰仁讀爲先祖匪人若順也二王于予仁慈順予之請聽予代王**巧能多材多藝**巧從司馬本東晉本作考當爲丂古文以爲于字又以爲巧字故或爲丂或爲考皆非也丂讀若巧言王不死乃能用賢也材賢材也多藝謂眾賢人眾治事者吉旦死不患無材多藝治事則能**能事鬼神乃元孫**箋曰多材治事則能和天神人鬼曰能

事女元孫周王不若旦司馬若作如旦所請不能代箋曰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箋曰賢人雖多王崩不能主人之祀此不言元孫者不能代無元孫之可事也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馬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箋曰佑當爲祐助也乃命者欲三王請命也敷溥也廣也帝雖不私周室當爲下地箋曰言三王亦用死此定子孫之業用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司馬云敬畏箋曰言非獨旦私意四方之民以王無太子無可立者莫不振動畏懼也祇振古通用敷卽謹也烏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司馬寶作葆鄭曰降下也寶猶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今我卽命于元龜馬曰元龜大龜也箋曰卽就也三王命不可聞見就卜之爾之詞親敬之稱也禮祀祖父曰于爾若以璧與珪歸箋曰告神之玉藏兩階之間祭天玉當燔之此請以歸者大傳說諸侯執所受圭與璧以朝於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璧用以高益藏太廟圭還周公也云其者不敢自專禮侯爾命馬曰待女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箋曰爾之詞親敬之稱也禮祀祖父曰于爾若孫婦附于皇姑不得言爾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說文屏蔽也箋曰屏璧者不得復祭祀屏珪者不復朝聘大傳說有過行者當其圭不義則不見之卜爾之許我我其以

屬也乃卜三龜一習吉司馬釋云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箋曰三龜三卜人也卜一人占之一猶同也習所習占書啟籥見龜兆人占之一猶同也習所習占書啟籥見書乃幷是吉司馬釋云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馬曰籥藏卜兆書管鄭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所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箋曰占人既言吉周公復自開大卜三兆法書合之公曰體王其罔害罔占人兩引皆作無玉藻注體謂龜之高及四足兆象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箋曰君定子孫之業若新受命命己王不死己不代死若子之事助王致太平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鄭曰縢束也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箋曰凡卜筮事繫幣而比其命詞藏于占人歲終計其中否此非常之冊故別藏之匱匣也王翌日乃瘳翌從郭璞元應顏師古李善引同正義本作翼箋曰瘳疾愈也武王既喪鄭曰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箋曰白虎通引云喪者亡也人子心不忍言死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

大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强祿周公盛養成王使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鄭曰管叔武王所重任以監殷武王崩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子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於京師箋曰管叔武王所重任以監殷武王崩乃身爲冢宰令百官總已以聽故管叔怨焉于次管叔可立望入朝專大政而周公不讓公子故羣弟從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唐石經正義于太子之稱不利謂謀殺之周法傳子殷家弟及誣周公欲自立而嫌成王將弒之白立成王生於武王疾瘳之年三歲遭武王喪既喪五歲矣不能朝見羣臣也箋曰以流言召二公曰我之弗辟說文引辟作弸弗作不我無以告我先王司馬彪云告太公望召公奭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幼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馬曰辟謂辟居東都鄭曰我今不辟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誚無以告于先王言愧無辭也箋曰辟三公執政之名也頌有辟王辟公皆謂周公弗辟者不居位也閒言當退故弗辟矣以先王論之管叔爲兄不讓兄是不可告先王也周公居東鄭曰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察已箋曰周公主陝

而三監破二年而奄君遷其三年也得謂俱伏其罪于後之弗辟說文引辟作弸弗作不我無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司馬名作命鄭曰詒說也周公傷其黨屬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今幽風鴟鴞也鴞之詩言商奄猶未定魯將被兵因以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遺言託王欲葬成周又以殺兄不敢葬文王墓左右以示之意王亦未敢誚公司馬誚作訓鄭曰成王非周公

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王名之曰鴟鴞大傳曰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司馬名作命鄭曰詒說也周公傷其黨屬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今幽風鴟鴞也鴞之詩言商奄猶未定魯將被兵因以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遺言託王欲葬成周又以殺兄不敢葬文王墓左右以示之意王亦未敢誚公司馬誚作訓鄭曰成王非周公

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　箋曰諝俏也似也言未敢如公之意司馬說爲訓公謂訓其意葬成周也此公致政三年之後成王十年後其年未聞**秋大熟未穫**司馬云成王讓葬周公于畢從文公卒後秋未穫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明年秋也　箋曰秋八月夏正六月禮五月而葬則公薨紀年云成王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天大雷電以風**應劭王充引電皆爲雨　司馬云暴風雷雨禮梅福杜鄴谷永周舉張奐俱說爲成王葬周公不如禮王亦雷雨受命之符示周公當有王天下不敢臣也司馬釋云古文家云周公奔楚故　箋曰烈風雷雨大喪度甫窀謂新卜地也上未言卜此不得爲卜災又卜災當于禰亦不在文王廟**昔天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　箋曰禾今謂之高粱斯盡也**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司馬釋弁爲朝服鄭曰弁冔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而冔弁者承天變故降服也　箋曰與及也自王至大夫大夫裁素服縞冠而加用弁者以入廟開金縢也蓋天子朝服皮弁云盡者王入廟當去端冕朝服視朝大夫因入廟以公事開書非廟事也**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說又作筒鄭曰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箋曰以見其說大祝六祈六曰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箋曰問占書何不在占人**對曰信讒**司馬云信有馬曰讒猶憎也　箋曰讒久而美也**公命我勿敢言**箋曰以曾受命故公薨後不言占非祕書本不可言而公祕之者自以爲功事成嫌自功也**王執書以泣**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其勿穆卜**大傳曰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地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司馬釋云自今後其無穆卜乎　箋曰穆卜謂卜葬文王墓宅也成王終葬周公文王葬自謂謙矣然猶以臣禮如以王禮當別爲塋也冢人大喪度甫窀謂新卜地也上未言卜此不得爲卜災又卜災當于禰亦不在文王廟**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司馬云幼不及知　箋曰在未生以前故曰不及也**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箋曰彰明也**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司馬無新馬新作親鄭曰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　箋曰逆讀爲御御猶受也新逆我國家者成王知周公不自惜死以正嫡統有再讓天下之義非人臣之功乃授天下於成王者以其新知之故如新受國也**禮亦宜之**大傳曰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　箋曰禮荅之亦者亦國家也受王于公亦宜以有禮荅之禮讀如禮賓之禮凡受大禮者必王禮禮之白虎通云周公以王禮葬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王出郊**

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　箋曰以見其說大祝六祈六曰說　一也是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雨禾偃木拔及成王病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盛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馬曰反風還反也鄭曰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同旋經日二公命邦人凡大木

說文凡最括也　箋曰周官鄉老二鄉公則在任三公不掌鄉其無致政三公則在職公各領二鄉也周公老于豐曰明農近豐二鄉周公掌之餘四鄉鄉之東二公掌之今周公新死一人謂天子三公分掌六鄉其有致政三公居攝王之篇故不計也計大木已拔者若干將以備國用猶所

偃盡起

箋曰所偃者禾也前見近郊禾起此因邦人凡木人隱山谷見禾盡起因以告二公記異瑞也張奐云木偃非也

而築之

馬曰築拾樹木盡起上未云木偃者起其木拾下禾乃無所也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　箋曰築拾邦禾以風偃禾穀悉落不可穫但可拾也先但見禾偃雨至以爲穀必勞今乃因雨而穀盡落雨止禾起因穀落故不起也於是不

歲則大熟

箋曰言尊周公當天心自是之穫而拾亦記異事後黜祀而王魯魯郊祭后稷牲亦白牲周公郊者太伯不得追王郊祭后稷牲亦白牲周公太伯無致太平之功又未踐阼

大誥弟十三　周書四

王氏集注并箋

大誥

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本紀云三年而畢定故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又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箋曰四國既亂二公不能討乃迎公還大發兵征之以在軍中事不可承朝命因遂稱王以出令是爲攝政元年王若曰

鄭曰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　箋曰此攝王之篇故不加周公曰

大誥繇爾多邦越爾御事

詩箋引爾雅作道也御事多邦之臣受王令者面命之以徧誥開導天下

弗弔天

箋曰弔善也遭喪之詞曰若之何不弔

降害于我家不少延

東晉本害作割此從馬鄭曰言害不少乃延長也言武王不少延長成王幼不能涖阼也　箋曰延長也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

歷魏石經作鬲　箋曰洪猶共也幼小也初立稱沖人言未安其位也俗儒以沖幼童人則不詞歷服猶久事也天位長久故曰歷服堯曰歷數在爾躬言天下共推幼小新王嗣無竟大位以爲當立也

弗遺哲迪民康

遺從漢書東晉本作造　箋曰言己居攝及避東本末以王幼小不遇哲人道進民于康樂之治也

矧

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箋曰格當爲假漢書釋假至也矧詞也言

方當求賢自輔望有能至心知天命者有已箋曰已漢書釋爲熙予惟小子若涉淵水箋曰予小子王子之稱攝位不當佐定天下如欲渡深淵之水也記曰予小子之子澄事耳言已當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子予惟往東也往往居箋曰往往求朕攸濟箋曰江聲說攸言也敷賁箋曰賁漢書釋爲奔走之臣也受命立成下而敷前人受命賁分也敷陳也前人文武之功方尊禮我我亦不敢閽門閽門也朝廷不忘佐命之臣也諸臣分任其職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箋曰茲此也謂朝廷也閉閽門不問政事以已避位初歸先言君臣無嫌之意以釋羣疑于天降威也吁天降下可畏懼之事謂武王嗣也用竄王遺我大寶龜箋曰于往也鄭曰受命曰竄王承平曰平王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箋曰寶保也守也竄王開國之王始定殷者武王也武王命周公受遺輔政則留詒以大守龜令專決政事今我用之非自擅天明卽命箋曰紹繼也明謂明命也我繼天之明命卽阼出令國非無主曰有大艱于西土箋曰艱險也大艱之人往西土流言西土人亦不靜鄭曰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越茲蠢殷小腆魏石經越皆作粵馬曰腆主也鄭曰腆謂小國也箋曰越茲于是也蠢動也小腆謂祿父等乃降周復反祀本不敢叛而三監扇動之箋曰誕大也紀理也緒業也天敢理殷餘業託名興復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馬曰疵瑕也鄭曰病之瑕箋曰疵民姦民也天降威怒使我知此亂由于姦民疵民也曰予復反爲不安謂不利孺子反閒之言自東復還京師鄙我周邦今蠢而叛曰箋曰鄙謂滅其地也左傳曰鄙我亡也言予當滅凡應和叛者非獨凶國乃使我周邦今蠢動者皆定之爲縣鄙所以威天下解散其黨今翌日民儀有十夫于東晉本作儀從大傳獻予翼箋曰翼猶助也民儀民之表儀殷之大族也夫傅也以其來助故號爲夫蓋不從亂而自歸者以于敉寧箋曰于往也以往撫安有大事箋曰武繼也大事軍事言告子欲繼謀功者當舉大事卜并吉鄭曰卜并吉者謂二龜皆從也休朕卜并吉鄭曰休興也猶助也天助我故卜同吉箋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箋曰肆故也友邦周舊領之國尹氏三亳阪尹殷之舊都邑庶士殷士三者皆有來迓事之人是謂大話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

不反曰艱大鄭曰女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志同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艱大箋曰不及尹氏者蓋以遠不徵其反兵也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箋曰言且當防內變越予小子箋曰越猶反告也考翼不可征箋曰翼老臣輔王者謂周公也征行也周公爲考輔不可自行王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王下東晉本有害字此從漢書箋曰此下周公自言攝王之意王卜征必行不可違故成王長思此難乃令公攝曰烏呼允蠢鰥寡箋曰不得外助則王室微弱信如動搖矜寡哀哉予造天役遺馬曰造遭也箋曰役使也予周公

爲天所役使遺罹大投艱于朕身箋曰大以艱戾投加我身令我攝王越予沖人不印自卹卹憂也周公以沖人成王不能身自憂故當急難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卹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箋曰義古儀字度也毖勞也寧安也武王公兄而曰考者古者繼先君則以其所後爲考廟故舜考堯魯釐父閔周公既攝乃稱寧考也言王不能自卹凝度女諸邦之意當同力綏子勉子日無以憂爲勞以武王圖殷之功當卒成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東晉本替作替此從魏石經箋曰替廢也上帝天子也攝王不敢僭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箋曰言昔武王起小戾爲天子寧王惟卜用克紹受茲命箋曰卜用卜中也詩曰考卜維王武王居鎬得吉卜今天其相民猶亦惟卜用箋曰相民謂攝王助理民事也亦得吉卜如前烏呼天明威弼我丕丕基威從漢書東晉本作畏下弁吉箋曰言天威甚明故卜弁吉王曰爾惟舊人箋曰言爾舊事武王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箋曰王應麟云漢人引作丕克省察也若女也女雖不能遠察天命弼我女當知武王勤女定殷之事天閟我成功所天閟東晉本作

天閟毖箋曰閟當作毖勞也也天以伐殷勞我是我成功之所處于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箋曰極盡卒終也盡終武王所謀之事謂定殷都雒事勞我民若有疾箋曰言從叛之人如爲疾所中非其本心也康誥曰和若有疾子害敢不肆哉箋曰肆作替作替此從魏石經箋曰替廢也害何也言何敢不廢哉考我民箋曰考成也言當成民事子害其不于前寧人圖功箋曰前寧人即舊人也予當往前定之功所終成之故子過道爾天亦惟用勤毖我箋曰勤事也天以我勤事勞我民若有

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箋曰漢書釋畢爲輔休休興聲轉耳子何敢不往前定殷諸臣之所以其所受之功興起畢成之王曰若昔朕其逝箋曰逝往居東時朕言艱日思箋曰言猶念也念此難無日不思欲攝不敢欲退不可若考作室既底法箋曰底定也法謂規制也厥子乃弗肯堂矧弗肯構箋曰堂基也肯可也言其子幼小不可令蓋屋也厥考翼其肯曰可令築堂又不可乎箋曰考翼故明考翼之職見其子不能終作室其

可曰子有後曰可待不棄舊基而已乎言當亟成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弗肯穫箋曰不可令布種又不可令刈穀與堂構皆舉始終言之菑反耕田也堯典播時詩傚載皆聲近通同字耕反而剸禾其中或又以一歲田爲菑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箋曰設兩喻以明無可待隸子害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箋曰若順也兄不敢不於我身撫定王之大命所以攝位若兄考箋曰考武王也尊者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故得兄武王先君爲考言我順武王伐殷之故事乃有友伐箋曰有讀爲又又助也順也乃我又順助王室伐叛者如武王意厥子民

養箋曰養長也民養若王之子以子喻臣也言庶邦諸侯亦武王子又爲民長有同休戚之誼其勸弗救箋曰勸勉救止也諸侯其必勉伐殷而弗諫止王曰烏呼肆哉箋曰肆是伐也言子今陳兵往伐四國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箋曰徵諸侯兵從征及各守封圻尹民庶士力不若庶邦故不及焉爽邦由哲亦惟十人箋曰漢書釋爽爲勉助由哲爲道明爽明也勉也由讀爲迪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箋曰十夫進知天子之命在周不在殷知天之輔誠爾時罔敢易法箋曰漢書釋法爲定法當爲正古法字爲金形

近而誤爾時者殷叛之明日十人不敢改易正潮而自歸周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箋曰戾定也攝定惟大艱人誕鄰箋曰漢書釋誕鄰爲大逆誕也鄰當爲潾潾周易或作吝逆也大戾之興由其人誕謾逆行胥伐于厥室箋曰言四國不同心必自相攻于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箋曰爾爾諸侯疑于殷周之際是不知周命未改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齊夫箋曰齊夫主田之吏天不自治田必假手於人齊夫能亡殷必假手於人齊夫推庶人終畝言武王推之子乃終之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害

其極卜箋曰極中也言舊人佐定殷者皆承天休天意可知予何必定中于卜

敢弗于從率寧人箋曰于往也往伐三監也從者謙詞也寧人不必率諸侯前定殷者同往言皆爲諸侯故稱曰寧人

有指疆土箋曰有撫也詩作者曰者定爾功疆其土者除其國也予往撫致其土無所用戰

矧今卜幷吉箋曰言人事已盡必勝又得吉卜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箋曰僭差也卜及此誥頒天下使咸順此意

卜陳惟若茲箋曰卜卜吉也陳誥所陳也以

大誥第十三

王氏集注并箋

康誥司馬曰衞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馬曰康圻內國名鄭曰康謚號也漢顓川周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邰者是今汝州地也康叔知非謚矣始君不臣兄弟故康伯而以伯仲耳武王九十三至此季不稱伯而以伯仲耳武王九百年母弟不得齒少也康叔以司寇作監監雒後三年雒爲東都移監河朔治邶鄘衞六世皆世官頃公封衞侯在夷王時

箋曰康叔者是今汝州地也康叔子

惟三月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衞哉生霸馬曰霸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周公初基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也作新邑本作東晉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衞哉生霸馬曰霸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周公初基鄭曰此時未作新邑基謀也作新大邑此于東國雒箋曰東國殷國也時新作

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郎功作劾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隆平已至侯甸男邦采衛恒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簽曰男下加邦者近畿干五百內供王事之國也百工播民采衛外諸侯以外無公役事百工播民簽曰工官也播分也攝王所命曰工和見事于周簽曰見效之也宗周民徙官吏與殷民殷民也周公咸勤簽曰咸相和皆效其事勸於役也定殷之勤勞數年乃洪大誥治鄭曰洪代也簽曰大治雒邑也王若曰孟侯王之子康叔大言周公代成也王若曰孟侯者也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十八日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

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鄭曰王若曰孟侯而呼成王簽曰於此政略說孟侯孟侯者公子十八爲孟侯者還宗而臨朝出命也若曰者總告諸侯也依略說也周公居攝之年撫政七年致太平制禮作樂即功作劾其事也隆平已至侯甸男邦采衛恒鄭曰不見要服者以遠于役事而簽曰男下加邦者近畿干五百內供王事之國也百工播民簽曰工官也播分也攝王所命曰工和見事于周簽曰見效之也宗周民徙官吏與殷民殷民也周公咸勤簽曰咸相和皆效其事勸於役也定殷之勤勞數年乃洪大誥治鄭曰洪代也簽曰大治雒邑也王若曰孟侯王之子康叔大言周公代成也王若曰孟侯者也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十八日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

我西土簽曰修治也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自治西土爲天子遍地惟時怙冒聞于上帝簽曰冒茂通用聞亦作旨聞本亦作昏蓋殷帝王充趙岐均引冒聞其說未詳上帝簽曰時承怙恃也承王字茂美也君奭迪見勖閪東晉本命爲殷所恃言服事殷帝之命文王大傳曰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不逆天之道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也戎大也詩曰寶始翦商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大傳文王稱王故齊於殷禮記說殯爲壹殷爲衣壹殯者武王也言兵已不再舉誕受厥命帝休簽曰休興也文王受命有帝德當興也文王非喑喑然有聲音也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不逆天之道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大也戎大也詩曰寶始翦商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大傳文王稱王故齊於殷禮記說殯爲壹殷爲衣壹殯者武王也言兵已不再舉誕受厥命

也明其以謚親鎮輔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大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憯然欲錯刑遂罰乎心不平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以不平私之乎如此者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簽曰顯光也孟子引書曰丕顯不連考爲稱也文王此言丕顯不連考爲稱也文王蓋此文王世稱穆考文考祭法顯考次祖考當高祖之文王稱簽曰見效之也周鎬京祭法顯考次祖考當高祖之文王稱不敢侮矜寡簽曰矜治殷民故主言矜治殷民也侮慢也簽曰左傳引說爲侮慢也威威顯民簽曰威畏也威之言威也賞功祇德祇愛也顯民簽曰顯光也孟子引書曰丕顯考爲稱也文王稱用肇造我區夏簽曰肇始也造爲也區崎區隅僻隱謂西土也夏中國也粵我一二邦簽曰粵於也此政略說孟侯者也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十八日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土

以修

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嘲　箋曰誕大也伐紂有天下武王又大受文王之命**粵厥邦厥民惟時敘**箋曰厥其時承敘序也武王受命乃承文王邦民因而紹之故不言烈考乃寡兄勖　箋曰寡兄周公對康叔自述攝王之意也勖勉也承文武之業再定殷也必本之考兄之親者二叔新叛羣弟有疑以明已不私親亦不廢親當承父志耳近儒多以寡兄爲武王引鄭說寡爲尊稱禮弟兄不以屬通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　箋曰肆陳也立非詞例也　其監陳其殷本立而言肆謙不自命也在察也察即監也土者不封國爲王土也　王曰　箋曰此下王曰者十一所謂弟也以誥詞書於冊弟一冊行政大法**烏呼封**

女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　馬曰遹述也　箋曰在察也女在東土民亦在也女文考之政否能敬述之乃紹維也殷民思殷又將察女否**紹聞衣德言**　箋曰衣當爲殷能敬文考之德言紹維殷民所聞殷先教否**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　箋曰往往往維也敷求廣求其道**女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　司馬曰必求殷之先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　箋曰改殷言商者據當時之稱不遠惟之商耆不盡在雒沫也耆老宅度也成人成德有名者**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箋曰古先哲王虞夏也引之度其心乃知其訓弘于天　荀子引弘覆于天之德非但裕民而弘廣之**若德裕乃身**　箋曰若順裕亦所以裕身**不廢在王命**　荀子引命作庭　箋曰廢頓也監之職在不廢王命當使德施及下**王曰烏呼小子封**　箋曰弟二冊誥以毋頑聾殷　恫矜乃身　鄭曰刑罰及己爲痛病矜憐也　箋曰弟二冊誥以毋之慘當敬哉　箋曰自警省也**天威棐諶**　箋曰宜常通用字言用刑若在身　威諶東晉本作畏忱**民情大可見小**

此從應劭引郭璞李善同　箋曰威命也天命輔周信矣**人難保**　箋曰大謂天下歸往也八百同詞可見受命之應天順人也**往盡乃心**　箋曰盡心化導之**無**

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箋曰康空逸安豫樂也但言大平安坐而定是空好逸豫也或一切用威殺我齊之以刑亦是好逸而怠於治**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箋曰引人言以釋康叔之意也不在大小言無可怨也大者祿父小者庶頑皆陷無知不足怨恨**惠不惠懋不懋**　箋曰惠順懋勉也順不順者勉不勉者乃爲能乂**已**　箋曰已歎詞熙嘻同用**女惟小子乃服惟弘**　箋曰服治也以王子親貴作監所治在推廣王德**王應保殷民**　箋曰應當保安也**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箋曰宅度也新民新之民作者更始詩曰遐不作人**王曰烏呼封**　箋曰

第三冊誥境
內刑罰之宜敬民乃罰民東晉本作明此從
民乃用刑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王符引
非以威之箋曰言敬
匪省箋曰王符說罪雖小非
以過差爲之乃欲終身行之自作不典式
王符引式作戒箋曰王符說是
本頑凶愚惡而爲之典戒典法也爾有厥罪
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眚非終乃惟眚災適
眚災王符引作省哉
箋曰適偶也偶陷於
不可殺箋曰極中也治民當導有罪者於中
故不可妄殺也若民無辜不待導中
也王曰烏呼封有敘時
箋曰弟六冊
時敘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
箋曰明勉服治和若有疾
惟民其畢棄咎箋曰民絓誤如疾疫相傳染也今
往和之則盡棄前咎所謂作
新民也荀子說爲和而又疾若保赤子惟民
其康乂箋曰赤子無知而必保持之
則民無知當安治之無疑也非女封
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又曰劓則
箋曰刑用刀殺以殺劓刖鼻
人無或劓則人則斷耳皆誅叛賊者劓刖言
又曰謂殺罪滅等也康叔蓋曰弟五
爲司寇又賜鈇鉄故得專殺王曰冊誥屬國

都邑取法康叔故不言封外事女陳時臬
也女康叔陳東土之外臬法
法爲外取正司師茲殷罰有倫箋曰司司刑
大傳曰孔子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
不同聽每君異法法無有倫是故知法之難
也倫理也殷罰監殷所罰得其理則
羣士司刑者師法之非師殷時法也又曰要
又之事故加又曰爲周公重言非也服念五
大司寇聽其成此要囚之大限恐其久留不
淺也言五六日者欲其更速服治蔽斷也言
時不蔽要囚箋曰周官曰異从刑之罪而要
之鄭旬遂二旬縣三旬都三月
囚箋曰要刑獄書也囚繫也外獄有待決者
囚之而上其要於監康叔當聽之亦職外
六日至於旬
丕蔽者悉
爲斷遣也王曰箋曰弟六冊
申上言其要女陳時臬事罰
蔽殷彝箋曰彝常也言治殷民
當用常法不可用重典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女封次荀子兩引皆作卽箋
曰義宜次恣古今字恣縱
也戒其任法乃女盡遜曰時敍惟
箋曰曰于遜順也女雖盡順于文王之時敍
猶自曰未有能順時敍之事甚言勿自恣也
已女惟小子箋曰重言之未其有若女封之
心箋曰若順也不獨
不可恣且不可順朕心朕德惟乃知箋曰
以譬曉康叔凡民自得罪荀子引民作人箋曰
荀子說刑罰蔡省而威

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亾猶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上言得朝廷可赦故民自得罪有六也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殺人曰寇攘盜也姦宄犯法者殺人門害者越人于貨殺越於人也殺于人于貨殺人取貨曰敗昏無知之兒懿討也許愼以懿怨說之其貨敗不畏死罰弗懿孟子引敗懿作閔讖文引敗不懿又以敗爲冒越以懿爲殺孟子說讖爲不待教蓋以爲譚王曰封當刑者二康叔所主元惡大憝箋曰題下二事元首也

知惟不孝不友子服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箋曰父謂事生考兼言从後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箋曰字慈疾害也春秋殺世子同於殺君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蒸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箋曰顯代鞠稱也兄代父乃大不友于弟箋曰倫序父愛稱子又人情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箋曰弔閔也左傳說趙商引鄭說此爲門內尚寬言持法行政之人不能自治其父子兄弟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箋曰泯蔑聲轉當召致者茲義用也不孝友不治則民常大亂自治之民常用刑故設王官主此獄也傷亦骨肉之恩重流言之法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箋曰

文王作罰文王所作刑書也左傳楚芋尹亦引周文王之法率循夏禮也大禮王朝之禮刑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鄭曰訓人師長也外庶子掌都家政令事故以告其君長訓人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正人僕人正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公卿之復逆諸節掌以旌節使四方者行夫環人之屬皆傳通言語乃別播敷造箋曰播散造言所謂讒說殄行民大譽弗念弗庸箋曰譽譁也美也不念用稱述美事瘝厥君時乃引惡箋曰瘝病也引長也病其君而長其惡其君不肖罪惟朕敷懿箋曰此王朝所當討已

箋曰傷痛之者追感流言致亂女乃其速由箋曰當召致者茲義率殺箋曰義宜依律案誅之也亦惟君故特言不能厥家人箋曰不孝不友君長惟長言臣民不能厥小臣外正箋曰別播敷造也外正所統都邑長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箋曰放棄非違也言用治不言懿諄尊者女亦罔不克敬典乃猶裕民箋曰上戒其恣此又戒其縱弛也不警法而用寬裕不得爲裕也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敬忌祇祇威威是也箋曰劉向說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敬愼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言能

用文王之法乃爲裕民也敬忌警戒之詞易居德則忌甫刑亦曰敬忌我惟有及則箋曰我謂王朝則法子一人以擇擇從也使今王及文之法擇荀子作懌引東晉本作懌箋曰擇釋通用字君奭曰天不庸釋釋舍也天命所在曰釋言康叔能治則王室安忠對諸侯言曰予一人荀子曰明主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王曰封以刑不如德忌一人冊誥爽惟民迪吉康箋曰爽明也惟文王之敬忌一人冊誥爽惟民迪吉康箋曰爽明勉也爽之字從夫謂人待明而起惟思迪道也勉思治民進道以和吉康乂之治不在刑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箋曰惟思也

也言初立三年監本用寬德乂民作求箋曰求終也詩曰世德作求用殷後以終殷先王之業殷紹之言不欲絕殷祀別今民罔迪箋曰適猶和也頑民而殷民罔迪不適則罔政在厥邦箋曰適猶和也頑民不叛亦可度外置之但行政之道務在迪民今若不能更調適此不迪者是無政也故必乂之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箋曰弟九冊言立監之意殷頑非封國所能定彼以復殷爲名又不可仍續立殷後乃命女監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箋曰是行德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箋曰戾弧也一作屢殷民未同心故屢勸道而未和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惟有及則箋曰我謂王朝則法子一人以擇擇從荀子作懌通用字君奭曰我不可不監于有殷天命不易天命不于常箋曰禮記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有治民之責者不可不慎女念哉無我殄享箋曰享貢賦也監不善則民不享用非謀非彝箋曰彝常也言惡人必多故戒勿用非謀行非法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乂民箋曰忱信也丕大也蔽要囚是所以取信於民民皆法其明慎之德也用康乃心顧

王若曰往哉封箋曰讀冊書畢又
箋曰替廢也前敕
以敬典不可廢命聽朕誥誥一作告此
以殷民世言箋曰言殷民世
言則女之所以

康誥弟十四

酒誥弟十五　周書六

王氏集注并箋

酒誥司馬曰周公旦懼康叔
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故謂之
箋曰周公還政成王成王作邑以封周
公公不敢居讓以爲東都謂之王城而自
居康叔先治之雒邑移康叔於沫土而作
酒誥蓋紂之餘俗已革唯尚有羣飲之風
猶非太平故更嚴其法以救敝也一代必
有所以亾代者務革之故馬文徽而秦焚
書秦法徽而漢漏網酒於後世不能亾國
而誥殷羣飲乃垂爲經示撥亂之道

成王若曰馬曰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
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
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没因爲
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愼酒成就人之道
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
者加之鄭曰成王言成道之已歸政故特著成王仍周公
故若曰言成王之意公順而誥明大命于
妹邦曰妹一作沫馬曰妹邦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
風言有妹之鄉則妹之北妹之東朝歌也其
民尤亾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
監之箋曰妹牧坶沫聲轉通用牧野在朝
歌城南七十里商都遠郊也朝歌城即妹邑
矣歌之言加也加猶居也居此土地記云在禹貢大陸之
野紂亾而多士遷俺而多方滅至此又立監治之無國號

故曰妹邦乃穆考文王箋曰昭穆之制周所立也爲因爲文王之號殷人弟及明不序昭穆肇國在西土箋曰肇始也西土言也西爲伯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箋曰毖慎也庶邦西伯所領之邦庶士庶邦卿士少正小卿也鄭有少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其遺號與御事來西伯國中受事者時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國不待誥故專毖庶邦朝夕曰祀文王國祀當爲神慎也篆文神作禗與祀相近箋曰祀當爲禗慎也而誤朝見曰朝暮見曰夕王允說朝夕戒慎則民化之然則民化之邦卿士少正小卿充所見祀爲慎惟天降命肇我民箋曰肇敏也天之降命敏于我民妹邦之民我亦罔非酒惟元祀天降威箋曰元祀文王受命之元年也

降威謂革殷命我民用大亂喪德箋曰喪亡也民不無德以及民我必言德亡德者上書武王征四方懃國九十有九孟子說滅國者五十文王誥箋曰謂文王遺書垂訓教小子箋曰小子成王自謂也亦兼訓後嗣王有政有事無彝酒政一作正鬱鬯者周禮有六彝不盛酒也無彝酒言常不設酒也無彝酒者臣無祼禮則無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覃公彥紹續昧曰彝酒韓非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祭則與于飲言天子大燕諸侯唯此也飲以人服爲樂故唯謹於羣會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箋曰庶國助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漠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大傳曰不醉而不止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迪道也文王愼酒而不絕酒者酒以和親族燕皆醉所以道民於和樂也小子惟土物愛厥心小子箋曰成王惟思也土物土貢也殷初納貢故思其宜也洛誥曰儀不及物不享愛厥心臧箋曰愛謂爲心乎愛矣之愛也優然中心藏之言憂不能忘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箋曰聰察也殷初入士納貢恐其反復察聽祖訓莫如謹酒酒雖小德德無小大也小子惟一妹士箋曰嗣繼也以女妹士已納士物因思一之也嗣爾股肱箋曰嗣代也三監居妹土爲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箋曰純其兄也藝黍稷謂農人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箋曰牽引前也賈市也上言農此言商賈也白虎通引以賈用爲句云行曰商止曰賈引欽厥父母說爲欲賙供養之厥父母慶箋曰此總謂庶民農商父母也

慶冠昏蜡賓之類自洗腆致用酒馬曰洗盥也箋曰腆善也告賓曰不腆之酒則賓告旨酒腆也于禮主人洗觚升獻尸賓實致爵主婦洗爵亦升獻主人之禮也飲酒之禮莫重于獻洗致獻賓主也腆酢主人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箋曰正少正也不言少者兼凡長官言之庶伯都邑之長君子羣公子也其爾典聽朕教箋曰典主也爲民表率也故典聽此教爾大克羞耇箋曰羞進耇老也進老謂國老也克堪也大堪進老言非惟年老其德亦堪爲國老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考其中和之德故有燕食饗禮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非蒸祫不敢游飲唯六十已上游飲也鄭箋曰饋祀助祭于君大夫以少牢祀謂蒸也孟冬之月大飲蒸大割烝于公社介助也受福之詞曰介爾景福逸游也饋則介飲祀則游飲皆六十已上之事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箋曰允信也王信其能正事亦惟天若元德箋曰元善之長也若順也非之天亦順其德可長也永不忘在王家箋曰王信王室念其功王曰封箋曰封上述誥已

省作稽中德箋曰曰于也作猶尊也稽考也觀之于衆以省察其德尊之以考其中和之德故有燕食饗禮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非蒸祫不敢游飲唯六十已上游飲也鄭箋曰饋祀助祭于君大夫以少牢祀謂蒸也孟冬之月大飲蒸大割烝于公社介助也受福之詞曰介爾景福逸游也饋則介飲祀則游飲皆六十已上之事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箋曰允信也王信其能正事亦惟天若元德箋曰元善之長也若順也非之天亦順其德可長也永不忘在王家箋曰王信王室念其功王曰封箋曰封上述誥已

畢已下反復戒飭之故各更端我西土棐徂箋曰棐輔也徂讀爲助謂文王佐助西土輔王脩治天下也五十已下反復戒飭之故各更端我西土棐徂箋曰棐輔也徂讀爲

百僚庶尹 箋曰僚官庶尹者庶尹都邑之長 惟亞 箋曰亞次也大夫士以下 惟服宗工 箋曰服治也宗工都宗人家宗人在朝受治令 越百姓里居 箋曰百姓百官也里居致仕家居者 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暇 箋曰飲酒湎齊色曰湎 惟助成王德 箋曰外官皆以助王 顯越尹人祇辟 箋曰越于也辟公卿有采地之稱以王德顯示於所尹之人敬戒其君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 箋曰今謂文王時也後嗣王紂也 酣身厥命 箋曰酣樂酒也身重也詩所聞蓋文王之言 罔顯于民祇保 箋曰保特也不日大任又身酣重其命謂爲長夜之飲

示于民所敬 侍言無政法 越怨不易 誕惟厥縱淫 箋曰怨民怨也王充云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紂于民怨曾不改行大恣其過 洪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 洪又作侐逸縱非常以燕私喪其威儀所謂酒之失婦人是用 民罔不盡傷心 箋曰盡猶刻畫也 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 箋曰荒大腆多也惟思也不思自息言沈湎也 乃逸厥心 箋曰逸失也以不能息如失心者然 疾很不克畏死 辜 箋曰辜罪也疾害很戾也心者死辜而不畏死 在商邑 箋曰言紂謀不及遠之政 越殷國滅無 離 離本作罹 箋曰殷國京邑以外紂于其境也諸侯曰師自保 越殷國滅無離 箋曰殷國京邑以外紂于其境也諸侯曰師自保

亂 今惟殷墜厥命 箋曰墜隕絕也言祿父滅殷絕也 我其可不大監 箋曰大監謂以康叔總三監之在 撫于時予惟曰女劼毖 箋曰劼慎也毖慎也撫于是妹邦惟于女愼之又愼言妹邦臣民悉責之康叔 殷獻臣 箋曰獻賢也儀表貴臣也 侯甸男衛 矧大史友 箋曰大史內史掌記言行 內史友 箋曰內史外史交相箴記 御事 箋曰御治也五圻諸侯則令二史不言殷謂周之貴臣致仕者也宗工都受事之官則爾事察之也 越獻臣百宗工 矧惟爾 服休服采 矧惟 若壽圻父 大傳曰圻者天子之境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友之言也

侯非朝聘不出境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出順壽萬民之圻父謂主封畿之事　箋曰服謂殷邑服內也休已廢之都邑圻父東都司馬之稱詩曰邑采分封之都邑圻父壽治也殷之王畿今入于制爲畿則王圻父治之以其遠遠設三鄉焉司馬兼宗伯曰圻父從白帖引　馬曰韋違行也圻父薄韋農父　箋曰薄迫也農父司空也司空兼司寇曰事官以農爲重　農父若保宏父　箋曰保保教官師之職宏大也宏父此三父者不領于臨故尊而父之　定辟矧女　辟法也上所陳諸臣雖各有職敎民間定法則惟女剛制于酒　箋曰沈漸剛克故以剛制于酒辟矧女辟法也也主聽此也民有斯明享　鄭曰斯析也　箋曰明勉享獻也洛誥曰百辟享于民嚴于在位者

能禁女勿佚　箋曰勿女其主君臣盡執柯　柯從說文引東晉本作拘　箋曰周鎬京也歸于誰以歸于周予其殺　箋曰迺執之義執諸侯者歸之于京師又惟殷之迪　箋曰迪進也惟猶與也諸臣惟工　箋曰新進用於周者工治事之官下大夫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　箋曰以其或習舊職者惟曰其或習舊以下惟言一以貫之惟教之　箋曰俗又所害者小有斯明享　鄭曰斯析也　箋曰明勉享獻也洛誥曰百辟享于民嚴于在位者

酒誥弟十五

教之而不用是不慎事王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箋曰蠲絜也雖來事我不絜之以不役志于享王曰封女典聽朕毖　箋曰典主也聽此劼毖勿辯　箋曰勿勿州里之吏所用以致民者辯偏也以勿偏告鄉遂之民先頒酒禁也民湎酒者既也乃司民湎于酒　箋曰司察也告論乃察之言酒之戒寬

梓材第十六　周書七　尚書卷十六

王氏集注并箋

梓材 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同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然而循子道也二三子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明日往見周公公食之以安反側和見事之民也今當抑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頁對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衛世家云爲梓材示君子可法之則以命之　箋曰此篇代康叔誥所統諸國之詞使奉以布誥改申告治道皆曰王云云自曰予以下假爲康叔詞若後世授方略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 王惟依鄭本當作暨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　箋曰此言三監之職周公訓康叔攝王後也厥臣康叔私臣大家殷故家也王惟邦君周王所封諸侯不可言周邦君故曰

女若恆越曰我有師師 箋曰越爰也我有命卿在焉是引而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箋曰三司侯國三卿也尹旅下士

曰予罔厲殺人 箋曰厲虐也子謂王朝也殷人被紂虐刑殺過差故先戒殺

亦厥君先敬勞肆往姦宄 箋曰亦讀爲掖敬警勞勑肆今也徂讀爲助諸臣助其君先警敕其民今當助其警勑而已

殺人 箋曰謂叛民曾殺人者

肆亦見厥君事 箋曰見其君事謂此姦宄昔所過之家宥之以安反側

戕人宥 箋曰戕下東晉本有敗字此據馬本

敬哉無胥戕無胥虐 鄭曰無相殘賊無相暴虐　箋曰恐其報

啟監厥亂爲民 王充引作王開賢其率化民

曰無胥戕無胥虐 箋曰王啟立監之意其治在化民

至于婦人 婦東晉本作屬

合由以容王 箋曰合猶連也方伯連率

其效邦君 箋曰效致

越百姓越小臣諸節乃由以哲 箋曰節制也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箋曰王子子孫孫謂諸侯也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 箋曰王啟立監之意其治在化民

至于婦人合由以容王 箋曰合猶連也方伯連率

王惟邦君其效邦君越百姓越小臣諸節乃由以哲 箋曰節制也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箋曰王子子孫孫謂諸侯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王惟依鄭本當作暨　鄭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　箋曰此言三監之職周公訓康叔攝王後也厥臣康叔私臣大家殷故家也王惟邦君周王所封諸侯不可言周邦君故曰

王惟邦君其效邦君越百姓越小臣諸節乃由以哲 箋曰節制也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箋曰王子子孫孫謂諸侯也

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 箋曰王啟立監之意其治在化民

至于婦人合由以容王 箋曰合猶連也方伯連率

其效邦君越百姓越小臣諸節乃由以哲 箋曰節制也

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箋曰王子子孫孫謂諸侯也

也致列邦之君戒之越御事厥命箋曰越於也於御事來受政因敘其命令曷以引養引恬箋曰曷何也恬安也詢御事何以長養長安之政自古王若茲監箋曰自用若順也用先王之道順此立監也罔攸辟箋曰辟刑也無所用刑言當以文治惟曰若稽田箋曰稽考也考田謂按視農田既勤敷菑箋曰敷布菑反耕惟其陳修爲厥疆畎箋曰陳讀若維禹敶之之敶字或作甸或作畺畎深尺田相比處爲畎畎之本不固矣故爲畺以限之畎以行水噫法度也若作室家既勤垣墉馬曰卑曰垣高曰墉惟其斁壁

斁壞從賈昌朝引今作塗　馬曰壁堊也　箋曰斁終也既壁藻井承塵之白盛也茨以蓋屋若作梓材馬曰梓古作杼字治木器曰梓材土器曰陶治金器曰冶　箋曰如治土器既陶冶金器既成器也髹飾文治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箋曰懷來也來持也既垣墉梓材既樸斲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箋曰兄弟同姓大小國方來謂將來也亦既用明德后式典用法也　集庶邦箋曰后後也集合也以孫永保民

杼材弟十六

召誥第十七　王氏集注并箋

周書八　尚書卷十七

召誥大傳曰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司馬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箋曰雒邑後所稱成周也此復營雒所謂王城先邑以遷殷頑後邑以封周公故不居豐其後乃歸老於周公先作雒則以封周公春秋傳所謂中分之大保二伯周公讓後邑以爲東都名曰成周而自請老居成邑以爲東都公者王不敢臣公避王城許王留公故不居豐其後乃歸老於鄭曰三月當爲二月豐而君陳居成周焉召公奉幣者周公還政諸侯畢會宗周而王命悉至雒朝周公以留公之意非誥王及公遣召公誥諸侯

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

司馬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鄭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乙未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月故也箋曰不云正月不敢臣之而天下作王朝則周公在朝至丙午十二日并政下三月爲二月與諸家不合又政經字非也攝位無正還政則必有正以正月還政已就臣位矣王不敢臣之而必欲留之乃議分陝而治雒京至二月朝而發命耳王朝則周公在朝至丙午十二日并政下三月爲二月與諸家不合又政經字非也攝位無正還政則必有正以正月還政已就臣位矣王不敢臣之而必欲留之乃議分陝而治雒京至二月朝而發命耳

步自周則至于豐

文王廟所在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廟鄭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雒邑馬曰周鎬京也豐大傳曰成王在豐欲宅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

廟告文王則武王可知鎬宮中以尋野以步度也室中以几堂上以筵洗以執步其通名耳禮曰以貍步非步行也將作雒京仿鎬京之制故命步之又至豐者豐亦京師度兩京城郭宮室塗巷之制度也言則者王讓居豐因同至也公則往雒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大傳曰相視也箋曰成王營雒以封周公春秋傳所謂中分之大保二伯三公事也必言先周公者王不敢臣公公者王不敢臣公避王往雒朝覲典建國若營謝城齊月則卯辰朔三日丙午朏日東事示敬也班固說三月自乙未朝後計日戒行不敢留鄭曰三月當爲二月至豐公將避王往雒粵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箋曰來三月自乙未日也過期三日而後朝至使眾無失誤于雒卜宅

箋曰舉徒役必有朝至之禮先朏不書事蓋期日所謂漏東廛西厥

既得卜則經營

箋曰經定南北也圍匝也粵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

箋曰特言庶殷不同先作雒時有周人及采衛攻位于雒汭

鄭曰汭隈曲中也箋曰攻治也先雒邑者汭地卽雒邑南方正五十里粵五日甲寅位成

箋曰周官曰辨方正位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若翌日乙卯

箋曰若者別一事也大保先成也八日位成周公明日乃至言其助遽周公朝至于雒

雒邑也先

百工諸侯皆從故又朝至此時周公讓封王訂政新營爲王城新邑居公爲成周文不具者當在別篇　則達觀于新邑營　司馬曰其二月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鄭曰史不書王往者王宅于相無事也　箋曰達自此往彼之詞新邑康誥所謂新大邑後謂之成周新營召公所經營雒汭之位先無里居者後謂之王城相距五十里　粵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箋曰雒予不敢徧則禋者王以秬鬯來命周公郊類牛以特牲郊下言郊後禋上言用牲以明堂告文武　粵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箋曰新邑成周先有社社于新邑則郊于新營也牲不必

記以用大牢同之　粵王禮故詳之王禮卽下所記大保奉幣之日也便文先記用書丕作之事重朝事　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箋曰用書者大誥天下以王命庶邦卽位公踰雒之事命庶殷邦伯者命賦工作王城也王城異於封國故必服之徒役不及采衛工小於作徵侯甸男三邦伯州伯州伯雒邦者統其州邦者庶殷兼殷多士族皆率督助工故記之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　階箋曰此朝在明堂三公中階侯阼伯西階子門東男門西餘皆在門外在內爲冢君取幣乃復入　箋曰諸侯奉珪兼幣于中庭周公讓不敢反之

敢當擯者還擊於門外上介受此仍以賓禮入　錫周公　鄭曰所錫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戚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周公　箋曰以王命錫則升堂致命也大保出公降立于阼階大保升公升聽命降拜延登大保乃讀冊爲誥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　箋曰言稽首明此誥當進王也旅臚若順也傳王順公意卽政封公之事　告庶殷越乃御事　東晉本作越自乃　箋曰御事者諸侯謂受王命以王命錫則升堂鄭曰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粵上帝感生帝改者改其弟及爲世嗣始有太子也　茲大邦殷之命惟王受命　箋曰元子故周公不敢傳子故無賢故無窮之憂　烏呼曷其　箋曰曷猶如何也　柰何勿敬　箋曰王當自敬德也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箋曰遐遠也遠終其命言長有天下亮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箋曰遐遠也遠終其命言長有天祿永終乙故　粵厥後王　箋曰後王謂紂自成湯至帝乙多故無不厥終智藏瘝在　鄭曰所藏匿隱匿也鰥病也　箋曰鰥孤也智若徵服者厥終智藏瘝在夷知天命者皆自藏匿也鰥病也　箋曰鰥孤也智若徵知保抱　箋曰知匹夫匹婦立在位也謂匹夫

匹婦保綵也綵抱猶襁負攜持厥婦子箋曰攜提持握也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籲天徂箋曰籲呼也徂存也呼天求存迎周師也厥亾出執箋曰不禦克奔故無逃俘述殷之事天兩無猜怨也烏呼天亦哀于四方民箋曰四國多方其眷命箋曰眷顧也用懋王懋勉也言周公定殷又勉王也其疾敬德箋曰疾警王德勉留顯天命以勉王也敬德終事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箋曰此下言監二代之意迪道也保安也自夏始傳子乃天道以從子之法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鄭曰面猶回向也箋曰面勔也稽謀若順也雖勉謀順天後時既墜厥命箋曰格至也天壽平格用也亦不能久爲亦隊命傳子不能久今相有殷天迪格保箋曰任大臣也面稽天若今時既隊厥命箋曰子也則無遺壽耆箋曰耆老也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箋曰同夏之面稽箋曰稽考也別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箋曰有又也又同殷之面稽烏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箋曰誠和也勸王勿以幼小自嫌今休王不敢後箋曰休興也作京曰休雒詰曰作周匹休不敢後言趨事用顧畏于民嵒箋曰嵒險也王顧忌不民失望或生猜阻不可測知故險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鄭曰自用也箋曰此勸周公居成周也上帝感生帝元子相承是紹繼之曰于也周公又輔王乃成宅中和會益增之美名公旨旅王命也居雒作大邑以治雒之美名公旨旅王命也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箋曰此祝王居雒之美也皇天北極大帝圜丘所祀宅土中故配之配對也毖慎上天下地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箋曰此祝公居成周之望之詞乂治也公亦治土中而王之成命言遷殷民於西亦治師也先服先所治也所以治京師也今休王先服箋曰此又言遷殷民於東亦治師也先服先所治也所以治京師也今休王其疾敬德箋曰疾警王德勉留顯天命以勉王也敬德終事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箋曰格至也天壽平格用也亦不能久爲亦隊命傳子不能久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隊厥命箋曰任大臣也面稽天若今時既隊厥命箋曰子也則無遺壽耆箋曰耆老也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箋曰同夏之面稽箋曰稽考也別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箋曰有又也又同殷之面稽烏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箋曰誠和也勸王勿以幼小自嫌今休王不敢後箋曰休興也作京曰休雒詰曰作周匹休不敢後言趨事用顧畏于民嵒箋曰嵒險也王顧忌不民失望或生猜阻不可測知故險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鄭曰自用也箋曰此勸周公居成周也上帝感生帝元子相承是紹繼之曰于也周公又輔王乃成宅中和會益增之美名公旨旅王命也居雒之美也皇天北極大帝圜丘所祀宅土中故配之配對也毖祀于上下箋曰此祝王居雒之美也皇天北極大帝圜丘所祀宅土中故愼

厥命箋曰戒王也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箋曰改服言受者子保格保有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敢厥德乃早隊厥命箋曰周公也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箋曰我我周公惟思也二國夏殷命嗣若功箋曰命嗣王順王功王乃初服烏呼若生子王充引今王初服厥命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箋曰烏呼若生子罔不在察也貽遺也哲制通用字自制其命非人所贍遺王充說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湅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今

天其命哲箋曰天即王言王命吉凶命厤年知今我初服箋曰言王初服而宅新邑肆惟王箋曰天下已知其吉凶宅新邑謂周公也肆即監之故其疾敬德箋曰前敬王也王其德之用箋曰祝王用公也祈天永命箋曰所請告也告天者召公也告天不隊命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箋曰淫過彝常也誥殺民以王寬大之意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箋曰言不以位爲元小民乃惟刑箋曰刑法也用于天下粤王顯箋曰用德也王初即位德未顯當賴公顯之上下勤恤箋曰下君民上勤恤憂天命丕若有夏厤年式勿替有殷厤年箋曰不不通用字替廢也文从自蚩不能蚩爲替勿替者能蚩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箋曰上勤王下恤小民乃公之意以永受天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鄭曰拜手稽首者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箋曰臣以下召公拜興我小讀誥畢復拜周公稱小臣敢以王之讐民讐對攝王也致己意更留公敢一作酬箋曰酬亦對也百君子粤友民箋曰百君子王留公所以酬民望保受王威命明德箋曰保任子庶邦冢君亦順民意留公也威畏也

畏天畏民特命留公召公任受以明公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箋曰末終也待王終成天命能自顯之時是公終之我非敢勤惟共奉幣箋曰勤勞也言已知公欲退非敢久勞公惟共王命用供王箋曰供奉也言奉幣於公即所以供王能祈天永命箋曰能爲天命既受欲永受其命也

王氏集注并箋

雒誥箋曰述周公迎王至雒及封魯之事以告天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箋曰公讓雒居成周許王言改雒爲王城之意也復還也子太子也正其子稱仍總己之典也明大也辟公攝政之公大辟則攝位之公也辟公舊典稱王新制其當還政一也無所黜陟公舊典稱王新制其當還政一也無嫌一無疑也

王如弗敢及天箋曰言王謙不宜自尊基命定謀營雒定公殊禮命

予乃胤保大箋曰胤繼也保公也殷剋欲作雒今後爲京師是爲胤保大

相東土箋曰司馬引書云武王大武功也左傳曰夫武保大定功言武王作之爲繼其志也初爲新邑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武王曰告女維天不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

厥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蟲鴻滿野大不饗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二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伊雒毋遠天室營周居雒邑而後去又曰成王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然則營雒者太平之成武王之志也殷強族三百有六十後益蘇多自殷庚時已不易治故作二大城控制之又遷既殷舊族周以夷狄屬藩入

闕二縣之交在朝歌西北三百里今黎城縣在壺關南百里黎陽今濬縣在黎城東二百餘里朝歌今淇縣在濬縣西百里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

雒食鄭曰觀召公使服田相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雒食箋曰成周在雒水北殷周今雒陽縣是也

鄭曰瀍水東餘民所居其後周公治之君陳正之康王畢分而里之五年已營矣又卜者拓大其制以配王都亦使新邑遷雒之民作之所謂悉自

爲大居未能遽臣之又三監亂時庶殷未叛滅之無罪令之不從因謂之頑民非周公之威德未能作雒邑於東也

其基作民明辟箋曰基始也東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雒師鄭曰我以乙卯日至于雒邑之眾

箋曰乙卯至雒來朝至焉所謂大和會

我卜河朔黎水鄭曰卜近以悅之河朔黎水者近于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

箋曰黎水即淇水卜衛國之城移康叔居衛爲監也至是沫土治已三年徙子封宋亦三年紂都向化又將作王城乃移康叔居淇益近西收沫爲公邑應劭云上黨郡壺關黎侯國地理志壺關有沾水東至朝歌入淇水經淇水出大號山東北沾水注之逕黎陽南入河黎國在今潞安府長治壺

效功平來以圖平曰平從賈昌朝引今本作伻簽曰圖畫也劉向引伻同孟康云伻使也使人以口說不了指圖乃了王應麟云漢儒引圖來示成王明日平作辨及獻卜簽曰已卜乃圖又獻卜者卜王郤位郊祀之日所謂宿者敢王拜手稽首簽曰攝王惟以令天下其常稱仍爲公也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簽曰王在豐而謂雒邑爲來者就周公言之匹配也作雒以配周京也公既定宅平來來使二人也簽曰恆常也吉日謂獻圖一使視予卜休恆吉簽曰恆吉祭祀之吉日視今之圖恆吉祭祀之吉日也卜休卜宅示字示恆吉者欲王祀于新邑簽曰二人言王及周公也王馬曰貞當也居王城公居成周故共貞卜問也大卜國大貞謂大制作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簽曰聽命之詞萬億年言久也敬承天之休禮明堂也於是以秬鬯至拜手稽首誨言簽曰復稽首送使者也誨告也言我而已辭不宜至雒周公告鄭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王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頒行周禮班訖始得用殷禮也

殷盛也春秋傳有殷祭禮有殷王舉大祭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簽曰無文者殷舊幾及洛汭山川星辰自殷滅廢祀今新作王城當徧次四望羣神於周祀典無文籍咸祭也應劭引讀文爲秩之秩之無有文者祀之孟康說諸廢祀無文王者報功以次從王于周簽曰齊肅也百工官未命者平使也王先在豐周公飭諸臣使至豐從王往鎬京予惟曰庶有事簽曰庶衆也言我惟同於庶有事不敢當尊今王即命曰日又作日命公記功宗簽曰新邑未備百官不宜來乃就鎬京須記王官至雒王謹故命周公疏記

在雒有功者及同姓宗室悉備百官以功作元祀簽曰元祀大祀謂殷禮也作爲也爲猶助也以有功者助禋祀也惟命曰女受命篤弼簽曰女述王命稱公之詞故自女也篤厚輔下所謂裴迪篤也中分天下故厚不視功載乃女其悉自學功教工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是以秬鬯至大傳曰悉盡也下洛邑營成周從大傳東晉本作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義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祭祀者此之謂盡其天下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簽曰成王言大平德洽盡使諸侯自效功謙不敢與也孺子其朋

孺子其朋鄭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箋曰孺子太子之稱朋黨也王以雒委周公而自居周固執謙退有私其親之意使異姓之臣王必不讓故不可也其往箋曰勸王往新邑也李賢引愼其往爰延咨政德葢今文作愼所與也帝左右者所以往故或說爲愼所與其無若火始淡淡梅福引無作毋淡作庸班固引炎炎箋曰火伏行潛灰物則陷淡陷也厥攸灼箋曰攸火也火陷伏丙鬱則忽然揚光灼然言王私其親雖未明言終必彰著也氣條達也灼明火氣條達往也梅福說赫赫之葢當時以雒眾未服王不宜輕往也梅福說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承上說非經意也厥若彝箋曰厥其若順彝常也殷民順常王無疑其用非彝及撫事如予箋曰撫撫治雒庶殷也事如予事王如公無反側惟以在周工往新邑箋曰言不可分雒別立官平鄉卽有僚箋曰僚當爲寮寮官府治事之處王來雒使殷上向就王治王事明作有功惇大成裕箋曰明勉也惇亦勉也女永有辭箋曰辭治也孫星衍讀辭爲嗣嗣俗儒以爲有辭譽也公曰已箋曰此下公致政之詞女惟沖子惟終箋曰終已作雒之事女其敬識百辟享箋曰作雒爲民極專以受朝享也周都偏西當殷之衰西淪于戎南亦北狄冠帶之國皆偏在東距周遠遠今作雒受朝稽東將千里然後昔之采服爲衛甸服爲男蠻爲采蠻爲夷昔之九州之外今爲六歲一見之國焉九服之制非雒不可作雒而後百辟來享昔所未有故當識記之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箋曰覲禮四享庭實惟國所有故多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亦享也箋曰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周初入中國又當隆平之時或以利餂焉或以賄自進故推其志曰不享也役爲也言此多物無儀者不爲志于享至雒尙示太平而已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箋曰爽差侮傷也享之禮凡民不與然王有好貨之名則殷民將輕朝廷是因此不享而致凡民爽貳之心且侮傷王室乃惟孺子敉敉從說文引東晉本作頠馬曰敉猶分也鄭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也箋曰敉分者分別黜陟之作假終也聽治也言朕但作假終治雒不能終治雒聽治也孫星衍讀假爲格格至也朕敎敎女正告之言卽位非尊亦敎女之一道女但當往雒輔民常耳于敎女乃是不蘟乃時惟不永哉鄭曰蘟勉也箋曰言王不自勉聽政而但推讓非厲精長久之義也篤敍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箋曰篤厚敍序也正父酒誥三官治殷圻者言治殷乃三

父之任非王一人之責此三父者無不順予必不敢廢王命言易治**女往敬哉**

茲予其明農哉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饗飪已臧祁樂已入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幷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造士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箋曰無遠勸王至新邑也戾定也至彼雒邑羣小祀新列祀典者**惟公德明**箋曰明農致仕在田里教農民禮義及造士亦以輔王治**勤施于四**

方箋曰勤謂勤勞也**旁作穆穆**箋曰旁溥也穆穆謂延見四方諸侯四門穆穆**穆御衡不迷**御從鄭漢延康詔引同作迓鄭曰稱上曰衡東晉本箋曰衡者記言之詞此下王以公意堅因至雒仍命周公祀明堂之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箋曰明勉也亟公仍攝政一年**公明保予沖子**箋曰丕顯謂文王也周公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於是於豐京之外雒於五嶽皆有焉稱揚先美莫大於此今之雒始大合諸侯其禮尤盛成王不敢自當之廟所不在之地有大朝會皆祀明堂於鎬故命公以小子揚之謂使周公設明堂之位**文武烈**箋曰丕顯謂文王也周公祀上帝於是於豐京之外于明堂以配上帝攝王出命以代王祭祀也**奉荅天命和恆四**

方民大傳引荅作對恆下有萬邦箋曰荅當爲合配也恆讀爲緪緪謂繆固也是時西南諸侯多有及見文王者欣覩太平追思其德文王先已祖太王則文王不可

御持也衡玉衡也攝政之道法旋璣玉衡不迷者大麓之政此謂周公攝王如昔舜攝帝也**文武勤**大傳曰孔子曰吾于雒汭語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于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襲也箋曰勒覩也猶對也相周也**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箋曰許公還政也公教子早夜慎祀爲宗廟主也**王退**箋曰退讓也其**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箋曰棐輔迪道篤厚也公之功輔道我甚厚無不如今時重留公也**王曰公子小子其退**箋曰退言不敢罔讓也上言罔不若時亟此又原公意欲就臣位復不敢固讓開設兩

瑞故各加王曰**卽辟于周命公後**箋曰周鎬京也雒辟將命公後爲既有辟周亦宜有之葢君陳也**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鄭曰敉安也箋曰此下宜命伯母弟爲大宗又立伯禽則周公以別子爲祖意也管叔既絕周公以武王伯禽繼別爲宗不爲祖不能稱其功則不安也記曰康周公是周公百世不遷也若不封魯而但**後**箋曰迪道將進也欲周公道進伯禽令之國也**監我士師工**魯者奄君舊地時亦屬三監今令伯禽監殷士及王臣爲魯臣以寵異之春秋傳魯有單伯周有單子其一也左傳言殷民大族衞唐則王監**誕保**

文武受民箋曰民也大受之者以王土封魯非常之典也**亂爲四輔**箋曰誕大保受也文武受民謂殷伯禽則居曲阜治殷衞居淇唐居汾周公居成周增以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以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我**我晉本作予從漢書引東觀書逸周書並同東有後命肅進將助祗敬也歡當爲勸言昔賴公功進助警勸我今去則我困苦也**我惟無斁**箋曰斁終也公不煩以事而已**勿替刑**箋曰斁厭安也安事之不去則朝廷有所儀刑**四方其世享**箋曰成作雒受朝享之功**周公拜手稽首**箋曰受命不辭

曰**王命予**箋曰命攝朝祀**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時明堂之名其感生帝爲赤帝曰明堂而以文王爲祖故亦稱文祖焉堯之文祖爲室此文祖爲**考武王弘俟**俟東晉本作朕箋曰俟古訓字俟大訓也作雒者武王之訓**共孺子來相宅**王命故相視宅雒居土中**其大惇**箋曰惇勉王大勉棐民箋曰與主也主治殷王族黨臣爲民所儀表者**亂爲四方**箋曰亂治也治出鴻邦咸休惟王有成績箋曰言成大平和萬邦之稱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箋曰子多子則兼諸大夫也朝貢之禮如始受貢**曰其自時中乂**箋曰也于今由是居中治**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箋曰子多子則兼諸大夫也**篤前人成烈**箋曰前人文武舊臣**荅**受王政令者也御事諸侯之臣進**其師作周孚先**箋曰荅對也師諸侯之衆荅之者代王受朝也孚葢家臣之名春秋傳曰季氏之孚周公以宗姓故自謙言孚始作雒之臣最先也**考朕**以己爲**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馬曰單信也鄭曰成我之法度者乃睗之屬爲用法度而損益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

用之　箋曰攝朝以成明太子之儀型攝祭以信文王之德美**平來紹殷乃命寧**寧王爲寧王之字　鄭曰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此一人兼之　箋曰平使也紹繼也殷禮謂受命文武皆以命寧統之也**予以秬鬯二卣**秬鬯芬芳之祭也鄭曰禋祀者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大嶧之屬也　箋曰秬鬯一卣在行所故不用彝禮重者故舉以言之二卣五人帝武王一卣曰者戒百官之詞拜手稽首謂羣助祭者**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大傳曰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干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俛然淵其志和其情愾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孚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鼏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曰大誓就召誥而盛于雒語鄭曰既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雒邑煙也城中無寮祭始立明堂者申文武之廟也祀必在明堂不在廟也　箋曰禋文王于明堂自此祭禋尊也文王在豐已作七廟矣武王末十年而作鎬不可廢七廟重作故于鎬立辟邕亦名明堂及今作雒又不容更立宗廟故又立明堂之言大也顯也明堂在郊祀天人五帝名言不寧王命以大禮固

辭是寧之　箋曰惠順也厚敘之事順王命篤敘之德**遘自疾**遘遇也自用也疾猶害也天下大和無或遇用害之人言當慎于治民**篤敘乃德**篤厚也敘次也　箋曰遘遇也疾猶惡也殷禮也言當平使也**萬年毗于乃德**毗猶從也　箋曰毗安也**引考**引長也考成也　箋曰引長考成也殷禮雖盛王能久以德安民乃可長成其盛戒之**王乎殷乃承敘**敘緒也　箋曰平亦宜承序此禮言王周公殷祀乃亦宜承序殷禮雖盛王使末惡殷也王使當自稱王雷相不去殷禮也**萬年其永觀**觀也不親職事但久觀政而**朕子懷德**懷安也安德言自安意荅王云困我**戊辰王在新邑烝**馬讀新邑絕句鄭讀新邑烝戊辰是歲十二月晦日子已　箋曰烝大享也月

令孟冬大飲烝在明堂周正則季冬也必言王在者周公已還政不敢再攝事王又攝周公也**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鄭曰歲歲首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　箋曰歲歲首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祭之言不依常告朔禮而行饋食薦歲事之禮故曰祭歲饋食禮用特牲此用二牲皆非**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鄭曰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　箋曰史逸作冊自其職耳不假著其名又再著其名于下也又諸書傳皆云史佚不言史逸古者名字相配逸蓋伯禽名也作冊春秋讖父老子從政以非常典故告立公

後言所以必用祭禮者將賜爵讀策使受命于文武若但告侶王專命矣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

馬曰大室廟中之夾室箋曰大傳曰上攻大室之儀唐虞賓大室明堂中央室黃帝含樞紐之府名曰神斗周曰明堂今仍與堯名同示受終禮循古典也實周公也咸皆也格升也禮君奉牲穆荅君卿大夫王及賓也格升也禮君奉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殷于堂下乃取牲膂升首唯主人升耳王謙示受之周公故設與公皆升不別賓主至祼時乃王獨入取鬯獻公不立尸郎以賓主至尸所謂尸賓也此皆非常之典其皆升之儀公蓋爲王儐王儐如祝從主人耳王命周公後

魯也箋曰於祼公後命之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此上皆祭歲日所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元日不及作冊故又明之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馬曰惟七年周公攝政天下太平鄭曰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箋曰必言七年若明王所以先丞後祭歲之意若不於歲旦更祭則周公不滿七年

多士弟十九　周書十

王氏集注并箋

多士

箋曰庶殷不作頑民皆化於是遷其大族於鎬以強幹弱枝且將敘用之故告之以王命告商王之眾士以撫安之雒即前作之新大邑言此乃雒之新邑箋曰新邑成周之邑用成王命鄭曰成王即後所謂王城也周公居成周以王命誥當在東都朝會也言初者自成雒邑者成周必往雒汭之新邑也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記此事也膚敏祼將于京遷故喜其敏王若曰

王箋曰周公順王意面諭之

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返王命告商王之眾士以撫安之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雒用告商王士

成王鄭曰用成周之邑用成

弼我箋曰弗與允誠弼輔也大不與般殷土不能固亂反來輔我也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箋曰帝殷帝也明言不敢求位而求之殷先王必不與我也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箋曰我下民者言周與殷也其所執爲惟天命是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箋曰逸王充引作佚充說上帝謂虞舜也舜承堯日舜禹引長也上帝能長安民而棄不如法則陳命也惟帝降格鄉于時箋曰格升也降格陟升也時謂引佚也升降上下皆當向是引逸也夏弗克庸帝大淫肆有辭肆東晉本作泆馬曰肆過也惟時天罔念聞箋曰不念天不

聞天命厥惟廢元命降致罰箋曰元命天子之大命天廢之而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甲四方箋曰俊進也甸治也進於民上以治四方從下伐上自成湯至于帝乙箋曰帝乙紂父罔不明德恪祀司馬曰無不率祀明德箋曰明勉恪慎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箋曰罔敢失帝不敢失帝道也其澤在今箋曰今多士稱王族是其澤在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

司馬曰其民皆可誅罰有罪也不獨夏殷凡山國者無非有罪而後天罰多士王若曰爾殷多士箋曰上言其罪此言周赦其罪今惟我周王箋曰我周王言我周爲王丕靈承帝事箋曰靈承受命之詞多方兩言靈承是也帝事先王之事有命于割殷告敕于帝箋曰有又曰于也割殷伐三監也又奉天命討叛告先王以敕正帝位之事所謂于湯有光罪其子孫不愧其先祖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箋曰適謫通用字殷又罰祿父非我再謫乃爾殷宗室怨謫我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箋曰洪逆度量也我不爾

動自乃邑 箋曰動大誥所謂蠢也三監舉兵自商邑起亂
卽于殷 箋曰作雒就殷遠民乃念天明威
肆赦也定不奉王曰猷告爾多士 箋曰不言東晉本無二字
正者而肆其罪
宗室亦在遷例者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箋曰西鎬京也遷雒已授
田宅今又遷之鎬京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
箋欲漸近以訓之 箋曰言非我一人之爲也 凡時惟天命元 漢石經作
奉德者不可自康寧 箋曰命元言當事新王
經東晉本作無違 殷士猶未仕進故令詣
也呂刑曰自作元命 殷箋曰殷宗室例同
京師 朕不敢有 箋曰有親也殷宗室以不朝故不敢親後無
周宗室 多士

我怨 箋曰今不相親後
或反怨斯朝無恩 箋曰革命則革
冊有典殷革夏命 箋曰迪簡則又
夏宗不復敬也 今爾又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箋曰迪進選夏士又無
不臣服也 子一人惟聽用德 箋曰言不以殷宗室
猶之而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箋曰鄭曰言天邑商
建 箋曰求責也女大邦貴族不敢苛責
遍之詞肆赦也予初征
三監一切赦諸叛者
命 箋曰非予罪非非罪予也殷民非欲讐周因
不知天命妄欲復殷故今可往周也王充

引率夷憐爾說云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而
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
情則哀憐 而勿喜 王曰告爾多士 東晉本無
自奄 大傳曰周公攝政三年踐奄 子大降爾四國民命 箋曰
其時降命已言當遷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 箋曰西鎬京
猶近今始移遠也 比事臣我宗多遜 箋曰不殺而又
移遠之意欲比事耳殷 王曰告爾殷多士 箋曰
宗如我宗則多順矣 殷 王曰告爾殷多士 箋曰
此又專告 命殷士猶未仕進故令詣
殷宗室也 今予惟不爾殺 箋曰初遷雒罪猶
除今以丕作故
定不 殺矣 予惟時命有申 箋曰不殺而又
遷之故當申命 今朕作

大邑于茲雒子惟四方罔攸寘 漢石經作馬曰寘
卻也 箋曰寘擯通用字擯斥遠之也雒亦
京邑四方民皆可居今遷多士明非擯斥之
亦惟爾多士 爾思之熟 攸服奔走 箋曰迪簡則又
走趨事乃是其所服 臣我多遜 箋曰臣我則順不臣則
順而安居自如有若化外故 逆也殷士但以不叛爲
必臣之乃不惑人心生反側 服
天惟畀矜爾 箋曰明德則天畀也 爾克敬 箋曰言遷爾
爾乃尚寧幹止 箋曰此推其不樂遷之意也
安於幹止而不欲更遷 或以雒爲女士而據有之或
也楚詞曰去君之恆幹 爾不克敬爾不寧不 者警爾也

有爾土鄭曰商遷則不但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箋曰言不臣也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箋曰此遷乃是爾邑可子孫繼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雒箋曰遷雒受今遷不患無田宅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箋曰頑民貪利以欣勸之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箋曰勸其爲子王曰箋曰此下記王命定遷民之事又曰時予孫計長久又曰者既誥又發令也時承也承王言而定遷乃或言爾攸居箋曰或者飭有司也言識遷民所居各授土田也

多士弟十九

毋佚弟十　周書十一

王氏集注并箋

毋佚本紀云成王用事人或譜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爲成王禱書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佚箋曰成王賢君周公大聖作毋佚者言政事無闕但防怠弛天下太平恐過耽樂史記異說蓋戰國傳譌也周公曰烏呼君子所其毋佚箋曰烏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佚豫也毋佚箋曰至佚之位君子處之故戒以處佚其毋佚箋

顏師古引無皆作亡鄭曰烏呼本晉本作無逸勑

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箋曰禾之秀實爲穀穀可收曰穡至勞莫若稼嗇必先知焉難乃佚者然不知本從艱難喻嗣王也乃隱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嗇厥子乃不知稼嗇之艱難乃佚箋曰父母勤勞子享其佚乃憲既延憲延從漢石經東晉本作諺誕箋曰憲欣也詩曰無然憲憲延長也長佚不勞也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箋曰侮傷也不則則也曰于也慢易其父母之教于昔之人勤勞若無所聞知周公曰烏

呼我聞曰昔箋曰呼我者我聞曰者聞於也在殷王中宗鄭曰中宗謂大戊也本紀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大戊殷之賢王也箋曰古文說經稱中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後興故本紀湯太子太甲子太庚子大戊殷復興故稱中宗嚴恭敬畏箋從馬敬司馬鄭東晉本作嚴寅鄭曰恭在皃敬在心天命自度以民祇懼本作治漢石經度作亮司馬祇作震箋曰以與也與民俱振懼天命治民者非不敢荒寧馬曰知民之勞苦於己不敢荒廢自安也肆中宗之饗國七十有五年鄭曰高宗謂武丁也箋曰本紀太戊子河亶甲子祖乙子祖辛子祖丁子小乙子武丁殷道復興祖庚時立其廟爲高宗其在高宗鄭曰高宗謂武丁也箋曰本紀武丁子祖甲殷復興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猶久也爰于也暨與也鄭曰舊知其勞也作其即位乃或梁闇梁闇從大傳鄭讀爲有梁闇馬作諒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鄭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馬曰大傳曰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柱楣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讀爲有又也梁闇用士禮也先己習勞乃又能以庶士禮居喪言不自驕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時禮廢不行三年不言乃讒讒從司馬禮記曾引並同東晉大傳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常言國事而天下無非其爲太子之時盡已知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鄭曰不言政事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箋曰讒應和之聲天下想望聖德有言必讒而應也不敢荒寧嘉靖殷邦司馬嘉作寧馬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時或怨鄭曰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大小皆無怨王也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九年漢石經作百年劉向杜欽王充幷同司馬作五十五年石經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時厥後其在祖甲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本紀武丁子祖甲殷復興祖庚時立其廟爲高宗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箋曰本紀武丁子祖甲殷道復興祖庚時立其廟爲高宗不義惟王舊爲小人祖庚而祖甲賢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小人司馬云久爲小人于外馬曰祖甲有兄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聞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甲立鄭曰祖甲有兄以此爲不義箋曰義讀爲儀擬也惟思也次不當立故不擬思王位郅惲說高宗明君放逐孝子呂覽以爲孝己于經有祖己與祖庚祖甲同當高宗時高宗崩祖庚立祖己爲相祖庚崩祖甲乃立宜其不擬思王而久爲小人與不義其父非孝子也而又不詞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司馬作施惠不敢侮矜寡肆祖

甲之賢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箋曰重言之者後王大抵比然不知稼嗇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湛樂是從湛是從王充引東晉本作耽之湛沒也從讀若縱恣箋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鄭崇王充荀爽皆引時亦罔有克壽箋曰王充云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臞矣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箋曰杜欽引云言佚欲之害生也周公曰烏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王俾服卽康俾東晉本作卑馬曰俾使也箋曰俾服使諸侯事紂也語曰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卽康尋受命改元也記曰康周公功田功箋曰周興於農共人之隱與毋作恭民此從漢石經作于谷永箋曰徽懿美也其供也懿安保養也惠鮮鰥寡鮮漢石經作斯引同箋曰斯此也自朝至于日中昃箋曰朝旦始出昃日在西方時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晏子引盤游于田箋曰復言文王受命以後般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楚語引惟政之恭邦箋曰正政也庶邦西伯所屬國文王受命惟中身鄭曰受命中年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箋曰重言之者後王大抵比然不知稼嗇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湛樂是從湛是從王充引東晉本作耽之湛沒也從讀若縱恣箋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鄭崇王充荀爽皆引時亦罔有克壽箋曰王充云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臞矣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箋曰杜欽引云言佚欲之害生也周公曰烏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王俾服卽康俾東晉本作卑馬曰俾使也箋曰俾服使諸侯事紂也語曰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卽康尋受命改元也記曰康周公功田功箋曰周興於農共人之隱與毋作恭民此從漢石經作于谷永箋曰徽懿美也其供也懿安保養也惠鮮鰥寡鮮漢石經作斯引同箋曰斯此也自朝至于日中昃箋曰朝旦始出昃日在西方時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游田晏子引盤游于田箋曰復言文王受命以後般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楚語引惟政之恭邦箋曰正政也庶邦西伯所屬國文王受命惟中身鄭曰受命中年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箋曰重言之者後王大抵比然不知稼嗇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湛樂是從湛是從王充引東晉本作耽之湛沒也從讀若縱恣箋曰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鄭崇王充荀爽皆引時亦罔有克壽箋曰王充云長夜之飲糟丘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臞矣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箋曰杜欽引云言佚欲之害生也周公曰烏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

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厥饗國五十年自今嗣王則其毋淫于酒毋佚于游田東晉作毋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此從漢石經作維共毋兄東晉本作惟正之共者皇況聲近通鄭曰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惟共毋佚事也曰今日湛樂箋曰湛樂沈溺曰湛樂也甚乃非民攸訓箋曰丕不一字不則順也非天攸若箋曰若順也時人丕則有愆箋曰丕不一字不則也愆咎也負天民之咎毋若殷王紂紂東晉本作受劉向奉王充顏師古引均作紂今從諸家本之迷亂配于酒德哉配從顏師古引東晉本作酗周公曰烏呼我聞曰古之人箋曰于也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箋曰此下言小人之隱與毋民無或譸張爲幻箋曰譸張誑也此厥不聽人乃訓知民義相輔胥相也民無或譸張爲幻箋曰譸張誑也此厥不聽人乃訓惠之民亦以誠不隱也聽漢石經作聖箋曰聽佑也聽人乃訓佑助民而訓告之刑當爲刑正刑正法至于小大箋曰小民大臣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箋曰違非也詛詛求也祝當爲詛詛謂詛其凶咎否則也先心怨非後乃詛祝言民之無知也周公曰烏呼箋曰重嗟之者與上

異事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箋曰此篇主言年命長久故覆舉四人迪哲進智乃能自責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罟女箋曰罟罵也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皇自作兄曰鄭曰皇謂暇言寬暇自敬也厥愆若時不寧箋曰允信若順也寧語時不寧也時不寧者寧也寧諦也諦念也不敢含怒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妻用之以知己政得失之言信順原也此厥不聽人箋曰其不聽人謂不佑民乃或譸張爲幻箋曰民亦誑詐相惑曰小人怨女罟女則信之

則若時箋曰若順時承也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箋曰辟法也念其立法乃能責之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箋曰有讀爲又是猶此也先怨不聽人又怨其罰殺故曰又同此叢于厥身箋曰叢聚也非獨戒成王又永戒嗣王也周公曰烏呼嗣王鳥呼漢石經作於戲箋曰嗣繼也其監于茲漢石經無其毋佚弟廿

君奭弟廿一　周書十二

王氏集注并箋

君奭燕世家云成王既幼用事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於是召公乃說周公箋曰此當東征還而仍踐阼故召公求去所以諫之也周公專明臣職召公乃知其心矣編篇於此者告臣書弟一篇也周公若曰君奭箋曰不稱王者以私恩暱之若曰者述其口語君者朋友之詞世家召公與周同祖弗弔天降喪于殷箋曰言易代本非善事也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鄭曰言與君奭同知隕基始孚信休興也始興故不能信其長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崇出于不祥崇祥漢石經作道詳曰舉其殷興亡以爲戒棐輔忱信祥善也崇出記所謂充詘不充詘于富貴猶言不驕不懾也人但當順天輔信不可豫料其祥嫉我已曰時我箋曰時承也二公建議承事我使居攝我亦不敢窒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箋曰窒礙也上帝命古帝禪代之法威亦命也不敢長遠之道粵我民罔尤違惟人在箋曰尤過違背也民者無知當賴君相示向背我

後嗣子孫大弗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後漢書作嗣事箋曰嗣子孫謂管蔡也共執也上天下民遏止失廢也前人前代賢臣執政者光烈也三監之叛由管蔡不能執德安天民而欲止廢先代總己舊典不使周公聽政箋曰易改也在家所謂在王宮流言相誚家庭不相知耳）天應棐諶乃亾隊命（東晉本作天難諶乃其隊命未改也從漢書引諶當作忱箋曰應猶佑也天心應周輔信故無隊命今復安也）弗克經厥嗣前人共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箋曰經基厥數嗣位之詞也王不克溢阼則嗣前人故事以冢宰執政者）

在予小子非能正卽位之典也）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子箋曰迪道施延也沖子幼也）曰天不可信（鄭曰又言也箋曰典聽政以待王長大則成王言今若仍率舊典聽政以待王長大則人又不信前已欲遏失此仍致流言故不可也）我迪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迪從馬東晉本作道王也箋曰寧王武王不少延其德可延以未定天保故當迪之也多方曰庸釋者有殷有夏以材曰用釋先王受命不庸釋者初受命猶未永固也）公曰君奭（司馬以此下爲周公作書以上爲面告箋曰君奭臣名）予不兼（箋曰言寧王者卽文王武王不少延其德以未定天保故

覩大臣爲向背也采衛外爲屏內爲侯甸大傳曰遠方之士曰至是曰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箋曰茲斤賢臣也稱舉乂也辟公也大臣舉德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使四方**東晉本作一人有事四方故一人有事于四方李善引迪此從王褒引**罔不是孚**箋曰言大臣上下所言能道君行政**若卜筮**箋曰取信召公去則民疑**公曰君奭**箋曰君奭弟二冊顯留召公**天壽平格保乂有殷**鄭於天也專言臣事箋曰壽禹通用字疇治也平當作采采亦治也天之治民常賴賢臣之治以格天承上言配天之意**有殷嗣天滅威**箋曰殷嗣天者紹天命囚放微

箕**今女永念則**箋曰以爲長念滅威之法**有固命厥亂**箋曰有又也亂臣十人召公其一也**明我新造邦**勉也箋曰明勉也**公曰君奭**箋曰武王曰予有亂固已命之今又固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箋曰上帝先王也割害也寧王武王始有天下繼湯之命何以得其重勸乎已勸文又勸武故曰申勸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箋曰有夏中國地也修治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君括**箋曰地理志虢縣虢叔所封左傳說王季之穆大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所謂南仲者不言公謙不敢自比焉太公同官南君附庸君蓋詩所謂南仲者是也閎夭賢臣也稱舉乂辟公也大臣舉德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有事于四方李善引迪此從王褒引**迪作由**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箋曰有夏中國地也修治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君括**箋曰地理志虢縣虢叔所封左傳說王季之穆大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所謂南仲者不言公謙不敢自比焉太公同官南君附庸君蓋詩所謂南仲者是也閎夭賢臣也稱舉乂辟公也大臣舉德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有事于四方李善引迪此從王褒引**迪作由**罔不是孚**箋曰言大臣上下所言能道君行政**若卜筮**箋曰取信召公去則民疑**公曰君奭**箋曰君奭弟二冊顯留召公**天壽平格保乂有殷**鄭於天也專言臣事箋曰壽禹通用字疇治也平當作采采亦治也天之治民常賴賢臣之治以格天承上言配天之意**有殷嗣天滅威**箋曰殷嗣天者紹天命囚放微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君括箋曰南君附庸君蓋詩所謂南仲者是也閎夭太公同官**又曰無能往來**箋曰又曰者五臣之言也雖爲胥附嫌相稱舉**又曰無能往來**箋曰又曰者五臣之言也雖爲胥附嫌相稱舉**茲迪**箋曰茲斤賢臣也稱舉乂辟公也大臣舉德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有事于四方**李善引迪此從王褒引**迪作由**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箋曰有夏中國地也修治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君括**箋曰地理志虢縣虢叔所封左傳說王季之穆大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所謂南仲者不言公謙不敢自比焉太公同官南君附庸君蓋詩所謂南仲者是也閎夭賢臣也稱舉乂辟公也大臣舉德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有事于四方**李善引迪此從王褒引**迪作由**罔不是孚**箋曰言大臣上下所言能道君行政**若卜筮**箋曰取信召公去則民疑**公曰君奭**箋曰君奭弟二冊顯留召公**天壽平格保乂有殷**鄭於天也專言臣事箋曰壽禹通用字疇治也平當作采采亦治也天之治民常賴賢臣之治以格天承上言配天之意**有殷嗣天滅威**箋曰殷嗣天者紹天命囚放微

箕**今女永念則**箋曰以爲長念滅威之法**有固命厥亂**箋曰有又也亂臣十人召公其一也**明我新造邦**勉也箋曰明勉也**公曰君奭**箋曰武王曰予有亂固已命之今又固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箋曰上帝先王也割害也寧王武王始有天下繼湯之命何以得其重勸乎已勸文又勸武故曰申勸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箋曰有夏中國地也修治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君括**箋曰地理志虢縣虢叔所封左傳說王季之穆大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所謂南仲者不言公謙不敢自比焉太公同官南君附庸君蓋詩所謂南仲者是也閎夭賢臣也稱舉乂辟公也大臣舉德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有事于四方**李善引迪此從王褒引**迪作由**罔不是孚**箋曰言大臣上下所言能道君行政**若卜筮**箋曰取信召公去則民疑**公曰君奭**箋曰君奭弟二冊顯留召公**天壽平格保乂有殷**鄭於天也專言臣事箋曰壽禹通用字疇治也平當作采采亦治也天之治民常賴賢臣之治以格天承上言配天之意**有殷嗣天滅威**箋曰殷嗣天者紹天命囚放微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君括箋曰南君附庸君蓋詩所謂南仲者是也閎夭太公同官**又曰無能往來**箋曰又曰者五臣之言也雖爲胥附嫌相稱舉**又曰無能往來**箋曰又曰者五臣之言也雖爲胥附嫌相稱舉**茲迪**箋曰茲斤賢臣也稱舉乂辟公也大臣舉德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有事于四方**李善引迪此從王褒引**迪作由**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箋曰有夏中國地也修治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君括**箋曰地理志虢縣虢叔所封左傳說王季之穆大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所謂南仲者不言公謙不敢自比焉太公同官南君附庸君蓋詩所謂南仲者是也閎夭賢臣也稱舉乂辟公也大臣舉德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有事于四方**李善引迪此從王褒引**迪作由**罔不是孚**箋曰言大臣上下所言能道君行政**若卜筮**箋曰取信召公去則民疑**公曰君奭**箋曰君奭弟二冊顯留召公**天壽平格保乂有殷**鄭於天也專言臣事箋曰壽禹通用字疇治也平當作采采亦治也天之治民常賴賢臣之治以格天承上言配天之意**有殷嗣天滅威**箋曰殷嗣天者紹天命囚放微

箕**今女永念則**箋曰以爲長念滅威之法**有固命厥亂**箋曰有又也亂臣十人召公其一也**明我新造邦**勉也箋曰明勉也**公曰君奭**箋曰武王曰予有亂固已命之今又固命**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箋曰上帝先王也割害也寧王武王始有天下繼湯之命何以得其重勸乎已勸文又勸武故曰申勸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箋曰有夏中國地也修治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君括**箋曰地理志虢縣虢叔所封左傳說王季之穆大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所謂南仲者不言公謙不敢自比焉太公同官南君附庸君蓋詩所謂南仲者是也閎夭賢臣也稱舉乂辟公也大臣舉德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有事于四方**李善引迪此從王褒引**迪作由**罔不是孚**箋曰言大臣上下所言能道君行政**若卜筮**箋曰取信召公去則民疑**公曰君奭**箋曰君奭弟二冊顯留召公**天壽平格保乂有殷**鄭於天也專言臣事箋曰壽禹通用字疇治也平當作采采亦治也天之治民常賴賢臣之治以格天承上言配天之意**有殷嗣天滅威**箋曰殷嗣天者紹天命囚放微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君括箋曰南君附庸君蓋詩所謂南仲者是也閎夭太公同官**又曰無能往來**箋曰又曰者五臣之言也雖爲胥附嫌相稱舉**又曰無能往來**箋曰又曰者五臣之言也雖爲胥附嫌相稱舉**茲迪**箋曰茲斤賢臣也稱舉乂辟公也大臣舉德以治相辟公之政**迪一人有事于四方**李善引迪此從王褒引**迪作由**

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箋曰彝常也蔑小也今字作妙但布常教而自有妙德**亦惟純佑**箋曰佑助也言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勖聞于上帝**勖勉也箋曰勖勉也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箋曰彝常也蔑小也今字作妙但布常教而自有妙德**亦惟純佑**箋曰佑助也言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勖聞于上帝**勖勉也箋曰勖勉也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

迪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箋曰迪進武王有祿言受命代受之王**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箋曰勖勉也箋曰昭劍通用字劍亦勉也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箋曰彝常也蔑小也今字作妙但布常教而自有妙德**亦惟純佑**箋曰佑助也言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勖聞于上帝**勖勉也箋曰勖勉也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

迪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箋曰迪進武王有祿言受命代受之王**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箋曰勖勉也箋曰昭劍通用字劍亦勉也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箋曰彝常也蔑小也今字作妙但布常教而自有妙德**亦惟純佑**箋曰佑助也言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勖聞于上帝**勖勉也箋曰勖勉也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

迪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箋曰迪進武王有祿言受命代受之王**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箋曰勖勉也箋曰昭劍通用字劍亦勉也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箋曰彝常也蔑小也今字作妙但布常教而自有妙德**亦惟純佑**箋曰佑助也言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勖聞于上帝**勖勉也箋曰勖勉也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

迪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箋曰迪進武王有祿言受命代受之王**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箋曰勖勉也箋曰昭劍通用字劍亦勉也文王之德可見聞者皆由五臣之德以進**知天威**箋曰不乃惟時**敵**武成云咸劉商王**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說文引冒作曰箋曰冒亦讀爲眇文王蔑使人見武王冒皆以目所不見爲喻言能發明君德其微隱**丕單稱德**箋曰丕大舉德言奄有天下**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箋曰游泛行水上也泛通用字**予往**

暨予奭簽曰往末攝王也抗世子法同官也其濟小子簽曰此小子謂成王故亦曰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簽曰攝王所不及賴有大臣責收我今夫則無公皆以同濟未在位之小子相勉者故必留之也耇造德鄭曰耇考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簽曰造德造士去則退老設言之也不降我明農之職召公去我則在位簽曰請老造德之人必以爲不肖降志辱身有能格於天乎言必無也則嗚烏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馬曰鄭曰則嗚烏之聲不得聞乃嗚烏不聞聽也鳳皇也臣事周公疑惑眾聽也則嗚烏謂鳳皇也雖亦常與而今之去位人必以爲不肖降志辱身

休亦大惟艱告君公曰烏呼君簽曰弟四册申言婉留之肆其監于茲簽曰肆今也我監公不說公去則曰留之曰肆今其亦監我我受命無疆惟休簽曰召公不說於寬裕也簽曰召公去而後生相率以不事攝王公曰烏呼君簽曰弟五册責之人敷乃心乃悉命女簽曰敷政也前人大臣之事具於女心乃我又盡告女無可疑矣作女明極簽曰極中也前人事爲女明法曰女明勖偶王在簽曰勖勉也在在位也女勉勖偶王在三公之位無言去之理

亶乘茲大命簽曰亶厚乘猶憑也言周受命憑于召公惟文王德丕承簽曰專言文王本其受命無疆之恤簽曰恤憂也言召公之憂方長公曰君告女簽曰册安其心朕允保亦簽曰保任也能保女無危難乃敢留女其女克敬以予監簽曰敬戒以用也能警我左右我監國簽曰于吁通用字吁咨嗟也于殷喪大否簽曰今殷滅威而喪是爲大屯肆念我天威簽曰當念也否簽曰以此誥爲盟誓之信予惟曰襄我二人簽曰襄因也不可去一時太公益出鎮女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簽曰二人

周召言猶念也合哉者勸其合也在時在是也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哉簽曰告以當大平更無憂危也哉天美益將至但恐二人不能勝無德當警德勉之耳其女克敬德明我簽曰我太保之職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簽曰俊民三俊部造士也察也察召之讓周則無不讓也時承也丕承文王之烈承召公故改言時烏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簽曰代俊民言之也召公爲前人大臣則今日無憮有休矣俊民又厚輔以承周召以公自勉也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簽曰于曰怠緩也冒當爲勖言成功在相勉勖海隅出日莫不率俾

鄭曰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也公曰箋曰弟君爽弟廿一
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公曰箋曰弟君爽弟廿一
私情感之予不惠若茲多誥箋曰惠順也多誥祇
惠我乃不徒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箋曰閔憂也弔
不自勉勉君也公曰烏呼君箋曰弟八冊惟乃知
祇若茲往敬用治順此言往即位警子
釋前兩我不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終鄭曰召公
周公恐復不說故箋曰述召公佐命元功勸其始終不忘也
依違託言民德以劉切之

多方弟廿二　周書十三　尚書卷廿二

王氏集注并箋

多方鄭曰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事
其編篇於此未聞箋曰周官方士掌都家多方者殷舊
亦未廢所謂名民三百夫不賓者也亦周公告臣
民之書故次此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鄭曰奄國
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周公征之三年滅之
自此而來歸箋曰周公還攝王而三監平
移師定奄至還周其三年既定居攝仍稱王
至鎬京正即位告至上帝祭乃後遷多方於雒
故記祭日也禮曰來日丁亥五月祀祭時周公曰王若曰箋曰本
若曰以編在成王多士後故加周公以著其時猶告猶告道也四國管
蔡商奄詩曰四國是皇惟爾殷侯尹民箋曰
有此三等一殷侯一殷一殷民也立政三亳阪尹惟尹我惟大降爾命爾
一殷民也立政三亳阪尹惟尹我惟大降爾命爾
罔不知箋曰大降者非常之命洪惟圖天之
無不知者警其頑也洪讀若洚水洚也逆
命弗永寅念于祀箋曰天而圖帝位未有能保祀
者言天命不可妄干也寅敬也祀祭也
夏誕厥逸不冓感言于民箋曰帝謂禹也降
警也易夕惕若寅自警動惟帝降格于夏有
格陟降順天人也

有夏衆也逸過也言願詞感憂吉念也衆放佚其心不強憂念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箋逸佚也言先逸後昏不能自勝也勸于帝之迪乃爾攸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攸所也箋曰以君罪罪臣民近淫昏羣臣當相迪以進善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箋曰麗離羅也言君用字圖帝之命者侯尹也不寬民網乃大降罰崇亂有夏箋曰多方又因甲于內亂鄭曰習爲鳥獸亂君也甲習也內亂臣民叛之行于內爲內因昏而亂不克靈旅于旅箋曰靈善旅衆也多方不承其衆民也罔丕惟進之共洪舒于民丕不通用字洪毒也夏諸臣無進貨財也洪迸也舒當爲荼猶不以貨財供給迸害於民也亦惟有夏之民叨墐日欽墐束晉本作憯從說文引箋曰叨貪同字貪也墐忿戾也非古字當作慬欽興也夏臣負迸民亦貪很日興相讎亂無已也之以開悟殷頑民詳述耳劓割夏邑箋曰劓劓一字斷也割剝也夏邑已京師言亂始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箋曰夏自劓割湯因刑殄之也惟天不畀句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箋曰也文侯命曰純大亂侵我國家純義民邪民也立敗曰三宅無義民多方夏邑內都家也亦如今多邪民

不克永于多言惟夏之共多方箋曰言以貢京師者言辟言不能長言于多士大不克明保言于民箋曰言叛者宜勉保安也多士爲民表率民不克是其罪也夏未必有失職之士乃皆不能以今制例之對新朝通曰士耳乃胥爲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箋曰多方百官之政繁多不言則紀綱廢故皆不能開開猶張也管子書四維不張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箋曰桀衆歸湯故克以之簡代夏作民主箋曰簡間也亦代也慎厥麗故箋曰麗刑也多士多方皆禮刑湯以慎刑被之言亡國臣民皆當爲虜以例殷士乃勸厥民刑用勸箋曰勸者開國政典之名也語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勉語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夏言慎麗故後世皆慎罰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箋曰要約罪狀獻詞也殄絕殺之戮辱徇之皆欲勸慎罰亦克用勸箋曰帝乙紂父開國言不殺之但教之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也帝乙紂父開國政典之名也語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勉語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夏言慎麗故後世皆慎罰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箋曰要約罪狀獻詞也殄絕殺之戮辱徇之皆欲勸慎罰亦克用勸箋曰帝乙紂父開國言不殺之但教之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乃勸厥民刑用勸箋曰勸者開國政典之名也語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勉語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夏言慎麗故後世皆慎罰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箋曰帝乙紂父開國言不殺之但教之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箋曰庸釋用舍猶長在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箋曰爾辟祿父不知天命靡常乃欲復殷屑有辭一切負罪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亯天降時喪有邦間之箋曰言夏者難以叛周責殷士故反復於易代之際君不能集多亯則有邦代受亯矣乃惟爾商後王箋曰据紂故改殷曰商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箋曰聖思心睿之應狂兒不恭之美者咨徵之淺者以明皇極易代之事文王不克念作聖箋曰聖思心睿之應狂兒不恭之美者咨徵之淺者以伐紂待其念也非紂無罪天惟五年須夏之孔穎達引鄭曰夏之言假天覬也烝升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商之紂能改故待假其終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子孫誕作民主罔也明

可念聽箋曰徵箕皆不治民者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箋曰見亡國之徵明有代紂者開厥顧天下災異之威動念也天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以視念者惟爾多方不復安民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箋曰周王武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鄭曰眾國無堪爲之也熙已亡復全如新興也三害弗窮詰之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箋曰典常正尹也頑民當殷又自謂不叛周不常其主是不可信也我惟時其戰征也要囚之箋曰執訊連及也至于再至于三箋曰紂一祿父再奄三也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箋曰設言也有又也極

極厥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箋曰速召也王曰烏呼厥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箋曰此下冊書二篇先勸之後威之一柔一剛也有方多士先受封今爲士者殷多士殷大家子弟今爾奔走臣我監箋曰自立監已奔走臣服先正其名也五祀粤惟有胥賦胥賦徵從大傳東晉本作伯胥追箋曰克殷後五年也胥追遂調發之役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大傳曰古者十一謂之大粲小粲少于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準的也大家供政事矣小民之準勞勉其效順之勤也自作不和

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箋曰言今反家人意耶今將專責於爾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箋曰又當各帥所治勉於勤也爾上不慕于凶德上慕從說文引東晉本作尚忌箋曰上謂侯尹多遜乃爲勤也爾乃位克閱于乃邑箋曰穆穆和敬閱容也不教凶乃能居位有邑謀介爾乃自時雒邑箋曰此下先以當遷之意爾長久故令居雒爲助介爾即上所言介乂也謀新治者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敢

箋曰悔罪自新故天矜之周則本欲賚之故因天意而大助也迪簡在王庭箋曰迪簡學校簡士得仕進也尚爾事有服在大寮箋曰起用舊臣錄其功也尚上寮官也王曰烏呼多士箋曰此冊嘉其能訓迪進爲王官也嚴飭之列於編氓侯尹皆同爲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勸箋曰頑民但以供賦爲喜故必欲其勸忱凡民惟曰不心不冃臣周是放逸頗鄙自遠於王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箋曰舊習不改仍前多方也探試取之詞以赦恩爲可汲汲逸惟頗大遠王命箋曰民不得爲喜爾乃惟逸

逖爾土鄭曰分離奪女土也箋曰狄遠也剔分之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箋曰此言非徒煩文告乃振告之也申警之與之一切更始也祇振也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箋曰自作不和當相警以和也

周書十四　尚書卷廿三

王氏集注并箋

立政

史記說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

百姓說　箋曰立政在周官後蓋既定官制申戒近侍非告王也故次于成王書後

周公之書

終於此篇

周公若曰箋曰若曰記言之詞**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王右言我面告天子稽首告者鄭重之**用咸戒于乂**箋曰告王左右言非乂箋曰乂自言拜手稽首**王曰王左右**箋曰獨戒王並戒王左右也**常伯**

常任辟人辟從漢石經東晉本作準說文引常伯常任常任準人掌守王宮禁陪作辟內外人者周宮古文辟一準法也六卿以下諸史大師皆常伯之類宮人隸僕皆常任之類辟人闇**綴衣虎賁**綴揚雄班固崔瑗引皆作贅**躍**箋曰綴拽也賁虎士也顧命狄設斧扆綴衣狄者樂吏春官之屬周官有司服或謂之綴衣與**周公曰**箋曰復著周公曰者此下戒王之詞復書之使近侍讀之也**烏呼休茲知恤鮮哉**箋曰休茲者致大平之後鮮讀爲斯言居茲美當知憂此時**古之人迪惟有夏**箋曰畢以田說迪讀也迪畢也**乃有**

室大競箋曰競彊也夏始傳子則王室大彊嫌其不外求賢輔**籲俊尊**不**上帝**箋曰上帝舜也尊遵也遵德舉人之法夏遵而用之以求賢俊**迪**慎**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箋曰恂信也信心也聿惟求知識信行九德者舉之**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箋曰此言左右進賢不敢**曰宅乃事**箋曰宅居也宅居三事三公也**宅乃牧**鄭曰殷之州牧**宅乃準**箋曰日伯虞夏及周曰牧牧也諸侯世爵故牧必擇賢也準法也六卿以法爲準的者**茲惟后矣**箋曰既舉賢于君君所任言左右不與政**謀面用丕訓德**箋曰賢也使居職專在其漢石經作亂謀面**則乃宅人**

爲勉勉也訓讀爲順左右諸侯用大順德者面或讀爲偭鄉也箋曰則法也以順德之法居人使在位**茲乃三宅無義民**箋曰公侯六卿皆無邪人**桀德惟乃弗作往任**箋曰往任先王任人之法**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箋曰升在也升在位也耿光明命上帝舜也湯立賢無方大勞**帝之耿命**箋曰蘧勩也耿光也舜之明命謂亦以九德取士也**乃用三有宅三俊**箋曰司徒論選士爲居位**丕釐上**考**曰三有俊克即俊**箋曰俊士三有俊俊士可用者將以爲公卿諸侯**嚴惟丕式克用**

也式法也敬思大法則能用賢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箋曰事準得人故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箋曰見效也言四方大法京師皆效其德故也其在受德敉敉說文引作忞馬曰受德人故也惟羞刑暴德之人箋曰羞進也進用刑戮暴棄德受所爲德也乃惟紂通用字德敉泯棄泯亡也同于厥邦箋曰羞進也眾皆使同邦立爲牧也乃惟其德者使同于厥政箋曰逸淫也眾皆淫行者與同政用爲事準也帝欽罰之箋曰欽興也乃抨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箋曰抨使也我周奄也甸治也亦越文王

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漢石經俊作會灼說文引作焯知見其心言用人皆當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箋曰題下事準夫牧作三事箋曰三事退在下者就準牧中擇用之此言立大臣也虎賁綴衣趣馬箋曰二官從王出者小尹左右攜僕箋曰小尹小宰掌治王宮僕人師扶右射人之政令攜挈也左右攜僕左諸官在宮中常侍者百司庶府箋曰百司職任事者庶府掌財物者大都小伯藝人箋曰大都小伯采邑之長主治民者表臣百司箋曰表外也表臣百司都邑君長之屬官不言外者王者無外

太史箋曰太史君舉則從故特言之尹伯庶常吉士箋曰尹正長也士官眾矣或其長所自選其爲正長者則由王命禮所謂達官也皆用常人吉士以士其屬司徒司馬司空亞旅箋曰諸侯國卿大夫士也夷題下四國微盧烝三亳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葢東成皋南轅轅西降谷也箋曰微在下雋今通城地盧今長沅以西烝葢曰微盧烝水衡陽之國周爲西伯時微盧烝乃從化先殷時未服故特記之三亳在殷畿內於殷衰即于夷俗阪尹箋曰阪尹置阪尹阪尹若今土司惟克厥宅心心箋曰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維厥度厥宅心當作宅厥心文王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箋曰言文王自度其心故能知賢進用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箋曰兼讀若謙謙雜也庶言眾臣所進言也不以左右言爲進退所謂克宅心庶獄庶慎箋曰左氏傳司慎葢古爲盟者古者會同則祀方明則庶慎謂會同之事與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箋曰內則有司外則牧夫訓用違言訓其用命違命者庶獄慎文王罔敢知于茲箋曰慎尤重天子以親臨決聽爲能言文王不敢知此者明文王任人之專也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箋曰義讀若儀言武王率

行文王安天下之功不
敢廢其儀法文王之德
率惟謀從容德以竝
受此不丕基箋曰從容讀若從臾猶贊助也
竝讀爲旁溥也基謂賢人也詩
曰邦家之基言武王謀賢人從
容助德以溥受此大夫之基　烏呼孺子王
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不丕箋曰不讀若否若否猶
用違也灼知則不妄聽乃俾亂
箋曰知其賢
乃使之治民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箋曰
言任
謙也立政
周書廿三　周書十四　立政　五

彥以乂我受民箋曰末終惟思也成德之彥
俊也言求賢不倦終思
美士治我民也王充引勿作物說云非常之
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
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
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
旱政無細非水旱猶有氣間之依充說末無
也時有物間自一言語之微足以致災我無
咎三宅之人當思成德之彥以治我民不可
責臣下也以災異策免三公葢古有此說故
周公以
戒王　烏呼予旦以前人之徽言以前從漢
石經東晉
本作
已受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
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箋曰天子以意
輕重故惟使正

官自治之篇中丁寧惟此而已葢天子欲察
察庶事則近臣易於進言平反庶獄尤爲美
事古今小人生
隙皆由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
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
俾乂國箋曰由用也繹尋也讀若釋
由繹卽庸釋謂安其位則罔有立政
用儉人不訓德說文引儉作譣云問也訓德
從漢石經東晉本下有于
馬曰儉利
佞人也　是罔顯在厥世漢石經
在作哉繼自今立
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箋曰
勸勉
力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
惟有司之牧夫箋曰庶獄尤生間隙故特戒
子親獄訟是叢脞也人命
重但擇司牧何可親決因
以陟禹之迹馬曰詰實也　箋曰兵刑之大
者王欲理刑但當治兵周復禹
迹故云以陟
陟猶步也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以覲文王之耿光大傳
作鮮　耿
以揚武王之大烈
烏呼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箋曰常人
謂久在其
職者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箋曰欲記此言
寇重獄也左傳說蘇忿生
故呼太史呼司
寇爲司寇爲三公故稱公　式敬爾由獄以
淵偪

長我王國箋曰王兼庶獄是司寇不舉職也故戒司寇爲刑官長用敬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箋曰式法也列今例字愼有常法庶獄亦當布列條律縣于象魏頒于列國使知刑罰之中

立政弟廿三

顧命弟廿四　周書十五　尚書卷十四

王氏集注并箋

顧命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鄭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同首曰顧箋曰不見其人則顧成王將崩太子出使在齊故飭三公六卿以傳重之言待其還而告之若太子在當同受命不必諸臣代告也太子入迎侯宜有聘問出使之事春秋書會戴亦其類也

惟四月哉生霸霸从說文引漢書同鄭曰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也甲子王乃洮頖水洮洮髮頖頖面也鄭曰洮洮濯爲灌濯衣成事也相被冕服凭玉几凭依几也鄭曰凭相者正王服位之臣冕元冕也鄭曰凭依几解

爲年編至此三十年王不釋釋从馬本漢書作懌馬曰不釋疾不懌本作懌馬曰不豫東晉本作洮頖水晉同鄭曰洮頖引作洮沫馬曰

專玉几之名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亦故大保居首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簽曰老臣不名名奭者蓋大保非常官名以別之下云大保帥西畢公帥東則召畢二伯也毛稱公是一相衛封國在夷王時康叔不稱侯此未知何侯何以入朝也唐韻以彤伯爲成王支庶其庶兄弟與師氏虎臣王簽曰師氏中大夫司朝居虎門之左虎臣百尹御事簽曰百尹御事當直者在路門之右王曰烏呼疾大漸惟幾也簽曰氣微將絕沈幾泛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也簽曰臻通用字重

也終留不去也言我也誓立嫡之名禮曰諸侯之子未誓謂元子劍猶未立也恐不得待其還故作顧命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簽曰馬曰重光日也冬至日月如疊疊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奠定也麗離也憂也定也陳教法以文治也言文武開國文治武功如日月重明也桓譚說武王牧野甲子旦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瑞作遂作也陶陶遂遂敏懌之兒不違用克雅作遂作也陶陶遂遂敏懌之兒不違用克通殷就大命通就漢石經東晉本作達集言通殷者所謂通三統言

相推代爲天子在后之詞敬迓天威詞從馬本說文同馬曰詞共也簽曰后繼體君也詞讀若佩而不愿孔安國說以爲未成器之人與童通用迓當爲御威命也御天命爲天子也成王自言幼小卽位也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簽曰逾讀爲踰星衍讀昏爲泯弗悟簽曰悟覺也爾尚明時朕言簽曰時承也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簽曰此命太子之詞天子之政大不過此思夫人自亂于威儀也簽曰氣微將絕沈幾泛爾無以釗勖簡于非幾勖贛從馬鄭東晉本作冒貢馬曰贛昭

眾引同馬曰安民立政曰成王因以爲諡美之也翼日言其得正終白虎論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別尊卑異生死也**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班固書引南宮髦公子丁公呂伋許慎書伋引也伋送太子二臣重慎之也世家齊太子伋作級太子先齊使**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鄭曰二執戈者蓋虎賁氏下大夫二人王儀所謂長安洛門也自臨淄還京道由雒邑於門外迎候具威儀乃入**延入翼室宅宗**宅蔡邕引作度翼室殯宮夾室也班固典引正位度宗

天子爲宗主雖在憂其居宜嚴**丁卯命作冊度**鄭曰冊書也度謀也百人扈蹕在國之常儀南門鎬京南門淄還京道門外迎候具威儀乃入**延入翼室**鄭曰翼室殯宮夾室也蔡邕引作度**宅蔡邕**引作度**宗**宅蔡邕引作度**丁卯命作冊度**鄭曰冊書也度謀也百人扈蹕在國之常儀南門鎬京南門淄還京道門外迎候具威儀乃入**延入翼室**鄭曰翼室殯宮夾室也**宗**宅蔡邕引作度**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

天子爲宗主雖在憂其居宜嚴**丁卯命作冊度**鄭曰冊書也度謀也百人扈蹕在國之常儀南門鎬京南門淄還京道門外迎候具威儀乃入**延入翼室**鄭曰翼室殯宮夾室也**宗**宅蔡邕引作度**東鄉敷重底席綴純**馬曰底青蒻也綴純飾邊也**仍几**鄭曰華玉五色玉也**東鄉敷重底席綴純**馬曰底青蒻也綴純飾邊也**仍几**鄭曰華玉五色玉也**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

蒻織致席也鄭曰底席蒻席也疾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亦變也綴純飾邊也繢純畫繢也繢畫五采在西序則非旦夕常坐也蓋王受顧命冊之處也用其席色也司几筵諸侯祭祀之席皆畫繢爲飾其席用賓客之禮上玉几王正位下東序王酢席西夾者之禮上玉几王正位下東序王酢席西夾王退坐之席皆爲新王設之非神事故減加席**文貝仍几**鄭曰文貝貝飾也仍因也吉事授受凶事先設左右玉几**西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

蒻織致席也鄭曰底席蒻席也疾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亦變也綴純飾邊也繢純畫繢也繢畫五采在西序則非旦夕常坐也蓋王受顧命冊之處也用其席色也司几筵諸侯祭祀之席皆畫繢爲飾其席用賓客之禮上玉几王正位下東序王酢席西夾者之禮上玉几王正位下東序王酢席西夾王退坐之席皆爲新王設之非神事故減加席**文貝仍几**鄭曰文貝貝飾也仍因也吉事授受凶事先設左右玉几**華玉**鄭曰華玉五色玉也**西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

黼依遂兼設羣臣朝位焉綴衣一依者一爲先王位一爲新王位前綴衣在路寢此在禰廟二綴皆當爲贊繅也綴赤色下云綴純是也贊**牖間南鄉敷重蒻席黼純**說文引敷作布蒻作莫馬曰莫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謂之純司几筵斧依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有三重此不加繅席者喪事簡唯加一重席而已蒻席黼純也郭嵩燾說此周公制禮以來初行王喪及新卽位之禮故詳記焉**華玉**鄭曰華玉五色玉也**仍几**鄭曰仍因也吉事授受凶事先設左右玉几**西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

蒻織致席也鄭曰底席蒻席也疾祭祀之席蒲筵繢純加莞席亦變也綴純飾邊也繢純畫繢也繢畫五采在西序則非旦夕常坐也蓋王受顧命冊之處也用其席色也司几筵諸侯祭祀之席皆畫繢爲飾其席用賓客之禮上玉几王正位下東序王酢席西夾者之禮上玉几王正位下東序王酢席西夾王退坐之席皆爲新王設之非神事故減加席**文貝仍几**鄭曰文貝貝飾也仍因也吉事授受凶事先設左右玉几**西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鄭曰東序東夏之堂下西鄉夏之堂下或加席畫純黼玉仍几

升降爲設席以顯之亦以優之使得退息**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

几馬曰筍笠箸鄭曰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紛純以玄紃爲之緣篹以王在喪故特制之

玉五重馬曰越玉也越於也等也五玉諸侯之摯白入贊王命之升乃升堂陳寶鄭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篹曰司几筵無此文席几械之加于五重五等也覲禮入門奠圭於庭此先設盛在階間此冠弁服故陳中陳服

序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弘大也琬圭以象德玻圭以除慝皆九寸而弘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虞書典謨是也琬玻皆度尺二寸者篹曰九才弘大訓洪範琬圭以象德玻圭以除慝皆九寸而亦九寸則亦聞此皆出璧玉人所謂璧羨一寸爲一尺耳云皆尺好三寸則亦羨一寸爲一尺二寸未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蔡邕引河圖序洛書緯皆作桪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夷之美玉球玉磬鄭曰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夷之美者雍州所貢之玉色若天者馬曰夷玉東夷之美者璇玑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若天者璇玑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出河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也篹曰大玉大圭不執故曰玉以對五玉也夷玉天府所出玉寶凡喪陳皆曰夷墨子書天命文王河出玉版圖符瑞志周公寫青龍玄甲圖

肖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鄭曰肖似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篹曰鼖文王辟雍鼓舞衣人國之戒

非爲宋也大貝散宜生所獻紂亦以爲戒耳此西房皆周之受命之寶兌名弓蓋殷相傳說也以射日者垂舜共工此東房皆先代法物大

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鄭曰賓東晉本作綴玉路之貳也篹曰大路玉路贅次也次在玉路後謂玉路贅讀爲綴綴赤色象路也象路朝故在阼階面玉路以祀嗣位傳重故與冊命同在西階皆以非常法記之故先路

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馬曰不陳戎路者兵車非常故不陳之鄭曰先路象路門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側之堂謂之塾不陳金路革路木路主於朝祀而已

綴路三就次路鄭曰三就次路車之飾也綴路繇纓七就郊特牲先路三就先路非象路之禮器次路繇纓七就巾車云象路七就然則先路五就巾車云象路七就然則先路蓋天子前車次路天子後車也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金路三公之車王革木主于戎田皆非天子廟中之事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鄭曰赤黑曰雀言如爵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艾刈篹曰司右上士二人上士士爵弁服太右在路門之左路門一曰畢門四人

騏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馬曰青黑曰騏詩曰我馬維騏騏戈戟篹曰落時謂之戺落時戶限也戶外階爲戺故字从戶已此四人卽司右下士四人也騏弁艾色周尚赤故次于雀弁殷之上士

則棊弁與詩曰綢衣棊巾謂宋人也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戉立于西堂鄭曰劉蓋今鑲斧戉斧以椎鑲之斧無刃若今金瓜戉右掌革路革路不陳右仍倍位所以示嚴備東堂序外堂也南向正堂旁東西序外亦爲堂以陳禮器一人冕執殘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鄭曰殘瞿蓋今三鋒矛許愼說爲兵蓋戈柄施刀瞿文从隹蓋漢金吾刀龍雀爲飾之類與執殘執瞿齊右也齊右下大夫二人掌金路金路不陳而陪位也立垂者東西階至東西堂之廉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

文引作銳篇韻無銳字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箋曰一人執銳虎賁氏也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其一蓋在門外側階北堂之階也磔記曰入自閶門升自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鄭曰麻冕三十升布也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箋曰孔安國說麻冕緇布冠士冠初加之服其衣十五升布同冠色禮始加緇布冠服元端有三等裳嗣王將代故依冠禮用士冠服凡朝祭君臣同服示有壹尊也故卿士皆麻冕惟以裳爲異冠有三等裳襍裳爲上謂王世子黼裳諸侯世子有二種裳也王世子黼裳諸侯世子緇裳黑與白謂之黼繡斧文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鄭曰蟻謂色元也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箋曰蟻裳蓋繡蟻結以別黼文

宗皆麻冕彤裳箋曰太宗太伯芮伯也彤者黃赤色黃裳也大夫長子冠之服避黃正名故曰彤裳易曰黃裳元吉嗣君初立之裳接神者以宜服焉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同天下鄭曰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冒同酒杯箋曰由阼階者承顧命爲主人也上宗宗人長王諸父諸兄之有爵位未出五服者方廷瑚說六同作六鍾同鍾通用字許愼說漢書郊祀志依冠禮當以觶異之故用同虞翻言玉人職天子執瑁以朝諸侯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誌

訓言天子副璽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鄭曰御猶鄉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箋曰就王階也曰皇后馮王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箋曰父曰皇考故君曰皇后以康王末親遺命言其馮玉几爲末命以鄭重告之嗣訓者訓嗣之言已書于冊故不述焉臨君周邦率循大下變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箋曰弁樂也成王致太平天下大樂王當循其政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箋曰能讀如柔遠能邇之能也旁注字誤入

其以云者受命之詞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酢上宗曰饗酢一作咋同一手受瑁宿肅也卻行曰酢于徐行當作宅奠也宿進也三祭又三卻復本位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獻酢儀也酢非古字進受爵冠儀也一進一進就筵再進筵西坐三進坐末坐以柵祭醴三故三宿三祭也建柵坐筵末坐以柵祭醴三故三宿三祭也建柵坐奠觶一酢賓荅拜冠者奠之上宗曰饗以神依三者已喪不啐醴遂奠者奠于薦東二酢此王如依尸故勸強之王乃舉奠卒爵奠觶于薦東二酢此故多一奠爲三酢也又饗乃舉奠卒爵酌不啐酢

大保受同降盥箋曰朝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爲東伯則召伯不爲伯皆布乘黃朱綳白虎通引作黼畫公侯多唯二賓稱奉圭兼璋以酢箋曰圭瓚者祼鬯之器大宗執璋者秉璋瓚瓚以挹鬯上不執圭瓚及鬯以授宗人同拜王荅拜箋曰同尊于王故不奠于宅宅奠也宿進也三進就筵西坐三進坐末坐以柵祭醴三故三宿三祭也建柵坐奠觶于薦東二酢此故三宿三祭也建柵坐奠觶于薦東二酢此王如依尸故勸強之王乃舉奠卒爵酌不啐酢乃有啐酢

言圭瓚及鬯以此見之授宗人同拜王荅拜箋曰同尊于王故不奠于宅宅奠也卽酢字正文上改作異地然則爵同者君臣同無異飾也宗人掌禮事小宗伯大保受同祭嚌曰嚌酒至口也傳寫者不分今古文耳虞禮酢不改傳寫者不詳此酢宅奠也卽酢字正文上改作異地然則爵同者君臣同無異飾也宗人掌禮事小宗伯大保受同祭嚌曰嚌酒至口也宅奠也卽酢字正文上改作異地然則爵同者君臣同無異飾也宗人掌禮事小宗伯大保受同祭嚌曰嚌酒至口也傳寫者不分今古文耳虞禮酢不改傳寫者不詳此酢

也　箋曰大受道順言受命順天道恤慎也西土本其所自興**惟新陟王**箋曰陟陟假也記曰告喪曰天王登假**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箋曰畢協賞罰大誓文彼協又作力畢又作必言賞罰悉當也戡克也定功致太平**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箋曰六師六卿也春秋作三軍爲立三卿張施也皇美也王即位施美政於六卿言異于百官聽于冢宰之禮俗儒以下言熊羆之士謂六師爲六軍云文王受命則有六師之制天下大亡而欲張皇其兵威非也**無壞我高祖寧命**箋曰壞敗也高祖蓋太王天下之命也周以文之祖又謂之爲祧不爲高祖王也寧命自小國起而

顧命弟十四

康王之誥弟廿五　周書十六　尚書卷十五

王氏集注并箋

康王之誥本紀云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鄭曰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惟予一人釗報告**箋曰天子未王有疾臨之除喪稱予小子今在正朝不可用喪稱又非純吉故稱名也喪禮受弔稱名**昔君文武丕**

平箋曰言太平之業由文武也**富不務咎**司馬說務在節儉無多欲箋曰富謂天下殷富也務讀爲侮之不極厥咎雷務侮也齊齋也富而不務咎者由王致其至齋之心所謂節儉毋多欲也**信用昭明于天下**箋曰信用猶允惟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箋曰專言熊羆士者周封諸侯多以伐紂之功恐太平輕武故言此以起內外如一之義**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箋曰端直也上帝古受命之帝也直命上帝猶言告敕于帝謂敕正帝位也**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箋曰在存也立

侯伯以顧在天子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絞箋曰伯父三公大國之稱不曰伯舅者主荅太保芮伯也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相及顧安謂相顧念受顧命立王輔相之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箋曰此勞勉庶邦各使歸國也爾先公久有國亦爲宗臣今爾在外當有以輔導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箋曰恤憂也鞠養若羞言奉慎文武之美若鞠子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鄭曰羣公主謂諸侯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白虎通引無反鄭曰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箋曰汪中說在喪釋服而朝祀周公所制天子國君之通禮也殷則冢宰代虛故伊訓伊尹祀先王方明而百官總己聽于冢宰孔子以爲古之人皆然明周不然也蓋周公以已輔成王致流言因而改之於是朝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凡喪卜皆皮弁朝

康王之誥弟廿五

柴誓弟廿六　周書十七

王氏集注幷箋

柴誓柴从鄭引說文同司馬作胖大傳作鮮東晉本作費　箋云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于魯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作胖誓段玉裁說柴卽枇字从米从比聲者非玉篇又作棐王鳳洙魯東郊在今曲阜地費邑在汶陽嵫山此柴也今謂柴卽費也三百里非此既堙奄蒲姑淮夷徐戎興兵而魯反伐之於柴

公曰大傳曰周初淮浦徐州並起爲寇于鮮作鮮誓諸侯之義非命不得動衆起兵殷不義者所以强弱扶天子卑諸侯也　箋曰禮記曰尊天子卑諸侯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伯金革無避者魯公伯禽之後周公薨淮夷在周公七年還政之後周公薨淮夷三年作亂復奄土故序曰伯禽宅曲阜又曰作亂奄姑亳姑奄君名知淮徐叛爲奄已封魯爲二王後備九賜得專興師成王在周二國起兵乘喪伐魯不及請命故伯禽爲之而起師焉司馬以爲在管蔡反時則周公魯未封曲阜毛奇齡等以爲奄再叛則周公致太平不及二年而有大兵尤非也嗟人無譁聽命徂茲鄭曰人謂也徂往也茲此也徂往茲柴地之民　箋曰譁讙也徂往也茲此也徂往茲柴地哉魯方七百里

魯東鄙矣爲今兗沂交界之地也淮夷徐也淮夷則徐也淮浦近海之夷昔鯀所變之地徐戎徐州之戎以州舉者說文郁邾下邑也魯東有郁城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郡國志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善穀乃甲胄**鄭曰穀謂穿徹之善穀云云所謂治兵也兵每歲二月治之善繕穀理也此方穀則在國也將用又穀焉善繕甲戎乃孚棨耳胄兜鍪也世本云杼作甲**敵乃干無敢不弔**說文引敵鄭曰敵猶繫也弔至猶善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厲乃鋒刃無敢不善**箋曰鍛厲皆砥也鋒兵刃堅也**今惟淫舍牲牛馬**說文引今作牲牲牛馬也**杜乃擭敜乃穽**杜又作敶敜說文引擭敜之田舂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箋曰雍氏舂令爲阱擭秋令塞之此時秋也民方塞阱擭**無敢傷牲牲之傷女則有常刑**箋曰牲馬牛之總牲諸牛馬牲牛馬牢也箋曰淫舍大屋也牲牛馬牢也使不得走失也爲大牢郊外總牲諸牛馬然後以賦諸軍言事急先須總集牛馬也**杜乃擭敜乃穽**杜又作敶敜說文引擭敜之田舂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箋曰雍氏舂令爲阱擭秋令塞之此時秋也民方塞阱擭**無敢傷牲牲之傷女則有常刑**箋曰牛馬大牲亦傷之常刑者比鬬命及傷人當劓也在郊外恐因杜穽風走逸也臣妾廝役之屬箋曰妾有辠女也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曰風走逸也臣妾廝役之屬箋曰妾有辠女也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曰十給事者逋亡也郊東郊不開國都震動人民謂之風有臣妾者逋亡也郊東郊不開國都震動人民避兵兵士乘眾强而隱誘奴僕故有逋逃

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女則有常刑司馬祇作振箋曰祇當爲振振動也警動之使不得過其部伍商度賚之者度其多少輕重而賚賜之常刑者盜攘亦劓刑也**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鄭曰攘竊物也因其亡失而署盜者其刑臏郭曰攘臏城郭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乃司馬作爾說文引糗作餱糗餱糧也箋曰時具也委積之粟謂之時詩曰以時其糈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逐作隧司馬逐作隧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逐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逐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郊每郊地七里不足環城四面四七二十八里而爲一郊故或曰郊三十里或曰郊七里也其外三十里之地分三逐則十郊四面四十里爲弟一逐郊之內無采邑天子五倍其遠爲六鄉六逐其制同也**時乃楨幹甲戌我惟築**馬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旁郊逐皆築者爲重阻複壘以限戎**不供女則有無餘刑非殺**鄭曰無餘刑非殺此不盡奴其妻子眾隸舂稾不詞方慴以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刑而先告以非殺既不足威眾且不須自釋乎此蓋經師訓詁誤入正文**魯人三**

郊三遂時乃勿芟無敢不及从司馬東晉
曰芟乾勿也　本作多非　鄭箋曰勿刈艸也女則有大刑

柴誓弟廿六

甫刑弟廿七　周書十八

王氏集注幷箋

甫刑　鄭曰周穆王　以甫侯爲相

惟呂命王　呂鄭作甫　司馬說甫刑鄭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鄭曰甫侯受王命入爲三公　箋曰許愼說昔大嶽爲禹心膂之臣故封呂侯徐廣曰呂在南陽宛西受王命誥諸侯下當有王若曰今曰命王與祖己訓王同序曰訓夏贖刑呂本夏三公以夏典告王因以訓夏故稱引之　享國百　箋曰享國百祈內九十三國地也贖刑先行於祈內乃作貶東晉本作頒之天下　年旄　旄班固引作眊　司馬說讀享國百年云穆王卽位春秋五十五年崩　箋曰年旄者在位久卽事見多知重刑無益故改制也壽百年不必記耄不加刑非稱天子之詞　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詳刑從鄭引東晉本無詳　馬曰度法度也　鄭曰詳審察之也詰謹也　箋曰荒治也詳善也詰吉也亦善也大宰掌刑典以詰邦國司寇詰四方皆欲民之善也肉刑所以威有苗今大平旣久宜去此慘酷更爲善法使四方咸得自寬服　王曰若古有訓　箋曰若古者曰若稽古之書聖人順天之訓也承甫命順之而作訓嫌肉刑自古不可除　蚩尤惟始作亂　馬曰蚩黎君名鄭曰蚩尤少昊之末九下黃帝所伐者也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　箋曰蚩尤始作五兵乃有

剸割之慘故曰始亂史記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大戴記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五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逸周書蚩尤乃逐赤帝爭于涿鹿之野于少昊以臨四方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

民挾利器可獨身爲寇鴟王符引作消馬曰鴟輕也善劫奪人箋曰鴟鈔也傳說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臏義古儀字匹也陳壽祺說以大戴記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誘居室家謂男誘女者有君子謂女以財產招夫者其刑宜宮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宮也姦軌箋曰軌從鄭引作宄東晉本作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此上苗民弗用靈禮記引作匪用命墨子作否用練之君于少昊氏衰而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人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

箋曰苗民據後蠻絕而稱之九黎之君制其無罪者箋曰越茲猶從此也幷相從也差貳也有辭有訟者既定刑書則不原其情同罪者無差等民興胥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相漸于刑也漸漬也泑泑梦梦罔中于信泑從引泑泑紛紛以覆詛盟箋曰言刑勝則俗薄雖詛盟猶反覆不信虐威庶戮箋曰民不信則諸侯相欺陵虐用兵威多殺人民故曰庶戮方告無辜于上王充引方作旁上作上帝日方並也兵死尤爲無辜則訴于上帝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箋曰聞謂政令也腥犬豕殘人神不歆之氣皇帝哀

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鄭曰皇帝顓頊之帝謂堯也上戮民則或殺無辜民相報則虐威殘害遏絕苗民箋曰遏絕之危以遏絕之無世在下箋曰並其民而分北之不使復立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時分方典諸義和絕地天通者通于天子也降下也阻絕王命之地格枝拒也無有降命而見阻格者言政刑皆統於帝諸侯莫敢淫刑也楚語說天地不通曰重黎絕地天通是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箋曰重黎義和也堯爲民神穡糅家爲巫史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事神既非遹天又非苗民之罪與制刑無涉鄭據神爲典誤矣羣后之逮在下明明匪常矜寡無蓋子墨子引此在有辭有苗下匪常作不尚無蓋作不說謂不畏高明不侮矜寡也箋曰有苗已無德可食則人性和亦以惜物命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箋曰殷中羣后諸侯常在位蓋謂爲所覆壓皇帝清問下民矜寡馬曰皇帝堯也箋曰清察也清問情訊也鄭曰皇帝堯能察問矜寡無蓋故天下萬民萬民皆得其所以上事遺利以利其利彼其之諸侯各子其民行之境內自少昊時懲蚩尤之暴也肉刑本有苗所制有疑苗甚言肉刑本同有辭有苗箋曰有苗世矣下民猶訴天匪常作不尚無蓋作不畏高明不侮矜寡也與此正義引鄭注以上皇帝至降格皆說下乃說堯則羣后十四字宜著此墨子本移之東晉本疑東晉本寫誤顓頊此皇帝以下

于刑之中 箋曰明布刑律之中乃所以勸民德率乂于民 箋曰率循帝之刑典以治于民斐彝典獄 箋曰獄亦訟也下曰訟聽訟曰獄言諸侯之法臣輔常道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箋曰訖止也富厚也非止于威民當至于厚民敬忌罔有擇言在躬 箋曰忌畏也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于身孫星衍讀擇爲嬥嬥敗也言民敬畏法而無怨誖之言在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箋曰克能生人則在下可配獻天也王曰嗟四

方司政 箋曰司政諸執政之臣不戒典獄非其君者君罔兼于庶獄也 惟作天牧 箋曰牧養也惟受民于天而代養也今爾何監非時伯夷 箋曰監視也所當視者非是伯夷乎言當先禮也爾何懲 箋曰記曰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迪進也言施刑不能迪民則爾又將何以懲惡明重刑之無益也舊以伯夷播刑連文夷未典刑禮記注以不爲衍字言施刑之道皆非經意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箋曰刑不迪民則必虐如苗民所爲矣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

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 箋曰庶威眾典財也民求免刑則必賂獄故威以亂之又失于貨上虐下貨則有罪者免無辜被刑故亂也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鄭曰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天嗣誅之 箋曰蠲潔也嗣誅也上帝皇帝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箋曰辭罪也苗民妄罰無罪乃自絕其世有位者所宜慎王曰烏呼念之哉伯父 箋曰伯父二伯之稱頒法改制故飭二伯此下專戒王朝宗臣以輔導嗣王也伯兄仲叔 箋曰兄弟小大諸侯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 箋曰子孫嗣君也言此法可傳子孫也孫星衍以爲穆王壽考有孫行在位非也天

子與臣不敘族 庶有格命 鄭曰格登也命謂壽考者 登 今爾罔不

威雖刑措勿以爲喜**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箋曰三德二后之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云萬億曰兆**其蜜惟永王曰于來有邦有土**于東晉本作吁於也箋曰于來者以此命往告敕之也有土王子弟卿大夫都邑君**告爾詳刑在今**司馬云女詳刑**爾安百姓**箋曰爾以此刑頒于官府**何擇非人**司馬作其人墨子書作女何擇吉人箋曰先審擇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治亂在明選而已**何敬非刑**司馬作非其刑墨子引非作不**何度非及**司馬釋度爲居及爲宜與馬曰度造謀也

箋曰言雖別立法度何不及于堯時蓋堯以苗民方頑故不廢肉刑之法而以畫象代之別增贖鞭扑流宥爲九等今直除肉刑用金贖則唯有四等刑以世輕重也歐陽尚書有造獄事謂此也墨子說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兩造具于庶**造又作遭箋曰造讀爲曹獄士師也五辭罪人不聽**簡師聽五辭**兩曹在廷東一不具則不聽師刑者小犯亦不聽釋孚爲信箋曰合于刑書則正以其罪**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司馬曰簡刑書也所告罪名信**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箋曰不簡謂不用舊法也但罰之罰罪之小者**五過**箋曰不服謂訟者堅以爲故出人罪則並訟刑官也

五過之疵箋曰疵者下謗其上**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馬曰求有求請賕也箋曰官同僚懼相牽引反謂報恩怨及故爲矯異內有內援貨以賄求以情官獄則有故反內獄則有行賄及求請者**其罪惟鈞其審克之**克云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鄭曰不言五過麗刑非此用輕典所有審者五過當別議不在此制內也箋曰上審劾恐其縱此審劾則更覽矣**簡不聽具嚴天威**司馬騭爲擬具作共箋曰有指無簡不聽謂三刺之後眾以爲不合刑書則不聽治其罪明一人不能妄指人當共嚴憚天之威命愼刑**罰墨辟疑赦**司馬墨作黥夏侯歐陽辟作罰大傳曰非所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箋曰辟法也墨當爲黥劉昌宗讀如墨漢讀如黥殷以前亦謂爲黥也疑者**其罰百鍰**鍰從大傳司馬漢書作選大傳曰百鍰馬同

馬曰鍰鋝也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賈逵說俗儒以鍰重六兩周官劒重九鋝六兩也　箋曰此正于昔俗儒近是鄭曰鍰六兩也之墨刑而今不簡之但罰之也改刑用罰者刑既不足懲徒爲殘刻今以之意　**閱實其罪**　箋曰閱容罰困之亦猶有畫象之也容其罪不肉刑實其罪不赦而罰　**劓辟疑赦**　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　箋曰凡云辟前代之法夏侯歐陽皆書辟爲罰　**其罰倍差**　司馬云其罰倍濾馬曰倍二百鍰也　**閱實其罪非辟疑赦**　大傳曰觸漢書同司馬作贖元命包白虎通同王篇引作贖　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罪盜者其刑髕　**其罰倍差**　馬曰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

凡五百二十三分之一也　箋曰記日司馬貞說倍差三百卅鍰二百卅鍰　**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　大傳曰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　**其罰五百鍰**　五從之又作六　**閱實其罪大辟疑赦**　大傳曰降畔賊劫略敗壞撟虔司馬本者其刑死　箋曰記辟謂陷大法耳非親殺人故可贖可畫象也孔子曰五刑之罪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然則殺人以上之罪不在此大辟別有條律若今律十惡矣　**其罰千鍰**　大傳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者出金金則銅也大傳注言死罪出鐵三百七十五斤以金爲鐵　**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　箋曰增于周初五百　**劓罰之屬千**　箋曰亦增五百

非罰之屬五百　箋曰周初非罰爲別以斷指代髕都也其屬數同　**宮辟之屬三百**　箋曰減于周初二百　**大辟之屬三千**　大傳曰此皆百夏制　箋曰凡云之屬二千五百　**上下罪無僭亂辭**　箋曰上下謂擬其罪等若論有殷最也比者已行故事也獄既三刺又必察大小之比所謂律無專人者故戒其生僭亂僭不信也亂不可理詰也　**勿用不行**　箋曰不行者典世之舊典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

上服　劉愷引適作挾用輕典用重典之世也上罪當輕若康誥殺人宥下罰當重若酒誥羣飲殺非輕重諸劉愷說爲以輕從重權及善人似非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大傳曰降畔賊俗男女同川而浴其中國之教內外有分也男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其刑不重而勝由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可仍用治國重典時天下已亂上失其道不改制之爲權也穆王不輕犯　箋曰此明已改從輕所謂世輕世重也乃改從輕宣皆尚嚴猛宗周遂亡荀子云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　**惟齊非齊**　箋曰荀子說云先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　**有倫有**

要箋曰要受獄成之簿也獄情不齊乃有要可覆罰懲非刑名則一故有倫理非而死者也人極于病箋曰罰五罰也懲止也非罪也設五罰所以止陷非罪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箋曰極鞫也人務于深文窮治則于是爲病害言不徒肉刑爲病甚戒折獄之詞箋曰王應麟引人爲佞佞巧謂高材說漢儒也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箋曰良善人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大傳曰君子之于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若皇于聽獄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詞箋曰在存也差不相值也小民刑可省獄不可不聽者治民專在獄也小民之辭不能自直者恆儀若悉從者恆佞直者恆戇若悉從其辭則差于情故有非從以察者有從以察

者徐幹說賞罰不可以疏數重輕哀矜哲獄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大傳曰子曰矜哲從大傳東晉本作敬折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皐勿增大皐勿累老幼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皐寧失有皐與其增有皐寧失過以有赦又曰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明啟刑書胥占觀也箋曰占觀其刑其罰其審克之依據與法官共勁之獄成而孚輸而孚箋曰言折獄當明有孚者何敗其成也孚信也成輸不成也春秋傳曰輸寫也

宜仁愛人明清于單辭箋曰偏聽無證據也罔不中大傳曰聽獄之術大畧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于察察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畏畏思義所謂亂辭也民以辭亂上聽無不中以聽之言單辭不可先入惟府辜功大傳曰獄貨非寶非可寶也然寶之者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之者未能行其法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箋曰府藏財

獄當以信服眾不成獄亦當以信服眾言不可苟務息訟反以益訟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大傳曰小罪非勿兼又曰子張曰堯舜之主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誡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敎未可謂能爲書孔子曰當宮又當大辟則唯論大辟不論宮也又并之也王曰烏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箋曰官伯刑官之長族同姓姓異姓朕敬也法也今天相民作乂明于刑有德惟刑箋曰刑三后之德也配在下馬曰相助也也言天心仁愛人天子作對于下亦

貨之地辜讀爲沽字亦作苦雖周官受苦功粗惡物獄贖以金非寶沽以金之用粗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箋曰言所以必罰金者庶民惟永畏罰故以此報其惡尤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箋曰斷獄必中之於天人乃察其命令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箋曰極上也庶民惟以訟爲令政若但所謂人極極鞫也庶民惟以訟爲令政若但以天罰爲省刑苟務息訟不能極獄則無政刑鬻折立五刑以淺民之罪王者折人惟有

刑耳不特德也無疆之詞屬于五極箋曰獄詞無窮之辭也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箋曰慶諸侯慶賜之典也嘉師獄官之長王朝大司寇也諸侯咸取中焉監于茲詳刑

文侯之命弟廿八　周書十九　尚書卷廿八

王氏集注并箋

文侯之命

箋曰世家云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圭瓚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因作晉文侯命劉向云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侯之命是也

王若曰父義和箋曰此諸侯鄭曰義請義一作誼馬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箋曰晉文公以小侯朝王遽授方伯故專曰父父字也春秋傳襄邾子曰儀父父卽甫也男子之美稱也大國同姓曰伯父惟五官之長稱之九州之牧則曰叔父然則小國當進者稱甫不配字者對他人言則曰某甫命其人不須加字也重耳首合諸侯躬至王所前例所無義和者二伯之稱也義爲東伯和爲西伯義儀爲西伯之職蓋擬古今字也命之爲西伯擬於二伯未受九命先受九錫以其小侯不可驟進爵無妨卽授職故曰擬和猶今署任矣丕顯文武克愼明德箋曰推周受命所自以協諸侯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司馬升作登昭魏石經作邵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

東晉本武作王此從司馬朩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箋曰辟公分陝之伯美伯功也粵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箋曰先祖卽先正也以文武時晉未爲伯泛言之烏呼閔予小子嗣閔嗣魏石經作愍殉造天丕愆箋曰造遭也珍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箋曰侵侵也大難爲純純屯也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箋曰東晉本作俊在厥服此從漢書引我御事王宮主諸侯者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皆死狄難故不克耆壽咎由王躬自啟戎禍引咎自責于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箋曰堪祖父之業失國奔鄭其伊憂朕躬箋曰克堪曰于也王不也望助之詞憂繼位也司馬釋績爲繼又繼我永安於位復國也父義和箋曰再命西伯乃顯祖魏石經紹作昭下同女克紹乃顯祖箋曰顯祖太祖以後伯也女肇刑文武箋曰肇謀刑法也二伯總天下故以不祧之宗文侯仇也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箋曰會合紹繼也乃諸侯而當謀法文武勤王定霸也周東遷依晉鄭益晉爲西伯鄭爲東伯春秋初書鄭爲大國是其證追孝于前文人箋曰前文人開國君孝效也追效於晉始封之君謂法唐叔也

叔也詩曰告于文人女多箋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多功曰多修扞我于艱若女予嘉扞說文引作敦箋曰修當爲攸詞也或云修長非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箋曰此三辭後退之詞也晉侯在軍故曰視爾師覲禮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盧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箋曰秬鬯一卣一卣酒賜之也凡賜鬯但賜圭瓚加禮則以作成者賜之鹵中尊以在道故不用大尊馬四匹者於乘馬之外別賜馬可單騎者爲田獵軍陳之用故曰四匹不曰一乘也路車乘馬來朝例予者盧左傳作旅司馬法云天子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含文嘉說九賜

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則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于教誨內懷至仁賜之樂則以化其民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之朱戶以明其別勇猛疾執義堅彊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之斧戉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頃賜之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之秬鬯以歸祭祀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簡魏石經作柬鄭曰都國都也鄙遠邑也言都不及鄙由近以及遠也箋曰簡愼也都王子弟所封大邑晉始爲王官後乃封國故本其親意言之閱愼之者謂詰問我兵也

文侯之命第廿八

秦誓第廿九　周書二十

王氏集注并箋

秦誓本紀三十六年繆公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云云箋曰序言敗嶋還歸作誓非誓軍士也若誓軍士不得言不欲武夫兵端既開敗而遽止則無以立國難塞叔亦必謀戰勝也勝而不喜追悔前事故告國人兼告子孫

公曰嗟我士司馬作嗟士卒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箋曰白虎通說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聽無譁予誓告**箋曰若順此多彥以明始事當謀賢人終始自猶終始也**若是多盤**箋曰若順也盤古文彥字下云人之彥聖彥一作盤古今異文未改一耳人終始當順此多彥以明始事當謀賢人終始自猶終始也**責人斯無難**箋曰聞若盤之言未有不信爲人者故無難也**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箋曰如流言易行也詩曰巧言如流俾躬敗之是則難哉言克己不易也**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箋曰逾越也邁行也員讀爲爰已敗而求勝不勝則不可爲國故憂深恐無日雪此恥惟

懼歲月之不長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說文引作忌古讀爲故故始也慁毒也來就慁慁箋曰始之謀人塞叔百里子也罷兵之謀既不可用以未就成我**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箋曰毒晉之志也將帥也今之謀人三帥諸將也姑用爲將而益親之以能報晉也**雖則員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司馬說古之人謀過箋曰雖因以得勝若始從老成之言初不至敗後何用勝故一無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愆我尙有之**箋曰番番勇也旅力之事皆已過時不可用尙庶幾也有親也**乞乞勇夫射御不違**

我尙不欲乞從馬東晉本作仡無所省錄之貌箋曰仡仡字勇壯也欲讀爲弋弋射也欲記引作匪棘其欲記引作匪革其猶**惟戩戩善諞言俾君子易怠我皇多有之**戩諞春秋傳作譖譖薄之貌諄猶撰也說文引戔戔巧言又引戩戩善諞言諞便巧言也王逸引詩譖譖諄諄言不用賢也說文引春秋傳引東晉本作辭箋曰追悔怠從之貌箋曰仡仡通用用杞子之徒也皇況也有親也聞其辯言使君子心猶輕易怠慢乎**昧昧我思之**箋曰昧昧猶沒沒也勉也沒沒可多親愛之乎我況可**如有一介臣**馬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斷斷猗**說文引鄭鄭猗讀記引猗作兮專也**無他技**箋曰他技奇巧異端也**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鄭曰休休寬容也箋曰如讀若而而能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箋曰此釋春秋傳作能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彥禮記注云一作斆上能容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箋曰不用賢則國危亡也**黎民亦曰殆哉邦之阮隉曰由一人**箋曰說文引阮石山厓也隉危也研固曰不安也隉讀若虹蜺之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箋曰戴土也隉危也研榮樂懷安也

秦誓弟廿九

序弟卅

尚書卷卅

王氏集注幷箋

書序 司馬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于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愼也又曰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馬曰書序孔子所作　箋曰序凡六十七當分爲三篇

虞夏書 鄭曰二十九篇　箋曰十

昔在帝堯 鄭曰書以堯爲始獨云昔若無先之典然也　聰明文

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 箋曰光充宅度也將巡守徧度天下故以

老而遜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鄭曰堯尊如故舜攝其事舜之美事皆在堯時　箋曰微匿也貴公子隱匿在下

虞舜側微 聰明虞廷二官名也堯典曰明四目達四聰蓋遠曰聰近曰明聞之聰明得其狀於聰明也

將使嗣位歷試諸難 鄭曰入麓伐木　箋曰諸難巡守阻險之地國大政疑難

作舜典 鄭曰舜典逸

帝釐下土 馬曰釐賜也理也

方設居方 箋曰每四方設四岳是堯制也帝舜更立十二牧州各一人公三人

別生分類 箋曰若牧畜之事

作汨作九共九篇 馬曰共法也鄭曰汨作九共已逸

槀飫 鄭曰槀飫亡

舉陶矢厥謨禹

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 箋曰序先言皋陶矢厥謨今書載皋陶立九科禹昌言孳孳戒帝之事似大禹皋陶謨亦猶槀伯肅愼鄭云見大禹逸篇所未審也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 鄭曰任土謂定其賦與肥磽之所生

作貢 箋曰禹所自作故不云作禹貢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

大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 馬曰須止也鄭曰避亂于洛汭　箋曰王符云夏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

須雒汭是謂五觀 觀本作歌

楚語啟有五觀作五子之歌 鄭曰五子之歌已逸　箋曰韋昭云觀地卽雒汭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

征之作胤征 鄭曰允臣名胤征已逸

商書 鄭曰四十篇　箋曰四十一篇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本紀契子昭明子相土子昌若子曹圉子冥子振子微子報丁子報乙子報丙子主壬壬子主癸子天乙爲成湯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鄭曰亳今河南偃師尸鄉西亳志河南郡偃師縣有湯亭地理　箋曰先王元王契也

作帝誥 司馬一作佸　箋曰湯立後所追王蓋湯本作告

釐沃 鄭曰帝誥釐沃亡

征之作湯征鄭曰湯征亡趙岐云葛嬴姓之國箋曰
適夏既醜有夏箋曰去國曰醜詩曰無我醜兮復歸于薄入
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鄭曰女鳩女方亡女方五篇舊以爲夏
夏欲遷其社不可司作夏箋曰自帝誥至鷹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
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汝以祭祀以其時而旱曠水溢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于是故止箋曰
既勝夏蓋立社始夏至是始有亡國之社欲遷之者社在帝都當遷之于薄也不可者地無水不在不同於宗廟也於是

屋之而制禮典因作誥以戒亡國作夏社司馬夏社在典寶
疑至臣扈司馬無疑至臣扈馬曰疑至臣扈亡二臣名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
自明也鄭曰疑至臣扈亡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陑陜省文遂
與桀戰于鳴條之野鄭曰鳴條南夷地名作湯誓湯歸
自夏至于大坰司馬坰作泰作泰卷又作洞中虺作
誥司馬虺作鞮荀子作誥亡于薄作湯誥鄭曰湯已逸伊尹作咸有一德鄭曰咸有一德已逸
咎單作明居司馬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鄭曰咎單亡湯既黜夏命復歸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艐司馬艐作熒鄭曰伊訓
曰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艐亭箋曰去國曰醜曰郡國志濟陰定陶有三艐亭
義伯中伯義中從司馬班固作誼仲作典寶鄭曰典寶已逸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鄭曰伊訓逸
命鄭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肆命逸祖后鄭曰祖后者言湯之法度也祖
后亡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箋曰大康地記尸鄉有亳
伊尹作大甲三篇鄭曰思詞雜宮焉大甲三篇亡沃丁
既葬伊尹于薄箋曰伊尹冥之後故葬于先王之墓咎單遂訓
伊尹事作沃丁本紀大甲子沃丁亡鄭曰沃丁伊陟相大戊
本紀大庚子大戊馬曰大甲子薄有祥箋曰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並以爲湯
時云祥者福之先桑穀共生于朝鄭曰兩手搤之曰拱箋曰共生若
連理伊陟贊于巫咸馬曰巫神巫也鄭曰巫咸巫官
箋曰贊進也薦于王作咸乂四篇司馬云巫咸治王家
有成作咸乂馬曰乂治也鄭曰咸乂四篇亡司馬補
大戊贊于伊陟鄭曰伊陟相大戊有成之德以禪位
作伊陟咎單作原命鄭曰原命逸

亡

原命 司馬云伊陟讓作原命馬曰原伯名原命己逸命原自輔故命司馬云大戊子仲丁囂作嗷經注濟水東經赦山上有城仲丁所遷

作仲丁丁亡 鄭曰仲丁亡

河亶甲居相 司馬云大戊子河亶甲築都之所名殷城也

作河亶甲 箋曰地理志相縣屬沛郡括地志內黃縣東南三十里河亶甲冢鄭曰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 司馬云遷于邢馬曰圮毀也鄭曰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于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作祖乙 箋曰仲丁至祖乙計其年不滿百而國三遷勞費大矣殷人以遷都爲富民之計若國圮于水則耿不如相也耿舊說在皮氏去相幾二千里段玉裁以耿一作邢邢當爲邢鄭地近之矣相無水患隞邢俱近河然則遷耿所以治河與治河而圮必有經書非但修德也

作祖乙 鄭曰此篇者善其國圮毀而不徙祖乙改政亡

般庚五遷 箋曰殷書記湯始遷薄仲丁再遷囂河亶甲三遷相祖乙四遷耿則般庚五遷于殷

將治亳殷 束晳引孔子壁中尚書治亳之商地名自徙此而改號曰殷

民咨胥 鄭曰治于亳之殷商家作始宅

怨 鄭曰民居耿不樂徙

作般庚三篇高宗夢得 司馬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

說 說蓋高宗舊勞于外之故人即位求之不得之

使百工營求諸野 箋曰說已庸築于虞山矣夢見其在版築故使百工營求之

得諸傅巖 司馬云伊陟讓作原命馬曰原伯名原命己逸命原自輔故命司馬云大戊子仲丁囂作嗷經注濟水東經赦山上有城仲丁所遷

仲丁遷于囂 箋曰水經注傅說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傅巖在河東平陸縣北十五里

作說命三篇 鄭曰說命三篇亡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鄭曰鼎三公登甲箋曰地理志相縣東南三十里河亶甲冢都之所名殷城也

作河亶甲 箋曰水經注傅說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傅巖在河東平陸縣北十五里

祖乙訓諸王作高宗肜 大傳曰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艸也野艸生于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鄭曰高宗之訓亡

高宗肜日 鄭曰高宗感雉雊而問祖己祖己訓以正事因以戒王鄭曰肜祭之明日又繹祭也

作訓 箋曰殷書記高宗之訓亡

周 馬曰咎周者爲周所咎鄭曰咎惡也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囚之羑里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二國慙而退諸侯聞之以爲受命稱王殷猶以西伯事紂不可稱王殷猶以西伯

戡黎 箋曰咎責也文王免羑里而伐黎以威震之故責問其擅兵不朝也是時受命四年

周人乘者 鄭曰乘勝也紂得敬待之故責問其擅兵

受 馬曰受讀曰紂或曰受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宜生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者明年崇侯不可自明其不朝既禮使者隨伐紂歲內以示不臣紂使者以出也周見受也鄭曰紂之言故號曰

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作西伯戡耆殷既錯天命**馬曰錯廢也**微子**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紂後立爲后生受德及衍**作誥父師少師**

周書鄭曰周書冊篇

惟十有一年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蒯四十歲矣**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司馬云十二月戊午**作大誓三篇**箋曰劉向曰武帝末民得大誓書于壁內王充云孝宣時河內女子得此漢時僞書也後東晉復有僞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干從司馬子孟子書同東晉本作百**與受戰于坶野**鄭曰坶野紂南郊地名**作坶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狩**狩从司馬東晉本作罟非箋曰狩巡守也以伐國往以巡守歸言天下歸服之至**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箋曰著建武之際亡**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箋曰武庚紂子誅君之子不立立紂子祿父爲殷後使管叔蔡叔之爲監大夫而已別以公子祿父武庚監之是爲三監**以箕子歸**箋曰以歸者執之詞也**釋箕子囚**箕子在囚史臣以攝王事**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箋曰邦封或通用**班宗彝**班又作般鄭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鄭曰分器亡也**大保作旅獒**鄭曰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豪其酋豪之長來獻兒子周旅者爲酋豪國人遣獻豪禽其酋長來獻也旅臚也遠方之國臚傳乃旅獒已逸箋曰周旅獒已逸**作西伯戡耆**耆从馬鄭作黎馬曰豪酋豪國名**微子**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後立爲后生受德及衍**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蒯四十歲矣**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司馬云十二月戊午**作大誓三篇**箋曰劉向曰武帝末民得大誓書于壁內王充云孝宣時河內女子得此漢時僞書也後東晉復有僞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干從司馬子孟子書同東晉本作百**與受戰于坶野**鄭曰坶野紂南郊地名**作坶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狩**狩从司馬東晉本作罟非箋曰狩巡守也以伐國往以巡守歸言天下歸服之至**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箋曰著建武之際亡**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箋曰武庚紂子誅君之子不立立紂子祿父爲殷後使管叔蔡叔之爲監大夫而已別以公子祿父武庚監之是爲三監**以箕子歸**箋曰以歸者執之詞也**釋箕子囚**箕子在囚史臣以攝王事**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箋曰邦封或通用**班宗彝**班又作般鄭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鄭曰分器亡也**大保作旅獒**鄭曰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豪其酋豪之長來獻兒子周旅者爲酋豪國人遣獻豪禽其酋長來獻也旅臚也遠方之國臚傳乃旅獒已逸箋曰周旅獒已逸**作西伯戡耆**耆从馬鄭作黎馬曰豪酋豪國名**微子**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後立爲后生受德及衍**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蒯四十歲矣**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司馬云十二月戊午**作大誓三篇**箋曰劉向曰武帝末民得大誓書于壁內王充云孝宣時河內女子得此漢時僞書也後東晉復有僞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干從司馬子孟子書同東晉本作百**與受戰于坶野**鄭曰坶野紂南郊地名**作坶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狩**狩从司馬東晉本作罟非箋曰狩巡守也以伐國往以巡守歸言天下歸服之至**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箋曰著建武之際亡**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箋曰武庚紂子誅君之子不立立紂子祿父爲殷後使管叔蔡叔之爲監大夫而已別以公子祿父武庚監之是爲三監**以箕子歸**箋曰以歸者執之詞也**釋箕子囚**箕子在囚史臣以攝王事**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箋曰邦封或通用**班宗彝**班又作般鄭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鄭曰分器亡也**大保作旅獒**鄭曰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豪其酋豪之長來獻兒子周旅者爲酋豪國人遣獻豪禽其酋長來獻也旅臚也遠方之國臚傳乃旅獒已逸箋曰周旅獒已逸**作西伯戡耆**耆从馬鄭作黎馬曰豪酋豪國名**微子**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後立爲后生受德及衍**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蒯四十歲矣**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司馬云十二月戊午**作大誓三篇**箋曰劉向曰武帝末民得大誓書于壁內王充云孝宣時河內女子得此漢時僞書也後東晉復有僞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干從司馬子孟子書同東晉本作百**與受戰于坶野**鄭曰坶野紂南郊地名**作坶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狩**狩从司馬東晉本作罟非箋曰狩巡守也以伐國往以巡守歸言天下歸服之至**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箋曰著建武之際亡**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箋曰武庚紂子誅君之子不立立紂子祿父爲殷後使管叔蔡叔之爲監大夫而已別以公子祿父武庚監之是爲三監**以箕子歸**箋曰以歸者執之詞也**釋箕子囚**箕子在囚史臣以攝王事**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箋曰邦封或通用**班宗彝**班又作般鄭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鄭曰分器亡也**大保作旅獒**鄭曰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豪其酋豪之長來獻兒子周旅者爲酋豪國人遣獻豪禽其酋長來獻也旅臚也遠方之國臚傳乃旅獒已逸箋曰周旅獒已逸**作西伯戡耆**耆从馬鄭作黎馬曰豪酋豪國名**微子**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後立爲后生受德及衍**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蒯四十歲矣**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司馬云十二月戊午**作大誓三篇**箋曰劉向曰武帝末民得大誓書于壁內王充云孝宣時河內女子得此漢時僞書也後東晉復有僞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干從司馬子孟子書同東晉本作百**與受戰于坶野**鄭曰坶野紂南郊地名**作坶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狩**狩从司馬東晉本作罟非箋曰狩巡守也以伐國往以巡守歸言天下歸服之至**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箋曰著建武之際亡**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箋曰武庚紂子誅君之子不立立紂子祿父爲殷後使管叔蔡叔之爲監大夫而已別以公子祿父武庚監之是爲三監**以箕子歸**箋曰以歸者執之詞也**釋箕子囚**箕子在囚史臣以攝王事**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箋曰邦封或通用**班宗彝**班又作般鄭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鄭曰分器亡也**大保作旅獒**鄭曰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豪其酋豪之長來獻兒子周旅者爲酋豪國人遣獻豪禽其酋長來獻也旅臚也遠方之國臚傳乃旅獒已逸箋曰周旅獒已逸**作西伯戡耆**耆从馬鄭作黎馬曰豪酋豪國名**微子**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後立爲后生受德及衍**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蒯四十歲矣**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司馬云十二月戊午**作大誓三篇**箋曰劉向曰武帝末民得大誓書于壁內王充云孝宣時河內女子得此漢時僞書也後東晉復有僞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干從司馬子孟子書同東晉本作百**與受戰于坶野**鄭曰坶野紂南郊地名**作坶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狩**狩从司馬東晉本作罟非箋曰狩巡守也以伐國往以巡守歸言天下歸服之至**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箋曰著建武之際亡**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箋曰武庚紂子誅君之子不立立紂子祿父爲殷後使管叔蔡叔之爲監大夫而已別以公子祿父武庚監之是爲三監**以箕子歸**箋曰以歸者執之詞也**釋箕子囚**箕子在囚史臣以攝王事**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箋曰邦封或通用**班宗彝**班又作般鄭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鄭曰分器亡也**大保作旅獒**鄭曰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豪其酋豪之長來獻兒子周旅者爲酋豪國人遣獻豪禽其酋長來獻也旅臚也遠方之國臚傳乃旅獒已逸箋曰周旅獒已逸**作西伯戡耆**耆从馬鄭作黎馬曰豪酋豪國名**微子**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後立爲后生受德及衍**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鄭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蒯四十歲矣**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司馬云十二月戊午**作大誓三篇**箋曰劉向曰武帝末民得大誓書于壁內王充云孝宣時河內女子得此漢時僞書也後東晉復有僞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干從司馬子孟子書同東晉本作百**與受戰于坶野**鄭曰坶野紂南郊地名**作坶誓武王伐殷往伐歸狩**狩从司馬東晉本作罟非箋曰狩巡守也以伐國往以巡守歸言天下歸服之至**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曰著武道至此而成箋曰著建武之際亡**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箋曰武庚紂子誅君之子不立立紂子祿父爲殷後使管叔蔡叔之爲監大夫而已別以公子祿父武庚監之是爲三監**以箕子歸**箋曰以歸者執之詞也**釋箕子囚**箕子在囚史臣以攝王事**作洪範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箋曰邦封或通用**班宗彝**班又作般鄭曰宗彝宗廟尊也作分器鄭曰分器亡也**大保作旅獒**鄭曰獒讀若豪西戎無君名豪其酋豪之長來獻兒子周旅者爲酋豪國人遣獻豪禽其酋長來獻也旅臚也遠方之國臚傳乃旅獒已逸箋曰周旅獒已逸**作西伯戡耆**耆从馬鄭作黎馬曰豪酋豪國名**微子**鄭曰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後立爲后生受德及衍**作誥父師少師**

宗廟今仍黜之以殷爲王官地**命微子啟代殷後**鄭曰微采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　箋曰先命微子領別殷宗室居宋爲殷公**作微子之命**鄭曰微子之宗今乃進爲公唐公云

唐叔箋曰左傳云唐叔虞成王母弟也今晉本作敬**得禾**司馬云得嘉穀今之小米**異母**同**穎**母從司馬東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貢諸成王鄭曰成周前四年所營作三苗同爲一穗　箋曰經云

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司馬云歸于兵所　箋曰唐叔受封在歸政後東蓋成周也敬而歸美焉**作歸禾**鄭曰歸禾亡

周公既得命禾鄭曰受王歸已司馬旅爲魯大夫傳曰受命與其禾**旅天子之命**三苗爲一穗和氣所生抑天下其和爲一乎傳曰王召周公而問公曰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常氏重譯來朝　箋曰旅臚也蓋傳言以命越常**作嘉禾**鄭曰嘉禾七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鄭曰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不言霍叔之者蓋被之也　箋曰本無霍叔無可言也**以殷餘民封康叔**鄭曰康叔爲號謚初封于衞至子孫而并不就臣位則國有長君已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說　箋曰召公以周公攝王伐叛後仍說求去聞周公誥而悟後作召誥述其言**周公作君奭成王東伐**

退老之地使召公先相宅鄭曰使召公右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　箋曰召誥召公傳王親與周公之意今此以相宅爲重者本王意欲中分封周公也**作召誥**箋曰不曰召公作誥讓之意在相宅也史主記其事**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鄭曰居攝七年天下大平曰成周也　箋曰周公復讓以新邑爲王城而已居成周成周前四年所營作**使來告卜作雒誥成周既成遷殷頑民**箋曰經云則遷之于鎬京周公以王命告東諸侯本皆本告作作此從司馬**作多士**鄭曰此皆士也周謂之民民者無知之稱**周公作毋佚召公爲保**

周公爲師馬曰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氏保氏保氏掌教國子成王幼故周召兼之**相成王爲左右**馬曰分陝箋曰師氏保氏掌教國子成王幼故周召兼之**召公不說**馬曰召公既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　箋曰召公以周公攝王伐叛後仍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鄭曰周公既攝王政不宜仍爲保故不說　箋曰召公以周公攝王政致太平功配文不就臣位則國有長君已不宜復列于臣職故不宜仍爲保故不說求去聞周公誥而悟後作召誥述其言**周公作君奭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司馬踐作殘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鄭曰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

末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作**成王政**政從大傳東晉本作征鄭曰成王政正也所追題蓋周公以王命**成王既踐奄將遷其**次于此也**成王既踐奄將遷其**薄姑齊地名鄭曰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于齊地使搬于大國疆盛周公以師旅遷之呂氏春秋云遂其故地則齊魯分有之云**周公**之至于江南其薄姑奄君氏將旅持也薄姑宗眾**告召公**箋曰告召公者周公遠涉江海令備京師**作將薄姑**鄭曰薄姑亡**成王既踐奄將遷其**箋曰成王不躬伐奄也經云周公曰昔朕來自奄然則諸

成王皆後人所加**在宗周**箋曰宗周對成周言之**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司馬黜作絀滅作襲**還歸在豐**箋曰就文王廟周公攝王**作周官**司馬云周之官位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亡箋曰還使周官治商奄故地也**周公作立政**箋曰還于左右周公書終此**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馬曰息愼北夷也鄭曰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王辨榮伯**司馬辨作賜東晉本作俾此從馬曰榮伯周同姓幾內諸侯爲卿大夫也箋曰辨治也**作賄息愼之命**鄭曰息愼之命七聘禮有贈賄記曰在聘而賄**周公**

在豐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箋曰成周遠京師故居豐豐所生長之地**將沒欲葬成周薨成王葬于**令從文王葬用諸侯禮此其別爲周公營居中之墓如天子**告周公作亳**鄭曰亳姑亡公踐奄封魯之事或者依伊尹于亳之禮姑讀爲故**周公既沒命君陳**箋曰禮記注云君陳蓋周公子伯禽之弟**分正東郊**鄭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成周**箋曰此言成周即東郊**作君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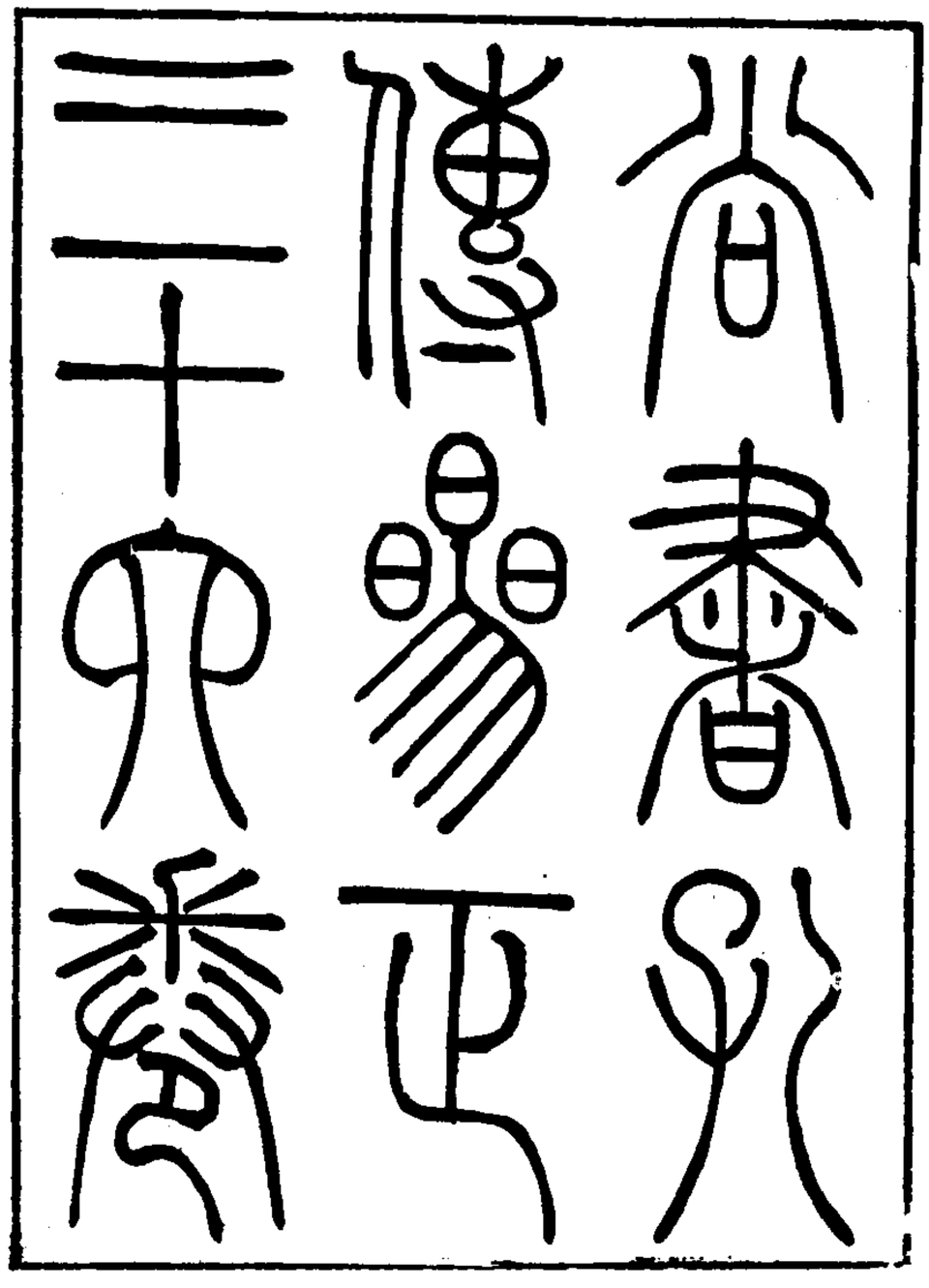
大傳曰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箋曰豐成周遠京師故居豐豐所生長之地**將沒欲葬成周薨成王葬于**令從文王葬用諸侯禮此其別爲周公營居中之墓如天子**告周公作亳**鄭曰亳姑亡公踐奄封魯之事或者依伊尹于亳之禮姑讀爲故**周公既沒命君陳**箋曰禮記注云君陳蓋周公子伯禽之弟**分正東郊**鄭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成周**箋曰此言成周即東郊**作君陳**

馬曰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成王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鄭曰崩顧念康王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箋曰畢悉也悉其分殷民之故居**里成周郊**箋曰里謂設鄙里鄰鄙縣治殷民如周民也至是始罷**作畢命**鄭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阪尹矣箋曰蓋冊命霍侯使分之**穆王命君牙**司馬云康王子昭王子穆王**爲周大司徒**箋曰周大司徒蓋居王城所謂宏父者則冀爲太僕

正亦在鄭曰君與王城與作君歟鄭曰君與亡穆王命伯冀東晉本冀作冏爲周大僕正作冀命僕之政作冀命復命司馬云穆王閔文武之盛鄭曰冀命逸道缺乃命伯冀申誡大侯位作蔡仲之命鄭曰蔡叔沒者善詞非叛殺之蔡叔也又在此穆王時蓋祭公之後耳左傳引云王曰胡毋若爾考既不與此相應亦非教孝之義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閟從馬亦作作柴誓呂命穆王訓夏贖刑箋曰訓順作開之作甫刑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東晉本作平王釋文制

云馬本無平字錫作賜　箋曰王當爲襄王上皆若誤此但言王則凡誤皆後加之作文侯之命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東晉本殽作崤此還歸作秦誓司馬云三十及商封殽中尸爲發喪從司馬云穆公三十六年取王官之哭之三日乃誓于軍

序弟三十



尚書孔傳參正序例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五級王先謙謹撰

自伏先生脫秦燼發壁藏以延三代聖經一綫之脈厥功甚鉅歐陽張生傳習本經志記明白而治古文尚書學者誣之曰口授鄙之曰俗儒不恤虛誕競勝過甚其辭文人相輕豈有量乎古文之阨晝矣阻於巫蠱厭於博士亡於永嘉亂於梅姚且若顯若晦於數百年間劉向取校三家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賈逵復奉詔撰歐陽夏侯古文同異三卷此於本經爲有實益其卒增訂與否莫能明也馬鄭諸儒可云篤好然其所述不及逸篇致文誼罕通積久澌滅是所謂古文尚書者徒供僞學藏身之固發千古爭閧之端已耳獨馬鄭二十九篇傳注於今古文同異藉資推究有助經恉有宋朱子吳草廬氏發僞孔之覆明梅氏鷺繼之

國朝諸儒抉僞扶經既美既備惜其散而無紀尋繹爲難學者束髮受尚書垂老而不明眞僞古今之辨豈不哀哉先謙從事斯經自史漢論衡白虎通諸書迄於熹平石經可以揮發三家經文者采獲略備兼輯馬鄭傳注旁徵諸家義訓其有未達間下己意今古文說炳焉著明以僞孔古文雖經

純皇帝論定然功令所布家傳僮習莫敢廢也仍用其經傳元文坿諸考證爲尚書孔傳參正三十六卷以便讀者雅才好博亦或取斯云爾

漢書藝文志尚書下云經二十九卷班自注大小夏侯二家顏注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先謙案此一篇爲一卷也伏生之二十九篇堯典一連愼徵五典以下皐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坿誓十鴻範十一大

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雒誥十八多士十九無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柔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史記周本紀作顧命康誥明爲二篇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宋王應麟說同伏生已足並無太誓在内隋書經籍志云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書疏云伏生二十九篇雒誥序在外皆非藝文志班自注又云歐陽經三十二卷志又云歐陽章句各二十九卷者堯典一（仝上）皐陶謨二（仝上）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太誓十三（篇同卷坿）誓十一鴻範十二大誥十三金縢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雒誥十九多士二十無佚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康王之誥二十五柔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以歐陽夏侯同爲顧命此其明證也既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則二十八矣仍爲二十九者王充房宏皆云後得太誓二十九篇始定是後漢人見歐陽夏侯本皆有太誓合爲二十九篇之明證也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者分盤庚爲三篇故也（詳盤庚本篇）云歐陽經三十二卷者併經三十一卷序一卷數之經三十二卷而章句三十一卷者西漢人不爲序作解詁也（馬鄭始爲序作傳注）藝文志又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自注云爲五十七篇先謙案云四十六卷者據藝文志云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以考伏生二十九篇（云伏生二十九篇則是無太誓者）得多十六篇（據此篇爲一卷）共四十五卷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以一加四十五是四十六卷也馬鄭序總一卷蓋本孔壁之舊陸德明但見馬鄭本如此故據以爲言也得多十六篇者書疏引鄭注書序云舜典一（別有舜典非梅賾所分）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當作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漢書律歷志有畢命文此劉歆載之三統術者是古文有畢命矣顧達作冏命冏當爲畢字之誤也惠棟王鳴盛說同）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者九篇共九篇除八篇故爲十六是也云爲五十七篇者書疏又云鄭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内（案此歐陽夏侯本云伏生誤）分出盤庚二篇（此歐陽所分以爲鄭分誤）康王之誥此歐陽夏侯合於顧命之後鄭又分之）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此歐陽夏侯本有太誓者分出二篇足證）更增益爲書二十四篇（此孔穎達祖僞孔傳以上云伏生之誤）書惠棟云漢志先進逸書後稱張霸百兩篇明逸書非百兩經典敘錄云百二篇文意浸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雖其書散古文者向也議百兩之非古文亦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僞書者篤學如康成亦以民間僞書信爲壁中逸典者歟）爲五十八（除序言之）爲五十八者譚汲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除序言之）爲五十八者譚汲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除序言之）爲五十八者譚汲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

漢魏人無謂伏書爲今文者晉宋之閒始有之如徐廣史記音義
今文尚書作不怡之類裴松之三國志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
是也至釋文正義則今文之稱愈顯皆對僞古文而名之龔自珍
云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
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
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
其名也先謙謂今文固無定之稱因時代而異秦漢今文是謂隸
書隋書經籍志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案隋世已有今字益劉炫等所爲衛包所
改亦號今文則今之楷字是已周代以倉頡所作爲古文籀書爲
今文秦初則李斯小篆爲今文其改用隸書在始皇焚書之際伏
生當漢文時年九十餘上溯爲秦博士齒方壯强所習尚書應從
篆體未必尚是古文元本亂定之後發壁藏以教齊魯亦早易作

今文非歐陽夏侯始以今文讀之也藝文志云六體者古文奇字
篆書隸書繆書蟲書顏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志又云史籀篇者
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序云宣王太
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
傳皆以古文益古文乃書之本文如今所摹鐘鼎款識籀篆則周
代通俗文字與古文兩體並行漢志云異體說文云或異雖變古
不全異也孔子以古文書六經不用時字益尊經之意安國以今
文讀尚書其古文眞本固在實有專稱通儒傳授不沒其本來而
以爲與今文博士無異稱古文者失其名又非也
司馬遷爲史記時止歐陽尚書立學故遷書敘述五帝三代秦本
紀魯衛宋蔡晉齊燕世家無不原本伏書漢書儒林傳云司馬遷
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然則堯典諸篇以外皆今文說可知孫星衍以遷爲用古文誤也
兩漢博士治歐陽夏侯尚書載在令甲平帝詔立古文莽滅遂廢
後漢古文雖盛不立學官詔冊章奏皆用博士所習蔡邕石經亦
據學官本至應劭徐幹之論著介於漢魏之閒則頗有出矣緯書
漢人所作漢碑通用今文皆與書義相證發明其時代限斷而後
可以言今古文之別也
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漢書藝文志云故書之所起
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論衡正說篇引俗
儒說云俗儒謂今文博士尚書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四七二十八其一
曰斗直至孔安國書出方知有百篇之目漢書劉歆傳歆移太常
博士書云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以尚書爲備臣瓚注當時學
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除序不知本百篇書疏云鄭序以爲張

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是百篇之說在孔壁書出
後壁書止多十六篇云百篇者當是據序知之然史記本紀世家
所云作某篇者五十餘條其文字說解與古文書序多異塙是今
文書序據此已不止二十九篇至太傳之引九共帝告佚文史記
之引湯征湯誥佚文及書文之見於孟荀禮記左傳所引皆不止
二十九篇之明證博士之以尚書爲備特專己守殘之成見非眞
不知有百篇也
據漢書儒林傳安國古文都尉朝膠東庸生胡常徐敖涂惲桑欽
遞相傳授後漢書稱張楷作注衛宏作訓旨賈逵作訓則得多之
十六篇不容無說而書疏引馬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疑都尉
朝等所傳但習其句讀而不釋其文義張衡賈之注訓皆止解二
十九篇其後康成作注分伏書爲三十四逸篇爲二十四凡五十

八篇見書疏　而逸篇仍無注釋文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及見馬鄭注若鄭有二十四篇之注當有流傳於後陸不得爲此言以此知鄭惟注三十四篇也又堯典疏云鄭注尚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鄭未注二十四篇也說本江聲其故皆不可曉朱子云孔壁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於注中不知緣何止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案鄭於尚書逸篇不注與儀禮同王鳴盛以爲古文在東漢未立學官故鄭亦不注其或然邪或疑後漢杜林所得西州泰書一卷見傳非古文尚書眞本然後漢儒林傳載尹敏楊倫孫期周防以及周磐張楷皆習古文所稱授受淵源與林無涉又孔僖自其祖安國以下世傳古文是安國眞本具存林何從而僞之且賈逵傳言逵父徽受古文於涂惲逵悉傳父業儒林傳又言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使林傳贋本逵豈肯舍父業而爲林書作訓乎益必泰書與孔壁文字頗有同異足資考證或且有勝於安國所傳者古文四十六卷泰書一卷益非全本故逵既作訓而馬鄭諸儒雖於古文別有師承益重此本也

安國本藏於中秘其副本流傳民間庸生之徒私相授受不無譌脫變亂如我其試哉上脫帝曰史記五帝紀有堯曰襲曰八字重出優賢揚作心腹腎腸殷三宗無太宗而有祖甲必非孔壁之舊據此知薄今愛古者未嘗平心考覈也歐陽夏侯三家皆今文說小夏侯當古文出後其文義乃頗合於古文亦趨時之一驗矣王莽時古文立學義說漸盛如禹貢所述水地桑欽輩掛之立六宗建三公三統麻之文王受命九年崩武王十三年克殷劉歆掛之厥後衛賈馬出古文之說大明康成作注雜糅今古旁通曲暢又爲書學一大變風會日新涂軌歧出高才超世矗括眾家葢有不得不然者

近儒強仞爲今文知亦非鄭所心許耳向疑賈馬許鄭皆大儒何以必舍今從古及觀石經漢碑文字多譌乃知今文因當時通行不免譌俗諸君好古故鄙棄今學也但今文有譌俗不妨以古文參攷古文無說解仍兼采三家所長庶爲盡善乃諸君詆諆今文別張幟志學官未立微顯不常王肅輩得乘其隙僞造孔安國傳後人誤信之而東漢古文與西漢今文同歸於盡且諸君之崇古文崇其文字之古耳唐衛包乃盡易以譌俗之字又豈諸君所及料者哉說本皮錫瑞

僞孔之辨定於國朝

天子考文之功美矣盛矣諸儒力闢僞經推見至隱擷其精粹各存古書遺碣可以參證文字同異馬鄭傳注亡佚宋以來頗有輯本所當全采以暢經恉眾家疏解治爲一鎔時有管闚弗忍割棄增塵足嶽庶其企而

梅書廿五詞旨坦明益之傳語祇形駢贅宅篇舛謬隨文記注閒襲馬鄭亦加披抉假託安國初無主名唐陸德明云王肅注大類古文孔穎達又云其言多是孔傳已頗滋疑議矣近儒推勘皆謂傳出肅手尤莫詳於丁晏尚書餘論今取傳義與王注合者條繫經下以資證明晉書皇甫謐傳言古文授受淵源謐亦與撰古文者也肅之孔叢家語謐之汲郡紀年本冀輔眞轉以證僞心勞日拙其自贅邪

凡以古字易經文如郭忠恕薛季宣所造作自唐至今有集古篆籍寫之尚書號壁中本二十四篇亦在其中葢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爲之釋文序錄云穿鑿之徒務欲立異倣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

後生不可承用據此唐以前久有此僞書至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晁公武刻石於蜀辭季宣爲書古文訓宋人多誤例此爲壁中眞本**以時字易經文如衛包所改**唐明皇不喜古文天寶三載命名之曰今文尚書其改古字多錯謬詳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至宋開寶中陳鄂等奉詔刪改釋文令與包相應而舊音古字無可尋求矣**以古書易經文如近儒取經傳諸子說文所引尚書以改本經**其意以爲安國眞本如是但馬鄭與僞孔不同處梗槩已具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安竄且魏晉人作僞時猶賈馬鄭之書尚存皆知爲安國遷傳之本作僞者斷不敢取三十四篇塗改字句令與安國傳本不類以啟天下之疑故堯典雖析一爲二而愼徽之上未著一字後有愚者乃爲之耳瑣瑣段其或僞書偶有竄易證據塙鑿者仍各揭明於本篇句下**以臆之甚者包改之謬詳具本篇餘屏不取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秋八月**

書序百篇異同表

僞古文孔傳	馬鄭古文書疏（鄭依賈逵所奏別錄爲次）	史記今文大傳	伏生二十九篇	歐陽大小夏侯二十九篇
虞書	虞夏書	虞夏書（大傳有虞夏傳）	篇	
一 堯典	堯典	堯典（五帝紀有書無序）	堯典一（連愼徹五典以下）	堯典一（連愼徹五典以下）
二 舜典（二十八篇逸）	舜典（書疏鄭云二十四逸篇逸二）	舜典（序以下）		
三 汩作（傳逸二）	汩作（逸）	汩作（五帝紀無）		
四 九共（一云九共一三逸）	九共一（逸）	九共一（大傳虞夏傳引九共篇）		
五 九共（二以下逸）	九共二（逸四）	九共二（逸）		
六 九共（三下逸）	九共三（逸五）	九共三（逸）		
七 九共（四十逸）	九共四（逸六）	九共四（逸）		
八 九共（五一逸）	九共五（逸七）	九共五（逸）		
九 九共（六篇逸八）	九共六（逸八）	九共六（文帝紀無）		
十 九共（七皆逸九）	九共七（逸九）	九共七（逸）		
一 九共（八亡逸十）	九共八（逸十）	九共八（無）		
二 九共（九逸十一）	九共九（逸十一）	九共九（無）		
三 稾飫（鄭云亡逸二）	稾飫（鄭云亡）	稾飫（五帝紀無）		
四 大禹謨（三逸十）	大禹謨（逸二十）	大禹謨（夏紀無）		
五 皐陶謨（四逸十）	皐陶謨（四）	皐陶謨（夏紀有書無序日來禹以下）	皐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	皐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
六 益稷（五逸十三）	弃稷（逸十三）	益稷（無序）		
夏書	虞夏書	虞夏書	禹貢（三見夏紀）	禹貢（三）
七 禹貢（一）	禹貢	禹貢（見夏紀）		
八 甘誓（二）	甘誓	甘誓（見夏紀）	甘誓（四）	甘誓（四）
九 五子之歌（三逸四）	五子之歌（逸四）	五子之歌（纔見）		

二肩征四　十二帝告傳二云二篇　十二釐沃皆亡　十二湯征傳二云亡　十二汝鳩傳二云二篇　十二汝方皆亡　商書　十二湯誓一　十二夏社傳云　十二疑至二三篇　十二臣扈皆亡　十二典寶傳二云亡

肩征鄭引佚文逸十五　商書帝告釐沃帝誥見殷紀傳引佚文　湯征女鳩女方　湯誓夏社疑至臣扈　仲虺之誥鄭云亡

肩征見夏紀　商書帝誥見殷紀大傳引佚文今文篇入商書以下五篇今文與今文同　帝告釐沃殷紀無　湯征殷紀引佚文　帝誥釐沃湯征湯誓仲虺之誥

十二仲虺之誥二湯誥逸十六　十二湯誥三　十二明居傳二云亡　十二伊訓四　十二肆命傳云二篇　十二徂后亡　十二太甲上五　十二太甲中六　十二太甲下七　十二咸有一德八　十二咸乂一以下二　十二咸乂二　十二沃丁傳云亡　十二咸乂三傳云　十二咸乂四皆亡　十二咸乂二四篇　十二咸乂三篇皆言不言　十二咸乂四四篇　十二咸殷紀

咸有一德逸十七注十七篇亡時亡之云在都錄校　典寶逸十八　伊訓逸十九　肆命逸二十　徂后鄭云　明居鄭云咎單亡閟居一稱咎單　太甲上鄭云　太甲中三云　太甲下三篇亡　太甲訓一見殷紀　太甲訓二見殷紀　太甲訓三見殷紀　咸有一德見殷紀　典寶見殷紀　伊訓見殷紀　肆命殷紀　徂后殷紀　明居見殷紀　太甲上見　太甲中見　太甲下紀　咸乂一見　咸乂二見　咸乂三見　咸乂四見　沃丁鄭云亡

湯誓書疏云鄭在臣扈後　湯誓五　湯誓五

十二說命中十三　十二說命下十四　十五高宗肜日七　十五高宗之訓傳亡　十五西伯戡黎六　十六微子十七　十六周書　十六泰誓上一　十六泰誓中二　十六泰誓下三　十六牧誓四　十六武成五

說命中三篇　說命下紀　高宗肜日見殷紀　高宗之訓鄭亡　西伯戡黎見殷紀　微子見殷紀宋世家　周書　大誓上見　大誓中周　大誓下紀　牧誓見周紀　武成逸二十二鄭又云建武之際亡見周紀

說命中殷　說命下　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八　微子九　周書　大誓十王充房宏皆云後得大誓二十九篇始定是東漢人見歐陽夏侯本如此　牧誓十一

十四咸乂一四篇　十四咸乂二傳云四　十四咸乂三傳云皆　十四咸乂四皆亡　十四伊陟傳云二篇亡　十四原命皆亡　十四仲丁傳云亡　十四河亶甲傳云亡　十五祖乙傳云亡　十五盤庚上九　十五盤庚中十　十五盤庚下十一　十五說命上十二鄭云　十五說命中十三篇　十五說命下十四　十五高宗肜日七　十五高宗之訓傳亡　十五西伯戡黎六　十六微子十七　十六周書　十六泰誓上一　十六泰誓中二　十六泰誓下三　十六牧誓四　十六武成五

咸殷紀　咸乂不言　咸乂四四篇　伊陟鄭云亡　原命逸二十一　仲丁鄭云亡　河亶甲鄭云亡　祖乙殷紀　盤庚上殷紀小辛　盤庚中時民思盤庚作三篇　盤庚下殷紀三篇　說命上見　說命中殷　說命下紀　高宗肜日見殷紀　高宗之訓紀　西伯戡黎殷紀　微子見殷紀宋世家　周書　大誓上見　大誓中周　大誓下紀　牧誓見周紀　武成見周紀

太戊見殷紀祖云師伊陟　原命見殷　仲丁殷紀云書闕不具　河亶甲殷紀無　祖乙殷紀無　盤庚上殷紀　盤庚中為臣至為王時事　盤庚下庚作三篇　說命上見　說命中三篇　說命下紀　高宗肜日見殷紀　高宗之訓殷紀　西伯戡黎殷紀　微子見殷紀宋世家　周書　大誓上見　大誓中周　大誓下紀　牧誓見周紀　武成逸二十二鄭又云建武之際亡見周紀

盤庚六歐陽分二篇故漢志為三十一卷大小夏侯仍二十九卷

洪範六	洪範	洪範 見周紀	洪範十一
分器傳云亡	分器 鄭云亡	分器 見周紀	洪範十二
旅獒七	旅獒 逸二十三	旅獒 周紀無	
旅巢命傳亡	旅巢命 鄭云亡	旅巢命 周紀無	
金縢八	金縢	金縢	大誥十二
大誥九	大誥	大誥 見周紀在金縢前	大誥十三
微子之命亡	微子之命 鄭云亡	微子之命 見周紀宋世家	金縢十四
歸禾亡	歸禾 鄭云亡	饋禾 見周紀魯世家	康誥十五
嘉禾亡	嘉禾 鄭云亡	嘉禾 見周紀魯世家	酒誥十六
康誥十一	康誥	康誥 見	梓材十七
酒誥十二	酒誥	酒誥 周	康誥十四
梓材十三	梓材	梓材 紀	酒誥十五
召誥十四	召誥	召誥 見周紀	梓材十六
洛誥十五	洛誥	雒誥 紀	召誥十七
多士十六	多士	多士 見周紀魯世家	雒誥十八
無逸十七	無逸	無佚 見燕世家	多士十九
君奭十八	君奭	君奭 見燕世家	無佚二十
蔡仲之命亡	成王政 鄭云亡馬政作征	成王政 見大傳周紀	君奭二十一
成王政亡	將薄姑 鄭云亡馬蒲作薄	將薄姑 見周紀	多士二十二
將蒲始傳亡	多方	多方 見周紀	多方二十三
多方二十	周官 鄭云亡在立政前	周官 見周紀	立政二十四
周官	立政	立政 見周紀	周官二十五
立政二十一	周官	周官 見周紀	君陳二十六
周官二十二	賄息愼之命 鄭亡	賄息愼之命 見周紀	顧命二十七
賄息愼之命亡	亳姑 鄭云亡	亳姑 周紀無	康誥二十八
亳姑傳云亡	君陳 鄭云亡	君陳 周紀無	君陳二十九
君陳二十三	顧命	顧命 見周紀	顧命三十
顧命二十四	康王之誥	康誥 見周紀	康誥三十一
康王之誥二十五	畢命 鄭云亡段云疑當作逸	畢命 見周紀	周紀明爲二篇
畢命二十六	君牙 鄭云亡	君牙 周紀無	
君牙二十七	冏命 逸二十四段云疑當作亡	冏命 見周紀	
冏命二十八	蔡仲之命 鄭云蔡叔舊	蔡仲之命 見蔡世家	冏命三十二
呂刑二十九	粊誓 鄭云在呂刑前	肹誓 見魯世家	粊誓三十三
文侯之命三十	呂刑	甫刑 見周紀	甫刑三十四
費誓三十一	文侯之命	費文侯命 見晉世家	文侯之命三十五
秦誓三十二	秦誓	秦誓 見秦紀	秦誓三十六

尚書孔傳參正目錄
卷一　堯典
卷二　舜典
卷三　大禹謨 梅氏古文一
卷四　皐陶謨
卷五　益稷
卷六　禹貢
卷七　甘誓　五子之歌 梅氏古文二　胤征 梅氏古文三
卷八　湯誓　仲虺之誥 梅氏古文四　湯誥 梅氏古文五
卷九　伊訓 梅氏古文六　太甲上 梅氏古文七　太甲中 梅氏古文八　太甲下 梅氏古文九　咸有一德 梅氏古文十
卷十　盤庚上
卷十一　盤庚中　盤庚下
卷十二　說命上 梅氏古文十一　說命中 梅氏古文十二　說命下 梅氏古文十三
高宗肜日
卷十三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十四　泰誓上 梅氏古文十四　泰誓中 梅氏古文十五　泰誓下 梅氏古文十六
卷十五　牧誓　武成 梅氏古文十七
卷十六　洪範
卷十七　旅獒 梅氏古文十八　金縢
卷十八　大誥　微子之命 梅氏古文十九
卷十九　康誥
卷二十　酒誥　梓材
卷二十一　召誥
卷二十二　洛誥
卷二十三　多士
卷二十四　無逸
卷二十五　君奭
卷二十六　蔡仲之命 梅氏古文二十　多方
卷二十七　立政
卷二十八　周官 梅氏古文二十一　君陳 梅氏古文二十二
卷二十九　顧命
卷三十　康王之誥　畢命 梅氏古文二十三　君牙 梅氏古文二十四　冏命 梅氏古文二十五
卷三十一　呂刑
卷三十二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卷三十三　書序一
卷三十四　書序二
卷三十五　書序三
卷三十六　書序四　僞孔安國序

尚書○藝文類聚引春秋說題辭云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受命之際尚書璇璣鈐云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者如也如天行也又云書務以天言之緯書多同今文此皆今文說仍異本說論衡正說篇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說論衡又須頌篇或說尚書者上也以堯曰臣子也王充所引亦今文說釋名釋書契云尚書尚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引璇璣鈐云孔子尊而命之曰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孔穎達書疏云鄭康成依緯以尚字爲孔子所加尚異本

孔傳參正一

堯典第一○書疏本並石經直言堯典前標目作古文尚書堯典第一疏云檢古本者蓋歷代相傳尚書本漢石經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先謙案今文尚書穎達及見揭本則尚是今文尚書堯典第一標目也今依之

虞書○書疏云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鄭玄駁鄭別錄題皆曰虞於堯時是也馬融鄭玄駁鄭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案據此馬鄭古文題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科下書疏云堯典虞夏書所謂三科者虞夏書今反用今文尚書則應依三科之條題曰虞夏書今文尚書斯爲謬矣段玉裁云臆孔傳以愼徽五典六句繫之虞書以敷內以言三句繫之夏書漢初不分別則孔子時原以堯典爲虞書皋陶謨及禹貢爲夏書漢初不分別則周書而有三科之說說文引堯典假于上下謂之虞夏書合商書周書平鞏東作宅堣夷鳥獸孳尾鬊鳥獸毳毛帝曰嚚訟方救僝功旁述屏功洪水浩浩有能俾壁方命圮族岳曰异哉鯀類于上帝雉蠻明試以功窴三苗殛蘇于羽山放勛乃殂開四門時惟懋哉皋咎不慆稽三百有六旬鑿鑿斁斁鯀曰伯夷教胄子八音克諧龍朕堲讒說殄行皆言虞書五品孔傳馬融誣奏李固疏班固東都賦張衡陳事疏黃瓊請舉藉田大傳堯典前題唐傳後題虞傳夏傳所治尚書實爲五家撝例僞孔傳託於古文尚書則應依三科之條題曰虞夏書今反用今文五家之例分題曰虞書夏書斯爲謬矣段玉裁云賸禴左

功德爲優劣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德侔天地者稱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繼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繼絕爲九皇下極其爲民雖絕也廟號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六經之通義也鄭注云殷之前十有二帝周成王太史公義亦然○臣瓚曰禹稱夏后氏祀以二王之後杞宋是也○孟康曰周公祭天地及五帝皆以后稷配之故稱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者十有二帝而皇而民親疏之稱遠近之詞尊卑之號也此百王之所同也有功德者三代以來則有禘郊祖宗之禮子孫雖至繼絕猶列于郊號宗于岱宗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百世祀也又云王者之法必正號繼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繼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史公聞春秋於殷紀表皆稱帝而周稱王褚少孫等不得其說遂於殷本紀羼入周後世貶帝號號爲王以爲之解由不明春秋之義也春秋傳云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大傳云惟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注云帝謂舜也是帝舜在當時亦稱王也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皇亦稱王也從後錄之或謂之帝或謂之皇非當時紀事者所稱名號然也孔子序書據周太史所錄唐虞稱帝夏商周稱王其帝典乃大禹皋陶謨上紀唐虞之際首以曰若稽古者所以別之於三代也故皆謂之夏書聖人遠徵言以示後世云爾帝王之號古今之稱無優劣之別也皮錫瑞云虞書周世稱王推前二代並爲三王又推前五代爲五帝又推前九代爲九皇後人以夏殷周爲三王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爲五帝皆沿周制言之漢舊儀云祭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蓋用董子之說蒼頡黃帝史臣其製字以王居門中爲閏是黃帝當時亦稱王據董子說黃帝乃周人追謚耳此西漢今文說東漢以後知之者鮮矣先謙案周代傳世久遠戰國七雄並王後遂有尊秦爲帝之說及嬴政混一自稱皇帝而漢祖因之秦絕祀封存前代之典沿焉非董子書則古義湮滅矣堯者說文云高也從垚在兀上高遠也風俗通皇霸篇引大傳說云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白虎通號篇書曰帝堯帝舜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眾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僎僎也言其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劉熙謚法云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義本大傳又白虎通謚篇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謚之爲堯何謚有七十二品禮謚法記曰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皮云此今文家以堯爲名死後即以名爲謚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自殷以上未有謚法但以生前之號即爲死後之稱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皆是也大傳說五帝之稱皆一例是伏生以堯爲號故史記三代世表云號唐堯正義引譙周說亦以堯爲號先謙案釋文引馬云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與白虎通合生名爲號死謚亦爲號古文說以堯爲謚今文說以爲生名死謚說不同爲謚一也或謂白虎通引謚法有堯舜爲後人所加非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

安勳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曰放勳今文與古文同欽明文思安安古文也今文作欽明文塞晏晏僞傳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讀放爲方往反不以爲名安安晏晏並疊字爲訓僞傳云安天下之當安者二字串說謬○曰放勳者王引之云曰者實有所指之詞如此及下文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之類皆是放勳者史記堯本紀云帝堯者放勳一云放勳堯字是今古文說同釋文鄭如字讀爲放從之放放有大義馥誼放勳猶言大勳是古文說與僞孔異云放勳堯字者蓋以堯是名疑放勳是字然皋陶一名庭堅則古有二名孟子萬章篇放勳乃殂落滕文公篇引放勳曰大戴禮五帝德篇宰我問孔子曰請問帝堯曰放勳則放勳是堯名無疑御覽八十引中候運衡曰帝堯刻璧率羣臣東沈于雒書曰天子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弼玄龜負圖龍馬銜甲赤文綠色以授天子臣放勳祀天自稱名也武梁祠畫象云帝堯放勳德薄動帝舜名重華是放勳重華皆名可知段云說文勳古文作勛司馬彪注莊子引勛作勳注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勳功也以說文殂下引勛乃殂證之則壁中故書作放勛孔安國庸生易爲之解由不明春舊故殂下引書作勛注中凡言讀爲者皆易其本字若勳勛一字先鄭不當言讀爲益古文既絕漢初不識周禮初出時以意定之至許乃敢斷爲一字異體耳皮云緯書多同今文亦作勛者段以爲尊許也案後漢和熹鄧后紀崇晏晏之爲壁中亦有今文伏生亦有古文非孔氏者皆古文無今字伏生皆今文無古字是也○欽明文塞晏晏者後漢馮衍傳李注引考靈耀云堯聰明文塞晏晏陳寵傳注引考靈耀作明文塞晏晏段云思塞同部雙聲故古思今塞今古文異不盡音韻此則訓平音韻者塞字從土或改從心作寒以傳合說文攷詩燕燕定之方中常武字皆作塞魏受禪碑欽明文塞刻書可稽不得偏據許書盡改古籍所有以爲尊許也案後漢和熹鄧后紀崇晏晏之政第五倫傳體晏晏之姿陳寵傳宏崇晏晏何敞傳諫爲篤景起又第疏云陛下履晏晏之姿又奏記宋由云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又上疏論邳壽云誠不欲聖朝行諱謗之誅以傷寒晏之化馮衍傳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祭祀志注引東觀書云考晏崔瑗司隸校尉箴昔唐虞晏晏庶績以熙蔡邕司空袁逢碑其惠和也晏晏然衡方碑少以文塞敦厖允元長以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能及唐扶頌崇晏晏之惠康皆漢人引今文義也爾雅晏晏溫和也古安晏通用左傳安孺子漢書人表作晏孺子是也論衡恢國篇唐之晏晏明王充用今文須頌篇云問說書者欽明文思安安與晏義同考靈耀鄭注亦訓容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此指書序言今序作聰明充作欽明或今古文書序字不同然不得執是爲今文一作文思之證今文家以堯爲名死釋文引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書疏引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通深敏謂之思馬義本周書謚法解表作悉此字誤郅壽傳注引鄭考靈耀注云道德純備謂之塞言道德純備謂之馬云道德純備謂之思讀思爲塞也安安與晏晏義同考靈耀鄭注亦訓容之晏晏明王充用今文須頌篇云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能及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此指書序言今序作聰明充作欽明或今古文書序字不同然不得執是爲今文一作文思之證今文家以堯爲名死釋文引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書疏引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通深敏謂之思馬義本周書謚法解表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克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允恭克讓

讓古文也今文作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今文與古文同一作橫被一作廣被格于上下今文與古文同格一作假僞傳訓光爲充本今文說○允恭克讓者說苑敬愼篇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說文作讓借字古文作讓說文讓下云相責讓也明今文作讓正字也書疏引鄭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義曰讓孫云詩韓奕夙夜匪懈虔共爾位鄭云古之恭字或作共此用其義荀語文公曰讓推賢也荀子成相篇云堯讓賢以爲民讓賢推德天下治是也○光被四表者漢書宣紀議望之傳載黃霸于定國等議皆云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荀爽易注聖王之信光被四表樂緯注青德被四表黃瓊吉宦官縱恣疏云光光被八極胡廣引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四方也引尚書曰光被四表高誘淮南注云顯讀光光被四表之被史晨祀孔廟碑光于上下崇光被四表之美吳封禪國山碑格于上下光被六幽皆用今文也一作橫被者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化溢四表橫被無窮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馮異傳昔我光武受命橫被四表崔駰傳聖德滂以橫被公旁行海表是也一作廣被者禮緯樂志平當正雅樂議云況於聖主廣被四表名益世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惠君克明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本鄭說以睦高祖玄孫之親本馬鄭說○克明俊德今文與古文同一作峻德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本馬鄭說以俊德致黎民雍王充習歐陽別本有作俊者又講瑞篇云然而唐虞之瑞必眞是者堯之德明也充以明德屬堯與大學自明義合郝閻頌云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亦以明德爲自明其德也一作峻德者大學引帝典作峻德大小戴與夏侯尚書師是夏侯本作峻漢書平當傳訓克爲能明俊德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克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今文與古文同一作峻德以親九族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本鄭說以睦高祖玄孫之親本馬鄭說○克明俊德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克明俊德今文與古文同一作峻德以親九族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本馬鄭說○克明俊德

子雖適人子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其服皆緦麻禮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據此許從今文鄭從古文白虎通宗族篇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有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凡九族案此與異義引歐陽說同惟歐陽以母之父母爲一族班以母之父母各爲一族略異母之昆弟之子爲一族班引夏侯義不如歐陽義塙也白虎通又云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也此令文家異說堯時父母妻皆三族合爲九族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于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亦止於三則四族也中當少一族不知所少者當何其詩不可得聞矣釋文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是馬以九族爲同姓與鄭同孫小宗伯掌三族之列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詩葛藟序云周道衰棄其九族傳云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漢書高帝紀七年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是漢初俱以九族爲同姓夏侯歐陽說爲異姓者蓋因堯德光被自家及外族鄭不然者以經文下云百姓可該異姓也先謙案據下文百姓爲別族定姓之事此九族宜從古文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明○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百姓今文與古文同一作便章一作辯章一作辦章明本鄭說而誤會其指天子建有德爲公卿若其先不平和章明不當在百官之位釋平爲平和望文生義尤爲巨失○九族既睦親也○平章百姓者堯紀如此後漢班固傳李注引鄭云睦親也○平章百姓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索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姓者何以爲古者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爲便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皮云據此平章百姓蓋辨別章明之即吹律定姓之事白虎通用今文亦作平者平便一聲之轉三家異文或同古文作平崔駰章帝詔議云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曹植求通親親表引平章百姓蔡邕封事云平章賞罰亦引用今文經字也一作便章者堯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爲便也索

隱平既訓便因作便章皮云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據今文尚書本必作便字引作王道便便平便一聲之轉史公所據今文作辨章一作辦章者索隱云其今非訓平爲便以訓詁代經也一作辯章文作辯章便既訓辯遂爲辯章鄒誕生本亦同後漢劉愷傳職在辯章百姓注引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元注辯別也章明也鄭亦用今文義詩采菽疏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於文辨章百姓書傳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昭亦明也協合黎眾時是雍和也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百姓昭明今文與古文同協和萬邦古文也今文作黎民於變時雍古文也今文作協和萬國協一作叶黎民於變時雍○百姓昭明者堯紀如此說文昭下云日明也○協和萬國者堯紀作合和萬國協合故訓字段云古文邦字今文皆作國漢人詩書不諱不改經字蔡邕所書今文般庚誡以爾遷安定厥

國可證宋史禮志商頌那大常奏言湯法契之字曰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讀曰滿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易史記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邦盈字俱不改易葢引經傳皆仍其舊若常雨若常暘若則以故訓字代之皮云史記高祖侯功臣年表序漢書宣紀成紀地理志皆引協和萬國法言先知篇堯親九族協和萬國王莽傳萬國和協東觀記和帝賜彭城王恭詔云葢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漢紀杜業云昔唐虞協和萬國也後漢明帝紀論衡儒增篇方致雍熙之政易國爲方臨文不拘也後引作協和萬邦疑後人改之地理志云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協和萬國此之謂也據此今文說以萬國爲實有萬國非虛數也協一作叶者論衡齊世篇引如此說曰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又藝增篇云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之德致太和之化化諸夏並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而非實葢歐陽說與班用夏侯說不同協作叶者叶是協古文大傳不叶于極白虎通叶時月皆引作叶是伏生今文亦有古文之證○黎民於蕃時雍者漢書成紀詔曰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爲本也應劭曰黎眾也時是也雍和也言眾民於蕃多也段云應用古文讀蕃爲變正是變化用是大和也韋昭曰蕃多也段云五行志思心曰容應亦用古文讀容爲睿韋訓蕃爲多則如今文說不改字顏引應注葢刪去古文作變之語漢孔宙碑於元時雍元即今之卞字弁之變體弁葢蕃之假借古音弁讀如盤孫云應釋於爲於是則於讀如字於變猶爰變也爰於釋詁文潘夫論

考績篇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以養釋蕃云致時雍疑又以時爲時代之時皮云後漢魯恭傳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性命以致時雍則今文說有以時爲時代之時者**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麻象日月星辰之行是羲和之職也**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麻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今文與古文同乃一作遹羲一作曦敬授人時者今古文皆當作敬授民時偽傳以羲和爲掌天地四時用今文說命羲和者堯紀如此孫云今文說以羲仲等四人即是羲和禮月令云乃命太史司天日日月星辰之行是羲和太史之職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者於唐虞之際命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數者於唐虞羲和是不以爲六卿漢書成紀陽朔元年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百官公卿表云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堯典文志說皆以羲和爲司天無異義乃一作遹者見漢書律歷志云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魏相傳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志堯命四子以敬授民事論衡是應篇堯使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論衡是應篇引如此案廣雅釋天日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是以仲叔等四子爲即羲和今文說也皮云羲和專掌天文不治民事孫所引外如史記歷書云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漢書律歷志云歷數之起上天垂象聖人則之故司天之官不相涉也○欽若昊天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閒餘北次孟陬於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遹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藝文志云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古今人表有羲中羲叔和中和叔別無羲和後漢賈逵

尚書無作人時者即以注疏本證之洪範孔傳皋陶謨疏皆作民唐初本不誤也自孝明天字在卷首非他民字可比竟改爲人而古人引用如漢書律曆志以民分天寶三載始命衞包改古文尚書包以民貨志藝文志李尋傳王莽傳漢孫叔敖碑鄭注大傳徐幹中論麻數篇韋注鄭語皆引敬授民時是今古文並作民皮云漢書百官公卿表序漢官儀潛夫論愛日篇班祿篇後漢書劉陶傳大錢議亦皆引作敬授民時惟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上告之天子而下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大傳人時一引大傳作民時後人所改御覽十二齊皆有禮月令疏引尚書攷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黍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稷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文與大傳略同說苑雜言篇文亦與大傳略同引書曰敬授民時也孫云五行大義引曾子云亦作民時不作人則大傳亦必作民同所云據昏中星以授民時亦以義和即四子與馬鄭義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而天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引鄭云官名羲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稱與同

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治東方之官○分命羲仲度嵎夷一作禺銕一作郁夷之別本引見史記五帝紀索隱一作曰湯谷○分命羲仲今文與古文同宅嵎夷古文同一作曰暘谷者段云說文日部暘下引書曰暘谷孫云大傳略同引書曰敬授民時也孫云五行大義引曾子云亦作民時不作人則大傳亦必作

也正用大傳之義帝命驗云春夏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其解經與大傳殊蓋三家義異也釋文引馬云寅出日也孫云釋詁寅服也服義近從書疏引鄭云謂春分朝日鄭亦用今文說○平秩東作者趙岐孟子萬章篇注引平秩東作或三家今文有作平者如辯章亦作平章之比先謙案以例下文夏秋冬今文本皆當有作平秩者大傳云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故謂東方春也平秩一作便程者堯紀如此索隱云劉伯莊傳皆依古文作平秩音然尚書大傳曰辯秩東作則是訓秩爲程言便課其作程者也正義云便程並如字後同耕作在春故言東作命羲和恭勤道訓萬民東作之事使有程期孫云平便秩程聲俱相近說文敖從大戴聲讀若詩敖課其事薛綜西京賦注程謂課其功能也皮云史記作便程蓋歐陽尚書異文非訓秩爲程也一作辯秩一作辨秩者索隱引大傳曰辯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賈疏云據書傳而言是鄭引今文與索隱引合辯辨一字風俗通祀典篇引萬物觸戶而出與大傳合段云平秩辨使也集韻十三耕云拼拌使也釋詁拼拌使來來示子漢人引作辨使也案詩桑柔傳莽使也釋詁拼拌使來來以圖賈昌朝羣經音辨作平來示子釋文引馬云莽向傳同雒誥作來來示子漢人引作辨使也集韻十三耕云拼拌使也釋詁拼拌使來來以圖賈昌朝羣經音辨作平來示子釋文引馬云莽進假論平莽六字同詩書作從艸之莽皆字之假借也古文一作斗酅者說文酅下云爵之次弟也虞書曰平酅東作段云此蓋古文今本古文皆作秩由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酅爲秩壁中古文無酅字好但易爲恒皎易爲桓此定其音讀也如敗易爲朋拙莫易爲拙易爲伯姍易爲頒此通其假借也酅字不見於他經許以會意說之云爵之次第也會與豐同爲禮器故其字以豐弟會意秩字經典多用許以形聲說之曰積也从禾失聲引詩積之秩秩是則用爲次序之義二字皆屬假借近人云酅其本字秩其借字漫改秩爲酅好古而不通其原也孫云月令天子迎春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疑卽謂此事蓋依其爵秩次序而賞之也東作者皮云趙岐孟子注東野人東作田野之人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漢書王莽傳每縣則耕以勸東作每縣則獲以勸西成每縣則粟以勸蓋藏後漢質帝紀續漢禮儀志皆云方春東作蔡邕行考城頌云勸茲穡民東作是營應劭漢書注東作耕也是兩漢今文家以東作爲耕義列子楊朱篇宋有田父暨春東作則其義古矣書疏云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駁云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謂春分之昏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日中星鳥以殷仲春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云春分之昏鳥星畢見書疏云馬鄭以爲星畢鳥星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冬至之分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舉仲月以統一時孔氏直取畢見迂闊○日中星鳥者堯紀如此日中者日見方未明疏引馬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鄭說同書疏引馬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晝漏五十五刻夜漏四十五刻晝夜各五十刻孫云閒元占經引張衡渾儀注云春分秋分日在黃赤二道之交中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後漢律麻志云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禮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是漏刻本古制也月令疏引鄭注尚書云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詩疏異者月令疏云馬據日出日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與不見者齊不同者馬氏又多一刻屬晝是漢厤之不同也星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則鳥卽張也天官書云張嗉卽鳥之嗉也淮南子高注三月昏張其星中于南方詩七月疏釋文選陸士衡樂府注引鄭云星鳥鶉火之方王鳴盛云南方三次鶉尾鶉火大鶉首舉其中一次言之僞傳以爲總舉南方朱鳥七宿非也孫云大傳云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故說經者知昏中于南方也張南方朱鳥之宿天官書七星頸卽鳥之頸此云星鳥昏中爲仲春之宿總爲鳥星井星卽鳥星之分故云星鳥與此同也案春分之昏斗指卯角亢在卯則井星柳星張正在南方也以星鳥爲七星者柳七星卽鳥之體在七星之中故曰正中古無歲差之說故鄭以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是中星不同案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呂覽古樂篇黃帝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此先秦人說黃帝時日躔與周時春分之日日在奎必同也云鶉火之方者南方三次鶉首鶉火鶉尾無差之證中星亦必同也案春分之昏鳥與此同也以星鳥爲七星之說故鄭以仲春之月星鳥朱中斛爲歲差之說豈知經文作南交此史公用古文說之一也大傳云堯南撫交阯南交者史記索隱引馬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孫云閒元占經引張衡渾儀注云春分秋分日在黃赤二道之交中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後漢律麻志云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禮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是漏刻本古制也月令疏引鄭注尚書云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詩疏異者月令疏云馬據日出日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與不見者齊不同者馬氏又多一刻屬晝是漢厤之不同也星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則鳥卽張也天官書云張嗉卽鳥之嗉也淮南子高注三月昏張其星中于南方詩七月疏釋文選陸士衡樂府注引鄭云星鳥鶉火之方王鳴盛云南方三次鶉尾鶉火大鶉首舉其中一次言之僞傳以爲總舉南方朱鳥七宿非也孫云大傳云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故說經者知昏中于南方也張南方朱鳥之宿天官書七星頸卽鳥之頸此云星鳥昏中爲仲春之宿總爲鳥星井星卽鳥星之分故云星鳥與此同也案春分之昏斗指卯角亢在卯則井星柳星張正在南方也以星鳥爲七星者柳七星卽鳥之體在七星之中故曰正中古無歲差之說故鄭以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是中星不同案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呂覽古樂篇黃帝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此先秦人說黃帝時日躔與周時春分之日日在奎必同也云鶉火之方者南方三次鶉首鶉火鶉尾無差之證中星亦必同也案春分之昏鳥與此同也以星鳥爲七星之說故鄭以仲春之月星鳥朱中斛爲歲差之說豈知經文作南交此史公用古文說之一也大傳云堯南撫交阯南交者史記索隱引馬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晝夜各

阯先謙案交阯即大交墨子節用篇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際幽都韓子十過篇文同淮南修務訓堯北撫幽都南道交阯說苑反質篇臣聞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大戴禮少閒篇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以交阯幽都對舉南交即交阯無疑大傳無北服幽都文不具耳大傳又云中祀大交鄭注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祭大交之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段云疑今文作大交之交鄭以古文釋之凡鄭注大傳言書曰經曰者皆謂古文尚書王引之云大傳所引皆古文古文作南交今文作大交幽都山名大交與之相對則亦山名先謙案書疏引鄭云夏不言日明都三字摩滅也駁平秩南訛敬致云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平秩南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敘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平秩與古文同劉云僞傳說與王肅云夏無明都辨秩南僞敬致今文與古文同官馮相氏義視舉一隅也○平秩南避敬致意合非也不敬致即周訛者說見上饒鈞隱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強讀爲訛字雖則訓化解釋亦甚紆回也段云據此知孔本作南爲鄭注東作曰生則知南爲者堯紀如此訛作便程南爲者堯紀如此訛館林作譌索淮南天文訓曰禾不爲菽麥不爲是也小司馬直云作爲同義則爲混於東作高誘注爲成也則爲混於西成僞傳亦合古音義而淺人謂爲不得訓化必是孔讀作訛衛包因徑改爲訛字則言音義者誤之也小司馬開元時人其所據尚是南爲一作辨秩南僞

者馮相氏鄭注引如此段云釋文僞五禾反今俗本改注作南譌並妄改釋文之僞作譌而宋本釋文不誤朱彝尊說文孫星衍說文林尚書辨翼經音辨人部僞化也音訛引書平秩南僞此據周禮音義集韻類篇亦本之曰僞同吪吾禾切古僞爲通用荀卿書分別性與僞人爲曰僞也漢書王莽傳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嫭以勸南僞顏注僞讀曰訛說訛化也莽用今文此今古文同作僞之證顏注即用僞孔而增讀曰訛數字僞孔注書大致倣毛詁訓傳無讀爲讀曰之例皮云以南僞爲耘嫭亦今文說大傳云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敬致者堯紀如此江云馮相氏冬夏致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僭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敘正矣左桓十七年傳日官居卿以底日漢律厤志注蘇林曰底致也

曰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日永星火者堯紀如此日永者白虎通日月篇今文與古文同○日永星火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凡十二時日見有其八故極長也書疏引馬云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孫云考靈耀鄭注五日增減一刻計春分至夏至九十二日五十刻則夏至六十刻矣此與馬義異者馬以正仲夏今文與古文同○日永星火者堯紀如此日永者白虎通日月篇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凡十二時日見有其八故極長也書疏引馬云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孫云考靈耀鄭注五日增減一刻計春分至夏至九十二日五十刻則夏至六十刻矣此與馬義異者馬

云春秋分晝夜五十刻據日見之漏若兼日未見日沒後五刻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若夏至晝六十刻通日未見日沒後五刻則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一年通閏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分之閏九日有餘較一刻爲率是也呂覽高注夏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冬不同者日自長至漸長日增刻數各據一月上中下旬言之也星火者考靈耀云立夏星火昏正在南方中天是也星火星名大火也又云鳥星爲春候火星爲夏期專陽相助同精感符詩七月疏引鄭云星火大火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孫云夏昏亢在午則氐房心尚在巳此云星火與月令仲夏昏亢中仲夏斗指午杓攜龍角角亢在午則氐房心尚在巳此云星火與月令仲夏昏亢中仲夏令不同者月令疏引鄭荅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十三度總爲大火其日大火之次有心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通朔至晦而言仲夏之晦與季夏之朔日之昏言之故據朔日之昏差一日上說見火民因鳥獸希革火星已移至午矣後世求其說不得疑爲歲差不察鄭義蓋歲差二十八宿隨斗杓觀而可識也云氣有差日躔盈縮使然天體無差二十八宿隨歲差不察鄭義蓋歲差二十八宿隨斗杓觀而可識也云氣星火大火之屬者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傳曰大火者心也是星火火星中旬加十五日小暑又十五日大暑角亢西移火亦正中矣○以正仲夏者堯紀仲作中夏至火星未中者夏至火星未中也因也說文漢令解依耕謂之褱蓋謂民相就而助成耕耨之事○僥

鳥獸希革者堯紀如此詩斯干疏引鄭云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孫云希稀省文說文稀疏也从禾希聲說文無希蓋當字省文漢書鼂錯傳揚粵之地鳥獸希毛其性能暑鄭以用說文義革爲皮者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更之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分命和仲宅西古文也今文作度西曰柳穀古文也今文作丕谷○分命和仲今文與古文同作僞之證僞孔注書大致倣毛詁訓傳無讀爲讀曰之例皮云以南僞爲耘嫭亦今文說大傳云南方者何谷僞古文也今文作曰柳谷一作申命和仲宅西古文作丕谷○分命和仲今文與古文同一作申命和仲宅西古文作曰柳穀古文也今文作度西曰昧谷○日西則嵎連引知今文作分命也一作申命和仲者堯紀如此江云馮相氏冬夏詁文以和仲即羲和之和承乃命曰重命也先謙案孫說是也羲和四子故夏秋冬三重命承乃命言之義仲司春居首特冠分字以明上總下分非有異人經文簡而義見蓋歐陽本與夏侯異較以二分承二申言者爲長○度西者縫人鄭注引如此堯紀作度西曰柳穀既與度西句居西土以故訓代經集解引徐廣曰一無土字又引鄭云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兄山先謙案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西縣後漢改屬漢陽一統志故城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禹貢嶓冢山在境內○僞古文曰昧谷今文曰柳谷古文曰西谷者堯紀作曰昧谷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柳谷段云壁書作卯谷鄭讀作昧谷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曰翻奏鄭注尚書違失四事一曰古大篆邪字不知蓋闕之義二云古篆邪字讀當爲昧古柳邪同字而以爲昧甚違不知邪字反以爲昧按虞翻言則鄭本作邪鄭云邪讀當爲昧虞意今文作柳近是故非之也裴松之云翻謂大篆邪字讀當爲柳竊謂翻言爲然與日辰邪字同音異據裴語益證經文作邪鄭讀作

昧矣虞說鄭失邶郎柳而誤昜爲昧與日似同而從誤作冥而從誤作冥洮濯音近而更洮爲濯四事一例僞孔作昧郎用鄭說僞孔意謂壁中邶字孔安國已昜爲昧在鄭之前非鄭刪見也余案史記用今文徐云一作柳者是司馬眞本今作昧者淺人以所習古文改之也或疑班書說史記堯典諸篇多古文說余謂至鄭而後讀邶爲昧見駁於虞翻司馬安能逆知而從之乎虞以爲壁中邶字郎讀當爲柳與伏生合而妄譏鄭非也伏作柳者蓋其壁書本作柳或作邶而伏讀爲柳皆未可定邶者古文酉字柳从邶聲古字多同聲假借虞見鄭注邶讀當爲昧之說疑其何不讀爲柳較有依據以余審之邶二字易溷壁中必是邶字鄭於雙聲求之而讀爲昧正與詩箋茅蒐緑聲茅緑雙聲一例若壁中是邶字則鄭豈不能比合今文柳谷爲說伏生作柳孔壁作邶形聲皆畧相似鄭注尚書說史記堯典諸篇多古文說余謂謂壁中與伏生合而妄譏鄭裴亦云邶與卯字同音異夫二字豈得云同哉皮云書疏引夏侯等書昧谷爲柳谷是今文作柳谷之明證案莊逮祖云說文邶古文酉字邶爲春門萬物以出酉爲秋門萬物以入故秋曰邶谷伏生借柳作邶如字讀之今文之誤漆書本作邶鄭誤以爲邶而讀昧虞又從今文以改古文今當從古文正作邶愚謂莊說非是論衡說日篇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旦出扶桑暮入中尚書曰宵中星虛其仲冬之月云東壁中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理亦不異孔注尚書曰宵中星虛星虛者詩月令疏引鄭云虛元武壁也毛更生整理本鄭說○厥民夷者堯紀作其民夷故曰柳穀大傳云秋人語據此今文作谷亦作穀其實作穀字者亦即假借爲谷大傳用假借史記夏侯等書用本字乃三家異文谷穀古通莊子盜跖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證也柳寘餞納日平秩西成

寅餞納日平秩西成

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寅餞納日僞古文寅餞納日今文寅餞入日古文同今文也今文作寅餞入日古文當作寅淺納日平秩西成僞傳餞送也本今文義○僞古文寅餞納日今文寅餞入日古文同一作便程西成一作辯秩西成僞孔改之也堯紀作敬道日入以文寅淺納日者經文納本作入僞古文寅餞納日今本尚書定之今本古文尚書益自孔安國傳餞送也本今文義○僞古文寅餞納日今文寅餞入日古文當作故訓代經道猶導導兼迎送二義寅賓迎日之出故云敬道日入以寅餞送日之入故云敬道日入大傳云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帝命驗云秋冬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鄭人引書異字作寅餞入日者今文作螽淺納日漢藝文志攷載漢人引書異字作寅餞入日者今文作螽淺納日者古文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帝嚳厎日月而迎送之與今文義合大傳以寅賓出日爲春分朝日此文缺焉弗詳據鄭注以寅賓出日爲春分朝日與大傳同則此注以寅餞納日爲秋分夕月亦必與大傳同鄭亦用今文義也段云納當爲內其誤已久內讀入聲凡古文出內字今文多作入如寅餞入日見大傳內于百揆作徧入百官內于大麓作入于大麓出內朕命作出入朕命出納五言作出入五言內錫大龜作入賜大龜見史記皆今文本文如此

厥民夷

厥其平也老肚在田與夏平也毛更生整理本鄭說○厥民夷者堯紀作其民夷故曰柳穀大傳云秋人語據此今文作谷亦作穀其實作穀字者亦即假借史記夏侯等書用本字乃三家異文谷穀古通莊子盜跖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證也柳寘餞納日平秩西成

夷鳥獸毛毨

厥民夷鳥獸毛毨今文與古文同以殷仲秋日秋言夜互見以正三秋○○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宵夜也春言夜互見以正中秋○宵中星虛者堯紀作夜故訓字挈壺氏疏引鄭云夜中者日不見之時也春秋之月昏牽牛中尚書云日短星昴不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宵中星虛今文與古文同以殷仲秋古文也今文作

文流共工於幽州莊子淮南子作幽都○使在伏物者堯紀如此索隱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書作平在朔易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又大傳云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一作辯在朔易者大傳云辯在朔易日短星昴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段云此朔易二字乃淺人所改朔始也三字亦淺人妄增命三公云云所謂辯在伏物絶無始易之意漢人多用今文尚書王莽傳子之北巡以勸蓋藏蓋藏即伏物此今文說也侯康云段說非也段所疑者以大傳下數語絶無始易之意然大傳於辯秩西成傳亦與西成意不相涉蓋渾舉大意而已況書疏引王肅此注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詩唯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人物皆易正與大傳意合使大傳果爲伏物言之王肅必不取以解朔易此今文之不作伏物又一證也段云段侯二說皆失之御覽引大傳作辯在朔易與賈疏合不得以朔易非大傳說史記作便在伏物小司馬以爲據大傳亦不得記所聞蓋亦如三家今文互有同異者大傳乃伏生沒後歐陽張生各以伏物非大傳說也其所以異者今文必不作伏物大傳明曰北方者何伏方也伏方即北方與伏物義合不必定作朔方始與上東南西三方相配也王肅亂經之耳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文與

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文與

以正冬之三節○日短星昴白虎通日月篇冬節夜短者白虎通曰日見有其四故極短也呂氏春秋仲冬紀曰日短至則伐木取竹昏牽牛中旦建星中日短至則斬陳木以爲薪炭禮記月令仲冬日短至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薪炭漢儒未嘗言也劉歆三統術推古文同○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而也三百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也三百六十日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厤象○帝曰咨汝羲暨和古文同朞一作碁古文朞作碁作歲古文朞一作棋今文定一作正○帝曰咨汝羲暨和者堯紀咨嗟也羲和堯臣掌天地四時之官者說文羲下云氣也从兮从義一作穢髦者說文穢下云毛盛也以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毳髦段云蓋壁書如是玉篇穢眾也毳同伏生疑今文有作毳毛者毳下云獸毛也从屮从毳一作穢髦者說文穢下云毛盛也以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毳髦段云蓋壁書如是玉篇穢眾也毳同

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而也三百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也三百六十日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正三百六十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月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厤象○帝曰咨汝羲暨和古文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今文與古文同朞一作碁作歲古文朞一作棋今文定一作正○帝曰咨汝羲暨和者堯紀及漢書律厤志皆無此七字非也女爾雙聲爾古音近禰令俗用字本如字讀後人改爲汝

文尚書作胥則好事者皮傅期字古文爲之而已矣○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者漢書律曆志白虎通曰月篇月有閏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而五歲之數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淮南天文訓曰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後漢律曆志引杜預長曆云書稱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云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數而書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行十三度有畸日官常會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合天道事序而不悖今文定一作正者堯紀作以閏月正四時無中氣而斗指兩辰之閒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孫云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夏至冬至啟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是爲八節推四時以置閏皆當其節不失其正則歲成厥謂舉正於中也

允釐百工庶績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庶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厥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歎其善○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今文與古文同一作庶績咸亮今文易噬嗑鄭注勑猶理也詩傳釐理也釐勑同義詩傳工官也漢書律曆志作允釐百官並以故訓代經○庶績咸熙者蔡邕薦皇甫規表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太尉橋公廟碑庶績既熙此今文作熙之證堯紀作眾功皆興漢書律曆志引作眾功皆美熙興釋詁文郭注引書庶績咸熙下熙帝之載舜本紀作美堯之事是熙兼興美二義史漢並以訓故字代段云釋詁熙光也周語毛詩傳皆曰廣廣也鄭庾韋皆曰廣當爲光光美即光意僞孔泥周語而不從爾雅此其有心異鄭者古廣光字通如積厚者流光即流廣是也一作庶績咸喜○允釐百工庶績咸喜熙古通用說文疑今文尚書別本作咸疑或誤作揅言揅究大盛也大傳堯使舜爲丹朱左右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爲善成王也據大傳堯使舜聖而丹朱不肖乃使朱處於丹淵爲諸侯朱之封丹必在舜徵庸之後其先則堯封丹朱之時舜已爲天子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六世以爲左右鄰注天子當爲太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抗世子法之意其後灼知舜聖而丹朱不肖乃使朱處丹淵爲諸侯以舜爲太子下文賓于四門馬注云諸侯羣臣朝者舜賓之是丹朱左右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居抗世子法之意也馬云舜迎諸侯正與大傳云孟侯者於四方諸侯正之職此時舜未登用放齊稱朱爲胤子則不得稱丹朱史遷就其後日所封言之耳所引合是喜非熹字之誤今文尚書本然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帝曰疇咨若時登庸今文與古文同一作訾古文一作嗟咨四嶽是以唐虞疇咨若時登庸者漢西嶽華山廟碑訓咨儒林魏元丕碑訓咨羣寮吳谷朗碑訓咨梁司後漢劉寬碑訓咨者漢書崔篆慰志賦云亦號咷以訓咨是其證書疏云咨嗟人之難得也先謙案方言疇誰繼以嗟歎堯獨憂深念史臣狀其語聲如此段謂當作咨疇而倒易二字者史臣紀帝語恐失其眞不求明順未解其意古文一作嗎疇處書曰帝曰嗎咨段云此壁書也益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爲疇訓爲誰依漢人所習用也嗎字從口從舁出與口相助嗎从自故訓爲詞之訓當作嗎詞之訓當作嗎田之訓則誰之訓當作嗎詞說文嗎下云誰也然不行漢人多假疇訓誰堯典五疇字壁書益皆作嗎許止稱其一近人注尚書者依用說文分別異義似是而非凡治經不得以本字易其假借字堯紀作堯曰疇咨睦阯疇誰可訓此事先謙案此併下經義檃括成文順此事卽若予采也故堯紀下文但云又曰誰可者不史舉其事皮云張守節正義言將登用之嗣位也以登庸爲登用嗣位益本漢人舊說三家今文之遺楊雄美新云陛下以登帝位之證如今文說以登庸爲登帝位益國君其謬不待辨矣書疏引馬云義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孫云馬說或本衞賈諸人六卿後稍死鵄吸共工等代義和命爲六卿後稍死鵄吸共工等代故鄭注大傳亦云堯始得義和命爲六卿後稍死鵄吸共工等代之也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啟開也吁疑怪之辭朱開明釋文引馬云胤子丹朱案釋詁胤嗣也是胤爲嗣義同正義又引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范汪荊州記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丹水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故爲縣皮云漢書律曆志丹淵爲諸侯朱之封丹必在舜徵庸之後其先則堯封丹朱之時舜已爲天子天子當爲太子禮志曰周公居攝踐阼而治六世以爲左右鄰注天子當爲太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所以爲善成王也據大傳堯使舜爲丹朱左右如周公使伯禽與成王居抗世子法之意其後灼知舜聖而丹朱不肖乃使朱處丹淵爲諸侯以舜爲太子下文賓于四門馬注云諸侯羣臣朝者舜賓之是丹朱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以意增之非今文尚書本然也馬云舜迎諸侯正與大傳云孟侯者於四方諸侯正之職此時舜未登用放齊稱朱爲胤子則不得稱丹朱史遷就其後日所封言之耳所引合是喜非熹字之誤今文尚書本然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今文與古文同一作訾古文一作嗟咨四嶽是以唐虞疇咨若時登庸者漢西嶽華山廟碑是以唐虞疇咨四嶽是其證書疏云咨嗟人之難得也先謙案方言疇誰繼以嗟歎堯獨憂深念史臣狀其語聲如此段謂當作咨疇而倒易二字者史臣紀帝語恐失其眞不求明順未解其意古文一作嗎疇處書曰帝曰嗎咨段云此壁書也益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爲疇訓爲誰依漢人所習用也嗎字從口從舁出與口相助嗎从自故訓爲詞之訓當作嗎詞之訓當作嗎田之訓則誰之訓當作嗎詞說文嗎下云誰也然不行漢人多假疇訓誰堯典五疇字壁書益皆作嗎許止稱其一近人注尚書者依用說文分別異義似是而非凡治經不得以本字易其假借字堯紀作堯曰疇咨睦阯疇誰可訓此事先謙案此併下經義檃括成文順此事卽若予采也故堯紀下文但云又曰誰可者不史舉其事皮云張守節正義言將登用之嗣位也以登庸爲登用嗣位益本漢人舊說三家今文之遺楊雄美新云陛下以登帝位之證如今文說以登庸爲登帝位益國君其謬不待辨矣書疏引馬云義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孫云馬說或本衞賈諸人六卿後稍死鵄吸共工等代

也淮南時古文之學未行高用今文則知朱一作絑非特古文尚書如此○嚚訟作頑凶者堯紀作堯曰吁頑凶不用二字說經不可意也皮云史記嚚訟爲頑凶或云爾雅說文皆曰諰訟也疑本作諰誤爲凶二說皆無確證案頑嚚各有本義對文則別散文則通下文父頑母嚚史遷文亦相同非頑易曉而嚚難知何必以頑代嚚故知所引爲今文說以故訓改經也潛夫論論榮篇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見皋陶謨丹朱傲凶即史記所云之凶又今文作凶之證也漢樊毅修西嶽廟碑建武之初彗埽頑凶蓋用今文釋文說馬本作庸段云說作庸假借字古訟通作頌頌通作庸周禮注頌或作庸儀禮注古文頌爲庸是也孫云說文吁驚也左僖二十四年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說文訟爭也楚詞王逸注讙譁爲訟言其妄言而好爭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今文與古文同○帝曰疇咨若予采者堯紀作堯又曰誰可者承上文說訓官用釋文采馬云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方聚見其功○驩兜曰都古文也今文驩作讙共工方鳩僝功古文一作旁救僝功僞傳訓方爲旁方僝爲見皆謬○驩作讙者堯紀如此漢書人表同段云廣韻腭下云驩兜四凶名古文尚書作腭說文吠下徐鍇注古文尚書驩兜字作吠集韻引此亦作腭說文吠下一通作鵬今通作驩案此出宋次道王仲至家之本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者汗簡鳩部云鵬驩字也見尚書口部云吠兜字也見尚書正是竊此管子脩靡篇鵬然若謞之靜注鵬然和順貌作僞者謂古驩歡同字鵬亦歡字則假之而鳥曷相似又致譎亂吠字則取諸說文與兜同音其不可信如此辨之以曉好古而惑者經傳子史惟驩作讙爲異耳山海經有讙頭國服博物志有驩兜國神異經亦言南方有人人面鳥喙有翼名鵬兜一名驩兜並以爲驩兜之後此等書疑皆僞作未必東方朔所爲張華所注也而服注檮杌饕餮亦引神異經則自漢有之學者闕疑可也都者堯紀無淆文其它述尚書咨皆爲嗟俞皆爲然都皆爲於皋陶謨言都者五皆作於段云漢初說尚書者以爾雅故史遷仍之釋詁都於也有兩義一今人通用之語助本義也烏呼之烏亦作於今文家據爾雅釋爲於訓爲歎此別一義僞傳用其說亦云都於復益之曰歎美之辭僞孔意於訓歎都訓義合和爲此說不知都美之訓不容相牽也○共工旁聚布功以故訓代經說文述下云斂聚也共工旁救僝功者堯紀作共工旁救僝功剛故作方鳩僝功方鳩今作旁述僝功古說指治水言張衡引春秋述僝功一作旁救僝功者說文僝下云具也讀若汝南潛水虞書曰旁救僝功剛故作方鳩僝功方鳩今作旁述僝功古文一作旁救僝功者說文僝下云具也讀若汝南潛水虞書曰旁救僝功剛故作方鳩僝功方鳩今作旁述僝功古說指治水言張衡引春秋傳曰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注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爲高辛所滅昭謂言爲高辛所滅周語共工賈逵以爲姜不得爲堯諸侯又堯時共工與此異也案周語共工氏左傳說窮奇爲少皞氏之不才子少皞已姓又非一人故鄭亦云其人名氏未聞以疑之此古文說也段云凡古文尚書作方今文尚書作旁古文以救爲求也文尚書作旁如方施象刑白虎通作旁方告無辜論衡作旁皆可證士喪禮注今文旁爲方子謂儀禮則今文作方今文旁古文方也此古作救通作鳩大也古文家說也鳩壁書作救集韻匊聚也是古文以救爲匊聚之義故書求爲救是也鳩字左昭十八年傳五鳩鳩民者也襄十六年傳敢使魯無鳩平襄二十五年傳鳩藪澤皆借鳩爲匊而訓聚故以之易救字也釋文僞馬云具也與說文合古文說也說文逑下引書作孱假借字後漢楊賜傳引亦作孱堯紀作布今文說也參釋互證知許偁古文不廢今文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吁靜言庸違今文與古文同一作靖言庸違一作象龔滔天今文與古文同一作靖言庸違一作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不可用○帝曰吁靜言庸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敬而違背之貌靜以用僻詁庸違者堯紀作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淆吁字以善詁靜言庸違說文靜下云審也周書謚法解恭己敶言曰靜善言也貢逵外傳注譏善也賈逵說巧言也是善言卽巧言也一作靖言庸違者漢書王尊傳引如此藝文類聚八十七引韓詩靖善也史記周宣王靜漢書人表作靖是靜靖字通一作靖言庸回者潛夫論明暗篇引如此論衡佚篇亦引書曰靜言庸回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共工驩兜之後此等書疑皆僞偁古文尚書作靜言庸回倒互其作靖言庸回則同也一作靖譖庸回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靖譖庸回之證眾經音義十七引三倉云譖讒也楚詞九歎注讒譖言貌也孫云象似也漢書集注亦云滔爲漫漫者漫與慢同詩蕩云天降滔德傳云天君滔慢也蓋謂其貌似恭敬而慢其天性白虎通壽命篇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皮云據史記作漫天與下文洪水滔天仍作滔字者不同疑經文兩滔字本皆作慢天字當作慢旁與心旁易亂此滔字當作慆史記漫天字當作慢无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

謙案訓滔天爲慢天近之改滔爲慆漫天坦彪北征賦巨滔天以猶夏令漢書敘傳述王莽傳云簒漢滔天及白虎通之無滔天仍作滔不作慆也益謂共工爲人貌似恭謹而其橫肆不敬之心彌漫充滿上極於天詞義自明不煩曲說段云宋人林之奇朱子蔡沈皆疑滔天二字涉下文而誤然據史記則伏壁所藏與孔壁所出若合一契可無疑矣一作象龔滔天者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曰今御史大夫奏尊媢嫉言庸違象龔滔天段云古以龔爲恭或誤爲龔○帝曰咨四岳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諸侯之官名也四岳之祭爲諸侯伯今文說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四岳四伯是職方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伯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之伯卽四岳之諸侯伯夷掌之秋官之伯卽四岳之諸侯伯禹掌之冬官之伯卽四岳之諸侯伯益掌之夏官之伯卽四岳之諸侯伯棄掌之春官之伯卽四岳之諸侯伯皋陶掌之士方岳之事周禮疏序引鄭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虞舜共工放齊骸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古文說以四岳爲四方諸侯又韋昭國語注云四岳四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伯也則何以三自公羊隱五年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公者何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四岳之職堯時四人殷周則二人也周語太子晉云四岳佐禹爲一王四伯則唐虞亦稱伯故鄭又云死分岳事置八伯者大傳有陽伯其一人缺文鄭彼注以陽伯爲伯夷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羲仲和叔之後此云臘兜等四人其餘四人無文可知者鄭以大傳所言在舜卽眞之年此在堯時當別有人也周語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又云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鄭不據之爲說以是佐禹治水者此時方薦用鯀事在前也王篇縣下引世本顓頊生縣縣生高密是爲禹也縣之誤縣又鯀之誤段云觀禮四享皆東帛加璧鄭注四當爲三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疏云古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皋陶讓云外薄三海是古文作四字積畫也案尚書自有此一種與今本經異者如郭璞說茂才賈公彥說三岳三海釋元應說高宗夢帛說說砆砥磬丹陸德明說齊徵五典孔穎達說壁內之書治皆作亂顏師古說湯斯奴翮徐鍇說才生明說雖咬皆在宋次道以前爲害○湯湯洪水方割古文也今文作湯湯洪水方方與上文訓方同謬○湯湯洪水滔天者堯紀如此無方割字說詳下說文洪下云洚水也洚下云水不遵道呂覽審爲篇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皐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皮云石經作鴻水夏本紀亦作鴻水疑堯紀本是鴻水後人改洪蘇輿云孟子云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是孟子所見尚書作洚而以洪釋之今本作洪已非古書之舊鴻又後來假借字耳孫云方與旁通說文旁溥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馬本割作害廣雅釋言害割也是方割爲溥害殷云詩唐譜疏引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割害音同故徑引作害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蕩蕩言水方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古文也今文作浩浩懷山襄陵○浩浩懷山襄陵云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魯論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是古文蕩蕩今文作湯湯湯古文尚書蕩蕩洪水今文尚書湯湯洪水孔本不當別出湯湯益懷山上誤衍蕩蕩二字谷方割字益今文本無之非史遷淄文無二字文義爲湯湯二字若方割字益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順論衡感虛篇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此經當同特上多此今文尚書以洪水滔天爲句懷山襄陵爲句之證王充引經惟去湯湯浩浩四字耳懷亦作襄見漢書地理志益夏侯尚書多古字段云扇雅釋訓湯湯浩浩滌滌流也說文浩下云澆也从水告聲虞書曰洪水浩浩若蕩滌滌卽蕩蕩也說文浩下云滌也从水从水告聲虞書曰洪水浩浩案此檃括書詞如引詩東方昌矣合二句爲一句之類孫云浩浩蕩蕩卽滌滌借字文選西京賦襄岸夷途薛注襄謂高也大阜曰陵說文襄亦夷也說文滌下云水漫漫大貌先謙案襄岸與夷途義經意洪水漫大山則包之文解衣耕謂之襄襄有墾闢削除之義經意當作襄陵此經當同特上多陵之小於山者則削除無有故謂之襄呂覽所謂平原高皐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皮云石經作鴻水夏本紀亦作洚水疑堯紀本是鴻水後人改洪蘇輿云孟子云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是孟子所見尚書作洚而以洪釋之今本作洪已非古書之舊鴻又後來假借字耳孫云方與旁通說文旁溥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馬本割作害廣雅釋言害割也是方割爲溥害殷云詩唐譜疏引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割害音同故徑引作害

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湯湯洪水方割古文也今文作湯湯洪水方方與上文訓方同謬○湯湯洪水滔天者堯紀如此無方割字說詳下說文洪下云洚水也洚下云水不遵道呂覽審爲篇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皐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皮云石經作鴻水夏本紀亦作洚水疑堯紀本是鴻水後人改洪蘇輿云孟子云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是孟子所見尚書作洚而以洪釋之今本作洪已非古書之舊鴻又後來假借字耳孫云方與旁通說文旁溥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馬本割作害廣雅釋言害割也是方割爲溥害殷云詩唐譜疏引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割害音同故徑引作害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蕩蕩言水方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古文也今文作浩浩懷山襄陵○浩浩懷山襄陵云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魯論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魯論今文也是古文蕩蕩今文作湯湯湯古文尚書蕩蕩洪水今文尚書湯湯洪水孔本不當別出湯湯益懷山上誤衍蕩蕩二字谷方割字益今文本無之非史遷淄文無二字文義爲湯湯二字若方割字益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順論衡感虛篇堯之時洪水滔天此今文尚書以洪水滔天爲句懷山襄陵爲句之證王充引經惟去湯湯浩浩四字耳懷亦作襄見漢書地理志益夏侯尚書多古字段云扇雅釋訓湯湯浩浩滌滌流也說文浩下云澆也从水告聲虞書曰洪水浩浩若蕩滌滌卽蕩蕩也說文浩下云滌也从水从水告聲虞書曰洪水浩浩案此檃括書詞如引詩東方昌矣合二句爲一句之類孫云浩浩蕩蕩卽滌滌借字文選西京賦襄岸夷途薛注襄謂高也大阜曰陵說文襄亦夷也說文滌下云水漫漫大貌先謙案襄岸與夷途義經意洪水漫大山則包之文解衣耕謂之襄襄有墾闢削除之義經意當作襄陵此經當同特上多陵之小於山者則削除無有故謂之襄呂覽所謂平原高皐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皮云石經作鴻水夏本紀亦作洚水疑堯紀本是鴻水後人改洪蘇輿云孟子云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是孟子所見尚書作洚而以洪釋之今本作洪已非古書之舊鴻又後來假借字耳孫云方與旁通說文旁溥也大誥天降割于我家釋文馬本割作害廣雅釋言害割也是方割爲溥害殷云詩唐譜疏引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割害音同故徑引作害

滔天滔天者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曰今御史大夫奏尊媢嫉言庸違象龔滔天段云古以龔爲恭或誤爲龔○帝曰咨四岳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諸侯之官名也四岳之祭爲諸侯伯今文說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四岳四伯是職方之伯卽四岳之諸侯伯夷掌之秋官之伯卽四岳之諸侯伯禹掌之冬官之伯卽四岳之諸侯伯益掌之夏官之伯卽四岳之諸侯伯棄掌之春官之伯卽四岳之諸侯伯皋陶掌之士方岳之事周禮疏序引鄭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虞舜共工放齊骸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古文說以四岳爲四方諸侯又韋昭國語注云四岳四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伯也則何以三公者何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四岳之職堯時四人殷周則二人也周語太子晉云四岳佐禹爲一王四伯則唐虞亦稱伯故鄭又云死分岳事置八伯者大傳有陽伯其一人缺文鄭彼注以陽伯爲伯夷掌之冬伯垂掌之餘則羲仲和叔之後此云臘兜等四人其餘四人無文可知者鄭以大傳所言在舜卽眞之年此在堯時當別有人也周語云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又云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鄭不據之爲說以是佐禹治水者此時方薦用鯀事在前也王篇縣下引世本顓頊生縣縣生高密是爲禹也縣之誤縣又鯀之誤段云觀禮四享皆東帛加璧鄭注四當爲三書作三四之字或皆積畫者堯典云帝曰咨三岳皋陶讓云外薄三海是古文作四字積畫也案尚書自有此一種與今本經異者如郭璞說茂才賈公彥說三岳三海釋元應說高宗夢帛說說砆砥磬丹陸德明說齊徵五典孔穎達說壁內之書治皆作亂顏師古說湯斯奴翮徐鍇說才生明說雖咬皆在宋次道以前

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湯湯洪水方割古文也今文作湯湯洪水方方與上文訓方同謬○湯湯洪水滔天者堯紀如此無方割字說詳下說文洪下云洚水也洚下云水不遵道呂覽審爲篇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

命毀其族類是今文作放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云鄭音放書疏云鄭以方爲放謂放棄敎命此古文作方馬鄭依今文讀之段云說文圮下云虞書曰方命圮族此古文也馬鄭讀方爲放如黎民阻飢馬用今文祖飢爲說讀阻爲祖也張載魏都賦注方命放棄王命也書曰咈哉方命圮族賈氏此條與薄韋襄父及亂字冰字顧信郭忠恕輩所傳之古文尚書集韻放逐也古作仜蓋其所據一也今古文方放皆常語作仜命太奇且賈丁僅用爲方命之駁文讀去聲近注尚書者凡方字皆作仜何也先謙案圮族卽謂毀其族類傳喜等傳可證孫依僞傳釋爲善類亦非**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异己也已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岳曰异哉今文作嶽曰异哉試可乃己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訓异哉試也無當經指○嶽曰异哉者堯紀如此岳嶽今古文之異釋文徐云鄭音異說文异下云舉也从廾从巳聲段云鄭注周禮醢人盡已與上不貫增文成義無當經指○嶽曰异哉者堯紀大昕云古人語急以不可爲可傳誤本於嶽擬卽記○試可乃己者堯紀作試不可用而已錢也古經簡質得史記而義益明**帝曰往欽哉**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帝曰往欽哉今文與古文同○帝曰往欽哉者堯紀作堯於是驩嶽用鯀此釋經意也後漢紀作帝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後漢鄧禹傳堯知鯀不可然猶屈己之是從嶽之非重違眾也書疏引馬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也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今古文說同**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九載績用弗成古文也今文弗作不載一作歲○弗作不者後漢張衡傳衡疏云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崔駰尚書箴四岳阿鯀績用不成東觀書杜林郊祭上疏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吳越春秋云受命九載功不成亦與古文九載同論衡恢國篇云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也載一作歲者堯紀作九歲功用不成故訓字臧云史記下云七十載故知此載讀本作歲此載字疑衍成歲乃本異也下文三載考績史記亦作三歲一攷功非訓載爲歲乃本異也下文說同**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年堯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帝曰咨四岳古文也今文岳作嶽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爲天子書疏云徧檢書傳無言堯卽位之年者論衡氣壽篇所案據未知出何書則僞傳外無言堯卽位之年孔氏必當有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男子二十冠爲成人非年十六之謂王充習今文尚書而論衡言如此則所見大傳書緯必皆無堯卽位之年僞孔何從而知之臆造顯然○岳作嶽者堯紀作堯曰嗟四嶽岳嶽今古文之異咨嗟故訓字○朕在位七十載者堯紀如此白虎通號篇或稱朕何亦王者之稱也朕我也釋文引馬云三代年歲之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在位七十載書緯云初堯在位七十載乃求嗣天下乃求賢以巽于位**汝能庸命巽朕位**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汝能庸命巽朕位古文也今文巽作選○巽作選者堯紀作汝能庸命踐朕位漢書王莽傳往踐乃位蔡質立宋皇后儀云立貴人爲皇后其往踐爾位皆用今文釋文巽馬云讓也史記集解引鄭云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就治天子之事巽爲入用易說卦文皆說**曰否德忝帝位**否不忝辱也皆古文說○岳曰否德忝帝位古文也今文岳作嶽否作鄙○岳曰否德忝帝也辭不堪○岳曰否德忝帝位段云論語子所否者論語孔篇作子所鄙者解爲鄙陋公冶長篇古論猶吾大夫崔子也魯讀崔爲高而論衡有猶吾大夫高子之文則王充實治魯論子之文與古文異蓋本作否說者讀爲鄙所鄙者亦魯論也而史遷仍之僞孔釋否德爲不德音方久反釋文云否音鄙惡也**又曰明明揚側陋**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曰明明揚側陋今文與古文同周易釋文云否音鄙惡也**又曰明明揚側陋**堯紀作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以悉舉總訓明揚側陋僞傳以明舉總訓明揚一作敭側一作仄○明明揚側陋者堯紀作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以悉舉總訓明揚明人在側陋僞傳以明舉總訓明揚一作敭側一作仄者文選宋書恩倖傳論明敭仄陋張衡思玄賦幽獨守此仄陋今李注引尚書明明揚仄陋後漢劉毅論鄧太后注紀疏云顯揚仄陋三國魏志堯復使嶽揚舉從陋又漢書循吏傳孝宣繇仄陋而登王尊班固北征頌拔所用於仄陋左雄疏興於仄陋敭字兩見仄字七見皆今文作敭作仄之證**虞舜**賢耻己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今文與古文同鰥一作矜僞傳云耻己不若不獲已而言之○師錫帝曰者堯紀作眾皆言於堯曰是今文訓師爲眾書疏引鄭注師長也言諸侯之長此古文說○有鰥在下者大傳云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論衡吉驗篇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用今文皆作鰥風俗通皇霸篇舜禹本以在民間易下爲民間以故訓代經大傳殆用頌拔所用於仄陋左雄疏興於仄陋敭字兩見仄字七見皆今文作敭作仄之證**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眾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名在下民之中眾臣知舜聖賢耻己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師錫帝曰者堯紀作眾皆言於堯曰是今文訓師爲眾書疏引鄭注師長也言諸侯之師周禮鄭云師諸侯之師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讖至著常稱虞氏皮云風俗通皇霸篇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如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平水土是也則今文家以舜禹爲名帝曰予聞尤以舜爲名之切證江聲云後漢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

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則其義甚古書疏引鄭云虞氏舜名亦用今文義釋文引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言謚馬以舜名爲重華也白虎通謚篇引禮記謚法曰仁聖盛明曰舜史記集解引同皮云此亦生號死謚之說中候鄭注云禹號也因爲德謚是其證是今古文說同義異段云風俗通山澤篇謹案尚書舜生姚墟此今文說當在

帝曰俞子聞如何

文與古文同○帝曰俞子聞如何者堯紀作堯曰然故訓字書疏解堯使人舉舜之意引鄭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隨上下交讓務在服人亦古文遺說也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命在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並惡○岳曰瞽子古文尚書也今文岳作嶽父頑母嚚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瞍文象作弟偶傳云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書疏云孔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先謙案史記明言舜父瞽瞍盲此又云盲者子文義互證益明則瞽瞍是盲不及其惡尚爲有詞既說父頑何取更以瞽喻舜方在經止言盲不及其惡而岳舉之兼及先世有無聞人情理應爾而謂輒言盲子欲何所見斯不通之論也孟子述象言謨蓋都君咸我績是焚廩實井下而岳舉之兼及先世有無聞人情理應爾而謂輒言盲子欲何所見斯不通之論也孟子述象言謨蓋都君咸我績是焚廩實井

瞽瞍使象爲之非其身自能然不得以此爲有目之證檢傳記無瞽瞍有目之文僞傳云瞽紀作嶽曰盲者子以故訓說經近人或以瞽爲官名望文生義非○象作弟者堯紀如此皮云象獨稱名與上云父母不一例當從史記作弟論衡云舜兄狂弟傲言舜有兄乃今文家異說而言象不言弟則堯無緣知爲何人今文較長段云弟傲則同先謙案岳言象不言弟傲經典多作敖音義又不格姦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云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克諧以孝烝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詞之甚○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者堯紀作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能和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云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克諧以孝烝烝治至並故訓字王引之云克諧句以孝烝烝句乂不格姦句列女傳云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妻以孝蔡邕九疑山碑志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是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也列女傳又云母憎舜而愛弟日益嚴不失子道瞽妻以舜告堯堯於是妻以二女觀其法也堯弟傲則堯無緣知爲何人今文較長段云弟傲則同先謙案岳言象不言弟

井云云皆百篇中語也○觀厥刑于二女者堯紀作觀其德於一女以故訓代經易刑爲德者釋詁刑法也觀舜之德行爲二女觀示法則者何如也論衡正說篇說尚書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厥刑于二女觀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林氏孫氏偽孔氏皆不應遽云用爲天子將欲觀其治家之法非即以之觀示天下也舜既升爲天子將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爲妻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下嬪婦也舜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今文尚書古文同僞傳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云云用史記說○釐降二女太宰職注引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者孟子萬章篇趙注引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如婦禮解釐爲飭屬舜言如婦禮也水經河水注引馬云水所出入曰汭以嬀爲水名釋文引杜預注左傳亦云其證堯紀作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而行婦道也後漢荀爽傳爽對策曰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降以妻道言漢書五行志谷永對云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以嬪于虞者也以道言嬪以婦道言漢書五行志谷永對云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以淇澳爲二女于嬀汭也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孟子萬章篇趙注引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者舜妻娥皇女英既釐降二女于嬀汭爲二水名此如衛詩淇澳爲淇水隩曲處或說以淇澳爲二水也漢河東郡蒲坂縣今山西蒲州府虞故國名後爲姓氏故僞傳亦言虞氏段云周語伶州鳩說武王反及嬴內韋注嬴內地名宋庠曰舊音上音嬀下音汭今案本或作嬴非是古文尚書作嬴與嬀同玉裁案舊音者唐人所爲也云今按者宋說也宋引古文尚書卽宋次道王仲至所藏晁公武刻石於蜀者也本當作嬴蓋比由國語古本作嬴相傳讀若嬀內讀若汭僞作古文尚書者遂比附嬴改此正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也段又云女于時觀厥內二句連上我其試哉俱爲四岳語釐降二句自堯言之上三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

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降下嬪婦也舜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今文尚書古文同僞傳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云云用史記說○釐降二女太宰職注引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降者孟子萬章篇趙注引堯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如婦禮解釐爲飭屬舜言如婦禮也水經河水注引馬云水所出入曰汭以嬀爲水名釋文引杜預注左傳亦云其證堯紀作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而行婦道也後漢荀爽傳爽對策曰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降以妻道言漢書五行志谷永對云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以淇澳爲二水名此如衛詩淇澳爲淇水隩曲處或說以淇澳爲二水也漢河東郡蒲坂縣今山西蒲州府虞故國名後爲姓氏故僞傳亦言虞氏段云周語伶州鳩說武王反及嬴內韋注嬴內地名宋庠曰舊音上音嬀下音汭今案本或作嬴非是古文尚書作嬴與嬀同玉裁案舊音者唐人所爲也云今按者宋說也宋引古文尚書卽宋次道王仲至所藏晁公武刻石於蜀者也本當作嬴蓋比由國語古本作嬴相傳讀若嬀內讀若汭僞作古文尚書者遂比附嬴改此正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也段又云女于時觀厥內二句連上我其試哉俱爲四岳語釐降二句自堯言之上三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

以貴驕事舜親戚謂父母不敢以貴驕卽釐降義親戚謂甚有婦道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謂父母嬪者有舅姑之詞嬪于虞至虞地見舅姑而行婦禮也水經河水注引馬云水所出入曰汭以嬀爲水名釋文引杜預注左傳亦云其證堯紀作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而行婦道也後漢荀爽傳爽對策曰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降以妻道言漢書五行志谷永對云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以淇澳爲二水名此如衛詩淇澳爲淇水隩曲處或說以淇澳爲二水也漢河東郡蒲坂縣今山西蒲州府虞故國名後爲姓氏故僞傳亦言虞氏段云周語伶州鳩說武王反及嬴內韋注嬴內地名宋庠曰舊音上音嬀下音汭今案本或作嬴非是古文尚書作嬴與嬀同玉裁案舊音者唐人所爲也云今按者宋說也宋引古文尚書卽宋次道王仲至所藏晁公武刻石於蜀者也本當作嬴蓋比由國語古本作嬴相傳讀若嬀內讀若汭僞作古文尚書者遂比附嬴改此正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也段又云女于時觀厥內二句連上我其試哉俱爲四岳語釐降二句自堯言之上三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釐降義親戚謂父母嬪者有舅姑之詞嬪于虞至虞地見舅姑而行婦禮也水經河水注引馬云水所出入曰汭以嬀爲水名釋文引杜預注左傳亦云其證堯紀作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而行婦道也後漢荀爽傳爽對策曰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降以妻道言漢書五行志谷永對云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以淇澳爲二水名此如衛詩淇澳爲淇水隩曲處或說以淇澳爲二水也漢河東郡蒲坂縣今山西蒲州府虞故國名後爲姓氏故僞傳亦言虞氏段云周語伶州鳩說武王反及嬴內韋注嬴內地名宋庠曰舊音上音嬀下音汭今案本或作嬴非是古文尚書作嬴與嬀同玉裁案舊音者唐人所爲也云今按者宋說也宋引古文尚書卽宋次道王仲至所藏晁公武刻石於蜀者也本當作嬴蓋比由國語古本作嬴相傳讀若嬀內讀若汭僞作古文尚書者遂比附嬴改此正陸氏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也段又云女于時觀厥內二句連上我其試哉俱爲四岳語釐降二句自堯言之上三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又云降者禮不備也若如史記釐降自舜言之聞言此二句記事

婦道又頌云嬪列有虞承舜於下與史記飭下義同漢書外戚傳云書美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是班亦以釐降屬舜若秦漢尚主之事惡足以說唐虞之書哉帝曰欽哉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僞傳歎舜能行敬用史記義○帝曰欽哉者大矣○帝曰欽哉今文與古文同經意也書疏云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或以四字屬下愼徽五典或以謂帝飭戒二女之詞史錯舉記之未安

尚書

孔傳參正二

舜典第二　○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梵

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謹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先謙案陸氏敘錄云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則釋文言王注類孔者今文王注也敘錄又云元帝時梅賾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微五典以下分爲舜典一篇以續之案言亡舜典一篇者趙岐注孟子有舜典亡失之語而今梅書所上別無舜典羣以爲梅書亡此篇也言取王注堯典分爲舜典者或以爲王肅分之案敘錄云孔傳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焉堯典又堯典孔疏云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是肅未嘗割分舜典此梅書出後時人見僞孔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競以伏生爲誤從而分王本爲兩篇也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段云今是古之篇云變舊孔傳古文之篇爲一今古文皆然故單稱堯不及舜不然孔書列學官舜典也

虞書

舜典　孔氏傳

典之義與堯同　○惠棟云隸續連叢子孔臧與侍中從弟安果如所論案此以僞扶僞欲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劉云堯典舜典異序同篇故序言將孫于位讓于虞舜即前半篇咨岳舉舜之事也又序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即下半篇賓四門以下之事也今文二典合爲一篇猶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皆合爲一篇則亦一書而兩序也惟趙岐孟子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攷漢人多以百篇爲尚書二十篇爲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完廩之事不稱典曰又不稱書曰蓋逸書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亦傳記書說未足爲舜典之證即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可知非別有篇矣先謙案堯典割分舜典後姚方興因之加二十八字以冠其首然篇目雖分宅百所引經文不能假借孟子萬章篇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毗扇作堯典曰不作舜典證一周禮春官序官鄭司農注引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作堯典曰證二論衡氣壽篇引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作堯典云證三漢書王莽傳兩引肇十有二州肇十二字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證五陳寵傳章帝時寵言唐堯著典

得之故爲之正義猶謂二十五篇爲眞古文而梅賾得之故捨鄭王本而用孔本也

王先謙參正

清咸豐叔論六晉武帝時幽州秀才張髦上書引肆類于上帝云云作堯典曰證七釋文釋典藝云五典今皆亡唯堯典存也是劉熙所見尚書惟堯典一篇不分舜典證八魏公卿上尊號奏云欽惟虞典即堯典之明憲尊大麓之遺訓大麓文在唐典舜典證九晉書禮志摯虞表案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岳備陳牲幣之數其餘則但曰如初證十鄭氏詩譜引虞書詩言志四語疏云鄭注在堯典之末證十一周頌般疏云堯典曰伯禹作司空證十二又云堯典序云十二周禮疏序云堯典曰伯禹作司空證十三又云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證十四大宗伯疏案尚書堯典禮于六宗證十五隋書音樂志攷尚書堯典禮于六宗及祭法說文心部愁下引五品不愁作唐書曰不作虞傳證十六尚書大傳引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作唐傳曰不作虞書證十七史記五帝紀云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舜乃使慎和五典五典能從文德于二女舜於是堯乃以二女於潙汭如嬪虞舜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文勢相水不竭尤經文本一篇之明證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而贊稱尚書獨載堯以來惟其止有堯典故有獨載堯之語後漢周磐傳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正惟彼時堯舜典合爲一今古文皆然故單稱堯不及舜不然孔書列學官堯典爲舜典也後志聖道者胡不並舉二典之名是古文未嘗分堯典爲舜典合於堯典競以伏生爲誤從而分王以上多諸儒所已言復次第之如此

曰若稽古帝舜　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　○說見前曰重華協于帝

俱聖明　○閻若璩云隸釋史記五帝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孟子引放勳曰同楚詞離騷云就重華而陳詞

光文重合於堯

華謂文德言其

哲智深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涉江云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儀沙云重華不可遻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自僞古文出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重華文命不謂是史臣贊頌之詞不關句竟連下協于帝敷于四海自不得不謂矣段云宋書禮志明帝即位有改正朔之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讖授政改朔一朝頒八十案此書緯說稱經者首九字即舜典姚方興之所據也段云方興盛本而贊以協于帝三字方興不解重華爲舜名致與堯典句法僻背，濬哲維商溫恭朝夕易乾文明溫恭之德信充塞上下　○惠云詩商頌濬哲維也舜有深智文明温恭天下文明周詩王猷允塞明鄭曉說同商温恭朝夕乾文言天下文明見徵用　○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　○惠云玄德本淮南鴻烈訓化馳若神鄭曉云乃命以位掾史記伯夷傳用乃試之於位胡渭云升聞二字掾大戴禮用兵篇姚際恆云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粤若稽古帝舜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叡哲文明温恭玄塞皆襲前人之文又不僅襲詩與易也舜典出南齊二王漢魏人何由皆與舜典增加之字預相暗合其爲方興所襲自明先謙案釋文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聊出之備之詰然聊作堯典曰證四後漢張純傳光武時奏舉協于帝十二字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證五陳寵傳章帝時寵言唐堯著典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

遂不行用方興本或十二字下更有濬哲以下十六字共二十八字既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隋開皇初始購得之冠於妄分舜典之首盛行至今阮元校勘記云方興奏上孔傳不容遽有異本疑經文濬哲以下十六字及傳三十六字乃劉光伯僞撰託名姚方興細按方興之事見釋文序錄不可証也惟濬哲以下十六字或劉氏所增耳或問陸氏著釋文時已知世有劉光伯乎曰隋文帝得舜典在癸卯較後一年時南北雖未混一陸氏或遥聞其說而筆之書也程廷祚云隋梁武之言雖若證孔氏之不誣實以明伏生之非誤濬哲下十六字出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之時二十八字自齊建武至是百年而後具

愼徵五典五典克從 徵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五典克從者堯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愼徵五典五典能從徵和克能故訓字釋文引馬云徵善也史記集解引鄭云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案釋詁典常也五常之教司徒之職見後經文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時敘無廢事業○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古文也今文納作入敘作序左傳云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時敘無廢事業○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百事莫不時敘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亦僞傳所本百揆非官名見下○納作入敘作序者堯紀作

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史記舜本紀云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總上文言之左傳言主后土是試以司空之職總度百事皮氏云史記敘皆作序蔡邕太尉楊公碑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太傳前銘越尹三卿百揆時序祿勳三卿皆非相位而蔡引此經以美之今文作序之證少府光祿勳百揆時序皆益不以百揆爲相名又以百揆爲官名孫云廣雅釋詁云敬揆度也是今文說以百揆爲敬揆百事並不以爲徧入百官謂使舜入百官揆事之處則舜命禹使度百揆亦謂使居百官揆事之處入百揆在徽五典賓四門之開五典四門非官名則百揆亦非官名可知淮南泰族訓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任以百官與史記義合卽入于百揆之事也撰僞古文者誤以百揆爲官名乃述周官篇云內有百揆四岳沿其誤者遂以百揆爲相又以四岳共爲一人皆由僞孔亂經致違古義論衡恢國篇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王充舉司徒司空而不及百揆是今文家說以司徒司空爲官名不以百揆爲官名孫云廣雅釋詁遷也則徧入爲徧遷也先謙案後漢百官志注引古史考云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是蜀漢之末僞說已萌牙矣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古文同左傳言舜臣堯流四凶族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僞傳本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者堯紀如此申之曰遠方賓客皆敬釋訓穆穆敬也是今文說以穆穆爲敬集解引馬云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古文說以穆穆美也是古文說以穆穆爲美舜本紀云舜賓于四門乃

舜之處攝此則大麓之地實有可攷其以大麓爲大錄者漢書于定國傳上報定國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王莽傳張竦引書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納祚脈蘇鐵本仙鶴山本又莽改鑄錢書曰予前在大麓桓譚新論云昔堯試舜於大麓百事皆得如今尚書官矣論衡正說篇尚書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以大麓爲大錄此夏侯博士說三公丞相皆可稱大錄也論衡又自爲說云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復令人庶之野虞人讀如麓麓之野虎狼不搏害乃知其聖又吉驗篇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害疾雨行不迷惑又亂龍篇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不害以麓爲山麓與正說篇所引尚書說三公位不同淮南泰族訓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高注林屬於山曰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鹽鐵論除狹篇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大風而不迷益引用此經以大林爲大麓風俗通山澤篇謹案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並與史公說合皮云生說必使舜入山林川澤者夏本紀云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燥之治水無狀行視治水必入山林川澤亦非一時之事有時或遇暴風雷雨而舜不迷則天與之可知鄭注書序於舜典云入麓伐木正慝試諸艱之一事入麓卽入于大麓此古說之僅存者先謙案鄭注大傳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大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既訓麓爲山足又釋大麓爲大錄立說未免兩歧釋文引王云麓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是馬鄭古文說與王異並不以麓爲錄

何獨鄭注大傳顯違伏生之恉疑麗者錄也以下數語爲後人羼入魏公卿上尊號奏云遵大鹿之遺訓魏受禪表云義莫顯於禪德美莫盛於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桓階等奏云舜受大麓桑蔭未移而已陟帝位直以大麓爲受禪之地與應劭闞駰說合則漢末博士傳會之詞也陳喬樅云隸續山麓歐陽說大錄大小夏侯說史公王充皆用歐陽尚書周堪孔霸事夏侯勝授元帝經元帝報于定國用夏侯尚書說俱出今文家非今古文異也

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帝曰格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載汝陟帝位古文也今文無乃言二字○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考古底可績者堯紀作汝謀事至而言可績孫云釋詁詢謀也乃言疑衍古文考作丂似乃故重出二字史記無之釋言底致也周語注底至也致卽至也先謙案孫說今文無乃言二字是也底指詢事可績指考言謂謀事既至而考言又見功也釋文引馬云底定也底義同定○三載汝陟帝位者堯紀作三年矣汝登帝位釋詁陟升也陟義同登史記集解引鄭云三年者寅四門之後三年也江云鄭以納大麓命陟位爲一時事寅四門在納大麓前知此三年是寅門之後三年也段云案裴駰於此當云鄭本作載云三載者云乃合依史記改載爲年非也惠棟因改經文之載爲年尤誤如禹貢作十有三載馬鄭本作年年亦必載之此處鄭果作年亦必載之也先謙案古文作載今文作

年段說是

舜讓于德弗嗣　舜讓于德弗嗣古文也今文作舜讓于德不台○舜讓于德不台者堯紀作舜讓於德不怡怡懌也先謙案釋詁怡懌樂也故史公以故訓代之不怡本作不台史記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作慙之早賈諸呂不台徐廣注不台一作不悅引云有于德不台灊穆之讓皆用今文也說不台有兩義以薄德不爲百姓所說爲遜讓之詞六字作一句不台一句又一義史公報任安書云不以有天下爲樂舜讓于德一句一義請更擇有德書云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用此經字屬武帝說以例唐堯遜位虞舜不台之文則不台當屬舜說與諸呂不台義異孔子言舜有天下而不與卽謂此也索隱引李注引漢書音義云昭曰古文台爲嗣章懷典引注云前選典引索隱五帝紀注云古文作不嗣文也今文作舜讓于德不懌集解引徐廣注今文尚書作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讙讙兜也旺旺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云猶執謙讓于德不嗣皆用古文今古文並作不惟僞傳作弗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以文祖爲堯文德之祖廟語意含混○正月上日者堯紀如此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舜禹難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更何爲哉尚書中候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建黃授政改朔詩緯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高陽有天下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是今古文說正月同史記集解引馬云上日朔日也孫云鄭注禮記云朔初也唐以十二月爲正當如殷以雞鳴爲朔月爲正之云上旬之善日非兒大傳御覽十四引大傳云上日元日王引之云上日元日謂朔日也元日爲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正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先謙案大傳以上日爲元日其說亦當是善日則疏引禮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故受終於其廟王制祭法說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鄭玄駁異義云天子七廟謂祖考與始祖之廟而七也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是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者堯紀云舜受終于文祖復申言上日受終之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先謙案大傳以上日爲元日其說亦當是善日則疏引禮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故受終於其廟王制祭法說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鄭玄駁異義云天子七廟謂祖考與始祖之廟而七也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是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者堯紀云舜受終于文祖復申言上日受終之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先謙案大傳以上日爲元日其說亦當是善日則疏引禮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故受終於其廟王制祭法說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鄭玄駁異義云天子七廟謂祖考與始祖之廟而七也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是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者堯紀云舜受終于文祖復申言上日受終之義以元日爲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盧植蔡邕並曰元善也先謙案大傳以上日爲元日其說亦當是善日則疏引禮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故受終於其廟王制祭法說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也鄭玄駁異義云天子七廟謂祖考與始祖之廟而七也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玉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今文齊作旋璣一作旋機政一作正僞傳云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本鄭說觀受禪是非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堯紀云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故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一作旋機者大傳云齊中也七政者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旋機者何也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北斗言之史記律書云旋機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至天極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

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合而爲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第五爲璇第六爲璣第七爲標合而爲斗文耀鉤云鎮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旋璣中宿之分也說郛引運斗樞有旋星下引文耀鉤以旋璣又填星散璣星散玉衡皆爲北斗樞有旋星明旋星散璣星散玉衡星散云此以旋璣玉衡則近旋璣北極之義渾言則合析言則分續漢志注引星經云璇璣謂北極星也玉衡謂斗九星也說苑辨物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句陳他星也斗九星也一玉衡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占凶尚書刪灰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星經說苑兼用大傳旋機北極史記玉衡北斗之說漢書律厤志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是北斗名玉衡而佐旋機北斗非即旋機也疑伏生專就北斗言之旋機玉衡各舉其一古書簡略不分析也古書旋或作璇或作璿或作璿機爲正其改從玉者因古文說以爲渾天儀云以美玉爲之其字從玉併改諸書從玉耳攷兩漢人引經皆以機衡爲星春秋感精符云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楊子太玄攡云運諸黍政繫之太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長楊賦云是以玉衡正而泰階平玉衡與泰階對舉亦必以爲星名劉歆遂初賦云惟太階之侈閣兮機衡爲之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歆習古文尚書而以機衡與太階魁杓並言則以爲星名與今文不異其時馬鄭異說尚未出也書疏及史記索隱引馬云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法天第二曰命火謂榮惑也第四曰伐水謂辰星也第五曰危木謂歲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皆以璿璣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史記集解及宋書天文志引鄭云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動運爲璣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此古文說僞傳本之初學記引尚書攷靈耀云觀玉儀之旋昏明主時鄭注以玉爲渾儀故曰玉儀晉書天文志引文耀鉤云唐虞即位義和立渾儀隋書天文志引晉劉智云或問曰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開元占經六十七引詩含神霧云七政者斗上一星天本段云璣當作機唐石經以下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諸說又馬鄭所位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釋文璿音旋並無璣音機之文而禹貢璣字則詳釋之可知陸本作機人所共識故不爲音也文選宋元皇后哀策文云仰陟天璣李注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作總申書爲此機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之言之曰璣與機同也後漢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魏受禪表上在璿機離常堯廟碑據旋機之字不同也先謙案段說璣本作機是也據馬說渾天儀可轉旋機之政王弼周易略例故處璇璣以觀大運釋文璣又作機此其上不及天下不及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祀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祭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是漢初已祭六宗用今文義王莽始用劉歆異說耳五經異義引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下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云禮祭上帝於圜丘祭地於方丘祭天於南郊冬至祀五帝于南郊冬至祀天皇大帝北極耀魄寶與馬義合祀天于圜丘此言圜丘者所祭即天之禮夏至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因上文璿從王旁而誤也祭是此六宗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也文而禹貢璣字則詳釋之可知陸本作機人所共識故不爲音也文選宋元皇后哀策文云仰陟天璣李注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作總申書爲此機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之言之曰璣與機同也後漢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魏受禪表上在璿機離常堯廟碑據旋機之字不同也先謙案段說璣本作機是也據馬說渾天儀可轉旋機之政王弼周易略例故處璇璣以觀大運釋文璣又作機此其上不及天下不及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祀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祭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是漢初已祭六宗用今文義王莽始用劉歆異說耳五經異義引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下不及天下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云禮祭上帝於圜丘祭地於方丘祭天於南郊冬至祀五帝于南郊冬至祀天皇大帝北極耀魄寶與馬義合祀天于圜丘此言圜丘者所祭即天之禮夏至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因上文璿從王旁而誤也祭是此六宗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也文而禹貢璣字則詳釋之可知陸本作機人所共識故不爲音也文選宋元皇后哀策文云仰陟天璣李注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作總申書爲此機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之言之曰璣與機同也後漢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魏受禪表上在璿機離常堯廟碑據旋機之字不同也先謙案段說璣本作機是也據馬說渾天儀可轉旋機之政王弼周易略例故處璇璣以觀大運釋文璣又作機此其上不及天下不及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祀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祭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是漢初已祭六宗用今文義王莽始用劉歆異說耳五經異義引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下不及天下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云禮祭上帝於圜丘祭地於方丘祭天於南郊冬至祀五帝于南郊冬至祀天皇大帝北極耀魄寶與馬義合祀天于圜丘此言圜丘者所祭即天之禮夏至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因上文璿從王旁而誤也祭是此六宗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也文而禹貢璣字則詳釋之可知陸本作機人所共識故不爲音也文選宋元皇后哀策文云仰陟天璣李注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作總申書爲此機以別於考靈耀之從玉曹植秋胡行亦作機其下總申之言之曰璣與機同也後漢安帝紀永初二年詔曰據璇機玉衡以齊七政魏受禪表上在璿機離常堯廟碑據旋機之字不同也先謙案段說璣本作機是也據馬說渾天儀可轉旋機之政王弼周易略例故處璇璣以觀大運釋文璣又作機此其上不及天下不及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劉昭注引李氏家書曰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祀甘泉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祭六宗及王莽謂六宗即易六子是漢初已祭六宗用今文義王莽始用劉歆異說耳五經異義引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下不及天下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

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漢書郊祀志引三家說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變四時爲四方者東方春南方夏西方秋北方冬其義不殊論衡謂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魏景初中劉劭言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晉書禮志載摯虞奏亦依之諸說並同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呂覽月令高誘注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爲天宗下文與大傳同惟禋字作禋以宗爲天地四時與在天地四方之中其義微異公羊僖三十一年傳何氏解詁引禮曰六宗五嶽四瀆之屬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嶽是六宗在五嶽四瀆角尺禮稽命徵云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嶽是六宗在五嶽四瀆之外下文明言山川當以今文說爲合書疏引馬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用今文說大宗伯疏引古尚書說云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二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星辰地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書疏引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續志劉昭注引賈逵云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河宗海宗也明古文說乃賈說儀禮通解續因事之祭引大傳鄭注云馬氏以爲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與上馬說不同疑書疏誤大傳書作禋五瑞其字從木乃揖之誤字白虎通引書輯五瑞淺人改之段云唐石經以下作輯衛包所改釋文大字作輯矣傳云輯揖會聚也板釋之輯和也不言聚也史記秦始皇紀攜持也諸侯皆見何當受

元之間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日天子祭天地宗廟六宗五嶽四瀆之屬諸侯祭其封內山川五嶽四瀆之屬皆是梁世尚書其字作埋所據不同如此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壇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也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此則許從古文說而鄭駁之書疏云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劉歆現竊鹹大傳禋元之間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疑因鄭說作禋假借字一作煙者魏公卿上尊號奏云煙于六宗煙禋改字一作堙者續志注以堙祠爲禋祀之禋是梁世尚書其字作堙所據不同如此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于山川者郊祀志王莽傳續漢祭祀志光武封泰山刻石文作望秩于山川者郊神一作班于羣神今文與古文同一作望秩山川漢書敘傳引書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羣神以承天心皆引此經文也大傳鄭注引經望秩于山川魏公卿上尊號奏云告類上帝望秩山川五岳皆用今文江云毅梁傳三十一年傳范注引鄭云望者祭山川之名○徧于羣神者黃圖載元始儀說苑辨物篇漢書王莽傳

論衡祭意篇白石神君碑魏公卿上尊號奏皆作徧于羣神一作辯于羣神者堯紀如此徐廣注辯音班班于羣神者光武封泰山刻石文黃圖載元始儀楊雄太常箴皆如此案辨辯一字段云辯讀班蓋今文家相傳如此王莽傳辨社諸侯義作班左襄二十五年傳男女以班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此同皮云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鄭注古文班或爲辨鄉飲酒禮大射儀鄭注今文辯皆爲徧是辨古文班徧皆今文辯古亦通用詩時邁疏及般正義引鄭云徧以聲之轉辨徧音近故古文亦作辯尊卑欠秩祭之羣神若丘陵墳衍之屬遍疏引禮曰六宗五嶽四瀆角尺變而致川澤之元再變而致山林之元三變而致墳衍之元上言山川則此羣神當爲丘陵墳衍鄭據周禮推之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班瑞于羣后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於諸侯與之正始○輯五瑞今古文也今文作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偽傳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還班于諸侯本馬說訓既月乃日爲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謬甚○揖本亦作輯釋文揖本又作輯漢書郊祀志魏封孔羨碑引同漢書兒寬傳顏注引書作揖五瑞其字從木乃揖之誤字白虎通引書輯五瑞淺人改之段云唐石經以下作輯衛包所改釋文大字作輯矣傳云輯揖會聚也板釋之輯和也不言聚也史記秦始皇紀攜持也諸侯皆見何當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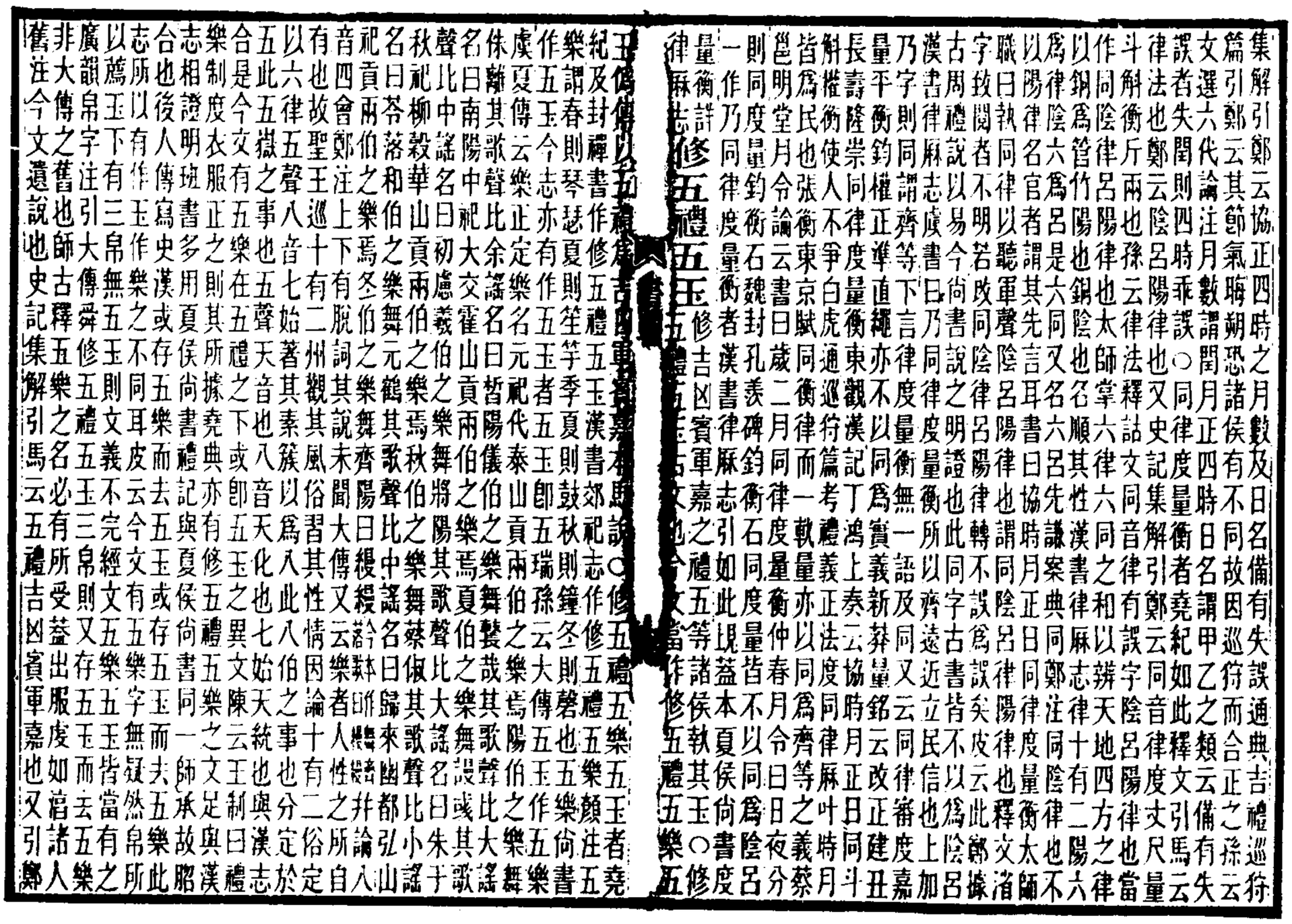
涉羣正義偽孔書以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爲一事以六宗爲天神之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何謂五瑞謂圭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執珪尺有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瑗瑗大於璧好三寸半外曰琮五玉者各何施蓋瑞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皮云據白虎通義今文家以珪璧琮璜璋爲五瑞亦郎下文五玉易林需之井否之訟皆云珪璧琮璜璋執贄見王是古以珪璧琮璜璋執贄見王之贄易林四字爲句故文以互見爲義公羊定八年傳何氏解詁云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與白虎通言五玉所施正同焦何皆習今文也白虎通朝聘篇諸侯來朝天子親與之合瑞信者何正君臣重法度也尚書曰輯五瑞後人改之又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徵之使舜親往班記集解引馬云揖斂也明釋文馬注作輯之皮云據白虎通爵篇引含文嘉禮王制鄭注皆云殷爵三等則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當從今文說爲正○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者堯紀如此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引同明今文本異非史公以故訓代經也既月乃日言既擇月乃卜筮吉日也大傳云古者圭必有冒言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不復而地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朝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見屬孫云馬以爲堯使羣牧斂瑞偽傳以爲舜斂皆誤

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

天告至○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今文與古文同守一作狩○柴一作祡○歲二月鄭云建卯之月也公羊隱八年傳疏引建上多歲二月者正歲六字孫云知爲受終後五年者以下云五載一巡狩之皮云春秋運斗樞云舜以太尉受號卽位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馬注本緯書羅泌路史非之云歲二月者乃次一年二月也世不之究虞夏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馬說非也案羅據大傳說似更塙段云或問鄭云堯建丑舜建子上文正月爲丑月此二月非寅月而何曰周禮凡言正月之吉皆謂周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寅月丑月詳見戴氏周禮太史正歲年解推之他書孟子言七八月之閒旱七八月之閒雨集謂周之七八月也不言歲也歲十月胙訖一徒杜成十一月也系之歲也爾雅石杜謂之倚今本郭注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杜謂夏正十月十一月徒杜成邢疏引孟子歲十一月徒杜成而云此注作十月誤脫或所見本異然則邢本爾雅注故作歲十月也攷孟子注疏本注作周十月徒杜成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夏正文作十月徒杜成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一月夏九月今轉改篡亂耳近曲阜孔氏刊孟子趙注作周十月也攷孟子

集解引鄭云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通典吉禮巡狩篇引鄭云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孫云文選六代論注月數謂閏月正四時日名謂甲乙之類云備有失誤者失閏則四時乖誤○同律度量衡者堯紀如此釋文引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又史記集解引鄭云同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孫云律法釋詁文同音律有誤字陰呂陽律也當作同陰律呂陽律也太師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之律以銅爲管竹陽也銅陰也名順其性漢書律曆志律十有二陽六陰六爲律陰六爲呂是六同又名六呂先謙案典同鄭注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謂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太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陰呂陽律也釋文消字玫閱者不明若改同陰律呂陽律轉不誤爲誤矣皮云此鄭據古周禮說以易今尚書說之明證也此同字古書皆不以爲陰呂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上加量衡詳漢書律曆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者漢記丁鴻上奏云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白虎通巡狩篇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叶時月皆爲民也張衡東觀漢記載二月同衡律而一載量亦以同爲齊等之義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鈞衡仲春月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魏封孔羨碑鈞衡石同度量皆不以同爲陰呂一作乃同律度量衡者漢書律曆志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上加量衡詳



律曆志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修吉凶賓軍嘉本馬說○修五禮五樂五玉者堯紀及封禪書作修五禮五玉漢書郊祀志作修五禮五樂顏注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竽笙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郎五瑞孫云大傳五玉作五樂虞夏傳云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蔡傳云樂舞也朱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皓陽儀伯之樂舞褻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齊陽曰縵縵脩脩離明古以麾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舞齊陽曰縵縵脩脩離明古以麾聲比小謠名曰芩落和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舞齊陽曰縵縵脩脩離明古以麾聲比小謠名曰芩落和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侯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玉戚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舞齊陽曰縵縵脩脩離明古以麾聲比小謠名曰芩落和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舞齊陽曰縵縵脩脩離明古以麾聲比小謠名曰芩落和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侯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玉戚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齊陽曰縵縵脩脩離明古以麾

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爲巡守還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以卒乃復爲巡守還歸也孫云禽止三種而器有五蓋上中下士三等器各異飾幷羔雁之器爲五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雁據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之結於面左頭如麛執之是周禮不用器也皮云馬鄭二注不同未知孰與今文尚書論祖與今文說也段云集韻如乃個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益川今文說也段云集韻如康成讀案此讀今釋文不載益開寶中陳鄂等刪之丁度自據未改釋文本也如字本有那音亦音乃個反鄭不作音後人推以物相授通鄭箋能倆也倆字當亦音諭語如之何即柰之何也詩柔遠能與之訓爲之凡釋文馬鄭音皆後人於解得音爲尚書者四人中有鄭君後人所託江聲云鄭音讀如爲笈鳥籠也大誤器以盛羔雁雉相授謂器爲笈可通如亦訓笈則復矣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古文也今文岳作嶽○岳作嶽者大傳如此封禪書云南嶽衡山也孫云漢書郊祀志衡州府西白虎通巡狩篇引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又云南爲霍山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論衡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此以霍山爲南嶽皆今文說爾雅釋山說

五嶽五嶽用今文說也郭璞注漢武帝以衡山遠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案緯書皆本今文漢武案古圖書遂復南嶽之舊非漢武始以霍山爲南嶽也通典引三禮義宗云唐虞以衡山爲南嶽周氏以霍山爲南嶽蓋傳寫互誤非崔靈恩之失周禮以衡山爲南嶽唐虞南嶽即是霍山也竊謂經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舜都平陽吉行五十里計一月可至霍山若至衡山遼遠且又涉江不便以觀南方諸侯故歐陽夏侯等說爲霍山蓋本之伏生是以大傳又有中祀霍山之文也皮云大傳中祀大交霍山鄭注謂五月南巡守所祭是鄭從今文說說苑辨物篇五嶽者何謂也秦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中嶽也皆是今文說也段云大傳中祀霍山及奠南方諸侯以觀南方之文也孔安國說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今在湖南衡州府西白虎通巡狩篇引大傳云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又云南爲霍山何霍之爲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論衡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南至衡山不言中嶽亦可以證今文尚書本無中嶽皮云嵩高王者所居惟於東周爲合唐虞都平陽蒲坂嵩高也郊祀志同或云假令尚書元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余謂五嶽之訓故而已

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西岳華山也初謂岱宗○八月西巡守至于岱宗也今文岳作嶽○岳作嶽者大傳如此封禪書西嶽華山也白虎通巡狩篇西方爲華山者何華之爲言稭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山水澤地篇華山爲西嶽在宏農華陰縣西南明今古文同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初**北岳恆山○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古文也今文朔巡守朔作北岳恆山○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古文也今文朔巡守朔作如初據陸氏釋文王注本作如西禮覲古文也今古文並作如初據陸氏釋文王肅稱用古文而與梅賾方興本同此又僞書出肅之一證也○朔作北岳恆山作嶽者堯紀如此封禪書北嶽恆山也白虎通巡狩篇北岳爲恆山者何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山水澤地篇恆山爲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今直隸曲陽縣西北○今古文作如初者堯紀云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此史公消約其文然據史記則此文作如初無疑是今文作如初之證釋文如西禮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公羊隱八年傳疏引鄭云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段云陸用王注本作音義謂王本作如西禮方興本亦然書疏本即方興本也據鄭注本文馬同先謙案據此馬鄭本作如初是古文作如初之證段云何休公羊注引尚書於皆如岱宗之禮下亦云中嶽嵩高也郊祀志同或云假令尚書元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余謂五嶽之訓故而已

歸格于藝祖用特歸格于藝祖用特古文也今文作歸假于祖禰用特○歸格于藝祖用特者大傳如此禰祖一作禰祖一作禰祖用特禮是禰祖一作祖禰格作至增廟字牛禮字以故訓明之大傳又云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又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禰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幣帛玉藏之兩階之間葢貴命也白虎通巡狩篇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三軍篇云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于禰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曰歸假于藝祖故不言禰格作至禰祖人異

周俗遍山濱篇中

周俗遍山濱篇中

周俗遍山濱篇中

隱八年傳注亦引尚書歸假于祢祖禮王制說苑修文篇後漢書宗紀安帝紀皆作祖禰皮云此傳本偶異而今文義不異故白虎通引書一作禰祖一作祖禰也禮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將出造乎祢禰義雖不備而與大傳白虎通說同禮記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班氏亦習夏侯尚書故白虎通兩引禮文大傳云以遷廟主行又云以幣帛告于祖載于齊車者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故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何主孔子曰主命下卿大傳所引白虎通曰古者將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孔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較大傳尤詳明大傳云告祖不云告禰蓋舉祖以賅禰釋文引馬云藝禰也先謙案藝禰聲近通借馬用今文說詩我將疏及通典巡守篇引鄭云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郎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狩之後乃始云歸耳案明堂義見上文祖注段云續漢祭祀志劉昭注引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古文尚書故髦引作藝祖書疏云王制說巡狩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特者獨也故爲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彼注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五載一巡守今文與古文同一作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今文與古文同○五載一巡守者大傳如此封禪書作五載一巡狩郊祀志同皮錫瑞曰白虎通巡守篇所以不歲一巡狩者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載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風俗通山澤篇所以五年一巡守載一出者五載再閏天道大備公羊隱八年傳解詁云三年一使三公黜陟疏云書傳文又云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行守也循行守視之詞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疏云堯典文陳云堯典無此文蓋皆出伏生堯典傳疏脫傳字耳○羣后四朝者堯典文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覲之禮天子不巡狩諸侯不朝覲故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孔傳云四朝者堯典文也諸侯因天子巡守四面來見於方岳之下不復來朝京師也史記集解及王制疏引鄭云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五部助祭京師天子巡守之年四時在外若諸侯既朝方嶽四時在外者天子之歡心以事先王者故偏是也先謙案如何說諸侯分爲五部助祭京師天子巡守之年四時在外若諸侯既朝方嶽四時在外者天子之歡心以事先王者疑朝京師奔走守侯重爲煩擾所謂合天下之歡心者如是不如鄭說一年朝方嶽四年分朝京師爲允當也詩韓奕疏引賈逵周禮說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潘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王制諸侯祫則不祫祫則不烝烝則不祫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唐虞夏殷同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與鄭義同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庸今文與古文同敷表顯其能用○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今文與古文同一作傳僞傳明試以言云云誤解○敷奏以言者堯紀作徧告以言以故訓代經告下告上也徧奏國政非書契所能罄故必以言敷奏以言者必以其治事之功高下也先謙案經

後漢書輿服志引傳左是今文敷一作傳辭覩大傳鄭注云奏猶白公羊桓元年傳疏敷奏以言謂諸侯來朝之時徧奏以言語也○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者堯紀如此說文試下云用也從言試聲虞書曰明試以功公羊桓元年傳疏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也先謙案經謂巡狩之時諸侯畢見明試用者必以其治事之功錫予車服者必以其治民之庸合許書公羊疏觀之其義始明疏云明試以功非也大傳云見諸侯問百年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俗以觀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白虎通考黜篇禮說九錫車馬玄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後漢書章帝詔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續漢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尚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肇十有二州僞傳訓肇爲始用馬鄭說○肇十有二州者堯紀如此一作兆十有二州僞傳云惟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案虞傳以爲巡守時事二句互相前後肇作兆今文說也鄭注祭者必封封亦禪也兆域

也爲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所宜爲之兆十有二州在封十有二山之下皮云兆肇古通用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鄭注兆爲壇之營域說文垗下引周禮垗五帝于四郊然則垗古文兆乃今文通段字史記作肇義當與大傳作兆不殊江云十二次爲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於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愜天有十二次則災祥見於某州是相繫屬者也史記集解引馬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越海也釋地釋文引鄭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也職方幽州東北太遠分衛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並舊爲十二州也葢本漢書地理志冀北創幷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此或古文以肇十有二州居上或後人據馬鄭注移易其文皆未可知皮云地理志云堯遭洪水衰山襄陵天下分絕爲洪水之灾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王莽傳堯典九州又谷永傳堯典十二州後定爲九州平更治九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西漢今文無分九州以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後則分九爲十二州之說若如馬鄭之義九州爲十二州之分因洪水中可居者十有二處因分爲十二州水土既平更制

入于五刑者以金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史記集解引馬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愼者孫云黃金者本漢法說經也功謂事如過失殺人之類然贖罪則死刑亦可贖固不止如馬所說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注引此經文案金可用以鑄兵淮南氾論訓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角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作一束箭是赤金可鑄兵非黃金書疏引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刑殺之○眚災肆赦者後漢陳寵傳寵疏云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孫云左莊二十五年傳云非日月之食謂之眚乾象通鑑七引尚書緯云當赦不赦月爲之食是今文有說此眚災爲月食者開元占經引石氏云若月行疾則君刑緩行遲則君刑急故人君月有變則省刑書曰眚災肆赦古文一也集解引鄭云眚哉過赦者堯紀如此史公堯典用古文說又其一也集解引鄭云眚哉過赦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孫云說文哉籀文作災肆作過者古文異字以眚災非終乃惟眚災時乃不可殺鄭用此義以眚爲患災爲害也鄭本肆亦作過故隨文解之穀梁莊二十二年經肆大眚傳云肆失也眚災也注云易稱赦過宥罪書稱大眚之肆大眚皆赦赦罪人如其說則肆當讀如肆大眚之肆釋文本作佚謂縱佚之也是也莊子在宥篇合史記集解引馬云眚猶災也是日月之食是今文說則肆緩也緩即寬有罪書稱

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縣之治水無狀乃殛縣於羽山以死是因殛而死殛非死刑楚詞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言堯長放縣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鄭志荅趙商云縣非誅死縣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大宰職八柄廢以馭其罪鄭注廢猶放也舜殛縣于羽山是也是今古文說並以殛爲放蓋殛之爲言極也投之極邊之地故謂之極亦作極死爾雅殛誅也馬注本之說文殛極苦義並同洪範殛死本亦作極殛之極邊之地故謂之殛殊也當爲誅之誤字誅訓責疑謂罪責而放殛之漢書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縣所殛山在今山東郊城縣東北七十里**四罪而天下咸服**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江南贛榆縣界所行於此揔見之○四罪而天下咸服者堯紀如此罪作皋說文皋下云犯法也秦以皋似皇字改爲罪四凶族見左文十八年傳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縣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老臣不忍刑之王肅難云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縣爲無功殛舜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吳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先謙案鄭謂流殛在治水功成後蓋古文說見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今文帝作放勳偽孔改帝今文殂落作徂落古文無落字偽傳堯紀云堯在位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本尚書爲說不言堯年正義引皇甫謐云堯壽百一十七歲案論衡氣壽篇不記堯年也凡年百一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位九十八年通舜攝二十八年傳書疏云鄭具引傳文乃云命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崩三年喪畢以仲冬月者詩緯推度災言有虞以十一月爲正月正也漢書王莽傳首冠以戊子爲元日顏注元善也薛綜東京賦注引作正月元日蓋誤倒文殂落作徂落死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趙岐注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今文帝作放勳偽孔改帝今文殂落作徂落古文無落字者說文殂下云往死也虞書曰放勳乃殂落今文尚書作放勳古文無落字者說文殂死也無妨殂字落字各自爲句於古文亦無不合李巡乃後漢中黃門必治今文尚書者故注云殂落堯死之稱而郭璞因之爾雅論衡皆作徂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徂落不罹祝長嚴訴碑顧竇徂落劉歆遂初賦幾不免乎徂落皆今文作徂之證**百姓如喪考妣**考妣父母

言百官感德思慕○百姓如喪考妣今文與古文同○百姓如喪考妣者堯紀作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以故謂代經江云四海乃謂民閒則百姓是羣臣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喪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何孝子不忍言孟子趙岐注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今文與古文同載一作年遏一作闕偽傳謂四海爲四夷非說見下○三載者白虎通四時篇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載者以紀氣物終始言之也二帝言載三王言年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闇三年謂三王也白虎通用今文引書作載又崔瑗和帝誄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亦用今文載一作年者堯紀云三年四方莫舉作三年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引書作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陽氣厭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正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也遏密八音者孟子趙岐注遏止也甚也三閭志魏明帝詔曰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者春秋繁露五十二引作閼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孫云塤作於周時唐虞八音蓋鼓兼皮土二音禽章掌土鼓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周語單穆公言八音以瓦易土知白虎通新說八音非古也史記集解引鄭玄堯典注云堯家在濟陰城陽今

堯死舜請自正月上日至于文祖正月正

山東濟寧府鉅野縣東南有堯城即訓百官江說以四海爲民閒是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正月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月正元日今文無徵舜格于文祖今文與古文同○月正元日者孫云堯辟位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舜改建子之月爲正也釋詁元始也說見上正月上日帝王世紀云堯崩三年喪畢以仲冬甲子月次于畢始即眞以土承火色尚黃皮云皇甫謐知爲仲冬月者詩緯推度災言有虞以十一月爲正時舜以改正故以夏之仲冬月爲月正也漢書王莽傳首冠以戊子爲元日顏注元善也薛綜東京賦注引作正月元日蓋誤倒文殂落作徂落死也春秋繁露五十二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趙岐注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今文帝作放勳偽孔改帝今文殂落作徂落古文無落字者說文殂下云往死也虞書曰放勳乃殂落今文尚書作放勳古文無落字者說文殂死也無妨殂字落字各自爲句於古文亦無不合李巡乃後漢中黃門必治今文尚書者故注云殂落堯死之稱而郭璞因之爾雅論衡皆作徂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徂落不罹祝長嚴訴碑顧竇徂落劉歆遂初賦幾不免乎徂落皆今文作徂之證**百姓如喪考妣**考妣父母

馬本東郊不闢此可證壁中闕皆作闢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爲闢而柴誓序則好古所留遺者明四目達四聰古文也今文達作通一作開四聰一作開四窓○明四目達四聰者舜紀作明通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四方耳目以詁訓代經達一作通者韓詩外傳云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潛夫論明暗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通四聰今本書緐雖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蔽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皇甫謐傳近者慮其明遠者通聚聽亦用此經義說苑君道篇引作達蓋後人用古文改之一作開四聰一作開四窓者後漢郅壽傳何敞疏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魯丕傳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闢四聰班昭傳陛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窓號咷博求左文十八年傳杜預注闢四門達四窓人闢雖隘猶以賓禮眾賢是其證段云窓者窗之俗體蓋尚書本作囪窗之或字聰又囪之同音字作囪而或如字或讀爲聰殆之台可讀爲怡尼可讀爲昵庸可讀爲鏞也作窗正合惠氏棟明堂之說陳云尚書釋文無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古文作聰可知史記言明通四方耳目則歐陽尚書作聰可知然則作窗者大小夏侯尚書之文何敞班昭以闢門開窗象舉蓋亦讀聰爲窗與俞樾云釋名窓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窓聰聲近義通兩言之窓與聰聲義通故一言之有窓故曰四旁兩夾窓白盛四窓即四旁之窓也四門在郊牧四

哉惟時

今文與古文同曰食哉惟時○咨十有二牧下是論帝德語僞傳訓爲重民食敬授時謬○咨十有二牧者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韓詩外傳云王者必立牧方三人出舉遠人者何所以使窺遠牧眾也說苑君道篇十二牧方之民漢書朱博傳何武翟方進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百官公卿表敘引十有二州伯作十有二牧應劭注牧州牧也陳云禮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十有二州之伯牧即州伯十有二牧是知此牧即鄭說與何應同皆用今文說皮云白虎通亦用今文說而其義不同使大夫牧諸侯蓋本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說長大傳云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之國國三人之義不如何應說皮云白虎通亦用今文說而其義不同使大夫牧諸侯蓋本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疑四嶽外更置八伯蓋四方每方立一嶽每方又立二伯以佐矣之比四嶽八伯合之如周制一州立一侯一州又立二伯以佐之比四嶽八伯合之即十二牧胡益之以爲四嶽寓於十二牧其說近是鄭云四嶽死乃分置八伯劉昭與大傳不合史記數二十二人云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共十人後又歷舉其功與十二牧之功則十二牧爲二十二人中不別舉四嶽則以十人合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可知二十二人中不別舉四嶽則四嶽即在十二牧中亦可知伏生史公今文家說當如是也○曰食哉惟時者舜紀云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食哉惟時句下是論帝德意孫云方言食勸也廣雅釋詁同爾雅釋詁文食僞也案僞即僞也言勸使有爲魏志華陀傳陀特能厭食事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奮起庸功載事者言舜曰咨四岳古文也今文岳作嶽舜紀作舜謂四嶽曰岳嶽今古文之帝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以故訓代經集解引馬云奮明庸功也書疏引鄭云載行也孫云經文庶績咸熙漢書律厤志作眾功皆美是熙爲美也明勉也謂奮勉周書謚法解載事也國語韋昭注載行也案奮庸言進用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使宅百揆亮采惠疇求其人使居之也今文宅當爲度○宅爲度者說見前舜紀云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以居之不以百揆爲官名孫云經文納于百揆史公作百揆亦作百官亮采相事者孫云釋詁亮相導也亮相義同采事釋詁文惠順也易九家注疇類也言居官相事順其疇類僉曰伯禹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宗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今文與古文同○僉曰伯禹作司空今文與古文同

曰伯禹作司空者舜紀作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下四字足經意也風俗通皇霸篇引經曰俞曰伯禹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溝瀆雍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白虎通封公侯篇司馬主兵司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北堂書鈔五十引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皮云史公不以百揆爲官名云爲司空卽可美帝功非謂由司空遷百揆始可美帝功也尚書刑德放云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地象圖故堯以爲司空說苑鹽鐵論潛夫論論衡吳越春秋皆云禹爲司空不云禹爲百揆是今文家說無以百揆爲官名者周禮疏序引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孫云周禮司空主事益屬司徒鄭以虞與共工並言者以故共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禹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則禹實兼虞而益佐之案馬氏注前堯舜俱以爲證引證法文則此當有禹證也受禪成功曰禹蓋脫文今本證法亦爲後人刪落經稱伯禹蓋禹此時已爵爲伯皮云古天子止有三公不得於三公之上更立一百揆之官鄭刜異說卽僞孔所本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也今文俞咨當作咨俞汝平水土惟時懋哉今文也古文惟時作時是故訓字今文如此古文惟時作時時惟者說文懋下云勉也虞書曰時惟懋哉大小徐本及玉篇同是古文作時惟與今文維時異釋文懋音茂馬云美也段云古茂懋通用茂義近美故馬云美也釋文懋音茂馬云美也引鄭云懋勉也董仲舒對策爾雅郭璞注皆引書茂哉茂哉董用今文郭用古文則今古文皆一作茂可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今文與古文同○禹拜稽首者舜紀如此段云稽者諧之借字○讓于稷契暨皐陶者舜紀如此暨作與故訓字說文皐下云气出也从白从气从丩讀若翹今文以皐爲皐陶字

孝也先謙案與上五典義同大傳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又曰臣多弒主擘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皮云孝經援神契五更者訓於五品漢書霍光傳五品乃訓韋賢傳韋玄成自劾責詩曰五品以訓王莽傳五品以訓漢紀云契作司徒訓五品後漢鄧禹傳拜大司徒策云五品不訓劉愷傳陳忠疏云謂訓五品周舉傳五品不訓陳蕃傳齊七政訓五典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云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蔡邕獨斷云兄事五更者訓十五品也胡公碑云訓五品於司徒又云訓五品物潛夫論五德志篇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訓五品地官鄉注敎所以親百姓訓五品皆用今文尚書說苑貴德篇引作五品不遜劉向用今文亦當作訓後人據古文尚書改之古文遜一作孫聲唐書曰五品不遜段云案遜訓遁今本作遜末審衛包所改抑衛包前已然禮緇衣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毛氏居正所見本孫心二字有作悉一字者漢魏人書內閒有悉字人旺不識遂臆改小孫聲學記不陵節而施之曰馴遜馴皆順也今文作訓訓通作馴非敎訓之謂鄭注詩禮用今文尚書紀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布五常之敎務少惟地官序官注訓五品一見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汝作司徒敬敷五敎今文與古文同一敬上多而字敷一作傳在上當重五敎二字○汝作司徒者舜紀作汝爲司徒殷本紀同作爲故訓字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典名又曰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敬敷五敎者後漢鄧禹傳後漢紀三十引書可證一敬上多而字者舜紀注詩商頌譜後漢紀三十引書皆重五敎二字唐石經五敎下有二字今古文並有之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敎所致○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今文與古文同姦一作奸宄一作軌○帝曰皐陶蠻夷猾夏者舜紀如此帝作舜白虎通禮樂篇何以名爲蠻夷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因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夷無禮義蠻者執心違邪風俗通云東方曰夷東方仁好生萬物觸地而生夷者柢也南方曰蠻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今文家說蠻夷如此皮云漢馮緄傳後漢志注引夏勤策文順帝紀注賢帝貢貨志王莽匈奴傳皆作猾太傳潛夫論志氏族篇作滑夏是今文作猾亦作滑史記酷吏傳滑賊任威漢書作猾益稷體從水從犬之字偏旁楙似而誤集解引鄭云猾夏亂中國也俞樾云猾夏孔宙碑是時東嶽點首猾夏不寧東嶽點首亦華夏之人而云猾夏不可通疑猾夏何有別解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從夂從頁從臼臼兩手夂兩足也此說難通豈中國人有首手足而外國無之乎抑豈中國所以爲中國人一以爲貪獸何與愚意憂有首手足乎說文夔貪獸也又曰母猴從人從頁已止夂其手足然則夏夔二字意同而一以爲中國人一以爲貪獸何與愚意憂

敬敷五敎在寬今文尚書紀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布五常之敎務少惟地官序官注訓五品一見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汝作司徒敬敷五敎今文與古文同一敬上多而字敷一作傳在上當重五敎二字○汝作司徒者舜紀作汝爲司徒殷本紀同作爲故訓字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典名又曰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敬敷五敎者後漢鄧禹傳後漢紀三十引書可證一敬上多而字者舜紀注詩商頌譜後漢紀三十引書皆重五敎二字唐石經五敎下有二字今古文並有之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亂也夏華夏寇賊姦宄皆行攻劫曰寇內奸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敎所致○帝曰皐陶蠻夷猾夏者舜紀如此集解引馬云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書疏云鄭與馬同孫云就當就者舜紀如此集解引馬云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五服三就今文與古文同○五服三夫罪於原野大夫三處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幦以居州里而民恥之而反於禮所謂五刑之服有上中下三等故云三就魯語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韋注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也案馬鄭以市朝五刑三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也爲一塏出甸師氏蓋以周法言之不如韋注之當御覽七百六十

四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而脫其全文是今文有以五刑爲肉辟者江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當有甲兵斧鉞矣至於刀鋸鑽笞據韋注則是墨劓刖宮大辟也蓋制是刑而復設是象其時之民重恥畏象刑尤甚於畏肉刑乎然刑制固不可廢也皋陶見爲刑官安得謂唐虞無刑制哉先謙案江說是餘詳象以典刑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僞傳三等之居本馬說○五流有度五度三居者舜紀如此孫云王制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不變命國之右鄉移之左鄉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棘當爲棘棘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太遠案王制殷禮所本古矣疑可以說此五宅三居又王制云公家不畜刑人屏之遠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鄭引此經五流有宅以謂左右鄉一郊二遂三東西二爲五也三居者郊遂遠方也晉書刑法志舜命皋陶以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古事既參倍謂五刑即流宥五刑增出三就三居故云參倍前古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謂在入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王制四裔若四罪疏引鄭云宅讀曰咤憝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憝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憝刈五咤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

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制也 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之入辟以周法推虞制四裔若四罪九州之外者萬里之外中國之外者五千里之外也咤即叱字廣雅釋詁憝怨也宅與度通懷即度字俗加心是宅爲憝刈之義江云柱一梏二拲三爲數不符掌四云上罪梏拲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柱鄭言五種其此之謂與夷鎮蕃見職方氏九服之辨鄭注大行人職亦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皮云王制與大傳相出入孫說可補今文家說之遺**惟明克允** 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之○惟明克允今文與古文同一作言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本鄭說○惟明克允者舜紀作惟明能信以故訓代經集解引馬云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周禮疏序引鄭云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成功一作維明維允者漢衡方碑如此皮云衡方碑用今文尚書有作維明維允者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今文與古文同○帝曰疇若予工僉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以故訓代經馴亦順也集解引馬云謂主百工之官也段云工垂字他書皆作倕山海經南方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郭傳倕堯巧工也音義引馬云倕工也音瑞顧命當同此篇**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工者舜紀作於是以垂共工說之也集解引馬云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漢書百官表敘云垂

克允 者因禹讓三臣故歷述之○惟明克允今文與古文同一作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紀作惟明能信以故訓代經集解引馬云謂主百工之官也段云工垂字他書皆作倕山海經南方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郭傳倕堯巧工也音義引馬云倕工也音瑞顧命當同此篇**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工者舜紀作於是以垂共工說之也集解引馬云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漢書百官表敘云垂

若予工僉曰垂哉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今文與古文同○帝曰疇若予工僉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以故訓代經馴亦順也集解引馬云謂主百工之官也段云工垂字他書皆作倕山海經南方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郭傳倕堯巧工也音義引馬云倕工也音瑞顧命當同此篇**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工者舜紀作於是以垂共工說之也集解引馬云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漢書百官表敘云垂

作共工利器用應劭注爲共工理百工之事也先謙案舜紀云爲共工漢書云作共工以共工爲官名今文說也應注亦用今文說馬云共理百工之事釋共爲供工爲官名今文說○段云工垂字他書皆作倕山海經南方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郭傳倕堯巧工也音義引馬云倕工也音瑞顧命當同此篇

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殳斨伯與二臣名○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古文也今文殳作朱伯與作柏鬯者漢書人表朱斨鬯二人列上中朱殳聲近柏伯與鬯通用**帝曰俞往哉汝諧** 汝能諧和此官○帝曰俞往哉汝諧者自垂拜稽首至此史公刪潤之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往才汝諧哉才通假字孫云諧者偕也俞則然其讓矣仍使偕往治事皮云東觀漢記桓榮傳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皋宏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引閎爲議郎用此經文與孫說合段云古文苑張平子碑章樵注古文尚書哉作才此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尚書晁公武刊石於蜀者也薛季宣書古文訓正是此本故哉皆作才溯厥由來乃作僞者竊取張平子碑耳郭注爾雅引書茂才茂才即懋哉懋哉也論語鄭注古字材哉同**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疇誰也若順也謂施其政教順之使上下草木鳥獸以故訓代經集解引馬云上謂原下謂隰孫云公羊昭元年傳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漢書楊雄傳昔者禹任益而上下和水木茂說文少下云艸木初生也古文或以爲艸字虞而上下和水木茂說文少下云艸木初生也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徹劉云上下兼及天文地理之正夏小正詳之○禹曰益哉者書疏云馬鄭王本皆作禹曰益哉詩秦譜疏引虞書禹曰益哉皮云文選羽獵賦昔者禹任益虞李注亦引尚書禹曰益哉雄箸述存於今者皆與今文尚書合則雄亦習今文亦作禹曰與馬鄭王

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上謂山下謂澤順其文上謂施其政教順之使上下草木鳥獸以故訓代經集解引馬云上謂原下謂隰孫云公羊昭元年傳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漢書楊雄傳昔者禹任益而上下和水木茂說文少下云艸木初生也古文或以爲艸字讀若徹劉云上下兼及天文地理之正夏小正詳之○禹曰益哉者書疏云馬鄭王本皆作禹曰益哉詩秦譜疏引虞書禹曰益哉雄箸述存於今者皆與今文尚書合則雄亦習今文亦作禹曰與馬鄭王

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今文與古文同僞傳本馬說○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者舜紀作於是以益爲朕虞虞依經說之漢書地理志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百官公卿表序垂作共工莽作朕虞王莽傳更名水衡都尉曰予子孫以虞爲氏後漢劉陶傳益典朕虞文選二十七注引應劭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虞兩漢人用今文尚書皆朕虞二字爲官名王莽更曰予虞用今文義也書疏引鄭云言朕虞重草木鳥獸秦詩譜有伯翳者舜命作虞官史記集解引馬云虞掌山澤鳥獸秦本紀柏翳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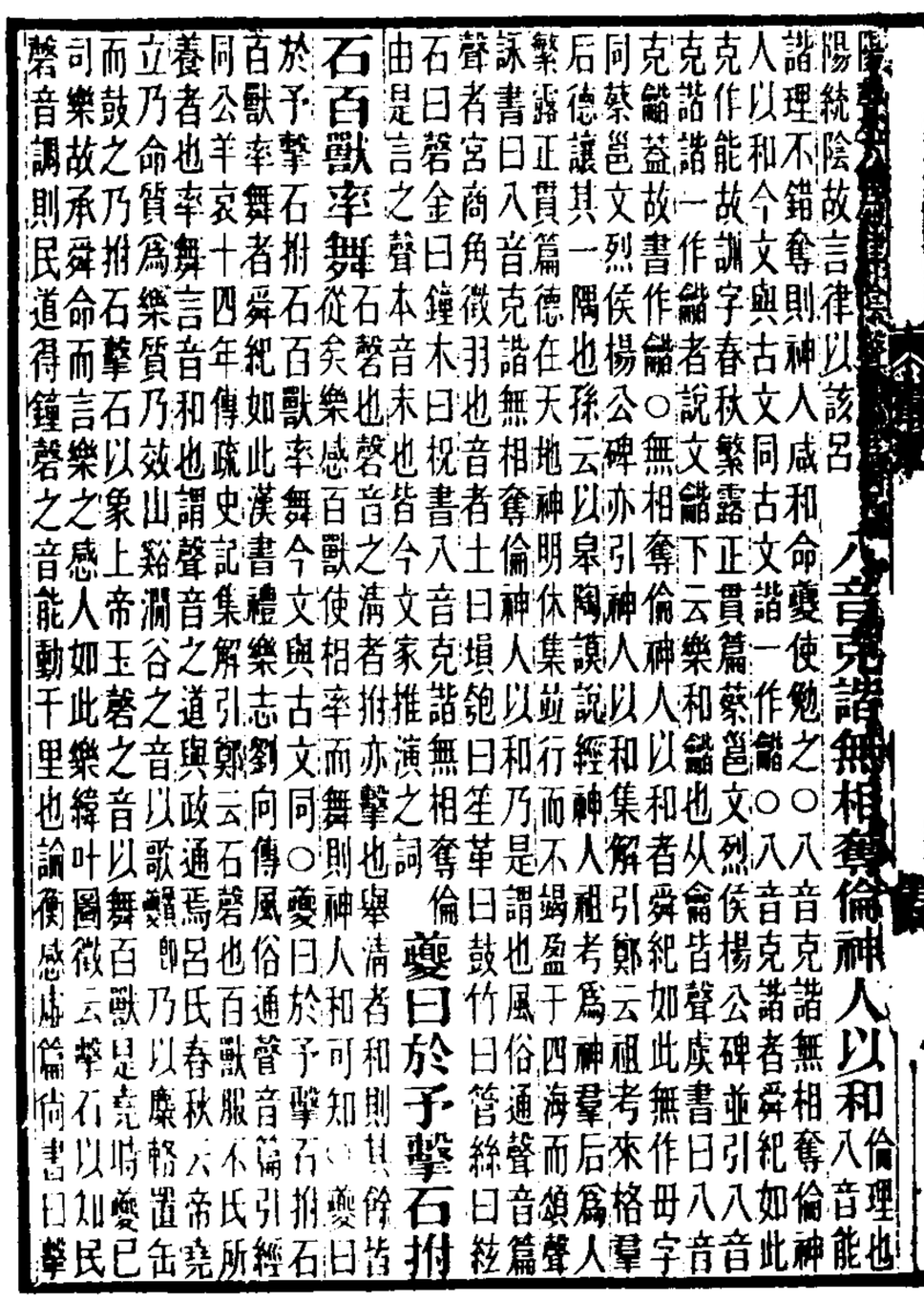
馴服訓馴是若之本義劉謂不重草木鳥獸非也**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以朱虎熊羆爲二臣名非說見下○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以如此于下增諸臣二字以多人故與上文殳斯伯與二人不同漢書人表有伯虎仲熊季熊無朱段云左氏傳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蓋朱虎熊羆四人也○帝曰俞往哉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孫云據此諸字當訓作偕審矣**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今文古文皆作岳文與古文同伯夷一作柏夷一作百夷○岳作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今文岳作嶽四嶽岳嶽今古文之異咨嗟故訓字○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可集解引馬云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云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孫云典與敷同周禮鄭注典主也伯夷一作柏夷一作百夷者見蔡邕姜淮碑人表一作百夷者見蔡邕姜淮碑也主郊廟之官○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夷一作咨爾伯○一作咨伯夷者舜紀作舜曰嗟伯夷一作咨爾伯者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有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作伯夷公世家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緜紀世家云伯夷者見**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淮碑

申呂是今文說以伯夷爲堯時四嶽故舜尊爲老臣而不名而伯夷卽在四嶽之中先謙案白虎通作伯者班用夏侯尚書作伯夷者史公用歐陽尚書故不同也○宗史記集解引鄭云主次秩尊卑論衡書虛篇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皮云漢書百官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莽用今文以太常典禮故也伯夷不與舜同宗以漢之宗正當之誤**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今文與古文同○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今文夙夜惟寅直哉惟敬直哉惟靜絜以故訓代經蔡邕胡公碑夙夜惟寅以允帝命孔彪碑云直哉維清皆其證孫云說文瀞無垢徹也**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伯拜稽首讓于夔龍今文同夔一作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者舜紀作伯夷讓夔龍論衡書虛篇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皮云漢書百官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莽用今文以太常典禮故也伯夷不與舜同宗以漢之宗正當之誤**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今文與古文同○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今文夙夜惟寅直哉惟敬直哉惟靜絜以故訓代經蔡邕胡公碑夙夜惟寅以允帝命孔彪碑云直哉維清皆其證孫云說文瀞無垢徹也**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臣名○伯拜稽首讓于夔龍今文同夔一作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者舜紀作伯夷讓夔龍論衡藝增篇引傳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注引歸讀曰夔緯書多同今文蓋三家本有作歸者**帝曰俞往欽哉**帝曰俞往欽哉今文與古文同○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不許讓○帝曰俞帝曰俞往欽哉者舜紀作舜曰然直接下以夔爲典樂消約經文元子以下至胄子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舜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今文與古文同胄子一作育子○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夔爲典樂依經說之○教胄子者漢書禮樂志昔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此今文作胄之證一作教育子者楊雄宗正箴各有育子說文育下云養子使善也從士肉聲虞書曰教育子舜紀作教胄子引今文也舜典作教育子世以不錯則今文作胄作育子者舜紀如此于下增諸臣二字以多人故與上文殳斯伯與二人不同漢書人表有伯虎仲熊季熊無朱段云左氏傳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人表作季熊熊疑羆之誤蓋朱虎熊羆四人也○帝曰俞往哉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孫云據此諸字當訓作偕審矣**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今文古文皆作岳文與古文同伯夷一作柏夷一作百夷○岳作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今文岳作嶽四嶽岳嶽今古文之異咨嗟故訓字○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可集解引馬云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云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孫云典與敷同周禮鄭注典主也伯夷一作柏夷一作百夷者見蔡邕姜淮碑人表一作百夷者見蔡邕姜淮碑也主郊廟之官○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古文也今文一作咨伯○一作咨伯夷者舜紀作舜曰嗟伯夷一作咨爾伯者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有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作伯夷公世家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緜紀世家云伯夷者見**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

之陳仲弓碑亦作剛而無虐孫云淮南高注虐害也說文倣倨也乾剛坤簡古教學必先治性情法天地四時於虞書爲四德皐陶謨爲九德洪範爲三德此大學之道也**詩言志歌永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其言○詩言志歌永言古文也今文作歌咏言○詩言志歌永言者舜紀作詩言意詞長言以故訓代經所用古文說集解引馬云詞所以長言詩之意也永長釋詁文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記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文云咏歌也長言之也說文云歌詠也故言之不足故長言之今文作歌咏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咏之聲此又藝文志云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是也說文云哥謌也謌發謌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班用今文說作咏不作永皮云禮樂志篇首云和說之情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筦弦是以詠爲實字其義甚明說文歌下云詠也哥下云聲也古文以爲謌字詠下云或作咏哥歌咏詠字並同論衡謝短篇云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王充所據本與班同先謙案據馬注詠不同史公作歌長言以長代永知古文作永與班王用今文作詠又堯典用古文說之一也馬注此又堯典用古文說之一也馬注是其明證以爲歐陽異義者非

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聲依永律和聲者舜紀如此皐陶謨文也今文作聲依咏○聲依永律和聲者舜紀如此皐陶謨又集解引鄭云聲依永律和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呂之高下也聲依咏永也咏歌也咏詠也永長也志明作咏顏以永長之義解之非釋文永徐音詠徐仙民乃爲和也今文作聲依咏者漢書禮樂志如此皮云顏注咏永也永長也志明作咏顏以永長之義解之非釋文永徐音詠徐仙民乃爲和也今文作聲依咏者漢書禮樂志如此皮云顏注咏永也

絲竹金石之聲也八音能調也



陽統陰故言律以該呂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今文與古文諧一作諧○八音克諧者舜紀如此皐陶謨文也今文作聲依咏○聲依永律和聲者舜紀如此皐陶謨又集解引鄭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呂之高下也聲依咏永也咏歌也咏詠也永長也志明作咏顏以永長之義解之非釋文永徐音詠徐仙民乃爲和也今文作聲依咏者漢書禮樂志如此皮云顏注咏永也永長也志明作咏顏以永長之義解之非釋文永徐音詠徐仙民乃爲和也今文作聲依咏者漢書禮樂志如此皮云顏注咏永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克諧益故書作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舜紀如此無作毋字同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亦引神人以和集解引鄭云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孫云以皐陶謨說經神人祖考爲神羣后爲人克諧一作諧者說文諧下云諧也從龠皆聲虞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舜紀如此無作毋字同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亦引神人以和集解引鄭云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孫云以皐陶謨說經神人祖考爲神羣后爲人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今文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紀如此漢書禮樂志劉向傳風俗通聲音篇引經同公羊哀十四年傳疏史記集解引鄭云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呂氏春秋古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谿澗谷之音以歌顓頊之德乃以麋輔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是堯時夔已司樂故承舜命而言樂之感人如此樂緯叶圖徵云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論衡感虛篇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紀如此漢書百官表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特敕命之○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今文與古文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今文與古文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紀如此漢書禮樂志劉向傳風俗通聲音篇引經同公羊哀十四年傳疏史記集解引鄭云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呂氏春秋古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谿澗谷之音以歌顓頊之德乃以麋輔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是堯時夔已司樂故承舜命而言樂之感人如此樂緯叶圖徵云擊石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論衡感虛篇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紀如此漢書百官表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特敕命之○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今文與古文同○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嗟女二十有二人者舜紀作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集解引馬云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敘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數又引鄭云皆格于文祖時所敕命也書疏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也納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後漢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出納帝命亦仍入者舜紀作夙夜出入朕命惟允者蔡邕西鄰責讓文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今文與古文同納一作入○命汝作納言者舜紀云命汝爲納言作爲故漢紀皆云出入帝命漢書百官表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今文與古文同○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特敕命之○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今文與古文同○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嗟女二十有二人者舜紀作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集解引馬云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敘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數又引鄭云皆格于文祖時所敕命也書疏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也納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後漢李固傳胡公碑出納帝命惟允者蔡邕西鄰責讓文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今文與古文同納一作入○命汝作納言者舜紀云命汝爲納言作爲故漢紀皆云出入帝命漢書百官表**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敕命之○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今文與古文同○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嗟女二十有二人者舜紀作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集解引馬云稷契皐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敘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數又引鄭云皆格于文祖時所敕命也書疏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尚書出納也納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後漢李固傳胡公碑出納帝命惟允者蔡邕西鄰責讓文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今文與古文同納一作入○命汝作納言者舜紀云命汝爲納言作爲故漢紀皆云出入帝命漢書百官表

小夏侯同出始昌皆今文說故與史公說合說苑修文篇是故皐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說與史記同或即引用史文惟不及彭祖耳攷今文家說炳如日星史公云此二十二人即上所數之二十二人無可疑者乃後人不用古說多生異義馬不數皐陶稷契而數四嶽鄭不數四嶽而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皇甫謐數九官十二牧及殳斨朱虎熊羆爲二十五人蔡沈以四嶽爲一人王引之以二十二人爲三十二人之誤紛紛臆說無一可通

欽哉惟時亮天功　與古文同功一作工段云方與假亮爲諒而訓爲信云信立天下之功○欽哉惟時亮天功今文作工故史公云天事恤以天事古者工有事訓也皮云丁孚漢儀夏勤策文云時亮天工蔡邕橋公廟碑時亮天工又陳太邱碑惟亮天工皆作工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載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三載考績一作歲○三載考績二考黜陟幽明今文與古文同一作三考黜陟以幽明下屬載一作歲○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大傳云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者三考者正職而行事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諸侯賜秬鬯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賜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征之國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明眾績功咸熙者舜紀作遠流四凶引鄭云流四凶分北三苗之意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舜生三十徵庸今文與古文同古文說以三載考績爲三公遞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是今公遞職說以三載考績爲三公遞職之事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三苗今文與古文同熙一作喜○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別也鄭云北猶別也引鄭云北猶別也分北三苗今文與古文同熙一作喜○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史記集解引鄭云北猶別也分北三苗別也分北三苗分別三苗也吳志陸凱傳引鄭云北猶別也分北三苗別也分北三苗分別三苗也分北三苗分別三苗也分北三苗分別三苗

文徵一作登○舜生三十徵庸者舜紀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堯舉之古文徵一作登者書疏引鄭云登庸二十中庸鄭注徵或爲登林題**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政二十八年○三十在位古文也今文作二十○今文作二十者舜紀云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案合上三十言**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爲五十也說詳下**葬焉三十徵庸**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載陟方乃死今文與古文同○五十載陟方乃死者舜紀云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段云舜年五十八堯崩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也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此三年遏密之後乃踐帝位也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此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論衡氣壽篇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云舜生三十徵用二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趙注書曰舜生三十孟子萬章篇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趙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孫本作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同古文尚書作三十在位則不爲五十而慕之證矣書疏云鄭元都謨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然則古本作登庸三十鄭注云三十當爲二十與方興所據馬王本孔疏謂之讀此經也假令鄭本作登庸二十以今文正古文故不同則舜攝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即頁四十年言之堯典自愼徽以下乃載合攝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合舜之徵庸二十年之實乃言底可績三載此三載在二十年內也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以下乃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八年爲二十有八載自月正元日至分北三苗乃即頁四十年之實併前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其一雖爲在位五十載此今文家說也孫云僞傳云舜壽百一十二歲增多一十三歲與史記論衡不同誤計之也陟方者史公說爲巡守按巡守至五岳而止此至蒼梧蓋此行分北三苗且行九歲之大考也淮南高注云書曰舜陟方乃死舜死蒼梧葬於九疑之山在蒼梧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案馮乘在今廣西賀縣北一百二十里地理志零陵郡營道九疑山在南營道縣在今湖南道州西九疑山在甯遠縣南六十里皮云白虎通巡守篇王者巡守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於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尚書

大禹謨第三

虞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大禹謨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梅氏增多古文二十五篇此梅氏古文之一梅鷟云伏生今文無典謨誓雜者此篇自首至時乃功謨體也自帝曰格汝禹至若帝之初典體也自帝曰咨禹至有苗格誓體也混三體而成一篇變亂聖經如此且皋陶謨舜禹交相儆戒此篇禹以六府三事自述帝以地平天成歸功反易謨體也堯典乃言底可績可之一字不以舜功爲有餘獸寓儆勉正天子告臣之體此篇以惟汝賢嘉乃丕績諛禹反易典體也會后誓師三旬逆命是征苗之誓茫無成算猶在甘湯泰牧之下反易誓體也又不惟變亂之而已

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而言之○史記集解引譙法曰受禪成功曰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敬命內則敬承堯舜○史記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僞傳釋文命爲文德教命與敷於四海聯屬爲文謬甚敷於四海約禹貢敷土及東漸數句而成文惠云祗承于帝本孟子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梅云**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無遺賢萬邦咸寧**彼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梅云兪允字俱見前篇若茲見周**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人之攸箴野人之攸箴野語諸篇嘉言即昌言之別伏字見殷庚毋或敢伏小**無告不廢困窮惟**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惠云呂覽諭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左傳王甚神聖**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惠云後漢黃瓊傳瓊疏云皇乾眷命詩奄有九有王先愼云洪範以爲天下王**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惠云御覽卷八十一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

反道必凶如影如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恆○梅云詩用戒不虞罔遊于逸罔淫于樂逸過也遊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梅云依無逸罔汪于逸兼用論語逸遊與荘子淫樂字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勿以慮曰疑事毋質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於心日以廣矣○梅云戰國策趙武靈王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慮曰疑事毋質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罔弗憧憧往來百朋之攸從弗戒也專欲難成犯眾興禍故戒之○梅云人從欲鮮克有終無意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惠云後漢崔駰傳引書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先謙案詩商頌莫敢不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梅云此一節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全宗左傳文六年傳郤文公曰命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梅云惟修修字見禹貢左文七年傳言養民二十年傳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郤缺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姚際恆云使書文果有水火金木土穀等句郤缺何必屑屑釋之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梅云左襄二十八年傳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歌政之致○梅云郤缺又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三事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在此三者而已○梅云郤缺又云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休美董督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名言此義信出在此義言皇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之○惠云左襄二十一年傳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程云此虞夏之言順事恕施也非指皋陶又曰惟帝念功言在於茲名言在於茲允出茲在茲亦在於茲惟帝念功言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在於茲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舜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益即此意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爲贊美皋陶之語可爲歎恨梅云書疏曰此斷章爲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也案左襄二十四年傳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言順事恕施也非指皋陶又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帥常可矣意與臧武仲由己壹也合安得謂之斷章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干我正言順命○先謙案孟子萬章篇惟茲臣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閻云堯典命皋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先謙案孟子萬章篇汝期于予治期當允出出身加民皆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在於茲名言茲在茲釋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程云此虞夏之言順事恕施也非指皋陶又曰惟帝念功言在於茲名言茲在茲釋茲在茲亦在於茲惟帝念功言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在於茲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舜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益即此意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爲贊美皋陶之語可爲歎恨梅云書疏曰此斷章爲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也案左襄二十四年傳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言順事恕施也非指皋陶又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帥常可矣意與臧武仲由己壹也合安得謂之斷章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干我正言順命○先謙案孟子萬章篇惟茲臣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閻云堯典命皋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先謙案孟子萬章篇汝期于予治期當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歌政之致○梅云郤缺又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三事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在此三者而已○梅云郤缺又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三事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程云此虞夏之言順事恕施也非指皋陶又曰惟帝念功言在於茲名言茲在茲釋茲在茲亦在於茲惟帝念功言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在於茲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舜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益即此意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爲贊美皋陶之語可爲歎恨梅云書疏曰此斷章爲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也案左襄二十四年傳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言順事恕施也非指皋陶又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帥常可矣意與臧武仲由己壹也合安得謂之斷章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干我正言順命○先謙案孟子萬章篇惟茲臣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閻云堯典命皋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先謙案孟子萬章篇汝期于予治期當

允出出身加民皆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在於茲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舜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益即此意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爲贊美皋陶之語可爲歎恨梅云書疏曰此斷章爲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也案左襄二十四年傳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言順事恕施也非指皋陶又哀六年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帥常可矣意與臧武仲由己壹也合安得謂之斷章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干我正言順命○先謙案孟子萬章篇惟茲臣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閻云堯典命皋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先謙案孟子萬章篇汝期于予治期當

之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梅云左傳二十四年傳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皋陶謨時乃功六府三事見上惠云史記自序云厥美帝功萬世載之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位稱總我眾欲使攝○惠云格汝禹倣堯刑民協于中用甲兵于天下內不用刀鋸于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勉之○惠云通典百六十九引商鞅書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云是所謂刑期于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然乃中商之學非堯舜之治也梅云民協于中用呂刑士制百姓于刑案通典載商鞅著刑名書大畧云晉文將欲大于蠆宮顯顓後至遂斷顯顓之脊人皆賢之脊以徇而況于我乎乃無犯禁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況疏遠乎故外不用甲兵于天下內不用刀鋸于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云是所謂刑期于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然乃中商之學非堯舜之治也梅云民協于中用呂刑士制百姓于刑

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梅云左傳二十四年傳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皋陶謨時乃功六府三事見上惠云史記自序云厥美帝功萬世載之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位稱總我眾欲使攝○惠云格汝禹倣堯

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于無刑也云是所謂刑期于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然乃中商之學非堯舜之治也梅云民協于中用甲兵于天下內不用刀鋸于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勉之○惠云通典百六十九引商鞅書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云是所謂刑期于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然乃中商之學非堯舜之治也梅云民協于中用呂刑士制百姓于刑案通典載商鞅著刑名書大畧云晉文將欲大于蠆宮顯顓後至遂斷顯顓之脊人皆賢之脊以徇而況于我乎乃無犯禁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況疏遠乎故外不用甲兵于天下內不用刀鋸于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

之中時乃功見皐陶謨淮南子詮言訓懲獄制中者皐陶也**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愆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惠云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又曰寬則得衆**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梅云二句用孟子罪人不孥仕者世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惠云王充論衡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蘇輿云宋蘇軾引傳曰賞疑從與罰疑從去**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經常司主也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梅云左襄二十六年傳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蘇輿云御覽六百五十二引尚書大傳曰與其增以有罪甯失過以有赦**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梅云荀子大畧篇舜曰維予從欲而治**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阮校勘記云纂傳引朱子云降水洪水也古文作絳洚水者洪

論語允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惠云荀子正名篇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君相須而立○梅云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也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窮謂天民之窮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四海困窮欲其脩而愼人之窮天祿永終欲其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耳漢書王嘉傳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序鮮終其祿方是不祥作僞者誤仞此二語爲一連故於上文作微詞曰欽哉云云倒以論語此文續之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而不知與元義相左班彪王命論論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沖奉策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鄭沖奏漢武帝立子齊王上下文倩不疑謂暴其中天祿永終皆節去四海困窮一句以聯上下文倩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孫權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倒置之義尤顯白終不訓敵絕也更博徵之金縢惟永終是圖易歸妹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周頌以永終譽漢元帝紀詔曰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外戚傳班婕妤賦共酒埽於帷幄顯爲冰終爾顯

孝揚名後世皆無絕訓何獨至論語而云然以紹訓終朱子及蔡傳所未安處惟三國志載明帝詔曰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觀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久在聖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又陳留王奐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數在晉詔辭又曰朕以眇身承天祿永終欲其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耳漢書王嘉傳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序鮮終其祿方是不祥作僞者誤仞此二語爲一連故於上文作微詞曰欽哉云云倒以論語此文續之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而不知與元義相左班彪王命論論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沖奉策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鄭沖奏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皆節去四海困窮一句以聯上下文倩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天祿孫權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天祿倒置之義尤顯白終不訓敵絕也更博徵之金縢惟永終是圖易歸妹象辭君子以永終知敝周頌以永終譽漢元帝紀詔曰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韋賢傳匡衡曰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外戚傳班婕妤賦共酒埽於帷幄顯爲冰終爾顯

論語允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惠云荀子正名篇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君相須而立○梅云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也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窮謂天民之窮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四海困窮欲其脩而愼人之窮天祿永終欲其仰而承天之福亦如洪範考終命大雅高朗令終耳漢書王嘉傳不終其祿薛宣朱博傳序鮮終其祿方是不祥作僞者誤仞此二語爲一連故於上文作微詞曰欽哉云云倒以論語此文續之若極言安危存亡之戒而不知與元義相左班彪王命論論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曰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鄭沖奉策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鄭沖奏漢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曰悉爾心允執

八年傳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甯如志何卜焉此所謂朕志先定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此所謂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此所謂詢謀僉同鬼禮表記曰卜筮不相襲注襲因也金縢曰一習吉左哀十年傳趙孟通曰卜不襲吉襲習古字通孟子引書曰惟曰未有順事恐其有悔恐其悔慢以下事辭

帝曰毋惟汝諧后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梅云論語子曰毋堯典往哉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程云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舜嗣位別立親廟無毀堯祖廟舜別立之廟則禹之受命仍於文祖廟無疑今曰神宗其即文祖乎抑舜別立之廟則廟之更名何義爲此以增竄紀年而不顧其有所不受也

率百官若帝之初故事奉行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千王法率循往也不循常道言亂逆命禹討之○顧棟高云經言有苗七見舜典言竄三苗又曰分北三苗舉之貢言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即工讒說殄行言何遽乎有苗禹貢言三苗丕敘益稷言苗頑弗即工讒說殄行言何遽乎有苗禹與僞經祖征有苗凡七元儒王耘云謂之陶謨呂刑言過絕苗民與禹分北非止一人謂其丕敘非止一君云遷云遏絕則不特遷絕其君長必併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邪且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迨來格向化又從而分北之豈舍朝廷

則亦不必授禹矣其言深合事理愚謂竄與分北若在徂征後則前則三苗已丕敘於三危流竄之地即有苗當自悔其來若在徂征後則分北非止一人謂其丕敘非止一君云遷云遏絕則不特遷絕其君長必併其國人俱徙之又何來徂征逆命之事邪且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迨來格向化又從而分北之豈舍朝廷

負罪引愆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愆惡也夔夔棘懼之貌齊莊也載事也瞽瞍父也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梅云孟子曰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文皆當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于旻天也

天降之咎言民叛之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肆故也辭謂侮慢以下事○惠云禹誓又云若子既率爾羣以征有苗鄭語史伯曰以辭伐罪齊曰以辭伐罪爾

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

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

一月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殫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閻云本左傳文王闡崇德乃心力其克有勳之辭而便殫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閻云本左傳文王闡崇德不降退修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贊佐屆至也

禹欲其修德致遠○梅云詩致天之屆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益之自謙者人損之是天之常道○梅云易謙彖傳天道虧盈而益謙易虧盈爲滿招損謙受益然後以時乃天道終之藏形匿跡如此且於上下文皆當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于旻天也

負罪引愆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愆惡也夔夔棘懼之貌齊莊也載事也瞽瞍父也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梅云孟子曰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文皆當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于旻天也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和感神況況也至誠感神況有苗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于小民今休感神用孝經通于神明句○梅云禹拜昌言孟子曰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文皆當

帝乃誕敷文德舞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闢文德謙案此文即以季氏將伐顓臾章

七旬有苗格詩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程云王者之師未有不料敵慮勝而可輕用民命者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威於絕遠何以號令天下至於引過以退退而乃講求文德抑何見之晚也且使苗民干羽可格則亦不至逆命孰意典謨中有此迂誕之書邪又云典以記事謨以記言此虞書之體也此篇以謨名

乃戚及受禪征苗諸大事體殊不類惠云淮南子繆稱訓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氾論訓舜舞干戚而服有苗齊俗訓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荀子成相篇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畎畝之中不服禹將伐之天下休息先謙案韓非子五蠹篇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政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說苑君道篇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敎猶未竭也敎而不悟苑君道篇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敎猶未竭也乃修文德而有苗氏請服益秦漢人有是說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紀年乃皇甫謐偽撰偽古文又謐等所爲影附古說兩相證合以愚後人耳餘詳舜典分北三苗下禹曰俞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夏紀作皐陶謨其謀曰信其道德乃謀同或是合逢其適非必前來格之說韓非三載與僞書七旬遲速不一事辨見前一事爲一事別爲一篇禹曰俞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慮明成也繇即由道亦導言信由其德則謀成而輔和矣禹曰俞如何今文與古文同○禹曰俞如何者夏紀作禹曰然如何然其言問所以行○禹曰俞如何如何者夏紀作禹曰然如何然如何者何俞然故訓字論衡問孔篇皐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言說激而深切編而著明也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身修思永厥身修思永敷美之重也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古文同○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者夏紀作皐陶曰於愼其身修思永今文與古文同○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厥身修思永敷美之重也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爲句愼身猶謹身自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修言愼其修必思永久言不懈也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今文與古文同身厚文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敎而自勉勵翼邇可遠在茲○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作序僞孔謂庶明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惇一作敦敘一作序僞孔謂庶明勵翼○惇敘九族庶明爲衆庶皆明其敎謬○惇敘九族者漢書平紀元始五年詔曰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韋昭國語

尚書　皐陶謨第四　孔氏傳

皐陶謨謨謀也皐陶爲帝舜謀○大傳云皐陶謨可以觀治說文謨下云議謀也从言莫聲虞書曰慮度書曰慮舜典文○偽孔以慮爲語助非是說文引虞書曰慮皐陶謨史記夏本紀云皐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遂其謀案夏紀言禹治水畢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故大傳云皐陶謨可以觀治也孫云大戴禮誥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似解幽明庶績咸熙是伯夷爲虞史官史遷以皐陶方祇厥敘及夔曰夏擊鳴球至庶尹允諧爲史臣敘事之文則卽伯夷所述語也先謙案孫說是皐陶陳謨伯夷述語故史記云然否則伯夷二字爲衍文矣冠以曰若稽古者劉逢祿以唐虞夏初之事皆爲夏史所述故加此四字是也曰若稽古皐陶曰若稽古皐陶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古文同皐陶下屬僞傳謬解說見前○曰若稽古者白虎通聖人篇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皐陶曰若稽古皐陶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帝旁施象刑維明案此亦於曰若稽古句絕與堯典以此四字發端者同楚辭惜誦王注咎繇聖人也與白虎通義合書疏引鄭云以皐陶下屬爲句是今古文說同若皐陶上屬則下文曰字不可通曰允迪厥德謨

注謂若惇敘九族並作惇敘蓋夏侯本如此惇一作敦敘一作序者夏紀如此王莽傳書不云乎惇序九族三國蜀志先主上書漢帝曰在昔虞書敦敘九族表於漢帝曰敦敘九族蓋歐陽本○庶明勵翼者蜀志先主上書漢帝曰庶明厲翼裴注引鄭云厲作勵翼以故訓代之庶明高翼也段云厲作勵高注厲高也庶明勵翼之庶字訓高注厲高也段云厲作勵衞包所改也據書疏僞孔訓勉勵王訓勖碼古皆作厲無作礪勵者厲本旱石引申爲勉厲意孫云據史公說堯典明明此庶明當爲眾貴咸禮文王世子鄭注眾勖也文選西都賦注引薛君章句云翼附也○還可遠在茲以故訓代之以眾作近可遠在己以故訓代經集解引鄭云丈序九族而親之以眾明作羽翼之臣錯簡字訓上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案釋詁茲已此也故史公易茲爲已鄭訓茲爲此孫云經言謹身睦族貴近附助則道德可以自近及遠也**禹拜昌言曰俞**讀一作嶽○禹拜昌言曰俞拜昌言曰俞者夏紀作禹拜美言曰然以故訓代經說文昌下云美言也中論貴驗篇曰禹拜昌言三國吳志評曰或拜昌言釋詁昌當也郭注引書曰禹拜昌言昌一作讜者孟子公孫丑篇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引尚書曰禹拜讜言是其證段云益稷禹拜昌言僞傳亦釋昌爲當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李登聲類讜言善言也文選班固西都賦讜言宏說李注引字林讜言美言也音黨班孟用今文尚書一作黨者逸周書蔡公解拜手稽首黨言荀子非相篇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張平子碑黨言博而黨正注謂直言也黨可見漢人讜黨通用孟子稽首讜言是其證段云古文尚書一作黨者夏侯本也歐陽云黨碑朝克忠讜又云讜言訪對爲世純儒班用夏侯尚書陳說是也又云對策嘉

唐元度覆定石經剛人字重刻今注疏本乃沿襲別本也唐石摩去重刻者多同今本異○乃言曰載采采者夏紀作用之必須言其常行某事以爲有德之驗義當然也孫云載采爲事亦釋詁文論衡答佞篇云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

禹曰何禹曰夏紀無孫云六字或今文本無或史公節省經文未詳○寬而栗今文與古文同栗一作慄○衡方碑作寬慄孫云寬綽近緩而能堅栗

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柔而立者夏紀如此孫云柔立文同○柔而立今文與古文同○直而温而栗性寬弘而能栗莊栗○皋陶曰寬而栗者夏紀如此栗一作慄○愿而恭愿恪○愿而恭恪夏紀如此段云謹愿之人多不能敬愼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作共

恭可證此今文勝於古文

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亂而敬者夏紀如此孫云治而敬亂治故訓字釋詁亂治也釋名廉斂也謂文廉而不見外也

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擾而毅者夏紀如此孫云馴擾可狎而能果毅

直而温直而氣和○直而温者夏紀如此孫云梗直不撓而能温克

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簡而廉者夏紀如此孫云簡大似放而能廉也說文廉仄也義似相反段云中藏簡

而文温而理鄭注猶簡而辨直而温也案

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剛而塞者夏紀如此用尚書廉作辨未詳豈鄭本有異與

古文同古文一作剛而窓○剛而窓者夏紀如此塞作實故訓字孫云剛者內荏而能充實古文一作剛而窓者說文窓下云實也

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彊而義者夏紀如此孫云簡大似放而能廉也說文廉仄也義似相反段云中藏簡而義者夏紀如此王引之云詩傳義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能良善也孫云此似相反而實相成五行生尅之用聖人法陰陽以治性情之學也先謙案書疏引鄭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上下相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又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柔正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柔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卽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

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彰厥有常吉哉今文與古文同○彰厥有常吉哉者夏紀作章其有常吉哉彰章字同厥其故訓字後漢鄭均傳元和元年詔云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注云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其有常德者優其廩餼則政之善也疑今文義書虞引鄭云人能明其有常德行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意謂自明之與上說異易象上傳君子以常德行說文吉善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大夫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俞

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宣三德今文與古文同夙夜浚明有家古文也今文作蚤夜翊明有家○日宣三德夙夜翊明有家者夏紀如此孫云是以三者爲筒書疏引鄭云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孫云翊同翌爾雅翌明也翊明重言之猶無遜之皇皇也皮云華嚴經音義七十四引尚書大傳翊輔也似解此經之傳則今文作翊是也但大傳以翊爲輔與段不同蔡邕文烈侯楊公碑翊明其政與史記文合乃今文爲輔作翊之明證史記於夙夜維寅夙夜出入厥命皆不作蚤夜此乃今文尚書本文非故訓字也書疏引馬云浚大也此古文說孫云浚敬也周語劉康公曰宣所以教施也方言浚敬也釋詁明也釋言宣徇也孫云詩傳儼矜莊貌說文嚴下云教令急也釋詁祇敬也祇敬重文說文嚴下云持事振敬也祇見孺子注云祇或作振釋文嚴如字馬作儼論語儼然人望而畏之本又作嚴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翕和也能合受三人之德而用之以治能之士並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乂在官○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者夏紀如此敷作普故訓字孫云孟子萬章篇趙注普徧也敷普音義同釋詁翕合也合受三人之德而用之以治能之士並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乂在官○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今文與古文同乂一作艾

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嚴祇敬六德者夏紀如此孫云是以三者爲筒翌爾雅翌明也翊同翌明有家謂大夫所食采邑勉也方言浚敬也此古文說孫云浚大也此經之皇皇也皮云華嚴經音義七十四引尚書大傳以翊爲輔與段不同蔡邕文烈侯楊公碑翊明其政與史記文合乃今文翊爲輔作翊之明證史記於夙夜維寅夙夜出入厥命皆不作蚤夜此乃今文尚書本文非故訓字也書疏引馬云浚大也此古文說孫云浚敬也周語劉康公曰宣所以教施也方言浚敬也釋詁明也釋言宣徇也孫云詩傳儼矜莊貌說文嚴下云教令急也釋詁祇敬也祇敬重文說文嚴下云持事振敬也祇見孺子注云祇或作振釋文嚴如字馬作儼論語儼然人望而畏之本又作嚴

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日嚴祇敬六德今文與古文同○日嚴祇敬六德者夏紀如此祇敬其身有國諸侯日嚴祇敬其身有國諸侯有邦有家有國者夏紀如此段云謹愿之人多不能敬愼德與才不能互兼也史記恭作共恭可證此今文勝於古文

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亂而敬者夏紀如此孫云治而敬亂治故訓字釋詁亂治也釋名廉斂也謂文廉而不見外也說文廉仄也義似相反段云中藏簡而義者夏紀如此王引之云詩傳義善也謂性發彊而又能良善也孫云此似相反而實相成五行生尅之用聖人法陰陽以治性情之學也先謙案書疏引鄭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上下相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又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柔正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柔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卽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

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彰厥有常吉哉今文與古文同○彰厥有常吉哉者夏紀作章其有常吉哉彰章字同厥其故訓字後漢鄭均傳元和元年詔云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注云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其有常德者優其廩餼則政之善也疑今文義書虞引鄭云人能明其有常德行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意謂自明之與上說異易象上傳君子以常德行說文吉善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大夫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俞

顯著其三德早夜敬明其德於六德以相事於國者謂已仕者也日益優然敬行者也合受而用之以敷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任事則在官者皆俊乂之士矣**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也百官皆是言政無非○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今文與古文同○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任其事則官治者盬鐵論刺復篇中論諫交篇引如此盬鐵論云尚書曰後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任其事則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中論云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孫云公卿大夫謂百僚士謂百工也師師相師法也見漢書敘傳高平師師注引鄧展說西京賦薛注荀子致仕篇耆艾而信可以爲師師謂師法俊艾也百僚二句夏紀說爲百吏肅謹傳工官也釋詁肅敬也師肅聲相近楚詞王逸注謹善也時亦訓善義同皮彌云漢官舊儀云漢拜丞相御史大夫皇帝延登親詔之皆曰朕於大道獲保宗廟兢兢師師則師師與兢兢義近故史公訓爲肅蔡邕薦皇甫規表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唐虞之道以成其功也孫云撫于五辰二句今文無徵僞傳凝成用鄭說○撫于五辰庶績引鄭云五辰謂五行之時眾功皆成○者釋文凝馬云定也書疏引鄭云凝成也孫云楚詞王逸注撫循也詩傳辰時也禮禮運播五行於四時故五時謂之五辰庶績釋詁文○無徵僞傳云徵驗也廣雅釋詁凝定也中庸鄭注凝成也言循四海以正庶事即書所謂五行之功同字先謙案此所謂古文尚書凝字也書疏引鄭云凝成也孫云楚詞王逸注撫循也詩傳辰時也禮禮運播五行於四時故五時謂之五辰庶績釋詁文○無徵僞傳云徵驗也廣雅釋詁凝定也中庸鄭注凝成也言循四海以正庶事即書所謂五行之功同字先謙案此所謂古文尚書凝字也

音辨云冰古文尚書凝字案此所謂古文尚書即宋次道王仲至家本也**無敎逸欲有邦**不爲逸豫貪欲之敎是有邦國之敎逸欲句有邦者玉篇人部佚下引書曰無敎逸欲有邦佚豫也顧引古文尚書今文作無敎逸欲有邦佚欲○無敎逸欲有邦者釋文敎佚欲句今文無敎佚欲句有邦古文讀如此今文無敎逸欲有邦者釋文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王制殯葬廟祭之禮皆自天子達於庶人是也先謙之無本非也先謙案馬融說五等之禮使五等之人皆守其常制顓亂不生而上下定矣　○同

寅協恭和衷哉　寅協恭和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而和善○同恭和也協和衷哉今文與古文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者蔡邕中鼎銘同寅協恭和衷哉今文尚書不異古文以和衷協恭遵行典禮自能上合天心言內外叶和也於并上典禮至岳牧○天

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各異所以命有德○天命有德五章哉今文與古文同○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粉米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則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用華蟲七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五章哉山龍青也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藻水草有文者火山龍火在山上龍士龍山龍士也山龍故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書引大傳虞夏五服五章哉者各異其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貴賤各有等之服也皮云歐陽說三公用山龍九章數自下而上小夏侯說三公用九章數自上而下大夏侯氏說三公用七章數自下而上小夏侯氏說三公用五章數自上而下公侯伯子男自藻火而下則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士自山龍而下庶人衣服表裏皆以布而已庶人衣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漢書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五用哉者五刑五用哉蓋合胡廣傳亦曰五刑五用哉天秩有禮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今文家說自天子至士皆有之說也論衡語增篇五服大罰人臣宜慎之引書與今本同後漢應劭引此文上下通孫云有土即謂上有邦者重言以爲戒之耳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有罪五刑五用哉者夏紀如此罪作皋陶夏書與古文同用五刑五用哉今文尚書刑作討○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今文尚書刑作討漢書刑法志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今文家說自天子至士皆有之說也論衡語增篇五服大罰人臣宜慎之引書與今本同後漢應劭引此文上下通孫云有土即謂上有邦者重言以爲戒之耳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聰明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以聰明屬天非是泰誓天視自我民視聽之義非此經意也丞民鄭箋亦引天聰明自我民聽明者漢書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書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者天亦以爲聰明者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之義大夫鄭注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威畏自我民明威威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並作威○天明可畏天明畏自我明明威偽古文也今古文畏並作威者鄭大夫鄭注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威威自我民明威威古文作威釋文畏如字馬本作威衛包所改案此非也據上文引皮說是今文作威釋文畏自我民明畏今作威威是古文作威也據上文引皮說是今文作威○天明可畏天明畏自我明明威威自我民明威威古文作威釋文畏如字馬本作威衛包所改案此非也據上文引皮說是今文作威釋文畏自我民明畏今作威威是古文作威也

事懋哉懋哉　天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罰之不合或據夏侯尚書疏引鄭云并上典禮至岳牧○天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罰之不合或據夏侯尚書疏引鄭云并上典禮至岳牧其義亦通用子春云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居嵎夷曰暘谷敬致日出之事也分命羲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

益稷第五

夏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以下本皋陶謨時文自梅氏古文出其僞孔序云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時人因之分爲二篇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劉云此今書也其言皆禹皋之言故以謨歸之所述兼益稷之功復以名繫之例至昭然以是知典謨皆完書也逸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弃稷然書序孔子所定稷爲配天之胤周人以諱事神故與謨稷獨稱官惟帝命乃名耳據周立法必無弃稷馬鄭王本皆然益別爲一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楊雄親見之言其法言孝至篇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無一言流傳雄豈鑒之謂嘉今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屬皋陶惜永嘉之空者邶胡爲輕立此論當雄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雄時弃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言是一之明證也績漢輿服志永初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謨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即謂日月星辰至締繡之文蔡邕獨斷漢明皇詔采尚書皋陶謨益稷本爲皋陶謨也禮王制疏引尚書漢人皆以益稷之弼當其夷服又引尚書皋陶謨子欲觀古人之象云月令疏引鄭注皋陶謨曰采施曰色又引尚書皋陶謨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云詩鄭譜序疏皋陶與虞舜相答爲歌齊譜又引皋陶謨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商頌殷武疏引皋陶謨云禹曰惟荒度土功唐人猶依馬鄭王本亦以益稷爲皋陶謨也先謙案書疏云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爲弃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即謂日月星辰至締繡之文而妄說抑揚乖謬一至如此誠一言以爲不智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者夏紀作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案古文同○帝言○今文無帝字禹拜曰於予何言都於故訓字皮云孜孜作孳孳者夏紀云子思曰孳孳無已○禹拜曰都帝尚書作昌言大小夏侯尚書當作讜或作黨說見上禹拜曰都帝

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禹拜曰都帝予何言古文也今文無帝字子思日孜孜古文也今文孜孜作孳孳孳者夏紀云子思日孳孳無帝字孳今文本無○孜孜作孳孳孳今文也思猶斯也詩泮水思樂泮水禮器疏作斯又言歸思復唐石經作斯禹言予此日孜孜不遑耳周書曰孜孜無怠孳下云汲汲也是孳與孜同皮云漢書谷永傳說王音曰夙夜孳孳揚雄揚州牧箴殷勑不可

不孳孳後漢李固傳固疏曰夕惕孳孳皆用今文尚書　皋陶曰吁如何者夏紀作皋陶曰吁如何今文同○皋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皋陶曰吁如何何者夏紀作皋陶曰吁如何今文尚書經意難猶問也淄吁字此說經意難猶問也淄吁字禹曰何謂孳孳此說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古文也今文洪作鴻下民昏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洪作鴻者夏紀作下民昏墊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說詳堯典○下民昏墊者夏紀作下民皆服於水孫云依史記昏疑當爲皆形相近以墊爲伏於水者廣雅釋詁墊伏藏也文選陸士衡詩李注伏服古字通是伏於水謂陷於水也書疏引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溺之害於方言墊下也是墊陷俱爲下溼義先謙案據鄭說昏墊皆謂伏於水史公說經意也不必改昏爲皆孫云蔡邕和熹鄧后謚議曰故白昏墊以迄康乂亦作昏不作皆孫說未可從

載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予乘四載古文也今文作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乘輴山行乘樏隨山行載舟泥行乘車木行乘舟泥行乘輴山行乘樏隨山刊木今古文皆當爲隨山栞木今文作予陸行乘車木行乘舟泥行乘輴山行乘樏隨山行則槎隨山刊木今古文皆當爲隨山栞木今文作予陸行乘車木行乘舟泥行乘輴山行乘樏隨山行載舟泥行乘輴山行乘樏者夏紀如此○予乘四載隨山栞木者夏紀作泉陶曰吁如何何者夏紀作泉陶曰吁如何今文尚書經意難猶問也淄吁字此說經意難猶問也淄吁字禹曰何謂孳孳此說

予乘四

山行則梮者漢書溝洫志引夏書如此孟康曰梮形如箕擿行泥中乘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如今人檋以行也說文檋下引夏書作梮梮下云木器如今人檋以行也檋梮一作橋一作蹻一作轎一作趫一作趬一作趭一作趫他書或作蕝蕝橋者史記河渠書引夏書如此集解引徐廣曰橋一作趫行泥中乘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梮木器如今人檋以行也說文檋下引夏書作梮梮下云木器如今人檋以行也檋梮一作橋一作蹻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水各載其名俱是在田間通水於川也管子桓公問篇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使民鮮食之○暨稷播奏庶艱食者夏紀前序禹治水亦云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釋文艱馬本作艱云根生之食謂百穀也孫云根也史記不言布疑今文本無播字決水致之川則有平土可以布穀注播布也不耕之土得食爲難故云艱食也說文艱下云土難治也史公云艱根也如物根也艱根形之難得之食即謂百穀馬艱作根者釋名艱根也艱食云艱食鮮食此復與穉敎民種植物宜膏腴者當爲囊蓮芡之屬有囊韜是澤物者司徒川澤之所生遠近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穉敎播奏庶艱食鮮食之○暨穉播奏庶艱食鮮食之○暨穉播奏庶艱食鮮食之○暨穉

命用休者夏紀作天其重命用休集解引鄭云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孫云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也莊述祖云禹重在君德言九德之人皆所以輔成君德然後動則天下大應之帝又歎息又求助於臣鄰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

臣哉古文也今文作臣哉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者書疏引鄭云爲我臣哉反復言此欲其志心入禹孫云臣謂禹鄰謂下文翼爲明聽是諸臣之事下文翼爲鄰臣故下欽四鄰爲欽四輔臣此心入禹者欲四輔之與禹一德一心委佗佗同例無禹曰俞者夏紀作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今文與古文本無或史記淆文未詳臣作朕股肱耳者夏紀無與上帝曰俞三字或今文淆文說也集解引馬云我欲左右有民汝翼之是翼有輔義今文說也孫云皆由臣助之也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民汝翼今文與古文同僞傳翼成我○予欲左右有民汝輔之史公釋翼爲輔文王世子注左右助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助民汝當翼成我也釋翼爲成左文三年傳以燕翼子注翼成也孔疏翼者贊成之義是翼有成義古文說也易泰象以左右民鄰今文無徽○今文同者漢夏勤策文云宣力四表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云帝欲宣力於四方公力言用力左傳杜注宣用也司勛治功曰力汝爲者詩箋云爲勛也予欲觀古人之象今文與古文同○予欲觀古人之象者夏紀如此下云作文繡服色之之於衣鳳皇羽蟲之長故惟天子得服之虞士德尚黃故以皇名其冠又飾皇色合二儀之瑞故說是皇鳳皇來儀之儀古有冕服畫鳳皇者其文曰色黑中央鳳皇五采而多黃五采故曰華蟲所以知土德色黃土數五故五飾皇羽如鳳皇鳳皇羽也鳥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鸑鷟北方幽昌中央鳳皇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鸑鷟北方幽昌各有禽經云白鳳謂之鸑鷟以此云皇當作黃予欲觀古人之象夏紀如此制○予孫云古人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後漢輿服志乾仰有文故上衣元下裳黃也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旗○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於裳服旗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近儒以僞注華若草華即本僞傳近儒以僞注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旗○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於裳服旗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以華蟲爲文復解安寄鄭義是所未允據周說之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

鄭以爲繪訓會五采繡也畫繪字當依考工記作績故注尚書云繪讀曰績讀曰與讀爲同易其字也績音胡對反在十八隊繪音黃外反在十四泰此唐韻如是本於陸法言切韻故釋文云繪馬鄭作績胡對反書疏云鄭元讀繪爲績凡畫者爲績左昭二十五年傳疏云鄭元讀繪爲績謂畫也文選注云繪讀曰績凡畫者爲績胡對切此可細推而得者也僞孔本本作繪故傳云繪會五采繪也僞孔本作會五采三字即說文給下所云會五采繡字耳今本作會五采也此不成文理五采可謂之會乎揆其舛謬之由以績繪二字俗既通用不分因之鄭讀繪爲績績者績皆謂繪而不可通則去繪之半以通之此所以馬鄭僞孔尚書作績而誤爲會釋文孔疏引鄭讀繪曰績以爲何賦作績之證必如是而後文書作繪又引鄭注繪讀曰績理可讀今轉寫倒亂不可通矣洪範五行傳景福殿賦引書皆作績繪字鄭注周禮司服注尚書大傳同此鄭易繪爲績因徑用績字與箋詩易田爲疇其注明堂位徑引詩應疇縣鼓同也司服釋文繪胡對反又作績同按又作本爲績胡對反論語八佾篇釋文繪善繪漢志作繪宗彝此用鄭本尚書也劉昭注古文尚書作會此用僞孔誤本也鄭司農注周禮引論語繪事後素字作繢與考工記合與許本論語作繪異或謂說文引虞書論語則六書之假借如朕堲讒說堲訓嫉非以土增道是繪也非畫也豈得以作繪爲繪其引虞書論語則六書之假借如朕堲讒說堲訓嫉非以土增道也尚但但訓威武非大行也無有作敢敢卽好字非姓也堋涅于家堋卽朋字非葬下棺也繪本義訓繡何妨借爲畫繪字乎繢從糸亦非本字鄭據考工記當用此字故云繪讀曰繢也且大傳云

作繪黑也則今文家說作繪非謂畫也安知許不用今文說乎先謙案自三家今文有十二章之說東漢諸儒從之遂爲定解馬鄭皆從作繪斷句取與繡繢相配成文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用畫下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在裳用繡許雖從作繪斷句仍釋繪爲繡不以爲畫與鄭說異而與繢漢志引三家今文乘輿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說合是許仍用今文說也至大傳作繪亦有二說漢書禮儀志大業元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此以作繪宗彝爲一物陳祥道禮書引大傳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宗彝爲二事陳壽祺以爲陳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又以作繪宗彝爲二事陳壽祺以爲陳所見係誤字當從隋志更正予案大傳乃伏生沒後歐陽張生輩各記所聞容有互異正如朔易之爲伏物皆出大傳而其說不同非必陳本誤也皮云作繪宗彝純黑者宗彝卽尊彝古宗尊通用左傳伯宗穀梁作伯尊可證據明堂位虞夏已有彝宗彝蓋繡尊彝之形如黼作斧形黻作弧形之比尊彝古器年久色黑故爲黑作繪者作起也如放工記作其鱗之而之作淮南天文訓高注作鄂皆物芒枝起之貌元衣繡黑章色不甚著故爲作起之勢以著其色如今之堆花綵云大傳云作繪黑者衣元質合青黃白赤四色爲五章故說文繪爲會五采元與黑同也說文騐沃黑色玉篇沃作淩說文又有嬃云女黑色也是繪音義當爲黑云宗彝白者釋文云彝音夷馬同又引鄭云宗彝虎也疑與青龍相對西方金色白也說文彝从糸糸綦也詩出其東門傳云綦巾蒼艾色艾爲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此之謂斧扆也說文彝爲兩己相戾其字作上盛取虎彝雌彝而已案司尊彝有鷄彝鳥彝罍彝黃彝虎彝雌彝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鷄彝殷以罍周以黃目則鳥彝與雞同類爲夏物罍是殷黃目是周推知虎雌是周之彝器雌爲虎類故以虎說之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藻火粉米黼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火古文一作璪火粉米古文一作璪火粉米爲二及釋黼黻並誤詳見下○藻火者隋志禮書引大傳作藻火古文一作璪火粉米黼黻並誤詳見下○藻火者說見下古文一作璪火粉米黼黻並誤詳見下○藻火者說見下古文一作璪火粉米黼黻並誤詳見下○藻火者說見下

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後漢明帝紀注引董巴輿服志同是三家今文皆以爲刺繡織成鄭始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徐廣車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蓋用鄭說與董巴劉昭皆不合也案絺一作希者司服鄭注引書作希繡云希讀爲黹黹字互譌說文黹下云箴縷所紩衣紩縫也書疏引鄭云希讀爲黹黹紩也與周禮注合段云疏依附孔本不分別之曰鄭本作希云希讀爲黹黹改希爲絺使從孔非也釋文云絺徐勅私反又勅其反馬同聶氏音義引陸當云鄭作希而不爲分別之詞亦非也或開寶誤刪之說文無希字也俗借爲絺少字許云希者多以虞書周禮斷之則希者古文黹字傳說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書疏引馬云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又引鄭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宗彝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虎雉以合周禮注合段云疏依附孔本不分別之曰鄭以前冕服之制不可改其見於經者體器云天子龍袞諸侯九旒大夫五旒士三鄭注云朱綠似夏殷之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旒諸侯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鄭注云朱綠似夏殷之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三鄭此注則龍袞以下之制亦夏殷禮也書疏云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又引鄭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宗彝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虎雉以合周禮注合段云疏依附孔本不分別之曰鄭以前冕服之制不可改其見於經者體器云天子龍袞諸侯九旒大夫五旒士三鄭注云朱綠似夏殷之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三鄭此注則龍袞以下之制亦夏殷禮也書疏云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此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崔云然非也但此經上文云禮有以文爲貴者疑是卑者讓爭者之等差非

定制也明堂位云有虞氏服冕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鄭注以爲釋又云冕或作弁或作皮弁則是藏前之市非繡冕衣裳也故與此經俱不合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帝嚳黃黼黻衣大帶者黼衣九種而堯大布九種即是九章不數日月星辰爲十引尸子曰君天下此先秦說黼黻亦爲衣不必如鄭注專以爲裳其餘旂常服色見於儀禮禮記左傳者多周制不足證經大傳說士服一亦有山龍者節服氏裘冕六人是士服山龍也史公說自山龍以下爲作文繡者山龍至藻火謂之文粉米以下謂之繡說文文下云錯畫也象文文即是畫繡說文說春秋傳焉馬爲畫馬是文即畫繡謂畫此山龍以下至藻火之文粉米黼黻之屬既刺於絺皆謂之繡故以繡該之說文絺細葛也刺繡必於絺紈漢書賈誼傳云薄紈之裏是也堯賜舜絺衣即謂畫繡之衣不必破字爲黹也鄭說自日月至上物不過十二章天子以爲天之大數也鄭云衣用繪裳用繡者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經文在絺繡之上當爲衣下裳適配天數十二又黃帝制衣裳象乾坤乾坤各六爻此正配之也鄭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等在衣不在裳者論衡佚文篇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與鄭說同知至周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黹者司服享先王則袞冕祭羣小祀則元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四望山川則毳冕祭林澤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後漢明帝紀注引董巴輿服志同是三家今文皆以爲刺繡織成鄭始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徐廣車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蓋用鄭說與董巴劉昭皆不合也案絺一作希者司服鄭注引書作希繡云希讀爲黹黹字互譌說文黹下云箴縷所紩衣紩縫也書疏引鄭云希讀爲黹黹紩也與周禮注合段云疏依附孔本不分別之曰鄭本作希云希讀爲黹黹改希爲絺使從孔非也釋文云絺徐勅私反又勅其反馬同聶氏音義引陸當云鄭作希而不爲分別之詞亦非也或開寶誤刪之說文無希字也俗借爲絺少字許云希者多以虞書周禮斷之則希者古文黹字傳說自天子至士皆有山龍書疏引馬云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又引鄭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宗彝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虎雉以合周禮注合段云疏依附孔本不分別之曰鄭以前冕服之制不可改其見於經者體器云天子龍袞諸侯九旒大夫五旒士三鄭注云朱綠似夏殷之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旒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三鄭此注則龍袞以下之制亦夏殷禮也書疏云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此云龍袞者舉多文爲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崔云然非也但此經上文云禮有以文爲貴者疑是卑者讓爭者之等差非

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古文也今文彰作章○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者夏紀云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日月星辰作文繡見上服色女明之指此經言彰作章者鄭注大傳引經作章案彰厥有常夏今文是今文家有畫衣之說非鄭揜義也史記易爲繢衣則繢亦是衣又不僅繡黻不專爲裳矣

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繡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彰施于

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驚書以雉謂華蟲也雉也可證此經之注云三辰爲旂旗者左桓二年傳臧哀伯之言也又昭二十五年傳九文杜注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草藻水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己相戾以華蟲爲二與鄭異僞傳及疏引顧氏取先儒等說同之云五服五章無十二章九章七章之文虞士數五故天子服五不取日月星辰與粉米黼黻故王肅用今文義謂日月星辰舜時卽畫旂旗不在衣粉米黼黻或繡於裳或爲雜采亦不入正數也左傳云周之王也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十二乃周制周以前無十二旒之冕卽不必有十二章之服不得以周制爲虞制也至三家博士說又不同歐陽說有日月星辰可不入章數則粉米亦可不入章小夏侯說無之日月星辰可不入章數則粉米亦可不入章歐陽尚書故論衡說有日月星辰十二章爲虞制采歐陽夏侯義以有日月星辰十二章爲虞制星辰九章爲周制從夏侯說後人多宗鄭以爲殷制說雖善於傳會然皆周制未可以解虞書也先謙案孟子衮衣繡裳帝嚳黃黼黻衣大帶者鄭注大傳引經作章者鄭揜義也史記易爲繢衣則繢亦是衣又不僅繡黻不專爲裳矣

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繡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彰施于

晃云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三也注希晃云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注元晃云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是以謂之元焉凡晃服皆元衣纁裳是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閒一作同○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樂篇引書如此夏紀子作余字同古文閒一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樂篇引書如此夏紀子作余字同古文閒一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閒一作同○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閒一作同○予欲聞六律五聲

鄭云六律六呂言六律者舉陽陰從可知也漢書律厤志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族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仲呂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白虎通云子欲聞六律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樂記曰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也一說笙柷鼓籥琴瑟塤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籥在東南方琴瑟在南方塤在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孫云周語單穆公曰金爲羽石爲角瓦絲尚宮匏竹尚義革木一聲則以瓦易土爲八音也案章掌土鼓豳籥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是古八音鼓爲土塤則周時所爲非唐虞八音之土也○在治忽者夏紀作來始滑集解云尚書作習音忽引鄭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段云習忽古今字小篆本作㠯隸變作習說文㠯下云出气詞从口象形攡文作㠯一曰佩也鄭以笏訓習與說文訓佩合小司馬所見古文尚書則作忽矣古忽習通用如春秋鄭太子忽說文作太子㠯論語仲忽漢表作中習是也又云賈昌朝宋敏求之古文尚書治字作乂此本陸德明所謂務欲立異疑惑後生者蓋隋唐間有此音近滑先謙案說文㠯下云庚疏云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字作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據此則孔穎達亦爲所惑也今本疏乂字譌亂而宋本不誤詳考古經皋陶謨始滑作治忽序始宅殷作治亳殷皆始治形聲相近之故乂字恐無足依據也孔疏轉云乂字出眞古文束晳不見此爲顯倒見來始當爲七始者大傳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歸格于藝祖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初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遂覲東方六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西巡守亦如之北巡守亦如之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歸格于藝祖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初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遂覲東方六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西巡守亦如之北巡守亦如之歸格于藝祖用特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闕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於一州尚書則作忽矣古忽習通用如春秋鄭太子忽說文作太子㠯論語仲忽漢表作中習是也又云賈昌朝宋敏求之古文尚書治字作乂此本陸德明所謂務欲立異疑惑後生者蓋隋唐間有此音近滑先謙案說文㠯下云庚疏云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字作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據此則孔穎達亦爲所惑也今本疏乂字譌亂而宋本不誤詳考古經皋陶謨始滑作治忽序始宅殷作治亳殷皆始治形聲相近之故乂字恐無足依據也孔疏轉云乂字出眞古文束晳不見此爲顯倒見來始當爲七始者大傳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歸格于藝祖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初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遂覲東方六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西巡守亦如之北巡守亦如之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歸格于藝祖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初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遂覲東方六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西巡守亦如之北巡守亦如之歸格于藝祖用特

以理陰陽也漢書律厤志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子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又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注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又敘傳曰八音七始六律五聲六律劉德注天地四方人之始也又敘傳曰八音七始之義甚古惟漢志詠當作訓隋書律厤志引書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正用漢志雖云引書如此夏紀子作余字同古文閒一作同○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閒一作同○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閒一作同○予欲聞六律五聲

徐廣讀詠爲訓而解爲順舜紀五品不馴殷紀作五品不訓亦解爲順以歌詠五言爲順皆今文訓順義同之證故漢志釋詠也夏紀作來始滑來始滑忽聲相近滑忽亂案采字相近來采字形相似疑采字譌爲乘耳乘與承同承受也言受天之命以出納五言爲順也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閒一作同○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閒一作同○予欲聞六律五聲

書傳七始七政之誤索隱云今文作采政亦七政之誤段云今大傳唐傳曰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也宮商角徵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樂記曰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也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籥在東南方琴瑟在南方塤在西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孫云周語單穆公曰金爲羽石爲角瓦絲尚宮匏竹尚義革木一聲則以瓦易土爲八音也案章掌土鼓豳籥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是古八音鼓爲土塤則周時所爲非唐虞八音之土也○在治忽者夏紀作來始滑集解云尚書作習音忽引鄭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段云習忽古今字小篆本作㠯隸變作習說文㠯下云出气詞从口象形攡文作㠯一曰佩也鄭以笏訓習與說文訓佩合小司馬所見古文尚書則作忽矣古忽習通用如春秋鄭太子忽說文作太子㠯論語仲忽漢表作中習是也又云賈昌朝宋敏求之古文尚書治字作乂此本陸德明所謂務欲立異疑惑後生者蓋隋唐間有此音近滑先謙案說文㠯下云庚疏云壁內之書安國先得治字作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據此則孔穎達亦爲所惑也今本疏乂字譌亂而宋本不誤詳考古經皋陶謨始滑作治忽序始宅殷作治亳殷皆始治形聲相近之故乂字恐無足依據也孔疏轉云乂字出眞古文束晳不見此爲顯倒見來始當爲七始者大傳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歸格于藝祖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初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遂覲東方六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西巡守亦如之北巡守亦如之歸格于藝祖用特

以理陰陽也漢書律厤志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子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又禮樂志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注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又敘傳曰八音七始六律五聲六律劉德注天地四方人之始也又敘傳曰八音七始之義甚古惟漢志詠當作訓隋書律厤志引書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正用漢志雖云引書如此夏紀子作余字同古文閒一

徐廣讀詠爲訓而解爲順舜紀五品不馴殷紀作五品不訓亦解爲順以歌詠五言爲順皆今文訓順義同之證故漢志釋詠也夏紀作來始滑來始滑忽聲相近滑忽亂案采字相似疑采字譌爲乘耳乘與承同承受也言受天之命以出納五言爲順也蓋泛言之爲七政在樂則爲七始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閒一作同○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古文也今文作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古文閒一作同○予欲聞六律五聲

書傳七始七政之誤索隱云今文作采政亦七政之誤段云今大傳唐傳曰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謂也宮商角徵羽所以名之何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樂記曰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笙巽音也磬坤音也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籥在東南方琴瑟在南方塤在西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

後有言我不可弼○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今文與古文同○子違汝弼汝無面諫退而誇子違與辟同義說文弗下云讀若子違汝弼段云弼弗古文亦作弗孟子法家拂士孫氏音弼大戴禮保傅篇弼者撓天子之過者也孫云從史公讀爲慫漢書汲黯傳從諫承意從諫即慫恿方言云勸也楚語韋注聳獎也說文誹謗也案漢書成紀建始三年詔曰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從退有後言面從股肱之義也潛夫論明闇篇引此經云故爲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蔡邕文烈侯楊公碑云辟三國吳志孫權傳報陸遜書曰書載子違汝弼汝無面從皆用今文**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眾頑愚讒說之人若所道或罔公則弼之

年傳趙衰引書同○庶作試者漢書成紀潛夫論考績篇並作明試以功左傳趙衰引同又云君其試之疏云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云足利古本庶作試與左傳合○車服以庸者孫云此謂舉賢與堯典考績不同車服者謂車馬衣服庸即用也車服以庸謂命爲士大傳云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又或作不得朱軒注云飛軨以朱飾之其文見文選注疑是此傳御覽六百三十七引韓詩傳云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是故其民雖有錢財多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肖朱敖知天寶以前本不作傲也車乘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虞書曰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謂帝舜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亦罔或克壽我不敢驕不敢逸不敢游于田以萬民惟正是供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知其艱難或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周公戒成王若此傳御覽六百三十七引韓詩傳云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淫于酒德哉文選注疑是此傳文非此經之傳也惟詩頌人都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傳云相土契之孫冥之子也冥勤其官而水死故祀以爲社稷之神相土因其官而廣之德著於海外故烈烈海外有截也此經傳文王蕩疏巾車疏明引唐傳更非殷傳可比其稱唐傳不稱虞傳者或與堯典車服以庸傳同其前後漢左雄傳雄上疏曰與服有庸堯典論大夫曰古者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說此經之義皮云攷工記與人疏引殷傳未命爲士者不得朱軒乘飾車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略說同則文選注所引乃殷傳文非此經之傳也惟詩碩人都人士疏周禮巾車疏禮玉藻大學疏後漢王符傳注孝文類聚魏志書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書御覽引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

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乘之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中有敬長好讓等語與下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相合塙是此經傳文王蕩疏巾車疏明引唐傳更非殷傳可比其稱唐傳不稱虞傳者或與堯典車服以庸傳同其前後漢左雄傳雄上疏曰與服有庸堯典論大夫曰古者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說此經之義皮云攷工記與人疏引殷傳未命爲士者不得朱軒乘飾車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略說同則文選注所引乃殷傳文非此經之傳也惟詩碩人都人士疏周禮巾車疏禮玉藻大學疏後漢王符傳注孝文類聚魏志書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書御覽引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

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潛夫論考績篇引書車服以庸車一作輿以一作有者春秋繁露制度篇曰故賞賢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舉服有庸誰敢不敬應相合塙是此經傳文王蕩疏巾車疏明引唐傳更非殷傳可比其稱唐傳不稱虞傳者或與堯典車服以庸傳同其前後漢左雄傳雄上疏曰與服有庸堯典論大夫曰古者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說此經之義皮云攷工記與人疏引殷傳未命爲士者不得朱軒乘飾車外紀卷二成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服略說同則文選注所引乃殷傳文非此經之傳也惟詩碩人都人士疏周禮巾車疏禮玉藻大學疏後漢王符傳注孝文類聚魏志書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書御覽引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通志器

敢不敬應上推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今文與古文同敢一作能下多誰字○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不敬應者春秋繁露制度篇引如此敢一作能下多誰字者讓敢不敬應上命而讓善○誰敢不讓敢潛夫論考績篇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驗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皆今文異字孫云據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皆今文異字孫云據

王符說則讓爲推賢尚善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劣共流故○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今文與古文同○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者夏紀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孫讀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句同日奏罔功句云敷分也奏進也罔無也帝不以是分別善惡同日進用則無功狀謂讓說之人與黎獻同日進用無治績也先謙案史公以敷爲布布亦徧也言堪賢宜徧徵賢宜懲萬邦皆爲帝臣若不以是時屬否威善善惡惡之法布同於天下雖日進人而用亦無功效帝不時敷同句日奏罔功句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舉以一作肖惟作維○帝曰毋若丹朱敖者夏紀如此漢書楚元王傳

劉向奏云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亦罔或克壽我不敢驕不敢逸不敢游于田以萬民惟正是供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知其艱難或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周公戒成王曰毋若殷王亦罔或克壽我不敢驕不敢逸不敢游于田以萬民惟正是供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知其艱難或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是言乎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惡也塗山國名懲戒也朱之治水不以私害公○子創若時娶妻至于甲日復往娶于作子娶上多禹曰二字塗一作㑹○子創若時者夏紀作子不能順是孫云說文創傷也若順也時是也言予以順是爲傷故不順之孟子趙岐注順愛也義亦同先謙案是者指上文丹朱所爲舜以其殄世爲懲戒故言不能順愛是也○禹曰予娶塗山辛壬癸甲者夏紀作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索隱云蓋今文尚書脫漏太史公取以爲言亦不稽其本意豈有辛壬娶妻經二日生子不經之甚陳云史記子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子不子當爲子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啓子不子子娶塗山癸甲句生啓子不子句集解引僞傳云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知裴所見史記作子娶塗山辛壬癸甲正義亦云禹辛日至甲四日往理水是張據史記本與裴同先謙案書疏引鄭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治水以辛爲娶日三宿歷壬癸甲日也呂覽云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日也楚詞天問王逸注禹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吳越春秋云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諸說皆同塗一作㑹者說文㑹下云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㑹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虞書曰予娶㑹山此尚書作子娶塗山之塙證許前說本左哀七年傳文禹會諸侯之所也一曰以下則此經之塗山呂覽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高誘注塗山在九迴近當塗也漢書地理志九江當塗縣應劭注禹所娶塗山氏國也有禹虛今安徽鳳陽府懷遠縣是論衡問孔篇禹曰

子娶若時辛壬癸甲孫云說文辵部引此作子娶若時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乃子娶塗山之誤文獻通疑疏證輯補

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水土之功故○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古文也今文無而字弗作不啓一作開○啓呱呱而泣予弗子者夏紀作生啓子不子消約其文今文作啓呱呱泣者說文呱下云小兒啼聲白虎通姓名篇人生所以泣何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啓呱呱泣列女傳頌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啓呱呱泣母獨論序吳越春秋云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夜呱呱哭不者夏紀如此皇甫謐帝王世紀作開者論衡作開今文啓多爲開弗作不者夏紀如此皇甫謐帝王世紀作開者論衡作開今文啓多爲開子諒鄭注子讀爲不子之子列子楊朱篇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弗皆作不子讀爲字疑今文亦然江云禹因帝引丹朱以相戒故言不子其子荒度是勤述往事以推來明不敢效丹朱也論衡說弗子之意云己不敢私不肖子恐非經指○惟荒度土功者夏紀云以故能成水土功孫云廣雅釋詁度就也就亦成也列子作惟荒土功皇詩傳荒大也詩殷武蹟引鄭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釋詁奄大也土功謂分土之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三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今文與古文同古文弼作邲○弼成五服者夏紀作輔成五服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之衆以成之論衡語增篇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之論衡說弼字言以敷土輔成之也服五采之服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段云此今文說與上下文不貫

注建國之法差之一州方七十里之國二百方三十里之國八百餘方百里者三十不在數內州共一千四百國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八州共九千六百國四百國在圻內適得爲萬國也鹽鐵論結和篇伯翳之始封泰地爲七十國七十里知虞夏封大不過七十里也知五千爲五百方五千里之內荒服五千里內史公說禹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之內侯服二千里內綏服二千里內要服二千里內荒服五千里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也史記說禹貢五服四面相距五千里爲五服五千里至于荒服異義說中國方五千里其職來貢以五服故服侯服甸服千里內要服千里內荒服異義說中國方五千里其職來貢以五服故服侯服甸服千里內要服千里內荒服同云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外五百里要服外五百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地考之百里外至東海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鄜土牧萬里之外俱同今文王制疏又引許慎謹案以漢地考之百里外至東海之地極五千里荒服之地方不過數千里案三聖堯舜禹此西漢書賈捐之傳以三聖之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漢人說論衡別通篇殷周之制疏引鄭云登用之年始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說苑修文篇禹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也知五千爲五百里之別名大界與堯不同殷武疏引異義公羊說中國方五千里者夏紀作至于五千里者鄭注禹貢云堯之五服服五百里侯服服事天子也此信都成五服五百里耳禹平成五服而爲一面爲曲禮疏皆引括地象文與此同以崑崙山在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貢五服之殘數亦每服五百里曰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外五百里曰侯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外五百里曰綏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去王城四千五百里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去王城五千里又其外方七千里之國二百方九千里之國一千方萬里之國一州方千里之國百方百里之國百里之內州共一長方百里之內州共一小方百里之內州共一下方百里之內州共一次方百里之內州共一帥方百里之內州共一屬方百里之內州共一卒方

神州者史記孟子傳引騶衍說云中國名曰神州赤縣神州內有
九州禹之序九州也說文邑从一从口从巴會意在昆侖東南是神州在崑崙東南釋詁神治也言神農至禹所治之地云
禹弼五服之殘數之內故有萬里之界也言神農去王城五百里曰甸
服云者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五千里則亦爲方萬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之弼當周之侯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其采服當其男服綏服當其衛服也要服之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侯綏要荒各五千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之弼當周之侯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周之甸服當其采服當其衛服也要服綏服當其蠻服當其夷服荒服當鎭服當其藩服是周之甸綏要荒各五千里則亦爲方萬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之弼當周之甸服由是以推則甸服當其采服當其衛服也要服綏服當其蠻服當其夷服荒服當鎭服當其藩服是周之甸服當周之侯綏要荒各五千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之弼當周之甸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其采服當其衛服也要服綏服當其蠻服當其夷服荒服當鎭服當其藩服是周之侯綏要荒各五千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之弼當周之侯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周之甸服當其采服當其衛服也要服綏服當其蠻服當其夷服荒服當鎭服當其藩服是周之甸服當周之侯綏要荒各五千里而其中方千里爲甸服之弼當周之甸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其采服當其衛服也要服綏服當其蠻服當其夷服荒服當鎭服當其藩服是

立長使各守其職弭見鄭以要服之內有師有牧此立長當在四海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鄭鄭玄曰屬連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古文也今文弗作不工作功者夏紀作各道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迪作道故訓字釋詁迪作也詩傳即就也禹言各邦皆勤作有功惟有苗頑凶極化弗克就功願帝以爲念勿因天下將平遂涉怠忽也故帝此後頻有征苗之事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念乎○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古文也今文敘作序僞傳敢不吾德乃女功序之也迪道朕吾乃汝故訓字敘作序今古文之異孫云晉語韋注道達也時是也敘者釋詁與順轉訓言禹功順成序字同釋詁敘緒也詩閟宮纘禹之緒箋云纘禹之緒事也詩閟宮纘禹之緒傳序緒也廣雅釋詁緒業也釋詁緒餘也

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古文也今文敘作緒方作旁惟作維○皐陶方祗厥敘緒者續漢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夏勤策文云旁祗厥緒魏志注引袁宏漢紀建安二十五年詔同旁方今古文之異釋詁敘緒也詩閟宮纘禹之緒箋云纘禹之緒事也詩閟宮纘禹之緒傳緒業也釋

於是敬禹之德禹之德即其治水之事業見於行則爲事業載於民即爲德也故史公以德言之旁之言普言無所不敬○旁施象刑維明者白虎通聖人篇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王應麟文志考引同新序節士篇書曰象刑惟明及禹不能楊子先知篇唐虞象刑維明夏后肉刑三千崔駰大理箴旁施作明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旁施四方維明皆用今文以明屬刑言解如前文明于五刑之明一說也夏紀云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以明屬舜德言又一說也孫云史公說方施爲令民皆則禹云者詩傳方則也是說方爲則說象刑爲不如言刑從之者言設此畫象以示民告以不從教則當加刑而民無犯者故云舜德大明也皮云今文作旁施象可訓則旁不可訓則荀子云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然則象刑無肉刑乃古說相傳以爲象天道作刑乃荀卿孫卿論也先謙案旁博施用也旁施象刑謂溥用象刑而民無犯者餘詳見堯典凱俗通云皐陶謨虞始造律書疏引鄭云歸美于二臣大傳云昔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即謂此也孫云皐陶以下虞史所述非舜言也史公說伯夷語帝前即此至庶尹允諧經文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夏擊於明堂也白虎通禮樂篇祝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祝擊敔而堂上之聲應之也鳴球即明堂位之玉磬亦先言之者以特先言夏后氏之頌磬清故以合堂上之樂商頌那亦以鼓管之聲依我磬聲也搏拊即明堂位之器亦名拊鼓本作樂於明堂也白虎通禮樂篇祝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祝擊敔而堂上之聲應之也鳴球即明堂位之玉磬亦先言之者以特先言夏后氏之頌磬清故以合堂上之樂商頌那亦以鼓管之聲依我磬聲也搏拊即明堂位之器亦名拊鼓本

作樂於明堂也白虎通禮樂篇祝敔者終始之聲也祝擊敔而堂上之聲應之也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又云搏拊鼓欲其清也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又云搏拊以韋爲鼓謂之搏者捄何以也君子有大德必有大位以節樂之所由興也故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禮樂篇引云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今文與古文同夏擊鳴球者夏紀云於是夔行樂則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鄭以爲夔言與史公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今文尚書作擊字訓擊也隔者擊之借字韋以隔字難曉故援古文尚書隔今文尚書作擊也隔者擊之借字韋云古文隔爲擊祝也韋云古文隔爲擊祝敔拮隔者漢書楊雄傳長楊賦云拮隔鳴球韋昭注拮擽也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爲擊段云古說皆謂夏擊擽敔也隔即擊字謂擊祝也韋云古文隔爲擊祝敔拮即夏字擽謂擽也是今文作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一格即琴瑟之比鄭注禮記云拊搏

匡以韋爲面考工記韓人爲皐陶陶亦瓦器之名周語單穆公說人音有瓦無土下云節之鼓是以鼓兼革土二音也經文有八音以鼓之皮云樂節先升歌次笙或管無塤恐有疑其缺土音者故及之次間次合樂蓋於儀禮孔子間居云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舞在下管之後故白虎通引下管鼗鼓爲舞時所用鼗所以進舞勺說之是也樂記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論語樂則韶舞韓詩外傳韶用干戚詩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箋云籥舞是知下管即有舞合白虎通舞者在下言之是今文說以爲舞也○合止柷敔者風俗通聲音篇云柷謹案禮樂記柷五十中有椎止用柷之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柷敔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以疏引鄭云合止柷敔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以節樂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漆筩中有椎擽之以樂之將末戛敔以止樂書疏引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所以止樂之故謂之柷敔之狀亦謂之柷敔亦是頌其成也

諸家說同惟釋名與鄭注相反蓋劉熙誤也笙鏞以間鳥獸跔蹌

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跔蹌然○笙鏞以間今文與古文同鳥獸跔蹌古文作鳥獸鶴鶴古文也今文作鳥獸鶴鶴古文一作鷹鷹古文同皐陶曰鳥獸蹌蹌即此也笙鏞以間者白虎通禮樂記引虞書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古文說以爲舞也○合止柷敔者風俗通聲音篇云柷謹案禮樂記柷五十中有椎止用柷之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柷敔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以節樂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漆筩中有椎擽之以樂之將末戛敔以止樂書疏引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所以止樂之故謂之柷敔之狀亦謂之柷敔亦是頌其成也

鏞本作庸大司樂注引虞書笙鏞以間者白虎通禮樂記柷敔者合樂用柷敔之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以疏引鄭云合止柷敔之狀如漆筩中有椎止用柷之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柷敔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以節樂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漆筩中有椎擽之以樂之將末戛敔以止樂書疏引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所以止樂之故謂之柷敔之狀亦謂之柷敔亦是頌其成也

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庸庸大司樂注引虞書笙鏞以間鳥獸蹌蹌古文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今俗人妄改庸爲鏞致不可讀賙瞭注頌或作庸庸功也疏云注頌一或作庸尚書云笙庸以間孔以庸爲大鐘鄭云庸庸卽大射儀之頌一也又大射儀頌磬注云言成功之義以間庸亦功也亦有成功之義

曰頌古文頌爲庸疏云尚書笙庸以間孔以庸爲大也孫云庸深長之聲俗間尚書既改庸爲鏞乃併疏盡解庸尚是金旁則但爲器名無庸別解

李云庸大也孫云庸深長之聲俗間尚書既改庸爲鏞乃併疏盡解庸尚是金旁則但爲器名無庸別解

改之其爾雅作鏞亦非善本也孫云釋詁間代也謂如樂記鐘磬聲據此二家注知爾雅本作庸

芋瑟以和之鄉飲酒義工人升歌三終工告樂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釋樂大鐘謂之鏞郭注亦名大鐘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大鏞以間案書疏云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以間案書疏云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以間案書疏云李巡曰大鐘音

年傳注漢書宣紀元康元年詔引同舜紀云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公意謂此太室之祭是薦禹於天禹爲主人故云禹作九招也說苑修文篇與舜紀同論衡講瑞篇引大傳云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齊世篇云無嘉瑞之應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又曰有虞氏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書緯帝命驗云舜受終鳳皇來儀又曰舜舞終而升天下樂其風俗鳳皇來儀之歌致來儀之鳳矣皆今文說以鳳皇爲瑞應之證公羊哀十四年傳疏引鄭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乘匹孫云釋詁儀匹也釋鳥鸑鷟鳳其雌雄皇列子黃帝篇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皇來儀簫韶九成此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夔曰於予擊石拊石今文無於字○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今文與古文同○夔曰知古文本有此二夔曰蒙上文故曰也司樂鄭注引作夔又曰夔曰於予擊石拊石者大言而疾作揚者夏紀云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皮云釋詁撝揚績也此揚訓績承上帝曰言謂拜手稽首而績言也錢大昕云燕禮主人膊觚於賓注膊送也讀爲揚揚禮擅弓杜預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膊案禮賓主獻酢畢乃有膊觚膊爵者則揚觶之揚益取義於舉觶矣此揚訓績之證集解引鄭云使羣臣念帝之戒荀子大略篇績矣衡曰稽首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愼作慎古文也今文慎作揚○慎夏紀作率爲興事愼乃憲敬哉皮云釋詁撝揚績也凡夜孳孳並云婁古屢字揚雄揚州牧箴堯崇屢省本此經屢省字則今文荓同段云屢疑衛包所改古本當止作婁如唐石經式居婁驕婁豐年尚不誤可證孫云釋言婁亟也此言百工之事信守常法而數察之乃不敢壞也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今文當與古文同○賡省乃成欽哉者夏紀無文漢書谷永傳作賡載歌先君後臣眾事乃安以成其義○乃賡載歌曰夏紀作乃更爲歌曰段云說文賡下文與古文同○乃賡載歌曰夏紀作乃更爲歌曰段云說文賡古續字許慎謂此字會意非形聲也釋文賡加孟反劉皆行反云古孟反沈孫音庚羣經音辨云唐韻謂說文誤案爾雅釋文亦云古孟反沈孫音庚羣經音辨云唐韻謂說文賡續也書疏引作賡爾雅賡續也詩疏引作賡古庚更通用列宋廣韻本於唐韻廣韻十二庚有賡字三燭無益仍孫愐之舊徐鉉修說文云今俗作古行切正謂唐韻也攷詩大東西有長庚毛傳庚續也書疏引作賡爾雅賡續也詩疏引作賡古庚更通用列言百工之事信守常法而數察之乃不敢壞也

**哉賡載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眾事乃安以成其義○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今文當與古文同○賡省乃成欽哉者夏紀無文漢書谷永傳作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今文賡載者孟子滕文公篇自葛載注一說言當作再字言續帝歌再作乃更爲歌曰段云說文賡下一字夏紀如此漢紀王閎上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文載者孟子滕文公篇自葛載注一說言當作再字言續帝歌再作乃更爲歌曰段云說文賡下一字夏紀如此漢紀王閎上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之命惟時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工人其代之天工人代天理厥宜百工熙哉皮云釋詁熙廣也書太史公曰余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惟是幾安而殷肱不良萬事墮壞釋詁傳引殷肱二句漢紀元首三句孫云大戴禮記志篇明孟也釋天迪中論審大臣篇引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康爲安安卽下文非書疏引鄭云戒臣相戒之意或以爲兼用古文及皐陶揚言皆君臣相勑惟思時是幾危也說文幾微也殆也以幾爲危以康爲安安卽下文非書疏引鄭云戒臣相勑者勑猶戒也指帝用作歌言百工之事信守常法而數察之乃不敢壞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熙作喜古文也今文喜作熙○喜夏紀作興熙廣也書疏引作廣爾雅廣續也詩疏引作廣古庚更通用列宋廣韻本於唐韻廣韻十二庚有賡字三燭無益仍孫愐之舊徐鉉修說文云今俗作古行切正謂唐韻也攷詩大東西有長庚毛傳庚續也書疏引作賡爾雅賡續也詩疏引作賡古庚更通用列言百工之事信守常法而數察之乃不敢壞也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起哉百工熙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熙作喜古文也今文喜作熙○喜夏紀作興熙廣也書疏引作廣爾雅廣續也詩疏引作賡古庚更通用列丙吉傳贊云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云葢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漢陳蕃傳蕃疏云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皆也皆用今文釋詁喜康樂也興起也興也工官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以戒帝○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古文也今文颺作揚○颺作揚者夏紀云皐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皮云釋詁撝揚績也此揚訓績承上帝曰言謂拜手稽首而績言也錢大昕云燕禮主人膊觚於賓注膊送也讀爲揚揚禮擅弓杜預洗而揚觶注云禮揚作膊案禮賓主獻酢畢乃有膊觚膊爵者則揚觶之揚益取義於舉觶矣此揚訓績之證集解引鄭云使羣臣念帝之戒荀子大略篇大言而疾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愼作慎古文也今文慎作揚○慎夏紀作率爲興事愼乃憲敬哉皮云釋詁撝揚績也凡夜孳孳並云婁古屢字揚雄揚州牧箴堯崇屢省本此經屢省字則今文荓同段云屢疑衛包所改古本當止作婁如唐石經式居婁驕婁豐年尚不誤可證孫云釋言婁亟也此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愼作慎古文也今文慎作揚○慎夏紀作率爲興事愼乃憲敬哉皮云釋詁撝揚績也凡夜孳孳並云婁古屢字揚雄揚州牧箴堯崇屢省本此經屢省字則今文荓同段云屢疑衛包所改古本當止作婁如唐石經式居婁驕婁豐年尚不誤可證孫云釋言婁亟也此

哉屢省乃成欽哉

今文當與古文同○屢省乃成欽哉者夏紀無文漢書谷永傳作屢載歌先君後臣眾事乃安以成其義○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今文屢載者孟子滕文公篇自葛載注一說言當作再字言續帝歌再作乃更爲歌曰段云說文賡下一字夏紀如此漢紀王閎上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法天之命惟時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工人其代之天工人代天理厥宜百工熙哉皮云釋詁熙廣也書太史公曰余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惟是幾安而殷肱不良萬事墮壞釋詁傳引殷肱二句漢紀元首三句孫云大戴禮記志篇明孟也釋天迪中論審大臣篇引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康爲安安卽下文非書疏引鄭云戒臣相戒之意或以爲兼用古文及皐陶揚言皆君臣相勑者勑猶戒也指帝用作歌言百工之事信守常法而數察之乃不敢壞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叢脞細碎無大

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今文與古文同○又歌曰者夏紀帝拜曰此處不當爲舜又歌曰股肱喜哉元首明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今文與古文同也先謙案下文有帝曰皆作帝不應此獨作舜明係誤衍段說非○元首叢脞哉者夏紀如此廣雅釋詁叢湊也脞煩也叢湊遽也俗煩脞煩以治事急遽無序則眾務叢湊於前脞湊雙聲字釋文引馬云叢總也脞小也書疏引鄭云叢聚也脞小之事以亂大政案說文無脞字叢下云聚也脞下云小也徐鉉注云案尚書元首叢脞哉叢脞猶細碎也今从肉非是段云書脞字从肉自來古本如是豈得因說文無脞字妄思易之其流弊至趙凡夫而最甚此小學之妖魔障蔽名實說文經傳之字不見於許書者其說有三或意在別而非所以尊說文經傳之字不見於許書者其說有三或意在別裁或當年失檢或傳寫遺亡不得主一而廢二也○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夏紀如此說文惰不敬也樂書股肱不良萬事墮壞即此說文惰不敬也樂書股肱不良萬事墮壞即作隳方言隳壞也帝拜曰俞往欽哉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拜作帝拜曰然往欽哉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訓往爲自今以往謬○今文同者夏紀欽哉俞然故訓字下云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集解引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案據此往欽哉指命禹攝位言與上文往哉同義孫云拜揖也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土揖推手小舉之又司士孤卿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也○今古文當爲隨山栞木者漢志如此夏紀作行山栞木用故訓代經皐陶謨作行山栞木是今文作栞古文亦作栞表木說見前索隱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水土定千八百國鹽鐵論云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度九州書疏引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冀高山大川冀定也高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冀高山大川今文與古文同僞傳全用馬鄭說○今文同者漢志作冀高山大川夏紀云定高山大川川冀定故訓字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山華山恆山嵩山也五嶽四瀆之屬五嶽謂岱山霍天下江淮河濟爲四瀆大川相關小川相屬東歸於海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史記集解引馬云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與大傳合是今古文說同案冀者定其主名呂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高山大川其所列是也冀州既載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平水土主名自禹定之下文無載今文與古文同書疏引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與僞傳意同近儒以爲傳出肅手又一證也○冀州既載者漢志如此夏紀同上文云禹行自冀州始漢志師古注載始也或據爲今文家說案史公明引書文上句敘述之詞不必執爲今文訓始之證史記集解公羊莊十年傳疏及書疏引鄭云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劉讀冀州句既載屬下兩河曰冀州釋地文王鳴盛云郭璞注云自東河至

州馬義所本○今古文當爲隨山栞木者漢志如此夏紀作行山栞木用故訓代經皐陶謨作行山栞木是今文作栞古文亦作栞表木說見前索隱表木謂刊木立爲表記水土定千八百國鹽鐵論云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度九州書疏引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冀高山大川冀定也高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今文同者漢志作冀高山大川夏紀云定高山大川冀定故訓字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嶽皆觸石而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山華山恆山嵩山也五嶽四瀆之屬五嶽謂岱山霍天下江淮河濟爲四瀆大川相關小川相屬東歸於海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史記集解引馬云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與大傳合是今古文說同案冀者定其主名呂刑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高山大川其所列是也冀州既載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平水土主名自禹定之下文無載今文與古文同書疏引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與僞傳意同近儒以爲傳出肅手又一證也○冀州既載者漢志如此夏紀同上文云禹行自冀州始漢志師古注載始也或據爲今文家說案史公明引書文上句敘述之詞不必執爲今文訓始之證史記集解公羊莊十年傳疏及書疏引鄭云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劉讀冀州句既載屬下兩河曰冀州釋地文王鳴盛云郭璞注云自東河至

尚書

禹貢第一

夏書○古文尚書應題虞夏書僞孔誤說見虞書下

孔氏傳

禹貢禹制九州貢法○大傳云禹貢可以觀事史記夏本紀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又河渠書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鹽鐵論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所生貢獻書疏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

禹敷土隨山刊木洪水汎溢禹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禹敷土今文與古文同敷一作傅布治九州之土斬木通道本鄭注云案尚書元首叢脞哉叢脞猶細碎也今从肉从脞傳卽付也謂付工屬役之事令人分布理九州之土地也荀子成相篇作傳土張衡司徒呂公誄云四嶽在虞傳土佐禹並與史記合大司樂疏引鄭云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木土說文敷下云施也施有分布義釋文云敷馬云分也分之言別也書序禹別九

王先謙參正

西河東西皆據冀州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爲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爲冀州之水非不經流者疏謂九州之次即治水之次已入流域則冀州之水次其義甚確若謂冀州之水無經流者故先冀次流則不必泥也以今輿地約之山西全省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直隸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承德等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東北則以東播爲九河其經流之徒駭尚在冀域而八枝

包皆依俗讀改爲太而開寶中又刪釋文大音泰之語惟僞武成大王僞畢命大師未改王鳴盛云時堯都平陽太原據其上游蘇但知治太原不知道壺口功用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山而後修蘇舊跡自太原至岳陽也○至于岳陽者楊雄冀州箴岳作岳者一作嶽者夏紀作至于嶽陽漢志同志河東郡霍大山在東南霍山也後志更名霍山在永安縣今山西霍州東南接趙城洪洞二縣周二百餘里謂之中鎮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本鄭說○覃懷致功至衡漳○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今文與古文同漳一作章僞傳漳水橫流入河漢志河內郡懷縣屬河內云懷縣西南有大河據水經清漳水出沾縣南流逕魏郡沙縣西入武安大河縣西南合濁漳水出沾縣東南流逕魏郡武安縣東北入海浮水與繩水合繩水出繩縣東北至邯鄲入清漳以通河漳漳水東入清河以通于衡漳者也衡漳故瀆又逕魏郡平恩縣北屈北信都國下博縣東北昌城縣東北至信都國扶柳縣東北廣平國南曲周縣東北鉅鹿郡鉅鹿縣東北鉅鹿澤東北出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言漳水橫流也衡漳故瀆又逕魏郡平恩縣北東北出與繩水分流衡漳水所出東北至鄴入清漳又歷堂陽縣北至邑城之東北入河漢志上黨沾縣東南發鳩山清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之東北入河漢志上黨沾縣東南發鳩山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城

以當邦賦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疏云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據此知餘州雖有厥貢之文不入穀準其賦之額買土物以貢此州不言厥貢以帝都所需令有司市買不煩諸侯貢篚故入穀不貢也劉云夏時正月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盡井始於黃帝夏雖行貢法亦兼助法故有公田公劉當夏時徵田爲權則徵亦貢法亦兼夏季之弊厥田惟中中今文無惟字者漢志作厥田中中夏紀並淆厥字歐陽兼之尤非○今文尚書考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厥田惟中中今文無惟字僞傳兼肥瘠言本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與賦之多寡可見肅務與鄭違故變言肥瘠與賦之高下言不論肥瘠於賦之多寡儻互不合僞傳兼之尤非今文尚書考異引鄭云田中中夏紀並淆厥字歐陽

也故以沇名焉此當作古文以爲沇州之沇沇州者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沿名焉今文譌舛文義不通水部云沿水也亦謂此也故徐鉉曰口部已有此重出今本水部譌作沿與緣水而下之沇州之沇而鹵字轉寫既久漢碑皆作兗參合鹵沇二體成此一爲泥地爲一說古文說也古文尚書蓋沇水字作沇鹵州字作鹵不渥地故以沿名爲州名一作沛河惟兗州者漢志導沇水及河東垣下自注沇水所出天文志角亢氐沇州並作沇明此兗州字出後人妄改夏紀惟皆作維匡謬正俗云古文尚書作匡今文尚書作惟今文尚書變維所云今文尚書據熹平石經言之但參考史漢諸書惟維字初無一定未可據爲今古文之辨蓋沛惟二字皆夏侯本如此王鳴盛云沛自荀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此鄭義也書疏據漢志以濟陰山陽二郡屬沇州則殷制與禹貢同職方河東曰沇州則以後世改流上凝禹迹非也爾雅沛河閒曰沇州則以其地蓋言河不言沛則越沛而東得岱矣貢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菏南爲徐北爲青禹貢徐州曰大野既豬而職方沇州山鎮曰岱山澤藪曰大野故知周沇州方跨沛也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及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眞定河閒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及眞定州域也

九河既道

原以北是○九河既道今文

與古文同九河皆在冀州既歸故道故沇土可耕桑僞孔云在此州界孔疏謂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殊爲迂曲○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集解引馬云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詩般疏書疏引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此古文說漢書溝洫志河隄都尉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許商夏侯尚書此今文說班志地理勃海郡成平鬲縣鬲侯國云鬲庫沱河民謹爲曰徒駭河東光縣鬲侯國云有胡蘇亭平原郡鬲縣鬲津在西北皆不引說文蘇爲異字小徐本作惟縣誤縣隨從其三馬氏後起不過據爾雅釋水舉九河空名故鄭參依今文家言九河止數約舉之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此古文說漢書溝洫志河隄都尉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許習夏侯尚書此今文說班志地理勃海郡成平鬲縣鬲侯國云鬲庫沱河民謹爲曰徒駭河東光縣鬲侯國云有胡蘇亭平原郡鬲縣鬲津在西北皆不引說文蘇爲異字小徐本作惟縣誤縣隨從其三馬氏後起不過據爾雅釋水舉九河空名故鄭參依今文家言九河止數約舉之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注云填塞也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及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及眞定州域也

逆河入海

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此鄭義也書疏據漢志以濟陰山陽二郡屬沇州則殷制與禹貢同職方河東曰沇州則以後世改流上凝禹迹非也爾雅沛河閒曰沇州則以其地蓋言河不言沛則越沛而東得岱矣貢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菏南爲徐北爲青禹貢徐州曰大野既豬而職方沇州山鎮曰岱山澤藪曰大野故知周沇州方跨沛也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及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眞定州域也

九河既道

原以北是○九河既道今文

與古文同九河皆在冀州既歸故道故沇土可耕桑僞孔云在此州界孔疏謂嫌九河亦在冀州故云在此州界殊爲迂曲○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集解引馬云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詩般疏書疏引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此古文說漢書溝洫志河隄都尉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許習夏侯尚書此今文說班志地理勃海郡成平鬲縣鬲侯國云鬲庫沱河民謹爲曰徒駭河東光縣鬲侯國云有胡蘇亭平原郡鬲縣鬲津在西北皆不引說文蘇爲異字小徐本作惟縣誤縣隨從其三馬氏後起不過據爾雅釋水舉九河空名故鄭參依今文家言九河止數約舉之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注云填塞也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及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及眞定州域也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中也○雷夏既澤今文與古文同雷夏既澤者夏紀漢志如此志濟陰郡成陽縣雷澤東北山水澤地篇與此合詩曹譜疏引志作雷夏澤子河注云瓠河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十餘里即舜所漁也澤在濮州東南接菏澤縣界○灘當爲雍者夏紀漢志並作雍沮會同鄭注同是今古文並作雍王引之云此與蒙縣灘水遠不相涉晉人作

灘遂生謬解史記集解引鄭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也職方鄭注盧維當爲雷雍謂雷澤與雍水也王鳴盛云元和郡縣志云雷澤縣本漢廮陽縣屬濟陰郡隋開皇六年置因縣北雷夏澤爲名雍沮二源俱出縣西北平地中去縣十四里然則雍沮水唐時尚存鄭生山左宜目見之爾雅水自河出爲雍郭注以書灘沮會同當之謬雷澤下流末知何往大抵不南注沛則北注濮亦終歸於沛也五代後河流經此雍沮二水蕩滅無存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居平土就桑蠶○桑土既蠶者夏紀漢志如此詩譜疏引鄭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是降丘宅土一作民乃降丘度土○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今文與古文同一作民乃降丘度土方言民乃降丘度土者風俗通山澤篇謹案尚書民乃降丘居也夏紀作於是民得下丘居土以故訓代經段云是字作民乃二字此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之目也史公所據今文亦當作民乃降丘度土書疏引鄭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

○厥土黑墳者漢志如此夏紀厥作其故訓字釋文引馬云墳有膏肥也王鳴盛云晉語地墳韋昭注墳起也有膏肥則墳起江云墳色黑而墳起○厥土黑墳今文與古文同今文作草惟繇系木條古文也今文作草繇木條者夏紀如此漢志作少繇

厥木惟條

木條班書草多作少非今古文之異說文蘇下云草盛貌夏書曰厥艸惟繇艸本知有厥惟者古文無者今文段云陸德明王應麟皆不引說文蘇爲異字小徐本作惟繇誤繇隨從也此引書以證蘇字從草繇會意正如引易百穀艸木麗于地以證麗字從草麗會意引易豐其屋以證豐字從宀從丰會意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以證相宀從目木會意蘇古音讀如由釋文引馬云繇抽也王鳴盛云繇爲抽者蓋以音近得義

厥田惟中下

文也今文作田中下○厥田惟中下○田中下者夏紀如此漢志作厥田中下宋祁云正文厥字別本無案別本是今文無也

厥賦貞

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鄭注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劉敞云田中下而言厥賦貞乃第六明矣何焯云賦下當連下作字爲句訓治水其文不當在降作

十有三載乃同

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十有三載乃同僞古文也今古文載皆作年乃一作迺貞作連文僞孔誤讀而唐宋人從之說見上○士有三年乃同者夏紀如此乃一作迺者漢志如此夏侯本異釋文載馬鄭本作年是今古文同僞孔改載王鳴盛云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三祀泰誓云惟十有三年豈知古人臨文不拘堯典百姓如喪考

妣三載孟子作三年洪範惟十有三祀劉敞引伊訓云惟太甲元年論語引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多方前云五年後云五祀是皆通稱此載字當從馬鄭作年林之奇尚書全解七玉海十七及書疏引馬云禹治水三年鄭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薄舜餘九年又加三年爲十二年惟洪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皮云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三國志高堂隆傳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合鯀九年不成是云禹治水十三年者今文說馬鄭仍用今文說現不從馬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九年爲十三年古文異說也先儒謙案鄭仍用今文說現不從馬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宜桑蠶織文地宜漆林又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今文與古文同貢者夏紀作其貢漆絲其篚織文厥其故訓同篚一作匪○今文同者如此夏侯本異篚匪借字依說文當作匪書字篚一作匪棐者漢志如此夏侯本異篚匪借字依說文當作匪書疏引鄭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詩甫田疏引鄭志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段云依說文桑木汁漆水名周禮泰林之征故云書桑爲漆杜子春云當爲泰漆泰林之若錦綺之屬此州出者良以充天子郊廟之服織文染浮于濟漯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浮于濟漯達于河古文也今文達作通濟一作沛○浮于濟漯通于河者夏紀漢志如此濟一作沛者漢志作浮于沛漯夏侯本異志東郡東武陽縣酇云桑欽言漯水出焉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北郡高唐縣酇云桑欽言漯水出焉東北至千乘入海平原郡鬲縣酇云桑欽言漯水出焉東北至千乘入海河水注云桑欽言漯水出焉東北至千乘入海地理風俗記云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南郡著縣千乘郡博昌縣臨濟縣北海郡都昌縣朝陽縣酇北海郡平壽縣酇東萊郡掖縣酇琅邪郡海曲縣酇皆漯水所出東北入海地理風俗記作泺郡平縣酇北海郡都昌縣朝陽縣酇東萊郡掖縣酇琅邪郡海曲縣酇皆泺水所出東北入海泺水耗則微涓絕流書浮于濟漯漯水耗則微涓絕流書作泺水所出高唐余尋其沿歷徑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桑欽云漯水

文引徐本作畎谷蓋作畎而訓爲谷也釋名釋山云山下根之受雷處曰畎畎吮也吮得山之肥潤也釋草泉麻也說文鉛青金也顏師古云怪石石之次玉美好者也**萊夷作牧**萊夷地名可以放牧○萊夷作牧今此夏紀作改作爲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夥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東海郡祝其縣江縣酉南江云其皆讀爲既先謙案上文濰淄其道厥其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東海郡祝其縣江縣酉南江云其皆讀爲既先謙案上文濰淄其道厥其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

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汶達于濟文也今文達作通○今文達作通者夏紀如此漢志作達者今文達作通凡古文作達者今文皆作通上文達于河漢志作通于河此後人改之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出萊蕪原山西南逕嬴縣今萊蕪北縣東北泰山蛇丘縣今泰安東北縣東南博縣東北東平無鹽縣東東平陸縣東北上東縣東北入沛故浮汶以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惟徐州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惟徐州今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出南旺資運而水經安山出沛故道久廢

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惟徐州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蒙下云禹貢蒙羽其藝治也鄭引詩字段云乂治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東海郡祝其縣江縣酉南江云其皆讀爲既先謙案上文濰淄其道厥其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東海郡祝其縣江縣酉南江云其皆讀爲既先謙案上文濰淄其道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府及淮惟徐州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又入於沇也又云以今兗州府東境

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及淮惟徐州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及淮惟徐州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蒙下云禹貢蒙羽其藝治也鄭引詩字段云乂治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東海郡祝其縣江縣酉南江云其皆讀爲既先謙案上文濰淄其道厥其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東海郡祝其縣江縣酉南江云其皆讀爲既先謙案上文濰淄其道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孫云今東平州境至大野東原而止大約在今東平州東原而止大野東原底平

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及淮惟徐州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南至淮水王鳴盛云言又者蒙上海岱青州之文鄭青州以海岱及淮惟徐州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志如字本又作蓄又作畜

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及淮惟徐州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蒙下云禹貢蒙羽其藝治也鄭引詩字段云乂治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東海郡祝其縣江縣酉南江云其皆讀爲既先謙案上文濰淄其道厥其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東海郡祝其縣江縣酉南江云其皆讀爲既先謙案上文濰淄其道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孫云廣雅釋詁藝治也

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及淮惟徐州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孫云藝治也鄭引詩字段云乂治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東海郡祝其縣江縣酉南江云其皆讀爲既先謙案上文濰淄其道厥其故訓字齊語通齊國之鹽於東萊韋注東萊萊夷也漢爲東萊郡治掖縣今萊州府孫云作牧以鳥獸爲貢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下淮夷嬪珠暨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亦當是貢其所牧**厥篚厥絲**厥桑中琴瑟弦○厥篚厥絲今文與古文同厥一作畜○今文同者夏侯本異厥一作畜夏紀作其篚畜絲志作厥裴駰集解引鄭云蒙羽二山名案蒙山在蒙陰縣南四十里接費縣東海郡祝其縣江縣酉南江云其皆讀爲既先謙案上文濰淄其道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孫云淮沂其乂者漢志如此

泰安府南境曹州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兗州及淮惟徐州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志泰山郡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故浮于汶達于濟也鄭引班志同見史記集解漢汶水上鉅野等縣境與沛分界此處僅越過岱南稍西正可言至沛也又云爾雅沛東曰徐州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江南曰揚州又不置青州蓋禹貢徐州舊域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大矣職方正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以爲禹貢徐州舊域蓋以徐爲青地大半入幽則徐西北境與幽并冀州接東南境與揚州及鳳陽今鳳陽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

徐州土也案姑幕漢琅邪縣嶭陳韜諸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夏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翟一作狄僞傳嶧山之陽本鄭說○羽畎夏翟嶧陽孤桐今文與古文同羽畎夏翟者夏紀如此桐枯染人注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段云古翟狄相假借有借翟爲狄者春秋傳翟人是有借狄爲翟者毛詩右手秉翟韓詩作秉狄禮是或以狄爲翟王后褕翟闕翟亦作狄及此經是或以狄爲古文非○嶧陽孤桐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從山睪聲夏書曰嶧陽孤桐續漢志如此志東海郡下邳聆縣西與志合說文嶧下云出名桐風俗通云梧桐出嶧陽山今古文說同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以爲琴聲甚清雅山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段云古翟狄相假借有借翟爲狄者春秋傳翟人是有借狄爲翟者毛詩右手秉翟韓詩作秉狄禮嶧山在下邳此古文說同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以狄爲古文非○嶧陽孤桐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從山睪聲夏書曰嶧陽孤桐續漢志如此志東海郡下邳聆縣西與志合說文嶧下云出名桐風俗通云梧桐出嶧陽山今古文說同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以爲琴聲甚清雅山皆以葛嶧山爲即嶧陽山今古文異說以陽爲山南案嶧山在邳州西北嶧縣東嶧縣以此名一曰嶧陽山一名杜子山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可以爲磬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泗濱浮磬者夏紀如此漢志濱作瀕正字泗詳道川○淮夷珠暨魚古文也今文作淮夷玭珠泉魚者說文玭下云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之有聲者段云小徐本作玭蠙珠珠之有聲者案當作玭珠珠母也廣韻云蠙珠母也然則本蚌名因蚌之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石郭注亦珠母珠類而能生出之江賦

所謂文蚶磬鳴也玭蚌之有聲者說文蠙下云夏書玭字也从虫賓聲段云玭小篆蠙是壁中古文故許云夏書玭字作蠙尚書釋文云蠙字又作玭史記索隱一作玭顏師古注蠙字或作玭大戴禮保傅篇玭以納其閒盧注玭亦作蠙益今文作玭古文作蠙宋說是今文尚書淮夷玭珠訓故也釋文引鄭云淮夷二水名先謙案馬以淮夷爲二水名是以夷爲淮上之夷而鄭云淮夷民也馬云淮夷玭珠不言夷水是以夷爲淮上之夷而

揚揚通作本無一定李巡注爾雅云江南厥性輕揚故曰揚州釋名釋州國云揚州州界多水水波揚也皆後起之說段云古人字多假借所重惟音州名當依古從木唐石經作揚未可爲是公羊傳疏引鄭云揚州名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王鳴盛云東漸于海則青揚之海皆主東故鄭莊十年傳自東北迤南而篇末云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與禹貢同也以今輿地約之江南岸雖云至海以東也又云殷割淮南江北地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視夏揚州爲小然其西又得夏荊州地案道水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曰漢南曰荊州益漢水之名至大別而止曰漢南者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曰江南者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漢朝宗于海則江北地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與禹貢同也以今輿地約之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浙江江西西則河南之汝肅湖北之黃州等府皆揚州域也

彭蠡既豬陽烏攸居

彭蠡澤名隨陽之烏鴻雁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彭蠡既豬陽烏攸居今文與古文同豬一作都者夏紀作彭蠡既都豬者漢志如此豬一作瀦者揚雄揚州箴作彭蠡既瀦論衡書虛篇如此揚雄揚州箴作彭蠡既瀦論衡書虛篇如此夏侯本作豬豬與古文同豬都古通都爲豬豬先謙案夏侯本作豬與古文同豬都者夏紀作彭蠡既都索隱云都古文尚書作豬鄭云南方謂都爲豬豬者揚雄揚州箴作彭蠡既瀦論衡書虛篇如此揚雄揚州箴作彭蠡既瀦者漢志如此豬一作瀦者揚雄揚州箴作彭蠡既瀦論衡書虛篇如此揚雄揚州箴作彭蠡既瀦論衡書虛篇如此夏侯本作豬豬與古文同豬都者夏紀作彭蠡既都索隱云都古文尚書作豬鄭云南方謂都爲豬豬

古注羽旄謂衆鳥之羽可爲旄作旄古文作旄者段云僞傳毛旄牛尾及經毛字並衛包所改開寶中依衛包並改釋文乃謂旄字見傳不見經移旄音毛於犀細兮反之下不知經果作毛何由訓爲旄旗之餘經傳通謂之旄牧誓南夷長旄牛也此聲牛之尾可爲旄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旄是旄牛尾也可證經傳本是旄字凡正義有唐宋人改之未盡者如此與高宗肜日之尼字是也宋元本故知下作毛字此最劣本江云惟木二字衍史漢全載此經皆無僞孔妄增本應削去以相傳既久姑存之先謙案木必具名荆州杶榦栝柏是其例無渾舉之理惟木單讀及連上讀之文本證之

島夷卉服 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島夷皮服○今文作鳥夷卉服者漢志如此顏注鳥夷東南之夷善捕鳥者也夏紀作鳥夷卉服後人妄改古文亦本作鳥孔讀爲島衛包徑改爲島也書曰鳥夷卉服按此衛包未改尚書也夏紀島字淺人用天寶後尚書改之裴駰集解鄭注作鳥揚州用孔注作島張守節正義成於開元二十四年釋以可居之島則史記作島在開元前王鳴盛云掌葛徵艸貢之材於澤農鄭注艸貢出澤萭紵之屬可緝績者是也

厥篚織貝 織細紵貝水物○厥篚織貝今文與古文同王鳴盛云僞傳以織貝爲二物然經但曰織貝安知其爲細紵貝果水物不當入篚傳說非○厥篚織貝者夏紀如此書疏引鄭云貝錦名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案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厥包橘柚錫貢今文與古文同古文包一作苞王鳴盛云僞傳以橘柚爲一物但大小異說文橘果出江南柚條也似橙而酢引夏書曰厥包橘柚傳誤又傳云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書疏引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先謙案漢南曰荆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東南曰荆州之境夢江漢皆合焉貢惟江漢非也湛案又一證也○厥包橘柚者漢志如此夏紀厥作其故訓字古文包一作苞者詩木瓜箋引尚書僞傳與書說合近儒以爲傳出書手又一證也○厥包橘柚者漢南之地荆州之無也先謙案漢南曰荆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東南曰荆州之境夢江漢皆合焉貢惟江漢非也湛案

浮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浮于江海達于淮泗一作均江海通于淮泗○均江海通于淮泗者漢志如此釋文云江海通于淮泗者夏紀如此均今文也鄭本作均松松當爲沿馬本作松松者沿之字誤故云當爲沿此益壁書轉寫以水木滑涸公台不分而鄭正之集解引鄭云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或疑裴何以與陸異答曰裴依史記正文作均耳裴當云均鄭本作松松讀曰沿乃合孔本依鄭作沿如堯典卯谷卯鄭讀爲昧而孔本囚之作昧也孫云均葢徇字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循古文作徇則謂循於江海也王鳴盛云禹必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者爲欲徧巡州境非爲邗溝未開江淮未通之故然通江淮之迹亦不可改左哀元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東口入淮通糧道也哀十三年吳會晉于黃池國語云掘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沛然其水葢未能深廣故哀十年公會吳伐齊徐承率舟師將自海入齊齊敗之而還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王命范蠡帥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葢邗溝通江淮始於此牛之尾故知旄是旄牛尾也可沛水道猶淺狹故必沿海也至隋開皇七年將伐陳韓擒虎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大業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三百餘里闊四十步可通龍舟兩岸築御道樹以柳自東都至涿郡臨沮於志南郡臨沮縣云禹貢衡山在景山東百餘里衡山在衡山縣西三十里公羊莊十年傳疏引鄭云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王肅云荆山在衡山之北鳴盛云鄭意荆州北界起自荆山不越荆北書疏附會至荆山北則侵豫梁地非也又云殷有荆無梁爾雅漢南曰荆州郭注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漢水之南者皆爲荆州案李巡言殷時雍兼梁地玩郭氏漢南皆荆之說則梁地亦兼之不盡歸雍自大別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江南之地爲揚所侵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豫荆州其山水如衡山雲夢江漢皆合焉貢惟荆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東南曰荆州之境

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強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此古文說也楊雄荊州牧箴江漢朝宗其流湯湯風標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又鄭義所本闇云江所歷之州曰梁荊揚漢所歷之州曰梁之中○九江孔殷今文與古文同僞傳江分九道本應劭說○九江孔殷者漢志如此夏紀作九江甚中孔甚殷中故訓字志廬江郡尋陽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豫章郡莽曰九江亭河渠書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王傳擊廬江有尋陽之船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鼈笑傳廬江郡常歲時生鼈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與九江納錫大龜合皆今文說釋文引太康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豫章郡莽曰九江江書疏引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皆古文說案鄭既引漢志則云其孔眾多者非有別解是別鄭說與今文義同釋文引尋陽記云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四曰烏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廩江五曰箇江六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廩江五曰箇江六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張落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案此皆瑣瑣不足當禹九江之目應劭注漢志九江郡云江至尋陽東而合其未合於江之時則在尋陽分爲九也本九水合入江而應謂江分爲九誤甚山水澤地篇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本山海經九江洞庭爲文此古文說而劉琬鄭皆不與之合鄘道元亦不用之宋胡旦毛晃窺其說非也江云九江至尋陽東而合鄘道元以爲江北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洞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於漢此正沱水也至潛水出西南北入漢當之酈注江沱以證則微誤矣又引地志之江沱道元以爲江北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洞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於漢此正沱水也至潛水出西南北入漢當之酈注江沱也酈注合至枝江本正與鄘注云江津隄章口東有中夏口雒的謂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證記之江沱以證則微誤矣又引地志之江沱道元以爲江北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洞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於漢此正沱水也至潛水出西南北入漢當之酈注江沱也酈注合至枝江本正與鄘注云江津隄章口東有中夏口雒的謂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證記之江沱以證則微誤矣又引地志之江沱道元以爲江北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洞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注於漢此正沱水也至潛水出西南北入漢當之酈注

上固是荊州地故經於此言之甚中猶言水由地中行也孫云九江在豫章非荊州水而水經云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是九江入此澤而合大江故云甚中皮云禹貢所言必合治水源流施功次序非必一州之水不可旁及他州冀州云治梁及岐梁岐即不在冀州境沱潛既道名沱江別名潛水也合觀諸說亦可無疑於九水不屬荊州矣

沱潛既道

沱潛既道者夏紀作沱潛既導毛詩作沱潛既道今文與古文同○沱潛既道已故訓字潛涔灊通用字毛詩作沱潛既道既已故道○沱潛既道既已故道作沱涔已道漢志作沱灊既道今古文異也漢志南郡枝江沱水在枝江縣明今古文皆作沱潛既道既已故道○沱潛既道既已故道作沱涔已道漢志作沱灊既道今古文異也漢志南郡枝江沱水在枝江縣明今古文皆作沱潛既道者夏紀作沱潛既導毛詩作沱潛既道今古文異也漢志南郡枝江沱水在枝江縣明今古文皆作沱潛既道者夏紀作沱潛既導有多魚韓詩作涔非

澤在華容縣東今古文家說皆依俗稱於夢下加澤字小司馬以雲夢爲二澤李吉甫諸儒並說江北爲雲江南爲夢非是夏水注監利縣西北有雲夢城今名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陽縣西南陽縣界迄於雲杜酇縣北陽池陽縣爲雲夢之藪

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古文也今文有上厥字無惟字者漢志作厥土惟下夏紀同厥改其故訓字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土所出與揚州同○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古文也今文無厥惟字○今文無厥惟字者夏紀漢志並作貢羽旄○今文旄字衞包改毛說見前

杶榦栝柏 榦栝也柏葉松身曰栝○杶榦栝柏今文與古文同○杶榦栝柏者記注禹貢荊州貢楛榦栝柏說文杶下云木也

礪砥砮丹 礪砥砮丹今文與古文同○礪砥砮丹者夏紀漢志如此一作箭足非訓釋之謂也先儒以爲礪砥砮丹段云砥貢達云砮矢鏃之名也一切經音義引尚書砥同厲本於三體石經說文砮下云石可以爲矢鏃丹朱類○礪砥砮丹今文與古文同○礪砥砮丹者夏紀漢志如此一作箭足非訓釋之謂也先儒以爲礪砥砮丹段云砥貢達云砮矢鏃之名也一切經音義引尚書砥同厲本於三體石經說文砮下云石可以爲矢鏃丹朱類○礪砥砮丹今文與古文同○礪砥砮丹者夏紀漢志作厥丹字礪厲正字礪俗字書疏引鄭云礪磨石也案說文礪砥砮丹段云砮矢鏃之名也一切經音義引尚書礪砥砮丹段云砥貢達云砮矢鏃之名也一切經音義引尚書砥同厲本於三體石經說文砮下云石可以爲矢鏃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古文也今文作維箘路楛一作箭足杅邦作國僞傳其名天下稱善本馬說○今文作維箘路楛者夏紀如此一作箭足杅者集解引徐廣說如此段云說文箘下云箘路也從竹路聲夏書曰惟箘路楛簵下云古文路從輅簵壁書作簵也說文枯下云橐也從木古聲夏書曰惟箘輅枯懖體木名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一作箭足杅即楛也音枯箭足者矢鏃也或以箭足訓釋箘簵乎玉裁按箭非矢鏃正謂矢橐雖釋名謂矢箙爲足然此等首足無定稱如淮南謂木根爲首賈逵左傳注謂人首爲末是也蓋古文作枯今文作箘簵今文作箭足非訓釋之謂也先謙案許謂簵古文則路是今文其木部引書簵枯連文則枯爲古文段說是也竹部引書路楛連文則楛亦今文不僅今文作杅也汲古本史記作維箘路楛集解駰案鄭玄曰箘路聆風也皆作路今官本皆改作簵今志作惟箘簵楛益亦後人所改或夏侯本與古文合也皮云史記篠簜作竹箭則箘作箭宜矣足疑路之壞字釋文引馬云楛木名可以爲箭書疏引鄭云箘簵簵路聆風也段云合之說文則箘簵合二字爲名乃一物孔疏云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非是釋文引馬云楛木名可以爲箭攷工疏引鄭云楛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楛矢石砮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眾多三國致之三國底貢厥名者漢志如此夏紀作三國致貢其名底致厥其故訓字史記集解引馬云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書疏云鄭以厥名下屬古文異說江云禮雜記云凡宗廟之器其名善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物之貴者特稱名也此以厥名表異之言其名者爲菁茅以其爲宗廟所用而貴重之也

包 橘柚○書疏引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王鳴盛云包匭連文自屬一事截包作注以爲橘柚割裂穿鑿之甚且揚州明言橘柚荊州並無橘柚字反謂荊州常貢而揚州特繼其乏觀注疏亦殊違反皆非也先謙案近儒以爲僞傳出

匭菁茅 匭匣也菁以縮酒○包匭菁茅匭匣也菁以爲茁茅以縮酒○匭匣也菁以爲茁茅以縮酒○包匭菁茅茅又一證也今文與古文同段云匭從匚軌聲匚者受物之器乃訓爲匣晉初已有此陋說僞孔襲之至唐武后乃有設匭受表之事不識字之樊也王鳴盛云管子輕重篇江淮之閒一茅三脊名曰菁茅僞傳以菁茅爲二物非○包匭菁茅者夏紀漢志如此釋文菁徐音精馬同史記集解引鄭云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骾敢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段云包當作苞詳見上說文繫傳苞下左傳四年傳注轂梁傳四年傳疏引書皆作苞匭又匭古文簣字讀如九簣黍稷方器也故從匚鄭讀匭爲糾而訓爲纏結從同音得義也先謙案晉志霅陵泉陵縣有香

厥篚玄纁璣組 漢縣西南三百里有包茅山山際出包茅有刺而三脊因名厥篚玄纁璣組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厥篚玄纁璣組厥篚玄纁璣組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侯本如此釋文璣音機馬同字漢志作厥又引馬云組文也案說文纁淺絳也江云組以貫璣謂之璣組璣非篚實篚實止是組耳禮玉藻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鄭注綬所以貫玉相承受者則綬是組之下耑爲結以罥之玉者其上貫玉而成中者則是組矣韓詩傳云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嬪珠以納其閒是佩有珠亦必以組貫矣鄭注云貢者百物之府受而藏之實於篚者入於女功周禮珠入於玉府不入女功此經徐州蠙珠雍州球琳琅玕皆不入篚者爲璣亦必不入篚矣段云璣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出於九江納錫大龜今文而納之○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者漢志如此夏紀作九江入賜大龜今文與古文同○九江納錫大龜者漢志如此夏紀作九江入賜大龜依僞孔說經文當作錫納入也案依僞孔說經文當作錫納入錫賜故訓字釋文引馬云納入也如此大龜不當言納錫大龜皮云錫大龜三字連讀蓋天子錫諸侯大龜之禮樂記曰龜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賜諸侯也公羊傳言寶玉大弓有龜與樂記合明古天子有錫諸侯寶龜也釋義順成通典斬州廣諸侯之寶龜蔡山出大龜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即此

洛至于南河 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文與古文同一漢上多于字逾作踰○今文同者漢志作浮于江沱濫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文尚書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渭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渭北至灞入河豫州川左馮翊北至灞入河雍州浸渭秩然不紊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略云詔以漢火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渭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漢志宏農郡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巩入河潛漢通用字洛本作雒後人依俗本改之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渭秩然不紊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略云詔以漢火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渭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漢志宏農郡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巩入河潛漢通用字洛本作雒後人依俗本改之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渭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文與古文同一漢上多于字逾作踰○今文同者漢志作浮于江沱濫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文尚書作浮于江沱濫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渭秩然不紊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略云詔以漢火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渭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漢志宏農郡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巩入河潛漢通用字洛本作雒後人依俗本改之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爲豫州川一爲雍州浸渭是經傳子史轉寫竄易雒洛錯出若今文尚書之作雒見於隸釋漢石經殘碑多士篇雨茲雒字此必伏生壁藏之本古文尚

書今本皆作洛考天官序官注引召誥朝至于雒攻位于雒汭字皆作雒則知黃初後傳寫者盡易之不然許君說文其例熊耳之水於洛字下而必遵今文哉段玉裁王念孫言之甚詳今略舉之如此顏師古注南河在冀州南水道不通故曰逾一漢上多于字逾作踰漢踰于雒至于南河漭潛字同案釋文云本或作潛于漢非段云今文尚書有此于字也或改古文同今文或今文本有皆未可知古文無逸篇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淫領四于字此以淫于字領四于字句法正同陸誤絕其句故云非耳史記逸皆作跡三家本異江云每州末浮于云皆是巡行州境此言浮于江沱潛漢是荊州境雒與南河則豫州境非荊州地矣經於荊州下即記豫州明禹治荊畢即治豫此逾雒至南河是將治豫州也

惟豫州　荊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荊河惟豫州者漢志如此史記惟作維鵠沾本公羊莊十年傳疏引鄭云豫州其陽爲荊州界自荊山而北至于河王鳴盛云南條荊山南爲荊州乃豫之南界僞傳兼言西非也爾雅河南曰豫州荊州呂覽亦云河漢之閒曰豫州此所言皆殷制也荊豫二州禹以荊山爲界殷以漢水爲界河之南漢之北則豫州也殷無梁州益豫州亦兼梁地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華山圃田滎雒皆在禹貢豫州域惟波溠可疑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疏禹貢有播水無波呂忱曰播水名段云困學紀聞引古文云滎播既都此宋次道傳說詳下文溠水水經注云出隨縣西北黃山南逕溠陽縣大洪山東南逕隨縣至安陸入沔溠既合溳自下通稱則溠在漢而鄭云宜在荊者益周時豫州不全得漢北地割以屬荊故於豫州曰河南與雒同而於荊州曰正南不曰漢南明乎兼有漢北與殷制異也鵠沾本有其地當在華山之陽嶓冢之東也又王制曰自南河至于江于北之地不盡屬豫而多有屬荊者荊豫本非以江爲界則鄭云荊州域自江至于衡山于里而遙鄭云豫州域然江亦略言之耳又云以今輿地約之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北是其證段云周禮稱望諸明都夏紀作被明都一作孟諸○今文荷作荷者夏紀漢志作被盟豬一作孟豬古文也今文但作都也滎詳道川作滎播既都及漢志導菏澤被孟豬導菏澤被孟豬一作孟諸○今文荷作荷者夏紀漢志並作道荷澤孟豬作明都一作孟豬古文也今文荷作菏者大傳云孟諸靈龜是其證段云周禮稱望諸明盟孟豬爲古文道讀如芒諸豬都皆同音通用此亦三家文異非必孟豬爲古文道此是道音導而倒之衡包改道爲導李巡云荷澤在定陶東梁國雎陽酇縣北今本作導釋文導音道導互易也五經文字云菏古本亦作荷漢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梁國雎陽酇縣北有孟豬臺俗謂之湄臺亦故澤地杜預所謂菏澤在商邱縣東北接虞縣界虞城縣北有孟豬臺俗謂之湄臺亦故澤地杜預所謂菏澤被孟豬在雎陽

云墟疏也史記集解引馬云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墟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賦出第一○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古文也今文無厥惟字○今文無厥字者漢志作田中上賦錯上中古文也今文無厥惟字者漢志作田中上賦錯上中夏紀同錯改雜故訓字江云此錯文在上是錯出上中之賦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今文無厥字者漢志如此枲一作絲者夏紀作貢漆絲紵其篚纖纊古文也今文無厥字者漢志如此枲一作絲者夏紀作貢漆絲紵其篚纖纊故訓字雉豫州箴作枲與志合禮既夕記注纊新絮也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治磬錯○錫貢磬錯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顏師古云亦待錫命而貢江云錯厲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孫炎云治玉石曰錯治如此顏師古云亦待錫命而貢江云錯厲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孫炎云治玉石曰錯治

豫州不產錫或謂如揚州貢錫非也浮于洛達于河○浮于洛達于河洛當作雒雒達當作通者夏紀作浮于雒達雒達當作通者夏紀作浮于雒達入二字皆誤依今文當作通于河洛入于河洛亦當依夏紀作雒達入二字皆誤依今文當作通于河洛入于河洛濟漯通于河同例　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陽黑水惟梁州者漢志如此夏紀同惟作維譌古本公羊莊十年傳疏引鄭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王鳴盛云黑水在西徼外故梁雍皆以是爲西界梁在華陽雍在華陰故雍但以爲西界梁則兼以爲西南界因對華山言故云南也又云殷周皆無梁州通典云梁當殷爲蠻夷此州遂廢賈公彥云雍豫皆兼梁地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爲荆州川則荆亦兼梁地然三州雖兼梁地而

禹貢梁州山川無一入職方者大約不過羈縻不絕非九州內地比也又云以今輿地約之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州商州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南江縣重慶府南州等及雲南貴州北境皆梁州域也）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今文同○岷嶓既藝古文蘇氏說岷山導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漢志作

金案郭注爾雅瑮卽紫磨金史記集解引鄭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鐂剛鐵可以刻鐂也案美玉之字從玉作瑮紫磨金之字從金作鏐不能混一段云釋文馬同之下當有鄭作瑮紫磨金三字其引韋昭云紫磨金者以其注地理志卽注禹貢也又引郭注爾雅證之如此馬本古文多異如沿於江海作均于江海瑤琨作瑤璟是也先謙案此陳鄂改釋文兩鏐字作瑮否則郭注爾雅鏐字不能亦作瑮也韋注作紫磨金知所見漢書本作鏐裴注鄭孔並引瑮鏐雙收疑所見史記本亦作鏐也江云僞孔改鏐爲瑮瑮乃球之或字雍州所貢非梁州物產王鳴盛云左思蜀都賦金沙鐵礫曄麗灼燦後漢書益州金銀之所出金固梁產也瑮定當爲鏐幸裴駰尚采鄭注猶可見眞古文也熊羆狐貍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皮與古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江云熊羆以爲射侯狐貍以爲裘此皮之文同○今文熊羆狐貍織皮今文與古文異史記集解引馬云治西傾山因桓是來雖與僞傳說異其不可通一也用獸人春秋獻獸物又云凡獸入于腊入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冥氏云僞孔以織皮屬上爲句以四獸須備則四獸之爲貢皮以織皮爲罽孔疏曲附之然經但舉四獸何以知其貢連文不爲貢物則此亦當與西傾連文不爲貢物傳疏皆非也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作濊○西傾因桓是來者夏紀如此傾一作頃來一作徠者漢志作徠潛一作頃來一作徠潛水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西傾因桓是來言無餘道也又引鄭云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郡臨洮鳥鼠同穴山水澤地篇云在縣西南志蜀郡下云禹貢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攷西傾山在甘肅洮州衛西南三百餘里黃河以南諸山無大於此者水經桓水篇與志文同惟蜀山作岷山岷蜀一也注云按經據書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斯水耳斯水浮于潛漢而達江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爲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底績也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爲兩川之通稱矣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旋曲折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隴坻也斯乃玄之別致恐乖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余考校諸書以其聞見今略緝綜川流沿注之緒自西傾至鼓冢入西漢鄠所謂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屈於晉壽界沮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於褒水褒水溯褒豐於衙嶺之南溪水枝灌於斜川屈於武功北達渭水不乘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段云上文和字鄭讀爲桓不應一物而一用假借一用本名故此桓字不以爲桓水古是氏通用見於曲禮禮器宋微子世家後漢李雲傳說文氏下云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著欲落墜者曰氏楊雄賦響若氏隕桓是卽此氏字也漢書作阺阺江云鄭言有事京師道由此州當時京師在冀州冀州在北方雍州在西北當冀州之西戎

志隴西郡臨洮鳥鼠山在縣西南志云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南志蜀郡下云禹貢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攷西傾山在甘肅洮州衛西南三百餘里黃河以南諸山無大於此者水經桓水篇與志文同惟蜀山作岷山岷蜀一也注云按經據書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斯水耳斯水浮于潛漢而達江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爲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底績也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爲兩川之通稱矣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旋曲折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隴坻也斯乃玄之別致恐乖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余考校諸書以其聞見今略緝綜川流沿注之緒自西傾至鼓冢入西漢鄠所謂潛水也自西漢溯流而屈於晉壽界沮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於褒水褒水溯褒豐於衙嶺之南溪水枝灌於斜川屈於武功北達渭水不乘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段云上文和字鄭讀爲桓不應一物而一用假借一用本名故此桓字不以爲桓水古是氏通用見於曲禮禮器宋微子世家後漢李雲傳說文氏下云巴蜀名山岸脅之堆旁著欲落墜者曰氏楊雄賦響若氏隕桓是卽此氏字也漢書作阺阺江云鄭言有事京師道由此州當時京師在冀州冀州在北方雍州在西北當冀州之西戎

又在雍州之西梁州則在雍州之南雍戎之人有事京師但東向而來梁州非往京師矣余以爲雍戎之人來此州者道由桓是而來也且經於梁州言來明是來於梁州而行不必迂道南折而由梁也且經於梁州言來明是來於梁州而行不必迂道南折而由梁也說文隴下云天水大阪也郡國志漢陽郡隴州有大阪名隴坻漢陽故天水郡則桓是卽天水之隴阪矣西傾山在隴西郡名隴西是在隴阪之西而梁州在隴阪南則由西傾而來梁州之道由桓是也西戎來梁必由雍州則亦必由桓是矣王鳴盛云雍州之織皮昆侖云知織皮謂西戎之國卽昆侖等是也漢書本作鏐裴注鄭孔並引瑮鏐雙皮昆侖云知織皮謂西戎之國卽昆侖等是也漢書本作鏐裴注鄭孔並引瑮鏐之或字敦煌洮州廳入渭處西傾在界內傳以桓爲水名疏亦知其不通而附會以傾在界內傳以桓爲水名疏亦知其不通而附會以未有水南行得桓水考元和志云蜀山桓水在茂州西南距茂州千餘里何云因乎先謙案織皮桓是以爲禹治西傾山而因桓水是來雖與僞傳說異其不可通一也織皮西傾來由桓是江說書悕大明○浮于潛逾于沔者夏紀作浮于潛踰于沔逾踰字同潛當爲涔後人妄改潛逾一作濞者漢志作浮于潛逾于沔潛濞字同史記集解引鄭云或謂漢爲沔王鳴盛云雍州之域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隴者方杜氏言梁州當夏殷閒爲蠻夷國雍之併梁亦虛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目雍州以正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爲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皆沒於戎翟矣爾雅目雍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也又云以今輿地約之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甯夏西寧涼州甘州鎮

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鄜州綏德肅州迪化安西八州洮州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兩當爲梁州餘皆雍州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至沙漠遼闊不可紀極矣黑水詳道川　弱水既西導之西流至於合黎○弱水既西今文同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書疏引鄭云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詳見道川　涇屬渭汭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涇屬渭汭今文與古文同僞傳水北曰汭謬說見下○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釋文汭本又作內同馬云入也詩谷風疏引鄭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之此馬義也鄭召誥注汭隈曲也是以屬爲逮及而入之與馬義異王鳴盛云僞孔掷水北曰汭之說疏曲附云人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但人若北面望水則又可以南爲汭矣凡二水相入其閒必有隈曲罕有十字相交徑橫入者然但可以曲處爲內豈能限以必北爲內乎雍州有二渭汭此渭汭當爲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爲漢褒德縣地鈐朝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褒德者河渭二水之會也涇詳道川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攸所故訓字一作酋攸一作逌○今文同者夏紀作漆沮既從灃水攸同今文與古文同灃一作酋攸一作逌○今文同者漢志如此夏侯本文異既從者從渭而入　**荆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州之荆岐既旅今文說荆岐東非荆州之荆○荆岐既旅者漢志如此夏紀同既作已故訓字旅說見上荆岐見道山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三山名言相望○終南惇物至于鳥鼠今文與古文同僞傳三山名本漢志說○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者漢志如此夏紀同惇作敦字同書疏云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漢志右扶風武功斜縣敦物皆在縣東山水澤地篇云在縣西皮云志特舉古文說則今文說當與古文不同今文家葢不以惇物爲山名而班不從之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楊越之棫□□□□□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歐陽夏侯家說程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惇物非別有一山攷漢書東方朔傳云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是終南饒物產至漢猶然此文與下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對文惇物正與底績相紀志並稱岳山垂岳形近致誤今曰武功山在鄠縣東南四十里垂山封禪書郊山據水經注按其方位太白壹山在武功縣南岳山又在太壹山南志東當爲南字之誤道元引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是太白武功明爲二山又謂縣有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太白山是終南則武功爲惇物無疑鳥鼠見道山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攊野今文與古文同豬一作都○今文同者漢志作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攊野字同豬一作都者夏紀作至于都野歐陽本異書疏引鄭以爲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連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此古文說漢志武威郡武威縣訓甸注云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攊澤山水澤地篇與志合注云馬城河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屈此水流兩分一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行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大池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今文宅作度者夏紀作三危既度○今文宅作度○今文丕作大故訓字敘序字同漢志作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段玉裁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鄠之山相連御覽地部引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汧山相接司馬相如大人賦直徑馳夫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嶓山相近是其證淮南墜形訓樂民挈閭在崑崙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也皮云緯書多同今文家說先謙案山水澤地篇三危山在燉煌縣南古文無異說也注云山廣圖百里在鳥鼠山西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漢志敦煌郡敦煌縣敨音燉煌音皇鄯善國治扜泥城道記云三苗所處今安西州案史記五帝紀三苗在江淮荆山舜遷三苗于三危故雍州有三苗水順敘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古文也今文有第一厥字無惟字王鳴盛云田之上中下夏紀同厥改其故鄭主地形高卑言則與賦之上中下不妨參錯不齊傳以上爲肥美下爲磽薄而賦輕重不能準是乃妄爲人功修人功少之說疏引鄭云聖王垂憲豈加此苟且紛更沈州云貞作十有三年乃同是固計其民困已蘇之後堪爲定制而立之法也安得云禹貢非永定者邪○今文有第一厥字無惟字者漢志作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夏紀同厥改其故字一作攻○今文與古文同王鳴盛云僞孔不云逆水西上而疏申之云還都白帝之說各州皆尚可強說至此則窮矣鄭注尚書作琱玕蓋古文作玲其作琳者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而北千里而東商雒以西其山多玉名琅玕石而似玉○厥貢惟球琳琅玕今文無厥惟字○今文無異論衡率性篇球作璆琳琅玕夏紀同球作璆琳琅玕本文異璆琳琅玕皆玉名琅玕石也今古文無厥惟訓厥貢惟球琳琅玕字字者漢志作貢球琳琅玕此則土地所生貢玉珠眞玉謂琱琳眞珠也今古文作玲琳者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而北千里而東商雒以西其山多玉名琅玕石而似玉○厥貢惟球琳琅玕今文無厥惟字○今文有第一厥字無惟字者漢志作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夏紀同厥改其故字無惟字者漢志作厥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夏紀同厥改其故字一作攻○今文同者漢志如此夏紀漢志如此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今文與古文同王鳴盛云僞孔亦云逆水西上而疏申之云還都白帝之說各州皆尚可強說至此則窮矣鄭注尚書作琱玕蓋古文作玲其作琳者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盛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詳道川　**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盛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會于渭汭今文與古文同王鳴盛云僞孔亦云逆水西上而疏申之云還都白帝之說各州皆尚可強說至此則窮矣鄭注尚書作琱玕蓋古文作玲其作琳者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禹之功及戎秋也○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今文與古文同敘一作序○今文者夏紀漢志如此崐崘搜志作叟通用字敘作序者夏紀如此織皮者書疏引鄭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鄭說織皮與上織皮西傾義同崐崘析支渠搜者鄭云崐崘在臨羌西王鳴盛云傳記言崐崘之山非河所出崐崘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河水注云一在海外大荒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大山名曰崐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也一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劉鼎元使還言自崐崘山在國中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崐崘也馬

山之脈江河不能斷而逾之天文志云尾沒于勃海則經云入于海亦是山脈盡於此故云入傳云水入孔竅附會爲漳潞諸水皆非也且道山諸節所舉之山在平陸距水次絕遠者多矣豈皆濱臨大川知馬鄭古注不可易也

西傾朱圉鳥鼠之南山○西傾朱圉鳥鼠今文與古文同王鳴盛云僞傳於西傾朱圉鳥鼠之西傾朱圉在積石孔疏申之以爲河所經案河自積石以東勢皆向北西傾朱圉牽引積石孔疏申之以爲河所經案河自積石以東勢皆在河之南相距數百里安得爲河所經此等何者夏紀漢志如此岷紀作汶志作嶓並淆變字岷山見下衡山見上王鳴盛云僞傳於西傾朱圉鳥鼠之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渭水所出但言治渭之功而舉鳥鼠雍州已言之此處言鳥鼠又爲治渭何重見迭出不憚煩之異說夢又云鳥鼠渭又詳言之道渭又詳言之下道渭之此處言鳥鼠又爲治渭何重見迭出不憚煩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古文也今文陪作負一作倍淮水不經陪尾僞傳非○今文陪作負者夏紀如此漢志如此夏侯本也負倍音近字通段云古字多以負爲倍以倍爲向背之背亦以倍爲負漢月令王萯生呂覽作王菩萯生譙本作倍者

西陳澧云今蒙古額濟納舊土爾扈特索博鄂模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文與古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導並作道是書疏引鄭云今中國無也漢志益州郡滇池訑謘南廣云有黑水祠陳澧云黑水當在漢邊徼故但於昆明縣望祀之怒江江西南流入緬甸國其水在漢邊徼故但於昆明縣望祀之怒江上源曰喀喇烏蘇蒙古謂黑曰哈喇水曰烏蘇其爲古黑水無疑五經異義云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經略萬里漢地至黑水而盡故班不著其源流耳先謙案一統志怒江出西二十六度之北極出地三十四度之布喀鄂模番中大澤也西北流折而東南流入雲南麗江府連匯爲澤東南流會諸水行數千里自怒夷界流入雲南麗江府西北境過魯庫渡口西自雲龍州曹澗西保山縣西北崩戛夷騰越廳東北大塘隘東四十里南流逕保山境又南逕馬面關東又南逕蠻邊東猛賴西合西溪水雪山水又南逕羅明西合蒲縣河水又南逕潞江安撫司東北轄乃怒之又東南合野豬河水又東屈南流合南甸河水又西南逕孟定土府爲查里江又西南逕孟定土府爲查里江又西南直騰越廳南稍東三百餘里江又出邊入緬甸阿瓦木邦孟乃至撒古東南入海此三危當別一山非三危既宅之三危也前人以鳥鼠西近崆峒之三危當之云黑水出其南誤溷爲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東北會于滹沱又東北入于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今文與古文同○南至于華陰今文與古文同○東至于厎柱今文與古文同一無于字厎作砥者夏紀如此據河東郡大陽平縣雷首山在東北是也漢志河東郡大陽雷首山在東南是也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河出昆侖詳見水中若柱然在西羌地篇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名河源又東北都道所湊古今文同一成謂之伾伾者夏紀作邳疑作邳紀作邳東北會于滹沱滹沱見水中大陸平縣東北澤名○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降作下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今文同○今文同者漢志如此孔以爲再成曰伾一作邳河水注爾雅山一成謂之伾伾于大伾今文與古文同伾一作邳河水注爾雅山一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今文與古文同伾一作邳河水注爾雅山一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入河處山再成曰伾一作邳河水注爾雅山一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入河處山再成曰伾今文與古文同

禹貢錐指　卷十二上

書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濟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爲九河自茲始也漢志魏郡鄴縣云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所謂大河禹河也闕若璩云周定王時河徙不從此行錢坫云由鄴斥丘東北入海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氏東南經所謂北過降水也漢志鉅鹿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濁漳水自鄴縣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北入于大陸也文義至爲明晰諸家泥地說河過橫漳之後經所謂至于大陸之言以致紛紛不定殊可不必大陸詳上

又北播爲九河

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一無又字○今文同者漢志如此又北播爲九河今文與古文同一無又字者夏紀如此詩般疏引鄭云播散也九河見上河水注云禹貢沇州九河既道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句盤鬲簡作鬲泉始出山爲濼水東南流爲沸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又一大變時會通河成資河以利漕明孝宗時築斷黃陵岡更以一淮受全河汴泗沂亦全注之此河徙之略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沔水注云沔水一名沮水東南逕沮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爲漢水漢水又東至武都沮縣東合白水又東南逕武興漢中郡治沔陽縣北又東南逕成固縣西又東南逕魏興安陽縣東又東南逕西城縣北又東南逕洵陽縣北又東南逕魏興上庸縣北又東南逕新城上庸縣南又東南逕房陵縣北又東南逕竹山縣北又東南逕竹溪縣北又東南逕漢津縣北又東南逕沔陽縣北又東南逕安陸縣北又東南逕雲夢縣北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北又東南逕沙羨縣南入于江史記集解引鄭云地理志灃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東南入沔水一名沮水出東狼谷南流逕武都故道南又東南逕武興白水縣東又南逕陰平橋頭又南逕陰平平武縣東又南逕涪城縣東又南逕梓潼縣東又南逕漢昌縣東又南逕廣漢葭萌縣東又南逕晉壽縣東又南逕漢壽縣東又南逕宕渠縣東又南逕宣漢縣東又南逕巴渠縣東又南逕墊江縣東又南逕枳縣東又南逕臨江縣東又南逕涪陵縣東又南逕漢平縣東又南逕漢豐縣東又南逕漢興縣東又南逕南浦縣東又南逕朐忍縣東又南逕魚復縣南又東南逕巫縣東又東南逕秭歸縣南又東南逕夷道縣北又東南逕夷陵縣北又東南逕江陵縣南又東南逕華容縣西又南逕監利縣東又南逕沔陽縣東又南逕漢陽縣東又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又南逕沙羨縣南入于江夏謂之夏水沔水注云沔水一名沮水東南逕沮水出隴西氏道縣南酈道元曰迎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逸東八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南則漸加長禹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宮縣界也要之九河所在後人率多附會馮遠云九河既滅難明

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七八枝道元云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斯爲實錄無俟深求先謙案王莽河故瀆自元城又東北逕漢東郡發干縣平原郡平原縣清河郡貝丘縣幕屋縣東北逕鬲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原縣東又東北逕鬲津在平原縣東南又東北逕安德縣東又東北逕勃海郡東光縣北又東北逕阜城縣東又東北逕南皮縣北又東北逕浮水縣東又東北逕章武縣北又東北逕參合口入于海今文家說述其委桑欽古文家說溯其源耳唐人謂之枯洚通典云清河郡經城縣界有枯洚又有破塘在縣東北二十里疑即古降水注河水自成皋又東逕漢河南郡滎陽縣北又東逕滑臺城西又東北逕黎陽縣南又東北逕白馬縣東又東北爲白馬津又東合淇水之名絳水又北絳水故瀆出焉逕常山郡九門縣東南信都國信都縣東南又北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是乃與漳俱得通稱故水流據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又北至入信都郡界是也今南宮縣東北有沙丘堰堰障水也尚書大傳云自茲距漢北七八枝道元云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斯爲實錄無俟深求先謙案王莽河故瀆自元城又東北逕漢東郡發干縣平原郡平原縣清河郡貝丘縣幕屋縣東北逕鬲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安德縣東又東北逕平原縣東又東北逕鬲津在平原縣東南又東北逕安德縣東又東北逕勃海郡東光縣北又東北逕阜城縣東又東北逕南皮縣北又東北逕浮水縣東又東北逕章武縣北又東北逕參合口入于海今

山也東北流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志隴西郡西縣養南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沈垚云西縣在西氐道在東二縣相聯嶓冢西縣巨二縣之南山之東南漢水所出班志本極分明後世因氐道至武都漾出故濮不可見於是專以沮水爲漢源又別名一山曰嶓冢而眞嶓冢之在西與氐道者轉付之茫昧矣陳澧云班志氐道云養水至武都爲漢武都云漢水受氐道水故更以沮水爲其源凡漢水所納之水志云入漢或云入沔惟不云入沮以沮水本非漢水正源也又東爲滄浪之水與古文同鄭說○今文同者漢志如此滄一作蒼傳云別流在荊州○又東爲滄浪之水即漢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水東流爲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地記云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云武當縣有滄浪水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水河水又東逕漢中郡西城縣南鄭縣東褒中縣北東南流逕成固縣西城固縣北又東南逕南鄭縣東安陽縣北又東南逕長利縣北東南逕褒城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是此水也正義括地志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雍漢水記云武當縣西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地記云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水河水又東逕漢中郡西城縣南鄭縣東褒中縣北東南逕長利縣北東南逕褒城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洲名滄浪洲

家有心立異轉不如今文家說之爲安矣○又東至于澧今古文皆作醴解引馬王皆以醴爲水名鄭云醴是古文作醴也段云唐石經以下醴作澧並依衛包妄改開寶又改釋文之醴爲澧也楚詞云濯余佩兮醴浦是醴亦爲水名顯誤本書疏引鄭云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據江水注江水又東逕成都於今廣都華陽縣健爲郡武陽縣合東巴郡江州巴縣枳縣西南安符縣合江縣東南江陵縣北枝江縣東北夷道縣宜都郡秭歸縣西陵縣北夷陵縣東南臨沮縣西北宜都縣西北涪陵郡充縣東北巴郡閬中縣東北梓潼郡涪縣東北廣漢郡雒縣北什邡縣西北蜀郡郫縣北江原縣西北湔氐道縣西北徼外白馬氐國西南長沙國下雋縣東南武陵郡充縣西南酉陽縣東北涪陵郡枳縣東南臨沮縣東南夷陵縣東南秭歸縣東北巴郡魚復縣西南涪陵郡漆縣東南巴郡江州縣西北巴郡閬中縣東北巴郡宕渠縣東北巴郡墊江縣東北巴郡臨江縣西北涪陵郡涪陵縣東北巴郡枳縣西南安漢縣東北巴郡南充國縣東北巴郡安漢

大通河分江水自石城來右入銅陵縣境縣境陵陽又東逕荷葉洲北合大通河水又出章家洲丁家洲之間又東逕紫沙洲又東屈逕新洲右入繁昌縣境縣境南陵縣境合荻港水又東北逕黑沙洲又東入蘆席夾逕虎檻洲出三山夾右入蕪湖縣境縣境又東入魯港爲南江也南江水入魯港東南流左與天成湖通湖在蕪湖縣東南十五里又東南與五丈湖通湖在縣東南七十里又與涇水合水在涇縣境爲涇水北流逕旌德縣合清潭水東溪水流逕旌德縣合清潭水東流逕南陵縣界也抱縣縣南出績溪徽嶺山爲徽水北入涇縣境爲涇水亦曰藤溪水又西北逕龍首山北合楓溪水匯爲落星潭下三門灘合旋溪水又北逕縣城西爲賞溪又合模溪水琴溪水入清弋江注又云南江又東逕安吳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東南陵陽縣西縣西南號曰安吳溪又東旋溪水溪水又北合東溪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水又北合旋溪北逕安吳縣東同注南江先謙案淮水即東溪水今名小淮河旋溪亦名舒溪桑欽言入大江大江即南江也合旋溪者自五丈湖東流而同注清弋也弋通氏以南江又東逕甯國縣南縣南江之北即宛陵縣界也通氏以南江先謙案漢志丹楊郡宛陵縣以南江即南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此道阮元謂以南江即具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入江以南江即具區也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爲南江當昌門灘合旋溪水又北逕龍首山北入大江其水北流左合旋溪北逕其小淮河旋溪北入大江大江即南江也合旋溪之北即宛陵縣界也通氏以南江即南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此道阮元謂以南江即具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入江以南江即具區也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爲南江當昌門灘合旋溪水又北逕龍首山北入涇縣境爲涇水北流逕旌德縣合清潭水東溪水流逕旌德縣合清潭水東流逕南

山縣南西興鎮東流逕蕭山縣治北又東接錢清江凡十五里又東出至紹興府城西長五十五里又自城西東南出逕會稽縣境東流入上虞縣接曹娥江長百里又自上虞縣西三十里梁湖堰流至通明壩入姚江橫亘三十餘里今人知爲宋漕渠故道而不悟即南江故道夫柯水即曹娥潘水即錢清各自入海六朝前二水之通南江通之也宋後二水之通運河通之也南江而入海以南江通流之故而後水亦絕南江而入海以南江之名既晦浦陽之跡俱江六朝以後南江之名既晦浦陽之跡俱錢清曹娥得通名浦陽江人不知柯潘二水之名復不解浦陽通號之故逮宋開運河而曹娥錢清各自爲江

門東抵曹娥斗門亘百六十里明嘉靖十七年知府湯紹恩改築水道又東逕石堰鎮歷觀海衛入海漢志南江自上虞逕餘姚境由梁湖堰逕通明壩皆運河水道又東逕石堰鎮歷觀海衛入海漢志南江自上虞逕餘姚境由梁湖堰逕通明壩皆運東至餘姚入海皆謂此也禹貢三江獨南江經文不顯幸分江餘姚源流載於漢志康成有東迤爲南江之注叔重有江水至山陰南江歸海經以窺尋顯委道元貫穿班書定二文爲一水是其卓識惟於南江渥失學者曹焉先謙攷求端緒於漢書補注分縣載明復依

八里總納山陰會稽二縣三十六源之水南傍山北屬郡城東至曹娥江西至西小江其初本通潮汐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瀦水溉田又界湖爲二曰東湖曰西湖宋時綴民耕種湖遂湮廢今自會稽五雲門東至娥江七十二里爲東湖至常禧門西至小江四十五里爲西湖府東二十里曰賀家池周四十七里

溪在縣南二十里若耶山下北入境湖怪山亦名飛來山在臥龍山南臥龍山即種山矣府治據其東麓南江自餘暨逕山陰境始有浙江之目江自太湖出大勢南流絕錢唐江後折而東其形方折故曰浙江也漢志上虞云有仇亭柯水東入海先謙案寰宇記剡溪在漢剡縣今嵊縣南百五十步有二源一出台州天台縣一合爲剡溪即王子猷雪夜訪戴逵之所出婺州武義縣赤誤東陽之義烏是也亦名戴溪至上虞縣爲上虞江又逕會稽縣東九十里曹娥廟前爲曹娥江又北絕南江逕歷海所入海志所謂柯水東入海也

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南江自山陰逕上虞縣境又絕柯水而東流矣河水注又云浙江北逕餘姚縣又爲江也東與東箱水合江水又東逕黃橋下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今廢又東逕官倉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江水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先謙案寰宇記出婺州武義縣赤誤東陽之義烏是也亦名戴溪至上虞縣爲上虞江又逕會稽縣東九十里曹娥廟前爲曹娥江又北絕南江逕歷海所入海志所謂柯水東入海也

山南又逕官倉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江水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先謙案寰宇記出婺州武義縣赤誤東陽之義烏是也亦名戴溪至上虞縣爲上虞江又逕會稽縣東九十里曹娥廟前爲曹娥江又北絕南江逕歷海所入海志所謂柯水東入海也

案赭山在海甯州西南五十里與蕭山縣龕山對峙東接錢塘江入海之道非南江所逕一統志餘姚縣西嶼山有漢日南太守虞國宅南江自上虞逕餘姚境由梁湖堰逕通明壩皆運河水道又東逕石堰鎮歷觀海衛入海漢志南江東入海分江水

爲錢唐江入海之道非南江所逕一統志餘姚縣西嶼山有漢日南太守虞國宅南江自上虞逕餘姚境由梁湖堰逕通明壩皆運河水道又東逕石堰鎮歷觀海衛入海漢志南江東入海分江水

城南縣今廢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先謙案寰宇記出婺州武義縣赤誤東陽之義烏是也亦名戴溪至上虞縣爲上虞江又逕會稽縣東九十里曹娥廟前爲曹娥江又北絕南江逕歷海所入海志所謂柯水東入海也

餘姚縣又爲江也東與東箱水合江水又東逕黃橋下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今廢又東逕官倉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江水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先謙案寰宇記出婺州武義縣赤誤東陽之義烏是也亦名戴溪至上虞縣爲上虞江又逕會稽縣東九十里曹娥廟前爲曹娥江又北絕南江逕歷海所入海志所謂柯水東入海也

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南江自山陰逕上虞縣境又絕柯水而東流矣河水注又云浙江北逕餘姚縣又爲江也東與東箱水合江水又東逕黃橋下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今廢又東逕官倉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江水又東逕穴湖塘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先謙案寰宇記出婺州武義縣赤誤東陽之義烏是也亦名戴溪至上虞縣爲上虞江又逕會稽縣東九十里曹娥廟前爲曹娥江又北絕南江逕歷海所入海志所謂柯水東入海也

山南又逕官倉倉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江水

以便行旅中江橋梁之設昉此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一施輕捌饋糧是時中江置堰江流亦既狹矣東坡奏議云溧陽之西自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歛金陵九陽江之眾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販賣薪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爲阻因給官中廢去五堰既廢則宣歛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時元祐六年也一統志引寰宇記云宋宣和七年詔開江東古河自蕪湖由宣城溧水至鎮江波揚子趨淮沂兔六百里江行之險是此時中江已在通塞之間又有宜興進士單諤著書言修臺濛五堰蘇常之水十可去其七八明韓邦憲東墩攷云太祖初都金陵以蘇浙糧道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復濬胥溪河爲運河建石閘啟閉因置廣通鎮又鑿溧水縣胭脂岡引丹陽諸湖之水會秦淮以入江於是蘇浙運道經東壩直達金陵永樂初運道廢改築土壩自是宣歛諸水希入震澤嘉靖三十五年倭入寇商旅多由壩上行復於壩東十里許分水入太湖東西二壩而統名曰東壩自是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矣洒水注南江東注于具區東則松江出焉上遥太湖更遥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云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阮元云道元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江也文選江賦李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湖於今無湖湖在常州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縣地會於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白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平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處但中江自中江出湖之口既湮南江遥禦兒之流亦塞而中江入海之間以爲中江也文選江賦李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湖於今無湖湖在常州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縣地會於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白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平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處但中江自中江出湖之口既湮南江遥禦兒之流亦塞而中江入海之間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繁莫可究詰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入湮湖而出湮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白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平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處但中江自中

東北東昏蘭陽縣北齊陽又東北荷水東出焉又逕菟句定陶又屈從縣東北流又合荷水又逕乘氏與北濟濮水合　**又東至于菏**菏澤之水○又東至于菏此定陶之菏澤非湖陵之菏作荷○今文菏作荷荷者夏紀漢志並作又東至于菏菏水也見上及前達于河導菏澤下　**又東北會于汶**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據濟水注濟水所謂清口也酈氏合汶水注濟或謂清即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則清口清與汶會也又北逕梁山東又逕須胸城西又逕微鄉東在壽張西　**又北東入于海**文同一作又東北○今文同者漢志如此一作又東北者夏紀如此蓋歐陽本異據濟水注濟南郡歷城縣張清縣又東北逕濟南郡平陰縣東北合汶水又東北逕須昌縣西南白下通得清水之目又逕東阿縣北平陰縣北東北入海北折而東○又北東入于海今文同者漢志如此據濟水注濟水所謂清口也酈氏合汶水又東北逕梁山東又逕須胸城西又逕微鄉東北會于汶今枯槃注鉅澤北郡壽張西北合汶水東北過漢東平陸縣北又東北逕壽張縣西又東北逕東平陸縣北又東北逕須昌縣西南白下通得清水之目又逕東阿縣北平陰縣北東北入海北折而東○又北東入于海今文同者漢志如此一作又東北者夏紀如此蓋歐陽本異據濟水注濟南郡歷城縣張清縣又東北逕濟南郡平陰縣東北合汶水

案今故洛水入鄭渠又合白渠渥頻陽東北北流入洛故洛水亦蒙漆沮之名也其右扶風漆縣西南漆水出杜陽岐山東入渭鄭注云今有水出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相涉

導洛自熊耳

在宜陽之西○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導並作道是洛當爲雒夏紀不誤志宏農郡上雒酈省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雒與山在東北案山海經云讙舉之山洛水出焉讙舉與音形相近傳寫譌也熊耳雒必兼雒舉與音形相近傳寫譌也熊耳雒必兼獲舉與者以明近獲輿之熊耳爲實禹貢導雒異名志言熊耳必兼雒舉與者以明近獲輿之熊耳爲實禹貢導雒之山洛水出焉讙舉與音形相近傳寫譌也熊耳雒必兼獲舉與者以明近獲輿之熊耳爲實禹貢導雒異名志言熊耳必兼雒舉與者以明近獲輿之熊耳爲實禹貢導雒

東北會于澗瀍

會于河南城南○東北會于澗瀍今文同○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導並作據雒水注雒水又東北逕盧氏縣西與澗水瀍水合經所云會于澗瀍也澗瀍水出新安縣東南白石山注云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澗水東北流歷函谷東坂東謂之八特坂孔安國云澗水出黽池山今新安縣西北有一水北出黽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入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又河南有雒山水謂之爲澗水出雒山南流歷郟山於穀城東而南流注穀亂流南入洛疑是此水然意所未詳又穀水注云穀水又東澗水注之亦引山海經文而無所

考實又云北溪水出黽池山南注穀疑孔安國所謂澗水也蓋澗水上出白石山下至穀城入穀黽池北溪水近似其源河南離山水適符其委既郡所不究所當闕疑志宏農郡新安云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閿若璩云澗水穀水一東流一東北流折而會于新安縣東自是澗遂兼穀之稱故洛誥澗水東瀍水西周語穀洛鬬穀即澗也蔡沈書傳謂澗水出黽池至新安入洛非新安也逮建武之文志云南入洛者周時澗水在王城西入洛非新安入洛蓋誤讀班志以後穿渠出堰水之變遷非一道矣又志黽池穀水出黽池逕新安合澗水又逕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雒據穀水注水出黽池至穀城西北木石有石磧南出爲死穀河南郡穀城酈縣河南縣王城北出爲湖溝又東逕乾祭門北入千金渠又枝分一東注天淵池逕雒陽南一爲陽渠水逕偃師縣東入雒酈縣在洛陽東北又志穀成云禹貢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東南流逕雒陽於千金渠合穀水又逕偃師入雒

又東會于伊

合於洛陽之南○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志宏農郡盧氏云熊耳山在東北伊水出東北入雒據伊水注伊水自熊耳東北逕陸渾縣北河南郡新成縣雒陽縣北入伊闕東北流入雒雒水又逕雒陽與伊水合經所云會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東北入于河今文同者漢志如此一無又字○今文同者夏紀無又字古文同一無又字○今文同者漢志如此一無又字者夏紀無又字古文同一無又字○今文同者漢志如此一無又字者夏紀無又字古文同一無又字○今文同者漢志如此一無又字

先不距朕行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今文同者漢志如此夏紀錫作賜集解引鄭讀中國下屬云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先謙案潛夫論志氏族云昔堯賜契姓子氏賜棄姓姬氏賜禹姓姒氏曰有呂中候握河紀亦言稷契皋陶皆賜姓號此堯因諸臣有功賜之據此經上下文是徧封賜諸侯又不悅也與鄭義合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五百里甸服今文與古文同○五百里甸服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夏紀漢志如此書疏引鄭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夏紀五上有令天子之國以外七字孫云王制云天子之甸方千里又云千里之內曰甸服周語云夫先王之制五百里甸服白虎通京師篇法日月之徑千里然則五百里甸服各五百里也故史公說爲令天子之國以外面各五百里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五服云城中也皮云此言甸服在帝畿千里之外也其外侯綏要荒各五百里侯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粟秸米者是侯服之外也甸侯綏要荒皆言服不言百里互文耳

這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甸服外乃別爲五百里甸服即是帝畿千里甸服外乃別爲五百里侯綏要荒服即是帝畿之外別爲五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粟曰總入之供餉有納總之屬舜皆云六千里而其義稍異益別爲古文說先謙案皮說是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賦納總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夏紀漢志如此書疏引鄭云甸服外乃爲五百里甸服納總之屬即在甸服之外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者夏紀漢志如此集解引馬云粟事也甸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者禾粟曰總入之供餉有納總之屬舜皆云六千里而其義稍異益別爲古文說先謙案皮說是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賦納總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夏紀漢志如此書疏引鄭云甸服內之百里賦納總作內通用字下同詩甫田疏引鄭云甸服者夏紀漢志如此集解引馬云粟事也甸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者禾粟曰總入之供餉有納總之屬舜皆云六千里而其義稍異益別爲古文說先謙案皮說是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賦納總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夏紀漢志如此書疏引鄭云甸服內之百里賦納總作內通用字下同詩甫田疏引鄭云甸服者夏紀漢志如此集解引馬云粟事也甸服內之百里供王事者禾粟曰總入之供餉有納總之屬舜皆云六千里而其義稍異益別爲古文說先謙案皮說是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賦納總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夏紀漢志如此書

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紀句上增綏服外三字案後漢南夷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國語蠻夷要服韋注要結好信而服從之齊語疏引鄭云要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江云周禮衛服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上綏服之弼當周之衛服則此要服當周之蠻服亦名要服故鄭注皋陶謨言與四夷服矣周之蠻服亦名要服其夷服當周之要服相當也自甸服之中央至禹所弼要服之外畔四面各四千里是在王城四千里之內皋陶謨注云去王城四千里是也

三百里夷○守平常之義同○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書疏引鄭云去王城四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嶼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以諸小數指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得之矣案禹貢山川皆在漢時郡縣之內漢地廣萬里則知禹時五服亦然不得謂鄭注異於今文之非也

二百里蔡○二百里蔡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書疏引鄭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也受王者刑法而已先謙案受王者刑法云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無朝貢之歲是夷服之外以貢當賦大行人職侯服以至要服各有朝貢之歲貢之物一見以所貴寶爲贄而已無朝貢之歲是夷服之外故東西相去萬里中國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今文與古文同暨一作泉○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者夏紀漢志如此皮云論衡談天篇曰禹貢東海流沙九州之外亦止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案王充習今文說今文說中國方五千里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貢之歲貢之物充云然者以爲東海流沙在中國之外故東西相去萬里中國之外皆與王者聲教今文與古文同暨一作泉○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者夏紀漢志如此皮云論衡談天篇曰禹貢東海流沙九州地寶止五千里故談天篇又曰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周時疆域與禹貢略同則充必以禹貢九州亦止五千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王制之說多與大傳同是知今文家說以東海流沙皆在中國之外經言漸被其德廣所及耳○朔南暨聲教者夏紀如此暨一作泉者漢志如此段云以蠙珠暨魚紀暨作泉例之此經作暨淺人所改也集解暨字斷句以聲教下屬引鄭云朔北方書疏引鄭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皮云漢書賈捐之傳云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益訓暨爲與以朔南暨聲教絕句荀悅漢紀亦云北盡朔裔南暨聲教後漢杜篤傳朔南暨聲教諸夏是和是兩漢人皆以朔南暨聲教爲句後人於暨字斷句非古義也

錫玄圭告厥成功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禹之言天功成○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今文同者夏紀漢志如此經文未二句紀作告厥成功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注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四海以地言非以水言也御覽八十二引尚書璇璣鈐云禹開龍門道積石山延喜王受德天錫佩漢武梁祠石刻祥瑞圖云玄圭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以玄圭爲天錫瑞劉云中候亦出七十子猶箕子吉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也先謙案秦本紀云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後漢何敞傳奏記宋由云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自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東帛據此玄圭賚帝舜所賜史公河渠漢人及書緯皆今文說究以史記後漢書爲正

尚書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甘誓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史記夏本紀啟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淮南齊俗訓昔有扈氏爲義而亾高誘注有扈子故伐啟啟亾之高用今文說與史記合釋文扈馬云姒姓之國爲無道者呂覽高注有扈夏同姓諸侯與注淮南略異與馬說合墨子明鬼篇引此經作禹誓莊子人閒世篇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呂覽召類篇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說苑正理篇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有扈氏請服皆以爲禹事呂覽先己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孫云相當爲柏謂伯禹也以甘誓爲禹誓當本古文書說莊子既云國爲虛厲則有扈滅於禹時不應啟復伐之皮云古者天子征討諸侯誅其君不絕其後若舜伐三苗禹復伐三苗周公踐奄成王復踐奄殺三監皆其明證又或別封一姓仍其國名不改如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國仍號唐之類則禹伐有扈何必啟不再伐且高誘今文說以有扈爲啟啟庶兄則禹或滅有扈以封其庶子至啟即位不服而啟伐之亦未可知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同是今古文並無異墨子引此經爲禹誓或所傳異耳蔡邕銘論云殷湯有甘誓之勒荅殷湯時曾以此勒銘馮衍顯志賦云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蔡馮所用皆今文家說也穀梁隱八年傳云誥誓不及五帝范甯注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據此則夏以前無誓而啟作誓是帝典始傾矣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楚詞天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注謂扈本牧人逢時爲侯啟攻之於牀擊殺之逸習今文其說當有所據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今文與古文同○大戰于甘者夏紀如此張晁大戰者白虎通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孫云夏紀云將戰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爲憚警之不以爲鬬也書疏引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白虎通三軍篇說爲天子自出也是今古文說同于甘者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下班自注云古扈國有扈谷甘亭雖訛玲夏啟所伐此今文說說文扈下云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北夏爲扈國殷爲崇國周爲豐邑釋文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此古文說故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甘亭在縣南呂覽云甘澤者現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又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甘水又東得潦水潦水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即上林故地也○乃召六卿者夏紀云乃召六卿申之史公說爲申之者孫云史記孫子傳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六軍其將皆命卿○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今文與古文同○大戰于甘者夏紀如此張晁大戰者白虎通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孫云夏紀云將戰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爲憚警之不以爲鬬也書疏引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白虎通三軍篇說爲天子自出也是今古文說同于甘者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下班自注云古扈國有扈谷甘亭雖訛玲夏啟所伐此今文說說文扈下云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北夏爲扈國殷爲崇國周爲豐邑釋文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此古文說故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甘亭在縣南呂覽云甘澤者現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又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甘水又東得潦水潦水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即上林故地也○乃召六卿者夏紀云乃召六卿申之史公說爲申之者孫云史記孫子傳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六軍其將皆命卿○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今文與古文同○大戰于甘者夏紀如此張晁大戰者白虎通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孫云夏紀云將戰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爲憚警之不以爲鬬也書疏引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白虎通三軍篇說爲天子自出也是今古文說同于甘者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下班自注云古扈國有扈谷甘亭雖訛玲夏啟所伐此今文說說文扈下云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北夏爲扈國殷爲崇國周爲豐邑釋文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此古文說故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甘亭在縣南呂覽云甘澤者現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又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甘水又東得潦水潦水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即上林故地也○乃召六卿者夏紀云乃召六卿申之史公說爲申之者孫云史記孫子傳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六

軍士多必告六卿使申令也六卿者詩棫樸疏禮曲禮疏引鄭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曲禮疏又引鄭注大傳夏傳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皮云鄭據周制上推前代以爲虞夏皆同何以明之大傳云古者天子何而以今文家說推之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云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鄭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注亦以爲夏時有三公九卿無六卿矣天子三公九卿大傳外又見於異義引今文尚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於夏至周初官制皆然大傳太史記周本紀漢河內所出太誓篇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史記夏至周初止有三公無六卿也立政曰司徒司馬司空是文王時亦止三公惟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師伯畢公衛侯毛公則在成王崩時周公制禮之後爲周有六卿之塙證異義引古周禮說周制六卿又立三少爲之副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古周禮說乃周公制周禮之法不可以概前代並不可以例周初許以古說爲周制則今說爲前代制矣鄭駁無攷據鄭注大傳以三公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古說爲周制其於許君無攷據鄭駁可知特解此經六卿與義和四子誤以周制說虞夏制耳兩漢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爲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九官爲治民之官初無六卿之說三公之名爲司徒司馬司空之名不見於尚書惟緯書有之稷爲天官亦出緯書然緯書並無六卿之名不及今文家說之可信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孫云夏紀云將戰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爲憚警之不以爲鬬也書疏引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白虎通三軍篇說爲天子自出也是今古文說同于甘者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下班自注云古扈國有扈谷甘亭雖訛玲夏啟所伐此今文說說文扈下云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北夏爲扈國殷爲崇國周爲豐邑釋文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此古文說故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甘亭在縣南呂覽云甘澤者現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又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甘水又東得潦水潦水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即上林故地也○乃召六卿者夏紀云乃召六卿申之史公說爲申之者孫云史記孫子傳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六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今文與古文同○大戰于甘者夏紀如此張晁大戰者白虎通誅伐篇云戰者何謂也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孫云夏紀云將戰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爲憚警之不以爲鬬也書疏引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白虎通三軍篇說爲天子自出也是今古文說同于甘者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下班自注云古扈國有扈谷甘亭雖訛玲夏啟所伐此今文說說文扈下云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北夏爲扈國殷爲崇國周爲豐邑釋文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此古文說故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甘亭在縣南呂覽云甘澤者現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又北逕甘亭西亭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甘水又東得潦水潦水北注甘水而亂流入於渭即上林故地也○乃召六卿者夏紀云乃召六卿申之史公說爲申之者孫云史記孫子傳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六

三公司卿以擬三孤合爲九卿莽用劉歆之說兼準周禮非用今文尚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孤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蒙莽參用劉歆之說以周官六卿初不相蒙莽益參用六卿而爲九卿與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公卿表等九官爲治民之官夏制耳兩漢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爲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亦未分別九卿之名官制以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子虞爲六卿又置三公司卿以擬三孤合爲九卿莽用劉歆之說兼準周禮非用今文尚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孤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蒙莽參用劉歆之說以周官六卿初不相蒙莽益參用六卿而爲九卿與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公卿表等九官爲治民之官夏制耳兩漢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爲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亦未分別九卿之名官制以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子虞爲六卿又置三公司卿以擬三孤合爲九卿莽用劉歆之說兼準周禮非用今文尚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孤有三公而此云六卿者蒙莽參用劉歆之說以周官六卿初不相蒙莽益參用六卿而爲九卿與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公卿表等九官爲治民之官夏制耳兩漢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爲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亦未分別九卿之名官制以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子虞爲六卿又置

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王曰嗟六事之人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今文同古文奧王曰嗟六事之人以啟字代王王曰嗟者白虎通號篇仁義合者稱王王者五行之稱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段云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別也六事之人者書疏引鄭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容軍吏下及士卒也鳴盛云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爲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及士卒也江云六卿止謂軍將此則六軍之執事者皆包之矣王鳴盛云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爲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及士卒也江云六卿止謂軍將此則六軍之執事者皆包之矣王鳴盛云下文左右及御皆不得爲六卿故知兼軍吏且下及士卒也**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今文奧古文同者夏紀如此汝作女是子誓告汝者釋文引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書疏引鄭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墨子明鬼篇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威侮五行者史記集解引鄭云五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江云禮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明堂月令云立春盛德在木立夏盛德在火立秋盛德在金立冬盛德在水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云盛德所行之政威侮暴逆之者若月令孟春行夏令行秋令之屬皆是暴逆也但政令由王者出有扈是諸侯而云威侮五行者王者順時出政諸侯不奉順之即是威侮也怠棄三正者大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者所以統天下也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月爲本紀引大誓云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也史記集解引鄭云三正天地人也釋文引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三正注動逆

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用命賞于祖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夏紀如此大傳云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于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閒蓋貴命也師行亦然者禮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也師行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然則有遷主載遷主無遷主載幣帛皮圭大傳文不具耳大傳又云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鄭注惡為亞亞次也宗廟遷主是武王師行載遷主禮王制疏引皇氏說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餘詳下文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弗用命戮于社古文也今文弗作不戮作僇○弗作不戮作僇者夏紀作不用命僇于社墨子引此經說云賞于祖者何也言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于社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社受命于廟遷主載社主以行謂之社主載社主者社主者何也告遷主之義也凡師既授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蔡邕獨斷云天子之社廣五丈以五色土為之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央黃各依其方色其封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茅以白茅包以與之使立社於國東方故曰東土以封也諸侯各以其土地所宜五穀為社稷故曰稷五穀之長也此經說云賞于祖者何也言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于社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天子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社受命于廟遷主載

失之武斷矣五觀乃一人之名非五人而此五子之歌則古文書序及史記所載今文書序皆云昆弟五人是實有五人而別爲一事與古書所云五觀者迥然不同段云五子必非五人不知其解序之昆弟五人作何說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康下云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王符潛夫論云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韋昭國語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酈道元水經注云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益太康弟五君之號爲五觀者也諸說皆以五觀與五子之歌誤合爲一不知書序所云五子之歌在啟崩後太康失國之際史記所載甚明紀年所云五觀叛與來歸皆夏啟在位時非太康失國之後明明先後兩事何得強合爲一且以五觀爲一人與序言五人違異以五觀爲五人則無五人並封一處之理路史云后啟五庶並封於觀其謬益不待辨五觀爲啟季子乃太康之弟此五人中或有五人墨子所引五觀之書卽此五子之歌則羣引附會不可信矣魏源書古微改五子之歌爲五子之過謂五觀隨兄失國過卽左傳有過氏之過者往邊地逃難隱說無據俞樾羣經平議能辨段氏之失又羣引墨子傳合歌字憑空撰出正樂一屑更無明證皆由不知五觀與五子之歌不得混爲一也逸篇既亡史記又不詳其事今古文說皆無可徵宜從蓋闕近儒所說不敢附和又楊雄宗五子家降雄言有仍二女子家降則以五子家降則以五子家降則以五

訓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土
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眾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
心○梅云中庸夫婦之愚一人也不見是謀備其微○惠云晉語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韋昭云三失三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左成十六年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梅云論語以臨其民淮南子君子之居民上若以朽索馭奔馬惠云說苑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朽索御奔馬說文馭古文御案經傳無言六馬者鄭駿五經異義云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顧命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乃知六馬之謬皮云說苑新序皆云奔馬僞古文改爲六馬誠如惠氏所譏然惠云經傳無言六馬者則放之酒未確異義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許案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說與易春秋同鄭駿引周禮尚書已見惠說又云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今放之周書王會解成王時書也而云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石文家各據其一爲說然則此書雖僞作也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梅云呂誥曷其奈何弗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爲作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惠云越語出則禽荒入則酒荒也○梅云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左宣元年傳晉靈公厚斂以雕牆甘嗜無厭足畫○梅云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亾況兼有乎○閻云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于范臺酒酣魯君避席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其國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又晉文公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云有一于此足以亾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惠云郊特牲曰好田好女者亾其國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亾○惠云孔子引夏書曰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孔疏云賈逵以爲逸書解爲夏

桀之時賈傳古文而言如此則梅賾之誣可知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案經傳曰夏禹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亾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域也案晉書謂謐之外弟天水梁柳傳古文謐當見之故五子之歌湯誥諸篇閒載帝王世紀中王肅注家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時又左傳正義云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陸德明經典敘錄云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匿之據此二說疑後出古文肅所撰也梅云左傳引夏書每句用韻今厥道句獨不用韻不知而妄改也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言仁及後世○梅云詩明明天子又曰萬邦之方閻云邦之六典入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職又見司會司書乃歌大禹曰有典有則豈同因于夏禮與抑夏歌襲周禮也惠云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荓昭注夏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亾○惠云周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荓昭注夏書逸篇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謂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張超誚青衣賦云有夏取仍覆宗絕祀金鐵曰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詩奚其適歸我心傷非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先謙案荀子議兵篇反顧其上若仇讎○梅云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讎也邪疏悲陶思君乃喜而思見之詞嵇康卷耳云我心傷悲是也萬姓仇予予將疇依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滅敗程云墨子非命篇云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愼厥德天命焉荓惡天命焉休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

夏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胤征第四

胤征奉辭伐罪曰征○此梅氏古文之三夏本紀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書序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今古文說同陳云書序不言何時據史說則仲康時也集解引鄭云胤侯名玫漢書人表胤列中上次於夏中康時止稱胤不稱胤侯是胤爲臣名信矣皮云書疏引鄭曰胤征

臣名誤衍征字毛奇齡作古文冤詞不知孔疏誤衍用訛鄭君未一攷集解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梅云詩商頌肇域彼四海**胤侯命掌六師**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先謙案堯典胤子朱僞傳解爲胤國名取與此胤侯遙相應合肺肝如見**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惠云越語人則酒荒**胤后承王命徂征**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先謙案竹書紀年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胤稱胤侯知紀年前多僞**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誓勑之○惠云**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梅云左襄二十一年傳祁奚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杜注逸書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也又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謀而鮮過有謀勳者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僞傳改動爲訓因惠訓之訓而改之古人之引詩書必不奪書以與詩也**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引詩常法能愼戒臣

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梅云詩**克有常憲**言君能奉有常法**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陸奎勳云明明天子每歲二字鄙俚之甚漢人所不道猥以入夏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

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輔君君臣俱明○梅云詩**克有常憲**言君能奉有常法**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陸奎勳云明明天子每歲二字鄙俚之甚漢人所不道猥以入夏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眾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梅云左襄十四年僞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誄失常之屬觀治象之法徇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惟時義和顯覆厥德**顯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犯故先卑之誄孟春之令犯令之誄○梅云詩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酣冥失次位也○梅云詩沈湎于酒**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俶始擾亂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閻云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建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尤重者則在建巳之月蓋自冬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並盛六陰並消於此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則瞽奏鼓嚻夫馳庶人走周則樂奏鼓嚻雖名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二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嚻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即引夏書以證夏禮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復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禮之一大驗乎作僞古

文者因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撰云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此禮夏未嘗用之於九月是知麻法而不知典禮也又云余更以麻法推之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憲二麻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萬四千九百七十四日二十六積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二閏餘七日五五四九二一天正交泛一十三日二四四二七日五五四九二閏餘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四日九八六三八經朔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飫餔經朔二十三日三〇五四七飫餔經朔二十日二二〇九入縮麻一百〇五日一〇二九四七〇九遲差二度九分加差四刻二十八日五五九八六一二冬至二十五日四五六九九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〇五七飫餔經朔二十日一一〇九四五日一〇二九入轉二十五日一九四七〇九遲差二度三五二五四飫餔經朔二十三日三三六八二四飫餔經朔二十四日九八六三八經朔二十五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四日九八六三八經朔二十六日二二〇九入縮麻一百〇五日一〇二九四七〇九遲差二度三五二五四飫餔經朔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飫餔經朔二十八日五五九八六一二冬至二十九日四五六九九二天正交泛一十〇日六一二三三八經朔二十一日三三六八二四飫餔經朔二十二日三三六八二四飫餔經朔二十三日三〇五四七飫餔經朔二十四日二二〇九入縮麻一百〇五日一〇二九四七〇九遲差二度三五二五四飫餔經朔二十五日一九四七〇九遲差二度三五二五四飫餔

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卿所引乃周書也梅賾載之夏書又以爲先代政典之言其後僞造三墳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矣

不及時者殺無赦　不及謂厥象後天時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說見上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衄淫之身立其賢子○梅云大誥惟予以爾庶邦惠云湯誓致天之罰牧誓惟恭行天之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梅云晉書袁宏三國名臣傳贊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後漢董卓傳論崑岡之火自茲而焚闔云陳琳檄吳文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鍾會檄蜀文大兵一發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琳會不相遠而語同足見其時自有此等語而僞孔忘其爲三代王者之師闕入筆端此書出魏晉又一佐已惠云周書世俘解焚玉四千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梅云孟子惟天吏則可以伐之盤庚惟汝逸德立政庶習逸德之人左傳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閻云易離卦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此用其意又陳琳檄吳文元惡大懲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又云誅在一人與衆無忌亦此意也

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梅云孟子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舊染卽舊邦之染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梅云左昭二十三年傳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不言出夏書

愛克厥威允罔功　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姚際恆云此四句襲吳光語以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乱臣賊子之口不可爲訓明甚後世商之法厥由以興既載入聖經則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罪不勝誅矣李衛公問對云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先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愼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案問對亦係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謂有識又東坡書傳云先王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以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爲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肖后之黨臨敵警師一切之言同棄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飾以此藉口吾不可以不辨蘇所斥近世儒者殆謂安石至左傳作事威克其愛乃臨戰制勝之語非如僞尚書所云也

其爾衆士懋戒哉　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程云此篇以古序紀年爲根據而未悉當時用師原委卽所集古書諸語已非切當火炎崑岡以下文詞華美與魏晉機文無異上視甘誓簡嚴厚重有胥壞之別且渠魁脅從何所指斥舊染汙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處亦有未合

商書○書疏引鄭云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有天下之號殷本紀云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禹所封也然則契始封在今陝西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薩鄭所本集解引鄭左襄九年傳疏引服虔云相土居商丘故湯以爲天下號與鄭說異孫云左傳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則商丘是閼伯所居非契所封之商殷紀云自契至成湯八遷薩自相土遷居於此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是裏九年疏又云如鄭意契居上洛之商至相土遷於宋之商及湯有天下遠取契所封商以爲一代大號此說最明後又稱殷者以殷庚遷殷故然不全改商號詩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先後二號並言之湯名履見論語堯曰篇殷紀云主癸子天乙立是爲成湯集解引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商之王皆以名爲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索隱稱天乙者謂周云夏殷之以帝名配天乙

孔氏傳

湯誓戒誓其士眾○殷紀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今古文說同白虎通證篇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證也風俗通皇霸篇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崔駰大理箴夏用淫刑湯誓其軍

王先謙參正

言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今古文說同白虎通證篇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證也風俗通皇霸篇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崔駰大理箴夏用淫刑湯誓其軍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今文與古文同○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今文與古文同○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今文與古文同

如此釋文引馬云遏止也○率割夏邑者白虎通京師篇或曰夏曰夏邑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者殷紀如此割作奪三家文異謂奪其牧歛也邑國也牧誓姦宄于商邑周本紀亦作商國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眾下相率爲怠情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有眾率怠弗協者殷紀作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今文與古文同○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作不和以故訓代之也集解引馬云眾民相率怠遰不和同釋詁協和也說文協眾之同和也○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時作是日何時喪及作與以故訓代之段云曷當是本作害害衛包改之尚書大傳曰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鹹歎鹹韶敵讎日亡吾亦亡矣呂覽慎大篇新序刺奢篇亦載桀自比日語因桀常以日自況故眾有此言孟子梁惠王篇引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趙岐注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案趙亦讀害爲曷曷何也何與大義通故訓爲大其以此二語爲湯誓眾之詞乃今文異說陳喬樅以爲小夏侯說也書疏引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亡我與女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此古文說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德如此我必往誅之○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今文同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如此釋詁茲此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賞

汝古文也今文輔作及賚作理○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紀如此釋言庶幾尚也孫云輔作及者今古文異字非詁也予一人者白虎通號篇尚書曰或稱一人或稱一己材能當一人耳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段云觀湯自稱予一人則篇首稱王志其實也○予其大理女者殷紀如此錢大昕云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鄭引作賚釐理義亦通孫云理與賚通書序帝釐下土方馬注釐賜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

其言僞不實○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毋者殷紀作女毋不信朕不食言釋詁食僞也孫炎註食言之僞也郭注引以證　爾不從誓言不用命○今文同○今文與古文與古文同者殷紀作女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殷紀作子則帑僇女無有攸赦孥帑古今字僇戮通俗字帑借字當作奴詳見甘誓我作僇假借字罔作無故訓字段云臣瓚正俗云商書湯誓孥子則孥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秦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孥也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又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尼奴僇荀活蒼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玉裁案此條盡正爲奴字而後可讀亦可以證尚書之本作奴矣古子女奴婢統稱奴其既也假孥爲奴其後又製孥字爲之詳

見甘誓至嘲字見汗簡翮字見薛季宣書古文訓豈唐初書已有是與斷者斷之譌古假斷爲誓也翮者摯之譌古假摯爲誓也中論賞罰篇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此孥字亦校書者所改書疏引鄭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孫云古無從坐之法漢法因暴秦之舊未能盡除鄭用漢法說經失之罔有攸赦者軍法無赦令非常法也常刑則有赦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六年於是急法久者不赦是不赦者亦秦法也

商書　孔氏傳

仲虺之誥第二

王先謙參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此梅氏古文之四殷紀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中書作誥曰解解釋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今古文說曰史記用今文而中書皆古字段氏謂伏生書中亦有古文是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不及古○惠云魯語桀奔南巢梅云孟子湯放桀左襄二十二年傳公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閻云季札論樂非據詩書爲言猶有慙德卽孔子謂武未盡善意今說以許樂之言入之湯語使聖人心事暖昧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苟有絲毫

之慙聖人必不爲之觀湯誓今朕必往之詞及論語元牡昭告之語豈抱慙者耶　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梅云左襄二十二年傳公爲口實楚語王孫圉曰使無爲口實莊子引楚狂語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論語止作來者往者二字不見於經莊列書中間有之然以尊君爲口實蘇輿曰來世二字不見於經莊子引楚狂語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論語止作來者往者二字不見於經莊列書中間有之然以尊君爲口實蘇輿曰

之大罪○惠云墨子非命篇引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言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眾也○惠云墨子非命篇帝式是惛用爽厥師一云帝式是惛用爽厥師喪一作爽者則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閻云墨子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爽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僞古文易之云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訓爽爲明不與墨子悖乎又云立政帝欽罰之乃佚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也此乃云上帝不善桀而用商受王命一是商興一是代商興語意相反既誤商受命也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會用爽厥師且誤用式商受命也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附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惠云左昭二十八年傳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苪艮夫解曰實蕃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惠云孟子惡莠恐其亂苗也左傳孔子曰用秕稗也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之理○梅云史記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詩戰戰兢兢呂刑殺戮無辜姚際恆云如此說湯之伐桀爲自全免禍計先也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淸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惠云禮曰受命而貨殖焉史記有貨殖傳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梅云秦誓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過則勿憚改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梅云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惠云魯語湯以寬治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仇餉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閻云孟子葛伯仇餉繫於亳眾往耕下此古文湯征篇文也湯一征自葛始亦應爲其文今竄入仲虺之誥非也又云書曰湯一征一征一節書詞與孟子語頗相雜僞古文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爲后我后之故此最其著也凡三見斷爲書詞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後我后之故下又孟子語蓋以別於書曰後

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惠云古文鳴呼愼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經如其始○梅云禮表記事君愼始而敬終殖有禮覆昏暴者有禮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梅云左閔元年傳齊仲孺曰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語公孫固曰晉文公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隆有禮之謂也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湯誥以伐桀大義告天下○此梅氏古文之五殷紀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書序湯既黜夏命還亳作湯誥殷紀載湯誥語與僞古文異詳書序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周書序又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惠云誕告出盤庚萬方出遷湯誓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今同義○梅云顧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古今同義○梅云顧命王若曰惟予一人劍報誥盤庚明聽朕言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天上帝祇字天也衷善也○梅云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天降喪于吳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天命之謂性先謙案詩皇矣上帝惟后順天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惠云韓非子說林孔子曰帥天之明因地之利謂之德德生於道理生於德義生於理禮生於義樂生於禮仁生於樂是以聖人貴仁而賤禮樂也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楝謂言仁言性言誠皆見僞書其不可據也明矣程云周書常訓解天有常性梅云中庸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惠云左傳臧哀伯曰滅德立違洪範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無倚勢作威何害於爲君大誓數紂之罪云作威殺戮亦誤悖耳先謙案牧誓俾暴虐于百姓不與洪範無倚勢作威乃不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梅云史記夏桀不務德而殘傷百姓百姓弗堪祇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梅云左哀十六年傳余祇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閻云韋昭注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對天子述周令其鑿然可信無疑僞孔乃竄入湯誥中其不足信可類推矣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惠云韓非云國語彝字應上善字○梅云說見上姚際恆上注字應上注字天字應上天道今割去頷句別置於前此處數句全貫至此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己罪以不蔽善人不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此改帝臣不蔽故也○梅云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爾有善朕不敢蔽罪當朕躬即罪在朕躬既移有罪不敢赦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離閒其文闇云韋昭注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對天子述周令其鑿然可信無疑僞孔乃竄入湯誥中其不足信可類推矣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惠云韓非云國語彝字應上善字○梅云說見上姚際恆上注字應上注字天字應上天道今割去頷句別置於前此處數句全貫至此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己罪以不蔽善人不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此改帝臣不蔽故也○梅云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爾有善朕不敢蔽罪當朕躬即罪在朕躬既移有罪不敢赦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閻云論語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此章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今二十五篇中有湯誥豈有注論語時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眞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云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國語內史過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生孔子之前書未刪也而引書同於論語者皆爲湯誓則予小子履一段爲古湯誓之詞無疑以試王肅之說則必不然矣閻引湯誓與孔壁一古湯誥載殷本紀蓋作誓者一時作誥者又一時也史公時代不至孔子之後已有異以明桀罪惡證寤之而桀不改○惠云國語單襄公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左傳士貞子曰神福仁而禍淫梅云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呂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天

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梅云盤庚欽念以忱詩僾克有終

商書　孔氏傳

伊訓作訓以敎道太甲○此梅氏古文之六據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弟外丙二年崩伊尹迺立太丁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以太甲元年係成湯既沒之下二篇書序成湯既沒肆命徂后以太甲元年係成湯既沒之下與孟子史記不合序亦僞也辨見書序

王先謙參正

孔傳參正九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惠云漢書律厤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謨資有牧方明先謙案漢志引伊訓稱元年僞書改稱元祀此亦拘拘於爾雅年祀之分惟恐失之之一證也餘詳說命奉嗣王祗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惠云唐書王元感傳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梅云論語子張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王不慆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九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朔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是周因於殷也棟謂如張柬之說則知梅賾竊顧命之文明矣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梅云論語子張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梅云詩商頌術我烈祖故天下咸見其德焉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梅云左傳王孫滿曰昔有夏之方有德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程云墨子明鬼篇商書曰鳴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程云墨子天志篇云乃曰吾有命曷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暨鳥獸魚鼈咸若攸樂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天云賈誼新書君德篇引靈臺詩而云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惠云司馬相如論巴蜀文子弟之率假手于我有命王誅討之○惠云司馬相如論巴蜀文子弟之率弗謹闕云左傳上天降災梅云盤庚乃話民之弗率晉語驪姬曰天降災必假手於武王左隱十一年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遄於訐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先謙案墨子天志篇云乃曰吾有命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惠云唐石經作朕載自亳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注伊訓尙書逸篇名鄭注書序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引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

鬼神亦莫不寧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程云墨子明鬼篇商書曰鳴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暨鳥獸魚鼈咸若攸樂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惠云司馬相如論巴蜀文子弟之率假手于我有命王誅討之○惠云司馬相如論巴蜀文子弟之率弗率晉語驪姬曰天降災必假手於武王左隱十一年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遄於訐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先謙案墨子天志篇云乃曰吾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孟子引舜卒于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

帝王世紀云伊謀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云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邑昆吾亭云云**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永懷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程云禮祭法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厥初生**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厥命我亦淮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自貽哲命**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閻云禮祭義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兼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梅云楊雄解嘲上世之士人綱人紀惠云詩商頌先民有作先謙案詩匪先民是程**居上克明**言理恕○梅云荀子臣道篇爲上則明**爲下克忠**事上竭誠○程云說叢篇苑說叢篇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閻云臣道篇故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忠此之謂也僞書改以爲先王事語反逸近楊倞注亦以書曰爲使人必器之常伊訓而不言其不同**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如不及恐有過

○梅云論語無求備於一人淮南氾論訓君子不責備於一人亢倉子訓道篇君子檢身常若過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梅云詩閟宮敷求先王又惟此哲人酒誥在今後嗣王惠云墨子尚賢篇先王之書距年之言然曰睠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又曰於先王之書賢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言先王之治天下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閻云墨子非樂篇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未言作於何時然左昭六年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杜注言刑書而不起於始盛之世則湯之官刑必作於湯之叔世不爲湯所制明矣不爲湯制卽不出於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可知矣或曰鞭作官刑虞舜有之豈湯無官刑邪子曰湯時非無刑特麗於官刑勒一書以豫告下民則湯未嘗有此法卽九刑之作原於周公所爲賊藏盜姦爲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說者猶謂後世記周公誓命之言非周公自爲之書何況禹湯**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爲酒曰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惠云非樂篇又云曰荒淫樂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

中庸洋洋乎詩亦孔之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惠云大戴本墨子而有詳略梅云康誥惟命不于常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梅云易小人殃無小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殃也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不積不善不足以滅身故曰無傷小惡而爲之大不善殃也漢昭烈戒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說具上閻云賢子有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太甲上第五

太甲　戒太甲故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七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書序太甲修德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案據殷紀書名太甲下當有訓字又太甲立三年始有放桐之事放桐三年而後歸政則六年矣序以爲既立卽放顯與史違以致後人異說紛紜不可據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梅云不惠自
孟子子弗狎於不順翻出詩商頌實惟阿衡
毛傳阿衡
伊尹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
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梅云禮大
學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
不祇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
之○梅云社稷宗廟見孝經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
方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梅云惟尹躬克
詩大雅天監在下聿修厥德有命既集頌綏萬邦惟尹躬克
左右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眾○梅
云商頌實左右商王大雅殷之未喪師肆嗣王丕
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
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
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都在亳西○梅云禮緇衣尹吉亦尹誥也天
當爲先字之誤僞古文作先用鄭注其出於後不待言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
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祇爾厥
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爲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君則辱其祖○惠云禮坊記書云厥辟

不辟忝厥祖
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
戒○梅云多士惟時天罔念聞伊尹乃
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
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惠云淮
南修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梅云左昭三年傳叔向引譏鼎
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孟子周公坐以待旦姚際恆云作僞
者改昧旦爲昧爽以避下句旦字閻云昧爽者欲明未明之時也
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希此何足見湯憂勤之甚而舉以告嗣
王乎若漢劉向之不寐達旦鄭當時之夜以繼日至明旦趙廣漢
之夜不寐至旦歷時甚久故史志其異豈所謂昧爽與旦之閒哉
連綴此語者不惟文理不通亦太不曉事矣
梅云書曰佑啟我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無越厥命以自覆也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梅
以口之類左傳儉德之共云商書多用乃字如齊乃位度乃
也金縢惟永終是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度機機
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
度釋則中○梅云禮緇衣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欽厥
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
於孝○梅云盤庚乃祖乃父惟朕以懌萬世有
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
辭歎美無窮○先謙案雒誥汝永有辭王未克變未能變不用訓
太甲性輕脫伊

然二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陵墓地乎然僞孔欲附會太甲居近
先王則訓於義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
年之制顯悖孟子尤爲怪矣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
其信德○梅云晉語寺人勃鞮曰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爲明
王又曰佐相以終克成令名程云孔叢子順對趙孝成王曰其
在商王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
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
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案家語孔叢子出與晚書同時晚書竄其語
於中以相
標榜也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
閱○此梅氏古文之八閱云治厥者以至朔同日惡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
同日爲厥元漢書律厥志遇至朔同日惡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
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未改月也周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
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爲子月也
商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
子月也或問周改月於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於書亦有徵乎余
曰亦徵於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
四月於周爲五月班志謂武王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
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後一月爲周正月建

子是也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爲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卽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越弟祀先王于方明已配上帝是旦朔冬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爲孟統可謂推法最密者矣而僞作太甲者求其說而不得以元祀十有二月朔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不知商實改月則十二月建丑之月爲歲首曷爲復辟於是月乎不然商實不改月未嘗以十二月建丑之月爲正朔旦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二月建丑之月爲歲首而書之乎余蓄此疑凡數載久之方得其說故特著之以補顏師古漢注之缺且以證蔡傳之多誤也或又問子以十二月爲歷元而劉歆班固乃以爲建子則如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余豈敢復以崩年改元之言之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蘇子瞻既言之矣余又曰崩則當於丁未太甲卽位改元乎蓋成湯爲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則崩年爲改元乎蓋成湯爲天子用事十三年自致不善○梅云洛誥王拜手稽首詩不明爾德太甲不明暴虐閻云太甲不得稽首於伊尹爲謀補云洛誥王拜手稽首孔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之文相同閻氏以爲謀倣洛誥者案殷紀伊尹攝行政當國與周公攝政權稱王明見史記紀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事雖相同而周公攝政權稱王明見史記及禮記明堂位遜周書明堂解荀卿子書兩漢今古文無異說伊尹未嘗稱王周公叔父之尊伊尹異姓之卿是伊尹且臣拜而君答拜古禮之常臣未拜而君先拜臣則無是禮洛誥篇先云周公拜手稽首然後王答稽首傳云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是也太甲篇先但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並未拜手稽首太甲遑稽首於其臣傳云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則害於義矣君雖有過不當遷後襄世之事非三代前所宜有也故以爲誤倣洛誥

先王配上帝獨不可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故曰伊訓余曰冬至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甲元年之末非太甲元年之初也總之認十有二月乙丑爲至朔同日之禮不得不以十有二月乙丑爲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爲至朔同日之初祀于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太甲故曰伊訓余曰冬至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

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
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梅云無爲是遑豫怠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
詩永言孝思先謙案論語貌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
遠德○惠云楚語伍舉曰臣聞
國君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
我承王之美無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
惟親能敬身者○此
梅氏古文之九惠云左
傳周書曰皇天無親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
鬼神無
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惠云唐
虞時未有誠字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
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此眞西山之言也噫僞書安可據
哉梅云左傳五年傳宮之奇曰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依　天位
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
艱哉者○梅云詩天位殷
道　德惟治否德亂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
惠云韓非子與亡國同事有不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興亡國同事有不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咸有一德伊尹作咸有一德○此梅氏古文之十
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僞孔列太甲後誤辨見書序姚際恆云詳
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在湯作湯誥後咎單作明居前
篇義疑史臣所紀當是尹與湯如虞之君臣作明良喜起歌相似
故曰咸有一德但此不爲歌而爲文耳諸經傳記於伊尹並無告
歸政仕之事作僞者見書序茫無可據鑿空撰出伊尹復政一節
取配周公復政將咸有一德本屬尹在湯朝贊襄於湯者移入太
甲朝陳戒於太甲夫贊襄於湯曰咸有一德喜同德之助陳交泰
之休於義可也若陳戒於太甲而曰咸有一德則是矜功伐善且
事其孫而追述與其祖爲一德豈復人臣對君之體司馬貞反據
僞書以史公記於成湯朝爲顚倒失序可謂巨謬篇中句末用德
字者十一句末用一字者四句末用一字德者四句中所用一字德
字又不在此數殆學語者所爲耳惠云禮緇衣引尹吉曰維尹躬
及湯云躬閱于遂陟即鄭注吉當爲告古文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
之告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闕脫脫脫脫又注惟尹躬天
見于西邑夏云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

可存也淮南說林訓與亂同道難與爲謀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
先謙案肩征厥后惟明明與此
文惟明明后即一語而顚倒之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
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
行之○梅云詩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
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
惠云韓非子與亡國同事有不
戒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
殷道　德惟治否德亂不以德則亂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戒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
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
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終致高遠
○梅云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無輕民事惟
善
難無輕爲力役之事
必重難之乃可　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
於終思始○梅云荀子議兵
篇禮論篇皆言慎終如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違汝心必以
以道義求其
意勿拒逆之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
非道察之勿以自滅
胡何貞正也言常
鳴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念慮道德則得道
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梅云左傳不索胡獲荀子事雖小不爲不成禮文王世子引語曰
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鄭注一人也此經直
用鄭注改爲一人而刪有字閻云禮記稱世子今入伊尹口中以
訓長君非也葢見釋詁曰元良首也遂
以此語實之耳郭璞彼注元良未聞

紹榮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鄭據孔氏遷書
爲說葢古文書序咸有一德也又當克夏之後故云始仕于夏此時就
湯即書序之咸有一德次湯誥後故鄭以尹誥爲伊尹告成
湯皆古文說也今僞書以尹告一篇之文分屬太甲又以咸有一
德爲陳戒太甲
之詞失之遠矣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梅云復政
歸邑陳德以戒○惠云戰國策商君告歸姚際恆云此既造爲復
政因造爲告歸下有嗣王新服厥命語是太甲歸亳後尹即歸矣
然君奭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襄二十一年傳伊尹放太甲
而相之卒無怨色是太甲歸後尹作相之日方長今據僞經太甲
初喪時即放之自攝太甲歸後旋即復政若始終未嘗相太甲者
孔疏殷本紀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
伊尹及沃丁之世壽百餘歲此告歸之時應已七十左右也予
案太甲後爲賢君稱太宗享國綿長乃置伊尹於不問未嘗一日
畨相王室伊尹亦優游私邑終
身懇然於其君益萬無是理也　曰嗚呼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
老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念慮道德則得道
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
梅云君奭天命不易天難諶
詩天難諶斯又曰天命靡常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亾
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棄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惠云常厥德即易不恆其德也墨子非
樂篇九
有以亾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即易不恆其德不敬神明不
恤下民○梅云中庸庸德之行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言天不安榮所爲廣視萬方有天保詩監觀四方命者開道之○梅云多士上帝不常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榮爲天地神祇之主百神爾主矣○梅云詩乃眷西顧又求民之莫又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梅云禮緇衣尹吉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閻云君前臣名禮也周公自名於王前曰子旦召公亦名之爲旦未有自稱字者緇衣兩引咸有一德此篇正序在湯誥後答單作明居前史公亦親受逸書者卽繫於成湯紀內是必於太甲無涉矣王肅注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詞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於湯前作僞者止見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遂以緇衣所引竄入口中又撰其詞於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嘿嘿稱字不已不可噎乎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惠云詩商頌奄有九有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梅云楚詞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不一○梅云詩其命維新召誥茲服文子曰覇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子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德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梅云詩其命維新召誥茲服厥命又曰今王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惠云論語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梅賾以孔傳尚書故用其語梅云荀子議兵篇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梅云荀子孔安國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梅賾吉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梅云禮王制任官然後爵之論語舉賢材禮文王世子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其難無異其愼無以輕之羣臣當以善爲主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梅云論語而亦何常師之有程云左傳夫善衆之主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爲常德協于克一言以合於能一爲常德能一德則一心一心一也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梅云大誥克綏受厥命先謙案詩天生烝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惠云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棟謂王肅主七廟以驗鄭君故嘗疑僞古文王肅撰也七廟制始晚周周公制禮以前未之有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漢永始四年詔議毀廟事丞相韋元成等主小記之說蓋周公制禮時文武尚在四廟之中穆共以下二廟當毀以其爲受命之主而不毀穀梁王制祭法禮器並云七廟荀卿劉歆班彪父子王肅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穀梁王制祭法禮器皆晚周之書荀卿法後王又穀梁之徒故主七廟劉歆班氏和之說班氏之王肅又因之以攻鄭於是造僞古文者改呂覽所引商書五世之爲七世孔晁虞喜干寶又皆在僞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詳明堂大道錄禘說金鶚求古錄禮說駁之金謂劉歆有功於經惠氏以爲有功於經尤不可以無辨予謂劉歆之人金氏以爲有功於郡國陵翼奉貢禹漢初廟制不應古法不知迭毀又立廟寢於郡國陵翼奉貢禹韋元成匡衡始稍釐正至東漢後大壞皆稱宗皆不毀實由劉歆宗無數之說啟之鄭君以七廟爲周制說本翼賁韋匡王肅復作聖諱論以難鄭張融評之當矣劉歆有降殺以兩之說王肅遂有尊卑同制之疑不知廟制本於服制服不過五故親廟止於四天子不別爲高祖之祖與父制服何獨爲高祖之祖與父立廟古天子與諸侯異者天子有始封祖又有受命祖故商周以稷契爲始封祖而湯亦稱烈祖文亦稱太祖一爲始封一爲受命故可並稱祖而不嫌既皆稱祖則必皆有廟故禮緯云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也若諸侯止有始封祖無受命祖故止五廟然據魯公皆始封祖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是魯亦有六廟此皆禮由義起而非常數正與周有后稷文武故有七廟楊類常數則天子諸侯皆止五廟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是商止五廟之明證禮緯言殷六廟商書言五廟者猶在親廟也子有天子七廟二祧攷七篇姑著其大略於此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可知○說見上政能整齊萬夫其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以君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惠云國語引夏書眾非元后何戴后非民罔

尚書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盤庚　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左哀十一年傳引此經爲盤庚之誥釋文引馬云盤庚祖乙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殷本紀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遷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宣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遷作盤庚三篇不言何時何人所作愈擬大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以諷小辛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呂覽慎大云作盤庚以諷小辛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呂覽慎大篇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而有徵矣百姓思盤庚而作盤庚三篇所重者盤庚之政去奢服正法度即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恉其中下二篇則取盤庚於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文苑傳杜篤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云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節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義引鄭玄意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故以當時事實而言盤庚中宜爲上篇盤庚下宜爲中篇盤庚上宜爲下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者則又在後矣然則作書者何以顯倒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思盤庚思其政也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正法度之言而已無中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告其民者民猶熟而能詳於是亦附其後焉此其義則從史記案書疏引鄭云盤庚三篇宜仍伏生之舊合爲一篇而中下之篇所以作也是故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盤庚時事下篇盤庚爲君時事此古文說皮云漢石經合爲一篇論本議篇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說苑反質篇殷之盤庚大其得合爲一篇矣漢人以盤庚爲去奢行儉不止杜篤賦言之證鐵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漢書楊雄傳非本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翼奉傳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張衡西京賦盤庚作誥率人於苦後漢郎顗傳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殷去奢即儉後漢紀崔寔論世事云昔盤庚遷都殷民胥怨咨即約曹翔漢敬隱后頌曰盤庚儉而弗怠皆今文說與去奢行儉之恉合漢書孔光傳光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宜嗣光習大夏侯尚書亦今文說也先謙案魏志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謗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楊氏世傳歐陽尚書以此經爲三篇漢書藝文志大小夏侯章句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是已分三篇爲三卷矣上篇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則非遷都後事甚明俞說誤也上篇話臣以數于民中篇將遷時誥民後兼及臣下者敘作話之由爲經文立案既云民不往有居則非遷都後事甚明俞說誤也上篇話臣以數于民中篇將遷時誥民後兼及臣下篇既遷後誥臣篇次不紊鄭以上篇爲盤庚本紀帝陽甲崩王來及王若曰爲言白虎通引不施予一人爲臣下尊王之詞則是盤庚尊稱陽甲與鄭說盤庚時事亦夏侯遺說不自鄭始也此書然則以上篇爲盤庚時事合班氏通義用夏侯尚書序盤庚遷于殷今文與古文同盤庚遷殷是今文說大義自當依史記小辛時百姓追思盤庚作惟遷都之舉始於陽甲爲君終於盤庚三篇書序盤庚遷于殷亳之別名○盤庚遷于殷者據鄘顗傳云昔盤庚遷殷是今文說之證盤一作般者楊雄傳般庚所遷作般洪适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熹平石經殘碑盤庚下篇首句字作殷經總敘釋詁盤庚又作般周禮司勳注作般庚是古文不異廣雅釋詁遷徙也殷本紀集解引鄭云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云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故雄究州牧箴云成湯都亳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作殷有尸鄉殷湯所都有尸鄉殷湯都楊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是宅與史記不同史公謂盤庚自河北渡河南所遷是亳殷據河南北所遷即牧野乃今文家異說不如史記足據

民不適有居　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民不適有居今文無徵○民不適有居者殷紀云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即所謂不適有居也民不欲徙而出有居者惑於在位之浮言也

率籲眾慼出矢言　率和也率和眾憂之人出言○率籲眾慼今古文無徵王鳴盛云古文慼並當爲戚出矢言今文無徵○民憂之人不詞甚矣又因眾憂之人不易呼召訓籲爲和古無是訓也出矢言爲出誓言文義明順以矢爲正直尤非○今古文爲率之異率籲眾慼今文慼爲感俗字說文慼憂也感動也感爲慼之假借字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我王祖乙也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今文無徵○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者劉云我王謂陽甲先謙案劉說是釋詁來至也言我王至此命我謀汝眾我邦爰居於此耿之故不得已也下乃明其不得已之故○重我民無盡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重我民者以民命爲重釋詁劉殺也言我民無盡劉被水害與我殺之無異所謂天下有溺由己溺之也今河圮曰甚重我民命毋令盡屍於水

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台言民所行○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稽於龜以從曰其如我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今文無徵○台猶言柰何問龜詞也江云言今民湯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敎不可不遷於是稽之於卜曰其柰何哉周禮太卜國大遷則貞龜**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宣先王有服三句今文無徵○先王有服云者釋詁服事恪敬宣安也書疏云先王謂成湯至祖乙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文與古文同○不常厥邑者杜謂都不常厥邑也又云邦國徙國都○于今五邦者殷紀云迺五遷無定處邑邦義通張衡西京賦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改土以合韻○于今五邦之文五邦即五遷也釋文五邦謂商亳囂相耿為五先謙案殷史公用經于今五邦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也書疏引鄭云契封商丘湯始居亳帝仲丁遷於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隞剝亦謂之箴商丘今陝西商州隞即囂今河南滎陽縣相今河南內黃縣邢卽耿今河北南宮縣為五邦故云于今已五邦矣不與盤庚遷都後作與馬鄭說不合非是書疏云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亳為五邦其說迂曲不可從**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者詩傳承繼也古謂先王言今不繼先王之事是不知天之斷絕我命矣劉云斷命對下永我命言**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者釋言矧況也詁烈業也**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仆之木有由蘖哉○若顛木之有由蘖者說文木部云槷木之有由蘖也今文作若顛木之有由槷○若顛木之有由槷

丕欽三句今文無徵○王用丕欽云云者孫云釋言逸過也于敬其令無有過言民從其令用是變化一丕字詞也劉云歷厥指則德意不下達有遯言則民聽疑惑舊臣無之故能媚于天子媚于庶人也**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膚予弗謂○今汝聒聒今古文古文並當爲今女慤慤者釋文聒古活反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案說文慤下云拒善自用之意从心銛聲商書曰今女慤慤是訓拒善自用者作慤也又重文慤慤作蠽則從心作慤者是今文段以就經義推之今文之爲慤不爲聒聒固無疑也僞傳云無知之兒所用本亦必作慤不作聒聒段云唐以前尚書作慤故釋文大書作慤今本釋文改之玉篇心部云慤愚人無知也耳部云蠽無知兒廣韻十三末云慤愚慤無知此皆用僞傳無知之兒爲說衛改慤爲聒聒者以書疏引鄭云慤慤無知貌讀如聒耳之聒慤慤是訓拒善自用者作慤也又重文慤慤作蠽則從心作慤者是今文段以就經義推之今文之爲慤不爲聒聒固無疑也僞傳云無知之兒所用本亦必作慤不作聒聒段云唐以前尚書作慤故釋文大書作慤今本釋文改之玉篇心部云慤愚人無知也耳部云蠽無知兒廣韻十三末云慤愚慤無知此皆用僞傳無知之兒爲說衛改慤爲聒聒者以書疏引鄭云慤慤無知貌讀如聒耳之聒慤慤是訓拒善自用者作慤也又重文慤慤作蠽則從心作慤者是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者後漢傳穀傳穀迪志詩云農夫不
怠越有黍稷農夫不怠反用書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三
句越有黍稷反用書越其罔有黍稷句明今文與古文同反服字
通用說文反下云治也畝下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越粵字通黍
下云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稷下云齋也齋或作粢亦謂之粟**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協百官是自生毒害○汝不和二句今文說文吉善也百姓謂民言不以善言和諧百姓是汝自生毒害江云此因羣臣以浮言恐偈下民爲百姓也**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乃敗禍二句今文無徵○乃敗亦爲露魯語里革曰竊寶者爲軌用軌之材者爲姦軌同宄釋詁裁危也裁同災言乃致敗禍發露其姦宄之行**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以自危其身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者言敗露之後民皆惡今文身作命○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今文無徵汝悔身何及古文也言案此采自未改釋文也今本釋文云遲本又作包改尚書之遲作遲開寶中又改釋文此其浮言惑眾惡當讀烏故反諸家訓爲以惡導民非也說文奉承也盖相傳舊讀故陸兼存之今本釋文譌爲持夷則與直疑反不同盖相傳舊讀故陸兼存之今本釋文譌爲持夷切遲直疑反徐持夷反自衛也也本作鳥解孫云藝文類聚引韓詩曰靖善也靖又與靜通靜安也義又與安通言汝自作不善以致刑戮咎不在**予**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人言人貴不貴舊○遲今古文並當作遲遲任有言曰人惟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文同一作人惟舊器非救舊維新○今文也今文當與古文同今本釋文引馬云遲任古老成人書疏引鄭云遲任古遲作遲者段云集韻六脂云遲侍夷切遲任有言案此采自未改釋文也今本釋文云遲直疑反徐持夷反自衛也包改尚書之遲作遲開寶中又改釋文此集韻據未改本徐侍夷之音與直疑反不同盖相傳舊讀故陸兼存之今本釋文譌爲持夷則與直疑反不甚別可據集韻以正譌字說文遲下云或从尸作遲般庚作遲自是古本如此石經殘碑人維舊器非救舊維新者石經殘碑作人維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之賢史○人維舊器非救舊維新者石經殘碑作人維舊口口救

左隱六年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傳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段云惡之易也四
字疊括上文汝不和吉言以下七十餘字盖以其詞繁而約結之
古人早有此法說尚書者謂此四字爲偈偈孔所刪而擅補之轉使
女曷以下三十字爲一句一氣貫注之文中生橫槩矣先謙案說
文烽放火也其猶可撲滅者言不可撲滅也鄉作嚮嚮包所改**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
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則惟汝眾二句今
文無徵偈傳訓靖爲謀非○則惟汝眾云云者釋文引馬云靖安
也林本注疏作靖孫云藝文類聚引韓詩曰靖善也靖又與靜通
廣雅釋詁安靜也義又與安通言汝自作不善以致刑戮咎**予**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羣臣不欲以自危其身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者言敗露之後民皆惡今文身作命○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今文無徵汝悔身何及古文也今本釋文云遲本又作包改尚書之遲作遲開寶中又改釋文此其浮言惑眾惡當讀烏故反不同盖相傳舊讀故陸兼存之今本釋文譌爲持夷則與直疑反不甚別可據集韻以正譌字說文遲下云或从尸作遲般庚作遲自是古本如此石經殘碑人維舊器非救舊維新者石經殘碑作人維舊口口救

舊下同是今文作人維舊器非救舊也舊上無求字下求作救段
云古文支通用救即救江云救以求爲聲故借爲求字大司徒以
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日中鄭云故書求爲救是以救爲求又堯
典旁求亦爲旁救又以救爲逑也潛夫論交際篇人惟舊器惟新
據上句與石經合明今文止作人維舊無求字下句器惟新約經
爲文明器非救舊下有惟新二字惟當依石經作維今古文之異
也皮云風俗通窮通篇三國志王朗與許靖書引書皆作人惟求
舊盖三家本異或有惟字與古文合江云引此言者明用人當用
舊人故我不絕爾善用器則不然舊則當更新者以喻國邑圮毀當遷新邑也**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
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古我先王三句古文也今文子下有不字逸一作肆○今文子下有不字
者五經異義引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子不敢動
用非罰案先王謂湯也殷紀云殷庚誥論諸侯大臣曰昔我高后
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即約此文非罰謂罰之不當也逸一
作肆勤謂勤勞王事正用盤庚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之義又蔡邕中鼎銘宣力肆勤肆勤亦即肆勤小宗
伯肆儀爲位注故書肆爲肆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肆學記宵雅肆
三釋文皆云肆本作肆是肆與肆通**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
蔡用今文作肆勤賓勝逸勤之義也言

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世選爾勞子不掩蔽汝善古文也今文掩作絕○今文王疏引經異義云謹案易爻位三爲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云云則見世選爾勞子不絕爾善論語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也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皮云詩引此經爲諸侯卿大夫世祿興滅國繼絕世之證與大傳說同用今文義也司勳事功曰勞言乃祖乃父有勞於王室我先王以來世選錄汝祖父之勞故我不絕爾棄汝之善不絕者大傳所云諸侯子孫采地不黜也見

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今文同一無大字與字者韓詩外傳說與大傳略同惟云五十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不黜使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也一無大字與字者韓詩外傳說與大傳略同惟云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爲異引書曰茲子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無大字與字同者大傳以大享爲烝嘗本鄭說○今文尚書五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較大傳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七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敕臣下各思長於遷徙之謀○各長于厥居三句今文無徵○各長于厥居謂新邑各爲永久之圖勉盡心出力聽從之謀爲段云釋詁猷已也作猷猶勉盡心力作爲猷謀也言聽我一人若後世言指揮進止也於義亦通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徵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勿斁慕競爲善○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今文無徵德彰厥善今文與古文同彰一作章僞傳伐去其死迁謬○無有遠邇者言遠近視之一體孫云遠則諸侯近則臣工用罪伐厥死者以罪則誅伐至死不輕宥○用德彰厥善言大告用德彰明也今文彰一作章者漢書楚元王傳魏志高柔傳引如此厥釋詁彰明也言也亶馬本作單音同誠也說文話下云合會善言也釋詁孝王謚傳王嘉傳引皆作用德章厥善邦之臧惟汝眾率循大也言合會民之不循教遷居者而善言大告以誠於其有眾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邦之臧惟汝眾古文也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末三字或下屬爲句段云馬作單而讀爲亶與雒誥乃單文祖德同如此邦國惟維女眾者周語內史過引般庚曰王庭無斁慢○咸造勿斁在王庭今文作國之臧則維余一人是有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眾鳥古文之異多則字韋注減善也案忽者勿之誤斁本作媟慢也傷也功於下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之義○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是有逸罰○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者內史過引如此多則字是有古文也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字佚逸古通用韋注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罪當在我皮云韋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或本今文家說作國作維亦與今文合也釋言逸過也郭注引書亦作逸罰凡爾眾其惟致告今文無徵○凡爾眾其惟致告者命致其告詞於下使咸知之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自今至于後日今文無徵各恭爾事今古文恭並作共齊乃位度乃口乃口不詞○古文恭作共者段云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衛包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閩寶中刪去釋文共音恭之語書古文之厄至斯而極今文作齊乃位度爾口者石經殘碑如此齊乃位者廣雅釋言齊整也言整畫其位勿亲亂度爾口者度當爲敵江云古人作字輒有從其聲而省其文者如通作爾諸作爾兌之類皆是此經以度爲敵省去支旁說文敵閉也閉塞其口於誼允當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罰及爾身弗可悔者身弗可悔今文無徵○罰及爾身弗可悔江云示以梗令則有罰儆懼之設云今文尚書般庚三篇爲一篇固有區別益書序云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然蔡邕所書石經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隸釋所載迄錢唐黃易所藏殘字翁方綱所摹勒皆然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雖爲一篇固有區別益書序云作般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盤庚救臣下各思長於厥居勉盡心出力聽從之謀爲段云釋詁猷已也作猷猶勉盡心力作爲猷謀也言聽我一人之作猷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今文無徵○盤庚作者書疏引鄭云作渡河之具惟涉河以民遷者耿在河北殷在河南廣雅釋詁涉渡也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誼於眾○乃話民之弗率二句今文無徵○乃話民之弗率誕告也言也亶馬本作單音同誠也說文話下云合會善言也釋詁誕大也言合會民之不循教遷居者而善言大告以誠於其有眾末三字或下屬爲句段云馬作單而讀爲亶與雒誥乃單文祖德同王庭無斁慢○咸造勿斁在王庭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古文之異多則字韋注減善也案忽者勿之誤斁本作媟慢也傷也功於下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之義○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是有逸罰○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者內史過引如此多則字是有古文也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字佚逸古通用韋注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罪當在我皮云韋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或本今文家說作國作維亦與今文合也釋言逸過也郭注引書亦作逸罰凡爾眾其惟致告今文無徵○凡爾眾其惟致告者命致其告詞於下使咸知之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自今至于後日今文無徵各恭爾事今古文恭並作共齊乃位度乃口乃口不詞○古文恭作共者段云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衛包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閩寶中刪去釋文共音恭之語書古文之厄至斯而極今文作齊乃位度爾口者石經殘碑如此齊乃位者廣雅釋言齊整也言整畫其位勿亲亂度爾口者度當爲敵江云古人作字輒有從其聲而省其文者如通作爾諸作爾兌之類皆是此經以度爲敵省去支旁說文敵閉也閉塞其口於誼允當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罰及爾身弗可悔者身弗可悔今文無徵○罰及爾身弗可悔江云示以梗令則有罰儆懼之設云今文尚書般庚三篇爲一篇固有區別益書序云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然蔡邕所書石經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隸釋所載迄錢唐黃易所藏殘字翁方綱所摹勒皆然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雖爲一篇固有區別益書序云作般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盤庚救臣下各思長於厥居勉盡心出力聽從之謀○各長于厥居三句今文無徵○各長于厥居云云者鄭云作渡河之具惟涉河以民遷者耿在河北殷在河南廣雅釋詁涉渡也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誼於眾○乃話民之弗率二句今文無徵○乃話民之弗率誕告也言也亶馬本作單音同誠也說文話下云合會善言也釋詁孝王謚傳王嘉傳引皆作用德章厥善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邦之臧惟汝眾古文也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末三字或下屬爲句段云馬作單而讀爲亶與雒誥乃單文祖德同王庭無斁慢○咸造勿斁在王庭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古文之異多則字韋注減善也案忽者勿之誤斁本作媟慢也傷也功於下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之義○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是有逸罰○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者內史過引如此多則字是有古文也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字佚逸古通用韋注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罪當在我皮云韋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或本今文家說作國作維亦與今文合也釋言逸過也郭注引書亦作逸罰凡爾眾其惟致告今文無徵○凡爾眾其惟致告者命致其告詞於下使咸知之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自今至于後日今文無徵各恭爾事今古文恭並作共齊乃位度乃口乃口不詞○古文恭作共者段云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衛包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閩寶中刪去釋文共音恭之語書古文之厄至斯而極今文作齊乃位度爾口者石經殘碑如此齊乃位者廣雅釋言齊整也言整畫其位勿亲亂度爾口者度當爲敵江云古人作字輒有從其聲而省其文者如通作爾諸作爾兌之類皆是此經以度爲敵省去支旁說文敵閉也閉塞其口於誼允當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罰及爾身弗可悔者身弗可悔今文無徵○罰及爾身弗可悔江云示以梗令則有罰儆懼之設云今文尚書般庚三篇爲一篇固有區別益書序云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然蔡邕所書石經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隸釋所載迄錢唐黃易所藏殘字翁方綱所摹勒皆然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雖爲一篇固有區別益書序云作般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盤庚救臣下各思長於厥居勉盡心出力聽從之謀○各長于厥居三句今文無徵○各長于厥居云云者鄭云作渡河之具惟涉河以民遷者耿在河北殷在河南廣雅釋詁涉渡也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誼於眾○乃話民之弗率二句今文無徵○乃話民之弗率誕告也言也亶馬本作單音同誠也說文話下云合會善言也釋詁孝王謚傳王嘉傳引皆作用德章厥善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邦之臧惟汝眾古文也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末三字或下屬爲句段云馬作單而讀爲亶與雒誥乃單文祖德同王庭無斁慢○咸造勿斁在王庭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古文之異多則字韋注減善也案忽者勿之誤斁本作媟慢也傷也功於下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之義○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是有逸罰○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者內史過引如此多則字是有古文也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字佚逸古通用韋注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罪當在我皮云韋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或本今文家說作國作維亦與今文合也釋言逸過也郭注引書亦作逸罰凡爾眾其惟致告今文無徵○凡爾眾其惟致告者命致其告詞於下使咸知之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自今至于後日今文無徵各恭爾事今古文恭並作共齊乃位度乃口乃口不詞○古文恭作共者段云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衛包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閩寶中刪去釋文共音恭之語書古文之厄至斯而極今文作齊乃位度爾口者石經殘碑如此齊乃位者廣雅釋言齊整也言整畫其位勿亲亂度爾口者度當爲敵江云古人作字輒有從其聲而省其文者如通作爾諸作爾兌之類皆是此經以度爲敵省去支旁說文敵閉也閉塞其口於誼允當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罰及爾身弗可悔者身弗可悔今文無徵○罰及爾身弗可悔江云示以梗令則有罰儆懼之設云今文尚書般庚三篇爲一篇固有區別益書序云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然蔡邕所書石經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隸釋所載迄錢唐黃易所藏殘字翁方綱所摹勒皆然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雖爲一篇固有區別益書序云作般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盤庚救臣下各思長於厥居勉盡心出力聽從之謀○各長于厥居三句今文無徵○各長于厥居云云者鄭云作渡河之具惟涉河以民遷者耿在河北殷在河南廣雅釋詁涉渡也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誼於眾○乃話民之弗率二句今文無徵○乃話民之弗率誕告也言也亶馬本作單音同誠也說文話下云合會善言也釋詁孝王謚傳王嘉傳引皆作用德章厥善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邦之臧惟汝眾古文也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末三字或下屬爲句段云馬作單而讀爲亶與雒誥乃單文祖德同王庭無斁慢○咸造勿斁在王庭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古文之異多則字韋注減善也案忽者勿之誤斁本作媟慢也傷也功於下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之義○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是有逸罰○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者內史過引如此多則字是有古文也今文作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字佚逸古通用韋注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罪當在我皮云韋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或本今文家說作國作維亦與今文合也釋言逸過也郭注引書亦作逸罰凡爾眾其惟致告今文無徵○凡爾眾其惟致告者命致其告詞於下使咸知之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自今至于後日今文無徵各恭爾事今古文恭並作共齊乃位度乃口乃口不詞○古文恭作共者段云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衛包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閩寶中刪去釋文共音恭之語書古文之厄至斯而極今文作齊乃位度爾口者石經殘碑如此齊乃位者廣雅釋言齊整也言整畫其位勿亲亂度爾口者度當爲敵江云古人作字輒有從其聲而省其文者如通作爾諸作爾兌之類皆是此經以度爲敵省去支旁說文敵閉也閉塞其口於誼允當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罰及爾身弗可悔者身弗可悔今文無徵○罰及爾身弗可悔江云示以梗令則有罰儆懼之設云今文尚書般庚三篇爲一篇固有區別益書序云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然蔡邕所書石經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般庚既之上空一字自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壁中本出而始分也隸釋所載迄錢唐黃易所藏殘字翁方綱所摹勒皆然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雖爲一篇固有區別益書序云作般

大虐先王不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疏引鄭云將遷於殷降大虐先王不懷今文無徵○殷降大虐者書猶詩云降此大戾也大戾虐直謂國爲殷矣於殷先正其號名降大虐者謂先王時天降大災殷是在盤庚後則稱殷自此始先王不懷者當連厥攸作爲句釋詁懷同也往而不回猶言徂落劉云言遷家不造先王徂謝不復親見遷都之業然其所造謀皆視民利用而遷之重稱陽甲以動萬民思慕之意而晉賀循之徒猶謂盤庚不序陽甲之廟誣古人矣別爲一解於義亦通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厥攸作視民利用遷今文無徵○厥攸視讀爲示民以利用遷者厥攸作見上視民之所利而以汝遷也江云非汝有咎過比於放流之罰也偉使喜樂康安共具並釋詁文予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古后先王之聞今文無徵○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者言所聞於先王之舊事當以爲念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近於殃罰○承汝俾汝四句今文無徵○承汝俾汝云云者言我法先王而承安汝使令汝惟喜安康以保汝身共具以庇汝家耳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大從其志而徙之

○予若籲懷茲新邑云云者釋言若順懷來也籲呼也孫云丕詞也言我順呼汝來此新邑亦惟承保汝之故汝當從其志勿違之江云我順呼汝來此新邑亦惟汝故之以字讀當絕之言爲安集汝故也左昭十三年傳莒多今字者石經殘碑作今女不鄙憑登府云有今字語氣緊接今文是也江云朕心之所困謂故都圮毀不可居也乃咸大不易乃悉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人有此句法丕讀曰不言不從汝苟安之志先謙案江讀較長丕作不義亦較順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用○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古文也今文汝作爾邦作國○汝作爾邦作國者石經殘碑作口口試以爾遷安定爾厥國段云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古文多作邦今文多作國各依其壁藏之本也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困不順上命○汝不憂朕心之攸困古文也今文汝上多今字○汝上

見於它書而顧氏據之耳言恐汝造說爲人所持將跪曲汝身迂回汝心牽制引誘不能自振致陷罪戾耳**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平用奉畜養汝衆○子迓續乃命于天無徵○子迓續乃命于天者匡謬正俗云又無徵也凡各書用字有例如毛詩古文尚書仲虺之誥禮記檀弓之大夫春秋穀梁傳皆作御惟周禮作訝此其大例也續者繼也言天將又訝之別體說文所無也訝字皆作御惟周禮作訝此其大例也續者繼也言天將永我命于茲新邑我爲汝迎而續之○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者孫云淮南高注奉助也易鄭注畜養也言子豈以威脅汝遷以助養汝衆民而已**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古文也今文丕作不用懷爾然今文無徵○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者石經殘碑作□□□□□□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之勞爾先子丕□□段云洪不云孔作丕疑本是丕字板本誤丕錢唐黃易所藏揖本正作丕字是今文尚書作不也皮云今文丕作不猶大誥爾丕克遠省王莽用今文丕作不也今文尚書蓋以此句下屬爲義神后高后皆謂成湯神者配天之稱說文天神日神勞爾先者謂與爾先人曾共勤勞遷都遠害念此事先代有之非自予始子不克羞爾者釋詁羞進也今爾不欲徙是子不能有以進爾也○用懷爾然者用以也釋詁懷安也既不克進爾則無以安爾是則然矣用懷爾句然一字爲句江云然之言則也如是**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失于政今文無徵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古文也今文尚書作不也皮云今文丕作不猶大誥爾丕克遠省王莽用今文丕作不也今文尚書蓋以此句下屬爲義神后高后皆謂成湯神者配天之稱說文天神日神勞爾先者謂與爾先人曾共勤勞遷都遠害念此事先代有之非自予始子不克羞爾者釋詁羞進也今爾不欲徙是如是**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失于政今文無徵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古文也今文尚書作不也皮云今文丕作不猶大誥爾丕克遠省王莽用今文丕作不也今文尚書蓋以此句下屬爲義神后高后皆謂成湯神者配天之稱說文天神日神勞爾先者謂與爾先人曾共勤勞遷都遠害念此事先代有之非自予始子不克羞爾者釋詁羞進也今爾不欲徙是

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徙○汝萬民乃不生生云者孫云莊子大宗師云生生言汝萬民乃不知共營生之事謂汝萬民不樂徙居是自取敗亡乃不往生於可生之地也釋詁猷謀也謂與上同心謀徙**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二句今文無徵○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云者先后承上高后言亦謂湯孫云陽甲爲長故云幼孫江云易象傳比下順從也**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言無辭○故有爽德二句今文無徵故有爽德云云者江云釋詁故今也周語賁有爽德賈注爽貳也今汝不與我同心是有貳德矣先后其自上天下罰於汝○汝罔能迪者黃易購藏石經殘字有能迪二字是今古文同之證江云迪道也汝無能道以自解免孫云馬注多方迪作攸同簒說文云長也言汝無能自長久**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古我先后今文無徵○今文同者黃易石經殘字作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者與上文我先神后之勞爾疏申僞孔義以勞爲共治人人有殘人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非**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行○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之心古文也今文戕作近者石經殘碑作□□□□□□民女有近則在乃心東觀餘論亦載汝有近則在乃心祭統順于禮不逆于倫是之謂畜注畜養也言汝自祖以來共作我順於德教釋詁則法也言汝自祖乃父乃祖乃父今文與古文同乃祖乃父將畜謂順于德教釋詁則法也言汝自祖乃父乃祖乃父今文與古文同既勞乃祖乃父敎令乎或釋畜民爲畜養之民於義亦通**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今文與古文同乃祖乃父之民汝有近可爲法者在汝心何爲棲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我有治政之臣但忠盡念汝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二句今○**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矣**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治政之臣乃祖乃父將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我有治政之臣但忠盡念汝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我有治政之臣但忠盡念汝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者釋詁共具也說文貝海介蟲也古並以代刀布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等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而珠玉爲寶藏不爲幣然則秦後貝玉始不爲幣矣言今子有治理庶政並同居有位之臣徒知共具貝玉貪冒貨賄何足貴乎經至此方責羣臣對衆**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古文也今文我高后作

乃祖乃父○今文我高后作乃祖乃父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段云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父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句絕陳云陸不言又作本爲誰氏本則非馬鄭王本可知三家今文多與壁中本異葢作乃祖乃父者是三家今文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附載之耳先謙案朕孫唐石經作朕子孫丕乃依江氏讀爲不乃言子孫在位惟知保聚貨賄不顧國家大政乃祖乃父無乃將上告乎其上告之言刑於朕子孫也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奈何乃祖乃父曰作大刑於朕子孫也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今文崇作興弗祥作丕永○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今文無徵丕乃重降之殃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今文崇作興弗祥作丕永○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今文無徵丕乃重降之殃禍乎說文祥禍也祥爲禍則弗祥爲殃禍矣崇作興弗祥作丕永侯康云興崇義通文選東京賦進后丕乃崇降弗祥者石經殘碑作口口與降丕永同不永言不長也祥明德而崇業薛綜注崇猶興也孫云丕不字同不永言不長也祥以羊爲聲養漾俱長也今文鳴呼作於不永知弗祥亦謂不長也今文鳴呼作於予告汝不易之事○鳴呼今予告汝不易古文也今文作於戲今子下圖書疏引鄭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碑作於戲今子下圖書疏引鄭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古文同○永敬大惟者謂國遇大憂之事當永敬其君上惟敬令之從上下一心方足以御憂患清艱難○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永敬大惟無徵無胥絕遠今文與古文同○永敬大惟無胥絕遠棄廢之乖離無胥絕遠遠勉其同患相惟永敬大惟者石經殘碑作永敬我言大憂行之無徵無胥絕遠棄廢之之永敬大惟無胥絕遠今文與古文同○永敬大惟者石經殘碑作永敬我言大憂行之無徵無胥絕遠棄廢之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古文也今文分作比猷作猶設作詹○今文同○永敬大惟者石經殘碑作女比猶念以相從各詹中下賢東觀餘論所載同孫云詩傳云擇善而從曰比廣雅釋詁猷順也思以相從各合於中道江云汝當比附其謀猶念慮以相從各合中正於汝心謙今同心無貳也乃有不吉不迪有不善不道謂凶人○乃有不吉不迪今文無徵顚越不恭暫遇姦宄顚隕越不共暫遇姦宄古文並當作顚越不恭今古文同○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於外爲宄於內○顚越不共者段云衞包改共爲恭釋文無共音恭之語陳鄂刪之僞傳云不共不奉上命考傳凡訓奉者字皆作共共讀爲供廿誓共行天之罰女不共命無逸惟正之共皆是左傳疏謂尚書作恭所據非善本今文作顚越不共與左哀十一年傳伍子胥諫吳王曰盤庚之誥曰有顚越不共同多其有及有字者引書上下文並有刪易此加字以檮括之也段云僞孔於衞賈馬鄭之本初無大異衞賈馬鄭其有顚越不共者史記伍子胥傳子胥引盤庚之誥曰有顚越不共者史記作顚越不恭正之共皆是左傳疏謂尚書作恭所據非善本今文作顚越不共與左哀十一年傳伍子胥諫吳王曰盤庚之誥曰有顚越不共同多其有及有字者引書上下文並有刪易此加字以檮括之也段云僞孔於衞賈馬鄭之本初無大異衞賈馬鄭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顚越不恭今古文並當作顚越不共者段云衞包改共爲恭釋文無共音恭之語陳鄂刪之僞孔方欲將僞造之二十五篇大爲乖異則天下疑其僞而二十三篇大爲乖異則天下疑其僞而二十三篇本夫人誦習之當時皆知爲壁中本僞孔方欲將僞造之二十五篇令天下人信其眞若天下人信其眞若三十三篇大爲乖異則天下疑其僞而二十三篇本夫人誦習之當時皆知爲壁中本僞孔方欲將僞造之二十五篇令

曰台言汝毋失民江云台讀爲紿欺也羣臣初以浮言恐眾是欺紿愚民故戒無紿民也案三說並通段孫較長遷都事定訓戒臣下而首以無紿爲詞似非立言之體○懋建大命者釋訓懋勉也書疏引鄭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此古文說廣雅釋詁建立也懋作勖建大命勖亦勉也大命謂天命西伯戡黎大命不摯大命亦謂天命也遷居後各建生命勉思樹立故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輸誠于百官以勖建大命今子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百姓于朕志古文也今文無徵○今子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百姓于朕志今文作今我其敷心腹腎腸歷一作優腎揚歷者說文敷布也左宣十二年傳敢布腹心杜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卷二云鄭注古文尚書盤庚曰今我其敷優賢揚歷魏志管寧傳太僕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垂讀爲優賢揚歷謂引今文尚書盤庚曰今我其敷優賢揚歷張載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試文選魏都賦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試也是聲干載裴注引今文尚書盤庚曰今我其溥求賢者而優禮之又揚其所歷試先謙案既勉以勤民建命又言我自今用人之準○告爾百姓于朕志者百姓百官也或以爲百官族姓案此明告羣臣不必旁及支屬義可統之**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人而妄言○罔罪爾眾三句今文無徵○罔罪爾眾者經所用皋陶拜手贊言史記作揚贊古通用皋陶作贊贊皆三家異文皮云說文引見前揚贊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揚歷魏志管寧傳太僕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垂讀爲優賢揚歷謂引今文尚書盤庚曰今我其溥求賢者而優禮之又揚其所歷試先謙案既勉以勤民建命又言我自今用人之準○告爾百姓于朕志者百姓百官也謂綏爰有眾上云告爾百姓于朕志謂此爾更始爾勿共相忿怒合比爲讒言謗我也不罪爾棄除前過與爾更始爾勿朕志謂此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我孫云詩正月洽比其鄰左僖二年傳引作協比與此同義**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之功美○古我先王二句今文無徵○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者多于前人之功美○古我先王謂湯釋詁將大也王肅云契父帝嚳實始居亳其後屢遷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王下適于山而不定成湯大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徙必依山之險無泛指五遷非適于山也今文嘉作綏○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古文適于山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成皋縣故虎牢後屬滎陽郡縣有滎鞮關降谷今永甯縣北用降我凶德綏績下同降下也民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適于山者適往也鄭注立政云亳東成皋南滎鞮西降谷故云適于山也今文嘉作綏○適于山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緱氏縣有滎鞮關降谷今永甯縣北用降我凶德綏績下同降下也民**罔有定極至于臣不敬**言皆不明己本心○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古文也今文作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者石經殘碑作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段云東觀餘論亦載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曷字洪氏所無疑黃氏隱補凡曷字今古文皆作害其作曷者後人所改匡謬正俗引多方害弗夾介古文之證王莽大誥曷皆作害今文之證也伯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當審愼如是孫云釋詁惠順也曷盍也祇敬也祇震聲轉震振字同春秋典震驚史記作振驚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並作振禮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言今汝承順我何不敬動萬民徙居避患之爲得邪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肆上帝今文與古文同我家○今文無徵○肆上帝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肆上下同釋詁肆今也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者釋詁亂治也粵于也越粵同言今天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朕及篤敬云云者公羊昭元年傳及猶汲汲也敬恪恭奉承民命以順天心用**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從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肆上帝今文與古文同者石經殘碑作肆上下同釋詁肆今也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者釋詁亂治也粵于也越粵同言今天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肆上下同釋詁肆今也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者釋詁亂治也粵于也越粵同言今天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今文無徵○肆上帝今文與古文同者石經殘碑作肆上下同釋詁肆今也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者釋詁亂治也粵于也越粵同言今天將興復我高祖之德治于我家○今文無徵○今

作□□乘哉孫云宰夫鄭注乘計也言當計度之猶云隱度也江云鄭七月箋云乘治也言尚皆治其職哉皮云石經后胥高鮮江訓爲相度高山以經文適于山證之江說較合**予其懋簡相爾念**乘哉之乘當卽乘高之義謂乘高山以建新邑○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民○子其懋作劼者石經殘碑作劼○今文懋作劼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以下皆召見之故云勉閱視汝也**敬我眾**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眾古文也今文懋作敬○今文懋作劼見上簡作劼漢隸從竹從艸之字多通作江云易繫詞虞注簡閱也相視也言予其勉閱視汝倘思念敬我眾民哉先謙案邦伯師長以下皆召見之故云勉閱視汝也**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居敘欽今文保作葆○朕不肩好貨今文與古文同敢恭之○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敢恭生生今文無徵鞫人謀人之保葆肩好貨者石經殘碑作朕不肩釋詁肩作也朕不作好貨之事江云肩所以任物者是肩爲任也釋詁肩勝也勝亦堪任之義詩敬之鄭箋亦云仔肩任也言我不任好貨之人○敢恭生生者據僞傳訓恭爲奉是恭本作共衛包改敢恭生生之財與上句爲二義江云說文敢進取也共給也生生猶生生息謂貸錢於人以取息好貨之人取給於生息貨財以自利我不任用之與上句連讀爲一義說並通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先鄭注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後鄭注謂以國服爲之息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張敦仁云卽盤庚下篇勉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文朕不肩好貨下文無總于貨寶正相脗合或作葆與萃形近故文異然則古文作保居今文作萃居其說蓋猶齊語所云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益別居之不令與士農離處賤之也**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羞進也○鞫人謀人之保居欽欽者書疏引鄭云鞫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敘而敬之先謙案惟能養人及謀人之安居者敘而敬之卽上文優賢揚歷之指也今文保作葆者盬鐵論本議篇文學曰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張敦仁云卽盤庚下篇勉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文朕不肩好貨下文無總于貨寶正相脗合云非對商民稱商君乎疑祀年或作葆與萃形近故文異然則古文作保居今文作萃居其說蓋猶齊語所云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益別居之不記皆然一入說命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然以爾雅爲藍本唯恐或失之情見乎詞矣**既免喪其惟弗言**喪除猶不言政○惠云左傳請免喪而後聽命閻云無逸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乃雍其惟二字承上三年不言起下句言乃雍今上下皆刪獨留此句其惟二字無著語氣不完何以便住**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先謙案呂覽云卿大夫恐懼患之詩既明且哲惠云左昭六年傳叔向曰書曰聖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亦命也○先謙案楚語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惠云呂覽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先謙案楚語武丁於是

說命始求得而命之○此梅氏古文之十一殷紀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今古文說同

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惠云顧命惟宅宗程云論語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禮喪服四制引同陰作闇無逸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呂覽重言篇高宗天子也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喪服四制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旣虞翦屏杜楣也注儀禮喪服亦云柱楣所謂梁闇後人別以信默爲訓旣曰默又曰不言語病於複而義不可通也僞傳於無逸旣然此經又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是僞孔不知亮陰之卽居喪也尙謂不足以盡信默之義故又曰旣免喪其惟不言以爲高宗不惟信默於三年之中猶信默於三年之外也杜預據之遂使古天子喪親之大禮一朝灰滅釋衰麻而爲心喪後來讒杜氏之非者有人而知晚書之非者無有不有鄭注何以救之閻云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今文亦不盡合如周公告成王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罔或克壽者亦稱年不等或謂此以周之年述商在位之數耳若對商臣言則曰惟十有三祀對商民言則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仍不沒其故稱子謂多方亦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云非對商君乎疑祀年古通稱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參諸論語戴記皆然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亦見其拘拘然以爾雅爲藍本唯恐或失之情見乎詞矣**既免喪其惟弗言**喪除猶不言政○惠云左傳請免喪而後聽命閻云無逸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乃雍其惟二字承上三年不言起下句言乃雍今上下皆刪獨留此句其惟二字無著語氣不完何以便住**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先謙案呂覽云卿大夫恐懼患之詩既明且哲惠云左昭六年傳叔向曰書曰聖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亦命也○先謙案楚語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惠云呂覽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先謙案楚語武丁於是

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政教○惠云稽康幽憤詩奉時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惠云稽康幽憤詩奉時恭默楚語君子獨居思道先謙案楚語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先謙案楚語如是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人**說築傅巖之野惟肖**之界通道所經有傅氏之巖在虞虢傳說舉築傅巖刑人築牆此道說賢而隱代賀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傅巖詳上惠云孟子傳說舉于版築之閒**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顧炎武云和之名不見於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惠云殷紀舉以爲相賈誼鵩鳥賦傳說胥靡令乃相武丁此晚書所本墨子云傳說胥靡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公羊隱五年傳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先謙案楚語得傅傳說以來升以爲公**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先謙案楚語而使朝夕規諫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又云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成利器○先謙案楚語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待舟楫○先謙案楚語若津水用汝作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救旱○先謙案楚語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先謙案楚語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惠云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注書逸篇楚語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先謙案**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假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使正汝君○梅云詩及爾同僚盤庚暨予一人猷同心**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能率迪高后○梅云盤庚遷殷民咨胥動以浮言恐之曰不從我命我將劓殄滅之無遺育汝悔其可追乎故以此言開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梅云孟子有復于王者曰惠云說苑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梅云戰國策任痤曰主聖則臣直**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先謙案皋陶謨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此梅氏古文之十二惠云竹書紀年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乃進于**

日非知之難行之難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惟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此梅氏古文之十三梅云皐陶謨帝曰來汝禹汝予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案晚書據紀年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非台小子程云竹書紀年小乙六年紀無徵驗國語云武丁入河即無逸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也若學於甘盤他書所無且小乙必以甘盤爲賢而後命世子從之學又何以不舉而用之而使隱處於河干乎君奭云在武丁時則以有若甘盤是甘盤者小乙之所不知武丁時方見用耳紀年殊不可信觀禹謨說命數事晚書殆因紀年出而後作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惠云據紀年是居河就學於甘盤既學之後復入於河也故楚語白公子張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即位也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罔顯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罔顯明之德○說見上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敎訓於我使我志通達○梅

云盤庚今我既羞告汝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酒醴須麴蘗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酯羹須鹹酯以和之○惠云詩商頌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注云頌殷中宗左傳和如羹焉水火酸醎鹽梅以亨魚肉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交非一之義遹行也言我能行汝敎○梅云楚語必交修子無予弃也詩我日斯邁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惠云周書芮良夫曰古人求多聞以監戒楚語子高曰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梅云詩古訓是式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惠云史記秦始皇紀博士淳于越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惠云學記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惟敩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敩敎也敎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惠云學記兌命曰學學半又文王世子學記並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竹書紀年武丁六年命卿士傳說視學養老登於鼎以災恐懼側身修德又云此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皆終言其事以美之漢書五行志引劉敞五行傳所以雉雊登鼎爲繼嗣將易王音以雉雊之異爲繼嗣不立杜欽傳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高宗肜日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殷紀云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皮云史公以高宗肜日作於祖庚時正如殷庚作於祖庚之例也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茲栺邑尸臣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荅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程云詩對揚王休左傳二十八年傳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梅云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茲栺邑尸臣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梅云皐陶謨俊乂在官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敎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敎也○先謙案洪範王曰嗚呼股肱惟人良臣惟聖于云良臣句少輔字意不成詞其子股肱人有良臣乃成聖○梅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有先正惠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兄撻于市故成其能○惠云孟子遷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又云若撻之于市朝曹植求通親親表曰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之君若撻之于市梅云予弗克句伊尹自言下文遠云其心文理不安帖一夫不獲則曰時子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梅云孟子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約爲一夫不獲四字若己推而納之溝中約爲時子之辜四字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于天無能及者○梅云詩商頌嗟嗟烈祖君奭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梅云後漢書傳敎迪志詩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則僞孔本此爲文李注引此經以釋詩義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

引高宗雊雊之戒請正后妻抑女寵以銷災異皆以雊雊應宮闈繼嗣五行傳又云野鳥居鼎耳爲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因舉傳說授以國政後漢劉陶傳陶疏云武丁得傳說以銷鼎耳之災書疏引鄭云雊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又以爲主於用賢皆陰陽家推測之詞臣下因事納忠引以爲證與書本義無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雊於肜日有雊雊異○高宗肜日今文與古文同漢書外戚傳引書曰高宗肜日今文越作粵○今文同者古文也今文越作粵白虎通諫諍篇諫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諫質者以兩言爲諫故尚書高宗殷宗也釋天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肜孫炎注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之意何休公羊解詁云殷曰肜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所尊言之文意也肜者肜肜不絕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段云詩絲衣箋作融不作肜規規張衡思元賦云展泄泄以肜肜注左傳其樂也融融肜融古字通後漢馬融傳豐肜對蔚豐肜卽豐融也王篇五經文字皆云從舟卽丑林切之肜字也集韻一東引李舟切韻云從肉予案皆非也從肉無據從舟亦音韻絕遠蓋卽說文丹部之肜字肜冬切曇韻又爲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固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差如般字譌殷之類不必議改肜爲融也張參五經文字云唐石經變舟作月○今文越作粵者外戚傳引粵有雊雊釋詁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今尚書本有越無粵凡越必以於訓之于於古今字也魏三體石經遺字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誥作粵茲蠢文侯之命作粵小子作粵不作越**祖己**大說文引周書粵三日丁亥然則古文尚書亦作粵不作越

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祖己曰今文格一作假○祖己曰者漢書古文同惟先格王正厥事古文也今文格一作假○祖己曰者漢書古文同惟先格王正厥事古文同丁懼之下是曰焉告王也大傳云丁恐駭謀於忠賢以爲武丁問而祖己對與史記合今文說也書疏引鄭云祖己謂其黨此古文說孫云楚詞王逸注黨朋也祖己將訓王先告其朋儕知者大傳記高宗之訓桑穀生朝武丁召問其相次問祖己則知祖己之黨尚有相也人臣無退有後言之義史公說較長○今文格作假者格假通作字外戚傳引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漢書孔光傳曰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假者格假通作字音義皆同石經殘碑作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附付古今字孔光傳引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一作付者孔作附者殷紀作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命正厥德以順天也附付一作付○今文孚作附一作付○今文孚作附者殷紀作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古文也今文孚作附一作付○今文孚作附者殷紀作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

非天肖典祀無豐于昵肖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所嗣常也鰥矜無豐于昵古文也今文司作嗣豐作禮昵作弃道○司作嗣者殷紀作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所肖典祀無豐于昵古文也今文司作嗣豐作禮昵作段云司作嗣今文尚書也惠云古嗣字多省作司晉姜鼎銘云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呂大臨考古圖王俅嬛堂集集古錄肆尚功鐘鼎款識宣和博古圖皆釋司爲嗣此司字史記作嗣則經亦古字省文言王嗣位敬民即無非天之繼嗣釋詁肖繼也孫云天肖猶天子言陽甲已來先王有不永年者既嗣天位即爲天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肖王當修敬也殷紀云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此九世亂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崩帝乙六代王也以此言之明不數兄爲正代案此諸議則高宗當爲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至祫祭時昭則同爲穆也通典引華恆議以爲昭穆則同爲穆也盤庚小辛小乙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是知陽甲之廟當一廟四室共爲一代也高宗修寢廟之禮雖無文可知大率宜以父尚陽甲矣

書己有繭字皆不可知也今文豐作禮尼作弃道者殷紀云常祀毋禮于弃道典常訓詁字豐字形近豐禮或亦當爲豐也孫云弃道者盤庚尊繭廟而廢嫡長前王之祀高宗以子繼父亦不改其道是爲弃道穀梁文二年傳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云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何休注高宗殷之賢王猶祭豐於繭以致雉雊之變祖也昵同暱說文暱日近也或作昵玉然後率修常禮故史公以豐于昵爲弃道也通典引賀循議以盤庚不序陽甲之廟是陽甲無廟故稱之爲昵馬以昵爲禰近爲父廟祀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廟祀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不序猶承盤庚之失故於祭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疏云其不修者又值殷衰未能修復廟祀高宗繼小乙居喪盡禮其於父廟祀必豐而世父之政敎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廟之明日有雊雉之祥既感祖己之言乃修建寢廟喪服四制云禮廢而復起尚書大傳云武丁思先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言寢成孔安也知寢即廟者彖傳惟祓無寢殷武疏云經止有寢耳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祭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云廟惟祓無寢殷之廟制據廟爲先明亦修廟是也殷之廟制據詩烈祖疏引禮稽命徵云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立五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禮器疏引五經異義云兄弟無相後之道則高宗時陽甲廟猶在不毀之列祖己所以言常祀應修毋得獨豐于近也然則立陽甲之廟禮當如何公羊注云弟無後兄之禮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迺典引賀循議云若兄弟相代共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禮之常例也又云殷人六廟止有兄弟四人襲爲君者便當上襲

四廟乎如此四代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案成湯以下至於帝乙父子兄弟相繼爲君合十二代而正代惟六易乾鑿度曰殷爲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爲四室至祫祭時昭則同爲穆也通典引華恆議以爲昭穆則同爲穆也盤庚小辛小乙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是知陽甲之廟當一廟四室共爲一代也高宗修寢廟之禮雖無文可知大率宜以父尚陽甲矣

尚書孔傳參正卷十三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西伯戡黎○戡黎釋文黎國名尚書大傳作耆皮云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四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而稱王周紀於獻寶祓虞芮質成之後云諸侯闚之曰西伯茎受命之君明年伐邘明年伐崇明年西伯崩案大傳以爲密須明年伐耆在受命之四年大傳以爲文王祓伐耆在受命之五年史記以爲在受命之四年大傳以爲文王祓因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爲受命之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六始稱王春秋元命包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緯侯與大傳合大傳又於散宜生獻寶之後云紂大說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與前云出而伐耆不同者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其事相連紂使文王伐崇侯文王伐崇文王世子疏禮文王序疏所引大傳皆不合其文茎誤文王三伐皆勝紂畏惡之其事猶可解說若紂入紂圻內祖伊有訖命之告使紂於此時囚西伯恐非獻寶所能釋矣韓非子云文王侵孟

克茎舉酆而紂惡之文王乃懼入洛西之地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又曰紂以其大得人心己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是韓非以祓囚在三伐皆勝之後與大傳合孟卽邘茎卽伐密以畎夷而舉其祖茎之茎舉酆茎因伐畎夷而舉其地也先謙案大傳史記皆今文說戡黎之年先後互異則夏侯歐陽所傳之不同也左襄三十一年傳禽北宮文子云紂四文王七年則當在斷虞芮訟之前戰國趙策魯仲連云拘之羑里之庫百日其言祓囚之年久暫不同與四年非也據殷紀文王閎紂脯鄂侯而歎紂囚之羑里閎天之徒獻寶紂赦之文王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西伯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歸西伯及西伯伐飢滅之云云合周紀觀之虞芮質成諸事在茲西伯後爲西伯之前而肆行被囚赦免後情事至顯若未賜弓矢鈇鉞命爲西伯征伐圖拓疆土則叛臣矣豈文王之所爲而暴虐如紂尚能囚而復赦邪若謂三伐而勝紂知惡之赦而伐者反尤然無動此於情理不合以是疑大傳韓非之未爲得實也

西伯既戡黎　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西伯既戡黎今文與古文同戡一作伐一作堪黎一作鷖○今文作戡者路史國名紀云大傳作西伯戡耆漢藝文志攷證云大傳以西伯戡黎爲戡耆是作戡與古文同一作伐者衆經音義八十三引尚書大傳曰伐者克也釋此經文黎作者者見上周紀云敗耆國尚書大傳周傳曰文王受命五年伐耆一作飢者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雒誤又作飢者宋世家及通鑑外紀作飢國滅之雒誤又作飢者古文戡

西伯既戡黎○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釋文黎國名尚書大傳作耆皮云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四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而稱王周紀於獻寶祓虞芮質成之後云諸侯闚之曰西伯茎受命之君明年伐邘明年伐崇明年西伯崩案大傳以爲密須明年伐耆在受命之四年大傳以爲文王祓因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爲受命之年伐崇乃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六始稱王春秋元命包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緯侯與大傳合大傳又於散宜生獻寶之後云紂大說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與前云出而伐耆不同者茎五年伐崇其事相連紂使文王伐崇文王伐崇文王世子疏禮文王序疏所引大傳皆不合其文茎誤文王三伐皆勝紂畏惡之其事猶可解說若紂入紂圻內祖伊有訖命之告使紂於此時囚西伯恐非獻寶所能釋矣韓非子云文王侵孟

一作筏一作堪黎一作鷖者說文筏下云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筏黎段云茎壁書作筏後易爲戡或易爲堪一作堪者釋詁堪勝也郭注引書西伯堪黎書疏引爾雅作勝與勝敗之勝不分平去合克堪用德戡定厥功惟時二人弗戡之可見黎一作鷖者說文鷖下云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从戈今聲商書曰祖伊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段云說文此戡字茎本作戈部黎字茎本作戈引鄭云西伯戡黎周文王時二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殷也書疏及詩二南譜疏引鄭注上公有功德加命作牧又云九命作伯後鄭注文王爲雍州伯是八州入伯之一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雍州之域是荊州之域率是文王之化行江漢之侯咸率是文王兼牧三州也知兼梁荊者詩序云文王化行江漢之域是荊州之地梁在荊西雍南兼之可知也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應劭曰黎侯國今黎亭是今山西長治縣西南距紂都朝歌在千里內其寓雍州之界內秉王心紂不能制引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可不辨皮云班固與作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無天子二字者殷紀如此下罔不欲喪作罔此茎用今文本作無作罔一作假罔一作無者殷紀如此下罔不欲喪作罔此茎用今文本作無作罔一作假罔一作無者潛夫論卜列篇尚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疑用夏侯尚書與史公王充用歐陽尚書不同茎據曲禮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爲命龜之詞史記集解引馬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祖伊恐四句古文也今文無天子二字○無天子二字者殷紀作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無天子二字者殷紀如此下罔不欲喪作罔此茎用今文本作無作罔一作假罔一作無者殷紀如此下罔不欲喪作罔此茎用今文本作無作罔一作假罔一作無者潛夫論卜列篇尚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疑用夏侯尚書與史公王充用歐陽尚書不同茎據曲禮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爲命龜之詞史記集解引馬云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　非先王不助子孫以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作虐○惟作維戲作虐者殷紀作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古文也今文惟作維戲作虐○惟作維戲作虐者殷紀作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惟維古今文之異集解引鄭云王暴虐於

民是鄭本亦作虐淫過也紂之惡暴虐尤甚何止淫戲今文義長江云虞从虍七人戲字偏傍之虞亦从虍戲當爲虐字之誤故

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我四句古文也今文虞下多知字者殷紀作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知天性不迪率典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講字集解引鄭云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江云王自絕於天故天棄我殷將使滅也不得有安食王猶不度知天性不遵循典法言其昏亂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言○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古文也今文弗作不不摯作胡不至古文摯一作蟄○弗作不者殷紀作今我民罔不欲喪論衡藝增篇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江云紂恩惟惡臣蒙之良臣則否況民安得蒙恩乎良臣雖不蒙恩無欲紂亡者卽祖伊奔告亦惟恐王亡若民則不堪虐政實無不欲王亡祖伊固言我民罔不欲喪不言臣也安得以爲塙語論衡說非案弗不今古文之異○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摯作至故訓字民望作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之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唐開成石經於命不二

字之閒旁添胡字蓋依史記增之如台爲奈何說見前古文摯作執聲周譜之書曰大命不摯段云壁本說文誤作摯執聲

不有命在天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非也執聲在古音第七部○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今文同者殷紀作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紀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並增文以顯經意

消嗚呼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祖伊反曰今文與古文同反一作返參一作叅乃能責命于天紂不可諫矣總括上文無微子篤傳云反報紂謬○祖伊反曰者殷紀同下云紂不可諫矣祖伊反返也从辵反亦聲商書曰祖伊反返經文反一作返者說文返下云還也从辵反聲今本說文誤作反返還古通用參一作叅者釋文引馬云參字作累在上段云此條經開寶中竄改文理不可解玉篇云力捶反累也罪多累在上反累壘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此未經孫強輩改竄處猶尚書本从云而孔讀爲參釋文云七南反馬力捶反累也罪多累在上云參古通用參累乃俗字汗簡四聲韻皆云參字故人表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鞉武少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紂時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是太師少師非微箕甚明合周紀宋世家師彊也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皮證之勸微子去者太師疵少師彊也摯陽列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卽疵陽卽彊也云人表疵彊列二等摯陽列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卽疵陽卽彊也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並列乎書疏引鄭云箕子紂之諸父皇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指汝功

商書　孔氏傳

微子第十七

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无道○殷紂愈淫亂不止

微子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强諫紂紂殺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云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合殷紀宋世家觀之微子與太師少師偕行紀言太師少師持其祭器樂器轉入於河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微子多古文說今無可攷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古文也今文作太師少師○今文作太師少師者宋世家云乃問於太師少師曰微子者周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宋世家云微子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正義曰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此今文說書疏及論語微子篇皇侃疏引鄭云微與箕俱在圻內箕子紂之諸父微子紂時已得正爲妻也故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此古文說呂覽當務篇紂同母兄弟三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此鄭說所本禮王制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荅云微子啟故云子孫云水經注濟水又北遷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云微子家此在今山東東平州境疑宋地亦在是郡國志薄故屬山陽湯所都注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微子冢元和郡縣志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去縣六十五里蒙縣西北有薄城湯冢當在今山東曹縣南沛今江南縣古宋地魯宋相鄰皆在殷千里畿內未知孰是微子若曰者周史述其話太師少師如此言也太師少師者殷紂時樂官師瞽抱樂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太師摯適齊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太師摯適齊云云也故人表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鞉武少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紂時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是太師少師非微箕甚明合周紀宋世家師彊也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皮證之勸微子去者太師疵少師彊也摯陽列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卽疵陽卽彊也云人表疵彊列二等摯陽列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卽疵陽卽彊也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並列乎書疏引鄭云箕子紂之諸父皇

王先謙參正

倪論語疏引鄭云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爲之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爲之漢書五行志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而典之是箕子爲父師之證大傳云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漢書公卿表太師爲三公少師爲孤卿與六卿爲九此鄭別爲說不從史記也**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文尚書太父互異故鄭別爲說不從史記也**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古文也今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者宋世家如此弗不今古文之異書疏引鄭云或之言有也淮南高注廣雅釋詁並云或有也商頌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說文或域字同也亂作治正作政詁訓並通不有治政即弗或亂**我祖**正也四方上多不治二字謂殷不有治政不復治四方矣**我祖底遂陳于上**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祖底遂陳于上文也今文無底字○今文無底字者宋世家作我祖遂陳列於上集解引馬云我祖湯也孫云呂覽高注遂成也漢書李斐注陳道也言我祖成治道於上知我祖爲湯者以史記下文敗厥德作敗知之**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湎於酒婦人是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古文也今文作紂沈湎於酒者宋世家如此我作紂史公易之微子不忍言紂惡經云我者隱之亦親之國家之詞也史公易作紂使人易曉沈酗作沈湎者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用此經文是今文作沈湎非史公所改楊雄徐州牧箴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

東作益州牧箴帝有棄紂沈湎頗僻易林賁之乾帝辛沈湎沈一作湛湎一作沔者史記自序帝辛湛湎漢書五行志湛湎于酒禮樂志湛沔自若霍光傳奏昌邑王湛沔于酒皆用今文韓詩說云湛顏色均多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君子不可以沈不可以湎孫云酗當爲酗說文酗酒怒也書疏引作酗俗字釋文酗音以湎孫云酗當爲酗說文酗酒怒也書疏引作酗俗字釋文酗音詠○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者宋世家如此用字上屬爲句史公易作紂使人易曉孫云太誓云紂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以悅婦人則此言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正謂棄其先祖之樂淫聲也太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皮云漢書谷永傳災異對曰沈湎荒淫婦言是從又黑龍見東萊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由婦人羣小湛湎于酒是永所據今文尚書有婦人是用句與史記合列女傳殷紂妲己傳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不修先王典法所謂敗湯德也史記集解引馬云下世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內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古文也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姦軌者宋世家如此皮云穀梁桓三年傳既者盡也廣雅釋詁既盡也盡與罔不義近故今文作既江云無逸至于小大姦宄軌法也草竊者呂氏春秋辨土篇凡耕之道毋與三盜任地夫大豞小畝爲青魚肥苗若直豞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而後粟可多也孟子盡心篇引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也然則害苗者莠草竊是莠害苗也民爲盜竊以病善良亦

敵讎者宋世家如此段云方興今文尚書當是旁興竝者旁之故訓古音竝讀如旁皮云潛夫論遏赦篇小民乃竝爲敵讎用此經文與史記合是今文作竝史公非用故訓也鄭注屢相侵奪覬上釋此文今文不必與鄭注古文同**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水無津涯古文無津涯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古文也今文作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者宋世家如此集解裴駰云典國典也錢大昕云典讀如殄殄殲顧典鄭司農讀典爲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爲殄是典腆與殄通皮云錢說是也列女傳云不修先王之典法則解典爲國典義亦可通江云典喪則國無所倚恃與涉水無津涯之喻正相當典與淪義訓絕異若尚書作淪史記必不以典易之故知作典無疑禮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卜典司六典鄭注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正此經所謂典典**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軌者宋世家如此皮云穀梁桓三年傳既者盡也廣雅釋詁既盡也盡與罔不義近故今文作既江云無逸至于小大馬云越於也於是至於今到矣釋詁粵於也越同粵遂喪越至于今到不待久○殷遂喪越至于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

如莠之害苗則此言草竊是以莠比況盜也國語長魚矯曰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里革曰竊賓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軌宄聲同通**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古文也今文作卿士相師效爲非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今文作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者宋世家如此卿士師師非度者史記集解引馬云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孫云師師者上師言眾下師言長或如梓材我有師師謂卿士師長不必如馬所云也凡有辜罪乃罔恆獲皆有罪辜乃無維獲者廣雅釋詁凡猶皆也集解引鄭云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也刑罰不中則有罪非非江云作爲不法乃有辜罪是辜罪有常得也恆詩瞻卬云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也鄭云羣必其所當得故曰罔恆獲皆有罪辜乃無維獲者廣雅釋詁凡皆也集解引鄭云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言皆有草竊姦宄不法之罪云爵祿又無常得之者鄭以獲爲得爵祿言罪既不當則爵人亦可以無常得之此經荅如牧誓所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言有罪逋逃者紂爲之主不能卽獲致使民交相仇怨也陳云鄭注凡猶皆也史記作皆荅以訓詁代之皮云史公非用今文不必與鄭注古文同**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古文也今文作小民乃竝興相爲敵讎僞傳訓方爲各起一方謬○小民乃竝興相爲

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者宋世家
如此集解引鄭云發起也往也段云釋
文正義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作往古文作狂鄭從今文
讀狂爲往與告去說合孫云詩傳發行也往當爲徂說文徂遠行
也言我當出行遠去今書作狂者楚詞抽思狂顧南行王逸注狂
猶遽也○吾家耄遜于荒者史記集解引馬云卿大夫稱家書疏
引鄭云耄昏亂也吾家保于喪者宋世家如此江云保安也我卿
大夫安於喪亡之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也皮云江說亦通然
據史公云微子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釋此二句之義我其發
出往者將遠出以避難言欲死之也吾家保于喪者保守也喪亡
將居家以守死不去言欲去也吾家耄遜于荒之意故重呼太師少師告之　今爾無指告予
及去未能自決之意故重呼太師少師告之　今爾無指告予
之　顚隮若之何其　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顚隕隮墜如之何其古文作今○
女無故告予顚躋如之何其古文作今○
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躋猶墜也恐顚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
鄭云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禮記曰何居案指當爲恉說文
恉意也淮南高誘注國語韋昭注並云故意也是文異而義同言
爾若無意相告我顚隮當柰之何孫云馬云躋猶墜也恐顚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
墜如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恐顚墜於非義者言恐去之非義則
亂之訓治徂之訓存也恐顚墜於非義者言恐去之非義則
當死　父師若曰王子　比干王子○太師若曰王子○父師若曰王子古文也今文作太師
之若曰王子○太師若曰王子○父師若曰王子古文也今文作太師
荅志在必死江云鄭以少師爲比干與史記不合且忠臣憂國之
荅志在必死江云鄭以少師爲比干與史記不合且忠臣憂國之

心雖死不渝豈以志在死而
心雖死不渝豈以志在死而
漠然置之不荅於義未安
漠然置之不荅於義未安
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天毒降災荒殷
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天毒降災荒殷
邦方興沈酗于酒古文也今文作天篤下篤亡殷國無方興沈酗
邦方興沈酗于酒古文也今文作天篤下篤亡殷國無方興沈酗
于酒○天篤下篤亡殷國者宋世家如此說文毒厚也釋詁篤厚
于酒○天篤下篤亡殷國者宋世家如此說文毒厚也釋詁篤厚
也惠云平與令薛君碑又以篤爲毒古毒竺篤三字通大宛傳其
也惠云平與令薛君碑又以篤爲毒古毒竺篤三字通大宛傳其
東南有身毒國即天竺也竺篤字降下故訓字荒亡聲近義通
東南有身毒國即天竺也竺篤字降下故訓字荒亡聲近義通
邦國今古文之異○無方興沈酗于酒者宋世家如此江云六字
邦國今古文之異○無方興沈酗于酒者宋世家如此江云六字
衍文天厚下災亡殷國乃不畏天威於文爲順實不容有此六字
衍文天厚下災亡殷國乃不畏天威於文爲順實不容有此六字
荅因前文有小民方興及我用沈酗于酒之言而誤衍其字於此
荅因前文有小民方興及我用沈酗于酒之言而誤衍其字於此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
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古文也今文作乃
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古文也今文作乃
毋畏畏不用老長無舊有位人○乃毋畏畏者宋世家如此毋無
毋畏畏不用老長無舊有位人○乃毋畏畏者宋世家如此毋無
字同無罔故訓字江云畏當爲威古威畏字同禮表記引甫刑
字同無罔故訓字江云畏當爲威古威畏字同禮表記引甫刑
曰德威惟威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是以威爲畏攷工記弓
曰德威惟威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是以威爲畏攷工記弓
人注故書畏作威此經重言畏畏兩字皆訓敬畏不詞故讀下畏
人注故書畏作威此經重言畏畏兩字皆訓敬畏不詞故讀下畏
爲威○咈其耆長者說文咈下云違也从口弗聲周誥書曰咈其
爲威○咈其耆長者說文咈下云違也从口弗聲周誥書曰咈其
耆長不用耆長者宋世家如此不用與違咈意同史公說經意或
耆長不用耆長者宋世家如此不用與違咈意同史公說經意或
今文本作不用無可攷定說文耆下云老人面凍梨若垢○無舊
今文本作不用無可攷定說文耆下云老人面凍梨若垢○無舊
有位人者宋世家如此皮云此句疑今文本無之或經師以舊訓
有位人者宋世家如此皮云此句疑今文本無之或經師以舊訓
老以有位人訓長誤入正文也先謙案無逸鄭注舊久也公羊莊
老以有位人訓長誤入正文也先謙案無逸鄭注舊久也公羊莊
二十九年傳注舊故也凡久故皆年耄人論語秦伯篇故舊不遺
二十九年傳注舊故也凡久故皆年耄人論語秦伯篇故舊不遺
是舊即耆也禮學記然後能爲長注長達官之長燕禮若賓若長
是舊即耆也禮學記然後能爲長注長達官之長燕禮若賓若長

注長公卿之尊者是長
注長公卿之尊者是長
即有位人也皮說是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
即有位人也皮說是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
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
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
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古文也今文作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古文也今文作
乃陋淫神祇之祀○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云云者釋文
乃陋淫神祇之祀○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云云者釋文
引馬云往盜曰竊史記集解引馬云天曰神地曰祇也犬人疏引
引馬云往盜曰竊史記集解引馬云天曰神地曰祇也犬人疏引
鄭云犧純毛牷牲體完具盜祀神御物罪重乃民攘竊而競相容
鄭云犧純毛牷牲體完具盜祀神御物罪重乃民攘竊而競相容
隱至將食之而以爲不有災禍墨子天志篇引泰誓云紂越厥夷
隱至將食之而以爲不有災禍墨子天志篇引泰誓云紂越厥夷
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是其證也今殷民
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是其證也今殷民
乃陋淫神祇之祀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
乃陋淫神祇之祀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
犧一云陋淫侵神祇孫云言祀牲不豐有司攘竊其經費陋者隱
犧一云陋淫侵神祇孫云言祀牲不豐有司攘竊其經費陋者隱
也說苑臣道篇晏子隱君之賜淫者
也說苑臣道篇晏子隱君之賜淫者
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貲者
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貲者
云陋淫侵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
神祇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
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
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
無徵○降監殷民云云者釋文讎鄭
無徵○降監殷民云云者釋文讎鄭
鄭力豔反謂賦斂也案二讎字複馬作稠是也說文監臨下也言
鄭力豔反謂賦斂也案二讎字複馬作稠是也說文監臨下也言
其下臨殷民所以爲治惟煩數賦斂自召敵讎且力行不怠不知
其下臨殷民所以爲治惟煩數賦斂自召敵讎且力行不怠不知
其爲斂怨也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糾故
其爲斂怨也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糾故
于一二句今文無徵○罪合于一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罪合
于一二句今文無徵○罪合于一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罪合
集漢書食貨志孟康注肉腐曰瘠太宰鄭注詔告也言罪集於糾
集漢書食貨志孟康注肉腐曰瘠太宰鄭注詔告也言罪集於糾

一人多致死亡罔所告訴也江云君臣同惡相濟故曰罪
一人多致死亡罔所告訴也江云君臣同惡相濟故曰罪
合于一浚民之膏故民多瘠苦上下並爲威虐故民罔告　商今其
合于一浚民之膏故民多瘠苦上下並爲威虐故民罔告　商今其
有災我興受其敗　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有災我興受其敗　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釋詁文與古文同古文作乃攸
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釋詁文與古文同古文作乃攸
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
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　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
喻喪三句今文與古文同○商其喻其沒諫紂我敎王子出合於道○商其喻
喻喪三句今文與古文同○商其喻其沒諫紂我敎王子出合於道○商其喻
也先謙案孫說是言商其必喻喪去故我告王子惟有出行之一道也
也先謙案孫說是言商其必喻喪去故我告王子惟有出行之一道也
於國無用仕爲臣僕不如遂去故我告王子惟有出行之一道也
於國無用仕爲臣僕不如遂去故我告王子惟有出行之一道也
禮運仕於公家曰臣仕於私家曰僕呂覽高注出去也　我舊云刻
禮運仕於公家曰臣仕於私家曰僕呂覽高注出去也　我舊云刻
迪行也字從由行馬注多方迪作攸說文攸行水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
迪行也字從由行馬注多方迪作攸說文攸行水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
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
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
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
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
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
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
我乃顚隮古文也今文我上有徵字
我乃顚隮古文也今文我上有徵字
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者釋文
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者釋文
舊云馬云言也刻馬云侵刻
舊云馬云言也刻馬云侵刻
也孫云莊子釋文引司馬注刻削
也孫云莊子釋文引司馬注刻削
也與侵刻義同馬以爲太師言

我舊時曾云紂當刻害於子而王子比干終不肯出是使我亦顯墜也今文我上有微子若曰刻作孩弗作不者論衡本性篇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賭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又云紂之惡在孩子之時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謹令悖者弗不今古文之異孫云據此我上當有微子若曰四字刻作孩聲義並通性惡不出眾庶者釋名出推也推而前也言其資質不能在眾庶之前荀子勸學篇其出入不遠矣是也王充時猶見古尚書章句當本歐陽夏侯之義非臆說王子屬紂言與上文王子指微子者不同我乃顛隮者微子自我與上文子顛隮合微子罔太師詔以出于先王各自獻下先王古文也今文靖作清○靖作清者釋文靖馬本作清潔也案馬義仍校尉熊君碑以自靖爲自清是其證清爲潔者言自潔其身以避亂釋詁靖治也自治亦即自潔意人人思自處之道以上對先王在天之靈是人自獻于先王也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眾庶共行遯今文無徵○我不顧行遯者顧命鄭注冏首曰顧猶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言遯也孫炎注遁逃去也言我不能返顧而行遯矣宋世家於箕子爲奴比干諫死後云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史終言其事

尚書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泰誓大會以誓眾○此梅氏古文之十四說詳書序姚際恒云伏生書五誓雜議當時告眾之言後人亦藉以見一代兵制非徒醜詆敵國如後世檄文也亦有略數敵罪如甘湯牧誓今泰誓紀口不及軍政惟張目疾首洗垢索瘢若恐不盡古意蕩然矣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耳閻云朱子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範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繼以時更考逸書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益見朱子說確今此篇書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邪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眾大小無不皆明聽誓○惠云牧誓嗟我友邦冢君洛誥越自乃御事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惠云莊子達生篇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今文靖作清者釋文靖馬云紼民漢劉陶傳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梅賾以

陶通古文故附會其說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謀聰明則爲大君而爲眾民父母○閻云中庸聰明足以有臨也詩亶不聰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梅云荀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蔽人誓詞孟子士無世官闕云古之仕者世祿不得世位世卿兩見譏於公羊傳似即起春秋之世然左襄二十五年傳太叔文子謂甯喜曰九世之卿族甯氏出武公武公卒春秋前有世卿矣又考毛詩宣王有文武吉甫幽王有艷妻煽方處孔疏幽王則有褒姒惟趣馬宣王有皇甫卿士幽王則有皇甫卿士十皆相接連其爲傳世無疑殆起自幽王世乎晚書云受官人以世徵焉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梅云淮南子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　焚炎之懷子之婦剖孕婦觀其胎　炙忠良剖孕婦○惠云焚炙即謂炮烙之刑墨子尚鬼篇昔者殷王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無告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父事也程云逸周書大聚解乃觀於殷政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之祀慢之甚○惠云墨子天志篇大誓之道之曰肆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曰吾有命無廖僕侮臘務天下天亦縱弃紂而不保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惠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剛去天亦縱弃紂而不保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所見別有一篇大誓乎亦可謂舛矣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天亦縱之弃而弗救此其慢心○惠云墨子非命篇又云於太誓曰紂夷之之立君以爲民也詞愈顯意愈警足徵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改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子羽引同杜注今尚書泰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王肅等所注者也惟東晉泰誓則傳記所引泰誓悉皆有之周書大誓無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史伯並引此二句韋昭注今周書大誓文故諸儒疑之孔疏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弼弗祥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之所欲天必從之下民左襄二十一年傳穆叔引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子羽引同杜注

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見易大傳凶人見左○梅云吉人文十八年傳詩小雅惟日不足凶人亦竭日以行惡故曰力行之多士惟爾洪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梅云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牧誓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昵比罪人也惠云尸子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弃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墨子尚鬼篇昔者殷王紂播弃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淫酗肆虐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梅云徵子我用沈酗于酒朋家作仇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梅云左僖九年傳卻芮曰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梅云左僖九年傳卻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仇徵子小民方興相爲敵讎召誥以哀籲天康誥顯聞于天湯誥並告無辜于上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下民董子曰人君承天意以從事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浮過○梅云表記惟欲行之浮於名也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元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謂

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言紂所以罪過於桀○程云墨子非命篇泰誓之言於去發日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梅云詩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梅云立政以乂我受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之占○梅云左昭六年傳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美善以兵誅紂必克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云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梅云左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襄二十九年傳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臣雖少而心德同○梅云萇宏又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成二年傳臧宣叔曰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論語亦引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安國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案安國於論語周親仁人引管蔡微箕以釋之是周之才不如商於尚書則釋周爲至言紂至親不如周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懸絕如是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墨子兼愛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祓商夏蠻貊雖有

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玩其文義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告祭神之詞非伐紂時事也惠云閻說是時紂尚在武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興則知伐紂以前無稱王之事也檀渠張子謂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臣由此言之易王用享于帝其非文王明矣又雖有周親四語本相連屬今梅賾斷章取義何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已能無惡於民民無惡於己至○惠云見上說苑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閻云今朕必往此湯初興師告誓亳衆之言今入武王口朔羣后畢會何必爲此言不幾眯目而道黑白邪惠云孟子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趙岐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下湯點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也於湯又有光明○說見上閻云孟子引大誓必史臣美武王之詞非武王自語武王陟殘之功固高於湯然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云云今侈然自多其功聖人氣象豈至於此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勖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梅云牧誓勖哉夫子罔

云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案無畏云武王之詞若崩厥角稽首則敘事之詞今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且詳玩所引王曰之文是至商郊慰安百姓之詞與河朔誓師紀不相蒙者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說見上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梅云一德一心即同心同德詩者定爾功秦本紀以克永世閻云立書刑法志引書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徽易其文而竄入之二語即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此梅氏古文之十六閻云史家有追書之詞每以後之官名制度敘前代事其類甚多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所以厲六師也時武王僅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武王時敘武王所統軍而曰大巡六師則大不可偽書以追書爲實稱其誤如此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惠云甚章書墨子非命篇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誓有扈氏威侮五行**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梅云西伯戡黎惟王淫戲用自絕戰國策燕昭王曰我有結怨深怨于齊惠云漢書霍光傳光謂昌邑王曰王行自絕于天**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觀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惠云淮南主術訓紂斬朝涉之脛而萬民叛微眞訓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痛病也言害所及遠○梅云洪範惟辟作威呂刑殺戮無辜**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邪之人反折才士之脛高誘注賢人比干也○梅云牧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摘取崇信二字左宣反放退之○梅云牧誓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劉定公曰師保萬民**屏棄典刑四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梅云詩谷汝殷商雖無四年傳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有姦回昏亂之句襄十四年傳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是屏棄典刑也先**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厥肆祀弗荅禮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月令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禮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詛也言紂多方天降時喪非其祝降其喪梅云多方天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勤勉不怠○先謙案周本紀師畢俶擾天下周公乃大會諸侯於孟津作泰誓告衆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于民于鬼神侮慢自賢反是天地山川鬼神不祀遺棄其先祖父母弟不用乃斷棄其先祖父母兄弟之胤王父母弟不友內亂其家婦人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荅禮王制作淫聲異服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禮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詛也言紂多方天降時喪非其祝降其喪梅云多方天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勤勉不怠○先謙案周本紀師畢俶擾天下周公乃大會諸侯於孟津作泰誓告衆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于民于鬼神侮慢自賢反是天地山川鬼神不祀遺棄其先祖父母弟不用乃斷棄其先祖父母兄弟之胤王父母弟不友內亂其家婦人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荅禮王制作淫聲異服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禮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詛也言紂多方天降時喪非其祝降其喪梅云多方天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勤勉不怠○先謙案周本紀師畢俶擾天下周公乃大會諸侯於孟津作泰誓告衆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于民于鬼神侮慢自賢反是天地山川鬼神不祀遺棄其先祖父母弟不用乃斷棄其先祖父母兄弟之胤王父母弟不友內亂其家婦人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荅禮王制作淫聲異服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適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禮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詛也言紂多方天降時喪非其祝降其喪梅云多方天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勤勉不怠○先謙案周本紀師畢俶擾天下周公乃大會諸侯於孟津作泰誓告衆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于民于鬼神侮慢自賢反是天地山川鬼神不祀遺棄其先祖父母弟不用乃斷棄其先祖父母兄弟之胤王父母弟不友內亂其家婦人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荅禮王制作淫聲異服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祖宗之樂適作淫聲用變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梅云古人有言曰君之於民視若父母反順其上之謂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盤庚我乃劓珍滅之**梅云盤庚遷殷民胥動以浮言不安其居乃告諭之曰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我乃劓殄滅之**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汝君之功○梅云左宣元年傳君子曰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梅云言文之戮也易之卽不迪之謂**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梅云禮記惟朕文考惠云墨子兼愛篇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又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周書大誓曰斯用顯我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惠云惟我有周出墨子引見上顧命誕受羑若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惠云禮坊記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之無善之致○說見上**爾衆士珍殲乃讎紀盡紂**○梅云詩小子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盤庚我乃劓珍滅之**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梅云言文之戮也易之卽不迪之謂**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梅云禮記惟朕文考惠云墨子兼愛篇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又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周書大誓曰斯用顯我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惠云惟我有周出墨子引見上顧命誕受羑若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惠云禮坊記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之無善之致○說見上**爾衆士珍殲乃讎紀盡紂**○梅云詩小子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盤庚我乃劓珍滅之**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梅云言文之戮也易之卽不迪之謂**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梅云禮記惟朕文考惠云墨子兼愛篇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又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周書大誓曰斯用顯我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惠云惟我有周出墨子引見上顧命誕受羑若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惠云禮坊記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之無善之致○說見上

尚書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牧誓 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而誓衆○史記魯周公世家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又本於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爲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見漢書藝文志注故歆用父說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至牧野作牧誓書序武矢干牧野疏引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玉裁案此十七字鄭注也其下文云今本又不同者疏謂今本詩與禮記也此可證鄭本尚書作牧不作坶說文坶下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坶野此壁中故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改爲牧而傳本因之坶牧不一如周官之有故書僕禮之有古文今文也坶一作誨此乃體之小異每亦毋聲也若玉篇云坶古文尚書作誨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尚書者謂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者耳

時甲子昧爽 時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甲子昧爽者周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正也孫云據此今文有二月漢書律麻志云序曰之二月周之二月也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一之正月戊午師渡孟津此一作誨此乃體之小異每亦毋聲也若玉篇云誨古文尚書作誨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尚書者謂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者耳甲子昧爽古文也今文作二月甲子昧爽○二月甲子昧爽者周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正也孫云據此今文有二月漢書律麻志云序曰之二月周之二月也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時甲子昧爽○二月甲子昧爽者周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正也孫云據此今文有二月漢書律麻志云序曰之二月周之二月也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一之正月戊午師渡孟津此一作誨此乃體之小異每亦毋聲也若玉篇云誨古文尚書作誨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尚書者謂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者耳甲子昧爽古文也今文作二月甲子昧爽○二月甲子昧爽者周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正也孫云據此今文有二月漢書律麻志云序曰之二月周之二月也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時甲子昧爽○二月甲子昧爽者周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正也孫云據此今文有二月漢書律麻志云序曰之二月周之二月也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一之正月戊午師渡孟津此一作誨此乃體之小異每亦毋聲也若玉篇云誨古文尚書作誨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尚書者謂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者耳甲子昧爽古文也今文作二月甲子昧爽○二月甲子昧爽者周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正也孫云據此今文有二月漢書律麻志云序曰之二月周之二月也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一之正月戊午師渡孟津此一作誨此乃體之小異每亦毋聲也若玉篇云誨古文尚書作誨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尚書者謂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者耳甲子昧爽古文也今文作二月甲子昧爽○二月甲子昧爽者周紀如此集解引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正也孫云據此今文有二月漢書律麻志云序曰之二月周之二月也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時

止有三公無六卿據此經與大傳史記所引太誓乃召司徒司馬司空諸節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可證辟觀周禮六卿之制定於周公制禮之後故顧命召太保奭等乃有六人王鳴盛謂武王時已定何以牧誓與太誓皆止三公無六卿又從注疏說以此爲軍中有職事之人平以周禮解前代官制誤始鄭君王專阿鄭密從僞孔作立政亦止云司徒司馬司空豈軍中有職掌之人周公作立政亦止云司徒司馬司空而不從伏此大惑不解者**亞旅師氏**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如此亞旅師氏官以兵守門者○亞旅師氏今文與古文同○亞旅師氏大夫之宴辭請承命於亞旅注亞旅上大夫也疏引此經爲證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其卿三命其卿二命云周禮典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故魯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此三帥皆卿故大夫再命之服注亞旅大夫也疏云周禮大夫故受一命之服亞旅爲大夫甚明師氏者地官序官云師氏中大夫一人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注云師氏掌以微諫王惡而道德以輔導之居則守王宮是師氏亦大夫從王在軍中守內列者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今文同者漢書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野乃誓師帥卒帥長百人爲卒與僞傳師帥卒帥合此又僞傳出晁之一云師長卒長百人爲卒卒長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帥旅帥也夏官序官一師四百人爲旅帥旅帥也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在巴蜀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盧彭濮人古文也今文在西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見文十六年傳爲楚所滅杜注今上庸縣案今湖北鄖陽是爲帝嚳封其子高陽是爲楚先祖○及庸者

也惟婦言是用者殷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昏棄厥肆祀弗答厥肆祀弗答古文也今文作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者周紀如此集解引鄭云肆祭名答問也王引之云泯棄猶蔑棄也蔑讀曰泯泯亡傳苟泯棄之泯棄五則泯蔑聲之轉孫云肆祀爲先祖祀者大祀凡大祭因以爲名是肆爲祭先祖也鄉射禮肆先王注謂肆解牲體以祭先祖也鄉注荅對也此荅當讀如對越在天之對釋言郭注當者應也應之以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接之以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也古文遺上多家國二字迪古文也今文遺上多家國二字王一作任○遺上多家國二字者周紀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國字句紀厥其迪用故訓字段云漢時民間所得太誓史公徵引之有離邊其王父母弟集解引鄭注云王父母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劉云古稱王父母兄也俞樾云王父母弟不承是也江云釋詁迪進也不登進之即不用也王一作任者隸釋載漢熹平石經殘碑作口厥遺任父母弟不肆王王二字往往無別此經王肆王字漢人書作王字又加人旁作任耳韓子外儲說左篇王登爲中牟令呂覽知度篇作任登即其例迪莊遠祖云任父者任保也保父即父師少師也母弟兼母兄言之也皆約之同母兄也俞樾云任乃誤字漢公所用厥罰說不同大傳盤庚篇引書曰湯任父言卑應言則今文說有任父之義或謂遺任乃受遺任政者遺任父母弟謂箕子也書疏引鄭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約所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

言是長古文也今文惟作維○今文惟作維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逋用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逋作維作維者石經殘碑作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觀殘碑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逋主宣十二年傳師叔楚之譖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古文也今文作是信是使無是以爲大夫卿士○作是信是使無是以爲大夫卿士事

人用古文尚書改之**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古文也今文弗作不迓作禦○弗作不迓作禦者周紀作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弗不今古文之異尚書迓本作御史公直改作禦以曉學者也集解引鄭云禦彊禦謂强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釋文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古御禦音義通詩谷風亦以御冬傳御禦也左莊二十四年傳御孫漢書人表作禦孫釋言禦圉禁也釋文禦本作御此經本作御故史公馬本作禦其作迓者衛包改之也段云衛見僞孔訓迓爲迎釋文御五嫁反乃改爲迓說文訶相迎也迓訶之或字古多假御爲訶正義云王肅讀御爲禦匡謬正俗云牧誓弗御克奔然則唐初經文作御甚顯白馬本作禦益古迎訶用御字彊禦禦侮亦用御字鄭安得云禦與史記合經文作御故鄭王與僞孔訓異若本作迓字鄭安得云禁乎以役西土者釋文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孔疏云盡力以役者謂使爲兵**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勖哉夫子爾所弗勖不○今文弗作不者周紀作有戮勖勉躬身故訓字弗不今古文之異集解引鄭云所言且也所且皆語詞故訓所爲且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武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于克商○此梅氏古文之十七周紀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歟是狩借字今古文說同詳見書序皮云周紀以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之文置於營洛邑後則史公有明徵周頌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左傳以爲武王克商作頌是時邁所云巡守塲是武王之事即在作武成時樂記亦有散馬牛之語而在濟河而西之後遠不相屬僞孔不知歌是借字取史記樂記歸馬牛之文以當之謬矣劉歆三統術以周書世俘解爲武成乃古文家傳會之詞狩在紂都非歸後事不得謂之歸狩與今文序西歸行狩尤不相合如其說必易今文序爲武王行狩乃罷兵西歸始可通也據史記定之即知以世俘當武成之非是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惠云漢書律麻志周書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公誤鼎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越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行二十八日渡孟津○惠云律麻志武成篇曰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周書世俘解惟一月丙辰旁死魄若翼日乙卯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天位乙卯是爲二十二日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是爲二十三日武王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巳旁之所謂惟四月既旁生霸是也粤六日庚戌是爲二十四日武王烝于周廟此劉歆三統麻班氏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統麻班氏謂推法最密者也今後出之武成以四月哉生明爲王至于豐其四月哉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惠云律麻志武成篇惟四月既旁生霸世俘解時四月既旁生霸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公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越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行二十八日渡孟津○惠云律麻志武成篇曰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王紂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厥四月哉

曰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果爾則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與己丑大寒中不得在閏前之一日矣推厤者固如是乎世俘解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翌日丁巳王征伐商亦非是武王一月實爲辛卯朔日月合辰在斗前一度故伶州鳩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在須女癸巳武王始發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晦冬至晨星在天竈此驗之天文無不合者以辛伏天竈之首故伶州鳩推之則一月旁生魄當爲丁未若翌日當爲戊申豈丙辰丁卯朔推之則一月旁生魄當爲丁未若翌日當爲戊申豈丙辰丁已乎卽以丙辰丁已論當在一月之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古者師行三十里孟津去周九百里故自前月戊子師初發至此月戊午三十一日而後渡孟津又五日癸亥至牧野甲子紂死此驗之地理無不合者今以武王爲二十七日始發明日戊午卽渡孟津明日甲子誅紂豈西師飛渡邪甚矣作僞者之愚而且妄也恐世之學者以三統厤所引古文爲出逸周書故具論之又云朱子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三舉大祭煩數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乎案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爲周一代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瀆洛誥周非謂初得天下事多冊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祭不過數日閒卽徧及豈得拘祭不欲數遂曠日持久坐失兵機邪因悟僞書改丁未祀周廟庚戌辛亥連日者戌柴望不似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避祭不欲數之文也用心亦綦密矣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生明一統○梅云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

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惟先王建邦啟土

后稷之以告諸侯稱先王僞古文誤會國語者國語言先王后稷則先王后稷甚明云先王則讀者茫然不知先王爲何人建邦啟土語魯頌奄有下國故云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積德累仁人之事矣故以爲誤會國

先王○閻云后稷不得稱先王僞古文誤會國語此條元閻皮補云周語昔我先王后稷之以告諸侯文也尊祖故稱王案春官司服疏后稷又曰我先王不密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以其爲始祖故祫祭出逸周書故具論之又云朱子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三舉大祭煩數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乎案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爲周一代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瀆洛誥周非謂初得天下事多冊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侯應在古泰誓僞書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柔日改庚戌辛亥連日者是公不諡爲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又守祧疏后稷雖不諡爲王以其爲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賈疏引周語證武成文皆明明闇闇氏以爲誤會國語者國語言先王后稷則先王厲后稷甚明武成不舉后稷但云先王則讀者茫然不知先王爲何人建邦啟土爲何人之事矣故以爲誤會國

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積德累仁人之事矣故云建邦啟土

王若曰

以前齊商人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梅云左襄三十年傳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

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

惟先王建邦啟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閻云后稷不得稱先王僞古文誤會國語此條元閻皮補云周語昔我先王后稷之以告諸侯文也尊祖故稱王案春官司服疏后稷又曰我先王不密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以其爲始祖故祫祭出逸周書故具論之又云朱子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三舉大祭煩數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乎案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爲周一代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瀆洛誥周非謂初得天下事多冊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侯應在古泰誓僞書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柔日改庚戌辛亥連日者是公不諡爲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又守祧疏后稷雖不諡爲王以其爲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賈疏引周語證武成文皆明明闇闇氏以爲誤會國語者國語言先王后稷則先王厲后稷甚明武成不舉后稷但云先王則讀者茫然不知先王爲何人建邦啟土爲何人之事矣故以爲誤會國

惟先王建邦啟土

先王○閻云后稷不得稱先王僞古文誤會國語此條元閻皮補云周語昔我先王后稷之以告諸侯文也尊祖故稱王案春官司服疏后稷又曰我先王不密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以其爲始祖故祫祭出逸周書故具論之又云朱子疑漢志庚戌燎于周廟庚乃剛日宗廟內事非所宜用不如經文丁未合且庚戌至乙卯僅六日三舉大祭煩數不敬不知劉歆何所據而云爾乎案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曲禮文也果爲周一代定制則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何解祭不欲數數則煩則不敬祭義文也不過謂春禘秋嘗各有定期不得煩瀆洛誥周非謂初得天下事多冊典今日祭此明日祭彼者果爾則召誥周公丁巳用牲于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又何解古者天子出征所謂類帝宜社諸侯應在古泰誓僞書改丁未祀周廟者欲合柔日改庚戌辛亥連日者是公不諡爲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又守祧疏后稷雖不諡爲王以其爲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賈疏引周語證武成文皆明明闇闇氏以爲誤會國語者國語言先王后稷則先王厲后稷甚明武成不舉后稷但云先王則讀者茫然不知先王爲何人建邦啟土爲何人之事矣故以爲誤會國

王若曰

以前齊商人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梅云左襄三十年傳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

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

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梅云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閻云孟子有攸不爲臣一段亦史臣述士女之詞僞古文欲竄入武王曰之下耳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自卑如此豈有武王初得商人如此

厥士女

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閻云孟子有攸不爲臣一段亦史臣述士女之詞僞古文欲竄入武王曰之下耳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自卑如此豈有武王初得商人如此

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篚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梅云孟子又云篚厥玄黃紹我周王爾雅郭璞注逸周書曰釗我周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附我○梅云孟子又云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閻云孟子有攸不爲臣一段亦史臣述士女之詞僞古文欲竄入武王曰之下耳

自尊爲大邑周者乎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中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爲昭我周王云云試思今文書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自卑如此豈有武王初得商人如此

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惠云左傳公子成曰平公之靈尚輔相子梅云左襄十八年傳荀偃禱曰荀捷有功無作神

蓋官臣偪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閔云孔疏言此篇有錯簡於是宋儒劉王輩紛紛考正至朱子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於征伐商下爲初起兵禱神之詞不知紂爲天下通逃主萃罪載在左傳昭七年爲武王數紂罪以告諸侯之詞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僞孔止繫於小子其承厥志爲王若曰之詞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並追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湯誥揆于小子履敢昭告之詞又告諸侯之詞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雨○律厥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語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必反爲所笑矣

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惠云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而合矣牧誓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大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無貳上帝臨正論語臨事而懼亦文曰俟也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眾旅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惠云牧誓時甲子昧爽詩大雅殷商失于牧野維予侯興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牧野則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非二地也今云癸子會于牧野則似二地矣圖云律厥志武成篇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世俘解同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紂眾服周王亟入紂師皆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流血漂舂杵甚之言○惠云史記紂師雖眾皆崩畔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王充論衡曰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案武成亡於建武之際充猶及見之梅云趙岐注孟子以爲經有所美言事或過故不取之甚合孟子語氣如僞書言則是紂眾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又躐居周初岐注孟子誤認紂眾自殺爲武王虐殺何其悖哉閻云僞孔見荀子致疑孟子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淮南子云士皆倒戈而射遂併史記兼取成文甯使孟子誤會經文而武王之爲仁人甚著不可盡信章之言含不可盡信意猶陰爲孟子地也又云孟子止血流杵三字甚傳會與之同可驗其出趙後又云賈誼過秦論秦追趙注增漂字晚書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於伊闕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帝王世紀亦言長平之戰血流漂鹵可知血流漂鹵爲戰勝殺人多者之恆詞而詞所從出卻於武成篇當七國時君臣日以殺人爲事而藉口武成以爲聖人亦嘗如此奚怪今日孟子傷心故慨然欲廢其書也朱子猶謂孟子設爲是言試思武王本意爲武王辨反先誣武王而無是事孟子何苦設爲是言孟子本意爲武王辨反先誣武王而後之乎

一戎衣天下大定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惠云太公六韜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陳其政教順其民俗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禮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壹讀爲殪戎大也衣讀爲殷言周殪滅大殷也鄭注書大傳云孔疏言此篇有錯簡於是宋儒劉王輩紛紛考正至朱子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繫於征伐商下爲初起兵禱神之詞不知紂爲天下通逃主萃罪載在左傳昭七年爲武王數紂罪以告諸侯之詞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僞孔止繫於小子其承厥志爲王若曰之詞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並追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湯誥揆于小子履敢昭告之詞又告諸侯之詞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雨○律厥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語王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必反爲所笑矣

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惠云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而合矣牧誓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大雅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無貳上帝臨正論語臨事而懼亦文曰俟也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眾旅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惠云牧誓時甲子昧爽詩大雅殷商失于牧野維予侯興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牧野則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非二地也今云癸子會于牧野則似二地矣圖云律厥志武成篇二

尚書孔傳參正十六

洪範第六

周書○先謙案今文尚書當爲商書書疏云此篇箕子自作箕子商人故傳記引此篇者皆云商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洪範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書序武王勝殷殪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大傳云鴻範可以觀度漢書梅福傳箕子佯狂于殷而爲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今文洪鴻同音通用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祀王訪于箕子今文與古文同惟一作維○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稱祀箕子者漢書律厤志引洪範篇同惟一作維箕子名○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者匡謬正俗云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尚書變爲維維維同音通用厥義無別顏師古及見石經捐本是今文作維十有三祀也宋世家述此篇皆作維班氏用夏侯本自作惟與古文同也惟十有三祀者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云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訪範在封朝鮮之前周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讎故問以天道大傳云武王勝殷殪受立武庚般繼公于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孫云周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朝至于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而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箕子宜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三年也攷云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爲十三年伐紂爲十一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爲十三年也攷云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爲十三年也攷云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爲十三年祀與大傳合其不合者宋世家以訪箕子在封朝鮮前大傳以爲封朝鮮來朝乃陳洪範說異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洪範多古文說此當爲古文說之一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眞降及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歆說與書序相近書序不言作洪範之年歆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篇曰惟十有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歆說見漢志僞孔傳用其說故孔疏有受封乃朝不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歆說說之大傳史記書序先後皆差二年本不足據大傳史記言陳鴻書序先後異而言文王崩年相合則武王克殷之年亦必不作弗攸作逌斁作興○洪作鴻者宋世家作帝乃震怒不畀攸作逌斁作興○洪作鴻者宋世家作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等常倫所斁畀從疇等彝常攸所故訓字集解引鄭云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孫云史公畀爲從者今文尚書字釋詁俾從也俾畀聲相江聲說已而箕子來歸與今文說箕子受封來朝亦無不合釋天云商曰祀祭祀一訖也獨斷云商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此周書而稱祀者左傳說文皆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此周書而稱祀者左傳說文皆引此經爲商書儒林傳云遷書在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班氏以洪範列微子上則今文尚書序或以此篇列微子前則以爲商書故稱祀也

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乎惟作維一本乃作逌嗚呼作烏呼○嗚呼作於乎惟作維者宋世家作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乃言曰爲武王曰無箕子二字史公以意改逌之騭定協和故訓字乃作逌嗚呼作烏呼者五行志作王逌言曰烏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乎惟作維者宋世家作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乃言曰爲武王曰無箕子二字史公以意改逌之騭定協和故訓字乃作逌嗚呼作烏呼者五行志作王逌言曰烏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乎惟作維者宋世家作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乃言曰爲武王曰釋文陰默也馬云覆也騭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呂覽君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舉猶生也高注陰陽升降也呂覽君守篇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舉猶生也高注陰陽升降也言天覆生下民誠馬王者助天舉發騭升也是陰覆陟升也騭陟也相助也言天覆生下民誠馬王者助天舉發騭升也是陰覆陟升也騭陟也相助也顯明之以仁義也段云陰陽升降也釋詁騭陟也應劭五行志注陰覆陟升故注作陟釋詁騭陟也應劭五行志注陰覆陟升故注作陟釋詁騭陟也應劭五行志注陰覆陟升協和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厥居也先謙案般協和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厥居也先謙案般古曰騭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江云仁義古曰騭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江云仁義師古及見石經捐本是今文作維班氏用夏侯本自作惟與古文同也惟十有三祀者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云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是訪範在封朝鮮之前周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讎故問以天道大傳云武王勝殷殪受立武庚般繼公于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孫云周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朝至于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而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箕子宜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三年也攷云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爲十三年也攷云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爲十三年祀與大傳合其不合者宋世家以訪箕子在封朝鮮前大傳以爲封朝鮮來朝乃陳洪範說異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洪範多古文說此當爲古文說之一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眞降及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歆說與書序相近書序不言作洪範之年歆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篇曰惟十有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歆說見漢志僞孔傳用其說故孔疏有受封乃朝不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歆說說之大傳史記書序先後皆差二年本不足據大傳史記言陳鴻書序先後異而言文王崩年相合則武王克殷之年亦必不作弗攸作逌斁作興○洪作鴻者宋世家作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等常倫所斁畀從疇等彝常攸所故訓字集解引鄭云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孫云史公畀爲從者今文尚書字釋詁俾從也俾畀聲相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今文與古文同攸一作逌○今文同者宋世家作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彝常故訓字敘序字同攸一作逌者五行志作我不知其彝倫逌敘逌卽說文逌字志引書攸皆作逌逌叙古文攸逌字通用也言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卽所謂彝倫逌敘也是彝倫爲常理卽所謂厥居厥居視其合於善惡以定之居仁由義所謂相厥居也言天陰騭下民而定民助合其居天常理所次序也江云仁義

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陻塞汩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古文也今文乃一作迺○乃作迺者五行志作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

近段云疇爲等者漢書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疇者等也與訓類同說文等齊簡也乃作逎不作弗攸作逎者五行志作帝逎震怒逎敷顏注畀與也疇類也即九章也敷作釋者蓋釋夕畢聲商書曰彝倫攸釋云典引云彝倫攸釋段云作釋者古本皮云典引云彝倫攸釋而舊章缺與說文合

舜之道○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今文與古文同乃一作迺○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乃一作迺者五行志如此釋文殛本又作極段云作極是也爾雅釋言魏志武帝紀注詩苑柳閎宮箋疏皆可證殛是極字之譌

假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古文以次今文洪作鴻乃作迺攸作迺○洪作鴻者宋世家作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用故訓同前乃作迺攸作迺者五行傳彝倫逎敘此武王問箕子箕子對傳河圖命龜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逎敘李奇曰箕書即洪範九疇也案以洪範即箕書兩漢今古文說無異尚書中候云堯率羣臣東沈璧於洛退俟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圖出背甲赤文成字宋均曰稷讀曰側此即禹所受洛書也云堯率羣臣禹時預焉論衡正說篇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疇是也禹引馬云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鄭

注大傳云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魏志辛毗等奏曰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皆以洪範即箕書王鳴盛云鴻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鄭注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其得失反覆也休美也禹于是受舜之美令奉行之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據此則鄭以洪範爲出於洛書說與劉歆合亦與孔傳合也但漢儒雖有圖書配卦疇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亡久矣俗儒紛紛之論以五行生成圖爲河圖洛書配卦疇之說未詳圖書何狀其亡久矣

次二曰敬用五事

用三字敬一作盍○次二曰敬用五事無次敬用者宋世家作二曰敬用五事古文小旻鄭箋云欲王敬用五事者詩小旻鄭箋云欲王敬行志作次二曰羞用五事下文又經曰羞用五事顏注羞進也藝文志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以順五行之序亂孔光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亂孔光傳光對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心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蔡傳臣按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言視聽思心即五事之目也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所謂敬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

引鄭云行者順天行氣

次三曰農用八政

一無次○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次三曰農用八政今文同者五行志作帝逎震怒作釋者蓋釋夕畢聲商書曰彝倫攸釋釋文引馬云典引云彝倫攸釋段云作釋者古本皮云典引云彝倫攸釋而舊章缺與說文合

爲釀孫云說文釀厚酒也廣雅釋詁釀厚也後漢馬援傳朱勃上書曰明主釀於用賞約於用刑皆與鄭義同陳云漢官解詁云勉也農勉也無次農用八政以勉代農則今文說訓農爲勉廣雅釋詁釀厚也勉也義同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四曰協用五紀古文也今文此知史公不以農爲實字馬掛立古文說也

協作叶一無次協用三字○協作叶者五行志作次四曰叶用五紀古文叶叶皆古文說文叶叶協也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段云協字顏注叶讀曰叶此不知漢人作注言讀爲讀曰者皆是易其紀應劭曰叶合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次字而妄效之但當云叶同協無次協用者宋世家作四曰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今文與古文同皇一作王○今文同者五行志作次五曰建用皇極古文同皇一作王一無次建用之道○次五曰建用皇極今文與古文同皇一作王一無次建用三字○協作叶者五行志引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釋之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此用大傳作皇之本訓皇爲君者也孔傳光傳光對曰建用皇極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谷永傳日食地震對曰日正五事建用皇極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五事失狀云建用皇極皇極膠東令王君碑伊漢中葉皇極之日開母廟碑皇極正而降休鄭注大傳云王極或皆爲皇極是大傳別本有作皇極者蓋皇王聲近義皆訓大故今文家或作皇極於皇極之義甚精則大傳是也鄭大傳本當爲王極漢志續志皆作皇劉昭注尚書大傳是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皮云鄭解王

三德也石經殘碑作次六曰艾用三德下闕無次乂用者宋世家作六曰三德蓋一本無次七曰明用稽疑用卜筮考疑之事○次七曰明用稽疑今文與古文同一無次明用三字○今文同者五行志如此說苑反質篇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洪範稽疑是今文作稽王應麟引漢人異字作叶段云說文叶下云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徐鍇繫傳云尚書明用叶疑今文借稽字所引正陸氏云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也徐鉉本因妄增書尚書作乩則益蕪矣無次明用宋世家作七曰稽疑蓋一本無**五福威用六極**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同一無次念用三字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古文也今文嚮作饗威作畏僞傳本馬說○今文同者五行志作次八曰念用庶徵無次念用者宋世家作八曰庶徵蓋一本無○嚮作饗威作畏者五行志作次八曰庶徵也謂眾行得失之驗○嚮勸也謂眾行得失之驗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注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畏用六極集解引馬云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宋世家作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無次字史公淆之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六極所以畏懼人用六極顏注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永用今文作饗人王應麟讀饗字應注亦當是饗樂皆淺人妄改之漢紀谷永對策引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同出永引與漢書不同又淺人據今本尚書妄改之明證也段云經典向背字止作鄉絕

少作嚮者嚮字雖見於漢碑然其字上下二體皆諧聲也疑漢俗字其字本作鄉也宣帝紀上帝嘉嚮讀曰饗記殘碑文王大嚮之以嚮代饗凡鄉聲之字古皆相借然則古文尚書本作鄉或讀去聲或讀上聲義略相近古威畏同音通用畏之曰畏可畏亦曰畏本篇畏高明鄭讀爲威**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數○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文也今文五行上無一字○五行上無一字者宋世家如此下五事亦無二三至八九等字五行志引無一字下文引見漢書者亦無二三等字漢紀孝惠帝紀亦無一字是今文無此數目等字也古文則有之釋文正義不言馬鄭本異於孔本不得以此爲僞孔所增白虎通五行篇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火在上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史記集解引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案陰陽謂天地易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月令疏引鄭注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故其文如此若四時之次則

春德在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五音之次則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皆與此次不同故鄭明之劉云左傳疏洪範以生數爲次六府以相剋爲次**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五行志如此說苑反質篇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洪範稽疑是今文作稽王應麟引漢人異字作叶段云說文叶下云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徐鍇繫傳云叶疑四字若古文四聲韻譜古文之本也徐鉉本因妄增書尚書作乩則益蕪矣無次明用宋世家作七曰稽疑蓋一本無**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春德在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五音之次則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皆與此次不同故鄭明之劉云左傳疏洪範以生數爲次六府以相剋爲次**水曰潤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五行志白虎通五行篇漢紀引如此漢書李尋傳亦引水曰潤下五行志引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曰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祀愼其齋戒致其敬恪敬鬼神敬享多福神助此聖人所以顯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又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萬物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野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通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議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傳者伏生大傳鴻範五行傳也說文炎火光上也**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今文同者宋世家曰從革今文與古文同○木曰曲直金

五行志白虎通漢紀引如此五行志引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獸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勤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矣金曰從革白虎通云木可從繩正直從革者言金可從順又可變革史記集解引馬云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說文金從革不違西方之行亦當分訓**土爰稼穡**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爰作曰者宋世家引如此顏師古云爰作曰○今文同者五行志白虎通漢紀引如此論衡驗符篇引此說苑反質篇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洪範稽疑是今文作稽王應麟引漢人異字作乩段云說文乩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徐鍇繫傳云乩疑四字若古文四聲韻譜古文之本也徐鉉本因妄增書尚書作乩則益蕪矣無次明用宋世家作七曰稽疑蓋一本無**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

夫人勝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艸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白虎通云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母又云五行所以二陽二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潤下作鹹**○潤下作鹹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五行志白虎通云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何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炎上作苦**焦氣之味○炎上作苦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五行志白虎通引如此石經殘碑作炎上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白虎通云火味所以苦也**曲直作酸**木賓之性○曲直作酸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五行志白虎通引如此石經殘碑作曲直作酸木賓之

曰容貌汎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尊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詒作聖皆與伏義同義大斯云容與恭從聰爲韻鄭以爲字譌破容爲睿未必鄭是而伏非也說文思容也亦用伏義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能察秦誓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言之謂也論語君子尊賢而容眾老子云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故親主明聽主聰而思爲主容若睿哲之義已於明聰中該之矣先謙案皮引外傳范五行傳云禦思心於有尤大傳注凡犯言視聽思心之咎同耳又曰貪與思心之咎同耳又曰六事視言視聽思心王極人之心又曰睿與思心之咎同耳又曰六事視言視聽思心王極云思心霑亂之應並引見段氏撰異說文睿在谷部深通川也睿漢書藝文志論衡讀日篇同大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在叙部通也小篆作叡古文睿字从目从谷从又从土从口从舟从心折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多相段借作睿是容貌之容作睿之證也聰作謀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作從作乂今文與古文同乂一作艾○今文同者宋世家作治乂一作艾者五行志引作明作哲智故訓字哲一作悊者五行志引作明作悊段云坊記引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莊謀君思睿則臣賢智春秋繁露五行志引如此集解引馬云上聰則下進其謀志引五行傳云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睿作聖宋世家作睿作聖古文也今文作容作聖皆後人妄改志引五行傳云思心之不容於作聖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貼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維金木水火沴土書疏及詩小旻疏引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春秋繁露五行志引如此集解引馬云上聰則下進其謀志引五行傳云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睿作聖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商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然則三代分日夜各從其正書疏云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以紀日非古義也**四曰星辰**辰以紀日月所會○四日星辰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云星五星也開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云歲星者於五常爲仁恩德孝慈於五事爲貌威儀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爲災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怒爲殃更重又曰田獵不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奸謀則歲星逆行變色熒惑於五常爲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爲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夏令則熒惑爲旱災爲饑爲疾爲亂爲死喪爲賊爲妖言火怪也填星者於五常爲信言行不二於五事爲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爲變動爲土功爲女主爲山崩爲地動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爲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爲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爲變動爲兵爲殺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爲智亂懷貪道於五事爲聽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爲變怪爲水災爲四時不和據此鄭云五星用今文說也辰當爲曆謂十二宿古文說日月合宿爲曆漢書律曆志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周書周月解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一次而周天歷舍十有二辰終而復始左昭七年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也**五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五曰曆數今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孫云曆數者

云黃帝爲法數有十等漢書律曆志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日定昏明分至躔弦望臣瓚注離歷也日月之所歷也志又云運算轉歷則知曆象日月爲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五皇極大中之道大立其有極皇建其有極古文也今文無五字皇極皇建其有極五字者宋世家如此漢書谷永傳永引經對曰皇極亦無五字皇一作王者大傳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漢志引傳同惟王作皇眚作既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是五福之道以爲敘用布與眾民使慕之○斂時五福用敷傳僞傳本馬說○今文同者蔡邕荅詔問災異引經作敷一作傳者宋世家作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夏侯歐陽兩本異也厥其故訓字集解引馬云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廣雅釋言傳敷也說文**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君上有五福之教眾民勇布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古文也今文惟作維○惟作維者宋世家作維時其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惟維今古文之異厥其故訓字汝今古文皆作女今本衛包改之集解引馬云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於女取中正以歸心也鄭云又賜也詩崧高箋保守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爲天下皆大中正○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今文與古文同無一作毋惟作維○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凡厥庶民無有淫朋無有字作無偏無黨字作毋此兩者宋世家作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古文之異江云人謂臣也凡其眾民無有淫佚者臣無有比周爲德者維君爲中道以示之則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念錄斂之○凡厥庶民或有道謀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之○今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凡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今文與古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凡厥庶民無偏無黨字作毋此兩無有字作無毋有分別史記皆作毋古文皆作無偏無無作毋惟作維古文之異江云人謂臣也凡其眾民無有淫佚者臣無有比周爲德者維君爲中道以示之則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念錄斂之○凡厥庶民或有道謀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之○今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凡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今文與古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凡厥庶民無偏無黨字作毋此兩無有字作無毋有分別史記皆作毋古文皆作無偏無無作毋惟作維古文之異江云人謂臣也凡其眾民無有淫佚者臣無有比周爲德者維君爲中道以示之則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念錄斂之○凡厥庶民或有道謀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之○今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凡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今文與古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凡厥庶民無偏無黨字作毋此兩無有字作無毋有分別史記皆作毋古文皆作無偏無無作毋惟作維古文之異江云人謂臣也凡其眾民無有淫佚者臣無有比周爲德者維君爲中道以示之則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念錄斂之○凡厥庶民或有道謀有所爲有所執守汝則念之○今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凡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今文與古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凡厥庶民無偏無黨字作毋此兩無有字作無毋有分別史記皆作毋古文皆作無偏無無作毋惟作維古文之異江云人謂臣也凡其眾民無有淫佚者臣無有比周爲德者維君爲中道以示之則故也**凡厥庶民**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不罹于咎皆是造此字者其在支脂不別之後乎漢建寧四年劉脩碑已云少罹艱苦則其時古音已茫昧矣離字古音在歌部轉音在支部聖人以麗訓離麗在支部支歌爲最近而罹從网惟聲惟在脂部則與歌聲相遠陸云馬力馳反此明馬釋爲分離謂不合於極不離於咎也力馳反在支部又來多反在歌部不違古音自僞孔云離不合於中而不離於咎始訓爲不陷於惡而爲罹字亦如讀詩者改百離爲百罹也作離不陷於咎兩解作罹字則偏矣不離作不麗協作叶者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今本大傳佚此文叶古文協離者麗也故大傳作麗劉云其未合於中行而亦未麗於咎徵者汝以寬大之法容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作而安而色曰子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康安攸所故訓字江云言汝其安和汝之顏色以宣示人曰我所好者德使明知上之所好而從之庶能叶於極也夫然後汝則予以爵祿**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合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古文也今文惟作維○惟作維者宋世家作時人斯其維皇之極言是人斯日勉於德而協於皇建之大中矣**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古文也今文作毋侮鰥寡鰥一作矜無侮鰥寡者宋世家作毋侮鰥寡而畏高明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獨者不枉法畏之○無侮鰥寡一作矜無侮鰥寡古文無一作亡句本馬說○毋侮鰥寡者宋世家作毋侮鰥寡而畏高明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獨者不枉法畏之○無侮鰥寡一作矜無侮鰥寡古文無一作亡句本馬說○毋侮鰥寡者宋世家作毋侮鰥寡而畏高明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獨者不枉法畏之○無侮鰥寡一作矜無侮鰥寡古文無一作亡句本馬說○毋侮鰥寡者宋世家作毋侮鰥寡而畏高明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單獨者不枉法畏之○無侮鰥寡一作矜無侮鰥寡古文無一作亡句本馬說○毋侮鰥寡者宋世家作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明集解引馬云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引周書與宋世家同繇一作矜者困學紀聞引大傳洪範曰毋侮矜寡而畏高明矜繇古通一作無侮繇寡孤獨帛一匹引經如此並二作無虐馬本作亡侮畏鄭音威劉云詩不侮繇寡不畏強禦馬說爲長**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功能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人之有能有爲文也今文邦作國羞一作脩○邦作國羞其行而國其昌許沖進說文上書引同石經殘碑作明上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同潛夫論思賢篇曰人之有能有爲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段云循羞脩之誤脩又羞聲之誤也古書脩循互譌者甚多皮云段以循爲脩是也以脩爲羞誤則非李尤靈臺銘云人脩其行而國其昌正作脩羞三家異文有作脩者王符依用之今作循傳寫誤耳**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凡厥正人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孫云正人謂在位之正長富謂重其祿穀善也江云公羊桓三年傳既者何盡也禮檀弓鄭注方猶常也釋言穀祿也太宰鄭注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既富方穀經言凡其正人盡富之以常祿則可使勤於善而有好于汝家**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國家則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古文也今文弗作不○弗作不者宋世家作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言汝不能使有好于

汝家是人斯有辜惡之人矣詩鹿鳴箋好猶善也劉云箕子自稱我稱武王女以賓師之道自處示罔爲臣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於其無好德之人雖與之爵祿其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今文無作毋無德字者集解引鄭云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爵祿其作于其毋好女家之人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今文古文無德字者宋世家作于其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爵祿其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今文無作毋今古文皆無德字○今文古文也今文無作毋古文無德字者宋世家作于其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爵祿其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案鄭以于其無好女爲句段云定本僞傳無德字正義本有德字云僞傳無德字者集解引鄭云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爵祿其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今文無作毋無德字者宋世家作于其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爵祿其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古文無作毋無德字者集解引鄭云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爵祿其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今文無作毋無德字者宋世家作于其

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王君也王夠君出政之號也今文皇極字本皆作王訓君羣讀疑誤當作不得云王之不極與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句法一例也馬本此處蓋亦作皇而訓爲王者下訓順也故易爲順馬注正如是皮云順者上訓教訓也故如字下篇中皇極字大傳皆作王極史記作王極與大傳合他處皇極疑後人改之此則改之不盡者非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義也王極字三家異文或作皇其義皆當訓君史公於上文彝倫字皆以故訓改彝爲常此直作夷疑今文尚書本作夷字劉云王極之敷言卽上文無偏以下四十八字是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傳訓作順王鳴盛云馬訓極爲中心非也先謙案史記集解引王肅云近猶益也極爲盡極是僞傳以爲中心僞傳合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敷作傳訓作順者宋世家作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引馬云亦盡也極敷陳其言於上也孫云周禮詢萬民詩詢芻蕘周語邵公曰庶人傳語故古者庶民得近天子也劉云王者常以極之敷言爲教訓斯順於帝則庶民亦順行是言則可以近天子盛德之光輝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也沈潛剛克也今文潛作漸○沈潛剛克者集解引馬云沈陰也古文以爲中心非也先謙案史記集解引王肅云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與僞傳合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敷作傳訓作順者宋世家作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引馬云亦盡也極敷陳其言於上也孫云周禮詢萬民詩詢芻蕘周語邵公曰庶人傳語故古者庶民得近天子也劉云王者常以極之敷言爲教訓斯順於帝則庶民亦順行是言則可以近天子盛德之光輝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爲兆民之父母是爲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今文與古文同○今文無六字者石經殘缺家白虎通爵篇如此漢書刑法志引無以字省文石經殘碑作上

爲天下王大傳云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人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六三德一曰正直能正人之曲直○六三德一曰正直古文也今文無六字王鳴盛云左襄七年傳正己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爲直杜注正直爲正賈且遠正直爲正但言正人之曲直亦非○今文無六字者石經殘碑作三德一曰正直宋世家同集解引鄭云中平之人孫云中平者靈帝年號也漢書匡衡傳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正以正人之曲直孔以解此經與下剛克柔克不同者謂不剛不柔中正和平之人**二曰剛克**剛能立事○二曰剛克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剛能治三者皆德○三曰柔克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柔能治三者皆德**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剛而能柔也柔而能剛也鄭云克勝也石經殘碑作二下闕

解引鄭云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詩羔羊疏引鄭云剛則彊柔則弱此昭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疏又申之云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是也孫云此言人有三德當自治其性也漢書匡衡傳治性之道必審己之以義然後中和之道應此三德謂所餘而彊其所不足又云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道論語人之生也直天地人之道也剛克天道柔克地道皐陶謨疏云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是也平康正直**平康是得其中正不世家如此孫云經申言三德之性行正直者平康正直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作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彊弗友剛克古文也今文彊作禦友順也世彊禦不友剛克孫云廣雅釋詁友親也言其性彊梗不可親剛克之人有是性**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順也○燮友柔克者孫云釋詁燮和也言柔克之人有此性二者君德之偏故下言自克之道書疏引鄭云人臣各有一德天子釋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治之使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孫云鄭以下文有惟辟作福作威之言故爲此說王鳴盛云然者天子無職用之變人其職天子之德才質不齊約有三等故隨其時地所宜用之變作內者宋世家爲內友柔克段云古內入通用人變同部故假借用之變**沈潛剛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沈潛剛克者集解引馬云沈陰也古文作內也今文潛作漸○沈潛剛克者沈陰伏之謀謂亂臣賊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案此謂有賊亂陰謀當以剛克不可優柔不決也潛作漸者宋說同商書同漢書谷永傳永說世家作沈漸剛克左文五年傳寧嬴引商書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可優柔不決之漸也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贊曰意豈將軍忘沈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後漢書谷永傳永說君親無將將而誅者宋說是也孫云沈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後漢趙壹傳疾邪賦云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此皆以剛克爲自治德性孫云寧嬴說陽處父曰以剛商書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是也此周人引書卽言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義也案亦者亦上燮友柔克也皮云漢書敘傳孝元

不友剛克孫云廣雅釋詁友親也言其性彊梗不可親剛克之人有是性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順也○燮友柔克者孫云釋詁燮和也言柔克之人有此性二者君德之偏故下言自克之道書疏引鄭云人臣各有一德天子釋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治之差正之孫云鄭以下文有惟辟作福作威之言故爲此說王鳴盛云然者天子無職用之變人其職天子之德才質不齊約有三等故隨其時地所宜用之變作內者宋世家爲內友柔克段云古內入通用人變同部故假借用之變**沈潛剛克**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沈潛剛克者集解引馬云沈陰也古文作內也今文潛作漸○沈潛剛克者沈陰伏之謀謂亂臣賊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案此謂有賊亂陰謀當以剛克不可優柔不決也潛作漸者宋說同商書同漢書谷永傳永說世家作沈漸剛克左文五年傳寧嬴引商書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可優柔不決之漸也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贊曰意豈將軍忘沈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後漢書趙壹傳疾邪賦云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此皆以剛克爲自治德性孫云寧嬴說陽處父曰以剛商書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是也此周人引書卽言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義也案亦者亦上燮友柔克也皮云漢書敘傳孝元

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古文也今文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古文尚書疏引馬云美食不言王者闕諸侯也鄭云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珍美也公羊成元年傳疏引鄭云此凡君卿大夫之言也一本作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蔡邕傳答詔問災異八事云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並先威後福孫云玉食猶好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玉氏音畜說文以爲從玉音畜牧之畜案玉讀爲畜畜好聲之緩急孟子梁惠王篇畜君者好君也凡經言玉女玉色義皆爲好後人忽之並刪說文**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敎平則下僭差○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在位不敎平則下

之孔衛賈馬鄭諸君皆貴古賤今未有易古從今者卽問有今文較長用今詮古亦斷不易古文之字如堯典馬注道德純備謂之思此用今文塞字之義要不易古文之思字也古文果是涕字賈必不敢改爲圍字且後漢書達傳云達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遠集爲三卷帝善之據此則達之三卷亦如後儒作攷異未嘗子奪其間或從古或從今也且以古形今之誤若此先謙案段說詳明當爲定論史記徐廣注涕一作洟涕洟相似而亂說文鶗胡或作鵜胡是其證也涕之爲洟猶不連屬意義正同又案宋世家曰涕在曰霧之上集解引鄭注大卜注書疏引王鄭注曰圍在曰霧之常法○曰克今文與古文同○今文與古文

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

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立

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文也今文用上有之字忒作貣者宋世家作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引鄭云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也案史記於用字句絕鄭仍用今文說釋文占用二馬云占筮也以占爲筮馬義非段云古多借貣爲忒說文差用二爲句與鄭異古文說也江云占與衍忒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推演卦意不得以占爲筮馬義非段云古多借貣爲忒說文貣也差貣不相值也鈴脉孫云詩傳忒變也緇衣其儀不忒釋文忒本作貳易豫釋文忒京本作貸皆卽貣字○立時人作卜筮者宋世家改爲卜筮故訓字集解引鄭云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疏引鄭云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士喪禮卜人徵難明愼之深漢書郊祀志匡衡奏云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所引無之字蓋省文白虎通著龜篇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皮云前說以爲天子至士同用三人說引書以爲天子至士占卜者多少各有等差後解詁引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卽引解詁或別有所據皆未可知何休習今文說則三家異文有作三人議者左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今文與古文同者宋世家作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卜筮乃作女故訓字人一作民者石經殘碑作口口乃心謀及卿口口皮云卿大夫先鄭注洪範所謂謀及庶民下謂皮云卿大夫鄭注書謀及庶人段玉裁以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爲誤案史記潛夫論白虎通皆作庶人或亦三家文異也白虎通著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卜筮禮三正記曰所以先謀及卿士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禮三正記曰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漢書藝文志蓍龜者聖人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論衡卜筮篇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潛夫論潛歎篇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己後漢胡廣傳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又盧植傳植規竇武曰書稱謀及庶人皆兩漢今文說楚詞招魂王逸注尚書曰決之蓍龜也古多以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今文說大同於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卜從筮從是之謂大同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

汝則從龜從筮從卜從筮逆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此汝作女潛夫論卜列篇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洪範之占大同是尚　**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動不違眾故後世遇吉○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古文也今文身字上多而字○身字上多而字者宋世家作而身其康強而子孫其逢吉釋文引馬云逢大也李悝云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韻皮云漢書王莽傳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班固典引逢吉丁辰景命也潛夫論夢列篇乃其逢吉天永終金縢乃并是吉今文尚書作乃逢是吉論衡卜筮篇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則今文尚書以逢吉連讀爲義不以逢字絕句先謙案據典引論衡金縢今文家釋逢爲遇馬訓逢大也古文說合而與古文說背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卜從筮卿士逆庶民逆吉**

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汝則從龜從筮從卜從筮卿士逆庶民逆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汝作女集解士喪禮卜人徵難明愼之深漢書郊祀志匡衡奏云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所引無之字蓋省文白虎通著龜篇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皮云前說以爲天子至士同用三人說引書以爲天子至士占卜者多少各有等差後解詁引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卽引解詁或別有所據皆未可知何休習今文說則三家異文有作三人議者左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　**庶民從龜從筮從卜從筮順逆吉**

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汝作女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庶民從龜從筮從卜從筮順逆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汝作女集解引鄭云此三者皆從多　**汝則從龜從筮從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汝則從龜從筮從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今文同○今文同者宋

世家如此汝作女集解引鄭云此逆者龜筮共違于人皆逆○龜筮共違于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事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眾驗○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古文也今文無八字暘作奧者宋世家作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曰時漢紀皆作奧暘一作陽燠暘一作陽者五行志王莽傳何休公羊傳解詁皆作奧尚書大傳論衡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也風土氣爲雨暘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不處故土氣爲風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若曰貌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恆燠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故鄭據此以雨暘等配五行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繁廡一作無○今文作五是來備者本或作譖是以備譖本或作讒

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注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憲注漢書五行志王莽傳何休公羊傳解詁皆作奧尚書大傳論衡引鄭云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不處故土氣爲風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若曰貌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恆燠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故鄭據此以雨暘等配五行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繁廡一作無○今文作五是來備者本或作譖是以備譖本或作讒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古文也今文無曰時二字作一作無○今文作五是來備者本或作譖是以備譖本或作讒

假廡爲無不獨尚書也漢書谷永傳庶少蕃滋一極備凶一極無咎庶草蕃廡則凶一者極無凶古文也今文無作亡○無作亡者宋世家作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江云詩谷風何有何亡以亡爲無也極備凶一極亡凶江云詩谷風何有何亡以亡爲無也極備卽所謂恆也五者之中或一者極備或一者極無皆凶曰休徵今文與古文同○曰休徵今文與古文同者宋世家如此五行志節曰字○曰肅時雨若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肅時雨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五行志作聖時風若宋世家如此五行志節曰字○曰狂恆雨若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狂恆雨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作曰狂常雨若漢人恆多作常非由避諱或用故訓也下同五行志作曰狂恆雨若大傳以爲貌之不恭之咎志云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譬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媟下暴則雨若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王鳴盛云庶徵雨乃貌不恭而劉向以爲卽大水既以恆雨爲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改屬水矣皮云王說非漢志云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奧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班氏引此在劉歆貌傳之前當是劉向之洪範五行傳班云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其傳與劉向傳同卽非劉向之傳向傳當亦與此不異據此則劉向亦以貌屬木未嘗改屬水也書疏及詩正月疏引鄭云狂據慢也恆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順之文與古文同曰僭恆暘若○曰僭恆暘若今文同者宋世家作曰僭常暘若暘一作陽○今文同者宋世家作曰僭恆陽若後又云厥罰恆陽者五行志作僭恆陽若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貨亂則不能以爲言之不從之咎志云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貨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

勝故其罰常陽也論衡言毒篇言之咎徵僭恆暘若僭者奢麗故蟜蛇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後漢周舉傳舉變眚對曰僭恆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又楊震傳震上疏引同曰豫恆燠若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豫恆燠若伊古文也今古文古文豫作燠作奧○今文豫作舒燠作奧者宋世家作舒恆奧若大傳以舒恆奧若之不明之咎志云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乱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温篇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若順之又云洪範曰急恆燠若若順燠温恆常也人君急則常燠順之舒則常寒順之○曰豫恆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漢紀高后紀云人君急舒恆也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舒遲之舒古文作舒者書疏云舒舉遲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王荀鍾引經皆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舒恆燠若魏志先寒後燠疑亦三家異文舒一作茶者大傳作荼荼亦與舒同攷工記工人斲目必荼先鄭注荼讀爲舒舒遲也公羊成元年傳疏引鄭云舒與急常燠之咎氣來順之段云舒舉遲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急恆寒若今文同者宋世家作曰急常寒若五行志作急恆寒若今文豫作舒恆燠若大傳以爲聽之不明之咎志云言上偏聽不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陽也論衡言毒篇言之咎徵僭恆暘若僭者奢麗故

自用也言由君急促太酷致恆寒之氣來應之曰蒙恆風若君行急則常風順之○曰蒙恆風若古文蒙作霧霧暗稽疑之以蒙暗釋霧也書疏引鄭云蒙冒亂也王肅云蒙暗貌亦改爲蒙矣詒林錯亂據補攷異蒙暗稽疑之以蒙暗釋霧先謙案證之各書此經無作蒙者晉志尤爲孔本不作蒙之塙證孔疏多經改之以蒙字蓋皆衛包以後改之以蒙暗釋霧也王肅云蒙冒亂也王所省惟歲至則以風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王嗚盛說同志云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祖述堯舜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罔霧無識大傳云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雨皆明皇極之得失爲大則其所致休咎若百穀用成等穀五事之休咎亦事之得失爲大故云非徒風雨寒燠也案大傳云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月維言是司八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五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思心是司正月維皇極是司漢書外戚傳云正月於尚書爲皇極者王氣之極也卽用伏羲五行志李尋引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朔受之是今文說以歲月日分屬王者卿士師尹與馬鄭古文說異

庶民惟星星有好雨

○庶民惟星者五行志引洪範如此夏侯本惟作維字十一見宋世家作庶民維星歐陽本也經惟字作維也漢書谷永傳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鹽鐵論論菑篇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民所好者宋世家如此論衡感虛篇同集解引馬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

一作維○庶民惟星者五行志引洪範如此夏侯本惟作維字十一見宋世家作庶民維星歐陽本也經惟字作維也漢書谷永傳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鹽鐵論論菑篇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民所好者宋世家如此論衡感虛篇同集解引馬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克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是

月者宋世家如此卿士分職治事如月統於歲師尹惟日庶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師尹惟日古文也今文作師尹維日○師尹維日者宋世家如此師尹正也眾職之官統於卿如日統於月歲月日時無易○歲月日時毋易各順其常○百穀用成乂用明百穀用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今文同古文乂一作艾○今文與古文同者宋世家作百穀用成乂用明乂治故訓字代經亦乂一作艾者以上文推之此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古文也今文俊作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段云文選注尚書畯民用康章辭是也畯民用章家用平康古文同者宋世家作百穀用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今文與古文同乂一作艾者樊毅修華嶽廟碑艾用昭明是其證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豈○俊作畯畯者宋世家作畯民用章家用平康古文也今文俊作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段云文選注尚書畯民用康章辭是也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古文同者宋世家作百穀用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今文與古文同乂一作艾者樊毅修華嶽廟碑艾用昭明是其證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豈○俊作畯畯者宋世家作畯民用章家用平康古文也今文俊作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段云文選注尚書畯民用康章辭是也陸韓勑詩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俊字同皮云樊毅修華嶽廟碑穡民用章崔駰司徒箴嵩人用章蔡邕陳蕃太守行考城縣頌勸莽茲穡民疑三家異文有作穡民者周禮簭章以樂田畯先鄭注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是畯與嗇義近或今文本作畯而訓爲穡民漢人以故訓字代經亦未可知俊民用章蓋卽烝我髦士之義俊者說文云材過千人曰俊民李注尚書畯民用康章辭是

俊民用章家用不豈

君失其柄臣擅命權臣擅命則不建也是謂不

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乂亦當有作艾者俊作畯者宋世家作俊者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事其道得失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

歲月日時既易

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作日月歲時既易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日月歲時既易今文與古文同者宋世家如此所謂王之不極是謂不

歲月日時無易

各順其常○歲月日時毋易○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古文也今文俊作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段云文選注尚書畯民用康章辭是也畯民用章家用平康古文同者宋世家作百穀用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今文與古文同乂一作艾者樊毅修華嶽廟碑艾用昭明是其證俊民用章家用

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月離于箕風揚沙月離于畢俾滂沱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左昭九年傳水火妃也又十七年傳水似民所好無常是妃之道五行以受克者爲妃經言星眾似民各有好尚示之以大中之道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今文日月之同者論衡感虛篇如此又云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今文與古文同一多有寒有暑有夏有冬有寒有暑段云詳上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漢紀引洪範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洪範非荀語蓋今文多此四字也皮云闕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若其失節暑過而寒舒則暑退遲而長則燠故曰舒急而暑短則寒燠與寒占經所引五行傳亦當出劉向父子其言暑短而寒長則爲寒退而暑長則燠爲寒有暑非洪範文也高后紀引洪範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段云詳上下文則有寒有暑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漢紀引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者論衡感虛篇如此又云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漢紀引洪範曰日月之行則

厄劣○六曰弱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宋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愚懦不壯穀曰弱案大傳以爲王之不極之應五行志曰亢龍有悔貴而亾位高而亾民賢人在下位而亾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漢書鄭崇傳崇謙曰臣閎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亾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潛夫論德化篇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疲癃厄病天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漢人說此經以五福六極爲政化美惡之應書疏引鄭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靈言從則致飲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壅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則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靈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孫云鄭以思不睿則凶短折爲異義者鄭既以凶短折爲未齔未冠未婚之屬不以爲凶終及人物天折故反之則爲壽也以聽不聰則貧爲富之反與五行志說同云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則貧即五行志所謂偏聽不聰下情隔塞也以視不明則疾爲康寧之反與五行志以貌不恭則惡爲考終命之反與言不從則疾爲壽之反異義及以貌不恭則惡爲考終命之反與五行志所以不能爲大中所以弱與五行志同皮云班志傳自夏侯始昌皆本大傳爲說當得其眞鄭以古文睿字改今文不盡用伏生之說疑並以己意改易其次序未可據依

旅獒第七

周書　孔氏傳

旅獒因獒而陳道義○此梅氏古文之十八釋文獒馬云作豪酋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閻云古書字多假借安國與義定之也僞孔以馬鄭爲不識獒字乎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入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梅云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閻云易百爲八者襲禮明堂位及爾雅文以自炫其學博也**西旅底貢厥獒**西旅之長致貢其獒大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閻云序書者遠出劉書者之後故流傳說頗識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爲召公之官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爲太保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終之官加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之常若當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太保乃作旅獒則不可也此亦以追書爲實稱之誤又云書是史臣所命篇名有整取篇中字面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面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後事**曰**此太保乃作旅獒分明是既有篇名後乃按篇名以作書耳**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先謙案大學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梅云楚語申叔時曰四方小國其不賓也久矣**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梅云左僖七年傳諸侯官受方物**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魯語又云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永監焉又云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廢其職○梅云異姓諸侯使無忘服也**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梅云魯語又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梅云左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狎侮易侮慢之有○梅云左僖五年傳臧文仲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狎侮小人罔以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梅云禮表記狎侮慢也**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左昭元年傳茲心既爽昏亂百度○梅云孟子**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

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治生民○梅云禮王制鄭注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淮南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梅云左傳**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不寶遠**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有損害故**不寶遠**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治生民○梅云禮王制鄭注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淮南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梅云左傳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不寶遠**有損害故**不寶遠**

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梅云國語周**所寶惟賢則遠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梅云大學惟善以爲寶張衡東京賦所貴惟穀左傳遠至邇安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梅云詩夙夜匪懈**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梅云論語大德不踰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入尺曰仞末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愼終如始○梅云論語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孟子掘井九仞閻云山非可言九仞當以百仞計且孔子爲譬語如書言則正語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梅

云皐陶謨允迪厥德謀人謀人之保居梓材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金縢第八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金縢遂以所藏爲篇名○書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案此篇自古文豫一作念書疏引王肅云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與僞傳伐紂明年同誤此又僞傳出書序武王有疾至藏其策金縢匱中並見魯周公世家大傳次金縢於大誥後葉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故次大誥之下孫云史記載周公卒後乃有暴風雷雨命魯郊祭之事是經文乃有暴風雷雨命魯郊祭之事而序稱周公作金縢周公不應自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當止於王翼日乃瘳或史臣附記其事亦止於王亦未敢請公也其秋大熟以下考之書序有成王告周公作亳姑是其逸文後人見其詞有以啟金縢之書乃以屬於金縢耳皮云大傳以雷雨開金縢在周公薨後則當次於立政周官之下乃僅列大誥後豈當時已合亳姑於金縢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古文也今文弗作不豫古文豫一作念書疏引王肅云既克商二年克殷明年也與僞傳伐紂明年同誤此又僞傳出書序武王有疾至藏其策金縢匱中並見魯周公世家大傳次金縢於大誥後之一證也○既克商二年者克商二年也弗作不者魯世家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論衡死僞篇卜筮篇引皆作不豫漢書韋元成傳匡衡禱高祖等廟曰今皇帝有疾不豫白虎通續漢禮儀志亦云不豫蔡邕和熹鄧后謚議云遭疾不豫並用今文皮云史公以爲十一年伐紂則克商二年爲十三年即王訪箕子之歲也古文豫作念者說文念忘也嘼也从心余聲周書曰有疾不念念喜也段云此與引曰圍而釋之曰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引堅證說而釋之曰堅疾惡也一例皆與字之本義有別蓋壁書如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豫也今文作不古文作弗而說文引不念釋文云書序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古文亦作不也蓋弗不二字渭亂者多矣釋文豫本又作忯忯蓋即念字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今文與古文同穆一作睦○今文同者魯世家云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辭○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古文也今文植作戴珪作圭乃告作告于僞傳植置也用鄭說○植作戴云者魯世家作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植璧者書疏引鄭云植古置字段云今文作戴璧秉圭漢書王莽傳大元挩皆作戴可證易林无妄之繇云載璧秉圭載戴古通用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此引古文尚書秉古以爲柄字如國子實執齊秉是也柄圭者爲之格如立諸神前也非手執之謂陳云古者以玉禮神皆有幣以薦之璧加於幣之上故曰戴璧亦作載璧讀如束牲載書之載論衡死僞篇作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王充習今文作植璧告上有乃字疑後人改增下文珪並作圭不復出劉云璧珪以禮神祇非祀先王所用也周官三公執桓圭益周公以二公兼分陝之事故以二者爲質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

史爲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古文也今文作史乃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者魯世家史乃策祝曰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皮云漢書論衡皆作策祝與史記同蓋今文作策古文作冊○惟爾元孫某者書疏引鄭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徐廣云阻一作淹孫云某爲王發者發武王名遘厲爲勤勞今古文之異言武王勤勞禮臨文不諱又父前子名遘厲虐疾也說文阻險也淹險聲相近疑今文本作淹疾史公易以致險疾也說文阻險也淹久也皮云鄭以爲諱之由成王讀之則當時策書本作厲虐也淹久也

爲得其寶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敎臣子之心以垂世敎○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古文也今文丕作負某作王發○若爾三王云者釋文丕普悲反馬同鄭音不段云馬同者馬亦同孔訓丕子爲大子也書疏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作注之例凡言讀曰卽讀爲也讀爲者易其字也丕不字經典中多互易者丕作負某作王發者魯世家如此段云曲禮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疾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此以諸侯之稱通加之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廣徐彥說復乘異漢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茲謂民安其所乃無背弃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于天謂武王有背弃子民之咎而將死也鄭用今文司馬貞李賢注皆未叶鄭以不子爲不愛子孫此古文異說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古文也今文子仁若考作旦巧○旦巧者史記作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江云仁若考作旦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作丂丂古文巧俗讀丂爲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能字屬上讀丂能故多材藝也皮云論衡死僞篇引此經作子仁若考又釋之云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充習歐陽尚書而與史公引歐陽尚書異者乃後人以古文改之如植璧不作戴璧乃後人以古文改之之證也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敎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乃元孫四句古文也今文乃元孫作乃王發若作如○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云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詩傳敷布也佑同祐說文祐助也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三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乃字疑後人改增下文珪並作圭不復出劉云璧珪以禮神祇非祀先王所用也周官三公執桓圭益周公以二公兼分陝之事故訓字江云對上文同祇敬故訓下指謂人世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嗚呼三句古文也今文作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無墜天之降葆命云云者魯世家如此無嗚呼二字寶作葆多所字孫云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引孟喜本作保留侯世家集解引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也集解引鄭云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段云神謐之義近於寶故云寶猶神也案後漢皇甫嵩傳注寶器猶神器也此寶神同詁之證王鳴盛從震澤王氏本改神爲主

今我卽命于元龜

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今我卽命于元龜古文也今文我下多其字○我下多其字者魯世家如此無嗚呼二

此集解引馬云元龜大龜也孫云釋詁卽就也命謂命龜以下至屏璧與珪皆命龜詞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之許我三句古文○歸下有以字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說文云許聽也俟待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不許謂不愈也屏蔵也言不得事神○爾不許我二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屏作丙古文同者魯世家如此孫云屏同屏廣雅釋詁蔵也禮曾子問云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神明奉以出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蔵兩階之閒是蔵幣玉之事劉云言成德永終之事命不在我則三公分陝之事

乃卜三龜一習吉

習四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我亦不敢任也○今文同者魯世家云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乃卜三龜一習吉今文與古文同○今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此說經意也孫云史公以爲卽三王而卜是太王王季文王前各置一龜以占祖考之意也習者易彖上傳習坎重險也是習爲重上傳習坎重險也是習爲重也論衡知實篇云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旣設策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又死僞篇云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畢辭已不知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所以與不豚新論須服篇記載周公請命壇墠旣設策祝已畢不知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與史記合云發之信吉者旣同吉開卜人之言又見其書皆是吉也啟籥見書乃幷是吉三光旣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幷見是吉○啟籥見書乃幷是吉古文也今文啟作開幷作逢者魯世家作

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案卜師注引書曰開籥見書與史記合是今文啟作開論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乃并是吉作乃逢是吉是今文并作逢史記作遇者故訓字也籥者釋文引馬云藏占兆書管書疏引鄭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孫云說文篇下云書僮竹笘也又云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笘廣雅釋器籥篇也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關西以書篇爲書籥然則籥者竹觱非管籥也先謙案馬鄭以爲管是也文選注引鄭氏易注云齊魯之閒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開謂出其占書也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頌謂籀也每體十籀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頌謂籀也每體十籀然則龜兆之體總三兆兆三百六十籀詞凡三千六百皆有成書藏於太卜既卜得兆據兆體以檢其籀以占其吉凶史記先言發書視之信吉者蓋占書之副簡明易檢不在藏書之室者發視之而吉開籥出繁重之占書檢之而遇是吉兆之籀詞故喜可知也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罔作無者占人凡卜筮君占體注云體兆象也引此文罔作無一無體字害亦作無無體字以公曰爲賀王言今文說也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周公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文也今文作旦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旦新禮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注云視兆所得也引周公曰體王其無害亦作無無體字以公曰體王其罔害古文也今文罔作無一無體字無害言必愈○公曰體王其罔害古文也今文罔作無一無體字人凡卜筮君占體注云體兆象也引此文罔作無日爲賀王言今文說也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文也今文作旦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周公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古文也今文茲攸俟作茲道子一人者史記集解引鄭云茲此也謀云俟能念予一人天子也段云俟能即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之而已矣孫云言我小子絜新以受命於三王惟長終是謀世家作茲道能念武王耳茲攸俟俟作茲道者宋世家作茲攸俟者祖宗能念予一人茲道二字當連上維長終是圖爲句江云傳言武王惟此所俟之而已矣孫云言我小子絜新以受命於三王惟長終是謀世家如此永作長故訓字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古文也今文茲攸俟作茲道子一人者史記集解引鄭云茲此也謀云俟能念予一人天子也段云俟能即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之而已矣孫云言我小子絜新以受命於三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文也今文作旦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周公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古文也今文茲攸俟作茲道子一人者史記集解引鄭云茲此也謀云俟能念予一人天子也段云俟能即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之而已矣孫云言我小子絜新以受命於三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文也今文作旦新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旦新

受命三王維永終是圖者魯世家如此永作長故訓字茲攸俟能念予一人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古文也今文茲攸俟作茲道子一人者史記集解引鄭云茲此也謀云俟能念予一人天子也段云俟能即上文俟爾命之俟上文馬注云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此云茲攸俟之而已矣孫云言我小子絜新以受命於三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僞孔益多采取漢儒之說此言謀周之道似與史記義合能念予一人者三王必能念我天子保安之也皮云疑亦王肅本其父朗所受楊賜之歐陽義故與史公合**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文也今文冊作策今古文翼作翌○今文冊作策者魯世家云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此依經述事也論衡感類篇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于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此今文說也書疏引鄭云縢束也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縢其表今古文翼作翌者蔡邕胡公夫人哀贊云翌日斯瘳是今文作翌日翌即翌字說文有翌無翌段云釋言郭注眾經音義漢書五行志顏注文選陸機弔魏武帝文李注引書皆作翌日知唐初本不誤唐石經及各本作翼衛包改也釋詁翼敬也釋言翌明也分別晝然說文昱日明也翌乃昱之段借衛因

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其羣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今文同○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今文同○今

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十八鄭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周公攝年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鄭解孟侯用今文說又加服喪居東之年故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即位年十三相去一年再加三年爲周公七年致政之年成王年二十一與古文說成王年十九相去二年是今古文說成王之年本無大異初非幼在襁褓之中文說成王年十八稱孟侯鄭解孟侯用今文說又加服喪居東之年故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即位年十三相去一年再加三年爲周公七年致政之年成王年二十一與古文說成王年十九相去二年是今古文說成王之年本無大異初非幼在襁褓之中文說成王年十八稱孟侯鄭解孟侯用今文說又加服喪居東之年故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即位年十三相去一年再加三年爲周公七年致政之年成王年二十一與

東又各爲一事此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載入世家者易林需之无妄云載璧秉珪請命白經文殘缺金縢亳姑合爲一篇東漢古文家說流傳改易始併管蔡流言周公奔楚爲一時事至鄭君時易奔楚爲居東遂成鐵案後人不究事理不考書文宜其千古難明也江云鄭以罪人爲周公之屬荒誕不可從

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之意以貽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不敢○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古文也今文名作命誚作訓○名唐叔以饑周公於東土歸脤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集解引徐廣曰訓一作誚皮云釋文名徐仙民亡政反是徐從史公讀爲命也訓與順通用鴟鴞詩言綢繆牖戶卽營成周作禮樂之意成王未敢自任故亦未敢順公意也段云玉篇信古文作訫集韻信古作訫玉篇之訫卽集韻之訫皆本說文然字玉篇從立心非從大小字也史記之訓乃訫字之誤蓋今文作誚不同亦備一解于後者詩幽譜疏鴟鴞疏引鄭云于二年後也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鴟鴞也鄭子尸成王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鄭本貽作怡孫云經文自武王既喪至此史臣所記以終周公作金縢之事其秋大熟以下今文以爲周公薨後之事史記亦

云周公卒後秋未穫考是亳姑逸文當別行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作雨○今文電作雨者論衡感類篇金縢曰以風古文也今文電作雨之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古文也今文斯作盡邦作國者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大傳云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肉於畢文王之墓也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天下不敢臣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周公封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孫云此秋大熟以上有脫簡不知何年秋也史公說爲周公卒後秋未穫並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欲葬成周之事合之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則此是亳姑逸文成王所作亳姑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亳姑今亡猶可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祝告改葬之先謙案西漢諸儒以雷雨啟金縢爲周公沒後事並無感雷雨而迎周公反國之說據史記作詩貽王時公已返國矣王充所引古文家管蔡流言周公奔楚天雷雨以悟成王併二事爲一談自因書缺有閒東漢諸家騰其口說又展轉易奔楚爲居東耳然後避居之解漸成實事不知經雖闕佚史公從安國問故參酌古文鉏鋙矻故窳說著爲世家者不可誣也若以史記不可信豈伏生親見先秦完書所述大傳亦不可信乎知雷雨啟金縢史記之訛無因雷雨反周公之事則知周公居東之非爲避居矣**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斯字漢人據古文皆作國段云詩王赫斯怒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天下不敢臣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周公封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孫云此秋大熟以上有脫簡不知何年秋也史公說爲周公卒後秋未穫並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欲葬成周之事合之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則此是亳姑逸文成王所作亳姑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亳姑今亡猶可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祝告改葬之先謙案西漢諸儒以雷雨啟金縢爲周公沒後事並無感雷雨而迎周公反國之說據史記作詩貽王時公已返國矣王充所引古文家管蔡流言周公奔楚天雷雨以悟成王併二事爲一談自因書缺有閒東漢諸家騰其口說又展轉易奔楚爲居東耳然後避居之解漸成實事不知經雖闕佚史公從安國問故參酌古文鉏鋙矻故窳說著爲世家者不可誣也若以史記不可信豈伏生親見先秦完書所述大傳亦不可信乎知雷雨啟金縢史記之訛無因雷雨反周公之事則知周公居東之非爲避居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作雨○今文電作雨者論衡感類篇金縢曰以風古文也今文電作雨之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古文也今文斯作盡邦作國者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大傳云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肉於畢文王之墓也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天下不敢臣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周公封魯身未嘗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孫云此秋大熟以上有脫簡不知何年秋也史公說爲周公卒後秋未穫並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欲葬成周之事合之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則此是亳姑逸文成王所作亳姑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亳姑今亡猶可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祝告改葬之先謙案西漢諸儒以雷雨啟金縢爲周公沒後事並無感雷雨而迎周公反國之說據史記作詩貽王時公已返國矣王充所引古文家管蔡流言周公奔楚天雷雨以悟成王併二事爲一談自因書缺有閒東漢諸家騰其口說又展轉易奔楚爲居東耳然後避居之解漸成實事不知經雖闕佚史公從安國問故參酌古文鉏鋙矻故窳說著爲世家者不可誣也若以史記不可信豈伏生親見先秦完書所述大傳亦不可信乎知雷雨啟金縢史記之訛無因雷雨反周公之事則知周公居東之非爲避居矣

妄改說見前乃上多王字非今古文異集解引徐廣曰說一作簡或今文字也論衡感類篇引經所作死傳寫之訛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二公及執事今文與古文同事一作士○今文與古文同乃問史百執事無諸與字蓋史公省之事作士者後漢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史記集解引鄭云問者問審然否也

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則負周公噫恨辭○對曰信今文與古文同古文噫一作懿○今文同者魯世家云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一作士○今文同者魯世家云二公及王無諸與字蓋史公省之事作士者後漢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史記集解引鄭云問者問審然否也對曰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段云惟馬作親迎鄭作新逆幽正義轉寫浦亂今坊本蔡氏集傳逆皆誤迎唐石經及注疏監本作逆不誤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郊以玉幣謝天天郎反風起禾○王出郊者魯世家如是成○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古文也今文乃作止無則字○王出郊祭也因郊祭而止天變遂賜魯以郊禮亦云以王乃出郊祭天事見尚書大傳注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白虎通喪葬篇亦云以郊祭文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白虎通喪葬篇亦云以王出郊而反風李注王乃出郊祭天事見尚書大傳注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白虎通喪葬篇亦云以郊祭文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白虎通喪葬篇亦云以郊祭

尚書大誥第九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大誥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周紀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魯世家周公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今古文說同伏生大傳以大誥列金縢前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眾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也今文猷大誥作大誥猷謀明堂位疏引王肅云稱成王命合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案攝皇帝若曰即倣王若曰為文是今文作王命故稱王與僞傳周公稱成王莽依周書作大誥曰

命雖今茲不忘前功予未敢上比前人也文義自明**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莽誥云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于者釋詁粵于也于義同粵詞也孫云釋詁威則也則者法也言天降明法於靈龜以寧王室詩何彼穠矣疏引鄭云受命曰寧王書疏引鄭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先謙案以寧王為文王此鄭古文說據洛誥鄭注又不專指文王耳如下寧考句周公代成王言之必指武王偁傳以寧屬文以考屬武又非也莽誥於前寧人代以祖宗字或竟不用代寧王或代以祖宗或改為安皇帝安帝宰是今文訓解本無一定推詳諸篇文義以不指定文王為是天降威用寧王者與莽誥天降威明用寧帝宰同一例天降威下有復句可證將有兵事託詞天威動人敬畏誥誓之體固然不當作法則解用猶以也言兵事之動正厎欲以寧我王室紹天明者訓如莽誥之紹天明意言天意昭明我當繼事即命者即大命而攝王訓如莽誥即命踐阼也**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古文也今文靜作靖者莽誥云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蠢屬下○今文靜作靖者莽誥云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顏注曰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皮云邶鄘衛在鎬京之東亦以鎬京為西土莽以曰為翟義之言則今文家說亦必以曰為管蔡之言云西土鎬京有大難指公將不利於孺子之事西土人亦不靖者京師之人惑於流言亦不安靖書疏引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魏石經曰作粵詞也**殷小腆誕敢紀敘**言殷後小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殷小腆誕敢紀敘古文也今文紀作犯敘作序○越茲蠢者訓如莽誥於是動殷小腆者書疏引鄭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段云說文敷主也王以典為敷之假借經書敷多作典釋文腆馬云至也至亦主之謂紀作犯敘作序者莽誥云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孫詒顏注誕大也孫云今文紀作犯形相近段說同皮云據莽誥則越茲蠢殷小腆六字作一句莽謂翟義造言於是動劉信起兵之意今文家說亦必謂管蔡流言於是動武庚作亂之心也莽謂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以畔是以翟義比管蔡劉信比祿父也近人斷句多誤故於莽所引今文不得其解說文蠢古文從戠書孔讀為蠢引書乃許君記憶之誤曰我有蠢于西段云此壁書孔讀為蠢引書乃許君記憶之誤**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疵作眥者莽誥云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古文也今文疵作眥固知我國有眥災顏注眥病也讀與疵同釋文疵馬云毀也**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其罪無狀○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古文也今文鄙作圖○鄙作圖邦作國者莽誥云使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作圖○鄙作圖邦作國者莽誥云使

以鎬京為西土莽以曰為翟義之言則今文家說亦必以曰為管蔡之言云西土鎬京有大難指公將不利於孺子之事西土人亦不靖者京師之人惑於流言亦不安靖書疏引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魏石經曰作粵詞也**殷小腆誕敢紀敘**小腆誕敢莽誥於是動殷小主謂祿父也段云說文敷主也王以典為敷之假借經書敷多作典釋文腆馬云至也至亦主之謂紀作犯敘作序者莽誥云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孫詒顏注誕大也孫云今文紀作犯形相近段說同皮云據莽誥則越茲蠢殷小腆六字作一句莽謂翟義造言於是動劉信起兵之意今文家說亦必謂管蔡流言於是動武庚作亂之心也莽謂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以畔是以翟義比管蔡劉信比祿父也近人斷句多誤故於莽所引今文不得其解說文蠢古文從戠書孔讀為蠢引書乃許君記憶之誤曰我有蠢于西段云此壁書孔讀為蠢引書乃許君記憶之誤**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疵作眥者莽誥云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古文也今文疵作眥固知我國有眥災顏注眥病也讀與疵同釋文疵馬云毀也**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其罪無狀○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古文也今文鄙作圖○鄙作圖邦作國者莽誥云使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作國○鄙作圖邦作國者莽誥云使

儀注獻讀為沙郊特牲注獻讀為莎皆歌元部聲轉字冀以于敉寧武圖功古文也今文家說也案釋詁于往武繼也言此十夫者我敬以往撫安民人繼武所圖謀之功後漢蔡邕傳注引靈帝制曰敉寧我人○今文家說也案釋詁于往武繼也言此十夫者我敬以往撫安民人繼武所圖**卜幷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幷吉所以為美○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莽誥云我有大事休予卜幷吉書疏引鄭云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孫詒顏注卜用三龜而以玉兆瓦兆兆原兆三兆各占一龜也**我有大事休朕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我有大事休予卜幷吉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莽誥云我有大事休予卜幷吉書疏引鄭云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孫詒顏注卜用三龜而以玉兆瓦兆兆原兆三兆各占一龜也**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眾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莽誥云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仿經為詞知今文不異也肆故釋詁文越與也書疏云君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據莽誥大將告云云今文告上疑多誕字**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用汝眾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庶邦于伐殷逋播臣今文與古文同○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說文逋亡也李登聲類云播散也邦當為國者以今文例推之無文可證下同不復出**爾庶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汝眾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為大難敘其情以戒之○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古文也今文邦作國○邦作國者莽誥云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罔無艱難故訓字越與也書疏引鄭云汝國君或者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

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魏石經艱作艱說文艱艱或體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敎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今文與古文同邦當爲國○今文同者莽誥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案以上文西土人亦不靜例之此靜字今文亦當爲靖**可征王害不違卜**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征王害不違卜古文也今文無害字○無害字者莽誥云於小子考翼不可違卜顏注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段云據此今文家越子小子考句絕管叔及羣弟皆成王之諸父故云考也尚書本無曷字假害爲之衛包盡改害爲曷獨此以僞傳不訓曷僅存蔡傳害曷也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最爲得解先謙案段說是帝不違卜者言帝將不違卜而往別解故知今文王不違卜亦當爲勸阻之詞釋詞越猶惟也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鰥子沖人永思艱曰嗚呼作烏虖畏作威○嗚呼作烏虖畏作威者莽誥云烏虖畏我丕丕基古文也今文嗚呼作烏虖○嗚呼作烏虖畏作威○嗚呼允蠢鰥寡哀哉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其害可哀哉○嗚呼作烏虖畏作威者莽誥云烏虖畏我丕丕基業言卜長爲我丕丕基古文**役遺大投艱于朕身**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古文也今文造作遭○造作遭者莽誥云予遭天役遭大解艱于予身顏注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今文從遭字絕句言予遭天以役事相遺也釋文造馬云遺也遺亦當爲遭之誤大解難于朕身者以解詰投蓋投去與解義近孫云疑投本捝字云解捝也下**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古文也今文恤作卹邦作國○恤作卹邦作國者莽誥云以爲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案越予沖人莽誥以爲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案越予沖人不印自卹邦作國者莽誥云以文相似而意不同不印自卹謂不服自憂僞傳解非釋詞上越猶惟也下**越與也**。**綏予曰無敓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眾國君臣當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越與也綏予曰無敓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恤作卹者以上文不身自卹例之此恤亦當作卹說文敓下云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敓于卹段云尚書恤本作卹莽誥云上書曰卹例之此必周公設爲慰己之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成寧考之謀績也先謙案說文訓敓爲慎則無敓于卹謂勿因憂而過慎遂不事征討也邦君等綏公之言如此故周公義之**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古文也今文已作詎○詎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者莽誥云詎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今文與古文異身古文也今文造作遭○造作遭者莽誥云予遭天役遭大解難于予身顏注言天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今文從遭字絕句言予遭天以役事相遺也釋文造馬云遺也遺亦當爲遭之誤大解難于朕身者以解詰投蓋投去與解義近孫云疑投本捝字云解捝也下**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古文也今文恤作卹邦作國○恤作卹邦作國者莽誥云以爲孺子不身自卹予義彼國君泉陵侯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案越予沖人不印自卹邦作國○恤作卹邦作國者莽誥云以文相似而意不同不印自卹謂不服自憂僞傳解非釋詞上越猶惟也下**越與也**。**綏予曰無敓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汝眾國君臣當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越與也綏予曰無敓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恤作卹者以上文不身自卹例之此恤亦當作卹說文敓下云慎也从比必聲周書曰無敓于卹段云尚書恤本作卹莽誥云上書曰卹例之此必周公設爲慰己之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成寧考之謀績也先謙案說文訓敓爲慎則無敓于卹謂勿因憂而過慎遂不事征討也邦君等綏公之言如此故周公義之**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古文也今文已作詎○詎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者莽誥云詎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今文與古文異

古文也今文已作熙替作僭○已作熙替作僭者莽誥云熙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文王所謀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莽誥云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顏注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先謙案顏訓肆爲陳陳在予上不詞當依上文訓故告者開導之與化誘義同非今古文異**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古文也今文忱作諶○天棐忱辭其考我民者莽誥云天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

作累○忱作諶者漢書孔光傳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古沈諶通用莽誥云天輔誠辭以訓詁代經顧注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輔○考作累者莽誥云天其累我以民顧注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案莽誥增字釋經今文尚書當作其累我民託也今人言以此累汝矣故顧以託釋之**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寧人之道謀立其功所終乎○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古文也今文無其作敢○其者釋詞語助也安人圖功所終曷作害是也古文作曷衛包所改說見上前寧人莽誥易爲祖宗安人下文直作祖宗不云安人知今文訓義亦隨文變改也予曷其與前後皆作敢不合今文作敢其義爲優**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古文也今文無毖字○無毖字者莽誥云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段云莽誥以勞代勤據此今文無毖字此當除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天欲安民我何敢不于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古文也今文畢作弼○畢作弼者莽誥云予害敢不於祖宗前寧人攸受休輔段云上文弼作輔此畢與弼音近今文蓋作弼故與弼通用莽誥云予害是也古文作曷衛包所改說見上前寧人下文直作祖宗不云安人知今文訓義亦隨後皆作**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

曷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其不於前寧人之道文王安人之道文王之所受大命越於卬身敉撫故訓字**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敉**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敉者以子惡故以比四國將誅而無敉撫其子民養其勸弗敉古文也今文敉作毖○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敉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敉者以子惡故以比四國將誅而無敉撫其子民養其勸弗敉古文也今文敉作毖○若兄考云云者考父也對下文其子言之故曰兄考以譬武王王闔運云尊者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政故得兄武王是也友譬武庚其子譬成王民養謂民家之廝養賸賸餘賸賸餘也言若民家之兄考而有友人伐擊其子彼民養其勸弗敉乎語意甚明僞傳迂謬今文養作長者莽誥云若祖宗通有敉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敉莽言若漢家祖宗以擬若兄考則兄考爲武王甚明段云友作敉者爻爻形相似今文疑作爻說今文家必曰爻者敉也敉湯武也故莽用其說江云夏小正執養宮事傳曰養長也民長邦君御事是也邦君有士有民長上文邦君越庶士御事言冀不可征是其相勸弗敉故此責其當相敉助**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古文也今文嗚呼作烏虖○嗚呼烏虖者莽誥云烏虖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釋詁肆力也言當勤力今文肆作肇肇亦作肆肆肇古通用莽誥云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迪知天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公在亂臣中不應自稱**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古文也今文邦作國○邦作爽者莽誥云爽明也明哲明智也故莽用之十夫道而知之經意自明不勞**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今天降戾于周邦古文也今文法作定戾亦作定者莽誥云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顏注粵詞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案隸古定本作金古法字金與定相似疑經文亦本是定字傳寫者誤爲金也時是也罔敢作不得莽以意改之○戾作定邦作國者莽誥云況今天降定于漢國知經文作矧今天降定于周國與上文義貫注益知上文作定不作法也**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惟大爲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今文同者莽誥云惟大籍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亦豈知命之不易乎案此經大艱人謂管蔡也珠云說文邊行難也或作僤與鄰形聲近誕鄰即大艱人其猶是也**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之事言當滅殷○予永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念我長安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之業平○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今

曰天惟喪殷若穡夫子曷敢不終厥猷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莽誥云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子曷敢不終厥猷今文同○今文同顏注言我當順天以終竟田畴之事曷富作害敢不終子畴包所攻穡莽作嗇古通用無逸稼穡之事曷富作害衛宏漢書儒林傳引此經作嗇夫子害敢不終子畴義劉信若嗇夫子害敢不終子畴

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天亦惟休于前寧人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害敢不卜從者莽誥云

康誥第十一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康誥　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書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今古文說者史公分別康誥酒誥梓材之義以務愛民屬之康誥篇云用康保民用康乂民迪吉康乃心康宇甚同書疏引馬云康圻內國名僞孔所本索隱引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疏又引鄭云康諡號江云逸周書諡法解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此三義皆與康叔之行相似故鄭以康爲諡史記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是當武王時康叔未有國及武王崩即有流言之事周公東征時未遑封康叔則始封即徧國何多疑康叔即以此爲號如成王生成王之比逮沒而因以爲諡也

惟三月哉生魄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惟三月哉生魄古文也今文魄一作霸哉一作載僞傳說非見下○惟三月者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三月爲攝政四年之三月也魄一作霸者漢書律歷志引顧命惟四月哉生霸此亦當同釋詁哉始也說文霸下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隸古定本同唐本改作載者漢書王莽傳作載生魄段借字禮鄉飲酒義月三日而成魄光援神契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魄字法言日則成魄推度災云月三日成魄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楊子法言成魄三日而成光白虎通日月篇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是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月質也此劉歆古文異說僞傳所本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惟三月哉生魄古文也今文魄一作霸哉一作載僞傳說非見下○惟三月者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三月爲攝政四年之三月也魄一作霸者漢書律歷志引顧命惟四月哉生霸此亦當同釋詁哉始也說文霸下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隸古定本同唐本改作載者漢書王莽傳作載生魄段借字禮鄉飲酒義月三日而成魄光援神契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魄字法言日則成魄推度災云月三日成魄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楊子法言成魄三日而成光白虎通日月篇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是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月質也此劉歆古文異說僞傳所本

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古文也今文無大字○周公初基今文無徵作新大邑于洛四方民大和會○周公初基今文無徵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汭居天下之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古文也今文無大字○周公初基者書疏及大司徒疏引鄭云此時未作新邑基謀也畋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隆平已至今文無大字者大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集會○周公初基今文無徵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古文也今文無大字○周公初基者書疏及大司徒疏引鄭云此時未作新邑基謀也畋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天子之居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隆平已至今文無大字者大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

惟三月哉生魄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惟三月哉生魄古文也今文魄一作霸哉一作載僞傳說非見下○惟三月者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三月爲攝政四年之三月也魄一作霸者漢書律歷志引顧命惟四月哉生霸此亦當同釋詁哉始也說文霸下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隸古定本同唐本改作載者漢書王莽傳作載生魄段借字禮鄉飲酒義月三日而成魄光援神契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魄字法言日則成魄推度災云月三日成魄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楊子法言成魄三日而成光白虎通日月篇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五百篇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是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月質也此劉歆古文異說僞傳所本

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周公咸勤勤乃洪大誥治者釋詁咸皆勤勞也凡效事於周者公皆勞之書疏云爲大誥康叔以治道鄭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案釋詁洪代也爾雅作鴻古字通釋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王命成王命康叔之言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小子明當受教訓○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對康叔名稱小子盛云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孟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同者從無稱爲孟侯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月質也此劉歆古文異說僞傳所本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王命成王命康叔之言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小子明當受教訓○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對康叔名稱小子盛云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孟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同者從無稱爲孟侯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

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周公咸勤勤乃洪大誥治者釋詁咸皆勤勞也凡效事於周者公皆勞之書疏云爲大誥康叔以治道鄭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案釋詁洪代也爾雅作鴻古字通釋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王命成王命康叔之言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小子明當受教訓○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對康叔名稱小子盛云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孟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同者從無稱爲孟侯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

經史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此五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卽事於周○侯甸男邦采衛古文也今文男邦作任國者以史記引禹貢文推之當然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周語侯衛賓服韋注此總言之也侯圻之外曰甸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其闕凡五圻五圻者侯圻其闕凡五圻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是也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蠻服以內爲中國蠻服亦謂之要服書疏云要服者遠於役事而恆鬬焉九服於大司馬職爲九畿亦曰九近畿圻近三字通邦字居中以貫上下○百工播民和悅事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周公咸勤勤乃洪大誥治者釋詁咸皆勤勞也凡效事於周者公皆勞之書疏云爲大誥康叔以治道鄭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案釋詁洪代也爾雅作鴻古字通釋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王命成王命康叔之言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小子明當受教訓○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對康叔名稱小子盛云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孟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同者從無稱爲孟侯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

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周公咸勤勤乃洪大誥治者釋詁咸皆勤勞也凡效事於周者公皆勞之書疏云爲大誥康叔以治道鄭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案釋詁洪代也爾雅作鴻古字通釋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王命成王命康叔之言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小子明當受教訓○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對康叔名稱小子盛云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孟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同者從無稱爲孟侯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

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周公咸勤勤乃洪大誥治者釋詁咸皆勤勞也凡效事於周者公皆勞之書疏云爲大誥康叔以治道鄭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案釋詁洪代也爾雅作鴻古字通釋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王命成王命康叔之言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小子明當受教訓○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對康叔名稱小子盛云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孟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同者從無稱爲孟侯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

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周公咸勤勤乃洪大誥治者釋詁咸皆勤勞也凡效事於周者公皆勞之書疏云爲大誥康叔以治道鄭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案釋詁洪代也爾雅作鴻古字通釋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王命成王命康叔之言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小子明當受教訓○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對康叔名稱小子盛云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孟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同者從無稱爲孟侯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

洪大誥治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周公咸勤勤乃洪大誥治者釋詁咸皆勤勞也凡效事於周者公皆勞之書疏云爲大誥康叔以治道鄭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案釋詁洪代也爾雅作鴻古字通釋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稱王命成王命康叔之言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小子明當受教訓○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對康叔名稱小子盛云四代州牧皆牧伯通稱孟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同者從無稱爲孟侯者僞傳臆說不足信○今文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釋文引馬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說文朏明也從月出是馬古文說與今文同惟律麻云魄朏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

命于矣覲于禮天子經至天子于郊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王大子王子者父在之稱今惠

慎罰一明下多俊字者周傳引書如此蓋歐陽異文左成二年傳
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去之謂也荀子正論篇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務
荀說非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言文王尚德緩刑
經本恉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婦用可敬刑
刑明此道以示民○不敢侮鰥寡庸庸今文無徵
古文也今文威作畏○不敢侮鰥寡者左成八年傳韓厥告晉侯曲不知一方俗有于迎一代之猶
引周書如此釋之曰所以明德也蒙上文言之庸庸釋詁云勞也侯伯子男乎鄭云古出異
今文威作畏者王應麟藝文志攷證云漢人引祇祇畏畏顯民廣皆是之心以然
雅釋詁祇祇畏畏敬也徐幹中論法象篇文王祇祇畏畏通用左宣十五年傳周書所謂庸庸祇祇畏畏造彼區夏皆合殷之盡年傳引周書曰殷士肆
以畏爲威古威畏通用左宣十五年傳周書所謂庸庸祇祇畏畏造彼區夏皆合殷之盡年傳引周書曰殷士肆
注用可用敬可敬則畏畏當爲畏可畏也釋詁顯見也用釐造我
酒誥厥命罔顯於民言文王勤勞敬畏德澤顯見於民用釐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今文無徵邦當作國○釐始也造我諸
修者中庸鄭注治邦作國者以今文例之當然下同不復出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皆以修治邦作國也言用是始造我區域於中○釐
文例之當然下同不復出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
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聞于上帝帝休今文無徵邦當作國○釐
○我西土惟時怙者詩蓼蕭韓傳怙賴也恃也言西土之人賴文王之冒聞于上帝帝休者論衡初稟篇引康王
大傳云天之命文王非寧寧忘也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
同殪戎殷今文殪作壹誕受厥命今文無徵○天乃大命文王
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
天天乃大命之也○殪戎殷者左宣六年傳引周書曰殷士肆
注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殪作壹者禮中庸壹戎殷聲之誤也壹戎殷者一用兵杜
衣而有天下鄭注戒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者一用兵杜
伐殷也鄭本作壹與左傳作殪不同蓋鄭用今文古文說不異○誕
武果戎殷與左傳禮記同以戎殷爲武王事今古文說不異○誕
受厥命者釋詁文無徵邦當作國此言武王事僞傳屬文王非○
詁誕大也　越厥邦厥民惟時敘王教○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誕
邦厥民惟時敘者言于其國其民惟是順敘威有理紀乃寡兄勖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乃寡兄勖肆
汝小子封在茲東土今文無徵○乃寡兄勖者詩文王刑于寡妻
篆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書曰乃寡兄勖是寡有之妻也書曰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

兄言殪殷受命乃汝寡兄武王勉繼先人之志爲之○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者釋詁肆故也追遹得受封爲諸侯之故由前人靜業勤勞以厲之白虎通封公侯篇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云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鄭注居攝四年隆平已至與白虎通合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嗚呼封汝念哉念我所以告汝之言○王曰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敬○今民將在二句今文無徵○今民將在也紹繼也孫云聞謂舊聞衣同依學記不學博依依或爲衣言今人將在敬述文王繼其舊聞以衣爲殷如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是其明證下文言殷先哲王商耆成人讀衣爲殷乃與下意貫注言今民將觀汝之敬述乃文考紹文考所聞殷之德言遹周書世俘解云古朕聞文考修商人考是文考嘗聞商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先謙案在察也言民將察汝之所行政敬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殷先哲王用保乂民今文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敬○今民將在云云者釋文遹馬云述也釋詁祇敬者史記云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依經文說之也詩賚鄭箋敷徧也釋詁保安也乂治也言往徧求殷先賢王之道以安治其民是問其先殷所以興而以愛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汝當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今文同者史記云必求殷之賢人長者謂耆言汝大遠思惟商耆成人之言度之於心則知道矣釋詁耆壽也訓道也周公誥康叔以此四語爲別求最要故史公說經亦注重四語宅作度者以今文例之當然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哲王之道王用康保民今文無徵○別求聞由古先哲○別求聞由云云者由繇同釋詁繇道也用其安者以安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今文無徵○又進而上之別求聞道於虞夏先王以安保斯民書疏引鄭云古虞夏也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于天云云者荀子富國篇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今文無徵○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弘于天爲順德則不見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也先謙案爲君者徒務寬容而不能善善惡惡則弘覆而不順於德非裕乃身之道故若德爲尤要宋本荀子裕乃身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脫之言登顯在王庭不至廢替與在王命義同王曰嗚呼小子封惷乃身敬哉惷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惷乃身敬哉古文也今文惷作矜○惷作矜者後漢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惷惷乃身孔注曰惷惷痛也矜病也是唐初本尚作矜矜古書緜矜通作

心知訓汝當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今文同者史記云必求殷之賢人長者謂耆言汝大遠思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今文與古文同宅當爲度心則知道矣釋詁耆壽也訓道也周公誥康叔以此四語爲別求最要故史公說經亦注重四語宅作度者以今文例之當然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哲王之道王用康保民今文無徵○別求聞由云云者由繇同釋詁繇道也別求聞由古先哲○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今文無徵○又進而上之別求聞道於虞夏先王以安保斯民書疏引鄭云古虞夏先王以安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今文無徵○別求聞由云云者由繇同釋詁繇道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今文無徵○又進而上之別求聞道於虞夏先王以安保斯民書疏引鄭云古虞夏也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大于天云云者荀子富國篇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今文無徵○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弘于天爲順德則不見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也先謙案爲君者徒務寬容而不能善善惡惡則弘覆而不順於德非裕乃身之道故若德爲尤要宋本荀子裕乃身下有不廢在王庭五字元刻近刻皆脫之言登顯在王庭不至廢替與在王命義同王曰嗚呼小子封惷乃身敬哉惷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惷乃身敬哉古文也今文惷作矜○惷作矜者後漢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惷惷乃身孔注曰惷惷痛也矜病也是唐初本尚作矜矜古書緜矜通作

王嗚盛云釋詁餘病也與餘寡字同從魚不從疒故說文無瘵字後人以其訓病改從疒召誥智藏瘝在同引書作瘝當是俗改本書疏引鄭云刑罰及已爲痛病江云言當視民如傷若痛病之在汝身敬哉屬下爲義天畏棐忱天畏棐忱之明惟誠是輔於下民無私愛也○民情大可見以小人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安○天畏棐忱作謀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今文無徵○畏作威忱作諶者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忱言天德輔誠也爾雅郭注引皆作威蔡邕瑯琊王傳蔡公碑示以棐諶之威今文尚書威祇畏作畏天威棐諶作威與古文尚書適相反天威棐諶者言天威之惟誠是輔於下民無私愛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者江云天之惟誠是輔即於民情見之故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安○天畏棐忱作諶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今文無徵○天畏棐忱古文也今文

士冠禮字辭云永受保之應與容承俱聲相近易臨象傳容保民無疆容亦受也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承亦受也言王方受保殷民也殷民者左定四年傳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敬○亦惟助王宅天命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與古文同○宅作度者以今文例之當然言王受保殷民汝亦思惟助王圖度天命也作新民者禮大學引康誥如此殷民被紂化漸染日久戒康叔與之更始**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敬明之欲其重愼○王曰嗚呼封古文也今文無徵宅當作度作新民日新之文今文同○王曰嗚呼作於戲敬明乃罰今文與古文同○嗚呼作於戲者今文作於戲見匡謬正俗古今字互通引尚書康誥王曰於戲段云凡古文作烏呼者今文作於戲述敘篇引漢石經殘碑於戲字可定○今文同者謂引敬明乃罰證以漢石經殘碑於戲字可定○今文同者謂引敬明乃罰禮緇衣引同孫云衞世家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司寇今此告以司寇之事在攝政之時者蓋周公知康叔仁厚可爲司寇故先敎以愼刑後乃**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失也眚作匪省之自爲不常用犯汝○人有小罪四句古文非眚作匪終作眚災作省哉古文也今文非終作匪終自作不典戒爾江云典法式用也言自爲不法故用如此眚作戒者潛夫論云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身行之云典當爲刑字形相似而誤易困九五劓刖虞翻注劓鼻刖足曰刖正與康誥劓刖同義楊雄廷尉箴所見今文本作劓刖人據鄭注所見古文本作劓刖人也疏云則者周官五刑所無尚書或以己意刑殺人者言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今古文則作刖○今古文則作劓割頭庶剝案臏去膝蓋與刖同類故今文作臏古文作刖猶捌辟之捌今文作臏周官作刖也若作則字而言斷耳則與臏義不相當矣先謙案王引鄭注康誥劓刖人今古文則作刖○則字當作刖左僖二十八年傳刖鉞莊子正臣從君坐之刑呂刑則劓亦刖劓之漏說文敬字引書曰刖劓敬踩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刖夏侯等今文尚書作臏劓宮劂上腐在割頭庶剝案臏爲去膝蓋與刖同類故今文作臏古文作刖猶捌辟之捌今文作臏周官作刖也若作則字而言斷耳則與臏義不相當矣先謙案王引鄭注康誥劓刖人今古文本作劓刖人據鄭注所見古文本作劓則人也疏云則者周官五刑所無尚書或以己意刑殺人者言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今古文則作刖○無或刑人殺人今文無徵○無或以己意刑殺人者言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今古文則作刖○無或刑人殺人今文無徵○無或刑人殺人者言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今古文則作刖○無或刑人殺人今文無徵○無或刑人殺人者言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刑人殺人今文無徵○刑人之刑說文作劓刑云剄也與刑異**無或刑人殺人**○無或以己意刑殺人者言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今古文則作刖○無或刑人殺人今文無徵○無或刑人殺人者言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今古文則作刖○無或刑人殺人今文無徵○**無或劓則人**輕者亦言所得行○今古文則作刖○今古文則作劓割頭庶剝案臏去膝蓋與刖同類故今文作臏古文作刖猶捌辟之捌今文作臏周官作刖也若作則字而言斷耳則與臏義不相當矣先謙案王引鄭注康誥劓刖人今古文本作劓則人也疏云則者周官五刑所無尚書無疑**無或劓則人**所以寘于戒

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有厥罪小七句古文也今文非終作匪終作匪終眚災作省哉辜作罪時乃作時亦○非終作匪終云眚者潛夫論云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貶竄人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貶竄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今文無徵○有敘時乃大明服者左僖二十三年傳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議乎上則下應之如景響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右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右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孤卿大夫**明服**時乃大明服今文無徵○有敘時乃大明服者左僖二十三年傳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議乎上則下應之如景響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右九棘孤卿大夫**勑懋和**徵○惟民其勑懋和今文無徵○惟民其勑懋和者釋詁其猶也乃也下同荀子勑作力現楊倞注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若有疾惟民其盡棄惡修善○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今文無徵荀子作而有疾現楊倞注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欲去疾治之化惡爲善如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今文無徵○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者釋詁文棄捐也說文棄捐去咎惡也○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若保赤子古文也今文若作如惟民其康乂今文與古文同乂一作艾○若保赤子者孟子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注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王嗚盛云此經文用孟義乃合蓋此主用刑言民之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自安治若作如者禮大學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養子者推心求之而中於赤子之情欲也○惟民其康乂者釋詁康安乂治也後漢順帝紀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梁商傳商疏曰實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蔡邕和熹鄧后謚議以迄康乂鶩皇甫規表迄用康乂用此經文乂一作艾者以今文推之當然焚棄修華嶽碑康艾室宇卽用經字作非

汝封刑人殺人言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刑人殺人今文無徵○刑人之刑說文作劓刑云剄也與刑異**無或刑人殺人**○無或以己意刑殺人者言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今古文則作刖○無或刑人殺人今文無徵○無或刑人殺人者言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今古文則作刖○無或刑人殺人今文無徵○**無或刑人殺人**○無或以己意刑殺人者言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今古文則作刖○今古文則作劓割頭庶剝案臏去膝蓋與刖同類故今文作臏古文作刖猶捌辟之捌今文作臏周官作刖也若作則字而言斷耳則與臏義不相當矣先謙案王引鄭注康誥劓刖人今古文本作劓則人也疏云則者周官五刑所無尚書無疑**無或劓則人**輕以戒

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今文無徵茲殷罰有倫今文與古文同○王曰外事者江云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朝故云外事周禮朝事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右九棘孤卿大夫**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今文無徵茲殷罰有倫今文與古文同○王曰外事者江云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朝故云外事周禮朝事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右九棘孤卿大夫**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今文無徵茲殷罰有倫今文與古文同○王曰外事者江云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朝故云外事周禮朝事掌建邦外朝之法左

囚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庸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今文無徵○又曰者書疏引顧氏云周公重言之也要之注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服者言其詞服而獄具也要囚服三字爲句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者旬十日時一時三月也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皆司寇聽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朝言斷獄者據要囚辭服以論罪恐不詳愼而誤入人於刑當思念五六日或至于十日及三月也丕蔽要囚者丕大也王鳴盛云太宰入曰官計以弊邦治小宰弊羣吏之文無弊有蔽弊即蔽也左昭十四年傳蔽罪邢侯杜注蔽斷也久而後大斷之者求其情覬有可生之路且恐冤人之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王鳴盛云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先謙案言凡民有自得罪而不悔者若寇賊攘奪內爲姦外爲宄殺于人取于貨也孟子引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越也注越于也　暨不畏死罔弗憼暨及也人無不畏死罔弗憼作不識○暨不畏死罔弗憼僞古文也今古文同上作閔弗憼作不識○暨不畏死凡民罔弗憼憼下云怨也從心敦聲周書曰凡民二字今文皆作閔弗憼

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今文無徵○用其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者荀子賓坐篇不敬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

于雖曰未有順事言先敬也致士篇云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敬也楊注當先敬後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王肅自定家語始誅篇云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肅注庸用也即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段云據注文引經愼字亦當同荀子作順轉寫之誤也尚書小篆奎字古文作聖周禮巾車故書軟字讀爲桑皆其證肅依傍荀子荀所據非必壁中本故字異而長短亦不同疑與今文尚書合也先謙案肅注與僞傳合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劉云殷彝常法也先敬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不赦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

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爲人所大惡之人猶不赦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今文無徵○今文尚書同古文作漆室之女一作漆室之女同者楊雄法言修身篇君子悔吝不至何元大惡也憝惡字同元讞即槩括此經元惡大憝之文釋詁元首也元惡惡人之魁首大憝大爲怨於人矧惟不孝不友者說文矧作弦云詞也言首惡爲民大怨者其惟不孝不友之人乎釋訓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父心是不孝○子弗祇服厥父事二句今文無徵○子弗祇服同段說文治也禮記生曰父母死於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爲人弟不念天之顯道而不能恭敬其兄是不弟○于弟弗念天顯同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卑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今文遜當作訓○以爲不足○乃汝盡遜曰同今文遜作訓者荀子兩引書子惟曰未有順事釋之曰言先教也現就荀義推之則今文尚書此文當作乃汝盡訓曰時敘惟曰未有訓事上曰字詞也言汝盡訓其民曰已於是就敘惟自念曰尚未有訓民之事也故荀引以爲先教之證荀訓事作順事者順訓同字亦通用史記堯紀能明馴德徐廣讀馴爲訓而解爲順舜紀五品不馴殷紀作五品不訓亦釋爲順漢書律厤志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詠字係傳寫之誤當作訓故隋書律厤志引書作訓以出納五言而漢志釋書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荀子之順事亦即訓事之誤堯典五品不遜今文尚書作不訓舜覲知此盡遜遜事兩遜字今文

必皆作訓說文愻順也唐書曰五品不愻是古文尚書亦作愻不作遜也此兩遜字益亦衛包以借字改之或包前已然已汝

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乎他人未其有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款心○已汝惟小子五句古文也今文已作熙○已然釋詞其語助也王鳴盛云左定六年傳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故云朕心朕德惟乃知也江云朕心屬上讀心朕心言以我心爲心也

其義亦通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越人于貨今文無徵○凡民自得罪云云者荀子君子篇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刑罰基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勉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即此之謂也楊注人之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王鳴盛云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荀義得之先謙案言凡民有自得罪而不悔者若寇賊攘奪內爲姦外爲宄殺于人取于貨也孟子引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越也　暨不畏死罔弗憼暨及也人無不畏死罔弗憼作不識○暨不畏死凡民罔弗憼憼下云怨也從心敦聲周書曰凡民二字今文皆作閔弗憼

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于弟弗念天顯云云者孫云釋詁顯代也謂兄於天倫有代父之道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念鞠子哀二句今文無徵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兄亦不

罪乎道敎不至所致○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者政人爲政之人說文得取也惟至此不

孝慈友恭我政人必取而罪之若不於

我政人得罪則爲不善者無所懲戒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

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

道○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今文無徵○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者承上不得罪言王引之云泯亂也呂刑泯

泯棼棼傳訓泯爲滅失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敎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

赦得赦○乃其速由今文無徵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

今文與古文同○曰乃其速由今文無徵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速與酒誥惟民自速辜之速同義言此父子兄弟不睦之人乃其

自召罪訟也○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者漢書宣紀元康二年詔風

俗通皇霸篇引書同潛夫論述赦篇云養梯稗者傷禾稼惠姦宄

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

人壽命乃以威姦慫惡除民害也又左傳三十三年傳晉臼季引

康誥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傳

元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不相及與臼季語意同後漢肅宗

紀元和元年詔亦引書父不慈云云李注引左傳胥臣云云胥臣

即臼季也潛夫論論榮篇堯聖父也而丹凶傲舜聖子也而瞍頑

惡鯀殛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

語意同前書疏以爲即此文孫星衍云罪不相及即不於我政人

得罪也細按文理實不相合無庸強附王鳴盛云荅逸文也反側

初平用法宜寬猛兼濟刑茲無赦法嚴矣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

疑此即當繼以曰季所引云然不可攷矣江聲說略同不率大毚矧惟外庶子訓人凡民不

循大常之敎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

乎○不率大毚矧惟外庶子訓人今文無徵不率大毚者釋詁

毚常也郭注毚義見書矧惟外庶子訓人者書疏引鄭云訓人謂

師長江云庶子言外者對小臣近君者而言故爲外也庶子周禮

謂之諸子禮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庶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

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敎治云云與周禮諸子職同

文故鄭注於敎官諸子云或曰庶子也周禮云諸子掌國子之卒

又云凡國之政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燕義稱庶子官職亦云然

然則庶子主訓敎國子者目爲訓人以此故也惟厥正人越小

臣諸節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其有不循大常者

惟厥正人者孫云釋詁正長也越小臣諸節亦在無赦之科○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今文無徵○

宮正主宮中官之長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大府爲王治藏之長

此類是也書疏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案三百六十職中如太宰

司徒六官之長其秩甚峻此經正人在庶子之下品秩不甚尊恐

止當指宮正之類疏說非也越小臣諸節者江云周禮小臣掌王

之小命此則諸侯之小臣蓋亦掌君之小命節所以爲瑞信小臣

傳命或受節以出故曰小臣諸節王鳴盛云馬注太誓云諸節諸

受符節有司也彼太誓在軍警戒羣臣則諸節白是受符節從軍

者此是國中之官則諸節爲有符節吏周禮掌節上士二

人中士四人則諸侯之掌節當亦不止一二人故云諸也乃別播

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汝今往之國當

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

惟我亦惡汝○乃別播敷造今文與古文同民大譽弗念弗庸瘝

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今文無徵○乃別播敷造者孫云漢書王

尊傳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注

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造獄者不循常法遇非常之事

不得已而用之歐陽造獄別無可附疑今文說此條之義也劉云

播當作譒說文譒敷也此敷字疑衍以訓詁字入經耳先謙案盤

庚王播告之說文作譒此亦當同乃別播敷造與上文不率大毚

相對爲文言不率常法而別造非刑以譒敷於眾也○民大譽弗

甫刑曰敬忌鄭彼注忌之言戒也言己外敬而心戒慎戒慎亦畏意也顧命云以敬忌天威其義亦同謂此心當惟文王之敬畏而奉行其道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此悅懌汝德○乃裕民三句今文無徵○乃裕民者言必惟文王之敬畏乃能裕道其民也曰我惟有及幾企及之事則予一人以懌者言惟敬畏之甚其心嘗曰我惟有庶幾企及之事則予一人以懌汝也荀子君道篇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人以擇此之謂也孫云荀以爲用賢之義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秦以前古文書說詩靜女釋文說懌當作說此釋懌非古字與擇音相近亦可通故荀爲懌也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者書疏云鄭以迪屬下讀江云國語實有爽德賈侍中注爽貳也下文云今惟民不靜未厥厥心迪屢未同則此爽惟民謂民心爽貳也釋詁迪道也說文吉善也道之善則安靜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王之德用安治民厥邦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德二句今文無徵○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作求鄭箋作爲求終也江云我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翊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不適於善政所以治民也不有以道民則無政以存其國矣王曰翊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不適於善政所以治民也不有以道民則無政以存其國矣王曰

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我惟不可不監視此殷之先哲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王曰封三句今文無徵○我惟不可不監者釋詁監視也言我思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萬流後世○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今文無徹○聽朕告汝乃以殷民言之皮云按周公居攝封康叔雨漢今古諸康叔封於殷虛故以殷民世享者唐石經告作誥康叔文無異義後人乃謂武王時事又或用宋忠說以爲由康徙封衛聽說無據既明辨之矣惟史記三王世家云康叔後汙祿父之難前卒不云有後封國云八人據一時疑似之文違史公明說也後漢書蘇竟曉劉龔書曰周公之謹案管蔡流言時京師必有從亂之變伯禽珍淮夷之亂此蓋諸侯合謀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尊建爲大國已失其實諸臣意在成王其入人皆以祖考之功故扞祿父之難似乎受封在先攻未央宮羣臣奏云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故三家與馬本作成王若曰不知周本紀云作康誥酒誥梓材作於武王酒誥梓材作於成王若曰不從管蔡之亂也或又以云後扞祿父之難似乎受封在三公之年幼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歟鄭玄陸氏既沿鄭玄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此三者吾無取焉者本或又以北是○王若曰今文作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今文無徹字蓋因馬說鄭之然則僞孔之或異歌以北是○王若曰今文作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當作國段云僞孔本無成字蓋因馬說鄭之然則僞孔之或異於馬鄭王者多不可信矣○今文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若曰者釋文云馬本作王若曰成王骨節始成故曰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王若曰今文作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今文無徹字蓋因馬說鄭之然則僞孔之或異於馬鄭王者多不可信矣○今文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若曰者釋文云馬本作王若曰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亦以成王爲生稱漢書韋元成傳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毀爲今王不知成王本生號成王也書疏云馬鄭王本或

專屬鄘非也康叔之封兼有邶鄘衛不能析爲三國大命謂王命尊之故言大誥康叔明敎妹邦卽下文康王嗣爾殷肱等語也今文邦作國者以諸篇例之當然下同不復出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將言始國於西土岐周之政○乃穆考文王二句今文無徵○乃穆以下至文王十五世不密爲昭至文王當考文王云云者自后稷以下文王遷都於豐故言始開國也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其所告愼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古文同○毖作祕者王今文念孫云漢碑多用今文毖作祕邦作國朝夕曰祀茲酒今文與古文同者論衡語增篇按酒也又譴告篇云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非疾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以告來世廣韻祕告也毖與祕古字通毖亦告也車騎將軍馮緄碑刊石立表以毖來世酒誥厥毖告庶邦庶士言誥告庶邦庶士也又曰汝典聽朕毖告也皮云張遷碑刊石立表以毖後昆亦同此義廣韻之訓蓋本尚書舊注莽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毖亦當訓告孟康訓愼失之首此少正乃正官之副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僑家語魯有少正卯則少正之名其來已久御事者蓋亦總目庶士少正而言○今文無徵○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今文無徵○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釋詁元大也惟天之降命賦性肇生我民所以報本反始者惟祀爲大就祀事推言之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必有酒重祭神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降威云云者言天降威於下民所以大喪亂其德性○**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酒爲罪也○越小大邦用喪二句今文無徵邦者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越小大邦云云者于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酒而亂行者亦無非以酒而亂其德性○天降威云云者言天降威於下民所以大喪亂其德性○**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酒爲罪也○越小大邦用喪二句今文無徵○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釋詁元大也惟天之降命賦性肇生我民所以報本反始者惟祀爲大就祀事推言之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必有酒重祭神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降威云云者言天降威於下民所以大喪亂其德性○**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酒爲罪也○越小大邦用喪二句今文無徵○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釋詁元大也惟天之降命賦性肇生我民所以報本反始者惟祀爲大就祀事推言之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必有酒重祭神也○天降威云云者言天降威於下民所以大喪亂其德性○**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酒爲罪也○越小大邦用喪二句今文無徵○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釋詁元大也惟天之降命賦性肇生我民所以報本反始者惟祀爲大就祀事推言之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必有酒重祭神也○天降威云云者言天降威於下民所以大喪亂其德性○**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酒爲罪也○越小大邦用喪二句今文無徵○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釋詁元大也惟天之降命賦性肇生我民所以報本反始者惟祀爲大就祀事推言之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必有酒重祭神也○天降威云云者言天降威於下民所以大喪亂其德性○**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酒爲罪也○越小大邦用喪二句今文無徵○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釋詁元大也惟天之降命賦性肇生我民所以報本反始者惟祀爲大就祀事推言之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必有酒重祭神也○天降威云云者言天降威於下民所以大喪亂其德性○**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酒爲罪也○越小大邦用喪二句今文無徵○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釋詁元大也惟天之降命賦性肇生我民所以報本反始者惟祀爲大就祀事推言之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必有酒重祭神也○天降威云云者言天降威於下民所以大喪亂其德性○**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以喪亡者亦無非以酒爲罪也○越小大邦用喪二句今文無徵○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者釋詁元大也惟天之降命賦性肇生我民所以報本反始者惟祀爲大就祀事推言之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下天必有酒重祭神也○天降威云云者言天降威於下民所以大喪亂其德性○

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敎之皆無常飲酒○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今文無徵○文王誥敎小子云云者孫云小子謂康叔先謙案孫說是也承上文文王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言以深戒之有正有事者正政字同萍鄭注引此文作政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無彝酒者釋詁彝常也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段云案此酒誥而系之康誥益周時通酒誥梓材爲康誥也皮云據此則三篇實同一篇韓非在焚書之前其說當可據彼執酒誥成王若曰以康誥爲武王作者其謬不待辨矣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古語有然陳云釋言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爲證其義與僞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書說也先謙案釋詁服事也說文賈坐賈售也言疾牽車牛遠從事於賈用仍歸敬奉其父母夫既曰遠行則非賈矣然其意刻不忘親實非逐末之商可比故惟祀者江云於是衆國用文王敎飲酒惟於祭祀○德將無醉者廣雅釋言將扶也言以德相扶持也不至於醉大傳云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寢翼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燕宗婦也出而不止是不惠也親而甚敬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倘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引見禮郊侍牲鄭注云事謂祭祀大宗謂卿大夫以下宗室大宗之家也言衆邦惟祀事侍於天子或飲於大宗無作毋者論衡語增篇世間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化我民敎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惟曰我民迪小子三句今文無徵○惟曰我民迪小子云云者言惟是我民皆用文王之敎各善道其子孫據下聰聽祖考之彝訓句則此及下文小子與祖考相對爲文必指民之子孫或以爲指康叔非○惟土物愛厥心臧者土物黍稷洪範土爰稼穡釋詁臧善也惟愛土地所生之物以穀當知愛惜也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敎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聰聽祖考之彝訓三句今文無徵○聰聽祖考之彝訓者惟土物愛卽常訓也祖考以是爲敎子孫皆明聽無忽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妹土惟當告妹土之民嗣續爾股肱之力專惟黍稷是藝服勞奔走以事其父兄五穀惟言黍稷者舉其大行之東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其穀宜黍稷則沫土宜黍稷也孫云藝當爲埶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齊或爲粢粢絕書甲貨之戶曰粢爲上物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古者貴黍稷喪大記疏云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故舉五穀以黍稷言之○妹土嗣爾股肱三句今文無徵○妹土嗣爾股肱云者達注云純專也言今汝往妹土惟當告妹土之民嗣續爾股肱之力專惟黍稷是藝服勞奔走以事其父兄五穀惟言黍稷者舉其大行之東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其穀宜黍稷則沫土宜黍稷也孫云藝當爲埶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齊或爲粢粢絕書甲貨之戶曰粢爲上物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古者貴黍稷喪大記疏云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故舉五穀以黍稷言之**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古文也今文孝養作欽孝養厥父母○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古文也今文孝養作欽者白虎通商賈篇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論語曰賈之哉我待賈者也卽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毆泣防欲留供養之也段云此謂如書言牽車牛遠服賈用似非止曰賈矣然書下文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則非遠游不返仍是止曰賈也班以用字上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字今文然也其引論語證止曰賈與蔡邕石經合鄭注論語云論讀爲皮云今文以賈用二字連文與詩賈用不售同義俞樾云論讀爲政篇那疏解大車無輗引此經車牛遠服賈用或賈用連文語有然陳云釋言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爲證其義與僞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書說也先謙案釋詁服事也說文賈坐賈售也言疾牽車牛遠從事於賈用仍歸敬奉其父母夫既曰遠行則非賈矣然其意刻不忘親實非逐末之商可比故惟

其留養之心不謂之商而謂之賈也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厥父母慶三句今文無徵○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者釋文引馬云洗盡也孫云盡益盪器之誤說文盪滌器也先謙案盡疑靜之聲近而誤也說文靜謀也勤孝慶幸之餘自洗靜其器豐多其膳而致用此酒斯亦飲酒之美事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常聽我教勿違犯○庶士有正三句今文無徵○庶士有正越庶士有正者上執黍稷服賈用是告之伯長也典常也王鳴盛云庶士統卿大夫而言有正正官之首各見上文上言庶士言庶士而繼以少正則以其卑賤者別言之此亦省文也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齒德尤重者言之耳若如傳云統庶士有正者未必然也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則爲君矣如大克羞耆惟君二句今文無徵○爾大克羞耆惟君云云者爾謂庶士以下釋詁羞進也耆老之事古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言汝大克進耆老以圖君事而助君養之爾乃飲食醉飽矣不可者大傳云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衽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此傳釋經羞耆之義陳云羞耆即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

者始得用酒以養爾庶士也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我大惟敬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丕惟曰云云者丕大也小宰先鄭注稽合也大而言之爾更能永觀省而所作爲稽合於中德自

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二句今文無徵○爾尚克修饋祀云云者書疏引鄭云饋祀助祭于君文選祭顏光祿文注引倉頡云饋遘之道○爾尚克修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名也遘人鄭注饋食薦熟也君之祭祀必擇羣臣之賢者使之助祭既能永觀省合中德庶幾克進而助祭於君也釋詁介右也右亦助也薛綜東京賦注遘樂也既在饋食祭祀之列爾乃自助祭之實以燕樂而飲酒又不僅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我大惟敬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丕惟曰云云者丕大也小宰先鄭注稽合也大而言之爾更能永觀省而所作爲稽合於中德自

觀省作稽中德今文無徵○丕惟曰爾克永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丕惟曰云云者丕大也小宰先鄭注稽合也大而言之爾更能永觀省而所作爲稽合於中德自

醉飽

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亳乙時則有若巫賢諸人也中論引成王作成正說見下**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敢自寬暇自逸孫○惟御事二句今文無徵○我聞亦惟曰二句今文無徵○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相君敬其臣此有恭臣敬其君中論謹交篇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行文用經語疑有點竄未可據爲異本**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逸脩也○矧曰其敢崇飲今文無徵○矧曰其敢崇飲者釋詁崇充也言況敢云充其飲酒之量乎**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外服今文無徵侯甸男衛邦伯今文作侯甸任衛作國伯○越在外服者侯云治也侯甸男衛邦伯者孫云侯甸任衛作國伯○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者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伯帥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云入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爲左右二伯此邦伯未必是二伯蓋即方伯也侯甸任衛作國伯諸殷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

侯字盧文弨云白虎通引以子男從伯之義似作宇亦非衛文王鳴盛云殷本沿虞夏甸侯綏要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周因殷禮但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三千里必無九州之名此節蓋借周名以言之耳**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自逸○越在內服三句今文無徵○越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云者釋詁僚官也釋言尹正也亞次也服事也亞蓋正官之倅惟服循御事以上文例之百僚庶尹即有正者惟亞惟服即有事者工亦事也宗工宗人之任事者**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越百姓里居今文無徵○越百姓里居者百姓百官說詳堯典其致仕居田里者王鳴盛云載師三等采地疆內大國九凡三王子弟三縣內次國二十一凡四孤之田三王子弟六稍內小國六十三凡三種大夫之田二十七王子弟九並見王制鄭注疏云有致仕不可仍食采地身又見存不可無致仕者副之二十七者以在朝既有正田既致仕不可仍食采地身又見存不可無之者以在朝既有正田既致仕不可仍食采地身又見存不可無地故公卿大夫皆有致仕副邑鄭說畿內九十三國三代皆同則致仕副邑殷亦與周同**罔敢湎于酒不惟**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于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敢亦不暇**敬法亦不暇飲酒○罔敢湎于酒三句今文無徵○罔敢湎于酒詩湯疏引鄭云飲酒齊色曰湎言醉則面色齊一**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惟助成王德顯二句今文無徵○惟助成王德顯云者尹正也祇敬也辟君也言當時殷臣惟思助成王德有顯於民及正人以敬其君而已**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故無暇飲酒之事○我聞亦惟曰二句今文無徵○我聞亦惟曰者傳止稱嗣王以今後連文非說文酣酒合樂曰酣以身殉之故曰酣身案紂飲酒亦作樂故史公云酒之失婦人是用紂之亂自此始也**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厥命罔顯于民二句今文無徵○厥命罔顯于民者言非特其德不足以顯即其命令亦無可顯於民者對上文言之祇保越怨不易者江云易復初九釋文引馬云祇詞也釋詁保安也言紂之行安於作怨而不思改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其縱淫泆于非彝三句今文無徵○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云者言紂之大惟其縱淫泆于非法以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不痛傷心者詩傳燕安也釋文泆又作逸亦作佚字同說文盡傷痛也從皿聿聲周書曰民罔不盡傷心殷紀紂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論衡語增篇傳語曰紂沈湎于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

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腆于酒二句今文無徵○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者釋詁腆厚也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惟荒腆于酒云者荒亦厚也詩箋疾害也上引釋文可證言紂大多於酒不思惟自止息其淫逸也疾很二句今文無徵○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者下文辜字當屬此爲句辜罪也詩箋疾害也說文很盭也言紂心疾害很戾雖以天降死亡之罪懼之亦不知自克而生畏如祖伊告紂云天訖殷命惟王淫戲自絕紂言我有命在天是其證也**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商邑今文與古文同越殷國滅無罹今文無徵○在商邑越殷國滅亡無憂懼○辜見上通京師篇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據此今文家說以辜字上屬爲句○越殷國之滅桀也在商邑以及殷國之滅無罹者罹即離俗字釋詁云憂也言紂在商邑無憂**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恐之日弗惟德馨香祀登聞於天誕惟民怨文氣連下○弗惟德馨香祀三句今文無徵○弗惟德馨香祀云云者說文馨香之遠聞者周語德馨香祀云云者說文馨香之遠聞者周語國之將興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者也登上也芳馨不上聞於天神不享也言紂不思以明德之馨香薦祀升聞於天誕惟民怨文氣連下**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

殷惟逸紂眾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
羣自酒云云者詩傳自用酒腥穢上聞天之所以降喪亡於殷無愛於殷者惟紂
之用酒也承上文言大惟民之怨氣及眾羣臣
故也上引釋文洪作逸同焦循云承上文言民則
怨矣而紂之羣臣自沈於酒不顧民怨於義亦順天非虐惟民自
速辜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惟民自速辜者統紂與庶臣言自天視
之在下皆民也天降喪亡非天之暴虐乃民自召之釋言速徵也徵召也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不
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王曰封二句今文無徵○古人有言
王曰封云云者言不徙如此多誥欲康叔有所法戒○古人有言
言曰三句今今文無徵○古人有言曰云者釋詁監視也古本監
作鑒同中論貴驗篇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
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此引書順文改易非有異本國語申胥
諫吳王曰王盡亦監於人毋監於水監於人者知吉與凶史記載湯征曰今惟殷墜厥
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
厥命二句今今文無徵○今惟殷墜厥命云云者墜俗字說文作隊
墜高隊也撫循也言今惟殷隕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監視此爲戒攸安天下於是○今惟殷墜
監視民行事見吉凶○古人有言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
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古人有言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
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書稱古人有言疑本此古人有言疑本此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
監視此爲戒攸安天下於是○今惟殷墜厥命云云者墜俗字說文作隊墜高隊也撫循也言今惟殷隕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監視於

是而循省於是乎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劼毖是乎
劼毖慎也今文獻當作儀○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者說文引此殷之善臣信用之○予惟曰汝
劼毖殷獻臣古文也今文獻當作儀○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者
說文劼慎也从力吉聲周書曰劼毖殷獻臣上文厥誥毖庶邦庶士王念孫說釋毖爲告此經當同命康
上文厥誥毖庶邦庶士王念孫說釋毖爲告此經當同命康
叔以愼吉殷賢臣也今文獻作儀者以大誥例之當然下同侯甸
也今文獻作儀者以大誥例之當然下同侯甸
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侯甸男衛之國當愼接之況太史內史掌
國典法所賓友乎○侯甸男衛古文也今
文男作任矧太史友內史友今文無徵○男作任者說見上矧太
史友內史友者矧詞也下並同大戴禮盛德篇內史太史左右手
也虞辨注太史掌記言記行案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疏引鄭云太史內史掌
太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太史爲左史也內史所掌在
君之右故爲右史江云太史內史在君之右故曰友友从二又誼
右也左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
猶右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是其宜在公右
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是其宜在公右
而以手文著其義則友爲在右之義孫云友讀爲右觀禮太史是
右注云讀如周公右王之右廣雅釋詁右比也言左右史尤比
近於王故曰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美道服事治民乎○越獻臣百宗工三句今文無徵○越獻臣百
宗工者詩傳宗尊工官也賢臣百尊官統舉之矧惟爾事者言康
叔執事之臣也服休息也服采者書疏引鄭云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
朝祭之近臣案說文休息止也故服休爲燕息之臣采之言事朝

祭大事故服采爲朝祭之臣孫云魯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注云虞說曰大采衮職也少采黻衣也蓋掌朝祭之服矧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疇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
任大○矧惟若疇圻父二句今文無徵○矧惟若疇圻父者圻父鄭箋新畿圻同左傳叔孫豹賦圻
詩作祈父祈父字作圻圻父又引書作圻父者圻父之司徒乎言能迪遏萬民之司徒乎言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疇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
迪遏萬民之司徒乎言能迪遏萬民之司徒乎言
曰若圖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
圻父字本或作壽詩疏云書曰若圖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
若壽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
畿之事與此同意定本作若疇與疏不合譌也案釋詁若順也司
馬主討逆用兵而本意以順壽萬民爲主故鄭云順壽萬民之圻
父也薄違農父者釋文違馬云違行也易訟象傳天與水違行違
行者違道而行宋刻白帖作薄韋農父段云此據未改釋文也經文
書曰薄韋農父段云此據未改釋文也經文本作韋故僞孔訓迴
迴即回俗字馬釋以違行違行邪行也左傳昭德塞違即大誰厥
德不回之回其字同也釋文徐音回又音回
也衛包以韋是皮韋而改爲違至開寶又改
訓違矣說文釐亦古文農薄迫也司徒之職敬敷五教禁民爲非
民有違行則迫使改悔故曰薄違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
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藝則農
事屬司徒故知農父即司徒也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大宏
也定辟法也廣雅釋詁汝剛強也上文侯甸男衛先庶邦後本國大
及大臣言汝憤告殷之賢臣外內小大諸人以定法之不可易矣
況汝之於酒復能剛以制之其孰敢不遵下文云云所謂剛制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
收捕之勿令失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古文也今文勿佚作無失○厥或誥曰者
佚者王應麟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無失今未檢
出何書段云君奭過佚前人先王莽傳引作羣飲女無失今未檢
書亦作失先謙案佚通作失說文失縱也
殺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拘以歸于周云云者說文捕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今文無徵○盡執
文拘捕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今文無徵○盡執
一曰手指撝也周書之拘自當訓手指撝而獻段云說文撝有二義裂也
語義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拘獻合二字疊韻
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尚書如是江云獻當爲瀗壞字說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
佚古文也今文勿佚作無失○厥或誥曰者誥與告同勿佚作無
失者王應麟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無失今未檢
文瀗議罪也从水獻聲水取其平也言有失
勿縱佚盡執拘而平議其罪以歸於周當殺
既以示威亦
戒毋專殺也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
俗諸臣惟眾官化紂日久乃沈湎于酒勿用法殺之○又惟殷之
迪諸臣惟工三句今文無徵○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云云者釋
詁迪進也言又思惟殷紂之進用諸臣工乃沈湎于酒者特爲舊
染所汙且勿以爲罪而即殺之段云惟工俗本誤百工自明迄今

官書不譔王鳴盛云諸惟字語助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明訓以享國○姑惟教之二句今文無徵○姑惟教之云云者釋詁享獻也言姑且教之果有此因教而克明者則獻之江云禮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此享當爲獻士之義先謙案周公誥詞嚴厲而和緩原以待其自新紬繹經文江說固不可易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憸弗事時同于殺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乃不用我教辭四句今文無徵○乃不用我教辭云者說文憸收也言其人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將不竭絜於汝之政事而濁亂教化是亦同人不能收憸之此人將於誅殺之罪而已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汝當常聽念我所愼而篤行之○○王曰封汝典聽朕毖今文無徵○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告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于酒言當正身以帥民○勿辯乃司民湎于酒今文無徵○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者欲嚴酒禁惟親民之官是賴故上文雖誥毖外內大小諸臣此復專言司民之吏勿使湎酒爲尤要也段云案序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馬本俾作辨雖誥平來來示予平一作辨平俾辨一聲之轉辨辯皆訓使

梓材第十三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梓材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衞世家周公懼康叔齒少爲梓材示康叔可法則張守節正義云若梓人爲材君子毅爲法則也梓匠人也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喬作二三子往觀之見木焉名杼一作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杼實晉晉然而俯引敦敦然而仰引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喬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登堂而跪周公仰捧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告周公曰君子哉商子曰君子乎二子以實告周公曰君子哉商子曰君子乎二子以實告周公曰君子哉商子曰

厥亂爲民者太宰立其監鄭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引與此經同案康叔代管叔監殷民故周公特舉王啟監之義以見任重也釋詁亂治也言其治專以爲民欲保安之非欲戕虐之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者論衡效力篇彊人有王開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段云啟開音同爲化音同古文亂作卑與率相似賢監形略相似又云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輔弼此用今文尚書開賢字觀疏讀猷猷乃聽之猷猷乃聽即此猷猷也今本皮云鄭注大傳云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亦用今文開賢字先謙案古文作啟今文作開說見皋陶謨王開賢厥率化民者言王之進達賢人致之開顯其在督率化導斯民乎言不重刑罰王充習今文尚書所引乃歐陽家舊說鄭君書贊云歐陽氏失其本誼蓋此類也

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當敎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敎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曰無胥悉無胥虐今文無徵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偶古文也今文敬作矜今古文無徵○曰無胥戕無胥虐相暴虐釋詁胥虐者大也司馬疏引鄭云無胥戕無相殘賊無胥虐無相暴虐釋詁胥相也○今文敬作矜者大傳梓材傳云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段云此釋至于矜寡而推言之

盖古文作敬今文作矜矜亦作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大傳作哀於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正其比例今古文屬作嫛者說文嫛婦人妊身也从女匆聲周書曰至于嫛婦存壁書元文孔安國讀嫛爲屬屬如讀聊爲屬今文說文嫛婦字林小段云說文盖所謂以今文讀之也嫛之本義爲婦人妊身許必有所受之屬婦與敬寡儷句則爲存恤聯屬之義轉入妊身耳若今文與鰥寡儷句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小爾雅非孔鮒之書其說必有所本盖今文家說也今文作屬故孔讀嫛爲屬匈聲古文故書者嫛即寡也皮云此與崔瑗清河王誄惠於嫛嫛崔盖見古文故書者嫛即寡也皮云此與呂刑哀敬折獄皆當從今文作鰥○若作室家二句今文無徵惟其當塗堅茨盖之○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今古文塗當作敷古文一作敵○若作室家既勤垣墉者釋文引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孫云吳語君有短垣而自踰之短即卑也○惟其塗塈茨者釋文引馬云塈仰涂也亞白涂也茨以茅葦蓋屋也經言譬作室家既勤垣墉崇即高也○惟其塗塈茨者釋文引馬云塈仰涂也亞白涂也茨以茅葦覆蓋屋也以喻政事修舉乃有成也今古文塗當爲敷者書疏云二文皆音敷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段云集韻十一模敷同都切塗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敷垣蕩惟其當塗堅茨盖之○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堅茨如人爲室家已勤立

者當是假借嫛與屬非一字崔何以用經義云惠於嫛婦若嫛非妊身當讀爲屬而訓以聯屬屬逮試易其文曰惠於屬婦豈可通乎先謙案據說文引嫛婦上句對文必是矜寡矜無緣通作敬若以敬爲禮敬則宜加敬者豈獨一寡且至于二字文氣不順江聲云偶孔作敬不詞呂刑哀矜偶孔作哀敬以彼況此敬字乃偶孔所改其說是也至改嫛婦爲屬婦恐其說之不足取信而別撰小爾雅以輔行之其作偶之迹欲盖彌章此屬字當仍從說文作嫛崔瑗東漢人其撰述用今文不得據說文引書元不專取古文也皮以爲今古文皆作嫛是○合由以容者周禮鄭注合同也詩傳由用也言窮民無告即有罪亦同用寬之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事者知其效驗也今文無徵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今古文皆作嫛是○合由以王其效邦君云云者廣雅釋言效考也言王考之考察邦君及于治事之臣其命令用何者爲先乎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引養引恬三句今文無徵○引養引恬云云者釋詁引長也說文恬安也辟法也言王命其臣惟長養民長安民而已自古王者如此監臨下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惟曰若稽田三句今文無徵敷當作傳○惟曰若稽田云云者惟思也宮正鄭注稽猶計也稽田者計度其地而規畫之敷布發之也言王正其經界猶治國之先計田既勤力以敷土反草當思修治之爲正其綱紀也敷作傳言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篆文作〈云六畎爲一畝〈水小流也匠人爲溝洫相廣五寸二相爲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倍〈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又云方百里爲〈廣二尋深二仞〈讀若澮同盖田考工記文言譬若

呼初耕地反草曰菑詩大田鄭箋民以利相從菑菑發所受之地與初耕反草義合或作畜菑者詩信南山維禹甸之稍人注引作隊畜菑聲相近假借要其義必非菑畜之畜○惟其塗塈茨者釋文引馬云塈仰涂也亞白涂也茨以茅葦蓋屋也經言譬作室家既勤垣墉崇即高也○惟其塗塈茨者釋文引馬云塈仰涂也亞白涂也茨以茅葦覆蓋屋也以喻政事修舉乃有成也今古文塗當爲敷者書疏云二文皆音敷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段云集韻十一模敷同都切塗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敷垣蕩惟其當塗堅茨盖之○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堅茨盖之○若作室家既勤垣墉者釋文引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孫云吳語君有短垣而自踰之短即卑也○惟其塗塈堅茨者釋文引馬云塈仰涂也亞白涂也茨以茅葦蓋屋也經言譬作室家既勤垣墉崇即高也○惟其塗塈茨者釋文引馬云塈仰涂也亞白涂也茨以茅葦覆蓋屋也以喻政事修舉乃有成也今古文塗當爲敷者書疏云二文皆音敷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段云集韻十一模敷同都切塗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敷垣蕩惟其當塗堅茨盖之○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堅茨如人爲室家已勤立

者以今文例之當然**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今古文作室家二句今文無徵惟其當塗堅茨盖之○若作室家既勤垣墉者釋文引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孫云吳語君有短垣而自踰之短即卑也○惟其塗塈茨者釋文引馬云塈仰涂也亞白涂也茨以茅葦蓋屋也經言譬作室家既勤垣墉崇即高也○惟其塗塈茨者釋文引馬云塈仰涂也亞白涂也茨以茅葦覆蓋屋也以喻政事修舉乃有成也今古文塗當爲敷者書疏云二文皆音敷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段云集韻十一模敷同都切塗也賈昌朝羣經音辨敷垣蕩惟其當塗堅茨盖之○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堅茨又同路切丁賈皆據釋文然則古文尚書音義必有敷音徒塗也又同路反之文明矣自衛包改敷爲塗而孔疏猶存敷字此如牧誓弗御克奔改御爲迓而御字猶存於疏中也陳鄂盡取音義之文去之人莫知梓材古字矣敷得音徒者如彝倫攸斁讀當故反於義亦作於擇皆睪聲字也中論治學篇引書惟其塗丹雘中

論經宋人校正必盡改其不與今尚書同者未可據也文選張華
勵志詩李注引尚書亦作塗字恐唐初本已不盡一劉云斁當如
字讀說文斁終也言堅茨丹臒所以終垣墉樸斲之事也起下用
斁先王受命先謙案劉說是書疏云明其終而塗飾之亦訓斁爲
終蓋言堅則塗義已顯即下文丹臒之上亦不待加塗始明若作
今古文皆作斁不作塗固無疑義古文一作敵者說見下
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後成以言斂化亦須禮義然後治○若作梓材二句今文無微惟
其塗丹雘所以終垣墉樸斲之事也起下用斁言堅則塗義已顯
即下文丹臒之上亦不待加塗始明若作今古文皆作斁不作塗
固無疑義古文一作敵者說見下
惟其塗丹雘爲政之衛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而朱而
文云梓本作杼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
曰冶孫云說文以杼爲杼字之古文馬以爲梓字蓋本大傳古字
以子爲聲考工記有梓人爲筍虡爲飲器爲侯因梓材美以名工
也陶人治氏俱見考工記既勤樸斲者釋文樸馬云未成器也說
文樸木質去皮存素者說文斲斫也謂斫治爲器惟其
文樸木素也謂木質去皮存素者說文斲斫也謂斫治爲器惟其
塗丹臒者釋文臒馬云善丹也說文同書疏引鄭云山海經云青
臒故馬以爲丹之善者說詳上古文一作敵江云說文敵閉也敵堅連文不可訓閉敵塗
臣之山多有青臒案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臒與丹連文知非青
者說文丹青二色也今古文塗當爲斁
亦合以喻國既治理更須修明制度典章使粲然可觀也今王惟曰三句今文無
聲相近蓋借字先謙案土木在內堅茨丹臒居外與閉義
康叔時侯甸男邦采衛諸侯始來朝獻兄弟方來今王王
篇首王若曰鄭注云總告諸侯以下當爲總告諸侯之詞蓋封
誥篇首呼成王爲王孟侯於此又呼爲王首尾兩歧似非塙詁康誥
者周公自謂也皮云或以此爲周公戒成王則康
之意即在其中若以王屬成王則成王時爲太子未得稱王也先
上三既勤喻意相應案皮說精塙不可易○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謙案皮說精塙不可易○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者此既勤與
也周公又總告諸侯云先王文武既極勤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
勞用大顯明其德懷來諸侯以爲夾輔
既用明德
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庶邦享作三句今文無徵
眾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
邦當作國○庶邦享作云云者釋詁享獻也詩傳作始也享作猶
言作享儀禮鄭注云享獻也詩傳作始也享作猶
注云總告諸侯此以下當爲總告諸侯之詞蓋封
康叔時侯甸男邦采衛諸侯始來朝獻兄弟之國併猶
者周公自謂也皮云或以此爲周公戒成王則康
之意即在其中若以王屬成王則成王時爲太子未得稱王也先
上三既勤喻意相應案皮說精塙不可易○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謙案皮說精塙不可易○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者此既勤與
也周公又總告諸侯云先王文武既極勤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
勞用大顯明其德懷來諸侯以爲夾輔
既用明德
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庶邦享作三句今文無徵
眾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爲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
邦當作國○庶邦享作云云者釋詁享獻也詩傳作始也享作猶
言作享儀禮鄭注云享獻也詩傳作始也享作猶
注云總告諸侯此以下當爲總告諸侯之詞蓋封
康叔時侯甸男邦采衛諸侯始來朝獻兄弟之國併

召誥第十四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召誥召公以成王新卽政因相宅作召誥大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周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魯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先謙案史公以召誥洛誥爲周公攝政七年作是也說詳下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既望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尚書之辭釋名釋天云望月滿之名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還相望也大司徒疏引鄭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王鳴盛云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江云武王有天下不言正月者武成篇一月壬辰是也

越三日乙未顏注今文尚書之辭釋名釋天云越子明併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越翼日丁巳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脞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顧來三月上脞一作蠢越三日戊申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四日乙未越六日乙酉越三日丁巳漢石經及漢人引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惟太保先周公相宅今文與古文同○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者大傳周傳如此皮云宅疑作度史記漢家尚書三家詩宅皆爲度今文如此逸周書有度邑篇言營洛之事大傳云營成周其義當爲度此云宅疑後人改之先謙案皮說是下同不復出魯世家云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集解引鄭云相視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脞越三日戊申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脞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脞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今文無徵○越若來者越同粵越若猶粵若皆詞也王引之云釋詁文來至也越若來三月言至三月也逸周書世俘解漢律曆志引武成篇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文法與此同三月惟丙午脞者說文脞下云未盛之明從月出周書曰丙午脞今文惟一在三月上脞一作蠢越三日戊申太保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脞越三日戊申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庚戌四日乙未越六日乙酉越三日丁巳漢石經殘石越三日庚戌四句○越三日庚戌五日今文無徵○越三日庚戌四句本其所由來也周紀以爲四方諸侯率其羣臣攻位於其庭周書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旁十六門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郊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孔疏注五

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路寢王所居明堂在國南王鴻盛云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今依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適符其數今略其奇數也書疏引鄭云洫限曲中也江云作邑大事豈能五日而成且下言庶殷丕作則此言成但規畫就緒耳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洪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洪○若翼日乙卯二句今文無徵○若翼日乙卯下同不復出禹包改翼說詳金縢則云云者若亦越也翼當爲翌下同今文之說而又引左傳禮記句龍柱棄之文並云若亦越也翼當爲翌下同不復出禹包改翼說詳金縢則

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則達觀于新邑營古文也今文達當作通○達作通者以今文例之當然石經顧命史漢禹貢可證段云達觀如今諺云通看一徧書疏引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劉云下文郊社之事王親舉之洛誥亦云孺子來相宅則是時王亦至洛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三日丁巳二句今文無徵○越三日丁巳二句今文與古文同者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疐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酈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又王商等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大壇祭天

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之幣章以皮是章必配以皮也陳云鄭此注用今江云小行人合六幣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文說公羊傳何休注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何亦用今文說故以白璋與寶玉大弓爲成王特賜周公與鄭同皮云陳說非也公羊傳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公羊以寶玉大弓爲三物璋判白玉也弓繡質大弓也龜青純寶也禮禮器天子以龜爲寶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是龜青純稱寶之明證此三物皆周所以封魯公者非所以錫周公左定四年傳祝鮀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龜名繁弱弓名封父之繁弱者之當訓與解如皇父之二子謂封父與繁弱也禮明堂位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是封魯公有大璜封父龜大弓與祝鮀說同惟公羊傳不言璜而言璋稍異何休云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皆不錄琮字恐釋文本止是注同二字五玉盡亾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何言五玉與白虎通以珪璧琮璋璜爲五瑞說同鄭玄以當時爲五玉盡亡則魯之分器璜亦當在內傳不言璜而言璋者以郊天之物特舉之是公羊與左傳禮記本無不合公羊亦非謂魯之寶玉內無璜也鄭注禮記誤以封父爲國名不知左傳之封父繁弱即公羊之弓繡質龜青純遂疑寶玉大弓非封魯之分器既非封魯之分器則當是特賜周公此致誤之所由來也然鄭云蓋亦以無明文爲疑詞陳援何以阿鄭然何說具在未嘗以爲成王特賜周公也何敞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則敞當亦治今文家說者以幣爲束帛今文說不誤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者釋詁旅陳也漢書高紀注

若及也言旅王及公則王在矣孫云洛誥公既定宅俾來視予卜休恆吉則相宅時王亦在雒西都未來當於使來告卜之後來洛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眾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誥告庶殷云者詩思齊鄭箋引書曰越乃召公欲大殷二句今文無徹○王其疾敬德二句今文無徹○王其疾敬德云云者言王當速敬德以苔天眷命之意釋詁速疾也相視也魯語云昔曰先民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棄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天迪從子保三句今文無徹○天迪從子保云云者迪道也書疏引鄭云面猶回向也墜俗字當爲隊說文禹在位又從其子保右之禹亦回向稽度天心而順之今時既隊厥命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　今時既墜厥命今文無徹○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者王先愼云厥承天言上文同下乃早墜厥命亦言墜天命也僞傳皆訓爲王命非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古文也今文壽耆作耆老○壽耆作耆老者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顏注言不遺老成之人也釋詁耆老壽也

曰其亦哀于四方民　亦哀于四方民三句今文無徹○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云云者說文眷顧也釋訓戀戀勉也言四方之民哀呼天天哀此民而欲拯救之其眷顧而命我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眾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爲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誥告庶殷云云者詩思齊鄭箋引書曰越乃召公欲大殷二句今文無徹○王其疾敬德二句今文無徹○王其疾敬德云云者言王當速敬德以苔天眷命之意釋詁速疾也相視也魯語云昔曰先民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棄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天迪從子保三句今文無徹○天迪從子保云云者迪道也書疏引鄭云面猶回向也墜俗字當爲隊說文禹在位又從其子保右之禹亦回向稽度天心而順之今時既隊厥命

今相有殷　次復觀有殷○今文無徹○天迪格保二句今文無徹○天迪格保云云者安湯者亦如禹○天迪格保二句今文無徹○天迪格保云云者詩傳疆音文選燕城賦注引倉頡篇格量度也言天開道量度而保右殷者亦如夏殷王亦同向

今時既墜厥命　墜其王命○今時既墜厥命今文無徹○今時既墜厥命稽度天心而順之者王先愼云厥承天言上文同下乃早墜厥命亦言墜天命也僞傳皆訓爲王命非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古文也今文壽耆作耆老○壽耆作耆老者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顏注言不遺老成之人也釋詁耆老壽也

曰其

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謀從天道乎言至善○曰其稽我古人之德二句今文無徵○曰其稽我古人之德云云者矧況也有讀爲又自從也言所以無遺老成者曰其能稽攷我古人之德以匡正君心況曰其又能考謀以從天道乎稽謀自天猶面稽天若也**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爲之美勉之○嗚呼有王雖小三句今文無徵○嗚呼有王雖小云者有詞也詳下說文誠和也从言咸聲周書曰丕能誠于小民**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嚴**王爲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王不敢後用顧云云者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官以象求得諸傅巖殷本紀得說于傅險中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必于殽之嶔巖何注其處險阻隘執是巖爲險也說文嚴同則嚴亦險也小民難保其險有若嚴然故曰民嚴言今民情詩小宛我日斯邁言治諸御事當和其天性而勉以力行惟日進於善**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爲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王敬作所二句今文無徵○王敬作所云者眾經音義三引三蒼云所處也言王者當以敬爲居處猶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王既以敬治羣臣豈可不以敬自處乎**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古文也今文監作鑒○監作鑒者後漢崔駰傳駰獻書誡竇憲曰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以此推上句監于有夏亦當作鑒**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竭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二句今文無徵○惟有歷年者若君奭云多歷年所言夏殷之先多賢王故有歷年若曰夏殷服天命歷數本來長久則非我敢知服義見上**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四句今文無徵○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云者釋詁延長也其者不定之詞不其延謂短亡若以爲天命不延亦非我所敢知惟知其以不敬德乃早隊天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三句今文無徵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四句今文無徵**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今王嗣受厥命三句今文無徵○今王嗣受厥命云者言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思惟此夏殷二國之永命者而繼其成功可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

公其自時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爲治○旦曰二句今文無徵○旦曰王者京師必擇土中何所以均敎道乎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愼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論衡難歲篇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云九州之內五千里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漢書地理志昔周公營洛邑以爲在於土中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白虎通京師篇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裴敬傳成王乃營成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新序善謀篇引同孝經援神契云入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新書屬遠篇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徭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徭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歡樂其土此天下所以能長久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此皆今文說以中土爲道里均兼有懼愼易以之意也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此正周公作洛之事書疏云鄭以自爲用說文服治也言王來繼天立極用出治於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旦曰二句今文無徵○旦曰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新卽政始服行敬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文也今文作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古命今文無徵○今文云者釋詁刑法也顯光也言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其德之用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兼常者與梓材肆王惟德用句例同或以用字下屬非也用以也猶言爲政以德祈者說文求福也言王當惟德是以祈求天命之永長

無徵○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者釋詁彝法常也言勿以小民可用而過用非法戒毋擾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敢珍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紹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珍戮用乂民者江云今文無徵○亦敢珍戮用乂民者江云聘禮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敢是敢有不敢意也此敢讀同彼義亦者承上之詞上言勿下言不亦則亦是蒙上勿字而言亦也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若有功二句今文無徵○若有功者江云易文言傳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元是乾德乾爲天則乾元卽天德此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故云位在德元與天德同義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乃惟用法於厥小民乃惟法王以用於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誥戒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意於善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充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敎之初生而生子故王充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者江云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智之於賢智也云自貽者勉王早自厲於賢智也明哲之命也孫云言

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罔凶不長難說之於天其實在人○今天其命哲三句今文無徵○今天其命哲云云者其是不定詞言天其命明哲命吉命凶命歷年長短皆非我所敢知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知今我初服三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知今我初服云云者言我所可知者今我王初服厥命宅茲新邑今惟王其速敬德耳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王其德之用二句今文無徵○王末有成命於王亦昭著○王末有成命王亦顯者周書孔晁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

洛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洛當作雒詳見禹貢等篇石經多士篇洛字作雒據史記作洛誥召誥在七年將反政時召覲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周公拜手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所以先拜手後稽首名臨之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段云此條殘闕當云殷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稽顙文○曰朕復子明辟者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撫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愈樾云漢儒亦以復爲逆復之復平時周公稱王命專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將歸政退從臣禮故須復命也蓋復命成王即是明己將歸政非以歸政爲復子明辟也皮云漢

羣臣引逸書之奏必出於劉歆漢書王莽傳論引劉歆三統厤云後二歲得周公復子明辟之歲凡以事紀歲必屬當時大事則羣臣所云必指復政成王不專指營雒復命一節且以復爲復命於此文猶可通王莽傳又云孺子云昔周公攝政終得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又策命孺子云昔周公攝政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後漢桓帝紀順烈梁后歸政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注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魏志注引魏王不令曰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凡此諸文皆當解爲復政不宜曲徇宋人謬說反易漢儒古義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之命故已攝○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今文無徵○王如弗敢逮及天之始命定命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爲基命武王又下武序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文王爲基命武王爲定命禮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不可謂王不能而我代之嫌於斥王不能故言不敢使若謙神退託者然段云文選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經弗作不案下不敢不敬天之休子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不敢爲長**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子乃胤保三句今文無徵○子乃胤保云者堯典馬注胤嗣也詩傳保安也釋詁君之大相視東土洛邑王其始作民明

君矣**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眾說始卜定都之意○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者即召誥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也詩王風譜疏引鄭云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眾案洛師猶言京師也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我卜河朔黎水今文無徵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今文與古文同僞孔云龜兆食墨非見下○我卜河朔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說義或然也河朔河北也黎水未詳漢黎陽故城在今河南滑縣東北但有黎山無黎水也○今文同者漢書元后傳引書曰伻來以圖及獻卜者漢書劉向傳引書曰伻來以圖及獻卜河朔黎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今文是今古文同之證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注云東北流經此此解經惟洛食之義也又云又案河南有離山水謂之爲澗水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歷鄏北出於穀城東而南流注於穀舊與穀水亂流南入于洛或以是水爲周公之所相卜也瀍水者水經云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注云周書曰我卜瀍水西謂斯水也瀍水又東南流注於穀案穀城魏省入河南亦今河南縣地王風譜疏引鄭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孫云此解經惟洛食之義洪範惟辟玉食則知食爲玉食此土顏注訓玉爲玉兆非僞孔以爲龜兆食墨不知食墨不必盡吉且古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遷殷頑民故并卜之惟洛食伻來以圖今文與古文同及獻卜今文無徵○我又卜瀍水東亦我又卜瀍水東亦水東亦惟洛食者元后傳子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王食做此經文是今古文同之證王風譜疏引鄭云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雒陽縣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孫云河南故城在今河南府城西北二十里漢縣在伊北洛南近洛水故經云洛食也江云詩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序云乃周公所卜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鄭以瀍水東與召公所卜處分言之則亦以瀍水東爲召公所未卜故知瀍水東是周公所卜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皆爲遷殷民卜河朔黎水不吉故更卜瀍水東也○伻來以圖及獻卜者漢書劉向傳引書曰伻來以圖孟康注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釋詁伻使也釋文伻字又作伻羣經音辨伻作平孫云了卽音字**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王成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今文與古文同王拜手稽首曰其作周匹休今文無徵○王拜手稽首者孫云聘禮君勞使者及介君皆荅拜又曰大夫入門再拜

君拜其辱曲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拜不敢答拜是君於臣有拜手也左哀十七年傳非天子尊君無所稽首諸侯尚不稽首王稽首周公爲太師盡敬非常禮也○今文同者白虎通京師篇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今文宅皆作度此處疑後人改之下同其作周匹休者言作立周邦配天之美命**公既定宅伻來來視子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卜休恆吉古文也今文伻作辨視作示公既定宅我二人共貞今文無徵○公既定宅者卜洛之事公與召公共之然總其事者公也辨來來示予卜休恆吉者王應麟藝文志攷說漢人引經異字如此皮云伻平一字平辨一聲之轉以堯典平秩今文作辨章例之則作辨者是今文書疏引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江云使二人者先後兩遣使也召公先得卜經營即當繪圖發使及周公至營成周卜吉盡圖有兼旬之事周公必先以召公圖卜獻於王所後卜吉成周乃更遣使故重言來來以見兩遣使之意曲禮幼子常視毋誑鄭注視今之示字釋詁恆常也常者兩卜皆吉也我二人共貞者釋文貞馬云當也言我與公二人共當其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以猶與也江云詩伐檀傳萬萬曰億楚語韋昭注十萬曰億古數也秦乃以萬萬爲億億是有二說詩下武鄭箋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拜手稽首誨言者說文誨曉教也敢拜手稽首者說文所記此則成王自道己拜非有二拜也**無文**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古文也今文無徵○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字無于字咸秩無文今文與古文同○肇下有修字無于字者白虎通禮樂篇太平乃制禮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書疏引鄭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既成不使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之禮樂伐紂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也鄭說與今文義合釋詁肇始也釋言稱舉也孫云大傳云殷禮也鄭說與今文義合釋詁肇始也釋言稱舉也孫云大傳云七年致政成王若然則此時卽致政矣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而鄭云欲待明年卽政者此篇末云王在新邑烝漢書律厤志引此篇末云王在新邑烝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是周公反政在是年年終則成王卽政在明年歲首故云明年卽政也○今文同者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顏注秩序也舊無文者皆以秩序而祭之翟方進傳云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戚秩無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風俗通山澤篇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魏封孔羨碑秩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子齊百工三句今文無徵○子齊百工云云者周謂成周江云有事祭也春秋傳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廟之中以有事爲祭也**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云云者釋文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是古本作日當從之江云記者書於竹帛以銘識之宗尊也祭有功臣配食之典殷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是記功祭于大烝是以功作元祀與今文同○今文烝作蒸今文證合言王卽命於惟命云惟命曰三句今文無徵乃汝其悉自學功疏引王肅云此其盡自敎百官謂正身以先之與僞孔其當盡自敎工今文敎工作學功書之一證也○惟命曰汝受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惟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功載者丕大也視古示字功載者記功之書也言以此載書大示諸臣乃汝其悉自學功者大傳云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傳載在盟府注載載書也左傳二十六年傳載在盟府注載載

以取之杜注引書無若火始炎炎釋文炎音豔正與咨詰釋文音豔同炎音豔者讀爲爓爓也以廣韻推之陸法言切韻爓音以冉切陵不音豔也而改之陳鄂並改釋文之炎爲陵唐石經左傳不誤今板本亦改作陵葢不考說文爓各字妄謂陵即爓字可音豔耳集韻五十豔炎陵爲一字以贍切取宋初未改釋文衛包已改尚書合和爲說也此可爲未改尚書作炎之一證今文作炎者漢書敘傳炎炎二字用此經文葢夏侯本如此一作庸庸者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顏注庸庸微小貌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段云炎庸雙聲故相通借侯康云左文十八年傳閻職掌世家作庸織閻古讀如豔詩小雅豔妻煽方處漢書谷永傳作閻妻是也○厥攸灼敘弗其絕者釋文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句鈐讎惟釋詞其語助也廣雅釋詁灼燕也言火始起雖微其所延燕不可絕言戒慎朋從當如防火端緒也謂火所燕端緒不可絕言戒慎朋從當如防火**厥若彝及撫事如子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官欲不改其政與其順常法及往新邑云云者言今王往新邑惟使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汝若彝云云者楚詞王注撫循也戒成王其順常法及徵○厥若彝云云者楚詞王注撫循也戒成王其順常法及往新邑云云者言今王往新邑惟使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汝若彝云云者楚詞王注撫循也戒成王其順常法及**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厥伻往新邑云云者言今王往新邑惟使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汝若彝云云者楚詞王注撫循也戒成王其順常法及**公已平汝惟沖子惟終**○已平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者已以大語例之今文亦當爲熙歎辭始也言汝惟沖子即政之始遇事當思其終庶幾慎終於始**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今文無徵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今文與古文同一無徵○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者釋詁辟君也享獻也諸侯各君其國故云百辟享爲衛當各敬心識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者書疏引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今文同者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又永傳載永對曰絕卻不享之義點亦用此經文一無惟字者鹽鐵論散不足篇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與孟子告子篇引書無惟字同趙岐孟子注云享多儀謂享見之禮多儀注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與鄭說大同經言因助祭而享見谷永兩引皆**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惟不役志于享三何今文無徵○惟不役志于享者與孟子引書同言於享事獻之事未嘗用心故孟子謂其不成享也凡民惟曰不享云云者天子以禮飭正諸侯則自上化下而民莫敢不敬果有是不役志於享者天子不識不言羣下見之皆生慢易怠忽之心凡民聞之亦惟曰不享可也如此則事有不爽差侮傷者乎**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我爲政常若不暇汝爲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乃惟孺子頒者說文頒作賦云分也從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賦云猶也猶下奪攴亦當是分字朕不暇聽乃惟孺子頒此倒裝文法書疏引鄭云成王之才敏汝于棐民彝者言我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胤敘之常法無他道**汝乃是不蠲乃時惟不永哉**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汝乃是不蠲二句今文無徵○汝乃是不蠲云云者釋文蠲馬云勉也書疏引鄭同玉篇苜部蠲下云周書曰汝乃是弗蠲不作弗說文無蠲字錢大昕云釋詁孟勉也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孟之訓勉他未有見葢孟之古音近苾洛詁蠲字本是孟字故鄭王偽孔皆訓勉江云淮南氾論訓謙案是者承上文輔民常法言之初政以安民爲要安民惟在以敘乃正父者咎繇謨惇敘九族篤敘猶惇敘也釋詁惇篤也皆謂厚正長也正父蓋父行所尊長者若曹叔成叔康叔聃季及召芮畢毛之屬皆是篤敘正父而親之躬行孝弟以化民即所以輔民彝也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者罔不若子與上文如子義同言子之厚敘同族汝當以爲法無不若子則正父諸人皆親睦敬恭無敢廢汝命或以無不順我敬臣下自不敢廢汝命或以爲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行之則我正長如我正長之官皆非**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敬哉彼天下被寬裕之行教化哉如此則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攸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汝往敬哉四句今文無徵○汝往敬哉者將退老也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士爲父師少師士爲少師穰錫已藏厥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傳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書疏略引傳文云是教農人以義也孫云鄭彼注云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此大學小學之法周公致仕則爲上老稱父師故欲明農皮云孫說邊泥大傳所云父師少師乃大夫士之事非周公所當爲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蓋以三公退老者爲之屬大司徒掌教農人之事周公致政當爲鄉老故曰明農大傳所云乃推廣言之耳公卽致政豈得錯鄉里坐門塾爲大夫士之事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彼寬裕之官皆非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彼寬裕之行教化哉如此則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攸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汝往敬哉四句今文無徵○汝往敬哉者將退老也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士爲父師少師士爲少師穰錫已藏厥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傳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書疏略引傳文云是教農人以義也孫云鄭彼注云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此大學小學之法周公致仕則爲上老稱父師故欲明農皮云孫說邊泥大傳所云父師少師乃大夫士之事非周公所當爲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蓋以三公退老者爲之屬大司徒掌教農人之事周公致政當爲鄉老故曰明農大傳所云乃推廣言之耳公卽致政豈得錯鄉里坐門塾爲大夫士之事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彼寬裕之官皆非汝往敬哉茲子其明農哉彼裕

孙星衍引此文作「進登命」於周公下

沖子　成王順周公意請酯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王若曰公明保子沖子今文無徵○王若曰公明保子者江云此下倘遺周公往日居攝之功非謂自今以後知者以下文明光于上下云我沖子亦指當日言之公稱丕顯德以子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酯舉大明文武之業而奉順天禍字○公稱丕顯德以子小子今文無徵揚文武之德烈○公稱丕顯德云云者說文稱揚也丕顯猶丕顯丕皆語詞釋詁烈業也揚績也言公以子小子繼續文武之德業餘詳下奉荅天命稱揚前人之顯德以子小子繼續文武之業當奉荅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文武之業而奉順天禍字○公稱丕顯德以子小子今文無徵揚文武之德烈○公稱丕顯德云云者說文稱揚也丕顯猶丕顯丕皆語詞釋詁烈業也揚績也言公以子小子繼續文武之德業餘詳下奉荅天命稱揚前人之顯德以子小子繼續文武之業當奉荅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

和恆四方民居師　又當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古文也今文荅作對恆下多萬邦字居師無徵○荅作對多萬邦字者大傳云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別儀牲中辟殺者中績乎其猶模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倣讀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賤者尚然而況尊貴者乎陳云漢書王莽傳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案周公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莽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侯成王即政而後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尚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乃改殷禮行周禮與召誥用牲不言色者不同是祖文宗武在成王即政後舉行益明矣荅作對者荅對雙聲字詩雨無正聽言則荅漢書賈山傳作聽言則對可證荅對通用詩箋對配也易豕傳恆久也言上以奉配天命下以和恆萬邦四方之民安居其眾江云和則相親是也釋詁師眾也則易繫辭有親則可久是和恆之義也釋詁文

文而行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無徵稱秩元祀咸秩無文今文無徵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惇宗將禮者言公惇厚宗尊此大禮也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同○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惇宗將禮者冀東觀書章帝議增修羣祀詔引經如此稱舉也舉秩大祀其餘咸次秩之言敬承公誥遵行之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於四方古文也今文明光作光明施下無于字○明光作光明施下有于字者大傳云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

文王之鮮光而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大傳略說載東郊迎日辭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大傳略說載東郊迎日辭曰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大戴禮公冠篇同陳云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文王選豪士賦序云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蒙上文周公言之也文王之鮮光而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潘塲冊魏公九錫文云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皆用洛誥其文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旁作穆穆者引見上楊雄劇秦美新同段云古文尚書作勤施于四方今文作勤教今文無徵○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惑於文以文例用方今文例用旁古文尚書作勤施于四方者方面之方自應作方今文作旁旁作穆穆皮云段說非也四方字屢見經傳無有作四旁者旁例之豈分別方旁字皆古文無今文抑豈皆作旁也且四方字屢見經傳無有作四旁者旁例之豈分別方旁字皆古文無今文抑豈皆作旁也後人改之邪段改旁作爲今文方作以爲古文鼎文蔡邕東鼎文失之專輒亦未可依其說改四方爲四旁以爲今文也蔡邕東鼎文失之專輒亦未可依其說改四方爲四旁以爲今文方作以爲古文鼎文銘勤施八方旁作穆穆又楊公碑旁施四方維明方旁作穆穆者旁溥爲穆穆之美甚晰釋詁穆穆美也旁作穆穆者旁溥爲穆穆之美不迷者魏志文帝紀裴注延康元年詔引御衡不迷明迓舊作御衡文選卷五十二五十五引鄭云稱上曰衡鄉陽傳縣日過萬幾而無注衡稱之衡懸法度於其上是也言其稱物如衡日過萬幾而無所迷惑皮云此句或以舜在旋璣玉衡烈風雷雨不迷比之公而立我沖子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子沖子夙夜毖祀今文無徵○說見上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輔道我者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三句今文無徵○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輔道我者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也言公之功云云者釋詁棐輔迪道篤厚若順時是也言公之功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三句今文無徵○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輔道我者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也言公之功云云者釋詁棐輔迪道篤厚若順時是也言公之功

文大書作迓以合衡本而小字仍之不思今音迓可據也○文武勤教云云者莊述祖云文王之勤武王之教皆子早夜敬慎奉祀者也江云詩六月文武吉甫崧高文武是憲傳皆訓爲有文有武此解當同言公有文有武又勤教於下我沖子安受其成惟早夜慎其祭祀而已於義亦通子沖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子沖子夙夜毖祀今文無徵○說見上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輔道我者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三句今文無徵○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輔道我者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也言公之功云云者釋詁棐輔迪道篤厚若順時是也言公之功

云左宣三年傳成王定鼎于郟鄏蓋在此行時王城初建周公欲相王朝也江云者釋詁辟君也言我小子其退即君位於新邑我將命公後而雷公相王城初建周公欲相王朝也江云者釋詁辟君也言我小子其退即君位於新邑我將命公後矣謂封伯禽也王意立公後而雷公無徵○王曰公云云者釋詁辟君也言我小子其退即君位於新邑我將命公後矣謂封伯禽也王意立公後而雷公無徵○王曰公云云者釋詁辟君也言我小子其退即君位於新邑我將命公後矣謂封伯禽也王意立公後而雷公

尊異之於天下故請成王正王位于新邑此即辟于周是爲有事說即退居西都也鎬豐而周復都豐鎬而特行定鼎及即政頒禮樂皆其時之大事事說即退居西都也鎬豐而周復都豐鎬而特行定鼎及即政頒禮樂皆其時之大事

知者據周本紀贊云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公復都豐鎬是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

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

解詁云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考于社于門于社不用命戮于社祖考而遷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潤

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益以有王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厚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同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說苑敬愼篇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後漢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受封於魯以義割恩寵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此皆今文家說而其義不同益使天下一心於周又不使伯禽更襲尊寵兩義皆當有之皮云宋人以命公後爲命公留後治雒史記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是公沒於豐漢書杜欽傳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皆不言留後治雒且留後乃唐宋以後官號三代時無此名毛奇齡已辨之**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四方迪亂云云者釋詁迪進也言四方迪進於治尚未定宗禮須之天下江云宗禮言禮爲天下所宗尊無敢違倍故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是也○亦未克敉公功者說文敉或字言公功至大我亦未能有以撫安之公不可遽舍而去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敬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迪將其後二句今文無徵○迪將其後云云者說文將扶助於其後監臨我治事之眾官誕保

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所受於天之民治爲我之四輔言承保文武受民云云者大保安我文武受民與下文言承保文武受命民義同亂爲者蓋當時有此語下文亂爲四方新辟句法與此同○今文同者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顏注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下引此經禮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也王莽爲漢設四輔官自爲太傅幹四輔之事漢策莽曰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益用今文之說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大戴禮千乘篇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於四體又保傅篇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亡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後漢桓郁傳竇憲疏曰昔成王幼少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皆謂是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留以安定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王曰公定二句今文無徵○王曰公定者釋詁定止也謂公其留止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者往謂往日論語往者不可諫是往日爲往也已已字同已當爲已說文肅持事振敬也詩箋將奉也釋詁祗敬也說文歡喜樂也言我往日以公之功惟書以奉之敬以樂之**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公無困哉古文也今文哉作我無一作毋我惟無斁三句今文無徵○公無困我者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繼漢祭祀志劉注引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無一作毋者漢書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毋困我顏注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皆用今文周書祭公解王曰公毋困我哉兼有我哉二字疑古文無我字語意不完○我惟無斁云云者江云言我惟無有厭倦其安事公勿有替廢俾儀型於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周公拜手稽首曰云云者言王命我來承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命民也詩維天之命疏引鄭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皮云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鄭以文祖即是明堂本尚書帝命驗緯書雖與今文義合然可以解堯典之文祖不可以解洛誥之文祖唐虞曰文祖周曰明

堂公不應近舍周名而遠陳古制祖文宗武雖在明堂然以此經文義論之與明堂無涉此云文祖下云烈考武王則文祖即是文王似不必牽引明堂文祖之解先謙案皮說是**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武王大使我恭父○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今文無徵○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者釋詁越猶及也莊逵祖云說文朕下云古文以爲訓字尚作朕字孫云釋詁弘大也弘朕者大訓也王莽爲漢設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大訓莊說是段云僞孔訓恭爲奉則其字本作共衛包改恭也先謙案弘朕共倒裝文法言及汝光烈考武王共奉其大訓也作雒本武王之命故公云然**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孺子來相宅二句今文無徵○孺子來相宅云云者言孺子既來相宅定居於此其大惇厚典常作度獻當作儀中有賢者厚於五常之性則我當別異之使厚者益大歸於厚今文宅爲度獻爲儀者以它篇例之當然**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今文無徵○亂爲四方新辟二句今文亂爲治辟君作爲也言出治爲世恭敬之王稱首焉**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曰其自時中乂三句今文無徵邦當作國○曰其自時中乂云云者曰

聿時是也聿其自是土中出治萬邦咸被休美則惟王其有成功矣**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王成業當其眾心爲周家立信者之臣厚率先○子旦以多子越御事四句今文無徵○予旦以多子越及也釋詁烈業師眾大夫釋詞越御事云眾卿大夫之大業以荅其眾民之望爲周家萬民尊信之臣稱首焉成**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俾來毖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文武使己來慎敎殷民乃見命而安之○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者詩維天之命疏引鄭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敎其法度而損益用之釋文引馬云單丁但反信也案釋詁考成刑法也大戴禮盛德篇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禮月令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所云青陽左个至元堂右个合之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聽天下順四時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云祀五帝者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也太皞之屬五人帝配明堂五色之帝卽黃帝神斗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靈威仰之神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爲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武配食之處所以祀之者爲用其法度也王鳴盛云鄭以周公制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喜慾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居攝六年制禮而詩斯干疏引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於洛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也損益之者論語馬注所損益公謂周公也先謙案呂覽明理篇高注盡極也上文文祖卽是文王此文不容遠引明堂轉謂文質三統是也先謙同但上文祖仍當訓爲文王惟所用明子之法度乃爲盡極文王之德於天下是此文祖仍當訓爲明子之法度卽指公制禮致文義隔閡經言成朕所用明子之法度乃爲盡極文王之德於釋爲明堂與此經同但上文祖卽是文王此文不容遠引明堂轉六典而言亦卽古明堂遺法不必訓文祖爲明堂始爲符契鄭說也王祖祁云馬訓單爲信者謂考成明子之法度乃尊信文祖之至德則亦以文祖爲文王單亶字通詩天保俾爾單厚釋詁某氏注作亶般庚誕告用亶釋文馬本作單詩常棣傳亶信也馬讀單爲亶故訓爲信鄭義乃古文異說馬蓋承用今文說也○伻來毖殷乃命寧者毖猶告也詳見大誥言使我來誥告庶殷者乃命自寧王也詩何彼穠矣疏引鄭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孫云謂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言此者周書度邑解云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顯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周本紀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無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營成乃寧考圖功寧考實謂武王武之稱寧尚書未嘗無文此寧王亦自周公稱之疑鄭說成王二字衍營洛乃武王意而兼及文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書疏引顧氏云文者文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書疏引顧氏云文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謂寧爲安不依鄭說王先惠云乃命寧當連下子字爲句上文云亦未克敎公又云其康子爲事公勿替敎康皆訓安敎公卽寧公也故公承王命以寧子爲詞詩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秬鬯以賜重臣祭神確有明證曰者王命之詞兩子字兩禋字相應文義甚順**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黍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秬鬯二卣三句今文無徵○子以秬鬯二卣云云者大宗伯疏及書疏引鄭云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秬者說文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鬯也秬或作字鬯者說文以秬釀鬯草芬芳依服以降神也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禋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以煮之鬱中停於祭前先鄭注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鬱爲草若蘭說文同又云一曰鬱林郡也卣者釋器中尊也詩江漢秬鬯一卣曰明禋者大宗伯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也說文禋絜祀也明絜義近故絜祀謂之明禋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爲六天故帝是祀天地之名曰禋明堂祭五祀之帝與昊天上帝同臭煙氣之臭聞也說知明禋爲祭五帝也五天帝五人帝以文武分配之故秬鬯各一卣釋言休慶也釋詁享獻也拜手稽首而慶獻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予不敢宿二句今文無徵○子不敢宿云諸書疏引鄭云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詩傳一宿也孫云周書作雒解有是雒考廟考廟也據此是雒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武王焉詩傳云清廟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大事格於祖禰經義皆然示承先志**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遘患之道者則天下萬年歆于汝德般乃有成績矣**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王伻殷乃承敘三句今文無徵○王伻殷承順其敘將自是萬年其長觀法我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朏到○戊辰王在新邑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書律麻志引如此現釋文王在新邑馬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書疏云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段云疑釋文烝下脫祭字江云冬祭曰烝烝釋天烝是常祭不必特記此以洛邑新成行烝禮故記之**烝祭歲文王**

驛牛一武王驛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
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
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烝祭日示不專也特加
王命作冊今文冊作策餘無徵○今文同冊作策者漢書律厤志
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
已朔此命伯禽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已
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已
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
史佚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
是非時而特格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孫云祭歲謂歲朝朝享也
詩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驛即
說文解字檀弓周人尚赤牲用白牡矣爲周公立後必於廟者祭統云古
言牲益稱殷禮則用白牡矣爲周公立後必於廟者祭統云古
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下文云
王入太室祼則此當在明堂文王之廟也告嗣位畢即可以封周公
後益一日之事俱即在明堂者文王亦云大戴禮文祖也大
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在明堂文王詩維清疏引洛誥此文及鄭注而云
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己嗣位彼祭文武
彼言祫祭正月朔日與此祭禮同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
告封周公也逸與佚同史佚乃更以朝享之禮祫祭文武於
於祭之末即敕戒諸侯事訖乃以朝享之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
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
謂告封二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
公召公俱爲成王之廟以告己嗣位彼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己嗣位
太公召公俱即政始降伯禽侯魯之日也鄭誤會劉旨以命伯禽侯魯之歲非以元年正月己巳朔爲命伯
公太公召公俱即政始降伯禽侯魯之日也鄭誤會劉旨以命伯禽侯魯之歲非以元年正月己巳朔爲命伯
致政以爲召誥洛誥是召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是七年事
洛誥不在一年內以駁劉歆攝政五年致政之說同但大傳云四年建
者也皮云班志所引乃劉歆三統術歆以烝祭歲命作策爲一時
之事在攝政七年十二月戊辰嗨伯禽於魯在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始受策則是
有二月有月無年於末結之曰惟七年則當爲七年十二月嗨之誤與王說同
無疑古人文法多倒裝故先日次月又次年王命周公後作策策文已見前然封周
文法一氣命後作策逸誥在十有二月謂命後作策文已見前然封周
云王命周公後作策逸誥在十有二月謂命後作策文已見前然封周
戊辰日也而十二月爲七年之十二月故又總結之曰惟周公誕
日也而十二月爲七年之十二月故又總結之曰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據此文足知此篇以上皆周公居攝時事以
下則周公致政後事故下多十篇首冠以年而年月日不悉具則
王若曰異於前之周公稱王此古史之文所以簡而明也若以今
人文法例之則當以十有二月列戊辰之上而以七年冠於篇首
公伯禽於十二月嗨受策蓋失之王寅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異
之命於情事至明皮說精當推云周公卒營築居九鼎焉作召誥洛誥是召洛二
致政時所作史有明徵大傳云五年作召誥洛誥是召洛二
也玩二篇文勢相接不得相隔二年然則劉據三月丙午朏以推
邑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
王五年定其謀七年乃歸其事耳故周本紀略云周公行政七年成
王長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於四五年連言之營洛大事非必經歲即成公於四
侯衛營成周於東國洛蓋遷殷民於洛封康叔於衛皆一時之事故建
新大邑於東國洛蓋遷殷民於洛封康叔於衛皆一時之事故建
侯衛五年營成周封康叔在四年而康誥篇首已云周公初基作
月丙午朏推戊辰爲十二月嗨之誤與王說同但大傳云四年建
侯衛五年營成周封康叔在四年而康誥篇首已云周公初基作
且以封周公後於魯告文武之神作冊後命史佚讀冊文而已書
疏云覲是讓書之名故云覲冊至明年正月即政始降伯禽侯魯
之命於情事至明皮說精當推云王寅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寅王
公伯禽於十二月嗨受策蓋失之王寅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異王寅王
助祭諸侯郊特牲云諸侯有爲賓於天子有不王寅王寅王
義詩臣工篇助祭諸侯之詩也鄭箋云諸侯來朝天子有爲賓客而
之義是天子於助祭諸侯以賓禮待之故云王賓殺禋咸格者江云王賓謂
傳虞傳云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此言禹受堯禪唐爲虞賓之故事也受堯禪
禹爲主人上考舜受堯禪唐爲虞賓之故事也受堯禪
即周之明堂中有大室故曰大室之義周公攝王逸周書武王有

兄弟相後之命公不受而復致政其義同於禪讓故用禪讓之禮公居冢位成王爲主人王冢卽屬周公受終在明堂故云王入太室祼正與尚攷太室之義唐爲虞冢義同先謙案皮說今文義當如此殺者殺牲殺禮者江云禮之言煙周人尚臭殺牲則取脅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禮釋詁咸皆格至也言王與於廟○王入太室祼者釋文引馬云太室廟冢於殺禮之時皆至於臭在明堂中央左青陽右總章夾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故書疏引王肅云太室淸廟中央之室也江云言祼於殺禮之後則非祼地降神乃祼尸也禮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司尊彝鄭注祼讀曰灌灌尸也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之書皆同在丞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王命周公後云者重其事特復舉之而書在十有二月者因上止書戊辰惟告周公其後也誥告字同大祝三曰誥杜注誥告當爲告是其證也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經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漢志引三統術云是歲十二月今文與古文同○在十有二月之證此文上屬爲義○惟周公讀戊辰晦是今文有二月之書皆同在丞祭日周公拜後○王命周公後云云者重其事特復舉之而書在十有二月者因上止書戊辰惟告周公其後也誥告字同大祝三曰誥杜注誥告當爲告是其證也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漢志引三統術云是歲十二月今文無徵○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伯禽封命周公拜後○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賚酌鬱鬯始獻尸也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賚酌鬱鬯始獻尸也鄭注祼讀曰灌灌尸司尊彝鄭注祼讀曰灌灌尸也禮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乃祼尸也禮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乃祼尸也禮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乃祼

有取殺義而稱旻天也案詩大小雅三言旻天旻天疾威取威罰之義於雨無正則云降喪饑饉斬我伯仲昏姻孔云亦皆言降喪故馬云然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將天明威今文無徵○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我有周佑命周佑命將天明威得奉天明威○我有周佑命周助天行之聘禮鄭注云將猶佑同勷卽助也言天有命而我有周助天行之聘禮鄭注云將猶奉也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王黜殷命終罔帝王○致王罰云云者言致王者之罰勑正記本紀夏殷皆稱帝殷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眾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弋殷命乃天命○肆爾多士二句今文無徵○惟天不畀云云者釋詁肆今也呼多士而語之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者釋文弋馬本作翼義同書疏云鄭王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助也鄭云翼猶馳也非我周敢馳取女殷之王命段云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僞孔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先謙案僞傳本出王肅手於今文注既謂翼爲取因徑改古文本作弋以助其說也詩駟驖虞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是翼有馳義江云周起於百里故云我小國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畀四句今文無徵○惟天不畀云云者釋詁畀予也說文罔無輔也孫云釋文罔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畀四句今文無徵○惟天不畀云云者釋詁畀予也說文罔無輔也孫云釋言允佞也論語罔之生也幸而免何注罔誣也孔安國論語注固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不與紂懶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惟帝不畀三句今文無徵○惟帝不畀云云者帝亦天也釋詁秉執也釋文畏一音威案畏威字同明畏卽明威也言惟天帝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下民惟民所秉執所作爲卽知惟天之明威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我聞曰上帝引逸今文與古文同逸樂君民同享故知是舜禹也有夏不適逸則天之道勞撫眾民不安其生格今文無徵○今文同者論衡語增篇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桀不悟引逸則天之道勞撫眾民不安其生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惟天帝升降所鑒察也格同假釋詁假升也嚮于時者釋文云時夏紹句馬以時字絕句今從之言天帝降格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逸一作佚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逸一作佚者論衡自然篇天地無爲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釋詁引長也周公自述所聞之言上帝上古之帝者承安無爲長久逸樂君民同享故知是舜禹也有夏不適逸則者廣雅釋言適悟也古帝則天無爲故能引逸有夏桀不悟引逸則天之道勞撫眾民不安其生　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嚮于時者釋文云時夏紹句馬以時字絕句今從之言天帝降假未嘗不向於是邦也嚮本當作鄉鄉包所改夏弗克庸帝者桀弗能用帝命也大淫泆有辭者廣雅釋言淫游也眾經音義五引倉頡云泆蕩也上言不適逸則謂勞民至大淫泆則其惡愈著有罪狀可指說也釋文泆音逸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眾經音義二十三佚古文泆同淫泆皆有過義故馬作屑仍訓爲過也說文屑動作切也方言屑勞也孫云多方紂大淫圖天之異文也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命屑有辭與此文相似則泆卽屑聲相近之異文也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誅罰而已詩傳元大命天亦不念聞佑助之其惟廢棄大命降致誅罰而已詩傳元大命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時天亦不念聞佑助之其惟廢棄大命降致誅罰而已詩傳元大命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乃命爾先祖二句今文無徵○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治四方○乃命爾先祖二句今文無徵○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命屑有辭與此文相似則泆卽屑聲相近之異文也

上帝不保二句今文無徵**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罰之辭○惟天不畀不明厥德今文無徵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言皆有闇亂之辭于罰今文當與古文同邦當爲國○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言大喪之所以降由不明其德者惟天不與之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者言不特殷紂爲然凡四方小大國喪無非有可誅罰之辭天不枉罰也魯世家云其民皆可誅即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其說是也體例相似論衡引此經意也段

矣凡尚書肆字如肆予肆女之類皆可以語詞讀之解者或訓爲陳或訓爲故胥失之矣先謙案王兪說並通至論衡云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經言革殷應指武庚無預紂事自是屬文之誤非予罪時惟天命者言商家之滅非予罪過是惟天命使然爾多士爲爾王家所註誤其爲周王所矜憐更不待言矣今文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口口罪時維天命

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誅四國君○王曰多士古文無徵○今文曰下多士古文也今文曰下多告爾字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者石經殘碑作郤云周公所誅郤云在淮夷北境與奄里伯公家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周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兗州府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案曲阜今山東兗州府屬縣史記集解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與說文皇覽曰奄里伯奄公家在北境亦即魯七百里之地也來自奄者謂攝政誅管蔡踐奄時事四國者管蔡商奄大降爾民命者謂我大下敎命於汝四國民也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與此同也孫云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多方書疏引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謂編在多士無逸君奭之後也案周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時事多士君奭之後也與上文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不同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孔傳即王肅與皇甫謐等爲之而此文家說鄭誤合爲一故云編篇未聞經云昔朕來自奄爲公追述三年踐奄子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爲管蔡商奄也孔義同僞孔傳云四國管蔡商奄是毛公亦謂東征冒踐奄與大傳明云踐奄君明背大傳之文安得反以大傳爲異說又云其時未及誅奄君明背大傳之文安得反以大傳爲異說知又云其時未及誅奄君明背大傳之文安得反以大傳爲異說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有爾田　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憐○爾克敬二句今文無徵○爾克敬天惟畀矜爾者以上文予惟率肆矜爾例之此矜今文亦當作憐

爾躬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爾不克敬云云者今文無徵○爾不克敬三句今文作翅音同下篇放此無逸不啻不敢含怒鄭注云不啻不敢含怒是啻訓但也此與上文有爾土皆謂遷洛後所畀多士不同時誅管蔡在攝政時踐奄在七年歸政後蓋史公用孔安國古文說管蔡流言周公不避居而以成王命伐誅武庚及三監及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者成王疑之公乃奔楚成王開金縢悟迎周公歸乃作多士無逸管蔡流言時奄君亦與知尚書大傳載其事其時未及誅奄君及反政後又有譜公者當即奄君故蒙恬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當謂成王踐奄也若大傳云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則踐奄者周公旦與書序所言成王征及成王歸自奄不合此今文說不誤帝王世紀云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酆鎬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成王伐奄三年踐奄以爲即成王征案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諱俱不可解經言大降爾四國民命疑即揜誥皮云孫說非也伐奄非一次一是周公攝政時踐奄在七年歸政後蓋史公用孔安國古文說管蔡流言周公不避居而以成王命伐誅武庚及三監及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者成王疑之公乃奔楚成王開金縢悟迎周公歸乃作多士無逸管蔡流言時奄君亦與知尚書大傳載其事其時未及誅奄君及反政後又有譜公者當即奄君故蒙恬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當謂成王踐奄也若大傳云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則踐奄者周公旦與書序所言成王征及成王歸自奄不合此今文說不誤帝王世紀云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酆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孔傳即王肅與皇甫謐等爲之而此文家說鄭誤合爲一故云編篇未聞經云昔朕來自奄爲公追述三年踐奄子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爲管蔡商奄也孔義同僞

士之士僞傳云還本土非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者以今文例之宅當作度江云宅爾邑謂安其居處則今文無徵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作雒○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不得復謂居處蓋言繼爾所居之業易文言象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業可言居詩蟋蟀思其居亦謂所爲之事爲居也今文洛作雒者石經殘碑作上同有年于茲雒言汝其有事業有長年於茲雒邑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今文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石經殘碑如此小子謂子孫與洒誥我民迪小子同義言爾子孫乃由此興盛是從爾遷始也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承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王曰今文同又曰三句今文無徵○今文與古文同者石經殘碑作王下同又曰者江云上有脫文此篇文體與多誥我惟祇告爾命乃更云又曰此篇王曰下當亦別有一二語而後稱又曰今此不然故疑有脫文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論語鄭注或之言有也言今時予乃有言告汝汝其安所居哉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無逸成王卽政恐其逸豫本以所戒名篇○無逸爲周公作冊見魯世家云作冊逸又作佚亡見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畨意亡逸之戒逸作佚見周紀云無佚大傳同又作劬見漢石經殘碑云毋劬于遊田皆三家尚書異文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無逸大傳作毋佚毋者禁止之詞其義尤切段云石經作劬蓋蔡邕據酌古今而爲此字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戲者石經於篇末公曰嗚呼作於戲此亦當同下不復出無逸作毋佚者論衡儒增篇尚書毋佚日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然文王以爲當書疏引鄭云嗚呼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逸豫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虞古文同○今文同者石經殘碑如此小子謂子孫與洒誥我民迪小子同義言爾子孫乃由此興盛是從爾遷始也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言汝承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王曰今文同又曰三句今文無徵○今文與古文同者石經殘碑作王下同又曰者江云上有脫文此篇文體與多誥我惟祇告爾命乃更云又曰此篇王曰下當亦別有一二語而後稱又曰今此不然故疑有脫文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論語鄭注或之言有也言今時予乃有言告汝汝其安所居哉

則知小人之依今文無徵○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論衡儒增篇引如此現先知乃佚與一張一弛義合謂先勞後逸君之然後知小人之依小民依賴惟在稼穡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其勞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而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觀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其勞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古文也今文稽並作嗇○稽作嗇者漢石經殘碑作上同稼嗇者稽之艱難以此推之上句稽字亦當作嗇言視彼小民其父母勤勞稼嗇之艱難乃佚者論衡儒增篇引如此現先知乃佚與一張一弛義合謂先勞後逸君之然後知小人之依小民依賴惟在稼穡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其勞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觀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其勞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古文也今文稽並作嗇○稽作嗇者漢石經殘碑作上同稼嗇之艱難以此推之上句稽字亦當作嗇言視彼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之艱難乃佚者論衡儒增篇引如此現先知乃佚與一張一弛義合謂先勞後逸君之然後知小人之依小民依賴惟在稼穡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今文無徵○先知

改大書呶字爲叛那昜則依陸所見別本作畔嗥此經文改嗥爲詻傳疏改呶嗥爲叛詻蓋始於衞包誤認嗥詻爲古今字也呶嗥二字在漢人當是常語論語王弼注嗥剛猛也剛猛與不恭義略同史記仲尼弟子傳正義嗥音岸則尚書亦宜音岸宋刊釋文云詻五旦反韻書詻無五旦反之音蓋唐初經文作嗥故音五旦反天寶改嗥爲詻至開寶又改釋文之嗥爲詻而五旦之音未改刊注疏者改爲魚戰通志堂刊釋文改作魚變而此字之本作嗥無可考矣此原委井然可言者**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大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周公曰嗚呼今文作於戲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今文當作其在中宗在肆太宗饗國三十三年句下○今文作其在中宗者說見下漢石經殘碑作上中宗魯世家云故稱中宗今文尚書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古文尚書說荅即出於劉歆劉歆又出直接可不愼乎句乃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帝太戊立殷中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五經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皮云古文尚書說中宗不毀則今文尚書亦以時毀可知匡治齊詩異義引作魯說荅齊詩說當爲中宗今文尚書合也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議云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古文尚書說荅即出於劉歆劉歆又出於貢禹詩商頌疏引鄭云中宗謂大戊也言大戊嚴恪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嚴恪古通嚴案嚴恪恭敬畏天命自度今文與古文同度一作亮○今文同者魯世家作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寅敬也故訓字如寅賓寅餞寅皆作敬之例江云嚴恭在貌寅畏在心表裏純一也天命自度者圖度天命敬畏之實也度一作亮者石經殘碑作嚴恭寅畏天命自亮段云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孫云釋詁亮信也言以天命自信釋文嚴馬作儼案嚴古通**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爲政敬身畏懼不敢荒寧古文也今文祗作震震治作以○祗作震者魯世家作振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集解引馬云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段云祗震異部而音轉最近如皐陶謨祗敬夏本紀作振殷庚震動漢石經作祇柴誓祗復之魯世家作振皆是也治作以者石經殘碑作以民祗懼下圖三家文同度一作亮○今文同者魯世家作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今文與古文同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肆中宗之享今文無之字有字享作饗○無之有字享作饗與石經同**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閒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古文也今文無時字舊作久爰作爲○無時字云云者魯世家作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久勞于外者舊久義同續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云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敦煌長史武斑碑云久勞于外與史記合是今文作久之證爲與小人之事與小人相偕也暨與故訓字史記集解引馬云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集解詩商頌疏引鄭云舊久也爰于暨皆同其制漢人舊說皆以梁闇爲居喪之字**其惟不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洽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其惟不言言乃雍古文也今文無其惟不言雍作謹○其惟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諸今文無其惟不言者魯世家大傳論語憲問篇禮檀弓裒服四制論衡儒增篇三年不言下皆無此四字是今文無之以文義論古文亦不當有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雍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

故言知其憂勞也殷本紀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鄭詩譜云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蓋刪去時字中是下屬**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古文也今文或作有亮陰作諒陰一作涼陰涼陰者魯世家云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今文或作有古或有字通集解引馬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一作諒闇者春秋繁露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白虎通爲篇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不忍當故三年之心則三年不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也又四時篇尚書曰諒闇三年卒孝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一作涼陰涼陰者漢書五行志殷道既衰高宗諒陰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案鄭讀諒爲梁梁用伏義也鄭又注禮記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鶺鴒之鴒謂廬也其義亦同段云諒亮涼梁古四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閻讀如鶺鴒之鴒謂廬也其注禮記尚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鴒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諒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皮云同音通用段說得之而尚書之假借也喪服傳居倚廬寢苫枕塊又云既虞翦屏柱楣鄭云楣謂之梁是梁闇者倚廬而柱楣者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古天子至士喪禮皆同其制漢人舊說皆以梁闇爲居喪馬解爲信默則認梁闇爲本字矣**其惟不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洽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其惟不言言乃雍古文也今文無其惟不言雍作謹○其惟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諸今文無其惟不言者魯世家大傳論語憲問篇禮檀弓裒服四制論衡儒增篇三年不言下皆無此四字是今文無之以文義論古文亦不當有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雍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

案書序有高宗之訓也據鄭說則三年其惟不言在逸書高宗篇非毋佚篇三年不言言乃謹高宗毋佚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也雍作謹者魯世家楹弓坊記引皆作言乃謹段云史記作謹今文尚書也禮記與今文尚書合然則今文不盡非古文不盡是於此可見王肅自定家語亦作謹注云尚書作雍蓋以古文正今文也皮云史記集解引鄭云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鄭注楹弓同又注坊記云謹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據此疑鄭所據本亦作謹而鄭詩譜云三年不言言乃雍書傳無訓和者引鄭注古文尚書自作雍鄭注戴記乃用今文者以戴記本今文學故從今文解之也集解引鄭注與書疏所引注異集解所引或即楹弓注也孔融薦謝該疏云三篇三年不言惟言乃雍從古文作雍○今文尚書中論天壽荒亶集解引馬云亶安也光武封禪刻石文云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是有怨者言無非○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閒言久矣鄭注楹弓云亶安也光武封禪刻石文云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是有怨者言無非○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古文也今文作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怨者魯世家如此段云御于小大無怨一字○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時或二字○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怨古文也今文作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怨者魯世家如此段云御于小大無怨一字○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時或二字三家本不同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之享國百年○今文作肆高宗饗國五十五年者魯世家云故高宗饗國百年○肆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古文也今文尚書元文非以密訓嘉也詩公劉止族乃密毛傳密安也說文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皮云此文與兩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不合周紀穆王立五十五年肆故訓字崩亦與論衡氣壽篇不同疑皆後人改之如改太宗爲祖甲以合於古文尚書不知其與殷本紀云帝甲淫亂不符也一作肆高宗享國百年○今文作饗國百年者石經殘碑如此段云漢書五行志說高宗攘木鳥之災致百年之壽劉向傳高宗有百年之福杜欽傳高宗享百年之壽論衡氣壽篇高宗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又無形篇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異虛篇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皆用今文尚書也侯康云古文單舉在位之歲今文統舉壽數言之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肆高宗饗國五十五年肆故訓字引帝王世紀云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百歲正參用今古文世紀一書不可盡信此則其可信者王充說以百年爲單舉在位之歲呂刑王享國百年傳疏謂從生年數周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與傳疏合以呂刑例之高宗百年亦必從生年數享國二字不必以文害辭皮云侯說非也周公舉三宗享國之年一云三十三年一云七十五年一云百年皆舉在位之年故云享國若高宗並數生年則與上太宗亦數生年則太甲壽止三十三年年與昔儒所云百年皆不合皇甫謐即僞造古文者故世紀獨與之同豈可爲據且世紀又云太甲太甲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夫同一享國也太甲則單舉在位高宗則並數生年皇甫之言一何紕繆下文文王享國五十年九十七乃終明是單舉在位三宗文王當同一例何獨異於高宗若高宗吉習齊詩蓋亦用今文家說以高宗爲在位百年顏注用僞古文說云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何以十五年享國視高宗爲久何捨中宗而舉高宗乎先謙案世其在

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尹放之梱○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周公曰於戲下其在中宗上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古文也今文惟作維舊作久○其在祖甲者史記集解引馬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者段云漢石經殘碑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肆釋所載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云辭旗翻是今文與古文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祖甲稱廟無所稱於殷太甲曰大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尚非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臆造貢誥傳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九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太宗之廟實本尚書據此則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高宗否則今文家無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魯世家作其在祖甲與古文同者蓋淺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帝甲淫亂殷復衰者非古文尚書之祖甲可知也王肅注古文尚書而云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此用今文之次則祖甲爲太宗爲湯孫太甲之次序以祖甲先中宗後祖甲之說是比殷三宗之誤○不義維王久爲小人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欲立之祖甲以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閒故云久爲小人書疏駁之云祖庚賢誰所廢立祖庚死祖甲立書疏引鄭云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長立少祖庚之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之理皮云王肅兼引王肅云祖庚賢武丁欲廢之故云久爲小人也武丁死祖庚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書疏及史記集解引王肅云祖甲爲太甲又置之高宗之後作僞孔傳解不義惟王爲爲王不義倒易經文以就己說又造僞古文太甲篇茲乃不義以實之不知此篇屢言小人皆謂小民不應於此獨以不義爲小人與下文于外知小人之依顯然不合周公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當舉其美德不當舉其顛覆典刑之惡公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義惟王義古僞字擬也不義惟王謂不擬居王位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殷法兄終弟及

立子不立孫使外丙仲壬或有一人永年則太甲無缺立之勢故太甲不自擬維王殷之王子多在民閒太甲未立之時或亦在外故云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也**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古文也今文無作其句爰作于外惠于庶民作施小民無敢字○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者魯世家如此知小人之依解見上中論天壽篇云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亦無于字敢字徐幹古文雜引不足據證惠作施者晉語韋注施惠也**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厥家亦祖其功故稱祖○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古文也今文作肆祖甲饗國三十三年以德優劣爲先後與王肅先盛德後有過相應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今文云云者魯世家作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肆故訓字太宗作祖甲後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亦作三十疑後人所改案秦刻石廿及卅載在史記皆爲三十并也今疏本作三十史記之孫云唐石經三十作卅說文卅三十也今文作肆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古文作三十有三年也今文云云者魯世家作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肆故訓字太宗作祖甲後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亦作三十疑後人所改案秦刻石廿及卅載在史記皆爲三十并也今疏本作三十史記之孫云唐石經三十作卅說文卅三十也今文作肆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古文作三十有三年也今文云云者魯世家作故

而不暇食也後漢黃瓊傳詩詠成湯之不皇食風俗通過譽篇文王日昃不暇食又墨子云文王至日昃不暇飲食雖語有增飾皆無自朝宇遑字暨今文如是昃作稄暇作假者皮云成湯靈臺碑日稄不夏正用此經之文費鳳別碑乾乾日稄酈閻頌勑勞日稄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亦以日稄爲日昃惟日下稄左公羊經皆作昃中候握河紀云勑明禮備至於日稄孝稄而赤光起此昃稄古通之證暇夏禹名文命亦通用多方須夏之子孫是其證也俞樾云詩唐棣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疏咸和也葢咸即誠字之省說文誠和也用咸和萬民則不詞矣**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陳喬樅傳誄幸廣城校讀疏曰周公戒成王無槃于游田亦作槃作田與惲傳同皮云惲言以萬民爲憂釋經言文王不敢盤游之意非謂經有此文若注所引乃下文周公戒嗣王語非謂文王且惲所據是今文今文尚書並下文亦無以萬民三字東觀漢記載惲上書與後漢書同後漢紀載惲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古文也今文無皇作稄敢作嘏正之供作維正之共無以庶邦三字○盤作槃者後漢班固傳注引尚書云以萬人惟政之共也陳喬樅傳誄幸廣城校讀疏曰周公戒成王無槃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共作槃作田與惲傳同皮云惲言以萬民爲憂釋經言文王不敢盤游之意非謂經有此文若注所引乃下文周公戒嗣王語非謂文王且惲所據是今文今文尚書並下文亦無以萬民三字東觀漢記載惲上書與後漢書同後漢紀載惲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古文也今文無皇作稄敢作嘏正之共作維

文幻下云相詐惑也周書曰無若詩張爲幻此古文無民胥字釋訓侮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侮張爲幻陳云爾雅今文之學郭蓋襲用樊李舊注語此今文無民胥字段云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詩張爲幻亦無胥字先謙案段置民字不言案無民字是也無或者泛論之詞統臣民言之詩作侮者見上詩陳風誰侮予美鄭箋誰侮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此鄭以今文書義釋詩也或作翰者後漢書皇后紀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翰張怙汝兄釋文詩馬本作翰據後書推之知馬用今文也或作舟者大傳云舟張辟雍舟即侮之省字蓋伏生本作舟三家作侮或作翰也皮云說文侮有壅蔽也是壅蔽爲侮本義雍即壅字辟雍蓋以有壅蔽得名舟張辟雍謂其有壅蔽而張大也凡有壅蔽則多欺誑故侮張引申爲誑或作侏者楊雄國三老箴姦宄侏張李善注翰與侏古字通先謙案侏翰雙聲此文作侮正字詩侏翰借聲字壅蔽張大與董后詈語合君受盡言臣民自無敢爲幻惑者皮云爲與僞通漢書王莽傳引堯典作南爲是其證侮張爲幻蓋即侮張僞幻四字平列於義亦通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其此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敎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也今文作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小大○今文云云者石經殘碑作上圖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下圖段云聽聖字古音同部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聽是其證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民否則厥心違怨云云者江云小大既該臣民則不應復言民民蓋衍字段云兩否則字恐皆否則之誤上文否則有悠康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止作然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止作然不先謙案否不通否不亦通蓋經本作否或作不而淺人妄改作否也據此經及康誥用否則字古人自有此句例言或違戾不用否則字古人自有此句例言或違戾怨恨其上或詛祝其上也詩蕩鄭箋詛祝求其凶咎無極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周公曰七句今文無嗚呼作於戲○周公曰嗚呼云云者段云此經次第今文當不如是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必作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無可疑者釋詁迪作也洪範明作晢晢或作哲作晢晢明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大自敬德增修善政○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今文與古文同則皇自敬德古文也今文無或侮張爲幻陳云爾雅今文之學郭蓋用樊李舊注語此今文無民胥字爲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詩張爲幻亦無胥字先謙案段云此句無胥字爲是也無或者泛論之詞自作況曰○厥或告之曰者與康誥厥或誥曰同一敬德者書疏引鄭云皇謂暇言寬暇自敬說文詈罵也皇自作況也皇自洪黃所見皆同日者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段云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則兄自云今兄作皇棄釋引石經則兄曰云孔作皇自宋初所出石損非有二也東觀餘論自當作曰一時失檢耳先謙案兄同況況益也況曰敬德即益曰敬德也詳上文無皇曰今曰耽樂下後漢楊震傳震上疏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約舉此經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二句爲文此今古文同之證又曰則還自敬德還蓋遑之誤作自與今文不合楊世傳厥陽尚書不當有此蓋傳寫妄改厥惩曰朕之惩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過則曰我厥惩允若時今文與古文同不啻不敢含怒過蹂輔德雖則日我厥惩允若時今文無徵○厥惩曰朕之惩允若時是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敢含怒之君有人誑惑之過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敢含怒之言常和悅○厥惩曰朕之惩允若時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厥衍曰此我之衍字古音同部秦泰山碑皇帝躬親聽政史記作躬校即此意且此厥不聽者皮云石經於上文作不聖此亦當同不聖者不容也

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君之道不寬綽其心言含怒○則若時云云者釋詁辟罪也言如是信讒而不長以已之罪過爲念與四王引過歸己相反不寬綽厥心句起下文釋言寬綽也寬綽連文同義**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三句今文無徵○亂罰無罪殺無辜怨讎之叢聚於其身○亂罰無罪殺無辜云云者言妄行殺罰民心同怨聚於其身國亦傾敗矣說文叢聚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觀此亂罰之禍以爲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今文云云者今文嗚呼作於戲無其字○今文云云者石經殘碑作上圖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古文也

尚書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周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書序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未明言所以不說之故史記燕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君公不說在周公攝政踐阼之時漢書孫寶傳引君奭於是召公乃說據此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旺辨傳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旺辨

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天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大統言已受之○弗弔天降喪亡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又引禮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嚴未除由是言之周公攝政當國踐阼也後漢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是西漢今文家皆以周公作君奭在攝政

當國時與史記合孫云序賢申屠剛傳注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也君奭編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阼時矣皮云孫說非也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列子六國時人與史公說同是今文說遠有所本稽康管蔡論云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後漢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是西漢今文家皆以周公作君奭在攝政

尚書今之書序出於馬鄭乃古文說史記所載書序與今本書序多異乃今文說史公既以作君奭在踐阼之時則其所據今文篇次必與馬鄭不同不得據馬鄭書序編篇在多士之後以駁今文也李賢之注頗與申屠背違豈足依據即孫寶以明經爲郡吏亦非治古文者其所引經典當是今文博士說與申屠輩臣奏不異王鳴盛乃引孫寶說謂與馬鄭合陳喬樅又引鄭注謂與孫寶傳所言略同豈知西漢人自據今文以爲攝政之初馬鄭自據古文說以爲反政之後即不敢駁馬鄭聽其各自爲說可矣何必牽引西漢文書說以強合於馬鄭使今古文糾紛莫辨哉先謙案皮說是也周公踐阼本聖人之權道召公不知其心而疑之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則在京師之時必多篇末云往敬用治者蓋召公分陝始出巡行故周公於其往時特作是篇以誡相告細繹篇中語意若如古文說在反政後不合之處甚多仍當以今文說爲正

周公若曰君奭順敘○周公若曰君奭今文無若字而告之○周公若曰君奭者君是尊稱猶爾雅所稱后公名也周書克殷解召公奭贊宋知奭是召公名也說文云奭从大从皕皕亦聲此鄭召公名白虎通不臣篇以今文說爲正

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以召公爲周公之兄穀梁莊三十年傳燕周之分子也惠注分子猶別子公子然則繼體者爲世子別於世子者爲別子則召公其文王長庶與皮云史記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漢書人表亦云周同姓不以長幼之序言之也白虎通論衡不同蓋亦三家說異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弗弔天降喪于殷三句今文無徵○弗弔天降喪于殷殷云云者弗弔天猶言不善之天說詳多士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與我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我不敢知曰三句今文無徵○我不敢知曰其始長信於休慶順天而天輔其信也言天心難測我不敢知曰云者釋詁基始孚誠也書疏云言與君奭同知舉殷興亡爲戒鄭元亦然以爲公不敢知日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踐阼之時漢書孫寶傳引君奭於是召公乃說此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者釋詁基始孚信也言天心難測我不敢知曰其始長信於休慶順天而天輔其誠也書疏云言與君奭同知舉殷興亡爲戒鄭元亦然以爲公不敢知日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踐阼之時漢書孫寶傳引君奭於是召公乃說此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者弗弔天猶言不善之天說詳多士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與我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我不敢知曰三句今文無徵○我不敢知曰其始長信於休慶順天而天輔其信也言天心難測我不敢知曰云者釋詁基始孚誠也書疏云言與君奭同知舉殷興亡爲戒鄭元亦然以爲公不敢知日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踐阼之時漢書孫寶傳引君奭於是召公乃說此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者弗弔天降喪于殷殷云云者弗弔天猶言不善之天說詳多士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與我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我不敢知曰三句今文無徵○我不敢知曰其始長信於休慶順天而天輔其信也言天心難測我不敢知曰云者釋詁基始孚誠也書疏云言與君奭同知舉殷興亡爲戒鄭元亦然以爲公不敢知日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踐阼之時漢書孫寶傳引君奭於是召公乃說此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者弗弔天降喪于殷殷云云者弗弔天猶言不善之天說詳多士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與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與○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與句今文無徵○

能共上下白虎通以太誓上天下地爲上下是其義也詩傳還止也伏同失言成王幼尚不能共奉天地恐絶失文武之光烈我若退位在家亦不得知今古文恭作共

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者莽傳可證段云衛包改共爲恭作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文作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弗克經歷今文無徵○今文古文也今天意當輔至誠乃若不爲天所輔而亡隊其命則不能經歷久遠矣先謙案下文言天不可信此不當又言天難諶今文作天應棐諶義長釋詁經常也歷謂歷年召誥云夏殷服天命惟有歷年與此文亡隊天命不克常有歷年義正相反

明德在今予小子旦旦言異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

今文無徵○嗣前人云云者江云傳恭訓奉當是其衛包改在于今也子小子旦下屬段云傳我留非能有改正於我童子童子成王

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光大之道施正云云者言子小子旦

王○非克有正三句今文無徵○非克有正云者言子小子旦非能有所改正惟道揚前人光烈後也

未除喪曰子小子周公攝天子位在武王新喪時故自稱子小子

若在反政之後周公不應有此稱于中谷之施延也陳云周公以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沖子幼少之時若在復辟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沖子尚書篇次

不無錯出未可以君奭編次在雒誥多士後遂以爲作於致政後也

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宅王之德謀欲延久○又曰三句今文無徵○又曰周公稱人之言也案經意言人又曰天不可信惟盡其在我以答天心而已爲文公益謂無論天之可信不可信我道惟宅王德延者單行本釋文云道馬本作迪書疏云言宅王者即文王也鄭同先謙案據大誥洛誥宅王兼稱文武此亦兼文武言之總謂安天下之王耳謂天不可信我亦惟道揚宅王之德使延長也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說文捨釋也釋亦爲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今文無徵○天不庸釋于文王誕受厥命我能道而延之則天亦不用釋捨轉相訓言天眷文王捨之矣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與此庸釋義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曰君奭四句今文無徵○公

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伊尹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今文同者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乃作假者燕世家周公乃曰伊尹格于皇天三國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于皇天一作假之休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孔庵碑伊尹之休格于皇天天所宜也伊尹格于皇天王莽傳伊尹假于皇天王莽曰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阿衡周公爲太宰又曰成有聖德假于皇天蔡邕文烈侯楊公碑勛假皇天皆用經文史

記集解引鄭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月令鄭注皇天格于皇天者謂湯得桑林雩祭格于皇天北辰耀魄寶也商人祖契而宗湯則湯配五帝於明堂也案格于皇天北極大帝也月令鄭注伊尹輔佐成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爲保衡○今文無徵傳用鄭說○今文太甲二句今文無徵或今文本無或史公消文疑不能明書疏及詩蕩疏引鄭所取平○在太甲二句今文無徵或今文本無或史公消文疑不能明書疏及詩蕩疏引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名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名無正官名也鄭注本今文家說春秋繁露三公之號所謂職名者非

陟配天多歷年所之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今文無徵集解引王肅云循此數臣之一證也○今文同者燕世家作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惟作維今古文之異凡經作乂史記作保乂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今文同者燕世家作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惟作維今古文之異凡經作乂史記作保乂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江聲云書序云祖乙圮于耿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祖乙能升配天享國久長也○今文無徵集解引王肅云循此數臣之一證也○今文同者燕世家作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惟作維今古文之異凡經作乂史記作保乂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江聲云書序云祖乙圮于耿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祖乙能升配天享國久長也○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今文殷作商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多方之商後王皆是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百姓豐實皆知禮節○○今文純作醇命則商今文無徵實百姓下屬○今文純作醇者今文於佑字絕句左隱元年傳注純猶篤也廣雅釋詁醇厚也篤厚同義命則天厚助商故命四方惟商是則罔敢違背經殷商者釋詁則法也天厚助商故命四方惟商是則罔敢違背經殷商並稱如此及多士之商後王皆是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也今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碑天惟醇佑命則商今文無徵實百姓下屬○今文純作醇者今文於佑字絕句左隱元年傳注純猶篤也廣雅釋詁醇厚也篤厚同義命則天厚助商故命四方惟商是則罔敢違背經殷商者釋詁則法也天厚助商故命四方惟商是則罔敢違背經殷商並稱如此及多士之商後王皆是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古文純作醇命則商今文無徵實百姓下屬○今文純作醇者今文於佑字絕句左隱元年傳注純猶篤也廣雅釋詁醇厚也篤厚同義命則天厚助商故命四方惟商是則罔敢違背經殷商者釋詁則法也天厚助商故命四方惟商是則罔敢違背經殷商並稱如此及多士之商後王皆是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丁其王多方之商後王皆是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實百姓王人三句今文無徵○

○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多方之商後王皆是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

也江云百姓異姓之臣詩傳百姓百官族姓也則百姓非王同族不秉持其德明憂恤其政事小臣屏侯甸者下至小臣外至爲屏侯甸藩於侯甸之服者也先言小臣後言屏侯甸者由內達外如康誥言越厥小臣外正之比

王人對百姓言知是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言此百姓及王人無知是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言此百姓及王人無不秉持其德明憂恤其政事小臣屏侯甸者下至小臣外至爲屏侯甸藩於侯甸之服者也先言小臣後言屏侯甸者由內達外如康誥言越厥小臣外正之比

不秉德明恤者釋詁實是也荀子王制注是此

稱用乂厥辟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知咸奔走云者知咸奔走事釋詁艾相辟君也惟此羣臣各以其德見稱以相其君事○知咸奔走三句今文無徵○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古文也今文作迪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古文也今文作迪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之無不信之今文云者言天子有事于四方云者今文云者言天子有事于四方云者今文選四子講德論云書曰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段云此今文也

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之無不信之今文作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古文也今文作有事于四方若卜筮○故一人有事于四方云者今文云者言天子有事于四方云者今文選四子講德論云書曰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段云此今文也

知咸奔走云者知咸奔走事釋詁艾相辟君也惟此羣臣各以其德見稱以相其君事○知咸奔走三句今文無徵○

稱用乂厥辟德者舉用治其君事○知咸奔走云者知咸奔走事釋詁艾相辟君也惟此羣臣各以其德見稱以相其君事○知咸奔走三句今文無徵○

南宮皆氏宜生頭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有若散宜氏之子則散宜生三句今文無徵江云大戴禮帝系篇堯取于散宜生云云者書疏及詩傳說有疏引鄭云詩傳誤佐文王云云用鄭說○有若散宜生南宮括閎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又云文王以閎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云周文王胥附奔走以先後禦侮之四友即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鄭以免於羑里之害楚詞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王逸注奔走先後四輔之職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此之謂也或以此經有太顛無太公大傳言四輔無太顛即太顛閎天散宜生南宮括也太公人表並列太顛與師尚父宋吳仁傑直以爲誤然文王佐命太公公周召皆在其內公作君奭時太公尚在疑公數五人但舉既沒太公漁釣渭陽者爲言二虢俱賢有叔無仲亦因仲存而叔沒且太公人表閎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又云文王以閎天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云周文王胥附奔走以先後禦侮之四友即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鄭以免於羑里之害楚詞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王逸注奔走先後四輔之職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此之謂也或以此經有太顛無太公大傳言四輔無太顛即太顛閎天散宜生

在子小子旦五句今文無徵○今在予小子旦云云者言今日之在在予小子旦矣若游大川者詩谷風就其深矣泳之游之辟若大川則非可游而渡予惟往與汝奭同濟庶無沈溺之忠子小子雖在位與未在位者同大無以居攝責我則幸矣皮云今文家以是公自稱召公以公攝王恐有兄終弟及之事故公言同未在位以釋召公之疑解者誤以此篇爲周公攝政時作而周公稱子小子遂失其義又以下小子當屬成王不知一篇中兩小子不應前後異義且成王在位而謂其同於未在位似有執執非少主臣之意非所以爲周公由馬鄭古文家不知周公作書在攝政時故說解多謬宜其爲後人攻駁也收罔勖勉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烏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斂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平○收罔勖不及四句今文無徵古文作弗聞○不一作弗者三國管寧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烏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于皇天者乎言必無也鳴烏謂鳳皇也單行本釋文引馬云鳴烏弗聞裴注尚書君奭曰耆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於我並恆則鳴烏之聲不得聞況乃子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能果致此周公所夙聞也收罔勖不及云云者言其大不可不戒○保奭三句今文無徵古文作方九反薛季宣作亞卽其不字也當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肆念我天德可畏言是本作不方九反薛季宣作亞卽其不字也當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肆念我天德可畏言通爲否殷之末世天地閉塞是大否也言汝惟能敬與予觀於殷喪之大否引以爲鑒殷云釋文否方九反是也鄉射禮鄭注以猶與也易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易否卦象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否殷之末世天地閉塞是大否也言汝惟能敬與予觀於殷喪之大否引以爲鑒殷云釋文否方九反是本作不方九反薛季宣作亞卽其不字也當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肆念我天德可畏言物使能徵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保奭三句今文無徵古文作弗聞○不一作弗者三國管寧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烏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于皇天者乎言必無也鳴烏謂鳳皇也單行本釋文引馬云鳴烏弗聞裴注尚書君奭曰耆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於我並恆則鳴烏之聲不得聞況乃子周公作君奭鳳至期召公其能果致此周公所夙聞也收罔勖不及云云者

丕冒海隅出日云云者魏志武帝紀注引鄭云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海隅日出分二義總言疆界之廣今文罔作莫者漢書武帝紀云莫不率俾顏注言皆循其職貢而可使也釋言俾職也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君五句今文無徵○公曰君云者江云漢書昌邑王傳清狂不惠蘇林注心不慧惠與慧通穀梁僖二年傳達心則其言略達心即智慧周公謙言子不慧故言煩也詩閔予小子箋閔悼傷之言也釋詞越猶及也言予惟以閔傷天命及民心之不常故多誥我不順若此多言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公曰嗚呼君云者書疏引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剖切之詩云凡民之德是託言祇若茲往敬用治庶不有初鮮克有終本勉召公而云凡民之德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祇若茲往敬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公曰嗚呼君云者書疏引鄭云召公是時敬用治今文無徵○祇若茲者江云言我所誥如此而已祇敬有敬義下言敬則此不當作敬解易無祇悔馬注祇詞也往敬用治者用以也孫云往謂述職治自陝以西也白虎通巡守篇傳云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又曰薇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稅舍於野棠之下也先謙案孟子云諸侯朝天子述所職曰述職周召爲二伯入則述職出則巡行周公攝王召公爲保傅必常在成王左右此時蓋以分陝後巡行布政故周公勉以往敬用治又其心不說周公旦然無疑得以同德使召公旭然無疑得以居攝公蓋微窺見之故開布誠悃反覆周詳宣力聖人之明誠兼至如此

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十書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說詳下文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惠云左定四年傳祝佗曰周公爲太宰竹書紀年成王元年命冢宰周公總百官梅鷟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云冢宰字見周禮百工字見虞書致法誅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鄭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惠云金縢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周書作雒解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左傳祝佗曰管蔡啟商基聞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梅雒解孔鼂注郭鄭地名未詳所在各致其辟圖云僞傳爲眾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惠云三年不齒見周禮大司寇致其辟圖云僞傳以爲卿士周公坻內諸侯二卿治事○惠云左傳祝佗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梅云克慎明德句例祇德見呂刑先謙案史記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順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侯朝天子述所職曰王若曰嗚呼小子胡惟乃父迪厥德乃父蔡叔也迪蹈也蹈其父之德言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亦亦無不能其初鮮克有終慎厥初惟厥終終始如一庶乃不大變以玷厥祖玷缺也祖道也言庶幾汝不大變改以缺汝祖道無忝乃父無辱其父之名也

蔡仲之命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徙居新蔡不知漢志班自注胡後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後漢志河內郡山陽邑有蔡城劉昭注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願其事而告○梅云左傳祝佗曰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傳云王曰此增若字者效前後經文王若曰也傳但稱胡此加小子者效小子封也**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愼其道歎其賢○梅云案詩克壯其猷肆子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梅云肆子命爾侯于東土往卽汝當庶幾修德尚蓋前人之過子能改父之行見上克愼厥猷傳惟稱胡此加小子者效小子封也**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愼其道歎其賢○梅云案詩克壯其猷肆子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以汝率德改行之故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梅云肆子命爾侯于東土往卽汝當庶幾修德尚蓋前人之過子能

爾尙盍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當庶幾修德尚蓋前人之過子能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愆本魯語臧文仲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蹤迹而法循之能勤無怠以垂法子孫世世稱頌乃當我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尊云成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見左傳僞古文無徵王來自奄至于宗周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惟五月丁亥今文無徵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今文與古文同○惟五月丁亥者不能定爲何年成王卽政信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王自奄歸在宗周詰庶邦作多方周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此而來歸先謙案孟子云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此伐奄周公相武王時事也趙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又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于成王又云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公疑矣此百世之疑孟子注引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趙用今文不與周紀作成王同知此乃史公變文紀事可爲今古文同之證詩豳譜疏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周公相武王時事也趙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云王肅雖亂經之人此說多方在周公反政後實本於史記未爲無據皮云肅雖善賈馬之學其父朗師楊賜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則肅亦當習今文者故肅僞撰孔傳名爲古文實參合今古文爲之其意在攻鄭故陰用今文說以駁鄭之古文說如謂羲和卽仲叔四子虞時日月星辰卽今文說以駁鄭故陰用今文說也卽於旌旗不在衣祖甲爲湯孫太甲奄再叛再征多方在歸政後其說皆與今文家合遠勝馬鄭古文學者當分別觀之據馬鄭以駁鄭以駁孔可也近儒偏執鄭義以駁孔傳不知以古義爲折衷殊爲失之徵可也據馬鄭以駁偽孔可也據馬鄭以駁偽孔傳不知以古義爲折衷殊爲失之徵

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主民者我大降汝命諸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惟爾殷侯尹民三句今文無徵○惟爾殷侯尹民說已見上說文尹治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以諸侯之謂災異○洪惟圖天之命不永三句今文無徵○洪惟圖天之命弗永云云者寅敬格至也言天命不常有永有弗永人君大惟圖度天命以弗永爲戒則當敬念於祀事庶幾克享上帝昔夏有天命之時惟帝降格嚮於夏矣**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慼言於民無憂民之言○有夏誕厥逸二句今文無徵○有夏誕厥逸云云者言夏王大肆其逸樂不肯有憂慼之言及於其民謂不卹民段云衛包改戚爲慼俗字**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乃大淫昏二句今文無徵○乃大淫昏云云者言桀乃大淫佚昏亂不能有一德民之附附有德桀之在位其於天帝之命云云者卽謂度及之而於民之所以附麗不能開通而有合於天心天聽於民民之不附而帝命是圖其將能乎周書程典解愼德德開開乃無患孔鼂注開通言德合也王鳴盛云周書有九開文開保開皆亡又有大開小開開本周人語**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之命二句今文無徵○厥圖帝之命云云者言桀之在位其於天帝之命不能開通也言昏昧以爾多方惟以爾二句今文無徵○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於民民之不附而帝命是圖其將能乎周書程典解愼德德開開乃無患孔鼂注開通言德合也王鳴盛云周書有九開文開保開皆亡又有大開小開開本周人語**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降罰三句今文無徵○乃大降罰崇亂有夏者詩傳崇終也言桀乃大降誅罰終亂有夏之其意在攻鄭故陰用今文說以駁鄭之古文說如謂羲和卽仲叔四子虞時日月星辰卽今文說以駁鄭故陰用今文說也卽於旌旗不在衣祖甲爲湯孫太甲奄再叛再征多方在歸政後其說皆與今文家合遠勝馬鄭古文學者當分別觀之據馬鄭以駁鄭以駁孔可也近儒偏執鄭義以駁孔傳不知以古義爲折衷殊爲失之徵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民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惰於治民○不克靈承于旅三句今文無徵○不克靈承于旅者詩箋靈善也釋詁旅衆也言不能善承衆也孫云進財也漢書高紀蕭何主進顏注進本作贐言其所用之人無不惟財賚之是也賚之共奉先謙案盤庚罔不惟民之承與此句例同知丕當作不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季宣云大工記注荼古文舒罔學紀聞云洪舒于民古文舒于民者考工記注荼是懲玉藻諸侯荼之類因而改字立異亦無大害薛氏乃以荼爲民荼毒也段云此宋次道古文益見古籍舒荼通用如史記荊荼毒於民今依之**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桀訓大爲荼毒於民今依之貪叨忿戾不能有別解江孫皆從薛訓大爲荼毒也段云此宋次道古文益見古籍舒荼通用如史記荊荼毒於民今依之貪叨忿戾不能有別解江孫皆從薛訓大爲荼毒也段云此宋次道古文益見古籍舒荼通用如史記荊荼毒於民今依之貪叨忿戾不能有別解江孫皆從薛訓大爲荼毒也段云此宋次道古文益見古籍舒荼通用如史記荊荼毒於民今依之貪叨忿戾不能有別解江孫皆從薛訓大爲荼毒也段云此宋次道古文益見古籍舒荼通用如史記荊荼毒於民今依之貪叨忿戾不能有別解江孫皆從薛

段云今尙書鑾作懫天寶改釋文鑾作懫開寶改反說文之二反案懫字惟見大學鄭注尙書本作鑾與說文所引同衞包妄謂鑾爲古字懫爲今字改鑾作懫開寶中又改釋文大字作懫而小字仍舊是以云說文之二反而不知說文無懫字也不云說文作鑾則可知大字本作鑾矣集韻六至兩云鑾或作懫此正合未改釋文新定釋文爲此語說文養貪也重文作叨江云詩晨風憂心欽欽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言有夏氏之貪也重文作叨忿戾日欽欽然思劓割夏國言民之貪亂欲夏亡也湯誓曰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之謂也說文邑國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天惟時求民主云云者言天惟是求可爲萬民之主**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桀亦已大○刑殄有夏二句今文無徵○刑殄有夏者謂誅絕之惟天不畀純者詩傳畀與也晉語韋注純專也言天不以天下私一姓惟視其克享與否桀不克享惟天亦不專畀之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多享國故○乃惟以爾二句今文無徵○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云云者江云義民猶民儀謂賢者大誥民獻大傳作民儀是也言乃惟以汝多方之賢民不克長享祿位爰遷云義讀爲俄俄衰也言居賢人於官位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王念孫謂義與俄同衰也而任之則三宅無傾衰之民也此說爲先儒所未發然義民已見於民重亂有

此篇王說顧不之及案此義字亦與俄同言天所以大不與桀以其惟用汝多方傾衰之民爲臣故不能長久多享國也義爲俄之假字王引呂刑鴟義姦宄大戴禮干乘篇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管子明法解篇雖有大義士無從知之爲證今以其說推之左文十八年傳掩義隱賊義亦俄也義賊皆不善之事故掩蓋之隱蔽之也字亦作議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言法制不傾衰則民不相私也此與上文君法明論有常相對成文言君法明盛則君法儀亦俄也此與上文君法明論有常相對成文言君法明盛則江說然讀義爲儀民儀見今文說非古文所有讀義爲俄是也但俞云用爲臣則不當仍謂之義民矣下多士謂夏臣此義民乃與民上文言叨鬻卽是夏民之俄者又曰思劓割夏邑故不克永于多享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恭人衆士亂主所任任同己者○惟夏恭多士云云者恭與共同言夏之共職多士大不能明於治道保享于民下屬爲義大不克明與下大不克開相對爲文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非一大不能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乃胥惟虐于民三句今文無徵○乃胥惟虐于民云云者言上得民乃能安享夏多士保享于民乃相惟虐于民至于百端大不能開于民之麗夏之民與士皆如此宜其夏之亡非特桀有罪其民臣皆有罪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大代夏政爲天下民主○乃惟成湯三句今文無徵○乃胥惟虐于民三句今文同○今文與古文同者班固典引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注引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此蔡約舉經文非有異本詩箋簡擇也言乃惟成湯能以爾衆方諸侯推擇而代夏爲民之主殷本紀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四海與此證合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勸湯慎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言政刑清○慎厥麗乃勸二句今文無徵○慎厥麗乃勸云云者湯知民所附在德而慎其德乃以勸民雖被刑者皆當其情亦以相勸於德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去刑罰亦能用勸善○以至于帝乙三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班固典引作以至于帝乙云云者帝乙卽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要囚五句今文無徵○要囚云云者要囚爲其辠法之要詳康誥上多戮罪人民知無縱亦能以勸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言刑平也今至于爾辟二句今文無徵○今至于爾辟云云者爾辟君也爾君謂紂言至于汝君乃不能以多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今至于爾辟云云者釋詁辟君也爾君謂紂言至于汝君乃不能以多方諸侯之衆保享天命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嗚呼四句今文無徵○嗚呼云云者周公歎而遞王命也晉語韋注釋舍也言非天舍去夏所受之命君奭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與此庸釋文義正同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紂特爾多方諸侯之衆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致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非天庸釋有殷云云者言非天之舍殷乃惟紂特用汝衆方大過圖度天命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切切有辭致天不佑多士大淫泆有辭馬本泆作屑與此同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詞誅滅斁○圖厥政三句今文無徵○乃胥惟虐于民三句今文同○今文與古文同者班固典引圖厥政云云者釋文馬云蠲明也烝升也孫云言無明德升聞於天詩傳箋絜也廣雅釋詁烝美也言紂謀其政不絜不美天惟降是喪亡之咎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有邦間之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乃惟有夏四句今文無徵邦當作國○乃惟有夏云云者言夏桀謀其政而不就於享天命故天降是喪亡以有國諸侯代之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豫其過逸言縱恣無度○乃惟二句今文無徵○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者言逸樂自恣猶言逸樂其所樂也言夏之共職多士大不能明於治道保享于民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下其喪亡詞誅滅斁○圖厥政云云者釋文馬云蠲明也烝升也孫云言無明德升聞於天詩傳箋絜也廣雅釋詁烝美也言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降是喪亡之咎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惟聖二句今文無徵○惟聖云云者言善惡無常變改甚速故天須之中論法象篇墮其威儀恍其辭令而望民則我未之有也莫之則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維聖罔念作狂維狂克念作聖孫云大傳云貌之不恭是謂不省厥咎狂又云思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又云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言惟通明者無念則慢倨矣慢倨者能念則通明矣王鳴盛云徐幹以威儀言之此古義也能去其狂則進於聖新序刺奢篇言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酒誥言紂燕喪威儀是桀紂皆以狂亡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之子孫謂武王也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惟五年須暇之僞古文也古文暇作夏者詩皇矣上帝耆之鄭箋天可念聽今文皆無徵○古文暇作夏者詩皇矣上帝耆之鄭箋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疏云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假天觀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周頌武箋云言不汲汲於誅紂須假五年疏引書注同段云經本作夏鄭注用鄉飲酒義釋爲假其箋詩則徑用須假字大雅周頌同詩釋文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案作暇者後人所改僞孔作須暇之子孫正用鄭注易夏爲假而又作暇如用鄭注易卯谷爲昧谷之比武疏引多方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

孫暇從孔本又臏湯字古義假訓大故假包閒暇之義淺人泥於假訓假借暇訓閒暇不知其義相兼無煩改字匡謬正俗似未識此意而引登樓賦作假日可證今本文選之誤孫云此云五年當從文王七年數至十三年伐紂也自入年數至十三年是帀五年鄭用十三年伐紂之說與史記十一年異皮云史記以爲文王受命七年武王伐紂爲十一年劉歆以爲文王受命九年其後五年武王伐紂爲十三年今古文說不同而先後五年之數則一鄭既用今文受命七年之說又用古文十三年伐紂之說則首尾凡七年與須假五年之數不合矣先謙案句絕詩思文疏引太誓鄭注云禮說曰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還師不伐是須待覽假之難人事亦天心也故云天惟五年須假之紂雖不善而皆無可念聽天亦不善其子孫或冀傳位大作民主湯之世澤猶可不輔而皆無可念聽天亦不善其子孫或冀傳位大作民主湯之世澤猶可末如何矣念聽猶念聞也天惟求爾多方三句文義相承言天求眾方之有德者大動威以誅紂而啟其能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天惟求爾多方三句今文無徵○天惟求爾多方云云者詩譜序疏引鄭說猶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爲天顧諟天命者案經言天求眾方之有德者大動威以誅紂而啟其能爲之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惟爾多方云云者詩譜序疏引鄭說似未合惟爾多方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惟爾多方云云者詩譜序疏引鄭云眾國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言以仁政得人心○惟爾多方云云者詩譜序疏引鄭云眾國無堪四句今文無徵○天惟式教我用休云云者式用簡大尹治也言今文無徵○天惟式教我用休云云者式用簡大尹治也言天惟用教我以休祥大畀我以殷之王命以治爾眾方之諸侯今句今文無徵○天惟用教我以休祥大畀我以殷之王命以治爾眾方之諸侯今周能堪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克堪用德二句今文無徵○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者能以德主神天之祀典同敷說文主也**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殷天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天惟式教我用休三句今文無徵○天惟式教我用休云云者式用簡大尹治也言今句今文無徵○天惟用教我以休祥大畀我以殷之王命以治爾眾方之諸侯今天惟用敎我以休祥大畀我以殷之王命以治爾眾方之諸侯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今我曷敢多誥二句今文無徵○今我曷敢多誥云云者命謂敎命據上文我惟大降爾命下文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則僞傳以爲誅四國首亂此次成王伐奄四國君救民生命者非也因前此四國首亂此次成王伐奄四國民居洛尚有不靖者又特誥之**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今文無徵○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忱讁字通釋詁讁誠也方言爾四國何不以誠告之於爾眾方俾眾方尊信裕道也道猶告言爾四國何不以誠告之於爾眾方俾眾方尊信我**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二句今文無徵○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云云者匡謬正俗引此經二句曷作害不作弗段云今本作曷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四見皆當正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亦皆作害也夾者眾經音義十二引倉頡云輔也介者釋詁相也言汝何不惟善是輔相我周王共享天命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

今文無徵○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者能以德主神天之祀典同敷說文主也**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殷天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眾方之諸侯○天惟式教我用休三句今文無徵○天惟式教我用休云云者式用簡大尹治也言今句今文無徵○天惟用教我以休祥大畀我以殷之王命以治爾眾方之諸侯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今我曷敢多誥二句今文無徵○今我曷敢多誥云云者命謂敎命據上文我惟大降爾命下文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則僞傳以爲誅四國首亂此次成王伐奄四國君救民生命者非也因前此四國首**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今文無徵○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忱讁字通釋詁讁誠也方言爾四國何不以誠告之於爾眾方俾眾方尊信裕道也道猶告言爾四國何不以誠告之於爾眾方俾眾方尊信**我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二句今文無徵○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云云者匡謬正俗引此經二句曷作害不作弗段云今本作曷衛包改也此篇曷字四見皆當正作害王莽依大誥多作害是今文亦皆作害也夾者眾經音義十二引倉頡云輔也介者釋詁相也言汝何不惟善是輔相我周王共享天命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

不法之事謀取信於正長歟罔如此**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如是不執其罪信于正道故其敎告之誥訓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不監淮夷叛時三誥成王卽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至于再至于三古文也今文不重至于字○至于再至于三者言成王此則要決而囚之終以釋放多士云惟不爾殺也**至于再至于三**謂再迪屢不靜之事○至于再至于三者言成王此久東伐諸國之民從亂有至于再者有至于三者不重至于字者漢書文三王傳引書曰至于再三論衡讁告篇蔡算畔周公告我敎之至于再三與漢書合**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敎告戰要其大罰誅之○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下誅汝君乃其大罰殛之今文無乃字我乃其大罰誅之今文無乃字者文三王傳引書作有不用我降爾命命卽謂此敎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者釋文殛本又作極段云作極者是也足利古本亦作極**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非我有周秉德不安寧以取誅○非我有周二句今文無徵○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者與多士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句例同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歎王

而以道告汝眾方與眾多士○王曰嗚呼四句今文無徵○王曰嗚呼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者上文誥民此下誥其爲臣者有方猶有邦謂多方服事殷者殷即三監之殷有方多士殷多士指前克殷所遷者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二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眾士今汝奔走來徙臣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今文無徵○王曰嗚呼四句今文無徵○王曰嗚呼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者上文誥民此下誥其爲臣者有方猶有邦謂多方服事殷者殷即三監之殷有方多士指前克殷所遷者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于凡民惟曰不享

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于凡民惟曰不享

有服在大僚

有服在大僚

其大介賚爾

其大介賚爾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公七年反政成王元年用事周公奔楚旋爲成王迎歸乃作多士無逸成王踐奄歸在宗周周公作多方事疑在成王二年距營成周之歲適得五年或在成王三年亦未可知今文之明確可據也對殷士言故稱祀越

公七年反政成王元年用事周公奔楚旋爲成王迎歸乃作多士無逸成王踐奄歸在宗周周公作多方事疑在成王二年距營成周之歲適得五年或在成王三年亦未可知今文之明確可據也對殷士言故稱祀越

後儒遷就古文不如今文

後儒遷就古文不如今文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古文也今文作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古文也今文作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爾罔不克臬今文無徵○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者釋詞越猶及也地官序官鄭注正師胥皆長也胥者大射鷖鄭注宰官之胥伯者內則云州史讀諸州伯州伯州里之伯也多眾也臬者廣雅釋詁法也言爾臣於監及監以下所有官長如宰官之胥吏州伯之人罕見斧字遂分爲大介二字耳說亦明通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庶幾修汝事有所成其解多士多方二篇皆不可通陳治今文必以鄭古文說泪之可謂大惑不解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助賜爾釋詁介右也說文右助也多士篇句義同其有不給於用者我有周惟其大助賜爾釋詁介右也說文右助也多士篇句義同其

爾罔不克臬今文無徵○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古文也今文作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爾罔不克臬今文無徵○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古文也今文作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者有胥名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序官云胥十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一人是縣役亦賦也今文言于維有縣賦之多士篇遹殷士之言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此特因其希冀之情加以策勉

者有胥名大司馬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一人是縣役亦賦也今文言于維有縣賦之多士篇遹殷士之言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此特因其希冀之情加以策勉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

我再叛再征茲之史記書序璣不可易當是王肅襲用今文家言近人必欲執鄭誤解移易經文篇次而以奄再叛再征爲不可信故其解多士多方二篇皆不可通陳治今文必以鄭古文說泪之可謂大惑不解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助賜爾釋詁介右也說文右助也多士篇句義同其有不給於用者我有周惟其大助賜爾釋詁介右也說文右助也多士篇句義同其

畀矜爾二句今文無徵○天惟畀矜爾二句今文無徵○天惟畀矜爾二句今文無徵○天惟

顛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乃爲逸豫顛僻大棄王命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
離逖汝土將遠徙之○我則致天之罰今文與古文同爾乃惟逸
惟顛四句今文無徵○爾乃惟逸惟顛云云者言汝若惟放逸而
不勤事惟邪顛而不謀善大與王之敎命相遠則惟汝多方自取
天威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離遠爾土不得安汝田宅於茲洛矣
此又專誥有方多士釋誥採取也書疏引鄭云分離奪汝土也今
文同者石經殘碑作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敬告爾命者詳具
我則致天之下闕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
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王曰三句今文無徵○王曰我不惟多
誥我惟祇告爾命者詳具上文誥殷多士中此誥有方多士亦無
他辭故云我不更多誥惟敬告爾亨耳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
天命可畏視汝克享與不克享耳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
無我怨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
以再三加誅之意○又曰四句今文無徵○又曰者書疏引顧氏云王又復言曰也時惟爾初者是惟汝有方多士初聽我
誥也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禮文王世子疏于是語辭上文告
殷多士以穆穆在位望其克敬也又告以爾惟和哉望其克和也
爾有方多士亦同此意若不克敬與和則我致天之罰令在必行
汝無我怨也

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史記魯世家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孫云便猶辨也百官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慎○周公若曰三句今文無徵○周公若曰云云者周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魯世家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鄭云分離奪汝土也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王曰常臣位匍匐如畏然是此經拜手稽首之義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用咸戒于王曰今文無徵王左右常伯常任今文與古文同準人作辟人綴衣作贅衣古文伯一作敀○用咸戒于王曰者用以周公率羣臣見王故云羣臣同進戒于王也今文同者古文苑載胡廣侍中箴亦惟先正克愼左右常伯常任實爲政首箴中備引籍孺閎孺鄧通石顯弘恭董賢爲戒則常伯常任實爲政首之義皆侍中之職

漢書谷永傳治遠自近治習善在左右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則左右書艾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乃位常伯格處左右與經云王左右合應劭漢官儀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殷下稱制楊雄侍中箴此則常伯常任二職何以咸光常伯羽獵賦羣公常伯楊雄侍中李固傳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朱穆傳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蟬之飾處常伯之任襄楷傳黃門朱穆之任決謀於中蔡邕陳太邱碑便常侍天刑之人今乃反處常伯之任然侯楊公碑帝以機密齊栗常伯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司空文烈侯楊公碑帝以機密齊栗常伯劇任漢書王莽傳霍光卽席常任之重皮云杜佑通典云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任準人者是惟汝有方多士初聽我直侍左右分寧乘輿服物下至藝器虎子之屬據此則常伯常任與贊衣虎賁同列故進戒首及之又云或疑常伯常任二職何以咸光常伯格處左右與經云王左右合應劭漢官儀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殷下稱制楊雄侍中箴此則常伯常任二職何以咸光常伯羽獵賦羣公常伯楊皆爲侍中案漢書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亡員多至數十人朱穆傳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蟬之飾處常伯之任襄楷傳黃門得入禁中侍中在漢分左右曹或又爲中常侍疑周成王時亦分大小二職谷永傳執常伯之職顏注云一曰常任使執之長足爲大小二職之證衛顗受人此其長也言常伯爲常任之長也言常任納言諸簡岳牧邦君以常伯常任別轉碑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簡岳牧邦君之外亦必以爲侍中常侍之官也準人者於公侯卿士岳牧邦君以常伯常任別於王左右治獄之官蓋若國朝之愼刑司也與下文準人不同一作辟人者石經殘碑作常伯常任辟下闕孫云辟法也辟人謂法官也皮云王出入必有執法之官周禮有朝士屬秋官司寇故辟人與贊衣虎賁同列綴衣者亦侍帷幄之臣後漢百官志內者令注掌中布張諸衣物蓋卽此官一作贅衣者楊雄雍州牧箴班固

西都賦崔瑗北軍中候箴皆作贊文選李注引公羊傳曰贊猶纘也皮云古贊纘通用公羊傳贊旒張衡傳引作纘旒顧命篇纘路鄭司農周禮注引作贊路是其證漢書王莽傳又置大贊官主乘輿服御物莽蓋用今文說仿古贊衣之官虎賁者續漢百官志引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貙題名焉漢官儀曰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古有勇士孟賁改奔爲賁先謙案古書無作虎奔者其說未可據周禮夏官屬虎賁氏下大夫一人鄭衣虎賁言此五官皆近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

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其在商邑四句今文當與古文同○其在商邑者邑猶國也白虎通京師篇尚書曰在商邑蓋指酒誥文與此經言之今文不容有異言其在商之都邑以是其在下闕以文義推之上下文其邑其在四方以大法布昭無能協和于其邑其在四方以大法布昭無敢違背兆民康樂見其聖德能用人也**嗚呼其在受德昏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爲威虐○嗚呼四句今文無徵嗚呼當作於戲邦當作國○嗚呼其在受德昏者釋文受德馬云受所爲德也說文悉彊也從心文聲周書曰在受德悉讀若昊段云此壁書也古音文聲昏聲敬聲同在第十三部悉或爲敬猶斁亦作汶書疏云釋詁敬強也昏即敬也故訓爲強案此當云敬強也昏即敬也故訓爲強乃合鄭注般庚亦讀昏爲敬先謙案受德與棄德同馬說是古文作受今文作紂惟羞刑暴德之人者廣雅釋詁羞辱也被刑受辱故曰羞刑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宗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於百姓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者言同惡相濟與下同于厥政互文見義**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眾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德之人同于厥政者庶眾也習者與人君相親狎所謂左右近習之臣逸與失同逸德猶失德也詩伐木民之失德**帝欽罰之乃仵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有華夏得用商所受

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帝欽罰之四句今文無徵○帝欽罰之云云者釋詁欽欽憂也此欽亦訓憂釋詁仵使也說文中國之人也式法也奄大有餘也詩傳曰治也言上帝見紂之不善憂閔斯民而降罰於紂乃使我克有中夏法商之受天命代夏以大安治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有賢俊之心○亦越文王武王二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灼見三有俊心今文俊作會○亦越文王武王云云者言及文王武王能知事牧準三宅之心而使在官明見宅事牧灼灼明也說文焯明也从火卓聲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段云作灼者同部假借字俊作會者石經殘碑作上闕有會心孫云釋詁會合也言明見三宅之合於心者始用之陳云會讀如會計之會會猶最也胡廣所謂課第長吏其有治能者爲最是也莊述祖云會合也聚也言俊父皆聚於其官也**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以敬事上帝今文與古文同立民長伯今文無徵劉云賢俊者上帝之心文武之顯俊尊上帝也傳以郊祀建侯解之非○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以敬事下闕立民長伯者立賢人以爲民長伯釋詁伯長也同義**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立政任人二句今文無徵準當作辟○立政任人者總冒下文將欲立政則必擇人而任之準夫牧作三事者孫云即上文事牧準三宅之倒文是也此言文王任人以此三宅爲最重準人牧作者王先和云司士注作謂使之也射人疏作使也牧作謂膺牧民之任使者三事者詩十月之交三事大夫箋云三公是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古文也今文三者雖小官長必愼擇其人○虎賁綴衣趣馬綴作贅○虎賁云云者自近臣先舉之綴作贅與楊雄班固崔瑗所引今文合趣馬者周禮爲校人屬官馬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趣養馬之官職雖卑而常近人君故與虎賁贊衣並舉詩正月職維趣馬以此職居寵臣是其證矣小尹者三官之下各有小官書疏云趣馬下有小官即虎賁綴衣可知**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人爲之僕者孫云蓋若今文無徵○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今文周禮太僕射人也鄭注射人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卜當爲僕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服位者然則此文左右攜僕正當彼二官之職也百司庶府者江云若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是也周禮則官名言司者尤多府則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之屬言百言庶皆凡括諸官之詞也書疏云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非百官之身也先謙案此皆包舉官吏非置官不言也**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愼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率其任乎○大都二句今文無徵○大都小伯者其在外之大都邑居官則有小長蓋若今文武知三宅三俊故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能以敬事上天之道藝人者孫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鄭注以爲殷制然則殷紂時天子五官文武爲諸侯降于天子故三公曰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則古天子亦止有三官皮云孫說非也今尚書說天子三公無六卿詳見甘誓先謙案舉內官自小至大故先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而後及司徒司馬司空也亞旅者左文十六年傳宋華耦請承命於亞旅杜注亞旅上大夫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服注亞旅大夫也釋言亞次也釋詁旅眾也則亞旅爲眾大夫於卿之次於大夫**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文武末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今文無徵○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者孫云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掌常事之官大夫及族掌常吉凶之事皆聚於其官也**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伯今文與古文同立民長伯今文無徵劉云賢俊者上帝之心文武能官人所以事天治民即夏殷紂時天子五官文武爲諸侯降于天子故三公曰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則古天子亦止有三官皮云孫說非也今尚書說天子三公無六卿詳見甘誓先謙案舉內官自小至大故先太史尹伯庶常吉士而後及司徒司馬司空也亞旅者左文十六年傳宋華耦請承命於亞旅杜注亞旅上大夫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服注亞旅大夫也釋言亞次也釋詁旅眾也則亞旅爲眾大夫次於卿之眾師及亳人之歸文立監及阪地之尹**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夷微盧烝三者孫云即上文事牧準三宅

長皆用賢○夷微盧烝三亳阪尹今文無微盧當作纑○夷微盧烝者釋詁烝君也言夷地微盧二國皆有君長書疏云此舉夷微盧以見彭濮等諸夷也先謙案夷地屬周先後不一或文王時微盧之君先服至武王時始有彭濮諸夷也今文盧作纑者史記錄牧誓文作微纑彭濮人此文當同微地無攷盧即左傳之盧戎一作盧戎三亳阪尹者書疏引鄭云三亳者湯舊邦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曰阪尹阪是三阪之名尹是正長之稱既分亳爲三邑各爲立長其長稱阪尹以居險處也地理志成皐故虎牢或曰制左傳所云制嚴邑也轘轅見國策降谷即函谷降函聲相近江云鄭以亳北臨大河於其東西南三面推求以成皐轘轅函谷當三亳阪險之處皇甫謐說三亳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不可信也先謙案三亳之說從鄭爲安但謂置尹也知者左昭二十三年傳單子從疑阪亦地名三亳與阪各置尹也阪道劉子從尹道阪道尹道分爲二地益文王時得此阪地因立阪尹歷年久遠制變名留後人取爲二道之目地名改革失其本眞如續漢志會稽郡下之東部侯國本爲東部侯官今爲侯官縣之比阪道尹道地在王城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是文王開拓疆土成周一帶實已來屬故於其地置官也此及三亳皆在中夏而官列夷微盧烝之下者蓋文王受命後經略之基地故郡立官名以別於周邦之舊焉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惟克厥宅心古文也今文惟作維云者石經殘碑作口王維厥度心乃下同惟維能自宅心文王惟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人君宅人在先能宅心文王惟能自宅心乃能立此常事及司牧之人用能皆俊民有德者常事常任三事者即上文之宅乃牧也宅乃準見下文之舊焉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眾言及眾刑獄眾所當慎之事而已勢於求才逸於任賢○文王罔攸兼于庶言者言人君用人必資兼聽文王則不然由其宅心公明於人心克知灼見無所兼于眾言之蔽也今文勿作物者論衡明雩篇德豐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政治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夫无妄之氣應世時至當固自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火受民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敷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開而至也水氣閒之聖主知之不改政行盛德宣以賢遭遇久旱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閒堯湯周轉殺賑贍損鄧清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王鳴盛云據此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鄭讀妄爲望言无所望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陂五陰陂四合爲九一元之流四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圖至不宜改政此必晚周學者相傳古訓也段云詳充意於末字句絕末無也謂無非也不賑不至當作不賑不去謂去非常之災異也侯康云司常雒帛爲物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是勿即物又勿無也而物故之物高堂隆答魏朝訪亦訓爲無釋名續漢志注同益二字非衍矣但充釋此經與古文絕殊乃以物爲災物左僖四年傳必書雲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文敉撫也小祝注安也兩率惟語詞孫云率與眭亦及武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替廢其治事之義愛民之德也○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之心順於寬容之德故舊無武丕丕基者言文武作遹並受大業僞傳言君臣非此作茲基作其○率惟謀從容德者釋言謀心也禮鄭注從順也言作其即基字淆文並非語詞江說同**嗚呼孺子王矣**歎稱子今以爲法祖考之德○嗚呼作於歲下同今文嗚呼作於歲者石經殘碑作於戲下同**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以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不順若丕其力○繼自今以後經略之基地故郡立官名以治也亂治也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代之言不可復變○相我受民二句今文無徵○相我受民云者受民謂受天命與我之民同也詩傳相間之今文勿作物○相我受民云者受民謂受天命與我之民同也詩傳相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又云誕保文武受民此義同也鄭語韋注和平也說文閒隙也言能助我受民平我眾獄眾勑也鄭語清耗賑贍損鄧清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王鳴盛云據此勿當作物謂災物也易无妄鄭讀妄爲望言无所望劉逵吳都賦注引易无妄曰災氣有九陽陂五陰陂四合爲九一元之流四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王充據此以說此經爲災物圖

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

物注雲物氣色災變也史記晉侯世家然言有物漢書東平王宇傳或明鬼神信物怪充以物爲災怪義同於此案如論衡說相我受民二句屬上爲義時則物有間之云云者江云時則物有乘間而至者乃无妄之氣非政治所致也自一話一言政事无非無敢變易我則終惟成德之美士以相我受民而已先謙案王充以相我受民二句屬上爲義時則物有間之云云者江云時則物有乘間而至者乃无妄之氣非政治所致也自一話一言政事无非無敢依文立訓然以上下文義推之此不當言及災物俟說較長**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自一話一言三句今文與古文同惟作維○自一話一言云云者釋詁話言也說文會合善言也如禹益皋陶相與言於帝前所謂一話一言也周書孔注末終也釋訓美士爲彥言自一話一言之間無不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受民謂念念以求賢爲事也今文同惟作維者論衡明雩篇引如此哉**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歎已受作以前徽作徵孺子王矣今文無徵○予旦已受人之善言以上所云是也周公以所戒託爲羣臣之言故曰予旦已受人之善言皆告孺子王矣先謙案已以字同據石經作以則已不訓既已受作以前徽作徵者石經殘碑作口旦以前人之徵言下同東觀餘論同孫云漢書藝文志孔子沒而微言絕文選注引論語崇爵讖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微與嬥聲義近嬥言亦美言也皮云漢丹陽太守郭文碑徵言絕矣漢人多用徽言字當訓精微之徵顏注漢書要妙之言是也與徵言訓美言不同義**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眾獄愼其勿誤○其勿誤于庶獄庶愼今文無徵○其勿誤于庶獄二句今文無徵○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儀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其克詰爾戎兵云云者釋文詰馬云實也孫云實蓋責形近而誤廣雅釋詁詰責也江云大司寇鄭注詰謹也周語夫兵戢而時動則威謹爾戎兵戢武修文以懷遠也陟登也禹弼成五服至于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要服以內爲中國分爲九州爲方七千里夏末侵土地四創幅員減殺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各方千里周公輔成王致太平復禹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亦爲方萬里亦以要服之內九州方千里鄭注州是登復禹之舊迹也禮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州此殷制**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乎○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古文也今文方作旁○方作旁者漢張衡東巡誥云旁行天下晉書地理志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即本漢志此今文作旁之明證**以覲文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蓋即用此經文石經殘碑作上罔王之鮮光而揚武王之大訓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今文無徵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古文也今文無于字在作哉○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者釋文儉本又作憸馬云儉利佞人也說文儉下云誋也憸下云疾利也據殷庚儉民石經作散民此經今文儉亦當作散說文引下儉人作諗云州輔碑哉貴不濡哉貴即在貴也與哉字形近疑因此致譌**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我國家○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三句今文無徵用勸相我治我國家○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善士以勉助我國家說文勸勉力也從力萬聲周書曰用勸相我國家玉篇引同皮云古文作邦今文作國僞孔用今文本說文義下云問也從言會意周書曰勿以諭人段云諭者今之驗字此於六書爲假借如敢狎恤等字之比亦壁書然也勸作勖者吳志孫權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以勖相我國家勖亦勉也疑三家異文或以訓詁代也**今文子孫自今立政其勿用儉人其惟善士以勉助我國家**

光以揚武王下國東觀餘論引文王之鮮光陳云鮮之訓爲明此言鮮光猶雒誥言明光也侯康云覲作勤者大宗伯注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是覲有勤義也蔡中郎筆賦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國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代兮建皇極而敘彝倫是覲又有勤音也耿作鮮者耿訓明鮮亦訓明是耿鮮義同也皮云今文作勤當與下揚字同義爾雅勤庸皆訓勞庸同訓當亦有賡續之義爾雅賡揚續也是揚字訓續此經勤字亦當有續義上言勤下言揚皆謂賡續前人之功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天官有所私○嗚呼三句今文無徵嗚呼作於歲○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者皮云風俗通以此篇爲周公將沒之言故於繼自今後王反復申之以垂戒也魯世家於作立政後即云周公在豐病將沒則立政爲公臨沒之言應說可信其惟克用常人者江云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鄭注庸有常也則有常是人之一德皐陶謨彰厥有常吉哉則其德有常乃爲善人先謙案有常吉哉之周禮太史掌八法一曰官屬二曰常爲吉其惟吉士同意**人**公若曰太史者呼太史而告之周禮太史今文無徵○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並告太史○周禮太史掌八法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又云凡辯法者攷焉蓋典籍藏於太史故公特言之**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司寇蘇公式三句今文無徵○司寇蘇公式云云者左成十一年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杜注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式法也言司寇蘇公之法式能敬爾用獄以延長我王國之祚此敬當讀爲矜矜敬矜字通蘇公當武王初得天下用輕典爲矜敬故云矜**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愼行必以其列用中爾用獄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茲式有愼二句今文無徵○茲式有愼云者大司寇刑平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案中罰即中典也成王時正承平守成之世用中典鄭注平國承平守成之國故周公以用中典爲戒有讀爲又言此時之法式不同蘇公爲司寇時又當愼益加愼以條列之而用其中罰之意如此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此梅氏古文之二十一周紀成王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魯世家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今古文說竝同惠云鄭氏書序立政在周官後梅氏置周官前以立政官名與周官矛盾故耳明邵寶謂立政固任人而未定官制此未考古文書序而妄爲之說也

王先謙參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卽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惠云周語韋昭注聘者王者所以撫萬國存省之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惠云孔疏周禮九服此惟言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惠云左傳以六王命討不庭又曰同討不庭杜注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六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惠云孔疏周禮九服此惟言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見上閻云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泛及僞書首云董正治官之比○司寇蘇

官似未諳治字之義**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梅云詩匪大猷是經老子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惠云漢書匈奴傳楊雄上書曰臣聞六藝之治貴於未亂**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梅云堯典百姓百工僞傳俱訓百官百揆以下見堯典皐陶謨閻云百揆非官名左傳解最分明僞書不通此義疑誤後人之甚**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至治○梅云詩匪大猷是經老子爲之**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惠云禮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文雖不同見夏商官倍於唐虞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官而昭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傅

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惠云羅義云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也然則何官曰此太子三公也保氏序官疏引鄭小同所撰鄭志云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師保初時然矣案孔氏逸書無周官趙商據以爲說此必見緯書及書大傳梅賾即用之以入周官也閻云論道經邦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西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漢書丙吉傳三公典調和陰陽程云漢書陳平傳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職所當憂此自謂其丞相爲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不相涉僞書不通西漢時三公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之曰茲惟三公愛理陰陽失之遠矣**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惠云禮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梅云公孤見周禮太師太傅太保見賈子新書今案周禮孤卿於三公之下傳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見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數賈子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稱此文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正用賈子保傅之語特改三少之少從周禮之**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子一人**王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敬以輔我一人之治○梅云制鄭注云三孤無職佐公論道班固燕然山銘寅亮聖明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惠云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又曰六典三曰禮典以統百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眾民使小大皆協睦○惠云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曰二曰教典以擾萬民堯典敬敷五教案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鄭注有虞氏五而周有十二焉據此周有六典教典爲司徒與唐虞異也閻云周禮無數五典之文周有六典教典而遠引上古之制殆必不爾**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惠云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又曰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惠云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又云凡制軍王六軍詩鄘我六師亦變六軍言六師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慝刑強暴作亂者夏官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

生百穀故曰土○閻云周禮太宰六典六曰事典小宰六官六曰冬官掌邦事又六曰事職則司空掌之宜曰掌邦事此易爲邦土者設之故不知司空事繁備見殆以左傳眇季爲司空又曰眇季授土之故不知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此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所從鄭注非土字所能包括也又云王制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所從始於管子之士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惠云各率其屬見上九牧見逸周書酆謀云各率其屬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官司徒屬職分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公無官言其有人然後充之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惠云禮文王世子記曰三公三孤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梅云公孤見周禮太師太傅太保見賈子新書今案周禮孤卿於三公之下傳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見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稱此文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正用賈子保傅之語特改三少之少從周禮之**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子一人**王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敬以輔我一人之治○梅云制鄭注云三孤無職佐公論道班固燕然山銘寅亮聖明

日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並無五服畿書前曰六服合周制矣此五服將以爲同禹貢平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爲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不應周家大一統之時即有荒服不至之事反復皆不可通**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惠云岳大明黜陟于方岳之下大明觀四方諸侯各朝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邦國**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考績黜陟之法○惠云左傳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注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孔疏壯言巡守方岳閻與周官符同不知亦梅賾竊左傳及杜注而爲之耳**黜陟見堯典姚際恆云自皐成兆民以上皆王言下又著王曰中間入六年至大明黜陟一段爲史臣紀事語夾雜凌亂無此體格**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欽而戒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梅云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云易云渙汗其大號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踐而反是反汗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懷作書背厶者謂之公梅云左文六年傳史臣引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公絕私害公漢書賈捐之傳徇公滅私**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乃不迷錯○梅云終始政乃不迷錯○梅云左襄三十一年傳子產曰儒

閩學而後入政昭六年傳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制議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蓄疑敗謀忘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梅云孟子作之師論語惡利口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政事必煩○梅云論語不爲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必致患○梅云易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詩無有後艱顧炎武曰詩虞業惟縱傳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捷業如鋸齒或白晝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傳學人舍業禮大功廢業並謂此也縣者常防其墜故借爲敬謹之業書之兢兢業業詩之赫赫業業有震且業是也凡人所執之事亦當敬謹故又借爲事業之業易傳進德修業可大則賢人之業盛德大業禮記之敬業樂羣是也然三代詩書之文並無此義而業廣惟勤一語乃出梅氏之古文尚書其不可信也決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侈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梅云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牟與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梅云孟子曰侮奪人之君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左襄三十年傳引詩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不可爲入可畏之刑○先謙案荀子仲尼篇安則慮危惠云太元禮次七日出虞不畏入畏范望注家信爲禮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畏出虞入刑刑以正衰故曰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用范注也居寵思危懼而事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政厖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諸厖亂也○惠云荀子非十二子篇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梅云劉向封事曰雖遜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又曰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政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閻云僞書以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併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云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詞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梅云詩以佐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君陳臣名也因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十二書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詳見序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梅云周語單襄公曰曜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謙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閻云論語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唐石經始定爲乎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惠云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序云命周公分正東郊成周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循其常法而教訓之○梅云左襄十四年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詰伯舅太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今余命爾環茲率舅氏之典周公之教惟民其治○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于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聞之以德○梅云左僖五年傳宮之奇引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下云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謂然則所謂我聞者曷聞哉聞諸宮之奇而已閻云詳左傳元文馨香本屬黍稷言黍稷本屬祀神言謂祀神所重在德苟有德其馨香非第黍稷而已乃明德之馨香也今上無黍稷字突曰至治馨香馨香香於至治何與此不言祀神事下又突曰黍稷非馨黍稷於治民何與種種迷謬皆爲吞剝周書成語三國志張紘傳紘歲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竊以此爲作僞者所本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敎周公之道敎

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梅云皐陶謨子思日孜孜庶語無康好逸豫先謙案詩無敢戲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梅云禮緇衣君陳云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汝戒勿爲凡人之行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梅云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梅云緇衣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無則繹二字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 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梅云禮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梅云緇衣君陳曰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 **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梅云緇衣君陳曰於乎是惟良顯哉皐陶謨咸若時惠云春秋繁露所引與坊記同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困學紀聞云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閻

復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閻云爾有云出於臣工之相告誡則爲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謂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下引君陳曰云子又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孝下引太誓曰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以取證太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必良以取證太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必考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假若文王告武王曰汝克紂非汝武惟朕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作僞者見書序命君陳云遂通篇作成王語無罪可乎不可也作僞者見書序命君陳云遂通篇作成王語安知當日不更參以臣言如顧命例耶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梅云篇內言周公訓者三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梅云寬而不愎立政率惟謀從容德 **殷民在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梅云禮文王世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呂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道以亂風俗之教** **狂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於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梅云堯典流

賊姦宄康誥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有人須臾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梅云論語無求備于一人 有容德乃大** 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乃大 **爲大欲其忍恥藏垢○梅云周語富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韋注若乃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梅云禮王制簡不肖以繫惡命鄉簡不率教者 **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愼所以示之○梅云左成十六年傳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先謙案孟子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愼所好○梅云大學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於大道○梅云康誥勿替敬典此文所本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梅云盤庚惟予一人有佚罰 **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先謙案雒誥汝永有辭此與太甲萬世有辭所本

尚書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顧命資命羣臣敍以要言○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率諸侯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命作顧命釋文引馬云成王將崩顧念康王命召公率諸侯輔相之集解及書疏引鄭云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回首曰顧

王先謙參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古文也今文作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故不豫○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古文疏引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居攝六年爲年十九年陟是以武王崩之明年爲成王元年懌者書疏及詩烈文疏引馬云紀年成王三十九年端孫云紀年成王三十八年統周公居東二年攝政七年凡九年故三十七年除此九年則爲二十八年與鄭合竹書後出或即用鄭義云居攝六年爲年端者王鳴盛云詩疏引此注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知者鄭注康王之誥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此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又注金縢云據大傳大戴禮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將踐阼稱己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即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年即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案新書修政篇成王年二十二歲即位享國親以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與此推爲年二十二又不同釋文懌馬本作悅懌女美鄭箋讀爲說釋僞孔云不悅懌猶今人云不爽快不自在也其疾淺馬云疾不解則深矣今文云者漢書律厤志引劉歆說釋僞孔云不悅懌女美鄭箋讀爲說

衛包改尚書之馮爲憑而開寶中又改釋文之馮爲憑也
先謙案太保等大臣非爲王贊服之人孫誤會先鄭意乃同召

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同召六卿下至御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家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

芮彤畢衛毛皆國名人爲天子公卿○乃同召太保奭芮伯畢公衛侯毛公今文無微毛公今文奭古文同○乃同召太保奭云云者同謂同召羣臣受顧命也詩淇奧疏桑柔桑柔疏引鄭云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爲司馬今文同者漢石經殘碑作乃眔召太保下眔太保奭卽召公論衡氣壽篇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芮伯者漢書人表第三等有芮伯與師伯同列顏注周司徒也蓋以六卿之序推之召公繼周公爲冢宰芮伯當爲司徒鄭云入爲宗伯或別有據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卿上當卽此芮伯子孫彤伯者路史國名紀彤伯曾成王子唐韻云成王支庶江云書疏引王肅云姒姓之國肅蓋據夏本紀禹後有彤城氏言之未必是此彤伯也彤伯蓋是宋地非國名今文作師伯者人表第三等有師伯顏注周宗伯不稱侯大傳六卿之序推之畢公衛侯毛公者太宰芮伯也尚書作彤伯顏亦以六卿次既殞聞者蘇順漢和帝誄殞聞不得謹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敎誄寢疾殞聞是今文同之證一作流者孔彪碑而疾殞流

伯據史記衛世家康叔後代立者康伯孝伯嗣伯慶伯靖伯貞伯至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命衛爲侯是頃侯前衛稱伯不稱侯大傳孟侯指成王不指康叔史公蓋同伏生說也稱侯乃古文家說漢書地理志謂周封康叔號曰孟侯蓋班用大夏侯說與古文說同而與大傳史記皆不合此衛侯依大傳史記皆當作衛伯也毛公者人表第三等有毛叔鄭顏注文王子又有毛公顏注周司空也據此毛公毛叔鄭非一人顏云大傳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司馬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畢下以爲稱鄭注君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空公鄭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司寇同職者謂之司寇公一公兼二卿保則得師保之稱今此經六人中爽序荅趙商問皆謂三公兼師保則保卽師保之稱今文家說漢有三人爲三公自是以三公兼六卿者皮云三公無六卿曲禮以太宰與宗祝王至制若周公未制禮以前止有三公並列白虎通以太宰爲天子之大夫皆今文家說曲禮列史卜士並列白虎通以太宰爲天子之官故耳其實太宰秩卑非必同六太於五官之前以其爲司天之官亦不見於周以前尚書云秩宗卽司寇其名亦不見於周以前此二官與太宰皆當爲三公周之冢宰也若宗伯司寇之職在周以前卽司寇之職士卽司寇之屬官不得與三公並列故牧誓立政與古太誓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今文家說信而有徵若此經所列六人是周公制禮以後周有六卿之明證召公與畢公毛公爲三公卽在六卿之中鄭云一公兼二卿惟可以解此經與大傳云天子止有三公其義判然不合且如鄭說畢公入爲司空畢毛爲司馬司空或當加如鄭說若召公爲司徒則當時冢宰於召公之上者若謂一公兼二卿召公

以司徒兼冢宰當時六卿何以實有十公乃周以前之制古周禮說天子六卿乃周公制禮以後之制鄭合今古文說傳會爲一其注大傳實與傳之義不符孫氏引之不加別白非也

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古文也今文虎作龍○師氏者見周禮地官中大夫一人掌以媺詔王人表第三等有師氏人表師氏顏注周大夫也虎作龍者人武師伯龍臣顏注周武賁氏也尚書作武臣段云唐諱虎爲龍臣爲人名顏用僞傳以虎注龍誤矣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今文與古文同○疾大漸惟幾者漸進也列子力命篇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殷敬順釋文漸劇也釋詁幾危也今文同者蔡邕陳寔太守胡公碑是日疾遂大漸以危亟今胡公夫人靈表云疾大漸令遠流哀讀全用此經文義

病日臻既彌畱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畱言無瘳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今文故我詳審敎命汝○病日臻恐不獲誓言嗣續我志以此無徵既彌畱今文與古文同畱一作流○病日臻云云者說文病疾加也詳審議也故審亦爲詳釋詁臻至也彌終也誓謹也言病至日加已將終而誓畱恐不得謹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敎命汝既彌聞者蘇順漢和帝誄殞聞不得謹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敎誄寢疾殞畱是今文同之證一作流者孔彪碑而疾殞流

昔君文王武王宅茲中乂用克受殷命 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昔君文王武王奠麗陳教則肆言昔先君文王武王者文選陸機皇太子宴元圃詩李注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宅茲中乂用克受殷命今文無徵宣重光今文與古文同○昔君文王武王奠麗陳教則肆今文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鍾會檄蜀文注音樂篇漢明帝爲太子樂今文家說曲禮列序云至于有周對日重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天子之德光明如日太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李奇注太平之世也皮云洪範五行傳云明王踐阼則日傳義馬亦用今文故同五行傳今文武時有此重光之瑞兒寬傳寬奉觴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復重光謂日有重日也孝經說云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春秋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桓譚新論云二月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至于商郊牧野荀悅漢紀後序云至于有周對日重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天子之德光明如日太子比德焉故云重爾擬諸說今文家以爲文武時有此重光之瑞兒寬傳今文家說也後漢和帝紀永元二年詔曰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與班固典引云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蔡邕胡公碑人倫輯睦日月重光爲重熙累洽卽大傳云光華復旦之意若班以漢二祖比文武郟鄏以操丕比文武其義尤明亦不盡以重光爲文武時疊璧連珠之瑞蓋三家今文不同也莫麗陳敎則肆者莫定麗附也

多方云不克開於民之麗此言文武能定民之麗也敷陳敬令則民莫不服習之說文肆習也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命陳敬難勞而不違道故能道殷爲周成其大命○肆不違者承上則肆言之謂習文武之敎自近及遠通集作就○肆不違今文無徵用克達殷集大命古文也今文達作咸無違背如虞芮質成二南被化是也達作通集作就者石經殘碑作上圓下員見隸釋及東觀餘論此今文也段云古文達今文作通禹貢達于河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集就古通用韓詩是用不就毛詩作不集是也言文武修德用能通殷爲周就大命而有天下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之威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敎無敢昏亂之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者釋文侗馬本作詷云共也說文詷共也周書曰在後之詷引與馬本合後后通用字說文后繼體之君也段云徐鉉李仁甫本作在夏后之詷誤衍夏字不可通徐鍇本無夏字玉海藝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詷用大徐誤本韻會引無夏字莊述祖云說文侗下云大也詷下云一曰識也玉篇憨愚也癡也識訓讓非詷義說文荅借識爲憨而識爲愚此識詞也敬迓天威者猶呂刑云敬逆天命也段云迓天寶前必作御衛包改之御天威謂用天威治民也訓迎亦當作御詳殷庚牧誓雒誥諸篇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者說文逾越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江云大訓荅下文西序所陳是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言必死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今天降疾殆爾尚明是朕言今文無徵弗作不○今天降疾云云者釋詁殆危也釋言興起也悟與寤通詩傳覺也今聽朕告汝庶幾明我言是也言天降疾危殆臥而弗起憯而弗覺今文作不悟奄忽又云終則不悟是不者費鳳碑不悟奄忽又云終則不悟例推之弗與亦當爲不與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渡於艱難勤德政○用敬保元子釗云云者孫云能而字通而如也說文勤勞也艱難也周紀人表同言敬安輔元子大濟於艱難今文無徵○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敬保元子釗弘濟于

公子見齊世家左昭十二年傳作呂級俞樾云釋詁俾從也爰于也俾爰齊侯呂伋者從於齊侯呂伋也蓋桓毛者王人也不以外先內也從於齊侯齊侯尊也桓毛蓋虎賁氏下大夫位卑率屬虎士百人從齊侯以卑厭尊也桓毛蓋虎賁氏下大夫位卑率屬虎士百人從齊侯往迎太子且爲衛也逆子劍於南門之外者江云太子喪主未嘗不尊不必出而復逆乃成其尊僞傳非也且路寢門外正朝所在羣臣當有在焉虎賁守王宮大喪則守王門蓋在其外逆者自內而出迎豈容自外操戈而入內乎蓋王未疾時世子奉使而出既反逆者自南門出衛之而入南門蓋外朝之外門所謂皋門也據上文王命羣臣時世子實不在左右也孫云南門者廟門史記所謂皋門也據不在先王廟是也玉藻疏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逆作迎者白虎通篇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劍不言迎王也段云古文逆今文作迎如河馬班作迎河之比巾車注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劍此引古文也皮云時成王新崩故稱子劍與春秋未殯稱子某之義同**延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延入翼室者釋詁延進也段云翼室今文無徵恤宅宗古文作度○延入翼室恤度宗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丁卯命作冊度今文無徵○丁卯命作冊

度者成王命詞書之於冊下文祭饗諸文皆是**越七日癸酉伯相命**也度法制也謂喪儀下文御王冊命是**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越七日癸酉者下文無徵○越七日癸酉二句今文無徵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計日江云禮王制天子七日而殯士申爲八日然則成王壬申大斂矣鄭以死之明日數也知鄭意然者書疏引鄭注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孫云此本蔡邕典引云正位度宗度者後漢班固傳典引云正位居宗也憂居爲喪主宅作度宗尊也段云此本蔡邕典引注李注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孫云此本蔡邕典引注李賢襲之**丁卯命作冊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丁卯命作冊度今文無徵○丁卯命作冊

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越七日癸酉者下文無徵○越七日癸酉二句今文無徵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計日江云禮王制天子七日而殯引鄭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壬申爲八日然則成王壬申大斂矣鄭以死之明日數也知鄭意然者書疏引鄭注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孫云此本蔡邕典意蓋以大斂與殯同日天子殯斂以死之明日數也知鄭意然者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謂殯斂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鄭以天子殯斂數來日故不數乙丑而以壬申爲七日因以癸酉爲大斂之明日也伯相者召公以西伯周公爲二伯周公沒畢公代之故下文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也命十須材者江云須當爲頒字之誤也禮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釋文用文竹及魚班隱義云須音班蓋頒音同須頒形近以須爲頒班布也斂後有布材之事檀弓云天誤也太史先鄭注頒讀爲班班賓由班爲頒而誤此文須亦頒之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此時既殯之後命士頒材是椁材也檀弓又云既殯而布材此殯之明日即命士頒材者天子七日而殯與諸侯以下不同彼句而布材者欲其材之堅也引此文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之坐○西序東嚮三句今文無徵綴當作贅僞傳旦夕聽事之坐用鄭說○西序東嚮者書疏云此旦夕聽事之坐鄭亦以爲鄭注如此釋宮東西牆謂之序○敷重厎席綴純者書疏引鄭云厎致也莫織致也席也段云鄭意蒙上文蔑席爲言蔑席之織字厎致席致今織字厎致也比附字義以立說玉篇厎之織

展綴衣狄下士展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用布非必與檀弓不合也**狄設黼**

者禮祭統翟者樂吏之賤者也狄與翟通喪大記狄人設階鄭注狄人樂吏之賤者狄設二字冒下諸文黼展者司几筵云王位設黼依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釋器斧謂之黼郭注黼文畫斧形因名案斧刃白近鑿處黑故以黑白采繡之展者說文戶牖之閒謂之扆扆謂一戶兩牖之閒也明堂位注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以下是康王踰年即位之事其意以爲陳設華美非初喪所宜故有是說案周禮天府有大喪陳寶器之文典路有大喪出路之文是周制固然今文展作衣者石經殘碑口口黼衣下闕段云詩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依或展字見釋文古字多通用明五人爲九嬪考工記匠人云四旁兩夾窗牖間者二牖之間正當北戶以屏風也段云鄉當作鄉衛包改下同案司几筵注先鄭引此作鄉云箋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

席黼純華玉仍几筵桃枝竹白黑雜緝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牖間南嚮三句今文無徵古文筵一作莫書疏云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牖間南嚮者江云大戴盛德篇說明堂之制云一室而有四戶八牖牖放工匠人云四旁兩夾窗牖間者二牖之間正當北戶以屏風也段云鄉當作鄉衛包改下同案司几筵注先鄭引此作鄉云筵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筵一作莫者說文莫火不明也从苜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莫席莫席纖蒻席也讀與蔑同段云此據壁書也訓爲纖蒻則字當作蔑而作莫者假借也四席諸家說不同讀者皆不得其意義王肅云蔑席纖蒻萃席蓋蒲席也與馬許說同此合下文底席爲言底席爲蒻萃之纖細者蔑訓細方言木細枝謂之杪江淮陳楚之內謂之蔑郭注蔑小兒鷦鷯謂之蔑雀於此可知經本作蔑故諸家以纖說蔑衛包因僞孔訓爲桃枝竹改爲從竹之筵陳鄂又依以改釋文鄭云蔑析竹之次青者合下文筍席爲言禮器疏引鄭注尚書云筍析竹青皮也是析其最外之青皮爲席曰筍席析其次青者爲席曰筍席鄭意蔑同蔑之細字也先謙案據說文則古文尚書敷本作布繡純者釋器注之緣謂之純以白黑采繒緣席邊江云司几筵云王位設繡純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繡純是王生存時牖間之位設三重席席各異位異純不用莫席今則重席唯用莫席繡純上下不異舉一反三則下文三席皆非生時席可知矣○華玉仍几者書疏引鄭云華玉五色玉也司几筵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先鄭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引此文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引此文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西序東嚮三句今文無徵綴當作贅僞傳旦夕聽事旦夕聽事之坐鄭亦以爲

殷切書曰敷重蔑蓆孔安國曰蔑蓐也疏云禮注謂蒲席爲蓐萃也釋名蒲萃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萃本當作平俗加艸耳今之蒲席釋名誤引馬云厎青蒲也說文蓐蒲子可以爲平席也世謂蒲平酬貶本引馬融注釋文引云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則綴純當其績純司几筵有莞繅次蒲熊五席又有葦席席崔席凡七席而純則惟紛畫觸績四者此經有觸純畫純紛純純而無績純則綴純卽績純矣孫云大戴盛德篇云赤綴戶也盧氏注綴飾也以爲畫飾則與績同文貝仍凡者文貝之有文者詳見般庚

席畫純雕玉仍几　○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王世子云始之養也適東序西嚮三句今文無徵○東序西嚮者文馬特牲云視命徵胖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將私燕也是東序爲養國老燕羣臣之坐○敷重豐席于東序下注云胖俎主人之俎設畫純者書疏引鄭云豐席刮凍治也刮凍亦合下筍爲言筍席用竹外青皮而刮治豐席用竹外青皮而不刮治豐席江云鄭注三禮凡言畫者輒以雲氣爲說蓋古文之畫有所取象者若旌旗服章射侯之等皆畫成物其欲用文采而無所取象者惟畫雲氣而已○雕玉仍几者雕琢文釋器玉謂之彫又云彫謂之琢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支今文無徵○西夾南嚮者江云明堂有五室四堂中央太室正室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堂之正中皆曰太廟夾室皆在其兩傍明堂太廟四堂之中央西夾則在南其南向正室也西夾其西偏室也太室在重筍席元紛純者釋文筍馬云筥也說文筥下云竹筥也筥下云楚謂竹皮曰筥是馬以爲竹皮禮器疏引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器如竹箭之有筍段云今本筍作筠聘義字尹旁達鄭注孚讀爲浮尹讀爲竹箭有筍之筍浮筍謂玉采色也釋文筍又作筠古時筍筠不分玄紛純者書疏引鄭云以元組爲之緣司几筵鄭注從旬从勻之字多通用竹胎呼筍竹青皮亦呼筍後人別作筠鄭注紛如綬說文組綬屬○漆仍几者漆說文作黍云木汁可以聚物象形黍如水滴而下

越玉五重陳寶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古文寶一作宋○越玉五重陳寶者釋文越玉馬云越地所獻玉也王鳴盛云據伊尹四方獻令南方不產玉馬說非此一節總目下文越詞也江云玉荄王所服用者攷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瑑侯用瑑伯用埒禮家說曰全純玉也瑑四玉一石瑑三玉二石埒玉石半相埒也然則純玉五玉也玉重石輕五玉故曰五重于是設玉五重其所置之處未聞先謙案王說較長陳寶者書疏引鄭云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此將有朝諸侯之事陳之以爲國華美也寶一作宋者說文宋藏也从宀采聲采古文保周書曰陳宋赤刀段云作宋者亦其證也許據壁書後人易以同音之寶史記一書寶字皆作葆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寶刀赤刀創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赤刀大訓二

何今文無徵書疏云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然此又僞傳出之一證也○赤刀大訓云者書疏及天府疏引鄭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虞書典謨是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案諸家言周書克殷解商辛自燔于火武王以輕呂鼈之刀故傳爲世寶非必誅紂用此刀猶漢高祖斬蛇劍亦未嘗加於秦項之身也江云禮法是先王之德教所以垂訓後世者故鄭以當此大訓不專謂周先王之訓往古帝王所守之典法皆在也玫工玉人云大琮十有二寸宗后守之則王所世寶亦必尺二寸琬圭琰圭皆九寸彼是王使之瑞節此宗器自然大於使節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故亦尺二寸也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三玉爲三重夷常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大玉夷玉者書疏引鄭云大玉色如天者三皆樸未琱文作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一作杼○大玉云者釋文夷玉也夷之玉東北之美球馬云玉磬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皆樸未琱文作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今文無徵○東序西嚮者文馬云東北之珣玗琪也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皆樸未琱文作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今文無徵○東序西嚮者文說文玉部云璆玉磬也書曰璆琳琅玕周禮玉府注云璆琳琅玕皆美石次玉者釋文夷玉也馬云東北之美者珣玗琪也說文珣玗琪亦美玉名出東北夷之國璆琳琅玕皆美石次玉者說文璆玉磬也書曰璆琳琅玕周禮玉府注云璆琳琅玕皆美石次玉者釋地云東北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鄭注云醫無閭山鎮曰醫無閭是醫無閭之珣玗琪是醫無閭所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江云東北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鄭注云醫無閭山鎮曰醫無閭是醫無閭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皆樸未琱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皆樸未琱也說文玉部云璆玉磬也書曰璆琳琅玕周禮玉府注云璆琳琅玕皆美石次玉者書疏引鄭云璆琳琅玕皆美石次玉者書疏引鄭云璆琳琅玕皆美石次玉者釋地云東北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鄭注云醫無閭山鎮曰醫無閭是醫無閭之珣玗琪是醫無閭所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江云東北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鄭注云醫無閭山鎮曰醫無閭是醫無閭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皆樸未琱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皆樸未琱文作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一作杼○大玉云者釋文夷玉也夷之玉東北之美球馬云玉磬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皆樸未琱文作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今文無徵○東序西嚮者文馬云東北之珣玗琪也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皆樸未琱文作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今文無徵○東序西嚮者文說文玉部云璆玉磬也書曰璆琳琅玕周禮玉府注云璆琳琅玕皆美石次玉者釋文夷玉也馬云東北之美者珣玗琪也說文珣玗琪亦美玉名出東北夷之國

也散宜生事見殷傳獻之紂以免文王蓋武王克紂仍得之以文王所賴以免禍故寶之使後世子孫無忘憂患也說文房室在傍也夾室皆在四堂之兩傍淮南本經訓高注明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又以明堂左个爲東頭室右个爲西頭室是房室个可通稱在西房者在西夾之前即明堂之左个矣蓋陳寶以爲國華必於夾室之外左右个之地則入應門即見故知不在室也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內統於夾室言之故曰在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兌之戈四句今文無徵○兌之戈云者天府疏引鄭云脩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也兌也脩一訓和也垂也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大輅玉金作賓階面今文無徵綏輅在阼階面今文綏作賓者典路疏引鄭注引顧命作賓路在阼階面與今文合疏云先鄭云賓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大戴朝事篇天子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合諸侯大路即玉路禮器郊特牲路作輅禮注君所乘車曰路鸞和鈴也謂之路者言行於道路也鈐鑣名路亦俗字當改以典路疏引鄭云大路玉路大戴朝事篇乘殷之輅鉤樊纓十有再就

銳也戊大斧也鉞車鑾聲也二當云說文作戊大斧也今釋文云音越說文云大斧也無作戊二字知大字本作戊衞包以爲戊也詩公劉疏引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大戊銳斧其制蓋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名異實同皆非路寢攷工鄭注以重屋爲王寢非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王及羣臣皆吉服

主○王麻冕黼裳今文無徵○王麻冕黼裳者論語子罕篇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書疏引鄭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案周之冕服九章黼當其第五等天子備有焉據司服鄭注云黼裳者是毳冕之裳刺黼黻二章者是有文者也此言有文對下蟻裳彤裳皆以色言無文也今文同者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皮云成王以乙丑崩自丙寅至壬申爲大斂之期故書疏引鄭注以癸酉爲大斂之明日王麻冕以下皆承癸酉之文是稱王在大斂後春秋繁露玉英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權父非有他故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者史臣之詞也以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十一月之時陽氣俛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皮云白虎通未分別吉凶之異則以麻冕仍同吉服魏尚書奏王侯在喪襲爵云案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元冕朱裳元衣纁裳有凶喪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冕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說與白虎通不同疑亦三家尚書異說也○由賓階隮者隮俗字當爲躋釋詁躋升也曲禮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又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踐阼而治鄭注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是嗣位爲王乃得踐阼階今升自西階不由阼階以未受顧命未敢遽當王位也又坊記子云升自客階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江云檀弓云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西階上是殯前也時將就殯前受顧命則升自西階爲便矣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處

徵僞傳色玄用鄭說○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名色玄也○士邦君三句今文無徵○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緅則四入與纁淺於緅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古文也今文同作銅○太保承介圭者說文承奉也承奉下幸

同義介价之通省字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珕攷工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珕圭卽鎮圭也上宗奉同瑁者書疏引鄭云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謹作髳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案此以同瑁爲二物也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云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字似同斨眙月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玉人職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誤莫大焉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段云虞意同是月之譌欲命學官改同作月案鄭訓同字如貫珠若作月瑁則三宿三祭同爲杯則奉同受同及以下同字不可皆更爲月如其說瑁字已足又不可揚讞作也說云揚猶道也末終也今文同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道揚漢蘇順和帝誄彌留不豫道揚末命是其證命汝嗣訓者持冊書以詔王則嗣訓是嗣守此冊書之訓也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臨君周邦僞古文也古文作君臨率循大卞大法與僞傳合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古文作君臨者臨君文義不順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書作君臨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周禮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是鄭本作君臨也通典天子敬父晉何琦議亦作君臨率土○率循大卞者孫云士冠禮鄭注卞名出於槃槃與般通廣雅釋詁般任也率循大卞率循大任也段云卞卽弁隸體之變見於孔宙孔龢韓勑三碑釋文卞皮彥反徐扶變反音正同似作釋文時雀弁大卞已分爲二不始於開成石經也九經字樣弁今經典相承或作卞變和天

文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云勺謂酒尊勺也鄭云三璋之勺皆以黃金爲之則圭瓚亦黃金爲勺可知飲器以梓爲質飾以金玉此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爲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其外可見惟虞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然以璧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未可據以解此經之銅瑁不如許鄭義長皮云大傳曰湯伐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璧置之於天子之位此今文家說三代以前已以璧爲傳重之器之明證也大傳又曰古者主必有冒冒不敢專達之義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白虎通瑞贄篇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義取覆天下故爲大同也班以瑁爲天下大同與馬注大同天下之說合是馬云大同天下者亦卽以瑁言之惟馬作同與班作銅不合耳馬以同瑁爲一物則同故虞以爲馬猶愈鄭也虞以訓酒杯者陳以爲今文說非也由阼階階者阼階惟君得升降今太保上宗由之以所承奉爲天子重器不敢褻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史秉書云云者釋詁秉執也書卽顧命之冊書疏引鄭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賓西南而讀冊書以命王嗣位之事知此時立賓階上少東者以太史隨王升階將由其西讀冊王當少東避之知太史東面於賓西南隅者虞少儀云

詔詞自右此以成王命詔王當主殯之右故也莊述祖云御王句冊命曰句當從之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

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曰皇后憑玉几命汝嗣訓今文無徵憑當作馮道揚末命今文與古文同○曰皇后憑玉几者成王言憑玉几所道之君故稱之曰皇后憑玉几云卽上文之事孫以皇后爲指康王憑玉几以聽命案此時康王恭聽冊命無憑几之理且與下文命汝云云文義不貫非是段云憑當作馮備包改道揚末命者謂言說此臨終之命禮大學注道言也廣雅釋詁揚說也古道揚連文韓詩不可道也又不可揚讞作也說云揚猶道也末終也今文同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道揚漢蘇順和帝誄彌留不豫道揚末命是其證命汝嗣訓者持冊書之訓也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臨君周邦僞古文也古文作君臨率循大卞大法與僞傳合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古文作君臨者臨君文義不順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書作君臨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鄭周禮序曰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是鄭本作君臨也通典天子敬父晉何琦議亦作君臨率土○率循大卞者孫云士冠禮鄭注卞名出於槃槃與般通廣雅釋詁般任也率循大卞率循大任也段云卞卽弁隸體之變見於孔宙孔龢韓勑三碑釋文卞皮彥反徐扶變反音正同似作釋文時雀弁大卞已分爲二不始於開成石經也九經字樣弁今經典相承或作卞

下用荅揚文武之光

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亂文武之大荅當作對○燮和天下者釋詁燮和也今文荅作對下二句今文無徵荅白虎通作興對此荅揚當作對揚言命康王大和天下以對揚

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王再拜興荅曰古文也今文荅作對眇眇予末小子今文與古文同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今文無徵○今文古文荅字今文荅白虎通爵篇引書作王再拜興對眇眇予末小子皆作對者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班固幽通賦荅孤蒙之眇眇兮亦用今文曹大家注眇眇微也言我微末小子其何能而治四方以敬畏天威乎謙詞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同瑁與馬小異而以爲一物則同故虞以爲馬猶愈鄭也虞以訓酒杯者陳以爲今文說非也由阼階階者阼階惟君得升降今太保上宗由之以所承奉爲天子重器不敢褻也

太史秉書云云者釋詁秉執也書卽顧命之冊書疏引鄭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宿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案少牢饋食禮前宿一日宿戒尸鄭注宿謂爲肅釋詁肅進也此以徐行前爲肅者亦以宿爲肅進也卻行曰咤未詳王嗎盛云小宰注及祭用圭瓚秬鬯獻尸尸受酒不飲但沃茅灌地今此權禮非吉禮未必有尸故王代尸祭酒傳以宿爲進爵咤爲奠爵則嫌文繁備禮此喪中不當如吉祭備禮

故鄭但以宿爲進咤爲徐又音託又豬夜反說文作宅託丁故反馬本作詫與說文音義同段云說文託莫簪酒也从宀乇聲周書曰王三宿三託許葢據璧書馬作詫字之誤也偽孔作咤者玉篇引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咤而咤乃吒之誤也其作宅者別本也釋爲奠爵則有居義故其字無妨作宅亦作度今文宅亦作度此處經文亦必作度也江云宿當作舊或作籍誤消爲宿說文禮祭柬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舊左傳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即其義也

宗曰饗日饗者江云王王不齊酒勸彊之使嚌故曰饗士虞禮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能飽食禮云饗勸彊之也所饗同下堂反於罷○太保受同降王齊酒後以同授太保字今文當與古文同若作授兩次之文亦不當更有異銅故知今文亦必作同也

同秉璋以酢所太保以盥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盥以異同云云者盥澡手也以異同者臣不敢襲君器故別取同也孫云璋者璋瓚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灌地之璋瓚得單名璋也詩棫樸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祼以璋瓚得單名璋也圭璋爲柄灼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或即圭瓚以酢者既獻則自酢也司尊彝禮當悉退注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畢以自酢劉云成王未葬不立尸雖異於吉祭亦必自酢傳謂報祭曰酢酢訓報本爾雅不得訓報祭也江云或曰禮越紼而行事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今當喪而祭毋乃非禮與盥以異同云云者盥澡手也以異同者臣不敢襲君器故別取同也孫云璋者璋瓚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知灌地之璋瓚得單名璋也詩棫樸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祼以璋瓚得單名璋也圭璋爲柄灼此太保秉璋則上文王所用以祭之同或即圭瓚以酢者既獻則自酢也司尊彝禮當悉退注云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畢以自酢劉云成王未葬不立尸雖異於吉祭亦必自酢傳謂報祭曰酢酢訓報本爾雅不得訓報祭也江云或曰禮越紼而行事曾子問篇曾子問曰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今當喪而祭毋乃非禮與

太保受同降王受同降者太保受之以降今文無徵○太保受同降者太保受之以降今文無徵○太保降收者太保下堂則王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太保降收者太保降收今文無徵○太保降者太保降收今文無徵○太保降收者太保下堂則王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太保降收者太保降收今文無徵○太保降收

尚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見臣弼○書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周紀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是史公所見康王之誥與顧命各自爲篇書名少二字僞孔書序云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疏云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之後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下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報告異篇失其義也此孔沖遠祖僞傳之言以爲分篇勝於馬鄭釋文於王若曰以下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又云與顧命差異敘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皮云史公雖所受伏生尚書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蓋伏生傳書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太有康王之誥而無太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入太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僞孔序詞不別白因以三家本爲伏本耳史公用今文說以爲康王即位徧告諸侯亦當從王若曰以下分篇與馬鄭同蓋馬以太誓爲僞故用伏生史公舊說仍以康王之誥欲示異別於顧命而不數太誓也今文尚書二十八篇見於史記儒林傳論衡正說篇甚詳無二十九篇之說但史公所謂二十九篇當分顧命康誥爲二篇數之班固王充所謂二十八篇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數之其實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賓稱奉圭兼幣三句今文無徵○賓稱奉圭兼幣者賓即諸侯大宗伯以賓朝兼享禮也與常朝禮親邦國稱者舉其詞也書疏引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禮不同時並行今朝兼享禮故云不同常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拜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之言服也所以必荅拜之至也頭至地盡禮也康王又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德荅拜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古文雖與太誓文同其所載之文逸周書緯侯爲之而三家併入之伏生書中若伏生大傳或以爲二十九篇不數太誓當以百篇之序居其一攷漢書儒林傳二十九篇實不當有太誓也又傳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又宋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今文書序亦在二十九篇之外是二說皆未爲塙也惟據史公所引今文書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以合伏生二十九篇之數亦足矣先謙案劉逢祿以顧命康王之誥爲異序同篇與二典同不如皮說之精實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王出在應門之內者釋宮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以爲朝門王自殯宮出畢門卽路門其內爲內朝亦曰燕朝路門之外應門之內爲治朝是正朝也　太保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太保率西方諸侯云者時畢公爲東伯代周公東方諸侯應序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四句今文無徵○王出在應門之內者釋宮正門之內朝門王自殯宮出畢門卽路門其內爲內朝亦曰燕朝路門之外應門之內爲治朝是正朝也　太保在前以畢公率之官次於太保故入門右也

皆布乘黃朱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皆布乘黃朱者廣雅釋詁布列也四馬皆布乘黃今文作繡緅衣黃朱緅○皆布乘黃朱者廣雅釋詁布列也四馬皆布乘黃朱古文也曰乘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云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繡緅衣黃朱緅者白虎通緅冕篇緅者何謂也緅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卑有德也天子又云赤紱金朱紱亦朱緅蔽膝也假借作紱芾蒯朱蔽與詩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與今文尚書合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賓稱奉圭兼幣三句今文無徵○賓稱奉圭兼幣者賓即諸侯大宗伯以賓朝兼享禮也與常朝禮親邦國稱者舉其詞也書疏引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禮不同時並行今朝兼享禮故云不同常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拜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之言服也所以必荅拜之至也頭至地盡禮也康王又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德荅拜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古文雖與太誓文同其所載之文逸周書緯侯爲之而三家併入之伏生書中若伏生大傳或以爲二十九篇不數太誓當以百篇之序居其一攷漢書儒林傳二十九篇實不當有太誓也又傳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又宋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今文書序亦在二十九篇之外是二說皆未爲塙也惟據史公所引今文書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以合伏生二十九篇之數亦足矣先謙案劉逢祿以顧命康王之誥爲異序同篇與二典同不如皮說之精實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王出在應門之內者釋宮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以爲朝門王自殯宮出畢門卽路門其內爲內朝亦曰燕朝路門之外應門之內爲治朝是正朝也　太保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太保率西方諸侯四句今文無徵○王出在應門之內者釋宮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以爲朝門王自殯宮出畢門卽路門之外應門之內爲治朝是正朝也　太保在前以畢公率之官次於太保故入門右也

皆布乘黃朱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皆布乘黃朱者廣雅釋詁布列也四馬皆布乘黃今文作繡緅衣黃朱緅○皆布乘黃朱者廣雅釋詁布列也四馬皆布乘黃朱古文也曰乘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云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繡緅衣黃朱緅者白虎通緅冕篇緅者何謂也緅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卑有德也天子又云赤紱金朱紱亦朱緅蔽膝也假借作紱芾蒯朱蔽與詩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與今文尚書合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賓稱奉圭兼幣三句今文無徵○賓稱奉圭兼幣者賓即諸侯大宗伯以賓朝兼享禮也與常朝禮親邦國稱者舉其詞也書疏引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禮不同時並行今朝兼享禮故云不同常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拜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之言服也所以必荅拜之至也頭至地盡禮也康王又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德荅拜今文與古文同王肅云古文雖與太誓文同其所載之文逸周書緯侯爲之而三家併入之伏生書中若伏生大傳或以爲二十九篇不數太誓當以百篇之序居其一攷漢書儒林傳二十九篇實不當有太誓也又傳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又宋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則今文書序亦在二十九篇之外是二說皆未爲塙也惟據史公所引今文書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以合伏生二十九篇之數亦足矣先謙案劉

宜也時王未嗣位而於義宜繼先王之德既當王位故荅拜也春秋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也時成王崩未踰年康王實未嗣位而於義宜嗣故禮以義起也左襄十四年傳君義嗣也誰敢奸君季札謂諸樊之言也與此經意同**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太保暨芮伯云云者江云公羊傳五年傳獻公揖荀息而進之何注以手通指曰揖此咸進相揖義同引手相招與俱前也**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曰敢敬告天子二句今文無徵邦當作國**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命而善順之克撫恤西土羑進善也釋言若順也言文武二王大受天命而善順之以開王業也馬義未安僞傳所本**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惟新陟王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文無徵畢協賞罰今文與古文同○惟新陟王者釋詁假陟登陞也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是赴告之詞稱天子崩爲登假也陟與登假義同故稱成王曰新陟王猶後世稱大行王雖是生號此時尚未議及死謚但稱曰新陟王成**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惟周文武三句今文無徵○惟周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可一日無王故暫稱一人也報者循春秋嗣王在喪則書君之例**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昔君文武云云者江云說文務趣也咎災也君文武三句今文無徵○昔君文武云云說文務趣也咎災爲民除害言文武大平富天下之民使不趣於咎災也馬義未安僞傳所本**厎至齊**○厎至齊者釋文馬讀絕句釋詁厎止也釋言齊中也言文武爲君之道止於至中**信用昭明于天下**信用昭明于天下言文武信用昭明于天下於四方武之不止也與登假義同故稱成王曰新陟王成功用敷遺後人休今文無徵畢協賞罰今文與古文同○信用昭明于天下者釋詁昭明也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是赴告之詞稱天子崩爲登假也陟與登假義同故稱成王曰新陟王成功用敷遺後人休今文無徵○信用昭明于天下者信誠也文之光於四方武之不止也與登假義同故稱成王曰新陟王猶後世稱大行王雖是生號此時尚未議及死謚但稱曰新陟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古文也今文二作貳○二作貳心之臣保乂帝者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東鼎銘云保乂帝家夏勤策文云保乂皇家行文稍有竄易皆足爲今古文同之證**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用端命于上帝云云者說文端直也直猶當也三句今文無徵○用端命于上帝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用端命于上帝云云者說文端直也直猶當也言皇天見我周君臣如此用順於其道而以中國盡四方付與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二句今文無徵○乃命建侯樹屏二句今文無徵○乃命建侯樹屏者樹立也釋言屏蔽也言武王命封建諸侯樹立爲我周邦之屏蔽在我後之人者王念孫云在謂相顧在也吳語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左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卽此在字之義下文云今子一二伯父尚胥暨顧亦謂相顧在也**今子一二伯父尚胥暨顧毅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今子一二伯父三句今文無徵○今子一二伯父云云者親禮天子稱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舅釋詁胥相暨與毅安也言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在孫云毅當爲緊緊繫也毅爾先

皇帝也畢協賞罰者協和也言有所賞罰皆和協於眾心今文同者說苑政理篇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謬誅賞謬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寧命**高德之祖寧有之教命○張皇六師云云者詩傳皇大也六師六軍詩常武整我六師承平日久則武備不修人有玩志而國不可保故太保等首以此爲言高祖文王而宗武王故稱文王爲高祖寧兄同義文王以百里起克集大命此乃寧有之命言宜張大六師之聲力以無敗壞我高祖文王寧有之大命也自此以上馬鄭王本皆內於顧命自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孔皮云今文亦當爲顧命文穎漢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卽日卽天子位于柩前據此則今文說以越七日癸酉以下皆此一日之事卽國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不得如顧炎武說以欽設繡扆綴衣爲異時事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邦伯**庶邦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諸疏引鄭云獨舉侯甸男衛邦伯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侍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推求其故而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弭之案鄭以不見要服國遠蓋未至也衛爲是說江云當周之四月於夏正爲春仲要服國遠西方徧要反服諸侯往年來朝容有往年國中多故不得以時至而於是來與亦時至而於是來朝容有往年國中多故不得以時至而於是來與此經意同**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太保暨芮伯云云者江云公羊傳五年傳獻公揖荀息而進之何注以手通指曰揖此咸進相揖義同引手相招與俱前也**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曰敢敬告天子二句今文無徵邦當作國**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命而善順之克撫恤西土羑進善也釋言若順也言文武二王大受天命而善順之以開王業也馬義未安僞傳所本**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惟新陟王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文無徵畢協賞罰今文與古文同○惟新陟王者釋詁假陟登陞也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是赴告之詞稱天子崩爲登假也陟與登假義同故稱成王曰新陟王成功用敷遺後人休今文無徵○信用昭明于天下者信誠也文之光於四方武之不止也與登假義同故稱成王曰新陟王猶後世稱大行王雖是生號此時尚未議及死謚但稱曰新陟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古文也今文二作貳○二作貳心之臣保乂帝者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東鼎銘云保乂帝家夏勤策文云保乂皇家行文稍有竄易皆足爲今古文同之證**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用端命于上帝云云者說文端直也直猶當也三句今文無徵○用端命于上帝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用端命于上帝云云者說文端直也直猶當也言皇天見我周君臣如此用順於其道而以中國盡四方付與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爲藩屏傳王業在我二句今文無徵○乃命建侯樹屏二句今文無徵○乃命建侯樹屏者樹立也釋言屏蔽也言武王命封建諸侯樹立爲我周邦之屏蔽在我後之人者王念孫云在謂相顧在也吳語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左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卽此在字之義下文**今子一二伯父尚胥暨顧毅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今子一二伯父三句今文無徵○今子一二伯父云云者親禮天子稱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舅釋詁胥相暨與顧在孫云毅當爲緊緊繫也毅爾先

公之臣服于先王爲一句言雖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爾身在外士爲諸侯之臣服于先王也雖爾在外士爲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古文也今文罔作無○督諸侯○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古文也今文罔作無○今文罔作無者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居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宅後漢荀或傳或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宅皆今文作無之證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宅後漢荀有攸

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荀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荀怠道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用奉恤厥若二句今文恤收也釋詁若善也言諸臣宜行善政無遺稚子以羞辱也釋言鞠稚也稚子猶言沖人小子羣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羣公二句今文無徵○羣公既皆聽命云云者書疏引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侯亦通稱之又昨案三公稱公諸侯亦通稱之又昨日出故鄭以羣公爲統稱之詞相揖與咸進相揖義同趨王釋冕反服

服○王釋冕反喪服者書疏引鄭云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案喪服篇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其目首列父其次諸侯爲天子其次君鄭於此補言之今文同者白虎通爵篇引書王釋冕喪服其下文又言釋冕藏銅反喪引覲禮上張旃下無旜明與古文不異也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此梅氏古文之二十三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分上下字辨見書序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惠云漢書律曆志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梅賾襲其詞梅云蔡沈曰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詞妄言作豐刑耳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子謂蔡氏又何所據而知之哉此東晉作偽畢命者以豐刑之年月可以欺人而用之耳程云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年夏六月王申王如豐作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重武王之訪道稱祀而不稱年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無武王此周公所爲顧以身代也惟此二篇紀年餘惟紀月營洛之事大矣成之終康之始尤大而皆不紀年如此也畢命之作不得大於營洛今書但襲漢志所引之文而不考書例惑矣又云一畢命也書序漢志竹書爲三鄭又以爲有冊命霍侯之事則畢命有四矣洛邑爲周東都成王周公時曰新邑曰東國洛不聞成周之名其稱成周蓋在平王東遷後何則

成周宗周皆指周天子之居而言嚴氏虞氏已駁之矣程說是也洛邑雖曰東都而其時周王未嘗居之則不得曰成周也觀書序屢以洛邑爲成周則知其出於秦漢之開明矣使畢命逸篇尚存其眞僞亦當以是辨之而不在其他又其可疑者君陳序曰分正東郊成周此篇序又云成周郊陳序曰成周之眾保釐東郊成周何地邪僞傳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又何地邪僞傳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成定東周郊境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詞愈愈以醜鄰郊以命霍侯與序不相應爲非豈知後世之書更有甚於此者至漢志之畢命豐刑本非序所云分居里成周郊據顧命成王末年畢公已領東方諸侯於時東都甚重蓋即以畢公治之不待康王十二年始命疑古書以他事命畢公非爲成周也晚書以其年月合之書序使書序既失其書中之意漢志復喪其豐刑之說又與顧命相刺謬謂可與伏書並行哉

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

於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惠云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廟故言至于豐命畢命云公何必爾且命君陳畢公果至豐告廟二人當一例而獨畢命云然者蓋因逸書畢命有豐刑二字既不可解故就用其豐字會以爲至于豐亦如今伊訓用逸書伊訓方明作乃明耳

以成

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梅云父師見微子周稱太師太保無同殷稱父師者顧命昔君文王武王君奭惟時受有殷命哉

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梅云左襄十四年傳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王詩克定厥家

嗚殷頑民遷

既成殷頑民遷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閻云或曰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公薨君陳繼之君陳卒乃命畢公在康王十二年逆數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三年非三紀也子按三統厤載周公攝政七年在成王崩後成王未立之先故下載成王僅三年作召誥洛誥此七年在通以此七年繫成王下爲三十七年僞孔似誤讀三統厤之攝政七年作顧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武王之訪道稱祀而不稱年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無武王此七年以爲在成王三十年內成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十年作顧命凡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作畢命正得三十六年故曰既歷三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逾三紀何難變其文以求合而敢與厤背馳哉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

藏民罔攸勸

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梅云左襄二十九年傳叔向曰宋之樂其以宋升降乎禮樐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益之損之與時宜

之論語舉善則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梅云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注物事也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于朝閻云畢公不得輔四世僞古文誤會國語此條元閻皮補云書疏曰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孔疏引晉語爲證似亦可通閻氏以爲誤會國語者案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是畢公爲文王之子太姒之子十人依漢武梁祠象位次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畢公之賢然畢公雖賢要不得爲文子文王以父詢訪於子自因畢公輔相武不云相文召伯甘棠之詩鄭王輔相賢如周召孟子云周公相武不云相文召伯甘棠之詩鄭康成以爲在武王時非文王時然則畢公在文王時雖偶詢訪及之究不得如孔傳云輔佐文爲公卿亦不得如孔疏云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也故以爲誤會國語　嘉績多于先王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梅云左傳子嘉乃績淮南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注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武王於五者不能一事也然垂拱而受成功爲善乘人之資也惠云慎子曰君逸業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國云漢書薛宣傳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清河王慶傳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王曰嗚呼父師予其明聽之哉公往治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善癉惡以示民厚又曰放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疆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梅云左傳井居田界也六年傳告之訓典不用過行弗率而用先謙案表宅里殊井疆即本史記分居里意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郊圻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體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風未殄公其念哉利口爲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惠云書疏云韓非子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論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遲○梅云孟子仕者世祿禮記隆邇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言殷俗相化車服奢麗茲殷庶士之禮編衣引作君子謂由禮之君子　敬化奢麗萬世同流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治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善癉惡以示民厚又曰放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表記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左文六年傳君子曰並建聖哲樹之風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疆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梅云左傳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以聞於後世○梅云漢書建不拔之基詩令聞不已　子孫訓其成式惟乂言後世子孫順之成法惟以治　嗚呼罔曰弗克惟慎厥事無曰民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君奭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君奭命以其名遂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十四禮編衣引作君雅鄭注雅書序作奭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

篇名也釋文君牙或作君雅是古文亦有作雅者緇衣篇則據今文作雅

王若曰嗚呼君牙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梅云盤庚乃祖乃父金縢昔公勤勞王家洛誥惟王有成績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惠云周書嘗麥解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常今作大帝乃知梅賾所據逸周書猶是善本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正一作王

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先正克左右師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車之事太僕所重在正服位皆馭王車太馭爲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惠云詩惟予小子嗣守文武之命爲君牙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梅云易履虎尾詩如履薄冰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爲我輔翼股肱心膂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纘繼汝先祖太子晉曰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梅云左襄十四年傳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纂乃舊考無忝乃舊

堯典敬敷五教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梅云論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太甲曰予罔念于善不明于德自周公攝政追王文武故稱太甲曰先王也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小民亦惟曰怨梅云綿衣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資鄭注資當爲王齊詹之語聲之誤雖日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嗟言心無中也○梅云綿衣君子晉曰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梅云左襄十四年傳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纂乃舊考無忝乃舊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梅云老子圖難於其易漢書蕭何傳民以寧一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顯明○惠云孟子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開導我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導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說見上

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導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說見上

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則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梅云文侯之命用會紹乃辟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問命第二十八

問命以問見命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十五周紀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漢書人表伯冏列上中第四等顏注穆王太僕也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尚書大傳冏命是今文作冏命爲冏命是古文作冏

說文冏下云从夲亟周書曰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與史記申誡太僕以國政異體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與史記申誡太僕以國政異體

云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其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馭王車太馭爲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惠云詩惟予小子嗣守文武之命爲君牙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梅云易履虎尾詩如履薄冰

大馭職掌下同

秦制爲可笑耳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汝身能正則我不能於道德權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

悔○惠云祭義必有怵惕之心七發揚揚怵怵臥不得瞑梅云秦誓則罔所愆罔愆義也子謂之義也子謂易稱夕惕若厲之義也子謂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句厲无咎句證以下文言雖危

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三代以上人必不誤讀厲字連上如王輔嗣輩可知或問誤果自輔嗣輩乎子曰張湜爲陳崇草奏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淮南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誤已見於此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睿通無滯發遠

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惠云中庸聰明聖知詩人之齊聖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

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梅云賈子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發號施令罔有不欽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梅云盤庚罔有不善下民敬順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

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其命萬國皆美其化○梅云詩何用不臧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

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梅云禮記引太誓曰惟予小子無良顧命惟予一人釗報諸孟子左右前後皆辟居州也又見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侍左右之臣能格君心之非今予命汝作大正正

于羣僕侍御之臣僕欲其敬正羣僚侍御之臣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梅云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交修子無子弃也

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梅云皐陶謨巧言令色孔壬又云其惟吉士又云唐永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自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

也

謂聖○梅云詩其日子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梅云立政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讒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瘝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梅云越尹人祇辟又曰惟民自速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歎而勑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留行常法

尚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周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者史記匈奴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呂今文作甫云作修刑辟者史記匈奴傳作呂刑蓋後人妄改馬鄭古文作甫刑之呂甫聲相近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辟法也修刑之辟猶言甫刑之辟也大傳云甫刑可以觀誠鑑鐵論詔聖篇御史曰故姦萌而甫刑作皆今文作甫之證漢書刑法志作甫侯而人表作呂侯匈奴傳作呂刑蓋後人妄改馬鄭古文書序列費誓後今文不可改呂作甫者書疏云揚之水不與我戍甫明于孫改封爲甫侯然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猶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案詩崧高傳堯時姜氏掌四岳之後周語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則呂是其氏甫是其國今文作甫爲長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荒忽大期難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惟呂命王享國百年古文也今文作呂一作旅古文同耄一作眊古文一作旄○

惟呂命王者孫星衍皮錫瑞皆如此讀今從之書序呂命穆王史記甫侯言于王是今古文讀同禮緇衣鄭注傳說作書以命高宗同此義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書說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所引書說書緯刑德放文書疏引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大傳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鄭注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呂侯於六卿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公也論衡非韓篇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與史記匈奴傳證合上引見○享國百年○享國百年者論衡氣壽篇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此用今文尚書無逸甫刑也以連老子召公言之故云傳稱案周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周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以百年爲壽數古文說抑後人改之與享國字皆作饗此亦富同○耄荒耄者樂記鄭注同釋文耄本亦作荒古文說異史記載毋佚與享國百年之文豈參用古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之文說抑後人改之與享國字皆作饗此亦富同○耄荒耄者樂記鄭注同釋文耄本亦作荒古文說異史記載毋佚與享國百年之文豈參用古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之文說抑後人改之與享國字皆作饗此亦富同○耄荒耄者樂記鄭注同釋文耄本亦作荒古文說異史記載毋佚與享國百年之文豈參用古

王先謙參正

刑以詰四方　度時世所宜訓作矱刑以詰四方刑一作詳刑今文度作度時○度作刑以詰四方者度量度也釋文度馬如字云法度也似非一作詳刑以詰四方大宰鄭注引書曰度作詳刑典以詰邦國詰四方者大宰刑邦國詰四方注以詰爲詰責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費誓曰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惠棟誤連鮮度爲句江聲孫星衍俱從之非也詰亦詰之字誤諸書無作詰之本今文度作度時者漢書刑法志云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後漢紀崔寔論世事云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以正天下之失正度時作刑之義**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　易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今文無徵延及于平民今文與古文同僞傳蚩尤用馬說○王曰若古有訓云者若詞也言古有遺訓如此蚩尤惟始作亂者釋文引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書疏引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案史記五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又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楚語昔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與蚩尤在神農末不同故鄭與馬異也延及於平民者釋詁延引也延及謂連引相及平民即齊民詩箋平齊等也今文同者後漢和帝紀貪苛慘毒延及平民是其證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甚之亂之極被前○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也今文鴟作消奪作敓矯作撟者大傳云作撟虔古文也今文鴟作消奪作敓矯作撟者大傳云降畔寇賊劫略敓攘撟虔者其刑死明今文作敓漢書武紀元狩六年詔曰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敓攘撟虔韋昭注凡稱詐曰撟強取曰虔據孟引則矯當作撟大傳作矯蓋淺人改之方言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鄭司農讀虔爲撟虔謂撟虔有因而盜曰攘撟虔謂撟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亦从手作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古文也今文弗用靈作匪用命○匪用命者禮

緇衣引甫刑云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鄭注甫刑尚書篇名匪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疏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之言也九黎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與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段云注在朝舜時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迎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民有惡德即泯泯棼棼以覆詛盟也遂絕其世即罔有馨香也墨子引呂刑作制御之以嚴刑文作折之證故緇衣引甫刑作制鄭解苗民作折也鄭以命爲政令亦古文作制今文作折此今文與古文不同論語魯讀折爲制魯論是今文說與今文不同論語魯讀折爲制魯論是今文作折之證故緇衣引甫刑作制墨子引呂刑文說以苗民之刑爲蚩尤之刑非一非二蚩尤與雄狂尉僊昔在蚩尤爰作淫刑之苗民即是蚩尤夏氏不寧蓋謂夏后氏不寧雄狂尉僊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誤也折制古通用皮云楊雄廷尉僊今用今文說以爲作淫刑之不寧乃制贖刑謂穆王順夏后贖刑之義以制贖刑易之書序訓夏贖刑謂穆王順胥漸爲蚩尤之民效蚩尤然則緇衣所云苗民匪用命即史記云苗民匪用命帝清問下民以帝清問下民詩箋平齊等也今文同者後漢和帝紀貪苛慘毒延及平民是其證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爲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甚之亂之極被前○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也今文鴟作消奪作敓矯作撟者大傳云降畔寇賊劫略敓攘撟虔者其刑死明今文作敓漢書武紀元狩六年詔曰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敓攘撟虔韋昭注凡稱詐曰撟強取曰虔據孟引則撟當作撟大傳作矯蓋淺人改之方言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鄭司農讀虔爲撟虔謂撟虔有因而盜曰攘撟虔謂撟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亦从手作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爲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古文也今文弗用靈作匪用命○匪用命者禮

爲天不用帝命蓋謂不用天命今文作匪用命其義亦當如是不必傅合古文靈字以命爲令之誤如段說也鄭以命爲政令亦古文說與今文不同論語魯讀折爲制魯論是今文作折之證故緇衣引甫刑作制墨子引呂刑作折也鄭解苗民文作折之證故緇衣引甫刑作制墨子引呂刑作折也鄭解苗民爲穆王惡之而謂之民亦非古義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統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繆爲九皇六十四民之文賈疏云並下極其爲民先後鄭注周禮皆有九皇六十四民之文賈疏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然則民乃上古之君名非謂無仁道也如鄭言詩言民之初生厥初生民豈亦惡之而謂之記先民有言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三苗之君謂之先民之義鄭於此曲爲之說非也召誥相古先民有夏豈亦惡之與先謙案俞說是鄭云命爲令誤是也苗之時其民弗用令者之制御之以嚴刑文義大順**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主頂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殺戮無辜今文無徵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古文也今文作臏宮割劓頭庶剝○殺戮無辜爰始淫進貌也又云淫淫增進貌淫乃增之義殺者管子內業篇注淫進貌也又云淫淫增進貌淫爲劓刵椓黥古文作臏宮割劓頭庶剝○殺戮無辜爰始淫進貌也又云淫淫增進貌淫乃增之義殺戮五刑之一其不殺者始爲劓刵椓黥四刑此苗民制刑之次第也蓋苗民嗜殺其後變而從輕乃增有劓刵則椓黥四刑耳書疏引鄭云則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王鳴盛云下文墨劓猶宮大辟五刑據鄭堯典司刑等注謂虞夏及周皆用之苗民之刑略與之同但皋陶用當其罪而民不犯苗民用罰皆用深刻特異於皋陶耳非

謂臬陶竟不用刑也說文斁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刖劓斁黥段云此皆先刖後劓正義卷二引鄭本劓刖劓刖則先劓後則與僞孔同鄭本黥作剠說文斁从支不从刀爲異劓今本作栜衛包所改開寶併釋文改之今文作臏宮劓剠頭庶剠者虞書疏云臏宮劓剠頭庶剠王引之云宮劓下引尚書刑德放曰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引訓釋甫刑之詞蓋宮割皆淫刑割在宮下故書緯隨宮字解之若在劓下則與宮字不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說五刑曰割宮在其中刑者也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宮後割亦依甫刑宮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士庶人外淫者宮割文王世子鄭注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又曰宮割淫刑也又孝經注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男女不以禮交者宮割也又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劓宮割乎曰不然大傳曰庶僇旁告無辜於上天也亦以苗民爲蚩尤無虐威二字蓋今文多作旁方旁皆溥徧意天帝與上聞惟刑之發于天是爲升非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乃報虐用威虐用威威虐之不辜古文也今文同以一作用無世在下

涿鹿者笮人顏也黥者馬羈笮人面也又引鄭注曰涿鹿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也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涿鹿古讀若獨涿鹿蠶韻字也頭庶剠者臏庶剠頭庶剠卽鹿之誤耳先謙案王說是夏侯歐陽等書之臏宮劓剠頭庶剠卽說文之刖劓斁黥也臏卽刖宮劓卽刖也先劓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久瘉也劓則墨窒王氏不知劓在宮下誤以劓頭二字倒之耳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辭則與殺戮複矣康誥劓則人則是刖誤今古文皆當作刖此經據說文則作刖方與夏侯等書引鄭注有則則有作則之本書疏引鄭注有則斷耳之語豈鄭有異本抑後人竄改之與

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今文無徵○越茲此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案越同引鄭云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麗施刑并爲定制粵粵于茲此並釋詁文麗施廣雅釋詁文言於此施刑并爲定制雖有情辭可解免者亦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三苗之民澆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民興胥漸古文也今文胥作相漸紛紛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今文無徵○民興胥漸者揚雄梁州牧箴云帝有桀紂湎湎紛紛罔中于信以覆詛盟猶言民起相詐王引之云漸詐也言小民方興相爲詐欺故下文云罔中于信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勁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皆其證今文胥作相漸者亦言興詐以犯上也○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胥漸泯泯棼棼同惡皆無中于信

今文無徵○今文無皇字者固學紀聞云皇帝始見於呂刑通典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案王氏未知有皇字者古文今文也此皇帝當同趙注謂帝爲天此經今文說亦當無皇字者今文也今文作庶僇旁告無辜于上古文同以一作用無世在下

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腥臭○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古文也今文作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今文無徵○今文云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亦以苗民爲蚩尤無虐威二字蓋今文本無僇戮同古文作方者今文多作旁方旁皆溥徧意天帝與上聞惟腥蔑耳酒誥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此經罔有馨香德之所本諸家訓德爲升非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不辜古文也今文作非辜于天帝上帝哀矜庶戮者方旁方旁皆溥徧意天帝與上聞惟刑之發于天是爲升非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乃報虐用威虐用威威虐之不辜古文同以一作用無世在下

今文無徵○今文無皇字者固學紀聞云皇帝始見於呂刑通典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案王氏未知有皇字者古文今文也此皇帝當同趙注謂帝爲天此經今文說亦當無皇字者今文也今文作庶僇旁告無辜于上古文同以一作用無世在下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古文也今文作非辜于天帝上帝哀矜庶戮者方旁方旁皆溥徧意天帝與上聞惟刑之發于天是爲升非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乃報虐用威虐用威威虐之不辜古文同以一作用無世在下

今文無徵○今文無皇字者固學紀聞云皇帝始見於呂刑通典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案王氏未知有皇字者古文今文也此皇帝當同趙注謂帝爲天此經今文說亦當無皇字者今文也今文作庶僇旁告無辜于上古文同以一作用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黎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乃命重黎三句今文無徵○乃命重黎云者重黎顯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今文無徵○今文無皇字者固學紀聞云皇帝始見於呂刑通典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案王氏未知有皇字者古文今文也此皇帝當同趙注謂帝爲天此經今文說亦當無皇字者今文也今文作庶僇旁告無辜于上古文同以一作用無世在下

項時司天地官名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潛夫論志姓氏篇引其文張衡應閒云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春秋文燿鉤云高辛氏受命重黎說天文以重黎爲高辛時人韋昭國語注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此即據春秋緯以重黎爲顓頊高辛兩朝人法言重黎篇義近重和近黎是今文說不以重黎爲羲和也閻有降格者絕其相通之道無有升降格同假釋詁也升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鮮矜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鮮寡得所無有掩蓋○羣后之逮在下三句今文無徵○羣后之逮在下云云者釋言逮遍也周禮禁殺戮掌遏訟者先鄭注遏止在下之獄訟者也釋詁棐輔也明明義與堯典同言顯項時諸侯遏止獄訟皆顯明其明德之人輔行常典故雖鮮寡無有掩蓋不伸者墨子尚賢中引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鮮寡不蓋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下德威維威上江聲據以移易經文又據書疏引鄭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項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是鄭本降格下即接皇帝清問云與墨子合訓肆爲陳說有苗之罪且曰羣后之所陳在下明其言之有徵也帝明察匪常周悉民隱鮮寡之人無有掩蓋不上達者段云果爾釋文正義檮括鄭注之語不應拘泥且墨子據尚不應無一字道及正義同又不應據子改經也

皇帝清問下民鮮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皇帝清問下民古文也今文無皇字鮮寡有辭於苗今文無徵○皇帝清問下民云云者釋文清問馬云清訊書疏云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是也據表記皇帝謂舜今文無皇字者趙岐孟子注引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謂帝爲天云云天不能問民紂今本弘誤作紂據孟子注引甫刑無皇字墨子引呂刑皇帝清問下民此古文呂刑有皇字魏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書皇帝清問下民鮮寡有辭于苗用古文也辭者怨痛之詞墨子于苗作有苗下有曰字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今文畏作威○今文畏者禮表記引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云甫刑則今文也古文作威者墨子引呂刑二句惟作維畏作威云呂刑則古文也段云威改畏者皆唐以前不通訓詁者所爲與皋陶謨明畏惟威正同表記釋文惟威讀者亦依尚書音畏則知不始於衛包也先謙案據上引書甫刑作維是今古文惟維不定與子禹貢說證合表記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案以尊訓明者史記高帝紀云吾能尊顯之尊則顯顯即明也故訓明爲尊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敎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敎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今文無徵○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今文典下一有禮字惟一作以古文折一作悊名作命三君平水土主名山川古文也今文典下有禮字惟作以者大傳云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也反是無以刑省也今文無徵○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字於義尤備伏生於甫刑傳屢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敎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蓋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詳言之皮云世本伯夷作刑荅在五刑是伯夷典禮而兼作刑之事伯夷降典禮折民惟刑亦作折班引書雖無禮字其說云制禮以止刑所謂出於禮者入於刑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以伯夷爲老臣則伯夷作刑荅在皋陶之先甫刑所以言伯夷不及皋陶也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顏注恕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導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段云恕當作折班意以制止訓折止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恕小顏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先謙案段說是也潛夫論氏姓篇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亦作折班引書雖無禮字其說云制禮以止刑禹貢冀高山大川馬注以下至九河皆禹稱地以下之名山川者釋水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江云立山川之主命山川之神主而修祀禮也名作命者潛夫論五德志篇主平水土命山川是王符所見今文名作命爲定其差秩祀禮所親是謂立山川之主平水土命山川是王命山川之名禹貢冀高山大川注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主名山川者釋水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江云立山川之主命山川之神主而修祀禮也名作命者潛夫論五德志篇主平水土命山川是王符所見今文名作命○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者降與伯夷降典之降同義大戴五帝德篇使后稷播種農殖嘉穀文選藉田賦注引倉頡篇云殖種也嘉穀詩云貽我來牟是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者詩殷武云三后成功惟殷殷有正義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于民今文與古文同○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謂正于民也墨子引書作假假格字通格亦正也今文同荅之也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亦引賜言楊氏世習歐陽者後漢楊賜傳賜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荅不荅也李注荅恥也尚書蓋歐陽說也淮南人間訓云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敎祗德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敎民爲敬德○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今文士作爰中作衷以敎祗德今文與古文同○士作爰中作衷者後漢梁統傳統對曰經曰爰制百刑註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王鳴

盛云偽孔釋士爲皐陶以此篇言刑事而皐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安改以就其說非也俞樾云此與上文一氣相屬制百姓于刑之中卽所以正于民也偽孔改爲士則與三后無涉惟殷句遂結上之詞而不知爲上下承接之語此經士制之當爲乂制以文勢求之實無可疑下文又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可知矣百姓謂民○以敎祗德者民服此經不及皐陶偽孔之誤顯然矣百姓以忠又曰周人之敎以文祗敬則莫不敬德大傳云夏后氏主敬以忠其失也小人薄白虎通三敎篇王者設三敎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敎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敎以忠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敎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敎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施忠人以至忠之至也人以忠人敎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敎也敎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敎不成故敎者何謂也敎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敎不成故尙書曰以敎祗德案白虎通正本大傳爲說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穆穆在上云云者釋訓穆穆美也廣雅釋訓灼灼明也言堯舜在上有穆穆之美三后在下有明明之德其政化彰灼於四方天下皆勤立德惟思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故乃明于刑之中二句今文無徵○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世治貨賂不行○典獄非訖于威云云者釋詁訖止也言其時典主刑獄者非止于威而廢去刑罰惟止於富而禁絕貨賂故獄事無不得其平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于古文也擇作斁○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古文尚書敬忌而有擇言在躬作斁○今文罔上有而字身作躬○今文鄭注呂刑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王引之云云者承上文言惟是眾戒也外敬而心戒愼則無忌之言戒也引商書曰敬忌而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有擇言在躬而汝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作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而汝也言女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太元云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故可嘏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篤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遹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遹邪哆而稍正也然則邪哆之言諝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云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擇言與失行並言益訓擇爲敗也此又一證矣先謙案王說是楊與表記合亦今文說蔡引作躬之證**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惟克天德三句今文無徵○惟克天德云云者說文克肩也詩敬止傳仔肩克也笺仔肩任也元大也書疏引鄭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洪範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五行傳以皇極配天德也建極則能斂是五福延期長久永配天命而享上天之祿於下矣**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王曰嗟四句今文無徵○王曰嗟云云者左襄十四年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言今四方主政典獄之諸侯作天之司牧者非爾乎言當承天意以慉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時伯夷播刑之迪古文也今文迪上有不字○今爾何監云云者言今爾將何所監視而取法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今爾何監今文無徵○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古文也今文迪上有不字者聲轉古文子曰政之不行也敎之不成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廢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云甫刑之不迪爲證則不字今文也鄭注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先謙案記言政敎不行不成刑罰不足恥而引播刑之非衍當讀非時伯夷句播刑之不迪句言今爾何所監視若非是伯夷之爲則布刑之不道矣荅今文義如此鄭依古文爲注非其恉**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其今爾何懲二句今文無徵○其今爾何懲云云者其語詞表記鄭注其猶庶幾也庶幾懲創艾也麗之言附也匪察于獄之麗與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句例同言今爾何所徵懲艾以免荅惟是苗民不詳察於刑獄之所附麗語意直注下乃絕厥世言此所宜懲戒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

伯父伯兄三句今文無徵○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驚朕言者呼族姓諸人深戒之時穆王百數十歲子孫輩行甚眾故云幼子童孫童當作僮說文未冠之稱庶有格命者書疏引鄭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案釋詁格登陞也謂登於天命猶上文云自作元命也**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安自居念戒而不勤○今爾罔不由慰曰勤云云者曰阮刊注疏本作曰釋文曰人實反一音曰猶泉陶謨思曰贊贊襄哉曰一作曰也江孫皆以作曰爲是今從之詩傳由用也慰安也或與有同義釋詁勤勞也言任職非勤事不可今爾無不用安逸而自云勤勞爾又無自以不勤爲戒者則事何由得舉乎**天齊于民俾我一曰非終惟終在人**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俾我一日古文也今文于作乎俾作使非終惟終在人今文無徵○天齊于民俾我一日者釋文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馬本作矜矜哀也孫云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必矜哀其一日之命于作乎俾作使非終惟終在人者言天同此視人其使有一日之命非考終與惟考終與實在乎人言敬刑成德則遹天之眷而永年也上文云庶有格命此終其說江云假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據賜引書意則非終者謂不遹天眷而短折不終惟終者謂遹天眷而考終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耳下文即承之以爾尚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義然矣先謙案江說釋經其明而非賜意賜言天符乎人感應甚速其引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即未形顏色推移變度之意言天之昭假於我在一日之間耳**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爾尚敬逆天之命今文逆作迎以奉作承也釋詁休息也言爾庶幾敬迎天命以承我一人之休息今文同者漢書宣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祖事不怠祖事不忘申勿休意外戚傳成帝報許皇后書引同僞傳訓休爲美非**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今文與古文同兆一作萬其寧惟永今文無徵○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之美今文同者漢書外戚傳後漢陳寵傳魏志陳羣傳書緯刑德放引並同江聲於此經增祖事不怠四字以惟敬五行爲術文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曰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爾詩皇矣傳慶善也內則鄭注萬億曰兆言一人有善則眾民恃賴之也今文同者禮緇衣孝經天子篇說苑君道篇引甫刑如此漢書賈誼傳引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荀子君子篇左襄十三年傳引同蔡邕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魏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兆一作萬者大戴保傅篇淮南主術訓引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後漢安帝紀同張衡東巡誥云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蓋三家異文左傳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對文異散文通○其寧惟永者左襄十三年傳引書同釋詁寧靜也言寧靜可致久長**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凡古文作邦今文多作國也今文邦作國爾作汝○邦作國爾作汝者周紀作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古文作士世本作篇云相士作乘馬即相土也漢書敘傳威賓輔德刑亦助作祥刑者祥當爲詳漢書敘傳攷異引假我一日與漢書同非敬季世不詳背本爭末顏注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日之間耳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惟吉人乎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及作宜書疏引王肅云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肅傳合史記爲說而僞傳與之同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在今者言當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女急務也據潛夫論引當斷句墨子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人而敬人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案而不及乎釋詁貶謫也貶謫訓作刑何度不吉能擇人而敬也祥詁度謀也言何謀度之不及乎釋文度馬云造謀也今文作宅汝也祥詁度謀也言何謀度之不及乎雖休勿休祖年制曰詳刑察冤存惸孤寡劉愷傳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李注尚書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太宰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而正義皆云詳審是今典告詳刑鄭注詳審察之也文選王粲從軍詩司古文並作詳不作祥段云僞孔蓋亦作詳刑而讀爲祥後經改作祥如鳥讀爲島後經改作島也史記作祥亦後人所改墨子作告汝訟刑也左襄十四年傳周有常刑公刑也古公通兪樾云詳古通作常言告爾常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惟吉人乎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及作宜書疏引王肅云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肅傳合史記爲說而僞傳與之同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在今者言當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女急務也據潛夫論引當斷句墨子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人而敬人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案而不及乎釋詁貶謫也貶謫訓作刑何度不吉能擇人而敬也祥詁度謀也言何謀度之不及乎釋文度馬云造謀也今文作宅汝也祥詁度謀也言何謀度之不及乎雖休勿休祖也祥詁度謀也言何謀度之不及乎釋文度馬云造謀也今文作宅汝也祥詁度謀也言何謀度之不及乎雖休勿休祖

同者潛夫論本政篇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謙案釋詁陰陽謂陰陽者先順天心顯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在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治亂之機也及作宜者周紀作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太平而發頗聲也及作宜者段云此今文無徵○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今文與古文同兆一作萬其寧惟永今文無徵○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之美今文同者漢書外戚傳後漢陳寵傳魏志陳羣傳書緯刑德放引並同江聲於此經增祖事不怠四字以惟敬五刑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度居故訓字及作宜者段云此今文無徵○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洪範正直剛克柔克是也言敬五刑之尚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先謙案言擇人而敬刑則處事無不得宜**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聽其入五刑之辭○兩造具備師聽

五辭今文與古文同造一作遭○兩造具備師聽五辭者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者兩至詩節南山傳具俱也師士師小宰鄭注聽平治也兩至俱備其情實士師平治其訟辭言五辭者入于五刑各有辭也今文同者周紀如此造一作遭者徐入于五刑各有辭也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說文訓遭為遇廣注如此段云作遭者今文尚書之史記本作遭淺人用古文改為造而徐中散不照先謙案段說是然三家文多異未必無作造之本與古文同者宜兩存庶云今文作遭蓋段借為曹說文轡獄之訟治事者徐鉉云以言辭治獄者故从曰然則兩遭蓋也在廷東从棘卽獄之兩曹漢人謂官名為曹當本於今文五辭簡字正于五刑今文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今文同者周紀作五辭簡信正于五刑字信故訓字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作五辭誠也五辭誠實江云王制鄭注簡誠也五辭誠實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今文同古文同者周紀如此五刑不簡者有所傷害而陷於罪意實無他是所犯非其誠故云不簡堯典金作贖馬注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五罰同也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應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如此王鳴盛云五過卽下文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倖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言此則人之挾私以倖免於五刑者亦必正之於五過可知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當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五過之疵六句古文也今文作五過之疵官獄內獄古文來或作求○五過之疵云云者釋詁疵病也官謂挾威勢反訓如孟子惡聲至必反之之反謂報恩怨內謂從中制貨謂行賂來謂謁請今文作五過之疵官獄內獄者史記如此孫云官獄內獄者舉其重也官獄謂貴官之獄內獄謂中貴之獄或畏高明或投鼠忌器也先謙案言此二獄五過尤甚古文來作求者釋文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說文賕以貨物枉法相謝也孫云上文有貨此又云有求者蓋貨為勒索貨賄賕則以財有受賕之條卽此經惟貨也有聽請卽此經惟求也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能使之不行○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古文也今文克作核一作閱實其罪惟鈞其過○其罪惟均者史記集解引馬云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案此嚴枉法之律也其審克之者江云克任也聽獄之事其詳審任之今文克作核者漢書刑法志元帝詔曰書不云乎其審核之下兩克字當同段云葢古文作克今文作核也克當為核之借僞孔訓能非孫云核又通覈說文覈實也考事而笮邀遮其辭得實曰覈一作閱實其罪惟鈞其過者周紀如此言簡閱實有枉法之罪則與所犯者之過相等禮投壺鄭注鈞等也

五刑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疑有赦云云者五刑五罰之疑有赦三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五刑之疑有赦也書疏引鄭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案鄭引王制文執禁齊眾謂有司所以禁民為非五過之疵枉法亂政不可赦簡孚有眾惟貌有稽信有司合誠

鋝爲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鋝彼注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說文鋝下引周禮鍰下引周書兩經一義故云鍰鋝也鄭氏以鍰即是鋝解攻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人之意以鍰即是鋝俱爲六兩大半兩但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則許存古義其下即繼以二十兩明矣今文說雖脫去大半兩但云六兩舊爲近之較古文說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二十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說鍰僅爲銅三斤可贖緟面之罪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二十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說死罪有是理乎一作選者索隱舊本率一作選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王鳴盛云史記平準書有白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變反尚書大傳死罪罰千鎰贖罪百鎰漢書食貨志作率或作選饌撰皆鋝之異文音義皆近而假借也一作餟者大傳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鎰六兩辟一作罰者職金疏引如此現皮云墨辟夏侯歐陽作墨罰則三家今文於下文劓臏宮大辟等句辟字皆當作罰蓋肉刑始於苗民堯舜時未盡廢而至治刑措乃以畫象代之所謂象以典刑也至夏用肉刑然亦未嘗輕用乃制罰以贖罪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書序以此篇爲訓夏贖刑蓋肉刑不輕用故不云墨辟而云墨罰若罪可疑則並不罰赦之而已故云墨罰疑赦其不可赦者乃罰之六百兩故云其罰百率先

謙案五刑不輕用非廢五刑也言墨辟固無妨於疑赦文義大同史記作墨辟或亦有異文作罰者**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爲二百截耳曰刵刑倍百爲二百鋝○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古文也今文惟倍作倍讀○劓辟疑赦者大傳云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白虎通云劓者法木之穿土劓辟疑赦其罰倍閱實其罪何其下刑者也劓者劓其鼻也惟倍作倍讀者周紀云劓辟疑赦其罰倍讀閱實其罪徐廣注一作蓰倍曰蓰段云此今文也漢當讀如釀酒之釀即倍差也五百千萬故少於十而曰五倍詹說也陳云以下文倍差例之則於倍爲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二百五十鋝也徐以蓰爲五倍則比倍差謂字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止於倍也差是正字趙以下文云十倍差孟子之倍蓰史記之倍差也灑三也灑當讀如釀酒之釀即倍差也五作蓰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差

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孫云嶋隣三百宮隣據此今文益有異本作五百此嶋寫之誤辟皮云五罰不能包五刑五刑可以包五罰下云五刑之屬則上云五刑之屬矣豈五刑三千條皆中罰無中刑者乎似作罰之本爲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之科者而其情之輕則以下刑治之下服減等也今文引下見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適重上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民通說文治也言當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李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重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當在下刑之科而其情之重則以上刑治之上服加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段云憶用今文也以策字叢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劉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者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贖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爲上言刑此有權者上言刑此言罰之宜輕宜重有權以審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不可執一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荀子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民通說文治也言當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李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重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重下服者當在下刑之科而其情之重則以上刑治之上服加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段云憶用今文也以策字叢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劉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贖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爲上言刑此有權者上言刑此言罰之宜輕宜重有權以審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不可執一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荀子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

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民通說文治也言當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李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重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重下服者當在下刑之科而其情之重則以上刑治之上服加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段云憶用今文也以策字叢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劉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贖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爲上言刑此有權者上言刑此言罰之宜輕宜重有權以審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不可執一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荀子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

有參差不一折獄者於其辭之參差察之以求其情既得其情非從其辭惟從其情也大傳云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僞孔叢子以爲說此經之言雖不可據然大傳說有從情非從辭二義與經指合故知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作僉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哀敬折獄古文也今文敬作矜一作鰥折作哲一作制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今文啟當作開○哀敬折獄者敬當爲矜僞孔本作敬非敬作矜哲者大傳引孔子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一作鰥者漢書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段云矜鰥古同音互借借矜爲鰥亦借鰥爲矜漢書作哲其義當與明悊之悊不同班意蓋以明悊字當從心哲斷字作悊此引哲獄字作悊而訓哀矜顏注非也皮云漢書於明悊字當從口應劭注哲知也失之折一作制者鹽鐵論詔聖篇甫刑制獄則今文折有作制者墨子引呂刑作折以刑縮衣引甫刑作制以刑卽其證○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之謂也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荀子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民通說文治也言當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李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重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重下服者當在下刑之科而其情之重則以上刑治之上服加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段云憶用今文也以策字叢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劉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贖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爲上言刑此有權者上言刑此言罰之宜輕宜重有權以審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不可執一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荀子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

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民通說文治也言當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李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重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重下服者當在下刑之科而其情之重則以上刑治之上服加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段云憶用今文也以策字叢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劉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贖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爲上言刑此有權者上言刑此言罰之宜輕宜重有權以審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不可執一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荀子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

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民通說文治也言當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李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重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重下服者當在下刑之科而其情之重則以上刑治之上服加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段云憶用今文也以策字叢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劉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贖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爲上言刑此有權者上言刑此言罰之宜輕宜重有權以審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不可執一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荀子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

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民通說文治也言當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李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重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重下服者當在下刑之科而其情之重則以上刑治之上服加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段云憶用今文也以策字叢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劉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贖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爲上言刑此有權者上言刑此言罰之宜輕宜重有權以審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不可執一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荀子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

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民通說文治也言當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李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重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重下服者當在下刑之科而其情之重則以上刑治之上服加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段云憶用今文也以策字叢多作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書疏云劉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贖罪罪從重科輕贖亦備是爲上言刑此有權者上言刑此言罰之宜輕宜重有權以審酌其平春秋所謂反經而有善者不可執一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者荀子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

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非齊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勿用不行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上下比罪三句今文無徵○上下比罪者履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上下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卽不行之謂惟察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惟法二句今文無徵克當作核○惟察惟法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寘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之義寘之術歸於察察不可故縱故經云惟察惟法非刑故又云惟法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上刑適輕下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民通說文治也言當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子孫以

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幼文辭○獄成而孚輸而孚今文無徵○獄成而孚輸也秦策云常以國情輸楚輸猶達也謂讞獄於王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其刑上備者孫云具列爰書上之勿增減其罪當重典原其情應從末減介之罪雖重而其情有可原論其罪當輕典以待決於朝御覽刑法部引鄭注大傳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犯數罪以上猶以一罪刑之一本罪輸之輸罪孫詒讓云皮云鄭注之意蓋以五刑雖並列爲敎而犯罪則惟科其重罪之一而輕罪不更科後世有具五刑者非古并兩刑法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王曰五句今文無徵○王曰云云者伯長也官長謂司政典獄族姓謂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朕言及獄甚多畏懼下乃申言其故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朕敬于刑二句今文無徵○朕敬于刑之故也欲有德於民其於刑之故也言所以多懼者朕甚敬於刑乎謂愼刑則人被其德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今天相民作配在下今文無徵明清于單辭今文當與古文同○今天相民云云者釋文相馬云助也言今天佑助我民作之君以配天在於下土責任重矣可不愛民以答天乎今文當

同者後漢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愼罰明察單辭引經而徵易其文非有異本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李注單辭謂無證據書曰明清于單辭案單辭謂一偏之言下文兩辭爲兩造之言相對成義聽一偏之辭上明且清不爲所惑則聽兩造之辭更無不明矣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民治○民之亂云云者釋詁亂治也言民之治無他道惟在聽獄兩造之辭無不得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許成私家於獄之兩辭今文無徵○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或之言有也取貨於獄以成私家之富是私家于獄之兩辭也無有如此者則民之治可決矣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眾人見罪○獄貨非寶今文與古文同惟府辜功今文無徵報以庶尤也古文作訧○今文同者大傳云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末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潛夫論班祿篇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爲寶者也皆今文同之證惟府辜功者漢書司馬遷傳智之府也顏注府者所聚之處也辜罪也以貨爲寶惟以府罪知其非寶惟以府功尤作訧者王應麟藝文志攷漢儒引尚書異字報以庶訧是今文作訧說文訧罪也引周書此文同與今文合庶眾也報之以眾罪是天所罰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不中惟人在敎命使不中

不中則天罰之○永畏惟罰三句今文無徵○永畏惟罰云云者言長久可畏者惟天之罰非天道不中惟人有以召之在其行政之命令不中耳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天罰不中將亦罰之○天罰不極二句今文無徵○其刑上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天罰不至極則庶民不知畏懼罔有善政在云云者釋詁令善也天罰不至極則庶民不敢濫刑有寶貨降訧之於天下矣有苗民絕世之罰然後庶民不敢濫刑有寶貨降訧之罰然後庶民不敢濫刑有寶貨降訧之則庶民統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王曰六句今文無徵○王曰嗚呼嗣孫者詔幾內幾外諸侯永戒其後嗣也今往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同一句監非德于民之中者與上今往何所監視非此立德於民之中平上例非者反言之言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此立德於民之中也尚明云有德惟刑又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所謂德于民之中也尚明聽之哉者言庶幾皆明以聽獄也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于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哲人惟刑四句今文無徵○哲人惟刑云云者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言擇哲人而任之禮鄭注屬猶合也五極五刑之中言雖有無竟之獄辭哲人必反覆審詳使合於五刑之中能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眾而皆合於中則必有善慶矣　受王嘉師二句今文無徵○受王嘉師若今俗言好百姓矣王穆王自稱言有邦有土者皆受王之民而牧之當監視於此告爾之詳刑也祥當作詳說見上後漢仲長統傳續呂侯之祥刑祥亦詳之誤呂當作甫後人以古文改之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文侯之命

平王命爲侯伯○書序平王賜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史記晉世家晉文公五年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又自序云嘉文公賜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新序善謀篇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王王子天子賜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先謙案書序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馬說當與史記同不以爲平王鄭說與僞孔同蓋有別本後漢丁鴻傳永平十年召見說文侯之命篇丁用今文當無異義李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亦非

王若曰父義和

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王若曰父義和今文義和我諸侯書疏引鄭云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案以義和爲字是也馬說未圓

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大明乎文王武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時

顯用有德○丕顯文武二句今文同古文同○今文同者晉世家作丕顯文武能慎明德古文同○今文同者晉世家大明哉文王武王也克慎德克能故訓字丕顯文武者丕大顯明也言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時

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古文同○今文升作登敷一作鋪一作傳惟作維王作武○昭升于上謂天升作登者晉世家作昭登于上班固典引云昭登之績蔡邕注引尚書曰昭登于上又邕太尉汝南李公碑云懿鑠之美昭登于上段云此今文也凡古文作升今文作登如高宗肜日升鼎耳而雊史漢升皆作登喪服鄭注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儀禮既夏本紀作竹箭既布是其例也孔行久矣然則二字古通三體石經昭作劭說已行久矣然則二字古通三體石經昭作劭說文昭日也从日召聲書曰劭天之明命是其證○惟作維王作武上言文武下不當單舉文王今文是也釋詁時是也詩傳集

俗通戎兇也言下民之財祿皆爲之殄絕外夷侵陵兇禍我國家甚大指謂王子帶以翟人入周事○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古文也今文或作克俊作咎服作躬○即我御事罔克今文無徵○即我御事云者釋詁孫注即猶今也御事治事之臣無有耆壽賢材任其事者或作克俊謂賢才服事也言即今治事之臣或有字通耆壽謂老成俊作咎服作躬者漢書成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者壽咎在厥躬注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壽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顏注咎在厥躬平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予則罔克者克能也言予則自愧無能

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

所以遘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侍諸侯○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其在位○曰惟祖惟父云者釋詁伊維也綏安也績功也我意謂祖行父行之諸侯其維收恤我身嗚呼有功於我一人則我一人永其在位者周紀如此恤朕身承上父義和言之躬身維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父義和二句今文無徵○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唐叔之道奚之

頌名之祖荅謂唐叔虞言能光昭其顯祖之業昭舊作紹唐石經作昭阮校勘記以作紹爲誤段云魏三體石經篆隸汝皆作女知今本作汝之誤**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爲孝○汝肇刑文武者釋詁肇敏刑法也文王伐密伐茍黎崇武王誅紂滅國五十有戡亂之功今文公逐翟人誅叔帶以安王室是敏於法文武也○用會紹乃辟者用以也會謂合諸侯繼續汝君之王位謂納王也○追孝于前文人者以宗廟祭祀言翟人之難王避居鄭享祀廢墜文公納王然後宗廟血食故特言此以大其功俞樾云追孝乃古人常語古鐘鼎款識每有追孝之文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語與此同楚良臣余義鐘云以追孝先祖邾遺敦云用追孝于其父母亦與此文義相近又鄀公敦云用享孝于乃皇祖于乃皇考陳逆簋云以享以孝于大宗享孝並言可知所謂追孝者以宗廟祭祀言也禮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追孝即追養繼孝之謂**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汝多修三句今文無徵○汝多修者司勳鄭注戰功曰多引司馬法云上多前虜詩傳修長也言文公之戰功利賴長遠也扞一作敦說文敦止也從攴旱聲周書曰敦我于艱段云敦扞古今字眾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荅謂捍扞皆即敦之別體釋詁嘉美也言能捍衛我於艱難如汝之功厥實嘉美之**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王曰四句今文無徵○和釐國見乃邦**用賚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

王曰云云者釋詁師眾也言歸國視汝百姓親禮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不言圭瓚可知卣中鬯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用賚爾○今文當與古文同○今文當同者晉世家云秬鬯一卣賚周書曰賚介秬鬯段云介爾古文賚止也荅謂捍扞皆即敦之別體釋詁嘉美也言能捍衛我於艱難如汝之功厥實嘉美之**王**

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王曰四句今文無徵○和釐國見乃邦**用賚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

王曰云云者釋詁師眾也言歸國視汝百姓親禮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不言圭瓚可知卣中鬯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用賚爾○今文當與古文同○今文當同者晉世家云秬鬯一卣賚周書曰賚介秬鬯段云介爾古文賚止也荅謂捍扞皆即敦之別體釋詁嘉美也言能捍衛我於艱難如汝之功厥實嘉美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請德習射藏示子孫○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當作盧矢千盧一作玈○百當作千者晉世家云彤弓矢百盧弓矢百玈見左僖二十八年傳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玈與史記合則作盧矢百者非也彤盧弓皆一據此經及史記段云書疏盧作玈玈字從玄故彤赤玈黑也據此知今經傳作盧者未知孔疏本與釋文本所據有異抑陸本亦作玈天寶初改作盧而音義玈字爲宋開寶中所改作盧者本作玈今經傳皆作盧多假盧爲之如公羊定四年傳何注作盧弓漢書王莽傳盧弓矢是也法言五百篇彤弓雖矢與說文合雖之異體作玈左僖二十八年文四年傳皆云玈弓矢千其字從玄旅省聲而非古字也古音旅盧無魚模敔多之別如盧即盧聲可證古字假旅爲雖釋器訓黑之字廿九而有摯無玈則魏三體石經遺字殘旅二文一篆一隸即此經盧字廣雅釋器訓黑之字廿九而有摯無玈則魏時

無玈字信矣左傳音義云玈本或作旅此正古本之善轉以爲非詩彤弓音義亦云玈本或作旅字者非皆陸之疏耳魏石經隸體不用玈字則起於魏後珠於假旅之恉而爲傳合也說文無玈字孔疏云說文玈从攴似誤**馬四匹**馬武用從攴似誤旁

費誓第三十一

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集解引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獮案尚書作柴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即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肸地誓眾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段云說文柴惡米也從米比聲周書有柴誓今誤柴即柹或體雍氏禮字釋文五經文字不篇韻引說文作柴鴻字釋文柴音鮮一讀曾子問釋文號鄭注皆作柴誓肸鮮鄭從古文作柴史記用今文如斯獨古音如徙故與肸音近荅許鄭從音如徙故與肸音近荅許鄭從古文作柴衛包用司馬貞柴即作肸也據裴駰司馬貞唐初尚書本尚作肸魯季氏費邑之隨說改爲費字孔穎達云柴爲費耳王鳴盛云柴爲魯東郊地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攻釋文之柴爲費自爲國左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是也後併於魯爲季氏邑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在此非也大傳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空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役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闕也習闕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戰鬬不可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命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於圃中勇力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鄭注取

禽嘗祭澤射宮也陳云傳文專釋鮮字此鮮誓之傳也案馬鄭古文書序此篇列呂刑文侯之命前今文不可攷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嗟人無譁聽命今文無徵○公曰嗟人無譁欲其靜聽誓命○公曰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書疏引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棄地之民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說文譁讙也　鴟鴞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者言命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郡國志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孫云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戎取徐戎者魯世家頃公乃奉成王命興師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又云既伐淮夷在豐作周官是伯禽伐淮夷在歸政踐奄之後但伯禽封魯據雒誥經文及惟告周公其後則在七年歸政之時此云即位後有管蔡淮夷等反殊告周公從安國問故又用伏生所傳今文故說有歧異後漢東夷傳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征之此疑今文說則魯公征徐戎在穆王時故編篇於顧命後呂刑前也皮云孫說謬此篇伏生今文雖不可考而史記作胖一作鮮與大傳合則

史公以淮夷徐戎反與管蔡同時即伏生今文說也論衡儒增篇成王之時四國纂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王充用歐陽說與史公說同四國者管蔡商奄也伯禽就封於魯在管蔡流言時史公之說明甚而成王又於七年歸政後孫讀史記不熟何反以史公說爲歧異乎若伯禽就封魯世家頃公征徐戎之事豈可傳會以爲今文孫氏之疑蓋後漢書並無魯公征徐戎之事序編次不知馬鄭書序作胖與史記所載今文書序多不合必拘於書序與史記所載今文書序以定先後之次則禁非孔子之舊史記用書序作胖與大傳合而與古文作柴不同此史記用今文書序之明證若專據馬鄭書序以定先後之次則禁仲之命明屬成王封蔡仲時事而馬鄭書序亦列於穆王之世柴誓之前豈亦可傳會爲穆王事乎伏書二十九篇雖可攷定而其次序無以定之書序有今古文不同據史記說君奭當在康誥前據漢書說洪範當在微子前此今文次序之略可攷者史公以胖誓在周公攝政時似亦不應列此惟今文編次不可盡曉未敢以意更定耳　**善敉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言當善簡汝甲鎧胄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善敉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古文也今文作陳徂甲

胄無敢不善○善敉乃甲胄云云者書疏引鄭云敉謂穿徹之敽猶繫也弔至也至猶善案甲胄皆以革爲之穿徹謂縫綴也說文敽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敽乃干至於軍所陳爾甲胄無敢不善者魯世家如此說文敉擇也从攴采聲周書曰敉乃甲胄夏小正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省亦擇也是陳有擇義史記敉上無善字以善代弔亦訓弔爲善與鄭意同也段云采从冏米聲或省古作柬然則敉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善○備乃弓矢四句今文無徵○備乃弓矢云云者備與葡同說文具也廣雅釋詁鍛椎也礪俗字當爲厲火刃堅也今惟淫舍牿牛馬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今惟淫舍牿牛馬者書疏引鄭云牿爲桎梏之梏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牿牛馬段云大徐本無淫舍二字小徐本有淫無舍此轉寫奪之或據說文以改周書此爲顚倒見先謙案釋詁淫大也釋詁郭注舍放置也今惟大放置牢中牛馬使杜乃擭敽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據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穽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敽之無敢令傷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設柞鬄於其中書柴誓曰敽乃擭陷阱擭柞鬄也堅地爲阱淺則設柞鬄於其中牛馬之文故此不更言牛馬直以牿言之而文義

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雍氏云秋令塞阱杜擭鄭注阱穿地爲坑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鬄也堅地爲阱淺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杜本又作敵是古文有杜敵兩作大傳云擭捕獸機檻書疏云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鄭以擭爲柞鬄者雍氏疏云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鬄鬄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鬄也機但渾言之柞鬄從攴念聲周書曰敽乃穽阱下云陷也穽下云重文阱穽捕小獸不施機爲與擭異魯語鳥獸成設穽鄂穽鄂猶擭穽也所以杜擭敽穽者便放牧牛馬也無敢傷牿者魯世家如此明今古文同所謂牿牛馬承上文牿之傷汝則有常刑亦謂施刑於自明又云牿之傷汝則有常刑亦謂施刑於牛馬之人耳若以爲傷牛馬之牢則有刑非孔子之舊史記用書序作胖與大傳合而與古文作柴不同此　**逋逃勿敢越逐**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墨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今文同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風走逸臣妾○馬牛其風三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風走逸臣妾逋亡越墨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

得踰越部伍而追逐恐亂行列也段云經言無敢者六惟祗復之越逐作勿敢唐石經及注疏本皆然今坊本作無敢者誤**我商賚爾**眾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徵○祗復之今文同者魯世家作敬復之以故訓代經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敬之也殷庚篇震動百姓以故生生震懼作祗敬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祗懼魯世家作震懼祗振語之轉○我商賚爾者言以人物還其故主者我量度賜賚之釋文商徐音章段云此舊音也漢書律歷志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通云商之爲言章也章其有亡章之樞木千章如淳注舊將作大匠主也酌本誤醇史漢貨殖傳千章謂楩柟豫章之屬也章度乃周漢古語商度即章度不讀尸羊切匡謬正俗云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料量度爲章佐有何義荅曰周書公卿表將作大匠屬官有東園主章皆謂能材吏名章曹掾百官公卿表作將作大匠主章度也章度乃周漢古語商度即章度不讀尸羊切匡謬正俗云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料量度爲章佐有何義荅曰周書

眾誓云我商賚汝孔傳云商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雅釋詁傳云商度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雅釋詁舊字同**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乃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竊馬牛誘臣妾云云者說文羨相謀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竊馬牛三句今文無徵○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竊馬牛誘臣妾云云者說文羨相謀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竊馬牛三句今文無徵○**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無敢寇攘踰垣牆古文也今文垣牆作牆垣○作牆垣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寇劫取也因其失亡曰攘釋詁僖傳云攘竊也攘竊仍因也攘竊字同**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大刑**皆當儲峙汝糗糧之語讀仍因也攘竊字同**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竊馬牛誘臣妾云云者說文羨相謀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竊馬牛誘臣妾云云者說文羨相謀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無敢不供三句今文無徵之刑者非一也**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乃越逐爲失伍不還爲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無敢不供三句今文無徵之刑者非一也**無敢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無敢寇攘踰垣牆古文也今文垣牆作牆垣○**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無敢不供三句今文無徵之刑者非一也

外謂之郊王制鄭注郊鄉界之外者也遠郊之外曰遂大司馬云凡制軍大國三軍魯大國宜爲三軍小司徒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之法則千乘之傳疏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二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遂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兩寇並發其勢甚急故悉起鄉遂之兵應之尚不至總徵境內也王肅謂東郊留守故不言四郊非○乃作爾者魯世家作峙爾楨榦於峙爾糗糧句弘見集解引馬云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凡築牆及城者以繩束板置於兩旁更豎木於其端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端也甲戌我惟築者魯世家作我甲戌築而征徐戎以上文我惟征徐戎之板也甲戌築而征徐戎在前榦則其兩旁之木故云板置於兩旁更豎木於其端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端也甲戌我惟築者魯世家作我甲戌築而征徐戎以上文我惟征徐戎之板也甲戌築而征徐戎在前榦則其兩旁之木故云板置於兩旁更豎木於其端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端也甲戌我惟築者魯世家作我甲戌築而征徐戎以上文我惟征徐戎之板也甲戌築而征徐戎在前榦則其兩旁之木故云板置於兩旁更豎木於其端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端也甲戌我惟築者魯世家作

併入此甲戌築而征徐戎以上文我惟征徐戎之板也甲戌築而征徐戎在前榦則其兩旁之木故云板置於兩旁更豎木於其端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端也甲戌我惟築者魯世家作我甲戌築而征徐戎以上文我惟征徐戎之板也甲戌築而征徐戎在前榦則其兩旁之木故云板置於兩旁更豎木於其端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端也甲戌我惟築者魯世家作我甲戌築而征徐戎以上文我惟征徐戎之板也甲戌築而征徐戎在前榦則其兩旁之木故云板置於兩旁更豎木於其端首乃取土實其中而築之楨是其端也甲戌我惟築者魯世家作

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古文大刑作皮云禮曾子問注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今文大刑作大刑總括上句則此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有大刑併入末句或本無或史公消之也今文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也古文一作餼糗者說文餼乾食也从食气聲周書曰峙乃餼糗釋言郭注糗糧也**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古文大刑作皮云禮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世家作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有大刑併入末句或本無或史公消之也今文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也古文一作餼糗者說文餼乾食也从食气聲周書曰峙乃餼糗釋言郭注糗糧也**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古文大刑作皮云禮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世家作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有大刑併入末句或本無或史公消之也今文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也古文一作餼糗者說文餼乾食也从食气聲周書曰峙乃餼糗釋言郭注糗糧也**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甲戌築下文峙乃糗糧無敢不逮今文與古文同乃作爾汝則有大刑無汝則字古文糗糧一作餼糗○乃作爾者魯世家作峙爾鈞荼糗糧楨榦無敢不逮史公以芻荼糗糧楨榦併入峙爾爲一句列魯人三郊三遂下峙當爲峙轉寫之誤下同釋詁峙具也郎說文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總括上句則此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有大刑併入末句或本無或史公消之也今文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也古文一作餼糗者說文餼乾食也从食气聲周書曰峙乃餼糗釋言郭注糗糧也**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古文大刑作皮云禮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世家作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有大刑併入末句或本無或史公消之也今文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也古文一作餼糗者說文餼乾食也从食气聲周書曰峙乃餼糗釋言郭注糗糧也

然則周之刑法軍人有罪固有沒入妻孥者**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古文大刑作皮云禮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世家作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有大刑併入末句或本無或史公消之也今文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也古文一作餼糗者說文餼乾食也从食气聲周書曰峙乃餼糗釋言郭注糗糧也**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古文大刑作皮云禮曾子問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世家作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有大刑併入末句或本無或史公消之也今文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也古文一作餼糗者說文餼乾食也从食气聲周書曰峙乃餼糗釋言郭注糗糧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秦誓　貪鄭取敗悔而自誓○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史記秦本紀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

王先謙參正

三日乃誓於軍史公用今文說與書序以爲在師敗還歸之後左傳以爲在釋歸三帥之時不同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大略篇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謂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敗於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蔚茲黃髮是也中論修本篇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悔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公曰嗟今文與古文說同書序以爲在師敗還歸之後左傳以爲在釋歸三帥之時不同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大略篇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謂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敗於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蔚茲黃髮是也中論修本篇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悔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我士聽無譁者書疏引鄭云誓之言之今文同者白虎通號篇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以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尚書曰公曰嗟公謂秦伯也秦紀作乃誓於軍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公曰嗟今文與古文說同書序以爲在師敗還歸之後左傳以爲在釋歸三帥之時不同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大略篇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謂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敗於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蔚茲黃髮是也中論修本篇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悔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古文也今文無徵○予作余無四字者秦紀作余誓告汝羣言之首

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仡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
古文一作訖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仡仡勇夫今文與古文同
者說文仡勇壯貌从人气聲周書曰仡仡勇夫今文無徵○仡仡勇夫古文一作訖訖者
單行本釋文云馬本作訖訖皆合法度無所違失我猶不欲用之左僖三十三年傳秦師過周
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此勇夫卽謂超乘者寡謀
敗故公追悔之云非我所欲也今文同者李尋傳尋說王根云昔秦穆公說譆譆之言任仡
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此今古文同之證惟截截
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爲
問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惟截截善諞言三句今文作惟譆譆善
斆辭作怠皇作況昧昧我思之今文無徵○惟截截善諞言者釋
文載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諞馬作偏云少也詞約指明大辯佞
之人今文云云者公羊文十二年傳稱此誓之辭云惟譆譆善
言何注譆譆淺薄之貌靜猶撰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譆譆之言
上辭劉向九歎譈人譆譆孰可慰兮王逸注譆譆言貌引尙書譆
譆靜言鑞鐵論國病篇譆譆者賊也論語佞篇風疾小人譆譆面從
以成人之過也後漢書樊準勸崇儒學疏云習譆譆之辭圉語范
蠡曰又安知是譆譆者乎韋注譆譆巧辯之言賈逵注譆譆巧言
也廣雅釋訓譆善也皆本今文靜一作靖者潛夫論救邊篇譆譆
善靖俾君子怠一作靜者楚詞九辯王逸注靜言譆譆而無信譆譆

也是斆殘同易東帛斆斆賊也周書曰斆斆巧言段云說文殘賊
今文尙書作斆斆靖言說文無譆字蓋治經者加言旁耳斆譆靖
書曰圉下文云圉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脫去覆出之斆斆
字及也字非巧言爲靜之駁文也皮云堯典共工靖言一作靜
言是靖與靜通史記以故訓改爲善言是靖與善同義論語異乎
三子者之撰鄭訓撰爲善何注靜猶撰也與鄭義同然則善靖言
俾君子易怠何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段云易怠疊字易讀如
素問解佞之佞疏云易爲怠惰非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義之
不圖俾君子怠潛夫論救邊篇俾君子怠皆用今文○皇作況者
公羊文十二年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段云石經今文尙書無皇曰
今日耽樂作毋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卽今文況字與我
皇多有之作況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況者今文也
徐彥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
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已出之後戴說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尙
書大傳皇於聽獄乎此假皇爲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
之此假況爲皇況互借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服有多有
我多有之也○昧昧我思之者江云昧昧深思之意穆公追悔不
及中心鬱結若昏昧不明故云昧昧我思之者是穆
公自道思此一介臣僞傳以此文上屬非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

也今文如作若是作寔○如作若是作寔者大學云人之有技若
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鄭注有
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
美士爲彥彥或作盤案盤與般同大也不啻不但也言語不盡好
之之意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黎
眾民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家作尙○今文云保上有能字職作尙
○以保我子孫二句古文也今文保上有能字職作尙○今文云保
云者大學云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鄭注有利哉歎
幾也論衡刺孟篇尙書曰黎民尙亦有利哉安吉之利也段云易
得安吉之利段云此今文尙書也子孫上屬爲句依此讀如
爲長書疏非也王引之云大學引秦誓曰尙亦有利哉尙書亦當
爲亦尙今秦誓作亦職職尙皆主也與亦尙一人之尙同義皮云
王說是也論衡引經亦當作亦尙作尙亦者傳寫之誤後漢魯恭
傳恭上疏曰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末用此經
文淮南高注廣雅釋詁並云尙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
達不得上通○人之有技藝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
達見人之有技四句古文也今文冒作媚達作通者大學云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作媚達作通者大學云人之有技四句古文也今文冒作媚達作通○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俾不通鄭注媚妒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人所爲使功不通之
於君也案大學作媚是此經作冒省借疾同嫉說文嫉下云妒也
或作嫉妒下云妒也達作通與今文尙書合禹貢顧命等篇皆可
證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
容人用之不能安

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是不能容三句古文也今文是作寔○是作寔者大學云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殆危也案寔是古通用據論衡所引此黎民亦下屬爲句**邦之杌隉曰由一人**杌隉不安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邦之杌隉二句今文無徵○邦之杌隉云云者說文隉危也从自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賈侍中說隉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段云徐巡傳古文尚書此古文說也賈訓法度如其說則杌字連隉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則今文說也阢石山戴土也言邦之不安爰自一人爲之公自責故云然**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爲句懷亦尚一人之慶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邦之榮懷二句今文與古文同○邦之榮懷云云者晉語韋注榮樂也釋詁懷安也詩傳慶善也今文同者白虎通號篇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公之霸也孫云班氏據此經文知秦穆公之霸是謂榮懷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同義也

書序史記三代世表序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益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益其慎也孔子世家云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儒林傳云孔子干於七十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序書則斷堯典劉歆傳說移太常博士書云孔子序書書疏云此序鄭馬王並云孔子所作段云案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併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敘於齊魯之間未知即用書序與否而史公虛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間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也臧與安國書云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邪學者因此說疑百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鳥鼎耳異母異畝飢饉禾歸禾魯天信乎噫亦惑矣惟內毋逸無逸息愼肅愼愼伯冢伯冏胙誓費誓柴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古文之異也陳云尚書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書疏云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藝文志云孔子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秦燔書伏生獨壁藏之是伏生壁書有序也古書序皆總爲一篇置卷末今所存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猶可見漢志周書七十一篇今案逸周書篇目自度訓至器服止七十篇其一卽卷末之序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二卷爲五十八篇而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新論合二十五篇而序在外蓋永嘉之亂三家尚書已亡孔穎達嘗見漢石經拓本所言似據石經卽如此要是夏侯之本後增太誓者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疏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論衡佚文篇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於中外不得見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霸作

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敢更作之而獻於朝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此其塙證矣孔疏嘗引石經尚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皮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尚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皮云西漢馬班東漢馬鄭皆以書序爲孔子作唐以前尊信無異詞至宋儒始疑之近治漢學者以疑書序爲宋儒罪案然今之書序所出馬鄭古文實亦不無可疑若今文書序史記引書序在踐阼當國時馬鄭書序列復政後遂有召公疑周公不當復列臣職之言周公東征攝王成王不親行馬鄭書序於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後人遂誤執爲周公未嘗攝王之證舜典序云歷試諸難鄭注云入麓伐木與堯典納于大麓相混遂開梅賾分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妄說伊訓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爲舜典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於中失去外丙仲壬兩朝遂啟宋人以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爲年歲不爲卽位紀年之謬論然則馬鄭古文書序不見於史者猶多不可信與今文古文也三家詩序雖亡其僅存可攷者多與毛異今文古文不合者尤爲可疑蓋書序之有今文古文猶詩之序多衍空文漢書藝文志毛詩自謂子夏所傳未得立自謂者甚不然之詞是謂毛詩序出子夏乃漢儒所不信而衛宏作毛詩序明見於後漢書說毛詩序者或云首句毛公作以後衛宏續作魏源句子夏作以後毛公合作或云首句毛公作以後衛宏作毛詩序雖無明文可據然古文書序亦衛宏作雖無明文可據然占文書序爲後人改以爲古文書序卽伏生今文書序卽伏生所引書序卽伏生今文明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分之則二十九篇已具不必併序數之蓋厥陽博士增入太誓後乃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十九篇之數耳書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孔氏所見石經爲夏侯尚書亦然特歐陽太誓一篇者多出二篇耳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書疏引鄭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云論衡以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寶孔子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爲異皮云後漢陳寵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是今文堯典欽明字一作聰明據論衡此文則今文書序聰明字一作欽明漢時今古文互異如此文思據今文作思或三家之文不同亦有作文思者或後人依古文改之未可知也光宅今文當作光度班固典引云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班用光度字蓋出今文尚書宅皆作度也○書疏引鄭云堯尊如故典然也釋文引馬云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論衡須頌篇問說書序與古文書序字異者皆今文與古文不同而非史公改竄可知陳說詳明惟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數之顧命不分說尚未塙史記所引書序卽伏生今文明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分之則二十九篇已具不必併序數之蓋厥陽博士增入太誓後乃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十九篇之數耳書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孔氏所見石經爲夏侯尚書亦然特歐陽太誓一篇者多出二篇耳

別書序有今古文最爲卓識史記升作登受作紂無作毋呂作甫皆據今文尚書飢卽者胥鮮合於伏生大傳據此史記所引書序與古文書序字異者皆今文與古文不同而非史公改竄可知陳說詳明惟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數之顧命不分說尚未塙史記所引書序卽伏生今文明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分之則二十九篇已具不必併序數之蓋厥陽博士增入太誓後乃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十九篇之數耳書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孔氏所見石經爲夏侯尚書亦然特歐陽太誓一篇者多出二篇耳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書疏引鄭云書以堯爲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誰也孔子也陳云論衡以爲孔子所言者蓋指堯典序書序寶孔子作也據論衡則今文序聰明作欽明爲異皮云後漢陳寵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塞晏晏是今文堯典欽明字一作聰明據論衡此文則今文書序聰明字一作欽明漢時今古文互異如此文思據今文作思或三家之文不同亦有作文思者或後人依古文改之未可知也光宅今文當作光度班固典引云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班用光度字蓋出今文尚書宅皆作度也○書疏引鄭云堯尊如故典然也釋文引馬云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論衡須頌篇問說書序與古文書序字異者皆今文與古文不同而非史公改竄可知陳說詳明惟謂伏生二十九篇併序數之顧命不分說尚未塙史記所引書序卽伏生今文明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分之則二十九篇已具不必併序數之蓋厥陽博士增入太誓後乃合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十九篇之數耳書疏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孔氏所見石經爲夏侯尚書亦然特歐陽太誓一篇者多出二篇耳

等之僞也皮云劉說是也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漢人以配二十八宿其一曰斗說見王充論衡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以尚書爲備是漢時今文家說謂尚書止有二十九篇也孔壁古文逸書史漢皆不載篇目書疏載鄭注書序有舜典汨作九共等篇而孔穎達不信平鄭親見古文尚書逸書十六篇同出東漢以後逸書既不可信何以書序獨可信乎鄭引歷試諸難爲一篇禮記出后蒼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今文家說較古文爲有據矣劉云異序同篇因不敢駁書序故爲調停之說耳自趙岐以孟子所言舜事爲舜典補亡遂盡摭拾以補舜典且引孫知此作孫人所改作堯典○書疏引鄭云舜攝其事段云公羊莊元年傳疏及左傳疏引遜作孫知此作孫人所改作堯典○書疏引鄭云舜虞氏舜名孫云徵玉虞舜側微爲庶人故微賤○書疏引鄭云側微也微卽說文敦字敦賤也試以治民之難事作舜典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書疏引鄭云入麓伐木作舜典○趙岐孟子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佚書及逸書所載劉云體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序言將孫于位讓于虞舜卽前半篇容岳舉舜之事也又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卽後半篇實四門納大麓以下之事也今古文二典皆合爲一篇漢人多以百篇爲尚書二十篇爲中候孟子所載舜往于田完廩諸事不稱典曰又不稱書曰其祇載見瞽瞍稱書曰則逸書大傳之類也又曰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亦傳記書說皆不足爲舜典之證卽史記云逸書得十餘篇而不詳其篇目且所作舜本紀亦無出堯典所述之外者可知非別有篇矣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始云逸書有十六篇而書疏載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一稟飫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二十二篇逸書有舜典及逸書所載劉

舜本紀爲證子謂史記所載當卽本於孟子非必古文逸篇魏源尊信劉氏而書古微猶作舜典補亡沿毛氏之誤斯好奇之過也先謙案二帝應爲一典參證諸書無可疑者劉云異序同篇乃尊信古文書序之過龔自珍云同序異篇以一序領衆篇可也若異序同篇一身二首名之不正萬事失紀何取焉此駁論其說是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釐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絶句一讀至方字絶句劉云商頌禹敷下土方則方字絶句是也設居方益卽舜肇州封山濬成五服之事 **別生分類** 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劉云此卽咸建五長分北三苗之事定其疆域設其君長區其土俗典謨舉其綱汨作九共等篇詳其目故十一篇同序 **作汨作** 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篇亡也

九共九篇槀飫 槀勞也飫賜也凡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釋文引馬云共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卽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閒書疏引鄭云汨作九共已逸孫云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亡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別甚明故漢人所云逸十六篇亡於晉永嘉之時也魏源云九共之篇疑卽職方氏所陳九州孔穎達云九州之志爲九邱則五行汨作之後使禹治之而辨其風土爲九共九篇皮云魏說本宋儒及近儒江聲據大傳是言諸侯來朝述職之事魏說非也大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與九共篇云土地美惡人民好惡正同蓋諸侯來朝述之故太子迎諸侯來朝者得問之也段云疏云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惡人民用酒食勞之則唐石經作槀爲是槀卽枯槁字也注疏釋文本作槀從禾非也

九共佚文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教 大傳虞夏傳九共篇九共以諸侯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逸書佚生誦習今文百篇有其子時寘於四門故於諸侯來朝述之故太教也路史後紀十一引作民以無教說文辯治也教出游也詩采萩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

槀陶矢厥謨 矢陳也 **禹成厥功** 成功 **帝舜申之** 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 **作大禹槀陶謨** 大禹謀九功槀陶謀九德○書疏云馬鄭王肅皆以槀陶謨逸又合此篇於槀陶謨皆由不見古文安爲說耳先謙案段玉裁云作僞者割分槀陶謨帝曰來禹之下爲說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爲稷劉逢祿云此卽今書一謨三序非三篇同序典謨皆完書序孔子所定周人以諱也逸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弃稷然書序孔子所定周人以諱

益稷 凡三篇○書疏云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弃稷又合此篇於槀陶謨皆由不見古文安爲說耳先謙案段玉裁云作僞者割分槀陶謨帝曰來禹之下爲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爲稷劉逢祿云此卽今書一謨三序非三篇同序典謨皆完書序孔子所定周人以諱及弃稷然書序孔子所定周人以諱也逸書十六篇乃有大禹謨及弃稷然書序孔子所定周人以諱

禹別九州 分其圻界 **隨山濬川** 刊其木 **任土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流○書疏引鄭云任土謂定其肥磽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之所生段云疑當有作禹貢三字史記河渠書引夏書云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漢書溝洫志引夏書云禹堙洪水十三年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則橇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陳云史漢引禹別九州云並冠以夏書是自禹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啟嗣禹位伐有扈之罪○釋文扈馬云姒姓之國也甘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案夏本紀云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此今文書序也皮云魏說非也

太康失邦 啟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汭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案此今文書序也古文作邦今文作國今古文序止有昆弟五人僞孔增入其母釋文須馬云止也書疏引鄭云避亂於洛汭作五子之歌逸夏紀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案此今文書序也古文作邦今文作國今古文序止有昆弟五人僞孔增入其母辨見本篇楚詞離騷云不顧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家衖蔡邕述行賦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作歌聲與今古文序相證合諸家曲說皆不取餘詳本篇墨子非樂篇引武觀文江段以爲五子之歌眞篇之詞未敢從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絶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 **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書疏引鄭云胤臣名又云胤征逸夏紀帝中康時記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案此今文書序也集解引鄭云胤臣名僞傳以爲胤國之君取與堯典胤子顯

命肩之舞衣
曲說相傳合

肩征佚文

厥篚元黃昭我周王 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肩征如此郭注爾雅引逸周書釗我周王即肩征也孫云周王者禮記鄭注忠信爲周非殷周之周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書疏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案周語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史記殷本紀契封於商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凡十四世也世本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巨王鳴盛云商今陝西商州其地是華山南也王肅云相土居商巨故湯因以爲國號非也商巨今縣屬河南歸德府與商州無涉湯必不舍商而取商巨併亳四遷餘未聞

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巨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書疏引鄭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成湯所都

作帝告釐沃 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書疏云今上洛商是也商頌稱契爲元王故云從先王居湯起亳得天下遂以亳爲大名故其後遷都偃師偃師與景亳皆稱亳盤庚遷殷亦稱亳殷紂都朝歌而國語云紂踣于亳周時猶有三亳之稱猶周起於郡濮陽是河北非河南也至帝嚳都偃師之亳並無明證何以知湯所居之亳即是嚳之所都乎皇覽云帝嚳家在東京遂以京爲大名而豐鎬雒皆稱京也帝嚳及湯所都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之名而以偃師爲帝嚳之亳相距甚遠惟括地志分列三亳偃師之亳即是嚳之所都偃師之亳並無括地志乃唐初人作其時崇信僞傳傳會僞孔及皇甫謐所致括地豈足徵信帝告者古二王之後得郊天詩生民以歸肇祀傳始歸地志引虞喜志林云詩郊祀也箋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三國志注引虞喜志林云詩人日以歸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惟大人之明證稷契皆帝嚳後同有大功於國稷之後得郊天契之後亦得郊天可知郊天祭感生帝以祖配之湯居亳時未得天下而已得郊祖蓋告黑帝汁光紀以契配之故篇名帝告謂告帝以先王配之事也江聲以先王爲契帝爲黑帝足正僞孔之失惟以亳爲偃師猶爲僞孔所誤案漢書地理志宏農商下云秦相衛鞅邑也水經丹水注丹水自上洛東南過商縣南契始封商皇甫謐並以爲斯縣也殷商之名起於此矣一統志商縣故城在今商州東八十五里尚書中候云天乙在亳諸鄰國禮負鼈歸德東觀于洛降三分沈璧洛即上洛之洛水也

湯征諸侯

爲夏方伯得專征伐

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

作湯征

遹始征之義也亡○鄭云湯征始於葛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湯與古文同惟征作伐段云趙岐注孟子云尚書逸篇不亡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湯征佚文

葛伯仇餉 孟子滕文公篇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共粢盛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殺此餉者史記集解引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皮云皇甫謐以此證湯都穀穀熟也葛必近商州之地不在偃師但湯此時所居在商州之亳非偃師亦非穀熟不可攻

湯一征自葛始 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如此江云彼文此下云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不似尚書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引小異而梁惠王文至言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與天下信之之文絕殊皆非書文也

徯我后后來其蘇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如此趙注徯待也后君也徯我后后來則我蘇息已又滕文公篇引云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雖小異非二文不兩采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順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殷紀引湯征文如此墜書增多之篇無湯征此蓋如九共帝告之佚文載入大傳史公據而錄之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孫云釋詁適往也趙注孟子云伊尹者諸侯有貢士於天子之制蓋伊尹爲湯貢士而適夏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都之北乃桀都在河北不在河南之證若桀都河南不入自北門則桀都在湯北門魏源書古微駁金鶚桀都河南考甚覈未及引此爲證作汝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皮云自夏歸亳入自北門則桀都在湯

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鄭云汝鳩汝方亡釋文云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書疏云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二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元爲商書先謙案太誓牧誓等篇亦

在周未得天下之前而稱周書以此例之五亡篇應列商書殷紀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案此今文書序也汝作女今古文同作汝者禹包所改亳作湯無乃字方作房今古文異方房古字通詩大田既方既皁箋方房也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相和而歌曰盡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惟樂聲更曰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羅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廣廣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愧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陑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爲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南○釋文引馬云俗儒以湯爲謚或書疏引鄭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暵不雨則卜遷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及臣扈三篇皆亡○書疏殷紀桀奔于鳴條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坡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書疏云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後漢郡國志與封禪書同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亡先謙案殷紀湯既勝夏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郊祀志與封禪書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郊祀志與封禪書同殷本紀桀奔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注或云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及臣扈三篇皆亡○書疏引鄭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暵不雨則卜遷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及臣扈三篇皆亡○書疏殷紀桀奔于鳴條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坡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書疏云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後漢郡國志與封禪書同殷本紀桀奔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注或云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

引湯誓其詞若此周語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注尚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呂覽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孫云合證諸文知此桑林禱雨之詞非伐桀誓師之詞也方夫誓近當爲萬夫蓋爲民請命之詞韋云今湯誓散亡者非也或即夏社佚文所謂既致其禱祀明德鴟鳶而猶旱至七年故告天以遷社也周語既引作湯誓姑附於此先謙案孫說是也史記全錄湯誓文與今書大同是今古文尚書具存以上所引必非湯誓之文墨子引自作湯說論語孔氏注因國語而誤耳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篇引湯誓加此

紀與古文書序合實今文序也勝夏之後大旱連年方議遷社不能以伐桀之時卽遷其社封禪書撮敘古事隨文改易郊祀志襲其舊文也下又云迺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應劭注連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故遷柱以棄代爲稷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意陳云大傳言湯大旱七年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是湯欲遷社以旱故也僞傳以爲湯革夏命遷社謬江云先後之次先湯誓次典寶次此三篇次仲虺之誥及湯誥知當然者湯誓序言伐桀遂與桀戰典寶序言夏師敗績則是既戰而敗故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序言既勝夏則是既敗夏師之後故此三篇宜次典寶仲虺之誥序云湯歸自夏既勝夏而歸也湯誥序云復歸于亳則歸而至國矣故此三篇後當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殷紀順序文而爲之次也皮云史記無疑至臣扈篇序文本無之莊述祖疑臣扈爲大戊臣不當列此是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大崩曰敗績三朡國名從謂逐討之桀走保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鄭云典寶逸

案殷紀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殷作誥誼作義無遂從之三字此今文書序也漢書人表義伯中伯列第三等仲作中益夏侯本異段云疏舉鄭注書序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之前而疏說百篇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一德蔡仲之命周官祭誓五篇不舉次第不同者尚未備也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而百篇次第伊訓之前尚有明居前也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仲虺作誥** 爲湯左相奚仲之後案殷紀湯歸至于泰卷陶中○鄭云仲虺之誥亡大坰泰卷同徐廣注一無陶字索隱云鄒誕生卷作詞又作洞則卷當爲坰與尚書同非衍字也其下陶字是衍耳何以知然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傍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也正義云陶古銘反段云卷坰雙聲不必改字正義陶古銘反則誤謂卷爲衍字也皮云史記用今文而中○皆古字者段謂伏生書中亦有古文是也孫云○當爲○省文見說文荀子堯問篇其在中蘬之言也又作蘬左定元年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孟子盡心篇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注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

仲虺之誥佚文

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左襄三十年傳鄭子皮引仲虺之志如此哀十四年傳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同宣十二年傳隨武子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我聞于夏人矯天命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墨子非命上篇引仲虺之告如此中篇云于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云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案式作伐形近而誤之是之誤厥作闕聲近而誤闕上脫文天命下無布命二字脫文增當爲增爽當爲喪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若己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引楚莊王之言曰其在中蘬之言如此呂覽驕恣篇李悝曰楚莊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案疑者有疑事就而問之卽疑丞輔弼之義大傳所云有問無以對負之疑也詳皐陶謨欽四鄰下

書序二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復歸于亳作湯誥○鄭云湯誥逸殷紀既此今文書序也紬黜字通文具史記錄見下孫云此篇似是全文史公即從孔安國問故得之者馬鄭諸儒不據以編入二十九篇中而以爲逸文漢人家法如此

湯誥佚文

維三月王至自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迺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徐廣曰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末云以其後故云有立帝天也謂蚩尤作亂上天乃不

佑之是爲弗與有狀言其罪大而有形狀故黃帝滅之先王指黃帝帝堯帝舜等言禹皐陶以久勞于外故後有立及蚩尤作亂天不佑之乃致黃帝滅之皆是先王賞有功誅有罪言今汝不可不勉此湯誡其臣不道猶無道也又誡諸侯云汝爲不道我則毋令汝之在國魏源云王至于東郊告諸侯明是自東歸於商亳若景亳在榮都之東則湯當歸至西郊何爲反至於東江云勉當爲勖史公以詁訓代經皮云言諸侯必有功於民乃得有國從徐本作有土文義更明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凡三篇其二亡○鄭云伊訓肆命逸徂后亡殷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案太甲元年以下史公引今文書序也正義云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不言有外丙仲壬而太史公採世本有外丙仲壬二書不同當是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漢書律麻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仲王之歲也皮云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史記引世本文與孟子合自可據信謂史記世本不可信豈孟子亦不可信乎書疏曲附僞孔謂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

伊訓佚文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書漢律麻志引見上注如淳曰覲禮諸侯覲天子爲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孫云釋詁誕大也資咨之借字資有牧如堯典咨十有二牧也御覽四百八十引三禮圖曰方明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方盟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江云方明即明堂六天堯典所謂六宗也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萬章篇引伊訓如此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載始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載孚在亳孫云孚俘通堯典疏載鄭注堯典寶序引見上

征是三艐堯典寶序引伊訓如此趙注牧宮

從諫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明爲下則遜荀子臣道篇引書如此楊倞注書伊訓也案楊

時伊訓已亡此注或據舊說

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亡○史記集解引鄭云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爲也

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亡○史記集解引鄭云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不知三年朝政故曰放

復歸于亳思庸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鄭云太甲三篇亡殷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集解引鄭云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馬皮云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史記之說與孟子文略同太甲訓三篇雖亡據史公所載今文家說猶可得其大略古文書序止云太甲放桐三年無太甲既立三年之文史公以爲太甲既立三年乃放於桐可補古文書序所不及益今文家說如此據孟子文亦有六年解者合兩三年爲一謂止有三年益爲古文所誤太甲雖不明暴虐亦必經歷數年訓之不改乃不得已而放未有甫立未久即驟然放之者益太甲既立三年百官聽於伊尹伊尹攝政且訓王諒闇三年既滿伊尹當歸政矣而太甲仍不明故伊尹且攝政且訓王諒闇三年即屬諒闇三年時事百年之文史公以爲太甲既立三年乃放於桐可補古文書序所不及益今文家說如此據孟子文亦有六年解者合兩三年爲一謂太甲於桐自攝行政當國也

太甲佚文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表記引太甲如此注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禮緇衣引太甲如此注越之言躓也厥其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

顧諟天之明命禮大學引太甲如此注顧念也諟猶正也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孫丑篇引太甲如此注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爲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禮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

伊尹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書堯典疏逸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殷紀伊尹作咸有一德次湯誥後禮緇衣引尹吉鄭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約字之誤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約今亡段云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益逸篇十六舊有此篇至鄭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然則馬鄭未見大傳惜殘闕過甚無可徵證耳

尹告佚文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禮緇衣引尹告一節有如此注咸皆也尹躬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尹躬同上注天當爲先字之誤也

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惟終同上注天當爲先字之誤也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棄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禮緇衣引尹告一節有如此注咸皆其所行功德之事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鄭云沃丁亡殷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案此今文書序也正義云帝王世紀伊尹名摯爲湯相號阿衡年百歲卒天雾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書疏引百兩篇亦非證臆造張霸百兩篇有實徵若以爲想當然豈可信哉伊尹卒大雾三日見論衡感類今文尚書否而王充引之則已見於今文家說矣

咎單遂訓伊尹事訓

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皮云偶傳疑誼作而此傳與誼不合則謂盡出誼手亦未必然偶傳與王肅說又不盡同或肅誼故爲參差以掩其迹也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成王葬周公亦然蓋以伊周自攝位當國不嫌於僭偶傳乃易之曰以三公禮葬書疏以爲情事當然攷古當有實徵若以爲想當然豈可信哉伊尹卒大雾三日見論衡感類今文尚書否而王充引之則已見於今文家說矣

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甲子王鳴盛云殷紀太戊爲沃丁弟大庚子世表以大戊爲沃丁弟亦太甲子馬據世表僞孔據殷紀案下傳云仲丁甲子疏云皆世本文此疏獨不言世本文則可知世本必云大戊太甲子如此注顧表馬注皆據世本本紀僞誤耳僞孔非也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贊告也巫咸巫官名皆亡○釋文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書疏引鄭云巫咸巫咸又云咸艾四篇亡殷紀帝太戊立伊陟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案伊陟解引鄭云兩手捻之曰拱孫云漢書郊祀志孟康注贊說也咸爲巫官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禮除之王鳴盛云疏引君奭傳云巫氏也以鄭爲非案呂覽勿躬篇巫咸作筮則巫咸爲人可知先謙

案楚詞亦以巫咸主神楚語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屬有男巫女巫其制必因於古是巫者男女通得稱之蓋咸爲巫官舉非僅以巫著稱伊陟贊之者以其人之賢進說於太戊若桑穀枯死由太戊修德所致孫用索隱之說以爲使巫咸禳除之失之遠矣封禪書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是桑穀非由咸禳除明甚漢書五行志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郊祀志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庭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說苑君道篇殷太戊時有桑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桑穀者惡木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韓詩外傳三亦記此事作湯時問於伊尹尹對曰云云與史漢說苑不同陳云論衡感類篇帝王世紀亦以桑穀共生爲太戊事五行志又引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不言則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案困學紀聞引伏生大傳亦言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是太戊武丁皆有其事故劉向著說苑亦兩載其事劉所錄當即本之書傳也呂覽又言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然則殷時此祥三見皮云陳說是也殷人尚鬼蓋信祥異之事桑穀當是三見傳者各異不必疑大傳與書序不合說苑君道篇以桑穀爲太戊又以爲武丁敬慎篇與五行志引劉說亦以爲武丁論衡感類篇又以桑穀爲太戊武丁異虛篇又以爲武丁論衡充皆習今文而兼言太戊武丁是今古文不異作太戊說見下

太戊贊于伊陟

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鄭云伊陟亡原命已逸殷紀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集解引馬云原臣名也命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江云殷紀作威艾下有作太戊三字太戊篇名因下太戊贊于伊陟疊太戊字而脫但如此則百篇之數多一篇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原者再也因其讓而再命之也如此則適得百篇之數段云原命爲二十四逸篇之一馬竇親見而云然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賸作太戊三字竇轉寫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存其目者如作伊陟句絕原命別爲一句其所以作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句絕疑至臣扈亦未著也莊述祖云上屬所以作疑至臣扈不上屬

十未可知也晳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皋陶謨篇始滑治習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云古文尚書始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民咨胥怨徙乃咨嗟憂愁亦汗簡云爾無以見壁中本必然也**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相與怨上○書疏引鄭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作盤庚三篇**○殷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道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索隱此以盤庚崩帝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皮云盤庚三篇今古文皆有之史公非不見盤庚及序者史記所引今文書序亦與古文不異云五遷無定處遂涉河南治亳即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也云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即序云民咨胥怨也惟古文書序無小辛時思盤庚迺作三篇之語人遂不知盤庚作於何時而五遷五邦之數亦莫能定矣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作說命三篇**命說爲相書疏引馬云高宗始命爲傅氏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又云說命三篇亡殷紀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

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案史公述其事不云作說命三篇說文引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巖作說命與史記合益今文序也段云說是書序文營作旻蓋古文序楚語韋注引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與史記合益今文序也段云說文尋取也尚書高宗夢尋說是也眾經音義引衞宏詔定古文官書期紀隨讎讎讎

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蓋今文書說如是桑穀事說苑論衡皆載之當在高宗之訓篇中

高宗之訓佚文

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禮坊記引高宗云如此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疏云尚書序有高宗之訓此經有高宗云謂是高宗之訓有此語故云名篇在尚書

殷始咎周咎惡○釋文引馬云咎周者爲周所咎詩文王蹇左襄三年傳疏引鄭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于羑里**周人乘黎**乘勝也所以見惡○詩疏左傳疏引鄭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祖伊恐**祖己後賢臣**奔告于受**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而伐耆明年伐崇○釋文引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受也詩疏左傳疏引鄭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爾史官掌書知其本故曰受**作西伯戡黎**戡亦勝也○殷紀云及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

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皆在囚羑里後尚書大傳殷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據史記咎周即祖伊書序云殷始咎周古文書序非與史記今文異餘詳本篇**殷既錯天命**錯亂錯馬云廢也○釋文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紂○詩大明疏引鄭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殷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宋世家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今文以太師少師爲樂官篇本與古文作父師少師以爲箕子比干者大異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竝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詩文王序疏引鄭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云云齊太公世家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兒蒼兒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今略見於史記所載司馬貞索隱於周紀白魚躍入王舟中下注云此已下至火復王屋此大誓據此太誓首篇武王與太公共作云云馬貞索隱於周紀白魚躍入王舟中下注云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太誓又云案今文泰誓流爲鵬齊世家蒼兒蒼兒下注云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也皮云小司馬及見今文太誓其說當可信周紀自上祭于畢至白魚赤烏等語皆見尚書大傳與尚書中候必今文泰誓之文據周紀說則太誓下篇乃武王作亦略見於史記所載中篇其文早佚史記亦未多引所云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史記云十二月戊午史記云十二月戊午殷之十二月周之一月

古文書序據周正言史記用今文說仍據殷正其義非有異也太誓三篇首篇言觀兵事中下二篇言居二年再伐紂事蓋三篇非一時之事實一時所作由伐紂追溯觀兵時事而並言之故書序總云作泰誓三篇史記亦未分列三篇之日說者乃分十一年爲觀兵一月戊午爲伐紂前有年無月日後有月日無年文義甚不可通或又謂序有脫文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不異古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則序並無脫誤史記云虞芮質成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與大傳云七年而崩合是史公用今文說也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孔疏引鄭玄詩譜亦今文說也詩人蓋魯詩亦今文說也云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當以位字絕句九年蒙文王受命七年數之乃武王即位之二年所謂再期觀兵觀兵還師居二年而伐紂蒙文王受命七年伐紂前有年無月日後有月日無年文義甚不可通或又謂序有脫文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古文書序據周正言史記用今文說仍據殷正其義非有異也太誓三篇首篇言觀兵事中下二篇言居二年再伐紂事蓋三篇非一時之事實一時所作由伐紂追溯觀兵時事而並言之故書序總云作泰誓三篇史記亦未分列三篇之日說者乃分十一年爲觀兵一月戊午爲伐紂前有年無月日後有月日無年文義甚不可通或又謂序有脫文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不異古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則序並無脫誤史記云虞芮質成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與大傳云七年而崩合是史公用今文說也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孔疏引鄭玄詩譜亦今文說也詩人蓋魯詩亦今文說也云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當以位字絕句九年蒙文王受命七年數之乃武王即位之二年所謂再期觀兵觀兵還師居二年而伐紂蒙文王受命七年伐紂前有年無月日後有月日無年文義甚不可通或又謂序有脫文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古文書序據周正言史記用今文說仍據殷正其義非有異也太誓三篇首篇言觀兵事中下二篇言居二年再伐紂事蓋三篇非一時之事實一時所作由伐紂追溯觀兵時事而並言之故書序總云作泰誓三篇史記亦未分列三篇之日說者乃分十一年爲觀兵一月戊午爲伐紂前有年無月日後有月日無年文義甚不可通或又謂序有脫文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不異古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則序並無脫誤史記云虞芮質成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與大傳云七年而崩合是史公用今文說也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孔疏引鄭玄詩譜亦今文說也詩人蓋魯詩亦今文說也云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當以位字絕句九年蒙文王受命七年數之乃武王即位之二年所謂再期觀兵觀兵還師居二年而伐紂蒙文王受命七年伐紂前有年無月日後有月日無年文義甚不可通或又謂序有脫文據史記所引今文書序與古文書序不異古文書序據周正言史記用今文說仍據殷正其義非有異也太誓三篇首篇言觀兵事中下二篇言居二年再伐紂事蓋三篇非一時之事實一時所作由伐紂追溯觀兵時事而並言之故書序總云作泰誓三篇史記亦未分列三篇之日說者乃分十一年爲觀兵一月戊午爲

爲淫聲用變亂正聲云云塙是今文大誓冀自珍劉逢祿力辨太誓爲僞謂伏生傳書無太誓今攷大傳史記所引伏生史公實視其書史記此文與牧誓相出入未可盡疑其僞也先謙案書序疏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漢書劉歆傳歆與太常博士書云太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與別錄合論衡正說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逸禮尚書各益一篇一云十六篇一云二十四篇一云二十五篇一云二十八篇一云二十九篇一云四十二篇一云四十六篇一云四十七篇一云四十九篇一云五十七篇一云五十八篇一云五十九篇一云六十篇一云六十一篇一云六十二篇一云六十三篇一云六十四篇一云六十五篇一云六十六篇一云百二篇一云百三篇一云百四篇一云百五篇一云百六篇一云百七篇一云百八篇一云百九篇一云百十篇一云百十一篇一云百十二篇一云百十三篇一云百十四篇一云百十五篇一云百十六篇一云百十七篇一云百十八篇一云百二十篇一云百二十一篇一云百二十二篇一云百二十三篇一云百二十四篇一云百二十五篇一云百二十六篇一云百二十七篇一云百二十八篇一云百二十九篇一云百三十篇一云百三十一篇一云百三十二篇一云百三十三篇一云百三十四篇一云百三十五篇一云百三十六篇一云百三十七篇一云百三十八篇一云百三十九篇一云百四十篇一云百四十一篇一云百四十二篇一云百四十三篇一云百四十四篇一云百四十五篇一云百四十六篇一云百四十七篇一云百四十八篇一云百四十九篇一云百五十篇一云百五十一篇一云百五十二篇一云百五十三篇一云百五十四篇一云百五十五篇一云百五十六篇一云百五十七篇一云百五十八篇一云百五十九篇一云百六十篇一云百六十一篇一云百六十二篇一云百六十三篇一云百六十四篇一云百六十五篇一云百六十六篇一云百六十七篇一云百六十八篇一云百六十九篇一云百七十篇一云百七十一篇一云百七十二篇一云百七十三篇一云百七十四篇一云百七十五篇一云百七十六篇一云百七十七篇一云百七十八篇一云百七十九篇一云百八十篇一云百八十一篇一云百八十二篇一云百八十三篇一云百八十四篇一云百八十五篇一云百八十六篇一云百八十七篇一云百八十八篇一云百八十九篇一云百九十篇一云百九十一篇一云百九十二篇一云百九十三篇一云百九十四篇一云百九十五篇一云百九十六篇一云百九十七篇一云百九十八篇一云百九十九篇一云二百篇一云二百一篇一云二百二篇一云二百三篇一云二百四篇一云二百五篇一云二百六篇一云二百七篇一云二百八篇一云二百九篇一云二百十篇一云二百十一篇一云二百十二篇一云二百十三篇一云二百十四篇一云二百十五篇一云二百十六篇一云二百十七篇一云二百十八篇一云二百十九篇一云二百二十篇一云二百二十一篇一云二百二十二篇一云二百二十三篇一云二百二十四篇一云二百二十五篇一云二百二十六篇一云二百二十七篇一云二百二十八篇一云二百二十九篇一云二百三十篇一云二百三十一篇一云二百三十二篇一云二百三十三篇一云二百三十四篇一云二百三十五篇一云二百三十六篇一云二百三十七篇一云二百三十八篇一云二百三十九篇一云二百四十篇一云二百四十一篇一云二百四十二篇一云二百四十三篇一云二百四十四篇一云二百四十五篇一云二百四十六篇一云二百四十七篇一云二百四十八篇一云二百四十九篇一云二百五十篇一云二百五十一篇一云二百五十二篇一云二百五十三篇一云二百五十四篇一云二百五十五篇一云二百五十六篇一云二百五十七篇一云二百五十八篇一云二百五十九篇一云二百六十篇一云二百六十一篇一云二百六十二篇一云二百六十三篇一云二百六十四篇一云二百六十五篇一云二百六十六篇一云二百六十七篇一云二百六十八篇一云二百六十九篇一云二百七十篇一云二百七十一篇一云二百七十二篇一云二百七十三篇一云二百七十四篇一云二百七十五篇一云二百七十六篇一云二百七十七篇一云二百七十八篇一云二百七十九篇一云二百八十篇一云二百八十一篇一云二百八十二篇一云二百八十三篇一云二百八十四篇一云二百八十五篇一云二百八十六篇一云二百八十七篇一云二百八十八篇一云二百八十九篇一云二百九十篇一云二百九十一篇一云二百九十二篇一云二百九十三篇一云二百九十四篇一云二百九十五篇一云二百九十六篇一云二百九十七篇一云二百九十八篇一云二百九十九篇一云三百篇一云三百一篇一云三百二篇一云三百三篇一云三百四篇一云三百五篇一云三百六篇一云三百七篇一云三百八篇一云三百九篇一云三百十篇一云三百十一篇一云三百十二篇一云三百十三篇一云三百十四篇一云三百十五篇一云三百十六篇一云三百十七篇一云三百十八篇一云三百十九篇一云三百二十篇一云三百二十一篇一云三百二十二篇一云三百二十三篇一云三百二十四篇一云三百二十五篇一云三百二十六篇一云三百二十七篇一云三百二十八篇一云三百二十九篇一云三百三十篇一云三百三十一篇一云三百三十二篇一云三百三十三篇一云三百三十四篇一云三百三十五篇一云三百三十六篇一云三百三十七篇一云三百三十八篇一云三百三十九篇一云三百四十篇一云三百四十一篇一云三百四十二篇一云三百四十三篇一云三百四十四篇一云三百四十五篇一云三百四十六篇一云三百四十七篇一云三百四十八篇一云三百四十九篇一云三百五十篇一云三百五十一篇一云三百五十二篇一云三百五十三篇一云三百五十四篇一云三百五十五篇一云三百五十六篇一云三百五十七篇一云三百五十八篇一云三百五十九篇一云三百六十篇一云三百六十一篇一云三百六十二篇一云三百六十三篇一云三百六十四篇一云三百六十五篇一云三百六十六篇一云三百六十七篇一云三百六十八篇一云三百六十九篇一云三百七十篇一云三百七十一篇一云三百七十二篇一云三百七十三篇一云三百七十四篇一云三百七十五篇一云三百七十六篇一云三百七十七篇一云三百七十八篇一云三百七十九篇一云三百八十篇一云三百八十一篇一云三百八十二篇一云三百八十三篇一云三百八十四篇一云三百八十五篇一云三百八十六篇一云三百八十七篇一云三百八十八篇一云三百八十九篇一云三百九十篇一云三百九十一篇一云三百九十二篇一云三百九十三篇一云三百九十四篇一云三百九十五篇一云三百九十六篇一云三百九十七篇一云三百九十八篇一云三百九十九篇一云四百篇一云四百一篇一云四百二篇一云四百三篇一云四百四篇一云四百五篇一云四百六篇一云四百七篇一云四百八篇一云四百九篇一云四百十篇一云四百十一篇一云四百十二篇一云四百十三篇一云四百十四篇一云四百十五篇一云四百十六篇一云四百十七篇一云四百十八篇一云四百十九篇一云四百二十篇一云四百二十一篇一云四百二十二篇一云四百二十三篇一云四百二十四篇一云四百二十五篇一云四百二十六篇一云四百二十七篇一云四百二十八篇一云四百二十九篇一云四百三十篇一云四百三十一篇一云四百三十二篇一云四百三十三篇一云四百三十四篇一云四百三十五篇一云四百三十六篇一云四百三十七篇一云四百三十八篇一云四百三十九篇一云四百四十篇一云四百四十一篇一云四百四十二篇一云四百四十三篇一云四百四十四篇一云四百四十五篇一云四百四十六篇一云四百四十七篇一云四百四十八篇一云四百四十九篇一云五百篇一云五百一篇一云五百二篇一云五百三篇一云五百四篇一云五百五篇一云五百六篇一云五百七篇一云五百八篇一云五百九篇一云五百十篇一云五百十一篇一云五百十二篇一云五百十三篇一云五百十四篇一云五百十五篇一云五百十六篇一云五百十七篇一云五百十八篇一云五百十九篇一云五百二十篇一云五百二十一篇一云五百二十二篇一云五百二十三篇一云五百二十四篇一云五百二十五篇一云五百二十六篇一云五百二十七篇一云五百二十八篇一云五百二十九篇一云五百三十篇一云五百三十一篇一云五百三十二篇一云五百三十三篇一云五百三十四篇一云五百三十五篇一云五百三十六篇一云五百三十七篇一云五百三十八篇一云五百三十九篇一云五百四十篇一云五百四十一篇一云五百四十二篇一云五百四十三篇一云五百四十四篇一云五百四十五篇一云五百四十六篇一云五百四十七篇一云五百四十八篇一云五百四十九篇一云六百篇一云六百一篇一云六百二篇一云六百三篇一云六百四篇一云六百五篇一云六百六篇一云六百七篇一云六百八篇一云六百九篇一云六百十篇一云六百十一篇一云六百十二篇一云六百十三篇一云六百十四篇一云六百十五篇一云六百十六篇一云六百十七篇一云六百十八篇一云六百十九篇一云六百二十篇一云六百二十一篇一云六百二十二篇一云六百二十三篇一云六百二十四篇一云六百二十五篇一云六百二十六篇一云六百二十七篇一云六百二十八篇一云六百二十九篇一云六百三十篇一云六百三十一篇一云六百三十二篇一云六百三十三篇一云六百三十四篇一云六百三十五篇一云六百三十六篇一云六百三十七篇一云六百三十八篇一云六百三十九篇一云六百四十篇一云六百四十一篇一云六百四十二篇一云六百四十三篇一云六百四十四篇一云六百四十五篇一云六百四十六篇一云六百四十七篇一云六百四十八篇一云六百四十九篇一云七百篇一云七百一篇一云七百二篇一云七百三篇一云七百四篇一云七百五篇一云七百六篇一云七百七篇一云七百八篇一云七百九篇一云七百十篇一云七百十一篇一云七百十二篇一云七百十三篇一云七百十四篇一云七百十五篇一云七百十六篇一云七百十七篇一云七百十八篇一云七百十九篇一云七百二十篇一云七百二十一篇一云七百二十二篇一云七百二十三篇一云七百二十四篇一云七百二十五篇一云七百二十六篇一云七百二十七篇一云七百二十八篇一云七百二十九篇一云七百三十篇一云七百三十一篇一云七百三十二篇一云七百三十三篇一云七百三十四篇一云七百三十五篇一云七百三十六篇一云七百三十七篇一云七百三十八篇一云七百三十九篇一云七百四十篇一云七百四十一篇一云七百四十二篇一云七百四十三篇一云七百四十四篇一云七百四十五篇一云七百四十六篇一云七百四十七篇一云七百四十八篇一云七百四十九篇一云八百篇一云八百一篇一云八百二篇一云八百三篇一云八百四篇一云八百五篇一云八百六篇一云八百七篇一云八百八篇一云八百九篇一云八百十篇一云八百十一篇一云八百十二篇一云八百十三篇一云八百十四篇一云八百十五篇一云八百十六篇一云八百十七篇一云八百十八篇一云八百十九篇一云八百二十篇一云八百二十一篇一云八百二十二篇一云八百二十三篇一云八百二十四篇一云八百二十五篇一云八百二十六篇一云八百二十七篇一云八百二十八篇一云八百二十九篇一云八百三十篇一云八百三十一篇一云八百三十二篇一云八百三十三篇一云八百三十四篇一云八百三十五篇一云八百三十六篇一云八百三十七篇一云八百三十八篇一云八百三十九篇一云八百四十篇一云八百四十一篇一云八百四十二篇一云八百四十三篇一云八百四十四篇一云八百四十五篇一云八百四十六篇一云八百四十七篇一云八百四十八篇一云八百四十九篇一云九百篇一云九百一篇一云九百二篇一云九百三篇一云九百四篇一云九百五篇一云九百六篇一云九百七篇一云九百八篇一云九百九篇一云九百十篇一云九百十一篇一云九百十二篇一云九百十三篇一云九百十四篇一云九百十五篇一云九百十六篇一云九百十七篇一云九百十八篇一云九百十九篇一云九百二十篇一云九百二十一篇一云九百二十二篇一云九百二十三篇一云九百二十四篇一云九百二十五篇一云九百二十六篇一云九百二十七篇一云九百二十八篇一云九百二十九篇一云九百三十篇一云九百三十一篇一云九百三十二篇一云九百三十三篇一云九百三十四篇一云九百三十五篇一云九百三十六篇一云九百三十七篇一云九百三十八篇一云九百三十九篇一云九百四十篇一云九百四十一篇一云九百四十二篇一云九百四十三篇一云九百四十四篇一云九百四十五篇一云九百四十六篇一云九百四十七篇一云九百四十八篇一云九百四十九篇一云千篇一云千一篇一云千二篇一云千三篇一云千四篇一云千五篇一云千六篇一云千七篇一云千八篇一云千九篇一云千十篇一云千十一篇一云千十二篇一云千十三篇一云千十四篇一云千十五篇一云千十六篇一云千十七篇一云千十八篇一云千十九篇一云二千篇一云二千一篇一云二千二篇一云二千三篇一云二千四篇一云二千五篇一云二千六篇一云二千七篇一云二千八篇一云二千九篇一云三千篇一云三千一篇一云三千二篇一云三千三篇一云三千四篇一云三千五篇一云三千六篇一云三千七篇一云三千八篇一云三千九篇一云四千篇一云四千一篇一云四千二篇一云四千三篇一云四千四篇一云四千五篇一云四千六篇一云四千七篇一云四千八篇一云四千九篇一云五千篇一云五千一篇一云五千二篇一云五千三篇一云五千四篇一云五千五篇一云五千六篇一云五千七篇一云五千八篇一云五千九篇一云六千篇一云六千一篇一云六千二篇一云六千三篇一云六千四篇一云六千五篇一云六千六篇一云六千七篇一云六千八篇一云六千九篇一云七千篇一云七千一篇一云七千二篇一云七千三篇一云七千四篇一云七千五篇一云七千六篇一云七千七篇一云七千八篇一云七千九篇一云八千篇一云八千一篇一云八千二篇一云八千三篇一云八千四篇一云八千五篇一云八千六篇一云八千七篇一云八千八篇一云八千九篇一云九千篇一云九千一篇一云九千二篇一云九千三篇一云九千四篇一云九千五篇一云九千六篇一云九千七篇一云九千八篇一云九千九篇一云萬篇一云萬一篇一云萬二篇一云萬三篇一云萬四篇一云萬五篇一云萬六篇一云萬七篇一云萬八篇一云萬九篇一云二萬篇一云二萬一篇一云二萬二篇一云二萬三篇一云二萬四篇一云二萬五篇一云二萬六篇一云二萬七篇一云二萬八篇一云二萬九篇一云三萬篇一云三萬一篇一云三萬二篇一云三萬三篇一云三萬四篇一云三萬五篇一云三萬六篇一云三萬七篇一云三萬八篇一云三萬九篇一云四萬篇一云四萬一篇一云四萬二篇一云四萬三篇一云四萬四篇一云四萬五篇一云四萬六篇一云四萬七篇一云四萬八篇一云四萬九篇一云五萬篇一云五萬一篇一云五萬二篇一云五萬三篇一云五萬四篇一云五萬五篇一云五萬六篇一云五萬七篇一云五萬八篇一云五萬九篇一云六萬篇一云六萬一篇一云六萬二篇一云六萬三篇一云六萬四篇一云六萬五篇一云六萬六篇一云六萬七篇一云六萬八篇一云六萬九篇一云七萬篇一云七萬一篇一云七萬二篇一云七萬三篇一云七萬四篇一云七萬五篇一云七萬六篇一云七萬七篇一云七萬八篇一云七萬九篇一云八萬篇一云八萬一篇一云八萬二篇一云八萬三篇一云八萬四篇一云八萬五篇一云八萬六篇一云八萬七篇一云八萬八篇一云八萬九篇一云九萬篇一云九萬一篇一云九萬二篇一云九萬三篇一云九萬四篇一云九萬五篇一云九萬六篇一云九萬七篇一云九萬八篇一云九萬九篇一云十萬篇一云十萬一篇一云十萬二篇一云十萬三篇一云十萬四篇一云十萬五篇一云十萬六篇一云十萬七篇一云十萬八篇一云十萬九篇一云二十萬篇一云二十萬一篇一云二十萬二篇一云二十萬三篇一云二十萬四篇一云二十萬五篇一云二十萬六篇一云二十萬七篇一云二十萬八篇一云二十萬九篇一云三十萬篇一云三十萬一篇一云三十萬二篇一云三十萬三篇一云三十萬四篇一云三十萬五篇一云三十萬六篇一云三十萬七篇一云三十萬八篇一云三十萬九篇一云四十萬篇一云四十萬一篇一云四十萬二篇一云四十萬三篇一云四十萬四篇一云四十萬五篇一云四十萬六篇一云四十萬七篇一云四十萬八篇一云四十萬九篇一云五十萬篇一云五十萬一篇一云五十萬二篇一云五十萬三篇一云五十萬四篇一云五十萬五篇一云五十萬六篇一云五十萬七篇一云五十萬八篇一云五十萬九篇一云六十萬篇一云六十萬一篇一云六十萬二篇一云六十萬三篇一云六十萬四篇一云六十萬五篇一云六十萬六篇一云六十萬七篇一云六十萬八篇一云六十萬九篇一云七十萬篇一云七十萬一篇一云七十萬二篇一云七十萬三篇一云七十萬四篇一云七十萬五篇一云七十萬六篇一云七十萬七篇一云七十萬八篇一云七十萬九篇一云八十萬篇一云八十萬一篇一云八十萬二篇一云八十萬三篇一云八十萬四篇一云八十萬五篇一云八十萬六篇一云八十萬七篇一云八十萬八篇一云八十萬九篇一云九十萬篇一云九十萬一篇一云九十萬二篇一云九十萬三篇一云九十萬四篇一云九十萬五篇一云九十萬六篇一云九十萬七篇一云九十萬八篇一云九十萬九篇一云百萬篇一云百萬一篇一云百萬二篇一云百萬三篇一云百萬四篇一云百萬五篇一云百萬六篇一云百萬七篇一云百萬八篇一云百萬九篇一云千萬篇一云千萬一篇一云千萬二篇一云千萬三篇一云千萬四篇一云千萬五篇一云千萬六篇一云千萬七篇一云千萬八篇一云千萬九篇一云萬萬篇一云萬萬一篇一云萬萬二篇一云萬萬三篇一云萬萬四篇一云萬萬五篇一云萬萬六篇一云萬萬七篇一云萬萬八篇一云萬萬九篇一云十萬萬篇一云十萬萬一篇一云十萬萬二篇一云十萬萬三篇一云十萬萬四篇一云十萬萬五篇一云十萬萬六篇一云十萬萬七篇一云十萬萬八篇一云十萬萬九篇一云二十萬萬篇一云二十萬萬一篇一云二十萬萬二篇一云二十萬萬三篇一云二十萬萬四篇一云二十萬萬五篇一云二十萬萬六篇一云二十萬萬七篇一云二十萬萬八篇一云二十萬萬九篇一云三十萬萬篇一云三十萬萬一篇一云三十萬萬二篇一云三十萬萬三篇一云三十萬萬四篇一云三十萬萬五篇一云三十萬萬六篇一云三十萬萬七篇一云三十萬萬八篇一云三十萬萬九篇一云四十萬萬篇一云四十萬萬一篇一云四十萬萬二篇一云四十萬萬三篇一云四十萬萬四篇一云四十萬萬五篇一云四十萬萬六篇一云四十萬萬七篇一云四十萬萬八篇一云四十萬萬九篇一云五十萬萬篇一云五十萬萬一篇一云五十萬萬二篇一云五十萬萬三篇一云五十萬萬四篇一云五十萬萬五篇一云五十萬萬六篇一云五十萬萬七篇一云五十萬萬八篇一云五十萬萬九篇一云六十萬萬篇一云六十萬萬一篇一云六十萬萬二篇一云六十萬萬三篇一云六十萬萬四篇一云六十萬萬五篇一云六十萬萬六篇一云六十萬萬七篇一云六十萬萬八篇一云六十萬萬九篇一云七十萬萬篇一云七十萬萬一篇一云七十萬萬二篇一云七十萬萬三篇一云七十萬萬四篇一云七十萬萬五篇一云七十萬萬六篇一云七十萬萬七篇一云七十萬萬八篇一云七十萬萬九篇一云八十萬萬篇一云八十萬萬一篇一云八十萬萬二篇一云八十萬萬三篇一云八十萬萬四篇一云八十萬萬五篇一云八十萬萬六篇一云八十萬萬七篇一云八十萬萬八篇一云八十萬萬九篇一云九十萬萬篇一云九十萬萬一篇一云九十萬萬二篇一云九十萬萬三篇一云九十萬萬四篇一云九十萬萬五篇一云九十萬萬六篇一云九十萬萬七篇一云九十萬萬八篇一云九十萬萬九篇一云百萬萬篇一云百萬萬一篇一云百萬萬二篇一云百萬萬三篇一云百萬萬四篇一云百萬萬五篇一云百萬萬六篇一云百萬萬七篇一云百萬萬八篇一云百萬萬九篇一云千萬萬篇一云千萬萬一篇一云千萬萬二篇一云千萬萬三篇一云千萬萬四篇一云千萬萬五篇一云千萬萬六篇一云千萬萬七篇一云千萬萬八篇一云千萬萬九篇一云萬萬萬篇一云萬萬萬一篇一云萬萬萬二篇一云萬萬萬三篇一云萬萬萬四篇一云萬萬萬五篇一云萬萬萬六篇一云萬萬萬七篇一云萬萬萬八篇一云萬萬萬九篇一云十萬萬萬篇一云十萬萬萬一篇一云十萬萬萬二篇一云十萬萬萬三篇一云十萬萬萬四篇一云十萬萬萬五篇一云十萬萬萬六篇一云十萬萬萬七篇一云十萬萬萬八篇一云十萬萬萬九篇一云二十萬萬萬篇一云二十萬萬萬一篇一云二十萬萬萬二篇一云二十萬萬萬三篇一云二十萬萬萬四篇一云二十萬萬萬五篇一云二十萬萬萬六篇一云二十萬萬萬七篇一云二十萬萬萬八篇一云二十萬萬萬九篇一云三十萬萬萬篇一云三十萬萬萬一篇一云三十萬萬萬二篇一云三十萬萬萬三篇一云三十萬萬萬四篇一云三十萬萬萬五篇一云三十萬萬萬六篇一云三十萬萬萬七篇一云三十萬萬萬八篇一云三十萬萬萬九篇一云四十萬萬萬篇一云四十萬萬萬一篇一云四十萬萬萬二篇一云四十萬萬萬三篇一云四十萬萬萬四篇一云四十萬萬萬五篇一云四十萬萬萬六篇一云四十萬萬萬七篇一云四十萬萬萬八篇一云四十萬萬萬九篇一云五十萬萬萬篇一云五十萬萬萬一篇一云五十萬萬萬二篇一云五十萬萬萬三篇一云五十萬萬萬四篇一云五十萬萬萬五篇一云五十萬萬萬六篇一云五十萬萬萬七篇一云五十萬萬萬八篇一云五十萬萬萬九篇一云六十萬萬萬篇一云六十萬萬萬一篇一云六十萬萬萬二篇一云六十萬萬萬三篇一云六十萬萬萬四篇一云六十萬萬萬五篇一云六十萬萬萬六篇一云六十萬萬萬七篇一云六十萬萬萬八篇一云六十萬萬萬九篇一云七十萬萬萬篇一云七十萬萬萬一篇一云七十萬萬萬二篇一云七十萬萬萬三篇一云七十萬萬萬四篇一云七十萬萬萬五篇一云七十萬萬萬六篇一云七十萬萬萬七篇一云七十萬萬萬八篇一云七十萬萬萬九篇一云八十萬萬萬篇一云八十萬萬萬一篇一云八十萬萬萬二篇一云八十萬萬萬三篇一云八十萬萬萬四篇一云八十萬萬萬五篇一云八十萬萬萬六篇一云八十萬萬萬七篇一云八十萬萬萬八篇一云八十萬萬萬九篇一云九十萬萬萬篇一云九十萬萬萬一篇一云九十萬萬萬二篇一云九十萬萬萬三篇一云九十萬萬萬四篇一云九十萬萬萬五篇一云九十萬萬萬六篇一云九十萬萬萬七篇一云九十萬萬萬八篇一云九十萬萬萬九篇一云百萬萬萬篇一云百萬萬萬一篇一云百萬萬萬二篇一云百萬萬萬三篇一云百萬萬萬四篇一云百萬萬萬五篇一云百萬萬萬六篇一云百萬萬萬七篇一云百萬萬萬八篇一云百萬萬萬九篇一云千萬萬萬篇一云千萬萬萬一篇一云千萬萬萬二篇一云千萬萬萬三篇一云千萬萬萬四篇一云千萬萬萬五篇一云千萬萬萬六篇一云千萬萬萬七篇一云千萬萬萬八篇一云千萬萬萬九篇一云萬萬萬萬篇一云萬萬萬萬一篇一云萬萬萬萬二篇一云萬萬萬萬三篇一云萬萬萬萬四篇一云萬萬萬萬五篇一云萬萬萬萬六篇一云萬萬萬萬七篇一云萬萬萬萬八篇一云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十萬萬萬萬篇一云十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十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十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十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十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十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十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十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十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九篇一云百萬萬萬萬篇一云百萬萬萬萬一篇一云百萬萬萬萬二篇一云百萬萬萬萬三篇一云百萬萬萬萬四篇一云百萬萬萬萬五篇一云百萬萬萬萬六篇一云百萬萬萬萬七篇一云百萬萬萬萬八篇一云百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千萬萬萬萬篇一云千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千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千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千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千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千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千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千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千萬萬萬萬九篇一云萬萬萬萬萬篇一云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百萬萬萬萬萬篇一云百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百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百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百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百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百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百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百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百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千萬萬萬萬萬篇一云千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千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千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千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千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千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千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千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千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萬萬萬萬萬萬篇一云萬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萬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萬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萬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萬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萬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萬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萬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萬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萬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十萬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萬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二十萬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萬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三十萬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萬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四十萬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萬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五十萬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萬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六十萬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萬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七十萬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萬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萬五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萬六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萬七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萬八篇一云八十萬萬萬萬萬萬九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萬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萬一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萬二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萬三篇一云九十萬萬萬萬萬萬四篇一云九十萬萬

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詩思文疏引鄭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射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子武王當待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矯魚以祭變禮也詩文王序疏云太誓說武王升舟觀舟稱太子得魚卽云王俯取孫云王跪取者太子至是稱王所謂河洛復告遵厥稱王也說文跪下云拜也涘下云水厓也引周書曰王出涘大傳跪取上無王字說文約爲王出涘則藝文類聚引有王字是也董仲舒傳作王舟是時未得魚瑞疑非經本字燎說文作尞云柴祭天也儀禮有司徹疏引尚書中候云魚者水精隨流出入得申厥意鄭彼注引春秋漢瓌極云魚無足翼射如魚乃討之是也射雖有臣無益於殷脅魚雖有翼不能飛亦與此意同以仁人在位未可伐者御覽百四十六引尚書中候云卽父位不稱王注三仁箕子比干微子是也論衡初稟篇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故鄭以爲得瑞稱王應天定號也詩文王疏云太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援右之下有一百二十餘字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後漢光武紀引中候合符后云武王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有字告以伐紂之意先謙案諸書所引中候亦不盡經文蓋有傳注在內猶書傳書傳也　羣公咸曰休哉大傳引書如此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說亦稱尚書也　羣公咸曰休哉周紀無孟津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楚詞天問王逸注云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大傳周紀無○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再拜稽首太祝疏引今文太誓如此

以下二字疏約之詞稱太子當在白魚入舟未稱王之時○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漢書郊祀志引泰誓如此顏注今文泰誓周書也稽考也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爲卽周公所陳古先哲王之格言亦無明文可據○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罔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引泰誓如此漢書武紀元朔元年有司議曰夫附下罔上者刑與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罔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潛夫論書犧篇亦引此文○既渡周紀如此集解引馬云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魏然安定意也董仲舒傳云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顏注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大傳作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尚書帝命驗云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注云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是謂此火卽燎魚之火與太誓注云以魚燎於天有火之瑞也天意烏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史記索隱云今文太誓流爲烏鵬先謙案據顏注及索隱今文太誓有二本一本作烏一本作鵬也索隱引馬云鵬鷖烏也明武王能伐紂詩思文疏引鄭云五日燎後數日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爲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疏卷二引賈逵奏尚書疏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書疏云流爲烏殷云此分析今古文烏鵬異字之語先謙案孔壁十六篇實無太誓其文字有不同者蓋歷年久遠傳寫互異如復哉之爲茂哉是其明證此非○五日以穀俱來詩思文疏引太誓如此又引鄭注云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今古文之異也○五日爲牟天意若日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用兵王命曰爲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尚書中候云有火自天出此時已三年矣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尚書中候云有火自天出于王屋流爲赤烏五至以穀俱來赤烏成文雀書之福烏以穀俱來云記后稷之德注五至猶五來文王得赤雀丹書今武王致赤烏俱應周尚赤故言成文也后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記之也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云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書傳蓋大傳也○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大傳引書如此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文太誓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案以上周紀消文釋詁茂勉也恐懼也復茂聲近顏注非孫云老子河上公章句恃待也言天之見此正以勸勉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太祝疏引今文太誓如此周紀作是時諸侯不期而我君臣當恐懼以待天命○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四郊之疏引今文太誓如此周紀消文大傳無洪願煊云上附卽附蓋周初官名周公書卽上茂哉云云也檀弓疏引尚書傳曰復哉復哉顏注亦見今尚書大傳引書云火流爲烏王動色變者鄭以爲振動之拜太誓曰王動色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動戰栗變動之拜齊世家如此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說辨大傳四日振動注云元謂振動卽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漢書劉輔傳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是說此經也○遂至盟津齊世家如此周紀消文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故知當有此四字顏注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同辭書疏引馬氏書序所稱太誓皆消文漢書竇敬傳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齊世家作諸侯不期而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繁露同類相動篇引尚書傳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享國案此文或以周紀作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水經河水注河南有翁陳墨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論衡儒增篇亦引此文○既渡周紀如此至于五日詩思文疏引太誓如此

待也言天之見此正以勸勉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四郊之疏引今文太誓如此周紀消文大傳無洪願煊云上附卽附蓋周初官名周公書卽上茂哉云云也檀弓疏引尚書傳曰復哉復哉顏注亦見今尚書大傳引書云火流爲烏王動色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漢書劉輔傳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是說此經也○遂至盟津齊世家如此周紀消文是時諸侯不期同時一朝而會于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

不謀同辭也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文選幽通賦舊注引周書如此周紀云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齊世家矣作也詩閟宮疏引紂作受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周紀如此詩閟宮疏引太誓說十一年觀兵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矣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孫云言十一年觀兵者用鄭義也越絕書云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樂記鄭注武王除喪二年乃遂伐之疏云並出今文太誓後漢鄭興傳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公孫述傳昔武王伐紂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旋師以待天命俱說此經也齊世家云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是此上爲太誓上篇文選幽通賦舊注引周書如此大傳作惟丙午王建師還師今志律厤志引三統厤不云引太誓文也詩大明疏引律厤志作建師御覽五百七十四引尚書大傳作惟丙午王建師還師今志皆建字之誤釋言建及也諸侯之師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以殷十一月

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僞孔竊取其說乃別造太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太誓語盡組綴其中以衒彼之眞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左襄三十一年傳穆叔引太誓如此注今尚書太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昭元年傳子羽引太誓同注今周語單襄公引太誓同注今周語史伯引太誓同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泰誓故曰如此注泰誓伐紂之誓也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古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孟子滕文公篇引泰誓如此注泰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事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

獨夫紂 荀子議兵篇引泰誓如此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 禮緇衣引太誓如此注太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

武王誓眾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亡以上馬引五事

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左昭二十四年傳萇宏引太誓如此注太誓尚書篇名也今太誓作正月戊午之說則當作二月甲子史記用今文書序十二月戊午之說則當作正月甲子自今文之說爲古文書序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是古本史記有正月二月之異今文書序以爲一月戊午周紀以爲十二月兩本不同武王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是古本史記有正月二月之異今文書序以爲一月戊午周紀以爲十二月戊午相去十二月殷之十二月周之正月史公既用殷正爲十二月戊午相去七日則甲子當爲正月不當爲二月是也據徐說則周紀亦有作正月者作二月乃誤本耳漢志用古文書序一月戊午之說則當作二月甲子史記用今文之說爲古文所沿淺人多以古文妄改今文乃致前後參差不合猶幸其有參差之說尚可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墨子兼愛下引泰誓如此乍古與作通

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墨子非命上引泰誓如此又非命中引泰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又非命下引泰誓之道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縱而不葆天志篇中引泰誓之言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僇務天下厥亦縱棄紂而不葆

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墨子非命下云泰誓之言也如此孫云去發未聞或

太子發二字之誤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尚同篇引太誓之言然曰書見知之法如此孫云此蓋言紂苛政即漢先王所無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篇引泰誓如此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詩烝民箋引書如此疏云太誓文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戎僕注車僕注皆引書序此文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與受戰于牧野 詩大明疏引鄭云牧野紂南郊地名

作牧誓 ○周紀武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三千陳于商郊牧野乃誓齊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魯世家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案此史公皆用今文書序而增省其文也孟子盡心篇呂覽簡選貴因二篇淮南泰族訓風俗通正失篇皆作三千與史記合韓非子戰國策亦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江云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虎賁之士說劒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

三千人矣書序百字誤今依史記諸書訂正皮云齊世家十一年徐廣注一作十三年是徐所見有作十三年者史記前後文皆作十一年其作十三者後人據僞孔說妄改之周紀作二月齊世家作正月甲子史記用今文書序十二月戊午之說則當作正月甲子自今文之說爲古文書序一月戊午之說則當作二月甲子史記用今文書序十二月戊午之說爲古文所沿淺人多以古文妄改今文乃致前後參差不合猶幸其有參差之說尚可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野歸獸之牧地○魏都賦武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引尚書往伐歸獸之文

識其政事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爲法

作武成 書疏引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孫云建武光武紀年武成至此亡其殘文八十二字見漢書律歷志古文尚書五十一篇爲四十六卷藝文志載之而注云五十七篇者班氏當存實數也周紀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案此今文書序也段云行狩即歸獸古獸狩通用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慧蟲蘘狩即惡蟲弊獸也孫云詩車攻搏獸于敖後

漢安帝紀注引作薄狩于敖漢張遷碑帝游上林問禽狩所有以狩爲獸古字通用皮云獸狩通用是也謂史記以狩爲獸則非今文序是巡狩古文序往伐歸獸乃段獸爲狩所以知史公非段狩爲獸者周紀以維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之文置於營成周於洛邑之後則史公所據今文說不以歸馬放牛爲罷兵西歸行狩時事卽不得以歸馬放牛之文當歸狩之文古文序作往伐歸獸者謂往而伐殷歸而巡狩其義與今文不異解者誤以爲用本字則往伐歸獸近於不辭矣武王行狩古有明徵周頌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左傳以爲武王克商作頌是時邁所云巡守塙是武王之事卽在作武成之時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卽往伐也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卽歸狩也濟河而西之後乃散馬牛遠不相屬作僞武成者不知序獸字是段借取史記樂記歸馬牛之文以當之其謬固不待言江叚諸儒徒用顏師古匡謬正俗之說改獸爲狩何也孔廣森引周書世俘解武王狩禽之事以爲狩是田狩世俘解卽古之武成魏源書古微從之案世俘解語多誇張不可信劉歆三統衛以世俘解爲武成乃古文家傳會之詞且狩在紂都非歸後事不得謂之歸狩與今文序西歸行狩尤不相合也據史記今文義定之卽知武成非是

武成佚文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如此說云序自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月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注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故言月魄魄月質也**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同上志又說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已丑朔明日閏月庚申朔三月二日已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劉殺也孫云咸與殺通說文殺絕也讀若咸**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己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同上顏注亦今文尚書也祀馘于廟而告祀也截耳曰馘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祿父○殷祀封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錄京箕子作之○周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宋世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云集解引馬云箕國名也子爵也漢志引三統曆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案劉歆所引今文書序也以滅紂作洪範爲受命十三年

一年內事與史記異說詳本篇段云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案商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今文尚書系周書者古文周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皮云說文引微子曉其壽長我興受其退兩處皆作周書若以爲誤不應皆誤疑用今文家說以微子爲周書洪範爲商書則商書周書仍合各四十篇之數故儒林傳以洪範列於微子之前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俾賜諸侯尊卑各有分也○史記集解引鄭云宗彝宗廟彝器作分器亡周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又云分器亡周紀封諸侯班賜宗廟構也作分器著物在武成後洪範前秦此今文書序也封諸侯卽邦諸侯江云漢書叙傳淮南王安上書偶古者封內卽服封外侯服卽周語所謂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明國語以邦爲封康誥序云邦康叔彼疏云古字邦封同史記多賜字分器作分殷之器物著其實也鄭以彝爲尊者釋器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罍人鄭注卣中尊者彝爲上罍爲下是彝卣罍統名曰尊故序官鄭注云彝亦尊也鄭彝器通語也皮云武王訪箕子在克殷後二年分器當在初克殷時史公用今文說較古文次序爲合蓋古文家誤以克殷訪箕爲一年內事故移其次序耳若知訪箕不在克殷之年則分器不當在訪箕之後矣

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釋文獒馬云作豪酋豪也書疏引鄭云獒讀若豪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之長來獻見於周　**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鄭云旅獒已逸孫云廣客禮待之故稱曰旅獒當爲敖或爲遨聲近字通也言語禮賓旅遠圖以知人心可使者春秋傳曰公喪夫獒若尚書有此字許必不引後出之書此偽孔所改字也太保偽傳以爲召公非也周書史記並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自成王幼在襁褓中召公爲太保始見賈誼新書作偽者以此太保自召公疏謬甚矣陳云今文尚書本有百篇之序疑作獒者古文尚書用段借字今文尚書作豪本字故馬鄭均讀獒爲豪讀從今文也先謙案此亦備一說

書序　四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巢伯來朝殷之諸侯伯爵也仲虺之誥疏王制疏象胥疏引鄭云巢伯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之國世一見者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書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巢今安徽巢縣**芮伯作旅巢命**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詩桑柔疏引世本云芮姬姓地理志左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在今陝西朝邑縣南**芮伯作旅巢命**疏引鄭云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詩桑柔晉縣芮鄉故芮國在今陝西朝邑縣南**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釋文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周紀武王有疾不豫云皆依經述事或卽今文書序也孫云管子七臣七主篇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書明堂解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經文武王既喪云在五年之後非周公所作又有秋大熟天動威之文今文以爲周公死後之事序云周公作金縢則武王既喪以下必非一篇明矣說詳金縢本篇大傳大誥在金縢前今文如是**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書疏詩東山疏引鄭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

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前流言於國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遂其惡開導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攝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書疏引鄭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周公而來蔽已解矣黜貶退也案鄭以爲周公出奔成王迎還與史記異說詳金縢本篇周紀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徵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顓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在周公之篇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張霸百二篇劉氏逢祿以爲劉歆僞造子謂尚書自今文二十九篇外其眞僞皆不必深究**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字蓋亦衛包改之**作康誥酒誥梓材**疏詩衛侯周公德其數世之功故使賢母弟主之○段云疏引序云邦康叔則知今本邦字作封蓋亦衛包改之**作康誥酒誥梓材**疏詩衛侯周公德其數世之功故使賢母弟主之○段云疏引序云邦康叔則知今本邦字作封蓋亦衛包改之**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詩有客疏引鄭云黜殷命謂殺武庚後作微子之命也微采地名微子啟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又云微子之命亡案禮樂記武王克殷而投殷之後於宋注投者舉徙之辭宋世家周公既承

侯以夾輔周室陳云志言康叔號曰孟侯與大傳言太子年十八謂之孟侯義異所引書序亦與古文書序不同葢引大誥之序非康誥序也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班引之以證三監耳其云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者班葢約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及康誥序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之語非書序元文其云號康叔曰孟侯葢本小夏侯說固之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知其家世習小夏侯之學也皮云陳說是小夏侯尚書後出間有與古文合者已失伏生之指史記云衞康叔康是號諡甚明詳本篇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詩王風譜疏引鄭云欲擇土中居而卜之遂以陳戒○詩王風譜疏引鄭云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作召誥**召公以成王新卽政因相宅以作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告卜吉兆逆告成王○公羊宣十六年傳疏引鄭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也**作洛誥**○周紀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同時作詳本篇魯世家云營洛乃篇也據史記今文說召誥洛

復政與周紀稍異世家是葢制作定然後致政也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士也周謂之民**周公以王命誥**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周紀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知之稱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魯世家周公歸恐侯上當有作字謂問時作

作故奉逆言之論衡用歐陽尚書引正作毋侯此作逸上作無葢後人改之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釋文引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又云分陝爲二伯東西爲左右師氏大夫之職聖賢兼此官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書疏引鄭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燕世家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於是召公乃說案不說者疑公之當國踐阼也此史公用今文說裴引馬氏古文說注之誤矣周紀魯世家不載作君奭事無以考其篇次據燕世家以爲踐阼時作當列大誥金縢之次不當在多士無佚之後古文書

序但云召公不說脫去周公踐阼召公疑之語遂不知召公不說何事此書作於何時乃列之成王政將蒲姑前馬鄭遂以召公不說周公復列臣位解之由於篇次既淆故事實全誤殊不知周公退居臣列錡錡如畏聖德愈光召公相得益章豈有顧其去而不說其留之理周公舍天子而不爲乃以列臣位爲苟貪寵於情事又豈有合乎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也父卒命作蔡仲之命冊書命之○案僞傳以此篇列君奭後成王政前與古文書序不合鄭云蔡仲之命亡今文次序無攷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史公述事葢隱括序文餘詳本篇

蔡仲之命佚文

王曰胡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蔡仲定四年傳引蔡仲命書如此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釋文踐似淺反馬同尚書大傳周傳云成王政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段云此必篇中有此語伏生記憶釋之非釋書序也左昭元年傳周有徐奄疏引賈逵注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淮夷先謙案紫蓬祖茲淮夷徐戎並興淮夷徐戎並興

並舉然則賈說非也**作成王政**爲平淮夷徙奄之政令亡○釋文政馬本作征云正也書疏史記集解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踐讀曰翦翦滅也凡此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又云成王政亡書疏又云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以下皆是成王卽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卽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卽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魯侯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卽政始封伯禽之年復重叛也多方之篇責殷多方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卽政又叛也皮云困學紀聞云大傳之序有脫誥孔廣林疑脫卽奄脫奄之脫序以就鄭說謬矣孔疏申傳不誤而引費誓爲證則非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肝作肝誓是伯禽伐淮夷在反政後奄再叛時孔疏不攷史記之文乃謂成王卽位始封伯禽殊誤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釋文蒲馬本作薄史記集解引馬云齊地詩破斧疏引鄭云奄既滅矣其君侯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左昭九年傳王使詹伯辭于晉曰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昭二十年傳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漢書地理志齊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江云據大傳蒲姑爲奄君蒲姑于乃衍字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爲齊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卽奄君也皮云周紀召公爲保周公云三年踐奄因奄再叛與大傳所云三年踐奄並非一事前之奄君遷於薄姑非一人說在多士古文書序以召公爲保周後之奄君遷於薄姑之序史公據今文說以爲將蒲姑之序者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本反政後事非踐阼時作今文家說是也先謙案志云殷末有薄姑氏是薄姑在齊地殷末已然非周所遷也薄姑是二非一師尚父封齊在武王之世成王滅薄姑乃爲尚父益封至奄君特遷居薄姑之地並非徙封而謂太公所因之薄姑氏爲卽奄君尤爲失實蒲薄形近又係雙聲故蒲姑一作薄姑也古文作蒲今文作薄馬本仍用今文**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君於蒲姑告召公使爲此冊書告令之亡○鄭云將蒲姑亡先謙案奄再叛合武王伐紂未聞有功德在人亦非殷商可比似不在興滅繼絕之列屢叛復存恐無其事傳以意言耳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和福**作多方**○周紀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案此今文書序也皮云周公居攝三年踐奄王不親行此序云成王歸自奄乃奄再叛而王親征之塙證詳本篇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段云凡言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皆讀尚書而義自見者也今文篇次在周官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還歸在豐**成王既伐淮夷還歸在豐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魯世家成王在豐天下已安**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說據此今文篇次周公在立政前周紀成王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是今文書序與古文同據堯典疏鄭本周官亦在立政前江云此序與上三序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成王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攝政三年時立政經云孺子王矣則周公致政成王之後其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先後之次當先周官而後立政王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鄭立政是成王卽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皮云江王二說非也史記以周官立政相接連文爲義則二篇一時所作不得分三年七年史記云天下已安官政未次序於是公作周官立政若攝政三年時方踐奄日不暇給尚未建侯營洛何得云天下已安亦未制禮作樂何遽能次序官政史公以作周官立政列於周公反政之後在豐病將沒之前則今文家說必不以作周官爲攝政時事矣魯世家云成王在豐與周紀云在豐相合紀云既絀殷命襲淮夷亦與古文書序同者葢周官篇中必有絀殷命之語故序追溯前事言之如多士多方皆去克殷已久而皆追述克殷之事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馺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也亡○鄭云賄肅慎之命亡釋文肅慎之夷也俾馬本作辯周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明今文書序作息慎集解引馬云榮侯爲卿大夫也五帝紀北發息慎集解引鄭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卑與畀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使者悉改作俾故此畀字正東北夷是馬鄭皆作息與史記合江聲本俾作畀說云畀賜也書中詔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唐天寶

周公在豐致政老歸**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公終始念之**告周公作亳姑**周公從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公亦從之義厎傳非也魯世家周公既卒成王周公也下文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下文周公卒後秋未穫至歲則大孰與金縢後半篇文同錄又云於是公乃以二公之說成王曰嗣大夫開金縢乃得周公所以代武王之德也皮云周公葬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成王不葬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江云史記不載作亳姑之序此周公在豐數語在作周官立政之後語在作周官立政之前周公在豐病將沒之事與古文作亳姑序合此卽亳姑序也孫云秋未穫以下據史記當是亳姑之篇後人以其詞有云開金縢書故連屬於金縢傳之既久不敢改易大傳云三年之後周公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又說成王曰嗚呼敬哉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配骨于畢畢者文王之墓故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培鑿竅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魯郊祭文王之禮所以明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開故魯郊祭天變動王與大臣之後在豐病將沒之封魯是當作致政封魯三年之後也先謙案魯世家周公在豐至不敢臣周公也總敘欲葬成周終葬於畢之事周公卒後云云追敘葬畢前天變動王與大傳敘述不同事實無異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肆師職師疏王制郊特牲疏引鄭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東郊周之近郊也半遠

郊作君陳作書命之○鄭云君陳亡案毛詩譜周公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正義曰鄭元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皮云史記不載君陳書序今文說無可攷戴記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坊記緇衣皆引君陳篇文鄭注禮記多引今文家說或有所據非必但以序文同蔡仲臆斷君陳爲周公子也正義引坊記誤作中庸

君陳佚文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維良顯哉禮坊記引君陳如此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猶也猷道也於是乎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緇衣引君陳如此注克能也由用也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緇衣引君陳如此注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入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則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

之命曰顧命○周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案成王既崩五句史公敘述經意成王將崩眾言同則行之政教當由一也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釋文云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周紀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誥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案康王即位以下今文書序也史記以此與顧命爲二即本伏書康王之誥曰康誥與康叔之誥曰康誥正同康誥皆誤也

康王命作冊畢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作畢命○書疏引鄭云今其逸序相應畢命亡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案此今文書序冊作策畢下有公字是也古文書序脫公字鄭云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者漢書律歷志引三統術有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之文是漢世別有畢命篇鄭猶及見之故云逸云不同與此序相應者江聲以爲疏引誤多同字是也畢命亡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作君牙君牙臣名○鄭云君牙亡案史記不引君牙篇今文序禮緇衣引作君雅詳本篇

君牙佚文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緇衣引君雅如此注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　作冏命○鄭云冏命逸周紀王道衰後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案此今文書序也古文作冏今文作臩太僕與太御不同說詳本篇

呂命呂侯見命爲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天子司寇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周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案此今文書序也古文作呂今文作甫呂命穆王句僞孔誤讀說詳本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釋文秬鬯平王馬無平字錫馬本作賜之命所以名篇也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史記晉世家天子使王子虎命晉文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作晉文侯命案此今文書序以爲文公僞孔誤讀說詳本篇

重耳之事據馬本今古文皆無平字也鄭始以義和之義爲文侯仇字書疏引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晉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葢本鄭說而申之僞孔因於序首加平字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餘詳本篇

晉侯伯禽宅曲阜治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開○釋文開馬本作閟江云馬氏傳古文閟作閉馬本必作閉葢陳鄂改閟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當作柴詳本篇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案此今文書序也集解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徧今文異字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因其三帥○續漢郡國志宏農郡黽池縣有二殽風俗通山澤篇東殽西殽黽池所高崤俗字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秦紀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案史公以爲敗晉後作誓今文說也左傳云三帥還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不言有悔過作誓之事以還歸屬之三帥僞傳則然無以見其必爲古文說今案還歸二字與上

文義不屬疑有奪文僞孔不如史公可據仍當從秦紀以爲穆公敗晉還歸爲合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敘爲注之由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閻云說文序以初頡本之易繫辭及世本極確此以爲伏犧孔疏從而傳會非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豈謂伏犧乎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敎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

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梅云此序皆依傍左傳推尋漢志而爲之三墳五典之說用鄭元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云楚之三皇五帝之書五典五帝之書也賈逵又云三墳三皇之書八索九丘九州之數也既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則言大道者盡刪於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於歷代所寶之典二典耳豈夫子信而好古之怡哉程子覺其言之失遂爲之分疏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之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固非常道聖人所不去也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益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審如程子之言則外史所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讀疏稗並蓄此又不通之論也先儒覺此言不足爲之分疏則又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猶有存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編簡脫落不可通曉或若言陰陽四時七政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蓋亦不知夫子贊易雖稱姜之言亦在所取況八

卦之說豈忍盡黜誦詩雖鳥獸草木之名亦貴多識況九州之地志豈忍盡除誰謂聖人之聞孫而如此立論哉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徐嘉炎云散何其俗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何其卑靡竟類近代矣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梅云旁求出楚語僞古文屢用之大猷見詩謂大道也濟南伏生云其言皆本衞宏與史漢不合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宏固作僞之尤者也伏授錯時年過九十其先教於齊魯之間未至九十也伏爲秦博士以秦禁書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正伏壁藏之本經也僞孔云亡其本經全非事實其教於齊魯間豈有匿其本經而口以傳授之理果使本經盡亡數十年之久何不錄出成帙以相授其羣弟子及其女又何不以伏所口授者錄出授人而必由其女傳言教錯邪隋經籍志謂伏生爲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源遠末分端緒較然豈伏生能作四十一篇之傳而不能寫二十九篇之經邪蓋漢自惠帝除挾書令孝文博求遺書則二十九篇之經已出特無治之者故帝使錯往受其講解之說以治經耳餘皆衞宏及晉人

附會之詞史漢所不載不足據以爲信其所以爲此妄說者蓋不知伏生之短不能爲其古文增重耳王鳴盛云漢書云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漢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敘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承學何至家無本經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梅云家語云孔騰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又不同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程云案晉衞恒書勢云古文科斗書始有恒書勢云古文自黃帝始創下至三代其文不改至周史籀始有大篆爲小篆而焚書之後古文絕矣漢藝文志劉歆移太常書其稱壁中書及漢儒傳及漢儒林傳及史記孔子世家皆言得古文於壁中而孔序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今孔序云皆科斗文字又云科斗書廢已久夫古文廢絕時僅百有餘年豈有安國不聞其源流遷變而謬遵世俗稱爲科斗書者誠所謂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矣閻云許沖說文序秦燒滅詩書滌除舊典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興以八體試學僮新莽居攝時有六書曰古文奇字篆書左書繆篆蟲書皆以通知古今文字豈得云書

共九篇棄飫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案周宣王石鼓文摩滅不可讀猶存一二如其魚維鱮何以貫之維楊及柳云云可考四十二篇之書藏之壁中未及二十五篇可見晉人妄說王鳴盛云疏曰增多伏生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皐陶謨伏生以舜典益稷合於堯典益稷合爲首乃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加所增二十五篇凡五十九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序一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五十八篇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六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太誓皆三篇共卷滅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之余按此段皆作僞者展轉遷就之詞其謬不可勝言何則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太誓分出二篇爲三十一夏侯仍爲二十九至

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而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有之自僞書始孔壁增多之書十六內九共出八爲二十四而從無所謂二十五篇者有之亦自僞書始益作僞者貪太誓文多易於剽襲既已別撰三篇乃於伏書去其太誓則三十四者僅存三十一又於其中妄分舜典益稷於是遂爲三十三矣至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作僞者豈不欲照彼撰之無柰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故不得已祇就其有可据據依倣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於是遂爲二十五矣夫眞書五十八篇僞書亦五十八篇其篇數合而不知眞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爲五十八此篇數似合而實不合也眞書四十六卷其卷數似合而不知眞書三十四篇內九篇同卷實二十五篇僞書乃除序爲四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者兼序言之而僞書實二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作僞者既欲同於眞書之篇數卷數而無如不能盡合進退兩無所據疏曲爲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昧一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卽在卷數內爲例昧二十九以都其書一並是一卉非者然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作僞者乃刪爲此例何足信哉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閻云傳注之起實自孔子之於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於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翼是也一亂於費直再亂於王弼而古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附於前不得有先聖正十二篇之易遂亡有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註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象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爲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注之事決矣今僞孔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鄙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閻云漢書藝文志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四十卷之分鄭以同題者同卷異題者孔則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其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太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止四卷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止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然鄭注四十六卷元無武成而以百篇之序實爲末卷孔則有武成一篇自爲序已足四十六卷故不便以百篇序復爲一卷止得引之各冠其篇首云宜相附近此則遷就之詞耳**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梅云史記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未嘗言二十五篇也至漢書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而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楚元王傳亦云得書十六篇未嘗言承詔作傳也僞序云悉上送官藏之書府此語與漢書合又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會巫蠱事不復以聞殊不可信既藏之官府故劉歆移書太常請立學官然亦但云十六篇未以爲五十九篇也且旣承詔作傳其時非有焚書禁學之令安國豈得廢閣詔令傳成而不復以聞哉閻云後漢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衛宏等遂行於世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鄭元之傳注解皆是物也夫曰古文尚書一卷不言篇數然馬融書序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篇數見於東漢者又如此此書不知何時遂亡梅賾所上古文增多二十五篇止此篇數之不合僞可知矣又云論衡正說篇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僞造百兩之篇帝出祕百篇以校之予謂成帝時向歆父子校理祕書東京班固亦典其職豈有親見古文百篇而云爾者乎劉云十六篇逸班云得多十六篇確然可據王充或得於傳聞傳聞之與親見固難並論且不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觀此何據也惟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爲確共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二十七年薨則薨當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共王初好治宮室季年好音則壞宅廣宮正初王薨後安得魯之事作孝景時爲是又云孔壁書出景帝初而武帝天漢後安國之十餘年而安國始以隸古字更寫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據表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爲博士卽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越三十五六年而獻書旋死亦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爲蚤卒乎竊意或安國死後其家子孫獻之後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安國下多一家字足

2040791

S
3121·5
15

漢書之藏而此序所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事出於安國口中其僞不待辨矣又云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荄置官後安國卽爲之何者元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時乙卯凡九年後又幾年至臨淮太守遂卒此安國之歷官也爲博士二十餘則諫大夫時年三十外卒於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此安國之壽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遷比八百石由太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遷比八百石此安國之諫秩也

北

21101000450908